

叢書集成續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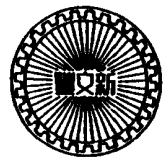
五六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續編

第五六冊目錄

社會科學類



詔令

聖諭廣訓集證二卷

清 吳旭仲撰

有編讀書

一

諡諱

國朝諡法考一卷

清 王士禎撰

昭代

二九

避諱錄五卷

清 黃本驥編

三長物齋

五一

廿二史諱略一卷

清 周 渠輯

嘯園

八五

考試

暢春苑御試恭紀一卷

清 狄 億撰

昭代

一〇五

制科雜錄一卷

清 毛奇齡著

昭代

一一一

登科記考三十卷

清 徐 松撰

南菁書院

一二三

奏議

范文正公政府奏議二卷

宋 范仲淹撰

擇是居

六四五

余襄公奏議二卷

宋 余 靖撰

廣東

六九三

宋趙忠定奏議四卷

宋 趙汝愚撰

卮 園

七二九

竹林愚隱集一卷

宋 胡夢昱撰

胡氏豫章

七七九

聖諭廣訓集證

1

遐稽古昔開創之初必有一代法言著為令甲最古者如二典三謨尚矣漢唐以降亦代有文誥昭然冊籍然皆出自金馬石渠之彥其文辭瑰麗足使文人學士諷誦揣摩究之求諸躬行缺焉弗講

本朝

聖諭廣訓一書萃

二祖之睿思示生人之正軌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於是頒之郡縣列於制科是亦象魏懸書虎門教胄之遺意也煌煌

天語詞旨湛深海內士庶罔不率俾同里吳旭仲先生砥學礪行蔚為民望每於宣講之餘手纂近時果報附於

聖諭廣訓集證

各條意主闡揚言尤淺易匪特貴介儒生皆知做懼即至販夫牧豎亦受甄陶昔李仲元之居綿竹鄭子真之耕谷口嚴君平之與臣言忠與子言孝緬茲高風曷為多讓丁丑首夏恩星五都轉領郡鹿門謀付剗劂謀忝宰邑值以瓜代未及蒞事郵寄無多僅足自繩近復重刊以廣流傳將見道一風同蒸蒸日上豈不懿歟

光緒四年歲在戊寅十有一月既望陽湖史致謨謹

記

光緒庚子年九月儀徵吳氏有福讀書堂重刊

聖諭第一條 敦孝弟以重人倫

聖諭第二條 篤宗族以昭雍睦

聖諭第三條 和鄉黨以息爭訟

聖諭第四條 重農桑以足衣食

聖諭第五條 尚節儉以惜財用

聖諭第六條 隆學校以端士習

聖諭第七條 黜異端以崇正學

聖諭第八條 講法律以儆愚頑

聖諭第九條 明禮讓以厚風俗

聖諭第十條 務本業以定民志

聖諭第十一條 訓子弟以禁非為

聖諭廣訓總目

聖諭第十二條 息誣告以全善良

聖諭第十三條 戒窩逃以免株連

聖諭第十四條 完錢糧以省催科

聖諭第十五條 聯保甲以弭盜賊

聖諭第十六條 解讎忿以重身命

第一條敦孝弟以重人倫

楊乙江蘇武進人求乞以養父母有了喫物雖餓不敢嘗必先以奉親得了酒則跪進歌舞以求親悅鄉人見其孝養對他說你何不幫人做工得了錢就可事父母了乙曰此話固是好的但我之父母那好一日相離麼後父母死求得棺木殯葬後露宿墳旁日夜哀號朝夕供養如在生時後於墳旁得金一穴上有字云天賜孝子楊乙

龍游地方有徐氏兄弟二人住處相去數里輪供老母每家五日兄極貧弟稍寬餘母在兄家尙缺兩日語母

聖諭廣訓集證

日家中缺食請母且往弟家俟有來路後再補母聽其言去了那曉得其弟夫婦兩人都極忤逆看見母來便認道母偏愛兄了令其妻將飯藏去云飯已喫完我與兄一樣兄可推出母難道我能獨養麼母已餓極哀求借碗飯充饑竟不肯母乃大哭而返行里許雷聲大震將飯提至門外夫婦兩個皆打死

淮陽陳孝婦年十六卽嫁未有子其夫當兵遠行囑孝婦曰我此去未知生死老母年高又無兄弟若不歸汝肯養吾母否婦應曰肯後夫果死於外婦竭力養姑姑性躁急稍不如意卽打罵婦曲意順受無怨色日夜紡織以爲衣食其父母念其少且無子勸其改嫁孝婦曰

夫去時囑女以供養老母女既許之義不可反背必欲強我嫁我將死父母懼遂不再勸姑年八十餘而卒盡以家產變賣而殯葬並虔奉祭祀地方官奏聞於朝賜黃金四十斤旌其門

趙彥雲彥霄兄弟二人兄浪費不務正業弟屢諫不聽遂請分家五年後兄產已費完且該人之債一日弟備酒席謂兄曰弟初無分家之意以兄不節用故分而守先業之半亦足以喫用請兄仍主家事卽取分券焚之更爲還清各債兄慚愧無地從此歸正

孝弟之事自古至今先聖先賢書中所載可謂無言不盡無非教人爲應分之事宋朝朱夫子少年時讀孝經

聖諭廣訓集證

卽書其上云若不如此便不成人亦是說人人應分之話人子自出母胎至成人父母之費心血用錢財耽憂慮任勞怨種種罔極之恩是人人皆知之事人子成人之後急須報答大恩可是人人應分之事如今之人受了他人之物喫了他人之飯必時刻在心有以還禮人子受父母之物不知幾許喫父母之飯亦不知幾許若不思報豈得謂成人方纔所說楊孝子求乞孝養其家中之窮可知天下之人窮亦不過如是何弗人人學此窮人之行爲至徐氏兄弟固不是富家而飯是有喫的是自小喫得父母之飯長大成人有了妻室就是日日供應其母亦爲子者應分之事況與兄一家輪供五

日尙恐此禮不能還清乃其母至餓極之時哀求借飯充饑而不肯已不是人了天地豈肯留此種人在世哉宜乎卽刻天雷打死可怕可怕一箇是天賜黃金流芳百世一箇是天雷打死遺臭萬年你們想想看做那一箇算得來可是孝父母非分外之事不孝父母就是禽獸不得算人了再人子之孝亦要媳婦幫之人子是不能終日在家媳婦則時刻不離左右故人家生女自幼須教以孝養及到婆家爲丈夫者亦須教以孝養不可溺愛聽枕邊之言如徐氏之婦於其姑哀求飯喫之時能少發天良勸夫供母何至兩人皆受天誅至陳孝婦是貧苦人家答應丈夫供養老母之話而終身不改年

聖諭廣訓集證

三

少無子願受姑之打罵不聽父母之改嫁日夜紡織以奉養其姑如此孝婦爲人所難能之事可謂好人矣天下婦人宜人人學之敬之諸位聽了到家後卽與妻女講說教以學此孝婦之行爲是望至兄弟和睦亦是應分之事所謂同氣連枝人之有兄弟皆父母氣血所生你能孝順父母而不和睦兄弟父母之心不安不得謂之孝故兄弟友愛亦人人應分之事大凡家庭之不睦皆起於錢財所說趙氏兄弟其弟能守家業之半與兄公用更爲兄還清各債其輕錢財重兄弟可謂天下之成人亦可爲天下人人應學之好樣矣今日所講孝弟之話未免煩多因此話是爲人第一要緊之事望聽講

各位記之思之就在此講所卽打算學前人之好樣出了此講所卽思買點喫物買件衣服帶了回家以供養父母和好兄弟豈不人人都是成人了從來傳說小羊喫乳兩足跪食慈鳥生小鳥之後兩眼漸不明小慈鳥銜食反哺此是禽獸之孝近時有牛貓之孝再爲講之湖北漢陽南鄉農家有耕田母牛已七八年矣會產小牛一頭將半年常依母側有時母牛以舌舐之便欣喜跳躍母牛食亦食母牛臥亦臥一刻不離農家因度歲無資將母牛賣與西門外屠牛場之某屠戶家小牛失母卽昂頭哀鳴往奔至屠場四圍張望不見母牛不覺潸然淚下跪於屠夫之前作搖尾乞憐狀屠夫會意方

聖諭廣訓集證

四

欲引入後廊見其母走至室中忽腥風撲鼻且四壁皆挂牛皮小牛似疑母已宰殺乃滾地數轉淚如雨下哀切之聲鳴震屋瓦屠夫感動卽牽母牛出來小牛一見距躍不已似得幸生意可謂孝牛矣屠夫慨然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只毛角耳一墮輪迴有何區別而獨日事牛刀耶遂將利刃投之井中牽兩牛放生於歸元寺此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事

江蘇海州李姓屠戶光緒二年十二月初四日將殺一母牛牽之不出竟鳴不已所生小牛亦哀鳴作乞憐狀李大怒縛小牛於柱而殺母牛小牛相向而啼淚滿眼眶是晚李在後園突見小牛奔入以角觸李之腹腸出

而死小牛自往宰母牛之處觸刃而死此牛可爲奇孝矣

漢鎮隄口李興發油傘鋪蓄一牝貓已十年矣徧體斑文如虎狀善於捕搏左右數十鄰無鼠患每年產一小貓稍長卽教以撿縱之法主人與魚食則呼小貓就食而自以舌舐其毛後貓母以形老憊小貓日夕相隨不離左右且時以舌舐母之身如主給以魚必呼母先食遇母他往小貓卽口銜食魚繞屋而呼必俟母至食畢始食其餘人爭異之故以魚試三四年無少改可謂孝貓矣此同治年間之事

以上兩屠戶一是見小牛之孝而感動卽以兩牛放生

聖諭廣訓集證

五

棄刀改業古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此人必得好報一是見小牛哀鳴乞憐而無惻隱之心反縛小牛而殺母牛其心之殘忍不可問宜乎卽日破腹而死方纔所說不孝父母就是禽獸如屠戶李姓者是禽獸不如了至貓則更小於牛而亦能孝世不多見牛貓均畜生也而如此奇孝旣得人身勝於牛貓遠矣豈可弗趕早思所以盡孝道與弟道哉

第二條篤宗族以昭雍睦

陳忠肅公幼爲同族某虐害後族中有怨某者告翁曰某甚無道我欲控之官煩君爲證翁力爲勸阻其人曰某亦虐害君君豈不恨之翁歎曰宗黨間何忍言一

恨字某是學問未到我既知道理是當忍耐豈可學他其人聽翁之勸遂不去告狀

新安陳尙聲家富而好施有族孫某被官訪拏將定死罪尙聲聞之出千金營救始得脫其時族孫某方與尙聲之子結訟尙聲絕不在意以德報怨尤人所難族中有急難及婚嫁喪葬貧而無告者無不竭力資助一日有族人來竊物子孫請追之尙聲曰不可彼竊我物以我不知也若追之則顯揚其惡於眾矣其人不將愧死乎壽至九十餘歲一門五代子孫共百餘人

國朝雍正癸卯科江南第二場霜字號一生縊死其戚友曰此生高才博學蔑視同輩薄待宗族有一族弟最

聖諭廣訓集證

六

富年三十而卒遺一子五歲其妻以有子誓不嫁生欲吞其產日遺媒婆往其家以邪語動之妻竟改適子已八歲牽衣泣諫母終不從母去此生代理家事子忽天母聞子死且悔失節因自縊生之死殆爲是矣

觀此兩陳公故事可見古人於宗族中有怨讎者急難之時尙且爲之解勸爲之出錢營救若無怨讎者必更爲親睦至如場中縊死者較之天壤之隔可謂狗彘不如矣要知閭族之人雖有親疏而祖宗視之均是子孫無論族大族小必貧富不齊貴賤不等如鰥寡孤獨者住居無所者嫁娶無資者不能讀書者飢寒交迫者無資本營生者疾病不能醫者殯葬無錢者件件皆是急

事闔族之人大家皆應出錢幫助若無錢可助皆應同心出力相助祠堂宜常修理朔望及春秋祭祀宜及時誠敬如無祠堂春秋必聚族而祭之遠祖墳墓宜早日祭掃公祠公墳要多集經費置產舉誠實族人經理庶不致大家推諉族中爲善之人宜稱揚而學之有過之人宜開導而戒之有訟案者爲之和息有讎忿者爲之勸解就是平時來往均須和好相親輩分長者尤當恭敬年幼子姪卽當慈愛如此種種行爲方得謂之篤宗族而雍睦昭矣祖宗在九泉之下亦必暗中呵護一切如意也若不如是卽視族人爲陌路他日何面目見先人於地下哉況族中有錢財者是祖父積德而來既有

聖諭廣訓集證

七

了錢財是應先爲族中濟急自然可以子孫長有受用如無錢財者或先人未能積德或自己有过犯所致現在急應出心出力相助自能日見寬裕且錢財是天下公共之物俗所謂明中去暗中來若看得一錢如命徒爲守錢之奴及至無常一到兩手空空留與子孫恐難保長受用也趁早思之其無忽

第三條和鄉黨以息爭訟

宋南野璵爲御史還家家有牛誤踏鄰家柳姓田柳姓將牛打死復使子弟詬罵家中人忿恨擬送官成訟公曰不可命家人無出與爭柳有狂子醉詈許人跳入河中公使人救出將自己衣服爲之更換迎至家中請其

上座謂之曰你我兩家至好之鄰奈何以小忿而如是呼放牛兒出鞭之數十使人以轎送歸且親往其家謝之其家慚愧無地後公高壽子孫科第不絕

袁仲誠少讀書家中不甚寬裕待人甚謙恭與鄰舍往來亦和好鄰有異母弟以家財不公欲訟其兄仲誠知之卽以手足之情不可傷不可爭訟之語勸之再四竟不能解遂將自己資財盡數與之而訟未成其兄不知此事仲誠亦不言惟情願貧窮讀書而已一夕夢人將天榜與他看曰君本無科名因有陰德今得中第二名矣後果中式家業日漸富足

聖諭廣訓集證

八

誤踏鄰家之田鄰家將牛打死已出情理之外更使子弟詬詈宜乎家人要送官成訟御史公竟不肯反鞭放牛兒到其家謝過可謂人所難能之和睦度量矣一係讀書而家業不裕之人因自己能與鄉鄰而推及鄰人之兄弟不但勸說且不顧自己衣食暗中將所有家財一概與之以免爭訟而不使其兄知亦人所難能之和事陰德也宜乎御史公之享大壽子孫得科第袁公得科名家業富足凡人皆有鄰里若都如此二公之行爲天下無不和之鄰里衙門前亦無人告狀了再將不和以致三命之故事爲衆人講之

乾隆乙巳年四月江蘇金匱縣鄉間有村人往迎岳母

來家令妻預烹一雞以待妻往河下洗衣適鄰婦失雞
覓之不得一鄰媪至村人家入其廚見鍋中有熟雞遂
奔告失雞之婦婦疾來值嬰孩臥於竈旁遂取雞投孩
蓋鍋而去妻返揭蓋則嬰孩爛矣驚慘無可說遂自縊
及村人與其岳母至不見其妻人廚見孩爛死妻懸樑
上駭極頓足岳母聞而至搶地長號曰汝殺吾女爲
此慘毒此恨能解乎村人默不能語遽入房岳母亦入
而拽之則又縊死乃仰天大呼曰天乎將何罪乎霎時
黑雲滿布疾雷數聲鄰婦殛死於庭鄰媪半體陷土中
自言始末而死村人夫婦皆復生

此件鄰婦失雞鄰媪即以村人之難爲鄰婦之難鄰婦

聖諭廣訓集證

九

卽以爲自己所失之雞實出情理之外可見平時之不
睦不然豈有兩婦媪均不問一清白乎由此而致三命
婦媪之心可謂很毒矣岳母以六字之狀告天卽刻天
誅鄰婦地滅鄰媪復活村人夫婦以快人心較之陽間
以許多字狀告官訊斷需時尙不能復活死人奚啻霄
壤由此觀之鄰里之不睦不但爭訟且有性命之憂每
見人家鄰里不和有因婦女爭端起者有因小兒口角
起者男人終日在外及至到家婦女又添得許多不順
理之話以致彼此心不能平至於爭訟其實不過些微
小事而起若有一家能退讓一步有何爭訟不和哉須
知鄰里之人時刻不離故必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有無

相通緩急相恃方得謂之好鄰今日聽講諸位到家之
後務以此三件故事大家說說切囑家中婦女如遇有
鄰里口角爭端之事急思退一步想彼如不肯款我斷
不可與之爭忍之讓之所謂人心是肉做的斷無不歇
不和之理至鄰有兵房營盤更宜和好爲兵者宜知兵
以衛民不可自恃其勇仗營官之勢以擾民爲民者宜
知兵爲民設不可因畏其強預懷不相安之意以厭兵
如此則鄉黨和而兵民安大家朝夕相見和藹相親豈
非樂境

第四條重農桑以足衣食

自古至今男女老幼第一件是衣食而衣食在農桑所

聖諭廣訓集證

十

以先要重農桑農則耕種五穀雖各處地土所種之穀
不同各處所喫之穀不同而能充饑則一所以五穀是
天地間至寶之物也農夫日曬夜露雨打風吹辛苦備
嘗方得成熟所以要重農也桑則上古聖王所製以養
蠶而爲帛後世植棉以爲冬布植麻以爲夏布而禦寒
則一亦是天地間至寶之物也種桑種棉至成帛成布
蠶婦織女費許多氣力方得爲衣所以要重桑也故耕
織是第一件貴重之事今將勤耕懶織故事講之
明江西李按院中秋時青衣小帽往鄉私訪要案在田
中行走見一方稻田青美可愛因問此田何人所種土
人指前村某某所種按院卽到其村見其家雖小戶甚

為清潔人亦樸素知其種田勤能以千文賞之其人感
謝自後田作之事更為勤勞且向來用心惜穀於夏秋
收割之時置備白布單放於田間將割下麥稻等包裹
挑回場上一路不致遺漏即做磨打麥研確均無一粒
拋棄廚下亦時刻留心尤嚴戒小兒喫飯不許遺於地
下家中米麥日漸堆積致成富室

國朝順治時有知縣往鄉催錢糧見一村中門前立婦
女三四人衣服皆破舊不堪因喚其男人來亦是破衣
問以家中若干人其曰一母一妻二妹縣官至其門
前探望看織布之機豎立樑上有懸蒲包問是何物對
云棉花知縣即飭之曰汝家婦女三四人棉花放在樑

聖諭廣訓集證

十一

上而不織布為衣闔家衣不遮身可見均屬懶惰其人
無可對即將男人責手心二十板並喚其妻妹出來命
男人各打二十板手心村中人無不稱快

此二件一件是農夫能勤得官之賞且能惜穀自然五
穀日積日多而致富一件是婦女懶惰受官之責罰為
衆人輕棄可見前人之重耕織矣就是土工商賈兵勇
雖皆不耕不織之人衣食則一須要想耕夫織婦之勤
勞辛苦各人勤勞各人應為之事以消受一日之衣食
即是重農桑也不然徒費了天地所生之衣食清夜思
之何以自安至五穀既為天地間至寶宜貴重愛惜不
可拋棄再將不惜五穀之慘報講之

婁縣東鄉村民家小康耕讀安分之人忽有火災闔門
少長及來未半月之婢均燒死鄰里以其生平無橫暴
之行為不知是何隱惡而天罰之酷適有鄉人夢神指
示云其家散棄五穀太甚收割礮確並廚房中十分不
愛惜縱小兒弄食嫗婢共為污穢每擲棄之上帝為其
無惡也俟其悔改以小災警之十年矣而狼藉如故乃
付雷部雷部覆奏以為輕又付瘟部瘟部亦以為輕遂
付火部婢本不在劫中三日前主人曾與之殘食拋窗
外糞舟中秘而不言故並死

聖諭廣訓集證

十二

此人輕棄五穀十年而尚不知悔改故天施以慘酷亦可
見天之重農矣至布帛既為天地間至寶無論綢布衣
服亦宜貴重愛惜不可隨意輕棄方得謂之重桑也不
然眼前之無喫無衣之乞丐同是人也何以我有衣有
食彼無衣無食亦可見輕耕織之報應各位聽了今日
之話務要大家傳說各自勤苦男耕女織時時念農桑
之重即個個飽食暖衣共享自然之福矣

第五條尚節儉以惜財用

宣德中新繁縣知縣胡壽安在署止食粗米飯菜蔬未
嘗喫肉其子私食雞壽安知之遂遣之歸有人勸慰之
壽安曰我非不愛子恐其隨心所欲如水之下流無底
止愛之正是害之也

桐鄉錢貢先人遺產頗厚弱冠登第官至大理寺卿家

無奢侈之習人無巧詐之行入其室聞紡績聲子夢得少時見客穿青布長衫及長登第官都察院御史雖袍服以布爲之未嘗衣綢絹俸餘所積置田數百畝名生生產以給族之鰥寡孤獨者二百年來子孫尙科名鼎盛

朱道行爲高安縣知縣歸衣服布素食不厚味親友請其喫飯大家以儉約不敢豐一衣十餘年不易所居之屋毫不粉飾可蔽風雨而已有餘卽以給族親之貧寒其子履和能守父教中舉人後還是夏麻布冬棉布爲衣不用綢紗喫飯不過菜羹爾

自古以來節儉者甚多不能盡述無非教人愛惜錢財

聖諭廣訓集證

三

長有日用爾夫錢財人人不可少之物然必量入爲出古人有以一年所入分作三分留一分爲水旱嫁娶各事以二分爲日用酬應各事至年終有餘方爲添置衣服修葺房屋及周給族親之費若貧苦之家固不能人人如是然亦須以每日所入酌爲存積以備不測就是日存一文一年亦可積三四百文雖無濟於事而典衣借債總可免矣無論窮富兵民此話皆宜著意萬不可不知節儉不計家中有餘無餘事事要體面事事要排場鮮衣美食一切浪費相交無益之友喫著嫖賭終日遊蕩就要移借典賣日漸破家至不成人了方纔說三件衣服飲食如此節儉人人急宜學之再不以不節儉之

人講之

明吳良佐大興縣人家豪富日尙奢侈以雞鴨爲不足適口以綾羅爲不堪著體設酒待客暴殄非常娶婦嫁女奢華無比而親友探望則先說苦狀以免借貸元旦日有鬼寫對聯於門上云天賜汝財天厚汝汝戕天物汝輕天良佐命家人刷去仍不改後遭盜劫二次家財頓減良佐死後其子名磐哥任意嫖賭家財費盡行乞於市

此人是富錢之家而不思節儉衣食如此浪費又不肯周恤親友以致窮而求乞於人豈不可惜諺云惜衣有衣穿惜食有食喫誦之記之自然財用亦就惜了你看

聖諭廣訓集證

四

法場上之無頭大盜起初亦不過不節儉以致日漸無衣無食而做盜劫之行爲到了法場之後卽身首異處此等榜樣豈不怕哉再如今之最不節儉者喫鴉片煙煙之爲害人人皆知未喫者人人皆知不可喫已喫者人人皆知必要戒而喫者添戒者少不知何故有錢之人雖日喫無多亦恐不免廢時失事無錢之人全在終日爲他人工作方得衣食喫煙卽爲人厭棄每至衣食不足究是何所爲前必要喫此害人之物人之所喫者惟飯是不可省鴉片則非飯可比祇要心上肯戒從未聞戒煙而致死也俗云賭鬼因賭事夜間居多故云鬼喫煙亦稱煙鬼因多喫者夜間不睡故也奉勸未喫者

不入苦海已喫者即刻回頭不必入於鬼道爲清白之良民是禱是望

第六條隆學校以端士習

從古學校之設無處不有如今則

京師國子監各府各縣之教官書院義塾均是學校爲士者有學師教之又可坐監肄業書院肄業每課有膏火花紅教養讀書人可爲隆矣士農工商士居其首士讀聖賢書明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道宜如何端正自愛教導農工商賈以報教養之隆今將古之隆學校端士習故事講之

聖諭廣訓集證

主

梁彥光刺相州深慮俗弊偏立鄉校以己俸延名師大儒教授以季月召集生徒親臨策試察其勤業者升之堂上設饌與之其餘並坐廡下有好爭訟惰業無成者坐之庭下設以草具進如學業成就當舉行賓貢之禮祖送郊外資以財物於是人皆刻勵風俗大改有浴陽人焦通性酗酒事親禮闕爲從弟所訟彥光弗之罪將至州學令觀孔子廟中韓伯俞泣杖之條通遂感悟悲愧若無所容者彥光訓諭而遣之後改過力行卒爲善士吏民感悅

成都潘景雲爲師苦心教導不肯虛受束脩每日除節課外講忠孝節義之事數條反覆引誘於貧家蒙童尤爲加意常告人曰貧家之徒勉力讀書三五年後即須

自爲謀食此三五年中終身成敗關係不小若不與講說爲人之道爲師者之惡孽豈不大哉甲午鄉試房師閱其卷間空中語曰此能苦心訓人子弟者已注定聯捷矣乃薦於主試是科果中式明年成進士

此二件一係廣設鄉校得變俗化民之治一係善教子弟得神語聯科之報可謂天悅人服也近世之士能端正自愛可以爲人之法者固不勝枚舉而不端正者父母不知孝養師傅不知尊敬得了一個秀才就要抗欠錢漕干與詞訟飲酒宿娼喫煙賭博者亦不能無如此行爲之士非但不可教人適足以壞人今再以誤子弟不尊師故事講之

聖諭廣訓集證

去

萬厯間京口張某者有文名試七次不得採芹求夢文帝夢帝君怒視曰天罰至矣尙望入泮乎憶爾十五年中豪富相延束脰殊厚汝所授不能償十之一凡厯五家皆爲改作文字欺誑父母遂誤其子弟終身爾資用頗裕猶不思服食所從來聚徒書室羣習棹蒲爲師者當如是乎張不能答遂覺不久生徒因賭鬪死張株連訟庭財盡愜愜而卒

錢塘都氏子資頗敏受業於張姓之門每逢課藝師直筆刪改都子私計曰偏我文不佳耶腐儒依我輩爲生我若歸彼又闕脩脯數金矣捲書徑去父母亦不禁是夜父夢神責之曰汝子本天賦異才應中庚戌科魁元

奈汝爲父母者素不知敬重師尊以致汝子慢師至此
尙不知禁行將削祿紀矣後其子才日拙竟一衿未獲
少年死於非命

此兩件一個是不盡心教誨誤人子弟以致小小秀才
不能得至財盡而死一個是傲慢師尊以致好好狀元
削去且死於非命皆是不端之士也人之身父母生之
師教之農工商賈以及兵勇似與學校不相干涉而那
一個不要師傅教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道以各勤
其職業方得成人則學校實與人人相干涉亦人人應
重也人人能尊敬師傅人人能親近端士纔算得隆學
校惟不端之士大家萬不可與之相交萬不可學其行

聖諭廣訓集證

七

爲致誤終身切囑切囑所謂天地君親師五者並列師
字何等鄭重爲士者思之思之其無忽至士之所宜敬
惜者字紙爲第一字可記古今之事字可通往來之言
所謂天地間至寶也士之成大儒取科名亦全在乎字
今將得科名故事講之

陳元善秀才時在塾中常教生徒惜字書角無許破爛
寫字不可東塗西抹見有遺棄字紙雖污穢者必拾歸
洗淨焚化家貧常典衣雇人廣收朔望將灰埋淨土二
十年不倦後鄉試之卷房官已遺棄忽聞空中云此敬
惜字紙人也宜細看勿違天意遂薦而得中次年聯捷
官至吏部郎中

此士子惜字之報至各店鋪之用字紙包物婦女之用
舊書夾鍼線是不敬惜最大之罪孽再以故事講之

山西靳姓先世在北京開煙鋪見各鋪都用字號紙包
物致字拋棄惻然不安獨改用花樣爲記由是不識字
之人皆知有花樣是彼店之貨竟得著名每年獲利數
倍後往南省開綢布氈皮雜貨等鋪俱用花樣爲記到
處馳名獲利遂大富

魏銘母吳氏敬惜字紙素不用書本爲鍼線簿常以花
樣紙訂成冊廣換人家有字之鍼線簿年四十無子忽
夢老嫗抱一小兒謂曰汝命中乏子以爾敬惜字紙
帝命我賜汝佳兒遂生銘官至三品吳氏享壽九十八

聖諭廣訓集證

六

歲

此二則一係用花樣代招牌字而得大富一係以無字
本換鍼線簿而得好子可見不惜字之罪重也古今惜
字不惜字善惡之報不勝講說就此三則人人能依而
爲之亦可謂得敬惜字紙之大概矣附講之以爲勸

第七條黜異端以崇正學

歷朝以來孔聖之教謂之正學至釋道二教既不在四
民之列又不講五倫之道祇以清淨寂滅爲念所以聽
其自然者以無害於民也此外如從前之白蓮教紅陽
教後日之元門教金丹教名目及師巫童子之類都是
邪教均爲異端大者妄想叛逆搖惑人心小者詭託佛

氏假畫地獄妖言怪術交通婦女修齋設醮跳鬼降神
逞其荒誕不經之邪說以誘惑鄉愚紛紛入教其實是
聚斂錢財姦淫婦女爾及至官府拏辦非殺頭卽絞死
一個也逃不脫近年所殺之髮匪捻匪等不下千萬計
卽各州縣之拏辦師巫邪教亦不能勝數今將故事二
件說與大眾聽

明萬曆時有奸民倡立邪教詭言入教者上等成仙成
佛下等轉生爲卿相引誘男婦遠近會聚究其所爲竟
是斂財姦淫等事後被人告發巡撫奏上詔以立教之
人皆誅之房屋什物一概入官至入教者亦多受累
河南彰德府臨漳縣向有河伯娶婦之事每歲三老廷

聖諭廣訓集證

十九

椽卽如今之保甲等類人向各富戶斂錢囑巫卽師婆視良家女
好者卽聘取洗沐入於絳帷浮水而沒俗言不爲河伯
娶婦卽水來漂溺知縣西門豹欲禁其事乃日至期吾
亦往送知縣到河上官屬豪長富老皆會集縣曰呼女
來見之曰是女不佳煩巫嫗往告河伯更求好女後日
送之卽令吏抱巫嫗投河中有頃曰何久不返須以巫
弟子投河中告之連投三人皆不返曰是皆女子不能
白事煩三老入白之復投三老於河自立河邊待良久
傍觀者驚懼回顧曰巫嫗三老不還報奈何復欲使廷
椽豪長入河中查之皆叩頭流血面如死灰伏地不起
縣曰且緩少頃曰廷椽可起河伯不娶婦矣命女之母

家將女領回閩邑均爲驚感自是不敢復言河伯娶婦
古訓云人生在世貴盡忠孝節義等事方於人道無愧
可立身於天地之間此就是所謂孝父母忠君上別夫
婦和兄弟信朋友尊師傅篤宗族睦鄉黨之正教依此
而爲忠臣孝子義士節婦正大光明之事業是人人可
爲亦人人應爲也其次亦可得富貴名利再次亦必衣
食飽煖諺所云各人頭上一方天天不生無祿之人若
異端邪教之行爲則人人不可爲者如有惑於初心一
時利令智昏爲其所愚宜卽刻悔悟先賢云有則改之
無則加勉仍不失爲好人方纔所說故事可見師巫邪
教那個是成仙成佛那個是發富發貴徒然少了幾年

聖諭廣訓集證

三

陽壽活活作死生爲不成人之匪類死作無面目之罪
鬼並且遺臭萬年真是可惜真堪痛哭大家想想看可
算得來還是算不來古聖有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旣
爲盛世之良民須要各人安各人之分依聖人之正學
各人爲各人之業自然一切邪說異端黜而不興矣

第八條講法律以儆愚頑

法律之罪最重者不孝父母人的身子自從下地到娶
妻成家父母不知費了許多心血花了許多錢財爲人
子者急宜竭力奉養爲媳婦者孝順公婆以報答養育
之恩故云百善孝爲先倘有一點違犯忤逆卽是死罪
次之姦淫婦女從來說姦近殺人於夫妻之外皆是非

己之色祇要想我之妻女惡人姦淫他人之婦女我如何好去姦淫豈不是極大之罪故云萬惡淫爲首就是婦女最要緊者廉恥犯了姦情不但罪名亦重卽自己有何面目見人至謀害搶奪爭鬪偷竊賭博誣告等等雖法律有輕重皆是斬絞軍流徒杖之罪故云諸惡莫作總之衆人面前不可說之話不可做之事都有罪名兵民急宜猛省也今將故事說與大家聽聽

雲巖縣知縣張橫渠在任以敦本善俗爲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年老者會於縣庭親爲勸勉使人知養老事長之儀問民間疾苦告以訓誡子弟之道再講說法律條例如不孝不弟姦淫邪盜相打搶奪等等應得何

聖諭廣訓集證

主

罪使者老回去一一傳布勸戒故一言之出雖婦人孺子無不聞知興利除弊賞罰嚴明一邑大治

蕭蘭玉山人家貧以代書生理有人來寫狀常以法律罪名之話勸息必不得已開明實在情節爲人作稟且日日鈔寫律例分送鄉人人多樂從之有時數日不舉火不顧也邑中訟案日息後習武在營內亦時以法律之話說戒兵民官至都督總兵

各省文武皆能如張公之善俗代書皆能如蕭公之勸化則無犯法之兵民又是一個好世界了可見愚頑之人不知王法故多犯罪如有人時常講說法律之話以安分二字放於胸中就不至爲非作歹矣今日聽講諸

位務以此話大家講說以安分二字常常念著勝於念佛燒香多多也從來一好漢犯罪之後到了監門無不下淚懊悔於此見人性之本善奈遲矣晚矣就是最輕者欺心之事亦不能無罪如人家門前所用斗秤每有重入輕出佔小便宜要知肩挑貿易小本營生者皆是窮人每日早出晚歸風雨烈日之中奔波勞苦無非要賺幾個銅錢養活一家老小若能家家公道買物在我所費甚微窮人受惠多矣古云與肩挑貿易無佔便宜此句話大家宜放在鬚上時刻說說再以一个賢孝婦人談與你們聽

聖諭廣訓集證

主

四川人姓周名美才家中小康生一子娶得媳婦來家卽以大斗大秤各一件小斗小秤各一件付之云大者用以爲入小者用以爲出媳婦不樂涕泣求去云翁之所爲有逆天道後代必生不肖之子破家蕩產人謂媳婦所生媳婦不願受此名也翁聽之亦爲省悟翁曰改之何如媳問用幾年矣翁曰二十餘年媳曰必欲留媳請入用小斗小秤出用大斗大秤二十餘年以償還昔日欺詐之數翁稱善而允之自後家中更爲富足生子皆中舉人進士爲官此婦亦得詰封

俗云家有賢妻不招橫禍可見人家婦人幫夫亦極要緊的此婦可謂賢孝矣此等欺詐之罪雖法律之最輕者其實功德最大再姦淫之話方纔未及細談此件是

人之生死關頭死是人人所不願聞之事而姦淫則殺身在頃刻所說姦近殺尙是古人之緩詞實在姦則無有不殺也豈不可怕今將姦卽殺之故事講之

何生金陵人少年美貌鄉試時寓處對門有女見之而有意場後遣使女約其相會何生思淫報之速怕淫禍之慘不敢往同寓一生竊知之黑夜冒爲何生而去適女之父到家突入房見之大怒將女與生皆殺死明日放榜何生高中

此女不知廉恥約何生相會何生怕死不往明日就高中大家想想看倘何生敢去豈不中了鬼舉人乎至同寓生冒名而往男女都爲刀頭之鬼可是殺身在頃刻

聖諭廣訓集證

三

也至婦女之貞節是婦人第一件要事故天重之尺敬之再以節孝婦講之

清江浦節婦吳王氏早寡家極貧將嫁時衣飾易錢爲紡織之本機聲終夜不絕嚴寒十指凍裂勿顧也竭盡心力養翁撫孤自己每至不飽有豪富陸德武者欲強娶之節婦曰吾豈是棄高年之翁幼小之孤爲忘廉喪恥之人乎家雖窮爲節孝餓鬼流芳白世爲失節富人遺臭萬年我願爲餓鬼遂將刀自毀其面翁病日夜侍側數月不倦百計醫治不效割股和藥以進方愈子名震亨教之甚嚴有人勸其稍從寬宥節婦曰吾所望子者望其端方成人也豈因獨子而姑息之後成進士爲

名臣

極窮之婦人如此辛苦孝翁教子不肯失節可謂知廉恥之賢孝婦人矣可敬之至觀此兩件足見姦淫之事男女皆不可犯不淫卽有好報淫則卽刻殺頭務望人於想念淫慾之初男女相見之時卽以爲猛虎卽以爲砒霜斷不可近近之卽死如此設想自然淫念可息淫事不起矣

第九條明禮讓以厚風俗

禮讓二字人人所共知亦人人所自有者然必實意爲之如事父母不能孝養事長上不能恭順夫婦不偕隨兄弟不友愛朋友無信義親鄰無款洽冠婚喪祭不以

聖諭廣訓集證

五

時無實心之類皆是非禮如行走在尊長之前坐立在尊長之上說話爭先飯食擇美言有高聲面有怒容之類就是非讓今以重禮之故事講之

江蘇上海縣潘恭定公身爲尙書兄弟四人各以科甲明經出仕二子一爲布政一爲學憲府縣謁門不輕升堂公致仕歸間候鄉里雖肩挑負人必步至其門入室作揖極其殷勤設酒筵召會鄉鄰肅恭無怠容鄰里常以誇示於人至親戚故舊之來往及慶弔等無不類是公薨至有哭拜不能起者

嘉靖間松郡張莊簡公悅與莊懿公瑩皆爲尙書同居東南城河外中隔數十武兩公元旦入城祝釐則偕出

城同往朱柳工家賀年

柳工即今之蓬髮者兩公念係老鄰肅章

服拜之柳工則戴老人巾接入具茶修賓主禮而出當時風俗之厚如此

此三公身居高位全無自尊自大氣概於鄰里故舊如此恭敬其他孝弟之事可想而知再講能讓之古人

舒狀元芬在翰林時其家屬屢次寄書訴鄰人佔牆址

公題於書尾曰紙紙家書只說牆讓彼徑尺有何妨長

城萬里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緘封寄歸鄰人聞之

感服盛德自毀其牆

楊翥家貧少孤為鄉塾師友人楊文貞公士奇未仕時

流寓武昌偶到翥館以無資告翥遂以其塾讓之自己

聖諭廣訓集證

三

再寬他所日往返十餘里不厭鄰人作室簷溜翥家人

不能平翥曰晴日多兩日少不必較也鄰人產子翥恐

所乘驢鳴驚之即牽驢步行可謂讓矣

此二公於鄰友如此能讓其他行為可想而知以上四

件都是明禮讓之前型若人而無禮即日漸肆無忌憚

犯法違條奸淫邪盜諸惡由此而生人而不讓即日漸

爭競不和相打相罵受傷致命諸惡由此而起就是不

仁厚之風俗了至營內兵勇更為要緊知禮即可不犯

營規能讓即無爭鬪之事兵勇之槍礮時刻不離於手

并有隨身所帶小刀時常習慣易於惹事如遇有言語

不順之時務宜忍耐方不滋生事端不但刀槍不可亂

動就是勇氣亦不可逞再以兵勇近事講之

光緒二年六月朔日上海營內健勇陳廣輔其弟廣嗣

安徽巢縣人年皆三十餘歲在軍營從未滋事是日因

挂龍兄弟同登城觀看雨後草泥滑有一人一足踏

空撲於廣輔之身廣輔即將右腿一擡意欲將此人挑

起不意隨足下墮直至城腳頭面破損奄奄然氣絕當時

城門兵役將兄弟二人獲住告知守門千總兄日諷我

誤傷願甘定罪弟爭日實我誤推與兄無涉兩相承認

繼而弟哭日兄甫有室宗祧所屬兄若死嫂必嫁我無

力完娶我姓絕矣兄哭日是我賣弄武力以致如此弟

年正富日後未可量何忍無辜致弟死而我生耶相爭

聖諭廣訓集證

三

不已千總及眾日此義士也且毋爭此人雖死或尚有

救即不活誤傷亦有可原姑且救之移時果甦其母聞

信奔至見此情況頗為舒服語陳氏弟兄日我子如不

生亦不要汝弟兄抵命也兄弟即叩頭而謝道路之人

無不嗟歎謂為三絕

凡人犯了重罪未有不死求生如此弟兄二人兩相

爭死其平日之能忍讓兄弟之友愛可知可敬之至每

見有細微口角極不要緊之事鬧到驗傷問罪無非是

拳打刀傷所致逞一時之勇氣懊悔於終身豈不可惜

方纔所說古今之禮讓何等親愛何等寬厚真是可師

可法之好榜樣宜人人記念刻刻思維實心實意不事

浮偽大家輩回爲和好之世界豈非厚美之風俗哉

第十條務本業以定民志

凡人各有一業以爲日用飲食之需原貫乎有恆心方得爲務本業若相意外之營求不安於本業志向就不定了士農工商四民爲士者以讀書學道爲本業今將士之故事講之

羅念庵中狀元報到日外舅曾太漢往賀曰喜吾塔幹此大事念庵頭項發赤對曰大丈夫事業更有許多大者在此等三年一人耳何足爲大也是日猶攜米偕黃落村何善山往蕭寺同榻講學焉

此羅公之行爲中狀元不以爲喜尙同友到寺講學可

聖諭廣訓集證

主

謂務士之本業矣至爲農者以耕種五穀爲本業再將農之故事講之

張全義治東都爲政寬而簡常出見田禾美者下車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蠶織善者親至其家呼老幼賜以茶綵衣物有王姓農夫辭云勤耕是農人本業豈可受老爺之賞賜乎至田有荒蕪者則集衆杖之是以里無游民熙然成治

此是農之勤業者官卽賜以衣物酒食如王姓者以不應受官之賞爲辭可謂務農之本業矣至爲工者以各人所爲爲本業再以工之故事講之

浙江吳九如家貧尙做竹器爲業僅能一家衣食友人

勸其改業可以得財九如曰富貴是有一定不可棄本業而他求每日必焚香一炷謝天清福其妻笑曰三餐苦菜和羹此清福耶九如曰幸生昇平之世一家骨肉不致饑寒牀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

如此爲工者不聽友人之言改業且每日謝天清福可謂安分知足而務工之本業矣至爲商者以販運貨物爲本業再以商之近事講之

山西介休縣趙補羅父爲賈於吳門而性仗義於親友施借無少吝因是家道中落補羅幼聰穎八歲通九經十一歲入泮然性不樂進取迫於父命兩應鄉試俱未得志父故後更無意科名常曰大丈夫當積產巨萬以

聖諭廣訓集證

夫

供平生利濟揮霍由是思爲商賈盡取家中所有變價得二千餘金遂至吳下有舊友汪姓者尙在商家司出入爲言東洋可獲大利乃欣然從之行往來驚濤駭浪者十餘年積資百萬金乃歸起大宅造花園復於吳地購美女四人以娛歲月享庸福者二十年有二子亦將成立至五十壽辰遠近親友咸來祝賀無不嘖嘖稱頌補羅喟然曰諸君子以我爲富乎不知此特適然爾其可適然而富者亦可適然而貧我從前學道未嘗故舊心於利欲今老矣豪華靡麗一如過眼煙雲幾見倚頓陶朱其子孫能坐承先業乎與其散之後裔不如散之及身誠所謂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憾卽出三

千金席間分贈族親之貧窘者以三十萬金入宗祠爲公費以贍閭族再由親以及疏無不分別周恤大小善舉亦盡力奉行所費不可計數不十年各處店鋪之資均已散盡將家中所有田房衣飾一概變價尙得十萬餘金以三萬金分與二子餘金乃廣爲施濟並令四妾日爾等皆輕年弱質自當爲終身計無徒守此白頭翁也皆厚貲遣之自己與妻子數人居於鄉間終日布衣草履徜徉於豆棚瓜架之間以樂餘年可謂之享清福據說同治末年此人尙在

如此趙公之有志利濟揮霍竟得遂其所欲亦是務本業之所致至若不爲無益之事及其身將百萬家私盡

聖諭廣訓集證

五

行散去可謂散財好手可謂豪傑之士徧天下恐無此種肯散財之人可慕可敬至爲兵者以習武藝爲本業尤須遵守營規弗飲酒賭博遊蕩滋事方可謂之務本業也人之志氣是最要緊之件士農工商以及軍伍之人大家勤於本業自然衣食足而志定方得立於天地之間爲人若懶惰因循失其本業則衣食不足志嚮不定就要爲非作歹尙算得天地間人乎如牛需耕田馬備營伍犬能司門驢騾負物是獸亦勤業也常見遊手無事之徒日從茶坊酒肆煙館賭臺而不擇一業以安身更是牛馬之不如矣豈不可惜人爲男子身生於樂土各宜自愛各幹營生古云爾若果能勤職業皇天

不負苦心人勉之望之

第十一條訓子弟以禁非爲

訓子弟是人生第一件要事古人有孕之後卽以起居飲食視聽言行必以正爲戒所謂胎教至能言能走則教以不胡言不亂步稍長則教以衣冠整齊言動端莊洒掃應對禮義廉恥擇師而學之十歲至二十歲此十年是子弟最要關頭教以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尤宜防其淫邪戲場勝會先生放學之時嚴其出入謹擇交友若非讀書姿質宜早令習農工商賈之正業亦必有正人管教之爲父兄者如此盡心教誨提防方可望子弟之不非爲今講從前訓子弟故事

聖諭廣訓集證

五

唐河東節度使柳公綽在公卿時最名有家法中東門有小齋非上朝之日每平旦入小齋諸弟子皆束帶晨省公綽決私事接賓客與弟公權及羣從弟輩會食皆不離小齋自旦達暮燭至命子弟一人執經史躬讀一過訖乃講議居官治家之法至人定鐘寂後歸寢凡二十餘年如一日居外藩子弟來省入境郡邑未嘗知既至每出入常於戟門下馬呼幕賓爲丈皆許納拜未嘗笑語款洽後子孫皆居顯位亦守祖父之風
涿郡王瑤溺愛二子任其放蕩養成惡性父不能制受其害者告於官二子次第俱死遂絕後及瑤死次年二月十五日夜本處城隍廟祝劉進聞喧呼聲披衣起視

從壁孔窺見王瑤持狀求清明祀城隍怒曰爾有子不能教自絕嗣誰來祀你令鬼卒驅之瑤大哭而去

如此二則可見能教子弟者家門昌盛不能教子弟者死後香煙血食無著豈不是人生第一要事至父則督教之嚴而母不明大義能言能走之時便教之撒誑教之打譚教之討便宜教之打人罵人至童年到成立又時時爲之隱庇爲之護短私給好衣好食肯助玩物錢財致其日流日下似此爲母實是害其終身教之不成人爾可謂人生恨事所以母之善教亦不可少者再以善教之賢婦說與大家聽聽

朱震亨母戚氏早寡家貧甚艱難勤苦理家政井井有

聖諭廣訓集證

三

條漸以致裕教諸子恩而嚴訓以義方震亨幼時戲取人家一雞蛋母怒曰是而所當取耶管而還之後震亨勤學成名儒諸子孫均得科第人皆稱賢母教子苦心之報

沈宏字臨秋生五月而孤母宋氏於紡織之下親授之詩書家常乏食公七八歲時出行郊野見兒童競拾穀穗亦取一兜以歸母怒曰非分之物喜爲己有烏可不絕其萌責令跪父靈前杖以懲其後後公得進士爲官此二女可謂明大義而善教子矣人當童穉之年戲取人家一個雞蛋以尋常而論似亦不爲大過而朱母則答責而送還是大丈夫之不可及至田中所遺之穀本

是田主不要之物人人取之而不禁也乏食之家七八歲之孩童拾取而歸似乎可爲之事而沈母以爲非分之物施以跪靈殿責直是深明義禮學問古之大儒無以過之二母之賢宜乎天之報以科第矣可見教子弟全在幼時譬如樹木亦要自小種植修整及至長成就無能爲了若富貴人家不可說自己有錢子弟不怕無飯喫要曉得錢財之易去貧苦人家是望子弟賺錢爲衣食尤爲急務無論貧富總應自小嚴教至長成後觀其情性才力擇一業以安定其身心否則四處遊蕩遇喫就喫遇嫖就嫖遇賭就賭遇鴉片就吸終日不歸家竟成了一個無業遊民起初以家裏的錢偷用後來借

聖諭廣訓集證

三

用人家的錢及至家財敗盡沒有法子就爲乞丐賊盜之行爲此皆父母不能約束教導所致至此而思老來之衣食殯葬無著死後之香煙祭掃無人豈不要如方纔所說之王瑤大哭哉至生女是要爲母者教之亦須小時教以知廉恥不可淫邪故敬重尊長學習鍼線拭棹掃地燒茶煮飯家常一切件件皆好到了婆家自然公婆歡喜人人稱贊亦是母之光彩古人說子不教父之過女不教母之差如今之律例子女犯事父母亦有罪也尚有尤其要緊者子女十歲之外要緊防其淫邪不可云年紀尚小而忽之至現在子弟有將壞及已壞者宜緩緩開導或託人勸說所謂誘掖獎勸以期日漸

歸正斷不可急切反致一家不和甚有逼成大逆無道切記切記各位聽了今日一番說話到家後將此人生第一件要事趁早認真教成個佳子弟個個守法務正則非爲不禁而禁矣再淫書淫畫天下第一害人之物斷不可使子弟入目如能設法嚴禁銷燬其功最大再以古今報應之事講之

福建諸葛潤善畫春宮常居京中名重而價高諸貴人子弟日親近之遂致富一夜盜入其室先砍其手再數刀而斫死財物席捲而去廣東李孝廉得其遺稿曰此物誤人家子弟不少償其值而焚之李於是年登第子亦先後聯捷南宮

聖諭廣訓集證

揚州王秀才年二十餘歲性端謹聞人邪言卽掩耳而走見淫書雖他人物必奪而焚之光緒二年七月以鄉試無資於某戚家借得六千文在邵伯舟中爲人竊去祇剩數百文行至城外見書攤上有殘缺金瓶梅儘錢買歸怒擲於案呼妻取火焚之適有友人來而出外妻檢書中有店票一紙正在不解而生已自外而入方知是書中會票一千兩夫婦大疑訝再檢之又得一信閱之云既是有貪官汚吏之物用之何妨並可以作收燬淫書淫畫之賞卽取而赴試

燬春宮焚淫書卽有聯捷科第及千金之報可見淫畫淫書造孽最大報應亦速子弟萬萬不可看之物人人

急宜加意相戒至禱至禱

第十二條息誣告以全善良

凡人爭訟多起於一時氣忿解之則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消禍於未成兩家均受其福所以遇爭訟之事若有人從旁解勸委曲調停則氣亦漸平無如刁唆之輩或極力激成或暗中挑唆或代寫呈詞或包攬衙門其故有二一則平時與其人有忿借以報讎一則平時遇事與波從中取利其居心之險惡已不可問況以無爲有以曲爲直捏詞誣告硬作干證此種行爲訟師陽誅陰譴都不能逃今以誣告故事說與大家聽聽

蒲田縣王監生素常豪橫見田鄰張嫗田五畝欲取成

聖諭廣訓集證

方造僞契賄縣令某斷爲己有張嫗無奈何以田與之而心甚憤日罵其門王恨買囑鄰人毆死張嫗召其子視之卽執以鳴官誣爲子毆其母子受刑而誣伏將陵遲處死矣總督蘇昌疑之以爲子縱不孝毆母當在其家不當在田野間且徧體麟傷子毆母必不至此委福泉兩州知府會審於省中城隍廟兩知府仍照前定罪其子受綁將出廟門大呼曰城隍爺爺我家奇冤極枉而神全無靈響何以享人間血食哉語畢西廂突然傾倒尙不介意及牽至前廟門則兩泥卓隸忽移而前以兩槌夾之之人不能過於是觀者大噪兩知府亦悚然重加問訊始白其冤而王監生伏誅

薛敷爲訟師專工虛捏詞狀能飾無理爲有理人之受其累者不可計數而家中以此致富自以爲神明之佑請道士設醮報謝道士焚疏拜伏起曰上帝批家付火司身付水司不多時家中火起產業盡行燒去敷有事過江遇風舟覆溺死

此二件一是造偽田契毆死人命反誣告其子忤逆大罪其心可爲很毒一是虛言誣告害人其心亦不可問故有城隍顯靈總督之陽誅火司水司之陰譴必然之理也至善良是天地間之好人忠臣義士孝子順孫之事業善良所做救難濟急恤孤憐貧之行爲善良是望所謂撐天之柱石宜人保護人人愛惜也誣告善良

聖諭廣訓集證

三

而使之受累者見兇頑之徒也故欲全善良必先勸懲兇頑勸懲兇頑全在寫狀之訟師代書再以勸懲故事講之

丹陵縣吏劉安民持心公平素爲士民所敬凡有訟者不卽詣縣必先詣劉陳曲直決可否則後行欲誣告人者尤爲深惡如已有誣狀呈縣必設法勸懲以息之由是一縣之訟頓息其二子汲湜皆相繼登第

明田俊民河間人性情忠厚和順見鄉黨有口角必多方排解每日在代書房內閒談見有人來寫狀故爲親暱勸之以理導之以情及有事不如無之語反覆開陳告狀者都從之而止卽各代書亦不肯以誣言寫狀如

聖諭廣訓集證

三

是者二十年後親戚家有鬼作祟俊民往問方入室聞鬼語曰和事老人來也德行可敬何敢於此地侮人其家卽安靖俊民享壽八旬有五無疾而終子孫多科第如此二件可見兇頑之人勸懲亦能感化古云公門中好修行奉勸訟師代書斷不可爲人捏詞誣告就是實情之案或用緩言勸之或兩面爲之排解至於和好無事豈不兩家祖宗感激天神喜歡而自己亦得福壽乎尤望士農工商以及兵勇人人都爲留意則天下之人全是善良矣至爭訟之事還要談官府衙門原爲百姓伸冤理枉而設然非人命盜案大不了之事奉勸斷不要起告狀之念古人云居家戒爭訟訟則終凶衙門事非錢不行卽使贏了官司工夫耽誤許多錢財用去許多兩家幾代不睦並有破家蕩產因此而得病身亡者此時悔之不可救矣

第十三條戒窩逃以免株連

此條是講旗人背主私逃他處兵民人等窩留者要連累治罪也旗人於主僕之分極重故從前窩留之家罪極大後來已改從輕如今則窩逃之事近省少有聞見卽故事亦無所查考因民間僱喚之人亦有主僕之分故以善惡僕人故事講之

明清安徐氏兄弟三人析產伯分馬一匹仲分牛一隻季已故寡婦分老僕阿奇一個寄年五十餘歲矣寡婦

泣曰馬可乘牛可耕老僕徒費我飲食爾寄歎曰主謂我不如牛馬耶乃爲畫策營生寡婦出簪珥得十二金寄入山販漆一年而得息三倍不二十年置產數萬金爲廷師教兩郎並皆輸粟入太學娶兩媳嫁三女所費皆千金至病將死謂寡婦曰老奴馬牛之報盡矣出一簿家計巨細悉載云以此遺兩郎君可世守也言訖而終自己毫無絲粟之積一妻一子不至饑寒而已主母厚贈之

國朝嘉慶時李毓昌字臬言卽墨人進士以知縣在江蘇候補委赴山陽縣查賑至則徧歷村舍稽考多有浮冒將據實稟覆山陽縣王伸漢大懼使門人包祥以多

聖諭廣訓集證

李

金與李之僕李祥顧祥馬陞等說其主且許重賄李堅弗從事急伸漢謂包祥曰此事在必成聽汝輩爲之包祥遂與李祥等於茶內入砒深夜送飲李君毒發顛撲狂吼尙不死李祥等以帶扣頸懸牀上遂氣絕淮安府王轂得縣金以中惡自縊具詳靈柩到家數月矣李君忽附同學荆翁之身至家呼家人具言受害狀且云上帝憫其清正強直死於民事授棲霞城隍神家人啟棺視之七孔尙有血痕於是京控將王轂王伸漢等俱解京嚴審遂得實以李祥發毓昌墳前陵遲處死知府知縣家人門人皆斬於市加毓昌知府銜 賜其子舉人一體會試

此二則一係農家之僕垂老之年盡心盡力爲主母經營二十年家產富厚各事裕如死而後已自己尙無積蓄可謂不愛財明大義之僕世所少見也一係縣官之僕忘恩負義只知愛錢大家商同殺主人而得賄可謂喪盡天良之禽獸亦世所少見也至錢財固是人人歡喜人人必需之物少有知覺者亦有可取不可取之心賑濟之錢是百姓性命攸關此錢取之必傷自己性命且子孫必爲餓殍也畜類之王伸漢身爲百里之尊平日享受朝廷俸祿百姓荒餓之時應如何廣籌錢穀以救生靈方可謂民之父母乃不思百姓性命攸關之錢不可取浮冒侵漁泰然而取之更甚於喪盡天良之李

聖諭廣訓集證

李

僕矣僕是供奔走下賤之人縣是坐四轎尊貴之官下賤爲歹事縣官應懲治之而喪廉恥之王伸漢反以錢與下賤之僕教之殺其主是李公之死實狗彘之王伸漢殺之同一知縣一爲城隍之神人人敬重一爲無頭之鬼人人唾罵惜哉至王轂身爲知府各縣之民有冤全在知府伸之乃不思錢是何錢奉迎無心肝之知縣以頭顱賣與禽獸之王伸漢亦是無心肝之畜類也此係僕之善惡至主之待僕亦有厚薄之不同再將故事講之

馬封翁年四十止生一子已五歲一日婢偶抱至門外失手跌傷左額而死封翁見之卽呼婢奔逃自抱死兒

入夫人驚哭幾死撞倒封翁數次索婢撻之不得婢歸
母家日夜焚香祀天願公早生貴子明年遂生森左額
宛然有赤痕後爲戶部尙書

道光二十四年浙江仁和縣顧某本世家子娶妻某氏
待婢甚虐一日失粟子數枚疑婢竊食打罵不已婢畏
痛逃於牀下氏令一媪以木棍戳之而出復令張口視
之婢甫開口以花翦斷其舌不能飲食明日卽死婢本
賣絕向無母家來往埋之而已不數月氏病以手自批
其頰云婢來索命不令飲食困苦萬狀其夫代爲婉求
並許功德超度婢似已肯逾時又云主人如此我亦願
遵命奈何已告准不能自主且氏在母家曾殺一婢無

聖諭廣訓集證

五

人知者今二罪俱發必無生理氏遂死明日用木棍之
媪亦死

此二件一是婢女跌死小孩係人人傷慘大怒之事而
主人使婢逃走以了之可見平日待男女之僕寬恕可
知可謂難得之厚主矣一是失粟子數枚事之極細者
竟硬坐婢竊食撻之不已乃翦去其舌而死忍心害理
一至於此可謂少有之毒主矣此等酷婦既陽誅之不
及宜乎陰司之索其命也天下狠心婦人全在爲丈夫
者教導而改行此婦爲此殺人之事其夫平日不教之
咎已難辭及婢來索命之時尙爲之婉求超度此種溺
愛之罪不知如何消受以上四件善者慈愛盡忠惡者

慘酷很毒有天淵之隔均可爲主僕之勸戒至山陽之
案更可爲千百世辦賑者之暮鼓晨鐘也

第十四條完錢糧以省催科

爲人之道孝順父母之外卽以忠君爲先務爲官者則
日日盡心政治以報君恩士農工商終日爲己忠君之
事甚少惟錢漕一件不論多寡早爲完納就是忠君了
國家設官分職兵餉河防一切費用每年數千百萬全
在徵收錢漕以爲支放倘各州各縣人人拖欠將何爲
一年之需況所費仍是爲百姓而設可是要早早完納
今將古人故事講之

聖諭廣訓集證

早

明王之綸在京爲御史每寄書戒其子弟曰官糧早完
田租緩索有外侮宜忍不宜爭求說情宜辭不宜應王
法森嚴懷不可犯惟恪守爲士耳子弟共遵其訓後按
院知其居鄉賢贈以儀型鄉國扁額鄰近諸紳士無不
聞而感化

霍洞往鄉收租時晚卽宿於佃戶之家其家婦人深夜
織布不睡問之云天氣寒冷老幼赤體急須織成爲衣
明早見有催科之差至大言追呼不得已將布作抵錢
糧霍憐之以錢代完收回布疋與其家爲衣並給以錢
且不收其田租而返後佃戶日漸寬裕年年田租足數
送到且常以布送霍報之

王公身爲御史官不小矣與子弟之書首以早完官糧

次以緩索田租爲戒可見其心之忠君仁民霍公則代佃戶完錢糧自己應收之租不收且以錢給之可見其心之急公好義宜乎均有後日之報紳衿是地方領袖作事則爲人之榜樣每有家居之紳士及紳衿之子弟倚著聲勢不完錢漕就有差役到門卽怒罵加之其實喫著嫖賭之費不肯節省以受君恩之身竟忘了忠君之念此種行爲豈不是忘廉喪恥之徒麼奉勸以王霍二公之爲人思之凡人除了富戶之外無論讀書種田工作販賣之家田房諒必不多卽完錢漕爲數亦必不多早日打算積聚似非難事若心上不以爲事及至期滿差役追呼卽不能不花使費以約期時日再至其時

聖諭廣訓集證

聖

或又銀錢不能湊手又加費用甚有花費已過於應完之數徒然受了差役之騷擾且日夜寢食不安用了格外之錢財而正賦仍不能少一毫真算不來俗云官糧早早完落得心頭寬此話極有意味諸位今日聽了回去與大家講講勸各人打算早日完納落得心頭寬泰省了官府煩心差役奔走豈不是忠君報主乎再談差役之行爲衙門差役是不可少之人署內有名者爲正役無名者爲散役第一要緊者你們充當差役之人切勿多收散役免得人多事少之累且可使其人另覓他業以爲終身之計切記切記正役雖有工食究不能養活一家老幼派了案件到手不能不沾潤以爲衣食之

需然斷不可苛刻從事宜摸著心頭思此錢之可取不可取至散役本是學業不成心地不明者居多初來時宜教以良心爲主不可哄嚇擡騙勒索錢財要遇事和解省得拖累多人所謂公門中好修行也今將好差人講之

河南歲荒新建縣一鄉民窮甚止存一水桶賣銀三分以二分買米一分買砒將與妻子共一飽而死飯將熟適縣差來索丁銀餓求一飯告以無差見鍋內有飯云你騙我民搖手曰此非汝所食因涕泣告以故差急以飯埋之曰爾何至此吾家尙有穀五斗可取來以延數日民感其意隨之得穀以歸則穀內有五十金民駭曰

聖諭廣訓集證

聖

此必官銀誤置其中他教我我安忍害他以銀送還差曰吾亦貧人安有此銀是天之賜汝彼此推讓許久方各分其半兩家由此致富

此差家內必非有餘肯以五十金救人一家性命求之殷實之人恐亦不可多得向云差是下賤之役如此差之行爲竟是上貴之君子可敬之至惜其姓名不載再以爲惡之差役講之

順治九年江甯劉姓差役往江北拘一人到官訊後將犯問罪收禁須十餘金可贖罪犯與劉差云吾家尙有一女可賣汝可爲我一行劉卽過江與其妻商議妻頗有色劉欲姦之妻以夫之性命賴其扶持勉強從之隨

賣女得二十金盡付之劉回不告知犯將銀與其兄共分之犯之妻以爲銀交官夫可計日歸也後數日託一族人來探爲犯備言其故犯一哭而死遲了十天劉差寒熱交作自言某人在東嶽告我即刻要審伏席哀號連稱該死且云因我慣說慌話要將鐵鉤鉤我舌頭不多時舌頭伸出數寸一嚼粉碎血淋漓而死

此差乘人之急而姦人婦女已在可殺之條又將其賣女之銀分用而不爲贖罪致其人死於非命忍心害理竟至於此豈算世間之人直是豺狼耳可惡之至宜乎卽得現報所謂天理昭彰毫髮不爽也同是差役一肯出米出銀以救人之命一則爲姦爲盜以逼人之命豈

聖諭廣訓集證

聖

不是人鬼之關頭奉勸今日聽講之差役須學救人之好樣到了府縣衙前逢人傳說勸得個個爲救人之差望切望切

第十五條聯保甲以弭盜賊

保甲之法自古至今無地不然奈日久玩生有名無實居多其實此事最有益於民且自保各人之身家十家爲一甲亦有十家爲一牌一甲之內互相稽查如有來厯不明之人甲長卽告知保正不准容留如處處皆能如此則匪類無容身之地自然盜賊無矣儻若各顧各家遇有鄰右招留匪類大家不肯聲明除害一味怕事恐其將來挾怨報復到了鬧起事來牽連受累於是十

家你抱怨我我抱怨你鄉黨反不和了可慮可慮今將實力奉行故事講之

鄞縣南鄉茅山地方一鄉能行保甲久無竊盜之案有一日三更時外方之盜至某家打門而入闖鄉之人皆來竭力幫同捕捉並與之鬪盜始逃走大家追趕受傷之盜甚多且獲盜一人解送鄞縣縣官給賞鄉人亦有受傷者縣官均給以醫費

觀此可見一鄉實力奉行保甲大有益處也至盜賊亦是人也因無衣食故隨衆作此行爲而其心本不壞如有人與之講說亦能感化再以故事講之

海陵王心齋素講道學一日盜至其家公與之講良知

聖諭廣訓集證

聖

良知者有羞 羣盜譁然曰如我輩者良知安在公曰汝恥之心也 羣盜譁然曰如我輩者良知安在公曰汝試去衣良知便露羣盜因去衣惟一褲相顧不去公曰此卽良知所在也汝不去此是有恥心此心本有謂之良知因爲之反覆曉諭羣盜感悟而去卽改行爲良民濟甯州馬翁少年不得志曾混迹綠林後自知不可卽改行且勸同事之人多有聽者後教子讀書子且貴矣里中人皆謂天道不可知一日里中長者夢見城隍神問翁之子何以貴顯神書窗外白蠟籠裡紅裙八字皆不解以問翁翁微笑曰此非人所知我實告汝汝勿笑也我少年流落四方爲羣盜裏脅同行偶至一家有婦人哭甚哀我隔窗問之婦曰昔夫爲某家佃戶積欠若

千金無力繳償今欲以妾身抵欠以是哭耳我乃於所盜之銀內取若干置其窗外呼而與之又里中有巨室爲富不仁羣盜直入其室僕婦皆遁去幃中有一弱女子裸體不得去衆曰俟搜贓畢再擄而取之時皆括取衣物我乘間以被蒙此女令伏於雞籠之下自執火立其上指揮移時有問女之所在我曰早逃去矣俟衆全出我乃走女幸而免神語殆指是歟聞者皆爲佩服觀此二件可見人之本心皆善有人勸說卽能改行其初不過一時迫於境遇或誤爲脅從以致爲賊爲賊而天理王法皆不能幸逃及至受刑絞斬之時無不皆懊悔從前之錯古云賊爲樑上君子亦是說本來原是好

聖諭廣訓集證

聖

人一時錯誤如一改行卽爲君子之意至馬翁爲盜之時而爲善且知改行宜乎子孫貴顯此翁豈非君子乎且人何事不可爲而得衣食必爲此難告人難見人之事以犯王章入於苦海有何趣味奉勸不明之人急急回頭所謂苦海無邊回頭是岸也至有因賭而爲盜賊者賭之害甚大輕則傾家蕩產重則亡身喪命均是害及妻子彼開賭之人祇知搶你之錢財你之受苦彼不顧也再以賭爲賊故事講之

江蘇潘封翁某居鄉有盛德一切善舉有利於民者莫不至誠爲之嘗除夜於廳前獲一賊乃鄰家子問之云因賭而負人故爲此事翁憫之與以二十金謂之曰以

半償負以半爲小經紀但願汝戒賭爲安分良民我誓不以今夜之事告人也其人泣謝去明年卽往鄉間爲小酒業不數年娶妻生子家亦小康後翁至鄉擇地適是此人之田款留住宿率妻子出拜卽以田贈於翁翁仍給以厚價不數傳芝軒公大魁天下一家科名鼎盛觀此一則可見賭就要爲賊此人聽潘公之勸化洗心改行不久卽成有錢之家亦以見賊與賭均是人身斷不可爲之事若得人人能勸化大家改行豈不是個個安分之良民保甲之事并不勞官長操心矣

第十六條解讎忿以重身命

凡人有冤欲報有讎欲復回不能一日去諸懷然亦宜

聖諭廣訓集證

聖

平心思之如與其人素有嫌隙安知非我之不是如與其人素無嫌隙安知非彼之誤聽見人與人忿爭不休者卽告之曰天下事未有是全在我不是全在別人之理但念自己一個不是則我之氣平但說自己一句不是則人之氣亦平此息爭之妙法今將解冤讎之事講之

順天人于長骸趕驢爲生與對門典鋪張姓有讎張曾將于毒打體無完膚後有強賊扳張爲高主縣官私訪偶遇長骸問其張姓窩賊你可知否長骸力辯其無張卽免禍張知之到門拜謝長骸曰冤家宜解不宜結豈可因讎而妄應耶張慚愧無地敬服之極遂以女爲其

媳嫁資頗厚長轎因而改業以商販而成富室

咸豐癸丑髮逆陷揚州有某生帶洋數十元避走至某橋下聞喊殺聲懼被賊害急避橋側積屍中時已黃昏見有燈火來疑賊又至伏而不敢動及至一人執紅紗燈一人奉冊點至生訝曰胡多一名提燈者曰此某生也應明日在橋北被周二麻子刺死言畢而去某生自思死生有定數即逃亦不免不如先往待之遂至橋北坐守天明有老翁流涕而來生問之答曰我姓錢夫婦年逾花甲亡妾生一子甫十歲今被擄去已尋得下落哀乞賜歸賊長已許從人不無需索於親眷處借得二十金不意復遇賊搶去人財兩失香煙既絕意欲覓死

聖諭廣訓集證

聖

免得自傷爾生思死期已到所帶之洋亦無處用不如贈伊既免骨肉分離且救老翁之命與其三十元翁拜而去少頃攜子而來邀生同逃生告以待死之由翁去後一騎馬賊來手持長矛向生便刺生曰且住我固當死但不知汝可是周二麻子否賊聞甚駭問汝胡知我名生具以告賊擲矛於地曰冤冤相報何時得了我不殺汝汝肯從我去乎生曰蒙恩不殺善當圖報因隨之去後官兵圍困生即投誠積功保舉知縣分發山西以上二則一係趕驢賤役爲人毒打之讎能知冤家宜解不宜結之說一係長毛逆賊宿昔之讎能知冤冤相報何時得了之說足見世間無不可解之讎念如天下

一人有讎而不肯解必爲趕驢長毛二人所笑且結讎初起只爲一時心火若有旁人解散譬如把一服清涼之藥向他心頭一點滿腔心火立時消散了若已成讎就要以身命爲重退一步解之古云退一步想海闊天空此話何等快活諸位若與人無讎者是生來天然之快活宜逢人勸之若與人有讎者是自己尋來之煩惱急思解之急思解之世間還有讎可解而仍不解者總在酒醉之後所謂酒在肚事在心不能自主了夫酒以合歡少飲則養人多飲則害人醒時所不敢爲不敢言者醉則悉爲悉言之古來爲官者因之落職農工因之廢業商賈因之失財甚至跌傷身體失足落河者不可

聖諭廣訓集證

聖

勝數今將故事講之漢將軍灌夫壯義士也常從魏其侯破吳兵名聞天下漢帝厚任之其爲人剛直好酒不能下人後與武安侯田蚡飲酒因懷恨醉罵坐不敬而蚡遂以私憤論其罪以上聞竟不得善終觀此一則可見讎忿因酒醉而至亡身也豈可不戒哉每見善飲之人席將終時酒興發了就要大杯來猜拳行令賓主都鬧至酩酊大醉方止其時全在同席善爲解散萬不可勸人多飲以致醉後失德反爲不美之語俗說將酒勸人終無惡意但將醉之時而再勸之直是惡意也是爲勸

十六條已講完依此而爲人就是好人古云願天常生
好人願人常行好事稱人曰好人是人人歡喜但必行
好事方得爲好人務望聽講各位刻刻留意行好事自
然就是個好人了不勝翹企

國朝諡法考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國朝諡法考一卷

國朝王士禎撰始於

國初下迄康熙三十四年大臣之

賜諡者咸錄焉凡親王十八人郡王十五人貝勒十

二人貝子十二人鎮國公十一人輔國公十六

人鎮國將軍五人輔國將軍七人妃三人公主

二人額駙二人藩王七人人民公九人侯伯十四

人大學士二十七人學士四人詹事一人尚書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史部政書類存目
乙九卷

二十七人侍郎九人都御史三人八旗大臣一

百六人總督十七人巡撫十七人殉難監司三

人提督十七人總兵官八人前代君臣二十六

人外藩一人

國朝諡法考題辭

古者之諡以行後世之諡以爵然古之賤者亦未嘗

有諡則是古亦以爵也第必以行定之耳非若後世

之有褒而無貶也雖然亦有說焉人臣受祿于君孰

不欲由卑而尊以建立于盛世逮其沒也復邀賜諡

之榮然往往不克以功名終其獲與于易名之典者

十不得一焉凡有諡者大都敬謹寡過自愛其鼎乃

能得之則亦其人有足表章夫是以當美諡而無媿

古諡法六家宋嘉祐中所修名周公者即汲冢周書

昭代叢書

乙集 國朝諡法考題辭
卷九

世楷堂
藏板

之諡法篇名春秋者即杜預釋例之諡法篇廣諡不

知何人所作合之沈約賀琛扈蒙之書奉詔刊定而

蘇文公又別為諡法三卷諡錄三十五卷蓋論夫諡

之未當而惜乎其不傳于世也今新城王先生輯國

朝諡法考自 國初迄康熙三十四年二月以前得

諡者備載無遺謹按 本朝應得卹典者賜諡與否

咸出自

上裁誠足以示勸懲而昭法戒有非前代所可及聞

是編者能無感發而興起乎新安張潮題

昭代叢書乙集卷九

歙縣 張 潮 山來 輯

吳江 沈 懋 嶺 校

國朝諡法考 康熙三十四年二月止以後續編

新城王士禎阮亭編

和碩親王諡號

和碩敬謹親王尼堪 順治十年十月二十三日諡曰莊

追封和碩親王達爾哈把土魯舒爾哈齊 順治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諡曰莊

昭代叢書

乙集 國朝諡法考

世楷堂 藏板

和碩吳親王滿達海 順治十二年八月初二日諡曰簡

和碩端重親王孛羅 順治 年 月 日諡曰定

和碩肅親王合格 順治十三年 月 日諡曰武

追封和碩親王呼字 康熙元年十二月十七日諡曰惠順

和碩鄭親王濟而哈朗 康熙元年二月 日諡曰獻

和碩敬謹親王尼思哈 康熙六年三月二十二日諡曰焯

和碩顯親王高壽 康熙九年二月二十六日諡曰純

和碩簡親王濟度 康熙十年六月十五日諡曰純

和碩穎親王薩哈廉 康熙十年六月十五日諡曰毅

和碩襄親王博穆博爾果 康熙十年六月十五日諡曰昭

和碩承澤親王碩塞 康熙十年六月十五日諡曰裕

追封和碩饒餘親王阿巴泰 康熙十年六月十五日諡曰敏

和碩禮親王代善 康熙十年六月十五日諡曰烈

和碩簡親王德塞 康熙十年六月十五日諡曰慧

和碩純親王隆禧 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諡曰靖

和碩安親王岳樂 康熙二十八年閏三月十五日諡曰和

多羅郡王諡號

太祖親伯父郡王爾袞 順治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諡曰慧哲

昭代叢書 乙集 國朝諡法考 世楷堂 藏板

太祖親伯父郡王階堪 順治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諡曰宣獻

太祖親弟郡王牙爾噶奇 順治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諡曰通達

多羅郡王塔喇納 順治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諡曰敏思

世子福爾敦 順治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諡曰慈厚

多羅信郡王多尼 順治十八年九月初七日諡曰宣和

多羅謙郡王瓦克達 康熙十年六月十五日諡曰襄

多羅敏郡王勒度 康熙十年六月十五日諡曰簡

多羅衍禧郡王羅洛洪 康熙十年六月十五日諡曰

多羅豫郡王多鐸 康熙十年六月十五日諡曰通

多羅郡王精濟 康熙十年六月十五日諡曰懷愍

多羅順承郡王勒克德渾 康熙十年六月十五日諡曰恭惠

多羅溫郡王 康熙十三年八月二十日諡曰良

多羅溫郡王 康熙十七年二月二十五日諡曰哀

多羅平郡王羅科多 康熙二十一年九月初一日諡曰比

多羅貝勒諡號

多羅貝勒哈兒出洪 順治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諡曰顯榮

多羅貝勒圖倫 順治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諡曰恪

多羅貝勒擇柔古 順治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諡曰和惠

昭代叢書 乙集 國朝諡法考 卷九 世楷堂 藏板

多羅貝勒偏古 順治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諡曰定

多羅貝勒卓禮克兔 順治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諡曰剛果

多羅貝勒清把土魯穆爾哈齊 順治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諡曰勇壯

多羅貝勒塔察偏古 順治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諡曰恪恭

多羅貝勒扈世希 順治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諡曰剛毅

多羅貝勒杜爾戶 順治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諡曰慈厚

多羅貝勒把爾出洪 順治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諡曰和惠

多羅貝勒齊克辛 順治十八年五月二十日諡曰懷思

多羅貝勒常阿岱 康熙四年七月十四日諡曰懷愍

固山貝子諡號

固山貝子博和拖 順治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諡曰溫良

固山貝子蘇不兔 順治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諡曰悼愍

固山貝子努賽 順治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諡曰賢

固山貝子尙儉 順治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諡曰賢

固山貝子強度 順治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諡曰介

固山貝子撒畢 順治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諡曰懷愍

固山貝子吳達海 順治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諡曰懷愍

固山貝子特爾護 順治十五年正月十四日諡曰恪

昭代叢書 乙集 國朝諡法考 卷九 世楷堂 藏板

固山貝子傅格齊庫 順治十五年正月十四日諡曰介潔

固山貝子敦達 康熙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諡曰恪

固山貝子福喇塔 康熙十七年七月初二日諡曰惠

固山貝子姑爾瑪洪 康熙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諡曰溫簡

鎮國公諡號

鎮國公阿拜 順治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諡曰勤敏

鎮國公巴布太 順治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諡曰恪

鎮國公馬山 順治十五年二月十八日諡曰懷儀

鎮國公文齊哈 順治十五年正月十四日諡曰懷思

鎮國公姑蘇 順治十五年正月十四日諡曰悼愍

鎮國公僧額 順治十六年閏三月十一日諡曰懷愍

鎮國公馬爾兎 順治十六年閏三月十一日諡曰懷愍

鎮國公敦蓋 順治十八年五月二十日諡曰端純

鎮國公喇都戶 順治十八年五月二十日諡曰端純

鎮國公果色 康熙九年九月初九日諡曰懋厚

鎮國公托克托慧 康熙十二年三月二十九日諡曰純和

輔國公諡號

輔國公塔拜 順治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諡曰懋厚

昭代叢書 乙集 國朝諡法考 卷九 五 世楷堂 藏板

輔國公賴尹布 順治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諡曰介直

輔國公答爾察 順治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諡曰剛毅

輔國公舜庫圖 順治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諡曰懷思

輔國公翁古 順治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諡曰懷儀

輔國公金柱 順治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諡曰懷儀

輔國公世補世倫 順治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諡曰悼愍

輔國公翁武 順治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諡曰悼愍

輔國公海蘭 順治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諡曰懋厚

輔國公千兎 順治十六年十月二十七日諡曰介直

輔國公拔都海 順治十七年十月十六日諡曰恪儉

輔國公喇什塔 順治十八年五月二十日諡曰恪儉

輔國公滿都 順治十八年五月二十日諡曰懷思

輔國公杜倫 康熙三年四月初二日諡曰懷愍

輔國公穆臣 康熙十二年三月二十九日諡曰懋厚

宗人府右宗人輔國公都統瓦山 康熙廿四年二月十四日諡曰襄敏

鎮國將軍諡號

鎮國將軍湯古代 順治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諡曰克潔

鎮國將軍穆爾察 順治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諡曰恪恭

昭代叢書 乙集 國朝諡法考 卷九 六 世楷堂 藏板

鎮國將軍蘇黑 順治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諡曰懷思

奉恩將軍喇都海 順治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諡曰懷儀

鎮國將軍杷杷 順治十五年正月十四日諡曰懷愍

輔國將軍諡號

輔國將軍范兎 順治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諡曰懷儀

輔國將軍偏古 順治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諡曰悼愍

輔國將軍賽克兎 順治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諡曰懷儀

輔國將軍賽爾白 順治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諡曰懷儀

輔國將軍巴哈 順治十五年正月十四日諡曰懷思

輔國將軍杜爾杞 順治十五年正月十四日諡曰愨
輔國將軍恩克布 康熙二十年六月初六日諡曰溫

妃諡

妃 廓爾沁把土魯王之女 順治十五年三月二十一日諡曰悼

石妃 吏部侍郎石申之女 康熙六年十二月初二日諡曰恪

妃 康熙九年五月二十三日諡曰慧

公主諡號

喇馬思額駙所尚公主 康熙二年十月二十九日諡曰端獻長公主

噶爾馬索諾額駙所尚公主 康熙二年十月二十九日諡曰端順長公主

昭代叢書 乙集 國朝諡法考 卷九 七 世楷堂 藏板

額駙諡號

和碩額駙太子太保耿昭忠 康熙二十五年四月初九日諡曰勤僖

和碩額駙太子太保耿聚忠 康熙二十六年三月初十日諡曰慈敬

藩王諡號

定南王孔有德 順治十一年五月十九日諡曰武壯

靖南王耿仲明 順治 諡曰

義王孫可望 順治十八年五月二十二日諡曰恪順

靖南王耿繼茂 康熙十年六月十五日諡曰忠敏

義王孫徵淳 康熙十一年八月十三日諡曰順愨

平南親王尙可喜 康熙十六年七月初五日諡曰愨
海澄公追封王爵黃芳度 康熙十五年五月十八日諡曰忠勇
民公諡號

固山額真三等公何芎圖 順治十三年六月十二日諡曰端恪

少保兼太子太保內大臣一等公愛星阿 康熙三年四月十一日諡曰敬康

輔政大臣一等公索尼 康熙五年八月十二日諡曰文忠

一等公品級遏必隆 康熙十三年三月初四日諡曰恪僖

太子太保一等公加贈太保黃梧 康熙十六年八月三十日諡曰忠恪

昭代叢書 乙集 國朝諡法考 卷九 八 世楷堂 藏板

太子太保一等海澄公加贈少保黃芳世 康熙十七年七月初九日諡曰忠襄

太子太傅都統議政大臣三等公吏部尙書中和殿

大學士圖海 康熙二十一年二月十四日諡曰文襄

太子少師領侍衛內大臣議政大臣一等公噶布喇 康熙二十年十月二十二日諡曰恪僖

都統內大臣一等公舅舅佟國綱 康熙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一日諡曰忠勇

侯伯諡號

二等伯明安 順治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諡曰忠順

一等伯又一拖沙喇哈番黑白昂邦程尼 順治十三年正月

七日諡曰誠介

固山額真三等伯阿機格尼勒 順治十三年六月十日諡曰武敏

內大臣三等伯加一級贈侯鄂實 順治十四年九月廿七日諡曰剛毅

定西將軍都統三等侯黑勒根蝦 順治十七年七月初七日諡曰敏壯

欽定一等侯兼一拖沙喇哈番都統宜爾德 順治十八年二月初八日諡曰襄敏

月初八日諡曰襄敏

一等精奇尼哈番一等蝦陣叵授三等伯覺羅莫羅

昭代叢書

乙集 國朝諡法考

九

世楷堂藏板

洪 康熙二年正月二十四日諡曰剛勇

內大臣二等伯宜爾鄧 康熙二年八月二十六日諡曰忠直

都統議政大臣二等伯卓羅 康熙七年九月十五日諡曰忠襄

三等承恩伯周全斌 康熙十年三月二十六日諡曰恪順

少保兼太子太保漢軍都統三等伯石廷柱 康熙十八年八月

十八日諡曰忠勇

都統議政大臣一等伯宜理布 康熙十九年八月十日諡曰式壯

提督四川總兵官三等伯王之鼎 康熙二十一年七月初六日諡曰忠愍

鎮守福建將軍伯佟國瑞 康熙二十八年十二月初九日諡曰忠愍

大學士諡號

內院大學士謝陞 順治二年 日諡曰清義

內翰林宏文院大學士贈太保希福 順治十年閏六月初五日諡曰

文簡

內翰林國史院大學士贈太子太保張端 順治十一年七月

日諡曰文安

太子太保內翰林宏文院大學士高爾儼 順治十三年正月

七日諡曰文端

太子太保內翰林國史院大學士宋權 順治十三年閏五月十一日

昭代叢書

乙集 國朝諡法考

十

世楷堂藏板

日諡曰文康

少師兼太子太師戶部尚書保和殿內國史院大學士額色黑 順治十八年十一月初五日諡曰文恪

太傅兼太子太師經畧湖廣等處五省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三等阿達哈哈番洪承疇 康熙四年四月十一日諡曰文襄

少傅兼太子太傅內國史院大學士二等阿達哈哈番寧完我 康熙四年五月十一日諡曰文毅

太傅兼太子太師內秘書院大學士一等精奇尼哈

太傅兼太子太師內秘書院大學士一等精奇尼哈

潘范文程 康熙五年十月二十四日諡曰文肅

少師兼太子太師大學士都統覺羅巴哈納 康熙八年七月十五日諡曰敏壯

太傅兼太子太師內秘書院大學士金之俊 康熙九年三月十九日諡曰文通

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內國史院大學士蔣赫德 即蔣元恒康熙九年十一月十一日諡曰文端

大學士兼吏部尚書車克 康熙十年七月十五日諡曰文端

太保兼太子太師禮部尚書中和殿大學士馮銓 康熙十二年三月二十九日諡曰文敏

昭代叢書 乙集 國朝諡法考 卷九 世楷堂藏板

內秘書院大學士孫廷銓 康熙十四年二月初二日諡曰文定

少師兼太子太師戶部尚書保和殿大學士衛周祚 康熙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諡曰文清

太子太保文華殿大學士管吏部尚書事拜他喇布勒哈番對哈納 康熙十四年十月初六日諡曰文端

大學士三等阿達哈哈番覺羅伊圖 康熙十六年八月初二日諡曰文信

經畧陝西等處武英殿大學士兼兵部尚書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莫洛 康熙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八日諡曰忠愍

少保兼太子太師戶部尚書保和殿大學士李蔚 康熙二十三年九月十七日諡曰文勤

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黃機 康熙二十五年閏四月初五日諡曰文信

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宋德宜 康熙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諡曰文恪

太子太傅都統內大臣世襲一等精尼奇哈番吏部尚書中和殿大學士巴泰 康熙三十年二月初三日諡曰文恪

太子太傅加太子太師禮部尚書保和殿大學士杜立德 康熙三十年閏七月二十日諡曰文端

昭代叢書 乙集 國朝諡法考 卷九 世楷堂藏板

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吳正治 康熙三十四年四月初四日諡曰文信

太子太傅刑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馮溥 康熙三十九年四月十九日諡曰文毅

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李之芳 康熙三十四年二月二十八日諡曰文襄

學士諡號

欽定光祿大夫學士達亥巴克式 順治十一年四月十六日諡曰文成

爾德你巴式格 順治十一年四月十六日諡日文成

學士拜他喇布勒哈番陣亡加一拖沙喇哈番馬祿

順治十四年二月十九日諡曰忠勤

經筵日講官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贈尚書

喇沙里 康熙十九年二月初九日諡日文敏

詹事府諡號

日講官起居注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加

禮部侍郎沈荃 康熙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諡

尚書諡號

昭代叢書 乙集 國朝諡法考 卷九

世楷堂 藏板

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王鐸 順治十年十二月十二日諡日文安

兵部尚書張秉貞 順治十三年正月初七日諡曰信和

兵部尚書贈太子少保李際期 順治十三年閏五月初十日諡曰信平

尚書二等阿達哈哈番滿達喇漢 順治十三年六月十二日諡曰敬敏

尚書三等阿達哈哈番宜孫 順治十三年六月十二日諡曰襄壯

理藩院尚書一等阿達哈哈番沙機達喇 順治十三年六月十三日諡曰正直

入日諡曰正直

固山額真吏兵二部尚書一等阿達哈哈番噶達洪

順治十四年六月十二日諡曰敬壯

太子太保工部尚書謝啟光 順治十五年十二月初二日諡曰德敏

贈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永吉 順治十六年四月諡曰文通

戶部尚書寧古里 康熙二年四月初二日諡曰勤敏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明安達禮 康熙八年三月初十日諡曰敬果

蒙古都統尚書馬爾賽 康熙八年三月初十日諡曰忠敏

戶部尚書太子少保蘇納海 康熙八年九月初九日諡曰襄愍

少傅兼太子太傅工部尚書劉昌 康熙十年二月初六日諡曰勤信

太子太保內大臣理藩院尚書二等阿達哈哈番哈

昭代叢書 乙集 國朝諡法考 卷九

世楷堂 藏板

禮部尚書龔鼎孳 康熙十三年二月十三日諡曰端毅

太子少師工部尚書星納 康熙十三年九月初九日諡曰敬襄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王宏祚 康熙十四年正月二十六日諡曰端簡

一等阿思尼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戶部尚書米斯

漢 康熙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諡曰敬果

刑部尚書姚文然 康熙十七年八月十八日諡曰端恪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王崇簡 康熙十八年正月十九日諡曰文貞

刑部尚書劉捷 康熙十八年十月十九日諡曰端敏

工部尚書陳鼓示 康熙二十年七月初九日諡日文和

禮部尚書管刑部尚書郭四海 康熙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二日諡日文敏

吏部尚書郝惟訥 康熙二十年十月十一日諡日恭定

刑部尚書魏象樞 康熙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二日諡日敏果

吏部尚書鄂爾多 康熙三十年九月二十日諡日敏恪

侍郎諡號

戶部右侍郎梁雲構 順治十一年四月十六日諡日康僖

理藩院侍郎一等阿思哈哈番尼堪 順治十三年正月初七日諡日勤慈

昭代叢書 乙集 國朝諡法考 卷九 五 世楷堂 藏板

吏兵二部侍郎拜他喇布勒哈番超哈耳 順治十二年六月十二日諡日果壯

吏部右侍郎拜他喇布勒哈番科爾坤 順治十七年正月十八日諡日忠勤

侍郎副都統阿思哈哈番邵占 康熙三年二月初十日諡日英敏

太子少保侍郎阿達哈哈番石達禮 康熙三年四月十一日諡日僖敬

刑部右侍郎加禮部尚書仍兼翰林院學士葉方謨 康熙二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諡日文敏

太子少保刑部左侍郎宋文運 康熙二十四年七月初七日諡日端慈

欽天監治理麻法加工部右侍郎南懷仁 康熙二十七年四月初二日諡日勤敏

都察院都御史諡號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贈右都御史孫昌齡 順治十年十二月十二日諡日恭憲

太子太保都察院掌院事左都御史房可壯 順治十一年九月二十八日諡日安恪

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管大理寺卿徐起元 順治十三年閏五月十一日諡日僖靖

昭代叢書 乙集 國朝諡法考 卷九 三 世楷堂 藏板

旗下官員諡號

二等精奇尼哈番頂帶照固山額真銜吳賴 順治十二年二月二十六日諡日康毅

一等精奇尼哈番固山額真左夢庚 順治十一年七月日諡日莊敏

贈三等阿達哈哈番照阿思哈哈番品級立碑敦達 順治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諡日忠毅

禮

贈三等阿思哈哈番照一品品級立碑安達禮 順治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諡日忠介

年五月二十八日諡日忠介

年五月二十八日諡日忠介

年五月二十八日諡日忠介

乳公二等阿達哈哈番哈喇順治十一年八月

拜他喇布勒哈番兼一拖沙喇哈番管牛条兼管梅

勒陳逢泰順治十三年正月初七日諡曰康儂

二等阿思哈哈番荆古而達順治十三年正月初七日諡曰忠直

三等阿思哈哈番管牛条蘇班帶順治十三年正月十三日諡曰順儂

蒙古固山額真馬喇喜順治十三年正月初七日諡曰忠儂

一等阿達哈哈番管梅勒牛条卜舟順治十三年正月初七日諡曰

毅勤

梅勒章京二等阿達哈哈番章徵順治十三年二月十九日諡曰忠毅

昭代叢書 乙集 國朝諡法考 卷九 藏板 世楷堂

一等阿思哈哈番兼一拖沙喇哈番寧古塔駐防昂

邦章京沙爾呼達順治十三年閏五月十一日諡曰襄莊

與五臣同固山額真邵科羅把土魯安偏我順治十三年閏

三月十一日諡曰敏壯

一等阿達哈哈番照阿思哈哈番品級管牛条兼一

拖沙喇哈番阿機拜順治十三年二月十九日諡曰勤儂

薰章京管牛条三等阿思哈哈番邇塔喇順治十三年二月十

九日諡曰忠壯

照侍郎品級一等阿達哈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庫

禮 順治十三年六月十九日 諡曰偉格

噶布什賢超哈噶喇昂邦三等精奇尼哈番追贈邵

科羅把圖魯涂魯希順治十三年六月十二日諡曰忠宣

固山額真一等精奇尼哈番準塔把圖魯順治十三年六月十

二日諡曰襄毅

固山額真一等精奇尼哈番冷格里順治十三年六月十二日諡曰

武襄

八門總管昂邦三等阿達哈哈番衛奇順治十三年六月十二日

諡曰端勤

昭代叢書 乙集 國朝諡法考 卷九 藏板 世楷堂

三等精奇尼哈番恩格德里順治十三年六月十二日諡曰端順

梅勒章京三等精奇尼哈番勞沙邵科羅把圖魯順治十三年六月十二日諡曰忠毅

梅勒章京三等阿思哈哈番孟譚順治十三年六月十二日諡曰忠勇

三等阿思哈哈番舒賽順治十三年六月十二日諡曰勤

三等阿思哈哈番達諸護順治十三年六月十二日諡曰襄敏

二等精奇尼哈番哈山順治十三年六月十八日諡曰敏壯

梅勒章京三等阿達哈哈番納爾格順治十三年六月十二日諡曰

端壯

端壯

嘉爾虎氣一等阿達哈哈番雅希禪 順治十三年六月十二日諡曰敏果

三等精奇尼哈番順霸邦 順治十三年六月十二日諡曰僖順

固山額真三等阿達哈哈番把都理 順治十三年六月十二日諡曰敏壯

固山額真二等精奇尼哈番佟養性 順治十三年六月十八日諡曰勤惠

固山額真三等精奇尼哈番何和禮 順治十三年六月十二日諡曰温順

昭代叢書 乙集 國朝諡法考 九 世楷堂 藏板

嘉爾虎氣三等阿思哈哈番阿蘭珠 順治十三年六月十二日諡曰順毅

與五臣同三等阿達哈哈番西喇把 順治十三年六月十二日諡曰順壯

二等精奇尼哈番梭諾木 順治十三年六月十二日諡曰順良

三等精奇尼哈番祖可法 順治十三年八月二十六日諡曰順僖

固山額真管牛朶一等精奇尼哈番兼一拖沙喇哈番陳泰 順治十三年 月 日諡曰忠襄

內大臣二等阿思哈尼哈番鄂齊爾 順治十四年九月二十七日諡曰

日勤恪

內大臣二等精奇尼哈番加一級覺羅塞勒 順治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諡曰勤慧

一等精奇尼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固山額真管牛朶阿爾進 順治十五年六月初三日諡曰端果

三等阿思哈哈番頂帶照精奇尼哈番品級加一級管牛朶蘇喇章京宜拜 順治十五年六月初五日諡曰勤直

太子太保三等精奇尼哈番加一級土賴 順治十五年七月初三日諡曰勤襄

昭代叢書 乙集 國朝諡法考 三 世楷堂 藏板

一等阿達哈哈番兼一拖沙喇哈番梅勒章京加一級董俄 順治十六年七月初八日諡曰勤僖

三等阿思哈哈番一等蝦加一級劉麟圖 順治十六年八月八日諡曰僖順

一等精奇尼哈番加一級顧爾布錫 順治十七年五月十八日諡曰敏襄

一等阿達哈哈番蝦傳達理 順治十七年五月十八日諡曰忠烈

太子太保盛京駐防總管一等精奇尼哈番加一級

敦拜 順治十七年七月初七日諡曰襄壯

一等阿達哈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蒙古副都統渾
錦 順治十七年七月初七日諡曰壯勤

拜他喇布勒哈番牛条都統加一級沙理布 順治十七
年七月初七日諡曰襄壯

一等精奇尼哈番兼一拖沙喇哈番內大臣多爾機
達爾罕諾奇 順治十七年七月初七日諡曰順偉

內大臣二等精奇尼哈番加一級覺羅塞勒 順治十
年 月 日諡曰勤毅

昭代叢書 乙集 國朝諡法考 三 世楷堂 藏板

額爾克戴青 順治十八年九月初五日諡曰勤良

三等阿思哈哈番加一級蘇祿邁把圖魯 康熙元年
十二日諡曰勤勇

三等精奇尼哈番一等蝦納穆生格 康熙二年八月
十九日諡曰直勇

一等精奇尼哈番馬光遠 康熙二年九月初十日諡

太子太保一等阿思哈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加一
級議政大臣哈什屯 康熙三年二月初十日諡曰
恪儆

副都統三等精奇尼哈番加一級教善 康熙三年二
月初十日諡

日敏勇

二等精奇尼哈番管蝦內大臣加一級杜魯麻把圖
魯占 康熙三年四月十一日諡曰忠直

十嘉爾虎氣都統博爾金蝦 康熙三年八月初四日
諡曰忠直

太子太保都統二等精奇尼哈番加一級俄羅色臣
康熙三年九月十九日諡曰果敏

都統議政大臣孫塔 康熙四年十二月十三日諡曰
忠襄

三等阿思哈哈番胡亮 康熙七年六月十六日諡曰
忠敏

內大臣一等精奇尼哈番吳拜 康熙八年七月十五
日諡曰果壯

昭代叢書 乙集 國朝諡法考 三 世楷堂 藏板

內大臣一等阿思哈哈番蘇拜 康熙八年七月十五
日諡曰勤德

都統三等精奇尼哈番加一級朱馬喇 康熙八年十
月三日諡曰襄敏

太子太保廣東鎮海將軍都統一等阿思哈哈番加
一級王國光 康熙九年閏二月二十六日諡曰襄

內大臣加一級那爾孫 康熙九年閏二月二十六日
諡曰襄敏

一等阿思哈哈番都統議政大臣加一級高爾沁 康
熙九年三月十九日諡曰襄敏

噶喇昂邦一等阿思哈哈番加一級功授三等精奇

尼哈番白爾黑兔 康熙十年二月二十六日諡日忠勇

二等阿思哈尼哈番議政大臣都統加二級特錦 康熙十一年四月初九日諡日襄壯

護軍統領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加二級費思哈 康熙十一年八月十三日諡日僖恪

太子太傅內大臣二等阿達哈哈番布葉希理 康熙十三年四月初六日諡日果壯

盛京將軍二等阿達哈哈番阿穆爾圖 康熙十三年四月初六日諡日襄壯

昭代叢書 乙集 國朝諡法考 卷九 世楷堂藏板

盛京副都統三等阿達哈哈番加一級鄂莫格圖 康熙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諡日壯勤

穆穆阿媽一等阿達哈哈番加二級邁坎 康熙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諡日勤儉

太子少傅護軍統領二等阿思哈哈番加二級孫達 康熙十四年五月十六日諡日果壯

西安將軍一等阿達哈哈番窪兒哈 康熙十四年閏五月初四日諡日襄敏

副都統一等阿達哈哈番加一級褚庫巴圖魯 康熙十四年

年六月十二日諡日襄壯

副都統阿爾虎 康熙十七年 月 日諡日敏壯

叅贊護軍統領三等阿達哈哈番哈克山 康熙十九年 月 日諡日武毅

太子太保副都統徐大貴 康熙十九年五月 日諡日勤果

署副都統三等阿思哈尼哈番達理世把圖魯 康熙 年 月 日諡日武毅

盛京副都統拖沙喇哈番鄂泰 康熙 年 月 日諡日襄壯

一等侍衛他客兒昂邦禪布 康熙 年 月 日諡日勇恪

內大臣一等精奇尼哈番加二級哈岱 康熙十九年 月 日諡日勤壯

拖沙喇哈番前鋒叅領加二級吳木篤 康熙十九年 月 日諡日襄壯

一等阿思哈哈番管侍衛內大臣加三級阿余哈 康熙十九年九月十四日諡日勤儉

蒙古都統畢理格圖 康熙二十年九月二十六日諡日恪儉

太子少保內大臣色爾格克 康熙二十一年二月十日諡日勤敏

護軍叻勒賽 康熙二十一年 月 日諡日壯敏

二等阿思哈尼哈番敖塞 康熙日勤儉 年 月

太子少傅蒙古都統道喇 康熙日勤儉 年 月

副都統拖沙喇哈番卜舒庫 康熙日勤儉 年 月

護軍參領阿勒賽 康熙二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諡

都統佐領賴塔 康熙二十四年二月十四日諡

散秩大臣墨勒根下阿淑 康熙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諡

副都統巴圖 康熙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諡

蒙古都統拜他喇布勒哈番塔爾代 康熙二十五年十月十八日諡

日勇壯

昭代叢書 乙集 國朝諡法考 卷九

世楷堂 藏板

杭州將軍拖沙喇哈番扈圖 康熙二十六年六月初四日諡

奉天將軍宗室察尼 康熙二十八年閏三月十四日諡

參領卜爾何代 康熙三十年四月初二日諡

西安將軍三等阿達哈哈番馬喇 康熙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諡

日敏恪

蒙古都統黑碩色 康熙三十三年閏五月十四日諡

副都統邁圖 康熙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諡

滿洲都統根特 康熙二十三年十月初二日諡

散秩大臣輔國將軍扎山 康熙三十三年十月二十日諡

總督諡號

總督直省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贈太子

太保張存仁 順治十年十二月初十日諡

總督川陝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孟喬芳 順治十一年七月

總督直省太子少保兵部尚書馬光輝 順治

諡日忠靖

總督湖廣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胡全才

順治十四年二月三十日諡

昭代叢書 乙集 國朝諡法考 卷九

世楷堂 藏板

總督川陝三邊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馬

之先 順治十四年十二月初八日諡

總督四川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李國英 康熙五年五月初八日諡

總督福建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李率泰 康熙五年五月二十五日諡

總督浙閩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

趙廷臣 康熙八年五月十一日諡

總督直省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昌祚

康熙八年九月初九日諡曰勤愍

總督漕運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蔡士英

康熙十三年二月十三日諡曰襄敏

總督福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范承謨

康熙十九年八月十七日諡曰忠貞

總督雲貴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甘文焜

康熙二十年六月初十日諡曰忠果

總督福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施維翰

康熙二十三年八月初四日諡曰清惠

昭代叢書 乙集 國朝諡法考 卷九

世楷堂藏板

總督兩江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贈太子少保于成龍

康熙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諡曰清獻

總督漕運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旭齡

康熙二十六年五月十六日諡曰清獻

總督河道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靳輔

康熙三十二年二月初八日諡曰文襄

總督兩江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贈太子太保拜他喇布勒哈番傅臘塔

康熙三十三年九月二十三日諡曰清端

巡撫諡號

巡撫南贛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武元

順治十三年正月十七日諡曰明靖

巡撫山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祝世昌

順治十三年閏五月初十日諡曰僖靖

提督操江巡撫安徽等處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昆

順治十三年閏五月初十日諡曰忠敏

巡撫河南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吳景道

順治十三年六月二十一日諡曰愨僖

昭代叢書 乙集 國朝諡法考 卷九

世楷堂藏板

巡撫甘肅兵部右侍郎加兵部尚書周文華

順治十四年三月三十日諡曰僖敬

巡撫直隸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登聯

康熙八年九月初九日諡曰愨愍

巡撫陝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白清額

康熙九年九月初九日諡曰清獻

巡撫山東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袁懋功

康熙十一年正月二十二日諡曰清獻

巡撫廣東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秉

權 康熙十四年閏五月初四日諡曰端勤

巡撫江西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白色

純 康熙十五年三月初九日諡曰勤儉

巡撫江寧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馬祐 康熙十六年正月十九日諡曰

清恪

巡撫河南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佟鳳彩 康熙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諡曰勤儉

日諡曰勤儉

巡撫直隸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金世德

康熙十九年六月初九日諡曰清惠

昭代叢書

乙集 國朝諡法考 卷九

无

世楷堂 藏板

巡撫廣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贈太子少保兵部尚

書馬雄鎮 康熙十九年閏八月初五日諡曰文毅

巡撫廣西撫蠻滅寇將軍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傅宏烈 康熙二十年五月十三日諡曰忠毅

巡撫四川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杭愛

康熙二十二年三月初八日諡曰勤襄

巡撫直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格爾古德 康熙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諡曰文清

月十一日諡曰文清

蓋司殉難諡號

原任湖廣糧儲道叅議殉難贈工部右侍郎葉映樞 康熙二十八年 月 日諡曰忠節

原任福建巡海道副使殉難贈工部右侍郎陳啟泰 康熙三十三年七月初六日諡曰忠毅

原任浙江溫處道僉事殉難贈通政使司通政使陳

丹赤 康熙三十三年七月初六日諡曰忠毅

提督諡號

提督浙江總兵官贈太傅兼太子太傅左都督二等

侯田雄 康熙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諡曰毅勇

昭代叢書

乙集 國朝諡法考 卷九

三

世楷堂 藏板

提督福建總兵官左都督三等侯贈一等侯馬得功

康熙四年二月十六日諡曰襄武

提督江南總兵官左都督贈少保兼太子太保三等

侯阿思哈哈番梁化鳳 康熙十一年正月二十二日諡曰敏壯

提督陝西總兵官左都督三等阿思哈哈番加三

等精奇尼哈番追封公爵陳福 康熙十五年五月十六日諡曰忠愍

提督廣東總兵官右都督贈左都督王可臣 康熙十七年八月十八日諡曰襄敏

月十八日諡曰襄敏

提督廣西左江總兵官左都督二等阿達哈哈番贈

太子少保趙應奎 康熙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諡曰襄壯

少傅兼太子太師提督甘肅靖逆將軍靖逆侯贈少

師張勇 康熙二十二年九月初八日 諡曰襄壯

提督平涼奮威將軍左都督三等精奇尼哈番贈太

子太保王進寶 康熙二十五年二月十三日 諡曰忠勇

提督江西總兵官左都督趙國祚 康熙二十八年閏三月二十七日 諡曰敏壯

提督浙江總兵官左都督贈太子少保陳世凱 康熙二十九年三月初七日 諡曰敏襄

昭代叢書 乙集 國朝諡法考 卷九 世楷堂藏板

少保兼太子太保提督江南昭武將軍三等阿達哈

哈番楊捷 康熙三十年四月初二日 諡曰敏壯

總兵官諡號

湖廣辰常總兵官左都督贈太子太傅徐勇 順治十三年正月 諡曰忠節

廣東饒平總兵官左都督贈少師兼太子太師吳六

奇 康熙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諡曰順恪

雲南總兵官右都督劉稱 康熙八年四月十一日 諡曰直勇

平南王下右翼總兵官左都督贈太子少保尙之廉

康熙十年三月二十六日 諡曰勤恪

福建福寧總兵官右都督贈太子少保左都督吳萬

福 康熙十九年閏八月二十八日 諡曰忠愍

四川總兵官署都督同知贈太子少保左都督費雅

達 康熙二十年七月初六日 諡曰忠勇

浙江平陽總兵官贈太子少保左都督朱天貴 康熙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十日 諡曰忠壯

浙江定海總兵官左都督贈太子少保黃大來 康熙二十九年四月初七日 諡曰壯勇

昭代叢書 乙集 國朝諡法考 卷九 世楷堂藏板

前代

明崇禎皇帝 諡莊烈愍皇帝

前明名臣諡號

大學士范景文 諡文忠

戶部尚書倪元璐 諡文貞

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華 諡忠肅

刑部侍郎孟兆祥 諡忠端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施邦耀 諡恭愍

大理寺卿凌義渠 諡忠介

太常寺少卿吳麟徵 諡貞肅

左春坊左庶子周鳳翔 諡文介

左春坊左中允馬世奇 諡文肅

左春坊左中允劉理順 諡文烈

翰林院檢討汪偉 諡文毅

戶科都給事中吳甘來 諡莊介

御史王章 諡節愍

御史陳良謨 諡恭潔

御史陳純德 諡忠潔

昭代叢書 乙集 國朝論法考 卷九

吏部文選司員外許直 諡忠愍

兵部車駕司主事成德 諡介愍

兵部主事金鉉 諡忠潔

太僕寺寺丞申佳允 諡端愍

進士孟章明 諡忠僖

新樂侯劉文炳 諡忠恪

宣城伯衛時青 諡忠穆

惠安伯張慶臻 諡忠毅

駙馬都尉鞏永固 諡忠烈

司禮監秉筆太監王承恩 諡忠節

外國諡號

朝鮮國王李湜 順治十六年九月十二日 諡忠宣

昭代叢書 乙集 國朝論法考 卷九

世楷堂藏板

跋

古有一字之諡有二字之諡有三字之諡近代二字之諡為多最貴者一字之諡若三字則絕無之矣或謂今諡有褒而無貶為不及于古然觀古人弑君之陳恒得諡為成奪妻之孔圉得諡為文若此者不一而足雖曰節取其一善然大節有虧似未足以小善相揜又不若近代之得諡者寡為猶勝也心齋張潮

昭代叢書

乙集

國朝諡法考攷

卷

世皆堂藏板



道光二十六年編輯

知敬學齋藏板

知敬學齋藏板



序

諱始於周記曰臨文不諱見於經者惟金滕元孫某一條見於傳者惟左傳申繻數語國語范鞅聘魯一事此外固無所諱也秦漢以後臨文之諱始興然漢諱盈莊茅盈以之命名鄭莊以之爲字雖諱猶未盡諱也降至唐宋避之愈謹而史傳因以日滄非有一書以哀集之人名地名年號官制隨時更改且以後代史筆改及前朝定制於薛淵孔珪韓擒王充因諱省名隋以廣字唐以隆字後梁以成字宋以義字改易郡縣隋以中字改易官制又恒農宏農恒山常山時改時復幾於理勞絲

避諱錄

序

而迷歧路矣宋王楙野客叢談稍爲摭拾周密因之採入齊東野語既多挂漏又復譌以傳譌未能是正皆不足爲攷据定本本驥齋居多暇不揣固陋因以目所及見者彙錄成編冠以

本朝敬避字樣次敘歷朝國諱而以家諱終焉分爲五卷以備遺忘至詳徵經史使歷朝掌故一字無遺尙有待於博雅君子時

道光二十六年四月望日龍標學長黃本驥自識

避諱錄目錄

寧鄉黃本驥仲良編輯

湘陰蔣環維揚泰校

卷一

本朝敬避字樣

卷二

周武王 晉僖侯 宋武公 魯獻公 武公

齊桓公 秦始皇帝父子 項羽 漢高帝后

惠帝 文帝 景帝 武帝 昭帝 宣帝進

元帝王后 成帝 哀帝 平帝附王 東漢光

避諱錄 目錄

武帝良叔 明帝 章帝 和帝 殤帝 安帝慶父

順帝 沖帝 質帝 桓帝 靈帝 獻帝

魏文帝父操 吳大帝祖鍾父堅 晉武帝祖懿

昭父 懷帝東海王 愍帝 東晉元帝 明帝

庾后 成帝 康帝 哀帝后 簡文帝附桓溫

溫父 後趙石勒從子 後秦姚萇 宋武帝

明帝 順帝 齊太祖父承 梁武帝父順

宣帝 北魏道武帝 太武帝子 獻文帝子

孝文帝 孝明帝 北齊神武帝六世祖隱高

北周文帝 武帝 隋文帝祖禎父 煬帝

卷三

唐高祖祖虎父昝 太宗子成 高宗子忠宏賢

睿宗子 明皇 肅

宗 代宗 德宗 順宗 憲宗 穆宗 敬宗

文宗 武宗 宣宗 哀宗 後梁太祖曾祖

後唐莊宗附郭崇韜 明宗 後晉高祖

後漢高祖高祖高祖 後周太祖

恭帝 吳越錢鏐子元 吳揚行密父

閩王審知子 後蜀孟知祥父道

卷四

避諱錄 目錄

宋太祖始祖元朗高祖昝 太宗 眞宗劉后

仁宗 英宗父 神宗 哲宗 徽宗 欽

宗 高宗子 孝宗父元 光宗后 寧宗 理

宗附西夏趙元 遼太宗 聖宗 興宗 天祚

帝 金太祖子宗 熙宗 海陵王子元 世宗

章宗 衛紹王 宣宗子 哀宗 元

武宗附明 明太祖 成祖 世宗 神宗 光

宗 熹宗 莊烈帝子慈

卷五

家諱 目錄

避諱錄卷一

三長物齋叢書

本朝敬避字樣

聖祖仁皇帝諱上一字从亠从么字典缺末點今

頒行條例用元字代舊本書有用字亦玄字代者今

不用詩文内口德口黃口鳥口牡口圭等字皆不

得用直書本字者舉人罰停會試三科進士罰停

殿試三科生員罰停鄉試三科雖經缺筆仍各罰停

一科生員均發學戒飭各諱犯者準此策内漢儒鄭康成

元歐陽原功皆書其字唐明皇不稱某宗史官劉

知幾本以字行今仍書其名炫弦絃眩等字缺末

避諱錄

卷一

點牽字缺中點畜字不必缺點牽字寫作牽兩諱

相並之字作茲或作茲 下一字从火从華韓愈

文其膏沃者其光口字典作燧唐宋文醇作燧科

場舊例作燧今

頒行條例用煜字代善後漢書之范蔚宗行文只書

其字不以名稱又从火从暈之字詩口口震電字

典作燧从日从華之字後漢書張衡傳列缺口其

照夜字典作瞞二字音義相近一體敬避單用華

字音義各別不得缺筆作莖亦不得寫古字作莖

陵號曰景北魏宣武帝唐憲宗明宣宗陵號相同策内稱

某帝某宗不得以某陵稱古竟陵縣在今湖北安陸府後晉避敬字嫌名改竟作景歷代因之本朝改名天門以避

陵號明鍾惺其縣人也明史文苑傳稱竟陵人策内不得仍用前代縣名以竟作景士子命名不得於景字下著林齡等字後泰裕昌字並同

世宗憲皇帝諱上一字从肩从乚用允字代舊本書有缺筆作肩者今不用詩之祚口書之口征皆不得用遇文義應用口字者以嗣裔等字代之 下一字从示从真雍正初兼避真字改直隸真定府真定

避諱錄

卷一

縣貴州真安州河南真陽縣甘肅真寧縣真皆作

正江蘇儀真縣真作微今府州縣名皆因之而真

字不避字典缺末點科場舊例用正字代改

本朝刑部尚書王文簡名作士正四庫全書又改作

士禮舊本書改明崇禎年號作崇正今不改遇貞

直字缺末點今不缺其引詩維周之禎書唐相元

稹名皆不缺筆

陵號曰泰策内唐明皇明孝宗不得以某陵稱

高宗純皇帝諱上一字从弓从厶用宏字代詩文中口道口化舍口等字皆不得用偏旁字缺末點紉字可

通作絃絃泚字不可通作法法義別故也強字寫
作強寫宏字不得缺末點亦不得避改本字作弘
引 下一字从厯从日用歷字代歷字中本从秝
从止今改从林从心口數字用氣數字代口本稱
時憲書萬年口稱萬年書口象口法治口律口等
字皆不得用

陵號曰裕策內米神宗明英宗不得以某陵稱

端憲皇太子諱上永字不避下一字从玉从連應試

詩文不得用士子不得以此字命名

仁宗睿皇帝諱上一字从馬从頁敬缺頁旁一撇一點詩

避諱錄

卷一

三

文內口昂口若等字皆不得用

殿板書遇周口等古人名皆省作周場屋不可引用

下一字从玉从炎右旁第二火字改作又改詩

韻上聲第十八部以檢字爲首書顧命球圖璧琬

詩文中可拆用不可整句全用單用炎字及談淡

等字音義各別不得改炎作炎

陵號曰昌宋太祖陵號永下一字同策內不得以某陵稱

皇上御名上一字从日从文敬缺文上一點詩文內口

天蒼口等字皆不得用 下一字从宀从學敬改

作寧詩文內咸口康口等字皆不得用卽策內前

代地名年號不可改易然試題未及者亦不得用
時文中虛字常用者以安能豈不字代不可代者
皆不得用近日刻書行文有用甯字代者公羊傳
甯於陳漢書郊祀歌正直往甯王芬傳承以康甯
甯吏傳有甯成地理志有廣甯郡甯康成禮運註
引陳孔甯皆與義雖相通場屋不可代用
敬避字義相通

謹案君父之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言也今
頒行條例既曰某字用元字代某字用允字代某字

用愿字代而科場文字有用元下著德允上著祚

愿下著數者自以爲遵例避改矣磨勘例仍以犯

諱議罰減直書者一等蓋字雖避改究屬親言口言爲言
筆言亦言

避諱錄

卷一

四

也如賦得詩云五言幾韻一字卽一言自作詩文豈無他字可以代

用如舜事甚多而必欲於

功令所諱十餘字中取材耶此理鄉曲儒生多有未

喻故申言之又如府廳州縣名與

上同者未奉裁改自當改宀從宀遵

制正書如江寧建寧等府縣人自書鄉貫或書他人

之籍不得輒以同義同音字代之是改

制也此理雖通人亦有未喻者近見名公爲人書墓
志以寧鄉作甯鄉使

後世故并及之

避諱錄卷二

三長物齋叢書

避諱與而經籍淆漢唐以來改復不一至宋尤甚淳熙文書式有一帝之名避至四五十者紛紛更易傳寫易譌撮其可考者錄之以便查檢

周

武王名發金縢之冊曰元孫某成王敬讀時諱先君名

也周公作時本直書王名所謂廟中不諱也史依成王口語記之以避君諱韻會云臣諱其君曰某

晉僖侯名司徒改司徒為中軍

宋武公名司空改司空為司城

魯獻公名具武公名敖改具敖二山各以其鄉名晉范

避諱錄

卷二

一

鞅來聘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鞅曰不為具敖乎

對月先君獻武之諱也鞅歸徧戒所知曰人不可以不

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為笑焉唯不學也以土三條皆見左傳桓公

六年申禱語范鞅聘魯見晉語昭公二十一年事然則獻武之名不獨桓公時諱之至昭公時猶未革也

齊桓公名小白博采五白稱為五皓博用王木有王采采之一也五皓見顏氏

家訓未詳出何書

諱始於周見於經傳記載者僅數條此外無因諱而改

字者周頌曰克昌厥後洪範曰邦其昌周公作周禮醴

人有昌本之薦周南曰一發五豨周頌曰駿發爾私牧

誓曰今予發武成曰周王發是詩書不諱文武之名也

成王名誦周禮以誦訓名官宣王時詩曰吉甫作誦昭

王名瑕周有瑕邑左昭二十四年王子朝攻瑕是也穆

王名滿定王時有王孫滿厲王名朝節南山至雨無正

四詩之中六言胡字皆其孫幽王時作也又八世孫僖

王亦以胡齊為名宣王名靖其子幽王時詩曰俾予靖

之實靖夷我邦桓王名林其臣有魏公林父又陳莊公

亦名林襄王名鄭鄭不改封其出居赴告之辭曰鄙在

鄭地而同時之衛成公亦名鄭又蔡文侯昭侯皆名申

衛穆公成侯皆名速晉靈公名夷臯定公時有范夷臯

魯武公名敖僖公時有公孫敖衛襄公名惡其臣有石

避諱錄

卷二

二

惡隋書禮儀志云衛石惡宋向戌皆與君同名案宋君無名戌者向戌之君乃平公成也晉定公

名午其臣有趙午是周人不盡諱也魯莊公名同春秋

書同盟襄公名午書陳侯午卒僖公名申書戊申定公

名宋書宋人宋幾仲是臨文不諱也書大誥云弗棄基

棄是后稷名詩古公賈父賈父是太王名書梓材言歷

人歷是王季名是先世不諱也周康王名釗其子為昭

王秦康公名營其孫桓公名榮衛侯名完是為桓公楚

王名槐是為懷王是嫌名不諱也

秦

始皇名政兼避正字此避嫌名之始舊說改正月之正音征案

春秋春王正月陸氏公穀傳音義皆曰正音征又如字
其在詩曰噲噲其正不出正今正皆讀征豈亦始皇所
改耶自是當時所呼本有征正二音且政本字尙不改
音獨改正月一音不可通矣惟秦稱正月爲一月史記
年表又稱端月盧生曰不敢端言其過秦頌曰端平法
度又曰端直厚忠皆以端代正是則因避諱改也 帝
父莊襄王字子楚稱楚曰荆

姓席
附西楚霸王項羽名籍晉籍談十三世孫瓌仕羽改

避諱錄

卷二

三

高帝名邦荀悅漢紀曰諱邦之字曰國洪邁云邦之字
避以相代也之訓發左傳遇觀之否改孔門弟子鄭邦
謂觀變而爲否也後各帝諱於此曰鄭國邦異或作邦選文翁石室圖又作國選避諱改
也漢書引尙書曰以和萬國無教逸欲有國引論語曰
善人爲國百年熹平石經尙書曰安定厥國論語曰國
君爲兩君之好何必去父母之國張遷碑詩云舊國其
命維新皆避邦字惟史記邦內曰畿邦外曰侯漢書刑
法志以刑邦國又引詩曰萬邦作孚韋孟詩總齊萬邦
樊毅碑命守斯邦劉熊碑來臻我邦皆不避邦字左傳
引周書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引周詩曰王此大

國皆漢儒避改惟魏揚阜引尙書發和萬國晉潘尼引
論語一言而喪國則承襲漢儒傳本非避諱也 帝后
呂氏名雉呼雉作野雞封禪書云野雞夜雉其前篇云
有雉登鼎耳雉又不避雉字徐廣曰雉本作鷄

惠帝名盈諱盈之字曰滿左傳萬盈盈盈史記引作滿
數說苑敬慎篇引易天道虧盈而益謙四句盈皆作滿
儀禮聘禮記云發氣焉盈容漢註引作發氣滿容皆避
諱所改朱子論語集註亦作發惟史記盈而不持則傾
氣滿容蓋仍而未改也漢書麻律志盈元盈統不盈之類言盈者四十餘處何
休註公羊夫人孫于齊傳曰盈諱文其時惠廟已祧故

避諱錄

卷二

四

不諱也若景帝時有三茅君其長者名盈又韋孟詩負
戴盈路李陵詩獨有盈尊酒枚乘詩盈盈一水間盈盈
樓上女又乘柳賦云盈玉縹之清酒皆當避不避或曰
李枚詩皆後人擬作非西京舊文然韋詩枚賦則不皆
擬作也或當時臨文不諱至茅君以廟諱命名尤不可
曉
文帝名恒諱恒之字曰常改恒山郡曰常山恒農郡曰
宏農漢書引小明詩曰母常安息孔門弟子施之常字
子恒表語作字子常漢儒避諱改也
景帝名啟諱啟之字曰開改啟母石爲開母石漢書元

封詔又有啟母石之文則臨文不諱也又改夏后啟宋微子啟魯閔公啟方啟皆作開大戴禮四代篇引詩東有啟明啟亦作開又改啟藝節作驚法啟陽縣為開陽劉勰奏啟篇曰孝景諱啟故兩漢無稱至魏國箋記始云啟開

武帝名微諱徹之字曰通改徹侯為通侯蒯徹為蒯通韓愈云漢諱徹為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史記天官書氣來卑而循車通非以通為轍乎

昭帝名弗陵諱弗之字曰不陵無代字漢書王陵李陵不改其名

避諱錄 卷二

五

宣帝名詢諱詢之字曰謀又避嫌改荀卿為孫卿 帝父史皇孫名進以前字代

元帝名奭諱奭之字曰盛改奭苞姓盛鄒奭名赫 帝后王氏父名禁改禁中為省中 此外戚避諱之始

武帝名驚諱驚之字曰俊

哀帝名欣諱欣之字曰喜

平帝名衍諱衍之字曰樂

附新莽時尚書郎魯國孔莽改名均 莽父名曼改

縣曼縣為縣延

東漢

光武帝名秀伏侯古今注曰諱秀之字曰茂改秀才為茂才衡方碑攬英接秀逢盛碑苗而不秀皆改秀作喬孔羗碑叙其元秀張納碑旌秀異皆改秀字 帝叔父名良改壽良為壽張縣 案水經注作叔母此從漢書也

明帝名莊諱莊之字曰嚴改管莊為管嚴老莊為老嚴卞莊為卞嚴凡莊氏知莊助莊光莊諱莊安莊尤莊春莊忌皆改其姓為嚴氏惟嚴延年本姓嚴非因諱改又避嫌以辦裝為辦嚴後漢陳紀傳不復辦嚴卽時之郡風俗通河南應融義高聞之驚愕卽嚴便出則皆避諱改也漢書袁盎傳曰上益莊鄭當時傳曰鄭莊千里不

避諱錄 卷二

六

齋糧皆不避莊字孫叔敖碑莊王置酒以為樂莊作莊郭究碑嚴莊可畏莊作莊嚴祈碑兆自楚莊莊作莊惟武氏祠堂畫象書魯莊公不避莊字 按辨疑此碑在明帝前 國語稱楚莊王為嚴王魯莊公為嚴公曲沃莊伯為嚴伯左傳衛鍼莊子周禮小司寇註引作嚴子皆漢人避諱所改而吳章語解國語引莊子皆作嚴子盧能師諡曰莊後魏鄭道元水經注作嚴猶避漢諱何也

章帝名炁諱炁之字曰著

和帝名肇諱肇之字曰始 伏侯曰肇音兆許慎曰肇大註云和帝名肇不改京兆郡則以兆音為正 衡方碑肇先蓋堯之裔肇從及

係避改樊敏碑肇祖宓戲肇從戈則肇之正文也

殤帝名隆諱隆之字曰盛改伏隆為伏盛隆慮縣隆慮

侯皆為林慮韓詩與爾隆衝毛詩改作臨衝衝方碑綏

民校尉熊君碑皆改作隆王君石路碑省作隆丁飭碑

省作隆惟韓勅碑陰華山亭碑不避隆字一說隆衝臨

所傳本異

安帝名祐諱祐之字曰福 帝父清河孝王名慶侍中

慶純改姓賀氏

順帝名保諱保之字曰守漢碑保皆作保惟衡方碑保

鄣二城作保保乃保之正文非因諱改

避諱錄

卷二

七

冲帝名炳諱炳之字曰明史晨奏銘元德煥炳不避炳

字

質帝名續諱續之字曰繼帝堯碑張遷碑尹宙碑皆省

作續

桓帝名志諱志之字曰意婁壽碑作志曹全碑作志忠

卽志之正文惟劉脩碑作志似因諱而改又華陽國志

後漢書注皆云趙戒字志伯孔廟置卒史碑改作意伯

靈帝名宏諱宏之字曰大

獻帝名協諱協之字曰合

三國

魏文帝名丕以大字代 父名操杜操字伯度改稱杜

度 邵陵厲公名芳改芳林園為華林

吳大帝祖名鍾改鍾山為蔣山案三國志未 父名堅

甄本音堅吳人避嫌改其姓讀真其後秦避苻堅名隋

避楊堅名皆讀為真而陶甄字遂無堅音矣 太子名

和赤烏中改禾與為嘉與避嫌名也此諸國避 和子

歸命侯皓字元宗孟宗改名仁野客叢書晉東野語

晉

武帝名炎以盛字代 帝祖名懿以美字代王仲德名

懿改以字行 伯父名師改師傅為保傅太師為太宰

避諱錄

卷二

八

師姓為帥氏公師複姓為公帥氏軍師為軍司京師為

京都 父名昭以明字代改昭明宮為顯明昭歡縣為

邵歡昭武縣為邵武昭陵縣為邵陵昭陽縣為邵陽昭

穆為侶穆一作韶穆又作明穆稱王昭君為明妃莫韋

昭名改為昭案三國志有胡昭董昭與志有張昭魏

文章在歸帝便時與書未為立傳陳壽特為創始故改避時諱

懷帝永嘉五年東海王世子毘封毘陵侯改其郡縣為

晉陵

愍帝名業改建業為建鄴又避嫌改日建康改鄴縣為

臨漳

東晉

元帝名睿王元德名敬改以字行

明帝名紹王景文名紹改以字行 帝后庾氏母邱名茂虞茂改名預

成帝杜后名陵陽改陵陽縣為廣陽

康帝名岳改山岳為山岱岳州為建昌鄧岳改名嶽又避嫌改名岱

哀帝后王氏名穆之改以憲祖字行

簡文帝名昱孝武時避嫌改清陽縣為云陽 太后鄭氏名阿春改春穀縣為陽穀平春縣為平陽富春縣為

避諱錄

卷二

九

富陽新春縣為新陽宜春縣為宜陽壽春縣為壽陽以

春秋為陽秋晉人所以有皮裏陽秋之日又習鑿齒著

漢晉陽秋孫盛著晉陽秋檀道鸞著續晉陽秋孫壽著

魏陽秋意同陽秋之名皆昉於此

附桓溫改宛溫縣為宛暖 溫父名彘避嫌改平夷

郡平夷縣皆為平蠻夷道縣為西道夫夷縣為扶縣

夷水為蠻水 母孔氏名憲祖劉穆之避哀后王氏

諱改以憲祖字行至是又改以武生小字行

十六國 後趙石勒時國人呼羅勒為蘭香又呼香菜 勒從子

虎立改虎頭犖囊為龍頭犖囊中呼白虎犖為天鹿

後秦姚萇諱長為藏

宋

武帝名裕王敬宏名裕之褚叔度謝景仁張茂度皆名

裕改以字行 帝祖名靖孔季恭向彌皆名靖季恭以

字行彌以小字行

明帝名彧王景文名彧改以字行

順帝名準改平準令曰染暑令 準別作淮漢桐柏廟碑

又曰避趙宋相寇準名又曰避蔡京王珪父名皆非也

避諱錄

卷二

十

所改

齊

太祖名道成薛道淵名去道字 案齊東野語 蕭道先改

名景先王元成改名騫 帝父名承之陳承叔改名允

叔改承明門為北掖承華門為宣華

梁

武帝小名阿練呼練為綯 案梁劉勰文心雕龍作於齊

見故第三十九篇以練才操目他篇又有因練以練

才練於骨者無練必精練青溫絲等語皆不避練字

帝父名順之易革象曰順乎天而應乎人武帝詔作應

天從人避諱改也 案唐史思明朱泚五代劉守光夏趙

賈宋大中祥符七年改歸德府亦曰憲天其時王且向敏中為相亦何不考於經義耶

宣帝名譽音義劉孝綽傳引論語眾惡之必察焉二句

察皆作監蓋唐姚思廉仍梁史舊文未及改生其論有

姚察之名則直書作察察思廉父也

北魏

道武帝名珪避嫌改上邽縣為上封

太武帝名燾避嫌改平陶縣為平遙 子恭宗名晃魏

書避嫌稱前燕慕容皝之字曰元真

獻文帝名宏字本從弓從人今避作宏以大字代復宏農郡宏農縣

皆為恒農程伯達名宏改以字行成宏改名洪魏書稱

避諱錄

卷二

前秦苻宏為永道案十六國春秋苻宏傳未載其字宏為堅長子堅字永固其子不應又字

永道疑魏書永字誤北燕馮宏為文通宋書改沈泓為宏上皆從弓從人

此是 子咸陽王名禧高禧賜名祐

孝文帝名宏不避父嫌說見家諱第四條崔宏改以元伯字行李先

字宏仁改字容仁從人避嫌改

孝明帝名詡尉詡改名羽案鄒道元水經注淇水漾水陰溝水屢引虞詡之名不避

時諱其書當成於宣武時也

北齊

神武帝六世祖名隱趙彥深名隱改以字行 高祖名

泰字文泰改稱黑獺以小字行 父名樹生法曹辛子

炎諮事讀署為樹帝怒曰小人都不知避人家諱子炎以二名不偏諱對

北周

文帝名泰改泰平縣為太平泰昌縣為大昌蕭世怡名

泰改以字行庾信撰蕭泰誌改泰作太

武帝名邕叱羅邕改名協

隋

文帝名堅以固字代唐長孫無忌撰隋書稱苻堅為永

固永固堅字也帝祖名禎李季禎改以字行曰元操 父

名忠以誠字代兼避中字以內字代凡郎中皆去中字

避諱錄

卷二

改侍中為侍內中書為內史殿中侍御為殿內侍御置

侍郎不置侍中置御史大夫不置中丞以待書御史代

之改司憲中大夫為持書御史改漢中郡為漢川中郡

郡縣皆為內部中鄉縣為內鄉中牟縣為內牟中廬縣

為次廬中邱縣為內邱中江縣為內江雲中縣為雲內

褒中縣為褒內閩中縣為閩內復中郡縣為榆次稱中

國為神州開皇十三年曹子建碑引黃中通理作黃內

又以忠信為正信而長孫無忌撰隋書亦改忠節傳為

誠節始以身生隋世故入唐猶避其諱 子房陵王勇立為太子改勇士縣為健士

煬帝名廣以長字代改廣平郡爲武安廣陵郡爲江都
廣昌郡爲春陵廣安郡爲馬邑廣熙郡爲永熙廣化郡
爲河池廣武郡爲允吾縣廣德縣爲綏安廣川縣爲長
河廣通縣爲通義廣寧縣爲上蔡廣豐縣爲豐城廣年
縣爲永年廣宗縣爲宗城廣武縣爲豐林廣阿縣爲大
陸廣陵縣爲邗江廣饒縣爲東海廣潤縣爲靈武廣信
縣爲蒼梧廣安縣爲延安廣樂縣爲長樂廣恩縣爲洮
陽廣長縣爲修城廣威縣爲化隆廣洛縣爲金明廣福
縣爲安福廣城縣爲樂壽廣定縣爲蒲江長廣縣爲膠
水南廣縣爲南溪上谷郡廣昌縣爲飛狐春陵郡廣昌
避諱錄

卷二

三

縣爲棗陽丹陽郡廣陽縣爲南陽京兆郡廣陽縣爲萬
年汶山郡廣陽縣爲汶山河池郡廣化縣爲河池宋康
郡廣化縣爲義康武安郡廣平縣爲永平汶山郡廣平
縣爲左封秦州廣化郡汴州廣武郡益州廣漢郡陳畱
郡廣德縣安樂郡廣興縣汶山郡廣柔縣皆廢

高祖名淵以深汪水泉等字代改澶淵縣為澶水長淵
 縣為長水金淵縣為金水改歲陽大淵獻為大泉獻改
 顏子淵為子泉陶淵明為泉明楊淵為楊泉劉淵為元
 海薛道淵為道深趙文淵為文深蕭淵明為深明戴淵
 為若思鄧淵為彥海皆以字稱也又改崔浩字伯淵為
 伯深李潛字彥淵為彥深經典缺筆作淵淵澹淵亦作
 媛帝祖名虎呼虎為猛獸或曰於菟或以武字代如
 武賁武林之類皆是又改白虎門為白獸白虎通為白

避諱錄

卷三

武通龍虎軍為龍武銀虎符為銀菟虎膠為潛膠虎邱
 山為武邱又作獸邱太宗作晉史李延壽作南北史皆
 稱石虎之字曰季龍魏徵作隋書稱韓擒虎名去虎字
 姚思廉作梁書改王天虎名為天獸陳虎牙名為獸牙
 金石文字書虎作帛或作贊贊經典缺筆作虎或作虎
 虎書號為号號號號等字在旁或改作帛帛帛帛南
 史蕭正統傳有寧逢五虎及侯景傳有虎視之語則又
 不避虎字太公六韜及史記周本紀載文王獵解皆曰
 非龍非鄴非虎非罷無非熊字章懷太子注東漢書引
 史記乃作非熊杜甫詩亦曰田獵奮非熊又曰熊罷載

呂望白居易六帖於熊部獵部下部皆作非熊李潛蒙
 求亦曰呂望非熊皆唐人避國諱改也惟李善汪文選

於非有先生論引六韜曰非熊非罷非虎非狼於賓賦
 引史記曰非龍非虎非熊非罷其實六韜史記之文並
 不如是善亦唐人乃改而獨諱何耶至若管子古書也
 乃曰諸侯之子委質者以雙武之皮又曰以布武豹之
 皮以武為虎則唐人避諱所改 父名晒兼避丙字以
 景字代如丙科作景科丙丁作景丁丙令作景令丙夜
 作景夜皆是改邴氏為李氏丙粲本李陵後至是復姓
 李韓愈羅池廟碑其日景辰是避丙字賀慶雲表其日

避諱錄

卷三

丙戌則又不避 太子建成初立稱寶建德作寶德改
 建城縣為高安建陵縣為修仁兼避城字改晉城縣為
 晉安新城縣為新政鹿城縣為東鹿建德成誅遂除
 太宗名世民為秦王時高祖為改淳民縣為感義避其
 名也即位後二字不連用者不避故戴胃唐儉皆為民
 部尚書虞世南李世勣皆不改名貞觀石刻昭仁寺段
 志元蓋文達三碑皆不避世字房彥謙皇甫誕二碑皆
 不避世民二字至高宗始改民部為戶部世南先卒不
 改世勣名去世字北齊宋世良隋王世充名皆去世字
 所謂卒哭乃諱也高宗以後至五代唐世以代系字代

如治世曰治代世宗曰代宗是也民以人配字代如蒸
民曰蒸人富民侯曰富人侯柳宗元平淮夷雅表引蒸
民詩作蒸人捕蛇者說以俟觀人風者采焉又石刻記
曰李興眊也皆是章懷汪後漢書引詩角弓曰人之無
良以人易民亦避諱所改王應麟以為出自韓詩誤也
凡五世七世累世唐人皆以葉字代後人遂承用之又
書葉作葉金石文字缺筆世作世或作世卅民作巨或
作尺書葉作弃勤作勤葉作素凡漆腓棟棘等字皆從
之禮記曲禮蕙葉處末葉當作葉
唐石經避諱改字遂相沿至今書愍作愍或作愍繼
泄作洩洩潛緝作潛緝岷字亦有從氏者惟昏字上

避諱錄 卷三 三

從氏省作氏氏下也謂日下而昏本說文正字非避唐
諱所改江都魏志馮章靖云昏字本從氏避唐諱作
未博案與韻之緝文韻之蠡元韻之昏字本從昏惟元
韻之昏昏婚昏字本從昏非因唐諱改也詩賦自疾
今宋劉晏曰疾當作疾讀平聲與上聲叶唐人避諱改
作疾後仍其誤然則俾我疾兮多我觀者亦皆唐人所
改矣恐未必然惟維絲伊緝謂故褚遂良書太宗聖教
序云重昏之夜未嘗改民從氏也韓愈諱辨云今上章
及詔不開諱許勢謙機謂虎世攷貞觀二十三年改
洋州興勢縣為興道非諱勢字乎李延壽撰南史劉秉
不稱名而書其字曰彥節非諱秉字乎德宗九日賜宴
詩時此為極暇非諱機字乎愈之言不盡然也又貞觀

中廢潤州永世縣改富世縣為富義萬世縣為萬歲又
晉書天文志云天聰明自我人聰明以人代民南史錄
虞奇諫陳寶應書以世故作艱故不世作動俗庇民作
庇人劉勰傳自生靈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唐詔令錄
許敬宗舉賢良詔亦以生民作生靈吏民作吏人隋書
百官志有領人酋長以人代民房喬撰晉書李延壽撰
南史許敬宗撰詔魏徵撰隋書皆在貞觀時不是後人
追改則太宗二字不連用之說亦未盡然也且太宗之
諱不獨唐代敬避即孟蜀石經世作世民作巨皆仍開
成之舊又石晉時劉煦唐書段顏合傳贊曰希代之士

避諱錄 卷三 四

也亦避世作代前蜀王氏已稱帝而所立龍興寺碑言
及唐諱亦皆缺筆後晉相里金碑宋卜謹伏義女媧廟
碑孫冲序絳守居園池記碑遇民珉字皆缺末筆攷之
唐人文集卻不盡然如韓愈賀即位表曰以和萬民白
居易有道州民樂府皆不避民字隋書經籍志攷四民
月令作四人而齊民要術仍作齊民顏真卿書東方朔
畫贊曰棄世登仙文選所載夏侯湛原文本作棄俗此
乃改而彌諱皮日休鹿門隱書云五帝之世民知化而
不知德又與元徵君書云懼來世聖人責乎無意於民
皆世民二字連用案劉知幾史通不避世字其論李百
藥齊書曰變世祖為文襄改世宗為

武成書其世字而不語褒貶有別是後百葉不遂
時諱也其世字引書目則世本世說見於篇其第五
篇以世字為書中世字如春之世高惠之世
不下二十餘處又曰民者與也而南言民無得而稱焉民
到於今稱之皆一以人代民一則直書民字是太宗二
名皆不諱也其引古人則石虎劉曜鄧淵張淵石顯蕭
子顯韓顯宗高堂隆景皆直書其名惟伯淵李彥
龍蟠直書其字其泛言虎淵等字則曰書虎不成虎踞
龍蟠而用顯微顯海隱顯幽顯等字亦不下十有餘
處皆不用同義字不究於顯宗顯明皇顯名者所不
避又不獨太宗諱也然史通稱晉公曰嚴公稱楚
莊王曰嚴于遠避諱明之名而於本朝不諱殊屬怪
且知幾以明皇諱諱改以字行嫌且改避諱基正名絕
不顧忌是諱於問安小禮而不顧父母之養惡得為孝
子哉然亦可見唐初國諱視後世禁制尚為疎略矣

避諱錄

卷五

五

高宗名治以理字或制字代改治書侍御史為御史中
丞稱前代此官為持書侍御史案漢設治書侍御史自
魏晉至梁陳皆因之梁
書顏協傳父見遠為齊治書侍御史是也北周改司憲
中大夫隋諱中字始改持書侍御史唐初因之高宗避
嫌名改為御史中丞金石華編謂持書起於漢別無治
書之名則誤矣顏真卿家廟碑謂見遠為持書侍御史
齊代尚無持書之稱蓋避諱改也開元改諸州治中
二十四年隨履溫碑素日難治亦作難持改諸州治中
作司馬別駕長史治禮郎為奉禮郎避嫌稱長孫稚之
字曰承業又改其名曰幼南史成於高宗時晉汜毓字
稚春避嫌改作幼春齊孔稚珪名去稚字明皇剛定月
令曰野雞入大水為蜃又曰野雞始雛改雉為野雞皆
避治字嫌名也經典缺筆作治唐詔令錄許敬宗舉賢

良詔以疏治作致政成治作成化蓋後人追改惟章懷
注文選曰至理之至不代出陸贄引尚書曰與理同道
罔不興又曰晉從罔理是避治字裴度撰諸葛武侯祠
堂碑云無治人之術不避治字其銘云待人而理則又
以理代治韓愈策問曰堯舜垂衣裳而天下理又曰無
為而理者其舜也與是避治字愈潮州上表曰朝廷治
平日久曰政治少懈曰巍巍治功曰君臣相戒以致至
治舉張行素曰文學治行為眾所推平淮西碑曰坐以
治之則又不避蓋憲宗時高廟已祧故不諱策問之諱
循舊例也至唐書載新羅王獻織錦詩曰治物體含章

避諱錄

卷六

六

治則正當高宗時文苑英華作理字為是英華又載神
功元年崔沔舉賢良策用世字治字其時武后雖已革
命不應便用唐諱當是李昉等編書時所改 太子忠
立改中郎將為旅賁郎中允為內允中書舍人為內史
舍人忠廢復舊 太子宏本從弓從公今
避作宏下倣此卒諡孝敬皇
帝改曲阿宏氏為洪氏李含光本姓宏易為李改宏農
縣為恒農宏靜縣為保靜宏化縣為安化宏文館為昭
文宏教門為崇教稱溫彥宏之字曰大雅徐宏敏名為
有功韋宏機名去宏字開元七年復 章懷太子名賢
改集賢館為崇文 則天皇后武氏名鑒自制字音照

改詔書為制書待詔為待制鮑照為鮑昭懿德太子重
照為重潤劉思照為思昭澗山普照寺中宗改為普光
后祖名華字本從改華州為大州廣德元年復崔華改
名元暉后父名士護韋仁約以約護音近改名思謙后
母楊氏魏真幸避其諱改名元忠

中宗名顯以光明字代改湖州顯山為峴山稱高宗顯
慶年號為明慶顯顯甫改名昭甫後周宇文顯和神龍
二年為其孫舉立碑去顯字韓愈袁州上表曰顯榮顯
煩舉韋顛曰顯映班序柳宗元樂曲曰義和顯耀乘清
芬元和時廟主已祧故不諱也 帝后韋氏父名元貞

避諱錄

卷三

七

寶懷貞改以字行曰從一

睿宗名旦改旦作旦但垣性重暨字皆從之景丁景
字又改作景張仁亶避嫌改名仁愿善囑開評云蔡君
頭上從口洪景盧自書其表德景字頭上亦從口均非
也蓋由唐人避諱改景作景蔡洪作字多孽唐碑故沿
襲用之非不知景頭當從日也然以宗子讓皇帝名
人而用唐諱改字究難免下學之議

憲裴行儉諡憲唐書本傳作獻裴安道諡忠憲開元二
十九年神作忠獻凡諡有憲字者
唐碑多避作獻

明皇名隆基隆以盛字代基以根本字代隆缺筆作隆
基缺筆作基或省作其又太一十神有君基臣基民基
竝改作基稱高宗永隆年號為永崇陽帝唐隆年號及

唐隆縣名皆改唐安又改隆山郡為仁壽隆州為閩中

隆康縣為普康隆龕縣為崇龕隆山縣為彭山昌隆縣

為昌明化隆縣為廣威盈隆縣為盈川隆陽縣為南川

隆化縣為寶化隆慶宮隆慶池皆為興慶大基縣為河

清基城縣為祐川帝弟岐王隆範薛王隆業名皆去隆

字改隆昌公王為崇昌楊隆禮名崇禮案信懷憚神龍
元年卒號隆闡

法師天寶二年南詔大禮國王世隆初立以名犯太宗

立碑不避上諱案魏宗紀世隆作
酋龍避諱改也改鄭崇基為崇

明皇廟諱停其冊禮案魏宗紀世隆作
酋龍避諱改也改鄭崇基為崇

業豆盧承基為承業裴光庭祖名仁基張九齡撰光庭

碑曰大父仁去基字兼避箕姬幾機幾等字改箕州為

儀州箕城縣為西華姬處遜改姓周劉知幾改以字行

曰子元改臨機縣為臨高李林甫序明皇月令曰璿樞

玉衡改機作樞敬宗寶曆元年正月帝主祧遷後不諱

故開成石經自高宗至明皇凡四宗之諱皆不缺筆以

祧故也惟高祖太宗二主不祧故終唐之世皆避其諱

然後唐明宗詔改少帝冊文內基字作宗則又避及前

朝廟諱矣

肅宗名亨以通字代經典或借作亨張守節神奉先寺
碑記書高宗威

皆作亨或省作亨元結之祖名亨顯真御撰次山墓表

稱其字曰利貞文苑英華載先天二年蘇頌冊文曰開

避諱錄

卷三

八

者泰也周不亨亨當作亨肅宗天寶二載方改此名不
應預避當世後人追改帝初名紹韋紹改名綱韓紹宗
改名繼宗

代宗名豫以樂字代或以裕字代復豫州為蔡州改豫
章縣為鍾陵豫寧縣為武寧兼避預字改宿預縣為宿
遷蘇源明名預李元恭名豫皆以字行呼薯蕷為薯藥
金石文字或省作豫或改作豫帝初名儉書叔作封
德宗名适兼避括字改括州為處州括蒼縣為麗水經
典缺筆作适括

避諱錄

卷三

九

順宗名誦以詠字代經典缺筆作誦又避嫌改刑律關
訟日關競昭宗時宜者摘李磻疏中語犯帝廟嫌名磻
引禮律以奏得不坐

憲宗名純改純化縣為慕化純義縣為正義韋純改名
貫之嚴純改名休復李行純改名行謹崔純亮改名行
範王純改名紹程純改名宏馮純改名約董純改名和
經典缺筆作和省屯作毛肺作肺帝初名淳改淳州為
藥州遷淳縣為清溪淳風縣為從化省淳于氏曰于氏
陸淳改名質柳淳改名灌韋淳改名處厚

齊東野語誤
陸淳淳柳淳之

韋淳淳之純

穆宗名恒以常字代改恒山恒農作常與漢諱同又以

恒山為平山經典缺筆作恒協律郎鄭恒改名通
敬宗名湛經典缺筆作湛或作湛湛甚等字皆從其鄭
茂諱避嫌改名茂休

文宗名昂開成石經左傳文公宣公卷內昂字不缺筆
以生則不諱也韋昂改名重案野客叢談云文宗諱昂
宋魏會要作宋混非也
帝初名涵書函作函鄭涵改名澣
武宗名暎改名炎避偏旁改談作譚淡作澹餞作餞
作噉改啖氏為澹氏順宗子經本封鄭改為覃王賈炎
改名嵩會昌末帝又自改其名為炎帝初名灑書塵作
厘漚漚字從之李灑改名回陸灑改名灑

避諱錄

卷三

十

宣宗名忱兼避諱字韋諶改名損穆諶改名裕
哀帝名祝改太常樂器祝名為擘

後梁

太祖曾祖名茂琳改茂名縣為越常兼避戊字缺筆作
代改日辰內戊字為武 祖名信以實字代改信都縣
為堯都 父名誠以確字代兼避成字以完字代改武
成王為武明成德軍為武順義成軍為義順義成鎮為
宣義告成縣為陽邑文成縣為屈邑武成縣為武義又
避城字以牆字代改城父縣為堯父樂城縣為樂氏鄜
城縣為昭化考城縣為戴邑豐城縣為吳臯棗城縣為

藁平阜城縣為漢阜臨城縣為房子潞城縣為潞子黎
城縣為黎亭襄城縣為苞葦韓城縣為韓元翼城縣為
澮川耶城縣為萬安晉城縣為高都陽城縣為濩澤應
城縣為應陽豐城縣為吳高長城縣為長興樂城縣為
樂清堯城縣為永定唐城縣為漢東葦城相城胙城密
城鄭城絳城蒲城郟城等縣皆去城字以單名為縣改
城門郎為門局郎東都城為東都州城隍廟為牆隍廟
經典成城字皆缺末筆作忒城又避嫌稱翰林學士承
旨作奉旨

後唐

避諱錄

卷三

十一

莊宗祖名國昌改昌明縣為彰明昌江縣為平江延昌
縣為延唐義昌縣為柳義西昌縣為須城益昌縣為益
光孝昌縣為孝感金昌縣為唐山博昌縣為博興改南
平高季昌名為季興 郭崇韜父名宏改宏文館為崇
文此朝廷避大臣家諱之始
明宗名亶楊擅以偏旁犯之改名光遠

後晉

高祖名敬瑭敬以恭字代金石畧稱唐王知敬作知恭 改敬氏為文
氏宋文瑭之祖本敬氏改姓 或為苟氏兼避竟唐字改竟陵縣為
景陵唐城縣為漢東唐昌縣為彭山唐山縣為橫山行

唐縣為永昌陶穀本姓唐改姓陶氏 帝曾祖名璟兼
避景影字 祖名彬以班字文字代 父名紹雍兼避
昭字邕雖字改後唐莊宗雍陵日伊陵劉昫舊唐書稱
顏杲卿祖昭甫名去昭字

後漢

高祖名知遠張昭遠名去遠字魚崇遠改名崇諒折從
遠改名從阮趙遠以字行曰上交 帝高祖名滿兼避
滿端端瑞等字改臨湍縣為臨澗 會祖名昂兼避印
仰等字 祖名僕兼避異撰撰等字 父名璵兼避典
字

避諱錄

卷三

十一

後周

太祖名威改威勝軍為武勝史威改名懿曹威改名英
李洪威改名洪義馬令威改名令琮郭崇威名去威字
帝高祖名璟南唐李景通改名璟避諱復名景 父
名簡孫方簡改名方諫
恭帝名宗訓向訓改名拱

十國

吳越 吳 閩 後蜀

吳越錢鏐國人避嫌呼石槨為金櫻金履祥先世本姓
劉避嫌改為金氏劉氏或又改為婁氏辟羅隱書稱劉
表為婁荆州又改留氏為田氏謂畱住為駐住子元瑾

立國人謂一貫爲一千石

吳揚行密據揚州州人呼苻溪爲菱溪蜂蜜爲蜂糖其

父名怵與夫同音改大夫爲大卿或但云光祿大御史

大或缺筆作夫行密女適劉氏者行密子溥爵位封尋陽長公主有墓誌存兩夫字皆缺末筆

閩王審知避嫌名改沈氏爲尤氏子鱗立以綾爲花絹

後蜀孟知祥祖名察蜀石經書察作宐書左傳祥字缺

筆 父名道蜀檣机改作獻

避諱錄

卷三

三

避諱錄卷三終

宋

太祖名匡允下一字本從肩匡以正字輔字代允以裔

字代改匡氏為至氏政和間以非人臣允氏為嗣氏

呂餘慶名允改以字行新唐書改程昌允為昌裔復匡

城縣為長垣兼避暉恒醜鞠等字經典缺筆作匡盾匡

或作匡禮部韻畧去平聲陽部內去王切一十三字去

聲震部內羊晉切一十二字避嫌名也宋世賣香印者

但鳴羅而不呼以音近太祖諱也 帝始祖名元朗上

字本從上從元以真字至字代改孔子元聖諱為至聖

避諱錄 卷四

老子元元諱為混元改北方七宿元武為真武水師元

冥為真冥元楊之次為真楊太元經為太真元默為真

默歲陽元戈為真戈司馬法夏孫奭孟子疏以鄭元作

鄭元畢士元改名士安新唐書孔穎達傳子志元名去

元字幸相世系表朗以明字代楊延朗改名延昭改朗

州為鼎州朗池縣為營山兼避縣懸浪等字改藥名

元胡索為延胡索本朝云避真宗諱改非高祖名眺

改謝眺名作眺腹避眺眺眺等字又改眺作眺 曾祖

名斑兼避廷庭等字 祖名敬以恭欽字代文彥博本

姓敬避石晉諱改姓文後復姓敬至是又改姓文江蘇

之有文章之文誤矣今在相見也宋世賣香印者且又

改敬姓為若氏或為恭氏王居敬改名星安高宗御書

石經敬事而信用下敬上敬皆作欽行不為敬事君敬

其事敬皆作敬兼避竟境鏡警等字改石鏡縣為石照

崇文總目載顏真卿韻海鏡源改鏡作鑑 父名宏殷

上一字本從弓宏以洪大字代又改作引引糾泓字並

從今今避作宏宏以洪大字代又改作引引糾泓字並

作糾泓宏擬改姓洪氏吳越錢宏佐宏傑宏五代史

皆去宏字表忠觀碑作仁佐南漢劉玢初名宏度弟晟

初名宏熙五代史改宏作洪李宏義改名孺贊復宏道

縣為營道改宏文館為昭文唐書李德裕傳有韋宏質

嘉祐六年制策引作韋賢避諱去宏字又誤質為賢也

韋賢漢人殷以商湯字代改殷氏為商氏元商挺其後也又

殷悅改姓湯氏書唐殷亮為因亮夏王李奐殷改名奐

興改殷州為商州殷城縣為商城殷水縣為商水高宗

御書石經論語殷因於夏禮殷作商他經或缺筆作殷

殷 帝第四子名廷美趙美改名贊

太宗名昺其字音耿又有睿音趙睿改名鎔兼避頰頰

耿懌等字初名匡義避太祖名改光義弟光美又避帝

名改廷美國王李光睿改名克睿楊光美名去光字

復益光縣為益昌改舍光殿曰會慶楊義改名信李懷

避諱錄 卷四

二

義改名懷忠新廷義改名廷訓沈義倫名去義字改義陽軍爲信陽義武軍爲定武招義軍爲招德崇義軍爲崇信彰義軍爲彰化感義軍爲感德招義縣爲招信軍富義縣爲富順監北義州爲儀州南義州爲南儀州義豐縣爲蒲陰義陽縣爲信陽義川縣爲宜川義清縣爲中盧義章縣爲宜章義寧縣爲信安義倫縣爲宜倫義賓縣爲宜賓義興縣爲宜興歸義縣爲歸信孝義縣爲中陽柳義縣爲桂陽方義縣爲小溪通義縣爲眉山信義縣爲信宜全義縣爲興安廢感義義昌等縣又避嫌改汝川縣爲漢川畢士安父名父林奏請改避朝議以

避諱錄 卷四

三

二名不偏諱不聽則宋初偏諱嫌名猶不甚重也真宗咸平以後不避義字故僧夢英書高僧傳及贈詩碑皆書宣義大師之號真宗名恒初執筆作恒後改以常字代恒氏改姓常氏恒山爲常山改千文恒岱爲泰岱改藥名恒山爲常山常山即兼避恒等字高宗御書石經恒作恒又作恒蜀漆也論語得見有恒者恒作常朱子周易本義四書集註不避恒字其時真廟已祧故也帝初名元侃楊侃改以大雅字行 帝后劉氏仁宗立爲皇太后祖名慶石慶孫改名元孫父名通改通直郎爲同直郎通州爲崇州通

判爲同判通進司爲承進司通奉爲中奉通事舍人爲宣事通州爲崇州通利軍爲安利軍明道間復舊

仁宗名從元兼避貞禎禎徵等字改禎州爲惠州稱唐魏徵作魏諡宮徵之徵或作祉昏禮納徵政和禮作納

成司馬先書儀作納幣書唐貞觀年號爲眞觀或爲正觀五代史書吳乾貞爲乾正書南漢禎王劉保興爲祥

王石保貞改名保興又避正蒸等字王珪上書謂正月爲端月宮中謂正月爲初月呼蒸餅爲炊餅嘉祐初

胡瑗侍講至元亨利貞帝爲動色瑗徐奏曰臨文不諱趙師民侍講亦不避貞字帝曰眞古儒也慶厯二年褒

城文宣王廟碑書貞珉作溫珉高宗御書石經貞作貞

李昉王旦皆諡文貞後以避嫌名改呼文正非本諡也

案岳珂程史嘉慶定間有雷氏休清古琴者索錢百萬將成賈矣鳳沼內有唐貞元十一年題字貞字缺末雷玩察其賈雷唐人不應預爲昭陵避諱者大慙頗減其直然則余撰是錄不獨可證史氏之謬卽世之暗買骨董者亦當奉

避諱錄 卷四

四

爲胡目金鏡矣英宗名曙王曙改以字行曰晦叔兼避抒樹榭澗等字改發誓曰發誓都部書爲都總管汴京學士院有

太宗飛白玉堂之誓四字蔡京摹刻杭州奏去之誓字

曰玉堂胡顯爲德司一尉格目忘書名顯怒責其不署時盛怒充其爲唐改誓預爲誓藥至是故呼山藥雍

講也顯竟不敢問

唐改誓預爲誓藥至是故呼山藥雍

講也顯竟不敢問

唐改誓預爲誓藥至是故呼山藥雍

講也顯竟不敢問

唐改誓預爲誓藥至是故呼山藥雍

講也顯竟不敢問

錄以貞女樹為正女木避仁英二宗嫌名也水經注豫章以樹氏都因學紀開引作以木氏郡蓋都應作郡乃鄭氏之誤而木則王氏避諱改也帝初名宗實周惇實改名敦頤張茂實改名致德祐初度宗升祔禮臣議諡實字以犯英廟舊名改定曰度 帝父漢安懿王名讓以遜字代高宗御書石經孟子無辭讓之心讓作遜

神宗名頊兼避旭勛等字陳旭改以升之字行東軒筆至試開封舉子有用蓄字者其副王介謂記嫌名效以禮部韻未定此諱介爭不已御史張戡程顥并彈之皆罰金御史中丞呂公著議為太難遂奏赦介主判蓋公著方不樂於效也

哲宗名煦兼避昫昫咻等字帝初名傭程頤侍講至

避諱錄 卷四

五

南容三復白圭內侍曰上舊名也頤不聽案名既曰初容為傭之嫌名乎漢宣帝詔曰其更諱詢謂諱在命前肯教之見既改之後即原名本字亦不諱矣宋代一帝之名改至再三可勝避乎其端皆開於官官妾借延巨無有以漢詔正之者程子不諱內侍之言可謂以禮事君矣 帝陵曰永泰改福州永泰縣為永福 高太后父名遵惠詔諱其名紹聖元年除

徽宗名佶兼避結鄧等字高宗御書石經佶作仕蔡京備徽宗無上徽宗問何以知之京曰於佶名上加一國字之指則名也佶字也遂罷佶不用京之陰險如此京敗後則名佶者亦不為人君二字謂京有不知臣之心雖苦佶言亦平日好以字畫佶人之報也 元懿太子名塲兼避甫字滕甫以字行名元發更字達道鄧潤甫以字行名溫伯更字聖求錢勰字穆甫人呼

為錢穆去甫字或以穆四呼之

欽宗名桓改桓圭為植圭桓公為威公兼避克九獄淮崔垣等字紹興二年改桓氏為巨氏清波雜志書桓溫作巨溫其見經傳者以威武為義讀曰威以同旋為義讀曰旋以植立為義讀曰植皆不改易本字高宗御書石經恒作恆又作恒

高宗名構兼避勾邁觀姤迥响穀購構等字陳邁以字行名亨伯勾濤之姓仍其字更其音勾光祖加金作鈞勾紡加系作絢勾謹加艸作苟勾思改作章句之句勾龍大淵去勾作龍朱史勾龍如淵傳云本姓勾芒以避御名改案勾乃構之嫌名是避構作

避諱錄 卷四

六

朱子周易本義姤卦註云故為遇以遇代姤避嫌名也

孝宗名昀以謹字代兼避慎屢等字改慎縣為梁縣慎德秀改姓吳朱子四書如慎獨子之所慎註皆用謹代全引經文如先慎乎德慎於言人姓如慎子仍用本字 帝父楚王名元偁吳偁改名偁

光宗名惇兼避敦等字張敦禮改名訓禮敦頤改名頤正當停改以字行曰宏父李燾續通鑑稱周敦頤去敦字始蘇韓墩壑黎中都人避嫌呼曰韓村黎凡地以墩名者吳人皆改呼曰坡 后李氏名鳳宮中呼鳳

仙花為好女兒花

寧宗名擴兼避郭廓曠霍等字謝廓改名直

理宗名昀兼避勻馴等字又避嫌改筠州為瑞州

附西夏趙元昊父名德明稱宋明道年號為顯道仁
宗改明道三年為景祐元年亦避元昊父諱也范仲
淹與元昊書稱後唐明宗為顯宗

遼

太宗名德光改光祿寺為崇祿寺

聖宗名隆緒道宗壽隆五年慈悲庵幢壽隆作壽昌年
號不避祖諱民間諱之何耶

避諱錄

卷四

七

興宗名宗真改女貞為女直兼避貞禎等字平章政事
蒲察通初封宗國公後避改任國

天祚帝名延禧避嫌改興宗重熙年號為重和姚景禧
改名景行

金

金太祖名同鈞今上名上一字宋紹興十四年避金祖嫌名改

岷州為西和州又宋臣張同金名改名書先子充國公

名宗雋興宗皇統八年避其嫌名改濬州為通州

熙宗名亶改亶字上從面下從且孫郎庚議說見後

海陵王太子名光瑛宋紹興中避其諱改光州為蔣州

世宗名彥 改彥即縣為杞縣 父睿宗名宗輔宗瑞修
改姓姬改宗州為瑞州宗安縣為瑞安 太子顯宗名

允恭弟衛紹王允濟改名永濟宗室思恭改名思敬白

彥恭改名彥敬承安五年刻鄭康成碑改張恭祖為欽

祖又避嫌改共城縣為河平縣縣為寧陽武功縣為武

亭案章宗泰和六年孫昉改熙宗諱宗瑞字宗瑞蓋宗

偏旁充統世宗諱雍作雍顯宗諱允作允改允字

不學之過也書從面且唐人避睿宗諱有比諱法崇下

成字允作允始於北魏近世俗書尚有沿之者

章宗名璟張燾避嫌改名煒

衛紹王名永濟改永興縣為德興濟陽縣為清陽張永

改名特立閭詠避嫌改名長言尹安石避嫌改姓師侯

師尹避嫌改名摯

宣宗名珣梁詢諱避嫌改名持勝 莊獻太子名忠張

行忠改名行信

哀宗名守緒賈守謙改名益謙

元元代尚質命名多用國語故名地名人名國諱而改者甚少

武宗名海山程文海改名鉅夫

附德真明玉珍改珍州為真州

明

太監字國瑞方國珍改名谷珍吳國興改名良吳國寶

避諱錄

卷四

六

改名禎丁國珍改名玉胡廷瑞改名美案明代避諱之
令甚寬太祖名元璋而上元慶元廣元等縣張元禎鄒
元標鄧元錫等名皆不避元字又高州高郵高安上高
臨高等府州縣不避仁宗諱祁州及祁陽鎮江鎮遠等
府縣不避英宗諱深州深澤縣不避憲宗諱日照縣不
避武宗諱萬載縣不避穆宗諱獨國瑞二字開國諸臣
皆令改避然寧國興國瑞州瑞昌等府州縣又不改而
後代安國王國蔡國珍朱國祚王瑞劉瑞海瑞王邦瑞
等名亦不避國瑞字意者起事之初太祖嘗以字行故
軍中避之卽真後始弛其禁故地名人名皆不改避

避諱錄

卷四

九

成祖名棣改棣州爲樂安無棣縣爲海豐

世宗名厚煜張璉避嫌改名孚敬

神宗名翊鈞改鈞州爲禹州

光宗名常洛改常州府常熟縣常皆作嘗洛陽洛南洛

容洛川等縣洛皆作雒

熹宗名由校改校尉爲官旗檢校爲檢較凡校字皆改
作較惟學校改稱學政

莊烈帝名由檢又改檢較爲簡較巡檢爲巡簡 帝長

子慈娘立爲太子刑部王事賀娘改名世壽

避諱錄卷四終

家諱

避諱之禮雜見於禮經者曰卒哭乃諱始禮○喪禮葬未卒哭以前猶用事生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之禮故卒哭乃諱其名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舊而諱新自寢門至于庫門禮弓○事生之禮已畢事鬼之禮方始已矣高祖之父親盡當諱者不諱而諱新死入門而問諱者之入他人之門必問稱諱如見親祭義○上不諱下故其諱恐得柔於主人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禮○少孤不聞父母王父母兄弟世父叔

避諱錄卷五

卷五

一

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雜記○父之祖父母父之伯叔本不合諱因父在已亦從父而諱之若已之禮不諱嫌伯叔父之姊妹已本當諱非從父而諱也禮不諱嫌名曲禮○嫌名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名字之同音者檀弓○不偏諱謂以二凡祭不諱廟言徵言徵不言在字為名者可單言一字凡祭不諱廟中不諱教學臨文不諱玉藻○凡祭祭登時廟中祭家諱後學詩書不諱禮不諱詩書之文君所無私諱家之諱也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諱若字名士字大夫與大夫言名士字大夫於大夫所著公諱無私諱玉藻○在君前士之生者沒者皆稱名大夫之生者稱名沒者有諱則稱諱無諱稱其字在大夫前士之生者皆稱字公諱本國先君之諱也過而舉君之諱則起

與君之諱同則稱字雜記○誤稱君諱則起立不變不人與君之所諱者夫人之諱雖質之君前臣不諱也禮曲同名則稱其字

不避於君前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與從

祖昆弟同名則諱雜記○母之尊長子於宮中諱之妻側則不諱也若母妻尊長與已之從婦諱不出門大功

小功不諱曲禮○內諱不出於外

顏氏家訓曰禮云見似目瞿聞名心瞿有所感觸惻愴

心目若在從容平常之地幸須申其情耳必不可避亦

當忍之猶如伯叔兄弟酷類先人可得終身腸斷與之

絕耶蓋知聞名須有消息不必期於顛沛而走也凡避

避諱錄卷五

卷五

二

諱者須得其同訓以代換之桓公名白博有五皓之稱厲王名長琴有修短之目不聞謂布帛為布皓呼腎腸為腎修也梁武小名阿練子孫皆呼練為絹乃謂銷鍊物為銷絹物恐乖其義或有諱雲者呼紛紜為紛烟有諱桐者呼梧桐樹為白鐵樹便似戲笑耳凡文與正諱相犯當避其有同音異字不可悉然呂尙之兒如不為上趙壹之子尙不作一便是下筆即妨是書皆觸也昌黎韓子諱辨曰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

南澠曰若不明白子與實且得罪愈日然律日二名不
偏諱釋之者日謂若言微不稱在言在不稱微是也律
日不諱嫌名釋之者日謂若禹與雨邱與藍之類是也
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
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
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
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諱不諱嫌名康
王釗之孫實為昭王曾參之父名哲曾子不諱昔周之
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何如諱將諱其嫌
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為通不

避諱錄 卷五

三

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為野雞不聞
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諱勢
秉機也惟宦官官妾乃不敢言論及機以為觸犯士君
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藝之於律稽
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為可耶為不可耶凡事父母
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
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
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
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官妾則是
宦官官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避諱之論載於前學者所當遵守而勿泥也晉荀息
濟河而禱日曾臣彪以臣名君廟中不諱也楚子伐宋
申犀見王稱無畏知罃對楚王日外臣首鄆陵之戰樂
鍼日書退華耦來盟日先臣督樂盈辭於周行人日陪
臣書日其子厲以子孫名其祖父公所無私諱也孔子
父名紇母名徵在作春秋書臧孫紇出奔邾臨文不諱
也論語云杞宋不足徵某在斯二名不偏諱也曾子父
名哲日昔者吾友湯裘而弔不諱嫌名也唐李翱父名
字皆以茲代孝過
會子不足法也孟子父名激與告子論性日激而行
之可使在山是教學不諱也魏曹植詩云脩坂造雲日

避諱錄 卷五

四

既不避父操之嫌名其子志奏議云幹植不强并不避
其父之本諱三國志載吳人語日功以權成斥其主權
之名而不避可見漢魏以前國諱家諱皆不甚重晉宋
以來家諱始嚴然宋明帝名或其子蒼梧王復名昱北
魏獻文帝名從弓其子孝文帝復名宏是嫌名猶不避
也降至唐宋避之滋甚若晉王舒父名會辭會稽內史
詔改會為鄧宋范蔚宗陳王廓皆以父名泰不拜太子
詹事唐源乾曜祖名師民不拜太子少師裴胄父名京
不拜京兆少尹李涵父名少溫不拜太子少傅竇會父
名至忠不拜中書舍人韋聿授祕書郎以父嫌名換司

議郎蕭德大幾少時以家諱換太子右衛率都公綽授禮部尚書以祖諱正禮換兵部薦復父名衛授晉王行軍長史以行音近衛改其銜爲統軍長史衛誅授鄭穎觀察使以銜內一字同家諱乞改授宋李建中父名昭不入昭文館呂希純父名公著不拜著作郎胡瑗修國史以避祖名不拜張沆父名餘慶辭知慶州李若拙父名光贊辭太子贊善雖非公爾忘私之義猶曰焚黃告廟時聞名心懼非人子所忍故宋世朝令有除官日自陳家諱者準以次官擬授或有出特旨改避者如慕容彥釗父名章吳廷祚父名璋皆拜使相制麻中改同

避諱錄

卷五

五

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同二品沈與求湯思退二相父皆名舉改提舉書局爲提領會公亮父名會改勘會爲勘當蔡京父名進改平準務爲平貨務皆出自朝廷恩命猶可說也至范鎮父名度撰仁宗實錄以度量爲尺量則鎮自避其家諱也嘉定十六年制策以遺詔爲遺詔則避時宰家諱也夫以實錄制策而避臣下私諱均失行文之體惟安吉簽判蔣良貴爲鄆守趙希觀撰修城記用浩浩字犯宰相父名趙欲易之良貴力爭不可聞者此之最可怪者唐裴德融父名皋不得於主司高錯下登科崔夢成父名龜從不得錄歸仁澤於貢籍李賀

父名晉而不得舉進士韓昌黎作文辨之舊唐書猶議其純穆則一時橫議可知矣五代盧文紀父名嗣業屏屬官于鄴不見至鄴憂畏自經盧亦坐貶楊彥朗父名石欲更屬吏石昂之姓曰右至昂棄官而去宋韋翼父名樂生平不飲酒不務歡劉溫叟父名岳終身不聽音樂不游五嶽徐積父名石平生不用石器不踐石地遇石橋令人負而過其迂執至此猶謂其爲父母之名也至北齊熊安生通名於徐之才和士開以之才父名雄士開父名安遂自稱曰觸彌生宋蔡京當國薛昂戒家人避京名犯者笞責偶自犯家人以爲言乃舉手自擊

避諱錄

卷五

六

其口又蔡經國以經京音近奏乞改名純臣章惇爲相安惇自稱其名曰享方岳以趙葵父名方遂改姓方又爲邱岳屬吏復改名巨山屠節避賈似道之名書其銜曰知春陵州事改用道州古稱元李班避右丞相葉李之名書其銜曰福建道宣慰使班而去己之姓此則諛佞成風不知人間有羞恥事矣善哉胡康侯之論曰後世不明春秋之義有以諱易人姓者易人名者愚者迷禮以爲孝諱者獻佞以爲忠忌諱繁名實亂而春秋之法不行矣今擇歷來避諱之可爲法戒者彙錄於後漢劉安父名長所著淮南子凡言長以修字代司馬遷

父名談作史記以趙談為同子張孟談為孟同惟李斯傳有韓談因其人為宦者故不諱晉王羲之宗正卿覽之會系也故蘭亭敘書覽作攬父名正書正月為初月或作一月餘皆以政字代如足下意政同之類以詩云今茲之正月令云仲春班馬正皆與政通故借用也宋范蔚宗父名泰作後漢書書郭泰鄭泰名皆作太北齊劉縉父名照一生不為照字以炤字代梁劉勰祖名靈父名尚作文心雕龍原道篇曰性靈所鍾詮賦篇曰義尚光大皆不避家諱北魏酈道元祖名嵩作水經注曰嵩慈嵩岳孫嵩劉嵩嵩梁山皆不避祖諱唐陳子昂撰

避諱錄

卷五

七

父有周居士陳公墓誌云公諱元敬高祖方慶曾祖湯祖通考辨自高祖以下皆直書其名惟父加一諱字劉禹錫自傳云曾祖凱祖鏗亦直書其名惟父緒加一諱字所謂不逮事王父母則不諱也後世為先人作行狀借他人銜名填諱者非杜甫父名閑詩集無閑字集中宴王使君宅詩云爾是杜甫父名閑詩集無閑字集中宴王使君宅詩云爾權卜夜開諸將詩云爾閃朱旗北斗間不諱嫌名也云卜夜開乃上夜開之誤北斗間乃北斗殷之誤無炎武曰開殿字與閑原不相犯韓愈文集不避仲卿二字二名不偏諱也宋富弼父名言不辭右正言韓億父名保樞億及子絳纘皆歷任樞密不以私廢公也王安石父名益所著字說無益字蘇軾祖名序文

集以序為敘或作引而以字序為字說張芸叟父名蓋表云此乃伏遇皇帝陛下以此乃字代蓋字此皆避家諱之可法者又晉王述拜揚州主簿請諱述曰先祖父名在海內述蓋之孫承之子也內諱不出門餘無所諱唐相崔羣父名稹屬吏陸鎮以音近請改名瑱羣不許韓皋尹京北祈雨讀祝縣官恐犯其諱矜持過甚稱官銜畢誤呼先相公名德宗相也皋之父皋但慘然命重讀竟不之罪宋杜衍帥并州包拯知開封吏請家諱皆曰吾無所諱惟諱枉法賊吏悚而退家諱在我人何與焉此尤可法者也至梁謝舉莊之子宋趙葵方之子聞諱必哭桓敬道溫之子聞

避諱錄

卷五

八

溫酒而泣臧逢世嚴之子覽嚴寒而悲既為過禮若盧志毓之子問陸機遜之子曰遜抗與君遠近答曰如卿與毓斑庚爰之翼之子謂孫放盛之子曰諸孫大盛答曰未若諸庚之翼翼何易無忌之子與殷孚淳之子共食孚羹盡易云益殷葦羹孚曰何無忌諱謝超宗鳳之子問王慈虔之子曰卿書何如虔公答曰如雞比鳳慈與蔡約與宗之子入寺禮佛約曰眾僧今日可謂虔虔慈應聲曰卿如此何以與蔡氏之宗彼此各以家諱相諱問者固疎答者亦褻皆不可以為法况超宗闖劉道隆鳳毛之語至於走匿而獨不為他人諱乎其受侮實自召也又若梁王亮俊之子

惡屬吏累其罪遂啟代之吏造見曰下官以犯諱被
代未知明所諱若為攸字若為德字當作無敬尊傍犬
敬足聲也尊去足為大傍加首若是有
首傍加大是猶字為大傍無敬尊若是有
心攸字是德字無心攸明知諱彼說云德也乞告示亮蹠
而走唐李訥父名建訥除浙東路出淮楚郡守盧罕遣
使送膳使名與訥父同訥大怒即鼓棹去罕聞之命駕
往謝且管其使訥去意益堅罕度不可留怒曰大約下
人名建者多公何怒之深也遂拂衣而去訥亦無如之
何杜甫乘醉謂蜀帥嚴武曰不謂嚴誕之乃有此兒武
怒曰杜審言孫敢捋虎鬚武母恐其言賢遣甫歸峽

避諱錄

卷五

九

言之失幾至殺身宋趙康凝為令嘗以家諱刑人崔丞
相允規之曰聞名心懼但有聲感豈可管人康凝不改
卒罹淮甸之禍徐申為郡守自諱其名責屬吏不當用
申府字吏曰此事申府不報便當申監司申戶部申臺
申省申來申去直待身死即休申雖怒甚無以罪之凡
此皆忌諱過甚者也夫避諱過甚致自諱其名尤出情
理之外如出登為州守諱燈為火值元夜吏榜於市曰
本州依例放火三日趙宗漢諱漢子為兵士其妻供阿
羅漢子授漢書家人謂夫人供阿羅兵士郎君讀兵士
書錢良臣名戎家眾勿犯其子讀孟子改其文曰今之

所謂翁翁古之所謂民賊也趙時杖發判平江凡書判
決杖吏避其名皆以紙帖杖字其謬至此若韓舉病瘡
命醫傳藥醫曰天寒膏硬舉笑曰韓舉實是硬富弱少
日有呼名而詬者或告之彌曰天下安知無同姓名者
是真宰相度矣明杭州守錢塘令皆名仕貴令請改名
守曰汝我名皆父命也何可改真豁達之見也

顏氏家訓曰古者名以正體字以表德名終則諱之字
乃可以為孫氏呂后微時嘗字高祖曰季袁種字其叔
盜日絲案史記曰君能日飲毋何漢書曰絲能日飲古
呼字之理當何二史所載不同雖古不諱字斷無以姪對叔
以史記為是王丹與侯霸子語字霸曰君房江南至今

避諱錄

卷五

十

不諱字也河北士人全不辨之尙書王元之兄弟皆號
名人其父名雲字羅漢一皆諱之其餘不足怪也宋張
光叔曰昔人有誠後生不可稱前輩之字此忠厚之至
也然一時出於至誠未暇深考字所以表德也古人以
為美稱般人以諱事神而後有字案諱始於周左傳曰
以前無諱也儀禮子祭父云敢昭告於考伯其父稱字
光叔誤記也近世子由與坡公多言子瞻兄陳了齋師事龜山簡
中稱中立先生非若今世既諱其名又諱其字也愚案
白虎通德論曰聞字即知其名字依名立正所避其名
也何諱之有子思子作中庸兩言仲尼稱祖字也屈原

作離騷云朕皇考曰伯庸稱父字也至後生稱前輩若七十子之事孔子至矣子貢謂叔孫武叔曰仲尼不可毀也猶曰與大夫言名士字大夫禮載之矣子禽謂子貢曰仲尼豈賢於子乎則與同學言亦未嘗諱長者之字字固古所不諱也子貢又曰他人之賢者邱陵也孟子亦曰泰山之於邱垤二于皆論孔子事獨忘其名印而斥言之乎諱施於君父師不與也名且不諱况字乎然時有古今未可泥論孔子稱弟子曰回曰賜皆呼其名孟子稱公孫樂正則皆曰子或曰論語弟子所記故稱名孟子自作故稱子然曰回也賜也則非記者諱師弟一也百餘年內稱謂已別况數千

卷五

五

年後必欲反古是猶為學三年歸而名母不亦慎乎後人名字之外各有別號古所無也不必泥於瀕瀆之稱子瞻子齋之稱中立但稱別號曰東坡曰龜山斯得之矣然史例書字號非特筆不書如學者稱為龜山先生之類今人棄字不稱其人雖甚著名後世秉史筆者僅知名號非得家傳無由查考而字遂不傳亦一嘆也天戴禮記曰上古不諱正天名也白虎通德論曰上古之時所不諱者何尙質也春秋左氏傳曰周人以諱事神疏曰自殷以往未有諱法諱始於周禮檀弓曰卒哭而諱疏曰古者生不相諱卒哭乃有諱諱也又曰日月

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註曰死則諱其名故為之諱所以代其名也張光叔曰今人往往有台諱尊諱之語非是生日名死曰諱載之禮經稱生人名乃曰諱不祥之甚也然漢宣帝初名病已元康二年詔曰今百姓多上書觸諱以犯罪者朕甚憐之其更諱詢諸獨諱在令前者赦之一詔之中三言諱字是生亦稱諱也諱者避也漢詔諱作避解帝自言之非臣下可稱御名為諱光叔所論未為不當諱在氏傳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官則廢職以山川則諱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

卷五

五

廢禮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天戴禮記曰太子生然後卜名上無取於天下無取於陸古地中無取於名山通谷無拂於鄉俗是故君子名難知而易諱也顏氏家訓曰今人避諱更急於古名子者當為孫地吾親識中有諱襄諱友諱同諱清諱和諱禹交疏造次一座百犯聞者辛苦無慘賴焉以上三說皆言命名時即當為後日避諱者計至顏氏謂襄友同清和禹等字不可命名則無字可命矣即顏氏以之推為名何嘗易避勢必如孫林四子以重音重寔音實鉅音鉅莖音莖為名及武嬰音嬰劉龔音龔製一字然後可免後人相犯是則高叟言詩之說也

洪容齋曰碑誌之作本孝子慈孫欲稱揚其父祖之功
德播之當時垂之後世當直書其名無所避隱然東漢
諸銘載其先代多祇書官如夏承碑云東萊府君之孫
大尉掾之中子右中郎將之弟李翊碑云梓柯太守曾
孫謁者孫從事君元子之類是也自唐及本朝名人文
集往往祇稱君諱某字某王荆公爲多殆與求文揚名
之旨爲不相契愚案文集諱名其說有二一重其人爲
先德不書其名後世自有可考一以諛墓得金文過其
實恐後世訾議而已之文又不能不存故諱之以滅其
迹二者皆非也諛墓而匿其名固非厚道重其人而諱

避諱錄

卷五

五

其名亦非違觀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人之命名原欲
藉德功言以傳不朽使後世婦孺皆能直呼其名則其
名傳矣避諱云者爲其子孫聞名心懼恐觸其哀思也
不逮事父母卽王母之名禮尙不諱非其子孫何諱之
之有若謂後世自有可考甚不足恃如史漢之楚南公
董公雒陽吳公之類史失其名從何而考碑誌不書操
史筆者又何所據是欲傳其人之名實妬其名之成也
凡此皆後世避諱之說誤之也故著其論於篇末云

避諱錄補正

漢

昭帝名弗陵以二名難避且長安霸陽茂五帝陵號不可改也但諱弗之字曰不故雲陵平陵二縣皆帝所置不以爲嫌而霸陵高陵等縣皆仍其舊

東漢

光武帝避叔父廣陽王良名改壽良縣爲壽張水經注誤叔父爲叔母壽良縣爲壽良聚

三國

吳大帝會祖名鍾避嫌改鍾山爲蔣山鍾名不見於三

避諱錄

補正

國吳志惟宋書符瑞志載鍾爲堅之祖則權之會祖也

前刻祖上脫會字

隋

煬帝名廣改廣陽門爲顯陽

唐

宋初范質戒子姪詩曰深泉薄冰又曰堯舜理宇乃沿襲用之非避高祖高宗諱也

中宗名顯改隋顯仁宮爲昭仁顯德殿爲明德

十國

楊行密時揚州人呼杏爲甜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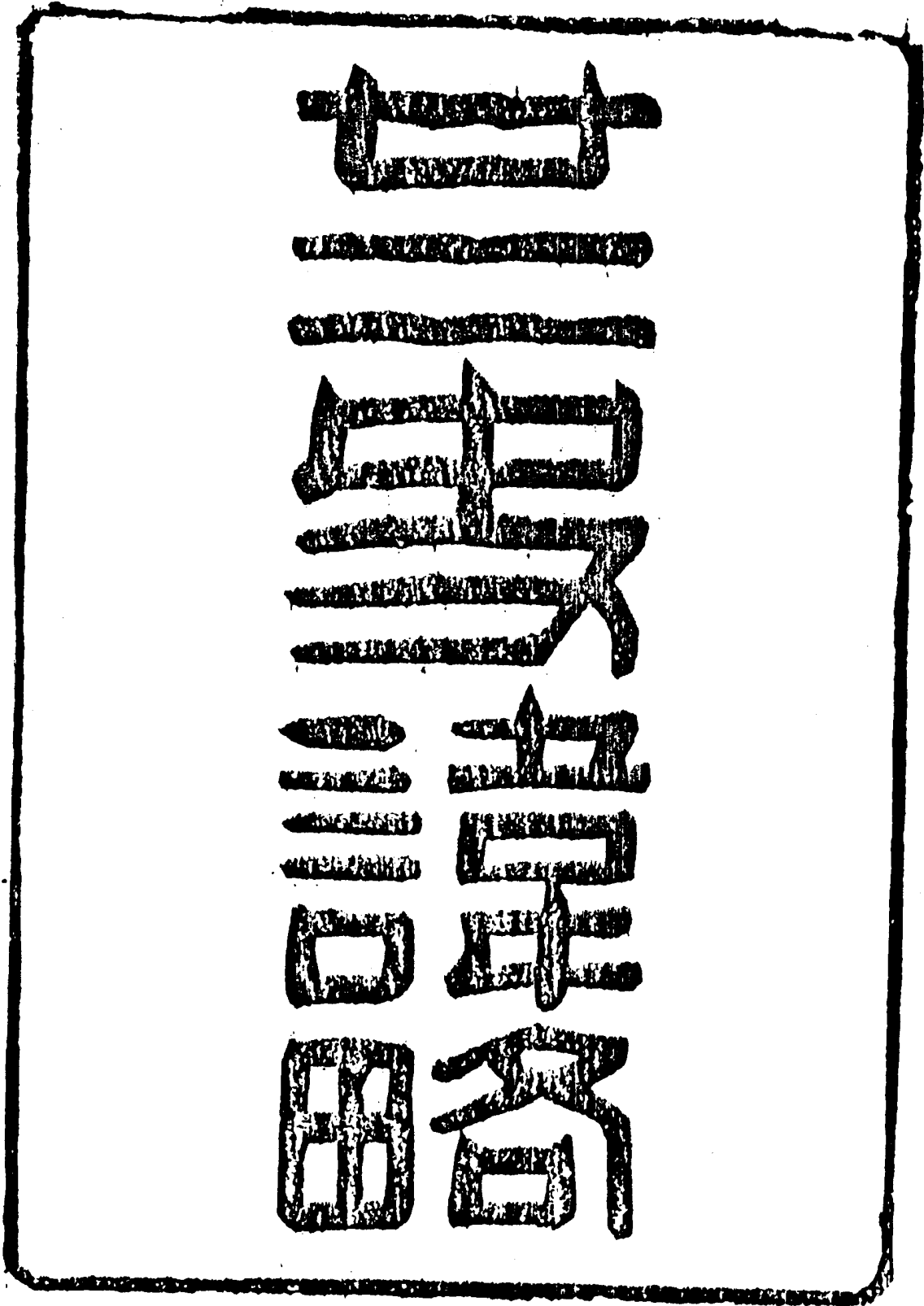
宋

王應麟詩攷序稱匡衡爲康衡避太祖諱也
英宗以嘉祐七年立爲皇太子其時歐陽修奉敕撰唐書於地理志常明宣三州土貢薯蕷皆去草作薯預不避東宮嫌名又澧州土貢恒山藥草並不避真宗廟諱何邪

避諱錄

補正

二



宋餘懷學古有獲於歷朝典禮隨叩輒應僅指四千
餘年不遺一髮法器古物金石文南北宋雕木渠一
萬目斷語如山強記之材固勝而於其搜總學尤必
有道也坡老聞人肄習書輒以記幾亭名爲問讀書
吃緊諒不在此然較襲一二寬博語爲通明者不大
有閒哉憶昔與友同覽宋板書一碧眼胡曰北宋余
曰當是南宋眾未見服碧眼胡強爲請故余曰構爲
高宗諱廓爲甯宗嫌諱北宋人安得預避之眾遂以
孝先腹筒繆爲推許此特近代帝諱人人能記顧余
世更諱略序

絕無之也排纂既成刻存家塾陽曲友人張思孝時
遊西湖未回邀渠觀覽必能益我吁二友者吾卅年
僅遇之人嘗勉余琢月雕雲爲無益事而余而赤心
領竟不能讀一卷有用書以副良友之望誠可愧也
序此並書以自警云幔亭周渠

世更諱略序

二

古蒲周 樂慢亭輯

字甫曰闕先聖慮焉無文之質難詔後人乃為區別
姓氏名字以為御繁之道考上古雖至尊與庶民不
異無所謂避諱也或曰堯舜號也非名也有謂堯舜
為謚謚起於周唐虞夏殷詎有所謂謚哉姓氏猶簡
詎有所謂字哉四岳舉舜有鰥在下曰虞舜讀此已
知堯舜為名也竹書白虎獨斷路史姓苑率多牽合
不足取信夏禹之世太康仲康少康凡三康樂名履

癸湯父名主癸湯自名履又名天乙其後有四乙太
丁未立武乙之子又稱太丁其以丁稱者凡七仲雍
名虞仲孫又名虞仲厲王名胡釐王名胡齊君臣祖
係未嘗引避周官小史掌邦國之志實世系辨昭穆
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鄭氏注先王死日為忌名為
諱有官詔之使人不得犯也大戴記周始制謚開避
諱之端矣然於專則避於通則否死後則避於生前
則否臣子愛慕君親不能不以謚代耳傳稱不以山
川不以名物避諱之義如此已盡若後世最廣最放

則縛文也

姬周不避諱故克昌厥後發揚蹈厲誦詩讀書於昌
發誦三字俱不諱穆王名滿定王之孫亦名滿夷王
名燮唐叔虞子亦名燮蔡仲名胡厲王亦名胡平王
名宜曰晉靖侯亦名宜曰匡王名班曹昭公亦名班
簡王名夷曹僖公亦名夷哀王名去疾晉頃公亦名
去疾威烈王名午魯襄公曹悼公晉定公皆名午桓
王名林山林之林不避襄王名鄭鄭國之鄭不避景
王名貴富貴之貴不避元王名仁仁義之仁不避周

立謚法雖開避諱之端而世子及公侯伯儼然與天
王世祖並名其時制猶未定與

附考象曰琴朕弒朕秦以前通稱朕霍光傳師古
注古者室屋高大通呼為殿又人臣亦通稱行在
郡守之尊稱本朝亦謂之郡朝又有以縣令而稱
朝者陵墓古亦通稱至南北朝王公以下始禁稱
又呼萬歲古亦不避如馮煖馮煖傳所載
是也且以萬歲為名者凡數見卓文君誄相如之
辭曰永託為妃兮不恥當鑪書譜王義之云假令

寡人此之若此她與寡人亦不避區分既立又當
遵行勿犯矣否則周敬王名丐越君名不壽馮婦
徐夫人莊暴擊錯范痤漢唐以來馮劫温疥朱龜
程疵史冤孫讎施讎容疾樊疾原家侯範變小孫
朱聖人唐堯虞舜商湯諸可詭之名於今尙可爲
名乎

孔母徵在孔子言徵不言在言在不言徵齊魯論語
多門弟子編述曾不避師名子思作中庸屢稱祖君
之字孟父徵公宜孟子於三字亦不避

世宗諱略

三

附司馬遷父諱談以同代之改張孟談爲孟同陸
機父抗杜預父恕張華父平束皙父詒王羲之祖
正父曠杜甫父閑韓愈父仲卿司馬君實父池歐
陽脩父觀蘇洵父序朱熹父松各避家諱闕筆別
體如義獻帖凡正月作初月或作一月他正字皆
以政代之是也坊本不校竟有不避者暴書亭集
少陵七律第三五七句末一字參用三仄無重複
若世本杜詩則重者不少須知是世本之誤千文
必求智永之元本觀之則律召調陽不致譌律昌

赤壁賦必求東坡白書之元本觀之則吾與子之
所共食不致譌共適此文史所以貴善本而讀古
之不可以質質也久矣

宋武公司空改司空爲司城晉傷侯名司徒改司
徒爲司功此避諱之始也

秦莊襄王姓嬴諱楚改楚爲荆謂楚人爲荆人始皇
諱政並避正改正月爲端月此避嫌諱之始也

附杜甫李白互呼名從周茂叔遊直呼師之字唐
宋師友間尙質猶如此嫌諱之說殊可不必

世宗諱略

四

西楚霸王項諱籍字羽改籍爲談或改典改籍姓爲
席以聲相近也

漢太祖高皇帝劉諱邦字季改邦爲國如書協和萬
邦改協和萬國論語爲邦百年改爲國百年俱見引

孝惠帝諱盈改盈爲滿昌后諱雉改雉爲野雞太宗
孝文皇帝諱恆恆改爲常改恆農爲弘農恆山爲常

山陳恆爲陳常西京人上書避恆字甚嚴皆以常代
之孝景帝諱啟改陳啟爲陳開啟母闕爲開母闕世

宗孝武帝諱徹徹皆改爲通蒯徹改蒯通孝昭帝諱

弗陵後更諱弗凡弗皆改為不昌邑王諱賀避否無
考宣帝父史皇孫諱進宣帝即位後始避進以前字
代之此避廟諱之始也宣帝初諱病已後諱詢凡詢
皆改而兼避詢荀改荀子為孫子孝元帝諱爽凡爽
皆改為盛孝元皇后王氏父諱禁改禁為省謂禁中
為省中宮禁為宮省成帝諱驚凡驚皆改俊哀帝諱
欣凡欣皆改喜平帝諱衍凡衍皆改樂孺子諱嬰更
始帝諱玄避否俱無考

漢自平帝元始四年王莽字巨君擅政佈威天下避
世更諱略

莽諱者二十年如劉莽自改其名為劉均之類

附王莽傳劉之為字卯金刀正月剛卯金刀之利
皆不得行此逆莽謬說亦見莽不識字劉从卯聲
也柳世多誤从卯梅氏字彙準字註吳中劉大
參稱博學斷工問準字公隨口以木卯答之坐客
以指畫凡曰此楊柳之柳哄然一笑按準俱俗
字不足深論柳當是木傍卯若木傍卯說文並無
其字當時客之匡正劉之自悟並梅之引證究竟
祇考定了一俗字終昧繆一正字

漢世祖光武帝諱秀字文叔改秀才為茂才秀異為
茂異顯宗孝明帝諱莊改莊王為嚴王莊公為嚴公
莊侯為嚴侯莊子陵為嚴子陵莊君不為嚴君平肅
宗孝章帝諱炘避否無考孝和帝諱肇凡肇皆改為
開兼避兆照改兆民為萬民照臨為燭臨孝殤帝諱
隆改隆慮為林慮孝安帝諱祐改祐為助或改為祐
父清河王諱慶又改慶氏為賀氏少帝諱懿順帝諱
保冲帝諱炳質帝諱續桓帝諱志靈帝諱宏幼帝諱
辯獻帝諱協皆無考昭烈帝諱備字玄德後帝諱繼
世更諱略

亦無考

六

附漢韋孟相楚作詩寤楚王戊不諱邦字漢伍被
傳引麥秀歌不諱秀字劉歆傳改名秀以應讖賈
誼傳稱秀材俱不避惠帝諱益昭帝諱弗過時多
不諱或者傳寫之訛耶董子三對策皆不諱邦字
過時竟不諱矣

魏高帝曹諱騰太帝諱嵩嵩木姓夏侯為騰養子曹
姓曹魏武諱操字孟德文帝諱丕字子桓明帝諱叡
皆無考都陵公諱芳改芳林園為華林園高貴公諱

元帝諱煥亦無考

吳武烈帝孫諱堅長沙王諱策大帝諱權字仲謀廢

帝諱亮景帝諱休文帝諱和後帝諱皓皆無考

晉宣帝司馬諱懿字仲達凡懿皆改為美景帝諱師

改師為宰改太師為太宰改師氏為師氏文帝諱昭

凡昭皆改為明改昭武為邵武改昭君為明君改昭

穆為韶穆又為明穆武帝諱炎字安世凡炎皆改為

盛惠帝諱衷懷帝諱熾皆無考愍帝諱業改建業為

建康東晉元帝諱睿明帝諱紹成帝諱衍康帝諱楨

世更諱略

七

穆帝諱暉哀帝諱丕廢帝諱爽簡文帝諱昱孝武帝

諱暉安帝諱德宗恭帝諱德文皆無考

附自逆莽詔天下名皆用一字天下奉行三四

百年晉宋間多用之字為助辭如胡毋輔之子

名謙之王氏一門羲之子徽之徽之子植之於之

字非有義山助辭耳否則父子胤孫豈同行列耶

爾時公卿名兼之字者不可勝數殆亦此意

宋武帝劉諱裕字德興少帝諱義符文帝諱義隆孝

武帝諱駿前廢帝諱子業明帝諱彧後廢帝諱蒼王

諱昱皆無考順帝諱準沈約宋書平淮令王準之皆
作淮管莊諸書準字因追改淮

附宋明帝多忌諱改駟字為駟以駟類禍一日臣

下宋景文入朝忘其忌偶言白門明帝大怒曰白

汝家門又袁粲舊名慙限門反為袁門限反為慙

取限門門限以厭之劉悛舊名忱臨儻為劉臨臨

為忱亦用反語厭之

齊高帝蕭諱道成字伯紹武帝諱曠文帝諱長懋廢

帝諱昭業少帝諱昭文景帝諱道生明帝諱鸞後廢

世更諱略

帝東晉侯諱寶卷和帝諱寶融皆無考

附武帝於青溪立宮號為舊宮時人為之反語曰

窮廡蓋窮廡為舊廡窮為宮也

梁追尊文帝蕭諱順之武帝諱衍字叔達簡文帝諱

綱高宗昭明帝諱統安帝諱歡廢帝諱棟元帝諱繹

閔帝諱淵明敬帝諱方智後帝諱莊皆無考

附一說簡文時曾避綱剛等字故道書有天罡然

亦無據豈悉晡乖等字始於方士六孤僧伽等字

本之佛氏皆非經典所載考古者烏得根之字彙

聖字注云舊木闕非闕也於六書之義無當故善

本字書不取

後梁宣帝諱譽昭明第三子明帝諱歸靖帝諱琮皆無考

陳道寶景帝陳諱文讚武帝諱綱先字興國昭烈王

諱道譚文帝諱蒨廢帝臨淮王諱伯宗宣帝諱顛後

帝長城公諱叔寶皆無考

附陳後帝叔寶反語為少福蓋少福反為叔福少

反為寶也

世更諱略

九

趙光文帝劉諱淵字元海少帝諱和昭武帝諱聰隱

帝諱粲後主諱曜皆無考

後趙明帝石諱勒字季龍廢帝諱弘武帝諱虎字世

龍少帝諱世前廢帝諱遵後廢帝諱鑿後主諱祗皆

無考

魏元帝冉諱瞻悼武帝諱閔皆無考

燕武宣帝慕容諱廐文明帝諱毓景昭帝諱儁幽帝

諱暉皆無考

秦武惠帝苻諱洪木蒲氏略陽氏人改姓苻景明帝

諱健廢帝諱生文桓帝諱雄宣昭帝諱堅字承嗣皆

平帝諱丕高帝諱登後主諱崇皆無考

附堅姓从甘與符別誤書者往往混為一如揚雄

之誤楊干寶之誤于輒令古人昧其姓近有自昧

其姓如呼古因胡為古月人亦余為人未木易楊

為木易音十章為立早書俞成何不知从公从那

書商成商不知从育从合雖士大夫亦復不免徐

文長離其名曰田水月核其實胃从爾从因非田

世更諱略

十

又見真諱諸書離合體隱姓文中偃息盛本玩執

周書又云人可考立下早試檢字書曾胡并不入

月部楊與驚俱無其字乃知六書愈當討論而楷

體不復存經籍之舊也信然矣志古者其奮興之

退之有云作為文詞宜略識字

後燕武成帝慕容諱垂文明帝諱毓第五子也惠閔

帝諱寶昭武帝諱盛昭文帝諱熙惠懿帝諱雲皆無

考

後秦景元帝姚諱弋仲魏武王諱襄無考昭武帝諱

長并避長字改長安為常安文桓帝諱興凡興皆改
為昌後主諱泓無考

西燕先主前燕景昭帝僞之子諱泓威帝諱冲燕將
段氏諱隨嗣主諱顛少帝諱瑤廢帝諱忠後帝諱永
皆無考

南燕獻武帝諱德甃之少子也後帝諱超皆無考

成始祖景帝李諱特秦文王諱流武帝諱雄哀帝諱
班廢帝諱期皆無考

漢獻皇帝諱讓而李氏武帝雄之叔父昭文帝諱壽

後主諱勢皆無考

涼太祖張諱軌高祖諱寔太宗諱茂世祖諱駿世宗

諱重華廢主諱曜靈威主諱祚冲王諱玄觀後主諱
天錫皆無考

西秦烈祖乞伏氏諱國仁高祖諱乾歸太祖諱熾盤
後主諱暮末皆無考

附昭王名取安王名驕漢成帝名驚陳文帝名蒨
涼冲王名玄觀秦後主名暮末有乖典重皆近不

莊又漢唐以來如陳龜任蝦錦被翠鴛鴦文醜盧

醜妾志姿得寒貧師顏陰夫人蔭夫人闕豎王戲

趙楚陸疾補珍珠王元寶之數名者俳諧可引又

女子名有可詭者廬陵長公主南弟晉惠帝后賈

南風郁超妻周馬頭庾會妻諸葛文虎謝石妻諸

葛文熊庾和妻謝僧要羊輔妻王僧首播於文史

晉人任誕如此

後涼景昭王姓呂諱婆樓懿武帝諱光隱王諱紹靈

帝諱纂文帝諱寶後帝諱隆皆無考

南涼烈祖禿髮諱烏孤康王諱利鹿孤景王諱儉檀

避否無考

北涼王段氏諱業無考

西涼公李諱弇簡公諱昶太祖諱嵩良王諱歆後王

諱恂皆無考

後北涼太祖沮渠諱蒙遜哀王諱牧健後主諱無諱

避否無考

按無諱名義或與石敢當相類若漢印姓吳名諱

不知於義何取

北燕追尊元帝馮諱和宣帝諱安文成帝諱跋昭成

帝諱弘皆無考

其追尊元帝劉諱訓芝景帝諱虎宣帝諱豹桓帝諱

倫辰武烈帝諱勃勃南匈奴之後赫連氏是也廢帝

諱昌後帝諱定皆無考

魏追尊始祖神元帝拓拔氏諱力微至孝文帝改稱元氏文帝

諱沙漢汗章帝諱悉鹿平帝諱綽思帝諱弗昭帝諱

祿官桓帝諱猗苞少帝諱普根穆帝諱猗廬幼帝諱

又平文帝諱鬱律惠帝諱賀儔煬帝諱紇那烈帝諱

翳槐昭成帝諱什翼犍獻明帝諱寔道武帝諱珽明

世更諱略

三

元帝諱嗣太武帝諱濛南安王諱余景穆帝諱晃文

成帝諱濬皆無考獻文帝諱弘改弘農郡為恆農郡

凡典籍中弘字皆以大字代之孝文帝諱宏宣武帝

諱恪孝明帝諱詡少帝諱釗文穆帝諱勰孝宣帝諱

劬孝莊帝諱子攸前廢帝諱暉節閔帝諱恭後廢帝

諱朗武穆帝諱懷孝武帝諱脩文景帝諱愉文帝諱

寶煬廢帝諱欽恭帝諱廓東魏孝靖帝諱善見皆無

考

附魏有安州生子名同同生子又名屈此祖孫重

名也林邑楊邁子亦名邁漢書王侯表廣陵王之

子名德生子又名德隋襄陽處士羅靖生子又名

靖俱不可解再說文有魏無魏楷體既興遂以有

山者為魏高以無山者為郡姓不知漢八分碑刻

尙無單書魏者非加山於上即坐山於下宋張有

為林墟母書墓碑篆魏作魏據請去山張有曰吾

手可斷字不可更若張有可謂識字每見今人呼

魏姓曰表鬼箋解魏伯陽參同契之末篇云委時

去害與鬼為鄰二句中隱魏字不知參同契元本

世更諱略

四

係四句委時去害依託邱山循游塞廓與鬼為鄰

伯陽豈自繆其姓哉箋解者又詎知依託邱山一

句正非閒文哉

北齊追尊文穆帝高諱樹神武帝諱歡字賀六律文

襄帝諱澄字于惠文宣帝諱洋字子進廢帝諱殷孝

昭帝諱演武成帝諱湛後帝諱緯田帝諱延宗幼主

諱恆皆無考

附考以三文為字非特賀六律皆晉桓玄字神靈

寶張天錫字公純殷五代屈突無為字無不為再

考一文為字者范睢字叔屈原字平陳勝字涉劉邦字季項籍字羽袁盎字絲枚乘字叔朱雲字游焦延壽字頌公孫弘字季鄭當時字莊羅靖字禮顏師古字籀是也

周追尊德帝宇文諱肱文帝諱泰字黑獺閔帝諱暹字陀羅尼明帝諱毓武帝諱邕字彌羅突宣帝諱贊靜帝諱闡皆無考

隋追尊武元帝楊諱忠并避中字凡忠皆改為誠如死忠稱死誠是也唐太宗詩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

廿二史諱略

五

臣此太宗少時避隋廟諱凡中皆改為內如改中央為內境中原為界內改毛詩中陵為內陵中國為神州宮中為宮內中使為內使改滎陽郡中牟縣為內牟馬邑郡雲中縣為雲內是也文帝諱堅凡堅皆以剛字代之於奏符堅稱其字曰永固皇太子諱勇凡勇皆改為健明帝諱廣入唐諡廣為煬故後稱煬帝廣自為太子時凡廣皆以長與大代之如改廣川為長河之類其餘郡縣之名有廣字者悉改廣間改靈武廣恩改洮陽廣平改永年少帝諱浩成帝諱昭恭

帝諱侑東都恭帝諱侗皆無考

附楊堅國號隨謂齊周以來不違宿居因去是為隋不知隨安步也吉莫大焉隋說文云裂肉也不祥莫甚焉且隋音妥無隨音墜之不學殊堪喙噓今人川隨侯珠事亦書隨作隋則又誤矣元次山諡煬帝曰髡佩觿謂之僻字

唐追尊興聖皇帝李諱高即西涼太祖也興聖帝孫為獻祖皇帝諱熙懿祖諱天賜避否皆無考太祖諱虎凡虎皆稱獸捕虎曰捕獸伏虎曰伏獸後遂改虎

廿二史諱略

五

為武武牢關武賁之士是也又於故後趙石虎稱其字曰石季龍又改虎膠為濟膠世祖諱昞兼避丙改丙為景如景子景中景戌之類高祖諱淵字叔德改淵為深或為汪改陶淵明為陶深明又為泉明省梁閔帝蕭淵明為蕭明改溥淵泉為深泉改淵哉為汪哉於漢劉淵稱其字曰劉元海太宗諱世民改世為代或為系改民為人如改世本為系本世系為代系典籍中世字皆作世或作冊改民部為戶部長民黎民道民皆改為人民亦勞止改為人亦勞止唐諸

帝廟號有代宗而無世宗代卽世也高宗諱治音池
改治爲理治國爲理國治天下爲理天下又爲制天
下文武百司治所爲理所韓文諱辨不聞又諱治天
下之治爲某字乃是制天下俗本譌爲治讀古者又
不暇詳辨宰制天下一語見之史漢林西仲韓文起
云公文中竟用治字亦屬未檢不知元本實此制也
退之豈不遵廟諱不審字音之人哉中宗諱顯改顯
爲光睿宗諱且凡且但字及坦字皆避孝敬帝諱弘
不聞避弘按弘高宗之子立爲太子者二十年被武

廿更諱略

氏鳩襲高宗追稱爲孝敬皇帝以父追尊其子亦奇
哉孝殤帝諱重茂不聞避讓帝諱憲亦不避玄宗諱
隆基改隆爲盛改孝殤帝唐隆年號爲唐元改基爲
本或爲根姬姓併改爲周姓追尊奉天皇帝諱琮不
聞避肅宗諱亨凡亨皆改爲通經籍中亨字作亨追
尊承天皇帝諱倓不避代宗諱豫改豫爲樂並避預
黃等字改著黃爲著藥德宗諱迥並避括字順宗諱
誦凡誦皆改爲詠憲宗諱純兼避滔字滔于姓省爲
于穆宗諱恒改恒山爲常山恒姓爲常姓反元魏之

諱復改恒農爲弘農經籍中恒字皆作恒敬宗諱湛
文宗諱昂無考武宗諱炎啖姓避嫌改爲濟宣宗諱
忱懿宗諱淮僖宗諱儼昭宗諱煜昭宣帝諱祝皆無
考

附唐高宗改元爲通乾旋以反語不吉詔停之蓋
通乾反爲天乾通反爲窮以天窮二字爲忌也又
考反切之名自南北朝以上皆謂之反孫愐唐韻
則謂之切當時忌諱反字荀子日行相反戰國策
上黨之民皆反爲趙家語其強禦足以反是而獨

廿更諱略

末

立梁書侯景傳取臺城如反掌俱改作返說文水
經返字唐人亦改作汴飯字改爲餅隋以前不避
反字如蒲坂作蒲反路史云煬帝忌反字改返爲
汴夫反傍水淮南讀音同弁已非反音又何用避
武周追尊成帝諱克已敬帝諱居常昭安帝諱儉文
穆帝諱華無上帝諱士護則天帝諱曩皆無考
附則天名音照从明非从二目武氏復以人作至
聖作曩月作㊦作匪星作○君作箇臣作忠載作
夷正作舌授作楸初作兩戴作爾應作履國作罔

凡十數字又墨取日月當空字書本無武氏意正與新莽改疊字从三田忌其太盛為一反正耳夫經典所無冒為增損如葛稚川增景為影識字者議之曰影亦光景之類合通用景非毛髮之事不當从彡後人贅暴為曝增欲為恣改彬作斌滅茶為茶倚卓俱从木冒職从巾衣於義乖舛於六書之學遠矣

朱梁追尊肅祖朱諱黯無考敬祖諱茂併避戊字改茂名縣為越常縣改戊己之戊為武改戊己校尉為

廿二史諱略

无

武已校尉殷王太戊為太武武與務音相近後人遂為讀戊為務失其本音容齋續筆亦載此事但云朱温父名誠戊類成因改戊音為武則誤說也憲祖諱信凡信皆改為寔烈祖諱誠並避城成等字凡誠字皆改為確改新城為新登長城為長興樂城為樂清城郭之城皆改為垣成全之成皆改為完太祖初諱温賜名全忠更諱晃郢王諱友珪末帝諱友貞皆無考

後唐追尊懿祖朱邪氏諱赤心無考獻祖諱國昌凡

昌字皆避改昌明縣為彰明昌江縣為平江延昌縣為延唐義昌縣為彬義金昌縣為唐山至太祖賜姓李諱克用莊宗諱存勗皆無考追尊惠祖諱聿毅祖諱敖烈祖諱瑛德祖諱電明宗諱嗣源愍帝諱從厚廢帝諱從珂亦無考

石晉追尊靖祖諱璟并避景影等字肅祖諱彬改彬為班或為文睿祖諱昱無考獻祖諱紹雍並避邕離等字高祖諱敬瑄兼避唐字敬氏改為文氏如文彥博曾大父本姓敬是也或改為苟氏凡敬皆改為恭

廿二史諱略

无

州縣地名及器用犯塘字唐字者悉改之稱唐為先代或稱先朝後主諱重貴無考後漢追尊文祖劉諱湍並避邕端瑞等字德祖諱昂並避印仰抑等字翼祖諱僕並避異誤撰等字顯祖諱璵並避典字高祖初名知遠更諱高隱帝諱承祐皆無考後周追尊信祖郭諱璟偃祖諱誡義祖諱蘊慶祖諱簡太祖諱威世宗本姓柴郭威養以為子諱榮恭帝諱宗訓皆無考

吳武帝父楊氏諱怱音孚並避夫字如收光祿大夫為光祿大憲御史大夫為御史大憲之類前代碑文有大夫字皆鑿去夫字武帝諱行密字化源並避行蜜改樞密為內樞密為蜂糖景帝諱渥宣帝諱隆演廢帝諱博皆無考

南唐追尊定宗李諱恪成宗諱超惠宗諱志慶宗諱榮烈祖為徐溫養子冒姓徐諱知詰後諱昇元宗諱璟後帝諱煜皆無考

前蜀高祖王諱建字光圖後帝諱衍皆無考

世更諱略

三

後蜀追尊太祖孟諱佚世祖諱遷顯祖諱道高祖諱

知祥後帝諱昶皆無考

南漢追尊太祖劉諱安仁代祖諱謙烈祖諱隱皆無

考高祖初諱龔克翼州以國諱併省之改諱龔廢帝

諱玢中宗諱晟後主諱鋹皆無考

附字書本無龔字高祖謂飛龍在天遂創龔字音

掩

闔太祖王氏諱審知字信通並避沈字沈姓改為尤

姓改沈溪為尤溪廢帝諱延翰惠宗諱鏐康宗諱昶

景宗諱曦大德帝諱延政皆無考

吳越司空錢氏諱碩曾弘聖王諱浦建初王諱侗

英顯王諱寬皆無考太祖武肅王諱鏐字具美兼避

劉瞍瞍修瞍等字如改劉姓為金姓改辭瞍為辭

聖之類世宗諱元瓘無考成宗諱弘佐兼避左字凡

官名左者皆改為上吳越備史稱上右者即左右也

忠遜王諱弘侖忠懿王諱弘俶皆無考

楚文肅王馬氏諱筠莊穆王諱正景莊王諱元豐武

穆王諱殷字縉圖衡陽王諱希聲文昭王諱希範廢

世更諱略

三

王諱希廣恭孝王諱希夢後主諱希崇皆無考

南平武信王高氏諱季興字貽孫文獻王諱從誨貞

懿王諱保融嗣主諱保勗後主諱繼冲皆無考

北漢世祖劉諱旻劉知遠之弟也初名崇廢宗諱鈞

少帝諱繼恩英武帝諱繼元皆無考

附李密去之淮陽變姓名為劉知遠教授生徒以

自給夫重名不辨牽混害事便自不少如傅稱曾

參殺人又野人毛遂墜井而死平原君粹聞驚悼

既乃知又一毛遂也陳遵同時有二乍聞姓字一

座皆驚韓翊同時亦有二唐德宗因制詰闕人批
與韓翊左右具二名請區別上批與春城無處不
飛花之韓翊他如咎犯王孫賈秋胡韓信朱買臣
丙吉王莽京房貢禹楊震李膺張衡李密江革江
泌劉琨王羲之葛洪杜子夏李善張昌宗盧正蔡
京王著張載楊時辨材參寥俱有二董仲舒邵平
俱有三公孫弘有五張良有九劉弘王褒俱有十
一而孟光魯班張文君鮑靚温太真則男女同名
也苟漫然引據不辨時代後先人品清濁則害事

世更諱略

重

豈淺抄哉至道家兩安期生兩何仙姑佛氏兩觀
世音天皇天王兩道悟不勝更僕數考古者豈宜
盡從略與

宋道尊始祖趙諱玄朗凡經典中玄字缺點餘俱改
為真字或改至字如改玄武為真武玄聖為至聖之
類凡朗皆以明代之並避懸縣駮玆縣頌佐酌昇玆
訇眩眩閔謚螭狗玆玆猥等字及假貸側實服恨根
煨頑眼眼爾爾頑狼箕竄浪浪等字僞祖諱眺謝
眺之名改从日復避眺洮兆等字於謝名眺作眺順

祖諱珽並避挺廷庭等字翼祖諱敬凡敬皆改為恭
改恭敬為恭欽敬慎為欽慎並避竟境曠警等字刻
隋唐法帖迫避敬字闕波考昇元太清往往如是耳
大觀刻王珣此年帖竟字闕末筆稱南唐元敬皇后
為元恭皇后宣祖諱弘殷凡弘皆以大代之殷皆以
商代之改殷州為商州夏殷周為夏商周殷輅為商
輅周發殷湯為周發商湯凡殷姓併為湯姓太祖諱
匡亂改匡為正或為輔改桓公匡合為桓公輔合並
避徑邸匪恒助框擡匪匡匡輓匡匡匡匡匡匡等

世更諱略

重

字及隋鞠壘引朋神酌敵滑渣艸戟杓蟻術等字温
公通鑑於唐昭宗朝相崔胤稱其字曰崔昌遐避廟
諱也太宗初諱光義改諱昊太祖廟號義祖改為藝
祖凡義皆以宜字代之如改義興為宜興之類並避
炯劓與洞穎耿畧界蝠頰脊瑩局璟憬晶頰等字眞
宗諱恒恒皆改為常改千文獄宗恒岱為獄宗泰岱
大觀帖恒字闕末一畫並避順姪恨楷等字仁宗諱
禎並避積貞慎郎嬪徽演隕實損擲於徵等字改宋
不足徵為宋不足證改唐魏徵為魏證漢安懿王諱

讓凡讓皆以孫代之英宗諱曙兼避著如改舊藥為
山藥之類並避署扃諸儲潛燭樹忽裝盤徑對位
位樹燈考獨樹贖屬贖等字神宗諱頊兼避旭昂胸
顛髓瑋裕等字哲宗諱煦並避胸胸胸胸胸胸胸
咻軀胸雷逵等字徽宗諱佖並避姑郅廷猜鮎包乞
芝趙吉晴等字欽宗諱桓凡桓皆改為威改桓公輔
合為威公輔合並避梳熾梳完九魎熾院暉院
沈緝統統完范萑范范萑范萑范萑范萑范萑
桓和腕統鹿鵠鵠梳梳梳梳梳梳梳梳梳梳梳梳
世一耳諱略

宗諱構凡構以結代之並避構構構構構構構構
構構構構構構構構構構構構構構構構構構
佩珣穀穀穀穀穀穀穀穀穀穀穀穀穀穀穀穀
霽勾等字太祖時曹武惠王平江南回榜云江南句
當公事及建炎始以嫌諱改句當為幹辦孝宗諱脊
兼避慎字改慎姓為真姓如真德秀是也改慎獨為
謹獨並避脊盤盤行帳厥銀等字光宗諱惇並避敦
嶺養墩墩墩墩墩墩墩墩墩墩墩墩墩墩墩墩
墩墩墩墩墩墩墩墩墩墩墩墩墩墩墩墩
徽徽等字帝宗諱擴並避廓郭廓廓廓廓廓廓

劇劇劇劇劇劇劇劇劇劇劇劇劇劇劇劇劇劇
約巡約等字度宗諱嚴並避磨磨磨磨磨磨磨磨
宗諱景後帝諱昀皆無考至所避本字玄作玄朗作
朗朗朗朗朗朗朗朗朗朗朗朗朗朗朗朗朗朗
作肩肩作肩肩作肩肩作肩肩作肩肩作肩肩
煦煦煦煦煦煦煦煦煦煦煦煦煦煦煦煦煦煦
惇惇惇惇惇惇惇惇惇惇惇惇惇惇惇惇惇惇
也後世亦皆因之

附閣帖王廙書兩表愍字民上俱闕筆此唐人書

世一耳諱略

美

避太宗諱王侍書誤入晉人列殊未可定法帖刊
誤云清化中內府博訪古遺蹟時翰林侍書王著
受詔敘正安知晉王廙此兩表非墨蹟耶晉人那
得預避唐諱閣帖考正直斷為唐人鈎模晉人至
宋人因仍減筆此說似尙無據

附閣帖考正云大運帖大觀刻本於玄字闕末一
點以宋太宗小字玄朗故也高宗臨蘭亭於天朗
氣清明字亦闕月中兩小畫按玄朗乃太祖之始
祖諱也並非太祖小字考正所云不知何據

附閣帖中有據江東一帖於世字闕筆避太宗諱自是唐人書閣帖誤入孫權列王著以為大令人牘考正以為唐模晉書宋仍唐舊但唐人諱晉人安得避宋人又何須避

附周元公啟頤本名啟實英宗在藩邸諱宗實避實改頤又考寇萊公名準功在社稷當時官僚悉於準省為准並追改舊籍準為准今官司文牒多用准是也自劉宋順帝避諱至趙宋復避萊公諱前後多年俱用准遂令天下昧其故按萊公此事

世更諱略

手

猶羊帖在荆多惠荆人為之諱戶

遼太祖耶律氏諱億本名阿寶機太宗諱德光世宗諱元欲穆宗本名述律更諱璟景宗本名明記更諱賢聖宗諱隆緒蕭太后稱斤皆無考興宗本名木不孤更諱宗真改女真為女直避貞祐等字道宗諱洪基順宗諱湑天祚帝諱延禧宣宗諱瀉少帝諱定後主諱雅里末帝諱木烈避否皆無考

西遼德宗諱大石感天皇后蕭氏諱塔不烟仁宗諱夷烈承天太后諱普速完後帝諱直魯古承先遼之

後避否皆無考

夏太祖拓拔氏唐賜姓李及宋又賜姓趙諱繼遷太宗諱德明景宗諱元昊毅宗諱諒祚惠宗諱秉常崇宗諱乾順仁宗諱仁孝桓宗諱純祐襄宗諱安全神宗諱遵頊獻宗諱德旺後主諱睨迨後臣於宋宋改元為明道夏人避其太宗諱稱顯道於國中是夏人亦避諱然仁宗既諱仁孝而廟號又曰仁宗竟似未嘗避者不可考矣

世更諱略

夫

金太祖完顏氏諱阿骨打更諱旻太宗諱吳乙買更諱晟景宗諱緄果熙宗諱合刺更諱亶德宗諱幹本廢帝諱亮睿宗諱訛里朵世宗諱烏祿更諱雍獻宗諱允恭章宗諱麻剌葛更諱璟衛紹王諱承濟宣宗諱珣哀宗諱守緒末帝諱承麟避否皆無考

附大觀新舊本於庚亮之名皆闕筆避廢帝諱也世稱亮字不全本即此又鍾元帝帖中劉去英字末筆疑避亮子光瑛諱又東庫別本庚亮名闕其右邊亦稱亮字不全本

元始祖奇渥溫氏諱孛瑤又兒二世諱八林昔黑刺

禕必合畜三世諱咩撚篤敦四世諱納真五世諱海
都六世諱拜姓忽兒七世諱敦必乃八世諱葛不律
寒九世諱八哩丹烈祖諱也速該太祖諱鐵木真睿
宗諱拖雷太宗諱窩闊台六皇后馬真氏定宗諱貴
由太后禿里聲納少帝諱失烈門憲宗諱蒙哥世祖
諱忽必烈裕宗諱真金成宗諱鐵木耳順宗諱答剌
麻八剌武宗諱海山仁宗諱愛育黎拔力八達英宗
諱碩德八剌顯宗諱甘麻剌泰定帝諱也孫鐵木兒
天順帝諱阿速吉八明宗諱和世球文宗諱圖帖木

世宗諱略

三

耳甯宗諱懿璘質班惠宗諱妥歡帖木耳明諱惠宗
為順故今稱順帝昭宗諱愛猷職理達刺後主諱脫
古思帖木耳俱不避諱

附元人雖不避諱而奏章行文有忌字如極板蕩

古考老孝服陵等共一百六十七字皆避而不稱

明太祖父朱諱世珍生四子追尊稱仁祖高皇帝太
祖乃仁祖第四子諱元璋興宗諱標惠帝諱允炆成
祖諱棧仁宗諱高熾宣宗諱瞻基英宗諱祁鎮代宗
諱祁鈺憲宗諱見深孝宗諱佑樞武宗諱厚炤世宗

諱厚炤穆宗諱戴屋神宗諱翊鈞光宗諱常洛熹宗
諱由校懷宗諱由檢明人亦不避諱惟離其字上下
其文存避諱之意過時則否然自天啟以來洛陽作
雒陽稱校尉為官旗猶是嫌諱之意也

附考明太祖之高曾祖三代稱德祖玄皇帝懿祖
恆皇帝熙祖裕皇帝而不載諱猶之漢高之太上
皇無名母媪無姓也良緣當時多故崛起窮蹙遂
致闕疑白孔六帖謂去古未遠風俗質略理或然
與唐宰相世系表敘劉氏所出謂漢高之父名嫺

世宗諱略

三

字執嘉夫史漢不載唐史載之一可疑也西漢及
東漢凡廿餘帝皆有避諱之禁不避端執嘉三字
更可疑謂唐宰相世系表沿追溯考必有所據然
不知何以處毛裏繞膝之漢高哉三可疑也

附漢高祖以火德王謂火忌水改洛陽為雒陽雒
从佳亦火屬新莽篡竊仍改洛謂水勝火光武興
又改从雒晉以金德王謂金水相生復改从洛
六書故禹貢導洛自熊耳今商州上雒縣東北至
鞏縣入河或曰上雒山名因名水漢志又洛水出
馮翊懷德縣若魚豢漢火德忌水之說則如恆農
漢都長安未改涇渭國號漢从水又何也

郡漢改弘農元魏復為恆農唐又改弘農北嶽恆
山漢改常山唐宋皆改常山文潞公本姓敬其曾
大父避石晉高祖諱改姓文至後漢復姓敬入宋
避翼祖諱改姓文

附路史云張納碑言張姓本張星柳敏碣言柳姓
因柳宿果何據耶此直野人巫師之說耳又盧與
雷陳與甄既云聲轉仇與求棗與棘則謂讎改皆
不識字之所致也右軍弄筆寫林禽謂來禽千年
無有覺其偽者反為之說曰果熟禽來故有此名

廿二史諱略

三

俗儒之可笑類如此世之避翼祖諱者折敬字各
用其一偏曰苟曰文不知敬从苟音棘與苟別从
支擊支之文與文別於敬字偏旁辨之不確折敬
為姓兩姓俱為字樣分毫唐宋人已難之然畢竟
從悠悠之說非豪傑之士也江素庵先生云任爾
文筆高華識字不精疵病百出不其然哉

附重名如漢諸侯王中劉福有十二唐宋世系表
亦往往疊見天潢巨衍固不待言即晉代名族如
王氏一門有兩渾兩愷兩綬兩又兩澄兩處仲兩

安期其伯叔子姪遂致漫無稽覈明太祖開國有
鑒於是諸王侯位下各賜字派俾不雷同燕王位
下係高瞻祁見佑厚載翊常由慈和怡伯仲簡靜
迪先猷共二十字餘俱詳大明會典至字派下所
有專名皆五行相生翰林院擬創之字侯請欽定
始諭頒賜諸王侯府中生子輒行奏聞慶成王生
一百子名俱可考太祖雲來至以二萬計其有封
者皆無重名職此之故

廿二史諱略

三

廿二史諱略終

嘯園藏板

余君成之持示諱略一卷爲閩莆周幔亭先生手纂
蓋就餘懷山人帝諱考略排纂增輯者也援引精鑿
攷據詳明足爲讀史之指南論古之先導正非雕雲
琢月無關實用而徒侈才華者比繙閱一過亟付手
民庶無負余君見示之深心焉

光緒五年歲次己卯秋九月仁和葛元煦理齋氏識

御試恭紀



御試恭紀題辭

我朝庶常之選年未滿四十者例必學習清書蓋欲
學清書則必先善清語苟非英俊少年未免舌本問
強雖欲學之吾知其不能曲折如意也間嘗竊取清
書觀之其製字也似與字母翻切之法相類其出口
之音相同則字之上半同其聲韻之部相同則字之
下半同雖未必果如余之所云然往往覺其如是耳
向濤狄太史于余有世誼一日以

御試恭紀見示余受而讀之知太史于

昭代叢書 乙集 御試恭紀題辭 一 世楷堂 藏板

御試時自以為于清書尚未嫻熟自願留館學習三
年

聖主深嘉其志如其所請而漢文與楷書尤克當
上意假使太史當日清書嫻熟必將專心翻譯雖有
滿漢兼考之論亦安肯獨異于眾復作漢人文字邀
當宁之嘉與乎乃知天下事類皆以無意得之有非
人力所可致也至夢中之句預兆于先適為詩句作
結而名數又適與戴公相符斯則更為奇絕耳心齋

張潮題

昭代叢書乙集卷十七

歙縣 張 湖 山來 輯

吳江 沈 琳 蕙 翠嶺 校

暢春苑

御試恭紀

溧陽狄 億向濤紀

甲戌三月初二日 車駕自霸州回初五日兩院

長奏請散館

上命內閣擇日考試次日

昭代叢書

乙集 御試恭紀 卷十七

世楷堂 藏板

上幸暢春苑面諭閣臣云庶吉士散館在暢春苑好

蓋以舊例或在體仁閣或在保和殿也十二日助爽

諸臣集院東御柳下坐辰刻

上御澹寧居內閣九卿敬奏畢諸臣以次引見每十

人爲一班凡三十有四人億名在十之五

上坐御榻以次詳問兩院長跪左側一一奏對訖

天顏喜甚見畢

上入內諸臣皆出閣臣請命題

上諭內閣擬進欽定於是諸臣復以次入在澹寧居

堵下布席澹寧居爲苑中聽政之所凡三楹不甚高
繚以長廊無丹續彫鏤之飾雖史傳所稱茆茨土階
何多讓焉少頃閣臣捧黃紙朱字題二授兩院長院
長以一授修撰臣戴有祺以一授庶吉士臣楊中訥
閣臣復傳

上諭云爾等清書翻畢將漢書題目都做來諸臣就

位中刻 賜膳肴八點四湯飯各一復 賜茶茶罷

行三叩頭禮謝 恩先是未試前十日夢與同年戴

紱同几席試殿廷而戴卷視億卷差大心甚怪之未

昭代叢書

乙集 御試恭紀 卷十七

世楷堂 藏板

幾突起談火一切就燬蒼黃逸出相視笑曰此番我

卷當與君同矣又一友人來前日君向以不鼎元爲

快快今日之事定是佳兆安知昔日所云日華高照

處佳氣正細縷者不驗在今日耶因思戴固漢書也

卷安得與億同且平時亦未有此詩句真屬不解然

有生來所得異夢往往奇驗豈昔夢不虛而今夢乃

相玩弄耶 御試舊例習清書者不得及漢文至是

特諭滿漢文兼考億思兩年間奔馳南北國書尙未

嫻習

天顏咫尺何敢草草欺誑 聖明遂不復措意國書
止作仁是天地之心論賦得別館春寒淑氣催五言
十二韻即用夢中句子作結 御榻前直陳云臣
蒙

皇上殊恩於稠人中拔置庶吉士未及三月給假南
還至上年十一月赴館肄習日淺實未精熟今若冒
昧翻譯直是上欺

君父臣既不敢欺又不忍負

皇上拔擢之恩伏乞再留教習三年以圖報稱於是

昭代叢書

乙集 御試恭紀 卷十七

三

世楷堂 藏板

內閣諸臣竟將億卷附漢書之末而名次適與戴相

連喜異矣越三日

上親閱國書諸卷多不稱

旨切責院長嚴加處分獨億以漢書文字兩蒙

皇上激賞竟欲拔置第一內閣諸臣格於舊例奏億

卷無清書不便遽置高等

上沉吟良久問狄億年紀幾何閣臣對年紀狠小

上曰狄億漢文甚佳字亦是文人之筆且情願學習

志甚可嘉着再教習三年伏念億草莽單寒行能無

算遭逢 盛世幸筮清班今復邀此異數後先情事
竟與夢中一一符合 天恩高厚倮然豈儒何從報
答惟有捐糜頂踵以仰酬夫萬一而已翰林院庶吉
士 臣 狄億恭紀

昭代叢書

乙集 御試恭紀 卷十七

四

世楷堂 藏板

跋

種種文字皆古勝于今而翻譯之學則新勝于舊苟欲以國初之翻譯施之于近日之文章恐未必能曲折如意也矧翰苑詞臣尤不同于一切諸臣者乎然則狄太史之所謂未之嫻熟願更學習者蓋欲已精而益求其精云爾宜其允當
上指也心齋張潮

昭代叢書

乙集

御試恭紀 政
卷十七

五

世楷堂
藏板

制
科
雜
錄

01 01 01

83

蕭山毛奇齡西河著

康熙十七年吏部奉

上諭特開制科以天下才學官人文詞卓越才藻瑰麗者 召試擢用備顧問著作之選名為博學鴻儒科

教內外大臣各薦舉來京行文到浙本府遵依寧紹台分巡道檄照布政司來帖謬薦及予予初辭道府繼辭布政司及院使皆不許先是二年間

宿代叢書

戊集 制科雜錄 卷第六

世楷堂 藏板

上厭薄八比已諭內三院九卿於甲辰丁未兩科改換策論着以經濟時務取士而 廷臣狃于故習皆言古學不可猝辦仍暫用八比以俟徐復因特開是科振厲其事時予走四方裁得還里而頓膺斯舉且怖且愧特字紹合道許公驛傳道李公巡撫陳公皆濫相推許于兩浙州縣所薦合五十餘人核至五人而予名預焉且將部咨擲寓以要必赴因狼倉出關時戊午八月九日正舉浙鄉試是日繫第一場試士日云

按制科始于兩漢皆朝廷親試不涉有司歷漢魏六朝唐宋不改惟唐試科不一遂分制科與進士及明經諸科為二然惟親試者得稱制科又謂之大科餘皆非是也自元明專用進士一科不用制科即有薦舉擢用如賢良方正等皆不經召試有薦舉而無科日因誤以進士科為制科且以八比文為制舉文而典制與名稱俱失之矣至是始開科實別于八比而世仍未之曉也

昭代叢書

戊集 制科雜錄 卷第六

世楷堂 藏板

是時相傳為博學宏詞科按博學宏詞為前代科名此並非是但世不深考不曉鴻儒所自出遂以宏詞當之即同試與同籍諸公亦尚有自署其銜為宏詞者不知鴻儒二字出自董仲舒繁露有云能通一經者曰儒生博覽羣書者號曰洪儒故其後作陋室銘者曰談笑有鴻儒鴻即洪也猶古洪水稱鴻水也予甫至京閣學李合肥師補薦予曰予不可以失是人也即邀予主其家高陽益都二師相亦並蒙召請益都師開宴萬柳堂延四方至者命即席作萬柳堂賦蒙獎予第一予實不才諸妄皆落後不敢先人時

同志有學最相好者惟上虞徐仲山且與一路同行至是以仲山無薦之益都師將邀至外舍時錢塘吳志伊與諸公先在舍諸公本不欲極沮之而仲山偶以辨字與志伊不合志伊亦遂巡遂不果

當予薦仲山時益都師方出閣遂許之會游萬柳堂天將雨外舍諸公有舉吳志伊字彙補中水雲角鱗為言者仲山曰呂覽水雲魚鱗未聞角鱗也諸公大驚且曰魚角鱗字之誤此必坊刻有是本而志伊據之此固不關學問者仲山復曰淮南子亦有之昭代叢書 反集制科雜錄 卷第六 三 世楷堂 藏板

山雲草莽水雲魚鱗呂覽有誤本何不更考淮南乎眾大憾因沮其事但志伊實有學其學亦何減仲山此偶誤耳鄭康成註經十誤二三世敢謂康成非通儒耶揚州喬石林以內閣中書被薦同集萬柳堂錄予賦歸次日其同舍江陰曹峨嶠亦在薦中石林出予賦請教峨嶠反覆曰此非君作也然則誰作曰此非江東毛生恐不能也一時傳誦為佳話後石林峨嶠皆與予同籍同為史館官石林嘗曰予子同籍師事者

二人一堯峯長洲汪一西河也或戲曰愚山宣城施 仰陵宜興陳不足汝師耶曰愚意爾爾閩章

時薦舉諸公滿長安市閣學李師宅雖止予一人然宴會請召無虛日關中李天生名四為三相公所薦李師以同姓年長每兄事之而天生亦居之不疑其人生平稱關西夫子嘗從吳中顧寧人講韻學最有名至是與予辨古韻數次不勝即大怒始而啗喝繼將加以拳勇蓋關中習氣如此會天寒天生衣短貉裘來而毛色麤惡師曰是當內其毛而衣之天生怫然曰是反衣也獨不聞反裘而負薪者乎天生之不存毛將安附是內毛者反裘也反裘豈可耶師曰然則羊裘何如曰羊裘賤服恐負薪所衣亦即此物但毛色所向古無明文然定無有從內向者師以問予予曰毛色不內向極是但羊裘最尊凡天子郊祀諸侯大夫朝服皆用之名為大裘狐狼麋鹿皆在其下恐非賤服也且毛色所向古亦有之羊裘用純黑而毛皆外向論語羔裘元冠緇衣羔裘正以冠衣黑色表毛色也且不聞羔羊之皮素絲五純乎惟黑毛向

外常用白絲五條嵌之縫中使黑白分明以爲飾謂之五紵此非外向乎師曰善時崑山葉奕苞錢唐吳志伊皆在坐奕苞曰禮器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諸侯狐青裘元綃衣以裼之士不衣狐白是天子諸侯皆尊狐白似未嘗賤於羊也予曰狐羊貴賤他不可考然卽以禮器觀之有云諸侯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據所解者謂以黑羊雜狐白相間而成黼文者謂之黼裘黼以黑帛繪白文于其上純黑皆黑白相間成文之斧形也羊裘則謂之大裘是天子用純黑羊裘諸侯用之卽

昭代叢書

戊集 制科雜錄 卷第六

五

世楷堂 藏板

價貴而用反賤也時坐客皆是其言是年十一月初一日大學士索額圖明珠奉旨各大臣官員題舉才學官人俟全到之日考試其中恐有貧寒難支者交與戶部酌量給與衣食用以副朕求賢重文之意戶部議帖給俸廩併柴炭銀兩按月稽領真曠典也至次年己未正月晦日上諭薦舉人員着二月初三日親試高陽李師奏時日迫促不能預備試卷桌子等項遂諭十六日啟

昭代叢書

戊集 制科雜錄 卷第六

六

世楷堂 藏板

奏時 幸溫泉回益都馮師又簡入會閣作主文官未啟奏聞十七日傳 諭着該部同翰林院確定試日并應用事宜具奏因定三月初一日遂于二月廿九日吏部過堂予時以右手腫爛告病不許先是予體羸手臂以北方風高每瘋燥作癢族弟會侯送藥劑來是火酒製者飲之忽筋腫而膚爛手腕展如瓠不可執筆因作呈詞一紙于過堂時告驗時滿漢太宰皆執不許而掌院葉師以爲僞也云君但洗去其藥自愈矣至選君楊公則准人故知予

者慰云天下名士有幾若先生告去則此舉為不光矣不得已彊出是夜遇陳太士用草藥漱之稍愈三月初一日平明齊集太和門以魚貫入詣太和殿前鴻臚唱行九叩頭禮畢是日

上御殿祭 堂子回命諸薦舉人員赴東體仁閣下太宰掌院學士捧題出用黃紙十張上寫題二道放黃幘桌上跪領題訖用矮桌列墀下坐地作文及已牌太宰掌院學士復宣

旨云汝等俱係薦舉人員有才學的原不必考試但昭代叢書 戊集 制科雜錄 卷第六 七 世楷堂 藏板 是考試愈顯你們才學所以

皇上十分敬重特賜汝宴凡是會試殿試館試狀元庶吉士俱沒有的汝等要曉

皇上德意宜訖命起赴體仁閣設高桌五十張每張設四高椅光祿寺設饌十二色皆大盃高攢相傳給直四百金先賜茶二通時菓四色後用饅首卷子紅綾餅粉湯各二套白米飯各一大盃又賜茶訖復就試時陪宴者太宰滿漢二員掌院學士滿漢二員皆南北向坐謂之主席以賓席皆東西向也餘官提調

者皆不與焉予是日仍告手腕難執筆不聽及賜宴時強把金筋指小詘因草草完卷即出其夕晚出者十餘人皆給燭竣事然後彌封諸試卷作四封當夜呈進

相傳先試一日

上命內閣諸學士及翰林院掌院擬題皆一文賦一詩高陽李師擬璿璣玉衡賦賦得雨中春樹萬人家寶坻杜師擬王者以天下為一家論省耕益都馮師擬十三經同異考耕藉內閣學士項公擬士先器識

昭代叢書

戊集 制科雜錄 卷第六

八

世楷堂 藏板

而後文藝論賦得春殿晴薰赤羽旗閣學李師擬响嘯碑贊遠人向化歌掌院學士葉師擬珪璋特達賦三江九江考賦得龍池柳色雨中深

上用高陽師賦題寶坻師詩題第先試一日傍晚或云外間有覘知其題者

試之次日

上攜卷至霸州觀魚貯以黃絹箱至初十日大風帳房內親看抽四卷出其一即予卷且夾一紙籤于卷中御書女媧事三字以予賦詞有云日升于東匪鸞

已所能落天傾于北豈鍊石之可補疑鍊石句不經
將以詢諸大臣也時以大風起不終閱仍入箱訖十
四日還宮十五日發卷出中堂三相公暨掌院學士
參閱十六日閱訖十七日啟奏呈繳照前代制科分
等第進士科分甲乙例判作四等曰上上曰上曰中
曰下時問卷者見予卷紙籤不知所謂且疑
上不善其詞三相公欲置之上卷之首而掌院踟躕
曰第置上卷末伺

皇上意旨何如耳會二十日殿試二十一日中堂掌
昭代叢書 戊集 制科雜錄 卷第六 九 世楷堂 藏板
院俱作讀卷官

上諭前所試上上卷上卷着入史館纂修明史餘俱
遣回其年老者量加虛銜未到者不再試亦不必令
來遂問有不完卷的何以列在中卷眾答曰以其膽
詞可取也又問上上卷內有驗于天者不必驗于人
語無礙否 彭孫 眾答曰雖意圓語滯然故無礙也又
問有或問于予曰及唯唯否否語豈以或指朕予自
指耶 汪琬 眾答曰賦體本有子虛亡是之稱大抵皆
寓言似不必有實指也又問有女媧補天事信否益

都師曰在列子諸書有之似乎可信

上曰朕記楚詞亦有之但恐燕齊物怪之詞不宜入
正賦否益都師曰賦體本浮夸與銘頌稍異似可假
借作鋪張者

上曰如此則其文頗佳今在何等答曰已置之上卷
末

上命稍移在上卷中嗟乎予實不才且是日腕脹全
不盡生平所長不知何以猥蒙

聖眷如此

昭代叢書 戊集 制科雜錄 卷第六 十 世楷堂 藏板
及拆卷

上又曰詩賦韻亦學問中要事何以都不檢點賦韻
且不論即詩韻在取中中者亦多出有以冬韻出
宮字者 潘耒 有以東韻出逢濃字者 李來 有以支韻
之旗誤出微韻之旂字者 施閏 此何說也眾答曰此
緣功令久廢詩賦非家絃戶誦所以有此然亦大醇
之一疵也今但取其大焉者耳

上是之遂定為五十卷上上卷二十作一等上卷三
十作二等餘中卷下卷分作三等四等者總名為下

第不填榜內至拆畢因於上卷中斥去一卷

上命擇一有名者補之時中堂掌院各有所薦皆不

允最後益都師以徐成清薦即徐仲山也

上曰有著作乎曰有資治文字若干卷

上曰資治文字何書也曰字書也傍一學士曰字書

小學耳遂置不問後

上自取嚴繩孫卷補之即前云中卷中不完卷者

先是高陽師精於字學謂古無查字作察核解者今

閣中票本及中外各衙門文移俱用此字不典已啟

略代叢書

戊集 制科雜錄 卷第六

士

世楷堂 藏板

奏

御前將票本查字已改察字以為查者察聲之轉也

惟中外衙門文移將俟再加考實一齊改定值薦舉

諸公到京凡有進謁者必一一晉接詢辯此字而遲

久無應者及徐仲山入見問曰查字有出乎曰有曰

在何所曰查者在也聲之轉也即虞書在璿璣玉衡

是也曰查聲不轉察乎曰差轉察在不轉察也曰此

字聲也亦有字形乎曰有曰在何所曰漢書山不茝

蕞在在而有察義其在草部者以槎枒抵摺正當

分析故在形加草此即通槎通查之所自來也然則

改察可乎曰查即察也但老子曰其政察察故從前

政府避察字而用查字今仍用察是察察也高陽師

佛然而起至是益都師力薦仲山而高陽師無一言

或曰恐即以此稍芥蒂云

自發榜後二日尚未授職益都師復修禱于萬柳堂

蒙召者一十六人酒再巡司斟者呼解托師曰解托

有出乎長洲汪茗文曰有出禮器曰天子諸侯之尊

廢禁即解托也大夫士槩禁則以槩作禁不解去矣

略代叢書

戊集 制科雜錄 卷第六

三

世楷堂 藏板

師左右顧曰然則解托有名分可輕解乎予曰似可

以解可以不解師曰何曰以解托而推及廢禁非博

通典禮者不能言但廢禁即解托之意其實非解托

也古尊彝必有架名之曰禁禁者閑也謂尊彝本貯

酒物恐其欹側必作架以閑禁之若杯畢則何閑乎

且廢禁者禁名非解去之謂也禮有以貴者天

子諸侯其架最卑如墮廢然猶儀禮稱廢敦廢爵也

槩則稍高矣故曰以下為貴蓋名分在高卑不在去

留也師曰善遂命去托既而座中有言修禱為祓濯

者有言論語浴沂亦是祓濯非入水浴者師顧予曰
註疏何解予曰不記也似乎浴字無明註者衆譁然
曰豈有以註疏之核而遺此字者師立命取註疏觀
是包咸註但曰浴乎沂水之上風涼乎舞雩之下邢
疏亦然師又顧予曰君可謂不愧博學矣時師又問
若包註者是祓濯抑是澡洗宣城施愚山云沂水之
上則非澡洗矣時嘉興徐勝力熟春秋傳謂古無裸
體入水者惟齊懿被弑時有丙馱闔職入申池浴然
池與沂川不同且是賤者之事非士大夫所宜行又

昭代叢書

戊集 制科雜錄 卷第六

三

世楷堂 藏板

然

至廿四日

上諭吏禮二部這取中人員該授何職着確議具覆
時二部不諳舊制科例但擬已仕者照現任品級或
陞或加級其夫任在籍者或宜起用或宜在籍加銜
一應未仕者俱授翰林院待詔具覆

上命閣臣取前代制科舊例來閱查得兩漢授無常
職晉上第授尚書郎唐制策高者特授以尊官其次

等出身因之有及第出身之分宋制分五等其第一
第二等皆不次之擢第三等始為上等恩數比廷試
第一人第四等為中等比廷試第三人皆賜制科出
身第五等為下等賜進士出身

上乃降旨這薦舉取中人員俱授為翰林官應給職
銜着再議具奏其杜越傅山王方穀等文學素著念
其年邁從優加銜以示恩榮于是已仕者俱照品級
授講讀官坊編修等其未仕者概授檢討總充史館
官纂修明史其杜越等俱授內閣中書聽其回籍依
議

昭代叢書

戊集 制科雜錄 卷第六

四

世楷堂 藏板

乃擇四月二十日到任各朝服頂帶于欽天監火神
廟齊到衙門行禮畢次日赴史館
後同籍五十人集于衆春園做題名故事各賦詩一
首施愚山為之序
予有制科題名記見別卷

康熙十八年 召試博學宏詞題名碑錄

一等二十名

彭孫適 浙江海鹽人 己亥進士 主事 授編修

倪燦 江南上元人 舉人 授檢討

張烈 順天大興人 庚戌進士 中書舍人 授編修

汪霏 浙江錢塘人 丙辰進士 行人 授編修

喬萊 江南寶應人 丁未進士 中書舍人 授編修

王頊齡 江南華亭人 丙辰進士 太常寺博士 授編修

昭代叢書 戊集 制科雜錄 卷第六 世楷堂藏板

李因篤 陝西富平人 布衣 授檢討

秦松齡 江南無錫人 乙未進士 原任 檢討 授檢討

周清原 江南武進人 監生 授檢討

陳維崧 江南宜興人 生員 授檢討

徐嘉炎 浙江秀水人 監生 授檢討

陸棻 浙江平湖人 丁未進士 內閣典籍 授編修

馮勗 江南長洲人 布衣 授檢討

錢中諧 順天昌平人 戊戌進士 知縣 授編修

汪楫 江南休寧人 教諭 授檢討

袁佑 直隸東明人 授貢生 中書舍人 授編修

朱彝尊 浙江秀水人 布衣 授檢討

湯斌 河南睢州人 壬辰進士 參議 道 授侍講

汪琬 江南長洲人 乙未進士 主事 授編修

邱象隨 江南山陽人 授貢生 授檢討

二等三十名

李來泰 江西臨川人 壬辰進士 參議 道 授侍講

潘耒 江南吳江人 布衣 授檢討

沈珩 浙江海寧人 甲辰進士 中書舍人 授編修

昭代叢書 戊集 制科雜錄 卷第六 世楷堂藏板

施閏章 江南宣城人 己丑進士 參議 道 授侍講

米漢雯 直隸安化人 辛丑進士 行取 主事 授編修

黃與堅 江南太倉人 己亥進士 知縣 授編修

李鎧 江南山陽人 辛丑進士 知縣 授編修

徐鉉 江南吳江人 監生 授檢討

沈筠 浙江仁和人 己未進士 授編修

周慶曾 江南常熟人 辛丑進士 候補 主事 授編修

尤侗 江南長洲人 授貢生 推官 授檢討

范必英 江南長洲人 舉人 授檢討

崔如岳 直隸獲鹿人舉人授檢討

張鴻烈 江南山陽人廩監生授檢討

方象瑛 浙江遂安人丁未進士候選中行評博授編修

李澄中 山東諸城人拔貢生授檢討

吳元龍 江南華亭人甲辰進士郎中授侍講

龐 璲 直隸任邱人舉人授檢討

毛奇齡 浙江蕭山人廩監生授檢討

錢金甫 江南上海人舉人授檢討

吳任臣 浙江仁和人生員授檢討

昭代叢書 戊集 制科雜錄 卷第六 世楷堂 藏板

陳鴻績 浙江鄞縣人舉人知縣授檢討

曹宜溥 湖廣黃岡人廩生授檢討

毛升芳 浙江遂安人拔貢生授檢討

曹 禾 江南江陰人甲辰進士中書舍人授編修

黎 騫 江西清江人貢生授檢討

高 詠 江南宣城人貢生授檢討

龍 燮 江南望江人監生長檢討

邵遠平 浙江仁和人甲辰進士光祿寺少卿授侍講

嚴繩孫 江南無錫人布衣授檢討

制科雜錄跋

康熙己未鴻博一科得人之盛莫絕今古即賓朋曲
譏文采風流亦復照耀一時是不可無文以永之茲
帙開閒敘述若斷若續若有意若無意自成段落自
成結構蓋西河紀事文體裁類如此癸卯初夏震澤
楊復吉識

孫 貞起允升校字

昭代叢書 戊集 制科雜錄跋 卷第六 世楷堂 藏板

登科記考

敘

光緒戊子秋予刊

皇清經解續編成時試事既畢還暨陽候代檢舊藏及近得之書
裨益藝文者尙數十種遂以餘力促召梓人刊為叢書

國朝儒碩朋興纂著之盛實能洞達閭奧修起廢墜大之經箋史
注曠隆往代卽旁逮諸子雜家靡不疏通證明底於精善雖其間
學人所得大小醇駁各有不同然前明空疏淺陋之風庶乎滌蕩
盡矣

中興而後斯道益章海內人士咸知崇厲實學以空腹高談爲恥

敘

視乾嘉之際執漢宋學斷斷相辨論者固不侔矣聞道而大笑積
久而後信亦必然之理也當此之時苟有資於問學之書亟取而
公諸天下傳之久遠宏益儒者之見聞仰贊

聖朝之文治豈非士大夫維持世教者之責與自來叢書之刻多
雜廁前代或汎及詞章茲編專錄

國朝非有裨考訂者不入書分八集皆可喜可觀予未及披采者
又屬吾友院長繆筱珊編修廣續成之板存南菁書院因以名其
書四五集則院中高材生所撰述多士觀覽興起尙益覃精術業
僭登於作者之林是予所深望也孟冬既望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提督江蘇全省學政長
沙王先謙撰於江陰節署

敘

二

登科記敘

選士命官有國之大典察言考行先王之舊規古者命於鄉而升

於學俾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而升諸司馬曰進士進士者謂可

進而授之爵祿也然則前一作歷代選士其科不一洎聖唐高祖以

神武靜天下用文教員萬姓武德五年詔有司特以進士為選士

之目仍古道也自鄉升縣縣升州州升府皆歷試行藝秋會貢於

文昌咸達一作造帝廷以光王國然後會羣后謁先師備牲牢奏金

石尊儒教也若明試其業主張其文覈能否於聽覽之間定取舍

於筆削之下職在考功郎後至元宗開元二十五年重難其事更

登科記考

趙敘

命春官小宗伯主之而業文志學之士知勸矣於是獻藝輸能擅

場中的者榜第揭出萬人觀之未浹旬而名達四方矣近者佐使

外藩司言中禁彈一作報冠憲府起草粉闈由此與能十恆七八至

於能登台階參密命者亦繁有徒所謂選才授爵之高科求士濫

觴之捷徑也不其然歟粵自武德至乎貞元閱崔氏本記前後嗣

續者在我公為多焉願惟寡昧獲與斯文因濡翰而為之序貞元

十七年三月丁亥校書郎趙修述文苑英華載此序題作李奕登

科記下言李奕誤也今不取玉海又引姚康科第錄有長慶二

年五月十二日敕曰自武德已來登科名氏編記凡十餘家皆不

備具康錄武德至長慶二年列為十三卷漢元

帝詔云歲以此科第郎從官逐題為科第錄

登科記考

禮部鑄印局員外郎大興徐松撰

敘曰州歲貢士制昉神明蓋魏晉以還相矜族望江左猶不失門材北朝則祇重門蔭世胄在高位上品無寒門窮則變變則通其不得不出於科目者亦時勢然也夫國有與立惟在得賢人匪生知誰能廢學造士進士賢以論辨而升小成大成學由考校乃見則江都三策建初四科雖南院之濫觴實西周之舊軌矣李唐承隋法制大備冬集之例旁課律書春關以來兼試宏拔其設條流也不務苛細其展公道也在振孤寒卷軸可溫行止無駁扣簾得

登科記考

敘

請通榜非私莫不櫻筍含芳芙蓉表豔重龍門之聲價寫雁塔之姓名又若待非常之才列制舉之日期之以伊呂責之以霸王或才綜八能或名成一藝束帛之貢相望邱園弓旌之招無間屠釣山陬海澨命使遐蒐諸子百家獻書授職何其牢籠羣有囊括九流如此哉是以俊入四門經聯千佛銀袍鶴化瓊筆鸞飄武珣黃之三頭張文成之萬選常雜鮑帖羅甲袁朋波屬雲興祭乎貢部極之任遵以吏擢蘇渙以盜取高智周以沙門升吉中孚以道士進而實貢得人新羅有金可記高麗有崔致遠大食有李彥昇無流品之別無華夷之限衡校古今得士之盛於斯為最英雄入殼

殆非虛語年紀邈遠舊錄散亡史志會要文或磨駁不揣禱味綴而緝之有志復古者尙其鑒諸道光十八年孟夏之月徐松述

登科記考

敘

一一

登科記考

凡例

一唐人撰登科記不下十餘家見於新書藝文志者惟三家而已曰崔氏顯慶登科記五卷姚康科第錄十六卷李奕唐登科記二卷崔氏書自武德建貞元玉海引中興書目云崔氏登科記一卷是其時已有殘闕後有續之者迄周顯德見書錄解題姚康字汝諧南仲孫也其書自武德至長慶二年十卷續之者自長慶三年畢天祐丙寅爲五卷洪興祖作韓昌黎年譜尚引之書錄解題云洪忠宣僅得其書五卷可見

亦非全帙李奕官兵部郎中金吾將軍其書宋時已不存最後有大中十年鄭顛所進諸家科目記十三卷自武德至大中敕付翰林每歲編次見於唐會要而藝文志不載蓋亦久佚也至趙宋時樂史有修定登科錄四十卷作崇文總目時已亡樂史又有雍熙三年正月所上登科記三十三卷郡齋讀書志作三十卷起唐武德訖天祐末紹興三十年十月洪适又重編唐登科記爲十五卷書錄解題云洪忠宣得姚康書五卷於北方丞相适又得別本起武德終大和於毗陵錢仲氏乃合崔氏之書凡三本緝爲一書天寶前姚書爲正天

登科記考

凡例

寶後則三本合爲一晁氏書有樂無洪陳氏書有洪無樂通考始兼收之自茲以後惟見於世善堂書目及玉芝堂談薈今所編輯百不存一海內藏書家儻有流傳秘笈矜而教之使唐賢姓名重光天壤亦藝林之幸也

一宋人著述每引登科記而不言某氏本其總目載馬端臨通考進士之外統曰諸科按讀書志云樂史登科記記進士及諸科登名者是通考用樂史本也今據以爲目編於各年之下諸書所引亦以附焉

一圖經家乘例載科目而近世府廳州縣志襲謬承訛動遭指摘如獨孤及於天寶十三載洞曉元經科擢第而河南府志誤作天寶十五年第且不言是制科韓昶於長慶四年登第在韓湘後一年而山陽續志誤作湘與昶同是長慶三年登第畢誠大和六年登第楊乘大中元年登第而蘇州府志誤以畢誠在大和二年楊乘在大中六年至譜牒之詳宜推聖胄然闕里文獻考所載元和五年狀元孔敏行咸通四年狀元孔振中和三年狀元孔拯考之傳記往往抵牾又如宿遷胡氏譜云胡蕺唐天祐進士萬載辛氏譜云辛開仕梁開平二年進士亦不知所據顏師古漢書注云私譜之文出於閭

登科記考

凡例

二

巷家自為說事非經典苟引先賢妄相假託今同斯例概就刊落惟見於永樂大典所引者皆宋元舊笈事有可徵盡行采錄

一唐之秀才科罷於永徽孝廉科停於建中中葉以還則以秀才為進士之稱孝廉為明經之號凡斯之類不可以文害意至其應舉之法通典史志皆言之未詳大抵第明經者仍得舉進士牛蔚王凝是也第進士者亦得舉明經蔡京許孟容是也惟進士得第則止明經有再試之法昌黎贈張童子序云童子一舉而進立於二百人之列又二年益通二經繇是

登科記考

凡例

三

拜衛兵曹之命是也若宏詞拔萃兩科登宏詞者得試拔萃得拔萃者得試宏詞且得再舉張巡以書判拔萃入等肅明兩舉宏詞是也制科尤有一人連中數科者員半千陸元方崔融陽嶠連中八科張鷟連中七科裴守真連中六科李懷遠孫逖連中四科一代之制不可不知

一唐主司自改制後以禮部侍郎任者曰知貢舉他官任者曰權知貢舉皆於上年之秋冬簡任次年正月入闈第傳記所載或稱簡任之年或稱主試之年故每致參差今以主試之年為定凡有事實類敘知舉之下其應舉者鄉貢進士例於

十月二十五日集戶部生徒亦以十月送尚書省據溫庭筠六正月乃就禮部試三場先雜文次帖經次答策每一場已即勝去留通於二月放榜四月送吏部然閩濟美之試東都則在十一月十二月邱為有省試夏日可畏詩敬括有省試七月流火詩或東都試與西都異抑有事改期也明經亦試三場先帖文次口試次答策三道其試期史無明文河東記載章丹舉五經元長史言於明年五月及第疑試明經在進士放榜後

登科記考

凡例

四

一玉海引中興書目云崔氏登科記一卷載進士諸科姓名是諸科之名始於崔氏樂史沿而不改所謂諸科者謂明法明字明算史科道舉開元禮童子也明經不在此數何以明之明經每歲及第將二百人其數倍蓰於進士而登科記總目所載諸科人數皆少於進士玉海云登科記韻載進士續之者自元和方列制科言進士制科對明經為義也韓文五百家注每詳科目惟牛堪明經及第注文一無徵引知明經為記所無矣今之編輯則實詳贍故於其年明經可考者特書以補之凡五經二經三經學究一經三禮三傳入明經科明法以下可考者入諸科

一舉進士而未第者曰進士曰舉進士得第者曰進士第曰前
進士新舊唐書於初唐人傳多但言舉進士而不言第即中
葉詳載某年登第亦有未可盡據者如程首範於元和時登
第舊書李紳傳言長慶時事仍曰進士程首範李景素登第
舊書李蔚傳但言景素大和中進士崔叡登第新書李德裕
傳但言叡舉進士至於雜家小說或言進士或言舉進士人
既未詳時亦莫考紛紜參錯載筆殊難又或進士明經紀載
互異如竇易直史謂舉明經因話錄作舉進士元德秀史謂
舉進士獨異志作舉明經杜景儉史謂舉明經御史臺記作
登科記考 凡例 五

韋夏卿薦處士竇羣德宗召拜拾遺之類不在此例
一唐季科第之弊人主至以進士市恩如劉鄴韋保又皆賜進
士及第論其非由場屋自不應濫入千佛名經惟唐書韋保
又傳直言進士登第與文戰者絕無區別且薛史記天成賜
趙贊及第詔明言附其年春榜既附其榜去之則於人數不
符況上書拜官尙入科目則同出特恩自宜一例載入
一鄉貢進士由刺史送者爲州試由京兆河南太原鳳翔成都
江陵諸府送者爲府試皆差當府當州參軍或屬縣主簿與
尉爲試官然喬彝之試幽蘭試官則有一人令狐之鎮三略
登科記考 凡例 六

曰吏職清白曰孝弟廉讓見孝子郭思訓墓誌曰穿楊附枝
 見李邕感懷亮碑曰經明行修見李邕李思訓碑曰五臣見
 李邕程府君碑曰文擅詞場見張說楊志誠碑曰藏器下僚
 見張說平貞睿碑曰精通經史見白居易張擇碑曰武藝超
 絕見蕭穎士集曰才可百里見顏魯公集曰變理陰陽見元
 和姓纂曰翰晦奇才見唐才子傳曰懷能抱器曰牧宰見卓
 異記是知科目之名遺佚者多矣至有所謂八科舉四科舉
 者則是其年以八目設科以四目設科非置科之名也今以
 制舉及第姓氏文章之可考者各標其科若有姓氏而科之

登科記考

凡例

七

名不可考者則依登科記初唐之例標曰應制及第

一玉海載樂史有唐登科文選五十卷文苑英華載唐人賦策
 每引登科記注其異同是登科記載試文之證今據文苑英
 華及本集所載或因人以考其文或因文以知其人各依其
 年載之先進士次制科宏詞拔萃又次之進士始惟試策垂
 拱以前載策為多後以雜文為第一場故又專錄賦詩焉
 一唐人試賦限韻自王邱始其試詩則注日題中用韻限若干
 字成或曰以某字為韻若干字成今於有可考者附載於詩
 賦題下唐人試策皆寫題於試卷今則列問於前數人同試

24

23

者不重錄

一宏詞試文三篇拔萃試判三條是吏部選人之法原無關於
 禮閣惟冊府元龜唐會要宏詞拔萃皆與制科類序文苑英
 華詩賦門宏詞與省試同載其典同度管判常非月名下注
 引登科記月作自是登科記載宏詞拔萃之證今亦按年序
 入以備一代之制

一登科記舊係按年編次故仍用編年之體載諸帝之徽號列
 武后之建元用通鑑例也其朝廷大事如封禪之典播遷之
 變有關貢舉者據新舊唐本紀及通鑑載之

凡例

八

一唐會要貢舉門有論經義一類載經疏緣起以至五經文字
 九經字樣皆因明經而類及之也今因貢舉謁先師故及褒
 崇先聖因設明法科故及改定律令至冊府元龜貢舉門於
 條制考試之外又立清正謬濫諸目既用編年悉所不取又
 有事關貢舉而無年月可稽者於編年之例未符亦所不錄
 一登科記之外尚有諱行錄文場盛事諸書玉海引中興書目
 云諱行錄一卷以四聲編進士族系名字行第官秩及父祖
 之諱主司名氏文場盛事一卷載唐人世取科第及父子兄
 弟門生座主同時者今用其意於登科八族系宦秩瑣事遺

文皆載之據言又有元和元年登科記事載等第謂之神州
等第錄茲於據言所載等第事亦按年附於進士之下

一玉海引中興書目通考引書錄解題皆有五代登科記一卷
起梁開平二年至周顯德六年記姓名及試題茲亦編敘五
代別爲二卷至十國之蜀漢南唐皆置貢舉契丹亦禮部試
士其時如張昭遠之第於漢當同光之四年伍喬之第於南
唐當乾祐之元年宋琪之第於契丹當天福之六年雖與五
代同時而閏位偏安事非盡一且非原書之例故從蓋闕

一正史稗官及唐人藝文言涉貢舉皆闕考證茲於卷末另釐

名科言

凡例

九

爲別錄三卷仍以類相次

登科記考

目錄

第一卷

起高祖武德元年

盡太宗貞觀二十三年

第二卷

起高宗永徽元年

盡永淳二年

第三卷

起則天光宅元年

盡長壽三年

第四卷

起則天證聖元年

盡中宗景龍四年

第五卷

起睿宗景雲二年

盡元宗開元六年

第六卷

起德宗貞元元年

登科記考 目錄

一

元宗開元七年

第七卷

起元宗開元八年

盡開元二十年

第八卷

起元宗開元二十一年

盡開元二十九年

第九卷

起元宗天寶元年

盡天寶十五載

第十卷

起肅宗至德二載

盡代宗大曆九年

第十一卷

起代宗大曆十年

盡德宗興元元年

第十二卷

起德宗貞元元年

登科記考 目錄

二

盡貞元七年

第十三卷

起德宗貞元八年

盡貞元十年

第十四卷

起德宗貞元十一年

盡貞元十六年

第十五卷

起德宗貞元十七年

登科記考

目錄

三

盡順宗永貞元年

第十六卷

起憲宗元和元年

第十七卷

起憲宗元和二年

盡元和四年

第十八卷

起憲宗元和五年

盡元和十五年

第十九卷

起穆宗長慶元年

盡長慶四年

第二十卷

起敬宗寶曆元年

盡文宗大和三年

第二十一卷

起文宗大和四年

盡開成五年

登科記考

目錄

四

第二十二卷

起武宗會昌元年

盡懿宗咸通元年

第二十三卷

起懿宗咸通二年

盡僖宗文德元年

第二十四卷

起昭宗龍紀元年

盡昭宣帝天祐四年

第二十五卷

起梁太祖開平元年

盡唐廢帝清泰二年

第二十六卷

起晉高祖天福元年

盡周世宗顯德六年

第二十七卷

附考

第二十八卷

目錄

目錄

五

別錄上

第二十九卷

別錄中

第三十卷

別錄下

登科記考卷一

大典徐松

唐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

武德元年

戊寅

五月甲子高祖即皇帝位於太極殿大赦天下改隋義甯二年為

唐武德元年

舊書本紀

王申命裴寂劉文靜等修定律令置國子太學四門生合三百餘

員郡縣學亦各置生員通鑑按新書選舉志國子學生三百人

合三百餘員者志所載後來增益之數也志又云自高祖初入長

安開大丞相府下令置生員自京師至於州縣皆有數是以為即

前事

卷一

一

十一月四日詔皇族子孫及功臣子弟於祕書外省別立小學唐會

上書拜官一人

二年

己卯

六月戊戌按會要戊戌為朔日詔曰盛德必祀義存方策達人命世流慶後

昆建國君臨宏風闡教崇賢章善莫尚於茲自八卦初陳九疇攸

敘徵章既革節文不備爰始姬旦主翊周邦創設禮經大明典憲

啟生民之耳目窮法度之本原起化二南業隆八百豐功茂德獨

冠終古暨乎王道既衰頌聲不作諸侯力爭禮樂陵遲粵若宣尼

天姿敏哲經過齊魯之際揖讓洙泗之間綜理遺文宏宣舊制四

科之教歷代不刊三千之徒風流無歇惟茲二聖道著生民宗祀

不修孰明褒尙朕君臨區宇興化崇儒永言先達情深紹嗣宜令

有司於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仍博求其後具

以名聞詳考所宜當加爵土舊書本紀冊府元龜

不貢舉

三年

庚辰

不貢舉

四年

辛巳

二

正月於門下省置修文館唐會要按此為西內之門下省

四月十一日一作敕諸州學生及白丁有明經及秀才俊士進士

明於理體為鄉曲所稱者委本縣考試州長重覆取上等人每年

十月隨物入貢據言按隋書煬帝置進士科通鑑武德元年有

因稱之其時唐未貢舉是隋亦有明經矣故新選舉志云唐取士

之科多因隋舊也志又云每歲仲冬州縣館監舉其成者送之尚

書省與撫言言十月者異

五月乙丑以竇建德平赦山東詔曰奇才異行隨事旌擢冊府元龜

七月丁卯以王世充平大赦天下詔曰奇才異行隨狀薦舉冊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不貢舉 是年下詔而舉人至明年始集故曰不貢舉永樂大典載衡水縣志云蓋文達字藝成冀州衡水縣人武德四年以經明行修徵為國子博士按冀州為寶建德地此或因赦詔而舉之

五年壬午

三月詔曰擇善任能救民之要術推賢進士奉上之良規自古哲王宏風闡教設官分職惟才是與然而巖穴幽居草萊僻陋被褐懷珠無因自達寶資選眾之舉固藉左右之容義在搜揚理宜精擢一作是以貢士有適爰致加錫之隆無益於時必貽貶黜之咎末葉澆偽名實相乖取非其人濫居班秩流品所以未穆庶職於

登科記考

卷一

三

是驟廢朕膺圖御宇甯濟兆民思得賢能用清治本招選之道宜革前弊懲勸之方式加恆典苟有才藝所貴適時潔已登朝無嫌自進宜令京官五品以上及諸州總管刺史各舉一人其有志行可錄才用未申亦聽自舉具陳藝能當加顯擢授以不次賞罰之科並依別格所可頒下詳加搜引務在獎納稱朕意焉冊府元龜唐大詔令集 按此為制舉之始

十月諸州共貢明經二百四十三人秀才六人俊士三十九人進士三十人摭言

十一月引見敷付尚書省考試摭言

十二月吏部奏付考功員外郎申世甯考試秀才一人俊士十四人所試並通敕放選與理人官其下第人各賜絹五疋充歸糧各勤修業摭言

秀才一人

進士四人 摭言作進士十四人登科記作進士四人按玉海引趙修登科記序曰武德五年詔有司特以進士為進士之目是此年有進士摭言作俊士 孫伏伽 玉芝堂談薈載唐宋以誤四人與十四人未知孰是 孫伏伽 來狀元姓名始於唐高祖武德元年孫伏伽是孫伏伽為唐第一科狀元惟唐貢舉始於武德五年言元年者誤 又按舊書伏伽於武德元年上書已投治書侍御史五年免官尋起為刑部郎中豈免官時應舉耶其時草昧初開未可以常格論之 李義琛 李義琰 李上德 摭言武德五年李義琛與弟義琰從弟上德三人同舉進士義琛等隴西人世居鄴城國初草創未定家

登科記考

卷一

四

素貧乏與上德同居事從姑定省如親焉隨計至潼關遇大雪逆旅不容有咸陽商人見而憐之延與同寢處居數日雪霽而去琛等議鬻驢以一醉酬之商人竊知不辭而去復先贈以稻糧琛後辛成陽召商人與之抗禮義琛位至刑部侍郎雍州長史義琰相高宗皇帝上德司門郎中 舊書李義琰傳義琰魏州樂昌人父元德義琰少舉進士新書云義琰從祖弟義琛擢進士第 按義琰之父名元德則上德似非義琰從弟

知貢舉

申世甯 見上按通典云武德舊制以考功郎中監試貢舉此以員外郎者定制之初不必書一也

六年未

進士四人

七年甲申

二月己酉詔曰六經茂典百王仰則四學崇教千載垂範是以西

膠東序春誦夏絃說禮敦詩本仁祖義建邦立極威必繇之自叔世澆訛雅道淪缺歷歲紀僞風莫扇隋季以來喪亂滋甚瞻言篇籍皆為煨燼周孔之教闕而不知庠塾之儀泯焉將墜非所以闡揚徽烈敦尚風範訓民調俗垂裕後昆朕受命膺期擁圖御宇思宏治道冀宣德化永言墳索深存講習所以摅摭遺逸招集散亡諸生胄子特加獎勸而凋弊之餘溷替日久學徒尙少經術未隆子矜之歎無忘興寢方今函夏既清干戈漸戢搢紳之業此則可興宜下四方諸州有明一經已上未被升擢者本屬舉送具以名聞有司試策加階敘用其吏民子弟有識性開敏志希學藝亦登科記考

卷一

五

具名狀申送入京量其差品並即配學明設考課各使勵精琢玉成器庶其非遠州縣及鄉里各令留學官僚牧宰或不存意普更頒下早遣修立夫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出忠入孝自家刊國揖讓俯仰登降折旋皆有節文咸資端肅罔習末業隨時廢紀凡厥生民各宜勉勵冊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通鑑按是時秀才進士明經皆試策而已丁巳按會要為十七日上幸國子監按監當作學釋奠詔諸王公子弟各就學以周公為先聖孔子配通鑑新書禮志五月裴寂等奏上選定律令頒行天下舊書刑志七月詔曰自隋以來離亂永久雅道淪缺儒風莫扇朕膺期御宇

48

47

靜難齊民欽若典謨以資政術思宏德教光振遐軌是以廣設庠序益召學徒旁求俊異務從獎擢甯州羅川縣前兵曹史孝謙好約邱園伏膺道素爰有二子年並幼童講習孝經咸暢厥旨義方之訓實堪勵俗故從優秩賞以不次宜普頒示咸使知聞如此之徒並即申上朕加親覽時將褒異冊府元龜 按新書選舉志凡童子科十歲以下能通一經及孝經論語誦文十通者于官通七經子出身按此即童子科所由昉也秀才二人

進士六人
八年乙酉
秀才一人
進士五人
九年丙戌

登科記考

卷一

木

三月改修文館為宏文館唐會要 按在西內門下省東八月癸亥制傳位於太子甲子太宗即皇帝位大赦天下詔曰高年碩學直言正諫所在長官隨狀薦舉冊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通鑑九月上於宏文殿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置宏文館於殿側取三品已上子孫充宏文館學士通鑑 按宏文殿在凝陰殿北為西內之正北此自門下省移於此也學士當作學生

十二月二十九日詔曰宣尼以大聖之德天縱多能王道藉以裁

成人倫資其教義故孟軻稱生人以來一人而已自漢氏馭歷魏

室分區爰及晉朝暨於隋代咸相崇尚用存享祀朕欽若前王憲

章故實親師宗聖是所庶幾存亡繼絕抑為通典可立孔子後為

褒聖侯以隋故紹聖侯孔嗣慈嫡子德倫為嗣主者施行贈秦師孔宣公

碑陰按冊府元龜以德倫封褒聖侯為貞觀十年事誤當以碑為正

秀才二人

進士七人

知貢舉按太宗於武德四年開文學館有記室考功郎中房元齡通鑑於九年六月有行臺考功郎中房元齡蓋為秦府之

登科記考卷一 七

官非知

唐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

貞觀元年丁亥

正月乙酉改元舊書

上命吏部尚書長孫无忌等與學士法官更議定律令通鑑 舊書刑法志

命長孫无忌房元齡與學士法官更加釐改

五月改國子學為國子監唐會要 舊書職官志以此為二年事

敕現在京官文武職事五品以上子按子下疑有脫字有性愛學書及有書性者聽於宏文館內學書其書法內出其年有二十四入館

敕虞世南歐陽詢教示楷法唐會要

黃門侍郎王珪奏宏文學生學書之暇請置博士兼肄業為敕太

學助教侯季遵授其經典著作即許敬宗授以史漢唐會要

策進士問獄市之寄自昔為難寬猛之宜當令不易緩則物情恣

其詐急則奸人無所容曹相國所以殷勤路廷尉於焉太息章弦

折衷歷代未聞輕重深仁承嘉議 問棘津登輔不因階於尺

木莘郊作相豈憑資於累遷蓋道有攸存時無可廢爰暨饒訛必

循班序先容乃器因地拔萃共相沿襲遂成標準今聖上務切懸

旌心搖啟繇雖衣冠華允已喬遷於周列而衡泌幽人罕遙集於

登科記考卷一 八

魏鼎豈英靈不孕於山澤將物理自係於古今無蔽爾辭切陳其

致英文苑 英華

秀才二人

進士四人 敬播舊書儒學傳敬播蒲州河東人貞觀初舉進士

此 上官儀舊書本傳本陝州人父宏隋江都宮副監因家於江都儀游情釋奠尤精三論兼涉獵經史善屬文貞觀初楊恭仁為都督深禮待之舉進士 按楊恭仁於武德九年七月為雍州牧行揚州大都督府長史二年不貢舉則儀當於元年及 張越石 張楚金 舊書忠義傳張楚金少有志行事親以

將龍越石而薦楚金辭曰以順則越石長以才則楚金不如回請

俱退時李勤為都督款曰貢士本求才行相推如此何嫌變舉也

乃俱薦擢第按舊書李勤傳太宗即位拜并州都督楚金并州人記引廣人物志亦云貞觀元年勳為并州都督楚金并州人

應制及第 謝偃 舊書文苑傳謝偃衛縣人本姓直勒氏祖孝政北齊散騎常侍改姓謝氏偃貞觀初應詔對策

知貢舉 按通典貞觀以後貢舉考功員外郎專掌之 盧承慶 舊書本傳貞觀初為秦州都督府戶曹參軍因

明辨擢拜考功員外郎 秦河西軍事太宗奇其

上官儀對策曰讓袂九流披懷萬古覽玉錄之與義觀金簡之遺

文觀皇王臨御之迹詳政術樞機之旨莫不則乾剛而張禮樂法

筵震而置威刑縱使軒去鼎湖非無涿鹿之戮舜辭雷澤遂有崇

山之誅自皋陶不嗣念生長往甫侯設法徒有說於輕重子產鑄

書竟無救於衰敗是知風流俗厚草艾而可懲主僻時昏黥鑿而

登科記考 卷一 九

猶犯我君出震繼天承圖化宰孕十堯而遐舉吞九舜而上征猶

以為周書三典既疏遠而難從漢律九章已偏雜而無準方當採

章弦於往古施折衷於當今若能詔彼刑章定金科之取捨徵其

張趙平丹書之去留必使楚國受金不為莊生所責長陵盜土必

用張子之言謹對 鳳德方亨必資英輔龍光未聘實俟明君既

藏器以須時亦虛襟而待物莫不理符靈應道叶冥通類霜降而

鐘鳴同雲蒸而礎潤秘策赴之如投水神心應之若轉規用能感

會一時抑揚千古是以沈麟暫躍遂游泳於天漢墜羽纔遷乃騰

驟於日陸宏心體之妙旨播丹水之嘉謀義列丹青德融金壁迨

乎時鍾季叔化漸澆訛拔萃之惠罕流因地之階愈篤使西都金

子奕葉稱榮東國袁生入公為貴廷尉之明窮識理十載無知黃

門之妙極搗文入選甯進徒使千星秀氣永窮窮塵照靡奇光長

湮幽石自可循風市馬襲軌畫龍三反不虧七年無廢淺淺束帛

指邱園而畢陳翹翹車乘望林泉而載轉則材標海若綉集丹堦

德表星精雲飛紫闕豈直高尚之士遙集於台司衡泌之儔喬遷

於鼎職謹對 文苑英華

二年 庚子

十二月尙書左僕射房元齡國子博士朱子奢建議云武德中詔

登科記考 卷一 十

釋奠於太學以周公為先聖孔子配享臣以周公尼父俱稱聖人

庠序置奠本緣夫子故晉宋梁陳及隋大業故事皆以孔子為先

聖顏回為先師歷代所行古今通允伏請停祭周公升夫子為先

聖以顏回配享詔從之 唐會要

二十一日置書學隸國子學 唐會要 按職官志武德初廢書學此年復置國子學當作國子監

移宏文館於納義門西 按納義門在西內嘉德門之西廊 王珪奏

請為學生置講經博士考試經業准式貢舉兼學書法 唐會要 舊書儒學

傳序曰貞觀二年大徵天下儒士以為學官數幸國學令祭酒博

士講論畢賜以束帛學士能通一大經已上成得署史又於國學

增築學舍一千二百間國學四門博士亦增置生員其書算合置

博士學生以備藝文凡三千二百六十員其元武門屯營飛騎亦

給博士授以經業有能通經者聽之貢舉

米貴不貢舉

三年己丑

四月詔曰百行之本要道惟先一言終身恕而已矣春生夏長寬裕之令行焉齊禮道德恥格之義斯具朕爰自幼年夙懷庭訓豈徒學問詩禮因令匡定家國是以提三尺之劍起一旅之師戮鯨鯢於原野救蒸人於塗炭雲雷締構備嘗夷險仁發於心義形於色大敵必勇非為身謀大愆必誅志安天下太上皇留情姑射尙想軒轅駐蹕大安使朕正居紫極願惟虛薄解不獲免祇奉制誥

登科記考

卷一

十一

負展當朝乃眷宮宇載懷冰谷未明求衣乙夜忘寐靜思七政言念九功何以答上元之心稱嚴君之志欲勤恤典刑舉直錯枉允釐人瘼任賢用能拯濟困窮抑損僥僞開直言之路廣不諱之門聞所未聞日慎一日望人皆見德變於至道若一物失所一人有怨則朕躬之責訓道不明也朕聞書曰至誠動神況於百辟乎況於兆庶乎比聞遠近黔黎恥為盜賊州縣圍圍多並空虛豈繇德教至此自是人知厭亂因其遷善可以化之朕往因征伐行天下多矣每見村落邱墟未嘗不撫膺歎息自登九五不許橫役一人惟冀遐邇休息得相存養長幼有序敬讓興行其孝義之家賜粟

60

59

五石高年八十以上粟二石九十以上三石百歲加緡一疋婦女正月以來生男粟一石鰥寡孀獨不能自存逃戶初還郊無糧貯州縣長官量加賑恤諸州官吏或正直廉平刑清訟息或貪婪貨賄害政損人宜令都督刺史以名封進白屋之內閭閻之人但有文武材能灼然可取或言行忠謹堪理時務或在昏亂而肆情過太平而克己亦錄名狀與官人同申泣辜慎罰前王所重枉繫一日事等三秋州縣法司特宜存意普告天下知朕意焉冊府元龜唐大詔

令集 按此詔所言即制舉科目之始

秀才一人

進士五人

登科記考

卷一

十三

四年庚寅

詔州縣皆作孔子廟新書禮志

詔前中書侍郎顏師古於秘書省考定五經貞觀政要

秀才一人

進士九人

五年辛卯

秀才一人

進士十五人

明經科 錢元脩 羅隱揚威將軍錢公列傳元脩字文通貞觀五年策試通經補長興縣博士

六年壬辰

二月戊子初置律學 舊書本紀按職官志隋以律學隸大理寺武德初隸國子監尋廢至此復置

秀才一人

進士十二人

應制及第 崔信明 舊書文苑傳信明青州益都人祖滔信明貞觀六年應詔舉授興世丞

七年癸巳

十一月丁丑頒新定五經 舊書本紀舊書顏師古傳云太宗以書省考定五經師古多所釐正既成奏之太宗復遣諸儒重加詳議於時諸儒傳習已久皆共非之師古輒引晉宋已來古今本隨

登科記考 卷一 主

言曉答援據詳明皆出其意表諸儒莫不歎服於是頒其所定之書於天下令學者習焉蓋四年詔師古考定五經至是頒行今五經正義中每引定本即其時所頒之本也

秀才二人

進士十三人

應制及第 鄭徹 薛稷故洛州洛陽令鄭府君碑公諱徹字仲高榮陽開封人貞觀七年制策高第授越州都督

府參軍按徹即仁基之子

八年甲午

正月壬寅命尚書右僕射李靖特進蕭瑀楊恭仁禮部尚書王珪

御史大夫韋挺鄜州大都督府長史皇甫無逸揚州大都督府長

史李襲譽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張亮涼州大都督李大亮右領軍

大將軍竇誕太子左庶子杜正倫綿州刺史劉德威黃門侍郎趙

宏智使於四方觀省風俗詔曰昔者明王之御天下也內列公卿

允釐庶績外建侯伯司牧黎元唯其淳化未敷名教或替故有巡

狩之典黜陟幽明存省方俗遐邇遂性情偽無遺時雍之宜率由

茲道朕祗膺寶命臨御帝圖稟過庭之義方荷上元之嘉祉四荒

八表無思不服而夙興夕惕勤躬約己日慎一日雖休勿休欲萬

國歡心兆民有賴推誠待物近取諸身實謂羣官受拜咸能自勵

乃聞連帥刺舉或乖共治之寄縣司主吏尚多贖貨之罪有一於

登科記考 卷一 主

此責在朕躬是用中夜憮然晨景輟食宜遣大使分行四方申諭

朕心延問疾苦觀風俗之得失察政刑之苛弊昔年舊齒孝弟力

田義夫節婦之家疾廢憊廢之室須有旌賢賑贖聽以倉庫物賜

之若有宏材異等留滯末班哲人奇士隱淪屠釣宜精加搜訪進

以殊禮務盡使乎之旨俾若朕親親焉 舊書本紀唐大詔令集

三月三日詔加進士試讀經史一部 冊府元龜唐會要按進士初惟試時務策五道至是加讀經史仍試以策非帖經也

秀才一人

進士九人 李義府 舊書本傳濠洲饒陽人其祖為梓州射洪縣丞因家於永泰貞觀八年劍南道巡察大使

李太亮以義府善屬文表薦之對策擢第冊府元龜李義府舉進士劉伯馬周薦之太宗令詠鳥援筆為詩曰何惜鄧林樹不借一枝栖太宗喜曰當盡借卿全樹
何止一枝也尋除為監察御史

九年乙未

五月二十日敕自今以後明經兼習周禮若儀禮者於本色內量

減一選冊府元龜唐會要

是年移宏文館於門下省南唐會要按自納義門內西移此其後移仗大明宮亦在門下省南

進士六人此數年或無考秀才按唐語林云唐朝初明經取通兩進士試時務策五道其後舉人憚於方略

進士試時務策五道其後舉人憚於方略之科為秀才者殆絕而多趨明經進士

十年丙申

進士十一人

十一年丁酉

正月庚子頒新律令於天下舊書本紀

四月詔曰朕以寡薄嗣守鴻基實資多士其康庶政虛己側席為

日已久投竿拾築罕值其人自親巡東夏觀省風俗興言至治夕

惕兢懷然則齊趙禮義出自江淮吳會英髦斯在山川所感

古今甯殊載行風猷實勞夢想宜令河北淮南諸州長官於所部

之內精加訪探其孝弟篤兼閑時務儒術該通可為師範文詞

秀美才堪著述明識治體可委字民並志行修立為鄉里一作所

闕

推者舉送雜陽官各給傳乘優禮發遣當隨其器能擢以不次若有老病不堪入朝者具以名聞庶嚴穴靡遺俊又可致務盡搜揚之道稱朕意焉舊書本紀唐大詔令集

七月庚寅此據舊書新書作乙未以水災詔諸州官民有能明識治道方正

直諫者並宜薦達朕將親見其人問以得失冊府元龜

丙午按會要是二十四日修宣尼廟於兗州舊書本紀按新書禮志云十一年詔尊孔子為宣父作廟於

兗州

秀才一人

進士八人

十二年戊戌

二月丁丑幸國子學親觀釋奠國子祭酒以下官及學生高第精

勤者加級賜帛各有差冊府元龜

詔國子祭酒孔穎達等撰五經義訓舊書孔穎達傳按傳十二年拜國子祭酒與顏師古同

馬才章王恭王琰等諸儒受詔撰定五經義訓凡一百八十卷名

曰五經正義太宗下詔曰卿等博綜古今義理該洽考前儒之異

說符聖人之旨實為不朽付國子監施行又冊府元龜云穎達

為國子監祭酒與諸儒撰正五經義疏數年乃成蓋於十二年拜

祭酒受詔撰義疏十五年乃成而馬嘉運等每持據之故十六年

有詔更定也通鑑載於十四年非是考正義序穎達列其同撰義

疏人姓名多疏為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王德韶前四門助教李

乾叶書疏為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王德韶前四門助教李雲

詩疏為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王德韶前四門助教李雲

禮記疏為中散大夫守國子司業朱子奢國子助教李善信守太

學博士賈公彥行太常博士柳士宣魏王東閣祭酒范義預魏王參軍事張權春秋左氏傳疏為朝請大夫國子博士谷那律故四門博士楊士勛四門博士朱長才又唐會要云穎達撰義疏一百七十卷名曰義贊有詔改為五經正義又按孔穎達碑云奉敕預撰五經義疏公博極羣書遊口眾藝前口之批繆率往哲之口口誠萬古之儀刑實一代之準的蒙敕改名五經正義付國子監施行是穎達所撰初名義疏非義訓義贊也

秀才一人

進士十一人

十三年己亥

秀才二人

進士十七人

十四年庚子

二月丁丑上幸國子監觀釋奠命祭酒孔穎達講孝經賜祭酒以下至諸生高第帛有差通鑑

秀才一人

進士五人

應制及第 李楚才 楊炯原州百泉縣令李君神道碑君諱楚才衛州衛縣人貞觀元年授長樂監十四年應

詔四科舉射 策登甲第

十五年辛丑

四月辛卯詔以來年二月有事泰山 舊書本紀

卷一

七

六月戊申詔曰朕遐觀前載歷選列辟莫不貴此得人崇茲多士猶股肱之佐元首警舟楫之濟巨川若夫構大厦者採眾材於山岳善為國者求異人於管庫是以陶唐有虞揖讓之聖帝也非元凱不能成茂功商湯姬發革命之明王也非伊呂無以定禍亂況平齊桓中人之才器非潛哲漢武嗣業之主志在驕奢猶賴管仲

隰朋之相平津博陸之輔既為五霸之主亦稱萬代之宗是知得士則昌失人則亂朕寤旒夙夜虛心政道雖天地效祉宗社降靈區宇晏如俊又咸事向恐山林蔽澤藏荆隋之寶下築屠釣韞蕭張之奇是以躬撫黎庶親觀風俗臨河渭而佇英傑眺箕穎而懷

登科記考

卷一

六

隱涵亟移日月空勞夢寐而驅龍莫兆商歌寂寥豈混跡鶩駘未逢良樂之願將毓德岩穴方追禽向之遊望雲長想增其歎息可令天下諸州搜揚所部士庶之內或識達公方學綜今古廉潔正直可以經國佐時或孝悌淳篤節義昭顯始終不移可以敦風勵俗或儒術通明學堪師範或文章秀異才足著述並宜薦舉具以名聞限來年二月總集泰山庶獨往之夫不遺於版築藏器之士方升於廊廟務得奇偉稱朕意焉 舊書本紀 冊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己酉有星孛於太微太史令薛頤上言未可東封辛亥起居耶褚遂良亦言之丙辰詔罷封禪 通鑑

秀才一人

進士十四人

十六年壬寅

敕趙宏智與孔穎達覆更詳審五經正義五經正義序按序言
人及給事郎守四門博士上騎都尉蘇融為易正義十四卷通
直郎行四門博士上騎都尉蘇融為易正義十四卷通
蘇融融登仕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隨德素儒林郎守四門助
雲騎尉王士雄為書正義二十卷給事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
乾叶登仕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周元達儒林郎守四門助教
賈儒林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王士雄為禮記正義七十卷朝散
大夫行太學博士上騎都尉馬嘉運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上騎
都尉王德韶給事郎守四門博士上騎都尉蘇德融登仕郎
守太學助教雲騎尉隨德素為春秋左氏傳正義三十六卷

登科記考

卷一

九

不貢舉

十七年癸卯

五月乙丑手詔曰朕觀前烈建國君臨未有不藉忠良而能濟其
功業者也朕顯承宗祀獲奉鴻基側席求賢有年載矣而山林莫
致珍玩必臻豈朕好惡之情未達於下其令州縣舉孝廉茂才好
學異能卓犖之士冊府元龜

進士十五人

明經科 蕭濯張說贈吏部尚書蕭公神道碑公諱濯字元茂蘭陵八年十八明經高第補代王功曹以永清元年卒年五十七推之登第在是年

十八年甲辰

三月己丑會要作二月六日有鄜州會要作汴州所舉孝廉賜坐於御前帝

問曰歷觀往古聖帝明王莫不得一奉天必以黎元為本隆邦建
國亦以政術為先天以氣變物莫知其象君以術化人不顯其機
氣以隱質為虛術以潛通為妙運之無為施之無極故能清風蕩
萬域長轡控八荒不令而行不言而信欲尊其術未辨其方想望
高才以陳良策孝廉等文之按文之二字疑有誤無對又令皇太子問之曰
天子何以為曾參說孝經孝廉答曰夫子以弟子之中參稱最孝
所以為說太子曰禮記云公明儀問曾子曰夫孝子先意承志喻

登科記考

卷一

辛

父母於善參直養而已安能為孝據此而言參未云孝又問禮云
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
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災及於親此五孝施用若為
差等孝廉不能答次令近臣迭問仁孝之名誰所創作明其優劣
仁孝何先又問孝廉於四行之內居第幾科又問社主之義殷柏
周栗秦漢以來若為變改又問堯舜聖德應貽厥孫謀何因朱均
以後絕滅無後孝廉並不能答帝曰昔楚莊王謀事羣臣莫及一
逮退而有憂色曰諸侯能自得師者王自為謀而莫己若者亡今
以不穀之不肖一作德羣臣言莫吾逮吾國能免於亡乎朕發詔徵

天下俊異纔以淺近問之咸不能答海內賢哲將無其人耶朕甚憂之令引就中書省射策所答乖旨於是下詔曰朕遐想千載旁覽九流詳加布政之方莫若薦賢之典是以元凱就列仄微可以立帝功管隲為臣中人可以成霸業朕緬懷曩烈虛己英奇斷斷之士必升於廊廟九九之術不棄於閭閻猶恐在陰弗和獨善難奪永言髦傑無忘寤寐是以去夏之中爰動翰墨披露丹府疇咨海內尺木旣樹思觀游霧之羣雲羅宏舉佇降翔庭之翼而諸州所舉十有一人朕載懷仄席引入內殿借以溫言略訪政道莫能對敷相顧結口朕仍以其未覩闕廷能無戰慄一作悚令於內省更登科記考

卷一

三

以墨對雖構思彌日終不達問旨理既乖違詞亦庸陋豈可飾丹漆於朽質假風雲於決起者哉宜令放還各從本色其舉主以舉非其人罪論仍加一等然則今之天下猶古之天下也甯容仲舒伯始之流偏鍾美於往代彥和廣基之侶獨絕響於今辰故其見知也則平準與樂安並進其不用也則敬通與亭伯同悲淮陰所以興言子長所以貽歎因斯論之良繇俊造難進或固棲遲之節牧宰循常未盡搜揚之道撫事長息彌增憮然其令州縣依前薦舉皆集今冬奇偉必收浮華勿採無使巴人之調濫吹於簫韶魏邦之珍沈光於江漢務盡報國之義以副興賢之懷冊府元龜按唐大詔令

集入此詔於十年課應從冊府

秀才一人

進士二十四人

冉實張說河州刺史冉府君神道碑公諱實字茂實弱冠太學生進士擢第以證聖元年

卒年七十一推之是年二十歲

十九年乙巳

二月庚戌上親征高麗乙卯詔皇太子留定州監國太子令曰仰惟聖訓奉以周旋虛想異人其康神化式遵曩軌分駕翹車企覲英靈欽聞政道宜頒下州郡妙簡賢良其有理識清通執心貞固才高位下德重位輕或孝弟力田素行高於州里或鴻筆歷藻美

魯陳於天庭或學術該通博聞千載或政事明允才為時新如斯之倫並堪經務而翰光勿用仕進無階委身蓬藜深為可歎所在

官僚精加訪探庶使垂綸必察操築無遺一善弓旌咸宜舉送於是州郡所舉前後至者數百人舊書本紀冊府元龜

秀才三人

上書拜官一人

二十年丙午

策進士問惟堯則天全穎陽之節惟禹莫川遂滄州之美然則高潔之士出於盛明廉潔之質不生澆季自皇唐受命驅駕前古貞

遞不聞風，亂莫繼。豈端操之範，獨秘於往辰。將奔競之徒，頓聘於茲日。緬懷長往，有愴深衷。佇聽諸賢，以祛心疚。問元默垂拱，理歸上德。法令滋彰，事鍾澆季。是以唐虞畫象，四罪而咸服。姬夏訓刑三千，而愈擾。故知勝殘去殺，必在於宏仁。反樸還淳，不務於多辟。方知削茲三尺，專循五禮。幸陳用舍之宜，以適當時之要。

文苑英華

六月詔曰：高明之天，資星辰以麗象。博厚之地，藉川嶽而成形。況於帝王體元，立極臨馭。萬物宇養生靈，吾乎所以致治之君。遠讓佞近，忠良屈己以伸人。故能成其化，為亂之主。親不肖疏賢，臣虐下以恣情。用能成其亂，明君遵彼以與國。暗主行此以凶身。是以

登科記考

卷一

三

朽壤毀於蓮峯，巨靈傷於翠葉。蓮峯墜澗，竟無反嶺之期。翠葉隨風，終無歸林之望。故知凶者難以復生，耿者不可重全。所以馭朽臨水，銘心自戒。宵興肝食，側席思賢。庶欲博訪，印圍搜採。英俊爾我，王道臻於太平。可令天下諸州，明揚側陋。所部之內，不限吏人。其有服道棲仁，澄心勵操。出片言而標物，範備百行以綜人師。質高視於琳瑯，人不問於龔閔。潔志印園，揚名里閭。或甄明政術，曉達公方。稟木鐸於孔門，受金科於鄭相。奇謀間發，明略可以佐時。識見清通，偉才長於幹國。或含章傑出，命世挺生。應藻道文，馳楚澤而方駕。鉤深覩奧，振梁苑以先鳴。業擅專門，詞高載筆。或辨彫

春園談瑩，秋天發研。機於一言，起飛電於三寸。誓斯奔箭，未遂揚庭。並宜推擇，咸同舉薦。以禮將送，具狀表聞。限以今冬，並與考使同赴。庶使焚林之舉，咸矯異於嚴廊。尺木之階，方振鱗於游霧。翹心俊，又稱朕意焉。主者施行。冊府元龜。唐大詔令集。按詔令。年正月六日，從冊府。此詔許敬宗所草。

秀才一人

進士三人

張昌齡，舊書文苑傳。張昌齡，冀州南宮人。弱冠以文詞知名。本州欲以秀才舉之，昌齡以時廢此科，已久固辭。乃充進士貢舉。及第，新書昌齡與王公治、齊名。皆為考功員外郎。王師旦所細，太宗問其故，答曰：昌齡等華而少實，其文浮靡，非令器也。取之則後生勸慕，亂陛下風雅。帝然之。唐會要貞觀二十年九月，考功員外郎王師旦知貢舉時，冀州進士

登科記考

卷一

三

張昌齡，王公瑾並有俊才，聲振京邑。而師旦考其文策，全下舉朝。不知所以及奏等第。太宗怪無昌齡等名，因召師旦問之。對曰：此輩誠有詞華，然其體性輕薄，文章浮豔，必不成令器。臣若擢之，恐後生相倣效，有變陛下風雅。帝以為名言，後並如其言。按舊書明言昌齡及第，文苑英華亦載其文，播昇霄金石，例載張昌齡召見試息兵詔。又言昌齡為崑山道記室，平龜茲，露布為士所稱。則又及第後任幕職之證也。會要新書皆非事實。今從舊書。王公瑾即王公治，治避諱為瑾耳。田備見文苑英華。原注云：郝連梵見文苑。總目作田恪。英華。諸科：張鷟，張說府君墓誌銘。諱騰，字成騰，姓張氏。年十九，明法。即燕公之父。燕公又為碑云：以明法歷饒陽長子二尉。知貢舉：王師旦，譚寶錄自觀十九年考功員外郎。王師旦知舉，蓋知二十年之舉。今從會要。張昌齡對策曰：天分命箕山，多長往之賓。潛畝劬勞，滄州有肥

道之客是以北荒孤行甘草澤而輕周南岳紫芝翫林泉而恥漢
此蓋為匹夫小節未達汾陽之旨獨行幽姿甯動少微之宿豈若
大風在夢非熊入兆下箕尾而稱師委鹿頭而作傳自大君有命
遠頓天紘盡嚴穴之英奇總濠梁之邁軸脫荷裳而襲朱紱解薛
蘿而綰青綬五尺童子羞稱荷篠三事大夫恥觀瓢飲將使鄭君
谷口擅不言之謠曹相府門多清淨之化方知聖人在上真隱不
獲全其高滄風所偃幽貞不能固其節麋卵得性麟鳳所以呈姿
山林不天風雲以之通氣物既稟和而適變士亦感類而相從調
能自可怡神烹鮮足堪養性猶謂寒泉獨善未臻授受之仁薪樵

登科記考

卷一

三

兼濟有助與王之道謹對 兩儀亭育蓄嚴刑於積陰四序平分
降明罰於秋序是知觀象設教聖人所以勝殘因物造端懿后由
其立辟故鳩川受命士師陳九德之歌瑤山載刑呂侯訓百綏之
典然則激揚神化鼓舞皇階資粉澤而宏風俟德刑而振俗是故
六轡在御飛龍之駕可期九戩不施奔鯨之害斯兆縱使業優倦
領道邁曾巢齊飲啄於鶉居絕來往於犬吠猶未可長懸三禮永
擯五刑削茲噬嗑之科專行忠信之薄況今時推纂聖運屬升皇
猶勞丹浦之誅尙漏青邱之罪伯夷典禮與猾夏而同科司寇詳
刑共春官而聯事自可遠稽九伐近命三驅釋刀鏑於凶魁休甲

兵於原野然後弛威象闕展事天宗繼美媯皇追風火燧石渠未
滅豈得輒議展刑中獄既封自可專循大禮謹對 文苑英華

田備對策曰聖人出震博訪芻蕘大帝登庸詢謀師相是以周稱
尙父呂望擢自磻溪殷曰得賢傳說諸版築莫不舟梁羽翮鼎
實鹽梅表區寓之明明成朝廷之濟濟自隆周泊乎幽厲朝政在
於諸侯炎漢至於哀平威權任乎卿相貂蟬耀彩雄俊徧五侯之
門劍履生光賓客滿四豪之第吹竽彈劍犬吠雞鳴用才各任所
能取士不求其備弓旌之命非道德之門蒲帛之徵乖有道之室
方今前疑後丞龍翰鳳翼左輔右弼岳氣星精加以徵逸璞於嚴

登科記考

卷一

美

廊索遺珠於窮海邱園之下羔雁成行閭巷之中軒輅相次元纁
之禮既備巢父長謝山林珪璧之間不空夷齊豈食薇蕨謹對 文苑英華
按今本脫文 據永樂大典引補
郝連芻對策曰法星垂象列九霄而照燭習坎分爻疏六位而輝
煥故有皇王慎罰正俗以經時聖哲詳刑開物而成務莫不克清
函夏載穆黎元制天討之威嚴宏秋官之典憲舜遊媯汭乃去四
凶湯出鑊宮驅除三面然則質文異代典廢殊途微禹會昌仁流
於下泣獨夫受戮禍招於剖心自運往道消渚離樸散王風不競
苑柳之刺斯聞后德方衰棘櫓之制斯闕望夷招敗酷甚凝脂函

谷生災冤多精氣雖復蕭何改創爰始九章溫舒上言仍譏一失
網漏吞舟之罪主苟持寬律加盈閣之繁吏還舞智邈乎遺法允
屬升平大唐執紀先天凝圖王氣化軼胥庭之上功超步驟之前
掃氛祲於乾樞靜攝塵於地軸紫微君聖時乘光於得一黔首安
生日用陶其吹萬皇帝上元統歷下武嗣徽道叶順風契黃帝之
同象精通就日符赤運之文明於是職列英奇朝班俊乂載升降
之節既著禮容臨甲乙之科方在政辟道無爲以端拱思有罪而
責躬念向隅之獨嘔乃納隍而軫慮曲詢管庫取薦芻蕘誠宜妙
簡平反旁求庶獄涓橋焉馬必歸張季之言禁圍射兔勿爽高柔

登科記考

卷一

三

之旨于公陰德委以廷尉之司盛吉深仁授以憲曹之任剖符寄
劉寬之輩蒲鞭之教可追分陝趨邵爽之儔棠陰之聽斯在加以
五詞咸備兩造兼持運靜躁於韋弦聽遲速於寬猛獬豸雖觸咎
絲行其惡化蒼鷹輟號郵都息於頓苛自然圍狂空虛靡怨黃沙
之罪鉗欽安用無施曰繁之刑則迹適成康道逾文景不仁自遠
無得而稱謹對 文苑 英華

二十一年 丁未

正月丁酉詔以貞觀二十有二載仲春之月式遵故實有事於泰
山仍令天下諸州搜揚仄陋其有學藝優洽文蔚翰林政術甄明

才膺國器者並以申送限以來年二月一日總集泰山庶令作賦
貽金不韞天庭之拔被禍懷玉無溺屠釣之間務得英奇當加不
次 冊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按此詔許敬宗所草

二月壬申詔曰左邱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
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子慎何休王
肅王輔嗣杜元凱范甯賈逵等二十有一人代用其書垂於國胄
既行其道理合崇褒自今有事於太學可並配享尼父廟堂 舊書

冊府元龜 按自貞觀二年以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是年
以左邱明二十二人並爲先師至永徽間後復以周公爲先聖降
孔子爲先師貶顏子與左邱明等爲從祀
至顯慶二年七月長孫无忌始奏復舊制

登科記考

卷一

三

丁丑皇太子於國學釋菜 舊書本紀 冊府元龜 二月丁丑詔皇
太子之國學釋奠於先師皇太子爲初
獻國子祭酒張瑒爲亞獻光州刺史攝司業趙宏智爲終獻既
滿去智開講孝經敷宏忠臣孝子之義皇太子歡甚因令宣勞
子以上言名教之所由學校之所作君臣父子之義風化訓導之
端加之以去獎因之以誠勵凡數百言詞義甚美聽者悚然無不
歡悅更相願曰此誠德音也於是賜學官胄子弟各有
差仍擢其高業者右庶子許敬宗上四言詩以美其事

八月壬戌詔以河北大水停封禪其朝集使及選舉人等前令詣
洛陽宮可依常年集限並赴京師 冊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進士七人

明經科 陳元敬 陳子昂有周居士陳公墓誌銘公諱元敬二十
年七十有四己亥爲嗣聖十六年逆數
之擢第當在此年按元敬卽子昂之父

知貢舉 王師旦

二十二年 戊申

進士九人

知貢舉 王師旦

二十三年 己酉

五月己巳太宗崩 舊書本紀

六月甲戌朔高宗即位 通鑑

九月詔曰殷宗邁德化致升平周王顯仁政稱刑措太宗文皇帝

神明配德靈武兼資掃機槍而王區夏混陰陽而作天地以此大

登科記考

卷一

无

業留屬微躬雖復瑄變星霜而心嬰荼毒州郡之長能修厥職禮

義與行茲回自屏刑憲不苛孤俾是賴有司詢訪宜以名聞有一

於此當超不次其有經明行修談講精熟具此師嚴才堪教胄者

志節高妙識用清通博聞疆正終堪卿輔者遊情文藻下筆成章

援心處事端平可紀者疾惡揚善依忠履義執持典憲終始不移

者京師長官上郡督府及上州各舉二人中下州刺史各舉一人

前代忠鯁身死王門子孫才堪任官而留滯停移者既想遺風尤

宜旌舉 冊府元龜

秀才一人 通典云初秀才科等最高貞觀中有舉而不第者坐其州長由是廢絕

進士八人 婁師德 舊唐書本傳鄭州原武人弱冠進士擢第以聖歷二年七十推之是年二十歲

知貢舉 王師旦 師旦知舉譚賓錄之言十九年即唐會要之二數年皆師旦知舉惟太宗於是年五月崩通典冊府元龜載九月

太宗問張昌齡下第之事張昌齡下第事誤辨已見前言九月亦誤按畫墁錄言唐太宗一朝五放榜每榜一名其說甚謬不知何所據也

登科記考

卷一

辛

南菁書院叢書

登科記考卷二

大興徐松

唐高宗天皇大聖大宏孝皇帝

永徽元年

庚戌

正月辛丑朔改元

舊書本紀

六月詔曰昔勳華肇政仁義居先殷周創基教學成本朕嗣立鴻

基裁成丕緒如臨於海罔知攸濟思得學徒用康庶績而頃歲所

敦先諸聖教青襟方領未達至懷惟欲思轅固以加班想高堂以

授秩斯文寥落去之彌遠深加發慮稱朕意焉儒官員缺卽宜補

授其館博士助教節級賜物三館學生有業科高第景行滄良者

登科記考

卷二

所司簡試具以名聞

冊府元龜

是年敕太尉長孫无忌司空李勣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張行成

侍中高季輔黃門侍郎宇文節柳奭左丞段寶元太常少卿令狐

德棻吏部侍郎高警刑部侍郎劉燕客給事中趙文中書舍人李

友益少府丞張行實大理丞元紹太府丞王文端刑部郎中賈敏

行等共撰定律令格式舊制不便者皆隨有刪改

冊府元龜

秀才一人

劉釜

玉海引登科記

進士十四人

二年

辛亥

三月十四日詔太尉趙國公長孫无忌及中書門下國子三館博

士宏文學士故國子祭酒孔穎達所撰五經正義

按孔穎達卒於貞觀二十二年

事有遺謬卽刊正

唐會要

閏九月長孫无忌等上所刪定律令式甲戌詔頒之四方

通鑑

秀才

玉海引登科記云是年始停秀才舉按新書韓思復傳舉秀才高第思復在永徽後所謂秀才者卽進士科也

進士二十五人

三年

壬子

詔曰律學未有定疏每年所舉明法遂無憑準宜廣召解律人條

義疏奏聞仍使中書門下監定

舊書刑法志

登科記考

卷二

應制及第

雲麓漫鈔於制科及第下注云永徽三年是此年有制科也

不貢舉

四年

癸丑

二月二十四日太尉長孫无忌等表上五經正義曰臣无忌等言

臣聞混元初闢三極之道分焉醜德既醜六籍之文著矣於是龜

書浮於溫洛爰演九疇龍圖出於滎河以彰八卦故能範圍天地

挺植陰陽道濟四溟知周萬物所以七教八政垂炯誠於百王五

始六虛始徽範於千古詠歌明得失之迹雅頌表興廢之由實刑

政之紀綱乃人倫之隱括昔雲官司契之后火紀建極之君雖步

驟不同質文有異莫不開茲膠序樂以典墳敦稽古以宏風闡儒雅以立訓啟舍靈之耳目贊神化之丹青姬孔發揮於前荀孟抑揚於後馬鄭迭進成均之望鬱興蕭戴同昇石渠之業愈峻歷夷險其教不墜經隆替其道彌尊斯乃邦家之基王化之本者也伏惟皇帝陛下得一繼明通三撫運乘天地之正齊日月之暉敷四術而緯俗經邦蘊九德而辨方軌物御紫宸而訪道坐元扈以裁仁化被丹澤政治幽陵三秀六穗之祥府無虛月集圍集閣之瑞史不絕書照金鏡而泰階平運玉衡而景宿麗可謂鴻名軼於軒昊茂績冠於勳華而垂拱允為遊心經典以為聖教幽蹟妙理深

登科記考

卷二

三

元訓詁紛綸文疏踏駁先儒競生別見後進爭出異端未辨三豕之疑莫祛五日之惑故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孔穎達宏才碩學名振當時貞觀年中奉勅修撰雖加討覈尙有未周爰降絲綸更令刊定勅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无忌司空上柱國英國公臣勳尙書左僕射兼太子少師監修國史上柱國燕國公臣志宣尙書右僕射兼太子少傅監修國史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公臣行成光祿大夫侍中兼太子少保監修國史上護軍修縣開國公臣季輔光祿大夫吏部尙書監修國史上柱國河南郡開國公臣褚遂良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令監修國史上

登科記考

卷二

四

騎都尉臣柳奭前諫議大夫宏文館學士臣谷那律國子博士宏文館學士臣劉伯莊朝議大夫國子博士臣王德韶朝議大夫行太學博士臣賈公彥朝議大夫行太學博士臣宏文館直學士臣范義頹朝議大夫行太常博士臣柳宣通直郎太學博士臣齊威宣德郎守國子助教臣史士宏宣德郎守太學博士臣孔志約右內率府長史宏文館直學士臣薛伯珍太學助教臣鄭祖元徵事郎守太學助教臣隨德素徵事郎守四門博士臣趙君贊承務郎守太學助教臣周元達承務郎守四門助教臣李元植儒林郎守四門助教臣王真儒等上稟宸旨旁撫羣書釋左氏之膏肓翦古文之煩亂探曲臺之奧趣索連山之元言囊括百家森羅萬有比之天象與七政而長懸方之地軸將五嶽而永久筆削已了繕寫如前臣等學謝伏恭業慚張禹雖罄庸淺懼乖典正謹以上聞伏增戰越謹言永徽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太尉揚州都督上柱國趙國公臣无忌等上

北宋周易
軍疏本

三月壬子朔頒孔穎達五經正義於天下每年明經令依此考試

舊書
本紀

十一月十九日太尉長孫无忌等表上律疏曰臣无忌等言臣聞三才既分法星著於元象六位斯列習坎彰於易經故知出震乘

時開物成務莫不作訓以臨函夏垂教以牧黎元昔周后登極呂侯闡其茂範虞帝納樞臬陶創其彝章大夫之述三言金象騰其高軌安衆之陳九法玉牒播其宏規前哲比之以隄防往賢譬之以銜勒輕重失序則繫之以存亡寬猛乖方則階之以得喪泣辜慎罰文命所以會昌斯脛剖心獨夫於是盪覆三族之刑設禍起於望夷五虐之制興師亡於涿鹿齊景網峻時英有踊貴之談周幽獄繁詩人致菀柳之刺所以當塗撫運樂平除慘酷之刑金行提象鎮南削煩苛之法而體國經野御辨登樞莫不崇寬簡以宏風樹仁惠以裁化景胄以之碩茂寶祚於是克崇徽猷列於細圖

登科記考

卷二

五

鴻名勒於青史暨炎靈委御人物道銷霧翳三光塵驚九服秋卿司於邦典高下在心獄吏傳於爰書出沒由己丙史溺灰然而被辱丞相見牘背而行賂戮逮棄灰誅及偶語長平痛積冤之氣司敗切瘦死之魂遂使五樓之羣爭迴地軸十角之旅競入天田國步於是艱難刑政於焉弛紊殷憂俟來蘇之后多難佇撥亂之君大唐握乾符以應期得天統而御歷誅販永之巨猾勦丹浦之凶渠掃旬始而靜天綱廓妖氛而清地紀朱旗乃舉東城高滅楚之功黃鉞裁靡西土建勦商之業總六合而光宅包四大以凝旒異域於是來庭殊方所以受職航少海以朝絳闕梯崑山以謁紫宸

推髻之曾加之以文冕窮髮之長寵之以徽章王會之所不書塗山之所不紀歌九功以協金奏運七政以齊玉衡律增甲乙之科以正澆俗禮崇升降之制以拯頽風蕩蕩魏魏信無德而稱也伏惟皇帝陛下體元纂業則大臨人覆載並於乾坤照臨運於日月坐青蒲而化光四表負丹旰而德被九圍日旰忘餐心存於哀矜宵分不寐志在於明威一夫向隅而責躬萬方有犯而罪已仍慮三辟攸斃八刑尙密平反之吏從寬而失情次骨之人舞智而陷網刑靡定法律無正條徽纆妄施手足安措乃制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長孫无忌司空上柱國英國公李勣尙書左僕射兼太子少師監修國史上柱國燕國公子志宣尙書右僕射監修國史上柱國開國公褚遂良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令監修國史上騎都尉尉契銀青光祿大夫守刑部尙書上輕車都尉唐臨太中大夫守大理卿輕車都尉段寶元太中大夫守黃門侍郎護軍潁川縣開國公韓瑗太中大夫守中書侍郎監修國史驍騎尉來濟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辛茂將朝議大夫守尙書右丞輕騎都尉劉燕客朝議大夫使持節潁川諸軍事守潁川刺史輕車都尉裴宏獻朝議大夫守御史中丞上柱國賈敏行朝議郎守刑部郎中輕車都尉王懷恪前雍州蓋屋縣令雲騎尉董雄朝

登科記考

卷二

六

守刑部郎中輕車都尉王懷恪前雍州蓋屋縣令雲騎尉董雄朝

議郎行大理丞護軍路立承奉郎守雍州始平縣丞驍騎尉石士
 遼大理評事雲騎尉曹惠果儒林郎守律學博士雲騎尉司馬銳
 等撫金匱之故事採石室之遺書捐彼凝脂敦茲簡要網羅訓詁
 研覈邱墳撰律延三十卷筆削已了實三典之隱括信百代之準
 繩銘之景鍾將二儀而並久布之象魏與七曜而長懸庶一面之
 祝遠超於殷簡十失之歎永弭於漢圖謹詣朝堂奉表以聞臣无
 忌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永徽四年十一月十九日進唐律義疏

頒新律疏於天下舊書本紀

不貢舉

登科記考 卷二 七

應制及第三八

五年甲寅

進士一人

六年乙卯

進士四十三人

應制一人按應制下脫及第二字

七年丙辰

正月壬申改元為顯慶元年舊書本紀

三月十六日皇太子宏請於崇賢館置學士並生徒詔許之唐會要

十月詔曰朕受命上元嗣膺下武每肅恭冕旒延想英裔俯振鸞
 而企貞臣仰飛鴻而慕長輔雲臺側席玉管履移宣室整衣金壺
 亟收寂寥塵觀鑿寐興懷比年雖嘗進舉遂無英俊猶恐棲岩穴
 而韜奇樂邱園而晦影宜令河南北江淮以南州縣或緯俗之
 英聲馳管樂或濟時之器價軼蕭張學可帝師材堪棟輔者必當
 位之不次可明加採訪務盡才傑州縣以禮發遣唐大詔令集

十二月乙酉置算學舊書本紀按職官志武德初廢算學此年復置

進士三人 蘇環舊書本傳環隋尚書右僕射威曾孫祖襲父勛字昌容京兆武功人幼而岐嶷聰敏冠常始讀山棲志一覽便誦及長博綜經史尤善屬詞年十八進士高第以景雲九年卒年七十二

登科記考 卷二 八

十二推之及第在是年

顯慶二年丁巳

二月唐大詔令集作六月詔曰濟時興國實恃九功禦敵威邊亦資七德朕
 端拱宣室思宏景化將欲分憂俊乂共逸岩廊而比者貢寂英奇
 舉非勇傑豈稱居安慮危之志處存思亂之心如不旌賁遠近則
 爪牙何寄宜令京官五品以上及諸州牧守各舉所知或勇冠三
 軍翹關拔山之力智兼百勝緯地經天之才蘊奇策於良平馳功
 績於衛霍蹤一起於吳白軌雙李於牧廣賞繼善而萬眾悅冊府元龜按劉仁願紀功碑顯慶
 惡而一軍懼如有此色可精加採訪各以奏聞冊府元龜按劉仁願紀功碑顯慶

二年應詔舉文武高第升
進二階疑即應此詔也

進士二十二人

三年戊午

二月策志烈秋霜科冊府元龜

七月上謂宰臣曰四海之廣唯在得賢卿等用人多作形迹護作

避親知不能盡意甚為不取昔祁奚舉子古人以為美談即使

卿等兒姪有材亦須依例進舉通典冊府元龜

九月廢書算律學舊書本紀

是年黃門侍郎劉祥道以選舉漸弊陳奏其三曰雜色人請與明

登科記考

卷二

九

經進士通充入流之數以三分之論每二分取明經進士一分取

雜色人其四曰本傳作其三儒為教化之本學者之宗儒教不興風俗

將替今庠序徧於四海儒生溢於三學勸誘之方理實為備而獎

進之道事或未周但承徽以來於今八載在官者以善政粗聞論

事者以一言可採莫不光被論旨超升不次而儒生未聞恩及臣

故以為獎進之道未周其五曰本傳作其四國家富有四海於今已四

十年百姓官僚未有秀才之舉未知今人之不如昔將薦賢之道

未至豈可方稱多士遂闕斯人請六品以下爰及山谷特降綸言

更審搜訪仍量為條例稍加優獎不然赫赫之辰斯舉遂絕一代

盛事實為朝廷惜之錄餘不奉勅付所司集羣官詳議者多難於改

作事竟不行通典舊書

進士十七人 崔禹錫唐詩紀事崔禹錫字洪範登顯慶三年進士第為中書舍人

明經科 康希銑顏魯公康使君神道碑銘君諱希銑字南金會稽人年十四明經登第補右內率府曹曹應詞

漢宏麗舉甲科拜秘書省校書郎轉左金吾衛錄事參軍應博通

文史舉高第授太府寺主簿轉丞又應明於政理舉拜洛州河清

令以開元三年卒年七十一

推之明經登第當在是年

諸科一人

志烈秋霜科 韓思彥冊府元龜唐會要新書韓思彥傳思彥字英遠鄆州南陽人志烈秋霜科擢第

揚州右將軍魏哲神道碑公諱哲字知人鉅鹿陽曲人顯慶三

年詔除左衛清宮府左果毅都尉尋圍谷府折衝都尉並長上如

故又以應詔舉對策甲科遷左騎衛將軍四年詔公為鐵

勒道行軍總管按是年不見他科疑亦志烈秋霜科及第

四年未

二月乙亥上親策試舉人冊府元龜引諸色目凡九百人冊府元龜

惟郭待封張九齡五人居上第按徐浩撰張九齡碑九齡卒於開元二十八年年六

十一則生於調露元年上距顯慶四年尚二今待詔宏文館隨仗

供奉舊書本紀

進士二十人詞學指南顯慶四年進士試開內父老迎駕表貢士箴

明經科 尹思貞舊書本傳京兆長安人弱冠明經舉以開元四年年七十七推之是年二十歲

洞曉章程科

材稱棟梁志標忠鯁科

政均卓魯字俗之化通按通字疑有誤高科

安心畝畝力田之業夙彰科

道德資身鄉閭共挹科

養志邱園嘉遁之風載遠科

材堪應幕科

學綜古今科按以上諸科皆見雲麓漫鈔是年設李巢 張昌宗

秦相如 崔行功行功恆州井陘人郭待封冊府元龜載是年制科五人即

本紀所云五人居上第也第統言制科不知其人舉某科今附於此科之下以俟考

登科記者

卷二

七

五年庚申

六月辛卯詔文武五品以上冊府元龜四科舉人或孝悌可稱德

行夙著通涉經史堪居繁劇或游泳儒術沈研冊府下帷不倦博

物馳聲或藻思清華詞鋒秀逸譽標文雅材堪遠大或廉平處事

疆直為心洞曉刑書兼苞文藝者精加搜訪各以名薦舊書本紀冊府元龜

總按張說贈太州刺史楊志誠碑明慶中詔郡國舉賢良公對

策天朝無能出其右者疑即此年四科舉也又按河朔訪古記載

冀城縣九門城西有唐高宗上元三年建浮圖碑題云唐應詔四

科舉董行文撰文寶刻叢編載集古錄目引作前應詔四科舉董

行思當亦此年制舉

進士十四人

上書拜官一人

六年辛酉

三月丙申朔改元龍朔元年舊書本紀通鑑作二月乙未晦改元

進士五人

名拜官一人按新書祝欽明傳父琳字叔良門人張後允既顯宦薦於朝詔對策高第疑即其人也

諸科 楊炯那齋讀書志楊炯華陰人顯慶六年舉神童授校書郎 舊書文苑傳炯幼聰明博學善屬文神童舉

按炯是年十二歲

應制及第 高口陳子昂離狐縣丞高府君墓誌銘君諱某龍朔元年有制舉忠鯁君對策及第試永州湘源縣

賦按顯慶四年有志標忠鯁制科制舉忠鯁殆亦此類

登科記者

卷二

七

龍朔二年壬戌

正月丙午唐會要作十八日東都初置國子監并加學生等員均分於兩

都教授舊書本紀

改國子監為司成館唐會要

五月乙巳復置律書算三學舊書本紀

九月勅學生在學各以長幼為序初入學皆行束脩之禮禮於師

國子太學各絹三疋四門學各絹二匹俊士及律書算學州縣學

各絹一匹皆有酒脯其束修三分入博士二分助教又每年國子

監所管學生國子監試州縣學生當州試並選藝業優長者為試

官仍長官監試

進士八人

明經科

崔元暉

舊書本傳元暉博陵安平人父行謹為胡蘇令元暉少有學行深為叔父秘書監行功所器重

龍朔中

三年癸亥

正月詔以書學

隸蘭臺算學隸秘閣律學隸詳刑寺

八月詔內外官

五品以上各舉嚴敷幽素之士廣加詢訪旁求詭

俗式企英材允

毗闕政冊府元龜按舊書本紀八月癸卯彗星見於左攝提戊申詔百寮極言正諫令內

外官五品以上

各舉所知

不貢舉

麟德元年甲子

七月丁未朔詔

宜以三年正月式遵故實有事於岱宗所司詳求

茂典以從折衷

其諸州都督刺史以二年十二月便集嶽下諸王

十月集東都緣

邊州府襟要之處不在集限天下諸州明揚才彥

或銷聲幽歎

或藏器下僚並隨嶽牧舉送冊府元龜

進士三人

諸科二人

茂材異行科

銷聲幽歎科

嚴善思

按記

即嚴善思也

見雲蓋

嚴善思

舊書方伎傳嚴善思同州朝邑人初應銷聲幽歎科舉擢第則天時為監察御史

平貞

張說常州刺史平貞神道碑補廬州

李思訓

李邕雲麾將軍碑公諱思訓字建隴西狄道人年十四補崇文生舉經明行脩甲科

李思訓

李邕雲麾將軍碑公諱思訓字建隴西狄道

李思訓

李邕雲麾將軍碑公諱思訓字建隴西狄道

李思訓

李邕雲麾將軍碑公諱思訓字建隴西狄道

李思訓

李邕雲麾將軍碑公諱思訓字建隴西狄道

李思訓

李邕雲麾將軍碑公諱思訓字建隴西狄道

李思訓

李邕雲麾將軍碑公諱思訓字建隴西狄道

李思訓

李邕雲麾將軍碑公諱思訓字建隴西狄道

李思訓

李邕雲麾將軍碑公諱思訓字建隴西狄道

李思訓

李邕雲麾將軍碑公諱思訓字建隴西狄道

李思訓

李邕雲麾將軍碑公諱思訓字建隴西狄道

李思訓

李邕雲麾將軍碑公諱思訓字建隴西狄道

李思訓

李邕雲麾將軍碑公諱思訓字建隴西狄道

李思訓

李邕雲麾將軍碑公諱思訓字建隴西狄道

李思訓

李邕雲麾將軍碑公諱思訓字建隴西狄道

李思訓

李邕雲麾將軍碑公諱思訓字建隴西狄道

李思訓

李邕雲麾將軍碑公諱思訓字建隴西狄道

李思訓

李邕雲麾將軍碑公諱思訓字建隴西狄道

李思訓

李邕雲麾將軍碑公諱思訓字建隴西狄道

李思訓

李邕雲麾將軍碑公諱思訓字建隴西狄道

化於千祀朕嗣膺寶歷祇奉睿圖憲章前王規矩先聖崇至公於
海內行大道於天下遂得八表又安兩儀交泰功成化洽禮盛樂
和展采東巡迴輿西土塗經茲境撫事與懷駐蹕荒區願為師友
瞻望幽墓思承格言雖寢寢荒蕪餘基尚在靈廟虛寂椒烈猶存
孟軻曰自生人以來未有若孔子者也微禹之歎既深褒崇之道
宜峻可追贈太師庶年代雖遠式範令圖景業惟新儀型茂實其
廟宇制度卑陋宜更加修造仍令三品一人以少半致祭褒聖侯
德倫既承允緒有異常流其子孫並宜免賦役主者施行通鑑
孔宣公碑陰舊書云甲午至曲阜按碑載此為
正月二十四日詔二十四日為辛卯當從通鑑

登科記考

卷二

五

進士是年不言貢舉蓋有貢 王上客劉禹錫王俊神道碑大父
舉而登科記脫佚也 上客高宗封岳進士及第
魏知古舊書本傳深州陸渾人性方直早有才名弱冠舉
進士以開元三年卒年六十九推之是年二十歲
幽素科十二人記纂淵海 蘇瓌見冊府元龜 解琬見冊府元龜
舊本傳魏州元城人少 苗神客見冊府元龜 格輔元見冊府元龜
應幽素舉拜新政府尉 徐昭見冊府元龜 劉訥言見冊府元龜
舊書岑文本傳格輔元汴 孫翌見冊府元龜 劉訥言見冊府元龜
州浚儀人新書輔元父處仁 龜唐會要 劉訥言見冊府元龜
會 崔谷神見冊府元龜 郭敬同孫翌教子郭府君墓誌嚴 王
勃舊書文苑傳王勃年未及冠應幽素舉及第拔王勃春思賦序
成亨二年余春秋二十有二則是年十七故曰未及冠 唐才
子傳王勃六歲善詞章麟德
初劉祥道表其才對策高第

乾封二年丁卯

十月令天下諸州舉鴻儒碩學博聞彊記之士冊府元龜

進士五人

詞贈文華科

直言極諫科墨薩漫鈔列此二科於幽素之次皆係乾封元年按
與直言極諫二年有舉鴻儒碩學之詔則詞贈文華必在此年故
並兼於此

三年戊辰

二月丙寅改元為總章元年舊書本紀 新書作三月庚寅

三月舊書作二月癸未 詔曰皇太子宏近因釋菜齒胄上庠祇事
先師馳心近侍仰崇山而景行眷曩哲以勤懷頌顏曾之特高揚

登科記考

卷二

六

仁義之雙美請申褒贈載甄芳烈朕嘉其進德冀以思齊訓誘之
方莫斯為尙顏回可贈太子少保冊府元龜 按舊書本紀贈顏
進士二十六人 回太子少師曾參太子少保

總章二年己巳

不貢舉

三年庚午

三月甲戌朔大赦天下改元為咸亨元年舊書本紀

五月丙戌詔曰諸州縣孔子廟堂及學館有破壞并先來未造者

遂使生徒無肄業之所先師闕奠祭之儀久致飄露冊府元龜 深非

敬本宜令所司速事營造舊書本紀

改司成館復為園子監唐會要

進士五十四人 宋守節狀元 杜審言唐才子傳審言字必簡京兆人頂之遠裔咸亨元年

宋守節榜進士為隰城尉舊書文苑傳杜易簡從祖弟審言進士舉 高瑾唐詩紀事高瑾高士廉之孫登咸亨元年進士

咸亨二年 辛未

十月丙子詔曰禮樂之用其來尚矣朕誕膺明命克光丕歷思隆頌聲以康至道而曲臺闕訓猶乖揖讓之容大樂登歌徒紀鏗鏘之韻良以教虧綿繆學闕菁宗興言盛業瘳寐盈抱然則幽誠所

登科記考 卷二 七

著縱九皋而必聞忠信所存在十室而無爽但慮習祖之彥韞跡於閭閻辨鐸之英韜深於林藪夫良玉無脛求之斯來真龍難觀好之而至其四方士庶及邱園棲隱有能明習禮樂詳定音律於行無遠在藝可錄者宜令州縣搜揚博訪具以名聞舊書本紀唐府元龜

不貢舉 按唐詩紀事引嗣初咸亨二年第

三年 壬申 一人登第二年疑四五年之說

不貢舉

四年 癸酉

進士七十九人 郭震新書本傳郭元振名震以字顯舊書魏州黃鄉人張說郭元振行狀十六入太學

與薛稷趙彥昭同業年十八擢進士第其年判入高 李迥秀新書

等以開元元年卒年五十八推之當於是年及第 迴秀及進士第按迥秀於五年舉英材傑

出科年弱冠前數年不貢舉故附四年 拔萃科 郭震撫言數震今年及第

諸科 馬懷素舊書本傳潤州丹徒人墓誌銘懷素字貞規十

見器異舉孝廉引同載入洛 按咸亨四年懷素年十五舊

書本傳言舉進士墓誌不載蓋即舉孝廉之誤也今從墓誌

知貢舉 杜易簡舊書文苑傳杜易簡咸亨中為考功員外郎按

考功員外郎屈之敬元為吏部侍郎在咸亨三年則易簡當於三年即為考功矣

五年 甲戌 登科記考 卷二 六

八月改咸亨五年為上元元年舊書本紀

詔五品以上各舉所知冊府元龜

十二月二十七日舊書本紀 天后上表曰伏以聖緒出自元元五

千之文實唯聖教望請王公以下內外百官皆習老子道德經其

明經咸令習讀一準孝經論語所司臨時策試請施行之唐會要

本紀作天后上意見十二條請王公百寮皆習

老子考后妃傳習老子為十二條中第八事 是年有劉曉者通鑑作 上疏曰國家以禮部為孝秀之門考文章

於甲乙故天下響應馳驅於才藝通鑑作文 不矜於德行夫德行

者可以化人成俗才藝者可以約法立名故有朝登甲科而夕陷

刑辟刑法守度使之然也陛下焉得不改而張之至如日誦萬言
何關理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昔子張學干祿仲尼日言寡尤行
寡悔祿在其中矣又日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今舍其本而循其末

況古之作文必諧風雅今之末學不近典謨勞心於草木通鑑作
并木
之間極筆於烟雲通鑑作
烟霞之際以此成俗斯大謬也昔之採詩以

觀風俗詠卷耳則忠臣喜誦蓼莪而孝子悲溫良敦厚詩教也豈
主於淫文哉夫人之愛名猶水之就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陛下

若以德行為先才藝為末必敦德勵行以仁甲科鄴舒俊才沒而
不齒陳實長者拔而用之則多士雷奔四方風動風動於下聖理

登科記考

卷二

九

於上豈有不變者歟通典 按是時貢舉未備禮部而言禮部
為孝秀之門恐誤通鑑引亦作禮部取士

進士五十七人重試及第十一周彥輝 唐詩紀事彥輝登
咸亨五年進士

張守貞撫言咸亨五年七世伯祖鸞臺鳳閣龍石白水公時
任考功員外郎下覆試十一人內張守貞一人鄉貢

知貢舉 王方慶撫言鸞臺鳳閣龍石白水公任考功員外郎按
舊書方慶傳封白泉縣男遷鸞臺侍郎同鳳閣

鸞臺平章事俄轉鳳閣侍郎則所謂鸞臺鳳閣者即方慶也白水
為泉字之訛龍字衍文傳雖不言為郎中員外事而高宗紀永淳

元年有吏部郎中王方慶
是咸亨時得為員外郎也

英材傑出科 李迥秀舊書李大亮傳迥秀大亮族孫也弱冠應
英材傑出舉拜相州參軍按漸書迥秀卒

於代姚崇為兵部尚書時年五十事在長安四年則
弱冠在咸亨五年是年有詔舉所知蓋即制科也

上元二年 亥乙

正月唐會要作正
月十四日 敕明經加試老子策二條唐會要
作三條進士加試帖
三條 冊府元龜 按進士試帖謂帖老子是時尚無帖經之制
新書選舉志言是年加試貢士老子策明經二條進士三條
則試帖當
作試策矣

八月二十七日改崇賢館為崇文館唐會要 按避章懷太子
諱也館在東宮左春坊南

進士四十五人 鄭益狀 元 沈佺期唐才子傳沈佺期字雲卿相
州人上元二年鄭益榜進士

舊書文苑傳沈佺期
相州內黃人進士舉 宋之問唐才子傳宋之問字延清
汾州人上元二年進士 劉希

登科記考

卷二

三

雲覆其身其年對策考功員外郎鸞臺味道以為天下第一桂林
風士記張鸞字文成深州陸渾人弱冠應下筆成章凡七應舉四

參選皆中甲科拔容齋續筆引登科記云上元二年進士四十五
人驚名皆二十九既以為無雙而不列高第神龍元年才膺管

樂科於九人中為第五景雲二年中賢良方正科於 陳該陳周
二十人中為第三所謂制舉八中甲科亦不然也

收內供奉學士懷州河內縣尉陳該石人銘君諱該字彥表絳州
顯武大少好學能屬文上元元年州貢進士對策高第釋褐授將

仕郎按元年鄉貢是登第在二 附不疑通志氏族畧上元登科
年故三年得應詞鄉文律科也 有附不疑 按上元改

元在八月則無元年貢舉
三年不貢舉故知在此年

別救二人 按別救撫言謂即別頭是不始 錢令緒 鄭人政
於開元二十九年矣二當作四

王愷 崔志恂撫言別頭及第始於上元二年錢令緒鄭
人政王愷崔志恂等四人亦謂承優及第

續試三人

應制及第 楊炯 楊炯 天賦序 顯慶五年 炯時年十一 待制

知貢舉 壽味道 見上張 鷟注

三年 丙子

正月策詞 彈文律科 冊府元龜

閏三月令京官五品以上及諸州都督刺史各舉所知一人 冊府元龜

十一月壬申改上元三年曰儀鳳元年 舊唐書 本紀

十二月詔曰山東江左人物甚眾 雖每充賓薦而未盡英髦 或孝

悌通神 遐邇推敬 或德行光俗 邦邑崇仰 或學綜九流 垂帷視與

或文高六藝 一作 下筆成章 或備曉八音 洞該七曜 或射能穿札

力可翹關 或邱園秀異 志存棲隱 或將帥子孫 世稱勇烈 委巡撫

大使咸加採訪 任申褒獎 亦有婆娑 鄉曲負材 倣俗為譏 議所斥

陷於跡弛之流者 亦宜選擇 具以名聞 冊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不貢舉 張說 故宣威將軍 楊君碑 公諱 令一字 令一 太州 仙掌人

一推之及第 在是年登科 記 既 有 諸 科 則 言 不 貢 舉 者 誤

諸科四人

詞 譚 文 律 科 崔 融 冊 府 元 龜 唐 會 要 舊 唐 書 本 傳 崔 融 齊

陳 該 陳 子 昂 陳 該 石 人 銘 上 元 元 年 之 明 年 制 勅 天 下 文 儒 司 屬

少 卿 楊 若 訥 薦 君 應 詞 彈 文 律 對 策 高 第 勅 授 茂 州 石 泉 縣

文學優贍科 馬懷素 舊唐書本傳 應制舉登文學優贍科 墓誌

尉 郗 無 何 丁 太 夫 人 憂 服 闋 授 麟 臺 正 字 京 兆 韋 方 直 善 飛 白 以

公 既 及 冠 禮 未 嘗 立 字 遂 大 署 飛 白 云 懷 素 字 貞 規 以 開 元 六 年

卒 年 六 十 推 之 咸 亨 四 年 年 十 五 舉 孝 廉 服 闋 後 云 既 及 冠 是 應

制 舉 時 未 及 二 十 也 是 年 有 制 科 或 文 學 優 贍 科 亦 在 是 年 故 載

此 於

口口科 員半干 舊唐書文苑傳 上元初 應入科舉授武陟尉 按

干 墓 云 十 八 代 祖 凝 自 梁 入 魏 本 姓 劉 陽 嶠 舊 唐 書 長 吏 傳 陽 嶠

彭 城 人 以 其 雅 正 似 伍 員 遂 賜 姓 員 陽 嶠 舊 唐 書 長 吏 傳 陽 嶠

中 應 入 科 舉 裴 守 貞 舊 唐 書 友 傳 裴 守 貞 絳 州 稷 山 人 後 魏 冀

州 守 貞 早 孤 初 舉 進 士 及 應 入 科 舉 累 轉 乾 封 縣 令 中 官 至

儀 鳳 二 年 丑 丁 按 入 科 舉 在 是 年 而 不 知 其 科 俟 考

十二月詔京文武職事三品以上官每年各舉所知或才蘊廊廟

器均瑚璉體王佐之嘉猷資公輔之宏量或奇謀異算決勝千里

或投石拔距勇冠三軍或賽誇忠亮志存匡弼或繩違糾慝不

權豪或威惠仁明堪居守牧之重或公正廉直足膺令長之任咸

宜搜訪具錄封進朕當詳覽量加獎擢 冊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不貢舉

上封拜官一人

下筆成章科 按去冬下詔 應 州 破 石 人 元 崇 為 孝 敬 挽 郎 韓 思 彥 新 唐 書 韓 思 彥 傳 萬 年 令 李

科 王無競 舊書文苑傳王無競有文學初應下筆成章舉及第

解祿授趙州樂城縣尉 孫述王無競墓誌公諱無

競字仲烈其先郎邪人因官

家於東萊弱冠以應制擢第

三年 庚戌

三月 冊府元龜 勅自今已後道德經孝經並為上經貢舉人並須

兼通其餘經及論語任依常式 冊府元龜 唐會要

四月戊申改來年正月一日為通乾 舊書 本紀

十二月癸丑詔停明年通乾之號 新書 本紀

不貢舉 陳憲墓誌銘公諱憲字令將平陽臨汾人年三十鄉貢進士對策上第其年解褐榮澤主簿以開元十三年癸春秋

七十八以年推之當是儀鳳二年鄉貢進士次年上第又按舊書鄭惟忠傳儀鳳中進士舉授井陘尉是儀鳳 有進士張九齡徐

登科記考

卷二

三

堅神道碑上元中遭妻太夫人之喪服闋州之秀才其年登科解巾補汾州參軍事是登第亦在儀鳳中而數年皆言不貢與恐

諸科一人

四年 己卯

六月辛亥改儀鳳四年為調露元年 舊書 本紀

七月己卯朔詔以今年冬至有事嵩岳 舊書 本紀

是月詔令諸州明揚仄陋或孝弟純至感於神明或文武兼資才

堪將相或學藝該博業標儒首或藻思宏麗詞擅文宗或洞曉音

律識均牙曠或深明歷數妙同京管者咸令薦舉 冊府元龜 記 蔡淵海引登科

冊府元龜 記 蔡淵海引登科

記

十月庚申前詔封嵩山宜停 舊書 本紀

十二月壬子帝臨軒引岳牧舉人問之曰兵書云天陣地陣人陣

各何謂也武陟尉員半干對曰臣觀載籍多謂天陣星宿孤虛也

地陣山川向背也人陣偏伍彌縫也臣以為不然夫師出以義有

若時雨得天之時此天陣也兵在足食且耕且戰得地之利此地

陣也三軍使兵士如父子兄弟 會要作士卒輕利將帥和睦 得人之利此人

也三者去矣將何以戰帝又問皇道帝道王道何以區別朕今可

行何道長壽令蕭思問越州參軍周彥昭以次應詔帝皆稱善

登科記考

卷二

三

甲寅御製問目以試之 冊府元龜 會要載 於永隆元年 按舊書本紀與冊府元龜同今從之

不貢舉

調露二年 庚辰

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奏明經進士二科並加帖經又加老子孝經

便兼通之 通典 按此調露二年事故列於改元永隆之前 按此為帖經之始

八月乙丑改調露二年為永隆元年 舊書 本紀

十二月詔縣令刺史御史員外郎太子舍人司儀郎左右史文武

五品以上清要近侍及宿衛之官並令舉所知一人 冊府元龜

進士一人 按一人 疑有誤 蘇頌 新書蘇頌傳頌子頌字延頌舊書頌少 有俊才一覽千言弱冠舉進士 讀書

志疎頹武功人調露二年進士拔蘇頌卒於開元十五

年五十八是年方十一歲讀書志所載未知何據 李福業

唐詩記事李福業 宋璟 顏魯公集廣平文貞公朱公神道碑銘

調露二年登第 宋璟 公諱璟邢州南和人年十六七時或讀

易曠時不精公避而覽之自亥及寅精義必究明年進士高第以

開元二十五年卒年七十五推之十六七當儀鳳三四年皆不貢

舉則及第在此年矣 舊書本傳

現博學工於文翰弱冠舉進士

岳收舉 員半千 舊唐書文苑傳員半千本名餘慶晉州臨汾人

御武成殿名諸州舉人親問半千越次而對高宗甚嗟賞之及第

策擢爲上第 冊府元龜永隆元年岳收舉武陟尉員半千及第

殷楷 馮宿殿公家廟碑工部府君諱楷字文綯高宗朝四

永隆二年 巳 辛 岳舉高第釋褐拜雍州新豐尉按四岳舉即岳收舉

三月丙午皇太子親行釋奠禮 舊書 本紀

不記考 卷二 聖

八月詔曰學者立身之本文者經國之資豈可假以虛名必須徵

其實效如聞明經射策不讀正經鈔撮義條纔有數卷進士下尋

史傳惟誦舊策共相模擬本無實才所司考試之日曾不簡練

循舊例以分數爲限至於不辨章句未涉文詞者以人數未充皆

聽及第其中亦有明經學業該深者惟許通六進士文理華瞻者

竟無甲科銓綜藝能遂無優劣試官又加顏面或容假手更相屬

一或以詩居其一亦有全用詩賦者非定 識文律者然後並命試
制也雜文之專用詩賦當在天寶之季 策仍嚴加捉搦必材藝灼然合昇高第者並即依令其明法并書
算貢舉人亦量進此例卽爲常式 冊府元龜 唐會要 唐大詔
立高宗時遷考功員外郎始奏請明經加帖進士試雜文自思立
始也唐語林云劉思立以進士惟試時務策恐復傷膚淺請加試
雜文而道並帖小經是 因思立之奏故下此詔
九月乙丑改永隆二年爲開耀元年 舊書 本紀
進士一人 按一人 疑有誤 李又 舊書本傳本
兄尙一尙貞俱以文章見稱舉進士 蘇頌 李又 神道碑公詩又
字尙真趙房子人相人侯曇裔孫侍郎書勁十一世孫曾祖彦博
祖惠明父大智公十一從學極與研幾上二屬詞含商咀徵中書
令薛元超謂人曰此子必負海內盛名十九 吳茂才策第考功
聖斗已多 卷二 聖
鄭劉思立一見又如之調補潞州壺關婺州武義尉以開元四年
卒年六十推之年十九當上元二年其間數年不貢舉而劉思立
於是年知舉蓋上元二年舉於州是年方登
第 新書本傳作茂才異等累調萬年尉
應制及第 陳該 陳子昂陳該石人銘開耀元年制舉太子舍人
業高第勅授隆
州峽溪縣主簿
知貢舉 劉思立 唐會要調露二年四月劉思立除考功員外郎
蓋知次年之舉故唐語林封氏聞見錄皆載於
開耀
元年
開耀二年 壬
二月癸未改開耀二年爲永淳元年 舊書 本紀
進士五十五人 據言引作 重試及第十一 許且 狀 陳子昂

唐才子傳陳子昂字伯玉梓州人開耀二年許且榜進士按永樂大典引潼川志陳子昂文明初舉進士又趙儻故拾遺陳公淮德之碑亦云子昂年二十四文明元年進士與才子傳異考碑言射策高第在高宗崩之前當以才子傳為是盧藏用陳子昂別傳年二十一始東入咸京遊太學由是為遠進所籍甚以進士對策高第 雍思泰 一人內雅思泰一人鄉 劉知幾 舊書劉子元傳本名知幾楚州刺史允之族孫也新貢 劉知幾 舊書劉子元傳本名知幾楚州刺史允之族孫也新弱冠舉進士按子元卒在開元九年年六十一開耀元年年二十惟其年進士一人故載是耳

永清二年 癸未

三月勅令應詔舉人並試策三道即為承創 冊府元龜 唐會要

七月庚申詔以今年十月有事於嵩岳令天下岳牧及京官五

登科記考 卷二 注

品以上各舉所知有孝行儒學文武之士尋以帝不豫改用來年

正月行封禪之禮 冊府元龜 舊書本紀時天后自封岱之後勅上封中岳每下詔草儀注即歲儀邊事警急而

止至是復行封中岳禮上疾而止

十一月丙戌詔來年正月封中岳者宜停 冊府元龜

十二月己酉詔改永清二年為宏道元年是夕帝崩於貞觀殿 舊書

紀本

子中宗即位尊天后為皇太后政事咸取決焉 通鑑

進士五十五人 元求仁 舊言永清二年五十五人內元求仁一人鄉貢

知貢舉 劉廷奇 見摭言

Table with multiple columns and rows, mostly blank space, likely a continuation of a list or index. Includes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side: 南菁書院叢書, 美, 卷二, 注.

唐則天順聖皇后

嗣聖元年

正月甲申朔改元嗣聖

舊唐本紀 通鑑注此太子即位踰年所改之元也

二月廢中宗為廬陵王立豫王旦為皇帝改元文明

通鑑

九月甲寅改元光宅元年大赦天下制曰濟時之道求賢是務其

官人及百姓等或器標瑚璉材堪棟榦或在職清慎或抱德幽棲

或武藝馳聲或文藻流譽宜令京官九品以上諸州長官各舉一

人或以名薦務取得賢之實無貽濫

冊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政國子監為成均監

唐會要

策詞標文苑科問朕聞北辰端辰朕眾彥以經邦南面居尊俟羣

材而縉俗是知九官分職薰風之詠載敷八元匡朝就日之規方

遠歷選列辟遐考前修並建明敷之躅式廣旁求之義故康衢扣

角授相越於齊班海上牧羊封侯超於漢秩洎乎瀉風陵替雅道

湮沈仕必因基官非材進官雖備職位匪得人遂使七輔之材銷

聲於巖穴六佐之彥晦跡於邱園寤寐以之載勞虛位今欲革因

循之弊擬稽古之蹤此志雖勤其途未遂為是旌賁爽於前代英

雄算於今晨仁爾昌言朕將親覽

文苑英華原注光宅元年

是年陳子昂上疏曰臣竊獨有私恨者惟陛下之欲興崇大化而

不知國家太學之廢積歲月久矣學堂荒穢畧無人蹤詩書禮樂

罕聞習者陛下明詔尚未及之愚臣所以私恨也臣聞天子立太

學所以聚天下賢英為政教之首君臣上下之禮於是興焉揖讓

尊俎之節於此生焉是以天子得賢臣由此也今則荒廢失之於

本而求之於末豈可得哉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

樂必廢奈何天子之政而輕禮樂哉陛下何不詔太子胄子使歸

太學而習業乎斯亦國家之大務也

冊府元龜

進士十六人 撫言光宅元年閏五月二十四日劉廷奇重試一十

登科記考

卷三

二

試及第者 康庭芝 見上

鄭繇 唐詩紀事繇鄭州人登嗣聖元年進士第

諸科併上書拜官九人

知貢舉 劉廷奇 見上

抱儒素科 雲麓漫鈔 按是年改元赦制

韜鈴科 或武藝馳聲蓋卽是科也

郭敬之 舊唐書郭子儀傳 父敬之顏真卿

詞標文苑科 文苑英華注光宅元年冊府元龜載垂拱四年

晉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按文苑英華

皇甫伯瓊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按文苑英華

玉旦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房晉對策曰惟德動天大雲開其五色惟賢濟俗大運得其半千是知廣廈將崇必仁羣材之用巨川方濟良資舟楫之功俾作股肱方之羽翼自風美御辨之始樹以后王君公雲鳥分司之初承以大夫師長莫不投竿入相捨策稱師五臣光就日之朝八凱翔薰風之代陰陽由其變理百姓用以平康善佐必資於賢臣輔國或仁於良佐國家旁求俊乂東帛之禮薦陳物色異人邱園之彥咸萃登壇對楚連城之寶不足稱置館求燕照乘之珍無以貴多士邁隆周之日得人光炎漢之朝猶以為官匪材升仕因基進顯

登科記考

卷三

三

革因循之弊用追稽古之風誠願察彼山苗之詞求夫縱擊之論材或可紀超升於槐棘之班德或可褒擢任於公卿之位開其上賞之路頌以中和之詩則瀄于冕之進賢一朝而見七士許子將之舉德少選而收二俊自然詞人闊步才子長鳴公理息昌言之篇節信罷潛夫之作謹對

文苑英華

皇甫伯瓊對策曰珠衡上列聖人居曜魄之尊玉理旁融元后握乾坤之柄膺寶歷而推五勝皇綱居混沌之先懸玉鏡而連三千帝系出氣氤之上莫不闢天關以統業橫地軸而開基象列宿而環北辰制諸侯而嚮南面柱州巢氏之際晦聲迹於龍圖結繩鍊

石之餘摘景曜於龜象未有巨川已濟不資舟楫之功大厦已成不假棟梁之力至於遶電流社既委任於三台就日居尊亦僉謀於四岳道德為富魏文侯之式盧禮義可尊燕昭王之擁尊孔明佐蜀叶魚水以陳謀仲父相齊假鴻毛以康俗洎嬴暉掩鏡漢道亡珠位以恩升榮非德進挂網羅者則黃鵠高飛糜爵祿者則青鳧競至自欽明撫運憲章稽古司光鳳紀位映龍名振鷺來儀翼憲廳而鼓舞白駒萃止食場苗以繫維所以繩準百王牢籠萬代伏惟聖母皇帝陛下關陰陽之二氣獨化初皇啓日月之三光混成太極靈祇翕忽出震宮而齊異圖雲雨氤氳辨天垓而通地圻

登科記考

卷三

四

慕崩沙之靈運符閭石之休期憂在進賢道叶採苓之化思無不建德合樛木之風掩媧后以稱尊邁姬任而莅政吹塵釣璜之侶接武於堦墀騎星弄電之夫肩隨於廊廟雖良駿充廐逾懷買骨之謀真龍在堂更任丹青之翫應休璉之獨坐鳥雀來庭尹叔良之閑居蠨蛸在戶傍加策問親覽政途詞麗汾川聲侔沛邑掩鵬圖而該魏網漆園無控地之詞飛鶴板而徵漢臣九皋有聞天之譽凡曰羣生孰不幸甚臣中庸賤逸下澤幽微忝預明教謬承推擇馳心日路冀三捨以矜魂累息天門瞻九重而惕慮謹對聞

文苑英華

光宅二年乙酉

正月丁未改元垂拱元年 舊書本紀

三月丙辰遷廬陵王哲於房州 舊書本紀

五月詔內外文武九品以上及百姓咸令自舉 舊書本紀 文苑
驚臺朕聞璧月珠星實為麗天之像蒼波翠岳爰標紀地之形是
知正位辨方體元建極不憑羣彥孰贊皇猷事總萬幾心單億兆
恆靡遑於寢食誠周憚於憂勤仁賢良則終宵失寢詢正道則竟
日停餐豈直未明求衣晨昏忘食而已比者屢垂旌帛頻訪邱園
雖志切於旁求然未逢於後又符舟航而涉水思羽翼而凌虛今
者更啟搜揚庶得不遺草澤其有文可以經邦國武可以定邊疆
蓋梁棟之宏才堪將相之重任無隔士庶具以名聞若舉得其人
必當擢以不次如妄相推薦亦實科繩所冀多士襲於隆周得人
踰於盛漢布告遐邇知朕意焉按此制年月不可考景雲二年有
又可以經邦國科然鸞臺之稱自神龍元年已改則非景雲詔書
登科記考 卷三 一 五
明矣故載於此以俟考

策進士問欲使吏潔冰霜俗忘貪鄙家給人足禮備樂和庠序交
興農桑競勸善師期於不陣上將先於伐謀未待干戈遽清金庭
之祲無勞轉運長銷玉塞之塵利國安邊仁聞良算明言政要朕
將親覽 第一道 問朕聞連海搏扶必籍垂天之羽乘流擊汰必仁
飛雲之概是知席蘿黃屋握鏡紫微誠資獻替之功必待弼諧之
助所以軒輅撫運逐感大風之祥伊帝乘時遽致秋雲之兆朕雖
慚古烈而情切上皇末校滋泉之占猶虛傳野之夢欲使歲星入
仕風伯來朝河薦蕭張之名山降申甫之佐垂衣仁化端拱仰成

多士溢於周朝得人過於漢日行何政道可以至斯思聞進善之
言以副求賢之旨 第二道 問朕聞明王闡化化感人靈之心聖后
宜風風移動植之性遂使翔龍薦檜鳴鳳司農獸解觸邪草能指
佞仰惟前烈何德而臻此乎朕欲聽遂初載欽神化每欲反斯幾
薄景彼上皇欲使瑞筆司庖仙萑候月遊四靈於翠苑集五老於
榮河致此休徵良由政感仁聞啟沃以副虛襟 第三道 問朕聞三
徵遞代哲后所以承天五運因循明王由之革命或金水而麟大
應火木以還周或寅子變正天人之統斯辨驪駟改色昏且之用
有殊茲乃澳汗圖書昭彰歷數受位出震以迄於今莫不母子相

登科記考 卷三 一 六
承終始交際然而都君土德翻乃尚青天乙水行寧宜用白深明
要旨其義何從若以秦氏霸基便有符於紫色則魏人鼎足豈復
應於黃星緇鏡前修又以矛盾張蒼之議既頗反於公孫賈傳之
談復遠乖於劉向子大夫學包羣玉文擅鏘金既聽南史之篇方
仁東堂之問詳敷事實靡得浮詞商榷前儒誰為折衷 第四道 問
朕以紫極暇景青史散懷矜尋開闢之源遐覽帝王之道或載紀
遙邈無其處而有其名或墳籍喪亡有其號而無其事將求故實
以仁多聞至如化被柱州創基刑馬兩代之事誰遠五德之運何
承石樓之都見匪均霜之地窮桑之壤元非測景之區時將城彼

承石樓之都見匪均霜之地窮桑之壤元非測景之區時將城彼

偏方惟一隅而獨王輕茲中土棄九洛而不營大夏之時化臻禁

甲隆周之日道致翦戈而七十一征翻在鳳凰之運五十二戰更

屬雲官之期斯則偃伯之人無聞於太古摧鋒之弊反息於中葉

澆淳之道名實何乖欲令歷選前聖遠稽上德採文質之令猷求

損益之折衷何君可以為師範何代可以取規繩遲爾昌言以沃

虛想第五道 文苑英華 按文苑英華載此為賢良方正 策是時制舉筆試三道進士則五道英華誤也今改正

進士二十二入再取五人此與據言所載二十七人之數適合登 科記又載嗣聖二年進士十三人重試

三十六人光宅二年進士五十九人按嗣聖二年光宅二年即垂

拱元年也登科記誤今不取是年雜文試題為九河銘高松賦 見 吳師道 狀元見玉芝堂談薈 文苑英華注一作吳道古 下 吳師道 據言吳師道等二十七人及第勅批云畧觀其策並

未盡善若依合式及第者惟祇一人顏元孫 舊書忠義傳顏元 孫垂拱初登進士 意欲廣收其才通三者並許及第 元孫神道碑君諱元孫字季修京兆長安人舉進士素未習尚書 六日而兼注必究省試九河銘高松賦故事舉人就試朝官畢集 考功郎劉奇乃先標榜君日銘賦二首既麗且新時務五條詞高 理贈惜其帖經通六所以不就屈從常第徒深 棟作由是名動天下 按劉奇當作劉廷奇

明經科 張嘉貞舊書本傳蒲州猗氏人弱冠應五經舉 以 開元十七年辛年六十四推之是年二十歲

李尙隱舊書良吏傳李尙隱弱冠明經以開元 二十八年年七十五推之是年二十歲

知貢舉 劉廷奇見 上

吳師道對策曰臣聞棲培壤者不覩嵩泰之干雲遊滛涉者詎識

滄溟之沃日臣蒿萊弱質衡必艱生未識廣廈之居安知太宇之

味不量長爾輕從衰然謬達天聰兢惶聖問粵惟皇家出震累葉
重輝天人歸七百之期宗祈聯億兆之慶太宗以明一察道括珠
囊而總萬方高宗以通三御宸轉金鏡而清九服用能肅清天步
夷坦帝途垂章大之鴻基託非常之元聖伏惟皇太后陛下道超
鍊石化軼捫天被子育之深仁宏母儀之博愛星階已正尚雖休
而勿休宸極既安猶損之而又損方欲還清返樸振三古之頽風
緝正蒼生降四海之昌運拔幽滯舉賢良黜讒邪進忠讜故得體
稽接軫和宇宙之陰陽龍武分曹節風雨之春夏禮樂備舉學校
如林俗知廉讓之風人悅農桑之勸猶復旁求謏議虛仁芻蕘既

登科記考 卷三

八

八

屬對駁敢陳庸誓誠願察洗幘布衣之士任以台衡擢委金讓玉

之夫居其令守則俗忘貪鄙吏潔冰霜矣旌好學之流賞力田之

伍則家寒貧情位列文儒矣降通親之使喻彼臬心發和戎之官

收其雞肋則四夷左衽顛倒來王三邊元惡誦謠仰化矣自然籠

義駕吳六五帝而四三皇遠肅邇安飛英聲而騰茂實謹對第一 道

臣聞立極膺乾之君當立御坤之主欲臻至道將降景化莫不

旁求俊彥廣命英奇疑庶績以安人綏萬邦而撫俗是故軒邱膺

籙委四監以垂衣丹陵握圖舉八元而光宅於是齊桓擬之於飛

翼殷武興之以篋梅克贊人謀實宣神化陛下功包遠古道逸上

皇受授惟明謀謨克序弼輔之任總風力於前驅登理之司列伊
 周於後乘振鷺翔鸞之客畢濤天階乘箕降昴之英咸趨日路且
 猶虛心卜兆託想旁求冀山谷之無遺庶賢良之畢萃俯訪愚魯
 敢述明敷誠願發德音下明詔咨列嶽訪羣公舉爾所知不遺於
 側陋知人不易無輕於慎擇下僚必錄上賞頻落則葉縣游龍自
 九天而下降燕郊駿馬赴千金而遙集漢末為得周豈能多盡善
 盡美於斯為盛謹對第二 臣聞化洽乾樞景緯呈其靈貺澤周
 坤絡卉木效其禎祥是以若霧非烟必應文明之后九莖三秀允
 符光宅之君陛下應期納錄撫運登皇孝道格於元穹仁心光於

登科記考

卷三

九

紫極自臨萬域輯御羣方靈瑞屢臻休徵荐至五蹄仁獸樂君囿
 而來遊六象威禽拂帝梧而萃止豈直銀黃玉紫雉白馬丹翻鄣
 上之二桴拔江間之三脊固亦巡河受檢拜洛披圖降五老於星
 躔歸四神於雲路盛矣美矣魏乎煥乎躡三五以騰徽吞八九而
 高視尚且崇謙讓之道守冲撝之德抑斯天瑞訪此人謀陛下雖
 不宰其成功微臣亦不知其所謂謹對第三 臣聞方圓既闕帝
 王斯建四遊將六氣交馳五德與三微遞變自攝提著紀出震登
 皇循木火而相承用驪駟而繼作雖復武功文德揖讓干戈御旒
 辰以高居握圖錄而深視莫不垂天人之統順寅子之正始終之

際何莫由斯暨乎連偶都君時云土德道鍾天乙數叶水行子勝
 母而尚青母生金而尚白畧言其美斯窮奧旨至若秦居閭位紫
 實非正之符魏得中區黃標應星之紀未有矛盾允愜隨時漢祖
 承天人多異議張蒼言水而黑時方興公孫據土而黃龍復應逮
 二劉之父子推五運之相沿較彼前談斯為折衷臣學非博古識
 昧知新輕陳管穴之窺猥奉天人之問慚惶靡地悚越兼深謹對
第四 臣聞一剖為三始鴻濛於太易九變於七漸茫昧於無為
 既分清濁之儀乃列君臣之位則有天皇首出瞰柱州而宅土地
 皇革命俯刑馬以開都年匪異於萬八千號稍殊於七十二既云

登科記考

卷三

十

木德亦曰火行開於天地之初錄自帝皇之紀至若石樓遠界窮
 桑延壤非萬邦之土中為二代之天邑斯乃時猶鷲飲道尚鶉居
 誰知風雨之均能建皇王之宅亦分長於九域豈獨王於偏方乃
 親象垂衣化穆義軒之代翦商伐扈人澆周夏之年而皇德方隆
 未弭戰爭之患王道繼著復存韜偃之日是則懷柔伐叛取亂侮
 亡雖鋪大道之行終仁勝殘之戰是故劣於太古非事優於中代
 陛下選芳列辟垂範千年王化既平能事斯畢亦何必損益今辰
 之政師謨往帝之規撫和琴而促柱御夷途而止轍因循勿失臣
 謂其宜謹對第五 道
 文苑英華

進士四人

三年

進士六十五人

陳伯玉 狀元見玉芝堂談薈

四年

十二月策詞標文苑科問朕聞立極開基之主經文緯武之君莫

不象法殊流污隆異制至於安人導俗咸即運以垂芳緝化宣風

各因時而播美是以道平繩木爰膺九翼之年圖秘龜龍用啟六

文之代窮桑御歷狎威鳳以分司軒后列位因景雲而命職徵汾

登科記考

卷三

十一

陽之跡則十政方離俯河濱之化則四門攸闢祥披玉斗理九土

以興功祚徙金精調五聲而作教周崇六禮仁義之道為先漢設

三章王霸之圖斯雜曾所以牢籠八際曠括三靈齊四大以居尊

叶五神而稱正且隨時之義既不相沿師古之言又聞前誥朕欽

承先聖對越上元當此興懷真切推薄之慮凝旒結想方深馭朽

之情思所以式展鴻猷康庶績而撫茲薄德昧此永圖爾等積

學多聞含章獨秀未顯疇庸之德宜申待扣之音隨時之務何先

經國之圖何取帝皇之道奚是王霸之理奚非仁聽良謨朕將親

覽 道第一 問朕聞禮崇三典方宏慎罰之規書著五刑不以深文

為義朕母臨赤縣子育黔黎夏日貽憂懼青牛之結氣秋荼軫念

慮丹筆之成冤然以人尚掛於湯羅情倍深於禹泣頃者荆郊起

祲淮甸興朕朕惟罪彼元凶餘黨並從寬宥今敬貞之輩猶蘊狼

心不荷再生之恩重構三藩之逆還嬰巨孽便犯嚴科豈止殺之

方乖於折衷將小慈之澤爽彼大猷子大夫等學富三冬才高十

室刑政之要實所明開傾此虛襟仁聞良說 道第二 問朕聞仰觀

乾象房心為布政之宮俯察坤元河洛建受圖之所是以上稽珠

緯得風雨之和下表圭躔均遠近之節定都考室斯焉是崇願以

庸虛謬膺大寶乾乾夕惕每軫納隍之懷栗栗宵興恆勞馭朽之

登科記考

卷三

十二

念而昊穹眷命靈貺履彰雲構既隆天城斯畢是用內省多愧上

答愈勤將欲殷薦有常嚴配不墜光啟惟新之躋申明祀典之方

順四時以布和風考五物以作正氣盛禮之要猶慮未宏爾等並

積學基身含章表質或遠從賓薦聲滿於州閭或遐應搜揚譽光

於朝選探皇王之奧旨援周漢之前蹤蘊彼胸襟咸應備曉未知

何代之政參酌適中何禮之規施用為切務從必簡之道式崇可

久之基試陳嘉謀爾其揚榘思推太常之第副朕求賢之懷 道第三

文苑英華

張燕公集

進士二十四人

明經科 尹守貞 張說四門助教尹先生墓誌銘先生諱守貞天水冀人垂拱四年以明經高第

諸科三十人 裴耀卿 新書本傳耀卿字煥之舊書本傳贈戶部尚書守貞子也少聰敏敏賦解屬文童子

舉 孫述表公德政頌耀卿河東聞喜人入歲神童擢第 王維 裴僕射遺愛碑入歲神童舉試毛詩尚書論語及第以天寶二載

年六十三推之 應舉在是年

詞標文苑科 古今科 張說 舊書本傳弱冠應詔舉對策乙第

部尚書李景諱糊名較覆說對第一后署乙等 大唐新語則大

初革命大搜遺逸四方之士應制者向萬人則天御雒陽城南門

親自臨試張說對策為天下第一則天以近古以來未有甲科乃

屈為第二等其誓旬曰昔三監玩常有司既科之以猛今四罪咸

服陛下宜濟之以寬拜太子校書仍令寫策本於尚書省頒示朝

集及蕃客等以光大國得賢之美 劉禹錫韋處厚集序天后朝

燕國張公說以詞標文苑徵 唐才子傳張說字道濟洛陽人垂

拱四年舉學綜古今科授太子校書 記纂淵海引登科記永昌

九 登科記考 卷三 九 張說第三等考策日封進令日洛陽人

張說文詞清典藝能優裕金門對策已居高科之首銀榜効官且

加一命之秩 按諸書所引或曰賢良方正或曰詞標文苑或曰

學綜古今實止一科也說卒於開元十八年年六十四是年二十

二故曰 陳該 陳子昂陳該石人銘垂拱四年又應制學

弱冠 綜古今對策高第勅授懷州河內縣尉

張說對策曰臣聞舜命昌言漢徵極極諫嘗覽千古賢哉二君今陛

下發德音下明詔選空巖穴訪市輿臺大哉邈乎過之遠矣臣以

草莽之賤謬當車乘之招誠不足以庶幾王庭充塞大問伏讀聖

旨乃知天情之所在焉臣聞昔者鳥跡代繩繩文演卦水土遷王

時更萬祀金木互興人非一姓暨乎三皇五帝氏往夏商周漢氏

非師古之誥有殊蓋隨時之義且異也伏惟聖母神皇陛下誕

鴻基光膺駿命粵若立極格天之業論道布政之典任賢克暴之

功出洛飛雲之瑞此並藏緯玉冊敕休金版鬱映於前古揚光於

後業者矣至於創業垂統之則宏猷永圖之義重光三聖載清六

合可不謂然乎猶或惕慮推溝勞謙取朽謝文明於薄德想曠庸

於清問此陛下之至讓也愚臣何足以知之策曰適時之務何先

經國之圖何取臣聞古者因人以立法乘時以設教以義制事以

禮制心夫人者理得則氣和業安則心固崇讓則不競知恥則遠

刑若強人之所不能雖令不勸禁人之所必犯雖罰必違故曰政

登科記考 卷三 不欲煩煩則數數則政無定人懷苟免之心網不欲密密則巧

則文多傷下有非辜之懼竊見今之俗吏或匪正人以刻為明以

苛為察以剝下為利以附上為誠綜覈之詞考課專於刀筆撫字

之宰職務具於簿書陛下日昃雖勤守宰風化多闕臣以為將行

美政必先擇人失政謂之虐人失人謂之傷政捨人為政雖勤何

為伏願陛下進經術之士退培克之吏崇簡易之化流愷弟之風

畫一成歌此適時之務也慎賢而用此經國之圖也苟能英才不

棄大化方隆而猶曰朝謝垂衣野非擊壤則文武之道尚何言哉

堯舜之君徒虛語耳策曰帝皇之道奚是王霸之理奚非者布在

堯舜之君徒虛語耳策曰帝皇之道奚是王霸之理奚非者布在

堯舜之君徒虛語耳策曰帝皇之道奚是王霸之理奚非者布在

堯舜之君徒虛語耳策曰帝皇之道奚是王霸之理奚非者布在

堯舜之君徒虛語耳策曰帝皇之道奚是王霸之理奚非者布在

堯舜之君徒虛語耳策曰帝皇之道奚是王霸之理奚非者布在

堯舜之君徒虛語耳策曰帝皇之道奚是王霸之理奚非者布在

方策臣聞之矣聖人御歷上酒而下信帝者膺期君明而臣哲周用王道教化一而人從漢雜霸道刑政嚴而俗偽故親譽優於畏

道第一

悔文景劣於成康謹對

臣聞刑以助教德以閑邪先王慎於好生大易誠於緩死今陛下母臨黔首子育蒼生平佑下人克配上帝然有東南小侵荆蠻遠郊雖聖德泣辜上用防風之戮天心罪已仍勞淮甸之師其有挂誤閭閻脅從并邑陛下愍孤孀於海淮恤困窮於江漢捨從寬宥此陛下之恩也而蕞爾餘孽蠢茲頑兇思弄兵於漢地之下將構變於戎狄之城罪盈稔貫禍得萌非此文陛下之明也今陛下乃賜臣策曰豈止殺之方乖於折衷

登科詩考

卷三

七

將小慈之澤乘彼大猷臣實見折衷大猷之規不知小乖微爽之義也策曰刑政之要實所明開臣聞政同水火刑譬陰陽頃者三監亂常有司既糾之以猛於今四罪咸服陛下宜濟之以寬明肆赦之渥恩安萬人之反側布深仁於羅鳥收至察於泉魚豈不大哉天下幸甚且夫人者毗也暗而不可問庶者眾也愚而不可欺是以刑在必澄不在必慘政在必信不在必苛故明王之理天下也刑一則人畏而不干政備則俗齊而不偽於是禍亂不作災害不生君安於上臣悅於下百姓日用不知其然四海風動惟帝之則道暢鍾石聲流舞詠其行己也非他所理者以此刑政之要庶

幾一隅謹對

道第二

伏惟陛下則天法地長命重人據河洛之規

模總風雨之交會軒后魚圖之水建邦設都周公龜墨之地考堂作室靈祇降福嘉祥薦祉制同神造力以子來將以殷薦上帝至德也嚴配先王至孝也是以八風攸序四時克諧無得而稱能事畢矣猶復執勞謙之不已懼盛德之未宏訪末學之臣詢稽古之政斯事體大臣何足言然不敢不欽承以竭涓滴耳策曰何代之政參詳適中何禮之規施用為切臣謹錯綜三五明徵典墳竊以緯武經文布方策而非遠矣風顯號流頌聲而可冀未有反義背德而至昇平之政棄古違今以克永終之祿莫不發號施令法乾

登承記考

卷三

六

坤而動靜執契懸衡順金木之刑德是故青陽元室遵季孟而觀風自輅朱旗乘離兌而布政養老用上庠之禮教胄取大學之義環水著辟雍之名嚮陽表明堂之位蓋所以高羣瑞朝諸侯班正朔調景緯成簡易之業崇久大之基也皇王與百庶此詳探周漢前蹤固難守用臣才智篤劣草莽鯁生至如軍國務廣政刑理急但至敬無文信言不美陛下欲聽其說必觀於事將逆其謀先求諸道危言抵禁破膽寒心伏惟聖主稽留天聽謹對

第三道 苑英華 張

燕公

永昌元年 五

正月乙卯改元舊書本紀

六月詔曰鸞臺上之臨下道莫貴於求賢臣之事君功豈踰於進善所以允凝庶績式靜羣方成大厦之凌雲濟巨川之沃日故周稱多士著美風誦漢號得人垂芳竹素歷觀前代罔不由茲朕雖宵分輟寢日旰忘食勉思政術不憚劬勞而九域之至廣豈一人之獨化必仁材能共成羽翼雖復羣龍在位振鷺充庭仍恐屠釣或違邁軸尚隱未殫巖穴之美或委邱園之秀所以屢迴旌帛頻遣搜揚推薦之道相尋而虛位之懷未愜永言於此寤寐以之宜令文武官五品以上各舉所知其有抱梁棟之材可以丹青神化登科記考

卷三

七

蘊韜鈴之畧可以振耀天威資道德之方可以獎訓風俗踐孝友之行可以勸率生靈抱儒素之業可以師範國胄蓄文藻之思可以方駕詞人守貞亮之節可以直言無隱履清白之操可以守職不渝凡此八科實該三道取人以器求才務適所司仍具為限程副朕意焉主者施行文苑英華

去取黜陟之義尚惑於古今未知何帝之法制可遵何代之沿革可表此雖衰裘束帛每賁於邱園翹翹錯薪未獲於英楚並何方啟塞以致於茲仁爾深謀朕將親覽第一道問朕聞軌物垂訓必隨正於因生開國承家理崇光於敦本故七葉貂珥表金室之榮十紀羽儀峻班門之躅保姓受氏義先於睦親翼子謀孫事隆於長發朕以寡昧叨奉先靈墜典咸新遺章必覩思欲甄明譜系澄汰簪居派別淄澠區分士庶至如陳田互出號郭俱開束哲改漢傳之宗輔果易晉卿之號巨君之姓曾非馭鶴之苗元海之家諒非擾龍之族永言純謬良用憮然子大夫十室推英三冬富學允登科記考

卷三

七

迪褒然之舉宜揚鏘爾之詞至若北郭南宮本因何義三鳥五鹿起自何人公孫之由司馬之姓咸加辨析且顯指歸式副對揚朕將親覽第二道文苑華集

進士神都六人西京二人按摭言以兩都貢舉始於永泰元年者誤

諸科一人

賢良方正科 張柬之舊書本傳進士擢第累補青城丞永昌元年以賢良徵試同時對策者千餘人東之獨為當時第一太平廣記引定命錄張柬之任青城縣丞已六十三矣有善相者云後當位極人臣衆莫之信後應制策被落則天怪中第人少命於所落人中更揀有司奏一人策好練書寫不中程律故退則天覽之以為奇才名入問策中事特異之即上第拜王屋縣尉大唐新語永昌初張柬之應制策試畢有傳束之考入下課者束之嘆曰余之命也乃委歸襄陽時中書舍人劉允

齊書考自下第昇

孔季詡 舊書文苑傳孔頴字季詡早知名

中利為天下第一

林元泰 林氏續慶圖林孝實字宗珍孝實生文

元泰字履貞永昌

元年舉茂才對策第三拜內校文章博士遷瀘州刺史按茂才當即賢良方正茂才異等科也

明堂大禮科

趙敬冲 即說趙敬冲神道碑云天后時應明堂大禮科上異其對授陝州陝縣尉按武后

享明堂

張柬之對策曰臣聞仲尼之作春秋也法五始之要正王道之端

微顯闡幽昭隆大業渾洛之功既備範圍之理亦深伏惟陛下受

天明命統輯黎元載黃屋負黼展居紫宮之選坐明堂之上順陽

和以布政攝三吏而論道雍容高拱金聲玉振徵求無厭誤及斯

登科記考

卷三

九

賤微臣材朽學淺誠不足以膺嚴旨揚天休雖然敢不盡芻蕘

狂瞽悉心竭節昧死上對臣聞天者羣物之祖王者受命於天故

則天而布列職天生蒸人樹之君長以司牧之自非聰明睿哲齊

聖廣深不能使人樂其生家安其業陛下德自天縱慈憫元元既

樂其生且安其業臣聞瑞者上天所以申命人主也故使麒麟遊

於囿鳳皇集於庭慶雲出神龍見其餘草木烟露之祥不可勝紀

陛下日慎一日雖休勿休故天申之以禎石告之以神文大矣哉

聖人之鴻業也臣聞河圖洛書之不至也久矣孔子曰鳳鳥不至

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師說曰聖人自傷已有能致之資而天不致

也陛下有能致之資而天韞者所以扶助聖德撫庶人也臣觀

今朝廷含章贍博之士鯁言正議之臣陛下誘而進之並踐丹地

伏青規顯顯昂昂雲屬霧委鸞騫鳳振佩金鳴玉曳珠絳揚翠綵

充初於階庭者矣昔舜舉十六相去四凶人有大功二十而為天

子前史美之稱曰盡善盡美雖甚盛德無以加此陛下彰善去惡

昭德塞違萬萬於虞舜自託薄德愚臣何足以望清光而敢有議

哉制策曰思欲追逸軌於上皇拯羣生於季俗澄源正本式啟惟

新臣聞善言古者必考之於今善談今者必求之於古臣竊以當

今之務而稽之往古以往古之跡而比之當今以為三皇神聖其

登科記考

卷三

九

臣不能及故於見之陛下刊列格正爰書修本業者新誠建

章以申嚴配置法匭以濟窮寃此前聖所不能為非羣臣之所及

也今朝廷之政上令下行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手百僚師師罔不

咸又此羣臣之所能奉職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故臣以為陛下有三皇之位而能隆三皇之業也臣以今之刺史

古之十二牧也今之縣令古之百里君也有官聯焉有社稷焉可

謂重矣任非其材其害亦重矣昔周宣王欲訓其人問於樊仲曰

吾欲訓人諸侯誰可者仲曰魯侯肅恭明神敬事者老必咨於故

實問於遺訓乃立之晉之名臣亦言舍人洗馬一時之高選臺郎

御史萬邦之俊哲若出於宰牧頌聲興矣由此言之則古牧州宰縣者不易其人也自非惠訓不倦動簡天心者未可委以五符之重百里之寄今則不然多矣門資擢授或以勳階蒞職莫計清濁無選藝能負違聖誠安肯肅恭明神輕理慢法安肯敬事耆老取捨自便安能求之故實舉錯縱欲安能問之遺訓異一時之高材非萬邦之俊傑欲是多其僕妾廣其資產齒角兩兼足翼雙備蹈瑕履穢不顧廉恥抵觸羅覆車相次孔子曰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故臣以為陛下有三皇之人無三皇之吏也制策曰俾用才委能靡失其序以事効力各得其長至於考課之

登科記考

卷三

圭

方猶迷於去取黜陟之義尙惑於古今未知何帝之法制可遵何代之沿革斯衷臣聞皇王之制殊條其貫雖有改制之名無不相因而立事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代可知也然則虞帝之三考黜陟周王之六廉察士雖有沿革所取不殊期於不濫而已陛下取人之法甚明考績之規甚著臣以為猶舟浮於水車轉於陸雖百王無易也今邱園已賁英楚雲集啟塞之路豈愚臣所能輕云也謹對

第一 臣聞保姓受氏明乎典訓或因地以賜姓或因官而受氏或官以代功亦以官族或所居之地因以為氏諸侯之子稱為公

子公子之子稱為公孫公孫之子乃以其王父字為氏後代因之亦以為姓田陳統郭以聲近而遂分輔果東哲以避難而更改王莽以田王為氏元海因漢甥立族騷括分南北之號充宗為五鹿之先應氏著書具表三烏之始司馬司徒是日因官公孫叔孫春秋備載陛下盡六藝之英窮百代之要淑問揚天地元情貫幽顯黃竹清歌詞窮五際白雲高唱文苞萬象昔曹門一祖道媿由庚劉氏四葉仁非解愷豈若睿思瓊敷同雨露之霑漸神機若發等職望之照臨起帝典而孤立孕皇墳而獨秀臣沐浴道和叨承至訓名聞於聖聽言奏於闕前謹對

登科記考

卷三

圭

載初元年庚寅

正月庚辰改永昌元年十一月為載初元年依周正建子月為正

月舊書本紀

二月辛酉冊府元龜唐會要太后策貢士於洛城殿冊府元龜唐會要云數日

方貢士殿試自此始通鑑

九月九日壬午革唐命改國號為周改元為天授舊書本紀

令史務滋等十人分道存撫天下舊書本紀

進士神都十二人西京四人 王珣新書珣字伯玉與兄瑛弟瑒以文學稱天授初珣及進士

第

諸科五人

拔萃科 顏惟貞 顏貞卿惟貞碑天授元年糊名考試判入高等

蕃文藻之思科 彭景直 冊府元龜

抱儒素之業科 李文蔚 冊府元龜 唐會要作李文慰 按冊府元龜載此兩科於永昌元年正月考

下詔在永昌元年六月改移入此年

天授二年 辛卯

進士十六年

英才傑出業奧大經科 祝欽明 文獻通典引李巽巖家有唐制舉科目圖一卷在天授中祝欽

明中英才傑出業奧大經科 按新書祝欽明傳永滔天授間中英才傑出業奧六經等科是大為六字之訛英才傑出與業奧六

登科記考 卷三 三

卷亦非一科也附此俟考

孝弟鯁直科 見雲麓漫鈔

三年 壬辰

一月丁卯太后引見存撫使所舉人無問賢愚悉加擢用高者試

鳳閣舍人給事中次試員外郎侍御史補闕拾遺校書郎時人為

之語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權推侍御史怨脫校書郎有舉

人沈全交續之日麴心存撫使眯目聖神皇為御史紀先知所擒

勅其誹謗朝政請杖之朝堂然後付法太后笑曰但使卿輩不濫

何恤人言宜釋其罪 通鑑 考異曰統紀天授二年十月十道舉石艾縣令王山齡等六十人擢為拾遺補

關懷州錄事參軍霍獻可等二十四人為御史并州錄事參軍徐斯等二十四人為著作佐郎及評事內黃尉崔宣道等二十三人為衛佐

甲戌補闕薛謙光上疏曰臣聞國以得賢為寶臣以舉士為忠是

以子皮之讓國僑鮑叔之推管仲燕昭委兵於樂毅符堅託政於

王猛及子產受國人之謗夷吾貪其買之財昭王賜駱馬以止讒

永回戮樊世以除譖處猜嫌而益信行間毀而無疑此由識之至

而察之深也 舊書作此由默而識之委而察之深也 至若宰我見愚於仲尼逢萌被

知於文叔韓信無聞於項氏毛遂不齒於平原此失事之故也是

以人主愛不肖之士則政乖得賢良之佐則時泰故堯資八元而

庶績其理周任十亂則天下和平由是言之則知士不可不察而

官不可妄授也何者比來舉薦多不以才假譽馳聲互相推獎希

潤身之小計忘臣子之大猷非所以報國求賢副陛下翹翹之望

者也臣竊窺古之取士實異於今先觀名行之源考其鄉邑之譽

崇禮讓以勵已明節義以標信以敦樸為先最以雕蟲為後科故

人崇勸讓之風士去輕浮之行希仕者必修真確不拔之操行難

進易退之規眾議已定其高下郡將難誣於曲直故計貢之賢愚

即州將之榮辱穢行之彰露亦鄉人之厚顏是以李陵降而隴西

慚于木隱而西河美名勝於利故小人之道消利勝於名則貪暴

漸于木隱而西河美名勝於利故小人之道消利勝於名則貪暴

之風扇是知化俗之本須實輕浮昔冀缺以禮讓昇朝則晉人知禮文翁以儒術化俗則蜀士崇儒燕昭好馬則駿馬來庭葉公好龍則真龍入室由是言之未有上之所好而下不從其化者也自七國之季雖雜縱橫而漢代求才猶徵百行是以禮節之士敏德自修閭里推高然後爲府寺所辟魏氏取人尤愛放達晉宋之後祇重門資將爲人求官之風乖授職惟賢之義有梁薦士雅好屬詞陳氏簡賢特珍賦詠故其俗以詩酒爲重不以修身爲務逮至隋室餘風尙存開皇中李諤論之於文帝曰魏之三祖更好文詞忽君人之道好雕蟲之小藝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

登科記考

卷三

五

稍惟是風雲之狀代俗以此相高朝廷以茲擇士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帝納李諤之策由是下制禁斷文筆之爲浮詞者其年泗州刺史司馬幼之以表詞不典實得罪於是風俗改勵政化大行楊帝嗣興又變前法置進士等科於是後生之徒復相倣效因陋就寡赴速邀時緝綴小文名之策學不以指實爲本而以虛浮爲貴有唐纂歷雖漸革於前非陛下君臨思察才於其理樹本崇化惟在旌賢今之舉人有乖事實鄉議決小人之筆行修無長者之論策第喧競於州府祈恩不勝於拜伏或明制纔出試遣搜歎則馳驅府寺之門出入王公之第上啟陳詩惟希咳唾之澤摩頂至

足冀荷提攜之恩故俗號舉人皆稱覓舉覓爲自求之意未是人知之辭察其行而度其材則人品於此見矣徇己之心切則至公之理乖貪仕之性彰則廉潔之風薄是知府命雖高異叔度勤勤之讓黃門已貴無秦嘉耿耿之詞縱不能抑已推賢亦不有待於三命豈與夫白駒皎皎不雜風塵束帛斐斐榮高物表校量其廣狹也是以耿介之士羞自拔而致其辭循常之人捨其疏而取其附故選司補授喧然於禮闈州貢寶王爭訟於階闈謗議紛合浸以成風夫競榮者必有競利之心謙遜者亦無貪賄之累自非上智焉能不移在於中人理由習俗若重謹厚之士則懷祿者必崇

登科記考

卷三

美

德以潔己若開趨競之門則邀仕者皆戚施而附會附會則百姓罹其弊潔己則兆庶蒙其福故風化之漸靡不由茲今訪鄉閭之談惟祇歸於里正縱使名虧禮則罪挂刑章或冒籍以偷資或邀勳而竊級假其不義之賂卽是無犯鄉閭豈得比郭有道之銓量茅容望重裴逸人之獎拔夏統名高語其優劣也祇如才應經邦之流惟令試策武能致敵之例只驗彎弧若其文登清奇便充甲第藻思微減便卽告歸以此取人恐乖事實何者樂廣假筆於潘岳靈運詞高於穆之平津文劣於長卿子建藻麗於荀爽若以射策爲最則潘謝曹馬必居孫樂之右若使協贊機猷則安仁靈運

亦無裨附之益由此言之不可一概而取也至如武藝則趙雲雖
勇資諸葛之指搗周勃雖雄乏陳平之智略若使樊噲居蕭何之
任必失指縱之機使蕭何入戲下之軍亦無免主之效關將長於
摧鋒謀將審於料事是以文泉聚米知隗囂之可圖陳湯屈指識
烏孫之自解八難之謀設高祖追慚於酈生九拒之計窮公輸息
心於代宋謀將不長於弓矢良相不資於射策豈與夫元長自表
安飾詞鋒曹植題章虛飛鷹藻較量其可否也伏願陛下降明制
頒峻科千里一賢尚不為少僥倖冒進須立隄防斷浮虛之飾詞
收實用之良策不取無稽之說必求忠讜之言文則試以效官武
登科記考

卷三

七

相如至終於文園令不以公卿之位處之者蓋非其所任故也謹
按漢法所舉之主終身保任揚雄之坐田儀責其冒薦成子之居
魏相酬於得賢賞罰之令行則請謁之心絕退讓之義者則貪競
之路銷自然朝廷無爭祿之人選司有撝謙之士仍請寬立年限
容其察訪簡汰堪用者試令職守以觀能否參驗行事以別是非
不實免王丹之官得人如翟璜之賞自然見賢不隱食祿不專苟
或進鍾繇郭嘉劉陶薦李膺朱穆勢不云遠有稱職者受薦賢之
賞濫舉者抵欺罔之罪自然舉得才行則君子之道長矣
登傳唐會要
據通鑑在此年
登科記考

卷三

八

四月改元為如意舊書本紀

九月庚子改元為長壽舊書本紀

進士按是年登科記不載蓋脫佚也

長壽二年癸巳

三月通鑑作正月唐會要作三月令貢舉人習則天所撰臣軌停通老子道德

經冊府元龜

十月左拾遺劉承慶上書曰伏見比年以來天下諸州所貢物至
元日皆陳在御前惟貢人獨於朝堂拜列但孝廉秀異國之英才
既隨方物以充歲貢宜同珍幣列見王庭豈得金帛羽毛昇於玉

陛下賢良文學棄彼金門之外恐所謂貴財而賤義重物而輕人甚不副陛下好道之心尊賢之意伏請貢舉人至元日引見列在方物之前以備充庭之禮從之冊府元龜 唐會要

進士十八人減策及第二人

三年甲午

四月策臨難不顧徇節密邦科問若濟巨川必憑舟楫之勢將興大厦實仁藥櫨之材聖皇提象膺符順天革命變澆風於易簡躋薄俗於醕醢未明求衣宵旰忘食無遺魚鼎不棄芻蕘聞逆耳之言怡然放齒聽犯鱗之說假以溫顏緬懷七聖之規勞求五臣之

登科記考

卷三

元

俊至如臨難不顧知無不為獻替唯幄匡過補闕爰泊銜命之流並應搜揚之指子大夫博古強學見賢思齊一善或同于載相遇肇自漢魏以及梁陳若斯之人布在方策宜具陳年代各敘微猷無憚米鹽用旌多識第一道 問自周星攢耀漢日通輝象教聿興苾莳鬱起眷茲和眾因果為先伊此法門棟梁攸屬我皇光膺天授託降閻浮宏八解之要津啟四禪之幽鍵濟含生於彼岸證圓果於中天紺宇巍巍緇徒翼翼莫不譽高澄什聲重安遠振三翻於辨圍悟兩諦於談筵飛錫煙蒸乘杯霧委爾艾因而或糅玉石由是難甄迹雖選於元關名乃編於白屋若欲令沙汰促以金科

將恐乖智海之宏規匪提河之遺範然則經行之所在釋氏而舍容朱紫分區談王化而期切施張之術去就何從第二道 問神農

日金城千里湯池百步而無粟者弗能守也然則師出以律威資於糗糧兵雖尙奇必藉於流衍皇周八紘有載四海無虞折衝樽俎之間旋軍衽席之上而吐蕃小醜時擾於沙場默啜遺凶偷生於玉塞由是任以精卒寄以邊陲車徒置騎實賴防禦飛芻輓粟轉餽之弊尤深疆理屯田播植之功難就欲使人無憂於半菽歲有積於如坻強國富庇仁聆良策第三道 文苑英華五月甲午改元為延載舊書本紀 新書本紀

登科記考

卷三

辛

不貢舉

諸科二人

臨難不顧徇節密邦科 薛稷見冊府元龜 寇玘見冊府元龜 薛稷對策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是羣龍無首虛已明庭之上鷗鼠全身深穴神邱之下故有旁於一饋不輟子高之耕待以二旌無過屠羊之肆慄乎秋駕既識為君之難踟此春冰未見為臣之易然而夢弼降佐風起雲從其天祐之俊又將制當今制賢以祿制爵以庸設言不違式化厥訓霸王騏驥翼天駟而齊衡社稷元龜升帝寶而負兆猶是幽芳在採雲逸來羈垂倒影之懸光

河積學由是明僧輩出賢眾肩降道行息心願澄什而服侶戒梵
禪結視安遠而俯孩雖葱嶺茄藍涉流沙而西極白木聚落浮漲
海而東馳聖教之興為期為威原注此句疑但敬重堅固有悲忍之大
權循習護持有煩惱之深淺物情以之勤切俗慕由是懇到苛求
利養或滋貪濁濫名竊服行偽學非魚目叨珍遂入摩尼之寶鳥
鵠借類便假伽藍之翼謂宜宥而勿罰限其自新卷迹緇林之遊
反服白衣之役則愍原注一作愍愚受智寬令四飛辨是決嫌浮食一
變九色揚翰不謬於楚雞六管流聲豈混於齊士庶人無量在釋
典而維弘出家有限憑國經而必恪維摩之入諸必原注疑藏尚

登科記者

卷三

慕直在其中聖人謨議君子謀道張良之翼漢王郭嘉之協魏主
宋武之得穆之齊高之得褚彥定策決勝謀夫孔多蓬矢桑弧有
志四海飛旌插羽道好二同膠柱豈調絃之術飲冰實將命之難
陸賈南行責蠻夷之失禮陳湯西討誅單于之暴慢終令趙佗貢
職郵支傳首竹帛所載斯其庶乎謹對第一竊惟善本無生茲
緣常寂捨身捨智涅槃之行可觀不動不定般若之名已立蘭容
聖質剖碧玉而恆傳寶相靈模鑲紫金而尚在運二儀而迴掌魏
乎寶力極萬物之滿足皇矣能仁是以付受有歸鬱興尊紀知來
之肇遠明於萬劫祈聖之符天啟於九部始則江漢廣被終以關

為居士之身菩薩之惠其神通由持在家之誠未虧平等何妨原注
一作慎擇謹對第二持人之術地著為本應敵之道糗糧為先
故李悝盡地力而創謀本能強魏衛鞅開阡陌而急戰終以霸秦
當今三壤既平九稅有職倉庾陳積種枯充仞山川效止而咸敘
陰陽感化而致和戎戎點羌不討之日久矣天有星象以分其區
地有山河以致其險素野遐曠元國寒涼塞下三春未辨重重之
樹河邊九目已落青青之草我后惻隱嚴廊之下垂拱衽席之上
聖智備元地神武動山岳悠然遠覽白露涼秋建日月朱鳥之旗
樹風雨蒼牛之轡疑將帥良猛謀慮深長猶重息人未脩伐鬼而

登科記者

卷三

河積學由是明僧輩出賢眾肩降道行息心願澄什而服侶戒梵
禪結視安遠而俯孩雖葱嶺茄藍涉流沙而西極白木聚落浮漲
海而東馳聖教之興為期為威原注此句疑但敬重堅固有悲忍之大
權循習護持有煩惱之深淺物情以之勤切俗慕由是懇到苛求
利養或滋貪濁濫名竊服行偽學非魚目叨珍遂入摩尼之寶鳥
鵠借類便假伽藍之翼謂宜宥而勿罰限其自新卷迹緇林之遊
反服白衣之役則愍原注一作愍愚受智寬令四飛辨是決嫌浮食一
變九色揚翰不謬於楚雞六管流聲豈混於齊士庶人無量在釋
典而維弘出家有限憑國經而必恪維摩之入諸必原注疑藏尚

大羊無檢時驚邊柝定遠侯之功略還出玉門戍校尉之七營更
運金郡麻奴小醜敢懷凌斥之心榆鬼殘祆仍延屠刻之命結山
豪而嘯聚驅穀馬而陸梁百萬之師糗糧易盡空虛之地轉餉難
集良可追蹤墾草取彼大田脩充國之舊圖採威明之遠算將軍
素勵爰興斷河之術都尉垂強畢盡通溝之利舉農夫而休戰士
息轉輸而用耕牛智效其謀勇奮其力資廣金之如粟藉邊馬之
如羊賞士犒師選騎館穀或休垣罷障城滅途殫然後坐鳳皇之
臺驗麒麟之貢王旅凱入豈不休哉清問徒訓原注危言每竭短
才抒軸景夕貽憂謹對第三道文苑英華

登和記考

卷三

鍾

南菁書院叢書

登科記考卷四

大典徐公

唐則天順聖皇后

證聖元年

乙未

正月辛巳改元舊書本紀
新書本紀

丙申夜明堂災庚子以明堂災告廟手詔曰朕君臨紫極撫育蒼生普該有識之流為啟無疆之福神宮之後式建尊容頃緣內作工徒宿火誤燒麻主遂涉明堂朕昧旦憂動不遑寢食慮虧至道未副天心內省厥躬伏增寅畏槐省棘署眾僚庶尹宜竭迺誠各揚其職內作工匠可即放還刺史縣令風化之首宜矜恤解算等

登科記考

卷四

勸農桑均平賦役省察姦盜里閭妖詆尤當禁止遠近冤訟令早決斷見禁囚徒速為處分老病之色征鎮之家亦令州縣加意撫存諸作非要切者量事宜停所司供進之物並宜節減其長才廣度沈跡下僚據德依仁韶聲幽閉懷輔佐之器乏知己之容宜令京官職事五品以下及刺史上佐縣令量各準狀薦舉仍遣內外文武百官九品以上各上封事極言正議無有所隱舊書本紀
文苑英華策進士問卦分江使圖演天文文籍於是濫觴書契以之抽緒皇墳帝典述紀言以聯鑣五傳六經紆禮樂而齊鸞斯並懸諸日月煥乎文章至如諸子相騰小說奔競有慚眉玉之化無異雜鉛之

實請用於火恐招博奕之譏將扇其風復爽芟夷之義一塗交戰

一為解環百兩之篇孰明其善七分之術孰著其能誰求天下之書誰決冢中之緣識一簡者何子觀四轍者何人京兆耆舊之篇起於何代陳留神仙之傳創自何人誰先孝子之圖誰首逸人之

記儻無談於雕棘將有薦於拔茅文苑
英華策長才廣度沈迹下僚科問四岳疇庸義和代掌其任九官命職

稷尚不易其能逢化運以康時籍功深而成務泊乎瀛劉以降曹馬承流罕為官以擇人直循賁而就列或十旬而登三事或一日

而致九遷遂開趨競之門莫守代工之美國家網羅羣彥驅駕時

登科記考

卷四

英其政治於至和其人消於太古今欲削漢魏之遺法復堯禹之遺圖能其事者永守其官稱其職者不遷其任增秩賜爵用申勸善之規金帛墜書載表優賢之義變通之理尚或多端用捨之途

佇聞良策文苑
英華

九月甲寅親祀南郊改元為天冊萬歲舊書本紀
新書本紀

進士二十二人登科記證聖元年不貢舉延載二年進士二十二

英華載書史百家策賀知章舊書文苑傳賀知章會稽永興人問當是此年試題舉進士唐才子傳賀知章字季真證聖初擢進士許南容見文苑李令琛見文苑孫嘉之舊書

士超拔羣類科文苑傳孫逖父嘉之天冊年進士擢第孫逖宋州司馬先登

墓誌銘府君諱嘉之魏郡武水人垂拱載初之際始詣洛陽

闕下極論時政言多抵忤所如不合遂投迹太學託名常調天冊
中以進士擢第與崔日用蘇晉俱為考功郎中李迥秀所標賞
顏魯公孫述集序父 崔日用 見上 舊書本傳滑州靈昌人進
嘉之以詞學登科 蘇晉 見上 崔祐甫齊昭公集序弱冠
鄉貢進士擢第以開元十年 蘇晉 見上 舊書蘇迥傳子晉弱
年五十推之是年二十三年 蘇晉 見上 舊書蘇迥傳子晉弱
年五十九推之是年二十三年 蘇晉 見上 舊書蘇迥傳子晉弱
之是年二十三年 蘇晉 見上 舊書蘇迥傳子晉弱

超拔羣類科 賀知章 新書唐才子傳皆言知章以證聖年出舉
進士超拔羣類科證聖惟一年是此年有

長才廣度沈迹下僚科 張漪 冊府元龜作張河文苑英華作張
長子見東之傳及騎墓 張漪 倚注云登科記作漪按漪為東之
誌 唐會要亦作漪

上書拜官 成敬奇 太平廣記引御史臺記成敬奇有俊才天冊
中詣闕自陳請日試文章三十道則天命王

登科記者 卷四 三

知貢舉 李迥秀 舊書李大亮傳迥秀累轉考功員外郎
則天雅愛其才甚寵待之掌舉數年

許南容對策曰夫皇王範物經籍訓人澆浮之說漸列文質之規
斯變故九流異軫百氏齊鑣枝分葉布千門萬戶雖復言有蹟駁
理或叢殘時招屑玉之譏乍起雜鉛之議妨工或善招惡塞違比
夫羣岳參差各有蔽虧之勢眾川浩蕩俱資潤澤之功且夫三代
之道未能無弊六經之教尚皆有失其於子史何獨尤之若以失
而便廢則書禮之法可捨短而從長去泰而除惡咸用於火竊未
為得各言其志亦何傷乎乃好尚不同撰述各異並流鉛槧咸著

蓬山京房惟善於七分張霸心明於百兩荀勗決冢中之錄陳農
求天下之書識二簡者廣徵觀四轍者周穆京兆者舊光武創其
篇陳留神仙阮蒼述其事梁鴻作逸人之傳劉向修孝子之圖斯
並賢者傳之不朽謹對 文苑 英華

李令琛對策曰日月經天星辰助其明耀江河紀地畎澮資其廣
深俱麗於乾綱同歸於坤軸況乎六經既出百子並驚萬卷五車
七略四部組織仁義塚磨道德雖非全璧之珍亦是連珠之寶當
有求書之官遠探禹穴近聞汲冢之文具修靈簡或陰陽不謬朱
紫自分仲任叢殘之譏並非通論稚川翡翠之喻實得大方豈重
登科記者 卷四 四

以芟夷加之剪截敢申直筆以塞異端則有百兩之篇張霸所善
七分之術京房獨精陳農訪天下之書荀勗決冢中之策識二簡
者束皙觀四轍者穆王京兆者舊之篇創於光武陳留神仙之傳
起自阮蒼劉向修孝子之圖梁鴻首逸人之記謹對 文苑 英華

孫嘉之對策曰自龍馬出河爰分八卦靈龜薦洛乃見九疇文字
以興典謨斯起即有姬公秀出制禮樂以匡周宣父挺生剛詩書
而反魯莫不憲章文武祖述唐虞開兆庶之心靈啟羣生之耳目
洎乎尼山落構梁木興歌大義云亡諸子爰起於是墨承諸廟孟
繁司徒文子開教於五神范蠡選能於千樹孫武絢其翰略蒙叟

繁司徒文子開教於五神范蠡選能於千樹孫武絢其翰略蒙叟

繁司徒文子開教於五神范蠡選能於千樹孫武絢其翰略蒙叟

繁司徒文子開教於五神范蠡選能於千樹孫武絢其翰略蒙叟

繁司徒文子開教於五神范蠡選能於千樹孫武絢其翰略蒙叟

繁司徒文子開教於五神范蠡選能於千樹孫武絢其翰略蒙叟

繁司徒文子開教於五神范蠡選能於千樹孫武絢其翰略蒙叟

繁司徒文子開教於五神范蠡選能於千樹孫武絢其翰略蒙叟

繁司徒文子開教於五神范蠡選能於千樹孫武絢其翰略蒙叟

繁司徒文子開教於五神范蠡選能於千樹孫武絢其翰略蒙叟

繁司徒文子開教於五神范蠡選能於千樹孫武絢其翰略蒙叟

繁司徒文子開教於五神范蠡選能於千樹孫武絢其翰略蒙叟

繁司徒文子開教於五神范蠡選能於千樹孫武絢其翰略蒙叟

繁司徒文子開教於五神范蠡選能於千樹孫武絢其翰略蒙叟

繁司徒文子開教於五神范蠡選能於千樹孫武絢其翰略蒙叟

繁司徒文子開教於五神范蠡選能於千樹孫武絢其翰略蒙叟

繁司徒文子開教於五神范蠡選能於千樹孫武絢其翰略蒙叟

繁司徒文子開教於五神范蠡選能於千樹孫武絢其翰略蒙叟

繁司徒文子開教於五神范蠡選能於千樹孫武絢其翰略蒙叟

混其鵬蜩葛洪述內外之篇劉安論黃白之秘楊託思於全性鄒
銳想於談天商君既擅於刑書尹文亦諒於名實呂韋博識載摛
懸市之文鬼谷多才爰初飛籥之作自茲以後其流甚繁雖云有
異於微言亦可觀於小道或激揚仁義或囊括政刑或富國成家
或懲惡勸善進既資於助國退亦取於理身實翰墨之泉源信文
章之隆敷故馬遷修史列之九流班固敘書著之七略今欲議其
刪削語以芟夷便是絕學者之多聞爽國家之廣略學雖不敏未

敢從命謹對 文苑英華按今本脫
名據永樂大典引補

張漪對策曰昔者明王之御天下也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之以

登科記考

卷四

五

后王化之以師長用人弗及私昵建官惟在賢才夫難知非獨在
於今日故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自生人以來有國之主莫不得
賢則治失賢則亂此乃自然之義百王不能易也是知賢人君子
國之所急詩曰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言人君
得其賢臣所以成其教化廣其基業也遐觀歷代聖王之求賢哲
也義匪一途或精選以取之或降訪以得之有營之經載而始獲
有求之不日而便至遲速之禮雖異輔弼之職不殊黃帝勞於夢
想而威力收誠之至也唐堯務於疇咨而致夔龍訪之審也至唐
虞之黜陟幽明三載就績夏禹之顧眎空谷七起成名殷宗託夢

於傅巖姬文遊心於渭水此六君者可謂勤於求賢而善於用人
也故能使元凱就績申甫登朝道濟五臣功宣十亂康良作誦喜
起成歌人無險誠之情代有雍熙之樂由庚入詠天保為詩下懷
報主之心上荷受天之祿書曰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庶績其凝此
之謂也斯並政符大道理合至公委質能臣之一德所以天工可
代人爵攸宜憑久化以濟寰瀛藉深功而安宇宙暨戰國之代王
道寢微各行英賢或雜或霸楚襄勞持金之聘燕昭躬擁等之禮
空聞偕號之議未覩昇平之業雖桓公之有仲父晉侯之獲趙文
委任責成共登霸道唯勤鬪爭之理不務滄和之績而動乖王度

登科記考

卷四

六

舉違帝典故五尺童子恥之不論況所由離離何其卑也秦皇不
仁虐亂是極儒生填於坑穽詩書滅於烟火忠貞清白以為徒苦
諂佞邪媚謂之至公卒以覆亡為後代誠實由遠賢近佞使之然
也漢高祖雖不好儒然亦任用英傑登壇而禮韓信輟洗而迎鄧
生委蕭曹以股肱寄張陳以社稷至孝武之代儒學漸該採董仲
舒之策始令郡國貢舉於是賢良方正之士霧委雲集其異錯公
孫宏匡衡蕭望之輩並繼踵而至故當文景之代號為得人詩稱
濟濟多士文王以甯漢所以甯者亦士之力也光武仗吳鄧以立
功任賈寇以起事拔奇取異決自於心爰至顯宗中興於茲為盛

由此而兩漢之代數百年間陟正黜邪衰善貶惡雖不襲唐虞之法亦去煩芟亂幾乎大成矣速獻靈之際姦滑縱橫升必以財進不由道於是縉紳潔白之士疾之若讐乃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龜乃至懸爵而賣之列價而爭之守正道者以為陸沈由斜徑者謂之知變衣冠為之失序賢哲由是潛藏遂使社稷喪亡後嗣覆滅悲夫此伐檀所以與刺麥秀所以勞歌無他故焉賢人不得進也及乎當途啟運典午開基陳羣制九品之條劉毅興八損之難故曹義疾其闊遠孫楚以為鬼錄遂令權要歸於中正威福去於天朝臧否任情品藻

登科記考

卷四

七

乖次宋齊之季梁隋之末聘士求賢罕聞稽古棟橈鼎折惟見陵夷既同自節之議詎勞更僕之說聖上覽百王之得失立萬代之規模大開舉爾之科廣陳訓迪之典用與不用賢否各稱其能材與不材輪角並當其任小人去位疾之猶若寇讐君子盈朝求之恆如不及故得百僚無濫九有昇平不聞濡翼之譏永絕爛頭之誚仲長亡越級之論賈生無調下之悲今欲遠服堯禹之蹤近棄劉曹之法增秩令其永任錫帛許其不遷使官不易能職遵代掌雖優賢之義有所會通而隨時之談或恐未可何則太古敦樸務靜人希敦樸則易滄人希則易理故不勞而功可就今聖明撫運

俗阜才多俗阜則事煩才多則理劇必資明哲獨任不以避嫌但使委得其人數遷何妨化理如其用失其理久任豈廢功虧愚管所窺以為如此大體期於不濫所務在於得賢苟違此途未知其可謹對

文苑英華

天冊萬歲二年

丙申

臘月甲申封神岳改元萬歲登封

通鑑

三月丁巳新明堂成改元萬歲通天

通鑑

策應封神岳舉賢良方正科問隆周御歷多士如林揚已露才干時求進南知媒術之醜不顧廉恥之規風馳景軼雲集務委攘袂

登科記考

卷四

八

於選曹野衡於會府吏員仍舊人物實繁優游窘於退飛聲最疲於點額量能受職無闕以供料官列位擇才斯眾欲令九流式敘一藝不遺佇聞芳話宏茲盛烈且夫譽行讓年殷姬取人之道門調戶選魏晉持衡之術因宜適變何者為先

第一道

問曆鈞關柝

之流鳴雞吠犬之伍集於都邑蓋八萬計然則人無求備物各異宜十哲殊科八能異術咸資對策則絳灌之器或沈必俟公求則許郭之才難遇選賢取士應有良規

第二道

問至於衝室總章重

屋陽館姬氏明堂之制炎靈汶上之規三雍五室之名清廟容臺之日蔡邕之論袁準之談庶幾繁省之儀前賢是非之說咸宜詳

粹以判羣疑 第三道 文苑英華

重試崔河策一道問不其才難於今所嘆知人未易自古病諸以

貌取言既其不可觀聲考度又或非宜故皇帝清問有司藻敷公

孫異之於天子冕錯衷然為孝廉賢才訓迪其道宏矣多歷年所

茲率典常國家謁報上元展禮中岳降非常之制求希代之賢將

以潤色雲封增輝柴燎龍門既陟方縱鱗於巨壑鴻千斯漸忽垂

翅於風路良由夢石之木猶參杞梓之行冠玉之委尚忝琳琅之

序更令憲府重摭詞林承鳳統之明威俟龍泉之斷割其何以率

秀長楚審詞眾好辨是與非愆忿望欲聊耳陳事冀獲嘉謀至若

登科記考 卷四 九

柳莊黜殞用事之差也石建闕馬為字之失也尋其後句末韻或

犯於前聲覽以終篇答難不倫於次序一簡之內貧富不侔三道

之中妍媸頓別取瑕則頗慚於下氏擢用則致嫌於葛龔贈孟孫

之言膏肓莫愈學詞宗之默長短何分進退之禮奚宜用捨之方

安在又旁求流議紛披風謠威勢壓於權衡驥貨通於主守不同

吾黨無嫌小子之詞翻乃倩人云竭老夫之思始令行而詐起終

策出而奸生何方可以靜流競之來何法可以杜訛謬之入佇裨

不逮無悽話言 文苑 英華

進士二十七人 鄭遂初 唐詩紀事遂初萬歲通 韋虛心 孫遜

心神道碑公諱虛心京兆杜陵人越在童冠升於膠序國子博士

范頤嘗與均禮考功員外郎李迥秀擢以高第按孫遜之父上年

登第此碑不言 崔河見 故知非同年舉

南郊舉三人 按亭明堂有明堂大禮科此當日南郊大 蘇晉書

禮舉居上第 裴灌 舊書本傳絳州聞喜人父瑛之歷任倉部

賢良方正科 崔河 李華崔河集序舉賢良方正對策第一 舊

約元孫自博陵徙關中父暄河事親至孝博學有文詞初應制舉

對策高第俄被落第者所援則天令所司重試河所對策又工於

公諱河字若神博陵安平人年二十四舉鄉貢進士考功郎李迥

秀器異之曰王佐才也遂擢高第其年舉賢良方正對策數公獨

居其一而兄渾亦在甲科典試官梁載言陳子昂歎曰雖公孫臏

登科記考 卷四 十

不及也 文苑英華以崔河對策為神功元年按封神岳在丙

申年不應以次年方策應神岳舉人且陋室銘明言對策為二十

四歲事河卒於開元二十七年年六十七推之 崔渾見 蘇頌

丙申年適二十四歲是文苑英華誤今改正 正異等除左司禦率府曹參軍

文藝優長科 韓琬 冊府元龜 舊書韓思彥傳子琬字茂貞舉

知貢舉 李迥秀 大唐山語李迥秀任考功員外知貢舉有進士

清河崔郎儀貌不惡鬚眉如戟精彩甚高出身處可量豈必要須

進士再三慰諭而遣之問者大噤焉 陳子昂送著作郎崔融等

從梁王東征詩序云歲七月軍出國門時比部郎中唐奉一考功

員外郎李迥秀著作佐郎崔融並參帷幕之賓掌書記之任考功

崔河對策曰昔者賢良方正之士應務之際河雖固陋嘗亟聞之莫不修辭立誠難進易退言不苟合道不苟捨之則藏義然後取安肯負媒術之醜棄廉恥之規若此之類其可多乎至夫揚已露才干時求進盱衡攘袂以狗速者斯皆小子趨附之徒豈足以廁我周行實於多士屏而勿用夫何疑哉主上欽若庶官明敷沈隱是使羣英霧委多士景軼而秉鈞當軸之雋察言觀行之風不能審樞機定名實懲魯儒之虛服辨齊竿之濫吹至令累最爲僞名交戰謬功與實効相參而謂滯才由乎少官無位供乎有德嗟乎事大有謬一至於此明主昧且丕顯每嘆才難而羣士揚於王

登科記考

卷四

二

庭反憂多士君臣之同德其若是乎天子有司談何容易今懿綱遐布清風殷流家識廉隅人知禮節苟能上尊王制下絕吏姦閉請託之源塞虛詐之路使得懷才見用以道周旋無令椒蘭信芳獨屈樵夫之手騏驥雖駿不貴屠者之門則虛位待人猶持固讓懷寶深藏何患不達九流式敘庶莫遠焉一藝罔遺諒其所也河又聞人能宏道非道宏人有濟治之臣無不弊之法往古雖載其陳迹行用實在乎有司觀夫署行議年殷姬令典門調戶選魏晉良圖無非致遠之規咸有理亂之兆所以允釐百揆銓綜百官及讒虐官朝則君子在野貪佞竊柄則以貨售才典故雖存而官政

已紊然則隨時變通觀象因宜近取諸身一言斯蔽遠求於古兩無適從所以輕進狂言猶冀或逢善聽謹對道第一 傳曰文以足

言言以足志言或可察志隱於漢是知文者言之藻繪志之空蹄有貞實者或忘藻繪得魚兔者必棄筌蹄則存言捨文合於滄古以言考德必洞精微故書云明試以言蓋用此道也古之對策其試言之流歟昔姬氏既衰先王道喪秦政虐戾亂彼天綱廢古燒書以愚黔首窮兵騁詐時無文焉故絳灌之徒韓彭之佐雄姿雖茂而道法不足向使伊人薄見方策早聞師範當亦略通大體抑揚宏議豈止決勝於境外而不能專議於君前乎故抱朴子曰古

登科記考

卷四

三

之試良將者亦問以策即其義矣國家樹萬世之基遷九流之弊填索奧業洋溢於時縉紳先生蘊藉無缺安有個儻之傑瑰璋之才承明主之清恩逢人生之大慶而不能抽其秘思效其長策歟然則謀而不行信而不用者抑可知也今之考言取士者必以綺飾爲工視學論文者闔於心而必升曉政達幽者失其類而咸退千金之璧以微瑕而毀之百丈之材觀小節而棄之亦良可悲矣誠理達而義舉者勿以文害言詞婉而論深者勿以言害意則可以包括羣品網羅屢途察微知彰以文用武矣昔許子將郭林宗徒以布衣之交俯仰之際而能拔奇旌異因言揣心況乎擅英博

之委受明試之寄享厚祿居尊官而不能撫疏足於吳阪指潛壁於荆山至使有公輔之才而無許郭之鑒者斯則卿士之罪也小子何足以知之至如懷一異能負一偏技鳴梭抗履之彙聲律鼎飪之儻事雖易於縑細功不資於翰墨則方以類聚各有司存謹對第二 我皇帝慈理廣運文思稽古紹興絕典重光大壯舍宮

雲構明庭天聳列辟軌儀羣官制度可以卽事而見觀象而察今猶遠訪先典曲垂下問者豈不欲揣其敏思徵其博物臣實菲薄何足當之昔哀公問儒而仲尼請更僕況此大體其可率爾言乎雖敢略談之然未臻其極也若夫堯之衢室舜之總章夏之重屋

登科記考 卷四 三

殷之陽館皆所以取象天地昭配陰陽致孝於先布政於下厯運雖改此道不移八窗四達上圓下方度堂以筵度室以几周之制也崑崙茅屋周流壁水漢之圖也明堂辟雍臺臺三雍也大廟青陽總章明堂疑脫元堂二字五室也取其宗祀祖考則曰宗廟取其修飾禮物則曰容臺蔡邕之論所以合異說袁准之談所以別眾事厯代繁省其儀不一先賢是非其書甚眾非斯須之述所能盡非造次之言所能精自我皇創制之前今臣定議之外教明禮備得繁省之中者其姬宗乎詞寡理舉處是非之要者其蔡氏乎謹對第二 又重試對策曰夫鉛刀均鋒劍之恥也蹇驢齊足驥之恥也

朗璞蒙垢玉人之過也鳴絲絕絃伶官之罪也借如承明旨獻嘉猷而愚智糾紛臧否錯揉斯亦士君子之所恨豈獨為政之憂哉沔實陋才良不足算憑藉休慶謬借旌拔狂言雖立鄙道未孚蘊雜薰蕕沈蔽玉石重參羣彥之未再承議賢之問進思自勵其何補歟退欲鳴謙其獲無咎審詞眾好儻或擇善而行辨是非非請思卽事而對策曰柳莊黜殯用事之差也石建闕馬為字之失也竊為議人者貴知其心論道者務存其意心懼未信則援古以自明道隱未光卽託文而後顯故事以明心為本字以顯道為公事

有小差而心術著矣字有小失而道數存焉斯則夜光之瑕明月之類固不可得而棄也事與類相反字與義相違證乖而心不可宏象毀而道不可見一至於此亦無取云策曰尋其後句未韻或犯於前聲覽以終篇答難不倫於次序竊謂明試以言古之道也微言以策今之制也言有聲韻蓋其浮飾策之次序固非典要切問存於答難次序豈效謀謨精義盡於對揚聲韻何尋獻替稽之於古揣之於情未韻或犯於前聲其來久矣答難不倫於次敘為

登科記考 卷四 古

病良深策曰一簡之內貧富不侔三道之中妍媸頓別取瑕則頗慚於卞氏擢用則致嫌於葛龔竊謂萬有一失聖人不免捨過舉能先師是訓道不可以純備才不可以周給斷可知矣是以國家

稽通塞之迹列甲乙之科亦不可廢善以取瑕疑於擢用矣策曰
贈孟孫之言膏肓莫愈學嗣宗之默長短何分進退之禮奚宜用
捨之方安在仲尼有言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進退之禮用捨之宜
允非小人之所及也然則覽古昔之遺事敢不薦其聞乎竊謂日
中必焚操刀必割懲奸以察何俟贈言致身於朝不可以默固當
參刑禮以定枉直體明智以辨情偽見利不虧其分見死不更其
守屬聰明不諱之時居執憲繩違之任何至持疑於果斷逡巡於
正色哉策曰旁求流議紛披風謠威勢歷於權衡黷貨通於主守
不同吾黨無嫌小子之詞翻乃倩人云竭老夫之思始令行而詐

登科記考

卷四

五

起終策出而姦生甚矣誠哉不期所以然也今所慮怙威贈貨者
其類猶存假手借詞者其人不遠但能察其言象揆而度之精覈
問試優而柔之則竊寶之名自分濫吹之竿自遁矣其道甚著人
焉庾哉策曰何方可以靜流競之來何法可以杜訛謬之人竊謂
任良在主宏道在人以執事之明遵大君之惠敷明智以考往迹
揚清機以鑒羣情則知訛謬不興流競永息俯慚謏議良非話言
謹對 文苑 英華
萬歲通天二年 西丁
九月壬寅改元為神功 舊書 本紀

是月策絕倫科 冊府元龜

進士二十七人 瓌抱朴 通志氏族略唐神功登科有瓌抱朴

諸科十人

絕倫科 蘇頌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崔元童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袁仁敬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會 何鳳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孟兼禮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洪子輿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盧從愿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唐詩紀事載從愿字子輿舉制科經舉授絳州夏縣尉又應制舉拜右拾遺

明皇雜錄從愿從五舉制策三等授夏縣尉 趙不欺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聖歷元年 戊辰

正月甲子朔冬至改元 通鑑

登科記考

卷四

六

三月召廬陵王哲於房州 舊書本紀

九月丙子廬陵王哲為皇太子依舊名顯 舊書本紀

策進士問元龜效祉鼎命昭夏王之祚亦烏呈祥金德總商君之

業白魚躍而周道隆丹雀來而秦德霸殷因夏禮損益可知秦盛

周衰天人何味若水滅火起殷周之運匪人若桀暴紂皆廢興之

期自我然而龍門興於夏日龍祚發於周年災祥兆於前成荒敗

興於後政蕩蕩之德何所加焉佇爾揚名為余張目 文苑英華

進士二十二入 登科記載萬歲通天三年不貢舉神功二年不貢舉聖歷元年也登科記誤 文苑 馮萬石 廣卓異記引

功二年即聖歷元年也登科記誤 文苑 馮萬石 廣卓異記引

英華載馮萬石對歷數策疑是此年試題

石聖歷元年
進士及第

諸科三人

馮萬石對策曰臣聞天地草昧洪鈞列五運之期雲雷始屯火德
分一人之位莫不時來命偶人迪天將白環昭虞后之功元珪錫
夏王之德空桑負鼎遇為性之君渭水張羅得非熊之相伏惟陛
下化光坤載道叶乾行總五氣以發生籠百王而亭育粵若稽古
推歷數之存亡感而遂運酌天人之符命明揚側陋典採芻詞開
闢大猷旁求雅問則天文幽遠誠匪管窺然人事昭彰敢陳壅塞
原夫興亡有數符命無差遽啟丹書俄迴白璧君臣道合則遐邇

登科記考

卷四

七

又安上下情乖則邦家板蕩水火革而天人順暴亂行而桀紂亡
百六為霖旱之災七九非湯暑之運歷數斯在惟德動天禍福無
門惟人所召故德者五行之義也人者兩儀之心也人心動而悔
吝生德義形而陰陽謝必乘金運則殷不及於期果歷本行則周
不及於數龍門龍祿之發人與事并白魚丹雀之符德將時應神
道設教金土之運匪他人文化成狂聖之來是我蕩蕩之德何敢
不通翼翼之心奚施不可天也人也坦然克分時乎命乎昭文斯
辨臣優柔理道杳同河漢或躡文江懼深冰谷謹對

文苑
英華

二年己亥

十月鳳閣舍人韋嗣立上疏曰臣聞古先哲王立學官掌教國子
以六德六行六藝三教備而人道畢矣禮記曰化人成俗必由學
乎學之於人其用蓋博故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王
之諸子卿大夫士之子及國之俊選皆造焉八歲入小學十五入
大學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是以教治而化流行成而不
悖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學而成者也國家自永淳以來
二十餘載國學廢散胄子衰缺時輕儒學之官莫存章句之選貴
門後進競以僥倖升班寒族常流復因凌替弛業考試之際秀茂
罕登驅之臨人何以從政又垂拱之後文明在辰盛典鴻休日書

登科記考

卷四

六

月至因籍際會入仕尤多加以諛邪凶黨來俊臣之屬妄執威權
恣行枉陷正直之伍死亡為憂道路以目人無固志罕有執不撓
之懷殉至公之節偷安苟免聊以卒歲遂使綱領不正請託公行
選舉之曹彌長淪濫隨班少經術之士攝職多庸瑣之才徒以猛
暴相誇罕能清惠自助使海內黔首騷然不安州縣官僚貪鄙未
息而望事必循理俗致康甯不可得也陛下誠能下明制發德音
廣開庠序大敦學校三館生徒即令追集王公已下子弟不容別
求仕進皆入國學服膺訓典崇飾館廟尊尚儒師盛陳奠菜之儀
宏敷講說之會使仕庶觀聽有所發揚宏獎道德於是乎在則四

海之內靡然向風矣舊書韋思謙傳

進士十六人 崔湜舊書崔仁師傳湜少以文詞知名舉進士

太平廣記引翰林盛事崔湜弱冠進士登科

十七是年為十七歲疑登第在此數年今載此年俟考

諸科一人

三年庚子

五月癸丑改元為久視舊書本紀

十月甲寅復舊正朔改一月為正月仍以為歲首正月依舊為十一月舊書本紀

進士二十人 張紘唐詩紀事紘登久視六年進士第按久視無六年六為元之訛 獨孤及張從師臺表烈

卷四 考法以碩學麗漢名動京師亦舉進士自監 崔尙唐詩紀事尙

進士第按六亦元字之訛 杜甫 壯遊詩斯文崔魏徒注崔鄭州尙

經邦科 聖歷三年有此 劉幽求舊書本傳冀州武強人聖歷年

見者惟此幽求或 應制舉 按聖歷時制科之可

大足元年辛丑

正月改元舊書本紀

十月辛酉改元為長安舊書本紀

策進士問有征無戰道存制禦之機惡殺好生化含亭育之理頃

塞垣夕版戰士晨炊猶復城邑河源北門未啟樵蘇海畔東郊不

開方議驅長轂而登隴建高旗而指塞天聲一振相帟俱狹夫春

雪假陽寒蓬易卷今欲先驅誘諭暫頓兵刑書箭而下蕃臣欣茹

而還虜騎眷言籌畫茲理何疑第一 問夫子述孝經裁道德輔

天相地樹之王化穆乎人倫既鈞命而合謨亦契神而盡性歷聽

藏書同為代實永言五孝不列六經將設教之有旨豈偏序之無

法北宮羣彥未始詳焉東觀諸儒不之辯也且禮樂二本古文漏

失春秋三傳大議派分而備六籍於蘭臺懸九經於甲令今欲登

孝道為七藝亦未前聞足經名為十部恐疑後進思觀義窟用定

儒門第二 問語人以倫鳴鶴斯和砥名礪節異代同歸子等温

登科記考 卷四 古知今將施有政前言往行豈日無聞至於顯仁義以基德標智

信以習禮觸目青史比肩縹帙思齊其事各辯其人既呈役於扣

鐘可徵賢於求燧肖形天地甄化陰陽五常配於五行六情同於

六氣為所稟之各異蓋因物而或遷仍分情氣之題目兼敘常行

之方位第三 問自昔帝王必有制作所以隆基天命器辯神姦

至於或鑄昆吾或遷郊鄗虞邱之說尙疑周漢楚子之問未詳輕

重通明舊史幸為指陳亦有弗父勒名仲山傳器得於何代顯目

何功魚遊之旨安施雉頌之文奚戒兼言鼎鼐之異及顯國家之

宜第四道 張燕公集 按原題 由試潞州進士蓋時在東都也

進士二十七人 登科記大足元年進士二十七人二 章仇嘉勉

通志氏族略唐長安元年右史知貢舉張說下進士章仇嘉勉

孫涵曰漢有章因避仇加仇字為章仇氏通鑑百七十九 按

嘉勉本名嘉勉字植德政碑之句容縣尉章仇嘉勉即其人鄭漁

仲避神宗諱改之正如宋慶歷開元吳之伊州刺史賀從勳庶

時王珪撰梁適墓誌則謂之賀從勉也至鄧名世 席豫 舊書文

古今姓氏書辨證作章仇嘉勉又勳字之誤耳 按豫以

襄陽人昌州刺史固七世孫徙家河南豫進士及第 按豫以

是年登詞擅文場科年十六則登第不得復在其前故附是年

明經科 崔峻 崔景暉 李華崔景暉神道碑景暉清河東武城

第十九推之是年十七歲 崔翹 冊府元龜 唐語林大足

諸科十人 拔萃科 冊府元龜大足元年理選使孟詵試 崔翹 冊府元龜

登科記考 卷四 元年置拔萃 鄭少微 見冊府元 裴寬 舊書裴灌傳灌從

始於崔翹 孫遜其撰父嘉之墓誌銘久視初預拔萃與邵昊 邵昊 見

嘉之 齊粹 見上 舊書文苑傳齊粹定州義豐人弱 邵昊 見

疾惡科 雲麓漫鈔載 馮萬石 元龜作馮石誤 按冊府

文擅詞場科 楊志誠 張說贈太州刺史楊公神道碑公諱志誠

樂天朝無能出其右者遷太子通事舍人再舉高第從國子監丞

除禮部員外郎又轉吏部員外郎丁憂去職服闋授幽州三水令

又應文擅詞場舉 王敬從 孫遜太子右庶子王敬從神 王易

試為天下第一 從舊書王徽傳曾祖擇從兄易從天后朝登進士第 孫遜王敬

敬從同登 席豫 新書席豫字建侯長安中舉學兼流略詞擅文

制科也 席豫 場科擢上第時年十六按詞擅文場當即是年

詞場也 知貢舉 張說 舊書張說傳長安初修三教珠英

長安二年 壬 畢遷右內供奉兼知考功貢舉事

正月初令天下諸州有練習武藝者每年准明經進士例舉送

元龜 通鑑作正月之酉初設武舉 按文苑英華載詔曰鸞臺

朕聞文武之道憑經緯而開國春秋之功藉生殺而成歲雖復車

書混一中黃之雄氣諒存溫煦方滋太白之高星必應事既不昧

理乃固然朕自臨御天下憂勞北席宵衣佇旦望調東戶之風吁

食望眠希緝南薰之化故得中外禮福遐邇又安控蟻桃於茲尤

之墟通細柳於炎洲之域楚鋒越刃俱樂大農之治恢容雄兒皆

服鴟都之肆今若循其至理任彼無為則取決之道有餘止戈之

義不足況金方起暴玉河未靖偷安愉鬼之鄉竊險麻奴之地然

登科記考 卷四 而北幽嚮化已事和親之禮而西環負恩不習用師之備隨時之

義甯可自然當土宇曠修人物繁富三門九地之祕豈謝前規白

猿蒼兕之奇何慚曩烈或英謀冠代雄略過人總韓白以先驅掩

孫吳而得雋或力能拔距勇絕蒙輪冒白刃其如歸捨蒼壁而不

關或跡隱鄴肆身託村閭行雖犯於流俗器乃堪於拯難或捷如

迅電走若追風彎弧則七札洞開奔陳則重圍自潰並有思於制

命俱未遇於時須可令文武內外官五品及七品已上清官及外

官刺史都督等於當管部內即令具舉且十室之邑忠信尚存三

秀東海鄉人年十五為崇文生應舉考功員外郎沈佺期再試東堂壁畫賦公援翰立成沈公駭異之遂擢高第

明經科 龐履温 邵混之元氏縣令龐君清德碑君姓龐氏名履温字若水南安人也長安二年明經擢第拜宣

軍 馮克庵 册府元龜 唐會要 考功員外郎授給事中詩文苑傳武后夏日宴石淙詩刻於久視元年其時沈佺期已為通事舍人傳言長安中亦誤 張說四門助教尹守貞墓誌自延載之後條限資薦長安之初大開貢舉考功是年于五百餘人召先生課數淑應府稱無滯矣

三年癸卯 進士三十一人 王擇從 舊書王敬傳曾祖擇從大足三年登進士第按大足三年即長安三年 鄧名

登科記考 卷四 世古今姓氏書辨證王擇從登第 又制舉升乙第充麗正殿學士

諸科四人 上書拜官一人 王元感 唐會要册府元龜載長安三年三月四

秋振帶二十卷禮記繩愆三十卷并所註孝經史記漢書彙請官給紙筆寫上秘閣制宏文崇文兩館學士及成均博士詳其可

否宏文館學士祝欽明崇文館學士李憲趙元亨成均博士郭山

屈唯鳳閣舍人魏知古司封郎中徐堅左史劉知幾右史張思敬

雅好異聞每為元感中理其義詔曰王元感質性温敏傳聞強記

手不釋卷老而彌篤持前達之失究先聖之旨是謂儒宗不可多

得可授太子司議郎 按册府元龜又載為貞觀十六年十月事

今從 會要

四年甲辰

進士四十一人續奏四人 李温玉 據言長安四年崔提下四十人李温玉稱蘇州鄉貢

知貢舉 崔提 見據 中宗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

神龍元年乙巳 正月壬午朔改元乙巳太后傳位於皇太子丙午中宗即位 通鑑

二月甲寅復國號曰唐 通鑑 二月甲寅復國號曰唐 通鑑

令貢舉人停習臣軌依舊習老子 舊書本紀 會要作二月二日

己未為九日會要誤通典册 府元龜又誤作二年二月事 按舊書事在己未二月辛亥朔

詔九品以上及朝集使極言朝政得失兼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

登科記考 卷四 之上 舊書本紀 册府元龜

五月丙午制以鄒魯之邑百戶為太師隆道公 册府元龜注云則

公 宣尼采邑收其租稅用供薦享又授裔孫褒聖侯崇基朝散大

夫乃許子孫以相傳襲 舊書本紀 册府元龜

是月制令職官五品以上各舉所知一人 册府元龜

九月壬午親祀明堂大赦天下制內外文武三品以上官並縣令

京師清官九品以上各舉孝弟廉讓一人 舊書本紀 唐大詔令集

十月十九日改宏文館為昭文館 唐會要 按 避孝敬諱也

改成都監復為國子監 唐會要

要

要

是年始定進士科三場試

進士六十一人重試及第十二人吳會龍元年第五十四人有薛全之

按薛全之即二年薛令之之說

諸科二十九人

賢才科見雲麓漫鈔新書盧藏用傳姚崇持節靈武道奏為管

舉或即賢記選應縣令舉甲科按姚崇自軍還都在神龍元年縣令

才科也嚴挺之舊書本傳挺之少好學舉進士神龍元年制

也第

知貢舉李華崔沔集序云權貢舉時得陸尚書景融來揚州瑣宋

年歷陸渾主簿秩滿擢左補闕除殿中侍御史遷起居舍人拜祠

部員外郎遷給事中睿宗時拜中書舍人華序權貢舉於中書之

登科記考

前蓋以祠部員外郎兼考功員外郎故曰權考中宗朝惟此年知

舉無人或即沔歟按崔景融來瑱傳皆不言由科舉又据崔混

傳則是年知

貢舉當是混

二年丙午

二月令舉天下鴻儒碩學之士冊府元龜

是年改昭文館復為修文館唐會要舊書本紀以為元年事誤

策問選賢舉能秀造參用今之所薦誠為得人未聞含聲待扣乃

有不耕而穫十室忠信理亦難誣若遂踐於清朝仗何材而濟物

又二老歸周見稱何德八元佐舜見述何功滋泉以何術見稱辛

高位下策問

進士三十二人附載候考姚仲豫狀元瀋熙三山志王芝堂談曾皆載神

字之薛令之瀋熙三山志姚仲豫榜進士字珍君長溪人終左

訛矣二年趙彥昭下及第趙冬曦新書儒學傳趙冬曦定趙安定

唐唐書唐詩紀事趙冬曦州鼓城人進士擢第

廣卓異記引登科記趙不器父子八人皆進士及第

冬曦安定神龍二年考功趙彥昭下兄弟三人及第

諸科三十九人

才膺管樂科容齋續筆引登科記作元年按冊府元龜二年二

張大求見冊府元龜唐會要魏啟心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魏愔見冊府元龜唐會要盧絢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登科記考卷四

博學工文詞登文學科容齋續筆引登

科記才膺管樂科張鷟於九人中為第五

孫為遂見冊府元龜唐會要成慶業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孫見新書成慶業見冊府元龜唐會要郭璘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為見冊府元郭璘見冊府元龜唐會要趙不

才高下科馮萬石見冊府元龜唐會要見良貞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府元龜張鷟大唐新語張文成應下筆成章才高下詞標文

唐會要張鷟苑等三入科俱登上第轉洛陽尉故有詠燕詩其

末章云變石身猶重銜泥力尚微從來

赴甲第兩起一雙飛府人無不諷詠

194

知貢舉 趙彥昭見上

馮萬石對策曰昔者聖人之立極也選眾舉能列官分職以通天地之德以類亭毒之功臣哉鄰哉時用遠矣主上重光繼耀紹開中興拜軒於受命之初希俊賢於御極之日茲乃義軒之志堯禹之心勤求道要闕所望於清光哉故鄧林有必至之才崑山無減價之寶可不謂然乎臣以妄庸藝無兼探謬從卑列應此嘉薦誠非鈍朽所能塞充然天光震動虛求俊逸揚於王廷亦僥倖矣願當參明試獻嘉謀竭謏聞敷大體言用身退以酬萬一豈所謂不耕而獲邀名幸時而已哉今見屬有司恭承下問懋陳常務自

登科記考

卷四

三

謂無奇若得飭躬召見對揚天休下學上達舒憤竭情則亦引論陰陽較明時政之要感激狂直甄撫授受之宜效其涓埃以增海岳耳若遂踐清朝濟時成務其道甚大惟變所適俾聞後命則藏器而動顧以更僕言何盡言曲學鯁生居今志古若乃忠為令德功實佐時披卷懷人恨為異代雖慚非博物敢不揚言則夫西伯善養夷齊以讓國歸老帝舜舉能元凱以通才授職維師尙父韜鈴乃適道之功相時阿衡鼎飪為獻君之術雲臺紀績吳鄂誌其元勳麟閣圖功衛霍流其茂實謹對文苑英華 按今本脫 名據永樂大典引補

三年丁未

正月庚戌以默啜寇邊制募猛士武藝超絕者各令自舉舊書本紀

二月令舉天下鴻儒博學之士冊府元龜 按此與上年 同疑神龍景龍相似而誤

九月庚子改元為景龍舊書本紀

策資良方正科問妙盡黃閒期于百發術該元女甯無七縱聲苟中律不憚撞鐘之求服必稱儒何辭解衣之試況今徵工意匠拳秀談叢泉鸞即是於分區牛驥佇從於別阜謂其凌厲願盼以雪陳琳之恥何乃罔蔽邊延不答馬卿之難豈時英所病其設於翟酺將高尙在懷不屈於周黨薦舉之法抑有多途取捨之方莫能折衷何則含光隱跡不盜處士之名介立寡徒安獲知己之薦舉

登科記考

卷四

三

逸之法應有通規取捨之言非為盡善文武之道方冊所不墜德怨之報人情之大綱射為諸侯杜預無穿札之力士為知己崔洪有挽弓之悔相圃澤宮失之遠矣子皮鮑叔夫何言哉舉賢受賞非才有罰國柄所加期乎必當驗之從政効無限斷之年試以文才智有遲速之別知而不舉聞譏竊位舉而非人甯當顯戮滅孫之犯既虛刑子文之辜復當何典內外齊舉援親豈不致嫌師錫具陳行慶又誰為首凡此歧路罔識攸從遲冀如律宏其利涉文苑英華

兵部策沈謀秘算科舉人問詩稱有截傳載無為必在得人方致

斯道皇上心存元默政洽清虛坐五室以調氣舞兩階以柔遠溥
天之下計日來庭尙有戎羯餘塵屢覲長城於塞北句驪舊壤走都
護於安東弃招蹙國之議取有疲人之患級討之理用捨何從且
夷狄異方地俗殊等借使斷山川之是利較戰守之所長贏糧調
兵幾何克濟選倫求將何者為謀靜聽嘉謀將聞執事第一道 問

安西迴途積北多寇自開四鎮於茲十年及瓜戍人白首無代分
闕節使丹旄方歸未悟恢邊之益且疑事遠之弊今赤曷既并於
黃姓默啜復覘於庭州漠掖徒張胡臂未斷而內置積穀外非足
兵於何出踐更之師奚使閒穹廬之黨息人靜國有策存乎第二道

登科記考 卷四 三

問五嶺山深三蜀地險篁竹之下時驚剽劫瓜芋之壤咸擾居
人若縱兵揚塵則鳥散谿谷及旋師返旆則蠱聚津塗窮之乃一
切歸降置之又無可反覆安輯之術敷陳其要第三道 張燕公集
進士四十八人 李欽讓 據言景龍元年李欽讓稱定州鄉貢附學

諸科三人
材堪經邦科 按此科與下賢良方正科唐會要 張九齡 舊書本
士第應舉 康元環 按元環為康希銑之子見顏真卿
登乙科 康使君神道碑銘 冊府元龜
賢良方正科 蘇晉 見冊府元龜 按務光字子
舊書 寇玘 見冊府元龜 盧怡 見冊府元龜 呂恂 見冊府元龜 韓琬 舊書
本傳 元龜 元龜 元龜 元龜

產傳琬舉文藝優長賢良方正連中非監察御史 大唐新語
琬少負才華長安中為高郵主簿使於都場以州縣徒勞率然題
壁曰筋力盡於高郵容色衰於主簿豈言行之缺而友朋之過歟
景龍中自毫州司戶應制集於京東部員外薛欽緒考琬策入高
等謂琬曰今日 蘇訛 新書蘇環傳頌弟訛字延言舉賢良方正
非朋友之過歟 高第 按自頌舉賢良後是年復有賢良
方正科兄弟相去不
應甚遠載此俟考

草澤遺才科 宰臣科 二科見雲 麓漫鈔

武藝超絕科 蕭穎士有為邵翼作上張兵部書云應武藝超絕舉
某乙謹上書侍郎公執事蓋即是年正月詔舉之事
也

知貢舉 馬懷素 舊書本傳轉禮部員外郎與源乾曜懷慎李
傑等充十道黜陟使還遷考功員外郎時賈咸

登科記考 卷四 三

縱念請託公行懷素無所阿順典舉平允擢拜中書舍人 按十
使巡察天下在神龍元年二年知舉為趙彥昭則懷素為景龍元
年知舉矣

蘇晉對策曰物以類昇方以類降故小大趨捨未始離乎類也所
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雲從龍風從武時其效歟矧惟生人懷五
常舍好惡自然之勢也安可處非其類乎斯固士君子砥行立名
伸首抗迹思欲奮迅泥滓凌邁雲漢與鸞鳳為伍矣豈不能折其
鋒沮其目誠謂類有聚羣有分下流不可久居且無其時猶欲於
進之若此況乎師曠傾耳卞氏拭目將欲察異音求奇彩苟有留
者誰肯遷延於解衣之試哉策曰薦舉之法抑有多途取捨之方

莫能折衷何則合光隱迹不盜處士之名介立寡徒安獲知己之
薦舉逸之法應有通規取捨之言非無盡善者夫人洪原注然則
淵其心飾其狀不可知以貌不可窮以言將爲辯者不可也求乎
其端或有可知矣夫天之嚴乎其上者施人以氣地之坎乎其下
者成人以形高下之間不可逃者形氣而已矣氣之積者彰乎形
形之動者感乎物彰於形故可以象察感於物故可以類求察其
象長短之材可量矣求其類邪正之氣可識矣雖則合光隱迹介
立不羣終不能以形逃不能以氣隱明矣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
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古聖王之觀人也未嘗越於是

登科記考

卷四

三

取捨之言非不盡善也但夫懷詐飾僞舉士有之干祿者不盡善
舉人者不盡智或以勢逼或以利興觀象察言以難其識附威藉
利諛媚其心有於此者則取捨之方何所施矣嗚呼負舟登山誠
難事也策曰文武之道方冊所不墜德怨之報人情之大綱射爲
諸侯杜預無穿札之力士爲知己崔洪有挽弓之悔相圃澤官失
之遠矣子皮鮑叔夫何有哉夫射者先王所以定人之心和人之
志而亦以示其威儀耳以爲諸侯分我茅土育我黎蒸撫有威衡
持秉生殺當審心定知數德遵和故爲其立飲射之法以導達其
志不在穿札貫的矣子曰射不主皮卽其義也則夫麗龜貫石者

將武夫之技耳非不悔繆算保其社稷之業夫有大功者獲大賞
異哉當陽誠無閒然矣古之君子冠業而立於朝則必有益於時
矣以爲益時者莫先於進賢苟得其人則沒齒無怨矣又何可顧
望默識乎子曰定其交而後求夫古之人定其交者將宏濟時務
克濟世幾恐夫道不吾行才爲時棄是用定其交求其達豈徒踟
促存於情之所好哉若以情之所好相求則是便僻比周之人豈
得爲文雅君子乎崔侯必不以挽弓爲悔假使子皮薦國產叔牙
舉夷吾終不能光興鄭邦匡合齊社亦未足以紛昭載籍矣策曰
舉賢受賞非才有罰國柄所加期乎必當驗之從政效無限斷之

登科記考

卷四

三

年試以文才智有遲速之別知而不舉聞譏竊位舉非其人甯當
顯戮臧孫之犯既是虛刑于文之辜復借何典內外齊舉援親豈
不致嫌師錫具陳行慶又誰爲首夫天之平分萬物體不俱舉有
其才者童其首揮其翼者兩其足德不必備才難盡善其人善於
政者不必有其文工於詞者不必敏其事書曰無求備於一人詳
矣先王均其曲直任之事宜物各有所長工拙不相害矣故書曰
明試以言車服以庸則堯試其人以官備在方策矣夫政有序化
有漸時有險夷功有顯隱爲政者當責其歲晚不可中道而廢也
施政立德不過乎三年人情大可見也孔子日期月而化成書曰

三載考績何得無限斷之年歟夫文者貴其能書理論宜道其業

非得意之實乃無意之筌歟夫傳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又曰非

文無以自達苟欲考之文詞求之遲速則志有可得在政斯亨言

之無文用亦何害且夫官爵者至公之器也薦賢者至公之道也

君子持至公之道守至公之器進思盡忠何可回隱復挽薦嫌疑

親管之間哉昔者先王之立制進賢受上賞蔽賢蒙戮舉非其

實寘其阿黨之誅薦得其人介以彙征之賞行慶之典不偏於師

錫矣時理則德存世亂則道喪難乎魯無君子楚不足徵使子文

安居戚氏無咎痛哉政不難矣不有仲尼為買之喻千載之後何

登科記考

卷四

書

知其過焉謹對

文苑英華

景龍二年 戊申

進士四十人

張謬 唐詩紀事謬登景龍中進士第

韋述 舊書本傳景龍中述隨父至肥鄉任舉進

士西人關時述甚少儀形眇小考功員外郎宋之問曰韋學士童

年有何事業述對曰性好著書述有所撰唐春秋三十卷恨未終

諸科六人

知貢舉 宋之問

舊書文苑傳宋之問景龍中再轉考功員外郎及典舉引拔後進多知名者 宋之問祭杜審

言文稱景龍二年考功員外郎宋之問政城換碑九

三年 己酉

不貢舉

諸科八人

抱器懷能科

唐會要雲麓漫鈔載於景龍二年今從冊府元龜 夏侯銛 冊府元龜作侯銘今從會要

茂才異等科

唐會要雲麓漫鈔載於景龍二年今從冊府元龜 王敬從 見冊府元龜唐

會要 孫述王敬從神道碑作景

雲麓漫鈔載於景龍二年今從冊府元龜 盧重元 見冊府元龜唐

文學優長科

藏器晦迹科

雲麓漫鈔以此二科與抱器懷能茂才異行同為景龍二年科目上二科既從冊府元龜故二科亦附此

四年 庚戌

登科記考

卷四

書

四月二十八日制曰門下朕聞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

國有學蓋立訓之基也故上務之則敦本下由之則成俗豈可使

顯門殆絕或乖其義入室將廢莫知其道乎朕承百王之末接千

歲之統虛心問政早朝晏罷勵精求古忘寢與食思所以奉前聖

之典謨矯茲深蔽致後生於軌物遵我大猷去歲京畿不稔倉廩

未實爰命樂羣暫停謀藝遂令子音罔嗣吾道空歸居無濟濟之

業行有懂懂之歎雖日月以翼而歲時送往今者邇治嘗麥且周

於黎獻永言釋菜甯缺於生徒每用惕然良非所謂其國子監學

生等麥熟後並宜追集務盡師資諸州牧宰亦倍加導誘先勸學

校必使俊造無濫名實有歸庶博士弟子京邑由斯日就鴻生鉅儒海內爲之風化有司可即詳下稱朕意焉主者施行唐大詔

六月壬午中宗崩於神龍殿皇后臨朝攝政改元唐隆通鑑

庚子夜臨淄王隆基舉兵誅諸韋武甲辰睿宗卽位舊唐本紀

詔內外執事官五品以上各舉所知一人冊府元龜

七月十九日按是月庚戌朔十九日爲戊辰在改元前一日制曰

朕克續丕業肇膺景命憲章昔典欽若前王永言政途庶幾沿革

猶恐學校多闕賢俊罕登庠序者風化之本人倫之先宜令州縣

勸導令知禮讓每年貢明經進士不須限數貴在得人天下有奇

登科記考 卷四 三

才異行沈伏不能自達及官人有能極言時政得失者並令本州

具狀封進鄉飲之禮廢日已久宜令諸州每年遵行鄉飲之禮文苑

英華唐大詔令集

己巳改元爲景雲舊唐本紀

十二月十一日詔令集作先天元年十二月按先天十二月制曰才

生於代必以經邦官得其人故能理物朕恭膺大寶慎擇庶僚延

佇時英無忘終食思欲蕭艾咸採葑菲不遺而商山幽曠渭濱寂

寞夫以貴耳賤目殊通方之論捨近謀遠非應物之術今四方選

集羣才輻湊操斧伐柯求之不遠其有能習三經通大義者能綜

一史知本末者通三教宗旨究精微者善六書文字辨聲象者博

雅度典和平六律五音者韶略孫吳識天時人事者暢於詞氣

於受頌善敷奏吐納者咸令所司博採明試朕親覽焉冊府元龜

進士五十二人唐大詔令集

知貢舉 武平一唐才子傳載王翰景雲元年盧逸下進士按景

詩紀事景龍四年正月五日移仗蓬萊宮御大明殿會吐蕃騎馬

之戲和梁連句詩有考功員外郎武平一則其年爲武平一知舉

矣元和姓纂武平一考功員外郎

登科記考 卷四 美

Table with multiple empty columns and rows, likely a list of names or records.

南菁書院叢書

登科記考卷五

大興徐松

唐睿宗元真大聖大興孝皇帝

景雲二年

亥

二月己亥唐會要作三月八日改修文館為昭文館舊書本紀

八月丁巳皇太子釋奠於太學詔曰庠序之典教自元子禮經之

最莫始先師中古迄今斯道無替皇太子隆基天資聖敬日就文

明茲誦之業已高元良之德斯茂自外儲博望王器承華執經之

問雖勤用幣之儀未展今仲丁獻告有事兩塾備禮三尊宜遵舊

章俾緝徽典舊書本紀唐大詔令集

登科記考

卷五

進士登科王翰唐才子傳王翰字子羽并州人景雲元年盧逸

人故王翰實張秀明廣卓異記登科記張秀明景雲二年進士及第王朋從 王言

從舊書王微傳朋從言從睿宗朝並以進士擢第

諸科五十六人

文以經國科 袁暉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韓朝宗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書 王維韓朝宗墓誌銘朝宗本出昌黎今為京兆人年若干應

文以經國舉甲科按誌天寶九年卒年六十五則此年當二十六

藏名負俗科 李俊文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賢良方正科 張篤容齋續筆引登科記張篤於景雲二年

明三經通大義科

抱一史知其本末科八人 王楚玉玉海景雲二年王楚玉等八人以一史中第

通三教宗旨究其精微科雲麓漫鈔以此三科與文以經國藏名

於元年十二月則當以此年考試故冊府元龜會要亦載經國藏名二科於此年也

知貢舉 盧逸見上又見唐語林

三年

正月己丑改元為太極舊書本紀

制孔宣父祠廟令本州修飾取側近三十戶以供灑掃舊書本紀冊府元龜

二月皇太子將行釋奠之禮因下令曰夫談講之務貴於名理所

登科記考

卷五

以解疑辯惑警開聾使聽者聞所未聞視者見所未見爰自近

代此道漸微問禮言詩惟以篇章為主浮詞廣說多以嘲諷為能

遂使講座作俳優之場學堂成調弄之室嗇夫利口可以驥首先

鳴太元儁才自當俛首垂翅捨茲確實就彼浮華取悅無知見嗤

有識假令曹張重出馬鄭再生終亦藏鋒匿銳閉卻掃者矣寡

人今既親行齒冑躬詣講筵思聞起沃之談庶叶溫文之德其侍

講所有合難釋嫌疑不得別構虛言用相凌忽如有違者所司量

事糾彈冊府元龜

丁巳冊府元龜皇太子釋奠於國學追贈顏回為太子太師曾參

為太子少保 按會子已於總章元年贈太子少保此當從冊府元龜作太子少保 每年春秋釋奠以

四科弟子曾參從祀列於七十二賢之上 舊書本紀

命文武官五品以上各舉才堪軍將及邊州都督刺史一人 冊府元龜

五月辛巳改元為延和 舊書本紀

八月庚子元宗即位尊睿宗為太上皇 通鑑

甲辰改元為先天 舊書本紀

九月宣勞使所舉諸科九人文可以經邦材可治國 冊府元龜唐會要作文經

邦國科按雲麓漫鈔於景雲九年並列文可以經邦與文以經國是判然兩科參考傳文蓋文以經國為前年之科此年當是文可也諸科多亂特正之如此 才堪刺史賢良方正 按冊府元龜唐會要無此二科

登科記者 卷五 三

道侔伊呂科各一人藻思清華興化變俗科各一人 按冊府元龜唐會要二科

各一人 容齋續筆引登科記

策文可以經邦科 文苑英華作文問三雄鼎立四海瓜分魏氏獨

跨於中原孫劉割據於南土五勝更襲唯受命以當塗四大居尊

咸仗義而稱帝二十八宿指躔次於何方三十六郡列封疆於何

所醇化懿綱非無寬猛之規愛國活人自有弛張之度皇皇祖考

並建鴻名眇眇子孫俱聞失德為功業之厚薄而存亡之後先至

如獻納忠規縱橫武節既自方於樂毅或見比於張良各有其人

詳諸史傳所行事跡咸請縷陳 文苑英華

策道侔伊呂科 策問文苑英華大載容濟續筆載其略曰興化致理必俟得人求賢審官莫先任舉欲遠邁漢魏之規復存州郡之選慮牧守之明不能必暨次及越騎侯飛皆出畿內欲均井田於要服遵邸賦於革車并安人重穀編戶農桑之事

十二月詔曰將帥之任軍國是重禦侮干城良才是急頃武臣多

闕戎政莫修聆鼓鼙以載懷旅熊羆而未遇古今一也何代無人

南仲方叔之儔亦在用之而已宜令京文武官及朝集使五品以

上各舉堪充將帥者一人明敷幽側無限年位務求實用以副予

懷 冊府元龜唐大詔令集

進士三十七人 王芝堂談薈引 常無名 狀元 唐才子傳以開元元年常無名榜進士唐詩紀事云張子容先天二年進士第

常袞叔父故禮部員外郎墓誌銘云諱無名河內溫人既冠進士擢第其年拔萃登科按拔萃科即此年之手筆俊拔超流輩科

登科記者 卷五 四

也是進士擢第在此年無名卒於天寶二 張子容 唐才子傳張

開元元年常無名榜進士唐詩紀事云張子容先天二年進士第

按先天二年即開元元年今從常無名改在是年孟浩然有送張

子容赴進士舉詩云夕曛山照滅送客出柴門惆悵野中別殷

勤歧路言茂林余偃息喬木爾飛翻無使谷風銷須令友道存

王灣 唐才子傳王灣常無名榜進士唐詩紀事云王灣登先天進士第

諸科二十七人

交可以經邦科 韓休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舊書本傳京兆長

休起居郎制中 獨孤檣 獨孤及贈秘書監河南獨孤公靈表

對策嘗副求賢 獨孤檣 獨孤及贈秘書監河南獨孤公靈表

國者宣勞使源乾曜以公充賦時對策者數百人公與萊陽鄭少

復特冠科首考 唐宰相世系表有穎川郡長史楷蓋即及之父

材可治國科 見上雲麓漫鈔又

材堪刺史科 容齋續筆引登科記有此科

賢良方正科 容齋續筆引登科記有此科

舉累段桃林丞又舉賢良元宗時在春宮親問國政休對策與校

書耶趙冬職並為乙第按是時元宗雖即位仍未聽政故猶稱春

宮張九齡對策亦稱殿下也休應文經邦國及

賢良二科趙冬職亦得應藻思清華與賢良也

王擇從 舊書王

長方正制舉升乙第 趙冬職見

藻思清華科 趙冬職見冊府元

河陽縣尉尋應藻思清華舉今上親試對策甲科按容齋續筆引

登科記藻思清華科二人 新書楊仲昌字蔓以通經為修文生

累調不甚顯以河陽尉對策元宗擢第

一授蒲州法曹參軍昌與宣未知孰是

登科記者 卷五

寄以宣風則能興化變俗科 郭璘之

俗科二人而冊府元龜唐會要所載皆郭璘之一人考張說常

州刺史平貞春神道碑云北平陽道斬河東裴知禮薦以經邦興

化徙雍州新豐縣尉疑經邦涉文經

邦國而誤興化即此興化變俗科也

道侔伊呂科 張九齡

策高第 徐浩張九齡神道碑應道侔伊呂科對策第二等遷左

邢巨楊州人見舊

懷能抱器科 馮萬石

知貢舉 房光庭

鄭少微對策曰漢氏失德魏圖爰啟孫劉建號唇齒相依成能廓

帝緒以定業振皇綱而握紀雖數有五勝運鍾當途而土無二王

終殊霸業然則封疆畫界俯藉於地理瞻星揆景仰煥於天文東

井發曜於梁岷傍分蜀漢南斗聯輝於吳會遠接荆衡詳魏土之

分野當畢昂之躔次伊洛列山川之郡曹公居四隩之中毗陵在

吳華陽惟蜀疆理所得其在茲乎至於開國基行政令咸垂統履

登科記者 卷五

順承傳來葉創業興緒克昌後昆終數代而一何倫比雖鴻名休

德將崇貽厥之謀而繼代守文頗著聿脩之美是以堂構始於祖

考功業由於厚薄負荷因其子孫存亡以之先後至於忠規動俗

武節冠時異代齊名孔明自方於樂毅死而可作文若偶比於張

良懷獨見之明既一謀於匡濟行閭合之策終不謝於孫吳謹備

諸前庶幾萬一謹對 文苑

晁良貞對策曰漢代崩離三光分景齊毗盪析九土殊方權備割

據於岷吳瞞丕纂圖於冀兗火行土德則有攸歸紫色蛙聲豈無

兼時策曰二十八宿指躔次於何方三十六郡列封疆於何所至

新書本傳以父喪罷復舉

手筆俊放科中之補襄邑尉

見廣卓異記引登科記

雲麓漫鈔作懷才

見唐

語林

席豫

六

若畢昂為大魏之郊并絡應庸蜀之分星紀直奎吳之野葵女寄
虛越之精此其躔次也至若常山鉅鹿孟德之設教會稽豫章文
臺之建國考廣漢健為之地實夜郎元德之邦星土之殊於是乎
在策曰醅化懿綱非無寬猛之規受國活人自有弛張之度皇皇
祖考並建鴻名眇眇子孫俱聞失德為功業之厚薄而存亡之後
先者且夫天命不諂帝圖難僭劉既備矣當禪於人此乃事本於
元符何止功殊於厚薄祚窮安樂不亦宜乎至於魏主以雄猜之
姿虎噬河朔吳王以英威之略鳳起江南欺孤有言貽譏於石勒
令圖發論見稱於陸機蜀滅於前吳亡於後物之理也夫何足疑

登科記考

卷五

一

策曰至如獻納忠規縱橫武節既自方於樂毅或見比於張良各
有其人詳諸史傳所行事迹咸請縷陳者山川出雲賢豪擇木英
英文若見比於留侯桓桓孔明自方於昌國聞九錫而殊議節表
純臣荷三顧而知恩身歸奧主命畢空器不其惜哉威餘返旗蓋
亦奇矣大者遠者斯焉取斯謹對 文苑英華
雍惟良對策曰天命靡常地變其主三雄鼎據分割乾坤或利近
江海銀銅之奏或邑居河洛桑梓之餘用能仗風雲采松竹開物
成務廣運靖人至如仰緯星躔傍分列郡成都應乎并絡建鄴開
於斗牛若乃發跡譙墟圖光畢昂竟能一紫宙之意兆黃精之符

然而物運弛張得失成敗此關諸天意也諒非人事也豈功業之
厚薄何存亡之先後長想前修載述古跡且為人臣者善指事之
要專切直之言然則荀氏之比張良沉機已迅葛侯之方樂毅希
古自高俱能明允克誠興光大化代收其器人獻其謀觀國以取
肅軍容退惡以力扶王室其理甚博厥美惟先畫為九州時更七
代徒勤短思有媿縷陳謹對 文苑英華
張九齡對策曰嗣魯王道堅所舉道侔伊呂科徵仕郎行秘書省
校書郎張九齡伏覽睿問大哉國體九品流弊嘗所惜焉幸因對
揚庶言其可古者諸侯貢士司徒論士必講禮觀能鄉舉里選故

登科記考

卷五

八

十五十八之歲大學小學之節誦習以時教化以禮則孝悌之行
可知於鄉里政事之業可昇於國朝先王務教此其大者及周既
衰斯文將喪秦氏滅學唯力是視仁義大壞俊造亦亡漢高以馬
上非禮復修三代之事魏武以軍中是務權立九品之儀後代因
循莫能改作紛紛橫調滔滔皆是天下公器可謂傷心伏惟殿下
神啟睿圖天佐明德物不終否則受之以泰弊不遂極乃鼎之以
新滌瑕蕩穢今其時也伏願圖之夫正其本者萬事理勞於求者
逸於用豈有大明御寓慮此假權之人循良擇人安得謝恩之義
是則外臺會府真若漏於網中濟理適時復何殊於掌上者也且

有備無患忘戰必危是以振旅芟舍之儀羽林伏飛之衛漢家徵
選咸出五陵周制供王不踰千里此以均其遠近會其中正王者
之制豈虛乎哉必開井賦於要服俾裒益於畿甸雖經始之規何
施不可而圖遠之業猶願勿違且將振九品之類綱維百姓之絕
紐使官有位次賢有等差才苟不侔時所勿取使夫能者代上帝
之理議者息高門之談吏精其心人享其利流連不日而來復耕
桑何憂乎不稔動之斯應綬之斯來若唯作法於末途非救敝之
本意盛德本業孰與歸乎九齡怖慄塵埃棲棲非得言之地慷慨
禾秀拳拳因獻策之時何敢望焉盡心而已謹對道 王道務德

登科記考

卷五

九

不來不强臣霸道尙功不伏不偃甲由此勞逸異數得失可明故
曰務廣德者昌務廣地者亡是則漢武事胡豈比重華之干羽秦
皇戍越奚擬公劉之囊囊雖古人有言引之者有同於秦漢而王
者大化行之者必本於唐虞不亦然乎此其開基之大者也國家
因已有之地廣無私之仁大戎卽敝肅慎入貢若力不能救豈惟
桓公之恥征在其蘇是必成湯之怨然而春秋所貴惟義所在內
諸侯而外夷狄此明中國恐弊不與異域之功下人苟安何惜救
兵之舉則知弔伐之義隨時之道也今頗稱弊抑非其時至如守
塞則侯應之言爲得斥地則蒙恬之弊可知前事昭昭足爲明戒

者也必欲繫單于之頸裂匈奴之肩奚嚮背恩受制於北虜小人
發憤請議於東征謹對道 伏惟陛下德盛問安教存齒學則

孝悌之感元良之旨詠子衿之詩義存乎辭真吾君之子也天下
幸甚伏以化憑於勢聲若順風之遠或因於時德甚置郵之速則
何草不偃何心不應而曰未能動俗殿下之至謙也尙何術之務
而舍此乎今又降意微言徵諸墜典至如黃帝斷木蓋取諸意文
王演卦乃言其象雖成象之時不同而得意之旨一也周公制禮
夏正得天縱損益可知而因循不改去聖既遠禮經殘缺遺文苟
存羣儒相揉故喪服異制諸家殊軌故王肅之旨約情以斷鄭元

登科記考

卷五

十

之言引經取決呂氏因封侯之餘俗採禮官之舊儀故戴聖採十
二紀之首爲十二月令存周禮之典其故匪他仲尼以尊魯而取
美於頌穆公以尊周而見序於書左氏以豔富稱誣穀梁以文清
爲婉范甯序事其義則詳樂書因秦而遂亡空有河間之制夾氏
在傳而不見唯餘班固之說謹對道 文苑英華

唐元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

先天二年 丑

六月詔曰致化之道必於求賢得人之要在於徵實頃雖屢存賈
帛無輟翹車而駿骨空珍真龍罕觀豈才之難遇將舉或未精且

人匪易知取不求備瑰琦失於俗譽輟晦嗟於後時宜其博詢州

里明敷幽側使管庫無遺適軸咸舉其諸州有抱器懷才不求聞

達者命所在長官訪名奏聞武勇者具言謀略文學者指陳藝業

務求實用以副子懷冊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七月壬申命益州長史畢構宣撫劔南及山南道少府監齊景冑

宣撫關內及河東道太子右庶子陸餘慶宣撫河北道宗正少卿

韋璆宣撫江南及淮南道光祿少卿杜元逞宣撫隴右道廣州都

督周利貞宣撫嶺南道制曰昔者明王之御天下也內有公卿允

釐庶績外有侯伯司牧羣黎猶懼至道未孚清風或替故有巡狩

登科記考 卷五 二

之典黜陟幽明行人之官省方察俗用能遐邇咸乂情偽無遺於

變時雍率其道也朕祇膺嗣德恭守帝圖上稟過度之謨下憑庶

士之力竭精思理兩載於茲冀遠小康漸臻至化而區宇遐曠風

教未同負展長懷責深在已近者姦回構釁禍起蕭牆宗社降靈

應時殲殄今又恭承聖訓總統大猷率彼百官齊茲七政恐倉廩

不實禮節未興吏靡息於貧殘人或滯於幽枉永言於此明發狄

懷今卜征未習時邁仍遠宜分命輶軒慰撫黎庶畢構等竝操履

公清識見明允茂績彰於歷試嘉譽滿於周行宜膺行李載光原

隰所至之處申諭朕心竝令屏絕浮華敦崇仁厚務修孝悌勤事

農桑耆老繆擘婦人家口不自存者咸加恤問德舉言揚唯賢是

急若有良材異等藏器下僚哲人奇士隱淪屠釣審知才行灼然

者各以名聞凡百牧宰泊乎吏人咸悉朕心各敬廼事勤則不匱

仁遠乎哉勉以勗之以副朕心冊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十一月四日敕立政之本惟賢是切朕祇膺天歷殷鑒遠圖揚於

王庭生此王國朕之所望久矣豈徵辟為事未極於嚴敷而高尙

絕塵見遺於草澤將何以舉逸而勸貢然來思且才之或偏器罔

求備故非臧文之智則尙其言收典逆之奇則捐其行過而能改

仁遠乎哉天下諸州有懷才隱逸駢弛不調及失職冤人等並令

登科記考 卷五 三

諸道檢察使博訪具以名聞副朕饑渴之懷庶廣搜揚之義唐大詔令

集 按此敕 蘇頌所草

十二月庚寅朔改元為開元舊書本紀

進士七十一人重奏六人文苑英華載藉田賦云上皇傳璽之二

年為皇太子先天元年受禪則藉載聖主龍飛之四年按元宗於景龍四

田在此年藉田賦為此年試題 李蒙 文苑 英華

知貢舉 房光庭 見唐 語林

闕名藉田賦曰帝王之德無以加於孝乎惟孝之理惟農是先我

上皇傳璽之二載聖主飛龍之四年日在賑普祇事於九宮之位

時惟戊己躬耕於千畝之田祥風發於耒耜瑞雪掩於郊鄽萬姓

願願若百川之朝海九宮濟濟如眾星之麗天帝乃儼然蔭華蓋
被袞服戴冕旒佩瓊玉朱紘爛以照燭藻綵紛其繁縟敬齊之色
既肅肅以雍雍禮樂之容亦皇皇而穆穆於是出甲乙之帳命先
農之官設庭燎而晰晰陳量幣而芟芟旌旄夾於翠幕奠簋列於
青壇然後華鐘撞焚燎舉馨香發乎聖躬烟熅感乎寰宇常伯撰
播殖之器宗人掌牲帛之數既金石而間存亦籩豆而靜旅晨光
漸明湛露初晞告九天之事畢將三辰之禮依帝猶懷神農之務
稽想伯禹之疆理一之日於是躬耕二之日於是舉趾秉金耜而
願若駕鐵驪而禮矣將致美於黍盛遂盡力於耘籽望農祥之晨

登科記考

卷五

三

正知土膏之脉起所寶惟穀故大飲以勞農所貴惟人故躬耕以
悅使俾夫三時不奪六府咸修遂放牛於藪澤還卻馬於田疇道
方齊於雨粟化實遠於焚蕞務稽勸分願勤於稷禹授時度地彌
甚於殷周職乃分於九屬政不逮於諸侯豈非人和而俗阜亦將
力穡而有秋是日命丞相巡行山林道達溝瀆因物土以分宜隨
川原而刊木畫爲九野教種百穀實萬代之儲址况九年之所蓄
猶以爲不躬不親庶人不信降翹車以徵求發紅粟以恤賑絺芻
不加於嬪御茅茨永慕於堯舜祭惟司畜蜡必田畷卽異畝同穎
豈獨瑞於往年象耕鳥耘是錫養於今運適有田父起而歌曰

酌千畝兮理有疆濟濟千耦兮稷既良躬三推兮供神倉分九屬
兮應農祥黍稷普渟兮潔敬斯皇神之聽之兮將登穰穰 文苑
英華
李蒙藉田賦曰採爲耒耨爲耜取其象也遠矣農爲本食爲天惟
其利也大焉聖人利器致豐躬親莫重於稼穡軌物勵俗敦勸克
厚乎率先於以奉神祇昭報之誠達於以祈社稷孝享之德宜則
躬耕之義也從古以然皇帝勤惟國本欽若天人所務惟農順動
而取諸豫所寶惟穀時行而應乎乾洎正月之吉日將有事乎昊
天列于官於近甸屯萬騎於邊阡當是時也其祭不戒而宿設其
工職兢以先後大禮備兮和樂陳齋夫馳兮庶人走帝乃服慈特

登科記考

卷五

十四

乘御耦我疆我理禮正於三推必躬必親義存乎千畝四輔冢宰
六卿近臣大夫師長之族都鄙華裔之人聖有作兮萬物咸覩人
胥効兮天下歸濟且圖匱者於其豐防儉者於其逸有備所以無
患克勤是用終吉三推之禮廢則倉廩以之虛肆筥之恩廢則簡
書以之佚欽哉欽哉能事斯畢夫然則農功可大農扈允臧以農
爲本分國有常令以農率下兮人知向方亦既奉宗廟亦既備蒸
嘗一以垂訓兮萬國昌固有迷於日用於胥頌美兮聲洋洋 文苑
英華
開元二年甲寅
正月壬午制求直諫言宏益政理者 舊書本紀
新書本紀

四月己巳敕曰淮海唯揚是稱谿險山川重複水陸殷奏去歲田收稍乖豐稔念茲人庶頗致饑乏朕為人父母深用惕然近聞兩澤應節秈稻有望目前之困餬口猶切思從獨省用救荒弊宜令給事中楊虛受往江東道安撫存問不急之務一切除減觀察疾苦量宜處置刑獄冤滯委使詳理百姓間有偉才異行藏鱗戢羽隱淪屠釣栖遲閭閻官人內有貪冒苟得背公徇私循默自守養望充位者還日各以名聞所至之州具令宣布求冀恤隱稱朕意

冊府元龜 唐大詔令 馬集 按此救蘇頌草

五月冊府元龜詔曰古之學者始入小學見小節入大學見大節

登科記考

卷五

五

知父子長幼之序君臣上下之位然後師逸功倍化人成俗莫不繇之子不云乎遠而有光者節也近而愈明者學也故道行於上祿在其中所謂貴於速成不唯於遲達自頃州里所薦公卿之緒門人眾矣孰嗣于音國胄爾然未臻吾道至使鑽仰之地寂寥厥風貴於責實務欲求仕將去聖滋遠尚沿澆薄為敦儒未宏不行勸沮朕承百王之末居四海之尊惟懷示圖思革前弊何以發後生之智慮垂先王之法則朕甚懼之敢忘於是天下有業專門學優重席堪師授者所在具以名聞自今以後貢舉人等宜加勗勉須獲實才如有義疏未詳習讀未遍輒充舉送以希僥倖所繇官

並宣彝憲有司更申明條例稱朕意焉唐大詔 令集

六月甲子制曰其有茂才異等拔萃起羣緣無紹介久不聞達者咸合自舉朕當親問其應宣撫使名聞舉人試第四等須准舊例

別有優獎冊府元龜

是年廢舉人等第京兆府解送自開元天寶之際率以在上十人

謂之等第必求名實相副以滋教化之源小宗倚倚而選之或至

渾化不然十得其七八開元二年大尹崔珙判云選文求士自有

主司州府送名豈合差第今年不定高下不鎖試官既絕猜嫌暫

息浮競差功曹盧宗回主試除文書不堪送外便以所下文狀為

登科記考

卷五

六

先後試雜文後重差司錄侯雲章充試官竟不列等第明年崔珙

出鎮徐方復置等第據言

策哲人奇士隱淪屠釣科問朕聞理國莫尚乎任賢命官必資乎

選眾堯舜以聲而以度考覈良難殷周取德而取言徵求匪易朕

所以載懷經術之度夕遺其寢虛佇藝能之士朝忘其饑子大夫

光我弓旌膺斯揚擇為政作法豈無前範安人濟時亦有令躅宜

敘立身之志各言從官之才至如七輔八元施何綱紀十臣四老

正何得失並陳事迹兼言名氏朝會古禮登享舊章九儀式辨其

賜六贊各明所執雍時起於何年毫社並於何代天土地士此何

所封諸布諸嚴彼何所主又穆邦家而濟生死三聖之教何長利
動植而益黎元五材之術何要工商兩業在俗何先文武一柄適
時何急凡此數科不獲雙美必存者均乎存信所去者同乎去食

朕將親覽爾等明言 文苑 英華

進士十七人 永樂大典賦字韻注云開元二年王邱員外知貢舉始有八字韻脚是年試旗賦以風日雲野軍國清肅

為韻 按雜文之用賦初無定韻用八韻自此 李昂 唐才子傳

二年始見能改齋漫錄引偽蜀馮鑑文體指要 李昂開元二年王立下狀元及第 孫逖 狀元見玉芝堂談舊 按新

以才子傳有第一人及第 孫逖舊書皆不言進士及第或

之語誤為狀元也 侯考 權文公集權自揭墓誌銘公諱自挹天水人年

明經科 權自挹 權文公集權自揭墓誌銘公諱自挹天水人年十四太學明經上第以大曆五年卒年七十推

登科記考 卷五 十

之及第 在是年

諸科十二人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雲麓漫鈔 續通鑑長編仁宗慶歷六年監察御史唐詢

奏云唐開元二年 梁昇卿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袁楚客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王

設直言極諫科 翰 唐才子傳王翰舉直言 席豫 新書本傳俄舉賢良方正異等

等侯 考 翰 唐才子傳王翰舉直言 席豫 新書本傳俄舉賢良方正異等

哲人奇士隱淪居釣科 文苑英華作賢良方正科注云登科記作哲人隱淪居釣科當從之隱淪冊府

元龜唐會 孫逖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舊書文苑傳孫逖涿州

要作逸倫 沙縣人會祖仲將祖希莊父嘉之逃開元初應

哲人奇士舉授山陰尉 唐才子傳孫逖博州人幼而有文屬思

警敏援筆成篇開元二年舉手筆拔百人奇士隱淪居釣及文

漢宏麗等科第一人及第元宗引見擢左拾遺集賢殿脩撰 顏魯公孫逖集序公諱逖河南鞏人其先自樂安武水寓於涉而徙焉年十五時相國齊公崔日用試士火鑪賦齊公駭之約以忘年之契年未弱冠而三擅甲科吏部侍郎王邱試竹簾賦降階約拜以殊禮待之相國燕公張說覽其策而心醉 吏部侍郎當考功員外拔王令然論薦書王邱於開元九年掌選是此時未為侍郎又按竹簾賦今 李元成 見文苑 英華 沈諒 見文苑 英華

手筆俊拔科 見上 舊書文苑傳 又有超拔羣類蓋與此為一流 孫逖 唐才子傳孫逖開元 王翰 見上 張秀明 廣卓異記引

明景雲三年超拔羣流 科開元二年重試及第

懷能抱器科 馮萬石 廣卓異記引登科記馮萬石景雲三年懷能抱器科開元二年重考及第

良材異等科 邵潤之 冊府元龜作張閏 崔翹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登科記考 卷五 十

知貢舉 王邱 舊書本傳開元初累遷考功員外郎先是考功舉人請託大行取士頗濫每年至數百人邱一切覈

其實材登科者竟滿百人議者以為自則天以後 凡數十年無如邱者其後席豫嚴挺之為其次焉

李昂旗賦曰遐國華之容衛諒茲旗之多工文成日月影滅霜空乍逶迤而掛霧忽搖曳以張風排迴驚鳥飛天斷鴻至若混羽旗

以橫野則睹之者目駭雜金鼓而特設則見之者氣雄爾其誓將臨邊興師授律擁抱騎而長往指龍山而衝出月陣聯雲星旄關

日迴五翎以革面挫三庭而屈膝匪旗之佐彼軍容則何以沙場清謐明明我君四海無塵立徽號建洪勳為旗削蚩尤之跡毒蛟

龍之文信侯 疑 功於巢燧諒比德於姜雲奄有天下體國經野覽

我旗之財成故可得而言者儼孤峙以標眾列廣形而助寡隨時
卷舒任用行捨不務功以伐謀良有足而稱也徒觀其進退續紛
旆旄三軍可仰可則光輝一國輔示迷於指南何登車而逐北塞
斷連營幸偶時清對岌岌之臺殿間悠悠之旆旌陵紫霄而風掃
逗碧落以雲縈擺帝樓之晴樹弄天門之曉旌高則可仰犯乃不
傾每低昂以自守常居滿而望盈時亨大畜於何不育永端容於
太階沐皇風之清肅文苑英華

孫述對策曰伏惟陛下文明有赫元聖廣運勸激極乎宇宙察微
窮乎物象至如選舉任能之術禮經享物之要三聖五材之短長

登科記考 卷五

九

文武工商之用捨斯並獨斷聖慮懸衡睿謀百辟端委而顧若庶
績不言而潛運矣猶以為立政圖大試言務重弗躬弗親庶人不
信降清問於窮吳儼神威於咫尺斯亦堯咨舜吁同德比義臣愚
敢不拜手稽首對敷天子之休命制策曰子大夫光我弓旌膺斯
揚擇為政作法豈無前範安人濟時亦有令躅宜敘立身之志各
言從官之才者臣聞邦有道貧且賤焉也今神化陰騰要道光
備設序塾以教於鄉立膠庠以訓於國制為祿秩以勸其從則舍
生稟靈者孰不刻意於仁義躬躬於聞達所謂堯舜之代比屋可
封也臣以一介行能無取思勉進以追羣願觀光而知愧嘗亦自

登科記考

卷五

十

強不息有聞而行馳顏閔之極舉伏周孔之軌躅學古庶乎叶道
慎行期乎潤身非有志於干祿苟求仁於寡過立身之志允或在
茲從官之才則愚豈敢何則仲尼有言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必
也臨事難乎預謀昔孔明之自比管樂時人未許仲由因之以師
旅夫子西之祇奉睿問懼深殞越其敢覲冒輕議天工陛下若不
棄昔刪無遺蘊藻考片言而察所以效一官而視所由安敢度哉
取則不遠知人則哲陛下光膺於聖君揚已自媒微臣敢辭於醜
行制策曰七輔八元施何綱紀十臣四老正何得失並陳事跡兼
言名氏者書曰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故君明臣忠子違
汝弼時聞間出代有其人昔者黃帝之首出庶物也時則有若七
輔股肱舟楫虞舜之賓於四門也時則有若八元忠肅恭懿周文
之心德同濟始用十臣漢儲之羽翼已成初聞四老陳其事跡斯
亦庶乎言其名氏固可量也七輔則風牧共貫八元則伯仲同歸
論十臣之倫則太顛閔天稽四老之類則綺季園公昔剡子之敘
古官勞於傾蓋魯公之問儒行疲於更僕况實繁有眾急景不留
聊舉凡以見意豈遽數而周物制策曰夫朝會古禮祭享舊章九
儀式辨其賜六賚各明所執雍時起自何年毫社立於何代天士
地土此何所封諸布諸嚴彼何所主者傳曰朝有著定會有表儀

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斯蓋曲爲之防事爲之制經禮三百儀禮三千載在祀典藏之史冊九儀謂一命受命二命受命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六誓謂孤執皮幣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誓商執雞雍時起於秦年毫社立於周代天土地土者漢武之寵方士將軍始受其封諸布諸嚴者班史之記小祠先儒不詳所以制策曰穆邦家而濟生死三聖之教何長利動植而益黎元五材之用何要工商兩業在俗何先文武二柄適時何急者夫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情之欲也天稟其性而不能節聖人託爲之節而不能絕故務恬樸貴清淨同術於湯之益謙合志於堯之克讓此道教所長也若乃不殺伐證因果包太空以爲言化羣有而歸寂此釋教所長也皆能懲窒嗜欲靜鎮紛躁玉侯得之以貞天下至於辨貴賤立君臣示之以好惡因之以誅賞使禮樂刑政燦然可觀則爲善不同其味相反係風捕影蕩而無適故知孔氏之立教乃爲邦之所急也傳曰天生五材廢一不可斷之於陰陽效之於氣物示休咎以垂誠因興衰以運行若可廢則乾坤之道其或息矣然土爰稼穡居中履正應我皇之休運勳化以阜成利動植而益黎元先金火而踰水木必不得已斯其備又國有六職實

登科記考

卷五

三

載工商時之二柄莫先文武同唯阿之相去何足非之足徵然舜命共工之職周有考功之記車服器械斯焉駸斯豈與夫乘時射利滯財居逐者若茲之瑣瑣焉文德者政之所專也武威者文之所助也然則士農之末作巧賢於鬻貨昇平之歲經國先於定功臣學味稽古思迷政途謀適不作空媿繞朝之策道之所行猶委仲尼之命謹對文苑英華李元成對策曰臣聞大聖有國將興至理總席官以匡化覽羣議以登賢所以奉若天紀作爲人極觀堯舜之興則四嶽僉舉九載陟明考覈之端立矣鑒殷周之策則三駕訪德六廉察事徵求之道行矣非睿哲明慮深體化源亦安能董正理官推仗賢傑者也今陛下繼興聖業昭布天光舉良弼以謀至道綜羣材以康庶績故乃嶽生維翰星降士師嘉猷日聞正言彌敷肅然在位燦然盈朝矣且猶郡邑公選巖穴敷求遺履載懷比歲臨問仁經術以佐職想藝能以肆官則古之坐明堂議衢室安可以備清問之深也固將卓立化首廓開政先豈唯昭明極訓踐循常軌而已臣素微經藝之術謬忝弓旌之召誠不足以登進王庭恭承明策至若爲政作法之要安人濟時之體臣雖愚陋竊有志焉臣聞政務利人法期濟物布法由道行政在官官必其才則人深於化法必於正

登科記考

卷五

三

則物賴其安故庇人以和所以興其義奉人以禮所以致其酒賦之必均所以殺其業役之必度所以務其時郵其轉死所以保其命薄其收入所以全其生此皆安人之畫濟時之要總其大趣存其至心而臣節無隱者爾故王者安人則審政興政則任官任官必良則爲政皆善善政溥洽則庶人用康德之本也是以深居而情鑒萬里高拱而明照八極其在任人之術歟夫至公克守於明謙臣節必存乎無隱况王心虛鏡容光必察詢其立身之志考其從官之才臣之愚衷具以上達若蒙飭躬召入程器收用使得履文石以獻議瞻法座以陳誠序安人之大訓言濟時之良政抗恆

登科記考 卷五

節以忠主申遠圖以戴君臣之宿心承願畢矣立政之志實在於斯從官之才安敢自必蓋無善不應有開必先七輔立於先朝充四目以鑒遠八元翼於舜日播五典以宏風或理歷茂時天道以敘或辨方宜亂地紀用章或內平外成樹稼而蒸人乃粒或忠肅恭懿敷教而理訓克從言其紀綱較然明著十臣佐命周道蔚興四老爲寶漢儲底定文武以濟靈臺光偃伯之期羽翼既成寵子罷奪宗之計匡正得失格言斯在風后力牧膺七輔之召伯奮仲戡居八元之列周公呂尙爲十臣之宗園公綺里參四老之目八元盡高辛之裔十臣有文王之子事跡斯辨名氏可徵矣夫朝會

者所以正君臣之位祭享者所以盡誠敬之極故物稱其禮舉之表儀功被於人施之祀典蓋辨其位序而不多其玉帛先其敬意而不繁其罇俎明王道之制也自道遠聖逝侈及於瀛劉薦弊興利視金逞罰祭非真鬼妖望其祥瞻古語事斯謬甚矣周官大宗伯之職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蓋以懋功訓德審官又人也又以禽作六贊以等諸臣孤執皮幣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蓋象事以明等威以示禮也宗脩雍祠而古有雍時焉周祭亳社豈社有屬亭焉孝武

登科記考 卷五

祈仙封於樂大將以通天地之道也故天士懸以五利之名焉漢氏廣祭主於小祠將以期純嘏之集也故諸布諸嚴設於羣望之祭焉夫谷神不死道宗於元默至覺而生釋歸於清淨書於聖典固在俯流然練神虛心釋道以空慧爲法可以濟於生死矣興政致理周孔以禮義爲訓可以穆於邦家矣教之攸設儒則爲長天生五材利溥羣物火炎水潤動植以滋刻木範金黎咤攸濟稟於元象土德厚載而居多施於物宜五行廢一而不可工以繕器商以通財財則聚人器則周用疾其浮侈商以政而當邊資於器械工在俗而爲先聖人規天地以成文象震曠以興武文次九

序武標七德利用開物禁暴夷兇二柄所資百代無易兩參王政
互爲國經若寰海晏如則武備都偃干戈日振則文教式表自有
偏廢之辰皆無必去之道理曠者不可以言極道深者不可以意
明乾象照臨聖模廣運臣材非秀茂學非敏博對越天旨誠無足

觀謹對
文苑
英華

沈諒對策曰臣聞時雨作解靡物不滋春雷發聲羣潛覺問者
明詔咨九牧闕四門光燭巖藪恩覃側陋葵藿仰惠以納景山川
有開而出雲使草茅微臣幽賤朽質辱旌賁陳芻蕘瞻瑤臺之穆
然預煙闕而伏對此臣之鴻造也敢不瀝陳哉臣聞堯之光宅也

登科記考

卷五

五

以親九族以命百官舜之登庸也以察萬人以齊七政大禹拜咎
繇伯益惟其昌言武王問黃帝顛頊存乎至道此四君者文思濟
哲恭儉高明仁以創制慎乎體國思借力以任重簡遠以安人
故選賢以居位事而後爵則考績以庸取人必才賦納獻可聲
度言狀庶存茲矣伏惟陛下豐功厚利資始萬物以統天執契含
元富有八方而纂聖家道以正庶績咸寧師滿雲火之庭濟濟
盛龍光之列尙紆神睭更睟天儀思仁壽之登域緬前王以作鏡
雖軒轅之徇齊藏用重華之好問察言未足以扶轂大明驂乘元
聖臣聞之遊大海者難爲水窺聖門者難爲言陛下倅造化而作

法尊道德以垂範敬宗廟以示孝愛臣子以興仁懷蠻夷以廣德

抑贖祥以崇禮禮經大備四海共職而朝宗樂物至和百獸來庭

而率舞至於爲政安人之躅則被臣何足以知之其餘備父母之

體以立身欽聖人之化以從官之問則願竭其愚臣惟忠孝可以

從官奉陛下之法以自理守陛下之職以自安以之居處則莊以

之戰陣則勇是陛下軼堯舜之上愚臣忝比屋之封臣雖不才則

亦有志矣昔者風后力牧仲容庭堅相與謀謨於有熊之朝躬遵

於納麓之運講信而脩睦肆直而惠和垂衣裳作舟楫分州土敘

星辰其紀綱也如此其後闕散周召圖黃綺季錦京得之爲心膂

登科記考

卷五

五

漢儲得之爲羽翼終能牧野清明惠皇不廢其救失也如彼夫國
有五服朝聘申其貢禮有五經享祠肅其首職方品其遠邇宗伯
辨其瑞玉乃開封境是設方明錫之以聲絡袞裳執之以圭璧羔
屬秦之立雍時也將以禘其自出周之居亳社也亦以戒於不臧
臣又聞先王之制禮法也以勞定國汰哉漢武曾是躡神採少君
以端信樂道之貞列帳甲乙樹紅頭望嶧山祈石室天士地士不
殆於昏淫諸市諸嚴何憚於風雨乎聖策以三教立言歷代彌勤
成軌制以化時較暗醜而景俗此聖君合懋解之旨而小臣慚歎
識之明然臣亦嘗聞之矣夫禮者始諸飲食盛於冠昏分而爲陰

陽轉而為太一失之者死得之者生二氏包虛無而含寂滅長性靈而已宜去於斯傳曰仁義禮智以信為主貌言視聽以心為正則士德優矣若乃神農之肇皇業採木為耒弦木為弧黃帝之開帝功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器以成務稼惟人天利以通財阜國周用苟能全人天可違乎故臣願抑商而進工也大哉武之為功赫矣師之所處象震曜而舉垂雲雷以揚宣威而山河蕩容訓誓而煙塵動色可以定禍亂可以剪暴強頃者牝雞之晨陛下潛龍或躍提白蛇之劍揭翠鳳之旗入於北軍兵皆袒左氛祲殄滅日月光華此神武之壯觀也謹對

登科記考

卷五

三

三年乙卯

十月詔曰有懷才抱器沈淪草澤不能自達者具以名聞

冊府元龜

進士二十一人

李誠獨孤及頓邱李公墓誌公諱誠字元成魏郡頓邱人年十六戶部尚書姚班以賢良

薦比之終賈開元三年舉進士十年舉茂才十七年舉文學皆射策取甲科又日開元中蠻夷來格天下無事措紳閑達之路惟文章先公以俊造文賦皆第一京師人傳寫策藁相示以為式以天寶七年卒年五十三推之是年二十舉進士

諸科 武雲坦賈餗揚州華林寺大悲禪師碑銘師諱雲坦姓武氏則天后之族孫父宜官至洛陽令師生而神

傷七歲舉童子及第年二十應太子通事舍人以元和十一年卒年一百八歲推之是年七歲

四年丙辰

七月六日制曰朕每置旌告善仄席翹賢恐閭閻有愁苦之聲草

澤無明口之士吏或慢法官或非才因之致理且未為得其何以廉敗政恤冤刑問憚接招茂異寬賦斂節更徭使天下為無為事無事也頃分連率則曰使臣將求人瘼克宣朕命諸道按察使揚州都督宋璟益州長史韋抗蒲州刺史程行誡汴州刺史倪若水魏州刺史楊茂謙靈州都督強循潤州刺史李潛荊州長史任昭理秦州都督楊虛受梁州都督張守潔並邁迹垂憲偉才通識有其直方無所迴避宜令各巡本管內人有清介獨立可以標映士林或文理兼優可以潤益邦政者百姓中文儒異等道極專門或武力超倫聲侔敵國者並精訪具以名聞

登科記考

卷五

美

進士十六人

文苑英華載丹賦賦有薛邕史翽蓋二人以此賦登錄其事在五年則翽之登科非三年即此年矣今載於此俟考按丹賦賦以周有豐年為韻 范崇凱狀元見

薛邕見文苑英華 史翽見文苑英華

上書及第一人

員俶新書藝文志開元四年京兆府童子員俶進太元幽贊十卷召試及第授散官文學直宏

薛邕丹賦賦曰神物昭見聖人是則五位時序兮萬邦以靈百祥薦臻兮一人之德鼓茲靈器呈我王國有物有憑匪雕匪刻察其狀而元妙相其儀而不忒諒幽贊而克成矧微猶之允塞是知奇制可久嘉名不朽類君子之心以虛而受同玉人之德終善且有

狀而元妙相其儀而不忒諒幽贊而克成矧微猶之允塞是知奇制可久嘉名不朽類君子之心以虛而受同玉人之德終善且有

既應盛而自滿不假於盤瓶亦詎炊而自熟何勞於薪樵擬神鼎
之有用掩欬器而無咎豈以塵見范丹之空賂爲紀國之醜者矣
且夫清明在躬符瑞由衷誠之必感感而遂通獻白環於重華克
明濟哲錫元珪於文命告厥成功此唐堯之表旣蓋王母之欽風
曷若自然挺出爲瑞斯崇其應不昧其用無窮莫因珽璫盛侯磨
礪以彰我君聖以報我年豐而已哉客有賦而歌曰元德日用兮
象帝之先丹甌時見兮神物光妍中含虛兮體道上應規兮法天
染人無所施其彩飾陶人無所效其貞堅以享以孝兮可以饋饗
多稔多黍兮戶茲豐年 文苑
英華

登科記考

卷五

元

史翺丹甌賦曰皇矣上帝臨下有則元德升聞榮問充塞三光明
而品物昭報四氣序而黎人不忒雖休勿休惟靜惟默偉夫自然
之丹甌方作端於明德應皇運而無疆報時豐於育國其業可大
其功可久既中命以自天類有孚而盈缶循環外映爰假象以爲
名濩落內虛信當無而入有明夫既耨既穫表此不稂不莠將有
開而必先固茲器之可守天應靈貺人期至豐不汲而滿將寶鼎
而齊列不炊而沸與溫泉而比崇異鈞陶之有作符造化之爲功
千箱以之而發詠萬姓無嗟乎屢空且夫人爲國本食乃人天朝
有代耕之秩野多擊壤之賢豈不以休徵畢至瑞應無邊正色期

望以明於聖感天資可尙是表其豐年影亭亭於瑞日光泛泛於
祥輝九功咸序八政攸先超三皇而軼五帝尙何足夫比肩 文苑
英華

五年巳

二月詔有嘉遊幽棲養高不仕者州牧各以名薦 舊書本紀
補府元龜

九月詔曰古有寶獻之禮登於天府揚於王庭重學尊儒興賢造
士故能美風俗成教化蓋先王之所繇焉朕以寡德欽若前政思
與大夫羣士復臻於理故他日訪道有時忘食乙夜觀書宵分不
寐悟專經之義篤知學史之文繁永懷覃思有足尙者不有褒崇
孰云獎勸其諸州鄉貢明經進士見訖宜令引就國子監謁先師

登科記考

卷五

手

學官爲之開講質問疑義仍令所司優厚設食兩館及監內得解
舉人亦准此其日朝請官五品以上及朝集使並往觀禮卽爲常
式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朕所望
於賢才矣 冊府元龜 唐會要 唐大詔令集
按會要註云謝先師自此始也

進士二十五人 文苑英華辨說引唐登科記開元五年試止水
賦考文苑英華止水賦以清審洞澈涵容爲韻

劉清 見文苑英華又注云 劉廷玉 劉疑 文苑英華辨說引唐
登科記無劉清名

三人及第 劉疑 唐才子傳王令然山東人開元五年表
第十七人及第 王令然 唐才子傳王令然山東人開元五年表
第十七人及第 王令然 唐才子傳王令然山東人開元五年表
第十七人及第

文苑英華注引登科記王令然十九名據言載王令然上張燕公
書云今長安表耀卿於開元五年掌天下舉擢僕高第以才相知
又與御史高昌字書云僕之怪若甚久矣不憶往日任宋城縣尉
乎先天年中僕蟻幼小未閑聲律輒參舉選公既明試量擬點額

僕之枉落豈肯城口一年在長安一年在洛下一年坐家園去年冬十月得送今年春三月及第往者雖蒙公不送今日亦自致青雲天下進士有數自河以北唯僕而已

明經科 徐浩 舊書本傳字季海越州人父嶠官至洛州刺史浩少舉明經 張式徐浩神道碑年十五究經術首

科昇第 以建中三年年八十推之是年年十五

諸科 是年登科記不載諸科冊府元龜云開元五年敕蒲州童子吳牙之薄綴小篇兼記古事不稍優異無申獎勸宜賜其父

就是未嘗舉童子科也

博學宏詞科 按博學宏詞置於開元十九年則此猶制科也 李蒙 獨異志開元五年春

其災甚重元宗震驚問曰何祥對曰當有名士三十人同日死見今新及第進士正應其數其年及第李蒙者貴主家婿上不得已

言其事密戒主曰每有大遊宴汝愛婿可閉留其家主居昭國里時大合樂音曲遠暢曲江漲水聯舟數十艘進士畢集蒙聞之乃

登和誦考 卷五

踰垣走赴羣眾極望方登舟移就池中暴風忽起畫舸平沈聲妓

高工不知紀極三十進士無一生者 按王令然于開元九年平

判入等則進士無一生者其說未可信且李蒙藉田賦見文苑英

華當是開元元年及第太平廣記兩引定命錄皆以蒙為宏詞及

第當從之 廣異記云隴西李捐雲范陽盧若虛女婿也性誕率

輕肆好縱酒聚飲其妻一夜夢捕捐雲等輩十數人雜以娼妓悉

被髮肉袒以長索繫之連驅而去號泣願其妻別驚覺淚沾枕席

因為說之而捐雲亦夢之正相符合因大畏懼惡遂棄斷革血持

金剛經數請僧齋三年無他後以夢滋不驗稍自縱意因會中友

人逼以酒炙捐雲素無檢遂縱酒肉如初明年上巳與李蒙妻士

南梁寢等十餘人泛舟曲江中盛選長安名娼大縱歌妓酒正酣

舟覆盡皆溺死定命錄云李蒙宏詞及第注華陰縣尉段官相賀

於曲江舟上宴會諸公令李蒙作序日晚序成史翽先起於蒙手

取序看表世南等十餘人又爭起看序其船偏覆遂覆沒李蒙士南

等並被沒溺而死 按史翽表士南梁 襄李捐雲不言是李蒙同年故不載

文史兼優科 按四年七月制 李昇期 見冊府元 庚子元 見冊

府元 當作文理兼優 李昇期 見冊府元 庚子元 見冊

會要 達奚珣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拙言載張楚與達奚侍郎

乘秋段莫不艱辛朝則齊鑿夜還連榻行過靡靡中心搖搖及次

新鄉同為口號公先曰太行松雪映出青天僕答曰淇水煙波半

含春色向將百對盡在一時發則須酬遲更有罰並無可屈斯可

為歡又曰初到都下同止客坊早已酸寒復加屯躡屬公家豎逃

逸竊藏無遺賴僕僑裝未空同饗斯在殆過時月以盡有無巷雖

如窮坐客常滿還復嘲謔頗展歡娛公詠僕以衣袖障塵僕詠公

以漿粥和酒復有慈婦提鵝破筐頻來掃除共為笑弄蓋即達奚

珣應舉事也書云公授鄭縣歸迎板輿僕已罷官時為貧士是張

楚未得 中第

文儒異等科 崔侗 見冊府元 褚廷誨 見冊府元 殷踐猷 顏

公殷踐猷墓銘銘踐猷字伯起陳郡長平人年十三日誦左傳二

十五紙讀稽聖傳一遍亦誦之博覽羣言尤精史記漢書百家氏

族之說開元初舉文儒異等授 秘書省學士 新書章述同傳

奎科記考 卷五

知貢舉 裴耀卿 見唐語林 蘇頌行授裴耀卿檢校考功員外

卿七行絕密文詞典麗時人許其清秀職事推其綜核惟才是舉

方憑止水之明在位斯間仁考觀光之彥可檢校考功員外郎

劉清止水賦曰觀乎太古之初乾坤定列有坎方一德之大成江

河四瀆之別注仙海以環流度星橋而靡竭立體清靜舒光朗澈

觀五行以獨舉潤萬物而齊悅豈以善下之故長應流行抑亦能

遇坎則止以竭為平居荒野而不動合寒虛而自清晝則煙雲亂

出夜則星象羅生若乃湖稱青草澤若雲夢淺深溟溟表裏寒洞

當朱陽之夏晚遇白露之秋仲紫關之鴻鴈飛來綠浦之蓮舟風

送既能止而利物所以歸之者眾亦有鳳凰之沼明月之潭每澄

送既能止而利物所以歸之者眾亦有鳳凰之沼明月之潭每澄

流於庭院常不注於東南蒙寮案之玩洽渾琴酌而相參以遊以賞如液如涵若英賢之取則類貞咸之是湛屈夫玉宇初晴風颺載寢籠碧天而以鏡展紅霞而若錦納眾影而不遺比羣情而正用使至人觀之而心察智者樂之而情審達士愛而欲臨高節聞而願飲復乃養龜鶴藏魚龍怪石積明珠重虛以受物謙而克從有一人兮充賦每吝歎於澗松飾清顏而自蕭希止水而今逢則知無美惡心畢鑿豈徒取乎矯容

文苑英華

王冷然止水賦曰嘗聞神心保正天道害盈漏卮添而復出敬器備而還傾豈若茲水居然可名既混之而不濁又澄之而不清時

登科記者

卷五

三

止則止時行則行峻隄防則其源見塞開汲引則其道能亨安波不動與物無爭如方圓之得性何寵辱之能驚故為國者取象於止水使其政公平為身者亦同於止水使其心至明至察可尚柔謙何稟思遠道則一葦能航守貧居則一瓢可飲接下流則卑以自牧鑿羣物則寬而能審誠用之而捨之在去泰而去甚水之為得也長水之為功也眾散成雲雨畜作潭洞浮芥則傲更措杯種瓜則幽人抱甕無朝夕之出納有飛沈之狎弄徒觀其深虛見底咫尺宜探千人並入萬象皆涵搖樹影於青岸落山光於碧潭其仁可以濟物其義可以激貪既而壅之不流家則未決照春物而

畫屏相似映晴空而明鏡無別雨來而圓點亂生風靜而長波自滅任天時以開閉隨王澤而盈絕受涓滴而逾深處冰壺而更澈詩云視水青影能見形容視人行事能知吉凶政煩則人擾水濁則魚喁夫子欲精神而不惑俾榮利無繫於心胸比浮雲之於我觀止水而為容兀兮若枯木坐望澹兮若虛舟見達正道未遠斯言可從儻不違於射鮒希有便於登龍

文苑英華

六年
戊午

二月詔曰我國家敦古質斷浮豔禮樂詩書是宏文德綺羅珠翠

深革弊風必使情見於詞不用言浮於行比來選人試判舉人對

登科記者

卷五

三

策剖析案牘敷陳奏議多不切事宜廣張壁佈何大雅之不足而

小能之是銜自今以後不得更然

冊府元龜

進士三十二人 李伯魚

唐詩紀事伯魚臨淄人開元六年進士登第善為文擢校書郎出為青州同功

而卒其妻范陽張氏女燕公之妹也燕公有張氏墓銘

博學通藝科

冊府元龜作通議今從唐會要

鄭少微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蕭誠

見冊府元龜

會要

超拔羣類科

馮萬石

見廣卓異記引登科記

席豫

新書本傳開元初觀察使薦豫賢復舉超

拔羣類科

知貢舉

裴耀卿

見唐語林上曹參軍考功員外郎公府屈應廟之才曹無

王維裴僕射齊州遺愛碑河南府

留事仙郎明黜陟
之法野無遺賢

登科記考

卷五

續書

唐元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

開元七年

三月一日勅孝經尚書有古文本孔鄭注其中旨趣頗多躋駁精義妙理若無所歸作業用心復何所適宜令諸儒并訪後進達解者質定奏聞

冊府元龜 唐會要

其月六日詔曰孝經者德教所先自頃已來獨宗鄭氏孔氏遺旨今則無聞又子夏易傳近無習者輔嗣注老子亦甚甄明諸家所傳互有得失獨據一說能無短長其令儒官臆所長令獨經者

登科記者

卷六

習讀若將理等亦可並行其習易者帖子夏傷傳其為一可亦詳其可否奏聞

冊府元龜 唐會要

四月七日左庶子劉子元上孝經注議曰謹按今俗所行孝經題曰鄭氏注爰自近古皆云鄭即康成而魏晉之朝無有此說至晉穆帝永和十一年及孝武帝太元元年再聚羣臣共論經義有荀昶者撰集孝經諸說始以鄭氏為宗自齊梁以來多有異論陸澄以為非元所注諱不藏於秘省王儉不依其請遂得見傳於時魏齊則立於學官著在律令蓋由庸俗無識故致斯訛外然則孝經非元所注其驗十有二條據鄭君自序云遭黨錮之事難逃注禮

黨錮事解注古文尚書毛詩論語為袁譚所逼來至元城乃注周易都無注孝經之文其驗一也鄭元卒後其弟子追論師所著述及應對時人謂之鄭志其言鄭所注者惟有毛詩三禮尚書周易都不言鄭注孝經其驗二也又鄭志目錄記鄭之所注五經之外有中候書傳七政論乾象歷六藝論毛詩譜答臨頌雜禮駁許慎異義發墨守箴膏肓及答甄子然等書寸紙片札莫不悉載若有孝經之注無容匿而不言其驗三也鄭之弟子分授門徒各述師言更相問答編錄其語謂之鄭志唯載詩書禮易論語其言不及孝經其驗四也趙商作鄭先生碑銘具稱其所注箋駁論亦不言

登科記者

卷六

注孝經晉中經簿周易尚書尚書中候尚書大傳毛詩周禮儀禮禮記論語凡九書皆云鄭氏注名元至於孝經則稱鄭氏解無名元二字其驗五也春秋緯灑孔圖云康成注三禮詩易尚書論語其春秋孝經別有評論宋均於詩譜一作釋序云我先師北海鄭司農則均是元之傳業弟子也師所著述無容不知而云春秋孝經唯有評論非元之所著於此特明其驗六也宋均孝經緯注引鄭六藝論敘孝經云元又為之注司農論如是而均無聞焉有義無辭令余昏惑舉鄭之語而云無聞其驗七也宋均春秋緯注云元為春秋孝經略說則非注之謂所言元又為之注者汎辭耳非事

實序春秋亦云元又爲之注也寧可復責以實注春秋乎其驗入也後漢史書存於世者有謝承薛瑩司馬彪袁山松等俱爲鄭元傳者載其所注皆無孝經其驗九也王肅孝經傳首有司馬宣王之奏並奉詔令諸儒注述孝經以肅說爲長若先有鄭注亦應言及而都不言鄭其驗十也王肅著書發揚鄭短凡有小失皆在聖證若孝經此注亦出鄭氏被肅攻擊最應煩多而肅無言其驗十一也魏晉朝賢辨論時事鄭氏諸注無不撮引未有一言引孝經之注其驗十二也凡此證驗易爲考覈而世之學者不覺其非乘彼謬說競相推舉諸解不立學官此注獨行於世觀夫言語鄙陋

登科記考

卷六

三

義理乖疏固不可以示彼後來傳諸不朽至如古文孝經孔傳本出孔氏壁中語甚詳正無俟商榷而曠代亡逸不復流行至隋開皇十四年秘書學士王孝逸於京市陳人處置得一本送與著作郎王劭以示河間劉炫仍令校定而此書更無兼本難可依憑炫輒以所見率意刊改因著古文孝經稽疑一篇劭以爲此書經文盡在傳義甚美而歷代未嘗置於學官良可惜也然則孔鄭二家雲泥致隔今綸音發問校其短長愚謂行孔廢鄭於義爲允又今俗所行老子是河上公注其序云河上公者漢文帝時人結草菴於河曲乃以爲號所注老子授文帝因沖空上天此乃不經之鄙

言流俗之虛語按漢書藝文志注老子者三家河上所釋無聞焉爾豈非注者欲神其事故假造其說耶其言鄙陋其理乖訛雖使纓別朱紫粗分菽麥亦皆嗤其過謬而況有識者乎豈如王弼英才俊識曠微索隱考其所注義旨爲優必黜河上公升王輔嗣在於學者實得其宜又按漢書藝文志易有十三家而無子夏作傳者至梁阮氏七錄始有子夏易六卷或云韓嬰作或云丁寬作然據漢書藝文志韓易有一篇丁寬有八篇求其符合則事殊蹊刺者矣以東魯伏膺文學與子游齊列西河告老名行將夫子連蹤歲越千齡時經百代其所著述沈翳不行豈非後來假憑先哲亦

登科記考

卷六

四

猶石崇謬稱阮籍鄭瑛濫名周實必欲行用深以爲疑子元又上言曰臣才雖下劣而學實優長竊自不遜以爲古已來未之有也嘗以鄭氏孝經河上公老子二書訛舛不足流行孔王兩家實堪師授每懷此意其願莫從見去月十一當作日敕令所司詳定四書得失具狀聞奏臣等草議請行孔王二書牒禮部訖但今庸儒淺識聞見不周可與共成難與慮始蓋孔父有言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此則今古循環愚智往復豈前者必是而後者獨非乎是以老篇莊子興於晉代公羊穀梁寢於魏曰春秋左氏因元凱而方著尚書孔傳至光伯而始行斯皆尙好不同晚乃覺悟

承習既久近輒弛張伏維開元皇帝陛下嘗以九重餘隙窮覽文藝百氏詳觀游心經典爰降綸綍俯逮芻蕘臣輒以愚識上符睿旨伏望明恩曲垂照察如將為允請即班行不可使隨流腐儒參論其義

册府元龜
唐會要

景寅中書門下奏曰劉子元奏注孝經請廢鄭依孔註老子請停河上公行王易傳非子夏所造者子元博識誠則純儒全非眾家亦則未可且孝經鄭義行已多時老子河注用亦云久并子夏易傳文不折於片言望並付所司令諸儒與子元對質定必須理勝義成不得飾詞爭辨論定聞奏是時尚書禮部奏議曰臣得國子

登科記考

卷六

五

博士司馬貞等議稱今文孝經是漢河間王所得顏芝本劉向以此本參較古人省煩除惑定為此一十八章其注相承云是鄭元所作而鄭志及目錄等不載故往賢其疑焉惟荀昶范煜以為鄭注故昶集解孝經具載此注而其序云以鄭為主是先達博選以此注為優且其注縱非鄭氏所作而義旨敷暢頗將為得其數處小非穩實亦未爽經通其古文二十二章元出孔壁先是安國作傳後遺巫蠱代末之行荀昶集注之時尚有孔傳中朝遂亡其本近儒欲崇古學妄作此傳假稱孔氏輒穿鑿更改又偽作閨門一章劉炫詭隨妄稱其善且閨門之義近俗之語非宣尼之正說按

登科記考

卷六

六

其文云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親嚴兄妻子臣妾繇百姓徒役之句是比妻子徒役文句凡鄙不合經典又分庶人章從故自天子已下別為一章乃加子曰二字然故者連上之詞既為章首不合言故是古人既亡後人妄開此等數章以應二十二章之數非但經文不真抑且傳文淺偽又注因天之時就地之利其略曰脫衣就功暴其肌體朝暮從事露髮塗足少而習之其心安焉此語雖旁出諸子而引之為注何言之鄙俚乎與鄭元所云分別五土視其高下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優劣懸殊曾何等級今議者欲取近儒詭說殘經缺傳而廢鄭注理實未可望請准令式孝經鄭注與孔傳依舊俱行又得議稱老子道德者是為元言注家雖多罕窮厥旨河上蓋憑虛立號漢史實無其人然其注以養神為宗以無為為體其詞近其理宏小足以修身潔誠大可以甯人安國故顧歡曰河上公雖曰注書即文立教皆沒略遺體指明近用斯可謂知言矣王輔嗣雅善元談頗採道要窮神明平棗衛守靜默於元牝其理暢其旨微在於元學頗謂所長至若近人立教修身宏道則河上為得今望請王河二注令學者俱行又得議稱謹按劉向七略有子夏易傳但此書不行已久今所存者多失真本又荀勗中經簿云子夏傳四卷或云丁寬所作是先達疑非子夏矣

又隋書經籍志云子夏傳殘缺梁時六卷今兩一作三卷是知其書

錯謬多矣王儉七志引劉向七略云易傳子夏韓氏而載薛虞記

又今秘庫有子夏傳薛虞記其傳文質略指輒非遠無益後學不

可將帖正經伏奉今年三月十當作六日敕曰孝經者德教所先自

則天以來獨宗鄭氏孔氏遺旨今則無聞又子夏易傳近無習者

輔嗣注者亦甚甄明諸家所傳互有得失獨據一說能無短長令

儒官詳定所長令明經者依習若將理等亦可兼行其習易者兼

帖子夏易傳詳其可否奏聞者又奉四月九日敕曰太子左庶子

劉子元奏孝經注請廢鄭依孔老子注請停河上公行王輔嗣易

登科記考 卷六 七

傳非子夏所造者付臣所司令諸儒與子元對質定詳必須理勝

義成不得飾詞爭辨者臣等國子博士司馬貞太學博士鄒嘗通

等十人對如前子元請依諸儒為定冊府元龜 唐會要

五月五日詔曰朕以全經道喪大義久乖沾感之性浸微流通之

原未息是用旁求廢簡遠及缺文欲使發揮異說同歸要道永惟

一致之用以開百行之端開者諸儒所傳頗乖通義敦孔學者冀

鄭門之息滅尚今文者指古傳為誣偽豈朝廷竝列書府以廣儒

術之心乎况孔鄭大宗固多殊超諸生會議曾無所申而推求小

疵其細已甚聚眾之訛人無則焉其何鄭一家可令仍舊行用王

孔所注傳習者希宜存繼絕之典頗加獎飾子夏傳逸篇既實前

令帖易者停冊府元龜 唐會要 唐大詔令集

是月敕曰諸投匭獻書上策人其中或有懷才抱器者不能自達

宜令理匭使料簡隨事探隨仍加考試如有可採具狀奏聞冊府元龜

九月甲子唐會要 舊書 本紀改昭文館依舊為宏文館

十一月乙丑以貢舉人將謁先師敕皇太子瑛及諸子行齒胄禮

庚午敕曰皇太子今月二十四日行齒胄禮所以崇儒重道尚德

宏風宜有錫賚以成光寵其在陪位定等差與賜乙亥皇太子入

國學行齒胄禮謁先聖太子初獻其亞獻終獻竝以胄子充右常

登科記考 卷六 八

侍褚無量開講孝經并禮記文王太子篇初詔侍中宋璟亞獻中

書侍郎蘇頌終獻及臨享帝思齒胄之義乃改焉冊府元龜

十二月詔曰儒道有百王之政元良乃萬國之貞屬太學舉賢貢

庭貢士當其邊講故行齒奠所以宏風闡教尚德尊賢宜有頒錫

以成光寵陪位官一品宜賜五十疋二品三品四十疋五品三十

疋六品七品二十疋八品九品十五疋綠行禮及別職掌者各遞

加一等六品以下五疋為等三品以上十疋為等座主加二等學

生賜物三疋得舉者及諸方貢人各賜五疋唐大詔令集

策文詞雅麗科問朕聞至道雖微不言而化皇天陰隲相叶其彝

信寒暑而生成施雲雨而沐潤垂範作訓樹君育人時有澆淳教

垂繁略成湯既聖禹道云亡桑扈谷風屢動詩人之刺塞門反站

時貽宣父之嫌我國家振彼頽綱開茲盛業朕以不德襲號乘時

而皇極之道未敷謨明之軌尚闕思宏厥理其義安從至如視聽

貌言恆若時若會極歸極作哲作又一一以貫之何方而可夫禮以

飾情情疏則禮略樂以通感感至則神和理內為同脩外為異同

異之用有味其功人俗未融佇明斯要又四時武德制自何君五

行文始本之誰代昭德盛德莫辨所尊昭容禮容未詳所出悉情

以對用釋余疑 文苑英華

登科記考

卷六

九

進士二十五人 文苑英華辨證引唐登科記開元七年試北斗城賦以池塘生春草為韻

崔鎮文苑英華

作崔損引登科記作崔鎮

明經科 盧濤

盧杞先府君墓誌濤字混成年十九明經擢第以天寶十二年卒年五十三推之及第在此年

諸科八人

文詞雅麗科 邢巨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文苑英華不注名次按當是第一人孫逖授邢巨監察御史制邢

巨器能通敏 苗晉卿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文苑英華注云第

詞藻清新 二人李華苗晉卿墓誌銘晉卿字元輔上

黨壺關人成童好學弱冠

工文二登甲科三入高等 褚思光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趙良器見冊府

會 張楚

文苑英華注孟萬石文苑英華注孫翊文苑英華

要 彭殷賢

文苑英華王縉唐詩紀事縉字夏卿河中人與兄維俱以名聞舉草澤文詞清麗科上第按清

麗當即雅麗之說

超拔羣類科 張秀明

見廣卓異記引登科記

知貢舉 李納

見唐語林

崔鎮北斗城賦曰昔炎漢之開國宅咸秦而設規闢都邑之壯麗

粉制作而多儀像蓬島以疏岳擬天河而鑿池館倚南山撥雲霞

而上出城伴北斗仰星漢而曾披何爽鳩之代謝驗驪駟之運虧

是以作之者不處居之者不為祚我神唐丹青焜煌峻址雲矗會

譙錦章霖積壤以疊形凝皓粉以飛光門結黃金之石檐施白壁

之墻堞盤紆於曲檻池徑復於圓塘城勢逶迤若苔岑之隱映樓

登科記考

卷六

十

形宛轉似崑崙之相望接千門之宮闕通八達之康莊既而鸞駕

西巡嚴扃晨啟羽衛咸集聲明克陳登睥睨以清夜聽畢通而候

春儼雄戟以耀武振鷁行而拱辰夕沈烟雲之色曉流車馬之塵

引祥輝之爛漫吐佳氣而輪囷於是歲發青道池隍照早堞霧縈

林岸風柔草暖懸寶以彌謫飾崇闕之增好映春水之澄澄納朝

陽之杲杲惟壯勢之崢嶸達洪規而鎮京望浮雲之黑水對翔鳳

之丹楹配宗子之永固等皇家之不傾俯賓庭而贊義終自惡其

輕生 文苑英華

邢巨對策曰臣聞太宗文皇帝之御天下也廣直言之路開納善

之門近臣盡規庶人畢議可謂至矣今皇天眷命陛下紹復先業
齊心法宮之中冕旒正殿之上詳考秀異詢及芻蕘若乃敷皇極
以作則宏禮樂以垂訓彝倫攸序羣德畢舉斯太宗之盛事也豈
前王訪九疇之要貞三極之本能望清光哉天文昭回萬物盡覩
臣謬以黃綬之末預開赤墀之議將何以塞厚問揚天休臣聞諸
仲尼曰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某未之逮也而有志焉自上皇不
歸大道悠久聖人順天地之性究變化之元雖損益以文質或沿
襲以忠敬至於飾禮容以昭賁崇樂舞以立象樹君牧人茂時育
物其致一也夫務本於道則淨競可以鎮靜習俗於變即純一或

登科記考

卷六

二

以偽遷故輕樂見諒於國風昧禮貽訓於聖典蓋有由焉唐興百
有餘載高祖以神武定鼎紐天綱於八紘太宗以睿聖握符纂天光
於三象蕩亡隋之頽靡宏聖唐之簡易盛德大業與二代同風伏
惟陛下誕受天休光膺景命粵若昭德殷薦之禮感和通神之教
敬事眷聖之微順時布德之典將以登格皇穹鴻業也啟迺王命
大猷也風雨時若休徵也人俗康甯至教也五輝叶訓八方順軌
堯舜之盛無以加焉成康之道復何足數而猶曰皇道未敷謨明
尙闕發天章於聖藻採至言於輿誦陛下之謙讓也愚臣何足以
知之制策曰至如視聽貌言恡若時若會極歸極作哲作又一一

賁之何方而可者臣聞王政之端本於性也至化之極歸於理也
能盡其性而合乎理則休徵至不盡其性而悖乎理則咎徵至故
聖人法天以立性畏命以作則見天道之在五行人事應之彰彰
類矣自非統性命之理求天人之端孰能從言以作又因事以求
哲賜順而會其極蒙恡而返其通適於數故雖以五事明宗其極
則可以一理賁臣又聞聖心鏡物必採於至妙大道虛象垂契於
理先然即繼聖業者其道同遵王度者其化一階下體周武之盛
德訪唐堯之遺事龜圖靈文天光垂象伏願沐時雨於動植散祥
風於涵泳則大中之道何以尙茲制策曰夫禮以飾情情疏則禮

登科記考

卷六

三

略樂以通感感至則神和理內爲同脩外爲異同異之用有味其
功人俗未融佇明斯義四時武德制自何君五行文始本之誰代
昭德盛德莫辨所尊昭容禮容未詳所出臣聞禮樂其所由來尙
矣先王所以美教化厚人倫以致太平也必將以考其理求其端
故揖讓之教末而安上存乎至簡舞詠之功淺而移風歸乎至易
夫辨升降彰采服此禮之所以飾情也登金石翔景瑞此樂之所
以通感也故感發於內樂由衷以致和情見乎表禮自外以爲異
雖清濁之質考性則殊而教化之端在理斯一况今懿綱被遐裔
至道冠生靈和理日躋同乎大順非禮樂之化其孰能至此乎夫

崇德垂範此同異之用也教齊化密此人俗之融也至於武德之盛武之業也文德之盛順之至也神道設教制四時於炎歷德徽可崇增五行於橫序尊三德於清廟表三容於盛禮聖問昭闕與天道以元亨狂言鄙淺仰天文而知愧謹對

文苑英華

苗晉卿對策曰陛下頃與三事大夫議於朝以計天下有奇才異行含光而不揚其輝詔諸侯咸舉之臣實至愚不通大識循才審行不副高求臣聞論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孝經曰王者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理天下是以前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理所謂天地設位聖人成能而保大定功勳業蓋時也逮金

登科記考

卷六

三

石斯細步驟不同時有澆淳教隨繁略桑扈谷風之刺三歸八佾之嫌人用僭忒一至於此孔子曰上失其道人散久矣傳曰國家之弊恆必由之陛下嗣守丕緒茂昭大德能使百官承式萬邦作父所謂孕虞育夏甄殷陶周革弊移風自前代未有也陛下乃賜臣策曰皇極之道未敷謨明之規尙闕者豈不以採芻蕘之義誠考試之端不宰其功俯垂下問實陛下謙德也微臣何足以知之制策曰至若視聽貌言恆若時若會極歸極作哲作乂一以貫之何方而可者臣聞劉歆以爲伏羲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理洪水天賜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故河圖洛書

相爲經緯八卦九疇相爲表裏聖人行道各保其真若人有乖方數必徵於錯逆政惟協雅理必應於調和考之咎徵粲然著矣陛下隨陽澤以著恩愼嚴霜以肅威鷹隼未擊尉羅不施草木未零山林不伐足可使垂景星而降甘露騰休氣而涌醴泉臣以爲一以貫之其道久矣制策曰禮以飾情情疏則禮略樂以通感感至則神和理內爲同脩外爲異同異之用有昧其功人俗未融佇明斯要者臣聞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爲念孔子曰安上理人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董仲舒對策曰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大者在於陰陽陽之爲德陰之爲刑王者承天意

登科記考

卷六

四

以從事務德教而省刑罰陛下脩堯王之好生存大易之緩死項者省囹圄去桎梏此則脩省刑罰之謂也臣聞樂以理內爲同禮以脩外爲異同則和親異則畏敬和親則無怨畏敬則不爭二者並行合爲一體揖讓而理天下者禮樂之謂也適時之要斯並存焉制策曰四時武德制自何君五行文始本之誰代昭德盛德莫辨所尊昭容禮容未詳所出悉情以對用釋余疑者臣以爲斯並漢主之樂載於班氏之書必使究其明徵考其敏博旣勞更僕何易盡言雖敢略而陳之尙未臻其極也臣聞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上帝以配祖考古者制宗廟太祝迎神於廟門其義也

四時武德者漢文所作以示天下之安和也而武德奏於高廟焉
五行舞者本之周舞也秦始皇二十五年更爲五行也漢高祖六
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昭德盛德孝景孝宣之所以尊宗

廟昭容禮容武德文始五行之舞也謹對

文苑英華

張楚對策曰臣聞昔在上皇之撫運也政寬事明法簡心一仰察
天道中順人情至於不言混然而化故上元所以眷命罔違於德
下人安定厥居俾獲其利暑往寒來以信之靈行雨施以從之於
是乎疫疾不生禎祥游至巍巍蕩蕩蓋無德而稱焉自大道既隱
沿原且散或救弊以忠敬亦隨時而損益成康已往頌聲不作俗

登科記考

卷六

吉

薄禮廢政荒人亡故其詩曰交桑扈率場咏粟習習谷風以陰
以再此則刺上不能行政者也仲尼生周末傷道不行乃刪詩書
定禮樂立君臣上下之節明奢儉揖讓之序向不敢救當代變於
陪臣而稱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
坻管氏亦有反坻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者矣自茲厥後頽波浸
流有聖哲之君聰明之后豈能振彼凋弊張其紀綱不有我唐興
建鴻業又甯黔首則掃地將盡求野多遺陛下統皇綱纂休運德
澤汪濊仁風洋溢不實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勸農
桑剗刑獄不奪三時之務且惜十家之產左右伊呂郡縣冀黃是

以驅俗於雍熙納人於軌物者也豈不徵賢良論政要所以達四

聰也臨前殿察羣言所以收九術也梓匠舒幕所以禮賢也凌人

散水所以救渴也臣竊以自古求賢之盛未若今日者矣賜臣制

策曰皇極之道未敷謨明之軌尙闕思宏厥理其義安從者臣實

見可久可大之規非有未敷尙闕之事此陛下讓之至也愚臣焉

敢奉承之若乃考前古之庶徵究禮樂之同異辨皇王之制度詳

宗廟之禮儀此則陛下懸鏡九流常覽百氏索隱探異鈎深致遠

已在聖斷豈有疑而疑者歟今下問愚臣遠議其事陛下豈不欲

廣於明試察臣微才臣幸對敷敢不悉情以對制策曰視聽貌言

登科記考

卷六

六

恆若時若會極歸極作哲作又一一以貫之何方而可者臣聞王者
立極必本於天天事著於上人事應於下昔者禹平水土天告成
功錫之以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又皇天降其極皇大極中也言王
者能行大中之道則陰陽和風雨時百穀用成俊又用章也夫是
則視曰明聽曰聰貌曰恭言曰從則無恆若之生自去咎徵之應
矣今天瑞降地靈集所有動作光孚化先則一一以貫之道斯不遠
矣制策曰禮以飾情情疏則禮略樂以通感感至則神和理內爲
同脩外爲異同異之用有味其功人俗未融佇明斯要者臣聞夫
禮由陰作樂與陽來樂與天地同和禮與天地同節誠能感神動

物安上移風或以理內爲同或以脩外爲異率由和敬靡不從之者乎施之人俗靡不盡善者乎制策曰四時武德制自何君五行文始本之誰代昭德盛德莫辨所尊昭容禮容未詳所出者臣聞羸政失御漢皇乘極文景致刑措之美武宣當雄富之盛故有四時武德之樂五行文始之舞昭德盛德因之而尊昭容禮容自茲而備臣才識愚劣學業虛淺猥當聖問茫然有失謹對

文苑英華

孟萬石對策曰臣嘗勉讀書夙夜匪懈觀前代之事稽王者之風欲樹文明必招俊又所以平章百姓昭暢萬人負黼屨而海宇清垂衣裳而天下理今陛下朝盈多士野無遺賢猶復發德音下

登科記考

卷六

七

明制張雲羅以掩俊設天綱以頓奇片善不遺有能皆進故得飛飛丹鳳棲翼於帝梧皎皎白駒連食於場藿縱夷齊巢許咸屆於茲臣既庸妄豈敢當此且聲非入異響不出凡文律未明才用無取謬參推擇濫赴搜揚安敢避直飾詞向華乖實但丹誠有厲至敬無文敢竭鄙聞用當明試然將涓滴以足海用纖埃以增岳雖寡攸助誰能默哉臣聞建國興邦必以黎元爲本康時訓代必以政術爲先軌謨雖異理化皆一昔者太上之君崇道以致化立德以養物人必欲壽敦禮教而不傷人必欲富薄賦歛而不困人必欲逸則省力而不勞人不欲危卽扶持而使固不強人之所惡不

禁人之所欲故能無爲而理不言而化及至中古行仁履義克己

厲身拯溺於人博施於物卽能陰陽不錯風雨以時疾疫必除妖孽莫起泊乎末代政令不作刑法肆脩奢侈是崇禮樂非雅時無美善之說俗有姦邪之憂豈不由君失其道臣非其人澆薄浸興淳樸離散者也今陛下出號施令罔有不臧齊物正人各得其所然猶綜覈古今稽謀政教視先王之得失崇今日之高明以此天聽尙云不德巍巍至化謙尊而光非臣愚昧所能涯際制策曰皇極之道未敷謨明之軌尙闕思宏厥理其義安從者臣以爲皇極將立莫先擇俊得人則政和非人則政失人賢化遠豈不謬哉至

登科記考

卷六

八

如因能任官量賢受祿卽百僚濟濟萬姓安安去無用之言除無用之器卽情實斯得謬說不繁使人以時謹身節用卽倉廩儲積黎庶完豐進有德而退無良卽庶位允釐庶官不曠尊有功之子棄無功之人卽營事者不惜其身制作者能竭其力罰必當罪卽姦回自除賞必中賢則人臣自勸夫是則海內行大中之道天下有幸甚之言何憂夫皇極之道未敷者也若乃列張輔佐建立官司詢忠直之言開進諫之路用能獻可替否補過弼違外藏主之非內正君之失今陛下乃順時而動非道不行事無不嘉人欲何說故獻納之職諫諍之詞但可略言莫知所議大哉至德實冠古

今且朝無佞臣縱朱雲重生安能折檻人不妄從雖辛毗不死曷
聞牽裾天子聖明是故羣臣無事亦何憂文軌之闕哉制策曰視
聽貌言恆若時若會極歸極作哲作又一一以貫之何方而可者臣
聞王者法乾理物觀象裁規敬順天時恭行月令恆若時若罔有
咎徵矣尊九疇之儀脩八政之規事不失儀動不違制出處語默
皆歸於仁依乎中庸遠棄偏黨垂至道於萬國寄良政於百官直
道而行不可則止會極歸極作哲作又一日而致矣視聽貌言無
從而失也制策曰禮以飾情情疏則禮略樂以通感感至則神和
理內為同脩外為異同異之用有味其功人俗未融佇明斯要者

登科記考

卷六

元

臣聞化難將美人各有心不違制節必有放縱故先王作典禮以
防之興雅樂以感之用能移風易俗安上理人矣今陛下行宗廟
之禮故能配天地之神履直言之議故能立上下之敬聽宮商之
變故能分善惡之俗損鄭衛之音奏蕭韶之樂正疏略之弊敦揖
讓之儀州郡大行朝廷式序同異斯達內外罔差既合盡美之端
何問不才之子若瞽愚而說則陛下無有味之吝若駐筆而述則
陛下鍾佇明之訪實迷遊海何足知之臣聞大樂與天地同和太
禮與天地同節既列同異之因將分內外之殊皇王是尊古今所
重俱為時用其功一焉制策曰四時武德制自何君五行文始本

之誰代者臣聞四時武德制之以周王五行文始本之於漢帝制
策曰昭德盛德莫辨所尊昭容禮容未詳所出者臣聞昭德盛德
實有攸尊之道昭容禮容出於劉氏之代昔者魯哀公問儒行宣
尼有更僕之勞孔文訪烏官鄒子生傾蓋之倦然且富學滄海猶
屈勉於一隅況乎道謝桂林豈對揚於庶事徒周遊於文苑終展
轉於迷津謹對

文苑英華

孫翊對策曰臣聞登衡霍者嗟培塿之微泛滌海者鄙潢汙之陋
臣草茅孤賤才無足取屬絲綸明揚州閣選辟謬得接武羣彥比
肩時英而文物昭回宸顏咫尺退思愚劣甚不稱聖朝求賢之意

登科記考

卷六

三

也揆拙競願心媿失守將何以充塞大問對敷天休聞之於師請
言其略制策曰皇極之道未敷謨明之軌尙闕思宏厥理其義安
從伏惟皇帝陛下開元立極地平天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夔龍
成事陰陽以和聖德動天無遠不屆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弓
旌累降徵搜是急日昃視朝文武並進既盡美矣無德而稱猶且
罪已為心在予興嘆此陛下之至讓也小臣何足以當哉然拊舞
德音悉列明試敢不瀝肝膽獻所聞乎臣恭惟政理之閒傳諸長
者之口以先朝之事一二明之昔貞觀永徽之閒恭獻而天下理
家給而人足時和而歲豐外戶不扃牛羊被野太倉之粟陳陳相

因中府之錢貫朽莫校然而戎車屢駕不無事矣於是度遼之師
鬼方之討賀蘭之戰高昌之伐而軍人無損帑藏如初國家富有
海內百餘年士庶之多如曩時之兼倍征戍之役當今日之無何
豈往得而今失將政繁而俗變其故何哉良有以也議者以爲賦
斂厚徭役繁風俗奢利息倍今若息其宮室愛人節用省無事之
官罷不急之務三年政成臣竊遲之愚心曉然謂在此矣制策曰
視聽貌言恆若時若會極歸極作哲作又一一以貫之何方而可者
伏惟陛下躬神武之姿廣聰明之德思宏至道屬精爲政反支通
奏甲夜觀書勵神聰於九疇留睿情於百氏臣聞智小不可謀大

登科記考

卷六

三

綆短難於汲深窺聖謀之莫測謂宸衷之不凡致遠恐疑不其難
乎夫視者明也審邪正於曲直聽者聰也察善惡與是非貌者容
止可觀儼恪之所謂言者詞令斯在榮辱之所由又時暘若肅時
雨若祭休咎之開會歸於皇建惟睿哲之作聖繫彼道樞故曰無
反無側王道正直無黨無偏王道平平一以貫之此其義也制策
曰禮以節情情疏則禮略樂以通感感至則神和理內爲同脩外
爲異同異之用有味其功人俗未融佇明斯要者夫大禮與天地
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豈惟明尊卑辨等列動天地感鬼神而已
哉豈不繁於鐘鼓諒無徵於玉帛樂自外作必假器以明儀禮由

中起故備物以節容蓋有國之典章生人之冕服均五材之並用
廢一不可類三者之何先無宜去食故孔子曰安上理人莫善於
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去同卽異離之則多傷相須而成兼之則
雙美一彼一此何後何先制策曰四時武德制自何君五行文始
本之誰代昭德盛德莫辨所尊昭容禮容未詳所出悉情以對用
釋余疑臣聞暴秦失政皇漢創業爰作樂以尊先聿釋高以追孝
四時武德用之於高祖所以恢武功也文始五行陳之於文廟所
以昭文德也蓋舞以盡意歌以頌德制自炎漢之君本乎孝武之
代昭德盛德郊廟之樂也昭容禮容質文之辨也臣學不師古才

登科記考

卷六

三

非敏贍慙瑣瑣之陋無足言哉仰蒼蒼之高茫然自失謹對文苑英華
彭殷賢對策曰臣聞孔子云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某未之逮也
而有志焉又顏回對孔子云回願得明王聖主而輔相之此二者
皆傷不可得而見也况臣生瀟風大道之運屬聖主立政之秋不
能有所建明以佐大化此微臣夙心愧恥竊有慚焉日者聖教頒
宣遠覃幽隱振廢滯收介特本州微臣充賦於王庭陛下溫顏屢
賜晏見司饗行食羣事頒冰亦可謂厚德矣自顧性識愚篤智術
微淺既蒙清問敢不具素所聞乎臣聞伏羲神農氏往黃帝堯舜
氏作莫不體道以育物立德以興化用闡無爲之教以宏不宰之

功齊飲啄於鵜居絕往來於犬吠豈不以我清淨而人自正我無
欲而人自樸乎迨乎政及三王君臨萬國亦承奉天地變贊陰陽
順四時之氣理五行之敘總仁義以安庶類先博愛以悅羣生使
人遷善遠惡而不知其所以然也觀夫三王之為君也謹其所好
惡而已故君好之則人為之上行之則下效之莫不清心以率物
正身以御下九女序列於內三公分職於外度數有恆徭役不作
其取人賦也薄而役人力也寡其育物也廣而興利也厚故征伐
有道大明詠其功什一而稅大田歌其事所以家給人足而理安
興矣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其斯之謂乎爰及末俗政

登科記考

卷六

五

漸澆偽而禮樂彌煩姦盜滋起桀紂昏亂於上幽厲縱逸於下崇
臺榭之峻恐其不高也廣宮室之居恐其不大也聚淫美之色恐
其不多也窮聲音之巧恐其不樂也其歛人財也厚而使人力也
眾其害物也博而興利也寡其後興役無常桑柔病而嘆之故其
詩曰自西徂東靡所定處蓋言其役之甚也徵發無度下人勞病
南山疾而刺之故其詩曰赫赫師尹不平謂何蓋言其政之亂也
自茲厥後強凌弱眾暴寡千官樹姦於朝廷百買窮偽於市邑財
力匱竭寇攘不止大東又刺之曰大東小東杼軸其空言小大俱
盡也又云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桑粲衣服孰有為人上

者不平若此而可久安天下哉此則上失其道政逐多門故天下

敗而不之覺乃至所以為夏者轉而為殷也所以為周者轉而為
秦也詩云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三代之後於今為庶此史墨所載
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言及秦始皇平定六國隋煬帝
富有四海不務廉恥唯存戰伐內造阿房繼以驪山之作外征林
邑重以遼東之戍鑿馳道則隱以金椎通鴻溝則樹以柳杞役及
閭左人不聊生曲泛龍舟聲多哀思傾天下之賦不足以周其事
殫帑藏之財不足以盈其欲是以眾怨難犯人自為戰所以陳勝
吳廣奮挺以撻之王充李密揚聲以逼之聶起郊壘而禍生左右

登科記考

卷六

五

望夷宮中不免閭樂之難江都城內卒死裴通之手故易曰天之
所助者信也人之所助者順也此二君者動而之險不由信順失
天人之所助能無及此乎然則合大中之道者如彼失皇極之用
者如此古之興敗備在典謨迨隋室道消數鍾百六衣冠禮樂墮
地無餘賢人君子稽天並浸此乃大人利見之日聖主驅除之時
我太宗志在救焚心存拯溺因茲感激投袂而起車及於平陽之
郊劍及於盟津之會既而戡剪多難克清中夏建非常之功定不
拔之業洎位登九五富有萬國制禮以示其讓作樂以興其和兼
愛以厚其仁節用以崇其義非先王之服不敢服非先王之言不

敢道言必本於風雅行務去乎枝葉明刑賞嚴號令賞當其功則
勞臣勸勉罰當其罪則姦人畏懼名器不妄假必俟其能爵祿不
虛授必先有德是以四海之內靡然向風我太宗以至道之心為
天下也所征無不克所向無不成孝弟通於神明易簡合於天地
如此則天地德之鬼神佑之使風雨以序災害不作萬國莫不懼
心四夷莫不咸賴良由不僭不濫無怠無荒所以享國久長多歷
年數陛下秉天然之姿定不伐之略披肝膽以決大計殄宮闈之
氛禳除詐偽之昏狡日月載廓宗社以安深恩禍亂之原乃皇天
所以開聖人也自南面臨天下九年於茲封侯無警干戈再戢置
登科記考 卷六 誨

此也臣聞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誠能克己復禮正身率
物表有功而彰明德 復古而貴能變禁異服革慢聲遠便佞近
忠讜斷斷之士必擢於廟堂九九之術不遺於管庫可謂虛其心
而厭象應正其本而萬事理焉書曰天既付命正厥德言正德以
順天也若捨此道是不知其所從矣制策曰視聽貌言恡若時若
會極歸極作哲作乂一以貫之何方而可者臣聞易曰崇高莫大
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古之王者享
聖人之資乘大寶之位北辰居正南面而理亦可謂富貴乎當須
存至公之行立大中之道履燾同於天地通明合乎日月志遠邁
登科記考 卷六 美

鼓以招諫設木以待賢故得近臣盡規遠人獻政出宮女則使心
不亂屬大旱則引咎自責蓋禹湯之罪已實堯舜之用心詩云一
人有慶兆民賴之其斯之謂歟深合太宗之宏略遠符貞觀之故
事賜愚臣制策云朕以不德襲號乘時而皇極之道未敷謨明之
規向闕者微臣何以識陛下之深遠而輒欲議之或恐日月有遺
照聖智所不及略陳其愚伏惟陛下留聽臣聞書云惟先格王正
厥事言災害之起事有不正者也去歲水旱不時咎徵屢作何奴
侵軼邊將氣沮天其或者正訓我也欲令陛下知爵祿之虛授冗
散之職多歟將 樂蕩志歟服制失度歟何皇極之不建遂至於

乎大雅云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此之謂矣有邪心者有枉行枉行
臨人猶樹曲表而望影之直也得乎孔子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
曰思無邪蓋戒此也故王者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也者親親為
大義也者尊賢為大是以君子先正身而後及於天下如此則六
沴不作五福相生貽厥孫謀永無極矣制策曰夫禮以飾情情疏
則禮略樂以通感感至則神和理內為同脩外為異同異之用有
昧其功人俗未融佇明斯要者臣聞撥亂反正之主繼體守文之
君撫馭之道雖殊禮樂之用為急自土鼓蕢桴之後始自無聲汗
尊杯飲之初彰乎有用既而莫不曲諧九變信合四時是知大樂

登科記考

卷六

三

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移風易俗義切於鐘鼓安上理人
事寢乎揖讓既而祀歷三王時更七國經籍道息颺宣榭之烟埃
儒生數窮赴秦坑而歎滅迨乎斷蛇立極乘牛設位紀綿蕤之儀
鳴鼓舞之節必欲樂宣浩濫禮釋回邪取其不肅而成必在既富
而教我唐功高遠古德邁往聖坐宣室而訪道登明堂以思政六
樂為馭利則不爭五禮有經思而無犯思聞同異下訪芻蕘臣聞
古之明君之御天下也身坐九重心遍四海禮以導其志樂以防
其淫樂以理內為同禮以脩外為異禮樂之不悖內外之相親可
以感於神明通於天地矣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

雍雍和也既敬且和何事不行其斯之謂矣制策曰四時武德制
自何君五行文始本之誰代昭德盛德莫辨所尊昭容禮容未詳
所出悉情以對用釋余疑者臣聞皇王御寓步驟相仍莫不作樂
以饗其德立謚以明其行此五帝之常道百王之所不易也且咸
池六英韶護兩聽盡善盡美竊無間然自秦失盛位漢雜霸道文
景相襲刑措不用武宣承統華夷再清樂舞告功可略言也武德
舞者高祖作之定禍亂也四時舞者孝武作之示和平也五行者
本周曲也文始者本舜舞也孝景採武德為昭德以尊太宗也孝
宣採昭德為盛德以尊武帝也昭容禮容猶古韶夏紹之於漢祖

登科記考

卷六

三

備之於樂志矣臣材非多士不遊六合之間夢異趙君忽覩九天
之上啟處無地戰汗不寧况承諛問敢以輕議謹對

文苑英華

登科記考卷七

大興徐松

唐元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

開元八年

庚申

三月詔曰顏生等十哲宜為坐像從祀曾參大孝德冠同列特為像坐於十哲之次因畫七十子及二十二賢於廟堂壁以顏回亞

聖親為製贊以書於石乃命當朝名士分為之贊題其壁焉册府元龜

按李陽冰有上元二年縉雲孔子廟記云換夫子之容貌增侍立者九人集古錄以為獨顏回配坐而閔損等九人為立像其時已有此詔不知何以不用也按宋熊禾三山郡泮五賢祠記言開元八年始塑十哲是此言坐像者皆塑像也曾子當亦是塑像

登科記考

卷七

七月國子司業李元瓘通典上言三禮三傳及毛詩尚書周易

等並聖賢微旨生徒教業必事資經遠則斯道不墜今明經所習務在出身咸以禮記文少人皆諳讀周禮經邦之軌則儀禮莊敬之楷模公羊穀梁歷代崇習今兩監及州縣以獨學無友四經殆

絕既事資訓誘不可因循其學生望請各量配作業并貢人參試之日習周禮儀禮公羊穀梁並請帖十通五許其入第以此開勸

十一月詔貢舉人謁先師開講仍令朝集使及京官觀禮册府元龜

進士五十七人苗含液苗延嗣次子含液開元八年登第見五百家韓注

知貢舉 李納見唐語林

九年辛酉

正月詔曰武有七德所以安人禁暴臣稱三傑所以戰勝攻取蜀

乃一方之主尚得孔明齊為九合之君斯繇管仲况宇宙至廣人物至多豈乏英賢無聞韜略蓋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今邊境未清

統邊須將頃林胡慙擾柳城非捷北虜忽驚西軍莫振罪繇失律過在無謀曹劇不言益知登軾之効毛遂絨口豈彰處囊之奇長想古人是思擢士雖霑簪紱猶晦跡於下流或蘊智謀尚沈名於大澤不加精訪何以甄收其兩京中都及天下諸州官人百姓有

登科記考

卷七

智合孫吳可以運籌決勝有勇齊賁育可以斬將塞旗或坐鎮行軍足擬萬人之敵或臨戎却寇堪為一堡之雄各聽自舉務通其實仍令州府具以名進所司遣立限期隨表赴集朕當親試不次

用之其有身充見在諸軍統押者但錄所能奏聞未須赴集册府元龜

五月壬戌有司引應制舉人見敕曰興化立理急於倚賢呈才效

用屬在文武朕恭默思道寤寐勞求長想幽仄屢申徵賁今邊隅未靜師旅時興屬聽鼓鼙載懷屠釣廣求百夫之特以作四方之

守總夫戎政爰詔武臣宏我風教諒惟儒林卿等或謀慮深遠或

學藝該通來應旌招深副虛佇並宜朝堂坐食訖且歸私第即當

有試期也冊府元龜

乙亥親試應制舉人於含元殿命有司置食敕曰卿等知蘊韜略

學綜古今喬木將遷虛鐘待扣既膺旁求之辟佇聞明試之言各

整爾能對敷所問古有三道朕今減其二策近無甲科朕將存其

上第務收賢雋用甯軍國並宜即存緩詳思之冊府元龜 舊書本紀載於四月甲

戌按四月無甲戌誤

策知合孫吳可以運籌決勝科問朕聞武以保大定功刑以禁邪

止殺軒轅三皇之聖莫能去兵陶唐五帝之聰時猶振旅故知體

登科記考

卷七

三

國經野宜有弔伐居安慮危可無預備朕纂承丕業處守大寶因

祖宗之既康恐文武之將墜兢兢戒懼翼翼憂勤而德教誕敷烽

燧尚警三邊每勞於征伐百姓不歌於耕鑿言念于役深軫於懷

所以日旰忘餐中宵輟寐思謀臣以制敵折衝於樽俎索名將以

守邊降伏其戎寇行何法也得致斯人哉子等藏器待時呈才應

命盡陳古今之事備詳攻守之策至時賢著述往彥勳庸兵法有

五十三家宜分其四種漢臣有二十八將自比夫幾人景略可述

於孔明張遼得齊於關羽斛律光賀若弼近代之用誰優我李勣

與李靖先朝之光誰最又邛南一方之地積西萬里之域將棄之

以促境甯守之以勞人鎮梁州至於流沙軍隴坂至於積石險阻

要害予疑汝明秦中歲役於防水若為釐革代北年疲於禦塞奚

所變通前門屯田何術以休其弊柳城梗澁何籌以繫其虜凡此

邊廷今為重鎮何經何見何履何歷若兵不獲已用何奇謀貞我

師旅使有征無戰必文可來之施何異政柔彼夷狄使懷惠畏威

咸述爾能直言其事當有昇壇之拜佇伸推轂之寵文苑英華

十一月庚午冬至大赦天下王泠然上張燕公書曰去年赦書云草澤卑位之閒恐遺賢俊宜令兵部

即作牒目徵名奏聞疑即是年赦文

進士三十八人

登科記考

卷七

四

諸科 劉晏舊書本傳字士安曹州南華人年七歲舉神童授秘書省正字以建中元年年六十六推之是歲七歲

知合孫吳可以運籌決勝科 楊若虛見文苑英華 張仲宣見文苑英華

馬季龍舊書馬燧傳父季龍嘗舉明孫吳 元口杜集送元二適江左詩注元常應孫吳科舉當即是科錢

善本無之所謂元二者必非元結今從蓋關

拔萃科 李昂見文苑英華 暢諸見文苑英華 王泠然見文苑英華

日今尚書右丞王邱於開元九年掌天下選授僕清資以智見許

知貢舉 員嘉靜唐語林載李納知舉盡於十年考冊府元龜開元八年考功員外郎李納以舉人不實貶沁州

司馬時北軍勳臣葛福順有子舉明經帝聞之故試其子牆面不知所對由是坐貶是語林誤也開元八年有考功員外郎員嘉靜

見舊書張嘉貞傳當是李納既貶嘉靜代之耳

楊若虛對策曰臣沐清化忝紆黃綬屬陛下聽鼓鼙之音誠懷將率郵邊鄙之聳思輯軍容臣竊歎三隅未甯爲日久矣不以庸非謬膺推薦恭承大問俯踏玉陛咫尺天休以抒情素臣聞古先哲王鮮不征伐禁暴止亂咸以爲人思患預防實爲善政伏惟陛下允恭克讓虞守四表俊乂咸理以孚於人猶郵彼勤勞求茲政道實天下幸甚臣聞事適於務則理有成法宜於時則功可建是以廣采輿誦詢於芻言不以人廢言不以欲違衆故計濟事立利倍功大完軍保勝道秦人安雖三邊未清而百姓不繁臣聞或多難以啟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守宇天其啟此邊難以警陛下勤於

登科記考

卷七

五

政理以致和平因定荒亂之宜以爲子孫之業也不然者豈聖明之時屢有斯寇今若以明視遠以聰聽德欽崇天意允釐庶績創以官刑傲於有位愛敬立於親長始終協於家邦崇禮以致賢修德以來遠言合於道雖賤必行議乖於政雖貴必罰謀得其要必申爪衍之賞刑當其理不貽戮僕之愆則在庭之官足以致化臣聞燕昭立館以報強讐越踐自勤竟雪深恥景略用而秦道霸孔明起而蜀業成豈明明之朝不如區區之國其珠玉無足愛之必至賢良思用求之必來惟陛下知與不知用與不用苟得其任何憂制敵降戎而已哉必資聽之不濫擇之無失審甄其操履明試

以言謀之以八徵求之以五聽權直進於晏子韓信用自蕭何是以君人勞於求才逸於任使舍人求勝臣以爲難臣聞自古用兵成敗相半賢者得其大愚者得其小莫不同用於法焉至於戰勝攻取無出三事類文校義分爲四種記之金策且於玉韜漢臣以之撥亂輔時上應列宿振威耀武咸得其才以臣之愚何以堪此然守終持滿竊仰鄧禹之能勅敵神謀頗懷馮異之略至隱若敵國思其奉上之故亦採於一善未致其全若景略比於孔明功當衝淺張遼比於關羽壯劣情優斛律光著破虜之功賀若弼有平陳之績論其功戰則可齊肩語其才難此或先駕彼亡隋之任士

登科記考

卷七

六

內用寵戚外階朋黨忠言死於逆耳國命出於讒言政以賄易功以財成雁門之圍兵士以微而不賞浪河之敗許公以親而不誅天下分崩人受塗炭是以李勣與李靖爲國家用因亡隋之臣致有周之業靖則克勝其任何奴於是破亡勣則能達其謀高麗以之終滅謀功比事勣可同年以功取人靖以居上臣聞惇德允元柔遠能邇王者無外守在四夷張綱棄兵竟和南國充國不戰亦定西夷若李牧以居邊魏尙而爲牧遠和邇鎮固障持邊遠和則不勞邇鎮則居逸是謂釋遠謀近逸而有終然後明其伍候守其交禮謹其走集誠以不虞足以輯和士庶羈縻夷狄何必棄南叩

之戎捨磧西之地曠先朝之業致將來之誚為感國挫威臣所不
 取臣又聞華夏者國之心腹邊陲者國之支體若心腹充盈則支
 體無害古既守之不損今禦之而何失古以之足今以之虛非古
 今有殊理實授非其任然東自榆林西至蒲海限之以亭塞隔之
 以山河啟玉關金微之險有臨洮墨難之阨飛狐白石爰在并汾
 木狹土門出於幽薊李靖距頡利於峽口終絕南侵李傑敗王師
 於榆關遂貽東難險阻不異成敗乃殊以是言之非才莫可今若
 漸收塞上之士巾晁錯之謀安輯雲中之人曉嚴尤之術保以邑
 落守以城池求賢良以為守習農桑以為教敵至則收其積聚使

登科記者

卷七

七

野無所遺賊去則伺其虛危使兵不失利則秦川歲減於冬戍代
 北不懼於秋犯臣見薊門屯田防軍寇之乘攻守餘暇務耕耘之
 積省兩河之粟資三軍之費但使役之無擾何憂兵以致弊軍既
 未息此安可停臣聞取亂侮亡書之明義固險而守國之恆政若
 柳城之寇不虐於邊人鴻臚之寶未絕於來使則養士卒以待其
 衰也必若虐暴邊隅須申致寇之略如其毒痛於下方與問罪之
 師任之以智能申之以謀策明賞必罰教人以信山林水澤之陣
 識以權宜父子兄弟之軍赴湯蹈火然後揚兵耀武示之以威則
 師旅以貞夷狄柔服惠懷無戰其在於茲若但行以秋霜之嚴而

無時雨之澤不計而動離怨在心驅以合敵貪以取敗既輕有生
 之命求幸白刃之中使天威挫衄者臣竊恨焉易曰差之毫釐繆
 以千里此之謂也臣以不才展効州郡每懷報國屢上微言神龍
 二年進狀論沙場喪敗開元四載投匭言降戶得失懇駕西幸又
 於河中府上表并進柔遠論一首而才微理拙不蒙顧問制問曰
 何經何歷敢不盡言臣識淺才微罔知攸據至若昇壇之拜推轂
 之寵豈可一策所能及愚臣暗昧不足以當之俯伏惶恐若履水
 谷謹對

登科記者

卷七

八

張仲宣對策曰臣聞玉誓垂芒耀明威於紫綽金方戒序凝殺氣
 於丹霄然則負展登樞規七衡而立辟垂旒御辨法四選以詳刑
 是故黃運披圖靜妖氛於涿鹿丹陵啟業耀耀佳兵於洞庭伏惟陛
 下陟上帝之耿命順下人之樂推總不測之謂神包混成而為道
 然後運天地日月以臨之洩雷雨水火以育之宣道德仁義以綏
 之張禮樂刑政以肅之然則宿離無忒天清也海外無波地中也
 左學上庠文明也保大定功武威也由是東西沈潛朔南浹洽草
 木咸若昆蟲無天猶且日慎一日雖休勿休俯仰謙光循易象之
 明義降詢得失追漢策之高蹤所以廣訪勳勳考求道路臣戎旃

賤伍樛散圍容策蹇以忘疲勵弱而知倦猥茲庸菲充賦闕庭奉
詔慚惶啟處無地所冀齊庭設炬九九之術先收燕館初開先尊
郭隗而已敢緣斯議庶竭丹誠制策曰思謀臣以制敵折衝於樽
俎索名將以持邊降伏於戎寇行何法也得致斯人哉臣聞晉謀
元帥漢召材官必資悅禮之英咸選良家之子誠請秋風授律古
曰拜將收不疑之十計問子明之五策賞必以功罰必以信則良
將斯至矣大功可舉矣制策曰兵法有五十三家且分其四種臣
聞習手足便器械積虞關具攻守伎巧之兵也權德刑隨斗繫囚
五勝解鬼神陰陽之兵也雷動風舉後發先至離合向背而應變

登科記考 卷七 九

無常形會之兵也守正而用奇詳形而計戰兼伎巧包陰陽權宜
之兵也然後憤之以仁義信之以賞罰以我直而權其曲以我智
而薄其愚以我和而制其離以我治而乘其亂故雖孫吳再生亦
不知爲敵人計矣制策曰漢臣有一十八將自比夫幾人臣聞漢
有二十八將者上應二十八宿也或以文雅光國鄧禹有決勝之
奇或以武能威人吳漢有綏邊之略功論樹下馮異之績彌彰水
結河中主羈之誠尤著臣以卑賤夙無器業竊循運合聖恩不得
參賢俊之未安敢自強而比哉清問猥及臣當萬死制策曰景略
可逮於孔明張遼得齊於關羽斛律光賀若弼近代之用誰優臣

聞景略之功也孔明之績也張遼之謀也關羽之烈也斛律光之
勇也賀若弼之略也廣論之則耀靈不駐略談之又書不盡景略
之佐秦堅纜騁如熊之捷孔明之匡蜀主克著卧龍之名張遼
運籌之方可以歸之於先軼關羽擐旗之効可以論之於後塵賀
若弼之破陳軍功先諸將斛律光之扶齊國名劣眾人以次而言
斷可知矣制策曰我李勣與李靖之功誰最者臣聞李勣者智也
仁也勇也嚴也躬教可以圖始心教可以保衆自伐三韓克清九
族所以東夷之人不敢西向也至於李靖者安可同年而語哉大
征北狄詎見絕其餘氛授鉞南蠻甯見殄其遺寇所以蠻胡滑夏

登科記考 卷七 十

邊鄙亟聳者良由此也制策曰邛南一方之地磧西萬里之城將
棄之以促境甯守之以勞人鎮涼州至於流沙軍隴坂至於積石
險阻要害子疑汝明秦中歲役於防水若爲釐革代北年疲於禦
塞奚所變通箭門屯田何術以休其弊柳城梗澁何策以繫其虜
凡此邊庭今爲重鎮何經何見何履何歷臣聞晚邦憬裔旣崇於
弔伐昧谷遐方實資於鎮撫薇亦柔止猶聞遺戍之詩瓜時在期
尙起踐要之役今欲明守邊之術開斥地之制緬維經算俯訪芻
蕘諛聞鄙術何足以觀之夫先王馭道也必專其邊守疆以戎索
恃吾有以備懷其所以來招攜以禮懷遠以德今丸山在境猶發

度邈之師葱河卷殺仍開拜井之屯勞人遠役其何以哉若乃務
廣其土以疲其人宿兵於無用之地勞師於不禦之俗聖王之道
未足前聞制策曰若兵不獲已用何良謀貞我師旅使有征無戰
必交可來之施何異政柔彼夷狄使懷惠畏威臣聞季梁在隨楚
朝罷議仲尼居衛晉國折謀語曰死諸葛走生仲達陛下誠然德
音發於帷幄清風翔於無外大啟爵命以示四方拔將選才各盡
其用急善同於饑渴用人疾於應響杜邪佞之門廢鄭衛之樂混
清六合實由乎此雖西有不羈之寇北有不賓之虜征之則勞師
待之則無益故班固曰有其田不可耕而食得其人不可臣而藩

卷七

十一

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蓋懷惠畏威也但以日暮途遠汲
深纒短文不逮意書何盡言謹對文苑 英華
李昂歷生失度判曰鳳皇司歷象原注 疑謀託算象生有數感而遂
通逸探渾元是知元妙眇觀雲物必在精微情至紛擾則他想交
亂形質濁穢則寄鑿不明焉可以見天地之心窮鬼神之狀幽變
未測孰辯端倪相彼歷生迹參日御臺觀是泰泉蒙未豁唐都不
作糟粕誰傳趙達何追菁華莫繼失秒忽之度曷以教授人時若
歸奇於劫履端於始則毫釐不爽黍累無愆如或未精法將焉捨
文苑 英華

賜諸歷生失度判曰瞻乎歷生跡編太史按黃鐘之妙算玉管非
工察緹幕之微灰銅儀罕究今者三元奧術尚情履端之明六律
幽源未達歸餘之數失之黍忽糾以簡字誠檀龜之見毀豈書馬
而致誤不堪敬授將亂甲乙頗異太初之差宜正義和之罪此篇 今本
文苑 英華 闕名 茲據 永樂 大典 載 舊本 文苑 英華 補

王冷然歷生失度判曰律呂之本今古攸向周行殷歷孔子於是
興嗟漢襲秦正劉歆以之條奏莫不考於經傳稽之氣象惟彼歷
生稱明算法理須銅壺曉唱則聽雞鳴玉斗夜迴方看蟻轉何得
輕於秒忽失以毫釐神龜多言豈知天道義和廢職幾亂人時遂
登科記考 卷七 三

令太史罷占疇人廢業陸佐公之漏刻莫見新成張平子之渾儀
但聞虛設既失推莫之典何逃真棘之刑文苑 英華
十年 戊
帝御雒城門試文章及第二十人考功戶部郎中蘇晉刑部員外
郎席懷懷疑 豫侍御史陳希烈於化城院考記 纂 淵 海 按 文 章 或 卽 文 藻 宏 龐 科
六月辛丑上訓注孝經頒於天下舊 書 本 紀
御製孝經注序曰朕聞上古其風樸略雖因心之孝已萌而資敬
之禮猶簡及乎仁義既有親譽益著聖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故
因嚴以敬教因親以教愛於是順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揚名之

義彰矣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知孝者德之本歟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朕常三復斯言景行先哲雖無德教加於百姓庶幾廣愛形於四海嗟乎夫子沒而微言絕異端起而大義乖況泯絕於秦得之者皆煨燼之末濫觴於漢傳之者皆糟粕之餘故魯史春秋學開五傳國風雅頌分爲四詩去聖逾遠源流益別近觀孝經舊注踏駁尤甚至於跡相祖述殆且百家業擅專門猶將十室希升堂者必自開戶隔攀逸駕者必騁殊軌轍是以道隱小成言隱浮偽且傳以通經爲義義以必當爲主至當歸一精義無二安得不窮其

登科記考 卷七 三

繁蕪而撮其樞要也章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翻劉邵抑又次焉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注在理或當何必求人今故特舉六家之異同會五經之旨趣約文敷暢義則昭然分注錯經理亦條貫寫之跪跽庶有補於將來且夫子談經志取垂訓雖五孝之用則別而百行之源不殊是以一章之中凡有數句一句之內意有兼明具載則文繁略之又義闕今存於疏用廣發揮石刻拓本 疏 按明皇孝經凡再注邢疏以此序屬於開元十年今從之
進士三十三人 苗含澤 苗延嗣長子含澤開元十年登第見五百家韓注
明經科 白鏗 白居易故鞏縣令白府君事狀公諱鏗字確鍾年十七明經及第以大曆八年卒年六十八推之及

第在是年按鏗即居易之祖

茂才異等科 李誠 是年茂才甲科見上獨狐及頓邱李公墓誌按通典云開元二十四年以後復有秀才

舉則此茂才非秀才益茂才異等科

文藻宏麗科 孫逖 舊書文苑傳孫逖開元十年應制登文藻宏麗科 常無名 常無名 元十年舉文藻宏麗遂上陳皇王之盛下借周漢之論稽以洪範九疇天人之統災變之異高言體大久而可驗如賈生之論漢也與孫逖同

知貢舉 員嘉靜 按靜或作靖元和姓纂云唐吏部郎中員嘉靖華陰人

十一月 亥

正月庚辰幸并州癸巳敕曰其有沈淪草澤抱德栖遲及武德功

臣子孫并元從子孫才堪文武未有官者並委府縣搜揚具以名

薦 舊書本紀 册府元龜

十一月戊寅親祀南郊大赦天下制曰每搜羅賢俊旌賁邱園猶慮跡藏名山安卑守位瞻言及此寤寐思焉其諸色人中有懷才抱器未經薦舉 册府元龜作 者委所在長官審訪擇其名錄奏册

元龜 唐 大詔令集

進士三十一人 詞學指南開元十一年進士試黃龍頌 崔顥 唐才子傳崔顥汴州人開元十一年源少

下及 進士第

知貢舉 源少良 見上 玉芝堂談薈以源少良爲是年狀元誤也

進士第

知貢舉

源少良

見上

十二年甲子

二月詔曰朕君臨宇內子育黎元豈以黃屋為尊實以蒼生為念

何嘗不日旰忘食未明求衣雖身在九重而情存六合恐至道猶

鬱大化未孚昨因展義河東所穀雅上肆觀羣后親問高年舉滯

賑窮旌善黜惡緝其墜典酌於古訓今省方告至禮祀云畢思人

庶官務崇簡易緣路州縣有表薦官僚及上書獻頌者中書門下

審覆奏聞量加進賞冊府元龜

閏十二月辛酉文武百官吏部尚書裴灌等上請封東岳甲子侍

中臣源乾曜中書令臣張說等再三上言時儒生墨客獻賦頌者

登科記考 **卷七** 五

數百計帝不得已而從之丁卯下詔以開元十三年十一月十日

式遵故實有事泰山冊府元龜

進士二十一人 杜綰唐才子傳祖詠洛陽人開元十

有司試終南山望餘雪詩詠賦云終南陰嶺秀積雪浮雲端林

表明霽色城中增暮寒四句即納於有司或謂之詠日意盡

將帥科 裴敦復見冊府元龜房自謙見冊府元龜張燕公集有舉洛州臨武

縣主簿陳光乘夔州歸州鎮將勤思齊前中州參軍戴師備等狀

云準七月二十二日制內外文武職事五品以上官有奇材異略

疑即設將帥科時事

知貢舉 賈季陽按玉芝堂談薈記唐代狀元每以知貢舉誤為

誤矣故據以載

之復駁正如此

狀頭此年以賈季陽為狀元知亦為知貢舉之

十三年乙丑

四月癸酉令朝集使各舉所部孝弟文武集於泰山之下舊唐書本紀

十一月己丑日南至封禪泰山冊府元龜儲光羲秋庭貽馬九

萬餘里相逢皆眾人 大君幸東嶽世哲思時巡子亦從此去開居

清洛濱又有樂陽馬氏二子詩聖君封太嶽十月建行施皆謂此

年封泰山也

封東岳禮畢幸孔子宅親設奠祭詔曰孔宣父誕聖自天垂範百

代作王者之師表開生人之耳目朕增封岱嶽迴鑾泗濱思闕里

之風想雲壇之詠逸矣遺烈慨然永懷式遵祀典用申誠敬宜令

禮部尚書蘇頌以太牢致祭仍令州縣以時祀享復近墓五戶長

登科記考 **卷七** 六

供掃除冊府元龜

進士登科 丁仙芝儲光羲貽丁主簿仙芝別詩注云丁侯前舉

於十四年及第則仙芝在此年也永樂大典引

嘉定鎮江志丁仙芝曲阿人進士第餘杭尉

拔萃科 馮萬石廣卓異記引登科記開元

知貢舉 舊書李懷遠傳子彭年開元中歷

十四年 考功員外郎知舉疑當在是時

六月敕曰朕聞以道得人者謂之儒切問近思者謂之學故以陽

禮教讓則下不爭以陰禮教親則遠無怨豈非習無不利教所繇

生者乎朕以厚儒林開書殿討論易象研覈道源冀溥風大行華

生者乎朕以厚儒林開書殿討論易象研覈道源冀溥風大行華

生者乎朕以厚儒林開書殿討論易象研覈道源冀溥風大行華

生者乎朕以厚儒林開書殿討論易象研覈道源冀溥風大行華

有非遠而承平日久趨競歲積謂儒士為冗列視之若遺謂吏職為要津求如不及頃亦開獻書之路觀揚己之人闕下之奏徒盈席上之珍蓋寡豈宏獎之義或有未孚將敦本之人隱而未見天下官人百姓有精於經史道德可尊工於著述文質兼美者宜令本司本州長官指陳藝業錄狀奏聞其吏部選人亦令所由銓擇各以名薦朕當明試用觀其能若行業可甄待以不次如妄有賤進必加明罰

冊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七月癸巳上御雒城南門樓親試岳牧舉人及東封獻賦頌人命

太官置食賜有差

冊府元龜

登科記考

卷七

七

八月六日太子賓客元行冲等撰禮記義疏五十卷成奏上之先

是右衛長史魏光乘上言今禮記章句踳駁故太師魏徵更編次

改往堪立學傳授上遵令行冲集學者撰義疏將立學官行冲於

是引國子博士范行恭四門助教施敬本檢討刊削及疏成右丞

相張說駁奏曰今之禮記是前漢戴德戴聖所編歷代傳習已尚

千年著為經教不可刊削至魏之孫炎始改舊本以類相比有同

抄書先儒所引竟不行用貞觀中魏徵因孫炎所修更加釐改兼

為之注雖加賞賜其書竟亦不行今行冲等奉敕撰疏勒成一部

欲與先儒義章句隔絕若欲行用竊恐未可上然其奏遂留其書

貯於內府竟不得立學行冲怨諸儒排己退而著論以自釋也

要 八月十四日上讀洪範至無偏無頗而聲不協謂百官為陂詔

曰典謨既作雖曰不刊文字或訛豈必相襲朕臨政之暇乙夜觀

書匪徒閱於微言實欲暢於精理每讀尚書洪範至無偏無頗遵

王之義三復茲句常有所疑據其下文並皆協韻惟頗一字實即

不倫又周易泰卦中無平不陂釋文云陂有頗音陂之與頗訓詁

無別為陂則文亦會意為頗則聲不成文應由煨燼之餘編簡墜

缺傳授之際差舛相沿原始要終須有刊革朕雖先覺兼訪諸儒

登科記考

卷七

大

龜以為然終非獨斷其尚書洪範無頗字宜改為陂庶使先儒之

義去彼膏育後學之徒正其魚魯仍令宣示國學

唐會要 冊府元龜以為天寶四載詔按新書藝文志與唐會要同今從之 此詔為孫逖所草

十月詔曰朕夢想賢才咨謀列獄遂因封祀發詔搜揚昨所臨御

道場親加策問不稱所薦其數則多乃聞苻梁之入遞相招致即

國之俊罕見屢升豈朕勞求之意也宜令都督刺史審更訪擇具

以名薦

冊府元龜

是年通事舍人王岳疏請撰禮記削去舊文而以今事編之詔付

集賢院學士詳議右丞相張說奏曰禮記漢朝所編遂為歷代不

刊之典今去聖久遠恐難改易今之五禮儀注貞觀顯慶兩度所
修前後頗有不同其中或未折衷望與學士等更討論古今刪改
行用制從之唐會要 按其書至開元二

進士三十一人詞學指南開元十四 嚴迪狀 儲光羲唐才子

義兗州人開元十四年嚴迪榜進士儲光羲給丁主簿仙芝別詩
注子後及第又應制授官 按新書藝文志儲光羲開元進士第
又詔中書試文章監御史則所 崔國輔 唐才子傳崔國輔
謂應制授官者即中書試文章也

年嚴迪榜進士 按杜集有奉留贈 綦毋潛 唐才子傳綦毋潛
集賢院崔于二學士詩崔即國輔也

元十四年嚴迪榜 進士授宜壽尉

賢良方正科 文苑英華載神岳舉賢良方正策元宗於十三年
東封十四年試岳牧舉人則神岳舉當在此年

登科記考

卷七

充

袁映 見文苑 尹暢 見文苑 孫逖 新書本傳又舉賢良方正元
宗御洛城門引見命戶部郎

中疎晉等第 其文異等

知貢舉 嚴挺之 見唐語林 顧况監察御史儲公集序開元十
四年嚴黃門知考功以魯國儲公進士高第與

崔國輔員外蔡毋潛著作同時其明年擢第
常建少府王龍標昌齡此數人皆當時之秀

袁映對策曰 文苑英華 臣聞天矜於人入所必從 按句有
誤字 臣謬曠

吹萬僻生草莽幸陶無爲之風得守忠憲之節常願拜手宸極敷
獻乃誠危言匪躬少答章育昔仲尼稱鳳鳥不至何不出圖蓋傷

衰周之運不見聖明之代也臣今與誦芻言庸祇眷命陪聖蹕於

神岳奉金策於玉宸廢歌清泰咫尺旒屐是天縱懇願而超於孔

某不圖幸之至於斯也况周頌禹膳列坐堯衢此優賢之至也愚

臣何足以充塞敢不布其腹心竭盡聞見臣伏惟皇穹有成命聖

唐受之崇高配天高大配地天地合德而陛下大明於其中有以

觀高祖之耿光有以恢太宗之鴻烈樂成於郊祀而昭升上帝禮

備於雝上而敷問后祇於是柴於岱宗望於秩首三光全而五行

序入荒協而萬國諧皇靈丕應象物昭格無疆惟休能事畢矣况

陰陽變理則賢相盡規風俗敦龐則良牧宣政百揆時敘庶物咸

亨誠已鬱映華胥邁績堯舜豈夷吾所記七十二之涼德可望清

光哉而猶恭默思道勵精圖政帝闕崢嶸而下臨天問昭回而盡

登科記考

卷七

辛

魏乃賜臣策曰延想無爲之理聿修太和之化匪曰能致將與圖

之所以謀廣聰明詢於仄陋使君子道長後又用彰陛下執謙之

至也天下幸甚天下幸甚愚臣無得而稱焉制策曰夫原疾而授

藥者良醫也因時而救弊者權政也今塞垣猶守府兵云耗閑人

輕去冗食難歸者臣聞先王之理布在方策乘時司契其道深乎

陛下窺鑿萬化之原獨運安危之兆執大象鼓洪爐知惟其神惟

睿作聖九門符藥致蒼生於福壽七政齊衡得元珠於利見雖講

信修睦寰區大同而安不忘危故塞垣仍守雖道德齊禮黔庶康

濟而寬以厚載故閑人或浮臣又聞之兵戈者威不軌而昭文德

也兆庶者忘帝功而畏苛政也邊鄙備預誰能去軍參決違方時
聞失業總實瀛而觀偃伯則三邊之戎役不足多也據天下而覽
兆人則萬一之逋逃不足怪也况國家皇極作又七政有倫增新
軍以保釐革浮情而綏輯何憂乎府兵之耗何有乎允食不歸雖
休勿休惟陛下之深慮也制策曰膏粱無恥於僥幸蓬華未敦於
退讓選舉殷濬官員不給效職者或祿仕而養資試言者多浮華
而背實當今士食舊德農服先疇結綬登朝咸遵揖讓被褐在野
盡歸廉潔臣實視還清反素之風不知無恥未敦之事尊謙俯問
臣何敢奉欽若帝唐之有天下也久於其德人文化成敦詩書悅
登科記考 卷七 三

上好又何取乎井田古制力助前規賞罰於歲貢之士增削於諸
侯之地若斯而已哉夫五帝不浴樂三王不襲禮非故相反蓋取
隨時泥以從鈞車難改轍臣誠庸妄不識大體竊願陛下神而化
之使人宜之正如當今之代也策曰文質再復忠敬何適於時齊
魯一變親賢何近於道者大哉聖問臣敢颺之臣聞文質再而復
正朔三而改殷因於夏周因於殷原注德齊莊夏尚忠厚殷人
質也周人文也文質雖變忠敬咸宜不敬則禮節遂乖不忠則弼
諧斯替臣朝聞化適時惟一然則敬自外飾忠由內消必也奚先
請同去食若乃親親而尊尊其有周公之餘化乎舉賢而尚忠者
登科記考 卷七 三

禮樂濟濟多士開元以甯日者十餘分鏡羣材焯敘觀行考言貴
名徵實克黜浮薄登延俊秀大革徇弊其命維新則推讓之風行
尸素之源滅其肯養資祿仕以速官誘若使會府持衡守而勿失
將恐詠彼空谷嘆此才難豈有員不給官毀頡乎選士言而肖實
浮華於舉才臣雖庸愚有以知其不然也制策曰豈風之不臧何
草之難偃也澄源正本厥路何由聞乎古者井田有助公私取給
諸侯貢士賞罰存焉改轍欲從迷津尚竹者臣聞人無恆德貴從
上教草順風而靡偃水隨器而方圓陛下神謀元行德如天覆驅
今之代歸於壽域深源固本政事惟醇俗既分於土宜人亦同於

無取念天獎而何階忠比魏臣空思捧日夢非秦后謬至鈞天踞
影天庭若臨水谷謹對 文苑英華

尹暢對策曰 文苑英華 臣聞非才難遭時難况躬忝觀光之舉不
俟媒揚之地儼身天闕用感良辰伏惟陛下建初立元創業垂統

夷凶靖難聖敬日躋格上下而無憂內治光四表而誼德昭振故
能荷天之休福應尤盛殷薦嚴配昇中告成十數年間而功業大

備豈非徇齊之德神化所致哉雖少康復夏宣王興周比之當今
萬分不及而猶賜臣策曰常恐上塵五聖之耿光下辱萬方之瞻

戴日辰觀政夜分思理者可謂無念增德勿休照載履眾美而不
登科記考

足躬聖明而流謙而臣愚葑菲誤自充賦雖言及之將可以承奉
清問對敷天休乎然臣聞立德之謂道體道之謂仁固無宏逸安

敢訛隘是以古之善為士者必將微妙元通豈獨重於偏才迂誕
而已如此則黃帝之功濟生人素王之道遵先聖離朱喫詬奚得

議其淺深夷齊尹惠抑可語其同異何者食薇絕粟終慚叔嬭之
言醜夏歸殷卒致成湯之業寓言莊叟良未足徵側訊蒙矜誠將

異爾無貪至理甯副虛懷若乃喜怒哀樂之四端貌言視聽思
五事雖擴充之在我諒休咎之關天殿臣格言曰責之於皇極耶

子戲論亦頗存於昭應詎茲辨志方用沃心伏惟陛下事天明事

地察無文咸秩羣望畢舉故祈殷汾惟薦寶鼎於宗廟燔柴岱嶺
飄飛烟於雲日神歆效其如答靈貺昭而必聞雖飄風乍起曾不

終朝大雨時行旁霑數郡亦未聞偃拔包囊之甚也陛下憂勤夕
惕若厲信禹湯之罪己寔堯舜之用心蓋天災流行國家代有屠

龍往馬亦何以為書稱安人則惠易異 原注 損上益下謂宜開倉
廩以調給選牧宰以寵殺散利薄征息役弛捨禳診之道何莫由

斯傳曰德勝不祥義厭不惠謂此物也雖歸諸天道亦以人事故
周官六職水旱則宗伯是司漢宰三公災眚則丞相是主不然何

以昭燮贊之術開勸戒之端哉大體若茲詳徵何有臣聞夫大理
登科記考

之後有易亂之人者安甯無故驕心起也大亂之後有易理之人
者創艾避災思樂生也當今海服清晏太平無虞眾且曲折萬事

織妙文理至詳不可復加矣陛下享已成之功居崇高之位入有
後庭聲色之務出有苑囿遊觀之樂志得無滿乎欲得無極乎古

語曰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言末路之難也此言雖微可以喻大是
以聖人乾乾日惕莫敢或違雖休勿休盡善盡美伏願陛下慎終

如始以成德政使鴻圖盛烈作唐龍光不騫不虧永永無極此適
時務之所當先也臣又聞善為政者在能其事能其事而不知所

以少其吏者則竭而不足臣竊惟今國家所使分威權御黎庶餘

登科記考

卷七

語

語

語

語

語

語

語

語

語

語

語

府庫理刑獄者皆天下良吏也而其俸祿各有差等以勸其徒百官以理萬人以察天下幸甚然而都內尤散叨假名器者不可勝

數或倡優雜伎之伍弁射夷貊之流紆紫懷金出入周衛漿酒權肉乘堅策肥者奉一人猶聞不給今官此輩何所取資狐鼠既託

於城社粟帛載殫於倉庫非所謂侍御僕從罔非正人爵勿及惡德惟其賢者矣此救弊之所急也臣草莽諸生地卑識淺陛下誘

而進之訪以時政將承汝弼安敢面從輕陳末議伏深殞越謹對
文苑
英華

十五年卯

登科記考

卷七

壬

正月戊寅制草澤有文武高才令詣闕自舉舊書本紀冊府元龜作二月

五月詔中書門下引文武舉人就中策試於是藍田縣尉蕭諒右

衛曹曹梁涉邠州柱國子張玘等對策稍優錄奏帝謂源乾曜杜

暹李元紘等曰朕宵衣旰食側席求賢所以每念搜揚者恐草澤

遺才無繇自達至如畿尉衛佐未經推擇更與褐衣爭進非朕本

意繇是唯以張玘為下第放選餘悉罷之冊府元龜

九月庚辰帝御雜城南門親試沈淪草澤詣闕自舉文武人等冊府元龜

元龜

進士十九人詞學指南開元十五年進士試積翠宮甘露頌 李疑狀元 王昌齡唐才子傳王昌

常建 唐才子傳常建長安人開元十五年與王昌齡同榜登科

杜頴 開元十五年同王昌齡登第

諸科三人

武足安邊科 鄭昉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樊衡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陳功之納樊衡也以爲取衡難得衡無後悔難衡易失衡有遺恨故開一人之數以容之人到于今不謂衡忝一第而謂嚴得主司求人之義也又崔

高才沈淪草澤自舉科 鄧景山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舊書鄧景山傳景山曹州人文史見稱

樊詠舊書樊澤傳父詠開元中舉草澤授 王縉舊書本傳字 少好學與兄維早以文翰著名連應草澤及文詞清麗舉

登科記考

卷七

壬

知貢舉 嚴挺之見唐語林

十六年 戊辰

十二月二十四日國子祭酒楊瑒奏竊見今之舉明經者主司不詳其述作之意曲求其文句之難每至帖試必取年頭月尾孤經

絕句且今之明經習左傳者十無二三若此八行臣恐左氏之學

廢無日矣臣望請自今已後考試者盡帖平文以存大典又周禮

儀禮及公羊穀梁殆將廢絕若無甄異恐後代便弃望請能通周

儀禮公羊穀梁者亦量加優獎於是下制明經習左氏及通周禮

等四經者出身免任散官遂著於式舊書楊瑒傳冊府元龜 唐會要

進士二十人 虞咸狀元 賀蘭進明唐才子傳賀蘭進明開元十年

六年虞咸榜進士及第唐詩

拔萃科 馮萬石廣卓異記引登科記開元十年馮萬石又考判入等

知貢舉 嚴挺之舊書本傳開元中為考功員外郎典舉二年大

事見唐語林本傳二年為三年之誤也

十七年已

三月國子祭酒楊瑒上言曰太學者教人務禮樂敦詩書也古制

卿大夫子弟及諸侯歲貢小學之異者咸造焉故曰十五入大學

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序班以品類分以師長三德以訓

登科記考

卷七

七

之四教以睦之人既知勸且務通經學成業著然後爵命加焉以

之效職則知禮節以之莅人使識廉讓則械樸之咏興也伏聞承

前之例監司新書作每年應舉者嘗有千數簡試取其尤精上者

不過二三百人省司重試新書作但經明行修即與擢第不

限其數自數年以來省司新書作定限天下明經進士及第每年

不過百人兩監惟得一二十人若常以此數而取臣恐三千學徒

虛費官廩兩監博士濫糜天祿臣竊見流外入仕諸色出身每歲

尚二千餘人方於明經進士多十餘倍則是服勤道業之士不及

胥吏浮虛之徒以其效官豈識於先王之禮義國家大啟庠序廣

置教道厚之政始訓之以士先豈徒然哉將有以也陛下設學

校務以勸進之有司為限約務以黜退之臣之微誠實所未曉臣

伏見承前以來制舉遺跡邱園孝悌力田者或試時務策一道或

通一經粗明文義即放出身亦有與官者此國家恐其遺才至於

明經進士服道日久請益無倦經策既廣文辭極難監司課試十

已退其八九考功及第十又不收其二若長以為限恐備風漸

墜小道將興若以出身人多應須諸色都減豈在獨抑明經進士

也元宗甚然之新書楊瑒傳册

十一月謁五陵大赦天下制曰朕深維復樸將致無常在理難口

登科記考

卷七

七

元風未暢不有時習焉能化成自今以後每至三元日宜令崇元

館學士講道德經羣公百辟咸就觀禮庶使軒冕之士盡宏南郭

之風寰海之內咸為大庭之俗其崇元學士補置猶近於經術或

未精通又屬初崇聖號親行典冊宜宏勸獎以示恩惠至舉口試

及帖并策各減一條三年業成然依常式唐大詔

進士二十六人 王正卿狀元 樊系太平廣記引定命錄員外郎

第榜出王正卿為榜頭一榜二十六人明年方舉登科之後果是

王正卿為首人數亦同 按開元中准此二年進士二十六人而

無狀元姓名 故載此俟考

諸科一 人 蕭同和 蕭同口廣卓異記引登科記開元十

七年荊州解童子蕭同和並

弟同口
俱及第

正書拜官五人 李鎮新書藝文志李鎮注史記一百三 韓佑十卷開元十七年上授門下典儀

新書藝文志韓佑今人表十 辛之諤新書藝文志開元十

卷開元十七年上授太常寺太祝 七年辛之諤上敘訓

長福尉 卜長福新書藝文志開元十七年卜長 裴傑新書藝

史漢異義三卷授臨淮尉 裴傑文志裴

才高未達沈跡下僚科 吳鞏見冊尉元 薛僅徐季鶴屯留令

元二十年有敕將幸太原重巡潞蒲上顧謂侍中裴光庭先擇才

能俾宿儲供公以左拾遺膺是選也公名僅字冲用會有制命舉

才高未達沈跡下僚宏詞博識至公從政者上御紫

宸殿親試親考入拜獻替之司蓋於是年登科也

十八年庚午

登科記考 卷七 完

六月庚申命左右丞相尚書及中書門下五品已上官舉才堪邊

任及刺史者舊書本紀

進士二十六人 是年試水壺賦以清如玉 陶翰唐才子傳陶翰

八年崔明允下進士及第次年中博學宏詞 顧況禮部員外郎

陶氏集序唐詞臣姓陶氏諱翰開元十八年進士上第天寶文明

載登宏詞拔萃兩科 崔損見文苑 薛總元暉第二子開元十

拔萃科 張秀明廣卓異記引登科記秀明

之弱質託鎔鑄以成名直方任器規圓愜情對光輝而比色固擊
扣而馳聲冰假壺以為用壺含水而轉清及夫權呈朝晏之餘瑞
表經綸之初尤苟吳之失對陷王霸之後車既遇賞以為樂乃獲
成於所如但觀夫推移在道澄澈如玉時見鑿而則明或將摧而
不曲故曰水貴於水器尊者壺國因時而必用軍每挈而何虞若
乃周將酬客魯欲藏水揖籍父其何忌顧申豐而可憑是以用之
者廣須之者多遇薛鼓而擊誦幽詩而何至時水銷滴潤壺罄成
酣乃挾纒以荷德豈知漏而興慚昔者趙衰從徑魏主其遂雖有
飯而仍攜顧無糜而未宿每覽餘軌當思踐迹志未吐於平生容
已衰於疇昔儻開水之可薦庶投壺而無數况霜空且寒晚景仍
墜雖籽軸而不輟猶髣髴而無記將投皎潔之姿願假含容之意
文苑 英華

登科記考 卷七 三

登科記考 卷七 三

三

纖光不隱毫末不過豈爾瑕之可匿玷之可磨不然珉之衆矣貴
玉者何心之潔矣飲水則那莊氏寓論宣父式談夜光奪魄明月
懷慚豈比夫立槩生操激清勵食伊至人之比德同貞士之司南
夫以物象所鑒精明所蓄霜華晨清月影寒宿故覽之者魂疎憑
之者慮惕迨北風之已壯幸西陸之未覲客有撫而嘆曰猗歎吾
無是易且漏卮無當於歎諸古大圭不琢今聞諸昔曷若茲器之
可佳諒君子之宏益然後宜其列贊其意抽毫命簡賦水壺之盛

英文苑

十九年 辛未

登科記考

卷七

三

三月丙申初令兩京及天下諸州各置太公尙父廟一所以張良
配享春秋二時取仲月上戊日祭諸州賓貢武舉人準明經進士
行鄉飲酒禮 舊書本紀

六月敕諸州貢舉皆於本貫籍分信明者然依例不得於所附貫

便求申送如有此色所由州縣即便催科不得遞相容許 唐會要

進士二十三人

王維

狀元 舊書文苑傳王維父處廉維開元

子傳王維字摩詰太原人開元十九年狀元及第集異記王維右
丞年未弱冠文章得名性閑音律妙能琵琶遊歷諸貴之間尤爲
岐王之所眷重時進士張九臯聲稱藉甚客有出入公主之門者
爲其地公主以詞牒京兆試官令以九臯爲解頭維方將應舉言
于岐王仍求庇借岐王曰貴王之強不可力爭吾爲子畫焉子之
舊詩清越者可錄十篇琵琶新聲之怨切者可度一曲後五日五

吾維即依命如期而至岐王謂曰子以文士請謁貴王何門可見
哉子能如吾之教乎維曰謹奉命岐王乃出錦繡衣服鮮華奇異
遺維衣之仍令齋琵琶同至公主之第岐王入曰承貴王出內故
攜酒樂奉醮即令張筵諸伶旅進維妙年潔白風姿都美立于行
公主顧之謂岐王曰斯何人哉答曰知音者也即命獨奉新曲調
聲哀切滿坐動容公主自詢曰此曲何名維起曰號鸞輪袍公主
大奇之岐王因曰此生非止音律至於詞學無出其右公主尤異
之則曰子有所爲文乎維則出獻懷中詩卷呈公主公主既讀驚
駭曰此皆兒所誦習常謂古人佳作乃子之爲乎因令更衣昇之
容右維風流蘊藉語言諧戲大爲諸貴之欽矚岐王因曰若令京
兆府今年得此生爲解頭誠爲國華矣公主乃曰何不遣其應舉
岐王曰此生不得首薦義不就試然已承貴王論託張九臯矣公
主笑曰何預兒事本爲他人所託顧謂維曰子誠取富爲子力致
焉維起謙謝公主則召試官至第遣宮婢傳教維遂作解頭而一
舉登第 薛據 唐才子傳薛據荆南人開元十九年王維榜進士
第矣 薛據 舊書薛據傳初插伯父元暉終於隰城丞其妻濟南
林氏丹陽太守洋之妹有母儀令德博涉五經善屬文元暉卒後
其子彥輔彥國彥偉彥雲及播兒據摠並早孤幼悉爲林氏所訓

登科記考

卷七

三

馮咸致文學之名開元天寶中二十年間彥
輔據等七人並舉進士連中科目名衣冠榮之

明經科

張誠 字老萊吳郡人年十八以通經中第以大曆三年
卒年五十五推之及第在是年通

經當是明經科也按誠一作誠

諸科一人

上書拜官一人 馮中庸 新書藝文志馮中庸開元十
九年上政錄十卷授汜水尉

博學宏詞科

按唐之博學宏詞科歲舉之閻氏若璩以王應麟

蕭昕 冊府元龜唐會要皆作是年鄭昉及第唐語林云開元十九
九年首舉博學宏詞授陽武主簿天寶初 陶翰 見冊府元龜唐
復舉宏辭授壽安尉按鄭昉爲蕭昕之訛 陶翰 會要 書錄解
題陶翰開元十八年 王昌齡 唐才子傳王昌齡又
年進士次年宏詞 中宏詞遷校書郎

拔萃科 張秀明 廣卓異記引登科記張秀明開元十九年考判入等

知貢舉 裴敦復 見唐語林

三十年 王甲

九月乙巳中書令蕭嵩等奏上開元新禮一百五十卷制所可行

用之 舊書本紀

十月壬午如潞州 新書本紀

丙戌命巡幸所至有賢才未聞達者舉之 舊書本紀

十二月十四日敕昔在元聖強著元言權輿真宗啟迪來裔遺文

誠在精義頗乖撮其指歸雖蜀嚴而猶病摘其章句自河公而或

略其餘浸微固不足數則我元元妙旨豈其將墜朕誠寡薄嘗感

斯文猥承有後之慶恐失無為之理每因清宴輒叩元關隨所意

得遂為箋注豈成一家之說但備遺闕之文今茲絕筆是詢於眾

公卿臣庶道釋二門有能起予類於卜商鍼疾同於左氏漱於納

善朕所虛懷苟副斯言必加厚賞且如諛神自聖季非此流懸市

相矜亦云小道既其不諱咸可直言勿為來者所嗤以重朕之不

德 御注道德經碑

進士二十四人 鮮于向 顏魯公集鮮于公神道碑銘公諱向字仲通以字行漁陽人年二十餘尚未知

書太常切責之縣南有難堆出斗人嘉陵江形勝峻極公乃慷慨發憤屏棄人事勵精為學至以鍼鉤其臉使不得睡開元二十年

年近四十舉鄉貢進士高第又曰公負不羈之才懷當世之志方及知命始推一第以天寶十四載卒年六十二推之是年正三十九故曰年近四十也

上書拜官四人 高希嶠 新書藝文志高希嶠注晉書一百三十卷開元二十年上授清池主簿

陳庭玉 新書藝文志開元二十年陳庭玉上老子疏授校書郎 柳縱 新書藝文志開元二十年柳縱上注莊子

授章懷太子 帥夜光 新書藝文志帥夜光幽州人開元二十年上子廟丞三元異義三十卷授校書郎元和姓纂帥夜光上三元異義集賢院試三元策十道及第詔直園子監

知貢舉 裴敦復 見唐語林

南書書院叢書

登科記考

卷七

書

登科記考卷八

大興錄

唐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

開元二十一年

癸酉

正月一日

舊書本紀作庚子朔

敕天地以大德生羣有聖人以大寶守萬物

古者受命之君謂之承天之序明有所口夫豈徒然若道無欽崇

命不承保帝實臨汝人曷戴君朕所以口其庶乎合於仁覆之意

也夫宓犧神農黃帝堯舜或誅而不怒或教而不誅彼亦何為獨

臻於此朕自有天下二紀及茲雖未能畫衣以口亦未曾口人於

口而政猶躋駁俗尚澆醜當是為理之心未返於本耳凡人豈不

登科記考

卷八

一

仁於父母兄弟不欲於飲食衣服乎而卒被無孝友之名不温飽

之困其故何哉蓋未聞義方不識善道或任小智而為詐或見小

利而口口得致遠則窮繼之以暴已而身受戮辱家不相保愚妄

之徒類多自陷獄訟之弊口口口口悲乎亦在教之不明也

蓋刑罰者不獲已而用之天下黔黎皆朕赤子以誠告示其或知

歸何必用威然後致理先務仁恕甯不懷之且如五常循行豈須

深識六親和睦何待丁寧自宜勉之以副所望刑厝不用道在於

文獻歲之吉迎氣伊始敬順天常無違月令所由長吏可舉舊章

諸有嫗伏孕育之物蠢動生口之類慎無殺伐口口天傷九土異

宜三農在候聚眾興役妨時害功特宜禁止以助春事至若家有

征鎮口口孤悖物向陽和此獨憂悴良可憫也亦令所由隨事優

恤蓋不體仁無以為長不知道無以用心故道者眾妙之門而心

者萬事之統得其要會義可以兼濟於人失其指歸生不能自全

於已故我元元皇帝著道德五千文明乎真宗致於妙用而有位

者未之講習不務清靜欲全口為之政教何從而至於太和者耶

百辟卿士特須詳讀勉存進道之誠更圖前席之議至如計校小

利綜緝口口口口口口无化俾蒼生登於仁壽之下還於滄樸

豈遠乎哉行之可至其老子宜令士庶家藏一本仍勸令習讀使

登科記考

卷八

二

知旨要每年貢舉人量減尙書論語一兩條策准數加老子策俾

敦崇道本附益化源朕推誠與人有此教誠必驗行事豈爭空言

今之此敕亦宜家置一本每須三省以識朕懷

邢州龍興觀道德經臺

三月詔曰博學多才道術醫藥舉人等先令所司表薦兼自聞達

敕限以滿須加考試博學多才舉人限今來四月內集道術醫藥

舉人限閏三月內集其博學科試明三經兩史已上帖試稍通者

多才科試經國商略大策三道并試雜文三道取其詞氣高者

術醫藥舉取藝業優長試練有效者宜令所司錄其姓名

五月勅諸州縣學生二十五已下八品九品子弟

十一已下通一經已上未及一經而精神聰悟有文詞史學者每

年銓量舉送所司簡試聽入四門學充俊士即諸州貢人省試下

第情願入學者聽國子監所管學生尚書省補州縣學生州縣長

官補州縣學生取郭下縣人替諸州縣學生習本業之外仍令兼

習吉凶禮公私有禮事令示儀式餘皆不得輒使諸百姓立私學

其欲寄州縣學授業者亦聽

進士二十五人 玉芝堂談蒼 徐徵 狀元 玉芝堂談蒼 劉長

卿 唐才子傳劉長卿字文房河間 房安禹 前定錄房安禹開元

官止南 元德秀 舊書文苑傳元德秀河南人字紫芝開元二十

陽令 元德秀 一年登進士第德秀少孤貧事母以孝聞開元

登科記考 卷八 中從鄉賦歲遊京師不忍離親每行則自負板輿與母詣長安登

第後母亡廬於墓所按德秀卒於天寶十三年五月十九日登第

時年三十八 李華元魯山墓碣銘公諱德秀廷州使君之子延

州即世之後昆弟凋落慈親羸老無大無小仰給於公及應府貢

如京師不忍離親躬負安輿往復千里以才行第 王端 紹書王

一進士登科 按雲溪友議以元公明經人仕誤 王端 紹書王

端第進士有名天寶間 權德輿王端神道碑端太原人舉進士

宏詞連中甲科又云自開元天寶間仕進者以文講業無他蹊徑

公與河南元德秀天水 閻仲璵 見

多才科 李史魚 冊府元龜 梁肅李史魚墓志銘公諱史魚趙

省正字時海內和平士有不由文學而進讀者所恥公以盛名冠

四月初日風化之本其在庠序去秋不熟生徒斃令就舍講習之

地安可久閑其兩監生在外者即宜赴學 冊府

進士二十九人 據顏魯公孫述集序九當是七字之訛 是年試

華梓村賦以理材為 李琚 狀 閻防 唐才子傳閻防河中人開

器如政之術為韻 李琚 狀 閻防 元二十二年李琚榜及第

張茂之 李華三賢論南陽張茂之季豐守道而 顏真卿 顏亮

公行狀公姓顏名真卿字清臣小名羨門子別號廬 方京兆長安

人年弱冠開元二十二年進士及第登甲科舊書真卿傳開元中

舉進士登甲科令狐峒顏真卿墓誌銘弱冠進士出身留元

剛顏魯公年譜公年二十六考功員外郎孫述下進士及第 杜

鴻漸 舊書本傳故相暹之族子祖慎行益州長史 郗昂 見文苑

父鵬舉官至王友鴻漸敏悟好學舉進士 英華

登科記考 卷八 魏縝 見文苑 梁洽 見文苑 王澄 見文苑

英華 英華 英華 英華 英華 英華 英華 英華 英華 英華

博學宏詞科 是年試公孫宏開東閣賦以風勢 王昌齡 舊書文

昌齡進士登第又以博學宏詞登科書錄解 李琚 廣卓異記引

題王昌齡開元二十二年選宏詞超絕羣類 李琚 登科記李琚

開元二十二年進士狀元及第當年宏詞頭登科 按言宏 楊

詞頭則琚為第一人而文苑英華列于王昌齡之下俟考 楊

諫見文苑 韓液 見文苑 英華 英華 英華 英華 英華 英華

知貢舉 孫述 唐語林 舊書文苑傳孫述開元二十一年人為

初年則杜鴻漸至宰輔顏真卿為尚書後年拔李華肅穎士趙暉

卻昂梓材賦曰匠人度有山之梓相文木之理既因性而是度又從繩而可擬故輪柄適任棟梁資始陰陽之體叶時隱括之形中軌飾其象乃圖之以鳥獸諧其音必均之以宮徵苟可擇於械樸亦何殫夫杞梓徒觀其破擁腫斲瑰材攢節進集斜文洞開蜀栒落而雨足交灑郢斤運而風聲颺來伐之丁丁奠燧狸之斑首斲之橐橐碎空穴之青苔巧無匪制庸無所施因心則達觸物能爲初會方以成矩乍投圓而折規削斲同功準量成類方資剖剝之力乃作馨香之器厥若選德以序辨官以位誠箇正直而無頗亦何患乎綱紀之紊陸小旣以此大無不如文公立號以化俗康叔登科記者

卷八

五

受鈴模於簡能其度木也竹林衡之畢選其取制也仰倂和之所開於是既勤樸斲惟所云爲奚茲服用靡尙精奇信其有益取於無私工必止其淫巧物欲稱其事宜去雕鏤所以昭代俗之反素塗丹牖所以知禮義之攸施擬古呈功觀象制器或因事以立法亦憑質而託類臨時通軌開物以利乃作詒於聖人俾流戒於在位凡教在始而法在初莫不念乎梓匠慎爾攸居苟方圓之失理是風化之蔑如故王者削殷跡述周令汲汲賢良孜孜善政招延俊造以輔明盛偉夫立德垂訓名言在茲凡百斧藻各共乃司勿謂幽昧神其聽之自然片善無遺羣材靡失輪柄兼採棟梁並出實有補於大厦方見用於玉室擅高曾之規矩騰雅頌之洋溢闡無疆之淑懿成不朽之政術

卷八

六

省功以慎儲仁義有常剛柔貴識其虛實寬猛相濟勤苦務知其疾徐教在洽人誌於出令亦猶代大匠斲罕或不傷其性俾夫來者式遵前聖且修短得喪亦奚其爲政森彼灌木工則度之有倫有要念茲在茲展矣君子如何勿思思不越乃心逸於人也明其宋章於木也須其丹漆瞻濟濟之榛栝懿彬彬之文質雖非班扁之奇妙敢獻斲輪之良術

文苑英華

梁洽梓材賦曰立政施教能簡則理爲器擇才唯良是視政有孚而可大器自斲而稱美學古入官斯可已矣故周公設誠取鑒梓材百工飾化以物作萬勢曲成而象開栢之可伐而取諸新甫松之可斷而美於祖徠何備用之徵要信崇功而大哉觀夫良匠掄木知無不爲盡力以獻藝因材而合規勤樸斲而去夫濫竽尙儉素而昭於軌儀智者相物後人述器得成風之妙窮運斤之利或經緯乎陰陽亦法象乎天地上棟下宇資丹牖之餘飾從有之無

通舟車乎遠致嘉茲義之可分而發昭乎在位是尋是尺其聖其
樞每從繩而則正異投刃而皆虛觀梓匠之斲矣吾是知為政之
所如材之既度可施於政若意匠以合則必由庚而在詠侯其禱
而念茲在茲政有善人則不欺山有木工則度之材有常質政則
匪一每呈器而受用亦相待而陳術夫如是諸利貞保元吉信前
賢之濟代豈小人之能悉文苑
英華

王澄梓材賦曰猗嗟掄才者材必將有以掄者動不妄施材者用
之為美塗其丹腹之色契乃斲雕之理成乎器用孰不勤止則知
能者軌物其利溥哉達於道必獲乎象酌於事實在乎材材罔不

登科記考

卷八

七

奇戒乎不知應時可重匪飾胡為須度長而絜大諒方矩而圓規
役是司者勉矣厥宜亦猶德必輔人材不假器人失德而奚取器
非材而奚利材濫則過於材人德乖則失乎爾位其有取非輪栴
性質散樛以不材而見棄思入用其焉如豈比山有之亦修短惟
準工度也而削理有餘既罕節而抱直成大廈之厥居者哉夫如
是則工以理材為難國以教人為聖聖體材而存道材象道而成
政宏之在人慎乃出令藏器俟時人罔物思達乎至極欽哉有司
惟試可矣以材校之守而勿失其德秩秩以人觀材以材觀實非
獨陳伊周之宏義將以翊我唐之政術儻小材之不遺願離免於

茲日文苑
英華

王昌齡公孫宏開東閣賦曰易窮則變變則乃通一氣相感萬物
初蒙拆於陽甲化於陰風彼君臣有際會屠鈞無終窮其未遇也
如獸之檻如禽之籠其合德也起阿衡於莘賡獲太師於渭翁觀
公孫之發跡知漢帝之尊崇陞危則異元亨則同火有炎光木有
根柢寒者斯附暑者蒙蔽苟得其所亦為大惠動必有獲自然之
勢抑折節以下人亦開國而來詣衣布被以薄已散金帛以賙濟
近乎仁者之心與裘馬而俱弊以光招賢之策不失終身之計故
能多士爰處僉謀是行拓南蠻之微增朔方之城大啟侯國載揚

登科記考

卷八

八

天聲與夫蚩蚩以致謂孰若兢兢而立名僭上則差偏下則鄙反
坵誰咎豚肩陋矣或儉奢而得中即達人之至理嗟服勤以抗節
在庶幾乎君子璞玉在山白虹在上精靈不隱物理相暢君任下
以不疑臣薦賢以答貺失之者喪得之者王況乎左右股肱舉爾
無妄道有興廢人亦焉屢屈之則否伸之則休不正其名亦去其
實賢閣既關擁門自伏使賢醜錯雜而不分登驚駘於招士之室
喟然宣父悲之已久儻相府之可依銘盛德於不朽文苑
英華
李琚公孫宏開東閣賦曰客有海上浴德淄川養蒙業因才進位
以經通當漢皇之有道登股肱於此公順天招物德盛聲崇接士

於衡門之下起閣於相府之東陽榮納日陰戶生風爾其建高規
起崇制簷宇深靜垣墻閉衛取木非南澗之才延賓乃北山之滯
訪善不日馴道以歲其選器也則收用而棄瑕其進德也則取材
而遠勢故能克選厥聲休積莫京寔私則布衣章帶自公惟脫粟
菜羹服之而德以廉恥食之而心以和平豈梁肉夏屋而寶實之
名哉則知厚內者德先薄外者事理身正則遠怨心邪則近恥固
惡盈而守沖誠見足而知止太常居甲第之曰丞相作封侯之始
是以作漢名相惠音流暢誠前哲之用心豈後賢之舛望及夫人
歿政絕閣廢道休俾馬廐之是宅奚人德之不修言念於此我心
登科記考 卷八 九

其廖故知道劣者事微徇名者失實奚量才之遠近甯比跡於勞
逸文苑 英華

楊諫公孫宏開東閣賦曰君立相以道崇相輔仁而協同庶緝多
士允釐百工始於其家且有招賢之義刑於四海大啟尚賢之風
猗乎哉漢武照臨之秋孫宏輔弼之歲能好善以逮下不恃貴而
怙勢子與視夜屈賓閣而猶開驚鳴在春知賢路之不蔽道有行
止時有興廢雖盛明則多士乃知人則下第過風雨而不易將安
樂以無替善乎立身誰為之繼夫拔茅者利其巢征開閣者求其
友生茅思同茹友貴同榮故秩秩執初筵之禮丁丁諧伐木之聲

在貴則勿遺乎賤於舊而孰能無情況開可以備時之燥溼相可
以為君之聽視賢是斯來賓是攸止升降出入溫柔之始脫粟布
被雖逢汲黯之嗤下薦上聞竟遇漢皇之美況親仁而又崇此亦
存乎下理動不為妄德風遐暢善固有由仁聲允休豈比夫漢臣
宗奢後堂空羅夫妓樂齊相為隘累年不易其孤裘者哉惟其人
心酌乎故實德不遺棄敬之終吉然後知掃門者亦孔之醜望塵
者未離乎咎當効平津而延賓知可大而可久 文苑 英華

韓液公孫宏開東閣賦曰千載之下凜然清風才生於代道積厥
躬洎十五而達為百夫之雄時然後遇否極斯通賤不憂貧牧豕
登科記考 卷八 十

之心在貴而好我招賢之道崇招賢伊何東閣不閉常虛懷以應
物每趨風以接袂屈已於士德必不孤應以同聲豈而合契爰符
禮以為食不倨賢而恃勢故門多長者之轍奄有輝光座必非常
之人亘以年歲豈徒開閣於假日之中抑亦留心於接應之際道
不虛行有聞無聲方積善以志其大匪飾非以外其情故人得盛
大之譽館得招賢之名欣其託身之先美其投足之始名以才著
高因下起槐市居尊相臺是履多士拭目羣英傾耳猶尚德以尊
賢將興化以致治豈比夫鄭驛迎而為賢陳傷解而稱美然以匪
階而遷任道而暢自家刑國封侯作相不出十年之中獨立羣賢

之上欽若前哲惟德之休其儀棟棟其政優優知足則止辭榮而歸順好賢不倦垂範而空留且資以時須賢為代出得之者則政舉失之者則政佚安得不開閣以崇敬祛繁華而撫實誰其嗣之代何不有惟秉鈞與當軸宜欽風而善誘庶斯道之不虧信昭彰而可久

英華
二十三年乙亥

正月乙亥藉田禮畢大赦天下詔曰每渴賢良無忘鑒昧頃雖虛

佇未副旁求其或才有王霸之略學究天人之際知勇堪將帥之

選政能當牧宰之舉者五品已上清官及軍將都督刺史各舉一

登科記考

卷八

十一

人孝弟力田鄉閭推抱者本州刺史長官各以名聞

唐大詔
令集

十月詔曰文學政事必在考言孝悌力田必須審行頃從一概何

謂四科其孝悌力田舉人宜各自疏比來事跡為鄉閭所委者朕

當案覆必有處分

進士二十七人 賈至 狀元 李華 三賢論長 李頎 唐才子傳

鄉縣尉 文苑英華辨證引登科記作李欣 蕭穎士 舊唐書蕭穎士
者聽備過人富詞學有名於時曾席張璋章述皆引為談客
開元二十三年登進士第考功員外郎孫遜稱之於朝 李華蕭
穎士文集序蘭陵蕭君穎士七歲能誦數經背碑覆局十歲以文
章知名十五譽高天下十九進士擢第又三賢論蕭茂挺父為宮

承得罪清河張惟一時佐廉使按成之茂挺初登科自洛還高縣
邀使車發辭乞哀惟一涕下即日舍之 按蕭穎士為梁武帝十
世孫其世系詳見因話錄 據言蕭穎士開元二十三年及第特
才傲物莫無與比常自攜一壺逐勝郊野偶憩於逆旅獨酌獨吟
會風雨暴至有紫衣老父領一小僮避雨於此穎士見其散火頗
肆陵侮遂巡風定雨霽車馬卒至老父上馬呵殿而去穎士倉忙
視之左右曰吏部王尚書耶穎士常造門未之一面極所驚愕明
日具長牋造門謝尚書命引至廡下坐而責之且曰所恨與子非
親屬當庭訓之耳復曰子負文學之名倨忽如此止於一 李華
第手後穎士終於揚州功曹太平廣記引明皇雜錄同 蕭穎
士字茂挺與華同年登進士第 按華寄趙七侍御詩注云華與
趙七侍御同登進士第 趙七 舊唐書忠義傳趙七侍御字雲卿鄧州
皆苦貧同年三人登科 趙七 舊唐書忠義傳趙七侍御字雲卿鄧州
主客郎中德言曾孫也父敬睦志學善屬文開元中舉進士連擢
科第 新書趙宗儒傳父睦字雲卿少嗜學履向清鯁開元中擢
進士第 李華三賢論天 柳芳 李華三賢論河東柳芳仲敷該
水趙睦雲卿才美行純 柳芳 練故事 太平廣記引定命錄

登科記考

卷八

十一

云柳芳常應進士舉累歲不及第詣朝士冥坐客八九人皆朱紱
亦有畿赤官芳最居坐末又衣服儻故客咸輕焉有善相者眾情
屬目獨謂芳曰柳子合無兄弟姊妹無莊田資產子然一身羈旅
辛苦甚多後二年當及第後祿位不歇一之客壽命官祿皆不
如君諸客都不之信後二年果及第歷校書郎畿尉丞遊索於梁
宋間遇太常博士有闕工部侍郎章迺知其才通明第又識古
今儀注遂舉之幸輔恩救除太常 李粵 伯高含大雅之素文苑
英華辨證引登科記作李仇 按李 登科記作張錯
粵為元德秀門人見新書元德秀傳 張階 文苑英華辨證引
張南容 楊拯 李華楊駒曹集序宏農楊君諱拯字齊物舉進士
外郎精試羣材君以南陽張茂之京兆杜鴻漸鄧穎真卿蘭陵
蕭穎士河東柳芳天水趙睦頓邱李琚趙郡李頎南陽張階
常山閻防范陽張南容高平郗昂等連年高第華亦與 張暈
焉 按柳芳李粵張階南容不知的年附此俟考 張暈唐
紀事暈開元進士蕭穎士同年生也 按蕭穎士有
張暈下第歸江東詩云俱飛仍失路蓋謂制科落第

王霸科 劉璣見唐會要 杜綰見唐會要

智謀將帥科 張重光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崔圓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本傳清河東武城人後魏左僕射亮之後父景暉圓少孤負志尚

射策甲科授執戟 太平廣記引定命錄崔圓徵時欲舉進士於

縣見市令李含章云君合武出身官更不停直至宰相開元二十

三年應將帥舉科又于河南府充鄉貢進士其日正於福唐觀試

遇赦下便於試場中喚將拜執戟參謀河西軍事應制時與越州

刺縣尉竇公衡同場並坐親見其事 李廣琛見冊府元龜

李華崔公頌德碑敬於王庭甲科入仕 李廣琛見冊府元龜

牧宰科 張秀明廣卓異記引登科記開元 崔國輔新書藝文志國輔應

縣令舉授許昌令縣令舉疑即此牧宰舉也 李軫泗州刺史

李君神道碑云今夫人清河人也弟國輔秀才擢第制舉登科

知貢舉 孫逖唐語林 蕭穎士蕭穎士贈韋司業書 曩時與孫考功無

里開交遊之知親朋推薦之分勢懸望阻聲塵不

登科記考 卷八 三

接羅無情之路迴必斷之明懷恩下福於至公而見

遇盡關於薄技則是僕詞策之知己非心期之知己

二十四年子 舊書本紀作 以考功員外郎李昂為舉人所訟乃下

三月十二日 舊書本紀作 以考功員外郎李昂為舉人所訟乃下

詔曰每歲舉人求士之本專典其事甯不重歟頃年以來惟考功

郎所職掌位輕事重名實不倫欲盡委長官又銓選猥積但六官

之列體國是同況宗伯掌禮宜主賓薦自今已後每年諸色舉人

及齋郎等簡試並於禮部集既厥務煩雜仍委侍郎專知冊府元龜

請託於時求聲于人者當首落之既而昂外舅常與進士李權那

居相善乃舉權於昂昂怒集貢士召權庭數之權謝曰人或狃知

稱聞於左右非敢求也昂因曰觀眾君子之文信美矣然古人之

命既出權謂眾曰向之斯言其意屬我也吾誠不第決矣又何藉

焉乃陰求昂取以待之異日會論昂果斥權章句之疵以辱之權

拱手前曰夫禮尚往來來而不往非禮也鄙文不臧既得而問矣

而執事昔有雅什嘗聞於道路愚將切嗟可乎昂怒而應曰有何

不可權曰耳臨清消洗心向白雲開豈執事之詞乎昂曰然權曰

昔唐堯衰髦厭倦天下將禪於許由由惡聞故洗耳今天子春秋

鼎盛不揖讓於足下而洗耳何哉是時國家甯濫百僚畏法令兢

敝然莫敢蹉跌昂聞惶駭蹶起不知所酬乃訴於執政謂權風狂

不遜遂下權吏初昂以強復不受屬請及是有請求者莫不允從

由是廷議以省郎位輕不足以隔多士乃使禮部侍郎掌焉憲司

以權言不可窮 九月二十日禮部以貢舉請別置印唐會要

登科記考 卷八 西

十月禮部侍郎姚奕請進士帖左氏傳周禮儀禮通五與及第唐

要 進士二十人 崔巨唐詩紀事崔巨開 張巡韓文考異引禁注

年進 元二十四年進士 張巡張巡開元二十四

明經科 鄭寵獨孤及榮陽鄭公墓誌銘公諱寵字若驚榮陽開

計之二十年 封人二十舉明經高第以承奉元年卒年四十九

歲在此年 諸科七人

拔萃科 顏真卿留元剛魯公年譜開元二十四年公年二十八

按文苑英華有顏真卿 盧先之見文苑 馬抗見文苑

知貢舉

李昂

王邱海引登科記作李昂唐會要開元八年七月王邱為吏部侍郎擢山陰尉孫逃桃林尉張鏡微

湖城丞張晉明進士王冷然李昂等不數年登禮闈掌綸詰焉

顏真卿三命判曰侑食以樂執恭展禮以辨等威以明貴賤乙以

筮仕策名清朝從大夫之後既登三命循先人之祭有事十倫已

而鏗鏘具舉和平不爽苾芬承祀胡考之甯舉特且叶於禮經加

牢永虧於祀典人告其僭罔知攸伏

文苑英華

盧先之三命判曰易陳殷薦書列禮宗於昭考祀作樂崇德況春

冰風洋河濱有獺祭之魚秋葉霜凋山林有豺祭之獸微物尚爾

生靈伊何且國有十倫仕登三命尊卑式序威儀孔昭車服以庸

登科記考

卷八

五

祀享甯借矧惟舉禮無乃用心凡舉特牲者克從其祀少牢者實

符於班失或歸於訟人禮不黷於君子為之過矣其在茲乎

文苑英華

馬抗三命判曰聖人成能設位待仕君子修業考行入官等威有

倫名器不假乙爵登寵命位列周行舉善有存乎禮物敬享無虧

於豐殺既感霜露不忘豺獺是以用禴於焉展牲信以大夫之禮

能行孝子之志緣祀而加誠不違於舊典或入妄告固未適於時

宜雖二簋之可享豈少牢之為僭此其禮也固無尤矣

文苑英華

二十五年丁丑

正月

唐會要

詔曰致理興化必在得賢強識博聞可以從政且今

之明經進士則古之孝廉秀才近日以來殊乖本意進士以聲韻

為學多昧古今明經以帖誦為功罕窮旨趣安得為敦本復古經

明行修以此登科非選士取賢之道也其明經自今以後每經宜

帖十取通五已上免舊試一帖仍案問大義十條

唐語林作停取墨策試口義

通六已上免試經策一條

通典作十條

令答時務策三道取粗有文理

者與及第其進士宜停小經准明經例帖大經十帖取通四已上

明五經以上試無不通者進士中兼有精通一史能試策十條得

六已上者委所司奏聽進止其應試進士等唱第訖具所試雜文

及策送中書門下詳覆其所問明經大義日仍須對同舉人考試

庶能否共知取舍無媿有功者遠可不勉與

卷八

六

冊府元龜唐會要

此部因侍郎姚奕奏也

二月勅應諸州貢士上州歲貢三人中州二人下州一人必有才

行不限其數所宜貢之人解送之日行鄉飲禮牲用少牢以官物

充據言

記纂淵海引登科記

進士二十七人

文苑英華有花萼樓賦高蓋賦序云有司盛稱此樓並命賦之王諷賦云於茲百有二十載按唐有

天下至此歲百二十年是花萼樓賦為此年試題又按文苑英華

辨證云今文苑花萼樓賦以花萼樓賦一首並序為韻皆押八韻

登科記作花萼樓賦

高蓋賦

王諷賦

張甫賦

見文苑英華

陶舉 見文苑英華 敬括 見文苑英華 舊書本傳河東人少以文
英華 按據言李華與趙肅士邵軫未冠游太學李趙肅三
 人同年與開元二十三年及第邵十六司倉後二年擢第
 諸科三人

知貢舉 禮部侍郎姚奕 唐語林 玉海開元二十五年丁丑始
 奕少而修謹開元
 末為禮部侍郎

高蓋花萼樓賦 有 開元中歲天子築宮於長安東郭有以眷夫代
 邸之義舊者中宮起樓臨瞰於外乃以花萼相輝為名蓋所以敦
 友悌之義也銀榜天題金扉御闕俯盡一國旁分萬里崇崇乎實
 帝城之壯觀也是時海內賓薦之士咸遊仙署馳神累日以待問
 登科記考 **卷八** 七

於有司有司盛稱茲樓並命賦之小子庸蔽敢同頌美詞曰惟唐
 六代盛德被於幽遐彌元都暨丹穴掩扶海與流沙莫不推福祚
 之攸永極威靈之所加敦本既同夫義軒之日睦親又比乎棠棣
 之花裂土直茅以表慶錫圭分瑞以聯華信可以受無窮之祉而
 保我皇家者哉迺命有司潛池隍繕城郭將崇大壯之義載考
 方中之作繚垣牆周乎舊宮設井榦而為新閣既準既繩以揆以
 度望馳道而通禁林走進章而抵長樂攢畫棋以交映列綺窗以
 相薄金鋪搖吹以玲瓏珠綴含煙而錯落飾以粉繪塗之丹雘飛
 梁迴繞於虹光藻井倒垂乎蓮萼信神明之保護亦列仙之憑託

於是乘輿乃登天翠輦而建華旒鉤陳警道兮環衛周命期門使
 按蹕將有事乎娛遊六龍驥首以啟路八駿騰光而來軻且肅肅
 以穆穆幸夫花萼之樓然後層軒四敞聖情周顧遙窺函谷之雲
 近識昆池之樹綠野初霽分渭北之川原青門洞開覽山東之貢
 賦亦以崇友悌之德勸農桑之務豈止唯臨鄂社之郊空指邯鄲
 之路而已哉且壯麗難匹光華匪一憑禁掖以孤明隱垂楊而半
 出赫昞听以宏敞肅隱隱而甯謐非匠氏之奇工梓人之妙術孰
 能至於此哉歲如何其歲之首花萼樓兮對仙酒願比華封兮祝
 我聖君千萬壽歲如何其歲始正花萼樓兮開御營願同吉甫兮
 頌我聖君億載聲蓋聖人去有欲反無名深宮皓素高居穆清觀
 翠材之樂業朝諸侯而嚮明即知華夷欣慶冠帶混并均五氣之
 善叶三光之精嗟乎時難再得歲不我與跡已混於沈滯心未齊
 於出處此小子之所以瞻梁棟以自非仰雲霄而失序 文苑英華
 王諶花萼樓賦曰我唐有國漚炎海而苑絕漢封日域而提流沙
 生堯舜而開統誕文景而承家于茲百有二十載開元皇帝馭極
 居藩符五馬之兆在天口口豈一龍能加愛弟則淮南之仙術名
 王則臨淄之才華朝有土階之約宮靡瑤臺之奢飾舊館而納景
 建飛觀而臨霞長公子之自薄塞主人之相誇非徒擬花萼之麗

登科記考

卷八

六

蓋取諸棠棣之華請循其始仍舊而作珍林自生靈池不鑿下池
塘之煙霧植掖垣之花萼鳧鷖翕習而來止樓臺蹇產而相錯雨
日而雲起澄潭霽夕而月懸高閣歸梁國於上苑通代邸於平樂
洞複道而為臨幸區曾城而作垠塢於是于城之陬建此飛樓橫
邁迤而十丈上峻峭而三休仰接天漢俯瞰皇州百鄙之所迴合
九遠之所夷猶總萬象之多少極三曜之環周為棟宇之殊觀實
崇高之寡仇蓋術者之不陋亦帝王之所遊規模制度去奢維素
方面曲折匠石所務浮欄鬱律而卻偃飛甍參差而前注連磴道
而內屬曳軒窗之橫鶩龍獸撫柱而相驚虹蜺互薄而齊布塗椒
登科記考 卷八 元

遊求舊作室而節其用則示開情其孝友也署為花萼之號其動
凡也則榜以務本之名何聖人之啟意物與道而相并素作阿房
而窮侈靡漢宮未央以自尊榮由是展禮樂開塾序太學時薦列
國奉舉擇仙邸為清選之官闢星臺為明試之所願無智士之知
難而勞能者之虛佇文苑英華
張甫花萼樓賦曰粵若帝業盛惟皇家宅秦都雍枕梁通巴開列
館以對赫飾離宮而再華敘溫恭之深愛沐棠棣之榮花當其代
邸初構華池方鑿鴻雁新來潛龍未躍盤石利建維城固作授車
東華之門飛蓋西園之樂升降五位周環四託維梓維匠爰謀爰
登科記考 卷八 辛
度建采樓規層閣欒檻口翼以攢闕枝撐杈牙而相搏凌兢雲垂
藥爰星錯風恬氣隱雨霽煙廓中坐平望數香街之往來馮檻下
觀盡天京之郊郭厲丹鳳陵白鶴浮網玲瓏流光灼爍陰移翠仗
影碧潭之清冷日上金題照錦林之花萼帝曰惟休順豫而遊躋
攀初極眺覽還周登萬樂或歌或舞列千品乃公乃侯莫不傾赤
縣竭神州士女都集衣冠盡留悉觀聖旨共仰皇猷掩宮扉則聞
簫聲之下漢卷珠箔則覩天人之在樓至若乃趣是求室喻政有
光於聽覽事無妨於農賦逸以迺出花容玉質綺樓紛映類仙臺
之下空天光照臨若秦樓之上日列眾窗以啟扉疏重門而夾室

紅塵晝斂則數之疑千綠雲暮屯則望之如一理孝光大敦敬則友撫安戎狄調六合以為家敦睦友于冠百王而為首化猷方行土無不并演禹湯之仁惠灑唐虞之頌聲士庶從而言曰觀其壯則知至尊之攸處察其功則知萬人之是與欽其號則知昆弟之相穆見其儀則知君臣之有序此聖情方在於元邈豈小人之賦能舉文苑英華

陶舉花萼樓賦曰粵若稽古大哉皇家叶聰明於六聖敦孝友於四遐睦親親以相及樂華韓以同華漢后龍宮建邸園之水樹梁王雁沼通禁掖之煙花仍峻隅以立制葺重樓之可嘉嘉其謂何

登科記考

卷八

三

感物而作取諸棠棣日以花萼既揆日而爰謀亦占星而是度奢必去秦儉而匪薄素壁照曜以霜嶠丹柱翕絕而霞錯疊欒櫺之天矯繞軒檻之周流雖麗萼之不足實規模而寡仇秦皇祈年之觀漢武井幹之樓在縱驕而彼得豈興奇而我儔若乃百寮望幸一人流煦君御下而觀風臣登高而獻賦信布澤而昭德豈徒樂而是務術徑且千廓開如一察近遠而皆盡指纖微而匪失前卷珠簾後卻疏牖分渭北之川光別終南之峯首千門迴舞百陌徹明翠幄疑煙暖青軒以靄映紅荷浸水嬌絲浦以繁盈咨謀景暇遊務晨并爰居爰處載笑載語萬人是察九族惟敘猶側聽於輿

言或敢揚於君舉文苑英華

敬括花萼樓賦曰大哉神武四三皇而作主赫矣勛華一六合而為家莫不北荒於窮髮西極於流沙故得殊方效祥則黃銀紫玉禁苑呈瑞則芝草仙花彼成康與文景又安足以道耶美夫一人有作庶品咸若以為不壯不麗無以彰至尊是用上棟下宇將以信景鑠於是建百堵之崇墉起九重之層閣上鬱律兮中窈窕靈煌煌兮神漠漠形直舉而孤標勢將飛而不卻俯蘭叢之長坂對旗亭之延郭鑿輿屢降豈寫望於桂殿金榜過開遂興名於花萼懿哉鴻紛以口龍夫何佳氣之蕭索泊夫冰開御溝春滿皇洲青

登科記考

卷八

三

氣始霽旭日初浮皇帝乃被法服登茲樓羅綵仗駐鳴騶開繡戶之銀鏤卷珠簾之玉鉤冠蓋穆然而仰敬眸容端拱而倚旒將欲居北辰而觀萬國嚮南面而朝諸侯豈徒爰居爰處以遊以遊而已哉邈邈陵雲崇崇作固虹梁螭嚙而霞絕皓壁晶晃而月素互以遐路近對東郭之門周以繚垣遙接上林之樹流雲衡牖而中斷飛鳥拂簷而斜度育之捷猶矚眙而不能躋揚馬之才斯侍從而為之賦若乃雷雨作解乾坤得一澤布三春歡逢五日陳簪笏之濟濟耀威儀之秩秩皇帝乃臻夫此樓也若其旁倚鳳城卻瞻龍首帶幕影以分布車徒紛以相縣奉常陳百戲之樂太官進

千鍾之酒魏魏天子南面山壽德洽蒼生樂乎大有別有失路營營棲遲此情時哉未遇命也難并參歲賦兮徒延佇懷明君兮變芳序思入仕以盡忠悵良時而誰與儻仙郎之高鑒冀夫鵬鷲而為侶文苑英華

二十六年庚寅

正月丁丑據會要是正月八日親迎春於東郊畢制曰古者鄉有序黨有塾將以宏長儒教誘進學徒化人成俗率由於是斯道久廢朕用憫焉宜令天下州縣每一鄉之內里別各置學仍擇師資令其教授其諸州鄉貢明經進士每年引見訖並令就國子監謁見先師所

登科記考

卷八

三

司設食學官等為之開講質問疑義按舊紀作明經加口試蓋即謂質問疑義也且公

侯之允皆稟義坊學禮聞詩不應失墜容其微幸是長慢遊如聞

近來宏文崇文學生緣是貴胄子孫多有不專經業便與及第深

謂不然自今以後宜一依令式考試朕之爵位唯待賢能雖選士

命官則有常調而安卑遁迹尙慮遺才其內外八品以下官及草

澤間有學業精博蔚為儒首文詞雅麗通於政術為眾所推者各

委本州本司長官精加訪擇具以聞奏冊府元龜唐大詔令集

壬辰勅曰孝悌力田風化之本苟有其實未必求名比來將此同

舉人考試詞策便與及第以為常科是開僥倖之門殊乖敦勸之

意自今已後不得更然其有孝悌聞於郡邑力田推於鄰里兩事兼著狀迹殊尤者委所繇長官時以名薦朕當別有處分更不須隨考試例申送冊府元龜唐會要唐大詔令集

八月甲申親試文詞雅麗舉人命有司置食勅曰古者求士必擇其才考之以文施於有政自非體要何用甄明頃年以來亦嘗親

試對策者眾而登科者少蓋繇宿構之詞不與所問相對所以然也卿等博達古今聿膺推薦朕之所問皆有節目宜指事而對勿

指游詞並宜坐食食訖就試有郭納姚子彥等二十四人升第皆

量資授官冊府元龜

登科記考

卷八

音

進士二十三人詞學指南開元二十六年西京進士試擬孔融薦禰衡表又按崔曙試明堂火珠詩及第則明堂火珠為是崔曙書錄解題崔曙開元二十六年進士狀頭

年試題 鄭相如前定錄云開元二十五年鄭度為廣文博士有相如明經及第按太平廣記又引鄭相如滄州人進士及第進士蓋明經之訛

諸科二十一人

文詞雅麗科 郭納見冊府元龜姚子彥見冊府元龜獨孤及故

子彥字伯英其先馮翊遷勺人徙家河東公力行博學温故

知新錯綜六藝以作詞賦初舉進士又舉詞藻皆升甲科 馮

萬石廣卓異記引登科記開元二十六年萬石登文詞壯麗科按世當雅之訛

知貢舉 禮部侍郎姚奕林誤數自二十四年始今正

按奕再知舉見唐語林惟語

崔曙明堂火珠詩曰正位開重屋中天出火珠夜來雙月合曙後
一星孤天淨光難滅雲生望欲無還將聖明代國寶在京都唐詩
曙以是詩得名明年卒惟一女名星星始
悟其識也曙開元二十六年登進士第
二十七年己卯

正月制令諸州刺史舉德行尤異不求聞達者特乘傳赴京冊府元龜

二月己巳加尊號大赦天下制曰草澤間有殊才異行文堪經國
為眾所推如不求聞達者所歸長官以禮徵送舊書本紀 冊府元龜 唐大詔令

集 按此詔 孫述所草

八月甲申制曰宏我王化在乎備術能發揮此道啟迪含靈則生

登科記考

卷八

誨

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所謂自天攸縱將聖多能德配乾坤身
揭日月故能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經美政教移風俗君君
臣臣父子人至於今受其賜不其猗歟嗚戲楚田莫封魯公
不用俾夫大聖纔列陪臣棲皇旅人固可知矣年祀浸遠光靈益
彰雖代有褒稱而未為崇峻不副於實人其謂何朕以薄德祇膺
寶命思闡文明廣被華夏時則異於今古情每重於師資既行其
教合旌厥德爰申盛禮載表徽猷夫子既曰先聖可追諡為文宣
王宜令三公持節冊命其父宣王陵并舊宅廟量加人灑掃用展
誠敬其後嗣褒聖侯宜改為文宣公至如辨方王位著自禮經苟

不合度何以示則昔緣周公南面夫子西坐今位既有殊坐豈仍
舊宜補其隆典作茲成式自今以後兩京國子監及天下諸州亦

子南面坐十哲等東西列侍且門人三千則見今稱十哲包夫眾

美實越等夷暢元聖之風軌發人倫之耳目並宜褒贈以寵賢明

顏子淵既云亞聖須優其秩可贈充公閔子騫贈費侯冉伯牛贈

鄆侯仲弓贈薛侯冉子有贈徐侯仲子路贈衛侯宰子我贈齊侯

端木子貢贈黎侯言子游贈吳侯卜子夏贈魏侯又夫子格言參

也稱魯雖居七十之數不載四科之目允稽先旨俾循舊位庶乎

禮得其序人為式瞻宗洙泗之丕烈重膠庠之雅範布告中外咸

登科記考

卷八

美

使知開冊府元龜

己丑追贈曾參等六十七人皆為伯制曰道可褒崇豈限今古則

追贈之典旌德存焉夫子弟子十哲之外曾參等六十七人同升

孔門博習儒術子之四教爾實行之親奉微言式揚大義是稱達

者不其盛歟欽若古風載崇元聖至於十哲亦被寵章而子與之

倫未有稱謂宜亞四科之士以疏五等之封俾與先師咸膺盛禮

冊府元龜

進士二十四人

諸科五人

知貢舉 禮部侍郎崔翹 見唐語林

二十八年 庚辰

五月帝謂宰臣曰朕在藩邸有宅在積善里東南隅宜於此地置

元元皇帝廟及崇元學 冊府元龜 按唐會要於元元皇帝廟置崇元學

進士十五人

明經科 蕭直 獨孤及故給事中蕭公墓誌銘公諱直字正仲十歲能屬文工書十三游上庠十七舉明經上第名冠太學誌言卒在丁酉年四十六按誌文有廣德元年一歲三遷永泰元年拜太子左庶子大歷二年授給事中之語大歷後丁酉為元和十二年其距廣德已五十五年蓋丁酉為己酉之誤己酉為大歷四年三年為給事中大年卒故稱曰故給事中也以己酉計之十七歲當在是年

登科記考 卷八 三十一

諸科五人

知貢舉 禮部侍郎崔翹 見唐語林

二十九年 辛巳

正月丁酉 按會要為正月十五日 詔曰三皇之時兆庶淳樸蓋繇其上以道

化人自茲厥後為政各異我烈祖元元皇帝稟大賢之德蘊至道

之精乃著五千文用矯時弊可以理國家超夫象繫之表出彼明

言之外朕有處分令家習此書庶乎人用向方政成不宰慮茲下

士未達微言是以重有發明俾之開悟期弱喪而知復宏善貸於

無窮兩京及諸州各置元元皇帝廟一所每年依道法齋醮兼置

崇元學於當州縣學士數內均融量置 按冊府元龜云京師各百列謂之四子蔭第與國子監同 令習道德經及莊子文子列子待習業成後每年

隨貢舉人例送至省准明經考試通者准及第人處分 按冊府元龜云京師謂之道舉舉送課試與明經同 置助教一人 按會要作置 委所

置崇元館諸州置道學生徒有差 按冊府元龜云京師謂之道舉舉送課試與明經同 置助教一人 按會要作置 委所

隨貢舉人例送至省准明經考試通者准及第人處分 按冊府元龜云京師謂之道舉舉送課試與明經同 置助教一人 按會要作置 委所

置崇元館諸州置道學生徒有差 按冊府元龜云京師謂之道舉舉送課試與明經同 置助教一人 按會要作置 委所

隨貢舉人例送至省准明經考試通者准及第人處分 按冊府元龜云京師謂之道舉舉送課試與明經同 置助教一人 按會要作置 委所

置崇元館諸州置道學生徒有差 按冊府元龜云京師謂之道舉舉送課試與明經同 置助教一人 按會要作置 委所

隨貢舉人例送至省准明經考試通者准及第人處分 按冊府元龜云京師謂之道舉舉送課試與明經同 置助教一人 按會要作置 委所

置崇元館諸州置道學生徒有差 按冊府元龜云京師謂之道舉舉送課試與明經同 置助教一人 按會要作置 委所

隨貢舉人例送至省准明經考試通者准及第人處分 按冊府元龜云京師謂之道舉舉送課試與明經同 置助教一人 按會要作置 委所

置崇元館諸州置道學生徒有差 按冊府元龜云京師謂之道舉舉送課試與明經同 置助教一人 按會要作置 委所

隨貢舉人例送至省准明經考試通者准及第人處分 按冊府元龜云京師謂之道舉舉送課試與明經同 置助教一人 按會要作置 委所

置崇元館諸州置道學生徒有差 按冊府元龜云京師謂之道舉舉送課試與明經同 置助教一人 按會要作置 委所

隨貢舉人例送至省准明經考試通者准及第人處分 按冊府元龜云京師謂之道舉舉送課試與明經同 置助教一人 按會要作置 委所

置崇元館諸州置道學生徒有差 按冊府元龜云京師謂之道舉舉送課試與明經同 置助教一人 按會要作置 委所

隨貢舉人例送至省准明經考試通者准及第人處分 按冊府元龜云京師謂之道舉舉送課試與明經同 置助教一人 按會要作置 委所

置崇元館諸州置道學生徒有差 按冊府元龜云京師謂之道舉舉送課試與明經同 置助教一人 按會要作置 委所

隨貢舉人例送至省准明經考試通者准及第人處分 按冊府元龜云京師謂之道舉舉送課試與明經同 置助教一人 按會要作置 委所

置崇元館諸州置道學生徒有差 按冊府元龜云京師謂之道舉舉送課試與明經同 置助教一人 按會要作置 委所

隨貢舉人例送至省准明經考試通者准及第人處分 按冊府元龜云京師謂之道舉舉送課試與明經同 置助教一人 按會要作置 委所

置崇元館諸州置道學生徒有差 按冊府元龜云京師謂之道舉舉送課試與明經同 置助教一人 按會要作置 委所

隨貢舉人例送至省准明經考試通者准及第人處分 按冊府元龜云京師謂之道舉舉送課試與明經同 置助教一人 按會要作置 委所

置崇元館諸州置道學生徒有差 按冊府元龜云京師謂之道舉舉送課試與明經同 置助教一人 按會要作置 委所

隨貢舉人例送至省准明經考試通者准及第人處分 按冊府元龜云京師謂之道舉舉送課試與明經同 置助教一人 按會要作置 委所

人其孰當之粵若我烈祖元元皇帝矣朕纂承寶業重闡元猷自臨御以來罔不夙夜滌慮凝想齊心服禮謁於尊容未明而畢事將三十載矣蓋為天下蒼生以祈多福不謂微誠上達宗祖垂鑒頃因假寐或夢真容既覺之後昭焉以瞻殊相自然與夢相協誠為密降仙府永鎮人寰告我以無疆之休德音在聽表我以非常之慶靈貺有期乃吳穹幽贊宗社儲休豈朕虛薄能致茲事若便寢之乃乖祇敬宜令所司即寫真容分送諸道採訪使令當州道轉送開元觀安置所在道士等皆具威儀法事迎候象到七日夜設齋行禮仍各賜錫用充齋慶之費自今已後常令講習道德經

登科記考

卷八

完

以暢微旨所置道學須倍加敦勸使有成益是知真理深遠宏之在人不可激揚何以勵俗諸色人等有明道德經及莊列文字等委所繇長官訪擇具以名聞朕當親試別加甄獎冊府元龜九月壬申御興慶門親試明道德經及莊文列子舉人問策曰朕聽政之暇嘗讀道德經文列莊子其書文約而義精詞高而旨遠可以理國可以保身朕敦崇其教以左右人也子大夫能從事於此甚用嘉之夫古今異宜文質相變若在宥而不理外物而不為行遂古之化非御今之道適時之術陳其所宜又禮樂刑政所以經邦國聖智仁義所以序人倫使之廢絕未知其旨道德經曰絕

學無憂則乖進德修業之教列子力命曰汝奚功於物又違懲惡勸善之文二旨孰非何優何劣文子曰金積折廉璧襲無贏宜申其義莊子曰恬與和交相養明徵其言使一理混同二教兼舉成不易之則副虛行之懷舊書本紀冊府元龜唐大詔令集是月起居舍人王邱撰成大唐開元禮一百五十卷集賢學士蕭嵩上之頒所司行用焉唐會要十一月九日侍郎韋陟奏掌舉官親族皆本司郎官考試事在嫌疑請移送考功試侍郎覆定從之玉海按別頭試已見上元二年進士十三人 武股前定錄武股者鄴郡人於肅宗改名紹之明年擢第按肅宗為太子於開元二十八年更

登科記考

卷八

三

名紹則武股擢 周萬開元末登第見唐詩紀事 李揆舊書本傳字端卿隴西成紀人秦府學士 第當在此年 給事中元道孫秘書監贈吏部尚書成裕之子少聰敏好學善屬文開元末舉進士 未擢進士弟 明經科 朱巨川李新朱巨川神道碑巨川字德源嘉興人年二十明經擢第以建中四年卒年五十九推之擢是年 諸科四人 上書拜官二人 是光父新書藝文志開元末是光父自秘書省修撰後苑咸新書藝文志咸京兆人開元末上書拜司經校書 賜姓齊 苑咸元末上書拜司經校書 明四子科 舊書本紀作明四子人唐大詔令集作四子舉人 李白有送于十八應四子舉落第還嵩山詩 姚

子彥見冊府元龜獨孤及姚子彥墓誌開元二十九年詔立黃
 及廣平宋少貞等十人以條奏精辨元載見冊府元龜舊書
 才冠列等舊書本紀作姚子產誤元載本傳載鳳翔岐山人
 家本寒微父景昇任員外官不理產業載母攜載適景昇冒姓元
 氏載自幼嗜學好屬文性敏惠博覽子史尤學道書家貧徒步隨
 鄉賦累上不升第天寶初元宗崇奉道教下斬能見冊府
 詔求明莊老文列四子之學者載策入高科元龜見冊府
 少貞見上馮子華王起馮宿神道碑先府君諱子華天寶中
 知貢舉禮部侍郎崔翹見唐語林按舊書本紀是年十月遣
 知舉後大理卿崔翹等往諸道黜陟官吏蓋以
 改官也

南菁書院叢書

登科記考

卷八

三

登科記考

唐元宗皇帝大聖大明孝皇帝

大興徐松

唐元宗皇帝

正月丁未朔改元大赦天下詔曰國之急務莫若求才頃者雖屢

搜揚士庶尙慮遺逸更宜精訪以副虛懷其前資官及白身人中

有儒學博通及文詞秀逸舊書本紀 逸作英或有軍謀越服或武藝絕倫

者委所在長官具以名薦冊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四月戊寅按會要爲 四月三日詔曰化之原者曰道道之用者爲德其義至

大非聖人孰能章之昔有周季年代與道喪我烈祖元元皇帝乃

登科記考

卷九

發明妙本汲引生靈遂著元經五千言用救時弊義高象繁理貫

希夷非百代之能備豈六經之所擬承前習業人等以其卷數非

多列在小經之目微言奧旨稱謂殊乖自今已後天下應舉除崇

元學生外自餘所試道德經宜並停仍令所司更詳擇一小經代

之其道經爲上經德經爲下經庶乎道尊德貴是崇是奉凡在選

適知朕意焉冊府 元龜

其年加爾雅以代道德經唐會 要

五月中書門下奏兩京及諸郡崇元學生等伏准開元二十九年

正月制前件人合習道德南華通元沖虛等四經又准天寶元年

二月制改庚桑子爲洞靈真經准諸條補崇元學亦令誦讀伏准

後制合通五經其洞靈真經人間少本臣近令諸觀尋訪道士全

無習者本既未廣業實難成并通元沖虛二經亦恐文字不定元

教方闢學者宜精其洞靈等三經望付所司各寫十本校定訖付

諸道採訪使頒行其貢舉司及兩京崇元學生亦望各付一本今

冬崇元學人望且准開元二十九年正月制考試其洞靈真經請

待業成後准式從之冊府元龜 唐會要

六月制曰大道先於兩儀天地生於萬物是以聖哲之後咸竭其

登科記考

卷九

誠今後應緣國家致命表疏簿書及所試制策文章一事已上語

指道教之詞及天地乾坤之字者並一切半闕宜宣示中外冊府 元龜

九月庚申御花萼樓試文武舉人命有司供食冊府 元龜

十月應文詞秀逸舉人崔明允等二十人儒學博通劉恂等八人

軍謀越眾令狐朝等七人並科目各依資授官冊府元龜 岑參 宿關西客舍寄東

山嚴許二山人詩云時天寶初七月初三日在內學見有高道舉徵是此年有道舉

是年禮部侍郎韋陟奏請有堪秀才舉者令官長特薦其常年舉

送者並停通典開元二十四年以後復有秀才舉其時進士漸難 科廢久不欲收獎應者多落之三十年來無 及第者至天寶初禮部侍郎韋陟始有此奏

進士三十三人王閱天寶元年進士狀元及第 見廣卓異記引登科記 呂諲舊書長 吏傳

諱蒲州河東人里人程楚書家富於則諱娶其女楚賓及
其子震皆重其才厚與資給遂遊京師天寶初進士及第 柳載
柳宗元柳渾行狀載字元與開元中舉汝州進士計偕百數公為
之冠禮部侍郎韋陟異而與之一舉上第韓注曰天寶元年禮部
侍郎韋陟知貢舉柳渾載中第十四人載後 趙涓 舊書本傳冀州
改名渾 舊書柳渾傳天寶初舉進士 趙涓 舊書本傳冀州
貢初舉 于益 新書于休烈傳子益 趙涓 舊書本傳冀州
進士 天寶初及進士第

明經科 郭揆 顏魯公集郭君神道碑銘君諱揆字良宰太原人
其稽古之力計其青其之價以天寶
八載卒年二十四推之及第在是年
諸科四人

文詞秀逸科二十人 崔明允 見冊府 顏真卿 見冊府元龜
狀天寶元年秋扶風郡太守崔秀舉博學文詞秀逸元宗御勤政
樓策試上第以其年授京兆醴泉縣尉令狐暉顏真卿墓誌銘天

寶初制策甲科作尉醴泉按留元剛
顏魯公年譜是年魯公年二十四
登科記考 卷九 三

儒學博通科八人 劉志 冊府
軍謀越厥科七人 令狐朝 冊府
賢良方正科 蕭正 獨孤及故殿中侍御史蕭府君文章集錄序
方正以備多士公時年十七射策甲
科按此則是年有賢良方正科矣

知貢舉 禮部侍郎韋陟 舊書陟傳為禮部侍郎好接後輩尤
司取與皆以一場之書登其科目不盡其才陟先責舊文仍令舉
人自通所工詩筆先試一日知其所長然後依常式考覈片善無
遺美聲盈路按孫遊按韋陟吏部侍郎達奚珣中散大夫禮部侍
郎制云家卿宗伯均國和人乃立其貳非才莫可正議大夫行尚
書禮部侍郎權知吏部侍郎上柱國彭城縣開國男韋陟明斷一
堅純鋼百鍊中書舍人權知禮部侍郎上騎都尉達奚珣忠公淑

真印圭三復各排邦直皆擢詞雄峻節彌高清標不雜頃時事
之委深得選賢之稱如有所試已副於僉請必也正名宜光於並
拜陟可吏部侍郎珣可中散大夫守禮部侍郎動封各如故是韋
陟與達奚珣先後為禮部侍郎達奚珣二年知舉知是年為韋陟
矣

二年 癸未
正月丙辰兩京崇元學改為崇元館 舊書本紀
三月詔禮記月令篇宜冠冕篇之首餘舊次之 唐會要
十六日制崇元生試及帖策各減一條三年業成始依常式 冊府元龜

會要 唐
五月以重注孝經頒天下詔曰化人成俗率由於德本移忠教敬
實在於孝經朕思暢微言以理天下先為注釋尋亦頒行猶恐至
贖難明羣疑未盡近更探討因而筆削兼為敘述以究源流將發
明於大順庶開悟於來學宜付所司頒示中外 冊府元龜

登科記考 卷九 四
是時海內晏平選人萬計委有司考覈書判詔重其事兼命他司
考之務求其實吏部侍郎宋邁與苗晉卿苟媚朝廷又無廉潔之
操取舍渝濫甚為當時所醜有張爽者御史中丞倚之子不辯菽
麥假手為判時升甲科會下第者嘗為勸令以其事白於范陽節
度使安祿山祿山恩寵崇盛請無時因具奏之帝乃大集登科
人御花萼樓親試升第者十無一二焉爽手持試紙竟日不下一

字時謂之曳白帝大怒貶遙為武當郡太守晉卿為安康郡太守
又貶倚為淮陽郡太守詔曰庭閣之間不能訓子選調之際乃以
託人時士子皆以為戲笑或託於詩賦諷刺考判官禮部郎中裴

拙起居舍人張烜監察御史宋昱左拾遺孟朝皆貶官領外
冊府
進士二十六人 劉單 狀元 元和姓纂有禮部侍郎劉單岐山
人當即此人 舊書楊炎傳元載自作相

嘗選擢朝士有文學才望者一人厚遇之將以代己初引 邱為
禮部郎中劉單舉引吏部侍郎薛邕恐姓纂作侍郎誤 邱為
唐才子傳邱為嘉興人初舉舉不第歸山讀 孟彥深 唐詩紀事
書數年天寶初劉單榜進士王維甚稱許之 孟彥深 唐詩紀事
源登天寶二年第甘澤 張謂 唐詩紀事謂登天 喬琳 舊書木
諸有前進士孟彥深 張謂 唐詩紀事謂登天 喬琳 舊書木
原人天寶初舉進士按前定錄喬琳以 衛庭訓 太平廣記引集
天寶元年冬白太原赴舉擢進士登第 異記衛庭訓河

登科記考 卷九 五
南人累舉不第天寶初遇華原梓潼神曰來歲
合成名至京明年果成名釋褐授涇陽縣主簿

明經科 楊暄 太平廣記引明皇雜錄楊國忠之子暄舉明經禮
部侍郎達奚珣考之不及格將黜落懼國忠而未
敢定時駕在華清宮珣子撫為會昌尉珣起列火滿門將欲趨朝
國忠具言其狀撫既至國忠私第五鼓初起列火滿門將欲趨朝
國忠方乘馬撫因趨入謁於燭下國忠謂其子必在選中意色甚
歡撫乃白曰奉大人命相君之子試不中然不敢黜退國忠卻立
大呼曰我兒何慮不富貴豈藉一名為鼠輩所賣耶不願乘馬而
去撫惶駭遽奔告於珣曰國忠恃勢僞貴使人之慘舒出於咄嗟
奈何以校其曲直因致昭於上第按雜錄言暄為戶部
侍郎珣纔自禮部侍郎轉吏部侍郎故附於第一榜

博學宏詞科 李華 獨孤及趙郡李公中集序公名華開元二十
三年舉進士天寶二年舉博學宏詞皆為科
首

知貢舉 禮部侍郎達奚珣 唐語林作中書舍人蓋以
中書舍人守禮部侍郎也

正載甲
正月丙申朔改年為載 舊書
本紀
七月詔曰朕欽惟載籍討論墳典以為先王令範莫越於唐虞上
古遺書實稱於訓誥雖百篇與義前代或亾而六體奇文舊規猶
在但以古先所制有異於當今傳寫漫訛轉疑於後學永言刊革
必在從宜尚書應是古體文字並依今字繕寫施行永念典謨無
乖於古訓庶遵簡易有益於將來其舊本仍藏之書府 冊府元龜
十二月甲寅 新書作 癸丑 親祀九宮貴神於東郊禮畢大赦天下制曰
自古聖人皆以孝理五常之本百行莫先移於國而為忠事於長

登科記考 卷九 六
而為順永言孝道實在宏人自今以後令天下家藏孝經一本精
勤誦習鄉學之中倍增教授郡縣官長明申勸課百姓間有孝勤
過人鄉閭欽伏者所由長官具以名薦朕惟熙庶績博訪逸人豈
唯振拔滯淹以期於大用亦欲褒崇高尚將敦於薄俗虛佇之懷
兼在於此其有高蹈不仕遁跡邱園遠近知聞未經薦舉者委所
在長官以禮徵送 舊書本紀 唐大詔令
此制孫逖所草

進士二十九人 趙岳 狀元 唐才子傳岑參南陽人文本之
弟杜確岑嘉州集序 楊賁 唐詩紀事賁登
天寶三載進士高第 天寶三年第

知貢舉 禮部侍郎達奚珣 見唐
語林

知貢舉 禮部侍郎達奚珣 見唐
語林

知貢舉 禮部侍郎達奚珣 見唐
語林

知貢舉 禮部侍郎達奚珣 見唐
語林

知貢舉 禮部侍郎達奚珣 見唐
語林

知貢舉 禮部侍郎達奚珣 見唐
語林

知貢舉 禮部侍郎達奚珣 見唐
語林

四載乙酉

五月引見諸州高蹈不仕舉人詔曰君子之道所以正心志全貞吉也逸人之舉所以勵天下激浮躁也朕欽崇先訓以道化人思致棲真之士用光咸在之列是以頻降旌帛冀空巖藪虛懷式疇明發不忘卿等來膺辟命遠至城闕周文多士既叶於旁求虞舜疇咨亦在於僉議爰命臺省詢於道業或善行無跡名實難窺或大器晚成春秋尚富津涯未測輪柄何施事且隔於行藏道遂分於出處其馬曾唐大詔令集常廣心賀蘭迪等三人宜待後處分崔從一王允貽唐大詔令集韓宣胡祭唐大詔令集趙元獎等五人

登科記考

卷九

七

年饗既高稍宜優異宜各賜綠衣一副物二十段餘并賜物十段不奪隱淪之志以成高尚之美並宜坐食食訖好去仍依前給公乘還郡數日曾為左拾遺廣心迪並為金吾衛兵曹冊府元龜七月乙卯詔曰王者天其祖學者父其師義有尊崇情歸孝敬況我元宗道要無名象先猶龍莫測昔嘗問禮烹鮮有論歷代攸尊承為重元眾教之父者也朕續承聖緒祇服元言乙夜觀書將求於道雖理歸絕學信無取於筌蹄然垂代作程義必存乎文字俾之大順亦合禮經其墳集中有載元元皇帝南華等真人猶稱舊號者並宜改正其餘編錄經義等書亦宜以道德經列諸經之首

其南華經等不須編在子書仍即令集賢院審詳改定應舊號并科目訖具付宣所司仍頒示中外冊府元龜

九月一日銀青光祿大夫國子祭酒上柱國李齊古表上石臺孝經曰臣齊古言臣聞孝經者天經地義之極至德要道之源在六籍之上為百行之本自文宣既歿後賢所注雖事有發揮而理成乖舛伏惟開元天寶聖文神武皇帝陛下敦穆孝理躬親筆削以無方之聖討正舊經以不測之神改作新注朗然如日月之照邈矣合天地之德使家藏其本人習斯文普天之下罔不欣戴仍以太學王化所先孝經聖理之本分命璧沼特建石臺義展睿詞書登科記考 卷九 八

題御翰以垂百代之則故得萬國之歡今刊勒既終功績斯著天文炳煥開七耀之光輝聖札飛騰奪五雲之氣色煙花相照龍鳳香起實可配南山之壽增北極之尊百寮是瞻四方取則豈比周官之禮空懸象魏孔氏之書但藏屋壁臣之何幸躬親盛事遇陛下興其五孝忝守國庠率胄子歌其六德敢揚文教不勝忭躍之至謹打石臺孝經本分為上下兩卷謹於光順門奉獻兩本以聞臣齊古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言勅曰孝者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故親自訓注垂範將來今石臺畢功亦卿之善職覽所進本深嘉用心石刻拓本

進士三十五人 殷寅 見文苑英華 新書王紹傳紹父端與柳

之介阿 李岑 見文苑 趙鐸 見文苑 英華

高蹈不仕科 馬質 見文苑 常廣心 見册府 賀蘭迪 見册府

知賞舉 禮部侍郎達奚珣 見唐語林 石臺孝經刻於天寶四

侍郎止輜車都尉臣達 奚珣是其年知舉也

殷寅元元皇帝應見賀聖祚無疆詩曰應歷生周日修詞表漢年

復竊秦嶺上更似霍山前昔贊神功起今符聖祚延已題金簡字

仍訪玉堂仙睿祖元元始曾孫體又元言因六夢接慶叶九靈傳

北關心超矣南山壽固然無由同拜慶竊忤賀陶甄 文苑 英華

登科記考 卷九 九

李岑元元皇帝應見賀聖祚無疆詩曰皇綱歸有道帝系祖元元

運表南山祚神通北極尊大同齊日月興廢應乾坤聖后趨庭禮

宗臣稽首言千官欣賜觀萬國賀深恩錫宴雲天接飛聲雷地喧

祥雲飛紫閣喜氣繞皇軒未預承天命空勤望帝門 文苑 英華

趙鐸元元皇帝應見賀聖祚無疆詩曰聖主今司契神功格上元

豈唯求傅野更在叶鈞天留夢西山下焚香北闕前道光尊聖日

福應集靈年咫尺真容近巍我大家懸賜從百寮獻形為萬方傳

聲教惟皇矣英威固邈然無美周頌徒上祝堯篇 文苑 英華 按册府元龜

天寶四載二月甲午崇元館學士門下侍郎陳希烈奏曰伏見太

清宮道士蕭從一於今日五更欲於殿上焚香行至三清門忽有

一片紫雲從空中下兼有異常音樂忽然如夢身心驚駭見空中有
異人乘仙童玉女謂從者曰我是元元皇帝可報孫汝是上界
真人今侍吾左右吾實使天匠成就就就長術護汝受命無疆
災害自除天下安樂言訖隨雲氣使人殿門謹按諸道士學生皆
稱今日凌晨於三門外見道士蕭從一鞠躬唱喏三四聲有紫
雲及音樂移時不散伏惟陛下虔誠奉道福祐所歸置玉右真容
侍聖祖左右仙樂下慶天匠助成紫雲徘徊移時不散空中有語
所報此常言聖壽之延長億萬載之無極伏望宣付史館帝手詔
答之故知為
此年試題
五載丙戌

正月五十三日詔曰禮記垂訓篇目攸殊或未盡於通體是有乖
於大義借如幾命四子所授惟時周分六官曾不繫月先王行令
蓋取於斯苟分至之可言何弦望之是舉其禮記月令宜改爲時

登科記考 卷九 十

令册府元龜 唐會要

集賢院學士尚書左僕射兼右相吏部尚書修國史上柱國晉國

公李林甫等上注解刪定禮記月令表曰臣聞昔在唐虞則歷象

日月敬授人時降及虞舜則璿樞玉衡以齊七政夏后則更置小

正周公則別爲時訓斯皆月令之宗旨也逮夫呂氏纂集舊儀定

以孟春日在營室有拘恆檢無適變通不知氣逐閏移節隨斗建

迫步月朔差異日星見殊乃令雩祀愆期百工作沴事資革弊允

屬更宜代敬天勤民順時設教是以有皇極之敷言親降聖謨

重有刪定乃依构建爰准攝提舉正於中匪乖期於積闕履端於

始不來候於上元節氣由是合宜刑政以之威序遂使金木各得其性水火無相奪倫蓋所謂順乎天而應乎人者也乃命集賢院學士尚書左僕射兼右相吏部尚書李林甫門下侍郎陳希烈中書侍郎徐安貞直學士起居舍人劉光謙宣城司馬齊光又河南府倉曹參軍陸善經修撰官家令寺丞兼知太史監事史元晏待制官安定郡別駕梁令瓚等為之注解臣等虔奉綸旨極思何有愧無瀆暢之能謬承載筆之寄義深罕測學淺無能莫副天心空塵聖意謹上石刻拓本

二月二十四日詔曰道為理本孝實天經將闡教以化人必深究登科記考

卷九

二

於彼旨朕親承聖訓思元宗頃改道德經載字為哉仍隸屬上句及乎廷議眾以為然遂錯綜真銓因成注解又孝經舊疏雖粗發明幽蹟無遺未能該備今更敷暢以廣闕文且妙本逾元微言久絕或怡然獨得或參以諸家庶宏聖哲之規用叶君親之義仍令集賢院具寫送付所司頒示中外附府元龜唐會要按孝經疏也
進士二十一人 羊襲吉玉芝堂談薈於六年楊護之前載三年狀元年襲吉按三年狀元為趙岳則三
字恐五字之誤附此俟考
知貢舉禮部侍郎達奚珣見唐語林

六載丁亥

正月戊子南郊禮畢冊府元龜作丁亥南郊按舊書本紀丁亥親享太廟戊子親祀圜丘今從之 大赦天下制曰選賢推能嘗慮不廣三府之辟則惟採於大名四科之薦蓋不通於小學今承平日久仕進多端必欲遠賈弓旌載空巖穴片善必錄末技無遺天下諸色人中通明一藝已上各任薦舉仍委所在郡縣長官精加試練灼然超絕流輩遠近所推者具名送省仍委尚書及左右丞諸司委御史中丞更加對試務取名實相副者一時奏聞冊府元龜元結喻友云天寶丁亥中詔徵天林甫以草野之士猥多恐漏洩當時之機議於朝廷日舉人多卑賤愚瞶不識禮度恐有謬言污濁聖聽於是奏待制者悉令尚書

卷九

三

長官考試御史中丞監之試如常吏已而布衣之士無有第者遂表賀人主以為野無遺賢
進士二十三人 玉芝堂談薈作二十二入雲麓漫鈔天寶六年楊仁美 楊護 狀元見唐才子 李濟 見文苑英華 穆員 刑部郎中 李府君墓誌 銘府君諱潔 字堅水天寶中擢進士調太 石鎮 見文苑英華 按於年 子校書按解又見述書賦注 蔣至 見文苑 包佶 潤州延陵人父融 上座龍堂記其結銜但 蔣至 英華 包佶 潤州延陵人父融 湘河南府鄉貢進士也 蔣至 英華 包佶 潤州延陵人父融 唐志子傳包佶字幼正天寶六年楊護榜進士 孫登 見文苑 劉蕃 唐詩紀事蕃登天 寶六年進士第

諸科一人

風雅古調科 薛據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唐才子傳薛據天寶六年中風雅古調科第一人

知貢舉 禮部侍郎李巖 見唐語林

李濟罔兩賦曰夫物有形而必累影隨形以相保窮希微而歸真信罔兩之合道豈其取捨焉得醜好諒不由其運行實稟之於元造原夫不嗽不昧無失無得甯在陽而必遷曷處陰而自默罔言成象合莊叟之深衷責影辨疑異田巴之見惑豈徒飾詞比事所以尊道貴德增於物或有知其長短察於人孰可分其黑白搏之則微聽之則希將去彼而取此由虛往而實歸明引喻混是非用之於身豈疾走可息行之於國則至道之肥原闕四字故往無思吾有影而何患吾有色而可遺同焉皆得沒而不衰尋邊鄙契之於罔

登科記考

卷九

三

象鑄局鑄合之於希夷夫焉則豈止持操自保納虛為鄰復歸無物夫何有云匪勞逸之足眩曷行藏之是親任皇人之化迹通天地之不仁況我國家道周寥廓德及純粹擬偽歸真絕聖棄智漢陰抱甕而匿影亦不遺珠而有愧罔兩難明恍惚無累徒以知人藏化見德思義儻微陰之所及幸餘光兮不我祕文苑英華石鎮罔兩賦曰粵若窮理盡性在宗載考觀窮元元訐謨天造憫鶴鷄之為得處一枝而屬厭詞罔兩而格言詳萬賴於至道道之為體也無思無慮惟靜惟默黃帝得之而升於雲天維斗得之而連於辰極下空洞之路理必諧於襄野登隱空之邱義無虧於建

德爾其罔影責實稽謀惟微審行止之常分固怨苗而用希陰與夜兮吾所隱火與日兮吾所依若有待而持操誠不協於天機且夫步白者足憐蛇者囊雖鳧鶴而異稟將斷續而則悲苟安時以處順惟我心之則夷如莫邪之或躍必歐冶之見遺客有感之而歎曰大塊勞我聖人不仁天地無私於覆載陰陽脗合於陶鈞動之則矯寘之則親汎然無跡瞭然絕塵時既來而不再物亦煦而知春夫如是則何患無位不作守道安貧而已哉於是罔兩卑陬改容逡巡徐避養澹泊懷簡易鄙白龍之遇制嗤文豹之有累寓百骸於神理休四海之光被在埏埴於洪鑪得修身之明義文苑英華

登科記考

卷九

四

蔣至罔兩賦曰揖傲吏以逍遙啟真經於探討則知辨影萬物各有三寶假影外之微陰喻域中之大道惟彼罔兩同夫糾纏邈矣難名混兮不測離婁目眩而方見桑宏心計而甯識其出也與影俱遊其入也與陰相息乃謂影曰子於我兮何力我於子兮何德將詰之於心請對之於臆殊途兮同歸孰是兮孰非進豈得苟退殊所希繁我有待俾爾相依在波瀾而比目升雲漢而聯飛胡乃折責其持操而欲論乎等威者哉且夫出入隨日行藏任時儀刑長短取象毫釐雖曩華而今槁豈變態而殊姿語默無滯類達人

無跡居必同塵不樂葆太甯悲賤貧那黎被褐非所恥腰金鳴玉
非所珍誰泣楊朱之路誰迷宣父之津誠滑疑於至理不天闕於
天真則知於物有憑處身如寄和光遠害是其道先人後己是其
義鑿之者雖臨水而罕窺畏之者將奔走而奚避欲明有象之無
象有媿知音之意文苑
英華

包佶罔兩賦曰罔兩謂形豈伊天造試一商榷此焉探討謂之小
入乎無間謂之大達於蒼昊雖則名參於異物抑亦齊理於至道
今將議其旨窮其色爲渥而不繼爲繫而不食或託之於鱗介或
生之於羽翼謂子有回日之役謂子有戴山之力向若執盈似虛

登科記考

卷九

五

太白若黑黽黽有難名之稱乘乘有可尙之德苟不然者人將奚
則彼逐者影動每相依既不可逼又不可違凌青冥而對舉投汗
漫而雙飛鑿秋葉而逾靜臨夕陽而颯微彼何事而相託此何心
而所希罔兩曰我形子影我應子追我憑子之狀子假我之威甯
論立兮與坐夫何操而不持似都捐於視聽宛冥合於希夷未識
形爲影之主影亦形之質詎可責之於動息又何怒之於因循使
惡跡者止其足厭影者陰其身子之意兮焉適唯此求而得仁更
憶班固厲藻漆園清真迹幽通於前烈繼逍遙於後塵沈吟染翰
願慕書紳於是稽乎古陳乎義常未得其一端罔多慚於明試文苑

英華

孫鑿罔兩賦曰南華真人立元古恣探討折罔兩之喻明希夷之
道將欲俾三光之懸爲百代之寶其始也若乃天清氣明長雲如
掃呈纖微之虛質揚大陽之杲杲莫不以影爲典以形爲則動靜
委任濃纖合德欣禦寇之輕盈恥壽陵之匍匐遇夫明也有似夫
亨通遇夫陰也何異於否塞罔兩責於影曰子實傷踪吾之甚微
謂爲無也雖微而必有謂其有也雖可名曰希吾將捨子而去子
復何所歸影乃假詞而論曰夫鴻鈞造物其道大夷至精者不思
而元得懵昏者役慮而不知則吾之與爾皆形之陰也焉得以自

登科記考

卷九

五

頤亦何以捨天地之大德承日月之無私幸文明之宣照故纖毫
而不遺罔兩於是欣然而應曰此乃適其身居其神靜躁匪肅吉
凶由人雖譏構不能以相間安繩墨之竟爾相因翳夫行高道潔
煦然慈仁規行矩步和光同塵志存禮義上奉君親是以吾以與
爾俱得其真無終食之見捨罔不孤之有隣豈比夫其體鬮頑本
枝險誠隨誇競以馳騁靡道德之浸漬務咕囁之委曲疲越起之
巧僞騰浮薄而爲名竟顛蹶以俱累豈與盛明之光燭希薦能而
比義文苑
英華

七載文苑
英華

子

五月壬午受冊徽號大赦天下詔曰古者鄉有塾黨有序所以明尊卑之儀正長幼之序風化之道義在於茲先置鄉學務令敦勸如問郡縣之間不時訓誘閭巷之內多虧禮節致使言詞鄙褻少長相陵有玷清猷何成雅俗自今已後宜令郡縣長官申明條式切加訓導如有禮儀興行及綱紀不立者委採訪使明為褒貶具狀聞奏道教之設淳化之原必在宏闡以敦風俗須列四經之科將冠九流之首雖及門求道頗有其人而視與窮微罕聞達者豈專精難就為獎勵未宏天下諸色人中有通明道德經及南華等四經任於所在自舉各委長官考試申送

登科記考

卷九

七

進士二十四人 楊譽 狀元 包何 唐才子傳包何字幼嗣潤州延陵人包融之子也與弟佶俱以詩鳴時稱二包天寶 李嘉祐 唐才子傳李嘉祐字從一趙州人七年楊譽榜及第 權皋 舊唐書權皋字少以進士補嘉祐袁州人天寶七年楊譽榜進士極元集李及第以大憲元年卒年四十二計之是年二十四故曰既冠也權文公集王妣楊夫人墓誌云天寶四年先太保貞孝公既孤夫入慈仁訓育以文行紹 郭珍 沈亞之旌故平盧軍節度使郭續進士第授臨清尉 郭珍 師家平盧軍父珍岑天寶七年及第以舉進士與 李栖筠 新書本傳字貞一族子華每稱有王權皋著作同上第 李栖筠 佐才華固請舉進士俄擢高第 權德輿贊皇文獻公文集序德輿先公與公天寶中修詞射策為同門生 按栖筠即吉甫之父 按黃石公祠碑題趙郡李卓撰碑陰有大憲八年齊嵩記云所題趙郡李卓即今臺長栖筠是棲筠未第時名卓也

知貢舉

禮部侍郎李巖 見唐語林

入載已丑

進士二十八人

有道科 高適 唐詩紀事高適字達夫 舊書本傳高適者渤海人父從文位終韶州長史適少濩落不事生業家貧客於梁宋以求可取給天寶中與內事干進者注意文詞適年過五十始留意詩什數年之間體格漸變以氣質自高每吟一篇已為好事者稱誦宋州刺史張九皋深奇之薦舉有道科 讀書志高適又字仲武渤海人天寶八年舉有道科中第 拔萃科 王闕 廣卓異記引登科記闕天寶元年狀元八年拔萃頭登科 知貢舉 禮部侍郎李巖 見唐語林 封氏聞見錄天寶初達奚放過謂之贖帖 九載庚寅

登科記考

卷九

太

正月丁巳詔以十一月封華嶽 新書本紀 三月辛亥西嶽廟災時久旱制停封西嶽 舊書本紀 七月己亥國子監置廣文館徙生徒為進士業者 舊書本紀 摭七月詔於國子監別置廣文館以舉常 修進士業者斯亦救生徒之離散也 進士二十一人 沈仲昌 唐詩紀事仲昌登天寶九年進士第 賈邕 唐詩紀事邕 暉侍郎下登第 蕭頌士江有歸舟詩序後進而余師者自賈邕盧冀之後比歲舉進士登科 知貢舉 禮部侍郎李暉 見上 唐語林作中書舍人李韋唐詩在廟堂進士王如泚者妻公女以伎術供奉元宗欲與改官拜謝而請曰臣女婿王如泚見應進士舉伏望聖恩回換與一及第上許之付禮部宜與及第侍郎李暉以詔詣執政右相曰如泚文章堪及第石暉曰與亦得不與亦得右相曰若爾未可與之明經進

士園家取才之地若聖恩優異差可與官今以及第與之將何以
觀林甫即自聞奏取旨如泚賓朋諫賀車馬盈門忽中書下牒禮
部王如泚可依例考
試問者愕然失措矣
十載辛卯

正月壬辰朝獻太清宮癸巳朝饗太廟甲午有泚於南郊合祭天
地禮畢大赦天下制曰朕搜羅賢俊旌賁邱園猶慮遺跡藏名安
卑守位瞻言及此寤寐思焉其諸色人中有懷才抱器未經薦舉
者委所在長官審加訪擇具名錄奏舊書本紀册府元龜

九月辛卯御勤政樓試懷才抱器舉人命有司供食有舉人私懷
文策坐殿三舉並貶所保之官册府元龜

登科記考

卷九

元

丙申舉人並下第勅曰朕祗應寶歷殷鑒遠圖慮草澤之遺賢降
弓旌於慮辟是以三紀於茲羣材輻湊或一言可紀必適輪轅一
善有經每加獎進庶六合之內靡然同風四科之門咸能一貫何
茲意之緬邈而增修之寂寥今者舉人深乖宿望朕之所問必正
經史卿等所答咸皆少通所問多否以獨鑿未周必資僉議爰命
朝賢三事精加詳擇咸以為關於聚學莫可登科至於每歲秀才
有司考試帖經問策兼以雜文假如及第在階選序今之將舉待
以榮班各非異才孰可超獎壘壘經傳且未精勤俯拾青紫豈宜
倖覲其懷才抱器舉人並放更習學即好去其有不對策羅嘉茂

既是白丁宜於劍南效力全不答所問崔慎感劉灣等勒為本郡
充學生之數勿許東西其所舉官各量貶殿以示懲誠册府元龜

進士二十人永樂大典引蘇州府志天寶十載侍郎李麟知舉試

四聲 李巨卿狀 錢起唐才子傳錢起字仲文吳興人天寶十

為韻 李巨卿狀 錢起唐才子傳錢起字仲文吳興人天寶十

天寶十載登進士第起能五言詩初從鄉薦寄家江湖常於客舍
日夜獨吟遠聞人吟於庭曰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起愕然攝
衣視之無所見矣以為鬼怪而志其一十字起就試之年李麟所
試湘靈鼓瑟詩題中有青字起即以鬼謠十字為落句際深嘉之
稱為絕唱是歲登第按李麟當作李麟

困學紀聞錢起名在第六豹易賦 謝良輔唐詩紀事謝良

年進士第按文苑英華豹易 魏瓘見文苑 陳季見文苑 莊

賦有錢起謝良輔當從之 王邕見文苑 英華

若訥見文苑 英華 王邕見文苑 英華 陳季見文苑 莊

登科記考 卷九 元

明經科 賈耽鄭餘慶左僕射賈耽神道碑公諱 賈至唐才子

志皆云天寶十年賈至明經擢第按賈至已於開 元二十三年進士及第此以進士又應明經也

博通墳典科 歸崇敬柳宗元四門助教應壁記歸崇敬天寶中

是 年 是 才 可 宰 百 里 科 顏 允 臧顏魯公集顏允臧神道碑銘君諱允臧

令對策 歸崇敬新書本傳崇敬舉博通墳典科對策第一遷

及第 歸崇敬四門博士有詔舉才可宰百里者復兼高等

上書拜官一人 杜甫新書本傳天寶十三載元宗朝獻太清宮

賢院命宰相試文章 黃鶴日舊書元宗紀十載正月乙酉朔王

辰朝獻太清宮癸巳朝饗太廟甲午有事於南郊朝饗太廟賦曰
王辰既格於道祖乘輿即於是日致齋於九室有事於南郊賦曰
二之日朝廟之禮既畢與舊書甲子俱合則為十載獻賦明矣按

黃說是也
今從之

知貢舉

兵部侍郎李麟

唐語林作中書舍人拔曹書本傳云天寶七載遷兵部侍郎同列揚國忠專權

不悅麟同職宰臣奏補以本官權知禮部貢舉俄而國忠為御史大夫麟復本官十一載遷銀青光祿大夫國子祭酒是知舉時不為中書舍人明矣

錢起

賦曰麗哉豹為文彬彬豹則雕虎齊價為與君子同

身故得飛聲入楚見賜留秦曩者胡為隱霧而不下今則何幸對

雪而迎賓蓋因虞者之獲成於匠者之手苟當時以為用雖殺身

而何有於以理之美且無度既居下以禦溼亦迎前而啟路花映

香塵光生玉步借使登朝廷列臺閣規矩不改會同自若投其迹

登科記考

卷九

三

必陟鴛鴦之行取其文不改犬羊之稔詩人歌其事春秋美其名

捨則止用則行逶迤齊飛遙分鄰令之術入朝曳響近雜尚書之

聲彼糾糾葛屨珊瑚珠履一則固窮一則僭起制度首出憲章俱

美嘗試談論其茲烏而已士或覽之而言曰象以齒而焚龜以骨

而斃况之豹也憑巖穴以逞欲以爪牙而自衛而有用於人竟以

皮而戾一朝寢處成此新偉夫班文散煥毳毛蒙密映鶴筆以迎

暉臨翠被以曜質於斯時也不可談悉亦有刻意未參卑秩東郭

之曳履長穿王生之結襪何日思蔚然而一變歌豹為以自畢

華英

文苑

謝良輔豹為賦曰惟茲烏兮稱珍受異質而彬彬其文也合變於

君子其用也見美於詩人伊昔大匠未知含章可久栖山隱霧或

羣或友且申威以肅口寧畏險而挺走豈知獻狀於繚者之身入

用於屨人之手敏手既至光華增媚兩美必合一朝成器信常功

之嘉猷為盡飾之美利苟賞善之在我甘殺身而不懟曲直裁成

威儀可觀若向也獸而今也鳥諸侯所重楚子之翠被有光王者

攸宜周官之赤纒無數左之右之乍合乍離每唯命以進退將有

翼於威儀擇地而行豈慮泥塗之辱有道則至尚懷文彩之奇故

向書之曳履聲則有旨中郎之倒屣義亦為美雖借原注足以同

登科記考

卷九

三

方豈能文而可紀則知隨時應物順人合度克通夫莫往莫來實

怪於規行矩步滯阜鄉之自惜飛艸縣之可慕願賓上國之增墀

冀吾君之一顧夫材俟時而進用時俟材以求索彼微獸之有章

亦飾躬而制作慕公孫之几几恥滑稽以文錯幸參鴛鴦之行無

雜大羊之稔若然者則荷夫天衢之亨對斯文而不作文苑

錢起湘靈鼓瑟詩曰善鼓雲和瑟常聞帝子靈馮夷空自舞楚各

不堪聽苦調淒金石清音入杳冥蒼梧來怨慕白芷動芳馨流水

傳湘浦悲風過洞庭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文苑

魏瓘湘靈鼓瑟詩曰瑤瑟多哀怨朱絃且莫聽扁舟三楚客蘇竹

華英

一妃靈浙澗餘響依稀欲辨形柱間寒水碧曲裏暮山青良馬

悲衝草遊魚思繞萍知音若相遇終不滯南溟文苑英華

陳季湘靈鼓瑟詩曰神女泛瑤瑟古祠嚴野亭楚雲來決泝湘水

助清冷妙旨微幽契繁聲入杳冥一彈新月白敷曲暮山青調苦

荆人怨時遙帝子靈遺音如可賞試奏為君聽文苑英華

莊若訥湘靈鼓瑟詩曰帝子鳴金瑟餘聲自抑揚悲風絲上斷流

水曲中長出沒游魚聽透迤形鳳翔微音時扣微雅韻乍含商神

理誠難測幽情詎可量至今聞古調應恨滯三湘文苑英華

王邕湘靈鼓瑟詩曰寶瑟和琴韻靈如應樂章依稀聞促柱髣髴

登科記考

卷九

重

夢新粧波外聲初發風前曲正長淒清和萬籟斷續繞三湘轉覺

雲山迴空懷杜若芳誰能傳此意雅會在宮商文苑英華

十一載王辰

七月舉人帖及口試竝宜對眾考定便唱通否册府元龜唐會要

十二月勅禮部舉人比來試人頗非允當帖經首尾不出前後復

取者也之乎頗相類之處下帖為弊已久須有釐革禮部起今每

帖前後各出一行相類之處並不須帖是載禮部侍郎楊浚始開

為三行原注不得帖斷絕疑似之言也明經所試一大經及孝經論語爾雅帖各

有差帖既通而口問之 經問十義得六者為通問通而後試策

凡三條三試皆通者為第進士所試一大經及爾雅原注舊制帖

開元二十五年改帖大帖既通而後試文賦各一篇文通而後

經其爾雅亦并帖注也原注經策全通為甲策通四帖通

試策凡五條三試皆通者為第原注經策全通為甲策通四帖通

及策雖全通而帖經文不通四或帖經原注經策全通為甲策通四帖通

雖通四以上而策不通四皆為不第原注經策全通為甲策通四帖通

共十條原注律七條全通為甲通八以上為乙自七以下為不第書

者試說文字林凡十帖原注說文六帖字林四帖口試無嘗限皆通者為第算

者試九章海島孫子五曹張邱建夏侯陽周髀五經綴術緝古帖

各有差原注九章九帖五經等七部兼試問大義皆通者為第凡

各科有能兼學則加超獎不在常限册府元龜封氏聞見錄天

登科記考

卷九

進士孫季卿曾謂國忠言禮部帖經之弊舉人有實才者帖經既

落不得試文若先試雜文然後帖經則無遺才矣國忠然之無何

有勅進士先試帖經仍前後

開一行是歲收人有倍常歲

進士二十六人 薛播舊書本傳河中寶鼎人中書舍人文思曾

播天寶十一年登第見五百家韓注岑參送薛播擢第歸河東

詩曰歸去新戰勝盛名人共問鄉連渭川樹家近條山雲夫子能

好學聖朝全用文弟兄負世譽詞賦超人羣雨氣

醒別酒城陰低暮曛遙知出關後更有一終軍

知貢舉 禮部侍郎李麟見唐語林按舊書本紀十一月丙午

過唐會

七月壬子詔天下舉人舊書本紀不得充鄉試舊書本紀皆須補

國子學生及郡縣學生然後聽舉舊書本紀四門俊士停舊書本紀

進士五十六人 楊儼狀元王芝堂談著作楊鮑防舊書本傳

志好學屬文天寶末舉進士唐才子傳鮑防字子慎天寶十二

年楊儼榜進士真陽人也 穆員鮑防神有唐尚書東海宣公姓

貞元六年卒年六十九計之是年三十二 皇甫曾 唐才子傳

孝常冉之弟也天寶十二年楊儼榜進士 唐詩紀事皇甫曾

賢中兄弟踵登進士第 獨孤及故左補闕皇甫冉集序君母

殷中侍御史曾字孝常與君同稟學詩之訓 張繼唐才子傳張

君有誨誘之助焉既而麗藻競爽盛名相亞 張繼唐才子傳張

州人天寶十二年禮部侍郎楊浚下及第與皇甫冉有鬢年之故

契逾昆弟早振詞名 唐詩紀事引高仲武云張繼員外累代詞

伯積襲弓箕其於為文不雕 李清 唐詩紀事清天 長孫鑄 唐

紀事鑄天寶十二年 劉太沖 唐詩紀事太沖天寶十 林披 魏

楊浚舍人下及第 時州刺史府君神道碑曾大父瀛州刺史元泰生大父饒州郡太

守萬龍饒州生府君贈睦州刺史府君諱披字茂則年十有五自

寫六經百家子史千餘卷年二十以經業擢第授臨汀郡曹掾承

樂大典載臨汀志引林氏續慶圖林披二十以明經擢第 林氏

續慶圖字茂彥萬龍次子天寶十一年 閩川名士傳披一作丕甫川人

知貢舉 禮部侍郎楊浚見唐語林按諸書所引楊或作楊浚或

郎楊浚掌貢舉問蕭穎士求人海內以為德選

三月乙亥新書作御輿慶殿受徽號禮畢大赦天下制曰自臨御

以來四十餘年榘樸延想寤寐求賢林藪無遺旌招不絕猶慮昇

平已久學業增多至於徵求或遺僻陋其博通墳典洞曉元經清

白著聞詞藻宏麗軍謀出眾武藝絕倫者任於所在自舉仍委郡

縣長官精加詮擇必取才實相副者奏聞且厚其風俗五教之旨

華與資於邱園十翼之風斯在其士庶間眾推孝弟累代義居高

尚確然隱遁巖穴者委採訪使博訪聞薦舊書本紀冊府元

七月二十七日勅如聞嶺南州縣近來頗習文儒自今以後其嶺

南五府管內白身有詞藻可稱者每至選補時任令應諸色鄉貢

登科記考 卷九 庚

舉仍委去使准式考試有堪及第者具狀聞奏如有願赴京者亦

聽冊府 元龜

十月唐會要作 御舍元殿舊書本紀楊綰傳 親試博通墳典洞曉

元經詞藻宏麗軍謀出眾等舉人命有司供食既暮而罷其詞藻

宏麗科問策外更詩律賦各一首制舉試詩賦自此始也時登科

甲者三人太子正字楊綰最為所稱乙第者凡三千餘人冊府

策洞曉元經科曰問大象無體元功陰陽雖稟生之類萬殊而含

道之原一致是以至人垂訓將以微言演為真宗貽厥後學包括

六藝周流八表或因事以立言或寓言以詮意至如交樂於天交

食於地不相與爲事不期與爲謀善無所私惡無所棄施之於教何以勸勉經曰不爭善勝不言善應正直如繩平易如水常務斯道曷往不臻又曰善建不拔善抱不脫子孫以祭祀不輟斯言信矣昔放勳欽明光宅天下人歌擊壤政叶雍熙可謂善乎建抱善乎拔脫宜其帝緒蕃遠貽厥孫謀綿綿瓜瓞德垂裕何丹朱之不嗣而祭祀輟乎又天無二日民無二主若以天下觀天下豈有二君乎夫君爲元首臣爲股肱君無賢臣誰與共理粵若舜舉八元致垂拱之化漢用三傑成霸王之業夏殷之末任佞去賢宗社淪亡爲無匡輔經稱不尙賢者其旨何哉聖人立教專氣致柔故

登科記考

卷九

毛

刑不欲勞往不欲竭深根固蒂可以常存則有朝穆肆任勞逸過度促齡損性卻以爲然又有惟靜惟清守真守樸一經之說何取則焉又聞善攝生者動與吉會武不措爪兵難容刃單豹崑居水飲身代俱損壽永色孺不免噬搏何衛生之不異而利害之頓殊子既洞曉元經探微索隱矛盾若此何以會明側席虛心佇聞啟

沃文苑

英華

十六日道舉停習道德經加周易宜以來載爲始冊府元龜唐會要
進士三十五人 楊紘狀元 王芝堂 韓翃唐才子傳韓翃字
十三載楊紘榜進士 許堯佐柳氏傳云天寶中昌黎 元結舊唐書
韓翃有詩名禮部侍郎楊度擢翃上第按度卽沒之訛

本傳後魏常山王遵十五代孫曾祖仁基字惟固從太宗征遼東襲常山公祖亨字利貞父延祖結少不羈十七乃折節向學事元德秀 唐才子傳元結字次山武昌人魯山令元紫芝族弟也天寶十三載進士禮部侍郎楊浚見其文曰一第恩子耳遂擢高品後舉制科 元結自撰文編序云天寶十二年漫叟以進士獲薦名在禮部會有司考校舊文編納於有司當時叟方年少侍郎楊公見文編嘆曰以上第汚元子耳明年有司於都堂策問羣上叟竟在上第結又有別王佐卿序癸卯歲元結次山年四十五癸卯爲寶曆二年是天寶十 喬潭 撫言喬潭天寶十三年及第二年年三十五故曰年少也 房白 唐詩紀事房白天寶十邑潭減俸禮葬之復卹其孤李華 房白 唐詩紀事房白天寶十三賢論云潭昂之孫有古人風 房白 唐詩紀事房白天寶十鄔載 唐詩紀事鄔載天寶十三年楊浚侍郎 魏顥 顥作李太前進士魏顥序云顥今登第又云解 尹徵 劉太真 蕭穎士 携明年四海大盜蓋於是年登第 尹徵 劉太真 蕭穎士 序云門弟子有尹徵之學劉太真之文首其選焉今茲春連茹甲乙淑問休闢爲時之冠浹旬有詔俾徵典校祕書且馳傳壠首領

登科記考

卷九

美

元戎書記之事四牡駢駢薄言旋歸而太真元昆前已甲科未始間歲翻其連舉夏五月迴棹京洛告歸江表按太真兄太沖於十二年登第云未始間歲是太真登第在十二年矣尹徵蓋亦是年登第 裴度劉太真神道碑銘太真字仲適族彭城公十有五而志於學弱冠以行義修潔詞藻瑰異名聲藉甚於諸公間天寶中與伯氏太沖迭昇太常第議者榮之舊書本傳宣州人少師事詞人蕭穎士天寶末舉進士

諸科一人

詞藻宏麗科 楊綰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舊書本傳字公權華羣從之中敏識過人嘗夜宴親賓各舉坐中物以四聲呼之諸賓未言綰應聲指籤燈樹日燈蓋柄曲歌咸異之及長好學不倦博通經史九流七略無不該覽尤工文詞漢思清臆而宗尚元理沈靜寡欲舉進士調補太子正字天寶十三載元宗試博通墳典洞曉元經詞藻宏麗軍謀出眾等舉人取詞藻宏麗時登科者三人紹爲之首 按舊書元結傳結舉進士復舉制科會天下亂沈浮

人間是結登制科即在是年縮首
登詞藻宏麗科或結亦其一也

洞曉元經科 獨孤及 思才子傳獨孤及洛陽人天寶十三年舉

三年載應詔至京師時元宗以道莅天下故黃老教
列於學官公以洞曉元經對策高第解褐拜華陰尉

軍謀出眾科 胡口 太平廣記引定命錄御史裴周使州日見

之對日某昔為番官曾事特進李嶠嶠獎其聰明每有詔旨皆令

收掌常熟視謂之日汝甚聰明然命薄少官祿年六十以上方

有兩政三十有重厄不知得過否爾後鹹柯不得竟身名胡至三

十忽遇張佺北征便隨入軍軍敗賊刃頸不斷於積屍中臥經一

宿乃得活自此已後每憶李公之言更不敢覓官於寺中酒掃展

轉至六十因至盛州於刺史郭某家為客有日者見之謂刺史曰

此人有官祿今合舉薦前十月當得官刺史曰此邊遠下州某無

公望豈敢輒薦舉人俄屬有恩赦令天下刺史各舉一人其年五

月郭舉此人有兵謀至十月策問及第得東宮衛佐官仍參謀范

陽軍事 按李嶠為特進在景龍三年參謀能掌詩什必已弱冠

登科記者 卷九 左右積至此年得有六十餘是年有赦制又於十月細

試參謀以兵謀及第必應軍謀出眾科也故據以載人

知貢舉 禮部侍郎楊浚 見唐 語林

獨孤及對策日臣聞道之為物無名無形蓋聖人酌而用之推而

宏之取其精以脩身用其蘊以頓物從本降跡散僕為器於是有

可道之道忘言之言其大略雖以冲寂為宗虛極為體然妙用無

朕故不可致詰今陛下詰其體探其宗豈不欲因言演教其教遺

有夫長風吹而眾竅號則大無不動細無不應況陛下用為大道

以鼓羣有臣則吹萬之一音也敢不唱於眾竅之末臣謹按天有

之交食夫相與生於有為有為生於有事有事則謀名存矣善惡
生於公公私私生於用則棄名立矣然聖人有為不為焉有事
無事焉有謀不謀焉有善無善焉有惡無惡焉混善惡於一致合
同異於萬殊則妙門可存教父斯立臣又按道德經云天罔恢恢
疏而不失常有司殺者殺之此不爭善勝之應也文宣王稱天何
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此不言善應之驗也周書云無偏無黨
王道蕩蕩此正直如繩之效也經又云居善地心善泉與善仁言
善信此平易如水之證也陛下垣其言挹其道以為天下式四十
有二載矣且復推功外名不有不恃考言詢事若冲若缺詔臣等
登科記者 卷九 日常務斯道曷往不臻臣輒生也焉知其辨雖然有一於此願陛
下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使神不遠於人人不遠於天下人合并如
應響交應則甚夷之道焉往而不臻夫有國者必善其皇極善抱
至道道之不存傾其宗遷其社之謂拔梁放南巢受牧野是也
極之不建失其器亡其國之謂脫太康去洛泐幽王敗驪山厲王
流彘是也至如堯知天歷在躬故以至公官天下天下戴之而不
辭知丹朱不肖又以至公禪天下天下去之而不怨可謂邁德矣
其後裔更霸迭王重之以御龍唐杜之代祿可謂垂裕矣陛下興
廢繼絕立五帝祠即春秋備其祭典亦可謂祭祀不輟矣方之拔

脫臣謂不同經曰不尚賢使民不爭大哉聖人之知微知彰乎夫
 尚賢者國家之所當先然古先聖人日雖求賢審官其用未始不
 無為也而聖人能無為於求賢不能使無為無迹存則有為者尚
 之以為利於是飾智以驚愚脩身以明汗其漸起於一時之名
 其弊存乎千載之後不尚賢者非謂廢股肱之任絕臣輔之力也
 蓋欲因時致功成則遺而遺之因義立事事遂則有而無之無
 之則跡滅跡滅則爭息爭息則於為無為於事無事雖八元以翼
 唐弼虞二傑之戡秦滅項其無為無事一也若夫齊天地冥萬物
 莫大於全真專氣致柔全真之本也惟清惟靜全真之中也各然
 登科記考 卷九 三

其所然各可其所可全真之末也設教者三合其一以貫之雖道
 遙與道養殊途然性靜與力命同轍苟因其合而較其分則子產
 不得不勞於刑政朝穆不得不逸於肆任若矯其肆任之性以徇
 刑政之端是續鳧截鶴虧其全矣故聖人以大猷御六氣之辨以
 大方合二經之旨明應變無方立言不一學者宜忘言以究其體
 統不可執言以滯其筌蹄經不云乎返者道之動惟動而當靜靜
 可以取則權足以合義義無反經凡養生者以本為精以物為羸
 閉其外慎其內迹不踐凶危之境故兵不能容其刃心不居馮暴
 之地故武安得措其爪苟守其精而遺其羸故得於內而喪其外

外內無以持其分則衛生之經悖矣謂之不異臣竊異之至如希
 微大體微妙元鍵陛下得黃帝之遺珠久矣雖廣成無所陳其至
 精傳說無所用其兵神啟沃之問豈臣及之有顯睿謀懼隕越於
 下謹對文苑 英華
 十四載未
 二月十日宏文學生自今以後宜依國子監學生例帖試明經進
 士帖經並減半雜文及策皆領粗通仍永為常式 冊府元龜 唐會要
 四月初勅國子監諸生等既非舉時又屬暑月在於館學漸炎蒸
 其欲有歸私第及還鄉貫習讀者竝聽仍委本司長官具名申牒
 登科記考 卷九 三

所繇任至舉時赴監東京監亦准此 冊府元龜
 十月甲午頒御注老子并義疏於天下 舊書 本紀
 十一月甲子安祿山反於范陽 通鑑
 十二月丁酉祿山陷東京 舊書本紀 太平廣記引定命錄天寶
 處下得純乾卦下四位動變觀卦沈云公今應舉得此卦觀國之
 光利用資於王本是嘉兆然交動羣陰成陽下成乾卦上變至四
 又不至五五是君位未得利見大人恐公此行不
 至京而迴果至東京屬安祿山反奔走卻歸江東
 進士二十四人 常袞 舊書本傳京兆人父無為袞天寶末舉進
 居天下第一是常袞為狀元十三載為楊 于邵 舊書本傳字相
 統榜十五載為盧庚榜故知常袞在是年 于邵 門其先家於代
 今為京兆萬年人曾祖筠戶部尚書邵天寶末進士登科于邵與
 郭令公書云令公先府君刺史于渭家世出牧於岷山境相接數

年修好睦為弟兄契以金石則令公之所聞見也初以專經進業常假籍於渭之渚於時使君又特以禮送問以時務許以大名為之下榻教之改業復歸以報命先人從而誨焉天寶中忝以進士及第其年刊入超絕科授校書又與常相公書云昔常陪相公鄉里之舉時應神州甲乙之選其餘馳逸足揮勁翮修容義義來以干進者蓋千百數在公堂頂鹿鳴之宴猶不可得況會府薦選之地者乎相公當時哀然居天下第一愚實不佞忝從斯列六子登科又屬其數凡我連茹世論以榮皆因依相公用白粉黛嗚呼同時之人零落向盡彭楊李賀冥冥何之今相公卒平天下而鄙夫拘束邊外獨不得一親顏色更露腹心

拔萃科 于邵 舊書本傳登進士科書判 超絕授崇文館校書郎

知貢舉 禮部侍郎楊浚 冊府元龜天寶十四載三月給事中裴士淹禮部侍郎楊浚太常少卿姚子彥

往河南河北江淮宣 魁是放榜舉奉使也

十五載 甲申

登科記考 卷九

六月甲午上御勤政樓下制親征乙未出延秋門 通鑑

祿山陷京師 新書 本紀

七月甲子上至普安郡詔以太子亨充天下兵馬元帥其有文武

奇才隱在山藪宜加辟命量命獎擢 通鑑 冊 府元龜

八月甲子肅宗即位於靈武尊元宗為上皇天帝大赦天下改元

至德詔曰其有直言極諫才堪牧宰文詞博達武藝絕倫孝弟力

田沈淪草澤委所在長官聞奏詣闕自陳者亦聽 冊府元龜 通鑑

進士三十三人 文苑英華載皇甫冉東郊 盧庚 狀 耶士元 唐 子傳耶士元字君胄中山人 迎春詩當是此年試題

天寶十五載盧庚榜進士 皇甫冉 唐才子傳皇甫冉字茂政 安定人天寶十五載盧庚

榜進士 高適皇甫冉集序皇甫冉補關自擢桂禮闈遂為高格

伯父祕書少監彬尤器之 令孤 頤 順宗實錄頤國子祭酒德棻

自是令聞休暢舉進士第 關播 舊書本傳字務元衛州 封演 新書藝文志封演天寶

元 見錄云余初擢第大學諸 李徵 李景亮人虎傳隴西李徵皇族

人共書余姓名於舊紀末 南尉後化為虎與陳郡袁儉同登進士第 按楊元當從宣室志

作楊俊右丞 袁儉 見 劉舟 殷少野 以上二人唐詩紀事皆

當作左丞 六年六字誤附載此年

明經科 陸康 前定錄劉逸之天寶中調授岐州陳倉尉從母弟

日明年當成名歷官十餘政明年康明經及第按有 柳口 演公

逆胡陷兩京元宗幸蜀之語康蓋於十五年及第 塔銘

登科記考 卷九

大師俗姓柳法號明演累代家於相州湯陰縣

天寶季擢明經第實應中調補濮州臨濮尉

知貢舉 禮部侍郎楊浚 見唐語林 唐摭言天寶十二載禮部

左丞按自十二載至此歲四榜共放一百五十八人後除

有奪誤 皇甫冉有上禮部楊侍郎詩野匠掄材日輟輪必盡呈

敢言當一榦徒欲隸諸生末學慚鄭魯深仁錄弟兄餘波知可挹

弱植更求榮積媿他年取功期此日成方因舊桃李猶冀載飛鳴

道淺猶懷分時移但自驚關門驚暮節林壑廢春暉十里嵩峯近

千秋頌水清煙花迷成谷墟落接陽城渺默思鄉夢遲遲知已情

勞歌終此曲 還是苦辛行

皇甫冉東郊迎春詩曰曉見蒼龍駕東郊春已迎綵雲天仗台元

象大階平佳氣山川秀和風政令行鈞陳霜騎肅御道雨師清律

向韶陽變人隨草木榮遙觀上林苑今日遇遷鶯 文苑 英華

登科記考

卷九

中

三

南菁書院叢書

登科記考卷十

大興徐松

唐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

至德二載丁酉

正月上皇下詔曰天下有至孝友悌行著鄉閭堪旌表者郡縣長

官采聽聞奏舊書本紀

四月八日制曰勅朕聞惟理亂在庶官以先王旁求俊彥思皇多士以倡九牧阜成兆人頃者姦臣執權專利冒寵惟正直是醜惟邪佞是比壅塞賢路罔蔽天聰使忠臣不得盡其謀才士不得展其用廢三載之黜陟寢九德之推擇多有老於郎署滯於邱園吏

登科記考

卷十

稱無人不給位朕以薄質嗣守大寶寇戎未殄王業惟艱兢兢乾乾日慎一日緬維堯舜求賢之意周公吐握之義思欲廣進髦又輔宰邦家實賴公卿大夫宏我視聽曷曰方以類聚語曰舉爾所知凡宰相王臣宜加搜擇其常參官及郡縣長吏上佐等皆從歷試而踐通榮如各知其密行異能博學深識才堪濟代術可利人名不彰聞位不充量渾淪屠釣流落風波者一善可錄便宜公舉遠則裁表附驛近則進狀奏聞勿避親讐無限僣伍其有獨負奇才未逢知己即仰投匭并所在陳狀自論長官登時與奏夫惟薦士非止一舉永為恆典有即登聞昔荀桓子立瞿之功士伯受

瓜衍之邑柳下惠賢而不舉賊文仲被竊位之名春秋書之千載不朽凡百在位可不勉歟宜宣示中外令知朕意文苑英華唐大詔令集

九月癸卯廣平王收西京舊書本紀

十月壬戌廣平王入東京癸亥上自鳳翔還京舊書本紀

十二月丙午上皇至自蜀戊午上御丹鳳門大赦制曰百姓中孝弟力田不求聞達者委採訪使聞奏其文經邦國學究天人博於經史工於詞賦善於著述精於法理軍謀制勝武藝絕倫並任於所在自舉委郡守銓擇奏聞不限人數舊書本紀冊府元龜唐大詔令集

登科記考

卷十

二

進士二十二入江淮六人成都府十六人江東七人冊府元龜元至德元年以後依前

嚴維唐才子傳嚴維字正文越州人至德二年江淮選補使侍郎崔慎下以詞藻宏麗進士及第

顧况唐才子傳顧况字通翁蘇州人至德二年戴字顧况戴氏廣年天子幸蜀江東侍郎李希言下進士

戴君字幽曠最深至德初况始與同王祭書王徽傳祖察至登一科君自校書終饒州錄事參軍

知貢舉 禮部員外郎薛邕禮部員外郎薛邕下二十一按二十一

人即登科記二十二人之異 門下侍郎崔慎舊書本紀京師陷文是二十二入鳳翔所放也

七月庚午次巴西郡太守崔慎奉迎即日以慎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八月上皇遣韋見素房瑁崔慎等奉冊書赴靈武

十一月詔宰相崔慎巡撫江南 禮部侍郎裴士淹見唐語林疑補授官吏故於江淮知舉也

知 禮部侍郎李希言見上蓋江東知舉舊書李紆傳紆禮部侍郎也

三載戊

二月丁未改至德三載為乾元元年舊書本紀

今後醫卜入仕者同明法例處分舊書本紀

四月甲寅郊祀事畢翌日御丹鳳門大赦天下詔曰草澤及卑位

之間有不求聞達未經推薦者有一藝已上恐遺俊又令兵部吏

部作徵召條目奏聞國子監學生明經明法帖策口試各十並通

四已上進士通三與及第鄉貢明經準常式州縣學生放歸營農

待賊平之後任從常式舊書本紀 冊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十月甲辰帝御宣政殿冊成王為皇太子大赦天下詔曰為政之

登科記考

卷十

三

要求賢是急比令中外薦舉多非實才所以詢事考言登科蓋寡

猶慮巖穴之內尚有沈淪宜令所在州縣更加搜擇其懷才抱器

隱遁邱園並以禮徵送如或不赴具以名聞凡與前詔科目相當

一切委內外文武五品已上官有所知者不限人數任各薦聞如

自舉者亦聽於所在投狀有堪任用不限常資冊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玉堂閒話

唐肅宗之代急於賢良下詔搜山林草澤有懷才抱德及匡時

霸國者皆可而任之有徵君自靈武衣草衣躡芒屨詣於國門

肅宗聞之喜曰果有賢才應募矣遂召對訪時事得失卒無一辭

但再三瞻望聖顏而奏曰微臣有所見陛下知之乎帝曰不知奏

曰臣見陛下聖顏瘦於在靈武時帝曰宵旰所勞以至於此臣

有臣笑不禁者及退更無他言帝知其妄人也恐閉將來賢路備

俛除授一已率

進士二十三人 蘇端杜甫集雨過蘇端錢箋以為至德二載作

及第則及第 柳伉困學記聞引登科記伉乾元元年

知貢舉 禮部侍郎裴士淹見居唐語林

乾元二年己亥

四月冊府元龜 三月誤詔京文武五品已上正員清資官各舉賢良方正

直言極諫一人任自封進舊書本紀 冊府元龜

五月丁亥上御宣政殿試文經邦國等四科舉人舊書本紀

進士二十五人王芝堂談薈 作十七人

應制及第 姚南仲舊書本傳華州下邳人乾元初登制科高

登科記考

卷十

四

上書拜官一人 沈浩冊府元龜 沈浩隱居四明山肅宗乾元二

仍賜綵袍宣室志 唐丞相李揆乾元初為中書舍

知貢舉 禮部侍郎李揆宣室志 唐丞相李揆乾元初為中書舍

練石上命侍童逐之已亡見矣時有客於揆門者因語其事客曰

此祥符也某敢實至明日果遷禮部侍郎 舊書李揆傳拜中書

舍人兼禮部侍郎揆嘗以主司取士多不考實徒峻其隄防索其

書策殊未知藝不至者居文史之圃亦不能擢其詞藻深味求賢

之意也及其試進士文章日於庭中設五經諸史及切韻本於牀

而引貢士謂之曰大國選士但務得才經籍在此請恣尋檢由是

數日之間美譽上聞未及畢事遷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按本紀三月乙未以禮部侍郎李揆為中書侍郎

三年庚子 閏四月乙卯以星文變異上御丹鳳門大赦天下改乾元為上元

詔曰王者稽古設教擇賢以理廣微嚴穴用副薪樞宜令中外五
品已上文武正從員官各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各一人武藝文
才俱堪濟理者亦任狀舉其或文乏詞策武非騎射但權謀可以
集事材力可以臨戎方圓可收亦任通舉並限制到一月內奏畢
舊書本紀 冊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進士二十六人 魏萬 魏顥 李翰林集序云顥始名萬次名炎萬
見之謂余爾後必大著名於天下無忘老夫與明月奴因盡出其
文命顥為集顥今登第豈符言耶解備明年四海大盜按四海大
盜當謂祿山則登第在天寶十三年而唐詩紀事云萬上元初登第當必有據今從之

才兼文武科 王翊 舊書本傳太原晉陽人新書翊字宏肱翊少
治兵家天寶中授羽林軍宿衛擢才

兼文武科 按是年有制舉武藝文才
俱堪濟理則才兼文武科當在是年

知貢舉 中書舍人姚子彥 見唐語林

上元二年 辛丑

九月壬寅去上元號稱元年以十一月為歲首月以斗所建辰為

名新書 本紀

進士二十九人 文苑英華有迎春東郊詩當是此年試題 張濯 唐詩紀事濯上元進士第 王綽

文苑 英華

知貢舉 中書舍人姚子彥 見唐語林

張濯迎春東郊詩曰顥頊時初謝句世令復陳飛灰將應節賓日

已知春考歷明三統迎祥受萬人衣冠宵執玉壇壇曉清塵肅穆
來東道回環拱北辰仗前花符發旂處柳凝新雲斂黃山際米開
素澆濱聖朝多慶賞希為薦沈淪 文苑 英華

王綽迎春東郊詩曰玉管潛移律東郊始報春鸞輿膺寶運天仗
出佳辰睿澤光時輩恩輝及物新虬螭動旌旆烟景入城闌御柳
初含色龍池漸啟津誰憐在陰者得與螯蟻伸 文苑 英華

寶應元年 壬寅

建卯月辛亥南郊大赦天下詔曰文武不墜道宏於人務在搜揚
俾其展效其諸道入中有詞學高深兼通政理軍謀制勝明習韜

登科記考 卷十 六

鈐者委所在刺史揀擇奏聞舉薦京官四品已上正員文武官任
各舉一人 冊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建巳月甲寅上皇崩甲子制改元復以建寅為正月月數皆如其
舊丁卯上崩已巳代宗卽位 通鑑

五月丁酉大赦天下制曰其有明於政理博綜典墳文可經邦謀
能制勝及孝弟力田諸州刺史並宜搜揚間薦投匭者不須勤以

停處姓名務招直言以副朕意 冊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七月詔曰推薦之道必務於至公賞罰之間亦資於不濫其諸色
舉人等須有處分令薦所知實符才能用施政理自宜慎擇以副

舉人等須有處分令薦所知實符才能用施政理自宜慎擇以副

虛懷古者效官三歲考績善惡既著褒貶斯存舉之得人必受旌
能之賞舉之失選亦加懲過之罰賞罰之典期於必行凡百具僚
宜知朕意唐大詔
令集

停貢舉

唐代宗睿文孝武皇帝

寶應二年癸卯

五月丙寅尚書省試應制舉人命左右丞侍郎對試賜舉人食如

舊儀舊書本紀
冊府元龜

六月二十日禮部侍郎楊綰按楊綰時為太常少卿言禮部侍郎傳誤上疏條奏貢舉

登科記考

卷十

七

之弊曰國之選士必藉賢良蓋取孝友純備言行敦實居常育德
動不違仁體忠信之資履謙恭之操藏器則未嘗自伐虛心而所
應必誠夫如是故能率已從政化人鎮俗者也自叔葉澆詐茲道
浸微爭尚文辭互相矜衒馬卿浮薄竟不周於任用趙壹虛誕終
取擯於鄉閭自時厥後其道彌盛不思實行皆徇空名敗俗傷教
備載前史古人比文章於鄭衛蓋有由也近煬帝始置進士之科
當時猶試策而已至高朝劉思立為考功員外郎又奏進士加雜
文明經加帖經從此積弊浸轉成俗幼能就學皆誦當代之詩長
而傳文不越諸家之集遞相黨與用致虛聲六經則未嘗開卷三

史則皆同挂壁况復徵以孔門之道實其君子之儒者哉祖習既
深奔競為務矜藝者曾無愧色勇進者但欲凌人以毀謗為常談
以向背為己任投刺干謁驅馳於要津露才揚己喧騰於當代古
之賢良方正豈有如此者乎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長老以此
垂訓欲其返淳樸懷禮讓守忠信識廉隅何可得也譬之於水其
流已濁若不澄本何當復清方今聖德御天再寧寰宇四海之內
喁喁向化皆延頸舉踵思聖朝之理也不以此時而理之則太平
之政又乖矣凡國之大柄莫先擇士自古哲后皆側席待賢今之
取人令投牒自應非經國之體也望請依古制縣令察孝廉審知

登科記考

卷十

八

在鄉閭有孝悌及信義廉恥之行加以經業才堪策試者以孝廉
為名薦之於州刺史當以禮待之試其所通之學其通者送名於
省自縣至省不得令舉人輒自陳牒比來有到狀保辯識牒等一
切並停其所謂經取左傳公羊穀梁禮記周禮儀禮尚書毛詩周
易任通一經務取深遠與旨通諸家之義試日差諸司官有儒學
者對問每問經義十條問畢對策三道其策皆問古今理體及當
時要務取堪行用者其經義并策全通為上第望付吏部便與官
其經義通八策通二為中第與出身下第者罷歸其明經比試帖
經殊非古義皆誦帖括冀圖僥倖并近有道舉亦非理國之體望

請與明經進士並停其國子監舉人亦請準此如有行業不著所
由妄相推薦請量加貶黜所冀數年之間人倫一變既歸實學當
識大猷居家者必修德業從政者皆知廉恥澆競自止敦龐自勸
教人之本實在茲焉事若施行卽別立條例詔左右丞諸司侍郎
御史大夫中丞給舍同議奏聞給事中李虞給事中李楠鈞尙書
左丞賈至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嚴武所奏議狀與綰同尙書左丞
至議曰禮部奏每歲貢人依鄉舉里選勅令議者謹按夏之政尙
忠殷之政尙敬周之政尙文然則文與忠敬皆統人之行也且諡
號述行美極於文文典則忠敬存焉是故前代以文取士本文行
登科記考 卷十 九

一夕之故其所出來者漸矣漸者何謂忠信之陵頽恥尙之失所
末學之馳騁儒道之不舉四者皆由取士之失也夫一國之士繫
一人之本謂之風贊揚其風紫卿大夫也卿大夫何嘗不出於士
乎今取士試之小道而不以遠者大者使干祿之徒趨馳末術是
誘導之差也夫以螭蚓之餌雜垂滄海而望吞舟之魚至不亦難
乎所以食垂餌者皆小魚就科目者皆小藝四人之業士最關於
風化近代趨仕靡然同風致使祿山一呼而四海震蕩思明再亂
而十年不復向使禮讓之道宏仁義之風著則忠臣孝子比屋可
封逆節不得而萌也人心不得而搖也且夏有天下四百載禹之
登科記考 卷十 十

楊綰所奏實爲正論然自典午覆敗中原板蕩戎狄亂華衣冠遷徙南北分裂人多僑處聖朝一平區宇尙復因循版圖則張周非未設士居鄉土百無一二因緣官族所在耕鑿地望繫數百年之外而身皆東西南北之人焉今欲止依古制鄉舉里選猶恐取士之未盡也請兼廣學校以宏訓誘今兩京有太學州縣有小學兵革一動生徒流離儒臣師氏祿廩尙無貢士不稱行實胄子何嘗講習獨禮部每歲擢甲乙之第謂宏獎勵不其謬歟祇足長浮薄之風習僥倖之路矣其國子博士等望加員數厚其祿秩選通儒碩生間居其職十道大郡量置太學館令博士出外兼領郡官召登科記考

卷十

置生徒依乎故事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朝而行之夕見其利如此則青青不復興刺擾擾由其歸本矣人倫之始王化之先不是過也謹議議者然之等臣等奏以舉人舊業以成難於速改其今歲舉人望且許依舊來歲即依新格勅旨每州每歲察孝廉取在鄉閭有孝弟廉恥之行薦焉委有司以禮待之試其所通之學五經之內精通一經兼能對策達於理體者並量行業授官其明經進士並停道舉亦宜准此禮部卽具條例奏聞

舊書楊綰傳 文苑傳 冊府元龜 唐會要 賈至集 按宋張方平選格論云唐代宗時楊綰以貢舉滋弊建議請廢明經進士之科而復鄉舉里選之法詔下其議在廷之臣多同於綰遂行其制後近臣淺滯者或論其不便上不能持旋以復舊

七月壬子改元廣德大赦天下制曰河北河南有懷才抱器安貞一作守節素在一作邱園不仕爲朕所知者委所在長官具名聞薦諸色人中有孝弟力田經術通博文詞雅麗政理優長本州各以名薦冊府元龜 唐大詔今集

二十六日通鑑作 戊辰禮部侍郎楊綰奏貢舉條目曰孝廉舉人請各令精通一經其取左氏傳公羊穀梁禮記周禮儀禮毛詩尙書周易任通一經每經問義二十條皆須旁通諸義深識微言試格策三道問古今理體及當今時務取堪行用者仍每日問一道頻三日舉經義及策全通爲上第其上第者望付吏部便與官其問義

登科記考

卷十

每十條通七策通二爲中第與出身下第者罷之論語孝經皆聖人深旨孟子亦儒門之達者其學官望兼習此三者共爲一經其試如上先取在家有孝義廉恥謙恭之行好學不倦精通經義並堪對策者縣令徵於鄉里送名與州刺史與曹官對試以其通者送省既是貢士刺史縣令不得以部人待之加其禮數隨朝集使以十月二十五日到省其鄉飲酒及至上都朝見並謁先師並依舊式又以寇難之故衣冠多去故鄉所居必聞才行斯在望許所在州縣且舉所諳知者秀才舉人準舊格惟試方畧策五條望令精通五經每經準孝廉例問義二十條對策五道每日試一道全

通為上第上第者送名中書門下超與處分問義十條通七策通
 四為中第中第者送禮部與官下者罷之又國子監舉人亦請每
 歲本業博士推擇才行送名與祭酒依鄉貢例試通者送省舉人
 自縣至州皆不得輒自陳牒比來有到狀保辨識牒等請並停明
 法舉人望付刑部考試孝弟力田但能熟讀一經言音典切即令
 所司舉送試通使與出身其今年舉人或舊業既成理難速改或
 遠州所送身已在途事須收獎不可中廢其今秋舉人中有情願
 依舊舉業者亦聽今年之後一依新勅疏入帝以廢進士科問翰
 林學士對曰進士行來已久遽廢之恐失人業勅旨進士明經置
 登科記考

卷十

三

來日久今頓令改業恐難其人諸色舉人宜與舊法兼行冊府元龜 唐
 是日勅宏文崇文兩館生皆以資蔭補充所習經業務須精熟楷
 書字體皆得正樣通者與出身不通者罷之冊府元龜 唐會要
 十月吐蕃犯京畿丙子駕幸陝州庚寅新書作 唐會要郭子儀收京城舊
 十二月詔曰理道同歸求賢是急非人不又辟士是勤招以弓車
 設其壇席且優適軸如待神明朕臨御多方誕敷至化慮遺巖穴
 載佇雲津知白珩之非寶降元繡於下體一自鳴鑿關外駐蹕陝

郊每念明敷深勞寐寐聽正言以蘇國疾思碩德以定人訛而猶
 高士鴻冥幽人豹隱將朕之不德而禮或有遺望于施之忠告仰
 少微以嘆息眇然惕勵顧覽山河藿食穢歌往而不返永懷賢者
 朕甚惡焉今將意達巢居誠通下兆一麾必起四皓爰來敦其素
 風成我王道宜令行在側近府州長官搜舉遺逸其有懷才抱器
 高蹈不仕精加訪擇必以名薦仍須以禮資遣送赴行在責於邱
 園待以耶署務令申勸悉朕意焉冊府元龜
 丁亥車駕發陝郡還京舊書 本紀
 進士二十七人日中有王字賦以題為韻次 用見文苑英華是此年試題 洪源狀 古之奇

卷十

十四

唐才子傳寶 耿緯唐才子傳作瀛書錄解題注云漳登科記一 應二年及第 榜進士與古之 奇為莫逆之交 杜黃裳 舊書本傳登進士第宏詞科 柳宗元 二年中進士第 按卓異記載座主見門 高郢 舊書本傳郢字 生知舉有蕭昕杜黃裳是黃裳為所門生 公楚其先渤海 文父伯祥鄧舉進士第 鄭錫 唐詩紀事錫登 喬琛 文苑英華 作喬琛
 諸科登科記 王洪杜牧寶烈女傳王洪年十一歲能念五經舉童 子及第以大和元年年七十五推之及第在是 年
 拔萃科 李邦韓愈李邦墓誌銘以朝邑員外尉選魯公真卿第 其所試文為上等五百家注引樊注顏真卿為吏 部侍郎按魯公於寶應二年三月改吏部侍郎八月除江陵尹充 荆南節度觀察處置使則李邦拔萃在是年 按邦即李漢之父

敬寬

實應朝擢書判拔萃科

案寶應止二年一科蓋與李

知貢舉

禮部侍郎蕭昕

見唐語林 舊書新書本傳云遷中書

蕭入拜本官

白香山詩集有與諸同年賀座主侍郎新拜太常

同宴李尚書亭

子詩注云座主於蕭尚書下及第容齋五筆云考

登科記樂天

以貞元十六年庚辰中書舍人高郢下第四人登科

郭以寶應二年

於卯禮部侍郎蕭昕下第九人登科迨郭拜太常

時幾四十年

矣昕自癸卯放進士之後二十四

年丁卯又以

禮部尚書再知貢舉可謂壽俊

鄭錫日中有

王字賦曰至陽之精內含文明成命宥審神化陰陽

倬元聖而

緯天燦靈符之在日人文變見元象貞吉煥爾殊容昭

然異質三

陽並列契乾體以成三一氣貫中表聖人之得一當是

時也河清

海晏時和歲豐車書混合華夷會同皇帝乃率百吏禮

登科記考

卷十

五

六宗登臺

視朔候律占風祀夕月於禮神之館拜朝日於祈年之

宮霽氛霧

埽烟虹地涯靜天宇空陰魄既沒大明在東吐象成字

昭文有融

法科斗以為體並跋烏以處中馮相未覩時人發蒙此

乃聖人合

契至化元通不然者何為曜靈啓瑞明彼於有截垂光

燭地運行

而無窮至人以不宰成能日月以無私可久偶聖則呈

祥達昏則

顯咎貞觀契無為之功休祥應無疆之壽沒於地我則

取誠於明

夷登乎天我則呈形於大有其初見也昭昭彰彰流晶

曜芒若神

龍負圖兮呈八卦於羲皇其少登也發色騰光乍見乍

藏狀靈龜

銜書兮錫九疇於夏王蔽虧若木隱映扶桑曠曠五雲

之表輝煥重輪之旁臨紫宸兮千門洞照出黃道兮八極增光惟

德化成惟王正位兄其日兮姊其月父事天兮母事地罄六合以

為王統三才而制字道不藏寶神開奧秘王在日兮垂文日在天

兮重懿豈徒色映合璧光連抱珥三舍迴魯陽之戈再中美漢文

之志皇上以為命不于常惟德是據災逐祥啓福隨禍著知微知

彰一喜一懼因嘉瑞以增德合元符而降祚客有上國觀光金門

獻賦觀日中有字之感成天下至公之務傾心太陽企踵雲路願

回光以暫燭庶千載之一遇

文苑英華

喬琛日中有王字賦曰至尊者王至明者日處其位兮無二配其

德兮惟一制服以象必圖之而並臨視朝以時方候之而俱出鏡

夫日實也厥生於東王往也厥居於中其呈祥以下燭必布德而

上通然則日中之有王字者豈不以昭宸聰彰國風煥乎黃道赫

矣蒼穹表皇綱之不系延聖祚於無窮者哉且天垂三光日當其

首人執六藝書列於後此神功之所成彼人力而何有況乎鳥為

鳥矣無慚蒼頡之能日匪扇焉寧假右軍之手稽圖緯與載籍信

可大而可久豈比夫龜麟龍鳳徒在乎宮沼郊藪適足以勞於史

臣未可以齊平不朽夫運行不已者天地之常臨照無私者日月

之光美之則配於太昊惡之則比夫夏王是以逆其時則休亦成

登科記考

卷十

六

啓順其道則否亦爲臧故昔王者莫不觀天文兮順陰陽授人時
 兮正紀綱而人用康而邦其昌如此者厥鑿不遠實歸美乎我皇
 信所謂承天之序兮襲於休祥者也是知君能則天天必呈瑞明
 海內之四目瞻日中之一字土有仰止雲路苦心詞賦戰欲耐兮
 日將暮儻奮揚之修戈可借冀和仲之餘暉可駐願傾葵藿之心
 希成桃李之樹 文苑 英華

廣德二年 甲辰

五月庚申

會要作一罷歲貢孝悌力田童子等科 舊書本紀 册
十四日罷歲貢孝悌力田及童子科從禮部侍郎楊綰奏也 舊書本紀 五月
行宜有實狀童子越眾不在常科同之歲貢恐成僥倖之路 唐

登科記考

卷十

七

會要孝弟力田科其每歲宜停童子每歲貢者亦停童子仍限十歲以下者

七月丙午勅曰古者設大學教胄子所以延俊造揚王庭雖年穀

不登兵甲或動而俎豆之事未嘗廢焉頃年以來戎車屢駕天下

轉輸公私價竭帶甲之士所務贏糧鼓篋之徒未能仰給繇是諸

生輟講絃誦蒞聞宣父有言是吾憂也投戈息馬論道尊儒用宏

庠序之風俾有簞瓢之樂宜令所司量追集賢學士精加選擇使

在館習業仍委度支准給廚米敦茲儒術庶有大成甲科高懸好

學者中敷求茂異稱朕意焉 册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進士十三人又十二人

楊栖梧 狀元 蘇渙 唐才子傳蘇渙廣德二年楊栖梧榜進士

水不平者往來剽盜善川白弩巴賈商人苦之稱曰白匪後自知非折節從學遂成名 按杜集有贈蘇侍御渙詩 張叔良廣德二年第

知貢舉 禮部侍郎蕭昕 按賈至集有授禮部侍郎蕭昕守秘書監制又有授楊綰禮部侍郎制其楊綰

制云鯨鯢初懸謂是年正月李懷仙斬史朝義首來獻也蓋昕知舉後遷秘書監箱代爲小宗伯 永泰元年 乙巳

正月癸巳朔大赦天下改廣德三年爲永泰元年制曰孝弟力田

懷才抱器遺逸未經薦達者各委州府問奏親當策試量能叙用

舊書本紀 册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按孝弟力田科前年所停者歲貢也制舉不在此限

始置兩都貢舉禮部侍郎官號皆以知兩都爲名每歲兩地別放

登科記考

卷十

六

及第 册府元龜 時賈至以時艱歲歉舉人赴省者眾權奏兩都

楊綰知東京選禮部侍郎賈至知東都舉兩都分舉選自至始也

按去年九月即知今年之舉故册府元龜載於永泰元年今從之本紀之交奪誤殊甚當作禮部侍郎楊綰知東都舉尚

書右丞賈至知上都舉兩都分舉自此始也選字衍文

進士二十七人 按自兩都分置貢舉准永泰二年言兩都共若干

年高拯詩可證 詞學指南 蕭遘 玉芝堂談薈於寶應之後大

廣德三年進士試 蘇門 蕭遘 歷之前有狀元蕭遘不知其

咸通五年蕭遘同名 徐申 舊書本傳京兆人擢進士第 權

海州人永泰初當著作賈常侍至操柄儀曹舉士林之菁華舉進士上第李翱徐申行狀公東海州人永泰元年寄籍京兆府舉進士

知貢舉 上都尚書右丞賈至 舊書本紀此年二月有禮部侍郎賈至按楊綰傳作尚書左丞賈至

而本紀大歷三年言右丞賈至為兵部侍郎左即右之訛也賈至
於大歷三年始遷官紀言禮部侍郎蓋因上年之紀致誤杜集有
別唐十五誠因寄 東都禮部侍郎楊綰 賈至集授楊綰禮部侍郎
禮部賈侍郎至詩 賈至集授楊綰禮部侍郎
理化未洽思敦馳騫之俗必宏廉退之風太常少卿兼修國史楊
綰質稟天和才優大雅理能自暢學不為人自委身於周行孤立
於中道喜愠莫形於顏色外物無得而親疏聲問日高志致彌遠
固足以抑揚雅俗宏獎素風宜貳職於南宮仍屬詞於東觀俾難
進之夫增氣干仕之子知慚斯難澄源朕志斯在可守禮部
侍郎仍修國史餘如故施行蓋於廣德二年放榜後代蕭昕
二年丙午

正月乙酉詔曰理道同歸師氏為上化人成俗必務於學俊造之
士皆從此途國之貴遊罔不受業修文行忠信之教敦祗庸孝友
之德盡其師道乃謂成人然後揚於王庭考一作敷以政事徵之以

登科記考 卷十 九

禮任之以官真於周行莫匪邦彥樂得賢也其在茲乎朕志求理
道一作承尤重儒術先王設教敢不底一作虔行頃以戎狄多虞急
於經畧大學空設諸生蓋寡弦誦之地寂寥無聲函丈之間殆將
不掃上庠及此甚用憫焉今寓縣又寧文武並備方投戈而講藝
俾釋菜以行禮使四科咸進六藝復興神人以和風化浸美日用
此道將無間然其諸道節度觀察都防禦使等朕之腹心久鎮方
面眷其子弟為奉義方脩德立身是資藝業又恐干戈之後學校
尚微僻居遠方無所諮稟山東真簡賢疑必就於馬融關西盛名
尊儒乃稱於楊震負經來學當一作宜集京師并宰相朝官及神策

六軍諸將子弟欲得習學者自今以後并令補國子學生欲其業
重簾金器成琢玉日新厥德代不乏賢其中身雖有官欲附學讀
書亦聽其學官委中書門下即簡擇行業堪為師範者充學生員
數多少所習經業考試等并所供糧料及緣學館破壞要量事修
理各委本司條件聞奏務須詳悉稱朕意焉舊書本紀 冊府元
龜 唐大詔令集
通鑑自安史之亂國子監室堂頽壞軍士多借居之祭酒
蕭昕上言學校不可遂廢是年正月勅復補國子學生

二月丁亥朔釋奠於國學賜宰臣百官餼錢五百貫於國學食
本紀 通鑑命宰相帥常參官魚朝恩帥
六軍諸將往聽講子弟皆服朱紫為諸生
辛卯命有司修國子監通鑑

登科記考 卷十 十

八月丁亥國子監釋奠復用牲牢上元二年詔諸祠獻熟至是魚
朝恩請復舊制舊書本紀 通鑑魚朝恩執易
升高座講鼎覆餗以譏宰相
十一月甲子日長至大赦天下改永泰二年為大歷元年制曰周
徵俊造漢辟賢良垂之典謨永代作則天下有安貧樂道孝弟力
田未經薦用者委所在長官具以名聞奏朕當親自策試量才叙
用舊書本紀 冊府元
龜 唐大詔令集
進士兩都共二十六人 裴樞乾驥子河東裴樞字環中季父耀
卿唐元宗朝位至丞相親姨夫中
書舍人薛邕時有知貢舉之耗元日因來謁樞親乃曰幾姊有處
分親故中舉人否其親指樞營整容端手板對曰三十六郎自是
公共積選之才不待處分矣伏恐別有子弟樞即應聲曰媿子失
言因舉酒應地誓曰薛姨夫知舉樞當絕跡形不履人世其親

決責令拜謝邑極竟不屈永泰二年賈至侍郎
 知舉樞一舉而登選後大歷二年薛邕方知舉
 慶復陳宜都王叔明五世孫父兼京善文詞常裘稱之妻以兄子
 擢進士第昌黎集有與陳京給事書五百家韓注引禁注云京
 字慶復大歷元年中進士第柳宗元有陳京行狀柳
 集先友記韓注云京為大歷六年進士六蓋元之訛
 柳宗元故嶺南鹽鐵院李侍御蓋誌妻廬江何氏季
 父曰士幹韓注士幹永泰二年及進士第累為藩鎮
 先友記韓注永泰 寶叔向唐才子傳寶叔向字遺直扶風平
 二年中進士第 寶叔向陵人有卓絕之行登第於大歷初
 鄭雲達舊書本傳榮陽人
 大歷初舉進士

知貢舉 上都尚書右丞賈至見

大歷二年 丁未

十月癸卯上御紫宸殿策試茂才異行安貧樂道孝悌力田高蹈

登科記考

卷十

圭

不仕等四科舉人 舊書本紀 冊府元龜

進士二十人 文苑英華載武少儀射隼高墉賦以 崔琮 唐詩紀
 君子藏器待時為韻當是此年試題 事琮登

大歷二年 李竦 唐詩紀事竦登大 敬鸞 見文苑 武少儀 韓
 進士第 歷二年進士第 英華 愈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有司業武公少 李觀 柳宗元先友
 儀五百家注引韓注少儀大歷二年登第 記觀隴西人

韓注大歷二年 宇文遜 柳宗元先友記邈河南 賈弁 柳宗元
 觀舉進士第 人韓注大歷二年進士 先友記

弁長樂人韓注大 歷二年中進士第

諸科一人

明經科 馮伉 舊書儒學傳馮伉本魏州元城人父玠後家於京
 兆伉少有經學大歷初登五經秀才科授秘書郎

按五經秀才即 五經登第也

茂才異行科 韋夏卿 韋正卿 舊書韋夏卿傳夏卿苦學大歷
 入高等 南部新書韋夏卿與弟正卿同日登制科皆曰今日盛
 事全歸二難之手 呂溫韋夏卿碑釋褐太子正字與仲弟正卿
 以賢良偕徵策入異等 杜確 柳宗元為韋夏卿祭杜確文云大歷
 鴻夏雙舉當代榮之 杜確 柳宗元為韋夏卿祭杜確文云大歷
 榮懷策既陳綸言煥開考第居甲自天昭回韓注大歷二年夏卿
 與弟正卿及確同舉賢良方正高第拔是年無賢良方正科蓋即
 茂才異 高郢 舊書本傳應制舉登茂 行科
 樂道安貧科 楊膺 冊府元龜 唐會要

知貢舉 上都禮部侍郎薛邕 據言大歷二年右補闕薛邕拜禮
 部侍郎聯翩四榜共放八十八人

敬鸞射隼高墉賦曰養形元豹兮以隱翳而成文振羽飛蛾兮因
 附火而自焚彼紛紛之落隼識昧此而喪羣誠不知高非小者所

登科記考

卷十

圭

處靜為躁者之君苟失度而接 原注 適將受斃而何云且夫長墉
 崇崇轟若雲時飛隼雅雅倏隨風止曾不料其微陋焉更知其休
 否故疾惡之夫善射之子操駢角之弓調白羽之矢縱穿楊之妙
 呈落雁之美量遠近於目端審高下於規裏紛洞貫而達腋果裂
 嗒而破嘴原夫剛鏃初架勁弦正張引彎彎之月影迸的的之星
 光鏗毛羽之振迅挫容貌之昂藏審必中而後發固焉用而不感
 若也處身順理投跡知常時決起而無滯或怒飛而有方烟雲足
 以退賞翳蓄足以來翔必絕捐軀之患豈貽在穀之殃是則素有
 倩志往無不利藏器者人獲隼者器失應弦而上激禽應矢而橫

倩志往無不利藏器者人獲隼者器失應弦而上激禽應矢而橫

墜微隼諒比於小人高墉亦方於重位苟不戒於游處曾何免於
顛躓士有五善斯在載寤有侍塵龜之知未忘貫隼之誠勿改幸
文武之不墜希葑菲之必采則知發矢有期獲禽俟時想大易之
靈文微言可頤按頤或稽高墉之元象壯立空持既是則而是効
永念茲而在茲英文苑

武少儀射隼高墉賦曰羽族紛紛彼飛隼兮獨勁捷而莫羣心耿
介以騰踴毳斑爛而被文擊每依於素節翔亦致乎青雲匪全身
以自變寧有齒而見焚貫矢落庭既垂名於孔宣父搏鳩陷網又
伏罪於信陵君今也何時輕乎所履伊廣甸不遊乃高墉爰止信

登錄記考

卷十

三

非位乎是蹈且買害而驚死吾嘗問術於列禦寇學藝於熊渠子
爾或捨諸吾斯迴矣我矢惟良我弓未藏度中而發於何不臧矧
專精而致用奚得失之難量哉於是正色歛容凝心定志隕手引
滿目注神萃鴛茲駭括將辟易以翻飛裂臆洞胸已披離而迸際
觀彼隼之貽戚諒吾人之會意故君子周而不比用則擇地無苟
進以躡高位無躁求以享厚利智昧於是安往而免夫顛躓然則
懷貪怙力者怨所聚材小任崇者覆可待故聖人明象象以立言
懸日月而不改或有人兮脩其詞過其時三復射隼之兆載欣射
隼之期幸寸長而罔貴冀一聞而在斯英文苑

三年戊申

四月二十五日復置童子科舉每歲本貫申送禮部同明經考試

取十歲以下習一經兼論語孝經每卷誦文十科全通者與官通

七已上者與出身仍每年冬本貫申送禮部同明經舉人例考試

訖聞奏冊府元龜

七月增置崇元生員滿一百唐會要

進士十九人 高拯唐詩紀事拯大厯三年進士試官辭豈也又

將毛遂比常倫當時不及三千客今

日何如十九人按此為上都及第

諸科三人

卷十

三

知貢舉 上都禮部侍郎薛邕見上

四年巳酉

進士二十六人 齊映狀元舊書本傳瀛州高陽人父玘試太

博學宏詞 五百家韓注樊氏曰登科記齊映大厯五年進士第

按言五年誤至省訪消息欲禮部南院遇雨未食傍徨不知所之徐

應進士舉至省訪消息欲禮部南院遇雨未食傍徨不知所之徐

步墀下有一老人白衣策杖二小奴從揖齊公曰日已高公應未

殮某居處不遠能暫往否映愧謝相隨至門外老人曰某先去留

一奴引郎君躍上白驢如飛齊公乃行至西市北入一靜坊新宅

門曲嚴深良久老人復出侍婢十餘皆有所執至中堂坐華潔後

盛良久因鋪設於樓酒饌豐異遂巡入報有送錢百千者老人曰

此是酒肆所入某日一丸藥作一貧酒及晚請去老人曰郎君有

奇表要作宰相耶白日上昇耶齊公思之良久云宰相老人笑曰

明年必及第此官一定贈帛數十疋云慎不得言於人有暇即一

來齊公拜謝自後數往皆有郵賚至春果及第同年見其車服修

整乘醉語之不覺盡言借二十餘人期約俱詣就謁老人問之甚
 悔至則以廢疾託辭不見各奉一緘獨召公入責之曰爾何乃輕
 世也此者昇仙之事亦得今不果矣公哀謝 **李益** 舊書本傳
 負罪出門去旬日復來宅已貨訖不知所詣 **李益** 宗朝宰相
 之族子登進士第 **唐才子傳** 李益字君虞隴西姑臧人大歷四
 年齊敗榜進士 **蔣防** 霍小玉傳大歷中隴西李益年二十以進
 士擢第其 **冷朝陽** 唐才子傳朝陽金陵人大歷年齊映榜進士
 明年拔萃 **冷朝陽** 及第不待調官言歸省觀自狀元以下一時
 名士大夫及詩人 **李嘉祐** 李端韓翃錢起等大會賦詩攀餞唐詩
 紀事載 **李嘉祐** 送朝陽登第歸江寧云高第由佳句諸生似者稀
 長安帶酒別建業候朝歸稚子歡迎棹鄰人為掃扉舍情過舊浦
 鷓鴣亦依依又錢起送朝陽擢第後歸金陵觀省詩云萊子畫歸
 今始好橋園景色夏偏濃夕陽流水吟詩去明月青山出竹逢兄
 弟相親初讓果鄉人爭賀舊登龍佳期少別俄千里雲樹愁看過
 幾 **鄭詹** 韓愈河東節度觀察使鄭公神道碑公諱詹明左氏春
 重 **鄭詹** 秋以進士選為太常參軍事五百家注引樊曰大歷四
 年登 **賈全** 弟見柳宗元先友記 **韓注** 全大歷四年進士

登科記考

卷十

諸科二人

博學宏詞科 **文苑英華** 大歷四年試宏博五 **張叔良** 見文苑
 星同色賦以異天有成命為韻 **張叔良** 英華
崔滌 見文苑英華 按崔滌已見前則滌當作琮 按呂溫作崔
 琮行狀但言明經上第則進上及第者名琮與滌為二人
呂溫 集有博陵崔公行狀文苑英華子目作崔滌行狀琮字君濟
 出博陵第二房見世系表 按呂云始以經明上第調在夏陽次
 以詞麗甲科 **超尉王屋**
知貢舉 **上都禮部侍郎薛登** 見唐 **東都權知留守張延賞** 按
 書齊映傳言映於東都舉進士及宏詞時張延賞為河南尹東都
 留守又任華餞李珣序言宗伯張公蓋留守兼知舉非特將渙為
 然實始於延賞也延賞於大歷二年拜河南尹五年正月始充東
 都留守而杜鴻漸於三年八月代王綰為東都留守以疾未之任
 延賞本傳於是年言權知留守是矣今從之

張叔良五星同色賦曰聖人守公器膺大寶下順乎黔黎上法平
 元造天且不言而親於德星有同色兮應以道日月既運機愴必
 掃近接唐堯遠徵太昊惠化已敷於萬國降精何慚於五老若乃
 二儀覆載七曜迴旋運行有準次含有躔或以璧合或以珠聯更
 水火之啓閉遺金木而推遷且鎮也者配萬物以時應周四序以
 功全德位居中混儀之人事著矣色黃主土國家之王氣在焉故
 巖以春而布令辰以冬而候宜熒惑奉炎於夏日太白御煞於秋
 天皆青白各爾赤黑自然忽與土而同色瑞我皇之應乾巡覽傳
 記遐徵休咎陰數六陽數九上蒼降精元象所守事須合於往契

登科記考

卷十

庚

政必由乎厥后二儀交泰今自古同休五星輝彩今當今信有天
 下歡洽百姓殷阜况運昌兮屬平義軒矧歲稔兮逢平申酉且夫
 據大號寶鴻名既資乎日角亦稟乎星精然後徵符瑞叶休禎天
 雖高兮取則不遠象既設兮其應甚明觀五曜之同質審四序之
 有成則知聖能法天天能瑞聖君臣合作遠近相慶德邁乎古今
道洽乎歌咏信五星之一色乃昊天之眷命 文苑
崔滌 五星同色賦曰大儀設象下土是保作炳戒於人主垂吉凶
 於穹昊咎厥失政休厥有道盈縮之分足推進退之心可考或主
 德而有功必祐或主法而有罪必討為天之佐兮融融作乾之緯

夸杲杲若乃從橫天宇經紀星躔光芒井口燿耀斗邊乍聚乍散
或離或連分道則榮榮米散周流乃點點珠圓其動也直其靜也
專道濁則失位時清則色妍豈比夫二使獨能承命七紀徒為麗
天者也今我后運乾之符握坤之紐表正萬方肇康九有啓土繼
聖乃人和而歲阜順時立政故天長而地久所以有倫有次不淫
不守光光兮作邦之孚崇崇兮作聖不朽故我后修五禮偃五兵
君臣一德歌舞以行斯倉斯廩如坻如京玉衡正太階平遂使金
也水也不能知白而守黑木也火也不能全曜而自貞乃並用而
不變與黃中而同明東為四方之首胡不與歲而同色水為五行

登科記考

卷十

毛

之長胡不助神以同榮繁土也我皇之休運乃昊天而有成且
玉燭常明霜天若鏡隣月魄而摧燦落天津而隱映朝臨日道助
我后夙興之勤思暮入天樞表聖皇夜寐之勤政有以見日月之
貞觀有以見天地之實命暫逢急景之時更作重暉之咏文苑英華
五年庚戌
六月己未彗星始滅赦天下制曰文武官及前資六品已下并草
澤中有碩德學專門茂才異等智謀經武諷諫主文者仰所在
州府觀察牧宰精求表薦如所繇搜揚未盡遺逸林闔者即宜詣
闕自舉親當策試量能擢用舊唐本紀册府元龜唐大詔令集

進士二十六人玉芝堂談晉李搏狀元李端唐才子傳李端趙

大應五年李搏榜進士及第授秘書省校書郎極元集李端字

正己大應五年進士端之父震大理丞見舊書李端仲傳

顧少連舊書本傳顧少連進士擢上第以拔萃補封主簿杜黃裳

顧少連顧少連神道碑少連字夷仲吳郡人也每躬率耕稼勵情

之美盡在廊廟之器不孤擢進士甲科永樂大典引蘇州府志

京試及第衛準唐詩紀事準大應五年韋重規見柳宗元集

大應五年登裴佖舊書裴佖傳耀卿子綜綜字佖字宏正幼能

大應六年二十歲裴佖按傳云佖授藍田尉時有詔命畿內諸縣城

奉天時嚴郢為京兆政尚峻暴加以朝旨甚迫尹正之命急如風

是李珣任華餞李珣擢第還鄭州序今年東都秀才登第者凡

舊為務而珣則年甫二十餘豈張公意耶其如考舊文則上

等試文策又上等欲以年少棄可乎不可也按張公謂延賞

明經科陳潤永樂大典引蘇州府志陳潤是年舉明經又中奇

縣令樂天之外祖也舊書張鑑傳大應五年除濠州刺史招

經術之士講訓生徒比去郡升明經者四十餘人附載於此

知貢舉上都禮部侍郎薛邕榜共九十一人據言以為八十八人

或字有東都留守張延賞按張延賞於是

六年辛亥

四月戊午舊書本紀上御宣政殿親試諷諫主文茂才異等智謀

經武博學專門等四科舉人帝親慰勉有司常食外更賜御厨珍

饌及茶酒禮甚優異舉人或有不徹衣菜色者帝憫之謂左右曰兵

革之後士庶未豐皆自遠來資糧不足故也因爲之泣下時方炎

暑帝具朝衣永日危坐讀太宗貞觀政要及舉人策成悉皆觀覽

一百餘道將夕有策未成者命大官給燭令盡其才思夜分而罷

時登科者凡一十五人 冊府元龜

進士二十八人 王淑 狀元 章八元 唐才子傳章八元大歷六年

久床頭金蓋歸江南訪章蘇州待贈甚厚復來都應制科 唐詩

紀事八元時州人登大進士第 韋應物送八元擢第往上都

應制詩云決勝文場戰已酣行應辟命復才堪旅食不辭游闕下

春衣未換報江南天邊宿鳥生歸思關外晴山滿夕嵐立馬欲從

何處別都門 路季登 舊書路季登大歷六年登進士第

楊柳正舞 趙需 柳宗元先友記需天水 張惟儉 柳宗元

今生疎大歷六 年進士左庶子 趙需 人韓注大歷六年進士

登科記考 卷十 惟儉 宣城當塗人韓 盧景亮 見柳宗元先友記韓注景亮字長

注大歷六年進士 第一 舊書文苑傳盧景亮 楊於陵 浙西詩才存傲宴遊不恭韓

習公自席械繫之來晨將議刑時楊於陵乃韓女婿以同年救之

日爲楊郎屈法按此則於陵爲是年及第 李翱揚於陵墓誌銘

公諱於陵字達夫年十八舉進士第 舊書楊嗣復傳言於陵十

九登進士第二再登博學宏詞科當以傳爲正於陵是年十九

諸科二人 諷諫主文科 鄭珣瑜 新書本傳珣瑜字元伯鄭州滎澤人

李益 冊府元龜 唐會要 陳潤 見上 奇才異能 茂才異等科

博學專門科 冊

知貢舉 上都禮部侍郎張謂 見唐語林 常袞授張謂禮部侍

秀輿廉國朝兼領非文儒碩茂鑿裁精實重於一時春官職焉舉

中散大夫守太子左庶子上柱國河內縣開國子賜紫金魚袋張

謂宏遠有檢和平易容豈道廣而難周亦言滿而無擇博涉羣籍

通其源流振起鴻藻正其聲律翰飛北闕煥發司言居部長人不

忘惠訓輔相東禁孝友彰明貳宗伯之掌禮典諸侯之貢士 東

以爾公望副茲眷求可守尙書禮部侍郎散官勳封賜如故

都留守張延賞 舊紀五月癸卯以河南尹張延賞爲御

進士三十三人 張式 狀元 舊書張式甫傳正甫兄式大歷中

進大歷七 楊當 唐才子傳楊當河東人 大歷七年張式 王仲

年進士 堪 余家有唐王叔平故監察御史裏行王公墓誌銘云公諱仲堪

字仲堪其先太原人生而岐嶷體備剛柔越在邨年便志于學

登科記考 卷十 建乎窮冠乃爲燕趙間人經史該通詞藻黠發本道廉察使賢而

薦之自鄉試西游太學舉公卿士聆其聲而交之所居結轍名動

京邑大歷七 王礎 昌黎集與陸修員外書陸相公司貢士考文

年進士擢第 佐之五百家注引孫注大 胡珣 昌黎集少府監胡公神道碑胡

歷七年中第十五年卒 即吏部選皆以文章占上第五百家注引補

注云大歷七年响登第 按响張籍妻父也 諸科四人 歸登 舊書歸崇敬傳歸登字冲

博學宏辭科 楊於陵 見上 知貢舉 上都禮部侍郎張謂 見唐語林

八年 丑 進士三十四人 文苑英華載陸贄東郊朝日賦以國家行仲春之

國家行伸之令為韻誤缺二字是
年試禁中春松詩亦見文苑英華
陸贄順宗實錄陸贄吳郡人

西京試第六人 權文公撰翰苑集序公諱贄字敬輿吳郡蘇州人

宏辭登科 唐詩紀事有錢起喜陸贄撰第還蘇州詩云鄉路歸

臨津驛晨鐘隔浦城華亭養仙羽計日再飛鳴 殿綬 舊書本傳

登進士第 元稹嚴公行狀公以大曆八年舉進士禮部侍郎張

謂妙選時 鄭利用 柳宗元先友記利用餘慶從父 周存 苑見文

華 員南溟 見文苑 常沂 見文苑 英華

諸科五人

知貢舉 上都禮部侍郎張謂 見唐 東都留守蔣渙 舊書本紀

登科記考 卷十 癸亥以檢校禮部尚書蔣渙充東都留守 七年五月

陸贄東郊朝日賦曰日為炎精君實陽德明至乃照臨下土德盛

則光被四國天垂象聖作則候春分之節時刻罔愆順周官之儀

事乃不忒於是載青旂儼翠華蓋留殘月旗拂朝霞咸濟濟以皇

皇備禮容於邦家天子躬整服以待曙心既誠而望賒候爾龍嚴

更闢禁城五輅齊駕八鸞啟行風出郊而草偃澤先路而塵清卷

餘霽於林薄動神光於旆旌初破鏡而半掩忽成輪而上征杲耀

榮光分輝於千品萬類烟熅瑞色均燭於四夷八紘一人端冕以

仰拜百辟奉璋而竭誠故曰天為父日為兄和氣旁通帝德與日

德俱遠清光相對帝心與日心齊明時也春事既用夾鐘律中登

觀臺而瑞集觀芳甸而農眾東為陽位故出拜於國東仲居時中

乃展禮於春仲既而盛禮畢陳錫鑿回輪家有幣室巷無居人備

禮服之燦燦殷遊車之麟麟人望如草我澤如春惟天德與聖壽

配朝日而長新伊茲禮之可持歷前代而脩之漢拜庭中成煩覈

之細事魏朝歲首失禮經於舊時國家欽若天命率由時令矯前

王之失德修古典而施敬俾伯夷之掌禮俾軒后以作聖恭承命

於春卿遂觀光而興詠 文苑 英華

陸贄禁中春松詩曰陰陰清禁裏蒼翠滿春松雨露恩偏近陽和

登科記考 卷十 色更濃高枝分曉日靈韻雜宵中風助爐烟遠形疑蓋影重願符

千載壽不羨五株封儻得迴天眷全勝老碧峯 文苑 英華

周存禁中春松詩曰幾成含貞節青紫禁中日華留偃蓋雉尾

轉春風不為繁霜改那將眾木同千條攢翠色百尺澹晴空影密

金莖近花明鳳沼通安知幽澗側獨與散樽叢 文苑 英華

員南溟禁中春松詩曰鬱鬱貞松樹陰陰在紫宸慈龍偏近日青

翠更宜春雅韻風來起輕烟霽後新葉深棲語鶴枝亞拂朝臣全

節長依地凌雲欲致身山苗蔭不得生植荷陶鈞 文苑 英華

常沂禁中春松詩曰映殿松偏好森森列禁中攢柯霽聖澤疏葦

引皇風曉色連泰苑春香滿漢宮操將貞石固材與直臣同翠影
宜青瑣蒼枝秀碧空還知沐天眷千載更驚龍文苑英華

九年甲寅

進士三十二人 東都試蠟日祈天宗賦見乾臞子上都試元日望

詩見文苑 楊憑狀元見廣卓異記引登科記 舊書憑字虛受新

苑英華 云大歷元年憑 張莒 柳宗元先友記 嵩常山 鄭轅 唐詩紀事

舉進士甲科 韓濟 唐詩紀事 濟大歷九年進士 李端 送濟及第歸江

年進 前隋柳已疏月中逢漢客浪裏得 王濯 唐詩紀事 濯登大

鄉書見說江邊住知君不厭魚 延 唐詩紀事 大歷九年留守蔣 閻濟美 舊書長吏傳 閻濟美 登

延 唐詩紀事 大歷九年留守蔣 閻濟美 舊書長吏傳 閻濟美 登

登科記考 卷十 詩

齊美紀事云某三舉及第初舉劉單侍郎下雜文落第二舉坐王

侍郎雜文落第某當是時年已踰登常于江微往徑山欽大師處

問法是春某既下第又將出關因厭座主六韻律詩曰善誇王臣

直文明雅量全望鑑金自躍應物鏡何偏南國幽沈盡東堂禮樂

宜輸今游異士更昔至公年芳樹歡新景青雲泣暮天唯愁鳳凰

拜孤賤更誰辨座主覽馬問某今年何者退落具以實告先榜落

第座主赧然變色深有遺才之嘆乃曰所投六韻必展後效足下

南去幸無疑將來之事某遂出關秋月江東求薦名到省後兩都

置舉座主已在洛下比某到洛更無相知便投跡與化里店屬時

物翔貴囊中但有五緡策懸驢而已有舉公盧景莊已為東府首

司曰侍郎開獎勸之路許作詩贖帖未見題出主司曰賦天津橋
望洛城殘雪詩某只作得二十字某詩曰新霽洛城端千家積雪
寒未收清禁色偏向上陽殘已聞主司催納詩甚急日勢又晚某
告主司天寒水凍書不成字便問主司處分得句見在將來主司
一覽所納稱賞再三遂唱過其夕景莊相賀云前與足下並鋪試
蜡日祈天宗賦竊見足下用魯某對衛賜據義衛賜則子貢也足
下書衛賜作駟馬字唯以此奉憂耳某聞是說反思之實作駟馬
字意甚惶駭比榜出某濫忝第與狀頭同參座主座主曰諸公試
日天寒急景寫札雜文或有不如法今恐文書到西京須呈宰相
請先輩等各買好紙從來請印如法寫淨送納抽其退本諸公大
喜及某撰本卻請出駟字上朱點極大座主還問之日獨揖前日
春問遺才所投六韻不敢暫忘聊副素約耳按唐詩紀事亦載此
事言濟美於大歷九年春下第將出關厭座主張謂詩是年張謂
知上都舉 上都禮部侍郎張謂 唐詩紀事 張謂大歷間為禮部
侍郎考大歷中上都知舉無劉單 楊瑀 柳宗元先友記 韓注
知貢舉 上都禮部侍郎張謂 唐詩紀事 張謂大歷間為禮部
侍郎考大歷中上都知舉無劉單 楊瑀 柳宗元先友記 韓注

東都留守蔣渙 見上

張莒元日望含元殿御扇開合詩曰萬聖來朝歲千秋觀聖君

迎仙仗出扇匝御香焚俯對朝容近先知曙色分冕旒開處見鐘

磬合時聞影動承朝日花攢似慶雲蒲葵那可比徒用隔炎氛 文苑英華

鄭轅清明日賜百寮新火詩曰改火清明後優恩賜近臣漏殘丹

禁晚燧發白榆新瑞彩來雙闕神光煥四鄰氣回侯第暖烟散帝

城春利用調羹鼎餘輝燭指紳皇明如照隱願及聚螢人 文苑英華

韓濟清明日賜百寮新火詩曰玉騎傳紅燭天厨賜近臣火隨黃

某具前白主司曰苦寒是月四日天津橋作鋪帖經景莊尋被點落

可不知禮闈故事亦許詩贖某致詞後紛紛去留某又還前白主

道見烟繞白榆新榮耀分他室恩光共此辰更調金鼎膳遺暖玉

堂人灼灼千門映輝輝萬井春應憐聚螢者瞻望獨無鄰文苑英華

王濯清明日賜百寮新火詩曰御火傳晉殿華光及侍臣星流中

使馬燭耀九衢人轉影連金屋分輝麗錦茵焰迎紅藥發烟染綠

條春助律和風早添爐暖氣新誰憐一寒士猶望照東鄰文苑英華

史延清明日賜百寮新火詩曰上苑連侯第清明及暮春九天初

改火萬井屬良辰頒賜恩踰洽承時慶亦均翠烟和柳嫩紅焰出

花新寵命尊三老祥光燭萬人太平當此日空腹賀陶鈞文苑英華

上又見唐詩紀事

登科記考

卷十

三

南菁書院叢書

登科記考卷十一

大輿徐松

唐代宗睿文孝武皇帝

大曆十年乙卯

五月二十五日敕童子科宜停

舊書本紀冊府元龜唐會要

六月詔國子儒官勸校經本送尚書省

張參五經文字序

進士二十七人

文苑英華辨證引唐登科記大曆十年上都試五色土賦東都試日觀賦按文苑英華五色土賦以

皇子畢封依色建社為韻日觀賦以千載之統平上去

崔恆上都

人為韻又按唐詩紀事大曆十年東都試龜負圖詩

崔恆上都

第四人及第文苑英華作崔損注引登科記作崔恆無崔損

崔損乃大曆十一年進士文苑英華誤其開元十八年崔損別是

登科記考

卷十一

登科記考

卷十一

二

英華作丁春澤注引登科記作丁學

王建唐才子傳王建字仲初穎川人大曆十年

丁澤榜第二人及第

按建為東都第二人

諸科一人

知貢舉 上都禮部侍郎常袞 舊書本紀九年十二月中書舍人常袞為禮部侍郎 東都

留守蔣渙 見唐語林

崔恆五色土賦曰至哉土德光合五色其色也辨五方以建侯其

德也發萬物以生植自夏禹而作貢在徐方而是職王者立社以

封疆諸侯苴茅而有國於赫巨唐德之皇皇乘土而化康宋大漢

強幹之宜裂地以爵法有周維城之制分土而王各班其位各正

其方用甲日而靡武建陰氣而允臧定五方而式序分五色而有

章平野煙銷發卿雲之瑞彩高天雨霽浮麗日之重光眾色環封

所以示外共其方職正色居上所以表內附於中黃觀其儀則知

大君之有弼稽其旨則知邦伯之有秩列三才則惟數在五參十

端則惟德居一既明既麗可以比乎天文不濶不崩所以保乎陰

鷲配皇王之永久齊天地而終畢矧夫經邦理社必土是封光昭

聖德協贊時雍將尊天以親地在侯土與國社既蕃翰乎四海實

底甯乎天下若然者君立社以布政臣受土而宣威象君臣之同

理知社土之相依是以成百王之則作萬邦之憲珪璋玉帛莫不

因我而執公侯伯子莫不因我而建土之德也斯美社之義也奚

擬其色也匪同五星而乍連乍散其質也各表一方而嶽立山峙

有以崇國神於我皇有以同磐石於宗子夫如是則其義廣矣豈

斯文之所能盡紀 文苑英華

盧士閔五色土賦曰尊彼國常乃立人極依大社以封土命諸侯

以方色木官復位東方於焉必書火正是司南方由之可識西同

白帝之象北察元武之職配中黃而立名覆四方而作式於是端

展穆穆授策皇皇賢戚封建君臣樂康既載人之爾厚亦植物而

惟良可以載八紘包大荒豈離邊於爾邑盡東南於我疆昔神顓

惟良可以載八紘包大荒豈離邊於爾邑盡東南於我疆昔神顓

無厭聞革故於有魏天祚明德遂惟新於聖唐總祝融與肆收臣
元冥與句芒知合之以濟代故貢之以來王守於爾位亦有寵子
思窮桐而是立故分茅以共理所以維臣所以撫封爰作稼穡錫
之附庸列五色以相備和八音以相從色能惟正音乃叶雅將察
之以報功故封之以立社惟人是恤選賢以建仰夏王之攸敦法
周官之大憲胙之而氏可命相之而宅可依五德聿修萬方知歸
卽之也真彩煌煌望之也靈壇巍巍足以表正方夏發揚德輝等
乎珪瑞叶以元吉建樹侯家藩屏王室分之惟五行之惟一實邦
家之永固與天壤而齊畢文苑
英華

登科記考 卷十一 三

丁澤日觀賦曰日之升也浴海而麗天嶽之峻也切漢而臨邊登
高者以致九霄之上愛景者欲在萬人之先其所惟一其切惟千
伊風靈之有載彼日觀之存焉夫其夜刻未終曙色猶昧彼窮高
之極遠此有進而無退未辨昏明斯分覆載屢聞鳴雁猶陰沈而
不覩忽聽晨雞卽瞳矓而可愛於是漸出暘谷將離地維巖巒巒旣
秀草樹生姿氣則赫赫人皆仰之其望也如燭其照也無私昔者
帝王御宇立極垂統封禪及此成功巡狩應其春仲莫不登茲絕
頂遐燭大明思煦嫗之義窮造化之精以爲日象一人之德嶽是
三公之名信王侯之設險俾夷狄之來平方今一德無爲三光有

象動植昭泰神祇胙蠶于齒瑞色思效祉以爰升萬壑春雲欲入
封而空上客有乏才羽儀心思鸞鷟每積聚螢之志難登望日之
處引領終夕含情達曙知燭照之有期故躊躇而不去重曰有觀
兮絕代獨立登之望兮無遠不及何太陽之至精莫不專於出入
文苑
英華

登科記考 卷十一 四

丁澤龜負圖詩曰天意將垂象神龜出負圖五方行有配八卦義
甯孤作瑞旌君德披文叶帝謨乘流喜得路逢聖幸存軀蓮葉池
通泛桃花水自浮還尋九江去安肯曳泥途文苑
英華

十一月丙
辰

六月七日國子監司業張參撰五經文字序云易繫辭曰上古結
繩以理後代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理萬人以察蓋取諸夬夫
決也王庭孚號決之大者決以書契也逮周禮保氏掌養國子以
道教之六書謂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六者造字之本也
雖蟲篆變體古今異文離此六者則爲謬惑矣王者制天下必使
車同軌書同文故教人八歲入小學文有疑者則必闕而求之春
秋之末保氏教廢無所取正各遂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
文也今亾矣蓋夫子少時人猶有關疑之問後亾斯道嘆其不知
而作之也蕭何漢制亦有善法太史試學童諷書九千字乃得爲

吏以六體試之吏人上書字或不正輒有舉劾皆正史遺文可得
焯知者也劉子政父子校中祕書自史籀以下凡十家序為小學
次於六藝之末後漢許叔重收集籀篆古文諸家之學就隸為訓
注謂之說文時蔡伯喈亦以滅學之後經義分散儒者師門各滯
所習傳記交亂訛偽相蒙乃請刊定五經備體刻石立於太學之
門外謂之石經學者得以取法焉遭離變難僅有存者後有呂忱
又集說文之所漏略著字林五篇以補之今制國子監置學書博
士立說文石經字林之學舉其文義歲登下之亦古之小學也自
頃考功禮部課試貢舉務於取人之急許以所習為通入苟趨便
登科記考

卷十一

五

不求當否字失六書猶為壹事五經本文蕩而無守矣十年夏六
月有司以職事之病上言其狀詔委國子儒官勘校經本送尚書
省參幸承詔旨得與二三儒者分經鉤考而其決之互發字義更
相難極又以前古字少後代稍益之故經典音字多有假借謂若
借后
為後辟為避大為太知
為智之類經典通用 陸氏釋文自南徂北徧通眾家之學分析
音訓特為詳舉固當以此正之唯今文尙書改就今字剛定月令
依其時進本與釋文音訓頗有不
同 卒以所刊書於屋壁雖未如蔡學之精密石經之堅久慕古之
士且知所歸然以經典之文六十餘萬既字帶惑體若羸羸同物
禮經相外為
遠同姓春秋互出詁故 音非一讀若鄉原之鄉為嚮取材之材為
哉兩音出于一家而不決其當
同義詩題交錯之類

否 學者傳授義有所存離之若有失合之則難並至當之餘但朱
發其傍而已猶慮歲月滋久官曹代易儻復蕪汗失其本真乃命
孝廉生顏傳經收集疑文互體受法師儒以為定例凡一百六十
部三千二百三十五字分為三卷說文體包古今先得六書之要
若古文作明篆文作明古文作坐篆文作
聖之類古體經典通行不必改而從象 有不備者求之字林若
飛
蕭道遠之類說文漏 其或古體難明取情驚憤者則以石經之餘
略今得之於字林 若立變為宜晉變為晉之類說文互晉
比例為助 人所難識則以石經遺文宜與晉代之石經湮沒所存
者寡通以經典及釋文相承隸省引而伸之不敢專也若書變為
書東變為
粟之類石經湮沒經
典及釋文相承作耳 近代字樣多依四聲傳寫之後偏傍漸失今
登科記考

卷十一

六

則采說文字林諸部以類相從務於易了不必舊次自非經典文
義之所在雖切於時略不集錄以明為經不為字也其字非常體
偏有所合者詳其證據各以朱字記之俾夫觀省無至多惑石刻
拓本
停東都試貢舉 據言 冊府元龜十年五月詔今年諸色舉並赴
上都集注云時禮部侍郎常表以貢舉人合謁見
異於選人並合上都集舉舊章也蓋十年放榜後停十一年東都
之舉故從據言載于十一年冊府元龜又注云是後不置東都貢
舉
進士十四人 楊凌 柳宗元與楊京兆憑書丈人以文律通流當
登科記大歷九年楊憑中進士十三年楊凝中進士十一年楊
凌中進士皆有名時號三楊唐詩紀事凌字恭履最善文章
許孟容 舊書本傳孟容父鳴謙究通易象官至撫州刺史孟容少
以文詞知名舉進士甲科後究王氏易登科 柳宗元集

韓注孟容字公範京兆長安 崔損 柳宗元先友記損清河人韓

人大歷十一年中進士第 舊書本傳大 王紆 紹之兄見柳宗元先友

中進士第 王紆 紹之兄見柳宗元先友 記韓注紆大歷十一年

知貢舉 禮部侍郎常袞 見唐語林 舊書常袞傳大歷中為禮

節度馬璘又累著功勳恩寵莫二各有親戚于貢舉及求為兩館

生袞皆執理人皆畏之 按據言載貞元中有無名子自云山東

野客移書劉吏部云兩京常調五千餘人書判之流亦有碩學之

求典禮閣深駭物情實乖時望袞之徒令天下受屈以茲偏見

人容眾之意耶今信四監子取彼五幽人且吉中乎判以大明御

字為頭以敢告車軒為尾初類是頌翻乃成箴其間又金盤對於

玉府非惟問頭不識抑亦義理全乖據此口嘲堪入觀樓張載華

以江皋對灑浴朱邵南以義老對乞言理自未通對仍未識並考

入等可哀也哉王中則意子何知表通則因人見錄苟容私謁豈

登科記考 卷十一 七

謂公乎況宏辭大國光華吏曹物色公明立標榜令盡赴上

都東京者棄而不收常袞大辱於國當即袞知舉時事也

十二年巳 此年試通天臺賦以洪臺獨存 黎逢 狀元 唐詩

進士十二人 浮景在下為韻見文苑英華 黎逢 狀元 唐詩

歷十二年進士第 撫言黎逢氣貌山野及第年初場至便於簾

前設席主司異之謂其生疎必謂文詞稱是專令人伺之句向來

報初聞云行人徘徊曰亦是常言既 周澈 見十四年周渭注下

而將及數聯莫不驚嘆遂擢為狀元 按墓誌言聯中正

鶴於二石司之下渭及第於滯炎下則澈及第於常袞下明矣文

苑英 楊系 見文苑 英華 柳宗元先友記韓注 任公叔 見

知貢舉 禮部侍郎常袞 見唐 語林

黎逢通天臺賦曰行人徘徊登秦原而遊目見漢右之荒臺清風

穆其尙在翠華歸而不迴對古情至臨高思來披蔓草以遐想觀

離宮而興哀試問薪者乃秦人也云漢之興茲臺之下馳道通乎

中禁周牆繞於平野經逝川而不息撫環堵而殊寡昔漢皇帝幸

甘泉宮肆目將遠築臺其中高居物外若與天通祈列仙之辰止

致壽聖之延洪繹繹憑雲躡躡捧日于元氣以直上倚長空而迴

出危檻岩峩迴途鬱律植承露之盤開蕭神之室將以接上元朝

太一乘大君之登降訪總真之據實於戲郊祀之義志而可採鴻

登科記考 卷十一 八

紛之狀望而已改哀壯麗之都失想威靈其如在徒野鳥之飛來

何真人之可待且白日可以精貫元珠難乎力求雖層臺巉嶮磴

道周流泰峙乎西面齊宮乎上頭仰通蒼昊俯瞰皇州甯不死之

可致諒其生也若浮我國家立太平尚清靜儼宸居以自整絕仙

臺之望幸雖丹檻栖於列宿飛梁歷於倒影有唐虞之允恭無漢

武之遊聘化由其衷居慎其獨有儀可象無思不服自然為域中

之大獲天下之福等南山之不壽何高臺之是築 今本文苑英華

典載舊本文 闕名據承樂大

苑英華補

任公叔通天臺賦曰武皇起雲陽之宮致崇臺於爽塏就山谷之

交會得神明之所在近瞰八極周臨四海將端冕而不一必垂衣
而有待是用迴載天路高標地游依稀元圃想像丹邱嶮道邈以
特立通天赫其無倚託神靈於秦旬結元氣於雍邱白日旁轉青
雲上浮八垓可接於咫尺步萬象無逃於寸眸是獻歲春眾靈咸秩
天子乃舉羣祠撰吉日郊上元禮太一風伯陪乘蚩尤扈蹕向甘
泉以整像屆通天而挺出既而越氛霧之途近星辰之境背麟衍
之五時面長安之萬井岐陽太華雙標象魏之形秦嶺終南遙樹
軒墀之屏蹈煙霞而有慕潔齋戒而思售奉寶位之虔恭佇神仙
於光景富其宵衣待曙陽谷未開鈎陳匝乎營衛天漢列以

登科記考

卷十一

九

燿火周起神光迴來暨三山之遍登當仰候於斯臺竊竊高躅神
祇焜煜喜氣周旋慶雲迴復召安期於滄海降王母於黃屋樹翠
玉以青葱草靈芝以芬馥上結絲幟高居耳目斯覽物於懷柔非
取樂於幽獨觀乎層構凌空形勢作雄風起而纖埃不致雨過而
瀑溜潛通其載惟厚其覆惟洪所以大啟於皇祚豈徒峻極於蒼
穹是以擁帶休徵感通純嘏會歌童之曲節彰從臣之風雅立極
人望叶靈王者將大漢之可追願侍祠於臺下
文苑
英華

楊系通天臺賦曰伊昔炎漢功高化洪樂率土之暨阜築通天而
且崇初一賞以發地終百尋以隱空構之以榱桷飾之以丹紅浮

彩外燦流光內融赫兮烜兮獨出煙雲之表壯矣麗矣迴標天地
之中柏梁不同井幹非疋勢岌疑以山峙體瞳矐而景軼中遠宵
窺入之者當晝而居昏上歧峻躋登之者先曙而觀日偃佮於是
乎冥處安期於是乎暇逸月上壁而旁飛雲緣梯而下出粲粲彩
彩靈仙兮所在若瑤臺之雲馭冠蓋山於溟海炳炳彪彪天子兮
共遊若瓊樓之雲蔚照龍燭於崑邱光玉樹而葱翠影甘泉以沈
浮於是孝武皇帝紹祚卹允登眺遠騁高揖八極俯窺萬井拂軒
楯之宛虹步檐楹之倒影乃言曰可以臨萬國可以游九垓凡厥
層構莫先斯臺窺地底以豁險狃天門以崔嵬謂四夷不遐將拓

登科記考

卷十一

十

跡以開統見百神咸在則祈禱而禳災既玉女之下視復金鳥之
上迴既而袞雲獻賦文質彬郁且曰陛下承天啟聖聿膺多福排
玉戶於玉堂颺金鋪於金屋亦可以上憂宗社下恤憚獨何峻極
於臺樹恣歡娛於耳目將乘奔而獨懼矧長途而中宿至矣哉斯
言也我皇德循楷式帝錫純嘏儻茅茨而是陋堯何是乎光宅天
文苑
英華

十三年
戊午

進士二十一人 楊凝 狀元 柳宗元為李實祭楊凝郎中文惟
宗說注云大曆九年憑中進士第十三年凝中進士第 承樂大
典引蘇州府志云楊凝第一人及第 權德輿兵部郎中楊君集

序君諱凝字懋功早歲遊難於江湖間與伯氏嗣仁叔氏恭履修天爵振儒行東吳賢士大夫號為三楊易象之駱文孔門之言詩皆生知之舉
衛次公 舊書本傳次公字從周河東人器韻和雅進士甲科
弱冠舉進士禮部侍郎潘炎曰為國器擢居上
仲子陵 權德輿仲子陵慕詩君弟歲好古學與同門生釋區別凡數十萬言大
歷十三年舉進士甲科

諸科二人

知貢舉 禮部侍郎潘炎 舊書本紀十二年四月壬午禮部侍郎常表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癸未以右庶子潘炎為禮部侍郎

十四年未

五月辛酉代宗崩癸亥德宗即位 舊書本紀通鑑

登科記考

卷十一

士

六月己亥朔大赦天下詔曰天下有才藝尤著高蹈邱園及直言極諫之士所在具以名聞諸色人中有孝悌力田經學優深文詞

清麗軍謀宏遠武藝殊倫者亦具以名聞能詣闕自陳者亦聽仍

限今年十二月內到朕當親試 附府元龜 通鑑十二月朔南賊帥王國良阻山為盜上遣都官員

外郎關播招撫之辭行上問以為政之要對曰為政之本必求有道賢人與之為理上曰朕比以下詔求賢又遣使臣廣加搜訪庶

幾可以為理乎對曰下詔所求及使者所薦惟得文詞千進之士耳安有有道賢人肯隨牒舉乎上悅

進士二十人 是年試真寶出日賦以大明在天桓以時授為王

儲次苑英華注云大曆十四年王儲作魁玉 周渭文苑英華注

芝堂談薈王儲狀元惟作大曆五年誤 周渭引登科記周

渭第二人 權文公集周君墓誌銘君諱渭字兆師服儒篤學工

為詞賦大曆未常潘繼居小宗伯號為得士君與令弟澈聯中正

諱于二有司之下是歲孝文帝嗣大統詳延諸生又以貞師伐謀對有明法授汝州襄城尉按貞師伐謀即明年軍謀越眾科

袁同直 文苑英華注引登科記袁同直第五人 按呂溫臨洮送

袁同直 袁七書記歸朝詩注云時袁生作僧番人呼為袁師又鮑

溶有見袁德師侍御說江南有仙 寶常 舊書寶常傳兄常字中

植花因以戲贈詩皆謂同直也 寶常 行大曆十四年登進士

第 唐才子傳寶常叔向之子也京兆人大曆十四年王儲榜及

第 褚藏言寶常傳府君諱常扶風平陵人大曆十四年舉進士

與故吏部侍郎寶應元年卒年七十則是年二十四歲 下倪見

上第按傳言寶應元年卒年七十則是年二十四歲 下倪見

奚陟 舊書本傳字殷卿亳州人祖乾釋天寶中弋陽郡太守陟少

賦伯之秀長而成清廟之器羣倫月旦咸以第一流處之及從鄉

居文詞清麗之目授宏文館校書郎 柳宗元先友 王表 朱

記奚陟江都人韓注陟字殷卿大曆十四年中進士 王表 朱

遂 趙博宣 乾驥子侍郎潘炎進士勝有六異朱遂為朱滔太子

王表為李納女婿彼軍呼為駙馬趙博宣為冀定押

登科記考 卷十一 三

衛袁同直入番為阿師費常二十年稱前進士奚 獨孤授 文苑

某亦有事時謂之六差唐詩紀事同奚某作奚陟 獨孤授 文苑

作獨孤授注云登科記 獨孤授 文苑

博學宏詞科 苑英華又有沈珠於泉詩當亦此年試題 獨孤

授 舊書于邵傳獨孤授舉博學宏詞吏部考為乙第邵 中書覆

能學術直言極諫之士由是題筆貢藝者滿於闕下上親自考試

用絕請託之門是時文學相高公道大振得路者咸以推賢進善

為意上試制策於宣政殿或有詞理乖謬者即濃筆抹之至尾如

輒稱信者必翹足朗吟翌日則偏示宰臣學士曰此皆朕門生也

賦及進其本上自覽考之稱嘆者久因吟其句日化之式乎則必

受於來獻物或違性斯用感於至仁上以綬為知去就故特書第

三等先是代宗朝文單國累進馴象三十有二上即位悉令放之

於荆山之南而綬不辱其受獻不傷放其知去就焉 按

舊書本紀放文單國所願舞象事在大曆十四年閏五月丁亥獨

孤綬蓋於是年登進
士第又登宏詞科
獨孤良器見文苑
英華

知貢舉 禮部侍郎潘炎見唐
語林

王儲質賓出日賦曰惟天為大兮堯實則之命義和而馭日俾出
納而從時肇歲首以平分既中星鳥及宵衣而敬導始見囑夷所
以示農功之有序叶君德於無私我國家克定三元光臨四海纂
唐虞之舊說崇德禮而私在將舉正以履端奉天時而不改繇是
春官藏事太史作程天子居青陽之左个覽萬物之初生始昭宣
於東作終協贊於西成杲杲臨空無幽而不燭遲遲監下有蟄而
皆驚伊兆人分地之利我聖上則天之明淑氣載揚暢禽魚而共
登科記考 卷十一 三

躍融風乍扇迨葵藿而咸傾庶績其凝三農式就高臺紀於雲物
大野陳其蒐狩畢鸛化以觀光亦順時而敬授歲如何其歲既登
節盈縮兮日有恆歲如何其歲將起兆發生兮日之始荷奉順而
無違得禎祥而所以原夫君比德於日日麗光乎天撫有萬方每
朝君於歲始照臨庶物故出日於春前照百泉而水泮薰九陌而
蒼然台壁表無為之化重雲示有慶之年信惟貞而惟一示無黨
而無偏吝有藏器俟時卑躬思泰遇乾坤之訢合觀日月之光大
莫不向春景以自娛沐堯風而永賴文苑
英華
周渭賓賓出日賦曰陶唐氏欽若日出資授人時乃命羲仲往哉

汝司紀質賓而建始旌燭照兮無私賜谷初昇退羣冥於側陋扶
桑適上分萬象於毫釐日之為德也均日之為功也大作朝夕之
程準見乾坤之交泰無遠無近幽而必通惟植惟生罔不成賴出
於東兮示發生之所在陋於西兮觀光靈之不改必將表歲以務
檣豈獨陵虛而賦彩爾其孟陬叶月大簇和聲農祥正而土膏咸
動庶績凝而百度惟貞于以秩東作于以望西成塗足沾體勉穡
夫與田峻布和施令樂國泰而君明豈不以五行班序七曜宣精
者哉則有三足呈祥重暉降祉瑞聖斯應為光有以遠色杲杲非
童子之辯焉浮彩昭昭惟仲尼之揭矣爰考休徵圖牒與能既煦
登科記考 卷十一 丙

育之無外同寅賓而有恆賓者導也惟人之導陽賓者敬也唯人
之敬授諒難踰而可仰參地載而天覆觀其煜燿動川澄明麗天
消灑灑之殘雪斂靄靄之輕煙諸東君與楚客祀岱嶽於漢年願
捧圖稱瑞以相宣文苑
英華
袁同直寅賓出日賦曰日為天經春為歲始貞三農而允協於度
調四時而不愆於理敬其所出導其所以升黃道而萬化融出青
方而百工起所以放勳欽明羲仲是司協和天意敬授人時闕其
職則厚生斯廢行其典乃庶績咸熙且曉色曠曠清光香藹垂大
明於有截察幽深於無外守晦明之度類順躡次之交會台一德

而無私位三光而稱大煦育無偏陰陽氣宜應律管而初變暖林
花而未鮮興農功於煥室發耒耜於原田既陶陶以受歲亦欣欣
而樂天則知日以陽為德君以政為恆陽虧則物無仰照政失則
年用不登賄賔賓之有則知平秩之方宏瞻彼溟海日之所在出
扶桑而吐輝泛暘谷而裕彩貞明宇宙協順時候將虔敬而專其
所職豈出納而輕其所授我國家獻歲發生舒句達萌驚大田於
東作紀斯箱於西成君德與日德俱遠道光與日光齊明將授官
而守職俾萬化而為程文苑英華

獨孤授寅賓出日賦曰古先哲王允釐內外雖庶政之咸敘在司

登科記考 卷十一 五

天而為大所以叶乎上下所以察乎交會其職廢而時令則乖其
職修而黎人永賴歲既陽止東風作矣惟時義仲奉若天紀候暘
谷之初昇揆農功之當起寅賓克展守而勿失耒耜乃修視其所
以觀乎旭日之漸也麗蒼穹而耀晶按黃道而徐行萬物發春仁
氣良由茲始四方仰照陽德協於麗明盈縮必循夫晷度職司甯
闕其將迎木位值于扶桑初杲杲以出土膏潤於南畝且澤澤其
耕故王者重焉官不虛授考之應象則象是用貞準之田農則農
靡僛候惟帝典之明徵示人有常惟日官之無改永代斯在平秩
乎下以播百穀欽若乎上以刑四海慎爾有司惟其敬之是將邁

景德於太皞俟神功於女夷玉燭開耀金烏效遲致人和而歲美
無亂日而廢時況吾君承乾元化昭宣敘三光以著象乘六龍而
御天經紀不忒職官惟賢分命之事舉曲成之道全觀寅賓之出
日端稼穡兮大田願聆舜絃歌唐年因末光之可就與義馭而迴
旋文苑英華

王儲花發上林苑詩曰東陸和風至先開上苑花機枝藏宿鳥香
藥拂行車散白麟晴日舒紅愛晚霞桃間留御馬梅處入胡笳城
郭連增媚樓臺映轉華豈同幽谷草春至發猶賒文苑英華

周渭花發上林苑詩曰灼灼花疑雪春來發上林向風初散藥垂
葉欲成陰人過香隨遠煙晴色自深淨時空結霧疏處未藏禽奉
茸何年植間關幾日吟一枝如可翼不負折芳心文苑英華

寶常花發上林苑詩曰上苑曉沈沈花枝亂綴陰色浮雙闕近春
入九門深向暖風初扇餘寒雪尚侵豔回秦女目愁處越人心繞
繞時繁蝶關關乍引禽甯知幽谷羽一舉欲依林文苑英華

主表花發上林苑詩曰上苑春何早繁花已滿林笑迎明主仗香
拂美人簪地接樓臺近天垂雨露深晴光來戲蝶夕影動棲禽欲
託凌霄勢先開捧日心當知桃李樹從此必成陰文苑英華

獨孤授花發上林 詩曰上苑韶容早芳菲正吐花無言向春日

閑笑任年華潤色籠輕靄晴光豔晚霞影連千戶竹香散萬人家

幸繞樓臺近仍懷雨露賒願君垂採摘不使落風沙

文苑
英華

獨孤綬放馴象賦曰彼炎荒兮王國是實此馴象兮越俗所珍化
之式乎則必受於來獻物或違性斯用感於至仁吾君於是詔掌
獸之官諭如天之意惟越獻象不遠而致推己於物曾何以異徒
見弭雄姿而屈猛志安知不懷其土而感其類揆夫國用芻豢之
費則多許以方來道途之勤亦至與其繼之而厚養孰若縱之而
自遂且彼集於禁林我則有五色九苞之禽在於靈囿我則有雙
鶻共觝之獸何必致遠物於外區崇偉觀於皇都是用返諸林邑

登科記考

卷十一

七

之野歸爾梁山之隅時在偃兵豈嬰乎燧尾上惟賤賄甯恤乎焚
軀非同委棄罔或踟躕知拜跪兮則有謝渥恩兮豈無復得願侶
求羣跨川登陸食豐草以垂鼻出平林而瞪目逍遙乎存存之鄉
保守乎生生之福懷仁初就於牽掣順理竟致於亭育游乎水同
反身之龜處乎山異放麕之鹿大道茲始消風不遐感以和樂亦
參乎百獸率舞驅之仁壽甯阻乎四海為家奚必充帝庭之寶駕
鼓吹之車然後可以為國華者哉由是聖心孚於下國物靡不獲
其所化乃允臻其極放一獸而庶類知歸遂四方而萬代作則彼
周驅犀象漢放駿馬未可論功而校德

文苑
英華

獨孤良器放馴象賦曰皇上御寶厯之惟新闢乾符發坤珍德被

華夷敷雲雨之廣澤恩及飛走含天地之全仁乃御走馬以反素
斥馴象而不異非耳目之可役同寶玉之遐棄放之於無人之境
歸之於不毛之地或羣或友伊飲斲之無虞載寢載興信生成之
自遂解網之惠無聞放麕之仁克類然後以儒為林毓賢哲以為
禽以道為囿利忠良以為獸亮功格於人神德齊於宇宙是由化
與澤俱仁與道符賢為其實太康之訓不作獸用不擾虞人之箴
遂無徇物之情允著好生之德式乎可以順天然可以遂亭育既
絕燧尾之患不虞焚身之戮去狂顧於人寰徇野心於林麓伊昔

登科記考

卷十一

六

漢氏惟其晉家焚翟頭之裘於前殿卻千里之馬於後車猶自颺
休垂美有聞無譁况我一人温恭允塞本忽之而勿營非欲之而
復抑往籍之所未覩前王之所不克誠可以懷四夷柔萬國者也

文苑
英華

獨孤綬沈珠於泉詩曰至道歸溟樸明珠被棄捐失真來照乘成
性卻沈泉不是靈蛇吐猶疑合浦旋岸旁隨日落波底其星懸致
遠終無脛懷貪遂比肩欲知恭儉德所寶在唯賢

文苑
英華

獨孤良器沈珠於泉詩曰皎潔澄泉水熒煌照乘珠沈非將寶契
還與不貪符風折璿成浪空涵影似桴深看星并入靜向月同無

尤價憐時重亡情信道樞不應無脛至自為暗投殊文苑英華

唐德宗神武孝文皇帝

建中元年庚申

正月丁巳朔改元建中舊唐書本紀

十五日唐大詔令集作二月十五日策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舉人問朕聞

古之善為國者未嘗不旁求正士博採直言勤而行之輔成教化者也朕臨御日淺政理多闕每期忠義切投藥石子大夫戢翼藏

器思奮俟時今啟心以沃予當有犯而無隱朕不自滿假企慕前王上法羲軒下遵堯舜還已散之酒榷振將頽之紀綱使禮讓興

登科記考

卷十一

九

行刑罰不用而人猶輕犯吏向徇私為盜者未奔不仁者未遠豈臣非稷契而致是乎抑君謝禹湯使之然也設何謀而可以西戎即敘施何化而可以外戶不扃五諫安從三仁誰最周昌比漢高於桀紂劉毅方晉武於桓靈但見含容兩無猜怒故君不失聖臣不失忠子既其儔應詳往行四賢優劣行辨深疑在於朕躬所有不逮條問之外委悉書之必無面從以重不德冊府元龜又苑英華唐大詔令

六月九日勅孝廉科宜停唐會要按冊府元龜以為二年六月勅

皇太子欲以仲秋之月行齒胄之禮歸崇敬上疏曰五經六籍古

先哲王致理之式也國家創業制取賢之法立明經發微言於眾

學釋回增美選賢與能自艱難以來取人頗易考試不求具文義

及第先取於帖經遂使專門業廢請益無從從師資禮虧傳授義絕

今請以禮記左傳為大經周禮儀禮毛詩為中經尚書周易為小

經各置博士一員其公羊穀梁文疏既少請共準一中經通置博

士一員所擇博士兼通孝經論語依憑章疏講解分明注引旁通

問十得九兼德行純潔文詞雅正儀型規範可為師表者令四品

以上各舉所知在外者給驛年七十已上者蒲輪其國子太學四

門三館各立五經博士品秩上下生徒之數各有差其舊博士助

登科記考

卷十一

辛

教直講經及直律館算館書館助教請皆罷省其教授之法學生至監謁同業師其所執贄殿脩一束清酒一壺衫布一段其色隨師所服出中門延入與坐割脩斟酒三爵而止乃發篋出經摺衣前請師為依經辨理略舉一隅然後就室每朝晡二時請益師亦二時居講堂說釋道義發明大體兼教以文行忠信之道示以孝弟睦友之義旬省月試時考歲貢以生徒及第多少為博士考課上下其有不率教者則夏楚扑之國子之不率教者則申禮部移為太學生太學之不變者移之四門四門之不變者歸本州之學州學之不變者復本役終身不齒雖率教九年而學不成者亦歸

之州學其禮部考試之法請無帖經但於所習經中問大義二十得十八為通兼論語孝經各問十得八兼讀所問文注義疏必令

通熟者為通一又於本經問時務策三道通二一作三為及第其中

有孝行聞於鄉閭者舉解具言於習業之下省試之日觀其所實

義少兩道亦請兼收其天下鄉貢亦如之習業考試並以明經為

名得第者授官之資與進士同若此則教義日深而禮讓興禮讓

與則強不犯弱眾不暴寡此由太學中來者也詔下尚書集百僚

定議以聞議者以為省者禁也非外司所宜名周禮代掌其職者

曰氏國學非代官不宜曰一作為太師氏其餘大抵以習俗既久重

登科記考 卷十一 三

難改作其事不行舊書歸崇敬傳 冊府元龜 按唐語林云建

某年試題取某經某年試題取某史至期果然亦勸學之一術也當亦是年事

十一月辛酉朔朝集使及貢士見於宣政殿兵興已來四方州府

不上計內外不朝會者二十有五年至此始復舊制舊書本紀 摭言計吏至

一百七十三人仍令朝集使每日二人待制

進士二十一人摭言引作 魏宏簡 柳宗元魏府君墓碣府君諱

連居科首韓注建中元年宏簡 辛憚 柳宗元先友記憚龍西

中進士第貞元元年又中賢良 辛憚 柳宗元先友記憚龍西

唐次見柳宗元先友記韓注次字文編并州晉 孔戣 戣見舊書

按殘為戣母弟蓋亦巢父兄岑父子 韓愈孔戣墓誌銘戣字

君嚴始以進士佐三府五百家注引補注建中元年戣第進士

杜兼舊書本傳京兆人貞觀中宰相杜正倫五代孫舉進士新

事安祿山亂為所害兼向幼逃入終南山伯父存介為賊執臨刑

兼號呼願為奴以贖遂皆免建中初進士高第韓愈杜兼墓誌

銘兼舉進士第五百家注引補注兼字田敦 舊書令狐暉傳暉

處宏又引韓曰建中元年兼中進士第田敦 舊書令狐暉傳暉

刺史田敦暉知舉時進士門生也初暉當貢部放榜日既逐與敦

不相面敦聞暉來喜曰始見座主迎謁之禮甚厚敦月分俸之半

以奉暉

諸科二十七人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姜公輔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舊書

制策科高等授左拾遺 元友直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舊書

新書公輔愛州日南人 元友直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舊書

書本傳字安時河中人父詠澤長於河朔相節度薛嵩為磁

州司倉堯山縣令建中元年舉賢良對策禮部侍郎于邵厚遇之

登科記考 卷十一 三

新書澤舉賢良方正次潼關雨澤困不能前有熊執易者同舍

逆旅哀之輟所乘馬傾積以濟自罷所舉是歲澤上第 舊書于

公亮 見冊府元 鄭轅 見冊府元 沈封 見冊府元 吳通 見冊府元

府元龜唐會要 龜唐會要 龜唐會要 龜唐會要 龜唐會要 龜唐會要 龜唐會要 龜唐會要

經學優深科 孫玘 見冊府元 黎逢 見冊府元 白季隨 見冊府元

龜唐會要白季隨 隨一作李隨 高蹈邱園科 張紳 見冊府元 衛良儒 見冊府元 蘇哲 見冊府元

軍謀越眾科 夏侯雷 唐才子傳夏侯雷建中元年禮部侍郎令狐暉下試軍謀越眾科第一釋褐授校書郎

平知和 見冊府元 鄭儋 見冊府元 韓愈鄭儋 對直言策拜京兆高陵尉五百家注 凌正 見冊府元 周渭 見冊府元

引孫日建中三年中軍謀越眾科 龜唐會要 龜唐會要 龜唐會要 龜唐會要 龜唐會要 龜唐會要 龜唐會要

登科記考 卷十一 圭

唐會要 丁悅 見冊府元 龜唐會要 孝弟力田聞於鄉閭科 郭黃中 見冊府元 崔浩 見冊府元

李牧 見冊府元 龜唐會要 知貢舉 禮部侍郎令狐暉 舊書本紀大曆十四年九月中書省

月甲寅貶史館修撰禮部侍郎令狐暉為禮部侍郎建中元年二月 歷八年劉晏為吏部尚書奏暉為刑部員外判南曹累遷至禮部

侍郎暉之判南曹晏為尚書楊炎為侍郎暉德晏之舉分屬必擇 其善者與晏而以惡者與炎炎固已不平至暉為禮部而炎為相

有杜封者故相鴻漸之子求補宏文生炎常出杜氏門下託暉以 封暉謂使者曰相公欲封成其名乞署封名下一字暉因得以記

焉炎不意暉賣之署名屬暉暉明日疏言宰相炎迫臣以威臣從 之則負陛下不從即炎當害臣德宗以問炎炎具道所以德宗怒

曰此姦人不可奈欲杖而流之炎救解乃黜為衡州別駕 傳言禮部侍郎于邵按令狐暉貶時試制舉已過則擇實暉門生

非邵也傳但言于邵厚 遇之亦未言為門生

姜公輔對策曰臣聞堯舜之馭寓也以至理理萬邦以美利利天

下百姓猶懼其未化也萬邦猶懼其未安也乃復設謗木詢讜議

不敢滿假不敢荒甯伏惟陛下元德統天文思居業慎重光之不

緒返滔古之休風光啟憲章疇咨管劄錫臣之策思以啟沃臣狂

簡不知化源謹昧死稽顙輒陳愚慮制策曰朕竊不自揣敢慕前

王欲上法義軒下遵堯舜還已散之滔樸振將頹之紀綱使禮讓

興行刑罰不用而人猶輕犯吏尚徇私為盜者未奔不仁者未遠

豈臣非稷契而致是乎為君謝禹湯使之然也大矣哉陛下之言

登科記考 卷十一 言

乎臣聞禹稱善人不善者遠矣伏見陛下微隱逸於空山拔夔龍

於下位聘名士禮賢者善無欲之從發惟新之詔使吏肅人悅法

明令張而猶曰君謝禹湯臣非稷契此陛下讓之至也臣何敢問

焉夫中於道者易以興化失其道者難以從宜事爽其分則一毫

以非事審其分則殊途同歸計歲者非一時而可用致理者非一

日而成功但立法於制事之初望化於經年之外使損益鑒

替寒暑漸於春秋何憂不均理於義軒同光於堯舜制策曰設何

謀而可以西戎即敘施何術而可以外戶不扇者陛下乎惠心和

戎狄相彼君長解辯戶庭應以地僻遐荒未知聖造伏以戎狄輕

而寡信貪而無親視邊戍申嚴則請通國好視疆場無備則屢啟
貪心固難可以禮義和難可以恩澤撫取今之要莫過於智將悍
卒設險邊隅臣伏以陛下且以恤下爲心不以西戎爲慮今請制
其邊兵有常數將有常務分其土而居之給其畜而業之因其業
也而爲之城池因其將焉而爲之牧守又申嚴其令使獲虜馬者
賞以馬使獲虜羊者賞以羊人皆固業戰自力倍則可少安今積
甲日深興戎歲廣黎人抗弊未可勤師伏望利物之原息人之道
使廣庶類農桑以時宏濟濟之士於朝盛洋洋之化於野使其來
也慕斯文物之盛居其邊也杜其利欲之求然後欵塞而可即敘

登科記考

卷十一

誼

矣夫姦邪生於豪傑廉恥生於禮義禮義立孰有不恥且恪乎衣
食足孰有背義趨利者乎臣以爲遂其富利之業申其仁義之化
則外戶不扃矣制策曰五諫安從三仁誰最者夫諫者以諷爲先
亂國非無直言也直言不用故諂諛勝矣理國非無諂諛也諂諛
不用則直言勝矣時逢否閉仲尼或守其主文今日昭明微臣請
從其直諫臣之職也敢二事乎昔商紂不君虐棄天物三仁弼諫
藩捍宗彝退八百之師抑三分之眾均其憂亂俱可稱仁較其持
危或非同德比干知死亾之義且曰陷君微子去父母之邦或云
智免進退不失其正在於太師乎制策曰周昌比漢高於桀紂劉

毅方晉武於桓靈俱見含容兩無猜怒故君不失聖臣不失忠子
既其儔應詳往行四賢優劣佇辨深疑臣聞君明則臣直二聖以
乘時開國參佐昌圖二臣以委質造邦克扶興運開忠讜之路成
不諱之朝固擬議失倫比方不忤將以感君之未寤致理於昇平
絕好惡之門傳和睦之代名高終古傳在策書魏魏三代斯爲盛
美臣素無學術謬竊對敷若變其微斯言之玷使臣以禮晉武甯
劣於漢高鼓怒抗辭周昌不優於劉毅制策曰在乎朕躬有所不
逮條問之外委悉書之必無面從以重不德者臣固凡陋越在側
微仰天地之大全空忻化育體陰陽之廣運每荷陶甄豈意聖詔

登科記考

卷十一

誼

薦臨猥垂下問心慮殞越夏蟲不覩於春冰曲士甯知於天道欲
申微素進退憂惶伏見陛下以道生成以德覆載賞以春夏刑以
秋冬捐金玉於江湖反珍奇於藪澤委符瑞爲草莽用忠良爲靈
慶臨羣下以正德惠兆人以厚生誠太平之道也刑措之漸也臣
不勝其忤願陛下俯仰必於是寤寐必於是詩云靡不有初鮮克
有終抑臣以爲知終終之可以存義者其惟聖人乎伏惟陛下終
之臣不勝葵藿傾心之至謹對

文苑
英華

二年 辛酉

二月中書門下奏准制崇元館學生試日減策一道者其崇元館

附學館見任者既同行事例合需恩惟策一道不可更減減大義
兩條從之冊府元龜 唐會要

十月中書舍人趙贊權知貢舉先時進士試詩賦各一篇時務策

五道明經策三道贊奏以箴論表贊代詩賦仍各試策三二二道

應口問大義通經等舉人明經之目義以為先比來相承惟務習

帖至於義理少有能通經術寢衰莫不繇此今若頓取大義恐全

少其人欲且因循又無以勸學請約貢舉舊例稍示考義之難承

前問義不形文字落第之後競喧者多臣今請以所問錄於紙上

各令直書其義不假文官既與策有殊又事堪徵證憑此取舍庶

登科記考 卷十一

歸至公如有義策全通者五經舉人請准廣德元年七月敕超與

處分明經請減兩一作選伏請每歲甄獎不過數人庶使經術漸

與人知教本教旨明經義策全通者令所司具名奏聞續商量處

分餘依冊府元龜 唐會要按次年進士試學官箴是罷詩賦

四年試曲江亭望慈恩寺杏園花發詩大約貞元之初即復舊制

故大和間禮部奏言國初以來試詩賦中間或更改更旋即仍舊

也

進士十七人據撫言是年原試白雲起封中賦按趙崔元翰狀

廣卓異記引登科記崔元翰建中二年進士狀元及第舊書

子邵傳崔元翰年近五十始舉進士邵異其文擢登甲科且曰不

十五年當掌詔令又崔元翰傳博陵人進士擢第登博學宏詞制

書崔元翰名鵬以字行柳宗元上江陵趙相公寄所著文啟有

梯級建中二年崔元翰崔放崔備三人府元府副第三崔放見

人于邵知貢舉依次放及第蓋推崇藝實不能易也

據言崔元翰為揚州州炎所知欲奏補屬懇曰願進士由此獨

步揚中然不曉程試先求題目為弟崔放知之旭日都堂始開盛

氣白侍郎曰白雲起封中賦放請退主崔備見上唐詩紀事

司於兼中卒愕換之是歲二崔俱捷

第鄭元均柳宗元先友記元均榮陽于公異永樂大典引蘇

建中二年登第舊書本傳吳人登進士第公異初應進

士舉與舉人陸贄不協及贄為宰相奏公異無素行黜之

明經科董溪新書董著傳子溪擢明經韓愈董溪墓誌銘溪

年四十九推之

及第在是年

諸科二人

登科記考 卷十一

知貢舉禮部侍郎于邵舊書本紀四月丁巳貶禮部侍郎

三年壬戌

四月敕禮部應進士舉人等自今以後如有試官及不合選并諸

色出身人等有應舉者先與舉人陳狀准例考試如才堪及第者

送名中書門下重加考覈如實才堪即令所司進納告身注毀官

甲准例與及第至選日仍稍優與處分其正員官不在舉限冊府

會要

進士二十八人詞學指南建中三年進士試學官箴又進

士別頭試試散器銘見潘昂霄金石例

諸科一人

知貢舉 中書舍人趙贊見上

四年癸亥

十月丁未涇原兵叛上出苑北門戊申至奉天舊書本紀

進士二十七人是年試易簡知險 薛展元 武元衡唐才子傳

伯蒼河南人建中四年薛展榜進士舊書本傳曾祖德載天后

從父弟官至湖州刺史祖平一終考功員外郎修文館學士父就

殿中侍御史元 韋同正唐詩紀事韋同正 韋純舊書本傳

衛進士登第 憲宗廟諱遂以字稱八代祖賢什周號道通公父肇官至吏部侍

郎貫之即其第二子少舉進士貞元初登賢良科 太平廣記引

續定命錄武元衡與韋貫之同年及第武拜門下侍郎韋罷長安

尉赴選元衡以為萬年丞過堂日元衡謝曰某與先輩同年及第

元衡遭逢濫居此地使先輩未離塵土元衡之罪也貫之鳴咽流

涕而退後數月除補闕是年元衡帥西川三年後人相與貫之同

登科記考 卷十一

日宣 柳潤潤建中四年進士見洪興祖韓子年譜按潤為

制 柳潤華陰令以賦貶昌黎上疏理潤復為國子博士 熊

執易阻論執易端坐剖折傾動場中一舉而捷 照言熊執易赴

舉行次撞闕秋霖月餘滯於逆旅俄聞鄰店有一士吁嗟數四執

易潛伺之曰前堯山令樊澤舉制科至此馬斃囊空莫能自進執

易造焉遠轍所乘馬倒囊濟之執易其年罷舉澤明年登科記

纂淵海引該開錄云唐熊執易通九經當時設科取士題目甚多

執易俱中等中章武皇帝詔就殿試以二論一簡易而知險阻一

判同居高等必授城門郎屬德宗違難

奉天必時在京師妻于潛詣行在

知貢舉 禮部侍郎李紆舊書本傳紆自號州刺史徵拜禮部侍

郎德宗居奉天擇為同州刺史尋棄州

詣梁州行在拜兵部侍郎反正兼知選事李懷光誅河東節度

及諸軍會河中詔往宣勞節度使還敷奏合旨拜禮部侍郎

興元元年甲子

正月癸酉朔帝在奉天行宮受朝賀畢改建中五年為興元元年

大赦天下制曰尚德者教化之所先求賢者邦家之大本永言茲

道夢想勞懷而澆薄之風趨競不息幽棲之士寂寞無聞蓋誠所

未孚故求之不至天下有隱居行義晦迹邱園不求聞達者委所

在長吏具名問奏朕當備禮邀致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

登科記考 卷十一

極諫及博通墳典達於教化并識洞韜略堪任將帥者委常參官

及所在長吏聞薦冊府元龜

二月丁卯車駕幸梁州舊書本紀

五月戊辰李晟收京城舊書本紀

七月壬午上至自興元舊書本紀

進士五人是年進士試朱千銘 馬異唐才子傳馬異睦州人也

見潘昂霄金石例 興元元年禮部侍郎鮑防

下進士 第二人

知貢舉 禮部侍郎鮑防見唐語林 穆員鮑防碑真拜

南菁書院叢書

唐德宗皇帝

大興徐松

貞元元年

正月丁酉朔大赦天下改元貞元舊書本紀

四月十一日勅比來所習爾雅多是鳥獸草木之名無公理道自

今已後宜令習老子道德經以代爾雅其進士亦宜同大經略

帖試唐會要

五月二日勅自今已後明經習禮記及第者許冬集唐會要

九月乙巳唐大詔令集注云九月二十五日按舊書本紀乙巳有庚申辛酉冊府元龜載此月有丁巳其非二十五日

登科記考 卷十二

明上御宣政殿策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等三科舉人舊書本紀冊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注云試官防獨孤恂

策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問皇帝若曰蓋聞上古至道之君垂

拱無為以臨海內不理而人化不勞而事成星辰軌道風雨時若

邈乎其不可繼何施而臻此歟三代以來制作滋廣異文質之變

明利害之鄉威之以刑道之以禮敦其俗而彌薄防其人而益始

豈澆淳必繫於時耶何聖賢間生而莫之振也朕祗膺累聖之業

猥居兆人之上虔恭刻勵如恐失墜憂濟庶務夕惕晨興永惟前

王之典謨是憲是則師大禹以崇儉法高宗以求賢興夏啟之征

作周文之罰旌孝悌舉直言養高年敦本業平均徭稅黜陟幽明

勵精孜孜勤亦至矣然而浮靡不革理化不行暴亂不懲奸犯不

息五教猶鬱七臣未臻鄉黨廢尚齒之儀蒸黎無安居之志賦入

日減而私室愈貧廉察日增而吏道愈濫意者朕不明歟勢不可

歟何古今之事同而得失之效異也思欲剏革前弊創立新規施

之於事而易從考之於文而有據備陳本末將舉而行無或憚煩

略於條對自頃陰陽舛候稔疹頻興仍歲旱蝗稼穡不稔上天作

孽必有由然屢降凶災其咎安在傳曰時之不義厥罰常陽又曰

堯湯水旱數之常也二者乖反其誰云從今人靡蓋藏國無庾積

登科記考 卷十二

朕屢延卿士詢訪謨猷至乃減冗食之徒罷不急之務既聞書話

亦已遵行而停廢之餘所費猶廣欲轉權於江徼則遠不及期將

搜粟於關中則擾而無獲節軍食則功臣懷怨省吏員則多士

歸中心浩然罔知攸濟子大夫蘊蓄才器通明古今副戎虛求

然就列匡朕之寡昧拯時之艱災畢志直書無有所隱冊府元龜文苑英華

策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問皇帝若曰朕承祖宗之鴻烈獲主神

器任大守重懼不克堪思與賢士大夫共康理道庶幾

以求而羣議紛然所見異指以

依違以來七年於茲矣國制多缺朕甚惡焉今予大夫博習墳典
深明教化褒然充舉咸造於庭其極慮精心以喻朕之未寤仲尼
敘禮樂刪詩書修春秋廣易道六經之教所尚各殊豈學者修行
理當區別將聖人立意本異宗源施之於時孰為先後考之於道
何者淺深差次等倫指明其義夫知本乃能通於變學古所以行
於今今之教人則異於是工祝陳禮樂之器而不知其情生徒誦
禮樂之文而不究其事欲人無惑其可得耶將革前非固有良術
堯舜率天下以義比屋可封桀紂率天下以暴比屋可戮然則土
之化下罔或不從而三仁四凶較然自異有教無類豈虛言哉作

登科記考

卷十二

三

樂移風聞諸昔典夫至雅必淡至音必希文侯列國之賢君猶曰
則惟恐寐矧彼流俗其能化乎將使天地同和災沴不作黎人不
變姦慝不前何施何為以致於此王者制理必因其時故忠敬質
文更變迭救三代之際罔不由之自秦刻古法漢雜霸道紛綸千
祀至教不與國家接周隋之餘俗未澆一處都邑者利巧而無恥
服田畝者樸野而近愚尙文則彌長其澆風復質又莫救其鄙俗
立教之本將何所從自昔哲王惟以三正互用後之術士乃言五
運相生以漢應火行則周為木德禮稱尙赤義例頗乖永言於茲
莫識厥理九流得失之論歷代興亡之由王鄭識禮之異同公毅

傳經之優劣必精必究用沃虛懷文苑英華 唐大詔 令集 陸宣公集

策識洞韜略堪任將帥科問皇帝若曰朕遐觀典謨詳求理道三
代之際粲然可徵未嘗不文武並興農戰兼務故能居則足食動
則足兵兵足則威食足則回威則暴亂息固則教化行理國之本
實在於此秦漢以降王制不修選士廢射御之儀教人無蒐狩之
禮即戎者不知其稼穡力本者罕習於干戈於是異文武之人分
農戰之道守則乏食征則鮮兵歷茲千年竟莫能復抑知之者蓋
寡將行之者惟艱歟朕念之甚勤思繼前躅良以軍旅之士役戍
靡寧勳庸既多爵秩咸賁服田疇慮與怨咨仰給縣官不可勝

登科記考

卷十二

四

計由是版圖日減阡陌歲荒水旱小愆廩餉咸竭欲使軍人悅歸
於耒耜儒者咸達於韜鈴田萊盡耕攻取必勝誘人孔易其術安
施王者之師本於立德兵家之法方務出奇德以信成奇以詐勝
理有違反將何適從宋襄成列而敗軍見嘉魯策韓信決囊以摧
敵取貴漢朝然則喪國亡身豈霸王之道冒危乘險非仁誼之心
所宜討論以定褒貶夫眾寡不敵克必以謀樂生下齊孫子破楚
魏武之勝袁紹宋高之滅姚泓成敗之由備陳本末古人有言曰
誅伐不可偃於天下又曰善為國者不師二端異焉其有深旨子
房序次兵法任宏論謀軍書指明異同詳錄名氏想聞商略擇善

而行文苑英華 唐大詔
陸宣公集

丁已詔曰朕祇膺祖宗之業猥居億兆之上任大守重不敢康寧

永懷萬事之統懼有所闕夕惕若厲中夜以與求賢審官期於至

理而政化猶鬱太平未臻思得海內忠良竭誠規諫泊經術之士

才略之臣以明教化以立武事惟茲三者政之大經慮巖穴之間

尚多遺逸故科別條目廣延異能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章執誼

等達於理道甚用嘉之位以旌能宜升秩序其第三人委中書

門下即超資與處分第四等人即優與處分第五等人即與處分

嗟乎強學以待問進德以及時昔公孫宏猶聞十上失之正鵠必

登科記考 卷十一

反諸身凡為多士宜各自勉册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十月甲子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章執誼等一十八人官有差

册府元龜

十一月癸卯冬至大禮大赦天下制曰致理之本在乎審官審官

之由資乎選士將務選士之道必精養士之方魏晉已還澆風未

革國庠鄉校唯尚浮華選部禮闈不精實行學非為己官必徇人

法且非精弊將安救宜令百僚詳思所宜各修議狀送中書門下

參較得失擇善而行舊書本紀 唐大詔
陸宣公集

進士三十三人 鄭全濟狀 魏信陵唐才子傳 魏信陵貞元元
年鄭全濟榜及第容齋五

羊士諤唐才子傳 羊士諤貞元
元禮部侍郎鮑防下

陸源唐詩紀事 陸源貞
元進士第 姚係唐才子傳 姚係河中

昌黎集有酬司門盧四兄雲夫院長望秋作五 錢徽書本傳
百家注引集注云盧四名汀貞元元年進士 錢徽書本傳

父起徵貞元初進士擢第 白居易和錢員外答盧員外早 崔
春獨遊曲江詩醉思詩侶有同年注雲夫蔚章同年及第 崔

從書崔慎由傳父從貞元初進 崔頊琪之父貞元初進士
諸科二十一 崔頊琪之父貞元初進士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韋執誼見册府元龜 唐會要 舊書
幼聰俊有才進士 穆贄文苑英華作穆贄注引登科記作贄第

入第三等其所條對至今傳之 新書鮑防傳時比歲早策問陰
陽殿診質對漢故事免三公卜式請烹宏羊指當時輔政者右司

登科記考 卷十二

即中獨孤恤欲下質防不許曰使上聞所未聞不亦善乎卒置高
第帝見策嘉揖 柳宗元祭穆質給事文云賢良發策始振其儀

天子動容敬我直辭載之册府命以諫司 太平廣記引異聞集
穆質初應舉試畢與楊憑數人會穆策云防賢甚於防姦楊曰公

不得矣今天子方禮賢豈有防賢甚於防姦穆曰果如此是矣遂
出謁鮮于弁弁待穆甚厚食大報云尊師來弁奔走具靴笏

遂命徹食及至一眇道士爾質怒弁待之薄且來者是眇道士
不為禮安坐如故良久道士謂質曰豈非供奉官耶曰非也又問

莫曾上封事進書策求名否質曰見應制已過試道士曰面色大
喜兼合官在清近是月十五日午後當知之矣策是第三等官是

左補闕故先奉白質辭去時十五日後當知之矣策是第三等官是
人應問曰五郎非左補闕當時不先唱第三等便兼官一時拜耳

故有 鄭利用見册府元龜 唐會要 裴復 見册府元龜
愈河南少尹裴君慕銘云公諱復字 柳公綽見册府元龜 唐

茂紹河東人又云公舉賢良拜同官尉 歸登見册府元龜 唐會
傳字起之京兆華原人年十八應制舉 歸登見册府元龜 唐會

登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貞元元年也 歸登見册府元龜 唐會
登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貞元元年也 歸登見册府元龜 唐會

歸登見册府元龜 唐會

歸登見册府元龜 唐會

傳歸登貞元 李直方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崔邠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舊書本傳少舉進士又

初登賢良科 鄭敬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魏宏簡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宏簡

方正科 鄭敬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魏宏簡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宏簡

十年卒年四十七 沈迥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田元祐 見唐會要冊府

推之是年二十八 沈迥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田元祐 見唐會要冊府

徐袞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韋純 見新書 錢徽 見承樂大典 魏信陵 見

樂大典引 蘇州府志 劉簡甫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 熊執易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劉簡甫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陸巨 舊書本傳巨字景山吳郡人應制舉授萬年縣丞 永

識洞韜略堪任將帥科 許贊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超絕科 見雲麓漫鈔

登科記考 卷十二 七

知貢舉 禮部侍郎鮑防 見唐語林 按防是年又為考策官唐

賢良方正得穆質柳公綽等皆位至台鼎世美其知人穆質鮑防

碑詔徵賢良求其諱言時員仲兄不敢違詔實蒼生利之宰臣病

之與公並命考策者以為異日故事言或有犯投之

不疑焉公日使上聞所未聞聖朝之瑞也權居甲第

穆贊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策曰臣聞帝王之理殊塗而諫諍之

道一致五諫之要同歸而直諫之用為急今朝廷之不聞直聲久

矣伏惟陛下採唐堯師錫之義降禹湯罪己之詞詳延直臣博求

失政自近古已來憂勞思理未有如此其至者且何患乎不得為

堯舜而已若欲陛下之德於天比崇欲陛下之名與天無極斯乃

天之意也臣之志也不然者臣當退從作者七人之八耳孰為來

哉制策曰上古有道之君垂拱無為以臨四海不理而人化不勞

而事成星辰軌道風雨時若邈乎其不可繼何施而臻此歟三代

以來制作滋廣異文質之變明利害之鄉威之以刑導之以禮敦

其俗而彌薄防其人而益偷豈澆淳必繫於時耶將聖賢問生而

莫之振也臣聞三皇以道化五帝以德化故曰俯己以安百姓垂

衣而化天下天何言哉帝何力哉無為而已遂性而已至道既往

至德寢衰而三代之主先之以禮義故有法度之制質文之變高

其隄防崇其刑辟不臻大化迄可小康上古之君三代之主教化

既異勞逸自殊則知禮之盛衰皆德所致效在德有優劣非時有

登科記考 卷十二 八

澆淳繼二代者其隆殺可知矣制策曰朕祗膺累聖之業猥居兆

人之上虔恭刻厲如恐墜失憂濟庶務夕惕晨興臣聞舜禹日兢

湯武日業皆前代帝王之所以為理憂勤之至也臣竊聞陛下憂

勞大道勤績庶務無大無小必躬必親靡不關心靡不經手勤亦

至矣憂亦至矣然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弊古人云人生處代如

白駒過隙耳何忽自苦如此又陛下下則罪己二則罪己若然者

復何用宰相乎何用有司乎制策曰永惟前王之典謨是憲是則

師大禹以崇儉法高祖以求賢興夏啟之征作周文之罰旌孝弟

舉直言養高年敦本業均平徭賦黜陟幽明厲精孜孜勤亦至矣

然而浮靡不革理化不行暴亂不懲姦犯不息五教猶鬱七臣未臻鄉黨廢尚齒之儀蒸黎無安土之志賦入日減而私室愈貧廉察日增而吏道愈濫意者朕不明歟勢不可歟何古今之事同而得失之效異也思欲刻革前弊創立新規施之於事而易從考之於文而有據備陳本末將舉而行臣聞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陛下追惟前王之典謨是稽古之道也然陛下師古為理也欲何為乎為皇乎為帝乎為王乎驅天下之人欲令歸思耶歸敬耶歸文耶漢文帝以清淨為宗近稱刑措漢宣帝以刑名律下亦謂中興自古以來未有不舉綱而目正不澄源而流清者矣此亦

登科記考

卷十二

九

陛下熟聞之矣是憲是則之宜更申明之使在下者有所趨也臣聞大禹稱三王首者以其卑宮室菲飲食裕人克己儉之至也其道運沒不嗣久矣惟陛下獨能師而行之苟綸言之可復則天下之可化所謂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者也臣聞自古求賢各以類至三皇師其臣五帝友其臣三王臣其臣取其師之禮黜位而朝之取其友之禮以身先焉取大臣之禮以皮幣先焉陛下欲為皇則行事師之禮欲為帝則行取友之禮欲為王則行取大臣之禮自昔哲王則有感夢而行傳慶惟肖則有協卜而出涓濱親載則有卑辭以厚禮湯命五返於處士則有可就不可

屈備獨三顧於草廬此皆陛下備問之矣臣竊見國家取賢之道其禮部吏部失之遠矣則制策之舉最為高科以臣言之不得無弊且陛下弓旌不出元繡深藏無聘問之先有投刺自媒者無軟輪之禮有躡屨而來者支離於京闕會計於有司又廣張節文妄設條格禁禦約束隣諸盜賊防賢之意甚於防姦崎嶇困辱曠日引久然則一觀天顏一承聖問臣恐皇王佐畧不可由此而致也今之所得者乃臣輩瑣瑣者耳疆名曰賢賢者固如是耶厚顏包羞臣竊自笑則高宗求賢之意似或不然此乃國家最弊之務伏惟陛下加思重而慎之陛下文可經天地武可定禍亂我武載張

登科記考

卷十二

十一

則河殤亡命之寇既已指朝自滅我文載脩則淮瀕逋逃之醜可以不日自來道冠古今功格上下夏啟周發曾何足云陛下旌孝弟而孝弟未能化人旌之未得其實也舉直言而直言未得上達舉之不得其人也養高年則廢禮已久未有間也敦本業則失農者多鮮有勸者平均徭稅而怨嗟日生姦賊之吏未去也黜陟幽明而善惡同貫考課之法未精也陛下師崇儉之遺訓則浮靡何患不革前王之典謨必用則理化何患不行化行則暴亂懲奸犯息然後禮義可浹五教自宣矣七臣者豈非孝經所謂天子有爭臣七人乎今朝廷立官致位有以諫為名者左右前後拾遺補闕

其數甚眾不止七人使陛下有未臻之嘆其過將有所歸矣以陛下養高年之禮著於上則鄉黨不廢尚齒之儀均徭役之法行於吏則蒸黎有安土之志安土則樂業樂業則務本務本則興農興農則家給家給則賦不減而人不貧矣吏道愈濫者吏之不精也臣竊見吏部課最者遺其實以資歷為優試材者失其本以書判為上加以檢驗滋章簡牘繁揉賸眊淹滯吏緣為姦事壅於上權移於下胥役未品得擅官府所以財賄公行不殊市道量職求直價若平準然古則為官擇人今則為財擇官反古害今其弊如是又有通經之目試文之科不同歸於吏部選之至於此雖廉察日登科記考

卷十一

十一

增固不及也若剗革前弊明詔固當疾行創立新規微臣以為不可且烈祖之憲章未改前王之法度察然德輳如毛在克己而已何必改作然後成功因人之欲順天之時則易從行古之道得理之中則有據制策曰自頃陰陽外候稔疹頻興仍歲旱蝗稼穡不稔上天作孽必有由然屢為凶災其咎安在傳曰時之不久厥罰恆暘又曰堯湯水旱數之常也二者相反其誰云從今人靡蓋藏國無廩積朕屢延卿士詢訪謀猷至乃減冗食之徒罷不急之務既聞嘉話亦已遵行而停廢之餘所費猶廣欲轉輸於江徼則遠不及期將搜粟於關中則擾而無獲節軍食則功臣懷怨省吏員

則多上靡歸中心浩然罔知攸濟臣聞旱蝗者稽諸洪範為言不又之罰也言之不久令之不信也言者西方金也金失其性為木所傷木東方少陽古云陽勝所以為旱陽既亢極氣又蠶蒸則介蟲為孽蠶蝗為害臣見比年旱魃為害已甚矣則洪範之徵亦明矣無乃陛下詔令不信乎抑又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其握兵者不本乎仁義貪於殘戮人用愁苦怨氣積下以傷陰陽之和也則國家兵先於河北河北旱蝗隨之次及河南河南旱蝗亦隨後次及關中關中又蝗旱既仍歲蝗亦比年無乃陛下用兵者不詳其道也臣謹稽古典參於歷代禳除異術祈禱多門至若貶食首登科記考

卷十一

十一

用稼穡圭璧求邪於幻術覲福於淫流土龍矯首於通衢羣巫分袖而鼓舞此又從人之欲也至若兩漢舊儀三公當免卜式晉議宏羊可烹此又一時之事也然俱非救旱之本去災之道則有一郡一邑一宰一牧勤恤人隱精建神明或以身禳或以心禱蝗且去境旱不為災牧宰之微尙或臻此況陛下尊為天子德為聖人神動而天從氣使而時變至誠所感何往不通臣伏見陛下去年八月二日所下德音避正殿而不居損常膳而不御議獄緩死掩骼埋瘠詔文始書害氣將究詔書始下和氣自生故不旬朝之間充渠殲殄兵革偃息甘雨薦降氛災自銷天之監人也明矣速矣

然則陛下之德有以動天天且不違況於鬼神乎若堯湯之災陰陽之數此則先儒之言略矣小臣不敢傳疑惟洪範之徵信也謹而言之陛下從而鑒之臣聞堯之水湯之旱而國無損瘠者蓄積多而備先具也今國家或時不雨一歲不登堯湯比之懸矣人至困竭國爲空虛者備之不早頃所以賦斂無極怨讟日盈權須詭求朝令夕具豈不以兵食乎今蒲同勞師既還關輔生人纒息不急軍食不煩軍須則搜粟關中重擾未可轉輸江徼雖遠可期關兵食以廩儲雖積食猶慮費用者多則功臣何因而懷怨擇賢才以實官雖省員猶慮曠職者眾則多士何憂而靡歸臣聞方內之

登科記考

卷十二

三

理亂由君上之所執上有所執則下有所守臣竊觀國理似或不然無可久之圖無常備之制用無本末舉無條綱任運而行應急而化若虛舟之觸用濟江河如亂絲之棼望成綸綍所以遇運則福至遇厄則禍生遇歲惡則勞遇歲豐則逸坐迎天命不關人謀聖心浩然罔知攸濟者乃彝倫不敘之故制策曰子大夫蘊蓄才器通明古今副我虛求森然就列匡朕之寡昧拯時之艱災畢志直書無有所隱此乃陛下厚禮眾君子之意臣微曷足以當之若臣者生爲唐人馬牛之齒甫以壯矣道不得行身不得遂嗚矣賤矣與螻蟻何異然詩書天人之際皇王經緯之道三墳六經九流

百氏前王沿革之要歷代興亡所由既嘗經之於心頗亦備之於學雖未之究可略而言至若時政之損益任賢之得失刑辟之有輕有重生人之或利或病臣又耳或有所妄聞身遠與寡莫爲之先且無因至陛下言之爾皇天后土宗廟社稷實宜知臣之心每用憤發惻款隱憂痛臆激於肝血藏於骨髓思有以一出之久矣蒙陛下開天地之德降雷雨之施深詔執事旁延郡國俾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舉臣也幸苟有志人乃舉之此亦上天降祐皇唐使陛下錫臣此便得有路索言之於上也若賢與良則臣豈敢惟諫與直或有可觀言不直諫不極是微臣不忠之罪孤陛下虛

登科記考

卷十二

西

聽之德也至如忌諱挾誅誹謗附律脯醢淫戮鼎鑊濫刑此乃昏主暴君凶國之具亦陛下之所明知故臣不復有虞於聖朝耳是敢竭慮極愚指陳其切是耶納而行之非也容而宥之所謂言之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也謹對

文苑英華

二年丙寅

六月十一日勅開元禮國家盛典列聖增修今則不列學科藏在書府使效官者昧於郊廟之儀治家者不達冠昏之義移風固本合正其源自今已後其諸色舉人中有能習開元禮者舉人同一經例選人不限選數許集但問大義一百條試策三道全通者超

資與官義通七十條策通二道已上者放及第已下不在放限其
有散試官能通者亦依正員官例處分其明經舉人有能習律一
部以代爾雅者如帖義俱通於本色減兩選令即日與官其明法
舉人有能兼習一經小帖義通者依明經例處分 冊府元龜
唐會要

進士二十七人 張正甫 狀元 承樂大典引蘇州府志張正甫
南陽人曾祖大禮坊州刺史祖紹貞尚 寶平 唐才子傳寶平字
正甫榜進士 韓愈寶平墓誌銘公學問于江東尚幼也名聲詞
章行於京師人遇其至及公就進士且試其輩皆曰莫先寶生于
時公勇袁高為給事中其方有重名愛且賢公然實未嘗以干有司
一舉成名而東遇其黨必曰非我之才維吾舅之私五百家注引
程法年京兆金城人 褚載言寶平傳府君諱牟字貽周貞元二
年舉進士與從父弟故相贈司徒易直故相贈少師李公夷簡故

登科記考 卷十二 五
兵部侍郎張公賈故王都侍郎張公正甫同年 寶易直 見上
上第按長慶二年卒年七十四是年三十八歲 寶易直 見上
寶相易直幼時名祕家貧就業村學其教授妻有道術而人不知
一日近暮風雪暴至學童悉歸家不得而宿于漏屋之中寒爭附
火唯寶公寢於榻夜深方覺叟撫公起曰寶祕君後為人臣貴
壽之極勉勵自愛也及德宗幸奉天日公方舉進士亦隨駕而西
乘一羣驢至開遠門人棚路隘其扉將闔公懼勢不可進聞一人
叱驢兼推其後得疾馳而出顧見一黑衣卒呼公曰秀才已後莫
忘問情及升朝訪得其子提挈累至吏中榮達 按舊 李夷簡
書本傳云易直舉明經為祕書省校書郎言明經似誤 李夷簡
見上 舊書本傳字易之鄭惠王 李俊 太平廣記引續元怪錄
元懿四世孫擢進士第中拔萃科 李俊 岳州刺史李俊舉進士
榜前一日當元二年有故人國子祭酒包信者通於主司援成之
旁有賣糕者其氣熾燻有一吏若外郡之郵檄者小囊置帽坐于
其側頗有欲糕之色燻燻而食之客甚喜嚼數片俄而里門開
眾簇出客獨附俊馬曰願請問俊下聽之曰某乃冥之吏送進士
名者君非其徒耶俊曰然日送堂之勝在此可自尋之因出視俊

無名垂泣日苦心筆硯二十餘年借計者亦十年今後無名豈終
無成乎日君之成名在十年之外祿位甚盛今欲求之名非難但
於本祿耗半且多屯剝纔獲一郡如何俊曰所求者名可得足矣
客曰能行少賂于冥吏即於此取其同姓者易其名可乎俊問幾
何日陰錢三萬貫某感思而以誠告其錢非某敢取將遺廢吏
來日午時送可也復授筆使俊自注從上有故太子少師李夷簡
名俊欲指之客遽曰不可此人祿重未易動也又其下李夷簡
客曰可矣乃指去温字注俊字客遽卷而行曰無違約既而俊詣
信信未冠問俊來怒出日吾與主司分深一言狀頭可致公何躁
甚頻見問吾其輕語者耶俊再拜對日俊懇於名者若恩決此一
朝今當呈榜之晨冒貢奉謁惟唯色猶不平俊愈憂之乃變服
伺信出隨之經皇城東北隅逢春官懷其榜將赴中書信揖問日
前言遂否春官日誠知獲罪負刑不足以謝然迫于大權難副高
命信自以交分之深意謂無阻聞之怒日季布所以名重天下者
能立然諾今若移妄于某蓋以其官閑也平生交契今日絕矣不
揖而行春官遽追之曰迫於某權留之不得稱特深願外于形骸
見責如此甯得罪於權右耳請同尋榜指名填之祭酒開榜見李
公夷簡欲指春官急日此人宰相處分不可去指其下李温日可

登科記考 卷十二 六
矣遂指去温字注俊字及榜出俊名果在已前所指處其日午時
隨眾參謝不及赴糕客之約迫暮將歸道逢客泣示之背日為君
所誤得杖矣廣吏將舉勘某更他祈共止之某背實有重杖者俊
驚謝之且日當如何客日來日午時送五萬緡亦可無追勸之厄
俊日諾及到時焚之遂不復見然後登仕之後追勸不絕于
道纔得岳州刺史未幾而終按是年即包信放榜小說家言未足
據 李稜 太平廣記引續定命錄故殿中 張賈 呂温韋夏卿碑言
員外郎清 張署 昌黎集有河南令張署舉誌銘君諱署河內人
河張賈 張署 大父利貞皇考諱仰使君方質有氣形貌魁碩
長於文詞以進士舉博學宏詞為校書郎五百家注 齊據 高陽
引樊日君行十一又引補注署貞元二年進士第 齊據 高陽
見柳宗元送嚴公貺序 劉闢 舊書本傳貞元中進士擢第宏詞
韓注據貞元二年中第 劉闢 登科 獨異志唐劉闢初登第
下者胡蘆生筮得一卦以定官祿胡蘆生雙瞽卦成謂闢日自此
二十年祿在西南不得善終闢留東素與之其後脫褐從章令公
於西州官至御史大夫為行軍司馬既二十年韋病薨使闢入奏
請益東川詔未允闢乃微服單騎復詣胡蘆生筮之謀著成卦謂

323

關曰吾二十年前常與一人曾卜得无妄之隨今復得此卦非異
昔賢乎關即依阿唯諾蒞生曰若審其人禍將至矣關不甚信
乃歸蜀果叛肅宗皇帝擒之戮于棊街 按韋皋卒於永貞元年
逆數至貞元二年為二十年惟韋皋傳言順宗即位皋遣支度副
使劉闢於京師獨異志謂皋薨後關
乃入奏非是且皋已死誰復使闢耶

諸科一人

韜晦奇才科

朱放 唐才子傳朱放字長通南陽人貞元二年
詔舉韜晦奇才詔下聘禮拜左拾遺不就

知貢舉

禮部侍郎鮑防

國子祭酒包佶

舊書本傳正月丁未
以禮部侍郎鮑防為

京兆尹國子祭酒包佶知禮部貢舉 穆員鮑防傳每歲貢士充
於王庭心為靈龜事絕請託京師仍歲蝗旱務殷人耗拜京兆尹
永樂大典引嘉定鎮江志包幼正以國子祭酒知貢舉

三年卯

登科記考

卷十二

十一

進士三十三人

牛錫庶

狀元 撫言貞元二年牛錫庶謝登薦
少保下及第先是所寶應二年一榜之

後爾來二紀矣國之耆老殆非俊造馳騁之所二子久屈場籍其
年計偕來主文頗以耕鑿為急無何並馳人事因遲遲朝客誤人
所弟昕岸幘倚杖謂二子來謁命左右延接二子初未知誰也借
訪于閣吏吏曰蕭尚書也因各以常行一軸而費大蒙稱賞所以
久無後進及門見之甚喜因留連竟日俄有一僕附耳昕吩二子
驟然既而上列繼至二子隱于屏後或曰二十四年載主文桐園
朝盛事所未曾有二子聞之亦不意是昕猶慮數刻淹留失之善
地朝士既去二子辭而告之復許以高第竟如所諾 太平廣
記引逸士牛錫庶性靜退寡合舉舉不第貞元元年因問日
君明年合狀頭及第錫庶但幸偶中一第爾殊不信也時已八月
未命主司偶至少保蕭昕宅前值昕杖策將獨游南園錫庶遇之
遽投刺并贊所業昕獨居方思賢友甚喜延與之語及有文卷再
三稱賞因問日外間議者以何人當知舉錫庶對日尚書至公為
心必更出領一歲昕日必不見命若爾君即狀頭也錫庶起拜謝
復坐未安忽聞馳馬傳呼日尚書知舉昕遂起錫庶復再拜日尚
書適已賜許皇天后土實聞斯言昕日前言期矣明年果狀頭及

第 謝登見 趙修 因話錄趙修貞元三年進士及第當年制策
年登制科則語林誤矣 裴瑾 柳宗元裴府君墓碣公諱瑾字
按即裴顯慶登科記序者 裴瑾 封叔河東閭喜人由進士上第
校書崇文館韓注貞元三年瑾中
進士按瑾之後夫人宗元兒女

諸科五人

知貢舉

禮部尚書蕭昕

舊書本傳昕貞元初兼禮部尚書尋復
知貢舉 按舊書三年正月乙巳禮部

侍郎薛播

卒蓋以播代
信播卒昕方知舉也

四年戊辰

正月庚戌朔御丹鳳樓大赦制日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者高蹈不
仕隱居巖穴孝弟力田聞於鄉里所在長官具以名聞親當策試

登科記考

卷十二

十一

冊府

元龜

是月勅應補宏文崇文學生員闕至少請補者多就中商量須有
先後伏請 按伏請上 准建中三年十一月勅先補皇總麻已上親
及次宰輔子孫仍於同類之內所用蔭先盡門地清華履歷要近
者其餘據官蔭高下類例處分 唐會
四月 唐大詔令集作正 策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問皇帝若日
月今從冊府元龜 朕聞王者統御寰宇司牧黎元一人之聰不足以周聽一人之目
不足以徧觀敷求賢良用輔聞見朕以寡德纂承丕緒託於人上
十載於茲雖多難僅甯而昇平未復永惟前古之理布在方冊憲

章典禮可得而詳考之則易遵行之則難至中夜忘寢莫知所以然子大夫學覽該通待問斯久欽襟應召朕甚嘉焉各啟爾心以祛予惑成王致理刑措不用孝文勵精斷獄四百太宗皇帝簫勺羣屈削平八隅固圖空虛又踰前代一歲所決二十九人今者官署尚存法令明具封域之內可謂小康而黔首上億尚資科禁循源究本其故何哉豈朕教之不明將或人之多僻佇數旨要當酌其宜文王建邦經制斯備周公立政禮樂增修然而朝命六卿揆分百度鄉閭有長林澤有官計以職員動以萬數農夫不充于緝伍編籍不給於虞衡以是制人義或安在永言師效良用為疑唐

登科記考

卷十一

九

虞設規九載三考俾安其位將盡其能列授羣司寄之眾務一官不理事有所隳一吏非人官有所廢罰俟於終日賞不待於踰時若官廢而後求人事廢而後變法政將口澆其道如何今欲濟天下於太和致羣生於仁壽勸農務本何術為先敦學崇儒何禮為切何方可以順風雨何典可以序神祇成湯遇災何七年而後禱高祖伐叛何歷載而不實辨於古者通於今鑒於事者明于理備陳終始朕親覽焉

唐大詔
令集

進士三十一人
劉太真侍郎試曲江亭望慈恩寺杏園花發詩按太真連放兩榜此未知何年姑載于第一榜俟考
五百家韓注引孫注貞元四年侍郎劉太真知舉放進士三十六人崔立之中第
按此年三十一人云三十六人

未知孰是或誤以五年人數當之也
包誼 據言包誼者江東人也有文辭初與計憐之館于私第誼多遊佛寺無何唐突中書舍人劉太真觀其色日即舉人也命一介致問誼勃然曰進士包誼素不相識何勞要問太真甚銜之以至專訪其人於估估聞誼所為大怒而忌之因詰責遺移他舍誼亦無作色明年太真主文志在致其永棄故落誼文侯終場明遺之既而自悔之曰此子既忤我從而報之是為淺丈夫也必矣但能承廢其人何必在此於是放入策太真將放榜先巡宅呈宰相榜中有姓朱人及宰相以朱批近大逆未欲以此姓及第亟遣易之太真錯愕趨出不記他人唯記誼爾及誼謝恩方悟己所惡也因明言乃知得喪非人力也蓋假手而已唐語林包誼江浙人下第游漢南與劉太真相會辨難詞屈責其不敬誼擲杯中其額後太真為禮部侍郎誼應舉太真覽其文卷於包侍郎估之家初甚驚嘆及視其名乃包誼也遂歎然至出榜宰相欲有去留面問太真換一名太真不能對忽記誼之姓名遂言之遂中第 按唐語林所載與據言異故兩存之 願沉華亭縣令延陵包公壁記云君辟秀才以文字自附隨難奉天重圍暗解上撫其背而春旨亦以資禮待之按包公疑即誼也 崔

登科記考

卷十二

三

立之 唐詩紀事立之登貞元進士第 容齋續筆崔立之字斯立壁記云種學績文以蓄其有祖嗣演迤日以肆其贈崔評事詩云崔侯文章苦捷敏高恨駕天輪不盡頃從關外來上都隨身卷軸車連軫朝為百賦猶鬱怒暮作千詩轉道繁才豪氣猛易語言往往蛟螭雜雙翅其寄崔二十六詩云西城員外丞心跡兩翺奇往歲戰詞賦不將勢力隨傲兀坐試席深叢見孤羅文如翻木成初不用意為四坐各低而不敢試眼窺佳句喧眾口考官敢取疵連年收科第若摘領底髻其美之如是但記云貞元初拔其能戰于京師再進再屈於人獨木作再進屈于人文苑亦然蓋他本誤以于字為于也又登科記立之以貞元三年第進士七年中宏詞科正與詩合 按韓文考異于藍田縣丞廳壁記下云斯立貞元四年進士六年中博學宏詞又於寄崔二十六立之詩下云立之中貞元四年進士第知舉侍 鄭羣 韓愈鄭羣墓誌銘羣字即劉太真洪氏所引登科記誤 鄭羣 宏之世為榮陽人以進士選吏部考功五百家注引樊 李君何 見文苑 周宏亮 苑英氏曰貞元四年羣登進士第

華 唐詩紀事宏 曹著 見文苑 陳翥 見文苑
亮登貞元進士第 英華 明經科 林蘊 見文苑 第六子貞元四年明經及第
諸科二十六人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崔元翰 廣卓異記引登科記貞元四年
諫科頭登科 權得與崔君元翰集序年殆知命甫與計偕至京
師泊博學宏詞直言極諫凡三登甲科名動天下 按玉芝堂談
蒼唐有四元崔延翰又為 裴次元 見冊府元
制科首延翰當為元翰 裴次元 見冊府元
任華送李彝辛初都序宗室後進有以學術辭藻著稱者彝也
去年制舉不捷無何以書歷抵二相國論安邊術由是召試西掖
凡數十百人彝與莊 崔農 見冊府元
若訥高郡同入高等 崔農 見冊府元
見冊府元 柳公綽 復應制舉再登賢良方正科時年二十一
龜唐會要 柳公綽 復應制舉再登賢良方正科時年二十一

卷十二

三

劉禹錫舉開州柳公綽自代狀 趙修 見冊府元
前件官以賢良方正再敦王庭 趙修 見冊府元
龜唐 章彭壽 見冊府元 鄒儒立 見冊府元 王及 見冊府元
杜倫 見冊府元 龜唐會要 杜行方墓誌烈考倫文術政事為
即署而後 元易 龜唐會要 王真 見冊府元 龜唐會要 按是
出符符竹 元易 龜唐會要 王真 見冊府元 龜唐會要 按是
登科其策有云臣遠祖比干因諫而死天不
厭直更生微臣見黃滔前山遠嚴寺碑銘序
清廉守節政術可稱堪任縣令科 李異 見唐會要 冊府元龜
權德輿作墓誌皆不言 冊府元龜
莫應制科則作異者是 冊府元龜
孝弟力田聞於鄉閭科 張皓 見冊府元
知貢舉 禮部侍郎劉太真 唐語林貞元四年劉太真侍郎入貢
屍寄前主司蕭昕尚書詩曰獨坐貢

關裏心芳草生山公
昨夜事應見此時情

李君何曲江亭望慈恩寺杏園花發詩曰春晴凭水軒仙杏發南
園開蕊風初曉淨香景欲暄光華臨御陌色相對空門野雪遙添
淨山烟近借繁地閑分禁苑景勝類桃源况值新晴日芳枝度彩
鴛文苑 英華

周宏亮曲江亭望慈恩寺杏園花發詩曰江亭閑望處遠近見秦
源古寺遲春景新花發杏園夢中輕葉密枝上素姿繁拂雨雲初
起含風雪欲翻谷輝明地香氣遍千門願莫隨桃李芳菲不為
言文苑 英華

卷十二

三

曹善曲江亭望慈恩寺杏園花發詩曰渚亭臨淨域憑望一開軒
晚日分初地東風發杏園異香飄九陌麗色映千門照灼瑤華散
歲楚玉露繁未教遊妓折乍聽早鶯喧誰復爭桃李含芳自不言
文苑 英華
陳翥曲江亭望慈恩寺杏園花發詩曰曲池晴望好近接梵王家
十畝開金地千林發杏花映雲猶誤雪照日欲成霞紫陌傳香遠
紅泉落影斜園中春尚早亭上路非賒芳景堪遊處其如惜物華
文苑 英華
五年已

二月勅特置三禮開元禮科舊書職官志按開元禮科置於二
年至此年始有登科者見登科記職

四月詔曰明經舉人所習爾雅多是草木鳥獸之名無益理道宜

令習老子道德經以代爾雅其進士同大經例帖册府元龜

五月詔曰王者設教勸學依先生徒肄業執禮為本故

孔子曰不學禮無以立又白安上理人莫善於禮然則禮者蓋務

學之本立身之端居安之大猷致理之要道屬辭比事而不裁之

以禮則亂疏通知遠而不節之以禮則誣實百行之本源為五經

之戶牖雖聖人設教罔不會通而學者遵行宜有先後自頃有司

登科記考 卷十二

定議計功記習不量教化淺深義理難易遂使修傳學者例從冬

集習禮經者獨授散官敦本勸人頗乖指要姑務宏獎以廣儒風

自今以後明經習禮記及第者亦宜冬集如中經兼習周易若儀

禮者量減一選應諸色人中習三禮者前資及出身人依科目例

通典册府元龜作依 白身人依貢舉例 通典册府元龜作依 每經

科目選例吏部考試 貢舉例禮部考試 問大義三十條試策三道所試大義仍令主司於朝官學官中簡

擇精通經術三五人間奏主司與同試問質定通否義策全通為

上等特加超獎大義每經通十五條 通典會要作 已上策通兩道

已上為次等依賢與官如先是員外試官者聽依正員例其習開

元禮人問大義一百條試策三道全通者為上等大義通八十條

已上策通兩道已上為次等餘一切並准習三禮例處分其諸館

學士願習三禮及開元禮者並聽仍承為常式册府元龜唐會

進士三十六人 盧頊狀 楊巨源 唐才子傳楊巨源字景山蒲

二人 崔簡 柳宗元祭姊夫崔使君簡文韓注崔簡貞元五年

及第 崔簡 中進士第又崔使君權厝志注云崔簡字子敬

馬達 貞元五年盧頊榜進士 王叔雅 許志雅故江南西道觀察

王公墓誌銘公諱敬雅字元宏太原祁人郡舉進士纔及京師動

目屈指傾蓋結驥為禮部侍郎劉太真探見知遇再舉而登第科

以元和四年卒年五十 駸公弼 柳宗元送嚴公貺下第歸興

五推之是年三十五歲 駸公弼 柳宗元送嚴公貺下第歸興

美服勤儒素退託于布衣章帶之任如少習然故第 張正元 唐

登科記考 卷十二

紀事正元登貞 裴度 舊書裴度傳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貞元

元五年進士第 裴度 五年進士擢第 劇談錄唐中書令晉公

裴度微時寓洛中常乘蹇驢入皇城方上天津橋時淮西不庭

已數年矣有二老人倚橋柱而立語曰蔡州用兵日久徵發甚困

於人未知何時平定忽觀度驚愕而退有僕者攜書囊後行相去

稍遠問老人云適髮蔡州未平須待此人為將既歸僕者具述其

事度曰見我龍鐘相戲耳其秋果領鄉薦明年及第泊留守洛師每

登科記考

卷十二

美

罪被繫昨告人假得玉帶二屨帶一直千餘緡以遺津要不幸遺
失行此今老父不測之禍無所逃矣度無然後復細詰其物色因而
頓異大言曰此必有陰德及物此後前程萬里非某所知也再三
詰之度偶以此言之相者曰此便是陰功矣他日無相忘勉旃
勉旃度果位極人臣 裴度劉太真神道碑銘貞元三年拜禮部
侍郎天下賓王之士尚實遠名者竊相贊矣秉公心而排羣議履
正道而杜私門以為善善與能試言考藝若求虛譽獲小嫌是全
身之計非取士之方也迺送抑淨偽仍咸不回適值時棟變更朝
柄奪移怒不在公而及于公矣遂因驚驚之口成是貝錦出為信
州刺史又日門人之在朝廷者諫議大夫杜羔中書舍人裴度起
居舍人盧士政殿中侍御史李修光祿少卿盧長卿右司郎中韋
乾度工部員外郎李君何在 潘牧者浙東觀察都團練使御史中
丞李遜黔中觀察經略使御史中丞李道古澤州刺史中丞盧頊
嘉州刺史王良士復州刺史鄭羣河州刺史嚴公弼慈州刺史劉
元鼎其在幕府者侍御史田伯殿中侍御史盧璠馬達監察御史
馮魯楊巨源其在畿者機陽令麻仲容藍田丞崔立之整屋尉趙
澹等咸懷賞鑒自悼遺闕 按裴公統言兩榜無由別為某年今

并載於下 胡証 舊書本傳証字啟中河東人父瓊証貞元中繼
以俟考 披言胡証尚書質狀魁偉膂力絕人與
裴晉公度同年度尚狎遊為兩軍力人十許輩陵轢勢甚危窘度
潛遣一介求救于証証衣皂貂金帶突門而入諸力士視之失色
証飲後到酒一舉三鍾不啻數升杯盤無餘遂巡主人上燈証
起取鐵燈臺摘去枝葉而合其附橫置膝上謂眾人曰鄙夫請非
次改命凡三鍾引滿一過三臺酒須盡仍不得有滴憑犯命者一
鐵蹄前復一舉三鍾次及一角觥者凡三臺三編酒未盡淋漓
逮至並座証舉踏將擊之羣惡皆起拜叩頭乞命呼為神人証
曰鼠輩敢爾乞汝殘命叱之令去 按昌黎有奉酬振武胡十二
丈大 羅玠 披言羅玠貞元五年及第開宴曲江泛舟沈玠以
夫錫送周魯儒詩序言玠升俊造仕 杜羔 新書杜兼傳從弟羔
甸服官至御史則披言之說未確 杜羔 貞元初及進士第
按世系表羔為襄陽杜氏兼為涇水杜氏非同族 王泉子杜羔
妻劉氏善為詩羔累舉不中第乃歸將至家妻即先寄詩與之曰
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迴如今妾面羞君 寶平 昌黎
面君到來時近夜來羔見詩即時而去竟登第而返

登科記考

卷十二

美

送寶平從事序五百家注引孫注 李方叔 見昌黎集張署墓誌
曰平扶風平陵人貞元五年登第 盧士政 李修 盧長卿 韋軋度 李遜 舊書本
五年登第 道曾祖進德太子中允祖珍玉昌明令父震雅州別駕遜登進
士第 元稹李建墓誌銘曰與仲兄遜舉進士並世為公卿
李道古 舊書李舉傳子道古登進士第 韓愈李道古墓誌銘
公以進士舉及第五百家引補注道古貞元五年登第
王良士 劉元鼎 盧璠 馮魯 麻仲容 趙澹 張汾 乾
元初刑君牙為隴右臨洮節度進士張汾往謁後二年及
第按刑君牙拜節度在貞元三年則汾登第疑在此年
明經科 丁公著 舊書孝友傳丁公著字平子蘇州吳郡人祖衷
及第按公著卒於大和六年
諸科六人 王海引登科記貞元五
年始有開元禮一人

知貢舉 禮部侍郎劉太真 舊書本紀三月丙寅貶禮部侍郎劉
太真為信州刺史 冊府元龜德宗
貞元五年禮部侍郎劉太真貶信州刺史太真性怯懦詭隨其掌
貢舉幸臣姻族方鎮子弟先收擢之又常敘陳少遊勳績擬之恒
文大招商議因有斯貶 按魏遷墓誌銘云少履文字貞元初以
鄉舉射策上省者五六以賄援兼無竟不登第然當時稱屈者眾
矣是其時貢舉固未厭人望也 楊
巨源有懷德抒情寄上信州座主詩
六年 庚
午
九月勅本置兩館學生皆選勳賢胄子蓋欲令其講藝紹習家風
固非開此俸門墮素典教且令式之內具有條章考試之時理須
精覈比聞此色倖冒頗深或假市門資或變易昭穆殊虧教化之
本但長澆競之風未補者務取闕員已補者自然登第用膺既已

乖實試藝又皆假人誘進之方豈當如此自今已後所司宜據式

文考試定其升黜如有假代並准法處分元卿

進士二十九人按柳宗元集有省試觀慶雲圖詩韓注以為公舉進士時所作考子厚舉進士于貞元五年則省試自六年始七年以後題皆可考

則觀慶雲圖為六年試題矣唐欽舊書文苑傳唐欽貞元六年

君墓誌君諱欽字嘉言北李君房昌黎集有愛直贈李君房別

海人貞元初舉進士甲科鄭權舊書本傳榮陽開封人登進士第

房張建封塔也鄭權集有送鄭權尚書序五百家注引孫曰灌

貞元六年進士鄭權集有送鄭權尚書序五百家注引孫曰灌

六年舉進士第

明經科 林著明林俊見素文集著小名友直披

諸科五人 丁公著公著以五經及第明年又通開元禮授集賢校書郎見孝友傳

登科記考 卷十二

博學宏辭科 崔立之見韓文

知貢舉 禮部侍郎張濛歐陽詹唐天文述歲在辛未實貞元七年范陽張公濛為春官之二年蓋劉太

真貶後張濛代為禮部侍郎至七年為三年是六年為張濛知舉

矣新書張說傳言濛事德宗為中書舍人不言為禮部侍郎按

孫均之子

七年 未辛

十二月秘書監包佶奏開元刪定禮記月令為時令其音及義疏

並未刊正其開元禮所與月令相涉者請選通儒詳定從之唐會

進士三十人試珠還合浦賦以不貪為寶神物自尹樞狀元

黃門第一榜尹樞為狀頭先是杜公主文志在公選知與無預評

棟梁諸學生皆一時英傑無一人相救時入策五百餘人相顧而

已樞年七十餘獨趨而進曰未喻侍郎尊旨公曰未有榜帖對曰

樞不才公欣然延之從容因命卷簾授以紙筆樞援毫斯須而就

者一札一人則抗聲斥其姓名自始至末列庭閣之咨嗟歎其公道

為請樞曰狀元非老夫不可公大奇之因命筆親自札之盧綸

有送尹樞令狐楚及第後歸觀詩云佳人比香草君子即芳蘭寶

器金鸞重清音玉佩寒賁文齊受寵獻禮兩承歡鞍馬并汾地手

迎陸 陸復禮見文苑 林藻 承樂大典引甫陽志貞元以前甫

始擢第 太平廣記引開川名士傳貞元七年杜黃裳知舉開尹

樞時名籍籍乃徵服訪之問場中名士樞唯黃裳乃具告曰某

即今年主司也受命久矣唯得一入某他不能盡知敢以為請樞

贊然謝曰既辱下問敢有所隱即言子弟有崔元略孤進有林藻

令狐楚數人黃裳大喜其年樞狀頭及弟試珠還合浦賦藻賦成

忽假寐夢人告曰何不敘珠來去之意既寤乃改數句及謝恩黃

裳謂藻曰敘珠來去如有神助 能改齋漫錄引趙修唐登科記

林藻第十一 按全閣詩話謂是年進士二十人林藻第十八

登科記考 卷十二

誤直齋書錄解題藻字緯乾 按藻拔次子黃滔祭陳嶠文

云俱擅乙中之二注謂林藻與嶠皆第十二人當以此為正 令

狐楚 唐才子傳令狐楚字殷士敦煌人也五歲能文章貞元七年

屬文弱冠應進士貞元七年登第 劉禹錫令狐公集序公名楚

字毅士敦煌人今占數於長安右部天授神敏性無師始學語

南鑄及令狐楚同年登進士第 乾麟子唐貞元中蕭悅新及第
時國醫王彥伯住太平里與給事鄭雲遠比舍住悅患寒熱早詣
彥伯求診候誤入雲遠第會門人他適雲遠立于中門悅前趨曰
某前及第有期集之役忽患具說狀雲遠命僕人延坐為診其臂
日據脈候是心家熱風雲達姓鄭若覓 皇甫鑄 舊書本傳安定
國醫王彥伯東隣是也悅報然而去 皇甫鑄 朝那人祖鄭幾
汝州刺史父愉常州刺史鑄貞元初登進士第 房次卿 昌黎集
又令狐楚傳楚與皇甫鑄同登進士第 房次卿 有將歸
贈孟東野房蜀客詩五百家注引鑄注曰諱行錄云房次卿字蜀
客登科記蜀客貞元七年登第房武墓誌志云男次卿有大才昌
黎祭房君文云五官蜀客孟郊 薛放 韓愈薛戎墓誌銘公弟集
集有祭房十五次卿少府篇 賢殿學士尚書刑部侍郎
放五百家注引樊氏曰放字達夫貞元七年 獨孤實 柳宗元送
登第按放河中寶鼎人戎之季弟舊書有傳 獨孤實 柳宗元送
序獨孤生與仲兄實連舉進士 寶楚 能改齋漫錄貞元七年進
韓注貞元之七年實舉進士 寶楚 士為宰相者四人令狐楚
寶楚皇甫 寶楚 士為宰相者四人令狐楚

登科記考

卷十二

完

諸科二十二入

知貢舉 禮部侍郎杜黃裳

本傳不言黃裳以何官知舉廣卓異
記云貞元七年禮部侍郎杜黃裳下

三十人及
第今從之

尹樞珠還合浦賦曰驪龍之珠無應而至駭浪浮彩長川再媚迴
夜光之錯落反明月之瑰異非經漢女之懷甯泣鮫人之淚狀微
既往莫究奚自偶良吏兮斯來遇貪夫兮則闕想夫旋返之儀圓
明可期輝如電轉粲若星馳光浦淑竄蛟螭映沙礫晃漣漪在暗
而投誠則悲路人未鑒沈泉而隱亦常表帝者無為欣出處兮據
德幸浮沈兮中規是以特表殊姿潛懷有道中含逸彩上繫元造

醜當時之饗餐應為政之美好真列郡之尤祥寶重泉之至寶於
是煥清瀾輝淺灣奔璀璨走爛斑豈能與石前卻隨流往還泛連
波之下盈一水之間而已哉茲川兮始明老蚌兮勿剖瓠瓠兮罷
笑瓊瑰兮莫偶抱圓質而香就揚眾彩而未久方載沈而載浮且
曷澌而曷不玉非寶泉戒貪實為國之司南誠感神德繫物在為
政之不拂愚是以頌其實而悅按字疑
有誤其人美斯政而感斯珍想
沿洄於舊渚念涵泳於通津則知美政不藉嘉猷入神故中潛皎
晶下沈齋倫轉則無類磨而不磷誠丹泉之莫擬諒赤水之非珍
苟或疑此為虛誕願徵之於水濱文苑
英華

登科記考

卷十二

辛

陸復禮珠還合浦賦曰珠行藏兮與道為鄰政善惡兮感物生神
私以務貪必去土而匿耀光之崇儉則還浦而歸道我政無累匪
求而至宛若中流昭然明媚對三光而分色契一德而潛致盈虛
無朕不隨月魄以哉生在返有孳殊異奔星之出使徒見其表跡
罔知其奚自觀映水之新規謂沈泉之初棄為人利也且一貫以
稱珍與眾共之雖十斛而不匱然知此珠之感唯政是隨當政至
而則至偶俗離而則離人而無道兮不去何以人而有得兮不復
何為止舊浦而可採同暗投而在斯質若纍纍疑照綴於香漢色
仍皎皎終炫耀乎漣漪且夫彼邦政悖我則為不居之物彼邦政

開我則能應道而還豈專巨蚌是剖實惟無脛而走將不貪以共
存非甚愛之能守浦之不吝任變化以往還珠之圓疑當來辨政
作員

理之奸不明可以久按疑有
脫誤 處泥沙而有光知進退而不苟利用

溥博何必取之於龍領報德宏多美猶得之於蝮口其來也所以

輔政其法也所以戒貪督循良之夕惕俾傲很以知慙勿以珠為

蘊蓄勿以珠為珍好且還浦而難期且離邦而難寶將守之而勿

失在開邪以存道文苑
英華

令孤楚珠還合浦賦曰物之多兮珠為珍通其貨而濟乎人纔披

沙以晶耀儀疑當
作俄 錯彩以璘玢避無厭之心去在他境歸克儉之

登科記考 卷十二 三

政還乎舊津絲是觀德孰云無神相彼南州昔無廉吏富期潤屋

貪以敗類孤漢主析珪之恩奪蒼梧易米之利濫源既啟真質斯

闕從予舊而不暇按字疑
有誤 諒天畀兮有自孟君來止惠政潛施欲

不欲之欲為無為之為不召其珠珠無脛而至不移其俗俗如影

之隨爾其狀也上掩星彩遙迷月規粲粲離離與波逶迤乍入潭

心時依浦口驚泉客之初泣疑馮夷之始剖依於仁里天亦何言

富彼貪夫神之所不沙下兮泥間韜光而自開映石華之皎皎雜

魚目之鰈鰈豈比黃帝之使罔象元珠乃得蘭生之詭秦主荆玉

斯還絲是發潤洲蘋增輝崖草水谷益媚澤氣彌好川實効珍地

寧愛寶隱見說符乎龍躍虧全非繫乎蚌者豈惟彰太守之深仁

可以表天子之至道觀夫采耀外澈英華內含飾君之履兮豈不

可照君之車兮豈不堪猶未遭於采拾尙見帶於江潭雖舊吏之

錄與前賢之談終思入掬以騰價永得書紳而厲貪於惟明時不

貴異物徒飾表者招累而握珍者難屈是珍也居卑流而委棄歷

終歲而埋鬱望高鑿兮闡投幸餘波之洗拂文苑
英華

林藻青雲于呂詩曰應節偏于呂亭亭在紫氛縵雲初度影捧日

已成文結蓋祥光迴為樓翠色分還同起對上更似出橫汾作瑞

來藩國呈形表聖君徘徊如有託誰道比開雲文苑
英華

登科記考 卷十二 三

令孤楚青雲于呂詩曰郁郁復紛紛青霄于呂雲色令天下見候

向管中分遠覆無人境遙彰有德君瑞容驚不散冥感信稀聞湛

露羞依草南風恥帶薰恭惟漢武帝餘烈尙氛氳文苑
英華

王履貞青雲于呂詩曰異方占瑞氣于呂見青雲表聖興中國來

王見六按字疑
有誤 君迎祥殊大樂叶慶類橫粉自感明時起非因觸

石分映香難辨色從吹作成文須使留千載垂芳在典墳文苑
英華

彭仇青雲于呂詩曰祥輝上于呂郁郁又紛紛遠示無為化將明

至道君勢凝于里靜色向九霄分已見從龍意寧知觸石文狀煙

殊散漫捧日更氛氳自使來賓國西瞻仰瑞雲文苑
英華

登科記考

卷十一

南菁書院叢書

三

登科記考卷十三

大興徐松

唐德宗神武孝文皇帝

貞元八年

申壬

進士二十三人

試明水賦以元化無宰至精感通為韻見文
苑英華御溝新柳詩見洪興祖韓子年譜

稜狀

陳羽唐才子傳陳羽江東人貞元八年禮部侍郎陸贄下
按韓詩落葉一首送陳羽陳羽有

酬幽居

上喜及第後見贈詩云九霄心在勞相問
歐陽詹

四十年

開豈足驚風動自然雲出岫高僧不用笑浮生
歐陽詹

永樂大典

載蕭陽志引登科記云歐陽詹貞元八年進士第
能

改齋漫錄

歐陽詹序詩獨孤常州及為新學記云纓胡之纓化為
歐陽詹

察使李錡

始建序詩獨孤常州及為新學記云纓胡之纓化為
歐陽詹

青於林

孫弟與歐陽詹觀之歎息相與結誓登科第
歐陽詹

有所恨

詩序云子待試京師六年及第歸觀故園又有及第後
歐陽詹

故園觀

詩云才非天授學非師以此成名曩豈期楊葉射頻因
歐陽詹

登科記考

偶中樑校材美敢當之稱文作藝方慚德相賀投篇料愧詞猶
舊

耦衣何足

羨如君即是載鳴時又與王式書之子二十有一公範
源

與羣公則

可予以進士之目而有令子觀國之心子先與靈源道
源

士虹巖逸

人有潘湖合鍊奉養之契乞從宿志勤懇懇獲與靈
源

源虹巖同

居者三年公範與羣公雖不苦以前事相迫而流言時
源

至建中初

因當道廉察故相國常公本州將放中書舍人薛公南
源

亦稍信云

之勸時兄弟親屬方以眾情聞于大人大人與羣公
源

歸乃與之盟曰至都當相迎耳削瀝泣而別仍贈之詩尋除國子
四門助教往樂籍中者思之不已經年得疾且甚乃危惟引鬚刃
而匣之顧謂女弟曰吾死矣苟歐陽詹生使至可以為信又遺
之詩絕筆而逝及詹使至女弟如言徑持歸京貞元三年子始
閱之又見其詩一慟而卒韓愈歐陽詹哀詞貞元三年子始
京師舉進士開詹名尤甚八年春遂與詹文詞同考試登第始
識李貽孫歐陽詹文集序歐陽君生於閩之里建中貞元時文
詞頗興遂大振耀會故相常來為君之觀察使有文章高名又
性頗嗜誘進後生至之日比君為芝英君之聲漸騰於江淮且達
於京師矣尋而陸相贊知貢舉搜羅天下文章得士之盛前無倫
比故君名在榜中常與君同道而相上下者有韓侍郎愈李校書
觀伯君並數百歲傑出人於今伏之按歐陽詹為第三人
史因之黃璞閩川名士傳其前有薛令之林藻考之登科記信然
李博韓譜又引姚康科第錄云李博實本年末名科名記錄於
鄉貢進士授秘書省校書郎為之李觀李觀帖經日上侍郎
李觀詩注云觀初登第韓愈李元賓墓誌銘李觀字元賓其沈

登科記考 卷十三
跪薦書侍耶座右昨者奉試明水賦新柳詩平生也實非甚尚是
日也頗亦極思侍耶果不以強奪妍不以瑕廢瑜獲邀福於一時
小子不虛也而以帖經為本求以過差去留觀去冬十首之文不
謀於侍耶矣豈一賦一詩足云乎哉十首之文去冬之所獻也有
安邊書漢高祖斬白蛇劍贊報弟書邠慶三州饗軍記胡文宣
王廟文大夫種碑項籍碑請修太學書邠慶三州饗軍記胡文宣
上不同古下不附今直以意到為辭辭訖成章中最近情者有報
弟書一篇不知侍耶常覽之耶觀嘗竊覽侍耶頭年詩一篇有才
者許以一端文者許以所長則雖班固司馬遷相如未聞若話
言是侍耶雅評掩于三賢矣故觀今日以所到之文謀于侍耶不
以帖經疑侍耶也李觀與張字侍御書觀年十有八再奉鄉薦
身未入洛家猶寄吳又報弟兌書六年春我利小宗伯以初見
心不徒還乃於京師窮居讀書著文無闕日時是年冬伯以初見
小宗伯乃以其明年司分之月乘罷驢出長安會候人舉燧謂我
來遂夜馳歸長安窮處蕭條初又上陸相公書不肖之身出一布衣
耳客游長安五年以文藝求容又上陸相公書不肖之身出一布衣
賢門下其為幸也不致忘也按新書觀李華從子孟郊有贈
李觀詩注云觀初登第韓愈李元賓墓誌銘李觀字元賓其沈

年登進士第畢闕試溥游太原於樂籍中因有所悅情甚相得及
周傳歐陽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弱冠能屬文天縱浩汗貞元八
及搖揚如旌如翹受遺之明年達於長安賃廡六秋禮闈四上頻
乎早成名早歸甯子必不惜伎能而有所絕壁以深上下之念及
竭激昂之力累為翹揚之棄反躬付已徘徊又疑黃璞歐陽行
年登進士第畢闕試溥游太原於樂籍中因有所悅情甚相得及

登科記考

卷十三

隴西人也始來自江之東年二十四舉進士三年登第又舉博
學宏詞又舉文云隴西李元賓始從進士貢在京師或貽之硯
四年悲歎否泰未嘗廢用凡與之試藝春官實二年登第
言始春官氏擢廣文生者名第無高下貞元八年歐陽詹居第
人李觀 馮宿 王起馮宿神道碑銘年二十六舉進士是時明有
第五人 馮宿 司郎兵部侍郎陸公贊其人也又應宏詞科試百
步穿楊葉賦雖為勢奪而其文至今諷之後生以為楷 昌黎有
與馮宿書與馮宿論文書五百家注引孫注宿字拱之棗州東陽
人 王涯 舊書本傳王涯字廣津太原人貞元八年進士擢第登
策連 宏詞科 劉禹錫王涯先廟碑代郡公早在文士籍射
中 張季友 韓愈張君墓誌銘尚書虞部員外郎安定張君諱
往在貞元俱從賓薦司我明試 齊孝若 命狐楚薦齊孝若書稿
時維邦彥各以文售幸皆少年 齊孝若 見前進士高陽齊孝若
字考叔年二十四學必專授文皆雅正又曰孝 劉遵古 許季
若相門子弟射策甲科崔顯亦有薦齊秀才文 劉遵古 許季
同新書許孟容傳弟季同遷兵部郎中孟容為禮部侍郎徙季同
京兆少尹時京兆尹元義方出為鄜坊觀察使奏劾宰相李絳

三

與季同舉進士為同年才數月輒徙帝以問絳絳曰進士明經歲
大抵百人吏部得官至千人私謂為同年木非親與舊也今季同
以兄嫌徒少尹豈臣所助耶且忠臣事君不以私害公設有才雖
親舊亦當白用避嫌不用乃臣下身謀非天子用人意帝然之
侯繼 昌黎送侯參謀赴河中幕詩憶昔初及第各以少 穆贊
穆贊即穆質已於貞元元年登賢良方正第授左補闕豈有復舉
進士之事至穆贊亦於大歷五年父甯為和州刺史時已釋褐為
濟源主簿穆贊又於貞元九年及第則 韓愈 舊書本傳大歷貞
此作贊者蓋賞之說也賞為甯第四子 韓愈 舊書本傳大歷貞
肅最稱淵奧儒林推重愈從其徒遊銳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治
舉進士投文於公卿間故和鄭餘慶頗為之延譽由是知名于時
尋登進士第 唐才子傳韓愈字退之南陽人貞元八年擢第
昌黎上宰相書四舉於禮部乃一得又答崔立之書及來京師見
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
策等以相示僕以為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
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 李翱韓退之行狀年二十五進士第
按昌黎上刑君牙書云二十五年而擢第又北極一首贈李觀云

登科記考

卷十三

我年二十五求友味其人 李絳 讀書志李絳贊皇人貞元八年
哀歌西京市乃與夫子親 李絳 讀書志李絳贊皇人貞元八年
以試賦升甲科 據言貞元中李元賓韓愈李絳崔羣同年進士
先是四君子定交久矣共遊梁補闕之門居三歲肅未之面而四
賢造肅多矣靡不偕行肅異之一日延接觀等俱以文學為肅所
稱復獎以交遊之道然肅素有人倫之鑒觀愈等既去復止絳羣
曰公等文行相契他日皆振大名然二君子位極人臣勉旃勉旃
後二賢果如所卜 嘉話錄李丞相絳先人為襄州督部方赴舉
求鄉薦時樊司空澤為節度使張常侍正甫為判官主判薦張公
知絳有前途放司空澤為節度使張常侍正甫為判官主判薦張公
之資悉以奉之欣然允諾又薦絳弟為同舍郎絳感澤殊常之恩
不十年 溫商 庾承宣 新書歐陽詹傳詹與韓愈李觀李絳崔
登庸 員結 胡諒 崔羣 舊書本傳羣字敦詩清河武城人十
稱龍 陸贄知舉訪于梁肅議其登第有才行者肅曰崔羣雖少年他日
必至公輔果如其言以太和六年年六十一推之是年二十一傳

四

科及第則周孝廉是匡
業也匡業即匡物之兄
林薦 明林俊見素文集薦披第四子貞
元十二年侍郎陸贄下明經及第
按陸贄知貢舉在
是年言十二年誤

諸科八人 張口 韓愈贈張童子序云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
人也考異云童子以貞元八年升於禮部

博學宏詞科 試中和節詔賜公卿尺詩見玉海按文苑英華有鈞
天樂賦以上天無聲昭錫有道為韻裴度陸復禮李

觀皆有賦為宏 陸復禮 李觀 裴度 唐詩紀事是歲陸復禮
詞試題無疑 第一李觀裴度次之

明張燧千百年眼云裴晉公度在裴垳下第四人及第按晉公於
劉太真下第進士此云及第者蓋登宏詞科也舊書裴垳傳轉殿

中侍御史尚書禮部考功二員外郎時吏部侍郎鄭珣瑜請垳考
詞判垳守正不受請託考覈皆務才實是此年宏詞考官為裴垳

矣惟文苑英華只載三人而
晉公為第四未知闕者何人

知貢舉 兵部侍郎陸贄 唐會要貞元七年兵部侍郎陸贄權知
貢舉時崔元翰梁肅文藝冠時贄輸心

登科記考 卷十三 五

於肅肅與元翰推薦藝實之士升第之日雖眾望不愜然一歲選
士獲十四五數年之內居臺省清近者十餘人 撫言陸忠州榜

時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肅薦八人俱捷餘皆共成之故忠州
之得人皆烜赫事見韓文公與陸修員外書 舊書吳通元傳通

元與陸贄爭寵會贊權兵部侍郎知貢舉乃正拜之罷內職皆通
元讚之也陸贄與宰相竇參相惡參從子申嗣號王則之從父甥

也潛結吳通元兄弟為參共傾陸贄則之令人造謗書言贄考試
舉人不實招納賄賂德宗知之罷參知政事尋貶柳州司馬申錦

州司戶李則之昭州司馬通元泉州司馬 順宗實錄陸贄真拜
兵部侍郎知禮部貢舉於進士中得人為多八年春遷中書侍郎

平章事 丁居晦重修承旨學士陸贄貞元三
年丁憂六年遷兵部侍郎又加知制誥七年出守本官

賈稜明水賦曰祭祀上潔精誠克宣伊明水之為用諒至誠以為

先積陰以成符嘉應於真數以鑑而取感無私於上元將假以表

敬式彰乎告虔皎皎泛月灑灑降天既稟氣在陰亦成形於夜有

無雖繫於恍惚融結甯隨於冬夏明者誠也我則暗然而彰水惟
信焉吾非條爾而化徒觀其清霄霧斂朗月輪孤鑒清榮而類鏡

水滴瀝而疑珠混金波而其潔迷玉露而全無感而遂通配陽燧

之為火融而不涸異寒水之在壺彼既無情此何有待始同方而

合體甯望遠而功倍故能佐因心於霜露均潤下於江海有形有

實徒加以強名無臭無聲孰知其真宰是以昭其儉潔其意含水

月之滄粹脩柔盛於豐備作元酒而禮崇登清廟之誠貴噉潢汗

之野薦陋甘醴之莫致祀事孔明其儀既精無朕而有不為而成

二氣相臨本自蟾蜍之魄三危莫比殊非沆漚之英至道自元而

登科記考 卷十三 六

兆醴泉因地而生原夫月麗於天水習乎坎物有時而出故方諸

而夜呈事有朕而因故陰靈而下感大滿若冲其來不窮風塵莫

染其真質天地不隔其幽通況國家崇儀祀薦敬身穹方欲行

古道稽瀄風客有賦明水之事敢聞之於闕宮 文苑
英華

陳羽明水賦曰彼美明水含精自天孤影流輝乃凝空作潤萬靈

來喜故為酒稱元所以貴新滌慮殷薦告虔水本涵清表至深之

心著明以比德惟馨香之義全想夫含氣造空成形永夜出陰鑿

則凝清自美對明燭則搖光相借至誠所感同就溼而流大饗是

資若待神而化斯可謂至精無朕明誠有孚泛清月而乍融乍結

洗輕烟而若有若無潤而鮮見湛露之濡金鏡晶兮潔類清水之
在玉壺至若高天委秋皎月分彩氤氳既合精粹斯在方昭德以
降神異趨下而歸海是知嚴而敬者其德大潔而祀者其福倍繁
具命之不愉豈成功之不宰原夫明水之初化也天子齋心司烜
成事望靈月露炎燧皎晶浮光清冷在器自無而有知靈化之不
測應感而來知神物之斯至其或崇國祀設方明備禮樂潔乘盛
用陶甒之器薦蘭粟之牲赫神祇而配坐望天地之含精匪明水
而神不降無明水則祀不誠是以明處作離水居為坎諒明水之
潛化本陰陽之所感其名也合五行之德其用也冠三酒之功泊

登科記考

卷十三

七

爾味淡凝然色融至馨無臭至潔含光則是水也與靈物幽通

文苑

歐陽詹明水賦曰智之不測有明水焉方諸在手圓月居天象質
越分則迢遙而迴遠精華潛合遂滴瀝以流連可謂妙自斯妙元
之又元茲道也自何而來彼靈也從何而借越香杳之蒼昊滋遙
過之永夜望蟾魄而光彩殊流端蛤形而清冷忽下等陽燧之通
感質柔砥之闕化豈非月包陰德蛤乃陰餘英精合契氣類相符
共稟坤而配坎諒交津以有濡是理焉自取之乎必有斯水也遂
生之於本無精潔可嘉清明斯在湛玉露以無垢入犧樽而有待

處靈實爵今則由於人置下升堂以不聞乎真宰觀其所自原
夫所致臨庭目擊雖從陰鑒而來向月心祈允似上天而至來奠
我繫至莫我精棄本不仁故存名而曰水從儀酌號遂表性以稱
明信可薦宗祏祈上清是故祭先展敬類帝昭誠首三酒而上獻
掩五齊以先行招百神之景福致萬姓之惟真無益下人鄙玉漿
於夜漏自求其溢晒珠露於金莖遊原習坎固有旁感處陸騰空
不無元通龍吟雲而致雨虎嘯谷以來風動無千里之燥潤纒百
里之功豈若以握中之瑣細映天上之瞳矇精液下融神人以崇
而福祿攸同者乎

文苑
英華

登科記考

卷十二

八

韓愈明水賦曰古聖人之制祭祀必主忠敬崇吉獨不責其豐乃
或薦之以水不可以瀆斯用致之於天其事信美其義惟元月實
水精故水其本也明為君德因取以名焉於是命炬氏候清夜或
將祭圓丘於元冬或將祭方澤於朱夏持鑿而精氣旁射照月而
陰靈潛下視之不見謂合道於希夷挹之則盈方同功於造化應
於有生於無形象未分徒逞離婁之目光華暗至如還合浦之珠
既齊芳於醴酒詎比賤於潢汙明德未馨神功不宰於以表誠潔
于以誠荒忘苟失其道殺牛之祭何為如得其情明水之薦斯在
不引而自致不行而善至雖辭麴蘖之名實處罇壺之器降於圓

魏殊匪金莖之露出自方諸已似霞之淚將以贊於陰德配夫
陽燧夜寂天清煙銷氣明桂華吐耀兔影流精聊設教以取水伊
不注而能盈霏然有象的爾而呈始茫茫以霜積漸微微而浪生
豈不以德叶於坎有頌則威形昭在空氣應則通鶴鳴在陰之論
不謬武嘯于谷之道可崇庶令知聖真之無黨驗天地之至公竊
比大羹之貴味幸希薦於廟中

文苑英華
昌黎集

賈稜御溝新柳詩曰御苑陽和早章溝柳色新託根偏近日布葉
乍迎春秀質方含翠清陰欲庇人輕烟度斜景多露滴行塵裏
堪離贈依依獨望頻王孫如可賞攀折在芳辰

文苑
英華

登科記考

卷十三

九

陳羽御溝新柳詩曰宛宛如絲柳含黃一望新未成溝上暗且向
日邊春嫋娜方遮水低迷欲醉人託空芳鬱鬱逐溜影鱗鱗弄色

文苑
英華

歐陽詹御溝新柳詩曰東風韶景至垂柳御溝新媚作千門秀連
爲一道春柔黃生女指嫩葉長龍鱗舞絮迴青岸輕烟拂絲蘋王
孫初命賞佳客幾傷神芳意能相贈一枝先遠人

文苑
英華

李觀御溝新柳詩曰御溝迴廣陌芳柳對行人翠色枝枝滿年光
樹樹新畏逢攀折客愁見別離辰近映章臺騎遙分禁苑春嫩陰
初覆水高影漸離塵莫入胡兒笛還令淚溼巾

文苑
英華

馮宿御溝新柳詩曰夾道天渠遠垂絲御柳新千條宜向日萬戶
共迎春輕翠含烟發微音逐吹頻靜看思渡口迴望憶江濱裏裏
分遊騎依依駐旅人陽和如可及攀折在茲辰

文苑
英華

陸復禮鈞天樂賦曰何上天之默默有鈞天之可名蓋德至而則
至從無聲而有聲和樂發音與夢寐而潛契精誠自感何耳目之
能營懿乎元德升聞天降靈貺匪同乎搏拊之和豈在乎霄雲之
上感夫心志達乎肌膚都萬物而有喜聞九奏而可娛其靜也寂
寂其動也于于異霜天之鍾應同漢月之山呼於蟹今午有音真
兮若無表穆公之休烈爲簡子之祥符以邀以遊實我之獨得不

登科記考

卷十三

十

考不擊豈他人之是愉惟茲至樂信夫元造非天私於一君惟天
響疑宿於有道不然何融融洩洩發於自然萬籟不雜八音相宣
且降惟以入夢知惟德之動天實深乎骨髓之內豈專於視聽之
前惟應語之有悅何言詞之能全至哉無金石之迭代無富商之
先後忽變化於合漠韻鏗鏘於妙有既登不死之福庭自諧保生
之仁壽則知夫天可通兮道可守自感應之無差知影響之不苟
降鑿匪遙德音孔昭鄙未善之周武甚盡美之虞韶豈獨聆之兮
四肢酣暢感之兮心神洗滌將使道德之不味必受如斯之殊錫
者也

此篇今本文苑英華闕名茲據
永樂大典載舊本文苑英華補

李觀鈞天樂賦曰異哉天帝之樂其可聞乎美矣盛矣神夫至夫
謂其有不見其有謂其無不見其無是惟德盛者能感匪詞工者
足愉故昔秦穆之寐也去乎人聞即乎天上豁若有遇杳若無妄
太音嘈兮交作上帝儼以延望百神紛紜而齊赴萬變合沓而殊
狀日月正其東西星辰分其背向乃有地祇上謁天仙下朝奕奕
翩翩霓裳羽蓋之薦集砰砰磕磕撞鐘擊鼓之相蕙舞之者僂僂
而中節歌之者洩洩而匪驕其疾武足畏其徐文足昭遇之以神
殊季札之觀魯樂而忘味類宣尼之聽韶是知窮深極厚于何不
有罕見其真莫尋其首德聲及於無外協氣積於虛受駭矣乎樂

登科記考

卷十三

上

以和和之至而天用作天之神而樂克宣其動也與元氣迭運其
靜也與太虛相全噫乎哉不可階升者天道但見夫乘虛躡浩乍
如周文之夢實異季路之禱獲觀天樂之和雜神工之擊考是天
之所合道不虛行九奏未終初疑八佾三嘆既退方異六英徒觀
夫鐘銘之內響優柔之正聲六幽爲之震魄七曜爲之重晶而莫
識其曲達其情既覺既悟如喜如戚天樂之遺音在耳天神之仿
像猶覩顧何德而承之受祉於天錫

文苑
英華

裴度鈞天樂賦曰嘉大樂之同和惟上帝之申錫豈功成之可致
必神遇而來覩吉夢足徵奇音無數爰昇天表備聽乎繳如繹如

方悟人間徒聞乎擊石拊石想夫秦穆超簡遊魂太清下連霄而
無覺上和奏而有聲感之深殊九變之曲神而化異三代之名則
知昭假於下潛通在上俾晝作夜既尙寐而冥濛好樂無荒乃克
諧而瀏亮翁然並作隱爾盡暢所以娛其精誠所以滌夫昏妄既
而受天錫降天衢空恍惚於冲漠猶髣髴於虛無餘響愔愔而在
聽撫躬眇眇而異途原夫育萬靈騰九有縱未央之娛樂表不息
之悠久永爲二主觀樂鈞天假夢中之高會豈邦內之驪然未若
我皇沖一氣而獨運協六律而相宣發善令爲鐘鼓播仁聲於管
絃將興慶於乾坤之內非取樂於耳目之前不識不知順天之道

登科記考

卷十三

上

傍流喜氣甯候於鏗鏘盡得歡心詎實於擊考斯乃常聞於率上
不闕於重霄致中和而廣被誠教化之孔昭是曰鈞天之樂也又
何萬舞之與九韶

文苑
英華

陸復禮中和節詔賜公卿尺詩曰春仲令初吉歡娛樂大中皇恩
貞百度寶尺賜羣公欲使方隅法還令規矩同捧觀珍寶麗拜受
聖心崇如荷邱山重思酬方寸功從茲度天地與國慶無窮

文苑
英華

李觀中和節詔賜公卿尺詩曰陽和行慶賜尺度爲臣工寵荷乘
佳節傾心立大中短長思合製遠近貴相同共荷裁成德將酬分
寸功作程施有用垂範播無窮願續延洪壽千春奉聖躬

文苑
英華

襄度中和節詔賜公卿尺詩曰淑景風光媚皇明龍賜重具察頌
玉尺成器幸良工豈止尋常用將傳度量同人何不取則物亦賴
其功紫翰宣殊造丹誠勵匪躬奉之無失墜恩澤自天中
九年癸酉
文苑
英華

十一月乙酉南郊大赦天下制曰天下有蘊德懷才隱居不仕委
所在觀察使表薦當以禮邀致諸色人中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
或博通墳典達於教化或詳練故事長於著述或精習律令曉暢
法理或該明吏術可委理人或洞識韜略堪任將帥者委所在州
府長吏及臺省常參官詳錄行能舉奏並限來年七月內到京朕

登科記考 卷十三
當親試 唐大詔令集 陸宣公集 册府元龜載此制作天下有
府長吏具名迹聞薦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或博通
墳典達于教化或詳明政術可以理人者委常參官及州府長吏
各舉所知開奏
朕當親自策試

進士三十二人 是年試平權衡賦以晝夜平分銖鈞取則為韻風
苑論 狀元 柳宗元送苑論登第後歸觀詩序八年冬余與馬
交祿量其志知其達於昭代究其文辨其勝於太常探而討之則
明翰於樸厚之質行浮於休顯之問游公卿之閒質直而不犯格
謹而不備交同列之羣以誠信聞余拜而兄之以為執誼而固臨
節不奪在兄而已是歲小司徒顧公守春官之缺而權擢士之柄
明年春同趨權衡之下並就重輕之試觀其掉鞅于術藝之場遊
刃乎文翰之林風雨生於筆札雲霞發于簡牘左右圍視朋儕拱
手甚可壯也二月丙子有司題甲乙 穆叔 貞元九年穆叔榜是
之科揭於南宮余與兄又聯登焉

寂為狀元誤 嘉話錄貞元末太府卿韋渠牟金吾李齊運度支
裴元齡京兆尹嗣道王實皆承恩寵事薦人多得名位時劉師老
穆叔皆應科目渠牟主持穆叔齊運主持師老會齊運朝對上嗟
其羸弱許其致政而師老失授故無名于曰太府朝天昇穆老向
書倒地落劉師 釋皎然送穆叔起舉詩曰天子錫元纁傾山禮
隱淪君拋青霞去榮資觀國寶劍光既陸離瓊彩何璘玢夙駕別
情遠商弦秋意新具真鴻鵠姿數尺看蒼長殘寇近宋郊西行
惡處塵立身素耿介處難思經綸春府搜才日高科得一人
幸南容 進士又引瑞陽志幸南容高安人 柳宗元送幸南容歸
使聯句詩序渤海幸君既登于太常之籍又云我同升之友韓注
南容與公同登進士第 嘉話錄唐柳宗元與劉禹錫同年及第
題名於慈恩塔談元茂秉筆時不欲名字彰者曰押縫版子上者
奉多不達或即不久物故柳起草暗酌之張復元已下馬徵鄧
文佐名盡著版子矣題名皆以姓望而幸南容人莫知之元茂聞
筆曰請幸先輩言其族望幸君適在他處柳曰東海人元茂曰爭
得知柳曰東海之大無所不容俄而幸至人問其望曰渤海眾大
笑慈恩題名起自張莒本于寺中閒游而題其同年人因為故事

登科記考 卷十三

柳宗元

舊書本傳曾伯祖爽高宗朝宰相父鎮太常博士終侍
御史宗元少聰警絕眾尤精西漢詩騷下筆構思與古
為侔精裁密敏璨若珠貝當時流輩咸推之登進士第 唐才子
傳柳宗元字子厚河東人貞元九年苑論榜第進士又試博學宏
詞授校書郎 韓愈柳子厚墓誌銘子厚少精敏能取進士第
然見頭角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五百家注引樊氏曰
子厚登第年二十一 劉禹錫柳君文集序子厚始以童子有奇
名于貞元初至九年為名進士 柳宗元與楊誨之第二書云吾
年十七求進士四年乃得舉又先侍御府君神道表貞元九年宗
元得進士第上問有司曰得無以朝士子冒進者乎有司聞上
曰是故抗奸臣寶參者耶吾知其不為子求舉矣又送蔡秀才上
第歸觀序僕之始貢于京師者吾知其不為子求舉矣又送蔡秀才上
見嚙乎遠而有榮者也今茲歲在鵠首若合于壽星其果合乎重
宗說注云貞元七年辛未歲在鵠首至九年癸酉子厚遂登第西
與長合壽 劉禹錫 舊書本傳禹錫字夢得彭城人祖雲父淑仕
星屬辰也 劉禹錫 舊州縣令佐禹錫貞元九年擢進士第又登
宏詞科 權德輿送劉秀才登科後侍從赴京觀省序每歲儀
曹獻賢能之書於王然後列於祿仕宣其績用耳小司徒以楚金

餘刃受詔兼領彭城劉禹錫實首是科 劉禹錫夔州刺史謝上表臣貞元年中三忝科第蘇州刺史謝上表謬以薄技三登文科又作子劉子自傳云禹錫既冠舉進士一 談元茂 張復元 錫送張監赴舉序古人以借受學為同門友今人以借昇名為同年友余與張監為丈人由是道也又贈詩云永懷同年友追想出谷晨三十二君子齊飛凌烟長按唐人為同年之父為 馬徵柳同年丈人禹錫蓋與張監之父同年疑即張復元侯考 宗元御史馬君墓誌刷子 鄧文佐 見嘉 武儒衡 武儒衡與柳宗元御進士為右衛胄曹 李翱武儒衡墓誌銘公字庭碩年二十四得進士第以長慶四年卒年五十六推之是年當二十五歲 許志雍 韓愈送許鄂州序考異引樊注志雍安 邱絳劉禹錫承詩引河南邱絳有詞藻與余同升進士科從事鄴下不幸遇害舊書田承嗣傳有進士邱絳者嘗為田緒從事及季安為帥絳與同職侯臧不協相持爭權季安怒斥絳為下縣尉 穆員新書使人召還先擢坎于路左既至坎所活排而瘞之 穆員新書

登科記考

卷十三

五

與直 按員 盧景亮 元稹酬白學士代書一百韻詩注先是穆即甫第三子 盧景亮 員 盧景亮 同年應制俱以詞直見黜 舊書文苑傳盧景亮字長晦 邱穎 權德輿送邱穎應制舉序云邱幽州范陽人第進士宏詞 邱穎 侯前年舉秀才上第按穎於十年登制科當亦 薛公達 新書薛公達助教文五百家注引樊銘始舉進士不與先輩揖作胡馬及圍巨詩 衛中行 昌黎集有書五百家注引集注云中行字大受御史中丞晏之子貞元九年進士昌黎集又有監察御史衛之元墓誌銘即中行兄也 劉禹錫送張監赴舉詩序吾不幸向所謂同年友當其盛時聯袂齊鑣互絕九衢若屏風然今來落落如曙星之相望然而尚書右丞衛大受兵部侍郎武 呂溫韋夏卿碑言開府辟士有中山衛中行十朋之多也 杜行方 鄭幹杜府君墓誌公諱行方字友直京兆杜陵人曾祖元右司禦率府曹參軍以太和七年年六十推之弱冠當在是年鄭幹於十年及弟為行方姨弟不言是同年故疑在此年也

裴杞 見文苑 陳瑾 見文苑 吳祕 見文苑 李宗和 見文苑 英華 英華 英華 英華

陳祐 見文苑 英華 一作佑 劉禹錫有贈同年陳長 史員外詩云明州長史外臺郎憶昔同年翰墨場

明經科 元稹 舊書本傳稹字微之河南人曾祖延景祖非父寬自授書九歲能屬文十五兩經擢第 侯綰錄載元微之年譜云貞元九年微之明經及第 劇談錄元稹年少以明經擢第一常結交於李賀一日執贄造門賀覽刺不容遽入 僕者謂曰明經及第何事來看李賀積漸而退

諸科八人 博學宏詞科 試太清宮觀紫極舞賦類子不貳過論見洪興祖韓 李觀裴度陸復禮按李裴陸三人已于去年登宏詞洪氏誤載 文苑英華太清宮觀紫極舞賦以大樂與天地同和為韻 按韓 昌黎集有顏 張復元 見文苑 李絳 見文苑 英華 英華

子不貳過論 張復元 見文苑 李絳 見文苑 英華 英華

登科記考

卷十三

六

知貢舉 戶部侍郎顧少連 柳宗元送苑論序韓注戶部侍郎顧少連權禮部侍郎知貢舉 丁居晦 重脩承旨學士壁記云顧少連貞元七年遷中 書舍人八年四月改戶部侍郎賜紫金魚袋 劉禹錫平權衡賦曰惟天垂象惟聖作程播二氣而是分晷度立 五則而在審權衡上穆天時應陰陽之克正下統人極俾準繩而 惟平於是黍累無差毫釐必究等度量而化通遠適體平均而勢 行宇宙當其夾鐘中律南呂戒候銅渾應節於寒暑玉漏方齊乎 臂畫繇是命有司而申令考前王而是遵權輕重以審則中規矩 而和鈞事垂文兮風傳乎千古道如砥兮日用於兆人懿夫正以 處中平而立矩命其同也有虞之制克彰稱其謹焉宣父之言可

登科記考

卷十三

六

處中平而立矩命其同也有虞之制克彰稱其謹焉宣父之言可

取故能用該仁里象合天文既左旋而右折量輕併而重分持平
罔虧可為範於秉鈞之佐泄信惟一將有助於執契之君不然則
何以懸之而息彼奸詐正之而協於晨夜得平則正我之道分允
執厥中益寡衷多眾所用兮不言而化化之有孚功莫可踰立規
程罔慚夫龜鏡揣鈞石甯失乎錙銖匪假垂鈞而其用不匱何勞
剖斗而所爭自無方今百度惟貞萬邦承則順時設教兮靡不獲
所同律和聲兮允臻其極玉衡正而三階以平七政齊而庶政不
忒矣美君臣之同體猶權衡以台德宰準繩之在心庶輕重之不
惑文苑
英華

登科記考 卷十三 七

李宗和平權衡賦曰王者統四時均五則彼權衡之為準驗陰陽
之不忒鈞深致遠黍累於焉靡差稱物平施晷度由之斯得惟權
也分其重惟衡也取其平明乎國經固懸茲以垂範掌乎天秩如
用茲而示貞衡任權以鈞物權資衡以作程故一人體之以清萬
國萬國仰之而庶政以成當其元鳥司分疇人敬授既量諸夕又
測其晝盈虛氣等何藉于土圭日夜時分已傳於玉漏莫不同度
量以應其茲原注
疑平權衡以協其候苟順氣以頒節實從時而不
謬其功斯博其道式乎諒同君原注
疑於遠近故不失於錙銖俾稱
物者守之無易掄材者持之罔渝皇矣我君康哉神化萬方取則

自得於均平一氣尚分無愆於晝夜不然者何以佐璿璣之斟酌
調元氣以網罟申乎舊章孰以權衡之大匪無同異所季原注
疑春
秋之分齊其輕重等其規矩豈鈞銖之是待在準繩而有取固將
平邦國亦以敘彝倫七政惟齊有符乎應天之運百工咸賴實資
乎秉國之鈞宜其平域中而齊律度貞天下而利黎人惟正直可
法惟中平可均夫如是則權衡者蓋亦考茲義而是遵文苑
英華
陳祐平權衡賦曰俾民不迷茲器維則行之而萬象正動之而天
下直一人不宰命任權者必公百辟以孚在持衡者守德此蓋國
之恆準教以順行雖因時以考正乃假人而後成權之垂或俯下

登科記考 卷十三 六

而斯重衡之正乃得一以至貞忠以自勝直哉惟清物無偏以表
德器守公而作程動必推移佐璿璣而克正靜無偃仰若太階之
既平懿夫衡之誠懸德乃是茂秉中正以不惑在毫釐而何謬眾
星分列若歷歷以拱辰一權下臨正亭亭而常晝斯斟酌之所以
俾名實以相副者也爾其觀象取則其數可陳積而成重銖以和
鈞稱物平施則其道無極從時利用乃有命惟新既審度而攸準
夫何患乎不均安則無傾正以順化四時行令必因其陰陽一德
奉天諒貞夫日夜是知分寸相生成乎象盈虛有準觀夫文因黃
鍾以起數應元鳥之司分爾乃七政允脩五常斯親為時德也誠

金義而木仁爲器法焉乃左旋而右矩既輕重之必審雖細微而待取平之爲美曲逆終作漢臣中以見稱伊尹是爲殷輔茲乃衡之爲道也可大權之爲義也斯乎繩從則正德不可誣動不欺於黍累用有識於分銖若夫求平之至者執中之謂乎

文苑
英華

張復元風光草際浮詩曰纖纖春草長遲日度風光
羅靡含新彩
靠微籠遠芳
殊姿媚原野
佳色滿池塘
最好垂清露
偏宜帶豔陽
淺深浮嫩綠
輕麗拂餘香
好助鶯遷勢
乘時翼便翔

文苑
英華

裴和風光草際浮詩曰澹蕩和風至
芊綿碧草長
徐吹遙撲翠
半偃作浮光
葉似翻霄露
疑扇夕陽遠
迺明曲渚照
耀滿迴塘
白

登科記考

卷十三

五

正生還暮崇蘭泛更香
誰知攬結處
含思向餘芳

文苑
英華

陳瓘風光草際浮詩曰春風泛瑤草
九日遍神州
已向花閒積
暈來葉上浮
曉光綠圃麗
芳氣滿街流
澹蕩依朱萼
颺颺帶玉溝
向空看轉媚
臨水見彌幽
況被崇蘭色
王孫正可遊

文苑
英華

吳祕風光草際浮詩曰草色春沙裏
風光曉正幽
輕明搖不散
郁豈麗仍浮
吹緩苗難轉
暉閑葉本柔
碧疑烟彩入
紅是日華流
耐可披襟對
誰應滿掬收
恭聞撥芳客
爲此尙淹留

文苑
英華

陳祐風光草際浮詩曰秀發王孫草
春生君子風
光搖低偃處
影散豔陽中
稍稍移蘋末
微微轉蕙叢
浮烟傾綠野
遠色澹晴空
空泛

彩池塘媚含芳景
氣融清暉誰不挹
幾許賞心同

文苑
英華

張復元太清宮觀紫極舞賦曰樂者所以諧萬國舞者所以節八風故元宗制紫極之舞朝太清之宮俾觀舞以知德德以容備省風以作樂樂以文同吾君續道紀脩祖功將有事以朝獻必斯舞之是崇方其一人在庭羣后列位奉常執禮以恭命太樂陳儀而歲事望聖主以龍升見舞童而麤至舞之作矣應其度而展其容樂乃徧焉動於天而蟠於地其始也顧步齊進躡躑有序既乍抑而復揚遂將墜而還舉始躡跡以盼睐每動容於取與陳器用之煌煌曳衣裳之楚楚觀乎俯仰迴旋乍離乍聯輕風颯然香兮若

登科記考

卷十三

辛

俯虹霓而觀列仙飄飄遷延或却或前清宮肅然儼兮若披雲霧而覩青天惟紫也取紫宮之清惟極也明太極之先用之則邦國之光備施之則中和之氣宣徐而匪濁比上帝鈞天之樂靜而不過小圓丘雲門之和亦何必持彼羽旌方聞乎得禮執其干戚然後爲止戈彼延陵空嘆于象箭宋玉徒美其陽阿詎能合天地之大德調陰陽之大訛者乎洪惟我后遵祖爲大道其樂使萬物無不宣飾其容使兆人無不賴客有觀而作頌願播之於九域之外

文苑
英華

李絳太清宮觀紫極舞賦曰開元中賜海內以正朔示天下以禮

樂舞紫極於宮庭饗元元於雲幄乃樹以旌旃設以宮懸由中山以表靜用上薦於告虔盛德之容昭之於行綴至和之節奉之以周旋激乎流音之下存乎大樂之先八佾以敷肅然舞於清廟九奏之作杳若享乎鈞天如是則文始不得盛於漢日大章未可比於堯年振萬古而獨出豈百王之相沿洎乎秉翟而敘候樂以舉協黃鐘歌大呂乍陽聞於簫管忽陰閉於祝敵淹速以度正直是與若中正而離立復徐動而進旅和之感物應鳥獸以踰踰禮以成文垂衣裳之楚楚由是俾有司夙夜在公候吉日鼓鐘于宮方將萬舞爰節八風于以易其俗于以告厥功因乎所有制在其中

登科記考

卷十三

三

申敬也其恭翼翼宣滯也其樂融融齊無弊於合莫感有情而統同則其業之所肄習之則利作茲新樂著為故事享當其時舞於此地退而成列周廟之干戚以陳折而復旋魯宮之羽籥斯備美乎冠之象以裝我舞其容以僭僭合九變之節動四氣之和散元風以條暢洽皇化之宏多是時也天地泰人神會舞有容歌無外故曰作樂以象德有功而可大

文苑 英華

十年甲戌

十月癸卯御宣政殿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等舉人

與張尚書書云去秋遠應直言極諫詔不逮試即此年制舉也

舊書本紀 歐陽詹

以官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而進士裴珣等一十人

九月丁丑唐會要又載於十二月按十月御試固知九月授官之誤而十二月又失之過遲故俱削之

進士二十八人 是年試風過蕭賦以無為斯化有威潛慮為韻 陳颯

狀元見廣卓異記引登科記 文 范傳正 年舉進士見柳宗元苑英華注陳颯貞元十年及第

祭李中丞文注 舊書良吏傳范傳正南陽順陽人舉進士又以博學宏詞及書判皆登甲科授集賢殿校書郎 酉陽雜俎范傳

蕭賦甚麗為詞人所誦 李逢吉 舊書本傳逢吉字虛舟隴西人祖顏父歸期逢吉登進士

第 陳通方 永樂大典引閩中記陳通方閩縣人貞元十年第少連下進士及第時屬公道大開探探孤俊通方年二十五第四

人及第以年少名高輕薄自負與王播同年王時年五十六通方薄其成事後時因期集戲附其背曰王老王老奉贈一第言其日暮途遠及第同贈官也王曰擬應三篇通方又曰王老一之為甚

登科記考

卷十三

三

其可再乎王心每斯之通方尋值家親選歸王果果捷高科目漸達通方後履人事人關王已丞郎判監鐵通方窮悴寡坐不知王素術其言投之求救同年李虛中時為副使通方亦有詩和之求為汲引云應念路旁憔悴翼昔年高木幸同遷王不得已置之江西院官赴職未及其所又改為浙東院僅至半程又改與南院王如是往復數四困頓日甚退省其咎謂物姓曰吾苟戲謔不知王生慮為深憾人之於言豈合容易哉尋值 李虛中 兄上 韓愈王真拜禮分懸絕通無地慎望病終 王播 舊書本傳播字銘虛中字常容進士及第按即創為命書 王播 舊書本傳播字者 五百家雜注以虛中十一年登第誤 王播 舊書本傳播字州司馬神昇咸陽令父恕揚州參軍播擢進士第登賢良方正制科 唐詩紀事王播少孤貧嘗客揚州惠照寺木蘭院隨僧齋僧厭怠乃齋罷而後擊鐘二紀播自重位山鎮是邦因訪僧齋之題名皆以碧紗幕其詩播繼以二絕句曰三十年前此院游蘭花發院新脩如今再到經行處樹老無花僧自頭上堂已了各西東慙愧閣黎飯後鐘三十年來塵撲面而今始得碧紗籠鄭澣 舊書鄭餘慶傳餘慶子澣澣本名澣以文宗清邸時名同改鄭澣名澣貞元十年舉進士 呂黎集有送鄭澣校理序五百家

出引補注函第進士 豆盧馨 太平廣記引傳載豆盧馨本名輔
餘慶時為東都留守 待之謂曰子復姓不宜二名吾為子易之乃書署著助三字授之
曰吾恐子輩從中有同者子甚佳又曰君後二十年牧茲郡又指
君易名君當四舉成名四者甚佳又曰君後二十年牧茲郡又指
一方地曰此處可建亭臺既寤因改名署後已再下第又二舉後
復不第又二舉及成名蓋自改名後四舉也後二十年果為衢州
刺史子所夢之地立徵夢亭 柳立 河東柳立見柳宗元四門助教
第既二年又下第後二 柳立 河東柳立見柳宗元四門助教
年果登第故知在此年 柳立 河東柳立見柳宗元四門助教

李頌 太平廣記引感定錄貞元中有舉人李頌方就舉聲價極
振忽夢一人紫衣云當禮部侍郎願少連下及第寐覺省
中朝並無姓願者及頃有人通刺稱進士願少連詢願驚而見之
具述當門生願曰某後到場中必無此事來年願果落第自此不
入試罷歸至貞元九年願少連自戶部侍郎權知貢舉願又未第
因潛往造焉臨放榜時相特囑一人願又落但泣而已來年秋少
連拜禮部侍郎願乃登第 席夔 五百家韓注引禁注云諱行
按貞元中當作大曆中 席夔 錄席夔行入貞元十年進士

齊昭 五百家韓注禁氏曰登科 夏方慶 見文苑英華 按陳羽
見荆公百 有伏翼洞送夏方慶詩

明經科 張口 昌黎贈張童子序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
復上其事繇是拜衛兵曹之命按童子以
貞元八年舉童子科此年又明經及第也

諸科二十六人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裴珀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舊書本
進士貞元中制舉賢良極諫對策第一授美原縣尉 劉禹錫章
處厚集序德宗朝天水姜公輔杜陵章公執誼河東裴公均均賢
良方 王播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李宗閔王播神道碑銘貞元
正徵 王播 十年舉進士第是年策賢良以直言校書于集賢殿
以太和五年卒年七十二推之是年三十 朱諫 見冊府元
五歲閩川名士傳以為五十六歲者誤

登科記考 卷十三

度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舊書本傳應制舉賢良 熊執易 見冊
方 正能直言極諫科對策高等授河陰縣尉 權德輿送許協律判官赴
龜唐 許堯佐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權德輿送許協律判官赴
會要 許堯佐 西川序十年冬子與今左曹相君兵部郎崔君同
受詔禁中雜問對策以第其等將命于庭有請程百職之功緒者
且以郎中諫切吾黨其可捨諸子撫手賀之以為得雋及後詔下徵
言者方談則許生也 按許生當即堯佐唐詩紀事許康佐諸弟
他日之詞則許生也 按許生當即堯佐唐詩紀事許康佐諸弟
皆第進士而堯佐最先進又舉宏詞為太子校書 徐宏毅 見冊府
康佐弟堯佐擢進士第又舉宏詞為太子校書 徐宏毅 見冊府
會 杜穀 見冊府元龜 崔羣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柳宗元送崔
要 杜穀 見冊府元龜 崔羣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柳宗元送崔
賢良方正授校書郎 皇甫鏞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舊書本
說注云貞元十年舉舉 皇甫鏞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舊書本
文舉制科 容齋續筆唐德宗貞元十年賢良方正科十六人裴
拍為舉首王播次之隔一名而裴度崔羣皇甫鏞繼之六名之中
連得五相可謂盛矣而邪正實不侔度羣皇甫鏞繼之六名之中
聚歛賄賂亦居之度羣極陳其不可度恥其同列表求自退兩人

登科記考 卷十三

竟為鑄所毀而去且三相同時登科不可為無事分而玉石雜糅
薰蕕同器若默充位則是固寵患失以私妨公裴崔之賢誰難
以處也今冊府元龜唐會要傳鏞名在裴 王仲舒 見冊府元龜唐
苑傳士仲舒字宏中太原人不就鄉舉貞元十年策試賢良方正
能直言極諫科仲舒登乙第超拜右拾遺 權德輿吏部員外郎
南曹驛壁記太原王仲舒貞元十年冬孫諸侯部從事賢良對策
歷左右諫列儀曹考功郎 韓愈 王仲舒神道碑銘貞元初射策
拜左拾遺 許季同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仲子陵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見墓誌銘 許季同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仲子陵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陵蜀人舉賢良方正 權德輿與仲君子陵墓誌銘貞元十年舉賢
良方正 再太常博士又司門員外郎 鄭穎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權德
仕說經 鄭士林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鄭穎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權德
有師道 鄭士林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鄭穎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權德
邱穎與韓昌黎同為董晉幕客昌黎寄周員外詩云陸孟邱楊久
作應同時存者更誰人其言即穎也 按答齊續筆是年賢良
方正科十六人楊嗣復權文公集序又作
升名者十七人此祇十五人當有奪佚

登科記考 卷十三

登科記考 卷十三

登科記考 卷十三

登科記考 卷十三

登科記考 卷十三

登科記考 卷十三

登科記考 卷十三

登科記考 卷十三

登科記考 卷十三

登科記考 卷十三

登科記考 卷十三

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 朱穎見册府元龜唐會要

詳明政術可以埋人科 張平叔見册府元龜唐會要

李景亮見册府元龜唐會要

博學宏詞科 洪興祖韓子年譜引科第錄十一年試朱絲繩賦冬

日可愛詩學生代齋郎議按韓文考異學生代齋郎

議諸本作貞元十年應 陳諷見文苑英華 廣卓異記引登科

博學宏詞是洪氏譜誤 記陳諷貞元十年進士狀元及第

當年宏詞 王太真見文苑英華 庚承宣見文苑英華

頭登科 知貢舉 戶部侍郎顧少連見唐語林 柳宗元與顧十郎書云

宗元謹致書十郎執事大凡以文出門下由庶士而登司徒者七

十有九人韓注貞元九年十年顧少連以禮部侍郎知貢舉取進

士六十人諸科十九人按進士之數與登科記符諸科疑有誤字

范傳正風過簫賦曰風為氣兮薄暢簫在物而虛受何相會於自

登科記考 卷十三 註

然合無情於妙有冷泠斯韻習占久如聞松蓋之顛甯比土囊

之口颯爾而至鏘然輒隨響纒度以俄遠聲成文而不虧其虛其

質是可披襟而納以條以暢何煩鼓腹之吹彼孔雀下降鳳皇來

儀雖見美於格物豈不慙於有為彼簫之韻惟風所借或激越於

清曉或淒涼於永夜寂寞之內爰生不考之音希夷之間是合不

言而化謂越客乍流其遺響謂秦女逸度其仙駕散彼寥夔復於

沈潛被拾國之風以安以樂在敬心所感乃直乃廉動有輕重應

無悞纖解慍且和可並鼓琴之唱不姦而順亦其從律之占若乃

察其所感蓋有符於元漠豈惟契於閒澹續之所之智之所知誠

萬殊之舛錯終一貫而逶迤風從武兮飄忽簫象鳳兮參差何體

異之如彼而音同之若斯豈不以宮商所合唱和為稱類霜鐘之

暗叩同灰管之潛應時然後 風匪躁求激而乃揚簫為靜勝彼

鈞天之首辟蠶洞庭之樂虛鈞豈比風簫之感召亦由律呂之相

須異搜奇於蔡留鄙監吹於齊爭微顏茂南郭之言浩然難究擬

宋玉王褒之賦賦或同途文苑英華

夏方慶風過簫賦曰風之過兮一氣之作簫之應也眾音以殊雖

高下以異響終舍散而同途體宮商而自得韻清濁以相須動必

造適用當其無宜然理順昭與道俱以由一人之化為而不有萬

登科記考 卷十三 美

物之心以虛為受帝於何力各自遂其生成天且不言乃能恆於

悠久觀夫指大塊之噫氣裁眾管而聲隨始颺颺兮清越終杳杳

以逶迤遠而聆之初疑白武方嘯近而察也旋驚丹鳳來儀知化

本之有朕見天籟之在斯道固無名物罔不感彼命宮而商應信

陽舒而陰慘雲何事而從龍水何情而習坎故達人作用而虛清

其心大道不疵乃滌其元覽之風也扇其輕重之簫也應以洪纖

彼若疾而飄我則以號以嗽彼若和而靜我則若沈若潛曷異夫

暴心感而籟以厲敬心感而直以廉爾其斷續清空蕭寥永夜歷

虛無而輕颺自遠拂松竹而幽韻相借微聞闕下伴金奏之發天

庭迴徹雲中疑笙簫之隨羽駕莊生託之以齊物子綦由是而觀
化化之至矣茲焉可知風乃不私其用簫亦自得其宜元元立百
事無事我后垂拱為無為君子曰風簫也原注不爭其善勝契
不言而自應是將觀彼以化成豈獨因之而比與文苑英華

王太真朱絲繩賦曰達者觀物而自識管繩而象直白能受采知
成用而可脩樂匪在音遂執中而有得諒絲繩之為物類託質以
自植幸操張以一伸任縱橫而取則故能貞而守正勁以全真含
至和以不屈抱孤直以誰隣若剛克以自致諒柔立而有音齊達
人之履道比君子之脩身久而莫渝豈紅紫之見奪動而不撓非
登科記考 卷十三 毛

糾纏疑作之為倫當其說水初滋勢如東理女工爰作視其所以
如積微於杪忽遂立質於經紀察其本同成經以自綸喻乎時表
直道以如砥挂端標以有準持正色而為美將配德於清壺願齊
名於直矢故能從繩作直因物寓詞苟一繩之可法將百行以為
師義足仰而象矣理自中而得之直可自侔奚感鮑君之與色非
我行徒興墨子之悲將勁挺而自守庶回邪而不欺俾夫取象師
心必由斯道考朱絲之外物得素尚於中抱奚水鑑之足徵詎章
絃之是保觀夫正不與奸色儔勸吾人之聿脩直不為虛聲在俾
吾人之取象故能名昭樂曲義暢人謨鄙在芬而不理賤為直以

就汗願處微而自正終守直而不渝足以詭良材而轉難操端緝
質而喻通途苟中正之可進願從繩而已乎按文苑英華此賦闕
名永樂大典載作王
太真今
從之

庾承宣朱絲繩賦曰絲之為體兮柔以順德絲之為用兮施之則
直從其性而不改或成其音而不忒故君子體直以為象履中而立
身豈委曲而取媚將勁挺而惟新既端懿以難定想高張而莫倫
初未為絃兮信任其舒卷既比夫矢也諒難乎屈伸甯懼不合於
眾而改操不同其類而易直雖立質以假物立音而因人敦夫恍
氏之功辨夫園客之養非繡指以可悅將如絲而是仰志士以是
登科記考 卷十三 美

而興嘆詩人因此而取象清廟之瑟非我而莫聞空桑之琴非我
而奚響惟直是與惟端是求惡靡然以從俗恥紛若以隨流天必
保真側媚見而用悔原注神道助正審謂鑿而無憂信乎去邪以
受福孰不履正而身脩聞其色兮未嘉素其質兮孰美信挺挺而
直繩是若固奕奕而渥丹無比欲眾之好我染之而匪他知代之
惡邦直之而有以非矯其俗將遷其時甯三時而有贊諒一向而
無疑道在斯而為得文捨此而何之古所以嗟是非而莫分怨邪
正之難考多將任情而媚俗鮮能率性而行道何不鑒朱繩而獨
異與羣類而且殊其美雖偶其道則孤儻斯言而是當又可得而

已平 文苑
英華

陳諷冬日可愛詩曰寒日臨清畫寥天一望時未銷埋徑雪先暖

讀書帷屬思光難駐舒情影若遺晉臣曾比德謝客昔言詩散采

甯偏照流音信不迫餘輝如可就迴燭幸無私 文苑
英華

庾承宣冬日可愛詩曰宿霧開天霽寒郊見初日林疎照逾遠冰

輕影微出豈假陽和氣暫忘元冬律愁抱望自寬羈情就如失欣

欣事幾許瞳瞳狀非一傾心儻知期良願自茲畢 文苑
英華

登科記考

卷十三

竟

南菁書院叢書

登科記考卷十四

大興徐松

唐德宗神武孝文皇帝

貞元十一年乙亥

三月丙申諸州準例薦隱居邱園不求聞達蔡廣成等九人各授
試官令給公乘到京日量才敘用舊書本紀冊府元龜載於十二
年三月非是因語錄德宗搜

訪懷才抱器不求聞達者有人於昭應縣逢一書
生奔馳入京問求何事答云將應不求聞達科

進士二十七人試立春日曉 崔元亮舊書本傳元亮字晦叔山
東磁州人貞元十一年登

進士第白居易號州刺史崔元亮墓誌銘幼嗜學長善屬文以
詞賦舉進士甲科 柳城墓雁塔題名殘拓本有貞元九年正月
五日進士崔元亮當是 韓泰柳宗元送韓豐詩後序宗元常與
未第時所題故無前字 韓安平遇於上京童宗說注云韓

登科記考

卷十四

一

登科記考

二

豐弟秦字安平貞元十一年中進士又見館驛使壁記及答元魏
州論春秋書 韓愈舉韓泰自代狀使持節漳州諸軍事守漳州
刺史韓泰詞學優長才器端 苗蔣昌黎集故太原府參軍苗君
實早登科第又見順宗實錄 慕誌銘君諱蕃字陳師少喪
父受業母夫人舉進士五百家注 周君巢君巢貞元十一年進
引韓注貞元十一年登進士第

譜 昌黎送李判官正字礎歸湖南序於時太傅府之士惟愈與
河南司錄周君巢獨存柳宗元故殿中侍御史柳公墓表作汝南
周公 齊暉昌黎集有送齊暉下第序五百家注樊氏曰齊映兄
巢 弟六人昭收映暉照無有暉者按登科記暉貞元

十一年登進士第 按 獨孤甫柳宗元送獨孤甫書記序文士之
暉與暉字形相近而說 秀者河南獨孤甫韓注貞元十
一年 李季何見文苑英華 唐詩紀事季 陳師穆 見文苑
登第 何貞元十一年登進士第

李應唐詩紀事應登貞 元十一年進士第

諸科八人

隱居邱園不求聞達科

蔡廣成冊府元龜作蔡武永樂大
典引作蔡茂今從舊書 劉

明素褚藏言實舉傳府君諱羣字丹列弱冠不樂進士之科郡守
給事中京兆韋公夏卿知公以為江左文雅無出其右適貞
元十年詔徵天下隱居邱園不求聞達之士韋公薦焉與
桂山處士劉明素同表其時天下慰薦九人公獨不除授

博學宏詞科歐陽詹與張尚書書云去秋遠應直言極諫詔不逮
試便往西秦今冬將從博學宏詞科赴集期按試直
言極諫在十年十月
則詹應此年宏詞也

知貢舉 禮部侍郎呂涓見唐
語林

李季何立春日曉望三素雲詩曰靄靄青春曙飛仙駕五雲浮輪
初縹緲承蓋下氤氳薄影隨風度殊容向日分羽毛紛共遠環珮

香猶聞靜合烟霞色遙將鸞鶴羣年年瞻此御應許從元君文苑
英華

陳師穆立春日曉望三素雲詩曰晴曉仲原注
疑春日高心望素雲

彩光浮玉輦紫氣隱元君縹緲中天去逍遙上界分鸞驂攀不及

仙吹遠難聞禮候於斯覩明循原注二
字疑在解紛人歸懸想處霞色

自氤氳文苑
英華

李應立春日曉望三素雲詩曰元鳥初來日雲仙望處分冰容開

上界玉輦擁朝雲碧落流輕豔紅霞開彩文帶烟時縹緲向斗更

氤氳髣髴隨風馭迢遙出曉雲茲辰三見後希得從元君文苑
英華

十二年丙子

三月十七日國子司業裴肅奏爾雅博通詁訓綱維六經為文字

諸科八人

之楷範作詩人之興味備詳六親九族之禮多識鳥獸草木之名

今古習傳儒林遵範其老子是聖人元微之言非經典通明之旨

為舉人所習之書伏恐稍乖本義伏請依前加爾雅奉敕宜准天

寶元年四月三日敕處分唐會

是年駙馬王士平與義陽公主反目蔡南史獨孤申叔播為樂曲

號義陽子有團雪散雪之歌德宗聞之怒欲廢科舉後但流斥南

史乃止國史補

進士三十人為韻春臺晴望詩見柳宗元集注李程狀元

傳程字表臣隴西人父鵬伯貞元十二年進士擢第又登宏詞科

庶言李程貞元中試日五色賦先榜落矣先是出試揚員亦於

登科記考卷十四

陝省宿第選程於省門詢之所試程探靴鞞中得賦藁示之其

破題曰德動天鑿祥開日華於陵覽之謂程曰公今須作狀元豈

日雜文無名於陵深不平乃於故冊子未繕寫而斥其名氏携之

以謂主文從容給之曰侍郎今者所試賦奈何用舊題主文辭以

非也於陵曰不止題目向有人賦此韻脚亦同主文大驚於陵乃

出程賦示之主文歎賞不已於陵曰當今場中若有此賦侍郎何

以待之主文曰無則已有即非狀元不可也於陵曰苟如此侍郎

已遺賢矣此乃李程所作亟命取程所納面對不差一字主文因

而致謝謀之於陵于是擢為狀元前榜不復收矣或云出榜重收

程後出鎮大梁開浩虛舟應宏詞復賦此題頗慮浩愈于己專馳

一介取本既至啓絨尚有髮色及觀浩破題曰麗日焜煌中含瑞

光程喜曰李程在襄北夢瑣言李程以日五色賦擢第為河南

尹日試舉人有浩虛舟卷中行日五色賦程相大驚慮掩其美伸

覽日次服其才麗至末韻侵晚水以芒動俯寒山而秀發程相大

哈日李程賦且在瑞日為到孟郊唐才子傳孟郊字東野洛

夜秀發由是浩賦不能陵邁韓愈貞元十二年李程榜

進士時年五十矣調深陽尉韓愈貞元十二年李程榜

字東野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既得即

去開四年又命來選為深陽尉五百家注引樊注曰登科記東野

及第在貞元十二年五月十四孟郊有登科後詩云昔日離

不足誇今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

有同年春燕詩云少年三十士嘉會良在茲高歌搖春風醉舞

花枝意蕩晚景喜疑芳非時馬跡攢騷樂聲韻參差視聽改

舊趣物象含新姿紅雨花上滴綠煙柳際垂淹中講經義南皮

清詞前賢與今人千載為一期明鑒有皎潔澄玉無磷緇與沙

泥別各整雲漢儀盛氣自中積英名日四馳塞鴻絕儔匹海月

等夷壯心誰別離願保金石志無令有辱移又有擢第後東歸書

懷獻座主呂侍御詩云昔成辭親淚今為戀主泣去任情難立別

離景易戢天矯大空麟曾為小泉蟄幽意獨沈時震雷忽相及神

行既不幸直致非所執至邇本遺功輕生各自立大君思此化

在自然集寶鏡無私光時文有新習恐親誠志就賤子歸情急擢

第謝靈臺牽衣出皇邑行襟海日曙逸抱江風入兼葭得波浪

芙蓉紅岸溼雲寺勢動搖山鐘韻嘯吸舊游期再踐懸水得重挹

羅雖可居青紫終當拾柳城羣雁塔題名殘拓本有貞馮審

元九年正月五日進士孟郊題是未第時題故無前守馮審

登科記考卷十四

舊書馮宿傳宿從弟審貞元十五年張仲方舊書本傳仲方詔州

年登進士第新書審字退思伯祖始興文獻公允勳開元朝名相仲方貞元中進士擢第又曰

敬宗即位李程作相與仲方同年登進士第召仲方為諫議大夫

白居易張仲方墓誌銘公諱仲方字靖李方古昌黎集有答

使君書五百家注引韓注崔郾郾舉進士平判入等見舊書崔

方古貞元十二年進士蕭鍊柳宗元送蕭鍊登第後南歸序逾時

廣略貞元十二年中等蕭鍊而名擢太常韓注云貞元十二年禮

部侍郎呂渭知貢舉試日五湛責人仇妻即湛責俱袁州宜春

色賦春臺晴望詩錄中第湛責人仇妻即湛責俱袁州宜春

擢第湛猶為縣吏妻族為置賀宴皆官人名士仇居席也仇舉進士

盡傾湛至命飯於後閣湛無難色其妻忿然責之曰男子不能自

勵窮辱如此復何為容湛感其言夜學業未數載一舉登第時

仇方跨驢縱遊於郊郭忽有家僮馳報湛及第仇失聲而墜故

袁人謔曰湛郎及第彭仇落驢唐詩紀事至今袁州崔護唐

之西有落驢橋承樂大典引宜春志湛責登進士第

紀事護字殿功貞元十二
年登第終嶺南節度使
鄭贊見文苑
英華 喬弁見文苑
英華

諸科四人

博學宏詞科試披沙揀金賦以求寶之道同乎選才為韻見
文苑英華又有竹箭有筠詩亦當為是年試題 李

程廣卓異記引登科記李程貞元十二年進士狀元及
第十三年宏詞頭登科按十二年為十二年之訛 柳宗元

宗元與楊誨之第二書云吾年二十四求博學宏詞職注貞元十
二年公年二十四又上大理崔大卿應制舉不敏啓云宗元向以

應博學宏詞之舉會閣 李肇撰言貞元十二年李肇
下辱臨考第司其升降 李行敏撰言貞元十二年李行敏
同姓同年同登第又同甲子登第時俱二十五歲又

同門摯嘗答行敏詩曰因緣三紀契分四般同 席夔見文
苑英華

張仲方見文苑英華 曹書本傳仲方
宏詞登科釋褐集賢院校理

知貢舉禮部侍郎呂渭見唐語林 據言貞元十一年呂渭第
一榜擢閣不能定去留因以詩寄前主

登科記考 卷十四 五

司曰獨坐貢闈裏愁多芳草
生仙翁昨日事應見此時情

李程日五色賦曰德動天鑒祥開日華守三光而效祉彰五色而

可嘉驗瑞典之所應知清風之不遐稟以陽精體乾交於君位昭

夫土德表王氣於皇家懿彼日昇考茲禮斗因時而出與聖為偶

仰瑞景兮燦中天和德輝兮光萬有既分義和之職自契黃人之

守舒明耀符君道之克明麗九華當帝業之嗣九時也寰宇廓清

景氣澄霽浴咸池於天末拂若木於海裔非烟捧於圓象蔚矣錦

章餘霞散於重輪煥然綺麗固知疇人有秩天紀無失必觀象以

察變不廢時而亂日合璧方而孰可抱珥比而奚匹泛草際而瑞

露相鮮動川上而榮光亂出信比象而可久故成文之不一足使

陽鳥迷莫黑之容白駒驚受彩之質浩浩天樞洋洋聖謨德之交

感瑞必相符五彩彰施於黃道萬姓瞻仰於康衢足以光昭千古

照臨下土殊祥著明庶物咸覩名疊矯翼如威鳳兮鳴朝陽時董

傾心狀靈芝兮耀中圃斯乃天有命日躋聖太階平王道正同夫

少昊諒感之以呈祥異彼夏王徒指之而比盛今則引耀神州揚

光日域設象以啓聖宣精以昭德彰燭遠於皇明乃備彩於方色

故曰惟天為大吾君是則文苑
英華

堪賁日五色賦曰聖日呈現至德所加布璀璨之五色被輝光於

登科記考 卷十四 六

四遊纖塵乍收爛彼雲間之彩清德既動煥乎川上之華日夫德

惟純一瑞符祚九彼合璧而未方願抱珥而何有豈若青赤以之

彩錯光芒屏其氛垢星同色而奠儔露成文而曷偶至乃天衢將

曙春雨新霽廓彼長空斂其纖翳煥燦車而逾媚映彤庭而轉麗

同象德於金天陋再中於漢帝于時宸眷屢迴聖心方契恆旰食

以為慮豈浮雲之能被觀其往復黃道隱見非一彰有德而天下

文明照無私而海內清溢馴暈對而阻色儀鳳臨而委質光浮石

壁謂媧皇之補天影入詞林疑江淹之夢筆彼連珠之代王字之

日雖得以載其圖牒實難以為其儔匹未若光分五色德合三無

明天道以下濟與人事而同符較茲嘉祉超於邁古杲杲而五色
成文郁郁而萬物咸覩祥光旁燭偏宜連吟之瓜瑞彩下臨更並
建社之士予以光被四表昭彰元聖播頌聲於管弦流喜氣於歌
咏矧其斐舜為理義和奉職仰以陽精象於我德不然何以照曜
六合元黃五色出乎震位煥夫皇極仰其耀希照嫗以資成傾其
心比葵藿之生植儻餘光之可惜庶分陰之有得文苑英華
崔護日五色賦曰陽精之瑞兮惟瑞之嘉首三光而委照備五色
以連華繁彩遙分叶二數於聖運祥光下燭贊元吉於皇家且夫
天之降禎昭示羣有日之效慶丕應元后軼圖牒而稱靈著策書

登科記考

卷十四

七

而不朽徑惟千里表年應而當千麗彼九華彰帝業之在九懿其
廓烟霄而朗霽斂天宇之氛曠出賜谷之方融應離宮而增麗義
和疑而愕立疇官駭以橫睇循黃道以遲遲燥青冥而晰晰觀其
瑞景中煥浮晶外溢所以告昌期符聖日結金天以標異掩羣祥
而首出仰其眾色比河上之榮光徵彼謠言異江中之萍實景麗
天衢明均八區知神光之有宰信元化之潛敷媚韶陽於紫陌混
佳氣於皇都于是見土行之善應識帝載之珍符君一德兮格於
上天日五色兮臨於下土實有感而斯見固惟仁而是輔乘虛散
彩狀朝烟之煖空綠隰通輝若晴虹之入戶燦爛同耀元黃交映

彙藻繪於金輪歎雲霞于寶鏡當道泰以垂肌契河清之表聖諒
四雪之莫儔豈再中而攸競則知天意非昧人情可測所以異其
彩示輝光之日新所以呈其祥慶文明之允塞偉夫彼日之瑞可
以象君之德謬膺薦於春闈幸觀光於上國按今本文苑英華闕名據永樂大典所載

舊本

李程春臺晴望詩曰曲臺送春日景物麗新晴靄靄煙收翠忻忻
木向榮靜看遲日上閑愛野雲平風慢遊絲轉天開遠水明登高
塵慮息觀微道心清更有遷喬意翩翩出谷鶯文苑英華
鄭贊春臺晴望詩曰追賞層臺迴登臨四望頻熙熙山雨霽處處

登科記考

卷十四

八

柳條新草長秦城夕花宜漢苑春晴林翻度鳥紫陌闌行人旅客
風塵厭山家夢寐親還鶯思出谷鸞翫待芳辰文苑英華
喬弁春臺晴望詩曰層臺聊一望遍賞帝城春風暖闌啼鳥水開
見躍鱗晴山煙外翠香藥日邊新已變青門柳初銷紫陌塵金湯
千里國車騎萬方人此處雲霄近憑高願致身文苑英華
李程披沙揀金賦曰物有感者其沙之同流韜至精之未吐俟明
鑒以來求披墮迤歷汀洲期往而有覲必專而是謀若不克見何
遠不討大無開於洪流細窻忽於潢潦必因目擊信夫川則效珍
不假鏡臨所謂地不藏寶於戲未分美惡必在妍媸當有期于慎

簡幸無見于忽遺經營乎永昌之日徘徊乎麗水之涓初若決浮
雲搖星光之的的又似割羣蚌貫珠彩之曩曩充一盞而有待貫
三品而方期出輕漣而沈潛自照別麗景而光炁生姿泊乎沙之
汰之既堅既好斷之則同心斯得用之則從革是寶必資作礪自
同選眾以求仁曾是滿腹未若勸學而知道伊昔識真者寡罕遇
良工遺我於一撮之內混我於眾流之中純固空知夫自守精英
不得而外融與砂積而雜居則如雲積處積按字疑璞而自異詎
可雷同寶既有矣況於人乎夫辨之掌握尚辱在泥塗則將排碧
沙涉清淺雖有懷于揀金庶不遺于片善今則藻鑿既朗庸將自
登科記考

卷十四

九

媒與公雅符於通論士衡猶患於多才不然者則懷寶而退矣曷
為體物而來哉文苑英華

柳宗元披沙揀金賦曰沙之為物兮昧污若浮金之為物兮恥居
下流沈其質兮五材或闕耀其光兮六府孔外集作以修然則抱成器
之珍必將有待當慎擇之口則又何求配圭璋而取貴豈泥滓而
為儔披而擇之斯焉見寶盪浸淫而顧盼指炫炁而探討動而愈
出將去幽以即明涅而不緇實既堅而且好潛雖伏矣獲則取之
翻渾渾之濁質見耀耀外集作之殊姿久暗未彰固亦將君是望
先迷後得孰謂棄余如遺其隱也則雜昏昏淪浩浩晦英姿兮自

保和光同塵兮合於至道其遇也則散奕奕動融融煥美質兮其
中明道若昧兮契彼元同儻俯拾而不棄諒致美于無窮欲蓋而
彰故爛爾而見素不索何獲遂昭然而發蒙觀其振拔汗塗積以
錙銖研清暉外集作而競出耀真質而將外集作特殊錐處囊而織光
乍比劍拭土而異彩相符用之則行斯為美矣求而必得不亦悅
乎豈徒媚旭日以晶熒帶長川之清淺皎如珠吐類剖蚌之乍分
粲兮星繁似流雲之初卷是以周詩乍比而祈招即詠外集作周
即詠陸文可俾而昭明是選若然者可以議披沙之所託明揀金
之所裁良工何遠善價發來拂以增光甯謝滿胤之學汰之愈朗

卷十四

十

詎慚擲地之才客有希採掇於求寶之際庶斯文之在哉文苑英華

席夔披沙揀金賦曰寶之至者金寶難儔何混質于微細每隨沙
以沈浮不耀其光誠觀而莫辨退藏於密故披而可求元鑿在人
至誠斯保察晶熒於積礫視隱映於潭島澹以冥搜靜而窮討翻
混濁酌澄浩得之為利雖云貨以藩身揀必於精終是不貪為寶
道以之至行無越思研精既辨取捨矣疑浩浩同流詎謂眾難分
矣專專匪惑盡可汰而出之信多雜而不混何在小而見遺故得
方以選才比諸振藻符至人和光之德明君子知微之道豈止匪

固於窮思濫於中懷至寶竊元功披曠池而不厭積貨產以未豐
則情惟盜比而業於商同也徒觀夫敷彩汗塗濕而不渝外濁如
汨中明自殊養正以蒙潛雖伏矣從人之欲道豈遠乎彼荆山採
玉河上求珠別雙足而未偶冒萬死而爭趨匪曰能智是為至愚
曷若隱而自彰微而可辨常保質於堅重匪淪精而展轉以是為
德則和而不同以是求賢則舉不失選況今至珍必見則鑒恆開
細無不察大無不該在沈潛而未耀求揀鍊而斯來亦何必披鄱
陽之沙方見為寶覽士衡之賦然後稱才 文苑
英華

登科記考

卷十四

七

相混信韜光而莫備處其汗而含潔潛其剛以產柔將陶甄以入
用在晶瑩而必收爾乃發彼眾彩瑩然祕寶砂礫之下自守其堅
剛茫昧之中我得其精好遠邇必取纖微罔遺泛曠池以吐色洗
蒙垢以成姿匪塵泥之足亂豈玉石以生疑既乍明以乍滅在沙
之而汰之同至人受行以不吝等君子藏光以俟時且流形厚地
晦質元造厥貢取戒於不貧旁求必歸于有道然後百寶惟斥三
品惟崇美價初炫微明內融晦沈潛而不雜秉熠爚以潛通將耀
質而有異豈藏山之與同鑿哉無疲期必分於醜好拂拭相借固
不假於磨礪俾精鍊以作範庶從革以成功亦何異夫才為物表

道出常途標百行以卓爾摘繁文而煥乎每和光而不昧居眾流
而有殊善惡猶茲必分真偽於焉可辨雖知己而見錄本良工而
妙選將永隔於下流且不遺於片善故明因特達道靡邇邇乍披
之而可玩亦求之而乃來同無脛而斯感豈眾口以為猜今振藻
以作賦而愧乎擲地之才 文苑
英華

李程竹箭有筠詩曰常愛凌寒竹堅貞可喻人能將先邁禮義與
後彫鄰冉冉猶全節青青向有筠陶鈞二儀內柯葉四時春待鳳
花仍吐停霜色更新方持不易操對此欲觀身 文苑
英華

席襲竹箭有筠詩曰其愛東南美青筠歎有筠真紫泉木異秀色

登科記考

卷十四

七

四時均枝葉當無改風霜豈懼憤虛心如待物勁節自留春鮮潤
期棲鳳嬋娟可並人可憐初籜卷粉澤更宜新 文苑
英華

張仲方竹箭有筠詩曰東南生綠竹獨美有筠箭枝葉詎曾凋風
霜孰云變偏宜林表秀多向歲寒見碧色乍惹龍青光常荷練皮
開鳳彩出節勁龍文見愛此守堅貞含歌屬時彥 文苑
英華

十三年丁丑

中書試進士策問先師之言辨君子小人而已勸學則舉六蔽咸
事則稱九德推其性類又極于是矣孟軻之數聖者有清有和文
子之言人位上五下五列夷惠於天縱頗有所疑况牛馬於最靈

豈為至當班固之古今表劉邵之人物志品第乖迂或鈞據纖微
誠有可觀恐非盡善既強為己之學必有析理之精敬俟嘉言以
祛未達第一 問乃者西裔背盟勞師備塞今戎王自斃邊遽以
聞而議者或曰因其喪而弔之可以息人或曰乘其虛而伐之可
以闢地或曰夷實無厭兵乃危事皆所以疲中國也不若如故是

三者必有可採思而辨之第二道 權文公集 中書試進士事
悅幸相喻使減人數十餘人已得復黜見李
十二月願少連為尚書左丞權知貢舉奏伏以取士之科以明經

為首教人之本則義理為先至於帖書及以對策皆形文字並易
登科記考 卷十 聖德昭感為韻見舊書本傳文苑英華又載龍池春

考尋試義之時獨存自問難答之英譽無德黜逐中流議遂
起伏請准建中二年十二月敕以所問錄于紙上各令直書其義
不假文言仍請依經疏對奏敕宜依 冊府元龜 唐會要

進士二十人 王芝堂談管作三十人誠西掖瑞柳賦以應時呈祥
草詩當是 鄭巨源 狀元見玉 郭炯 見文苑 陳誦 承樂大典
此年試題 芝堂談管 郭炯 見文苑 陳誦 承樂大典

陳誦字載物貞元十三年及第 歐陽詹泉州刺史席上宴邑中
赴舉秀才于東湖亭序貞元癸酉歲邑有秀士八人公將首薦于
闕下秋八月與入人者鄉飲之禮既修遂有東湖亭之會是日入
有甘棠領宮之什客有天水姜閱河東裴參和穎川陳詡邑人濟

陽蔡滔 按詡于是年登科益三舉而後及 宋迪 承樂大典引
第酒照三山志陳詡終戶部員外郎知制誥 宜春志貞元
十三年宋迪 獨孤申叔 柳宗元獨孤申叔墓碣君諱申叔字于

登進士第 重年二十二舉進士韓注貞元十三年

諸科六人 禮部侍郎呂渭 舊書本傳渭授禮部侍郎中書省有柳
其樹再榮人謂之瑞柳尉試進士取瑞柳為賦題上闕而嘉之按
唐會要載此事作上闕而嘉之考李朝獨孤墓誌銘當從會要

中叔中 裴操 柳宗元呂侍御恭慕誌呂渭貞元十三年為禮部
進士 尚書知貢舉擢裴延齡子操居上第會入閣遺私
謁之書於廷罷為湖南觀察使 萬侯造 見文苑 高元裕 舊書
按禮部尚書當作禮部侍郎 英華 本傳
字景圭渤海人祖燾父集元裕登進士第本名允中大和初為侍
御史奏改 按元裕以大中二年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在鎮五年
入任吏部尚書卒于道蓋卒于大中七年年七十六蕭鄴高元
裕神道碑云弱冠博學工文擢進士第弱冠在貞元十三年也

明經科 李口 歐陽詹送李孝廉及第東歸序貞元癸丑歲明經
說 登者不上百人孝廉冠其首 按癸丑為丁丑之

知貢舉 禮部侍郎呂渭 舊書本傳渭授禮部侍郎中書省有柳
其樹再榮人謂之瑞柳尉試進士取瑞柳為賦題上闕而嘉之按
唐會要載此事作上闕而嘉之考李朝獨孤墓誌銘當從會要

登科記考 卷十 冊府元龜禮部侍郎呂渭知貢舉結附戶部侍郎判度支裴延
齡其子操舉進士文詞非工渭擢之登第為正人唯謂渭連知五
舉後因入閣遺失請託文記遂出為潭州刺史 舊書
本紀九月以禮部侍郎呂渭為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

郭炯西掖瑞柳賦曰乾坤至誠草木無情神靈乘化而致理枯朽
效祥而發生當聖澤未沾故兀然枯瘁及天光迴照遂藹爾數榮

因萬物以咸遂與百祥而畢呈故得垂陰鎖闔之中固本鳳池之
側始孤標而穎拔乍再勗而條直長充西掖之佳旣迴奪東門之

秀色芬敷自異永垂不朽之名變化無常用表好生之德懿其黃
生漸蔚幹幹惟條拂瑞景而增麗裏祥風而獨搖可以彰聖主之

元感可以見昊天之久昭舒卷以時陋梧桐之半死榮枯順理鄙

松栢之後彫且春布發生之慶秋行肅殺之令於天地而不失其常在金木而各得其性厥皆畢出盡達我則向日而衰眾皆黃落萎靡我則感時而盛不然何以知至德之動天運神功而瑞聖者矣翠色牂牁異酒泉嘉榛之祥輕陰澹澹同郡郡枯梓之感煙銷雨霽霏素雪於辰居日晏春深雜繁花於容覽青翠葳蕤垂軒拂墀在日月偏臨之處當鸞駕集苑之時至矣哉天降靈貺聖為明證既得地而不雜眾流常託根而獨標美稱是知天聽自人而應者也

文苑
英華

陳詡西掖瑞柳賦曰柳變西掖瑞影聖時感巡遊之未至失榮落

登科記考

卷十四

七

於先期雨露所均常比中園之鬱鬱官闈暫閉若無春日之遲遲所以望車塵之行幸慰都人之怨思物或有憑神固難幸生植不易地而孤影忽同秋而異色豈上天之降鑿俾下民之是則于以激忠臣之心于以彰大君之德初斯柳之失常人未知其為祥秦原之煙景明媚漢苑之草樹芬芳獨孤彫而槁瘁似永隔於風光無絮花之似雪意膏露之疑霜及夫天迴舊步木得其性千官捧日以輸忠萬姓從龍而翊聖彼眾芳之已歇我得秋而始盛豈固異於常材實願貞乎景命偉夫瑞發匪遙成天意之孔昭德惟可覽結人心之幽感不然抑且無情易枯而生其枯也當煙塵之晦

其生也表氛沴之清與時不偶叶聖斯呈政或可持疾風始知夫草勁節無所立歲寒徒稱乎栢貞宜其俯鳳池而灑潤接雞樹以連榮儒有因物比興屬詞揣稱聞瑞柳於春宮遂掄揚於天應

文苑
英華

陳詡龍池春草詩曰青春先風苑細草遍龍池曲渚交蘋葉迴塘

惹柳枝因風初冉冉覆岸欲離離色帶金堤靜陰連玉樹移日光

浮羅靡波影動參差豈比生幽遠芳馨煥不知

文苑
英華

宋迪龍池春草詩曰鳳閣韶光遍龍池草色勻煙波全讓綠堤柳

不爭新翻葉迎紅日飄香借白蘋幽姿偏占暮芳意欲留春已勝

登科記考

卷十四

六

生金埒長思藉玉輪翠華如見幸正好及茲辰

文苑
英華

萬侯造龍池春草詩曰暖積龍池綠晴連御苑春迎風葉未偃真

露色猶新再再分培砌離離雜荇蘋細叢依遠渚疏影落輕綸遲

引繁花蝶偏宜拾翠人那憐獻賦者惆悵惜茲辰

文苑
英華

十四年

戊寅

九月癸酉詔鄉貢武舉并應百隻箭及三十隻箭人等今年宜權停時諫議大夫田敦因蒙召對奏言兵部武舉等每年嘗數百千人持挾弓矢出入皇城開恐非所宜上聞而變然故命停之其實武舉者每歲不過數十人時議惡教貴欲非短舊事奏議不實自

是訖於貞元更不復置 舊書本紀

進士二十人 按呂衡州集有禮部試鑿止水賦注云以澄虛納照

又有青出藍詩注云題中用韻限四十 李隨 李翺 舊書本

習之涼武昭王之後父楚金貝州司法參軍翺貞元十四年登進

士第 李翺感知已賦序貞元九年翺始就州序之貢其九月執

文章一通謂右補闕梁君十一月梁君遷疾歿翺漸游于朋友公

卿開梁君歿于茲五年每歲試于禮部連以文章罷黜按序作於

十三年未 張仲素 唐才子傳張仲素字繪之貞元十四年李隨

及第時 唐詩紀事張仲素建封之子 按廣川書跋載李翺題名云

李翺第一張仲素次之十人解送而九人入等蓋李張皆於上年

為京兆 呂溫 唐才子傳呂溫字和叔河中人初從陸贄治春秋

等第也 唐詩紀事溫字和叔一字化光禮部侍郎渭之子貞元中連中兩

科 劉禹錫呂君集序東平呂和叔始以文章振三川三川守以

登科記考 卷十四

為貢士之冠名聲四馳連如羽檄長安中諸生成避其鋒兩科連

中銳刃愈出 呂溫有及第後答潼關主人詩云本欲雲雨化卻

隨波浪翻一沾太常第十過潼關門志力且 權長孺 權德輿送

虛棄功名誰復論主人故相問暫笑不敢言 權長孺 權德輿送

薦擢第後歸徐州觀省序吾嘗思天下之理必求其端於士行博

厚人文昭明則理道從之孤卿大夫皆由士而進得不謹于初以

自重耶然則鏡于之刃駭驥之步百鍊千里必俟知者此長孺所

由獲進於左君之門也左君嘗賦六官之半復以細轄再臨儀曹

之詰以為元龜而未能也然則舉於獨者士君子之木爾能事脩

其慰如何叔父以廷尉評典城于豐理有課最家有教義駕言歸

甯拜慶堂下青純彼體桂枝在手服名教者相賀況吾之心耶宗

門單妙從弟之任次者不十數輩相愛以誠借別為甚因爾之文

藝徵吾之出處故詞雖繁而不能已也噫風水之積厚也方可以

負大舟大翼爾其勉之其餘則良會慎夏寓書而已十四年四月

從曾祖兄德與敘 按集有再從叔故試大理評事兼徐州刺史

令府君墓誌銘府君諱有方貞元十六年五月歿于楚州有子曰

長孺弱冠舉進士甲科 顧少 獨孤郁 南人貞元十四年登進

連時為尚書左丞故曰左君 士第文學有父風尤為舍人權德輿所稱以子妻之 獨孤郁有

上權侍郎書云貞元十三年八月上書于舍人三兄閣下郁不肖

辱承大賢之心深矣非又敢以假喻自薦也意欲以大賢擇賢

如七十子之徒是亦方孔子于大賢也蓋登第後始為德輿之婿

李翺獨孤則墓誌銘年二十一與弟郁同來舉進士其二年既

得之矣會有司出賦題德宗不悅宰相喻使減人數故公與十餘

人皆黜公即日歸養使其弟留以卒業以大和元年卒年五十三

計之二十一歲當貞元廿一年舉進士之二年則十三年也留弟

登科記考 卷十四

卒業謂郁于十四年及第 韓昌黎獨孤郁墓誌銘君諱郁字古

風河南人常州刺史及之第二子年二十四登進士第時故相太

常權公掌出詔文望臨一 王起 舊書王播傳播弟起字舉之貞

時登君於門歸以其子 言極諫科 白居易揚州倉曹參軍王府君墓 王季友 見文苑

356

諸科九人

知貢舉 尙書左丞顧少連 册府元龜 唐會要 呂溫察座主 故兵部尙書顧公文維貞元十年門

生侍御史王播監察御史劉禹錫陳諷柳宗元左拾遺呂溫李逢吉右拾遺盧元輔劍南西川觀察支使李正叔萬年縣主簿談元

茂集賢殿校書郎王起秘書省校書郎李建京兆府文學李逢渭南縣尉席夔鄆縣尉張棻初奉禮郎獨孤郁協律郎蕭節奉禮郎

賒元佐繁陽主簿李宗衡前鄉貢進士鄭素其文有云中侍六載內朝十年三司秋賦五掌春銓又曰播等爰自諸生昇為王賓播

嘗所忝於科第始一命於朝倫或負知於一紀或登用於數旬凡在京兆一十九人四忝御史三為諫臣 按貞元十年為元和十

年之說

張仲素鑿止水賦曰水可取鑿人能就諸將審已以徵實必含形

而內虛其止也靜其清也徐方湛兮而皎鏡異沔彼而淪胥符上

登科記考

卷十四

五

善之心自多宏納見無私之狀臨或躊躇資坎德之深矣諸至人

之淡如當其曉日增鮮光風未度既清冷以爰止持炯戒以為論

等濫觴之猶蓄何一杯之是措諒善惡之咸觀必形影之自遇豈

獨無當五色空涵眾文伊吉凶之肇起如動靜之潛分俯而窺似

神交之淡泊默而察若靈化之細緼且義叶養蒙道深觀竅洞虛

無以責有在清明而惟肖心不同也常稱厚貌之疑鑑之精兮未

若重泉之照辨妍媸而無失固潔著而為妙斯所以田巴覽之而

獨悲陸雲觀之而自笑若乃芳塘始啓白水初澄有美人兮方覲

坐曲岸而情凝毫髮已分想沈姿而映藻清華不動見浮彩之生

靈是知聲有往而必復者謂其響答水以止而能鑿者謂之冥合

方取則於川渟孰混歸於海納此亦紀人事垂正經庶在觀身而

責影豈徒品物而流形今則萬頃方臨羣容在掌隨方圓以見意

在清通而賦象苟明鑿之不遺願飾躬而是往 文苑 英華

呂溫鑿止水賦曰水止矣靜之其徐物鑿矣久而益虛且無情於

美惡又奚議夫親 岷委質員來所期乎上善同利忘筌已悟甯思

夫至清無魚若乃迴塘月抱高岸環合泥滓湛然自沈金沙炯其

不雜同道德之以虛而受異川澤之惟汙是納有匪君子此焉明

微氣隨波息心與源澄端形赴影如木從繩其表微也挂金鏡而

登科記考

卷十四

五

當畫其索隱也隔玉壺而見冰爾其色必洞徹光無滉瀾不蒸蔚

鬱之氣不激潺湲之響百丈在目千仞指掌惡每自乎中見美質

非乎外獎鑿形之始方似以身觀身得意之間乃同求象忘象徒

觀其下倒星漢上披煙雲守其常而性將道合居其所而物以羣

分君鑿之以平心臨下以簡臣鑿之而厲節在邦必聞妍媸無形

兮惟人所召物我兼遠兮水無私照廉士以之立誠至人以之觀

妙豈比夫流若激矢波如建瓴不捨晝夜爭輸滄溟徒乖躁靜之

理莫分真偽之形者哉國家以賢為止水鑿有餘裕羣形鱗集眾

象景附濫巾竊吹者十手共指研精摭實者千載一遇夫如是姑

自攝其威儀亦何憂而何懼文苑英華 呂衡州集

王季友鑒止水賦曰鑒於水者不在於廣大而在於澄淨奔流則

崇山莫辨靜息則纖芥必形故能任人倫之巨細隨物色之丹青

皆一鑒而洞達若三光之出冥因見底之清成照膽之朗以無心

而應物皆潔已而呈象如白日之輝煌無孤蓬之振盪憑虛之狀

信有妍而有媿閱實之明固無偏而無黨若乃仙井舊漢華池既

瀕中無浴鳥下絕游魚疑金鏡之湛寂若璫璃之至虛當其來見

威儀之酷似及其去無朕迹於淪胥向使潺湲不息噴薄長住將

沃日而騰虹或因山而瀑布遺駭魘之歎起值潛虬之交焉雖有

登科記考

卷十四

三

清明之本質豈能使形影之相遇是知專而靜可以居要明而動

亦不能照斯大道之指歸豈常情之感召得懲躁之為誠知飾容

之惟肖人觀於水既定而後詳水鑒於人當止而為妙照其美也

非所愛照其惡也非所憎不分明于有位不掩映於無朋諒可移

性俾居於正直豈懷鑒貌獨貴於清澄想夫煙雨初霽泥沙不雜

明看皎練止若水合忽形來而影見類聲往而響答在良賢而暫

窺宜陋軀之愧納今者貞清特異穎耀前聞雖萬形之森列終一

鑒而區分文苑英華

呂溫青出藍詩曰物有無窮好藍青又出青宋研方比德白受始

成形袍襲宜從政衿垂可問經當時不採擷佳色幾飄零文苑英華 呂

王季友青出藍詩曰芳藍滋足昂人力半天經浸潤加新氣光輝

勝本青還同冰出水不共草為螢翻覆衣襟上偏知造化靈文苑英華

十五年己卯

進士十七人文苑英華有行不由 封孟紳狀元 唐詩紀事孟紳貞元十五年高郢

下進士第一人 張籍唐才子傳張籍字文昌和州烏江人也貞元十五年封孟紳榜及第授秘書郎

昌黎在徐州所薦送此日足可惜贈張籍詩云州家舉進士還士

謬所當馳詞對我策章句何煒煌張籍哭退之詩云公領試士司

首薦到上京來遂登科不見苦貢場是也籍有徐州試反舌無

登科記考

卷十四

三

王炎舊書王播傳播弟炎貞元十五年登進士第白居易

進士舉及第 李景儉舊書本傳景儉字寬中漢中王瑀之孫父

夏卿碑言開府辟 邵楚真永樂大典引開中記邵楚真字待倫

又云楚真終校書郎 裴頴白居易代裴頴作王府君墓誌銘

同升諸科焉按王炎是 孟寂張籍哭孟寂詩云曲江院裏題名

登科記孟寂乃中書舍人高郢所取十六名其年進士十七人博

學宏詞二人故詩云十九人 按孟郊有分水嶺別夜示從弟寂

諸科四人

博學宏詞科二人 試題為樂理心賦以易直子諒袖然而生為韻

呂衡 獨孤申叔 柳宗元獨孤申叔墓碣年二十二舉進士又二年用博學宏詞為校書郎 呂溫 見文苑英華

衡州集 知貢舉 中書舍人高郢 舊書權德輿傳貞元十年遷中書舍人朝多補自御札始德輿知制誥給事有徐岱舍人有高郢居數歲岱卒郢知禮部貢舉獨德輿直清禁柳宗元送辛生下第序略云中書高舍人備位于禮部攘袂矯枉痛抑華擢韓注云高郢貞元中遷中書舍人進禮部侍郎知貢舉時四方上務朋比更相譽薦以勳有司徇名忘實郢患之乃謝絕請調專取行

封孟紳行不由徑詩曰欲速竟何成康莊亦砥平天衢皆利往吾道本方行不復由蓬徑無因訪蔣生三條遵廣道九軌尚安貞紫陌悠悠去芳塵步步清澹臺千載後公道有遺名 文苑英華載此詩誤作孟封據

登科記考 卷十四

唐詩紀 事改正 張籍行不由徑詩曰田裏有微徑賢人不復行孰知趨捷步惟恐

異端成從易眾所欲安邪思所生誰能違大路其此競前程子羽有遺跡孔門傳舊聲今逢大君子士節再應明 文苑英華

王炎行不由徑詩曰邪徑趨時捷端心惡此名長衢貴高步大路自規行且慮繁紆僻將求坦蕩情詎同流俗好方保立身貞遠跡如違險脩仁在履平始知夫子道從此得堅誠 文苑英華

俞簡行不由徑詩曰古人心有尚乃是孔門生為計安貧樂當從大道行詎應流遠迹方欲料前程捷徑雖云易長衢豈不平後來

無往路先達壇前名一示遵途易微衷益自精 文苑英華

獨孤申叔樂理心賦曰心為靈府樂有正 一作和 聲感通而調暢之

理自得訢合而邪僻之慮不生翕如冥契混若化成孕和平於德宇保純粹於元精故先王立極受命制民作則脩匏土革木之器備千戚羽毛之飾將以悅萬人康四國動蕩其心志推移于道德薰然而煦日以和悠爾而躋之壽域成文不亂知至樂之有融從律弗姦見王道之甚直聲之所感性罔不俊致和易於無象禁奸邪於未然希夷自適鬱結攸宣苟斯須之不去何嗜慾之能遷況乎大樂同和至音交暢聽寂寞而何求親官冥而無狀將欲革驕

登科記考 卷十四

志以純仁化貪心為貞諒在乎思不惑兮心不流安至樂兮優而柔順至性之蕩蕩符大道之油油純如噉如足養浩然之氣融融

則比於慢易咸濩作而理亦隨之鄭衛興而時乃殆而信至化之所繁實和樂之攸資是以重華明兮簫韶若此獨夫靡兮顛沛若彼忘味興歎於宣尼觀風見稱于季子則知樂之為用也不獨逞

煩手謹俚耳正心術而導滄源非聽其鏗鏘而已 文苑英華

呂溫樂理心賦曰道無象天無聲聖人不有作曷以觀化成由 集 是鼓吹大塊鏗鏘元精因乎心而式是理本形乎器而強為樂

名以齊五方之俗以厚萬物之生始積中集有發外率充性與情

集作足充性而養情樂與心冥則所謂固天之縱心由樂理亦得夫自明而

誠至若樂在朝廷君臣叶義一發而陽唱陰和九變而雲行雨施

上以見為君之難下以知為臣之不易有國者理心以此必親集

獲儀鳳之集有瑞若乃樂在閭閻父子靜專蓋取諸無荒而樂有

節而宣和以嚴濟愛由敬全有家者理心以此必返天性於自然

且夫樂之作也一動一息心之理也惟清惟直然後集有在聽而

必聽無入而弗克集作不得節有序觀貫珠而匪珠聲成文見五色而

集作於無色其或惟邪是念惟愚是度集作則雖琴瑟在御管磬聿

登科記考 卷十四 送

脩立樂之方既失理心之術何求亦焉望變清集作風之浩浩致

和氣之油油徒觀其心向元通樂資交暢明則贊天地之化育幽

則索鬼神之精狀會節有極象之則發而時中應變無方擬之則

貞而不諒大矣哉至樂希夷侯其禱而聽之以思固不資集作於

子野作必在聽集作亦無俟於后夔方今敦和統同反本復始

別集作六律以分聽集作納八風而齊軌集作齊人拱鐘虛受我

則明其直言朱絲集作遺音我則戒夫專美此吾君之以樂理心

宜平貴為天子文苑英華呂衡州集

獨孤申叔終南精舍月中聞磬詩曰精慮慙原注夜景天宇滅埃

氛幽磬此時擊餘音幾處聞隨風樹杪去支策月中分斷絕如殘

漏淒清不隔雲羈人方罷夢獨雁忽迷羣響盡河漢落千山空糾

紛文苑英華

呂溫終南精舍月中聞磬詩曰月中集作禪室掩幽徑集作淨昏

氛思入空門妙聲從覺路聞冷流眾集作壑杳杳出重集作雲

天籟疑難辨霜鐘詎可分偶來依集作法界便欲謝人羣竟夕聽

真響荷花積露文集作塵心自解紛文苑英華 呂衡州集

十六年庚辰

禮部策進士問周禮庶人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蠶者

不帛不積者不緝皆所以恥不勉抑游惰欲人務衣食之源也然

為政之道當因人所利而利之故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

其宜由是農商工賈咸遂生業若驅彼齊人強以周索性盛布帛

必由己出無乃物力有限地宜不然而置神廢禮誰曰非闕且使

日中為市買遷有無者更何事焉第一問書曰眚災肆赦又曰

有過無大而禮云執禁以齊眾不赦過若然豈為政以德不足恥

格峻文必罰斯為禮乎詩稱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易稱利用安身

以崇德也而語云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若然則明哲者

不成仁賦殺身者非崇德歟第二問聖哲垂訓言微旨遠至於

禮樂之同天地易簡之在乾坤考以何文徵於何象絕學無憂原伯魯豈其將落仁者不富公子荆易云苟美朝陽之桐半來鳳羽

洋林之樾克變鴉音勝乃俟乎木雜巧必資乎瓦注咸所未悟庶問其說道 第三 問天地有常道日月有常度水火草木有常性皆

不易之理也乃至鄒衍吹律而寒谷暖魯陽揮戈而暮景迴呂梁有出入之游周原變堇荼之味不測此何故也將以傳信乎抑亦

傳疑乎道 第四 問荻積之弊出於女工桑麻不甚加而布帛日已賤蠶織者勞焉公議者知之欲乎價平其術安在又倉廩之實生

於農畝人有餘則輕之不足則重之故歲一不登則種食多竭往登科記者 卷十四 三

年時雨愆候宸慈軫懷遣使振廩分官賤糶故得餒殍載活麥禾載登思我王度金玉至矣竊聞壽昌常平今古稱便國朝典制亦

有斯倉開元之二十四年又於京城大置賤則加價收糴貫則終年出糶所以時無艱食亦無傷農今者若官司上聞追葺舊制以

時斂散以均貴賤其於美利不亦多乎 第五道 白氏文集 十二月戊寅敕禮部別頭舉人宜委禮部考試不須置別頭 舊書本紀

冊府元龜 唐會要 按選舉志言高郢掌貢舉奏罷齊抗傳又謂抗為相奏罷禮部議必關于中書也 進士十九人 據曰居易詩云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

之所慎焉為韻玉水 陳權狀 吳丹 白居易花前歎云幾人得記方流詩見據言 老莫自嫌樊李吳韋盡成

王注吳謂吳饒州丹 唐詩紀事丹字真存登第歷職至鎮州宣慰副使知甄使尚書卒于饒州葬於常州樂天為誌按居易有饒州刺史吳府君神道碑銘 居易留別吳七正字詩云成名其記甲科上署吏同登共閱問疑亦謂丹又酬吳七見寄詩莫忘蟬蟻

內進士 鄭俞 白居易吟四離詩云命雖薄猶勝于鄭長水注有同年 鄭俞 云余為河南尹時見同年鄭俞始授長水縣令

白居易 舊書本傳白居易字樂天太原人二十七舉進士貞元末用經藝為進士樂天一舉擢上第明年中拔萃甲科由是性習相近遠求元珠斬白蛇等賦泊百節判新進士競相傳于京又曰居易與元稹書曰十五六始知有進士苦節讀書二十已來晝課賦

夜課書閒又課詩不遑寢息矣以至於口舌成瘡手肘成胝既壯而膚革不豐盈未老而齒髮早衰白蒼然如飛蠅垂珠在眸子中者動以萬數蓋以苦學力文之所致又自悲家貧多故年二十七方從鄉賦既第之後雖專于科試亦不廢詩 白居易與陳給事書云正月日鄉貢進士白居易遣家僮獻書於給事今禮部高侍郎為主司則至公矣而居易之文章可進也可退也竊不自知之欲以進退之疑取決于給事蓋即此年正月也又箴言序貞元十

登科記者 卷十四 天 有五年天子命書舍人渤海公領禮部貢舉事越明年春居易以進士舉一上登第 白香山年譜十六年二月十四日中書舍人高郢下第四人登第 按樂天生于大歷七年是年二十九歲李璿舊譜據香山詩此生知負少年春不展愁眉欲三十之語以為樂天二十九猶未第誤也 據言白樂天省試性習相近遠賦

攜之謂李涼公逢吉公時為校書郎于時將他適白遠遊之逢吉行攜行看初不以為意及覽賦頭日噫下自人上達君威德以慎立而性由習分逢吉大奇之遂寫二十餘本其日十七本都出白居易及第後歸觀別諸同年詩十年常苦學一上謬成名擢第

未為貴賀親方離離半酣輕遠程翩翩馬蹄疾春日歸鄉情又東舉離聲得意誠離恨半酣輕遠程翩翩馬蹄疾春日歸鄉情又東都冬日會諸同年宴鄭家林亭詩盛時陪上第暇日會羣賢折桂

應同樹鶯遷各異年賓階紛紜珮伎席儼花細促膝齊榮賤差肩次後先助歌林下水銷雲酒中天他日升沈者無忘共此筵

戴叔倫 唐才子傳戴叔倫字幼公潤州金壇人貞元十六年陳權榜進士 權德輿戴叔倫墓誌銘公早以詞藝振嘉聞李口 白居易洲鄭二司錄與李六郎中寒食日相過同宴見贈詩注二人並是同年按鄭二當即鄭俞李郎中名俟考

王鑑 見文苑

杜元穎 舊書本傳元穎萊公如晦裔孫也父佐官卑元穎貞元未登進士第白居易

七年元日對酒詩注余與陳昌言見文苑陸口白居易詩前

循州杜相公及第同年

年同 崔元亮 白居易賀湖州崔十八使君詩云貞元科第忝同君名最在後當時崔自詠云人閒不會雲開事應笑蓬萊最後仙

諸科八人

知貢舉 中書舍人高郢 按白詩年譜又作中書侍郎

鄭俞性習相近遠賦曰酌人心之善敗惟性習之所分習者物之

遷以動為主性者生之質以靜為君運情有同於鎔鑄通志亦比

夫耕耘或定心以純一或逐境而糾紛故定心者若疏源而自得

登科記考

卷十四

羌

逐境者猶理絲而又棼且物之感人無窮人之徇物無已近之則

歸於正性遠之則滅於天理雖真妄之多端諒御用而由己至若

習於所是則孟母之訓子其居也初闡聞之是鄰遂真驚而無恥

及夫又徙於學徒示以墳史卒能振文行以標名鬱古今而播美

豈不以性相近而習之至矣又若效之而非則壽陵之從師其故

也等善行之無轍見大道之甚夷及夫邯鄲之學匍匐于茲既所

能之未盡終故步而莫追豈不以習相遠而性亦失之固宜人定

其情物安其所苟欲遷性習以交喪易賢愚之攸處則捨于己而

效於人學彌得而性彌阻述而莫息亦莫之禦是非乖理而亦徇

未若冀慎而委順勿牽外以概名在執中而克慎欽若與旨聞諸

古先習之則善道可進守之則至理自全茲義也智所不染愚亦

難遷儒中庸之可甄願斯焉而取焉 文苑英華

白居易性習相近遠賦曰噫下自人上達君威德以慎立而性由

習分習則生常將俾夫善惡區別慎之在始必辨乎是非糾紛原

夫性相近者豈不以有教無類其歸于一揆習相遠者豈不以殊

途異致乃差於千里昏明波注導為愚智之原邪正歧分開疏理

亂之軌安得不稽其本謀其始觀所由察所以考成敗而取捨審

臧否而行止俾流遁者返迷途於騷人積習者遵要道於君子且

登科記考

卷十四

手

夫德莫德于老氏乃曰道是從矣聖莫聖於宣尼亦曰非生知之

則知德在脩身將見素而抱樸聖由志學必切問而近思在乎積

藝業於黍稷慎言行於毫釐故得其門志彌篤矣性彌近矣由其

徑習愈精而道愈遠而其旨可顯其義可舉勿謂習之近徇迹而

相背重阻勿謂性之遠反真而相去幾許亦猶一派派別隨渾澄

而或濁或清一氣脈分任吹煦而為寒為暑是以君子稽古於時

習之初辯惑於成性之所然則性者中之和習者外之徇中和思

於馴致外徇誠於妄進非所習而習則性傷得所習而習則性順

故聖與狂由乎念與罔念禍與福在乎慎與不慎慎之義莫匪乎

率道為本見善則遷觀炯誠於既往審進退於未然故得之則至性大同若水濟水也失之則眾心不等猶面如面焉誠哉習性之

說吾將以為教先

文苑 英華

吳丹玉水記方流詩曰玉泉何處比四折水文浮潤下甯踰矩居方在上流映空虛碌碌涵白淨悠悠影碎疑衝斗光清耐掩舟珪

璋分辨狀沙礫其懷柔願赴朝宗日縈迴入御溝

文苑 英華

鄭俞玉水記方流詩曰積水綦文動因知玉產幽如天涵素色俾地引方流潛潤滋雲起英華射浪浮魚龍泉不夜草木岸無秋壁

沼甯堪比瑤池詎可儔若非懸可測誰復寄冥搜

文苑 英華

登科記考

卷十四

藝

白居易玉水記方流詩曰良璞含章久寒泉徹底幽尹孚光泛泛方折浪悠悠凌亂波紋異縈迴水性柔似風搖淺瀨如日落清流

潛穎應旁達藏真豈上浮玉人如不見淪棄即千秋

文苑 英華

王鑑玉水記方流詩曰玉潤在中洲光臨碕岸幽氛冥瑞影演

漢度方流乍似輕漣合還疑駭浪收實緣知有異洞徹信無儔比

德稱殊實含輝處至柔沈淪如見念況乃屬時休

文苑 英華

杜元穎玉水記方流詩曰重泉生美玉積水異長流如見清堪賞

因知寶可幽斗迴虹氣見磨折紫光浮中矩諧明德同方叶至柔

月生偏共映風煖佇將遊異寶雖無脛逢時願俯收

文苑 英華

陳昌言玉水記方流詩曰明媚如懷玉奇文自託幽白虹深不見綠水折空流方珪清沙遍縱橫氣色浮類圭才有角寫月讓成鈎

久處沈潛貴希當特達收滔滔在何許揭厲願從遊

文苑 英華

白居易對策曰利用厚生教之本也從宜隨俗政之要也周禮云不畜無牲不田無盛不蠶不帛不績不練蓋勸厚生之道也論語

云因人所利而利之蓋明從宜之義也夫出畜蠶績四者土之所

宜者多人之所務者眾故周禮舉而為條目且使居之者無游惰無墮業焉其餘非四者雖不具舉則隨土物生業而勸導之可知

矣非謂使物易業土易宜也夫先王酌教本提政要莫先乎任土

登科記考

卷十四

藝

辨物簡能易從然後立為大中垂之不朽也若謂其驅天下之人責其所無強其所不能則何異夫求萍於中達植橋於江北反地

利違物性孰甚焉豈直易俗失宜置神廢禮而已且聖人辨九土

之宜別四人之業使各利其利焉各適其適焉猶懼生之物不

均也故日中為市交易而退所以通貨食遷有無而後各得其所

矣由是言之則大易致人之制周官勸人之典論語利人之利三

科具舉有條而不紊矣謹對

第一

聖王以刑禮為大變理亂繫

焉君子以仁德為大寶死生一焉故邦有用禮而大理者有用刑

而小康者古人有崇德而遠害者有蹈仁而守死者其指歸之義

可得而知焉在乎聖王乘時君子行道也何者當其王道融人心
質善者眾而不善者鮮一人不善眾人惡之故赦之可也所以表
好生惡殺且臻乎仁壽之域矣而肆赦宥過之典由茲作焉及夫
大道隱至德衰善者鮮而不善者眾一人不善眾人效之故赦之
之不可也所以明懲惡勸善且革澆漓之俗矣而執禁不赦之文
由茲興焉此聖王所以隨時以立制順變而致理非謂德政之不
若刑罰也然則君子之爲君子者爲能先其道後其身守其常則
以道善乎身惟其變則不以身害乎道故明哲保身亦道也巢許
得之求仁殺身亦道也夷齊得之雖殊時異致同歸于一揆矣何

登科記考

卷十四

書

履哉然則禮樂之同天地其文可得而考也豈不以樂作於郊而
天神和焉禮定于社而地祇同焉上下之大同大和由禮樂之馴
致也易簡之在乾坤者其象可得而徵也豈不以乾以柔克而運
四時不言而善應坤以陰騰而生萬物不爭而善勝柔克不言之
謂易陰騰不爭之謂簡簡易之道不其然乎老氏絕學無憂傲其
溺於時俗之習也原伯魯不學將落戒其廢聖哲之道也孟子不
富之說慮蘊利而生孽也公子荆苟美之言嘉安人而豐財也鳳
鳴朝陽非梧桐而不棲擇木而集也鴟止泮林食桑椹而好音感
物而變也事有躁而失靜而得者故木雞勝焉有貴而失賤而得
者故瓦注巧焉雖去聖逾遠而大義斯存是故遠旨微言可明微

登科記考

卷十四

書

矣謹對道 第三 原夫元氣運而至精分三才立而萬物作惟天地
日月暨水火草木度數情性各有其常其隨事應物而遷變者斯
人之所感也何哉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蓋天地無常
心以人心爲心苟能以最靈之心感善應之天地至誠之誠感無
私之日用則必如影隨形響隨聲矣而況於水火草木乎故有吹
律於寒谷和氣生焉揮戈于曜靈暮晷迴焉神合乎水游呂梁而
出入不溺化被於草木周原而萑茶變味蓋品彙之生則守其常
性也精誠之至則感而常通也靜守常性動隨常通是道可于物

而非常於一道也夫如是則兩儀之道七曜之度萬物之性可察矣可信矣夫何疑焉謹對第四道 人者邦之本也衣食者人之所由生也古者聖人在上而下不凍餒者非家衣而戶食之蓋能為之開衣食之源均財用之節也方今倉廩虛而農夫困布帛賤而女工勞以愚所闕粗知其本何者夫天地之數無常故歲一豐必一儉也衣食之生有限故物有盈而有縮也古之人知其必然也故敦儉嗇以足衣務儲蓄以足食是以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野無青草人無菜色者無他焉蓋勤儉儲積之所致耳故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元龜也當今將欲開美利利天下以後生生

登科記考

卷十四

七

究微言空慚下問謹對第五道 白氏文集

登科記考

卷十四

七

南菁書院叢書

貞元十七年

進士十八人 文苑英華樂德教胃子賦以育材訓人 班肅 柳宗元 班肅 柳宗元

班孝廉序隴西辛殆庶以班孝廉之行爲請又云屬者舉鄉里登春官獲居其甲焉韓注貞元十七年禮部侍郎高郢知貢舉班肅

第一辛殆庶與班肅同年進士 按言肅第一 辛殆庶見

是肅爲狀元矣其稱孝廉者或肅先第明經歟 辛殆庶見

彥方 見文苑 羅讓 見文苑英華 舊書孝友傳 字景宜 祖 懷操父珣讓少以文學知名舉進士 權德

與羅珣墓誌銘 徐至 見文苑 鄭方 見文苑英華 白香山 詩集有賀鄭方及第後

秋歸洛下閒居詩云勤苦成名後優游得意閒玉憐同匠琢桂恨 隔年攀自注云同高侍郎下隔年及第蓋高郢連放三榜樂天在

登科記考

卷十五

十六年第二榜鄭方 劉積中 見文苑 西陽雜俎劉積 中常於西京近

縣莊居與杜省躬同年及第友善按 杜省躬 見文苑英華周士 又見柳宗元童區

寄傳宗元又有送杜留後詩序韓 許稷 關中名士傳許稷挾策 注周士貞元十七年中進士第 入關遇舍人陳諷四門

助教歐陽詹校書郎邵楚長侍御林藻在京師開川舉子醜酒食 會諸先達詹以稷爲鄉人親故特與之藻酣乃戲曰今日之會子 何人斯軀目其間稷投杯憤排曰男子志不能立志霄漢豈有局

鍾王侯出處豈必常耶明此一鎗稷之過矣遂噉酒而去深入終 南山隱學三年出就府薦遂擢第 按黃滔司直陳公墓誌銘貞 元中林藻冠東南之科第十年而許員外稷繼翔是稷及第當在

此年永樂大典引甫 陽志作十八年誤

諸科八人

知貢舉 中書舍人高郢 舊唐本傳改中書舍人凡九歲拜禮部 侍郎時應進士舉者多務別遊馳逐聲

名每歲冬州府薦送後惟追奉讞集罕肆其業郢性剛正尤嫉其 風既領職拒絕請託雖同列運熟無敢言者志在經藝專考程試 凡學貢制三歲進幽獨抑 浮華朋濫之風翕然一變

李彥方樂德教胃子賦曰王者垂訓導於門子戒驕盈於代祿厲

師嚴以成教誨敷樂德而宣化育長能從而可久幼能正以不贖

悅之以道甯假乎干戚羽旄動之斯和詎資乎匏上草木是知深

於樂者豈徒然哉暢生成於壽域道純粹於靈臺明明而六德是

以蕩蕩而羣心有開瞻之在前仁將成於國棟由乎充選庶有嗣

於鄉材登於雋造釋其奸回聆音乃接武而至樂善而差肩載來

且於中者表得中而可尊和者達至和而不紊繁吾道之克廣諒

登科記考

卷十五

乃心之是訓青衿選其悅學絳帳資乎待問于以識瓊口之委于

以言始終之訓然則祇者敬也居敬足以脩身彝者常也守常而

能化人萃羣生之濟濟達誘善以循循肅穆以居而文明有耀條

暢斯及而樂教性新然後以孝友俾其師資春秋則教夙夜惟寅

宏廣博易良人胥効矣美父母兄弟誰能問之內必成性外無越

思匪鏗鏘而感物咸敬順以親師異齊國之問於宣父叶虞帝之

命以后襲惟德音之是進豈奸聲之能混入於國學習者由是知

歸祭於瞽宗享者於焉報本至哉聖人之設教諒終古而無損

英華

羅讓樂德教胃子賦曰至樂之極兮德教所蓄德者體中和而定剛柔教者正性情而靖耳目既垂法於國胃亦布政於方族四術允正三行祇肅所以明俊選之標表所以致才賢之蘊育比師嚴而道尊信仁行而禮復樂正初協可成理該被其風而導其志滌其濫而釋其回持筋骸以固束刷性靈而洞開德義可依異射官之取士程準斯在同杆人之理材樂且致之行之廣運內無聲以是託表中庸以垂訓在敬遜以務時資端慤而待問斯乃成性所臻敦學相因既廣博而克己抑直易以藩身不特考擊今教備無假拊搏兮行酌以道應物以樂和人事且符於米廩義且暢于成

登科記考

卷十五

三

均將俸平綺執之子率變何患乎膏梁之性難馴苟以我於木鐸爾宜必誠必信苟以我於藻鏡爾甯不智不仁庶居之也洩洩諒誨之平諳諳在聲音之道兮以律度是維諧和是司在德教之術兮以友敬為儀忠孝為師固捨彼而取此念鑽之而仰之足使放心精正體道希夷罷鏗鏘於師氏識明命於后夔甯鼓篋而徒至必攝衣以慎茲俾行平鄉黨尊尊長俾立平養塾庸庸祇祇夫然則寬慰者日益簡傲者日損習語舞而殊源教詩書而異壺斯教也教之至誠天下之本 文苑 英華

徐至樂德教胃子賦曰至哉樂為德也保太和茂生育是以先王

法之以成教樂正尊之以示睦將磨琢於仁義匪鏗鏘於匏竹洋洋平節以惠和煦煦然致其恭肅其儀不忒故容止可觀其道既宏乃進退可復信月將而日就庶不諂而不賔且有教無類道之原來廉讓之風斯屬愷悌之德不回趨隅以繼其志待問以成其材于以見易和之容參於前也中庸之德夫何遠哉何必朱干玉戚一起一價將以宮商克懸角徵潛運鳧趨碧沼皆藉藉於令名魚貫青衿各愷愷於淑問百行由是內融三德於焉成順俾夫遷善者樂以陳脩己者德以真樂者樂也可以樂其孝友德者得也可以得其忠臣昔后夔所以推其典樂虞舜所以稱其聖人豈不

登科記考

卷十五

四

以人心感樂樂有其倫者哉今國家德教綏於九有禮樂達乎四維樸素遠符於軒氏和樂方軼於周詩多士濟濟百寮師師明誠之德可見中和之樂在茲自君臣達乎父子性成也何莫由之由之伊何行之非遠亦由端木去末化遐自闔然後外可以維城中可以補袞於與樂乎實教人之大本 文苑 英華

鄭方樂德教胃子賦曰國有學家有塾播樂德之文采率胃子以化育始先激其清濁而後攻其節目鼓篋之士宜聲音以相和函杖之時俾心志而思服語於效者執德不回道以樂者知陽必來盈耳之聲詎作理心之教有開實俎豆之間矣甯鐘鼓而云哉動

於外而暢於中使和其性進以德而舉以事各盡其材惟其教學必有諷訓咸養以致和強學以待問觀德畢賢愚之貫序德同長幼之分豈不以樂之至也通乎神教之至也慎乎身惟彼樂之爲德是彰教之有倫不在匏竹設金石振乃貴于祇庸備孝友陳豈不愈終始而典學美教化於成均遂乃興誦諷觀屈伸斯可以移風易俗不止於溫故知新保和於心暢五聲而授之有道將遜其業崇四術而宏之在人厥類可知允懷在茲諒審樂以知政由切問而近思初感至音聽角聲而惻隱變矣終懷雅性聞羽奏而寬大似之且被之以簫管加之以訓辭升學而在於春候合射而戒

登科記考

卷十五

五

於秋時然則不教以中和不能知樂不教以博依不能安詩是以學者爲王化之端樂者繫國風之本故曰觀大學之道然後知困而滿知損文苑英華

劉積中樂德教胄子賦曰惟天惠人惟王司牧必資立樂以化被聚賢而政肅樂垂六德允接於生靈人抱七情□是乎脩睦故命樂官宣樂德之旨教國子俾國人思服施行而萬邦作乂動蕩而羣生茂育原其詔司樂闢靈臺選國中之胄子集字內之懷材示中和於前俾行而不忘尊祇庸於次將守而不回質克孝而克友必無間而無猜緬頌猷明徵義訓樂同和而會極綱有條而不

素中爲忠□俾邪者奉忠格之心和乃適正制剛者守調適之分非有象以外感乃無聲而潛運祇敬必逾原注庸言是尊率威儀而允淑致言之惟醇睦蒸蒸之孝誠全乎天性助怡怡之友義原乎天倫設教之規爰立列樂之事方陳是將崇德教播成均諧道自己建中於人夫就學必時爲樂在茲春誦夏絃順陽而樂功猶懋無虐無傲率下而樂德增丕所以舜命伯伯讓夔立之以四教道之以六詩然後學制敦浹國經允釐通至性於倫理垂善教於師資慕其人則遐不謂矣仰其教則學以知之方今政舉道光文修武偃播崇德爲宜風之始訓國子爲化人之本忝承教之在

登科記考

卷十五

六

躬庶聲名之不遠文苑英華杜周士樂德教胄子賦曰國家自誠而明講信脩睦既移風以設教每登賢而制祿由是命司樂之職率彼成均教舞勺之童取諸

卿族常德咸事庸言可復納諸軌物則物有其容攝以威儀則儀無不淑日將月就不疾而速于以見中和之教克修杞梓之材可育觀鼓篋請益攝齊員來嚴師尊道至矣休哉捧函丈之筵無思不服聽撞鐘之問有說必該心不望於翼翼視有主于梅梅審依仁卽童蒙之求我語成器如杆人之理材且鼓舞鏗鏘徒聞於物格異道諷誦亦資於釋回豈如中以理心和而適分敬居簡而可

久德有常而不素孝實天經友為義訓本其至也可以贖天地之情引而伸之可以暢雍熙之運則知通和章德在聖與仁革蒙惑於初志致輝光於日新於以代天工則庶績時序於以施邦教則百姓皆新斯可為理以樂成俗師以賢得人於戲至教在茲無從匪彛合游洋以來學任道德而為資孝友祇庸則無不順者自上

德為本既履孝而資忠宜任重而道遠若然者安得不慎其終而思其反者也

文苑英華

十八年壬午

登科記考 卷十五

七

五月敕明經進士自今以後每年考試所收入明經不得過一百人進士不得過二百人如無其人不必滿此數冊府元龜唐會要策進士問六經之後百氏塞路微言大義漢以乖絕使昧者耗日力以滅天理去夷道而趨曲學利誘於內不能自還漢庭用經術以昇貴位傳古義以決疑獄誠為理之本也今有司或欲舉建中制書置五經博士條定員品列於國庠諸生討論歲課能否然後刪非聖之書使舊章不亂則經有師道學者顛門以為如何當有其說至於九流百家論著利病有可以輔經術而施教化者皆為別白書之第一問易曰君子夕惕若厲語曰君子坦蕩蕩禮之

言綱衣則曰惡其文之著也儒行則曰多文以為富或全歸以為孝或殺身以成仁或玉色以山立或毀方以瓦合皆若相戾未能盡通顏回三月不違仁孟軻四十不動心何者為優柳下惠三黜而不去子文三已而無愠何者為愈召忽死子糾管仲相小白棠君赴楚召子胥為吳行人何者為是析疑體要思有所聞第二

問周制什一是稱中正秦開阡陌以業農戰今國家參酌古道惠綏元元均節財征與之休息豐年則平糴於載下恆制則轉漕于關東向慮地有遺利人有遺力生之者少靡之者多粟帛淺輕而緡錢益重或去衣食之本以趣末作自非翔貴之急則有甚賤之傷欲使操奇贏者無所牟利務農桑者沛然自足以均貨力以制盈虛多才洽聞當究其術至若管仲通幣之輕重李悝視歲之上下有可以行於今日者因亦陳之美利嘉言無辭悉數第三問

登科記考 卷十五

八

懲忿窒慾易象之明義使驕且吝先師之深誠至若洙泗之門人故人漸漬於道德固已深矣而仲由愠見原壤夷俟其為忿與驕不亦甚與商不假蓋賜能貨殖從我之徒而咎恡缺如是皆所未達試為辨之第四問育材造士為國之本脩辭待問賢者能之豈促速於儻偶牽制於聲病之為耶但程試司存則有拘限音韻頗叶者或不聞于軼響珪璋特達者亦有累於微瑕欲使楚無獻

王之泣齊無吹竿之濫取捨之際未知其方子曰蓋各言爾志趙
孟亦請七子皆賦以觀鄭志古人有述祖德敘家風之作眾君子
藏器而含章者久積善而流慶者遠各言心術兼敘代德鄙夫虛
仁以廣未聞第五道 文苑英華 權文公集

策明經問孔聖屬詞邱明同恥裁成義類比事繫年居體元之前
已有先傳在獲麟之後尙列餘經豈脫簡之難徵復絕筆之云誤
子產遺愛也而賂伯石叔向遺直也而戮叔魚吳季札附子臧而
吳衰宋襄公捨與夷而宋亂陣爲鸚鵡戰豈捷于魚麗詎以犬雞
信甯優於牛耳子所習也爲予言之第一道 春秋 五經宏文生同 問三代之

登科記考

卷十五

九

弊或樸或薄六經之失或愚或誣夫以殷周之理道詩書之述作
施於風俗豈皆有所未至耶輟祭納書誠爲追遠執戈桃荊無乃
傷恩何二者之相反耶兩楹坐奠歎有功於宗子九齡魂交數能
移於與爾何二者之不一耶山節藻梲豚肩狐裘皆大夫也又何
相遠耶檀弓袒免子游衰麻何如直諒而忠告之耶各以經對第
道禮記 五 經宏文生同 問四營成卦三古遺文本自何處演於羨里而西
鄰輪祭斯乃自多箕子利貞且居身後豈理有未究復古失其傳
乾之彖辭乃次六爻之末坎加習字有異八純之體无妄則象稱
物與同人則彖引卦名或備四德而機至悔亡或無一德而自居

貞吉訪於承學思以稽疑至若康成之陰陽象數輔嗣之人事名
理異同優劣亦爲明徵第三道 周易 五經宏文生同 問左史記言古之大訓

何首載堯典而乃禪虞書當文思之代而九官未命及納麓之時
而四凶方去豈允恭克讓待元德而盡善耶仲虺作誥伊尹作訓
豈臣下忠規之稱耶伯禽費誓穆公秦誓豈帝王軌範之書耶好
風好雨既從於箕畢時若恆若復係於休咎何所適從耶伏生傳
於毫墨魯壁得於殘缺前代講訓孰爲名家可以詳言用窺奧學
第四道 尚書 五經同 問二南之化六義之宗以類聲歌以觀風俗列國
斯眾何限於十四陳詩固多豈止於三百頌編魯頌奚異于商周

登科記考

卷十五

十

風有王風何殊於鄘衛頌疑倒置未達指歸至若以句命篇義例
非一瓜瓞取綿綿之狀草蟲葉嘒嘒之聲斯類則多不能具舉既
傳師學一爲起予企聞博依之喻當縱解頤之辨第五道 毛詩 五經同
問魯史成文以一字爲褒貶漢庭尙學有二傳之異同雖子夏授
經孫卿肄業而去聖遠傳疑儘多問以定時何非平古朔零乃
閔雨奚憂於去讓文有無天之說定有無王之年例或難通理亦
未盡衛輒辭以尊祖於義安乎許止闕于嘗藥受誣乃甚以茲疑
滯皆藉發明穀梁子之言固當有據應上公於古復是何神諸儒
待問一爲覲樓第六道 穀梁 五經同 問孔門達者列在四科顏子不幸

伯牛惡疾命之所賦誠不可問至若攻冉求以鳴鼓比宰我於朽木言語政事何補于斯七年可以即戎百年可以去殺固弛張之有異曷遲速之相懸為仁由己無信不立拜陽貨則時其亡也辭

孺悲則歌使聞之聖人之心固當有為鄙則未達子其辨歟第七道論

語宏文生同文苑英華 權文公集

策道舉問莊生曰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蓋以游刃無全善刀而藏之故也禦寇則曰養生如何肆之而已莊生曰嗜欲深者天機淺禦寇則以朝穆善理內而性交逸何二論背馳之甚耶夫一氣之蹇聚為物之逆旅誠不當傷性沾名以耗純白儻昧者未通

登科記考

卷十五

七

矯抗之說因遂耳目之勝其心真力則如之何既學于斯仁有精辨第一道問駢拇之言曰有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天下莫不奔

命於仁義以易其性庸詎知不有性於仁義而不可易者乎以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庸詎知伯夷非安於死而不可生耶徵濠上

觀魚之樂則莊生非有虞與伯夷也又安知有虞與伯夷之不然耶徵鳧鶴短長之脛又安知有虞與伯夷之性非不可斷不可續

者耶雖欲齊同彼是先逆後合惡用謬悠卓詭如是之甚耶蓬心未達幸發吾覆第二道

問至人恬漠外其形骸使如死灰如木雞斯可矣至若蹈履水火而不燥沒雖以誠信庸至是乎斯所以有

疑於呂梁文人商邱開之說也蓋有以誠信安於死而不遷者未以誠信蹈難而必不死者此何所謂其質言之第三道文苑英華 權文公集

策宏文崇文生問儒館設科以優華緒亦明勸學然後審官諸生或以純綺之年講誦未暇在琢玉之或有誤按字疑怠于製錦而如何

儻稍舉章程以明課試因粲粲之質加孳孳之勤可以遠圖固為盡善但因循既久慮物議為難蓋自言之將求折衷第一道問左

掖東朝載宏學敦貴游胄子於是翔集法禁或弛藝實難徵推恩補員據闕升第或人疑張祿或詞假葛龔誠瑕不掩瑜豈仕優則

學澄汰則眾心未允因仍則流弊深深有司病諸幸偷其術第二道

登科記考

卷十五

三

文苑英華 權文公集 按文苑英華載十九年及二十一年策問以上各問失載年月當在是年

進士二十三人 文苑英華有風動萬年 徐晦 狀元玉芝堂談薈

大典引前陽志貞元十八年徐晦狀元舊書本傳晦進士擢第新書晦字大章 白居易云四雖詩云眼雖病猶勝于徐郎中注徐

郎中晦因 尉遲汾 容齋四筆引登科記貞元十八年權德輿以疾喪明 尉遲汾 中書舍人知舉放進士二十三人尉遲汾侯

雲長章紆沈杞李翊登第 昌黎集有答尉遲生 侯雲長 韓文

書又貞元十七年洛北惠林寺題名有尉遲汾 按據言唐詩紀事作韋紆

八年進士第 韋紆 見文苑英華 按據言唐詩紀事作韋紆

于進士第 韓愈與祠部陸員外書執事之與司貢士者相知誠

年進士第 韓愈與祠部陸員外書執事之與司貢士者相知誠

深矣彼之所望於執事執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謂至而無間疑

矣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志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
爾所求則愈之知者亦可言已文章之尤者有侯喜者侯雲長
者喜之家在開元中衣冠而朝者兄弟五六人及喜之父仕不達
棄官而歸喜率兄弟操耒耜而耕于野地薄而賦多不足以養其
親則以其耕之暇讀書而為之以于於有位者而取足焉喜之文
章學西京而為也舉進士十五六年矣雲長之文執事所自知其
為人澹重方實可任以事其文與喜相上下有劉述古者其文長
於為詩文麗而思深當今舉於禮部者其詩無與為比而又工于
應主司之試其為人溫良誠信無邪佞詐妄之心彊志而婉容和
平而有立其趨事靜以敏著美名而負屈稱者其日已久矣有章
羣玉者京兆之從子其文有可取者其進而未止者也其為人賢
而有才志剛而氣和樂於薦賢為善其在京無子弟之過居京兆
之側遇事輒爭不從其令而從其義求子弟之賢而能業其家者
羣玉是也凡此四子皆可以當執事首薦而極論者主司疑焉則
以辯之問焉則以告之未知焉則殷勤而語之期乎有成而後止
可也沈杞者張若者尉遲汾者李紳者張後餘者李翊者或文
或行皆出羣之才也凡此數子與之足以收人望得才實主司疑

登科記考 卷十五

三

焉則以解之問焉則與對之廣求焉則以告之可也 據言貞元
十八年權德輿主文陸修員外通榜帖韓文公薦十人于修其上
四人曰侯喜侯雲長劉述古章紆其次六人沈杞張若尉遲汾李
紳張後餘李翊而權公凡三榜共放六人而茲紳後餘不出五年
內皆 崔瑄 舊書崔瑄傳瑄有子八人皆至達官時人比漢之
捷矣 荀氏號曰八龍長曰瑄貞元十八年進士擢第又制
策登科 新 樊陽源 見文苑英華 太平廣記引續定命錄唐
書瑄字從律 樊陽源 山南節判殿中侍御史樊陽源元和中入
奏岐下諸公攜樂于岐郊漆方亭饒飲從事中有監察陳庶獨孤
乾禮皆在幕中六七年各歎淹滯陽源乃曰人之出處無非命也
某初名源陽及第年有表兄在密縣令使人招某驟到密縣某不
月間去其承通門宿夜夢見一高塚上一著麻衣人似欲鄉飲之
禮願視左右又有四人塚上其人乃以手招陽源陽源不樂去次
一人從陽源前而上又一人躡從而上左右四人皆上陽源意忽
亦願去遂繼陟之比及五人見塚上袖一文書是河南府送舉解
第六人有樊陽源時無樊陽源矣及覺甚異之不日到密縣便患
痢疾聯綿一月因憊甚稍問徑歸洛中謂表兄曰西府取解舊例

允須申某或恐西府不得兄當與首送矣密宰曰不可處但令密
縣海送固不在託及到洛中已九月半洛中還往乃勸不如東府
取解已與西府所期違矣陽源心初未決忽見密縣解申府陽源
作第六人不名源陽處士石洪曰陽源實勝源陽遂話夢于洪洪
曰此夢固佳塚者邱也豈非登塚為邱徒哉於此大振亦未可知
況縣申名第一如夢中未必不為祥也是歲許孟容為州守又諺
陽源密縣第六人某已處分試官更升三兩路比府榜出陽源依
縣申第六人孟容怒責試官陽源具以夢告明年權侍郎下及第
許康佐 舊書儒學傳許康佐父審康佐登進士第又登宏詞科
第則康佐 按新書言許堯佐擢第八年康佐繼之堯佐於十年及
當附是年 馮定 馮定 馮定 馮定 馮定 馮定 馮定 馮定 馮定 馮定
于頗牧姑蘇也定 馮定 馮定 馮定 馮定 馮定 馮定 馮定 馮定 馮定
門吏不時白定不留而去頓漸答軍吏馳載錢五十萬及境謝之
定飯逆旅復書責以貴傲而返其遺頓深以為恨權德輿掌貢士
擢居上第 按定與宿審皆舉進士傳獨以二馮君繫之貞元者
蓋審及第於永貞也定與宿審皆權德輿
門生傳不言聯登故知定在第一榜矣

登科記考 卷十五

古

明經科 牛堪 昌黎集有送牛堪登第序云堪太學生也余博士
無說乎 按昌黎以貞元十七年秋冬
間除四門博士十九年職滿故附此年
諸科三人
博學宏詞科 試瑤臺月賦以仙家帝室皎
潔清光為韻見文苑英華 王涯 見文苑
英華
知貢舉 中書舍人權德輿 舊書本傳貞元十七年冬以本官知
貢士至今號為得人 韓愈故相權公墓碑貞元十八年以中書
舍人典貢士拜尚書禮部侍郎薦士於公者其言可信不以其人
布衣不用即不可信雖大官勢人交言一不以綴意奏廣歲所取
進士明經在得人不可負拘又曰前後考第進士及廷所策試士
踵相躡為宰相達官與公相先後
其餘布處臺閣外府凡百餘人
羣紆風動萬年枝詩曰嘉名標萬祀擢秀出深宮嫩葉含煙藹芳

柯振惠風參差搖翠色綺靡舞晴空氣稟禎祥異榮霑雨露同天

年方未極聖壽比應崇幸列華林裏知殊眾木中文苑英華

樊陽源風動萬年枝詩曰珍木羅前殿乘春任好風振柯方良長

舒葉乍蒙蒙影動丹墀上聲傳紫禁中離披偏向日凌亂半分空

輕拂祥煙散低搖翠色同長令占天眷四氣借全功文苑英華

許稷風動萬年枝詩曰瓊樹春偏早光飛處處宜曉淨三殿日暗

度萬年枝婀娜搖仙禁續翻映玉池含芳煙乍合拂砌影初移為

近韶陽煦皆先眾卉垂成陰知可待不與眾芳隨文苑英華

王涯瑤臺月賦曰素月霄凝寒空迥徹照瓊樹以增麗煥瑤臺而

登科記考 卷十五 五

共潔遠而望也浮皎島之精光近而察焉帶魏莪之積雪美其清

榮互映絢練相鮮洞玉砌以周設對金波而正圓增構參差迥出

林巒之表光輝照燭還同崑閩之前視重壁以發地瞻百常之造

天乍動乍搖難審詳於眾目若明若滅疑陟降於羣仙願免妻涼

崇臺竊窳傑爾意駭倏然魂悄駢階級以雲轟粲瓊瑛之霄皎徒

引耀之可觀豈懷材之足表若見仙闕如遊玉京月映臺而九天

共齋臺照月而萬里俱明含冰霰而逾潔軼氛埃而更清斯可以

滌鄙夫之幽抱暢達士之豪情皎皎寒光悠悠清質凝精以降委

照而出玩浮光而神竦炫微輝而皆溢視乎外美清瑩乎瑤華瑩

乎中致齋莊於虛室由斯可保亦既有光始激射以內照忽飛騰

而外揚壁彩遙分奪冰壺以的的桂華中映同日觀之煌煌於是

天地朗然纖埃不翳九成由其直上八表可以旁睨將以象清都

朝玉帝豈徒恣遐想窮遠睇徘徊於臺榭之間恨望於蟾蜍之際

而已哉吟詠既久規圓已斜歎將傾於桂魄思復攀於瓊華庶竭

精於冊府靈遠慕於仙家文苑英華

十九年 癸未

策進士問漢廷董仲舒公孫宏對策言天人相與之際而施于教

化韋元成匡衡之倫以明經至宰相封侯皆本王道以及人事今

登科記考 卷十五 夫

雖以文以經貴祿學者而詞綺靡于體物寢失古風學因緣于記

問寧窮典義說無師法經不名家有司之過敢不內訟思欲本司

徒之三物同樂正之四術不率教者屏之遠方則名義益脩風俗

益厚程孝秀之本業參周漢之舊章慮難改作式仁嘉話事關理

本必議上聞斯乃誠求諸生毋忽第一道 問齊人之所以務於賦

輸用給公上大抵饋軍實奉邊備而已今北方和親亟通禮命南

詔納欵屢獻奇功而養茲西戎尚有遺類猶調盛秋之戍頗勤中

夏之師思欲盡復河湟之地未銷燿燧之警師息左次人無外徭

酌古便今當有長策乃者戎人願脩前好因請其俘或曰彼實無

厭絕之以固吾圉或曰始示大信許之以靖吾人或曰歸貴種以懷其心或曰奪長技以翦其翼當蘊皎然之見備陳可舉之方

道問祖宗昭穆王者之盛典明祀嚴禋有國之大事頃歲奉常

上奏以獻祖之位非正太祖之尊未伸而公卿諸儒雜有其議皆

以百代不遷宜居東向而獻懿二主所歸不同或曰藏于夾室或

曰寘於別廟或曰耐於德明與聖酌殷周之制或曰遷于園寢石

室採漢魏之儀而又有並居昭穆之列竟虛其位分饗禘祫之禮

互處于西眾議云云莫有所一至今留中未下誠聖意所重難也

至當無二眾君子辨之第三問人之生也稟五行之秀其化也

登科記考 卷十五 七

順一氣之散而牛哀為獸杜宇為鳥趙王為蒼犬夏鯨為黃能傅

巖之相為星圮橋之老為石變化糾紛其故何也天壽貴賤賦命

萬殊而驪山之儒長平之卒歷陽之魚鼈南陽之侯王豈稟數斯

同復適然也眾君子通性命之理究古今之學幽探造化位所未

聞第四問有司之求才與多士之求進其心不相遠也諸生知

之乎計借者幾乎五百籍奏者不逾二十蓋二十五之一也諸生

又知之乎雕龍之辨皆謂有餘靈蛇之珠無非在握射或失鵠瑜

宣掩瑕雖涇渭終分而蓬麻未直匿名飛語詆訛云云誠無它腸

時有護口豈有司之道未至復諸生之所習難化耶異時有司固

諸生之所履也復何如哉非有防川之心願聞易地之說第五道

英華 策明經問魯史之文先師用明於王道漢武之代左氏不列於學

官誠義理之可觀終誣豔而多失鳳凰兆啟陳氏不得不昌鸚鵡

成謠季氏不得不叛既未然於前定於立教而謂何同恥釋經豈

其如是夏五之闕雖繫月而何嫌良八之占於兼山為何象因生

因論未詳命氏之殊德命類命請數制名之義生既充賦無辭說

第一道 經左氏傳 問冠婚成人著代之義一獻之饗舅姑先降以奠酬

三加彌尊母兄皆拜而為禮責婦順而則可於子道而謂何一與

登科記考 卷十五 六

之齊終身不改而夷狄有問服二姓之合為重而孔門多出妻蹈

白刃或易於中庸引重鼎奚列於儒行禘衰疑衰之制繼別繼禘

之差生既講聞仁觀詳辨第二道禮記 經宏文崇文生同 問周制六官以倡

九牧分事任之廣計名物之多下士吏胥類煩繁於允食上農播

殖力或屈于財征簡則易從算能理眾疑宋母之失實豈周公之

信然今欲舉司徒之三物教實與之六藝又慮樂舞未通于韶濩

徒玩干旄鄉射有味於和容務持弓矢適廢術學豈資賢能至若

六變八變致神祇之格天產地產有禮樂之防忝貳春官企聞詳

說第三道 周禮 問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樂天知命故不憂鼓天

下之動者存乎辭又曰吉人之辭寡寂然不動則感而遂通見幾

而作乃不俟終日豈各有所趣幸備言其方至若異之于人為廣

穎白眼坎之于馬為美春薄蹄誠曲成以彌綸何取象之瑣細仁

問體要然後忘言第四道 問堯之文思也命羲和四嶽敬授人

時其道巍巍矣舜之登庸也則流放竄殛考績黜陟熙帝載而亮

天工者二十有一人其理昭昭矣至禹則別九州導九河分五服

建五長辛壬癸甲荒度土功其勤云云矣夫以陶唐虞夏皆聖人

也而勞逸殊豈時不得不然復道有所不及何事功元德煩簡

相去之遠耶願聞其說第五道 問三綱之道有君臣焉有父子

登科記考 卷十五 五

焉周南召南以風化于天下關雎鵲巢乃首按疑有腕字於夫婦舉后

苑曷若先天子美夫人曷若稱諸侯豈自邇而及遐將舉細而明

大又太師所採孔聖所刪以時則齊襄先於衛頃以地則魏土禰

於晉境未許差次何所後先一言雖蔽於無邪六義乃先於謫諫

既歌乃必類何失之於愚理或出於鄭箋言無憚於匡說第六道

五經 問褒貶之書宣父約於史氏清婉之傳卜商授於門人經

有體元且無訓說日稱夜食頗近迂異徵禿眇之脩聘聚棊輒之

方言晉大夫奚侯於偕行衛公子豈名其天疾隱居攝以崇讓鄭

討叛以滅親未曰申邪靈為積慮鄭氏夾氏學既不傳尸子沈子

復為何者鄙夫未達有仁嘉言第七道 問子曰君子無終食之

間遠仁又曰仁遠乎哉則子文之忠文子之清由也之果求也之

藝皆曰不知其仁豈盡非君子耶胡為乎登夫子之門而稱齊楚

之賢大夫也其愚如愚甯武與顏生孰愈三思三省季文子與曾

子孰優虞仲隱居以放言下惠辱身以降志頗殊取捨皆曰逸賢

探索精微當有師說第八道 宏文崇文生 文苑英華 權文公集

策道舉問安時處順泊然懸解至人之心也故曰材全而德不形

又曰休影息迹與夫五漿先饋履滿戶外者固不侔矣然則以紀

消之養雞狗僕之承蜩匠石之運斤梓慶之削鐻用志不分移於

登科記考 卷十五 三

教化則萬物之相刃相靡者悠然而順闇然而和奚在於與无趾

无眼之徒支離形德然後為德耶願聞其說第一道 問文子元

虛師其言於老氏計然富利得其術者朱公疑傳記之或差何本

末之相遠人分五位智辨居忠信之前體包五藏耳目乖肺肝之

主皆何故耶當有其說至於積德積怨實味其圖上義下仁願聆

其旨大辨若訥大道甚夷豈在顛之倒之使學者泥而不通也第二道

道通元經 文苑 英華 權文公集

策宏文崇文生問鄉賦國庠已有定制又闢兩館以延諸生蓋砥

礪貴游而進之于學也二三子江夏童年頗聞岐嶷舞雩春服皆

已鮮明雖異實與亦稱講業於經書所好何旬於古哲所慕何人

兼陳從政之方用辨保家之美文苑英華 權文公集

六月舊書本紀 敕禮部舉人自春以來久愆時雨念其旅食京邑

費用屢空其禮部舉人今年宜權停冊府元龜 唐會要

韓愈論今年權停舉選狀右臣伏見今月十日敕今年諸色舉選

宜權停者道路相傳皆云以歲之旱陛下憐憫京師之人慮其乏

食故權停舉選以絕其來者所以省費而足食也臣伏思之竊以

為十口之家益之以一二人於食未有所費今京師之人不啻百

萬都計舉者不過五七千人并其僮僕畜馬不當京師百分之一

登科記考 卷十五

手

以十口之家計之誠未為有所損益又今年雖旱去歲大豐商賈

之家必有儲蓄舉選者皆齋持費用以有易無未見其弊今若暫

停舉選或恐所害實深一則遠近驚惶二則人士失業臣聞古之

求雨之詞曰人失職歎然則人之失職足以致旱今緣旱而停舉

選是使人失職而召災也臣又聞君者陽也臣者陰也獨陽為旱

獨陰為水今者陛下聖明在上雖堯舜無以加之而羣臣之賢不

及於古又不能盡心於國與陛下同心助陛下為理有君無臣是

以久旱以臣之愚以為宜求純信之士骨鯁之臣憂國如家忘身

奉上者超其爵位置在左右如殷高宗之用傅說周文王之舉太

公齊桓公之拔甯戚漢武帝之取公孫宏清閒之餘時賜召問必

能輔宣王化銷珍旱災臣雖非朝官月受俸錢歲受祿粟苟有所

知不敢不言謹詣光順門奉狀以聞伏聽聖旨昌黎集五百家注

所請也權德輿周潛墓誌銘前歲凶旱詔罷郡國選舉慮穀下

以穀和氣邪臣以為答于天戒者在此不在彼雖留

中不下而士友多之按此則謂亦論停舉選矣

進士二十人文苑英華載中和節百辟獻農書賦以嘉節初吉修

置中曹景伯舊書曹確傳確父景伯侯喜韓愈贈侯喜詩吾

和節韓文考異侯喜貞元十九年中進士擢第侯喜黨侯生字叔紀

登科記考 卷十五

三

引集古錄目唐復黃敞記前鄉貢進士侯喜撰按碑以元和三年

立故稱前李礎洪興祖韓子年譜李礎貞元十九年進士仁鈞

進士也李礎之子也昌黎有送李判官正字礎歸湖南序

登科記胡直鈞貞元十九年進士擢第

諸科六人鄭式方見文苑英華

博學宏詞科是年試漢高祖斬白蛇賦文苑英華又載呂昉

吳韓愈河南少尹李素墓誌銘呂氏子吳棄其妻著道士衣冠謝

卒脫道士冠給冠帶送付其母昌黎又有詩云非擬非狂誰氏子

詩憶得同年行王起元稹酬哥舒少府寄同年科第爭馳好

鞍馬八人同看綵衣裳注云同年科第宏詞呂二吳王十一起拔

亮速不肖八人皆奉榮養

拔萃科 是年試毀方瓦合 白居易 汪氏香山年請貞元十八年

判見文苑英華 鄭珣瑜領選部公試判拔萃

科入等養竹記云貞元十九年春居易以拔萃選及第選制以十

一月為期至三月畢故十九年亦作十八年 居易祖名鎰與宏

同首故白公不應宏詞試據 李復禮 呂頰 文苑英華 哥舒

言謂公試宏詞賦考落者誤 元稹 侯鯖錄載元微之年請貞元十八

恒一作垣 白居易有 元稹 年微之年二十四中書判拔萃第

四等授校書郎 唐才子 崔元亮 皆見

傳元稹擢明經書判入等 舊書李實傳前歲權德輿為禮部侍

知貢舉 禮部侍郎權德輿 郎實託私薦士不能如意後遂大錄

二十人迫德輿曰可依此第之不爾必出外官悔無及也德輿雖

不從然頗懼其誣奏 容齋四筆引登科記貞元十九年權德輿

以禮部侍郎放二十人 按權德輿李公遺愛碑云十九歲九月

制詔湖南長帥中執法李公巽為江西中命小宗伯呂公謂為之

代蓋呂公既去權公代為小宗伯事在九月故權文公于十九年

十月十二日祭戶部崔侍郎文結銜稱禮部侍郎權德輿也 柳冕

登科記考 卷十五

與權侍郎書云昔仲弓問為政子曰先有司有司之政在於舉士

是以三代尚德尊其教化故其人賢西漢尚儒明其理亂故其人

智後漢尚章句師其傳習故其人守名節魏晉尚姓美其氏族故

其人矜伐隋氏尚吏道貴其官位故其人寡廉恥唐承隋法不改

人三十年得五六百人即海內人物不亦盛乎昔唐虞之盛也十

六族而已周之興也十亂而已漢之王也三傑而已太宗之聖也

十八學士而已豈多乎哉今海內人物嗚然思理推而廣之以風

天下仰天下之士靡然而至矣是則由於有司以化天下天下之

士得無廉恥乎 權德輿答書云今之取士在於禮部吏部吏部

按資格以擬官奏郎官以考判失權衡輕重之本無乃甚乎至於

禮部求才猶以為仁由己然亦沿于時風豈能自振嘗讀劉秩祭

禮上疏云太學設官職在選士士不知方時無賢才臣之罪也每

讀至此心嘗慕之當時置子國庠似在散地而方以乏賢內訟慨

然上奏此君子之心也君子之言也況以紫劣辱當儀曹為時求

人豈敢容易然再歲計借多有親故故進士初榜有之帖落有之

策落有之及第亦有之不以私害公不以名廢實不敢自愛不訪

於人兩漢設科本於射策故公孫董仲舒之倫痛言理道近者

祖習綺靡過於雕蟲俗謂之甲賦律詩麗偶對屬況十數年間至

大官右職教化所繫其若是乎是以半年以來參考對策不訪名

物不徵隱與求通理而已求辨惑而已習常而力不足者則不能

回復于此故或得其人庶他時有通識茲文可以持重不遷者而

不盡在於離齋科第也明經問義有幸中所記者則書不停綴令

登科記考 卷十五

釋通其義則面牆木偶然遂列上第末如之何頃者參伍其問令

書釋義則於疏注之內苛刪撮旨要有數句而通者味其理而

廩其虛且自古在昔靡不有初敬授人時而堯典垂記大無禾麥則魯史頻書今陛下夔夔慄慄日慎一日惟人是憂惟農是恤是以域中無事海內殷實人獻其誠神降之吉臣等叨遇昌運思禱大猷惟茲南畝可致崇邱虔考令辰實當四仲之首原注疑作月敬舉彝典庶爲六府孔脩豈止合彼九疇冠夫百氏高懸象魏必日就而月將永播蒸黎自風行而草靡帝曰善哉子之言是於變時雍恭慎是宗應天地中和之氣備朝廷中和之容君告成中和之功久而作樂臣獻守中和之術先告三農此所謂超義越軒臣賢主聖樹光宅之深本爲經邦之善政美哉啟沃之義於斯爲盛文苑英華

登科記考

卷十五

美

賈餗中和節百辟獻農書賦曰聖上觀萬國之無事偉三農之可嘉因月令之初爰詢播植俾年豐之慶無隔幽遐於是文武畢陳威儀斯列爰修耒耜之務用廣異同之說將期國實京坻人懷禮節捧書而進知地利之可分足食是圖見天心之載悅既而啟文字儼魯禔煥夔龍之獻納掩河洛之圖書得富國以如此契生人於厥初稽重穀之言徒稱董仲驗深耕之法何媿朱虛所以候薦蟄之辰應夾鍾之律昭八政之所用蓄九年之罔失是薦是養將致乎千斯倉爰始爰謀必因乎四之日故當載陽之候以進爲邦之術俾農識不耕之凶歲獲終畝之吉且中也者表天地之交泰

和也者象德化之優柔致中和之令節展稼穡之允脩將以肥磽異等豐歉殊收人靡在阿之歎野傳擊壤之謳已矣哉富庶之規既如此粥諸之道必于是佐元化之風行動黎元而草靡故得祥生地表慶發天宗百穀允修臣罔慚於后稷兆人乃粒帝有邁於神農伊斯事之明盛掩前代之輝映因獻壽之嘉辰遂啟心於善政何必考李悝之地力覽崔實之月令懿此羣公之書永作九州之慶文苑英華

登科記考

卷十五

美

於孔嘉知稼穡之道則無逸之書何遠觀播植之論審后稷之訓不遐至若四海無事萬方胥悅野思疆理之勤朝有田疇之說鑄兵器爲農器更舊節爲新節天子方坐承明之廬端穆清之居百執事孜孜而奉職羣有司濟濟以進書曰陛下德被滄古時登太初念耘耔之勤每思勤勞仵豐年之應曾不自虛臣所以極聞見而獻可庶將獲大小之所如伏以羲御平秩時在元吉既錢鏹之徒營固準直而何失遲西成於遺秉之歲戒東作於寅賓之日庶居勤之輩咸執其常情遊之人罔敢不率皇上諧眾議允嘉猷載耒耜而親耕天下皆勸率公卿而終事庶績咸修然後創典章頒

遠邇斯再耕之自此位多稔之手彼稽汜氏之法未足方之考周
官之規諒當改是豈不以羣下執射在上務農故將降元功於后
土介景福於天宗况令節適時良圖合盛近可法於三務遠從規

於八政豈將獨播于茲辰冀終古而輝映文苑英華

鄭式方中和節百辟獻農書賦曰聖人清謚六合車書一家皇心

協於天統節令徵為國華思播植以富人故農書是進建中和而

照物俾溥風不遐是以四夷即敘九穀用嘉當其天廟低臨韶光

發洩二月初吉式協於農祥三務成功不虧乎歲節授其時用天

之道進其書知人則哲一人垂拱以憂勤百辟獻章而誠竭於是

登科記考 卷十五 三

元老進而言曰陛下道洽無外化康有截猶慮九扈未宏三時尙

缺命陳書而王化可闡俾知方而農政斯列既戒既種案盛之望

有期弗震弗渝地利之宜奚設豈不以寒氣總入春陽始初陳乎

五種之用本乎三農之書王者則干畝是藉庶人則中田有廬故

年穀之順不差物力之功克實首嘉節而東作方起符中星而西

成乃畢其殖也習無不利其耕也動罔不吉然後邦國知設節之

宜象魏識勸農之術于以見君臣克協于以見土穀惟脩足食表

豐年之慶多稼興大田之猷且夫節者育物於生成農者豐功於

遐邇善官兮時罔不若化洽兮物無非是乃疆乃理歌積庾於京

坻有翼有憑致殊方之率俾非我后聖應太昊德包神農則不能
盡地力祈天宗故得貞萬性行八政幸沐化於和平庶採葑而謠

詠文苑英華

呂炅貢舉人謁先師聞雅樂詩曰禮聖來羣彥觀光在此時間歌

音乍遠合樂和還遲調朗能偕竹聲微又契絲絳冷流篋簾繚繞

動纓綉九變將隨節三終必盡儀國風由是正王化自雍熙文苑英華

王起貢舉人謁先師聞雅樂詩曰藹藹觀光士來同鴉鷺羣鞠躬

遺像在稽首雅歌聞度曲飄清漢餘音遏曉雲兩楹婁己合九仞

杏難分斷續同清吹洪纖入紫氛長言聽已罷千載仰斯文文苑英華

登科記考 卷十五 三

白居易毀方瓦合判曰教惟馴致道在曲成將遜志以樂羣在毀

方而和眾况化人由學成性因師雖和光以同塵德終不雜苟圓

鑿而方柄物豈相容道且尙于無隅義莫先于不劇司業以訓導

貴別或慮雷同學官以容眾由寬何傷瓦合教之未墜蓋宣尼之

言然文且有徵則戴氏之典在將觀學者所宜躋之文苑英華

呂頴毀方瓦合判曰國崇太學禮尙師儒教失其源人將安放學

官楷夫古訓好是多方徒探儒行之辭俾從瓦合罔思絜矩之道

不改松心雖百行殊途在來者之所擇而四教闡載何先師之不
遵苟訓導以生常懼毀方之易性樂正禁之非禮抑有明徵胄子

順以嚮方幸無迷復文苑英華

哥舒恆毀方瓦合判曰敬業服勤冀聞立身之本傳經作誠匪違

從眾之規惟彼國庠典夫胄子以為公侯之允自伐淹中謂其禮

樂之家難為入下故毀方瓦合承聖人之情使慕賢容眾臻儒者

之旨正唯弟子可學何慮成均見非文苑英華

元稹毀方瓦合判曰教以就賢雖無驥下俾其容眾則在毀方太

學以將務發蒙宜先屈己君子不器須懷虛受之心至人無方何

必自賢於物爰因善誘式念思恭將誠同塵之誠遂申合土之譽

况卑以自牧仲尼嘗述於為儒禮貴用和子張亦非於拒我義存

登科記考

卷十五

三

無傲道在可嘉長善之本不乖成均之言何惜文苑英華

崔元亮毀方瓦合判曰學於是專教所以立信尊賢可上在易性

難從眷彼儒流職司學校誠宜警不及之誠懼將落之辭苟毀方

以為心雖容眾而奚用且非善誘在傳授而則乖曾是詭隨於博

裕而何有不可以訓無易由言請從四業之規無取學官之見文苑英華

英華

二十年甲

停貢舉太平廣記引續定命錄唐監察御史李願言貞元末應進士舉甚有名稱歲暮自京西游迴詣南省訪知已郎官

適至日已晚省吏告郎官盡出願言竦轡而東見省東南北街中有一人挈小囊以烏紗蒙首北去徐吟詩曰放榜只應三月暮登

科又較一年遲又稍期吟若令願言聞願言策馬過之于省北有
驚塵起遂失其人所在明年京師自冬雨雪甚畿內不稔停舉貞
元二十一年春德宗皇帝晏駕果三月下旬放進士榜 皇甫湜
悲汝南子桑文云汝南周子桑治書通春秋非仁義不動止年二
十三貞元十九年如京師將舉五經秋及陝見無舉詔東還又答
劉敦質書湜求聞來京師三年矣一年以未成願蹶二年以不試
狼狽及今三年而不遇有司按所謂不試者即停舉事 權德輿
過張監閣老宅對酒奉酬見贈詩云里仁無外事徐步一開顏荆
王難收盡齊竿喜暫開秋風傾菊酒齊景上蓬
山不用投車轄甘從倒載還原注其年停貢舉

唐順宗至德宏道大聖大安孝皇帝

貞元二十一年乙酉

正月癸巳德宗崩丙子太子即皇帝位通鑑

策進士問古之善為政者在得人而已在求理而已周以功德詔

登科記考

卷十五

三

爵祿秦以農戰居職員漢武帝詔察茂異以為將相者夫功與

德非常才所及也農與戰非筮仕所宜也安危注意之重非設科

可俟也是三者同有利病幸錯綜言之又三適之宜九品之法或

計戶以貢士或限年以入官事有可行法有可採制度當否悉期

指明第一 問夏殷周之政忠敬文之道承弊以救始終循環而

上自五帝不言三統豈備有其政或史失其傳贏劉而下教化所

尚歷代相變其事如何豈風俗漸靡不登於古復救之道有所

未至耶國家化光三代首冠百王固以忠厚勝茲文弊前代損益

仁聞討論遠數之中所希體要也第二 問古者士足以理官業

工足以備器用商足以通貨賄而農者居多所以務三時之功有九年之蓄用阜其業實藏於人乃者情游相因煩復去本今皇帝勵精至化在育萬方德音聖澤際天接地凡宏于理道者無不至也裕於濟人者無不被也而又詢吏祿公用之制稽財征權筦之宜使羣有司質政損益庶官匹士皆得上言眾君子躬先師之備生盛聖之代仁茲嘉話當薦所聞第三道問昔伊尹酒保傳說得廉竟昌殷道以阜王業春秋時觀丁父彭仲奚申郤之俘也克州夢朝陳蔡楚邦賴之漢庭韓安國徒中拜二千石張釋之以貴為郎並稱名臣焯敘前史然則俘從作役或財用自發前代取之而

登科記考

卷十五

三

權文
公集

兼明經問春秋者以仲尼明周公之志而修經邱明受仲尼之經而為傳元凱悅邱明之傳而為注然則夫子感獲麟之無應因絕筆以寄詞作為褒貶使有勸懼是則聖人無位者之為政也其于筆削義例豈皆周法耶左氏有無經之傳杜氏又錯傳分經誠多豔富慮失根本既學於是頗嘗思乎第一道問大學有明德之道中庸有盡性之術闕里宏教微言在茲聖而無位不敢作禮樂時當有開所以先氣志然則得甫申之佐猶曰降神處定哀之時亦嘗問政致知自當乎格物夢奠奚歎於宗子必若待文王之無憂遭虞帝之大德然後凝道孰為致君爾其深惟以判其惑第二道

登科記考

卷十五

三

問潔淨精微研幾通變伏義重其象文王演其辭設位盡通於三極脩德豈惟於九卦何思何慮既宜以同歸先甲先庚乃詳於出令儉德避難頗殊蹇蹇之風趨時貴近方異謙謙之吉窮理盡性之奧入神致用之精乾元用九之則大衍虛一之數成性有存存之道知幾窮至至之第三道問洪範之美大同也曰子孫其逢吉數五福也曰考終命皆其極致也至若允恭克讓而生丹朱方命圯族乃產神禹何吉凶之相戾金滕請命方秉珪以植璧元龜習吉乃啟籙而見書豈賦命之可移也絕地天通未詳厥理血流漂杵何乃溢言待問而來幸陳師說

第四道 問風化天下形於詠歌辨理代之音厚人倫之道即耶

向書 彌小尚列于篇楚宋奧區豈無其什變風雅者起於何代動天地

者本自何詩南陔白華世其辭而不獲谷風黃鳥同其目而不刊

舉毛鄭之異同辨齊魯之傳授牆面而立既非其徒解頤之言斯

有所望第五道 問穀梁名經興於魯學劉向博習稱于漢朝或

貶絕過深或象類無據非立異姓乃以滅宮成文同乎他人豈謂

齊侯之子異類頗甚後學難從諱親諱賢當舉其例耳理目理幸

數其盲何詞所謂近於情何義所謂失于短凡厥師授為子明之

第六道 問夫子以天縱之聖畏匡厄陳行合神明故久於某禱

穀梁傳 登科記考 卷十五

將行理道奚矢于天厭對社稷之問宰我強通歎山梁之時仲由

未達季氏旅岱冉求莫救皆見稱于達者或纔比於具臣嘗肆善

言願多滯義未卷載游夏之事終篇紀舜禹之詞頗疑不倫可以

敷暢第七道 論語

三月甲子御丹鳳門大赦天下制諸色人中有才識兼茂明於體

用者經術精深可為師法者達於吏理可使從政者宜委常參官

各舉所知其在外者長吏宜精加訪擇具名聞奏仍優禮發遣朕

當詢事考言審其才實如無人論薦者即任自詣闕廷順宗實錄

詔令集冊府元

大

冊府元

八月庚子制命太子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辛丑太上皇詔改元

永貞乙巳憲宗即位通鑑

進士二十九人權文公集上巳日貢院考雜文不遂赴九華觀祓

華仙洞七香輪老夫流滯何由往珉玉相和正繞身注云時以沾

美玉為題按是年德宗晏駕三月下旬放進士榜見上年續定命

錄此年試題 沈傳師 舊書本傳傳師擢進士 永樂大典引蘇

為沽美玉 詩紀事傳師字子言既濟之子材行有餘 杜牧故尚書吏部侍

郎沈傳師行狀貞元末舉進士時許公孟容為給事中權文公為

禮部侍郎時稱權許進士中否二公未嘗不相問於其間者其年

禮部舉事文公詣許曰亦有遺恨曰為誰曰沈某一人耳許曰誰

家子某不之知文公因具言先少保名字許曰若如此我故人子

後數日徑詣公且責不相見公謝曰聞於丈人或援致中第是累

丈人公舉矣某孤進故不敢自達許曰如公者可使我急賢詣公

不可使公因舊造我明年中第文公門生七十人時人比公為顏

登科記考 卷十五

子聯中 寶修 金華子李趙公紳再鎮廣陵寶修猶幕江淮修示

制策科 貞二年相公權德輿門生洎武宗朝論四十載趙

國雖威嚴亦以修宿老敬之按 劉述古 韓文考異述古中貞元

永貞無二年當是元年之訛 四筆引登 韋珩 貞元二十一年珩中進士第見柳宗元集注珩

科記同 陸員外書曰羣玉京北之從子京北指夏卿之子曰珩曰璠昌黎與

云回聘炫晃別羣玉獨赴異域穿蓬蒿考異以羣玉不見于登科

記謂有司以京兆從子之故遠嫌異譏矯 李宗閔 舊書本傳宗

而黜之蓋不知羣玉即珩強為之說耳 至鄭王元懿之後祖自仙楚州別駕父翽宗正卿翽兄夷簡元和

中宰相宗閔貞元二十一年進士擢第又云宗閔與牛僧孺同年 登進 牛僧孺 舊書本傳僧孺進士擢第 李珣 牛僧孺神道碑

字繼之僕射於陵子也七八歲時已能秉筆為文章二十進士擢
第又云嗣復與牛僧孺李宗閔皆權德輿貢舉門生情義相得
按嗣復卒於大中二年年六十六則二十擢第當在貞元十八年
惟本傳又云年二十一登博學宏詞科考二十一歲為貞元十九
年其年宏詞二人見元微之詩注無嗣復之名疑本傳所載年誤
今據傳言與牛李同門之語載入此年 馮審 審與
復同年見大 羅立言 舊書本傳立言貞元末登 陳鴻 鴻大
中九年注 進士第新書立言宣州人 陳鴻 統紀序
云貞元丁酉歲登太常第始開居修大統紀三十卷七年書始就
絕筆于元和六年辛卯按貞元無丁酉以七年至辛卯推之即此
年乙酉之訛是鴻於此年登第 白居易於元 杜元穎 舊書本
和元年十二月作長恨歌其序稱前進士陳鴻 蕭籍 蕭籍敬
萊公如晦裔孫父佐官卑 蕭籍 蕭籍祭權少監文門生蕭籍敬
元穎貞元末進士登第 蕭籍 祭于前相爾故山南西道節度
使檢校吏部尚書兼興元尹御史大夫贈尚書左僕射之靈昔在
貞元實同文衡第甲者七十有二人惟籍 鯁生名不聞於將命者
公以至公俾居選中數似之膺得門而入 按
德輿連三年知舉籍及第末知何年附此俟考

登科記考 卷十五

明經科 權德輿送三從弟況赴義興尉序吾三年第經明者三百
云奏廣歲所取進士明經在得人不可員拘五 殷 倚 昌黎送殷
百家注引補注德輿知舉取明經初不限員 殷 倚 昌黎送殷
同鶴序五百家注引韓曰 脌 遂 永樂大典引蘇州府志脌
陳郡人貞元末及五經第 脌 遂 永樂大典引蘇州府志脌
渾 偁 路巖 義昌軍節度使渾公神道碑公諱偁字復貴大父諱
九推之九 渾 偁 路巖 義昌軍節度使渾公神道碑公諱偁字復貴大父諱
歲在是年 渾 偁 路巖 義昌軍節度使渾公神道碑公諱偁字復貴大父諱

諸科十八

知貢舉 禮部侍郎權德輿 楊嗣復權文公集序貞元中奉詔考
為禮部侍郎擢進士第七十有二鸞鳳杞梓舉集其門登輔相之
位者前後十人其他任鎮岳文昌掖垣之選不可悉數 按順宗
實錄是年六月戊子以禮部侍郎權德輿為戶部侍郎而本集祭
張工部文云貞元二十一年七月四日禮部侍郎權德輿疑集所

載月 日誤
羅立言沾美玉詩曰誰憐被褐士懷玉正求沾成器終期達達時
豈見誣寶同珠照乘價重劔論都浮彩朝虹滿懸光夜月孤幾年
淪瓦礫今日出泥塗采斲資良匠無令瑕掩瑜 文苑 英華

登科記考 卷十五

南菁書院叢書

登科記考卷十六

唐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

元和元年丙戌

正月丁卯赦天下改元通鑑

甲申上皇崩於興慶宮通鑑

三月辛未御史中丞武元衡奏兵部吏部禮部貢院官員近起十

月至來年二月稱在選舉限內不奉朝參令式無文禮敬斯闕一

年之內半歲不朝準貞元十二年中丞王顏奉敕釐革載在明文

尋又因循輒自更改若以兵部禮部選舉限內事繁即中書門下

登科記考

卷十六

御史臺度支京兆府公事至重朝請如常而况旬節已賜歸休常

參又許分日一月之內纔奉十日朝參其間甚暑甚寒又蒙矜放

臣求故實以為王顏任中丞日嘗論其事舉對甚詳當時敕文處

分甚備請準貞元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敕旨自今以後永為常

式他年妄改前條請委臺司彈奏庶使班行式序典法無虧從之

舊書

本紀

四月國子祭酒馮伉奏應解補學生等國家崇儒本於勸學既居

庠序宜在交修其有藝業不勤遊處非類樽蒲六博酌酒喧爭凌

慢有司不修法度有一於此竝請解退又有文章帖義不及格限

類經五年不堪申送者亦請解退其禮部所補學生到日亦請準

格帖試然後給廚後每月一度試經年等第不進者停廚庶以此

彥示其激勸又准九年不及第者即出監訪聞比來多改名卻

入起今以後如有此類請送法司准式科處敕旨從之冊府元龜

丙午按白居易策林序云與微之俱應制舉閉戶累月揣摩當代

故遲至之事又代書百韻詩注云自冬至夏頻改試期蓋以順宗崩

四月也命宰臣已下監試應制舉人於尚書省以制舉人皆先朝

所徵故不親試制曰朕以寡薄獲奉睿圖嚴恭寅畏不敢暇逸示

登科記考

卷十六

惟萬邦之廣庶務之殷而燭理未明體道未至思欲復三代之盛

烈觀十聖之耿光是用詳求正言思繼先志子大夫等藏器斯久

賁然而來白駒就維洪鐘待扣膺茲獻納朕甚嘉之言觀國光宜

有廷試本將詢事豈忘臨軒團邑有期營奉是切永言誠感未暇

躬親爰命公相洎於卿士親諭朕意延訪嘉謀至於興化之源才

識攸重練達吏理詳明儒術當是三道副朕旁求意或開予靡有

所隱條列所問畢志盡規當酌古而參今使文約而意備朕將親

覽擇善而行並宜坐食食訖就試冊府元龜唐大詔令集

二十八日策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問皇帝若曰朕觀古之王者

受命君人兢兢業業承天順地靡不思賢能以濟其理求謀直以

開其過故禹拜昌言而嘉猷罔伏漢徵嚴光而

俗罔不率繇厥後相循有名無實而又設以科條增求茂異捨斥己之至言進無用之虛文指切著明罕稱於代茲朕所以歎息憐悼思索其真是用發懇惻之誠咨體用之要庶乎言之可行行之不俦上獲其益下輸其情君臣之間驩然相與子大夫得不勉思朕言而茂明之我國家光宅四海年將二百十聖宏仁萬邦懷仁三王之禮靡不講六代之樂罔不舉浸澤於下升中於天周漢已還莫斯為盛自禍階漏壤兵宿中原生人困竭耗其大半農戰非古衣食罕儲念茲疲氓未遂富庶督耕殖之業而人無戀本之心峻權酷之科而下有重斂之困舉何方而可以復其盛用何道而

登科記考 卷十六 三

可以濟其艱既往之失何者宜懲將來之虞何者當戒昔主父懲患於晁錯而請推恩夷吾致霸於齊桓而行寓令精求古人之意啟迪來哲之懷眷茲治聞固所詳究又執契之道垂衣不言委之於下則人用其私專之於上則下無其效元帝優游於儒學盛業竟衰光武責課於公卿峻政非美二途取捨未獲所從余心浩然益所疑惑今子大夫熟究其旨著之於篇興自朕躬無悼後害府元龜 文苑英華 唐大詔令集 辛酉詔曰構大厦者必總於羣材成大川者必資於百谷故思理之主求賢罔遺所以昭宣令圖廣大前緒觀文緝化其在茲乎朕

以寡昧獲奉丕業虛已問政實始於茲考言求益敢不祇若故命左右輔弼泊有位之臣會於中臺必究其論緘密以獻省自朕躬果獲賢能副子饑渴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人第三次等元稹韋愔第四等獨孤郁白居易曹景伯韋慶復第四次等崔韶羅讓崔護元修薛存慶韋珩第五上等陳帖等咸以待問之美觀光而來詢以三道之要復於九變之選得失之間粲然可觀宜膺德茂之典式叶言揚之舉其第三次等人委中書門下優與處分第四次等第四次等第五上等中書門下即與處分 冊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登科記考 卷十六 四

進士二十三人 文苑英華載山出雲詩是此年 武翊黃 狀元 唐語林 於膝雙薛荔苦 共冢婦盧氏雖新昌李相紳以同年蔽之而眾論不容終至流竄 章孝標錢塘贈武翊黃詩天人科 皇甫湜 第占三頭 按字相世系表翊黃字坤輿元術之子 陸暢 永樂大典引蘇州府家法引孫注皇甫湜字持正睦州新 陸暢 志陸暢元和元年登安人元和元年擢進士第為陸渾尉 張復 韓愈送陸暢歸江南詩云舉舉江南子名以能詩 張復 聞一來取高第官佐東宮軍考異引洪注暢字達夫 張復 張徹臺誌銘君弟復亦進士五百家注引孫注元和元年復中進士 幽閒鼓吹元稹在鄂州張復為從事稹常賦詩命院中屬和復乃簪笏見稹曰某偶以大人往還高門謬獲一第其 李紳 實詩賦皆不能也稹嘉之曰質實如是賢于能詩者矣 李紳 本傳紳本山東著姓父昭應金壇烏程晉陵三縣令因家無錫紳六歲而孤母盧氏教以經義紳能為歌詩鄉賦之年誦誦多在人口元和初登進士第 唐才子傳李紳字公垂亳州人元和元年武翊黃榜進士與皇甫湜同年 沈亞之李紳傳李紳者本趙人

使家吳中元和元年節度使宗臣錡在吳紳以進士及第選過謁
 竊容齋四筆引登科記元和元年崔邠下放李紳李藩慧山
 寺家山記金陵之屬郡毗陵南無錫縣有佛寺曰慧山寺潘家山
 也貞元和中先丞相太尉文肅公心靈色養家寓是縣因建業
 於慧山始年十五六丙戌歲擢第歸寧李紳龍宮寺李順言
 詩序元和三年余以前進士為故薛平常侍招至越中
 元和元年及第見太韋情舊書韋處厚傳處厚字德載京兆人
 平廣記引定命錄韋情父舊監察御史處厚本名潛避憲宗
 諱改名處厚元和初登進士第又云處厚與李紳皆以孤進同年
 進士劉禹錫韋處厚集序公本名潛舉進士登賢良既仕更名
 處厚字德載按情崔公信紀事雲溪友議有崔巡官者昔
 當作崔今相承誤書崔公信紀事雲溪友議有崔巡官者昔
 居鄭國與李承相同年之舊按丞相王正雅舊書本傳正雅字
 即李紳崔巡官不知即公信否俟考
 士登甲科禮部侍郎張勝之見文苑韓依舊書韓思復傳子朝
 郎崔邠甚知之李虞仲舊書本傳字兒之趙郡人祖震高錢本傳
 新書元和初舉進士李虞仲父端虞仲元和初登進士第
 初舉進士

卷十六

五

字翹之祖鄭賓父去疾
 鈇元和初進士及第
 明經科雲麓漫鈔於元和元年載五經科學
 究科誤以為制科應入此年明經下
 諸科三十六人明習律令科應入諸科下亦誤以為制科也
 博士學宏詞科杜元穎進士杜元穎宏詞登科考憲宗紀及宗儒
 傳宗儒於貞元二十年遷吏部侍郎元和元年十一月自吏部侍
 郎為東都留守貞元二十年停貢舉元穎蓋以貞元二十一年登
 第元和元年
 擢宏詞也
 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元稹見冊府元龜唐會要舊書本傳
 用科登第者十八人稹為第一元和元年四月也侯緒錄載元
 微之年譜元和元年微之年二十八歲中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
 第拜左韋情見冊府元龜唐會要劉禹錫韋處厚集序憲
 拾遺宗朝河南元公稹京兆韋公情以才識兼茂徵

獨孤郁見冊府元龜唐會要舊書本傳元和初應制舉才識兼
 茂明於體用科策入第四等授益州府判官
 誌銘元和元年對策策拜右拾遺五百家注白居易龜唐會要
 引孫曰郁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中第三
 舊書本傳元和元年四月憲宗策試制舉人應才識兼茂明於
 體用科策入第四等授益州府判官
 子次曹景伯舊書確傳景伯登制科舊
 馬冊府元龜唐會要作紹皆誤舊雜讓見冊府元龜
 崔瑄舊書崔瑄傳瑄制策登科釋褐諸侯府舊雜讓見冊府元龜
 書孝友傳羅讓應詔對策登科釋褐諸侯府舊雜讓見冊府元龜
 按權德輿羅珣稹誌言讓登直言極諫科誤舊雜讓見冊府元龜
 薛存慶見冊府元龜唐會要李蟠舊書本傳登制
 元修見冊府元龜唐會要沈傳師見冊府元龜唐會要蘇州府志作貞元
 十年蕭俛見冊府元龜唐會要蕭俛見冊府元龜唐會要蘇州府志作貞元
 誤蕭俛見冊府元龜唐會要蕭俛見冊府元龜唐會要蘇州府志作貞元

卷十六

六

達於吏理可使從政科陳岵疑卽貞元九年蕭睦冊府元龜
 貫之傳元和元年與中書舍人張宏靖考制策第其各者十八人
 其後多以文稱白居易撰元稹母鄭夫人墓誌銘今天子始踐
 阼策三科以拔天下賢俊中第者凡十八人稹冠其首焉按十八
 之數正符而經術精深可為師法科不見及第人其言三科未詳
 知貢舉禮部侍郎崔邠舊書本傳邠為禮部侍郎邠弟邠等
 示樂大典載蘇州府志作中書舍人崔邠按是年豐陵優
 勞德音有禮部侍郎崔邠見唐大詔令集當以本傳為是
 陸暢山出雲詩曰靈山蓄雲彩紛紛出清晨望樹繁花白看峯小
 雪新映松張蓋影依澗布魚鱗高似從龍處低如觸石頻濃光藏
 半岫淺色類飄塵玉葉開天際遙憐占早春
 文苑英華

張復山出雲詩曰山靜雲初吐霏微觸石新無心離碧岫有葉占
青春散類如虹氣輕同不讓塵陵空還似翼映澗欲成鱗異起臨
汾鼎疑隨出峽神為霖終濟旱非獨降賢人文苑英華

李紳山出雲詩曰杳靄祥雲起飄颻翠嶺新瑩峯開石秀吐葉間
松春林靜翮空少山明度嶺頻迴崖時掩鶴幽澗或隨人姑射朝
疑雪陽臺晚伴神悠悠九霄上應坐玉京賓文苑英華

張勝之山出雲詩曰片雲初出岫孤迥色難親益小辭山近根輕
觸石新飄飄綠野明麗照晴春拂樹疑舒葉臨流似結鱗從龍
方有感捧日豈無因看取為霖去恩霑雨露均文苑英華

登科記者

卷十六

七

元稹對策曰臣方病近古之策不行而陛下言及之是天下人人
之福也微臣其敢忍意而不言乎且臣聞之古者以言賦納豈虛
美哉蓋用之也是以益贊禹而班師說復王而作命斯皆用言之
大略也洎漢文帝羞不若堯舜始以策求士乃天下郡國有賢良
之貢入焉塞詔者晁錯而已至武帝時董仲舒出然而卒不能選
用條對施之天下夫用其策不棄其人以其利於時也得其人而
棄其策又何為乎若此則徒設試言之科而不得用言之實矣降
及魏晉朝成而暮敗之不暇又惡足言其策哉我唐列聖君臨策
天下之士者多矣異時莫不光揚其名聲寵綬其爵祿然而曾不

聞天下之人曰某日天子降某問得某士行某策濟某功抑不知
直言之詔屢下直言之士不出耶亦不知直言之士屢出而直言
之策不用耶今陛下肇臨海內務切黎元求斥己之至言責著明
之確論斯命說代官之盛意也微臣何足以奉之然臣所以上愚
對皆以指病陳術而為典要不以舉凡體論而飾文詞事苟使人
雖繁必獻言苟詣理雖鄙必書固不不足以副陛下懇惻之誠庶可
以盡微臣之獻替耳伏願陛下以臣此策委之有司苟或有觀施
之天下使天下之人曰惜哉漢文雖以策求士迨我明天子然後
能以策濟人則臣始終之願畢矣如或言不適用策不便時則臣

登科記者

卷十六

八

有賢聖欺天之罪將實於典刑陛下固不得而有之矣亦臣之所
甘心焉臣伏讀聖策乃見陛下念禮樂之浸微恤黎人之重困責
復盛濟艱之術酌推恩寓令之宜斯皆當今之急病也微臣敢不
別白而書之昔我高祖武皇帝撥去亂政我太宗文皇帝隄禦干
戈被之以仁風潤之以膏露敢天下之役而天下之人安省天下
之志而天下之人壽通天下之志而天下之氣和總天下之眾而
天下之眾理理故敬讓之節著和故歡愛之化行是以革三王之
所因兼六代之所舉稱至德者舉文皇以代堯舜是異事或誠有
物以將之也明皇帝即位實號中興方其任姚宋而召賢能也雖

禹湯文武之俗不能過焉四十年間刑罰不試人用滋植四海大和於是舉升中告禫之儀則封泰山而秩嵩華舉東巡西狩之典則宅臧儲而朝洛陽禮既畢行物亦隨耗天寶之後征戎肆興氣盛而徵理固然也曩時之乳哺而有之者一朝爲兵殲之兵興以來至令爲梗兵興則戶減戶減則地荒地荒則賦重賦重則人貧人貧則逋役逃征之罪多而權筭權宜之法用矣今陛下躬親本務首問羣儒念禮樂之不興歎昇平之未復斯誠天下之人將絕復完之目也微臣何幸而對揚之微臣以爲將欲興禮樂必先富黎人將欲富黎人必先息兵革息兵革之術臣請兩言之夫古人

登科記考

卷十六

九

所謂銷兵革者非謂幅裂其旗章銷鑠其鋒刃而已也蓋誠信著於上則忠孝行於下敬讓立於內則夷狄和於外夷狄和則邊鄙之兵息敬讓立則爭奪之患銷爭奪之患銷則和順之心作和順之心作則禮樂之道興矣此先王修政戢兵興禮樂富黎人之大略也陛下必欲責臣以詳究之術臣又請指事以明之夫食力之不充雖神農設教天下不能無餒殍之人矣是以古之不農而食之者四而已矣吏有斷獄之明則食之軍有臨敵之勇則食之工有便人之巧則食之商有通物之智則食之具四者率皆明者勇者巧者智者之事也百天下之人無一二焉不能於此者不農

則不得食不織則不得衣人之情衣食迫於中則作業興於外是以游食者恆寡而務本者恆多豈強之哉彼易圖而此難及也今之事則不然吏理無考課之明卒伍廢簡稽之實百貨極淫巧之工列肆盡兼并之賈加以依浮圖者無去華絕俗之貞而有抗役逃刑之寵假戎服者無超乘挽彊之勇而有橫擊詭吏之驕是以十天下之人九爲游食瘞樸愚鈍不能自遷者而後依於農此又非他彼逸而易安此勞而難處也以惰游之戶轉增而耕桑之賦愈重曩時之十室共輸而猶不給者今且數家一夫矣雖有慈惠之長仁隱之吏尙不能存若慘斷擊搏之則將轉移於溝瀆矣今

登科記考

卷十六

十

之課吏者以賦斂無逋負爲上第以臣觀之足陛下之賦者誠所以害陛下之人耳若此則農桑之用旣如彼惰游之眾又如此耕桑之賦重則戀本之心薄惰游之戶眾則富庶之道乖此必然之理也今陛下誠能明考課之法減冗食之徒絕雕蟲不急之功能商賈兼并之業潔浮圖之行峻簡稽之書薄農桑之征興耕戰之術則惰游之戶盡歸而戀本之心固矣戀本之心固則富庶之道興矣而貞觀開元之盛復矣若此則旣往之失由前將來之虞由後在陛下悠久戒之慎之而已至於主父偃乘七國并吞之後謀分裂而矯推恩管夷吾當諸侯爭奪之時先詐力而行寓令皆一

時之權術也豈可謂明白四達與日月齊明於聖朝哉臣雖賤庸
尙不敢陳王道於帝皇之日況權術乎此臣之所甚羞也故不及
諱死言之臣伏讀聖策又見陛下以爲執契則羣下用情躬親則
庶官無黨以漢元尙儒學而衰盛業謂光武課吏職而昧通方以
臣愚之皆不然也夫委之於下而用其情蓋考績之課廢而清濁
之流溢也尙儒術而衰盛業蓋章句之學興而經緯之道喪也課
吏職而昧通方蓋苛察之法行而會計之期速也臣請條列而言
之夫神農之跡耒耜教耕耨所以墾良田而植嘉穀也然而不能
遺根莠之滋焉其所以遏之者艾夷鏹縛之而已唐堯之闢朝廷

登科記考

卷十六

十一

宅百揆亦所以殖禹舜而種臯陶也又不能遏共工驩兜之逆焉
其以遏之者放棄殛誅之而已神農不以根莠滋而廢耒耜之用
故能存用器之方唐堯不以四罪進而奪舜禹之任故能終任賢
之道若此則陛下之所任顧何如耳豈可謂任之必不可哉至於
考績之課廢章句之學興經緯之道衰會計之期速皆當今之極
弊也幸陛下問及漢元光武之事臣遽數而終之今國家之所謂
興儒術者豈不以有通經文字之科乎其所謂通經者又不出於
覆射數字明義者材至於辨析章條是以中第者歲盈百數而通
經之士蔑然以是爲通經通經固若是乎哉至於工文自試者則

不過於雕詞縷句之才搜摘絕離之學苟或出於此者則公卿可
坐致郎署可俯求崇樹風聲不由殿最連科者進速累捷者位高
拱嘿因循者爲清流行法蒞官者爲俗吏以是爲儒術儒術又若
是乎哉其所謂課吏職者豈不以朝廷有遷次進拔之用乎臣竊
觀今之備朝選而不由文字者百無一焉夫施眾網而加一禽
尙不能得沉張一目以羅萬品而望其飛者走者大者小者盡出
乎其間其可得乎哉以此察羣吏羣吏又可察乎苟或不可察又
可任之而絕其私乎哉此所以陛下將執契而歎用情念垂衣而
懼不理蓋臣所謂課察之道不明也陛下誠能使禮部以兩科求

登科記考

卷十六

十二

士凡自唐禮六典律令及國家制度之書者用至於九經歷代史
能專其一者悉得謂之學士以環負大義而與道合符者爲上第
口習文理者次之其詩賦判論以文自試者皆得謂之文士以經
緯今古理中是非者爲上第藻績雅麗者次之凡自布衣達於末
隸在朝省者悉得以兩科求士禮部第其高下歸之吏部而寵秩
之若此則儒術之道興而經緯之文盛矣吏部罷書判萬言之選
設三式以任人一曰校能之式每歲以朝右崇重者一人與禮部
郎校天下羣吏之理最在第一至第三者校定日據其功狀而登
進之牧宰字人之官藉之爲理者則上賞行焉若此則遷次之道

明而遲速之分定矣。二曰任賢之式。每歲內自僕射至於羣有司之正長外至於廉問節制者各舉稱朝選者一人外自牧守內至於百執事之立於朝者各舉吏郡縣者一人。因其所舉而授任之。辨其考績而賞罰之不舉賢為不察舉不賢為不精不精與不察之罪同。若此保任之法行而賢不肖之位殊矣。三曰敘常之式。其有業不通於學才不屬於文政不登於最行不知於人則限以停年課資之格而役任之。若此則數用之典恆而尺寸之才無所棄矣。兩科立則羣材遂三式行則庶官當陛下乃執左契以御之。總樞極以正之委庶官如心目之運支體是支體運而無效於心目。

登科記考

卷十六

三

平察羣材如明鏡之形美惡豈美惡形而逃隱於明鑒乎。然後陛下闢四門使可言之路通。明四目以天下之目視。達四聰以天下之耳聽。不私其言以為好惡。端拱巖廊高居宸極以冕旒自蔽而秋毫必察以黜橫塞耳而芥蒂必聞。則彼漢元章句之儒光武督責之術又惡足繁為陛下言之哉。且臣聞之聖人在上人不天札若臣者生未及壯戴陛下為君仁壽懽康未始有極何忽自苦。墮肝膽而言天下之事乎。誠以為國家兵興以來天下之人憎怛悲愁五十年矣。自陛下陟位之後戴白之老莫不泣血而話開元之政。臣恐此輩不及見陛下功成理定之化而先飲恨於窮泉。此臣

之所以汲汲於心者。陛下能不憐察其意乎。謹對。文苑英華

韋精對策曰。臣聞古之以道蒞天下。皆酌之人言。用疑庶績。伏惟陛下統承丕緒。光膺駿命。志氣中蘊。清明下臨。恤黎庶而惠慈方洽。梟叛戾而威武已熾。猶能慮危於未兆。思理於已安。事追孝思。續述前烈。感官吏之無用。求斥已之至言。微臣才用不足。以操事體識不足。以經遠。祇奉聖問。伏用兢惶。謹昧死上愚對。制策曰。朕觀古之王者受命。君人兢兢業業。承天順地。靡不思賢能以濟其理。求讜直以聞其過。故禹拜昌言而嘉猷罔伏。漢徵極諫而文學稍進。匡時濟俗。罔不率繇。厥後相循有名無實。而又設以科條。增

登科記考

卷十六

一四

求茂異。捨斥已之至言。推無用之虛文。指切著明。罕稱於代。茲朕所以歎息。憐悼。思察其真。是用發懇惻之誠。諮體用之要。庶乎言之可行。行之不倦。上獲其益。下輸其情。君臣之間。雖然相與。子大夫得不勉思。朕言而茂明之。臣聞復濟。濟慎懼雖危。必樂理安。伏肆雖理。必憂帝堯之為道也。大矣。書稱其本曰。允恭克讓。文王之為德也。宏矣。詩美其功曰。小心翼翼。圖天下之安者。必稱之於勞。慮天下之大者。必慎之於微。任賢誠固。思慮誠深。百姓雖未富。庶四夷雖未賓。服天下明知其治也。任賢不固。思慮不深。百姓雖富。庶四夷雖賓。服天下明知其亂也。今陛下覽前代已往之失。求當今

未然而理使虛文不設於下至言必聞乎上端視疑聽所委惟賢則上獲其益矣惠爵施祿所理惟直則下輸其情矣願言而動思利乎安則何慮乎昔之不行願行而動思利乎安則何慮乎行之有倦誠能兢兢於一日二日業業於無小無大苟能此道雖微必昌雖柔必強鳳凰麒麟不足來甘露醴泉不足致三光四時不足序天之高明也斯不愛其道地之博厚也斯不愛其寶彼之大者猶若是況其細者而難乎制策曰我國家光宅四海年將二百十聖宏化萬方懷仁三王之禮靡不講六代之樂罔不舉浸澤於下升申於天周漢以還莫斯為盛自禍階漏壤兵宿中原生人困竭

登科記考

卷十六

五

其背此兵之精也金鼓擊刺追奔逐北攻城掠地斬馘獻俘憂思嚴厲之止謀制千里之外而叛者有以畏其威而懲其罰化其心而戢其暴此兵之形也陶然而化其效不形兵貴藏有於無兵之形不可張也騷然而動其政難久人不可終擾兵之精所宜密勝也今陛下既梟叛寇復征違命屈己之至已浹於兆庶恤人之誠已敷於四海乘眾之怒用兵之形則近無轉輸騷擾之勤遠無經費供求之役誠能固守必大畏其力小懷其德矣豈兵宿中原之為虞生人耗竭之為慮臣又聞理國之本富之為先富人之方勸農為大三代以耕耨率天下漢朝以孝悌配力田皆勸之之道夫

登科記考

卷十六

六

農寒耕熱耘沾體塗足晝夜之筋力勤焉父兄之手足悴焉而官輸籍督坐非已有夷時郡邑長吏偷容朝夕養聲釣祿非恤人隱此所以耕植之業不勤戀本之心不固有遁於軍旅而邀功賞者有冒於老釋而瀆清濁者有逸於負販而制貧人者有隱於樵剝而干教令者農耕之難也如彼日百其勸常有不務者矣游惰之逸也如此日百其禁常有不息者矣由上之為政知人苦之者勸之必深知人樂之者禁之必至昔賈琮以最於十二州頒之以璽書黃霸以甲於二千石龍之以侯印惟陛下注意於守宰字人之官以田懇闕為最地荒榛人離散為殿即耕植可勸困竭可蘇兵

未辨則人不蕃人不蕃則農不勸農不勸則國用虛此權酷所以興也然鹽麩之稅山澤之利法用得其要不在峻其科理不得其更不猶原注疑明其法明其法得其要則上無峻刻之舉下無重斂

之困矣陛下制策曰既往之失何者宜懲將來之虞何者當戒臣聞王者之興皆鑒乎前代聖君賢佐之所以興昏主庸君之所以喪景行其興也用得以常理戒慎其喪也用得以常存詩人美殷鑒于有夏賈山諫漢而借諭亡秦備於圖籍著於編冊非臣繁詞所可曲盡自陛下統極舉滯淹已通責恤刑獄振乏絕德澤所臨戴之不暇微臣未見其失也明將來之戒其在法令刑賞乎四海

登科記考

卷十六

七

之廣億兆之眾非家令戶告之能也發號出令而已矣伏惟陛下聿求善政大振洪猷人之獻替政之損益燦乎其書灼乎其人始則鼓舞蹈詠不足以充其善終則渴日望歲不足以喻其勞教之本莫大乎復言政之先莫大乎重令誠能復言重令上之克當乎天心下之允協乎人情天人交相為感而災害不生禍亂不作非此則日有德音而人不悅日有威罰而人不畏苟不悅矣無與同勸苟不畏矣無與同沮此非法令之可裁也成一時之功者寵乎其功者也思百代之利者榮乎其名者也其榮名不足以勸者則刑罰存焉其効不得而寵者則褒貶存焉是小人之所趨君子之

所務今陛下刑賞已足勸懲衰貶又存文史君子竭忠小人輸力舉如鴻毛拾如地芥何理而不成何求而不效陛下之不為非不能也伏以致誅逆黨罪止渠魁原情究惡不及其母此帝王之刑也戎臣饋軍致命折寇渥恩必厚爵位必加此主霸之賞也然善有彰雖賤賞也惡有覺雖貴罰也賞一人不足以聳天下之善者其賞不足行刑一人不足以禁天下之暴者其刑不足用今宜賞

不遺微細惟功之所加罰不為暴亂惟罪之所出此天下之人所以皆知賞之可重而罰之可戒制策曰昔主父懲患于晁錯而用推恩夷吾致霸於齊桓而行寓令精求古人之意啟迪來者之懷

登科記考

卷十六

六

眷茲洽聞固所詳究臣聞漢興鑿亡秦孤立之弊蹤周官眾建之法苴茅列土非復異姓其後吳楚強大本根不拔晁錯之策未終七國之兵已發主父念前事之敗露期本朝之強大分封子弟使得推恩諸侯之國星解於上漢庭之威風行於下此所以為謀也齊桓當周季陵夷之運思大彰翊霸之功志圖兼弱力存攻昧思逞其欲是務強兵習之野大國防其謀習之朝小國謹其備某志不可以速得其功不可以立俟用為隱政而行寓令此其所以勸也制策曰執契之道垂衣不言委之於下則人用其私專之於上則下無其效漢元優游於儒學盛業竟衰光武責課於公卿峻政

非美遂取捨未獲所從吾心浩然蓋所疑惑子大夫熟究其旨
 屬之於篇與自朕躬無悼後害者臣聞契者君之所可也綜其會
 歸則庶務隨而振之職者臣之所司也踐其軌迹則百役通其流
 矣委之於下者委之職業也非委其權專之於上者專其操持也
 非專其事賞罰好惡之出生殺恩威之柄此非權與操持乎委之
 於下則止道不行矣提衡舉尺守器執量此非事與執業乎事之
 於上則下功不成矣不委其操持安所用其私乎不專其職業孰
 慮無效乎君收其大柄臣職其所守然大柄不得亢於上臣得佐
 而成之所守不可屬於下君得舉而明之乾之經曰首出庶物坤

登科記考

卷十六

九

之文曰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而泰形
 焉陰陽離而否形焉君臣之道蓋象乎此漢元優游於儒學而權
 歸王氏失其所專也光武賈吏事於三公而勞神簿書集其所委
 也十則曠而蕩一則察而陋既非中道不可以範臣所謂陰陽乾
 坤之說各存其道而交有所感然成其悠久配乎持載如此而已
 才者綜物以研務識者辨惑而不泥體者撫往以經遠用者臨事
 而造至神而明之可以輔陶鈞可以贊化育微臣固陋從師之說
 循名而實不充承問而學不稱進退殞越懼煩刑書謹對

文苑
英華

獨孤郁對策曰臣聞天發生以雷雨聖人發生以號令天道地道

並行於上羣僚庶物咸遂於下伏惟陛下與天為仁與雷作解臣
 則蠢動之一物也氣下乃出安知其出比於金石草木物之無心
 者也扣之或大鳴小鳴終始相生清濁雜作變而成文者以聖人
 聖考之不得藏其聲也若臣者樸直蠢愚陛下考之而無聲是不
 如金石草木之無心矣敢不極聞以對伏以陛下發德音訪嚴敷
 招賢士求直言詢可行之謀垂不倦之聽欲使上獲其益下輸其
 情君臣之間雖然相與此禹所以稱大漢所以稱盛者用此道也
 臣何足以仰承之臣以為有國不患無賢患不能用賢不患無直
 言患不能容直言今夫朝廷之大百官之眾非無賢也然陛下黜

登科記考

卷十六

十

續疑旒或未之察羣臣各默默來朝而退雖有賢哲孰能辨之觀
 易卦乾上坤下否坤上乾下泰乾為君坤為臣君意下降臣誠上
 達則是天地交泰之時也君意不上降臣誠不上達則是天地不
 交否之時也若太宗文皇帝每一視朝未嘗不從容問羣臣政之
 得失下有一毫之善上無不獎上有一毫之失下無不諫或有引
 入禁內或周旋禁中疾則幸其第沒則臨其喪君臣之道可謂至
 矣是以無遺才無闕政魏魏蕩蕩與天無窮者上下交泰也秦帝
 胡亥信用左右左右欲專秦柄乃教胡亥曰陛下富有春秋初卽
 位奈何與公卿廷決事事卽有誤示羣臣短也於是胡亥常居禁

中羣臣希見者不聞其過天下所以亂者上下不交也伏惟陛下
上法其天下法其地中法太宗每坐朝宣旨使羣臣各有所陳陛
下賜之溫顏盡其敷沃言語侍從之臣得以奉其職左右有所書
以貽來代諫諍之官與聞其政而獻替之使此輩無有所補黜之
可也使其稍識大體陛下與之論道講政豈不可裨於萬一也孰
敢不輸其情乎苟居位者不與之言獻直言者不與之用又何必
搜羅巖穴遠訪不用之人乎勤求不信之言乎賢者又何來也來
者又何言也此體用之要求賢濟理之術盡於是矣惟陛下行之
若生人之困於衣食而無戀本之心但兵宿中原如此實曰方面

登科記考

卷十六

三

大臣之罪也夫方面大臣宜直播天子之休風保撫其人如赤子
而乃傾其脂血剝其生財聚奇技摠淫巧以蕩上心天子誠以為
物力有餘而不知其情也執事者又未嘗聞以生人艱苦為言而
得罪者豈其盡直而不用乎夫王者居于九天之上非臣下痛激
肝血指明而言亦何由而達也若臣者草木孤賤宜周旋其所以
能而言之也今天下困於商稅不均可謂甚矣百姓之忘本十而
九矣昔嘗有人有良田千畝柔桑千本居室百堵牛羊千蹄奴婢
千指其稅不下七萬錢矣然而不下三四年桑田為墟居室崩壞
牛羊奴婢十不餘一而公家之稅曾不稍蠲督責鞭笞死亡而後

已於是州伯邑長方以人安賦集攘臂守其閒趨辦朝廷用昇考
績取彼逋責均其所存展轉奔逃又昇戶口是以賦益重而人益
貧不均之甚一也是故欲人之財賦均一而無日蹙之患宜視通
邑之盈虛使鄉戶坐乎田迭相隱覈其上下不使貪官賊吏紛動
其間則有無輕重可得而均也夫古有四人今轉加七計口而十
分之其所以盡悴出賦而衣食其九者農夫羸婦而已絳衣淺帶
以代農者人十之一縵胡之纓短後之服仰衣食縣官者人十之
二髡頭壞衣不耕不蠶坐而供養者人十之二審曲面勢以飭五
材鬻工而衣食者人十之二乘時射利貿遷有無取倍稱之息而

登科記考

卷十六

三

衣食者人十之二游手倚市以庇妻孥以給衣食者人十之一其
餘為農桑之數焉農夫糠覈不足而十人者畜馬馱粟蠶婦衣
不蔽形而十人者成襲羅紈是以性近儒則入仕近武則從軍善
計則貿遷避事則髡削技巧則為工師拙姦則為傭僮非憇愚專
一無他腸者孰肯勤體効力為稼穡之苦乎且以田廢而衣食罕
者戶口所在減而背本之利多不均之甚二也陛下誠能寬農人
之征而優樂之杜眾邪之門而困辱之則農桑益而衣食有餘也
自兵革以來人多流散版籍廢絕戶口蕩析加以憂懼越於異鄉
未以僥倖利其苟且寬之則偷之於朝夕勤之則挺而陷於邪又

訖言焉屋室聚為瓦礫田野俱為榛蕪賦稅不均居者日困又為
 此也伏願陛下敕百姓所在編為土著不即歸之舊鄉繕黃籍生
 則書之死則去之度男女之所生戶口之多少可得而知也無田
 者給與公田假種食因其井泉制為民居為藝桑麻種蒲蔬育狗
 豕三年不輸官自初即于三年人猶有之他者所至得以重罪罪
 之然後人安其生樂其業而無奔亡之患矣安土則敦本敦本則
 人庶矣稅均則斂輕斂輕則人富矣以此阜俗不盛何為以此濟
 人何難之有若夫鹽權者經國之所資財用之大寶也然而當今
 之務莫若修其業除其弊亦可以無重斂之困也夫鹽權之重弊

登科記考

卷十六

三

夫於商徒操利權州縣不奉法賈太重而利太煩布帛精麤不中
 數矣夫以商徒操利權則其利有時而廢州郡不敢誰何是勸農
 人以逐末也州郡不奉法則各私其人而盜煮者行矣賈太重則
 貧者不堪矣吏太煩則糜費之者眾矣布帛精麤不中數則女工
 徒損風俗偷薄而上困矣即如此宜罷鹽鐵之官以省費停郡府
 之政令以一其門禁人為商以反其耕損其厚賈以利其人矣速
 其售而布帛必精以齊其俗以厚其利如此亦可大裨於國大賴
 於人矣酒酤之人罷之可也夫既往之失不能久於其道將來之
 虞中道盡也自古帝王未有不勤儉於其初天下歸焉滿假於其

終天下離焉陛下以勤儉為恆滿假為戒勤而不已損之又損慎
 終如初守而勿失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運行不息也陛下
 其可息乎可懈乎晁錯所以急繩七國者欲尊天子恐削弱遲而
 禍大矣主父所以推恩子弟者因其欲而分裂諸侯之易矣今天
 下一家盡為郡縣無諸侯強大之患無宗室葭莖之親而以推恩
 為言臣恐未可以令天下也齊桓之時列國相傾管夷吾欲輔霸
 業恐諸侯先謀而為之備是以脩其寓令而兵食足焉使戰者必
 耕耕者必戰無事則散之墮畝有事則授之兵甲此古人之意可
 行之驗也夫舜之所以為聖人以其選賢任能也五教契也五穀

登科記考

卷十六

詰

棄也五刑臯陶也八音夔也虞伯益也水土禹也喉舌龍也共工
 垂也舜無事焉是以執左契垂衣裳而天下理豈以必躬必親侵
 於百戰然後以為聖乎必也信而顯之作而行之任之而續用不
 立則有竄三苗於三危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於崇山殛鯀於羽
 山刑罰有可必加矣孰敢用其私乎儒家者流示人以中而為之
 節訪其所至而導其不至使夫君臣父子各得其正此其所長也
 然而迂者為之則執古以非今疑滯而不變夫責課者所以俯仰
 百官也然光武用之而非美者責人之効重也伏惟陛下取漢光
 武之求實勿務速成用漢元帝之崇儒知其疑滯任人而示之所

為端拱而不失其勇原注取捨之間於此乎判矣陛下不能用臣

言不當問也謂臣不能言其事不當來也既來矣陛下問狀宜直

其辭既問矣微臣盡忠宜採其策盡忠者不易持也直者誰欲為

也忠未見盡直必有恠恠構而直不悔不信而忠不迫者蓋有之

矣由未見其為人非天之與其剛健地之與其直方內不疑其

身外不疑於人憂君而不顧其已濟物而不求其利者孰肯惘惘

歛歛出於骨髓發於肝膈如此其切於天下乎夫天下者天下之

天下也天下安微臣得保其生不安微臣不保其死是以懷其効

以天下為憂不懷其身以天下為念知所以責難于君者所以懷

登科記考

卷十六

三

其身所懷其身者宜及天下如此況陛下宗廟之重其可忽乎屬

之於篇勉之於上是在陛下酌之而已矣謹對文苑英華

白居易對策曰臣聞漢文帝時賈誼上疏云可為痛哭者一可為

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三是時漢興四十歲萬方大理四海大

和而賈誼非不見之所以過言者以為辭不切志不激則不能迴

君聽感君心而發憤於至理也是以雖盛時也賈誼過言而無愧

雖過言也文帝容之而不非故臣不失忠君不失聖書之史策以

為美談然臣觀自茲以來天下之理未會有髣髴於文帝時者激

切之言又未有髣髴於賈誼疏者豈非君之明聖不侔于文帝臣

之忠不迫於賈誼乎不然則喪亂之時愈多而公直之言愈少也

今陛下思禹之昌言而拜之念漢之極諫而徵之病虛文之無用

者獎至言之斥已皆詢臣以可行之策示臣以不倦之意懇惻儻

悼發于至誠真聖王思至理求過言之明旨也斯則陛下之道已

宏於前代微臣之才誠劣於古人輒欲過言以裨陛下明德萬分

之一也神之者非敢謂言之必可行也體用之必可明也且欲使

後代知陛下踐阼之後有樸直敢言之臣出焉無俾文帝賈誼專

美於漢代然後退而俯伏以待罪戾焉臣誠所甘心也謹以過言

昧死上對伏惟陛下賜臣之策有思興禮樂之道念救疲疢之方

登科記考

卷十六

三

別懲往戒來之宜審推恩寓令之要至矣哉陛下之念及於此此

實萬葉之福也豈惟一代之人受其賜而已哉臣聞疲病之作有

因緣矣救療之方有次第矣臣請為陛下究因緣陳次第而言之

臣聞太宗以神武之姿撥天下之亂元宗以聖文之德致天下之

肥當二宗之時利無不興弊無不革遠無不服近無不和貞觀之

功既成而大樂作焉雖六代之盡美無不舉也開元之禮既定而

盛禮興焉雖三王之明備無不講也禮行故上下輯睦樂達故內

外和平所以兵偃而萬邦懷仁刑清而兆民自化動植之類咸煦

嫗而自遂焉雖成康文景之理無以出於此矣泊天寶以降政教

浸微寇既薦興兵亦繼起兵以遏寇寇生於兵兵寇相仍迨五十載賦征由是而重人力由是而罷下無安心雖日督農桑之課而生業不固上無定費雖日峻筦權之法而歲計不充日剝月朘以至於耗竭其半矣此臣所謂疲病之因緣者也豈不然乎由是觀之蓋人疲由乎稅重稅重由乎軍興軍興由乎寇生寇生由乎政缺然則未脩政教而望寇戎之銷未銷寇戎而望兵革之息雖太宗不能也未息兵革而求征徭之省未省征徭而望黎庶之安雖元宗不能也何則事有所必然雖常人足以致勢有所不可雖聖哲不能為伏惟陛下將欲安黎元先念省征徭將欲省征徭先念登科記考 卷一六 三

息兵革將欲息兵革先念銷寇戎將欲銷寇戎先念脩政教何者若政教脩則下無詐偽暴悖之心而寇戎所由銷矣寇戎銷則境無興發攻守之役而兵革所由息矣兵革息則國無饋餉飛挽之費而征徭所由省矣征徭省則人無流亡轉徙之憂而黎庶所由安矣臣竊觀今天下之寇雖已盡銷伏願陛下不以易銷而自怠今天下之兵雖未盡散伏願陛下不以難散而自疑無自怠之心則政教日肅無自疑之意則誠信日明政教肅則暴亂革心誠信明則獷驚歸命革心則天下將萌之寇不遏而自銷歸命則天下已聚之兵不散而自息然後重斂可以減疲眊可以安富庶可以

茲困竭可日補日安則和悅之氣積日富則廉讓之風行因其廉讓而示之以禮則禮易行矣乘其和悅而鼓之以樂則樂易達矣舉斯方面可以復其盛用斯道而可以濟其難懲既往之失莫先於誠不明而政不脩戒將來之虞莫大於寇不銷而兵不革此臣所謂救療之次第者也豈不然乎若齊行寓令之法以霸諸侯漢用推恩之謀以懲七國施之今日臣恐非宜何者且今萬方一統四海一家無鄰國可傾非夷吾用權之時也雖欲寓令今將何所寓耶今除國建郡置守罷侯無爵土可疏非主父矯弊之日也雖欲推恩恩將何所推耶但陛下期貞觀之功宏開元之理必能光登科記考 卷十六 美

二宗而福萬葉矣何區區齊漢之法而足為陛下所慕哉精究之端倪實在於此矣又蒙陛下賜臣之問有執契垂衣之道委下專上之直敦儒學而業衰責課實而政失者此皆政化之所急今古之所疑而陛下幸念之臣有以知天下之理與矣夫執契之道垂衣不言者蓋已成之化非謀始之謂也委之於下者言王者之理庀其司分其務而已非謂政無小大悉委之於下也專之於上者言王者之道秉其樞執其要而已非謂事無巨細悉專於上也漢元優游於儒學而盛業竟衰者非儒學之過也學之不得其道也光武責課於公卿而峻政非美者非考課之累也責之不得其要

也臣請爲陛下別白而明之夫垂衣不言者豈不謂無爲之道乎
臣聞無爲而理者其舜也歟舜之理道臣粗知之矣始則懋于脩
己勞於求賢明察其刑明慎其賞外序百揆內勤萬幾夙食宵衣
念其不息之道夫如是豈非大有爲者乎終則安於恭已逸於得
賢明刑至于無刑明賞至于無賞百職不戒而舉萬事不勞而成
端拱凝旒立於無過之地夫如是豈非真無爲乎故臣以謂無爲
者非無所爲也必先爲而後致無爲也老子曰無爲而無所不爲
蓋謂是矣夫委下而用私專上而無効者此由非所宜委而委之
也非所宜專而專之也臣請以君臣之道明之臣聞上下異位君

登科記考

卷十六

完

臣殊道蓋大者簡者君道也小者繁者臣道也臣道者百職小而
眾萬事細而繁誠非人君一聰所能徧察一明所能鑒也故人
君之道但擇其人而任之舉其要而執之焉已矣昔九臣各掌其
事而唐堯秉其功以帝天下十亂各效其能而周武總其理以王
天下三傑各宜其力而漢高兼其用以取天下三君者不能爲一
焉但執要任人而已亦猶心之於四肢九竅百體也不能爲一焉
然而寢食起居言語視聽皆以心爲主也故臣以爲君得君之道
雖專之于上而下自有以展其效矣臣得臣之道雖委之於下而
人亦無以用其私矣由此而言光武督責而政未甚美者非他昧

君臣之道於大小繁簡之際也元帝優游而業以浸衰者非他昧
無爲之道於始終勞逸之間也二途俱失較然可知陛下但舉中
而行則無所惑也臣伏以聖策首章曰思賢能以濟其理求謙直
以聞其過又曰上獲其益下輸其誠其末章則又曰與自朕躬無
悼後害此誠陛下思酌下言樂聞上失勤勤懇懇慮臣輩有所隱
情者也臣敢不再竭狂直以副天心之萬一焉臣聞古先聖王之
理也制欲於未萌除害於未兆故靜無敗事動有成功自非聖王
則異于是莫不欲遏其始悔追於終政失於前功補于後利害之
效可略而言且如軍暴而後戢之兵亂而後遏之善則善矣不若

登科記考

卷十六

三

防其微杜其漸使不至於暴亂也官邪而後責之吏奸而後誅之
懲則懲矣不若審其才得其人使不至于奸邪也人餒而後食之
凍而後衣之惠則惠矣不若輕其徭薄其稅使不至于凍餒也舉
一知十不其然乎今陛下初嗣祖宗新臨蒸庶承多虞之運當鼎
盛之年此誠制欲於未萌除害於未兆之時也伏願陛下敬惜其
時重慎於事既往者且追救於弊後將來者宜早防於事先夫然
則保邦恆在於未危恭己常居於無逸三五之道夫豈遠哉臣生
也幸得爲唐人當陛下臨宇之時覩陛下昇平之始則是臣朝聞
而夕死足矣而況充才識之貢承體用之問者乎今所以極千慮

昧萬死當盛時獻過言者此誠微臣喜朝聞甘夕死之志也不然何輕肆狂瞽不避斧鑕若此之容易焉伏惟少垂意而寬之則臣生死幸甚謹對

文苑英華

羅讓對策曰臣聞千業萬化聖帝哲王聲烈遐載者無他中心無爲以守至正而已矣以謀大化而已矣伏惟皇帝陛下垂拱六極始初清明丕揚累休渙發於詔啟天宇而遡古薰至和以極今咸懷浸沈罔不濡澤誠至正也誠大化也猶復乃遠乃近乃左乃右旁求下問舉薦奔走履眾美而不顧儲神明其如遺銓邦政之肥瘠鏡人事之善敗優游紉繹以循始終外其牽制常其忌諱恢恢登科記考

卷十六

三

乎秣糲百王之獨致也臣愚智能淺薄不明大體時用之宜術業暗昧不充才識兼茂之稱徒冒萬一觸罪以聞臣伏讀聖策首陳禹拜漢徵之旨求索真之要臣聞上古之君薰能同和不敢自是必求謙諫以論缺敗用心之過則薄獎其人之失中則寬容無虞使人上得其情下得流通也後代帝王雖有作者道或外是已實內非言之或臧寥寥無聞言之或違隄防斯至雖科條增設適足張其亂目矣叩擊切害適足寵其直聲矣聞之失得君之効歟今陛下躬神聖之資痛源流之塞較量至當加迪今來黜退姦邪咨謀體要誠猜雄者之所共遠亦狹隘者之所共難凡曰胸臆是

皆聳實詳近語直之幸也伏見聖東咨問兵戰商農之道臣請指事而言之臣聞兵者以謀全以氣勝以謀全制度爲神耳得其數則威令格物少能成功失其數則黷武無別多益爲弊寢用不制刑于寓內今國家自兵興以來僅數十年生物以之暴殄人情以之盤違殆握兵者建置失其道歟何者天下之甲兵其數則不廣屯置散地且或至半而兵柄之臣率好生事不思戢伏貴算威名則有崇廣卒徒之員聚擁城闕之羣厚斂殘下媮取一切要君養敵張皇自衛望容攻守之至復有懷弱軟以內顧務儲蓄以託私倚行伍之數訖資虞之具外實內虛守以藉之固者及殷而成之

登科記考

卷十六

三

原注 熊而戰之其中未必有也朝廷又影響誅罰索其効死其可得乎此兵之所以煩而益病也而人之所以困而不解也大抵不賢者得掌其兵百則思兵千尋掌其兵千又思兵萬尋掌其兵萬又思兵數萬以因其力以贍其欲長一日之廢代謀萬里之策勦徒仰費於縣官高原注病於悠久誠何謂矣陛下盍亦慮之乎伏望躬親視其將帥之爲苟非任盡易之不令其疑留而後圖也嚴備其要地之屯苟不切盡罷之不令其廣置而出入也其所閱操非實不用其所樹置兵精不在多使名弓者必用省發之巧名劍者必有擊刺之妙名騎者必有超乘之捷名步者必有卒奮之奇

自外徂中歸乎一體自然無冗軍無惰人以守則固以戰則勝軍無太半之耗人懷反業之志此滅兵之術也富庶之教於是乎生亦何必遠取於古法也然而思戀本之心蠲重賦之困又在於賦稅之道矣臣請得而具之臣聞古者因地而料人今則稅人而捨地古者任土而作貢今則溢貢而棄土古者均田而抑富今則與富而奪貧是以人口翦耗而不息田畝汗萊而甚曠者非人懷苟且之志樂懈惰之方迫不可忍勢有由耳王者在上量入以出祿食賜與歲養經費必厚下以爲用助而不稅屢而不征亦非無其事也用菽粟藁秸有常稅人不愛也絲枲布帛有常賦人不艱也

登科記考

卷十六

書

雖雜以凶荒接以喪死間以興廢子弟父兄猶復勉勵率從不更其業何者制度專也以臣觀之則今之賦稅仍舊貫籍斂不加重而賦畝流離窮困無告殆執事有殊陛下之意乎必有急令暴賦發取無厭徭山役海詭求無狀奇貢珍獻希冀無念託公寄私崇聚無極於是一水一土一草一木圭按字疑璣利俯權仰算蒞之官焉專守之刀兵焉商不得回睨農不得舉手即奪其利又卻其人此而不困孰以爲困權酷之道如是乎人願其上猶仇讐安能思戀骨肉乎人視其居猶鳥獸安肯繫著桑井乎人慳其取猶寇盜安望輕重元本乎所以遁走苟免死亡不顧財口窮而事日

削地益蕪而人益煩猶前事也伏惟陛下審念之具有不經不度之人不常不政之調必禁其所萌必罰其所自則奸官濫守慎不敢生事生之理阜繁矣陛下又以禮節其情以樂樂其志又何患乎不復其盛不濟其難臣伏見聖策顧問既往將來之事臣請以江淮凶旱之事明之臣聞凡有災傷水旱之處有歷代所說多聞詭隨之詞媚時主必曰帝堯乎有懷山襄陵之運也成湯乎有流金鑠石之運也是皆曲說非愚則誣臣嘗私怪之何不曰大舜乎無雷風霜雹之運也神禹乎無飛流擊石之運也不直其詞因循若是天運之時集變易水旱歲時未爲災也理或失中感動陰

登科記考

卷十六

書

陽頃刻爲災也故精舒謹乎則七年不足罹其咎簡誣輕忽則一日二日亦未成其災脩政著誠端心復德既往之事陛下宜以此爲懲矣然臣之所慮江淮又急者禦災之術將來之戒復憂於斯願悉數於陛下矣今國家內王畿外諸夏水陸綿地四面而遠而輸明該之大貴根本實在於江淮矣何者隴右黔中山南已還境瘠瘠薄貨殖所入力不多也嶺南閩蠻之中風俗越異珍好繼至無大贍也河南河北河東已脩按字疑甲兵長積農厚自任又不及也在最急者江淮之表裏天下耳陛下得不念之乎屬頃者連郡五十蒙被災旱長老聞見未之曾有涯脉川澤全爲埃塵草木

發爲煙火料粟之價重于兼金餓殍之家十有七八聞乞僕於男
女者何暇保其家室乎聞立死於道路者何暇思其糠粃乎嗷嗷
蒸徒展轉無所灰燼狼顧至今未嘗且今日狼顧明日狼顧力大
勢詘禍欲何圖此臣之爲陛下惜也長吏者又間或非良善厚其
毒忍療原注瘡而簡問威剝而自虞則陛下雖有賑發不輕得及
雖有蠲放不輕得獲雖有詔諭不輕得聞此臣所爲陛下疑也然
欲安存緝理斯終何由以臣計之視長吏之悖理者選其重臣代
之不待其爲蛇爲虺也察郡縣之受災者擇其實以勞之不使其
究而無告也如此則朝令夕悅江淮保全則四嚮賦稅轉輸肩摩

登科記考

卷十六

貢

臣聞聖王在上賢臣在下道德兼濟材智樂備專于上則聰明倍
資安有無其效耶委於下則公器相率安有用其私耶然今以陛
下之資材清光羣臣其敢及若集事者在陛下必躬必親之謂乎
躬之無偏親之有制則垂衣執契亦不爽矣孝元則制自左右非
用儒之失也光武則弊及羣下非用課之得也儒近于得而所用
者宜一變其弊若臣所見今之大者收或貴此可得而言國朝自
武德已來典章甚明職員甚列布官吏甚該備而道不宏政要或
未臻者其官非人歟理非道歟略其大歟錄其小歟臣所謂小者
則天官卿采之調閱致驗選書至於一簿一尉一掾之末銓次升
降勞而後罷是詳于覈小也及其揣量親人撫字之官又未喻也
臣所謂大者天子之庭日相日受軼越偷輩乃有名邦聞邑羣居
之柄不階課最是非未問踪跡賢不肖欵言喧嘩隨其所來轉化
容易似不留聽是鹵莽于天下也詳覈及小鹵莽及大輕重反殊
使盜名死官之徒波走馳馳惟恐居後狂扇誘掖籠賂爲事以相
終始夫復何望夫持尺寸之祿懷輕握微齷齪施爲尙猶不堪况
明權不制資藉殺生之柄兼兵馬之眾連數十城之地庸雜橫恣
偷居其上何以堪之設曰不堪耳目陰附事亦無由得而聞悔之
何益耶陛下得不慎其所授乎臣以爲今之郡縣長帥之官最關

登科記考

卷十六

貢

生人性命用在百里之父母莫如縣宰君乎千里之父母莫如刺史列城之父母莫如郡統使一得之必小康二得之必中庸三得之必大康矣陛下雖不在原注疑 馭天下之人洽于理平終亦無由誠不在多惟慎此三官而已矣臣又聞書曰爵罔及惡德春秋傳曰官之失德在所納邪惟君無邪則不納邪矣夫偏聽獨任牽於左右所自邪也小臣大祿制度失中所自邪也錦文珠玉溢佚充斥所自邪也教令察視壅遏不宣所自邪也措克聚斂億度于上所自邪也依阿求同徑而不道所自邪也煩察繳縛弊歸于下所自邪也坐躋仁壽陛下又何疑乎不得浩然其心此微臣之志也

登科記考

卷十六

七

伏維審察之伏惟審念之臣伏見聖策終有究旨屬篇之說者臣固無以道師之說僅能勿墜耳俯仰睿問偃薄無所震其心胸如

不克寧不自勝攀懇之至謹對

文苑英華

登科記考卷十七

大興徐松

唐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

元和二年丁亥

正月辛卯有事南郊還御丹鳳樓大赦天下制曰天下諸色人中
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
帥詳明政術可以理人委內外官各舉所知當親策試冊府元龜
唐大詔

集

八月國子監奏准敕今月二十四日諸州府鄉貢明經進士見訪

宜令就國學官講論質定疑義仍令百僚觀禮者伏恐學官職位

登科記考

卷十七

一

稍卑未足飾揚盛事伏請選擇常參官有儒學者三兩人與學官
有儒學者庶聖朝盛典輝映古今於是命兵部郎中蔣武考功員
外郎劉伯芻著作李蕃太常博士朱頴郊王府諮議章庭規同赴
國子監講論冊府
元龜

十二月壬申禮部貢舉院奏五經舉人請罷試口義依前試墨義
十條五經通五明經通六便放人第從之敕自今以後州府所送
進士如迹涉疎狂兼虧禮教或曾為官司科罰或曾任州府小吏
一事不合入清流者雖薄有詞藝并不得申送入如舉送以後事
發長吏停見任及已停替者殿二年本試官及司功官見任及已

停替並量事輕重貶降仍委御史臺常加察訪舊書本紀
冊府
元龜
唐會要

是月國子監奏兩京諸館學生總六百五十員請每館定額如後

西監學生五百五十員國子館八十員太學館七十員四門館三

百員廣文館六十員律館二十員書館十員算館十員冊府
元龜

又奏伏見天寶以前國館學生其數至多並有員額至永泰後西

監置五百五十員東監近置一百員未定每館員額今謹具定額

如後東都國子監學生一百員國子館十員太學十五員四門五

十員律館十員廣文館十員書館三員算館二員伏請下禮部准

額補置敕旨依奏冊府元龜
摭言

登科記考

卷十七

二

進士二十八人文苑英華載舞中成八卦賦以中和所製盛德斯
陳為韻又有貢院樓北新栽小松詩為此年試題

王源中狀元
王源中字正榮擢進士
寶鞏
府君諱鞏字友

封元和二年舉進士與今東都留守孫公簡故吏部侍郎與元唐

度使王公源中書舍人崔公咸制誥李公正封同年上第唐
才子傳寶鞏元和二
孫簡
見上
舊書文苑傳孫遜子宿宿子
年王源中榜進士
公器公器子簡範並舉進士新書簡

字樞中元和崔咸舊書文苑傳崔咸字重易博陵人祖父石父
初登進士第
銳咸元和二年進士擢第又登博學宏詞科

張存則見文苑
英華
李正封
見文苑
英華
白行簡
唐詩紀事白行簡

元和二年登第為度支郎中行簡錢眾仲
見文苑
楊敬之
新

小字阿憐見樂天同宿湖亭詩注柳宗元與楊京兆憑
楊憑傳敬之元和初擢進士第平判八等
賦韓愈稱之中元和

書章宗說注楊凌子敬之字及孝常為華山賦韓愈稱之中元和
進士費冠卿
唐詩紀事冠卿字子軍池州人久居京師登元和
二年第母卒既葬而歸歎曰千祿養親耳得祿而

親喪何以祿為迷隱池州九華山長慶中殿院李行修舉其孝節
拜右拾遺制曰前進士費冠卿常預計借以文中第祿不及於榮
養恨每積於永懷遂乃屏身邱園絕跡仕進守其志性十有五年
峻節無雙清臆自遠夫旌孝行舉逸人所以厚風俗而敦名教也
宜承高獎以徵薄夫擢參近侍之榮載仁移忠之効冠卿
竟不應命 太平廣記引神仙感遇傳費冠卿進士及第 張後
韓文考異後餘中元和二年進士第洪興祖韓子年譜云唐科
餘錄諸本皆作後餘據言作後餘誤 柳宗元哭張後餘詞云
後餘常山張氏少余七年頗弟 王參元 元和二年參元中進士
畜之既得進士明年疽發脾卒 權璩 永樂大典引嘉
參元失 張苴 容齋四筆引登科記元和 權璩 永樂大典引嘉
大主德興之子元 齊煦 五百家韓注樊氏曰登科 草楚材 韓
和二年登進士第 齊煦 五百家韓注樊氏曰登科 草楚材 韓
孔載墓誌銘以章夫人之弟前進士楚材之 吳武陵 柳宗元撰
狀五百家注引樊曰楚材元和二年登第 吳武陵 陽吳君文
集序會其子備更名武陵升進士韓注元和二年武陵登第 雲
溪友議安呂李相公吉甫初自省郎為信州刺史時吳武陵郎中

登科記考 卷十七

三

貴溪人也將欲赴舉以哀情告于州牧而遺以五布三帛吳嫌輕
鮮以書讓之其詞唐突不存桑梓之分李微謂馬贊皇母氏諫曰
小兒方求成人何得與舉子相忤遂與米二百斛趙郡果為宰輔
竟釋其憾焉元和二年崔侍郎鄭重知貢舉酷搜江湖之士初春
將放二十七人及第潛持名來呈相府纔見首座李公問吳武
陵及第否主司恐是舊知遽言吳武陵姓字呈上李公公謂曰
報中使直口敕且揖禮部從容遂注武陵姓字呈上李公公謂曰
武陵至是粗人何以當其科第禮部曰吳武陵德行雖則未聞文
筆乃堪採錄名已上榜不可卻矣相府不能因私黜士唯唯而從
吳君不附國庠名第在於榜末是日既集省門試謂同年曰不期
崔侍郎今年倒挂
榜也觀者訝焉

明經科 雲麓漫鈔於元和二年載
二禮科其誤與元年同

諸科十一人

知貢舉 禮部侍郎崔邠 見唐語林 廣卓異記引登科記云元
和二年崔邠為禮部侍郎連放二榜

張存則舞中成八卦賦曰樂之容舞為則導於情崇於德製其衣
而五方咸備頌其序而八卦不忒然後體利貞而疾徐有度法行
健而循環不窮數盈而剛柔匪雜綴短而明德將融初配六以迴
旋狀馬行於此及變三而成列知龍化其中信乾坤之簡易應金
石之變通於是步日而前因風而舉乘飄颺而婆娑雜沓映照燭
而長短合序既順之而不卻亦明之而有所則離異之不差豈進
退之無旅則有應水之理象木之規覺若奔溜散如繁絲五色相
宣謂神龜初負八音咸奏知靈鳳來儀震也坎也何斯違斯既以
悅隨企其遵令象山而乍結乍凝依澤而若游若泳狀巍巍之德

登科記考 卷十七

四

仰之彌高節蕩蕩之音於斯為盛是知良兌之為美故必隨而不
競是故聖人窮樂之變制舞惟新效知來而藏往故有要而有倫
非干戚之前設若鈞天之所陳至若卿雲共臨瑞日同霽乍離乍
合若翔若滯隨方辨色非前代之舊章應節成文實我唐之新製
是知舞以適道無頽樂以審政同和觀象取則異乎側弁俄俄則
舞也實百代之不訛 文苑
英華

白行簡舞中成八卦賦曰卦惟體德舞以象功分其節於乾坤之
位列其畫於綴兆之中相彼六爻爰配數於六律侔茲八體俾叶
義於八風原夫乍合乍離進旅退旅參於繇而九變無撓辨於位

而五方有序作既自於天心用必在夫君所剛柔斯別皆取象於
負圖俯仰可觀各分行於曳緒爾其舞既備位亦陳贊陽和之啟
奮助雷雨之解屯卦始畫於庖犧當皇唐貞元之歲易感列於宣
父在聖祖中和之辰度曲未終變態無極震長以節其動止離坎
以分其南北聞之者正性命而深和觀之者守精微而不賊繼虞
韶之盡美哂夏樂之慙德徵其本察其儀成於巽而德風備矣變
為兌而聖澤在斯近取諸身且表乎是則是効大合乎樂孰謂乎
不識不知矧夫作者既取諸身演者必因於聖諒曠代而莫覩實
於斯而為盛其始也取於卦而施諸人其終也觀其妙而通乎政

登科記考

卷十七

五

是以契茲穆穆異彼傴僂象在於中將致天地交泰德形於外以
明保合太和且夫周八佾而非美漢五行而徒製誰冠華垂翟於
干戚之間起索隱鈎深於天人之際曷若容止合於象象幽蹟殊
乎卜筮客有欣千載之一時歌聖功而獻藝文苑英華
錢眾仲舞中成八卦賦曰舞者樂之容卦者象之則故因舞以成
卦乃觀象以知德八音是節位必配乎八風五方具陳衣必表乎
五色是以德從之理也功加有截化洽無為作樂以習舞同文而
共規俾萬姓觀而悅服百代勤而行斯懿其舞者員來樂人攸敘
匏土革木兮夙設六律五聲兮具舉初就以修容忽揚袂而進

旅體殊舜樂九成徒辨其疾徐跡類義文八卦自分其處所行綴
罔失俯仰攸同乾坤定而有倫有要震兌分而自西自東稟雷澤
以浹洽象天地之昭融紛綸乎抑揚之際輝煥乎節奏之中進退
相依變易交映良巽布而若離若合離坎時而不譁不競體山風
之次序叶水火之情性周旋乎元武之閒繁會乎羽籥之盛既而
諸管磬感神人卦成列而巳節有序而復頻赴度應聲倏鳳轉
而龍翥攢青拖紫粲霞駭而錦新翹遙兮比大章而未匹縹緲兮
異鈞天之下陳我后惟明舊章爰製以嗣以續不陵不替和樂且
濡每立象以化人德音不忘故體乾而稱帝是知卦之設也八方

登科記考

卷十七

六

正四序和彼象功以明德安可與茲舞而同科文苑英華
李正封貢院樓北新栽小松詩曰青蒼初得地華省植來新尙帶
山中色猶含洞裏春近樓依北戶隱砌淨遊塵鶴壽應成蓋龍形
未有鱗為梁資大厦封爵恥贏秦幸此觀光日清風屢得親文苑英華
白行簡貢院樓北新栽小松詩曰華省春霜曙棲陰植小松移根
依厚地委質別危峰北戶知猶遠東堂幸見容心堅終待鶴枝嫩
未成龍夜影看仍薄朝嵐色漸濃山苗不可蔭孤直俟秦封文苑英華
錢眾仲貢院樓北新栽小松詩曰愛此凌霜操移來獨占春貞心
初得地勁節始依人映月煙猶薄當軒色轉新枝低無宿羽葉淨

不留塵每與芝蘭近常慙雨露均幸因逢願盼生植及茲辰文苑英華

吳武陵貞院樓北新栽小松詩曰拂檻愛貞容移根自遠峯曾經

芳草沒終不任苔封葉少初陵雪鱗生欲化龍乘春濯雨露得地

近垣墉逐吹香微動含煙色漸濃時迴日月照為謝小山松文苑英華

三年戊子

三月乙巳文苑英華作二月二十三日冊府元龜亦作二月唐會要載入二年四月御宣政殿試制科

冊府元龜舊書本紀韓愈王適墓誌銘上初即位以四科

作四科舉人募天下士李翱盧坦傳上策賢良方正之士有

懷書策入者將深罪之坦奏言四方不明知所犯必以為策詞抵忤宜輕其質上從之

登科記考

卷十七

七

策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舉人問皇帝若曰盡聞昔之令王體

上聖之姿御大盛之時猶懼理之未至也求賢以致用猶懼動之

不中也咨諫以聞過劓惟實昧膺受多福思負荷之重警風波之

虞求賢咨諫豈敢忽息至若窮神知化以盛其德經武緯文以大

其業考古會極通教化之源明目達聰周視聽之表斯夙夜之所

志也子大夫將何廷建而致之乎自中代以還求理者繼作皆意

甚砥礪而效難彰明莫不欲還樸厚而澆風常扇莫不欲遵儉約

而侈物常貴莫不欲遠小人而巧諛常進莫不欲近莊士而忠直

常疏莫不欲勉人於義而廉媿常不脩莫不欲禁人無為非而抵

冒常不息其所謬豈無根源爰自近歲仍敷大澤霜露所墜露

濡必同滌瑕穢以導人心省徭役以豐物力蠲田租以厚農室

國學以振儒風督廢職以補維綱備眾官以敘賢俊庶繼先志臻

乎治平而改行者未聞輸勞者未艾農者無以免艱食學者無以

通微言立事之績未紀於庶工乏才之歎未輟於終食蠹於法者

無不去而法未脩明切於政者無不行而政未光大豈不變其俗

道廣而難濟乎豈不得其門事繁而愈失乎仁聞嘉言無或隱諱

周之德受田有經制漢之法名田有恆數今疆畛相接半為豪家

流傭無依率是編戶本於交易焉得貪富以補貧將欲因循是日

損多而益寡酌於中道其術如何取人惟其行不必文采命官惟

登科記考

卷十七

八

其才不必資考然則行非造次而備察才非錯綜而遍知不必文

采為輕重而士可進退不必資考為程準而吏有條貫適變矯枉

渴於良規何方可以序六氣來百祥何施可以壽羣生仁眾性徵

於前訓而有據於當代而易從勿猥勿并以稱朕意文苑英華唐大詔

敕制舉人試訖有逼夜納策計不得歸者並于光宅寺止宿應巡

檢勾當官吏並隨從人等待舉人納策畢並赴保壽寺止宿仍各

仰金吾衛使差人監引送至宿所如勾當勿令喧雜唐會要

四月乙丑以起居舍人翰林學士王涯為都官員外吏部員外郎

韋貫之為果州刺史先是策賢良詔楊於陵鄭敬李益與貫之同

為考官舊書韋貫之傳貫之與戶部侍郎楊於陵左司郎中鄭敬都官郎中李益同為考官是年牛僧孺皇

甫湜李宗閔條對甚直無所畏避考官考三策皆在舊書本紀皇甫湜牛

僧孺李宗閔並登賢良方正科第三等權幸或惡其詆己而不中第者乃註解其策

同為唱誹又言涯居翰林其甥皇甫湜中選考敷之際不先上言

故同坐焉居數日貫之再黜巴州司馬涯號州司馬楊於陵遂出

為廣州節度使裴迥時為翰林學士居中覆視無所同異乃為貴

倖泣訴請罪于上上不得已罷迥翰林學士除戶部侍郎唐會要

裴迥傳元和三年詔舉賢良時有皇甫湜對策其言激切牛僧孺

李宗閔亦苦詆時政考官楊於陵韋貫之升三子之策皆上策迥

登科記考卷十七

居中覆視無所同異及為貴幸泣訴請罪於上憲宗不得已出於

陵貫之官罷迥翰林學士又揚於陵傳元和初以考策昇直言極

諫牛僧孺等為執政所怒李翱揚於陵墓誌銘會考制舉人獎

直言策為第一中貴人大怒宰相有欲因而出之者由是為嶺南

節度使是時得考策者凡四人公既得嶺南員外郎韋貫之再貶巴州刺史而李益鄭敬皆抵於患

白居易論制科人狀臣伏見內外官近日除改人心甚警遠近之

情不無憂懼喧喧道路異口同音皆云制舉人牛僧孺等三人以

直言時事恩獎登科被落第人怨謗加誣惑亂中外謂為誑妄斥

而逐之故竝出為關外官揚於陵以考策敢收直言者故出為廣

府節度韋貫之同所坐故出為果州刺史裴迥以覆策又不退直

數舉事為人所惡因其彈奏小誤得以為名故黜為左庶子王播

同之亦停知雜臣伏以裴迥王涯盧坦韋貫之等皆公忠正直內

外咸知所宜授以要權致之近地故比來眾情私相謂曰此數人

者皆人之望也若數人進則必君子之道長若數人退則必小人

之道行欲卜時事之否臧在數人之進退也則數人者自陛下嗣

位以來竝蒙獎用或任之耳目或委以腹心天下人情日望致理

今忽一旦悉疎棄之或降於散班或斥於遠郡設令有過猶可優

容況且無瑕豈宜黜退所以前月以來上自朝廷下至衢路眾心

海海驚懼不安直道者疚心直言者杜口不審陛下得知之否凡

登科記考卷十七

此除改傳者紛然皆云裴迥等不能委曲順時或以正直忤物為

人之所媒孽本非聖意罪之不審陛下得聞之否臣未知此說虛

實但獻所聞所聞皆虛陛下得不明辯之乎所聞皆實陛下得不

深慮之乎虛之與實皆恐陛下要知臣若不言誰當言者臣今言

出身戮亦所甘心何者臣之命至輕朝廷之事至大故也臣又聞

君聖則臣忠上明則下直故堯之聖也天下已太平矣尚求誹謗

以廣聰明漢文之明也海內已理矣賈誼猶比之倒懸可為痛哭

二君皆容納之所以得稱聖明也今陛下下詔令徵求直言及

以為罪此臣所以未喻也陛下視今日之理何如堯與漢文之時

乎若以為及之則誹謗痛哭尚合容而納之況微之直言索之極諫乎若以為未及則僧孺等之言固宜然也陛下縱未能推而行之又何忍罪而斥之乎此臣所以為陛下流涕而痛惜也德宗皇帝初即位年亦徵天下直言極諫之士親自臨試問以天旱穆質對以兩漢故事三公當免卜式著議宏羊可烹此皆指言當時在權位而有恩寵者德宗深嘉之自第四等拔為第三等自畿尉擢為左補闕書之國史以示子孫今僧孺等對策之中切直指陳之言亦未過於穆質而遽斥之臣恐非嗣祖宗承耿光之道也書諸史策後嗣何觀焉陛下得不再三省之乎臣昨在院與裴迥王涯

登科記考

卷十七

士

等覆策之時日奉宣令臣等精意考覆臣上不敢負恩下不忍負心唯秉至公以為取捨雖有讐怨不敢棄之雖有親故不敢避之唯求直言以副聖意故皇甫湜雖是王涯外甥以其言直合取涯亦不敢以私嫌自避當時有狀具以陳奏不意羣口噉噉構成禍端聖心以此察之則或可悟矣儻陛下察臣肝膽知臣精誠以臣此言可以聽採則乞俯迴聖覽特示寬恩僧孺等准往例與官裴迥等依舊職獎用使內外人意歡然再安若以臣此言理非允當以臣覆策事涉乖宜則臣等見在四人亦宜各加黜責豈可六人同事唯罪兩人雖聖造優容且過朝夕在臣懼惕豈可苟安敢不

自陳以待罪戾臣今職為學士官是拾遺日草詔書月請諫紙臣若默默惜身不言豈惟上孤聖恩實亦下負人道所以密緘手疏潛吐血誠苟合天心雖死無恨無任憂懼激切之至

白氏文集

五月壬辰兵部奏鄉貢武舉准貞元十四年九月詔宜權停今請准舊例卻置從之

舊書本紀冊府元龜

進士十九人 柳公權 擢第 唐語林柳公權擢第首冠諸生當

年宏詞登科十餘年便掌綸誥 按首冠諸生謂 周況 昌黎集狀元也元二年狀元已見則公權當是此年狀元 周況 昌黎集姪女文五百家注引孫曰元和三年周况登第公以好好妻之生一男一女 按好好為昌黎兄俞之長女適四門博士周况適張徽者俞 鄭肅 舊書本傳肅樂陽人祖烈父閱肅苦心力學元和之次女 鄭肅 三年擢進士第又以書判拔萃新書肅字又敬

登科記考

卷十七

士

陸巨 巨元和三年進士書判高等見冊府元龜按本傳不言舉進士

諸科二十四人

博學宏詞科 柳公權 見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牛僧孺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舊書杜牧牛僧孺墓誌銘元和四年應賢良直諫制數強臣不奉法憂天子職於武功詔下第一 按四年當作三年 乾闥子韋乾度為殿中侍御史分司東都牛僧孺以制科救首除伊闕尉臺參乾度不知僧孺授官之本問何色出身僧孺對曰進士又曰安得入

義僧孺對曰某制 皇甫湜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韋處厚上幸策連捷恭為救頭 皇甫湜 相薦皇甫湜書籍見前進士皇甫湜年三十二學窮古訓詞秀人文 五百家韓注引禁注 李宗閔

日按唐登科記湜中賢良蓋元和二年 按二當作三 李宗閔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舊書本傳宗閔元和四年登制舉賢良方正科初宗閔與牛僧孺同年登進士第又與僧孺同年登制科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舊書本傳宗閔元和四年登制舉賢良方正科初宗閔與牛僧孺同年登進士第又與僧孺同年登制科

按四年當 李正封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吉宏宗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徐晦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龜唐會要 舊書本傳 賈餗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廣卓異記元

第登直言極諫皆自楊憑所薦 王起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按球

科文史兼美新書云 授渭南尉 郭球 疑卽元年府元落之郭球

一人登科其後牛僧孺李宗 閣王起 賈餗四人相次拜相

姚袞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庚威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博通墳典達于教化科 馮苞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陸巨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傳百字景山吳邵人祖元 原縣尉應制舉授萬年縣丞 永樂大典引蘇州府志陸巨制科

中第又書判高等 按蘇州府志於貞元二年及此年 兩載陸巨登科巨于是年及第則貞元誤也今削之

軍謀宏遠 新書樊澤 材任將帥科 材任五百家 樊宗師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登科記考 卷十七 三 會要 新書樊澤傳子宗師字紹述始為國子主簿元和三年擢

軍謀宏遠科授著作郎 韓愈樊紹述墓誌銘自祖及紹述三世 皆以軍謀堪

將帥策上第 詳明政術可以理人科 冊府元龜唐會要皆作達于吏治可使從

正 蕭睦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李虞仲授蕭睦制 貢舉斥浮華進貞實不為時力所搖

知貢舉 中書舍人衛次公 舊書本傳 權德輿有崔衛唱和詩序云清河崔處仁河東

真拜中書舍人 權德輿有崔衛唱和詩序云清河崔處仁河東 衛從周同為左右補闕從周以真官入為翰林學士處仁累以尙

書郎知制誥既而處仁西垣卽真從周復以外郎掌誥洎處仁遷 小宗伯而從周卽真從周復以外郎掌誥洎處仁遷

部侍郎從周為兵部侍郎又云德輿與二君子相繼典貢士 居晦重修承旨學士壁記云衛次公貞元八年四月二十四日自

左補闕充學士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加司勳員外郎賜緋 魚袋三月十七日知制誥元和三年正月拜權知中書舍人

真甫提對策曰臣伏見陛下徵天下之士親策於庭求賢思理亦 云至矣然臣未知將以為虛策乎將以求其實效乎以為虛策則

後之搢紳者觀書於太史氏曰天子之憂如此急賢如此徵賢良 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親禮而問之斯亦足以為名矣若以得人為

務社稷之計為心則不宜待之如是也夫王者其尊如天其威如 神以謏問先之以禮貌接之造膝而言虛心以受猶恐懼殞越而

不得自盡其所懷況乎坐之堦庭試以文字拳曲俯僂承問而上 對乎且天下之事難一二以疏舉臣所當言又有非臣下所宜聞

知清問所不該又鬱而不得發強附之於篇考視者必以為餘煩 登科記考 卷十七 西

又擯而不得進陛下何惜一賜臣容足之地於冕旒之前使得熟 數之乎可採則行之無用則罷之何損於名也然臣不敢有望於

是謹旁緣聖問麤竭愚警儻陛下憐察其志而寬其誅賜之當日 之間而卒其說則覆照之下形氣之生孰不幸甚制策曰蓋聞昔

之令王體上聖之姿御大靈之時猶懼理之未至也求賢以致用 猶懼動之不中也咨諫以聞過矧惟寡昧膺受多福思負荷之重

警風波之虞求賢咨諫豈敢怠忽至若窮神知化以盛其德經武 緯文以大其業考古會極通教化之原明目達聰周視聽之表斯

夙夜之所志也子大夫將何以匡建而致之乎此陛下之憂勤如

此臣聞堯舜以有天下爲己之累而不以位爲樂也臣又聞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失之也必在慢之今陛下念前王之戒而不敢怠忽思爲國之經而不忘夙夜求賢咨諫延及微士臣有以見堯舜之心矣夫法天地之道以施政順陰陽之和以育物事無不序動無不時此窮神知化之盛德也武以止殺禁暴則兵宜戢文以經邦濟時則化必行此經武緯文之大業也崇禮而明義好士而尊儒斥魏晉已降衰末之法稽周漢已前盛明之理斯考古會極之方也任賢而勿貳招諫而必行屏近習之邪佞進周行之骨鯁斯明目達聰之道也抑臣又聞先王所以不視而明不聽而聰

登科記考

卷十七

五

披頸負之明斷非僻之緒其道易知也蓋左右僕御惟正之供必有知法者必有知禮者出使足以盡情僞居常足以助聽覽左右之臣既如是矣而又日與公卿大夫講論政事史書其舉官箴其闕以至於百工庶人莫不諫而謗焉濟濟之士爲之股肱赴赴武夫爲之爪牙此所以永有天下也今宰相之進見亦有數侍從之臣皆失其職百工事來朝請而退而律且有議及乘輿之誅未知爲陛下出諫喉舌者爲誰乎爲陛下爪牙者爲誰乎日夕侍起居從燕遊與之論臣下之是非賞罰之臧否者復何人也股肱不得而接爪牙不足以衛其何獻替之有美夫麋狎虜殘之微褊險之

徒皂隸之職豈可使之掌王命握兵柄內膺腹心之寄外當耳目

之任乎此貞夫義士所以寒心銷志泣憤而不能已者誠能復周之舊典去漢之末禍還諫官史官侍臣之職使之左右前後日廷宰輔與論義理有位于朝者咸引而進之溫其色以安其意久其對以盡其詞可採者必行有犯者無罪王之爪士宜擇公卿大臣總統而分理之則政不足平刑不足措人不足和財不足豐蠻夷戎狄不足臣休徵嘉瑞不足致矣又何慮乎視聽之表有所不周乎制策曰自中代已還求理者繼作皆意甚砥礪而効難彰明莫不欲還樸厚而澆風常扇莫不欲遵儉約而侈物常貴莫不欲遠

登科記考

卷十七

六

小人而巧諛常進莫不欲近莊士而忠直常疎莫不欲勉人於義而廉媿常不脩莫不欲禁人之爲非而抵冒常不息其所謬鑿豈無根源者臣聞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王者之謂也故人不從上之令而從其所行夫上古之君躬率己正軌度其流恕已及物自誠而明此所以其化如神天下如截也中代已還則異乎此至誠不著而欲任法以防人忠信不行而欲縱身以檢物雖砥礪其意而事實不符此所以有其意而無其效也夫欲人之樸厚而不先之以少私寡欲無爲至誠所以澆風常扇也欲人之儉約而不率之以卑宮菲食沈珠寶穀所以侈物常貴也欲遠小人而好

悅耳之言所以巧諛常進也欲近莊士而惡拂心之慮所以忠直常疏也欲勉人於義而貪濁在位所以廉媿常不脩也欲禁人為非而法則不一所以抵冒常不息也則謬鑿之本其在茲乎陛下誠能一皆反之其效可立彰明矣制策曰爰自近歲仍敷大澤霜露所墜霑濡必同滌瑕穢以道人心省徭役以豐物力蠲田租以厚農室葺國學以振儒風督廢職以補維綱備眾官以序賢俊庶繼先志臻乎治平而改行者未聞輸勞者未艾農者無以免艱食學者無以通微言立事之績未紀於庶工乏才之歎未輟於終食蓋於法者無不去而法未脩明切於政者無不行而政未光大豈

登科記考

卷十七

七

不變其俗道廣而難濟乎豈不得其門事繁而每失乎仁聞嘉言無或隱諱者臣以陛下滌瑕穢而改行者未聞政之不自其本故也夫欲人之改行率德慎明賞罰不濫滌瑕穢也故賞當善罰當惡天下曉然逃惡而趨善賞當功罰當罪天下聳然遠罪而趨功則人自為理而上無為矣此堯舜之所以莅天下也夫賞罰皆報也賞之失稱罰之不當咎孰甚焉伏見兵興已來開權宜之道行苟且之政臺省之官王公之爵溢於國郡遍於輿臺將帥之臣借緋紫而使令定官位而奏請名器均於土芥操柄擅於爪牙此其所以賞人而人不勸也州縣之斷獄月以千數連年累紀未聞有

一疑獄而上于朝者未聞有屈人而訴于王者豈天下長吏盡如臬陶哉律令格式具而不遵鄉縣州府各自為制所怒則惠殺按疑有誤居常則臆斷人過且不知所避而能自達不其難乎況乎賦役之不恆衣食之不足尚不懼死焉能避罪此其所以罰人而人不沮也賞之不勸罰之不沮欲人改行其或難焉雖滌其瑕穢惡奸貨法而已又何為也伏惟陛下慎用賞賞必當功則天下之善勸矣慎用刑刑必當罪則天下之非沮矣夫擇人而任之則濫濫不作富庶而教之則廉恥自生如是則無所改其行無所滌其瑕矣又何足憂之哉陛下省徭役而輸勞者未艾小惠未遍而有司

登科記考

卷十七

六

長吏或墜而未盡承故也君陛下加惠而俯察之則物力何懼乎不豐勞者何憂乎未艾乎陛下蠲田租以厚農室而人猶艱食者生者猶少而費者猶多故也商乘墜而厭肥王執輕而仰給兵橫行而厚祿僧道無為而取資勞苦頓瘁終歲乏絕濱於死而為農者亦愚且少矣況乎兩稅不均失變通救弊之法百端橫賦隨長吏自為之政乎若均工商老釋之勞逸輕田野布帛之征稅禁橫暴之賦減鎮防之兵則耕者如雲積者如山矣臣請再為陛下精言之夫賤瑰奇之貨斥雕琢之淫則工商之道自息矣黜異端之學使法不亂而教不煩則老釋之流常屏矣且天下所以意怠然

者豈非以兵乎使稅之原人之居而可行獨徭役者豈非以商乎
今昆夷未平邊備未可去中夏或虞鎮防未可罷若此生就其功
則莫若減而練之可也今之將帥勝任而知兵者亦寡矣怙眾以
固權位行貨以結恩澤因循鹵莽保持富貴而已豈暇教訓以時
服習其任乎今若特加申飭使之教閱簡拳勇秀出之才斥屠沽
負販之黨則十分之士可省其五矣夫多而無用曷若少而必精
乎又比者州府虛張名籍妄求供億盡沒其給以豐其私今若核
其名實糾以文法則五分之兵又可省其二矣夫眾之虛曷若寡
之是乎一則以強兵一則以寬賦若江淮州郡遠寇戎屬清平自

登科記考

卷十七

五

非具使令備儀注者一切可罷以其經費代征繇薄通懸然後慎
擇長吏曲加綏撫無四三中則家給而人和則橫暴不作賦斂自
均至理而升平矣尙何虞於人猶艱食乎陛下葺國學以振儒風
而微言尙鬱者蓋其所以干祿而得仕者以章句記讀而不由義
理故也若變其法則可以誅其弊矣陛下督廢職以補維綱而立
事之績未紀於庶工者庶工之罪也今職備而不舉法具而不行
諫諍之官溢員不聞直聲彈察之臣塞路未嘗直指公卿大夫則
側合苟求持祿養交爲親戚計遷除領簿籍而已興利之臣專以
聚斂計數爲務共理之吏專以附上剝下爲功習以爲常漸以成

俗標異而主角者悔吝旋及和光而漏泥者富貴立須雖陛下焦
勞聰明如此之切至理何益矣伏請下明詔爲畫一之法使居是
官理是人職是法者必有明績然後許遷擢考功之殿最無敢阿
比而干刑司則能者日進不能者日退而庶工立事之績將衰揚
記述之不暇矣陛下備眾官以序賢俊而乏才之歎未輟於終食
者由在上者遷之太亟居下者刻之太深故也古之取人也拔十
得五猶以爲多也曲輪直柄各適其用今則不然舉於禮部則曰
幽昧者凡陋而不可採選於吏部則曰聲名者虛浮而不可用工
文者則懼華而不實敦質者則懼樸而寡能冠蓋之族則以爲因
依微賤之人則以爲幽險上求之愈切下搜之彌深夫士何負於
有司而乃蹇頓之抑刻之如是哉才能如積鬱抑居下一朝闕輔
相之職卿士大夫之官求之不得則白岳不降神時之乏人於是
循環其所已用者遞遷居上者不知格限無間聲績或一時三拜
或再歲九遷是以位高者當能也是仕進之門常闔而天下之官
天子之權當途者五六人迭居持之而已以陛下之明聖夫豈不
欲國之得人乎以宰相之公忠夫豈不欲人之足用乎蓋從來已
久因循如是耳伏惟陛下申敕朝廷州府令每歲各舉所知於禮
部吏部於計偕常選之中訪察推擇得其人則待以不次之位遇

登科記考

卷十七

辛

以非常之恩不得其人則必行殿最以懲渝濫則周之以靈舞之
可封坐而致矣乏才之歎何有於聖朝乎陛下爲靈於法者無不
去而法未脩明切於政者無不行而政未光大者由有司長吏不
得其人也捨人務政雖勤何益臣伏見赦書節文周備纖悉然空
文虛聲溢於視聽而實功厚惠未有分寸及於蒼生主德不宜王
澤不流雖陛下寤寐思理宰相憂勤奉職不可爲也夫將直其枝
必正其根朝廷乃根也州郡乃枝也今朝廷之號令有朝會而夕
改者矣主司之法式有昔破而今行矣伏惟陛下正綱以張萬目
澄源以清萬派則四方大幸矣由是言之非道廣而難濟事繁而

登科記考

卷十七

三

愈失也賈承詔將事者之罪耳制策曰周之受田有經制漢之名
田有恆數今疆畛相接半爲豪家流傭無依率是編戶本爲交易
焉得貪富以補貧將欲因循是日損多而益寡酌於中道其術如
何者臣聞古之道不可變也古之法不必行也夏之桀殷之紂周
之幽厲井田法非亡也而天下大亂我太宗元宗井田法非脩也
而天下大理夫貞觀開元之際不受田而均不名田而贍者朝廷
正法令行一人之實得以聞一吏之犯得以誅由此致也是政之
舉化之成則田自均人自贍而天下陶然化矣豈待曲防而事制
乎其與貞觀開元非異時也法苟未行政苟失職徒易其制更其

業擾人斂怨而已矣制策曰取人惟其行不必文采命官惟其才
不必資考然則行非造次而備察才非錯綜而遍知不必文采爲
重輕而士可進退不必資考爲程準而吏有條貫適變矯枉渴於
良規者今之取士以文學記讀爲法其素履實行則無門而知使
由文學而進者往往犯奸賊爲梟獍此誠甚弊也乾元以還版籍
斯壞而所在游寄莫知所從伏請敕天下人士未歸者一皆復貫
願留者則令著籍置鄉校縣學州庠以教訓其子弟長育其才志
自鄉升之縣自縣升之州自州升之禮部公卿子弟盡育于京輩
者則使之必由太學然後登有司如是則其幼弱其壯老發言舉

登科記考

卷十七

三

足云爲趣進皆可得而知矣然後參以才藝試其器用誠取人之
急務伏惟陛下裁之密資考之限其章句之庸才資蔭之常調者
宜仍舊貫賢能之士則皆行臣嚮者之謀從有司長吏之舉其賞
必行其法信焉可已也制策曰何方可以序六氣來百祥何施可
以壽羣生仁眾姓徵於前訓而可據設於當代而易從勿猥勿并
以稱朕意者臣聞古者山林藪澤皆有時禁動作之爲害無差月
令則六氣以序百祥以來而懷生之類莫不躋仁壽之域矣今捨
此而不務殺胎毀卵傷仁撓和而使諸夷之法以正月五月九月
斷天下之屠欲蕃物產而祈福祐斯亦誣矣伏惟陛下動遵月令

垂訓可據之文也事稽時禁當代易從之道也施之而不已執之而有恆則帝皇之美遠懸於今日矣謹對 文苑英華 文粹

四年已

四月丙申撫州山人張洪騎牛冠履獻書於光順門書不足採遺

之舊書

進士二十人 文苑英華有薦冰 韋瓏 狀元 桂林風土記韋舍

舉二十一進士狀頭救下除左拾遺 鮑溶 唐才子傳鮑溶字德

郭承嘏 舊書本傳承嘏字復 郭承嘏 舊書本傳承嘏字復

郭承嘏 舊書本傳承嘏字復 郭承嘏 舊書本傳承嘏字復

郭承嘏 舊書本傳承嘏字復 郭承嘏 舊書本傳承嘏字復

郭承嘏 舊書本傳承嘏字復 郭承嘏 舊書本傳承嘏字復

郭承嘏 舊書本傳承嘏字復 郭承嘏 舊書本傳承嘏字復

郭承嘏 舊書本傳承嘏字復 郭承嘏 舊書本傳承嘏字復

郭承嘏 舊書本傳承嘏字復 郭承嘏 舊書本傳承嘏字復

郭承嘏 舊書本傳承嘏字復 郭承嘏 舊書本傳承嘏字復

郭承嘏 舊書本傳承嘏字復 郭承嘏 舊書本傳承嘏字復

郭承嘏 舊書本傳承嘏字復 郭承嘏 舊書本傳承嘏字復

郭承嘏 舊書本傳承嘏字復 郭承嘏 舊書本傳承嘏字復

郭承嘏 舊書本傳承嘏字復 郭承嘏 舊書本傳承嘏字復

郭承嘏 舊書本傳承嘏字復 郭承嘏 舊書本傳承嘏字復

郭承嘏 舊書本傳承嘏字復 郭承嘏 舊書本傳承嘏字復

郭承嘏 舊書本傳承嘏字復 郭承嘏 舊書本傳承嘏字復

郭承嘏 舊書本傳承嘏字復 郭承嘏 舊書本傳承嘏字復

卷十七

進士

進士擢第又登 盧商 舊書本傳商字為臣范陽人祖昂父廣商

趙蕃 見文苑英華 摭言趙蕃 盧鈞 舊書本傳鈞字子和范

四年進士擢第又書判拔萃 摭言盧相國鈞初及第頗窘於率

費俄有一僕願為月傭服飾鮮潔不與常等視鈞編之往往

告對曰極細事耳君可以處分最先後勾當何事鈞初疑其妄

既而將規之給謂之曰爾若何言當主宴第一要一大第為備

宴之所次則徐圖其僕唯而去頃刻乃迴曰鈞曰已稅得宅矣請

幾郎檢校翌日鈞強往看之既而朱門甲第擬於宮禁鈞不覺欣

然復謂曰宴處即大如法此尤不易張陳對曰但請選日啟閣侍

郎張陳某請專掌鈞始慮其非口反覆詰問但微笑不對或意其

非常人亦不固於猜疑既宴除之日鈞止於是俄觀幕帘茵華

煥無比此外松竹花卉皆稱是鈞之儻率畢至由是公卿間靡不

誇詫詰朝其僕請假給還諸色假借什物因之一去不返逮旬日

登科記考

卷十七

諸科

知貢舉 戶部侍郎張宏靖 舊書郭承嘏傳言為禮部侍郎本傳

年九月以戶部侍郎裴均為中書侍郎四年十二月壬申朔以戶

部侍郎張宏靖為陝州長史蓋宏靖代裴均為戶部侍郎即權知

貢舉本 傳是也 鮑溶薦冰詩曰西陸宜先啟春寒瘦廟情屬官分氣候天子薦精

誠已辨瑤池色如和玉珮鳴禮餘神轉肅曙後月殘明雅合冰谷

潔非同雪體輕空憐一掬水珍重此時情 文苑 英華

趙蕃薦冰詩曰仲月開凌室齋心感聖情寒委分玉坐皎質發丹

楹積素因風壯虛空向日明遙涵窗戶冷近映晷旒清在掌光逾

澈當軒質自輕良辰方可致由此表精誠 文苑 英華

盧鈞薦冰詩曰薦冰朝日後闌廟曉光清不改晶瑩質能彰雨露

情且無霜比耀豈與水均明在捧搖寒色當呈表素誠凝姿陳俎

豆浮彩映瓊玦皎皎盤盂側稜稜嚴氣生 文苑 英華

范傳質薦冰詩曰乘春方啟閉羞獻有常程潔朗寒光徹輝華素

彩明色疑霜雪靜影照冕旒清肅肅將崇禮兢兢示捧盈方圓陳

玉座小大表精誠朝觀當西陸桃弧每共行文苑英華

陳至薦冰詩曰凌寒開固互寢廟致精誠色靜澄三酒光寒肅兩

楹形鹽非近進玉豆為潛英禮自春分展堅從北陸成藉茅心共

結出鑑水漸按字疑有誤明幸得來觀薦靈臺一小生文苑英華

南菁書院叢書

卷十七

登科記考

七

登科記考卷十六

大興徐松

唐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

元和五年庚子

三月獻策人張權輿游君愛各賜衣任所適册府

進士三十二人

是年試供鍾待擢賦見韓文五百家注 唐會要

元和中四年上嘉魏徵諫諍詔訪其故居則賈實已
更數姓析為九家矣上出內庫錢二百萬贖之以還其家通鑑載
其事於四年閏三月唐詩紀事白居易為翰林學士奏云今日奉
宣令撰李師道請收贖魏徵宅還其子孫甚合朕心充依來奏者
臣伏以魏徵太宗宰相盡忠輔佐以致太平在其子孫合加優卹
事關激勸合出朝廷師道何人輒掠此美伏願明收有司特以官
錢收贖使還後嗣以勸忠臣則事出皇恩美歸聖德憲宗深然之
其後有司以為 李願行 狀元 見玉 李仍叔 陳彥博 永樂
詩題試進士 卷十八

登科記考

卷十八

引闕中記陳彥博字朝英閩縣人元和五年及第初夢至一公庭
帷帳焚煌中几榻上有尺牘煥然若金字主者曰此明年進士名
將奏之上帝彥博前觀有三十二人其名在焉及榜出果符前兆
前定錄陳彥博與謝楚同為大學廣文館生彥博將取解忽夢
至都堂見陳設甚盛若行大禮然庭中韓帳飾以錦綉中設一榻
陳列几案上有尺牘望之照耀如金字彥博私問主事曰此何禮
也答曰明年進士人名將送上界官司閱視之所彥博驚喜因求
一見其人引至案傍有一紫衣執象簡彥博見之歛衽而退紫衣
曰公有名矣可以視之遂前見有三十二人彥博名在焉從上二
人皆姓李而無謝楚名既解獨喜不以告人及與楚同過策試有
自中書見名者密以告楚而不言彥博博聞之不食而泣楚乃
諭之曰君之能豈後於我設使一年未利何若是乎彥博方言其
夢且曰若果無驗吾恐終無成矣大學諸生曰誠如所說事未可
知明日視榜即果如夢中彥博以元和五年桂樞侍郎及第上
二人李願行李仍叔謝楚明年于尹躬下 王瑒 舊書本傳瑒字
擢第 瑒熙三山志陳彥博終貴換令 王瑒 舊書本傳瑒字
文辭知名瑒元和五年擢進士第登宏詞科 前定錄王瑒以元
和五年登科嘗夢為河南尹平日視事有二客來謁一衣紫而東

坐一衣紫而西坐緋者謂紫者曰崑邦如何處置曰已決二十遞
出界詔覺乃書於告牒之後別紙上後二十年果除河南尹既上
洛陽令與分司郎官皆故人從容宴語郎官謂令曰崑邦如何處
置令曰已決二十遞出界瑒問之遽起還內良久不出二客甚訝
曰吾等向者對答率易王尹得非怒耶瑒頭之瑒持告牒所記出示
二客徐徵其事乃是郎官家奴竊財而遁擒獲送縣縣為斷之如
此 崔彥 舊書崔彥字越卿元和五年擢第 崔元儒 舊書崔元略
傳元和中五年 楊虞卿 舊書本傳虞卿字師皋虢州宏農人祖燕
登進士第 劉軻 牛羊日歷楊虞卿祭酒爾之子弟漢公兄弟元
和中並登進士第 白居易與楊虞卿書足下沐應舉時書充賢
良直言之賦其所對問志磊磊而詞謂謂雖不得第僕始愛之又
曰由甲乙之科入官而吏聲聞于邑 摠言楊虞卿及第後舉宏詞
為校書郎來淮南就李郾婚如過前進上陳 唐扶 舊書文苑傳
商政護弱窘虞卿未相識聞之倒囊以濟 唐扶 舊書文苑傳
雲翔元和五 孔敏行 舊書隱逸傳孔述睿了敏行字至之舉進
年進士登第

登科記考

卷十八

廣廉門岳鄂 錢識 永樂大典引宜春志識 孟珩 洪興祖韓子
辟為賓佐 登元和五年進士第 孟珩 年譜云孟珩
孫氏曰元和五年刑部侍郎崔樞知舉試供鐘待撞賦孟珩中第
裴大章 見文苑 英華

諸科十二人

知貢舉 禮部侍郎崔樞 見上 唐詩紀事裴珣舉宏詞崔樞考
樞曰聊以報德也 唐語 之落第及均為宰相樞樞為禮部笑謂
林韓文往往皆作刑部侍郎
陳彥博恩賜魏文貞公諸孫實第以導直臣詩曰阿衡隨逝水地
館主他人天意能酬德雲孫喜鹿身生前由直道歿後振芳塵雨
露新恩日芝蘭舊里春勳庸留十代光彩映諸鄰共賀昇平日從

茲得諫臣 文苑英華 唐詩紀事

裴大章恩賜魏文貞公諸孫舊第以導直臣詩曰邢茅雖舊錫第

郎是初榮迹往傷遺事恩深感直聲雲孫方慶襲池館忽春生古

登開泉并新禽繞畫楹自然垂帶礪況復激忠貞必使千年後長

書竹帛名 文苑 英華

六年 卯 辛

進士二十人 撫言元和六年 王質 舊書本傳質字華卿太原祁

立名於世以大其門寓居壽春躬耕以養母專以講學為事門人

取名位如俯拾地芥耳安自苦於關其者乎揚名顯親非耕稼可

致也賈乃白於母請赴鄉舉元和六年登進士甲科 劉禹錫贈

登科記考 卷十八 三

左散騎常侍王公神道碑常侍諱質字華卿自少無進取意與游

者激之因決策而西上在貢士籍天和內充不以時向屑意角遂

攻取初無此心不爭而速 盧簡辭 舊書本傳簡辭字子策范陽

宗好文尤重綸詩嘗問侍臣曰盧綸集幾卷有子弟否李德裕對

曰綸有四男皆登進士第今員外郎簡能侍御史簡辭是也簡辭

元和六年 高銖 舊書高銖傳銖弟銖元和六年登進士第新書

年登第 郭周藩 唐詩紀事周藩河東 侯洌 唐詩紀事洌登元 謝楚 見

諸科十三人 雲麓漫鈔是年有神童科當 拔萃科 馮芑 元和六年馮芑判入等見册府元龜太平廣

知貢舉 中書舍人于尹躬 唐語林作中書舍人按白居易有貶

七年 壬 辰

十一月戊寅吏部尚書鄭餘慶請復置吏部考官三員吏部郎中

楊於陵執奏以為不便乃詔考官韋顛等三人祇考及第科目人

其餘吏部侍郎自定 舊書 本紀

十二月權知禮部侍郎韋質之奏試明經請停墨義依舊格問口

義從之 册府元龜 唐會要

進士二十九人 撫言元和七年 李固言 狀元 舊書本傳固

言元和七年登進士甲科 新書固言字仲樞 記纂淵海引

三峰集李固言未第前行古柳下聞有彈指聲固言問之應曰吾

登科記考 卷十八 四

柳神九烈君已用柳汁染子衣矣果得藍袍當以東齋祠我固言

許之未幾狀元及第 撫言李固言等第末為狀元又云李固言

生于鳳翔莊墅雅性長厚未習參謁始應進士舉舍于親表柳氏

京第諸柳昆仲率多戲謔以固言不諳人事俾習趨謁之儀俟其

藝折密於頭巾上帖文字云此處有屋號曰招脚頗不能

見而笑之許孟容為右常侍於時朝中鄙此官號曰招脚頗不能

先令投謁許常侍固言果詰之孟容謝曰某官緒極閑冷不足發

君子聲采雖然已藏之於心又觀頭巾上文字知其樸質無何來

年許公知禮闈乃以固言為狀元 太平廣記引蒲錄紀傳李固

言初未第時過洛有胡盧先生知神靈開事會詣而問命先生

者姓名乃遺秘焉既第再謁聖壽寺問妙籠中之事僧曰吾常於陰府往來有為相者皆以形貌用碧紗籠於廡下故所以知固言

竟出入將相皆驗焉太平廣記引感定錄元和初進士李固言就舉忽夢去看榜見李顧言第二人上第及放榜顧言第二人固言其年又落至七年許孟容下狀頭登第西陽雜俎李固言元

和六年下第游蜀遇一姥言郎君明年芙蓉鏡下及第後二紀拜相當鎮蜀明年果狀頭及第詩賦有人鏡芙蓉之目太平廣

記引續定命錄元和六年京兆草詞為宛陵廉使房武從事秋七月徵雨詞於公署因書寢忽夢一人投刺視之瞭然見題其字曰

李故言俄于恍惚間空中有人言明年及第狀頭是時元和初有李顧言及第意訝其事為名中少有此故字焉得復有李故言哉

秋八月果有取解具名投刺一如夢中但故為固耳詞閣夢中之事不洩乃曰足下明年必擢第仍居眾君之李漢舊書本傳漢

首是冬兵部侍郎許孟容知舉果擢為榜首李漢字南紀宗室淮陽王道明之後元陳夷行忠父邑夷行元和七年登進士第

和七年登進士第李瑀舊書本傳父仲朝瑀進士擢第又登書判拔萃科東觀李瑀奏記李瑀字待價趙郡贊皇人早孤居淮南養母以孝聞

登科記考 卷十八 五

舉明經華州刺史李絳見而謂之曰曰角球庭非常人也當擢進士科明經碌碌非子發跡之地一舉不第應進士舉許孟容為禮

部擢歸融新書歸融字元章之禾樂大賈舊典引宜上第春志登元和姚嗣卿唐語林作姚嗣太平廣記引盧氏雜

七年進士第姚嗣卿說許孟容與宋濟為布素之交及許知舉宋不第放榜後許頗慚累請人申意兼遣門生就看宋不得已

乃謂焉許但分訴首過因命酒酒酣乃曰雖然某今年為國家取卿相時有姚嗣卿及第後數日而卒因起慰許曰邦國不幸姚令

公堯許大慚按盧氏雜說又云唐德宗徵行一日夏中至西明寺時宋濟在僧院過夏上忽入院濟方在窗下特鼻葛巾鈔書上

事茶請一碗濟曰鼎水中煎此有茶味請自澆之上又問曰作何官業兼問姓行濟云姓宋第五應進士舉又曰所業何曰作詩又

官家官家濟惶懼待罪上曰宋五大坦率後禮部放榜上命內臣看有濟名時迴奏無名上曰宋五又坦率也當亦其時事惟誤意

德宗宗為

諸科十四人

知貢舉 兵部侍郎許孟容 舊書本傳改兵部侍郎俄以本官權知禮部貢舉頗抑浮華選擇才藝

因話錄進士陳存能為古歌詩而命蹇主司每欲與第臨時皆有故不果許尚書孟容舊相知知舉日萬方欲為申屈將試前夕宿

宗人家宗人為具入試食物兼備晨食請存偃息以候時五更後怪不起就寢呼之不應前眎之已中風不能言也

八年 已

四月吏部奏應開元禮及學究一經登科人等舊例據等第高下量人才授官近日緣校書正字等名望稍優但舊科第皆求注擬

堅待員闕或至踰年若無科條恐長僥倖起今已後等第稍高文學兼優者伏請量注校正其餘舊闕元禮八太常寺官有關相當

登科記考 卷十八 六

注通經人國子監官闕相當者並請先授以備講討如不情願即通注他官庶名實有名紀律可守其於生以前待闕人亦請依此

條限使為常制敕旨依奏 唐會

進士三十人 文苑英華有履春冰詩是此年試題是年唐炎尹極狀元蘭州人極弟舒元興舊書本傳元興江州人元和八年

草茅臣某味死奏書皇帝陛下聖德脩三代之教盡善矣唯貢士一門闕然不脩臣竊以為有司過矣臣為童子時學讀書見禮經

有鄉舉里選必得其人而貢於上上然後以弓旌束帛招之臣年十五既通經無何心中自有文竅開則又學之編羣籍見古人有

片善可稱必聞于天子有司天子有司亦修禮待之不苟臣既學文于古聖人言皆信之謂肖質待問上國必見上國禮無幾前年

臣年二十三學文成立為州縣察臣得備下土貢士之數到闕下月餘待命有司始見貢院懸板樣立束縛檢約之目磨勘狀書

刺責與吏胥等倫臣幸狀書備不被駁放得引到尚書試試之日
 見八百人盡手搗脂燭水炭泊朝哺餐器或荷於肩或提於席為
 更得從慢聲大呼其名氏試者突入棘闈重重乃分坐廡下寒餘
 雪飛單席在地嗚呼唐虞闈門三代貢士未有此慢易者也臣見
 今之天下貢士既如此有司折經詩侮聖人之言者乃知非聖人
 及觀今之甲賦律詩皆是偷折經詩侮聖人之言者乃知非聖人
 之徒也臣伏見國朝開進士一門苟有登升者皆資之為宰相公
 侯卿大夫則此門固不輕矣凡門為公侯卿相者皆資之為宰相公
 可也司坐舉子于寒廡冷地是比僕隸已下非所以見徵賢之意
 也施棘闈以截遮是疑之以賊竊徒黨非所以示忠直之節也試
 甲賦律詩是待之以雕蟲微藝非所以觀人文化成之道也且
 之不知其為弊若此臣恐賢人君子遠去不肖汚辱為陛下用且
 指近陳之今四方貢球玉金銀有司則以篋篋皮幣承之貢賢才
 俊又有司以單席冷地承之是彰陛下輕賢才而重金玉也賢才
 恥之臣又見每歲禮部格下天下未有不察訪行實無煩邪然
 後上貢者不如格抵罪舉主臣初見之竊獨心賀謂三代之風必
 作於今日矣及格既下而法不下是以歲有無藝朋黨譁然扇突
 不可絕此又惡用格為徒亂人耳又於格中程之人數每歲多者

卷十八

七

固不出三十少或不滿二十此又非天子納士之心也何以言之
 今日月出沒皆為陛下內地自漸海流沙朔南周環綿億萬千里
 其間異氣所鍾生英豪俊彥固不少矣若陛下明詔必以禮舉之
 忽一歲之內有百數元凱楊馬之才德者來之則有司必曰吾格
 取之而內有百數元凱楊馬之才德者來之則有司必曰吾格
 半徒之內有百數元凱楊馬之才德者來之則有司必曰吾格
 矣向之數事臣久為陛下取才邪取合格邪若吾先拔二十是繆收其
 地矣臣寒微若此出言不足以定貢士之得失然百慮之中或幾
 一得之臣竊欲陛下有司按三代故事明脩格文使天下人貢
 者皆茂行實不拘人數其不茂行實法與之隨此為澄源源既澄
 則來者皆向方矣俾有司加嚴禮待之舉六藝試之試之時免自
 擔荷廡廡之下特設茵榻陳爐火脂燭設朝脯飯饌則前日之病
 庶幾其有瘳矣人人知天子重賢獎士之道勝氣益浸如此士之
 立身無不由正以成之者為士身正則公卿正公卿正未有天下
 不治者天下治而陛下不求不垂拱以高揖義軒不可得也苟不
 此則士之求名無不由陛下而成者為士名邪未有公卿不邪者公
 卿邪未有天下而治者天下不治而陛下欲不役聖慮而憂黔首

不可得也臣雖至愚以此觀之知貢士之道所繫尤重是以願輸
 為血誠以正此門陛下無以臣迹在貢士中疑臣自為臣雖不敏
 竊窺太常一第不為難得何以明之若使臣為今日貢士之體事
 便辟巧佞馳騫關鍵固非臣之所不能也恥不為也故互以頭才
 于有司得之固無吝不得則納履而去蹤跡巢由以樂陛下熙熙
 之化何往而無泉石之快哉伏惟陛下留神獨聽天下之幸也於
 臣何幸死 張蕭遠 見文苑英華 唐詩紀事張蕭遠元 王含
 罪死罪 張蕭遠 和進士登第與舒元與聲價俱美 王含
 昌黎集有送王含秀才序五百家 楊漢公 舊書楊漢公傳弟漢
 注引禁注曰含元和八年進士 楊漢公 元和八年擢進士
 第又書判拔萃新書漢公字用又 據言元和九年草貫之榜
 殷堯藩雜文落矣楊漢公乃貫之前榜門生盛言堯藩之屈
 諸科十二人

知貢舉 中書舍人章貫之 唐語林 按鄭餘慶祭杜佑文云元
 和八年四月九日權知禮部侍郎章
 貫之是其為
 中書舍人也

卷十八

八

舒元興履春水詩曰投跡清水上凝光動早春兢兢愁陷履步步
 怯移身鳥照微生水狐聽或過人細遷形外影輕躡鏡中輪咫尺
 憂偏遠危疑懼已頻願堅容足分莫使獨驚神 文苑
 英華
 張蕭遠履春水詩曰一步一愁新輕輕恐陷人薄光全透日殘色
 半銷春蟬想行時翼魚驚踏處鱗底虛難動足岸闊怯迴身豈暇
 躊躇久甯容顧盼頻願將矜慎意從此越通津 文苑
 英華
 九年甲午
 十一月禮部貢院奏貢舉人見訖謁先師準格學官為開講質定
 疑義常參及致仕官觀禮舊例至時舉奏詔宜謁先師餘著停後

雖每年舉奏並不復行唐會要

進士二十七人 張又新唐才子傳張又新字孔昭深州人也初

禮部侍郎韋貫之下狀元及第時號為張三頭舊唐書張薦傳薦

子又新希復皆登進士第 張又新煎茶水記云元和九年春子

初成名與同年生期于薦 李德垂見上舊唐書李紳傳李逢吉

疑續之即德垂 按太平廣記引水 殷堯藩唐才子傳殷堯藩

經載煎茶水記 李德垂作李德裕誤 秀州人元和九年

韋貫之放榜堯藩落第揚向書大為稱屈料理因擢進士 唐詩

紀事堯藩登第許渾贈詩云幾載聞名翰墨林為從知已信浮沈

青山有雪諳松性碧落無雲稱鶴心帶月獨歸蕭寺遠 高錯書

新花頻醉庾樓深尋思一見如瓊樹空把新詩舊日吟 高錯書

高鉞傳弟錯元和九年登進士第升宏詞科 陳商昌黎集有答

家注引集注云商元和九年進 陳商昌黎集有答

士 新書藝文志商字述聖 陳商昌黎集有答

諸科十一人 卷十八 九

上書拜官一人 李渤册府元龜李渤為左拾遺罷官閒居東雒

壬午詔曰前左拾遺內供奉李渤隱居求志殫見治聞當致弓旌

之招尚懷林壑之戀而聞其素業成此新書詞章典雅謀議深

遠獻于闕下良所嘉焉故治今 恩用清舊議可投秘省著作郎

知貢舉 禮部侍郎韋貫之舊唐書本傳拜中書舍人改禮部侍郎

由是趨競者稍息按白居易有中書舍人韋貫之授禮部侍郎制

云典郊祀之禮獻賢能之書今小宗伯實兼二事非直清明正者

不足以處之中書舍人韋貫之沈實堅俊文以禮樂行成于內移

用于官公道之聲滿於臺閣頃以詞藻選登禁掖秉筆書命時稱

得人久積勤勞宜有遷轉可使典禮以和神人可使考文以第俊

十年乙未

六月癸卯盜刺武元衡裴度舊唐書本紀 國史補王義即裴度之

之日度為人所刺義揮刃而死度由是獲免乃自為文

以祭厚給其妻子是歲進士撰王義傳者十二三焉

進士三十人 文苑英華有春色滿皇 沈亞之唐才子傳沈亞之

和十年侍郎崔羣下進士經原李彙辟為掌書記 沈亞之與京

兆試官書時亦有人勉亞之于進士科言得祿位大可以養上飽

下去年始來京師與羣士皆求進而賦以入詠雕琢綺言與聲病

亞之習未熟而又以文不合于禮部先黜去今年復來聞執事主

選京兆長安中賢士皆賀亞之曰某執事斯謂明矣其取舍必以

目辨而察又上壽州李大夫書亞之前應貢在京師而長幼骨內

非居于吳無咫尺地之居以自託其食給旦營其書畫營其暮如

是凡王黜禮部又與李給事薦士書新及弟進士沈亞之再拜稽

首給事閣下昔者五年亞之以進士入貢至京 滕邁唐詩紀事

師與其等清河張宗顏比居至春宗顏去還家 滕邁唐詩紀事

進士 裴夷直唐才子傳裴夷直字禮卿吳人元 封敖舊唐書

碩夫其先渤海人祖希夷父 張嗣初見上文 任晚沈亞之

詩官卑放元祐十年登進士第 張嗣初見上文 任晚沈亞之

蜀嘗以進士得第百少能爾其業幸子之交得稱甚光願為我序

細及綴字為便口之句歷費其文于公卿之門由是一歲而名入

年成都貢士生名在頂首九年生與其兄試貢京兆京兆籍貢名

生名為亞首生之兄亦在列下十年禮部第士生名在甲乙如是

而後歸蜀中親視詩云子規啼欲死君聽回無愁閣下聲名出鄉

中意氣游東川橫劍閣南斗近 龐嚴舊唐書本傳嚴壽春人父景

刀州神聖題前字千人不休 龐嚴舊唐書本傳嚴壽春人父景

卷十八 十

新書嚴字了齋 因話錄京兆龐尹及弟後從事壽春有江淮舉

人姓嚴是登科 因話錄京兆龐尹及弟後從事壽春有江淮舉

止有一判官亦更不問其氏便請門投刺稱從姪龐之族人甚少

覽刺極喜延納殷勤便留款曲兼命對舉 比筋久之語及族人

封敖舊唐書

任晚沈亞之

滕邁唐詩紀事

滕邁唐詩紀事

滕邁唐詩紀事

滕邁唐詩紀事

滕邁唐詩紀事

滕邁唐詩紀事

滕邁唐詩紀事

滕邁唐詩紀事

非龐氏之事龐方謂之因問止竟郎君何姓曰某姓嚴龐撫掌大笑曰君誤矣余自姓龐預君何事揖之令去其人尚拜謝叔父從容而退

胡公之靈 元稹獻樂陽公詩注 沈亞之祭胡同年文曰同年韓復

張秀才正謨 榮陽公首薦登第也 乾于泉 唐語林開成三年書

節度使制惟兩元和中以文學德行升為甲科 劉巖夫 昌黎集

正夫書五百家注引樊注曰正夫或作嚴夫書云某于足下悉先

使君新題二十一詠即其人伯芻三子寬夫端 李干 昌黎集李

夫嚴夫嚴夫字子耕元和十年登進士及第 李干 昌黎集李

學博士頓邱李干余兄孫壻也初干以進士為鄂岳從 呂讓讓

事五百家注引樊氏曰元和十年干中進士第年四十 呂讓讓

涓之子元和十年中第見 柳宗元送表弟呂讓讓序注

諸科十四人 周煇元和十年撰國學官事書云元和七年詔郭彪

之為國學助教由是得諸生每歲累及薦擢於有司

登科記考 卷十八 二

知貢舉 禮部侍郎崔羣 獨異志崔羣元和自中書舍人知貢舉

之業笑曰予有三十所美莊良田遍在天下夫人何憂夫人曰不

然者君非陸贄相門生乎曰然夫人曰往年君掌文柄使人約其

子簡禮不令就試如君以為良田即陸氏一莊荒矣羣斷而退累

日不食 按丁居晦重脩承自學士壁記云崔羣元和二年十一

於天下之際研精於大道之極儼然就辟良用嘉焉迺者夷夏多

虞烽鞞屢警因之以荒饑生人蕩析比屋榛蕪今八表甫清萬兵

未敢朕恭承丕緒實濟橫流致和平惟新制度且成湯受夏周

武定殷劉矯羸獎魏乘漢俗以亂為理以安易危必有至政存乎

令典同符今日可舉而行精辯所長著之於策禹謨之六府三事

周法之八政五紀有守有為是彝是訓經綸遠古用彰得失國志

詳載天官必書成務濟時莫斯為急並宜明敕功利別白條流較

前王之損益揆今代之用捨沿革之要茂對所宜今欲廢關市之

征輕什一之法歸踰年之成罷無事之官則國用靡資軍食尙歉

登科記考 卷十八 三

人多胥怨邊有侵軼匠無良畫明示謀謀其法令或不便于時吏

人將未適其任賢士見沈於負俗遺網有補於化源可以均沃培

于原田便工商於市肆改制徵物釐創建正復務官曹澄清流品

使朝有濟理之士邊有死難之臣而致俗廉隅還風樸略必書劾

實指陳利害授簡之外儻有令圖各罄所聞備申議議虛懷固久

勿隱予違 文苑英華 按策言去歲以彗星徵考新書天文志元

制舉唐受命至是年為一百 和十年三月有長星於太微尾至軒轅蓋以十一年策

九十九年故策曰近二百年 進士三十三人 據言元和十一年歲在丙申李逢吉下三十三人

同得仙袍似爛銀文似錦相將白日 鄭澥 狀元見永樂大典引

上青天按此時為周匡物及第詩 唐才子傳

精舍題名碑作鄭淵唐詩紀事作高淵誤 姚合 唐才子傳姚合

之會孫也元和十一年李逢吉知貢舉有夙好因拔沈亞之鄭元

及第按宋鄭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云陝郡姚氏諡蘭州都督

文獻公生元景元之元素元素生馬陵令算生開子祕書合世

府內兄郭剛端公詩云鑿鈍無大計酷嗜進士名為文性不高

年住西京相府執文柄念其心專精薄藝不遇尋特別為門生

出非意喜常少於驚春榜四散飛數日過八紘眼始見花發

得聞鳥鳴免同去年春元與首家寄河朔閉道路出陝城

遠親弟兄中外無親疏所算在情久客貴優饒一月程新詩忽見

逸言縱橫意甚亦行到茲戀仁賢淹滯一月程新詩忽見

貧重金玉今日金玉輕友及弟夜中書事詩云夜睡無驚起

春光屬野夫新街添字舊友遊前途喜過還疑萬狂來不似

愛花持燭看憶酒犯街沾天上名應定人間盛更無報感亦相

何肯殺微軀又有杏園宴上謝座主詩去得陪桃李植芳叢別

生或吳功今日無言春雨後似舍冷涕謝東風又有成名後

別從兄詩云十辭山舍廢躬耕無事悠悠任帝城客衣裝多

穩和入詩句固難精幾年秋賦唯知病昨日春闈偶有名却

東悲復喜歸尋 廖有方 柳宗元有答廖有方論文書又有送

弟妹別仁兄 廖有方 柳宗元有答廖有方論文書又有送

進士第改名游卿 雲溪友議廖有方元和十一年有方中

賈雜西界適公館忽聞呻吟之聲潛聽而微懼也乃于暗室之內

見一貧病兒郎問其疾苦行止彊而對曰辛勤教舉未偶知音

意拜上有方辭曰僕為男子粗察古今偶然萃一同流不敢當茲

厚惠遂促書而前驛將奔騎而送復逾一驛尚未分離廖君不顧

其物驛將決袂各恨東西物乃棄于林野鄉老以義事申州以

表奏中朝文武宰察願識有方共為導引明年李侍郎逢吉知舉

堂帖本道節度甄昇至于顯職克勤名義與廖君同遠矣 唐詩

交州人周匡物 太平廣記引周匡物進士及第 周匡物進士

字幾本漳州人唐元和十一年王播榜下進士及第 周匡物進

名初周以家貧徒步應舉落魄風塵懷刺不遇路經錢塘江之

船之資久不得濟乃于公館題詩云萬里茫茫天不遇錢塘江

不交橋錢塘江口無錢過又阻西陵兩信朝都牧出見之乃罪

吏至今天下津渡尚傳此詩諷誦舟子不敢取舉選人錢者自

始也按是年李逢吉入相王播代放榜故曰王播榜 唐詩紀事

周匡物及第後謝座主詩云一從東越入西秦十度聞鶯不見

試向昆山投瓦礫便容蠶沼洗埃塵悲歎暗負鳳雲力感激慙

木植身中夜自將形影語古來吞炭是何人又有及第諸云水

寒消春日長燕鶯催促花枝忙風吹金榜落凡世三十三人名

香遙望龍墀新得意九天敕下多狂醉驀驀一百三十路 令狐

嵩破蓬萊五雲地物經千載出塵埃從此便為天下瑞 一年

定舊書冷狐楚傳弟定字履 皇甫曙 唐詩紀事曙元和十一年

是歲高解第一人劉端夫李 劉端夫 按端夫當即 李方上

方周匡物廖有方輩皆預選 劉端夫 嚴夫之兄也 李方上

楊之眾 注云之眾行第八元和十一年進士

登科記考

卷十八

西

諸科十四人

茂才異等科

杜元穎 文苑英華 按舊書本傳不言應制舉第

學士吳元濟 拾遺補闕也 按丁居晦重脩承旨學士壁記云

以制舉登科授拾遺補闕也 按丁居晦重脩承旨學士壁記云

杜元穎元和十二年口月十三日自太常博士充翰林學士

日改右補闕口月十八日賜綵綵州平在次年十月元穎時已入

翰林故知登 月十八日賜綵綵州平在次年十月元穎時已入

科在此年登 月十八日賜綵綵州平在次年十月元穎時已入

知貢舉 中書舍人李逢吉 舊書本傳元和九年改中書舍人十

紀十一年二月以中書舍人權知禮部貢舉按舊書本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賜紫金魚袋本傳以入相為知舉年月誤撫言元和十一年中書舍人權知貢舉李逢吉下及第三十三人試策後拜相令禮部尚書王播署榜其日午後放榜因語錄李太師逢吉知貢舉榜成未放而入相禮部王尚書播代放榜及第人就中書見座主時謂好脚迹門生前世未有按姚合有和座主相公西亭秋日即事詩又有和座主相公兩中作座主即李逢吉也

杜元穎對策曰臣元穎案周易君道下濟臣志上通謂之泰其絲曰小往大來臣歷觀書契以還君德定位未有遺斯道而能達聰明目光極鴻業者也伏惟陛下誕膺明命克敷文德親降大問詢於微臣愚智識庸鄙經術短淺不足以充明詔之言而隱罪大矣

登科記考

卷十八

五

敢不俯罄愚衷仰謝萬一制策曰朕躬承丕緒實濟橫流期致和平惟新制度且成湯受夏周武定殷劉矯羸獎魏乘漢俗必有至政存乎令典者臣聞湯革夏政野以質武革殷政鬼以文秦暴以亡漢寬以矯此皆古王之令典也比東漢既衰皇綱幅裂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用漢法以取威權中原粗平遂偷神器其政刑典禮踏駁前世固非蕭曹畫一文景更令之比也雖曰革命固無足採陛下承七鬯以取大器赫雷電以掃羣凶功高一戎業定再造欲維新制度以救生靈幽明動植罔不稱慶賀天下幸甚然臣之私心有願獻替不憚斧鉞以干龍鱗伏惟陛下少留意焉臣聞自

古王者易姓受氏告成于天則維新制度以改人視聽所以示亡

王之驕僻也所以揚造邦之耿光也其餘少康復夏武丁興殷武王興周光武紹漢則皆舉用舊典以昭其先朝之休德淳茂也以辯其凶逆之滔天干紀也以志其昭前之光而纂脩其德也我高祖勤恤人隱始除暴亂而建王業我太宗叶贊經綸增輝先聖皇

天眷祐祚以名臣於是酌之人心參之典禮立我王度為萬代業陛下誠宜恭以守之勤以行之克配彼天立我人極矧乎周秦漢魏造邦之事非臣之所宜言也臣又伏見去歲徵臣等詔書聖旨殷勤憂天謫見今制書首章則曰求思至讓庶答天誠次日期至

登科記考

卷十八

六

和平維新制度下曰改制徵物釐創建正臣伏念聖上豈不以彗有布新之道明欲承順天意旌于國章乎臣愚以為自古災眚多矣大者地震裂次者日月薄蝕小者星辰變謫皆或應或否繫於其君之德也夫嚴風不能凋翠葉凝寒不能冰醅耐何者不當凋者風則何有不當冰者寒亦故為然則災眚者天道之常無德者當之不為有道者害亦已明矣陛下若欲寅畏上天大為恭禦則德為之實而穰為之華居其實不居其華此社稷之景福也制策曰禹謨之六府三事周法之八政五紀有守有為是彝是訓經綸遠古用彰得失國志詳載天官必書成務濟時莫斯為急宜明

敕功利別白條流者臣聞夏禹之弼成五服也肇謨六府三事周武之誕敷明命也實陳八政五紀語其功利其六府者人仰以生三事者德據以成八政爲經國之用五紀爲歲天之道別其條流則曲直木也從革金也水以潤下育物火以炎上同天土順則五稼阜滋穀登則蒸人乃粒直己以正德理財以利用務本以厚生此九功所以惟敘也八政食所以生人也貨所以聚人也祀所以仁鬼神也司空實平水土司空實詰姦慝司空實敷五教賓以叶多方師以具七德此先王保乂萬有也周星者歲之紀合朔者月之紀信旬者日之紀星辰以察乾象歷數以授人時此先王所以登科記考

卷十八

七

合德二儀也得其道者王失其道者亡古今雖殊其致一也陛下執古之道取今之有降此彝訓以及于臣但稟師說難副眷問制策曰較前王之損益揆今代之用捨沿革之要茂對所宜者臣聞貫古今蔽天壤而不可易者道與德也時損益而皆便於理者名與物也所以無體之禮無聲之樂倚道之主莫不襲行其餘正朔服色聲名文物則三代以降逮乎陳隋各從其所尚爾伏惟陛下視其善者用之其不善者舍之此沿革之要也制策曰廢關市之征輕什一之賦者臣以征關市稅什一者古今通典苟不踰轍無害于人誠宜取之以資國用陛下明欲廢之輕之以息黔首甚大

惠也然臣以爲百姓之患者不在此在于法令不一猷欽迭與名目滋彰杼軸皆盡爾今王畿之內外地州縣亦不當賦稅者何有鎮守團練等使數州又置節度支度使皆多聚強兵增置部伍車禾斗米皆出于人計其誅求十倍王府至于睚眦之際不戢自焚殺長吏夷城郭者又亦多矣卒然邊陲有難羽檄交馳必不得一人尺鐵以資天討伏望陛下下曠然之詔使內地州縣悉依平時舊帥故老盡罷以息疲汰則天下賦稅十減七八矣制策曰歸踰年之戍罷無事之官者臣聞王卒以舊楚子所以敗也將驕卒情項梁所以亡也今緣邊將士功已高位已重進不求賞退不長

登科記考

卷十八

末

刑伏望申命將帥言於軍中有思歸者內以新卒代之願充軍者復以師律整之夫如是則軍政必行軍政必行則邊無侵軼矣臣又聞賞功以責任能以職古之道也伏見比歲詔旨諸員外兼試等官才者能者改授正員其餘並依本資數進陛下已得八柄馭功之道矣微臣又何閒焉制策曰法有或不便於時吏有或不適其任賢士見沈於負俗遺網有補於化源者此皆經國大體則當與朝之眾君子議焉臣位卑識寡何足裨補然臣以爲令台於經而人悅之者可存也令爲救弊而作行已久而猶未安之者可省也若乃申黜幽陟明之典則吏人砥節矣遵棄瑕錄能之義則俊

父敕職矣若王綱者布于方冊顧在陛下行與不行何謂之遺矣
制策曰均沃墾于原田便工商於市肆者臣聞度土功因地利所
以惠眾人也禁末作絕奇貨所以惠工商也其要在于申明田令
與不擾市人耳制策曰改制徵物釐創建正者伏以國家受命向
二百年憲章典禮并吞古今陛下嗣聖御極孝理君臨華夏既
平臨按字疑欲改制此皆先聖舊典臣竊惜之臣又聞夏以木德
王而正以人統殷以金德王而正以地統周以火德王而正以天
統孔子曰夏正為得天此不易之道也制策曰復務官曹澄清流
品者臣聞設官分職以藏王事猶列宿定位同拱北辰也伏見艱

登科記考

卷十八

充

虞以來增制使額類官有一事人無底從銷錢銷食十場十擾今
陛下欲使復務于官人志所底此為政之本也臣聞政以賄成則
廉者貪匪原注直其道則貪者廉此仕進之情也今聖慮及此孰
不潔其源而浚其流乎制策曰朝有濟理之士邊有死難之臣者
臣聞舜舉皋陶湯舉伊尹則仁者至矣今賢才夾輔俊乂揚庭猶
滄海之富珠璣崑山之積瓊玉但恐未察耳伏望聽政之暇引備
顧問則十六相不專美于堯代矣臣又聞子驕者不志孝臣驕者
不志忠伏望陛下訓將帥以禮示司徒以義則伏節犯難者孰變
其功乎制策曰致俗廉隅還風樸略者臣以為非難也其化始于

朝廷公卿大夫孰不尚退讓崇節儉而率土之士疇不從風而靡
乎制策曰授簡之外儻有令圖者臣以為當今所務者在于興禮
樂務耕稼禁游食抑奢侈其餘則詔書所以問臣職悉謹對文苑
十二年西丁

進士三十五人

是年孟夷等第

蕭傑舊書蕭傑傳弟傑字豪

崔龜從

舊書本傳龜從字元告清河人祖瑋父誠龜從元和十

未達時嘗至宣州夢到一府門屋宇深大有綠衣吏抱案龜從揖

而問之曰某未達應舉請為一檢可乎吏因為檢曰灼然及第科

諸科十四人

登科記考

卷十八

干

博學宏詞科

張又新廣卓異記引登科記又新元和九年

寶黃按字有誤疑作龔黃科漫鈔

知貢舉 中書舍人李程舊書李程傳元和十一年拜中書舍人

十三年四月

拜禮部侍郎

十三年戊

十月權知禮部侍郎庚承宣奏臣有親屬應明經進士舉者請準

舊例送考功試從之自貞元十六年高郢掌貢舉請權停考功別

試識者是之自今始復冊府元龜

進士三十二人據言陳標贈元和十三年登進士詩曰春官南院

院牆東地色初分月色紅文字一千重馬擁喜歡

三十二人同眼看魚變醉凡水心逐鷺飛出瑞風莫怪雲泥從此別總會惆悵去年中 文苑英華有玉聲如樂詩當是此年試題

獨孤樟

狀元見永樂大典引清漳志

李廓

進士登第 唐才子

子傳李廓宰相程之也少有志勳業獨斷然而未肯肩就遂困場屋中作下第詩曰榜前潛制淚泉裏獨嫌身氣味如中酒情

懷似別人暖風張樂席晴日看花塵盡是添愁處深眉乞過春時流皆稱賞且憐之因共推挽元和十三年獨孤樟榜進士 僧無

可有冬夜姚侍御 李石 舊書本傳石字中玉隴西人祖堅父朋宅送李廓少府詩 李石 元和十三年進士擢第 因詔錄李

相公石是庚尚書承宣門生不數年李任魏博軍因奏事特賜紫而庚尚衣緋人謂李侍御將紫底緋上座主 據言庚承宣主文

後六七年方衣金紫時門生李石先于內庭恩賜 柳仲鄂 舊書

矣承宣拜命之初石以所服紫袍金魚拜獻座主 柳仲鄂 舊書

和十三年進士擢第 程昔範 進士日著程子中談三卷韓文

公稱歎之及赴舉言于主司曰程昔範不合在諸生之下當時不第人以爲屈庚尚書承宣知貢舉程始登第 韓文考異引灌畦

登科記考

卷十八

五

暇語子齊初應舉韓公賞 王洙 東陽夜怪錄前進士王洙字學

之爲作丹穴五色羽詩 擢第管居鄒魯名山習業洙自云前四年時因隨籍入貢暮次

樂陽逆旅值彭城客秀才成自虛者以家事不得就舉言旋故里

偶洙因話辛勤往復之意自虛字致本語及人間目睹 樂坤雲

之異是歲自虛十有一月八日東還乃元和八年也 樂坤雲

友議樂坤員外素名冲出入文場多蹇元和十二年忽起歸耕之

思乃辭知已東遷夜禱華嶽胸虔心敬祝願知升黜之分止此一

宵如可求名者則重適開城如不可則無由再窺仙掌矣中夜忽

夢一青緘人檢簿書報云來年有樂坤及第名已到冥簿不見樂

冲也冲遂改名坤果如其說春闈後經岳祈謝又祝官職于 劉

主簿夢中稱官歷四資郡守而已乃終於鄂州州其靈哉 劉

軻唐詩紀事軻字希仁元和末登進士第軻爲僑時墓遺骸夢云

軻書生來謝持三雞子勸食之嚼一而吞二後情僑術 軻言云

軻慕孟軻爲文故以名焉少爲僧止于豫章高安之南果園復求

黃老之術隱于廬山既而進士登第文章與韓柳齊名 軻上座

主書日軻本沛上耕人代業儒爲農人家天質未流離于邊徒賈

曰言忠信行必果雖夷狄行矣故處邊如沛然貞元中軻僅能執

經從師元和初方結廬于廬山之陽日有芟夷畚築之役雖震風

凌而亦不廢力大焉或農圃餘隙積書窟下 潘存實 永樂大典

日與古人磨礪前心歲月悠久浸成書癖 潘存實 引清漳志

潘存實元和十 陳彤 昌黎集有送陳彤秀才序五百家注引韓

三年進士及第 陳彤 彤曰公貞元十九年冬自御史出爲山陽

令過潭州見陳彤於揚湖南門下承貞元年徙 諸科十三人

據江陵送彤舉進士彤後以元和十三年登第

知貢舉 中書舍人庾承宣 見唐 語林

劉軻玉聲如樂詩曰玉叩能旋止人言與樂并繁音忽已闕雅韻

調然清珮想停仙步泉疑咽夜聲曲終無異聽響極有餘情特達

知難擬玲瓏豈易名崑山如可得一片作爲榮 文苑 英華

登科記考

卷十八

五

潘存實玉聲如樂詩曰表質自堅貞因人言叩鳴靜將金並響妙

與樂同聲杳杳疑風送冷泠似曲成韻含湘瑟切音帶舜絃清不

獨藏虹氣猶能暢物情后夔如爲聽從此振瑋瑋 文苑 英華

十四年 亥

七月己丑御宣政殿册尊號禮畢大赦天下制曰用賢納諫常所

虛心計科求人抑亦古典天下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

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帥詳明政術可以理人

者委中書門下尚書御史臺及諸司四品以下清望官五品以上

清望官諸道觀察使刺史各舉所知仍限來年正月內到上都朕

當親自策試 唐大詔

進士三十一人 是年章璣等第罷舉見披言 文苑英華王師如

鳴詩皆此 章諶 狀元見玉 章孝標 錢塘人李紳鎮淮東時春

年試題 雪孝標參座席有詩名神命札請賦唯然索筆一揮六出花飛處

處飄黏窗拂砌上寒條朱門到曉難盈尺盡是三軍喜氣消李大

稱賞薦于王文元和十四年禮部侍郎承宣下進士及第授校

書郎 雲溪友議章孝標元和十三年下第時輩多為詩以刺主

司獨章為歸燕留獻侍郎承宣得詩展轉吟誦誠恨遺才仍候

秋期必當薦引庚果重典禮閣章孝標來年擢第羣議以為二十

八字而致大科則名路可遵邈相與望誰家門戶飛 披言章

今年故向社前歸連雲大厦無樓處更望誰家門戶飛 披言章

孝標及第後寄淮南李相曰及第全勝十改官金湯鏡了出長安

馬頭漸入揚州郭為報時人洗眼看神返以一絕箴之曰假金方

用真金鑲若足真金不鍍金十載長安得一第何須空腹用高心

孝標又有初及第歸酬孟元翊見贈詩云六年衣破帝城塵一日

登科記考 卷十八

天池水脫鱗未有片言驚後輩不無慚色見同人每登公議思

來日漸聽鄉音認本身何幸致詩相慰賀東歸花發杏桃春

陳去疾 永樂大典引閩中記陳去疾字 馬植 舊書本傳植扶風

四年進士又登制策 李讓夷 舊書本傳讓夷字達心隴西人祖

科 新書植字存之 張庚 太平廣記引續元怪錄張庚舉進士元和十三年居長

士 張庚 太平廣記引續元怪錄張庚舉進士元和十三年居長

第 張庚 太平廣記引續元怪錄張庚舉進士元和十三年居長

忽聞異香滿院方驚之俄聞履聲漸近履履聽之數青衣年十

八九豔美無敵推門而入曰步月逐勝不必樂游原只此院小臺

入其門不召亦合來謁閉門塞戶羞見吾徒呼既不來何須更召

于是一人執樽一人糾司酒既巡行絲竹合奏般饌芳音曲清

亮庚度此坊南街盡是墟墓絕無人住謂從坊中出則坊門已閉

若非妖狐乃是鬼物今吾尚未感可以逐之少頃見迷何能自悟

於是潛取摺牀石徐開門突出望塵而擊正中臺盤紛然而散庚

逐之奪得一盞以衣繫之及明視之乃一白角盞奇不可名院中

香氣數日不散盞鏤于櫃中親朋來者莫不傳視竟不能辨其

所自後十餘日傳觀數次忽墮地遂不復見庚明年進士上第

章中立 中立於元和十四年中第見 柳宗元答中立論師道書注

諸科十二人 中書舍人庾承宣 見唐 語林

知貢舉 章孝標王師如時雨賦曰念黎庶兮懼於毒痛我興師以剪屠如

早歲之稼穡得膏雨之落濡豈不以垂渥澤潤涸枯草木之心甯

登科記考 卷十八

慮曠其乾矣天人之意將同衛討邢乎至乃銳戈矛齊卒伍誠告

虔於上帝祈發生於下土龍旗電掣疑驅蔚矣之雲鼉鼓雷奔似

送霈然之雨匪六師之是侵賈百姓以為心所謂謀臣如雨猛將

如林馳之驅之似得時而將降六伐七伐謂決渠而就深既踴躍

而成列象沈陰之欲泄毒萍荆而被塊將分白羽麾而散絲不絕

奚潤草之芳茂信洗兵之是闕異菝茅之貢矣爾職不恭同陰雨

以晉之我心則悅不疾不徐箕張翼舒向兵革而自弭喻霧霽之

有餘多鼓均聲知上善之不若密雲不雨想西郊之未如且宣王

六月兮非旱之備高宗三年兮適足為普惟鬼方之是澤何人倫

之足慰豈比指緣林十一戎養蒼生於百卉知我者信號令如春
不知我者疑甘澤隨輻一鼓而風雪作氣再麾而寰宇清塵以此
出征爲活國不能無戰乃愛人故得戎羯來王淮夷納款嗟螻蟻
之猶聚將刑戮而向緩今挾泰山壓危卵不得已而用師如救歲
之大旱

文苑
英華

陳去疾王師如時雨賦曰惟唐十二葉盛德如春雖幽無不被而
獷有未臣帝曰苟非我武焉能庇人於是考龜策諸諮詢投干戈
於苗扈之地拯黎庶於塗炭之辰是師也以勝殘爲心以除暴爲
主得周宣之薄伐非漢皇之曠武爾乃誓六師命吉甫鼓而出兮

登科記考

卷十八

三

俯而取始天聲乍發闕若雷霆終聖澤旁流霈如甘雨既殲元惡
不問其餘誠與之更始而待之如初簞食壺漿將爭先以邀路糶
黃耆艾知弛負以甯居是以足蹈手舞怨釋憤摠洗心靈而沃若
類草木之賁如始其聞金鼓之聲疑殺戮之謂及其蒙活需之賜
眾乃歎歎以相慰曰豈圖汙俗猶軫聖心殷雲雷以作解與枯槁
而爲陰濟濟蒸徒一以貫乎睿旨顛顛嘯類咸得滌其煩襟渥恩
既溥幽夏爰泄愛離畢之時見覩燎原之焰滅始憑鼓怒信天步
之不同終乃發生諒人情之大悅既而新厥政革其謨遂開儒風
與文教載囊越棘與燕弧正皇綱于寒暑變下國之榮枯夫如是

莫不休仁澤以愉愉詠恩波之侃侃方且觀濠梁之魚樂豈復比

農夫於歲旱

文苑
英華

章孝標騏驎長鳴詩曰有馬骨堪驚無人眼自明力疲吳坂峻嘶
苦朔風生逐逐懷良御蕭蕭願樂鳴瑤池期弄影天路欲飛聲皎
月誰知種浮雲莫問程鹽車終願脫千里爲君行

文苑
英華

陳去疾騏驎長鳴詩曰騏驎忻知已嘶鳴忽異常積悲摠怨抑一
舉徹穹蒼迹類三年鳥心馳五達莊何言從蹇躅今日逐騰驥牛
卓休維繫天衢恣陸梁向非逢伯樂誰足見其長

文苑
英華

登科記考

卷十八

三

正月庚子憲宗崩舊書本紀
閏月丙午穆宗卽位于太極殿東序通鑑
二月壬寅敕先帝所徵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等科朕不欲親試
宜令中書門下尚書省四品已上官於三月二十三日就尚書省
同試舊書本紀册府元龜唐會要
三月戊午按戊午是十六日吏部尚書趙宗儒等奏應制科人等伏奉今
月十一日舊書趙宗儒傳作十五日敕比者先朝徵集應制人等已及時限恐
皆來自遠方難于久住酌宜審事遂委有司定日就試如聞所集
之人多已分散須知審的然後裁定宜令所司商量聞奏者伏以

制科所設本在親臨南省試人亦非舊典今覃恩既畢庶政維新

況山陵日近庶務繁迫侍問之士就試非多臣等商量且宜停罷

從之舊書本紀册府元龜唐會要舊書趙宗儒傳元和十

所徵集應制舉人宗儒奏云云

十一月癸卯遣諫議大夫鄭賈詣鎮州宣慰制如有隱於山谷退

在邱園行義素高名節可尙或才兼文武卓然可獎者具名薦聞

通鑑册

進士二十九人初試早春殘雪詩見唐詩紀事又老學菴筆記云國

亦列其所習何論一首何論蓋如三傑佐漢孰盧儲詩紀事李

登科記考卷十八

長江推典郡儲以進士投卷謝禮待之醫文卷几案間因視事

狀頭迨公退閣之深異其語乃令賓佐至郵舍具語于儲選以為

登儲謙辭久之終不却其意越月遂許來年果狀頭及第纔過關

試徑越嘉禮催粧詩曰昔年將去玉京遊第一仙人許狀頭今日

幸為秦晉會早教鸞鳳下杜樓後虞止官舍迎內子有庭花開乃

題曰芍藥斬新裁當庭數朶開東風與拘鄭亞舊書鄭收傳父

東留待細君來人生前定固非偶然耳盧截樊南文集有為祭

十五年擢進士第崔綬授鄭亞桂府觀盧截樊南文集有為祭

察使制早昇甲乙之科雅有詞華之譽盧截樊南文集有為祭

等官狀云盧截與君同年登第是截與鄭亞同年也又有為桂州

-5 68 35 465" data-label="Text">

盧副使截謝賜錢啟云丙科擢第未全榮于桂香盛府從知卻自

驚于呂述樊南文集有叔美都才運洛陽年齒何吳神仙張

銅子禮閣之擅譽也如彼册府之傳名分若此又云月中乃其

詩科桂池裏亦相矜幕蓮馮氏注云此代鄭亞作呂蓋與鄭同年

新書藝文志呂述點夏斯朝貢圖傳一卷注云字裴乾餘苑見英

華施肩吾唐才子傳施肩吾字希聖睦州人元和十五年盧儲

百人中獨姓施不待除授即東歸施肩吾與徐凝書云僕雖幸

忝成名自知命薄遂栖心元門養性林壑又有及第後過揚子江

詩云憶昔將貢年抱愁此江邊魚龍互閃爍黑浪高于天今日步

春草復來經此道江神也世情為我風色好又有上禮部侍郎陳

情詩云九重城裡無親識八百人中獨姓施弱羽飛時攢箭險塞

驢行處薄冰危晴天欲照盆難反貧女如花鏡不知卻向從來受

恩地再求青律變寒枝又有及第後訪月中仙披是年為李建知舉才

新當及第年還將天上桂來訪月中仙披是年為李建知舉才

子傳以為陳侍郎誤謔言又以唐持舊書文苑傳唐持字德守

肩吾為元和十年及第亦誤唐持舊書文苑傳唐持字德守

持次之子姚康唐詩紀事康元和十五年進士第書錄解題

扶之弟崔新書李德裕傳崔新書字乾錫舉進士唐語林元和十五年

崔叔太常少卿李德裕傳崔新書字乾錫舉進士唐語林元和十五年

吾同榜肩吾寒進報書一目曲江宴賦詩肩吾云去陳越石室

古成段著蟲為蝦二十九人及第五十七眼看花

登科記考卷十八

志穎川陳越石初名黃石郊居于王屋山下有妾張氏者元和申

越石與張氏俱夜食忽聞燭影後有呼吸之聲甚異已而出一手

至越石前其手青黑色指短爪甲纖長有黃毛連臂似乞食之狀

-5 475 35 875" data-label="Text">

越石深知其怪惡而且懼久之開燭影下有語我病故奉請願以

少肉致掌中幸無見阻越石即以少肉投于地其手即取之而去

又曰此肉味甚美食訖又出手越石前越石怒罵曰妖鬼何為輒

-5 475 35 875" data-label="Text">

來宜疾去不然且擊之得毋悔耶其手即引去若有所懼俄頃又

出其手至張氏前謂張氏曰女郎能以少肉見惠乎越石謂張氏

曰慎無與張氏竟不與久之忽于燭影旁出一面乃一夜也赤

-5 475 35 875" data-label="Text">

髮蓬然兩目如電四身若鋒刃之狀甚可懼以手擊張氏蓬仆于

地冥然不能動越石有膽勇即起而逐之夜叉遂走不敢回視明

日窮其東北垣下有過蹤越石曰此物今夕將再來矣于是至夜

-5 475 35 875" data-label="Text">

持杖立東北垣下以伺之僅食頃夜叉果來既踰牆足未及地越

石即以杖連擊數十及夜叉去以燭視其垣下血甚多有皮尺餘

亦在地蓋擊不歸我皮也連呼不止僅月餘每夕常聞呼聲越石度

-5 475 35 875" data-label="Text">

不可禁且惡見呼子是遷居以避之因改名越石

元和十五年登第進士至會昌二年卒于藍山

盧宏正舊書

辭傳宏正字子強。李中敏舊書本傳隴西人父嬰元和未登進士第

諸科十三人

處士科見雲麓漫鈔

知貢舉太常少卿李建撫言元和十五年閏正月十五日太常

二十九日拜禮部侍郎册府元龜穆宗元和十五年正月即位是年禮部侍郎李建知貢舉李建取捨非其人又惑于請託故其年不為得士竟以人情不洽遽改為刑部侍郎唐語林李建為吏部郎中嘗曰方今秀英皆在進士使吾得志當令登第之歲集于朝大凡中人三十成名四十乃至清列遲速為宜既登第遂食祿既食祿必登朝誰不欲也無淹滯以守常限無紛競以求再捷下舊得其脩舉上位得其更歷就而言之其利甚博議者是之元稹李建墓誌銘云公出刺澧州入以亞太常于禮部中覈貢士用已鑿取文章選用多薦說者遂為禮部侍郎遷刑部又白居易

登科記考

卷十八

元

李建墓碑銘云在禮部時由文取士不聽譽不信毀與册府元龜所載迥殊蓋不聽毀譽故不免于遭謗也

裴乾餘早春殘雪詩曰霽日彤瓊彩幽庭滅夜寒梅飄餘片積日

墮晚光殘零落偏依桂霏微不掩蘭陰林披霧縠小沼破冰盤曲

檻霜凝砌疏篁玉碎竿已聞三徑好猶可訪袁安文苑英華

施肩吾早春殘雪詩曰春景照林巒玲瓏雪影殘井泉添碧營藥

圃洗朱欄雲路迷初醒書堂映漸難花分梅嶺色塵滅玉堦寒遠

稱樓松鶴高宜點露盤佇逢春律後陰谷始堪看文苑英華

姚康早春殘雪詩曰微暖春潛至輕明雪尙殘銀鋪光漸溼珪破

色仍寒無柳花常在非秋露正團素光浮轉薄皓質駐應難幸得

依陰處偏宜帶月看玉塵銷欲盡弱巷起袁安唐詩紀事

登科記考

卷十八

元

南菁書院叢書

登科記考卷十九

大興徐松

唐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

長慶元年辛丑

正月辛丑南郊禮畢御丹鳳樓大赦改元制三代致理皆重學官兩漢用人蓋先經術天下諸色人中有能精通一經堪為師法者國子祭酒訪擇具以名聞將加試用天下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帥政術詳明可以理人者委有司各舉所知限今年十月到上都冊府元龜唐大詔令集三月制以劉總獻遼陽八州之地其管內有賢才隱於山谷退在

登科記考

卷十九

邱園並具薦聞冊府元龜

敕今年禮部侍郎錢徽下進士及第鄭朗等一十四人宜令中書

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知制誥白居易等重試聞奏冊府元龜

丁未舊書本紀作四月丁丑按據言錢徽於二月十七日放榜三月二十三日重試落第十人若遲至四月恐非事實今依冊

府元龜作三月丁未惟是年三月丁酉朔詔曰國家設文學之科

丁未為十一月與據言所載月日亦互異

本求才質苟容僥倖則異至公訪聞近日浮薄之徒扇為朋黨謂

之關節干撓主司每歲策名無不先定永言敗俗深用興懷鄭朗

等昨令重試意在精覈藝能不於異書之中固求深僻題目貴令

所試成就以觀學藝淺深孤竹管是祭天之樂出於周禮正經閱

其呈試之文都不知其本事辭律鄙淺蕪果亦多比令宣示錢徽庶其深自懷愧誠宜盡棄以警將來但以四海無虞人心方泰用宏寬假一作式示殊恩特掩爾瑕庶明子志孔溫業趙存約賈洵

直所試蠶通可與及第裴讓特賜及第鄭朗等十人並落下本紀

公亮等十一人可落下錢徽從別敕處分自今以後禮部舉人宜準開元二

十五年敕及第訖所試雜文并策送中書門下詳覆貶禮部侍郎

錢徽為江州刺史舊書本紀錢徽傳冊府元龜唐會要

文昌出鎮蜀川文昌好學尤喜圖書古畫故刑部侍郎楊憑兄弟

以文學知名家多書畫鍾王張鄭之蹟在書斷畫品者兼而有之

憑子渾之求進盡以家藏書畫獻文昌求致進士第文昌將發面

託錢徽繼以私書保薦翰林學士李紳亦託舉子周漢賓於徽及

登科記考卷十九

榜出渾之漢賓皆不中選李宗閔與元稹素相厚善初稹以直道

譴逐久之及得還朝大改前志由徑以徽進達宗閔亦急於進取

二人遂有嫌隙楊汝士與徽有舊是歲宗閔子培蘇巢及汝士季

弟殷士俱及第故文昌李紳大怒文昌赴鎮辭日內殿面奏言徽

所放進士鄭朗等十四人皆子弟藝薄不當在選中穆宗以其事

訪於學士元稹李紳二人對與文昌同遂命中書舍人王起主客

郎中知制誥白居易於子亭重試內出題目孤竹管賦鳥散餘花

落詩而十人不中選尋貶徽為江州刺史舊書白居易傳長慶

元年三月受詔與中書舍人王起覆試禮部侍郎錢徽下及第人

鄭朗等一十四人舊書鄭朗傳單弟郎字有融長慶元年登進

士甲科摭言鄭朗相公初舉遇一僧善氣色謂公曰郎君貴極

人臣然無進士及第之分若及第即一生厄塞既而狀元及第賀

客盈門而此僧不至及重試退黜暗者甚眾而此僧獨賀曰富貴

在裏既而竟如其所卜舊書柳公綽傳錢徽掌貢之年鄭朗覆

落公綽將赴襄陽首辟之朗竟為名相舊書李宗閔傳長慶元

年宗閔子培蘇巢於錢徽下進士及第其年巢覆落宗閔涉請託

貶劍州刺史舊書楊虞卿傳楊汝士長慶元年為右補闕坐弟

殷士貢舉覆落貶開江令又曰魯士字宗尹太名殷士長慶元年

進士擢第其年詔翰林覆試殿士與鄭朗等覆落因改名魯士復登制科

白居易論重考試進士事宜狀臣等伏料自欲重試進士以來論奏者甚眾伏計煩黷聖聽之外必以為或親或故同為黨庇臣今非不知但以避嫌事小隱情責深所以冒犯天威不敢不奏伏希聖鑒試詳臣言伏以陛下慮今年及第進士之中子弟得者僥倖平人落者受屈故令重試重試乃至公至平凡是平人孰不慶幸況臣等才識淺劣謬蒙選充考官自受命以來夙夜惶懼實憂愚昧不副天心敢不盡力竭誠苦考得失其間瑕病纖毫不容猶期再三知臣懇盡然臣等別有愚見上禪聖聰反復思量輒敢密奏

登科記考

卷十九

三

伏惟禮部試進士例許用書策兼得通宵得通宵則思慮必周用書策則文字不錯昨重試之日書策不容一字給燭只許兩條迫促驚忙幸皆成就若比禮部所試事校不同雖詩賦之間皆有瑕病在與奪之際或可矜量倘陛下垂仁察之心降特達之命明示瑕病以表無私特全身名以存大體如此則進士等知非而愧恥其父兄等感激而戴恩至於有司敢不懲革臣等皆蒙寵擢又忝職司實願禱補聖明敢不罄竭肝膽謹具奏聞伏待聖裁謹奏

文集

七月壬子羣臣上尊號上受冊於宣政殿禮畢大赦天下制曰天

下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帥政術詳明可以理人者委有司各舉所知限今年十月到上都唐大詔令集 按此制元稹所行

十月詔文武常參官及諸州府準制舉薦賢良方正人等以十一月二十五日御宣政殿策試宜令所司準式冊府元龜

十一月戊午御宣政殿試制科舉人制曰古人有言管引一代之人以理一代之務雖雋賢茂彥不乏於時然亦在敷納以言精覈其實若決川瀆以導其氣叩金石以求其音使抱忠義者必盡其誠知古今者必宣其慮朕纂承鴻業以撫兆人嘗欲憲三代之禮

登科記考

卷十九

四

修列祖之法猶念和氣之未洽休祥之未臻百姓之未安五兵之未戢故詳延修潔之士庶得聞乎未聞將以達天地之心究俗化之變研安危之慮探理亂之源予大夫覃思於六經馳騫於百氏得不講求至論以沃朕心方直者舉朕之闕政術者體時之要慕元遠者卑其論瞻文詞者抑其華言經者折衷於聖人以明教化論將者先之以仁詎無效縱橫於戲子大夫當朕之時必思自達且古之翼戴其君者當委輅納說荷擔吐奇由壺關以上言自南昌而諷刺況文陛之下負辰親臨若藏器不耀結囊而去願朕深志復何望焉當體予衷無懼後害宜坐食食訖就試冊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按此制為李德裕所行

策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舉人問曰蓋聞舜禹之有天下也起於側微積德累勳多歷年所經盛世之慮豈有過哉然猶好問察言勤求賢士蓋以承天之任重愛人之志深也况朕長於深宮涉道日淺奉列聖之鴻緒撫萬萬之黎人夙夜嚴恭不敢有懈實懼燭理未究省躬未明所以詳求讜言以輔不逮子大夫是宜發所蘊蓄沃子虛懷當極意盡詞勿有隱諱昔王政之興必臻於康泰霸道所立由致於富彊我國家提封溢於三代酌憲兼乎百王無堯舜之災積祖宗之理而人未蕃庶俗尙彫謫家無蓋藏公闕儲登科記考卷十九

卷十九

五

以彰真偽之辨至於朝廷之闕四方之弊詳延而至可得直書退有後言朕所不取子大夫其勉之冊府元龜文苑英華沈亞之集舊書白居易傳長慶元年十一月穆宗親試制舉人又與賈餗陳帖為考策官又賈餗傳長慶初策召賢良選當時名士考策餗與白居易俱為考策官選文人以為公冊府元龜注云是年中書舍人白居易膳部郎中陳帖考功員外賈餗同考制策十二月辛未制曰朕自郊上元御端門發大號與天下更始思得賢雋標明四科命羣公卿士暨守土之臣詳延下位周於草澤成列待問副子虛求味爽臨軒俾究其論正辭良術精義宏謀釋之旬時深見忠益言刈其楚列而第之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第三等人麗嚴第三次等人呂術後作張述第四次等人韋曙姚中立李躔第四次等人崔遐崔龜從任峴第五次等人韋正賈崔知白陳元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第四次等人李思元詳明政術可以理人第四次等人崔郢軍謀宏遠堪任將帥第三次等人吳思第五次人李商卿咸以懿學茂識揚於明廷況當短晷之辰願盡論思之美粲然高論深沃朕心永言藏器之規豈忘繁駒之義寵之命秩允答嘉猷其第三等人第三次等人委中書門下優與處分其第四等人第四次等人第五次等人中書門下即與處分冊府元龜唐大詔令集甲申以登制科人前試宏文館校書郎龐嚴為左拾遺前試祕書省校書郎張述為右拾遺前試太常寺協律郎吳思為右拾遺供

卷十九

六

奉京兆府富平縣尉韋曙為左拾遺內供奉前鄉貢進士姚中立
李顯崔叔並可祕書省校書郎同州參軍崔龜從為京兆府鄠縣
尉太子正字任曉為京兆府興平尉草澤韋正貫為太子校書郎
前鄉貢進士崔知白為祕書省正字前鄉貢進士崔郢為太子校
書郎前鄉貢進士李商卿為崇文館校書郎制曰昔仲尼之門以
四科品第諸生所得十哲今吾徵四海九州之士而登名者十有
五人搜羅簡拔非不勤至以今況古可謂才難是用詔爵以嘉獎
其忠超擢以光明其道俾巖石之下人思自奮晁董之盛遠以為
鄰延登諫垣式仁忠益繼書結綬皆曰顯途循其秩次亦云科等
登科記考 卷十九 七

服我新命助哉遠猷可依前件 冊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進士三十三人駁下十八人重試十四人 按當作進士二十五人駁
人史大驍駁未可依據 是年辛 李躡 舊書李回傳回字昭度
諒崔慤薛渾以等第罷舉見據言 李躡 宗室郇王禕之後父如
仙回本名躡以避武宗廟諱長慶初進士擢第 雲溪友議李相
公回舊名躡舉未捷嘗之洛橋有二術士一能筮一能龜乃先
訪筮者曰某欲改名赴舉如何筮者曰改名甚善不改終不成事
又訪龜者曰某欲改名赴舉如何筮者曰改名甚善不改終不成事
二十年間名終當改今則已應天象異時方測余言將行又戒之
日郎君必策榮名後當重任接誘後來勿以白衣為隲他年必為
深慶矣長慶元年李及第至武宗登極與上同名始改為回從辛
丑至庚申二十年乃歎曰筮短龜長鄉生之言信矣李公既為丞
郎魏謩為給事因省會謂李公曰昔求府解侍郎為試官送一百
二人獨小生不蒙一解今日還忝金章廟諸公之列耶合座皆驚
李公曰君今脫卻紫衫稱魏秀才僕為試官依前不送何得以舊
專相讓李乃尋乘獨坐之權三臺肅畏而昇相府後三五年魏公

亦自同州入相及李相公有九江之除續有臨川之出賦步
江湖喟然歎曰洛橋先生之誠吾自取尤然亦命之故定也 李
款 字言源長慶初 盧錡 因話錄盧老彭號知人族子錡初舉進
是美事但此後十餘年方得勿以遲晚為恨登朝亦 盧簡求書
得大美官錡至長慶元年始擢第大中十年終庶子 盧簡求書
盧簡辭傳簡求字子臧 崔瑋 舊書崔瑋傳瑋字朗 裴謨書
長慶元年登進士第 裴謨 裴謨 裴謨 裴謨 裴謨 裴謨 裴謨
裴度傳子諫長慶元年登進士第 裴謨 裴謨 裴謨 裴謨 裴謨 裴謨
中書以論裴謨及第出同州今裴元兩本傳皆不載此事 皇
甫宏 錢徽被逐出至陝州求解詔將越城關聞錢自華知舉自知
必不中第遂東歸行數程因寢夢其亡妻乳母曰皇甫郎方應舉
今欲何去具言主司有隙乳母曰皇甫郎須求石婆神乃相與去
店北草間行數里入一小屋中見破石人拜之乳母曰小娘子
婿皇甫郎欲應舉與看得否石人點頭曰得乳母曰石婆言得
即必得矣他日莫忘報賽生即拜謝乳母卻送至店門遂驚覺曰
我夢如此分明安至無驗乃卻入城應舉錢侍郎意欲挫之放雜
登科記考 卷十九 八

文過侍耶私心曰人皆知我怒宏今若庭辱之即不可但不與及
第即得又令帖經及榜成將寫錢心恐懼欲改一人換一人皆未
決反覆籌度近至五更不睡謂子弟曰汝試取次把一帙舉人文
章來既開乃皇甫文卷錢公曰此定於天也遂不改移及第東歸
至陝州問店人曰側近有石婆神否皆笑曰即君安得知本頭石
一片牧牛小兒戲為敲珠似人形狀謂之石婆耳只在店二三里
生乃具酒脯與店人共往皆 孔溫業 見文苑英華 舊書孔巢
夢中經歷處拜奠石婦而歸 孔溫業 父傳孔戡子溫業登進士
第 新書溫業字逸志 闕里文獻 趙存約 見文苑 賣洵直
考以溫業為是年第二人未知所據 英華
見文苑
諸科三十八人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龐嚴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唐大詔令
集 舊書本傳長慶元年應制
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策入三等冠制科之首是月拜左拾
遺 劉禹錫有哭龐京兆詩云俊骨英才氣衰然策名飛步冠羣

賢注云少年有俊 呂術 一作述又作張述 見冊府
氣常擬制科之首 元龜唐會要唐大詔令集 韋曙 見冊府
府元龜唐會要 姚中立 見冊府元龜唐會 李驥 見冊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舊書李回 崔淑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唐大詔令集
詔令集 舊書李回 崔淑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唐大詔令集
傳登賢良方正制科 崔淑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唐大詔令集
史 崔龜從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唐大詔令集 任曉 見冊府元
唐大詔 韋正貫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唐大詔令集 新書韋皋
令集 名曰臧孫推蔭為單父尉不得意棄官去改今名舉賢良方正異
等 張祐有送韋正貫赴制舉詩云可愛漢文年鴻恩蕩海瑞木
雞方備德金馬正求賢大戰希游刃長 崔知白 見冊府元龜唐
途在著鞭跨看晁董策便向史中傳 沈亞之 沈亞之對策見文苑英
集 陳元錫 見冊府元龜唐會 華及本集恭於是年登

登科記考

卷十九

九

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

李思元

一作李思立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唐大詔令集

詳明政術可以理人科

崔郢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唐大詔令集

軍謀宏遠

一作堪 一作材

任將帥科

吳思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唐大詔令集

商卿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唐大詔令集

知貢舉

禮部侍郎錢徽

見上

孔溫業鳥散餘花落詩曰美景春堪賞芳園白日斜共看飛好鳥
復見落餘花來往驚翻電經過想散霞雨餘飄處處風送滿家家
求友聲初去離枝色可嗟從茲時節換誰為惜年華 文苑
趙存約鳥散餘花落詩曰春曉遊禽集幽庭幾樹花坐來驚豔色 共華

飛去墮晴霞翅拂繁枝落風添舞影斜彩雲飄玉砌絳雪下仙家

分散音初靜凋零藥帶葩空階瞻翫久應共惜年華 文苑
英華

賈洵直鳥散餘花落詩曰晚樹春歸後花飛鳥下初參差分羽翼

零落滿空虛風外清香轉林邊豔影疏輕盈疑雪舞舞髻似霞舒

萬片情難極遷喬思有餘微臣一何幸吟賞對宸居 文苑
英華

龐巖對策曰臣言臣少從師學講論載籍為皇為帝為王為霸之

所行理亂興衰之所由起迨壯歲而以身處窮賤又得農桑工賈

之利病人情風俗之厚薄思願一發於明天子之前鬱抑於中無

因自致乃月正日陛下有事於南郊迴御丹鳳樓赦天下臣與萬

登科記考

卷十九

十

姓咸觀列在大遠之南祥風北來時聆德音乃聞有直言極諫之
召私自快喜得進所志於今日也今蒙陛下親策於赤墀之下懼
所以燭理未究省躬未明乃使臣極意正詞勿有隱諱微臣其敢
不直不極而有闕陋哉生三十年實沐唐化恨無以自效於日月
之下乃逢昌運獲進狂言願增天高以益地厚懇迫激切不知所
裁謹昧死上愚對制策曰昔王政之興必臻於康泰霸道所立由
致於富強國家提封溢於三代酌憲兼乎百王無堯湯之災積祖
宗之理而人未蕃庶俗尚彫譎家無蓋藏公闕儲蓄卒乘之數貨
幣之資統而校之莫繼前代豈率土生殖變於古歟將阜時政令

失於今歟固已揣摩必窮利病明徵未失之漸具陳興盛之謀臣
間以道化者皇以德教者帝以禮樂刑政理者王夫以處天下之
尊舉四海之力爲皇爲帝爲王爲霸致之一也猶反掌之易而況
人之誠僞時之厚薄必由上而下者乎帝王之道高不降於天厚
不取於地遠不致於四夷師友輔弼而已矣師友輔弼豈有他求
哉賢哲忠信而已矣是以古之聖帝明王念天地之無全功也不
自尊其德仰日月之有薄蝕也不自是其明必求賢哲置諸左右
然後德尊而益至臣日獻其謨君日行之臣日間其過君日改之
其始也一善出於臣其終也百善歸於君以爲皇者師帝者友卒

登科記考

卷十九

十一

未聞師聖於皇而友明於帝後之王者其或不然臣有所獻或慮
乎美歸於下是以言有所不聽臣有所替或慮乎惡彰於已是以
過有所不去然則曰諫我之曲彼必正乎曾不知疾之在身必飲
醫工之藥而醫工未必免病也飲其藥者或有效焉必待其筋力
異於人顏色殊於眾而後飲其藥則疾之根本得不爲深乎今陛
下適帝皇之聖輔弼有師友之賢所謂聖賢相逢而上古之理可
得而致猶慮乎人未蕃庶俗尙彫譎則憂理不及於三王德不超
於五帝其致之哉誠有道焉臣願陛下詳視典謨舜禹所以待夔
契者何如哉殷之成湯周之文武所以臣伊呂周召者何如哉貞

觀所以任房杜者何如哉開元所以用姚宋者何如哉其所以致
堯舜成湯文武之名貞觀開元之理何如也今陛下自卽位以來
舜禹之心已刑於四海矣陛下尊敬師傅拔用忠賢謫棄奸貪發
散滯積皆舜禹之心也臣願陛下尊敬之不廢其道拔用之不廢

登科記考

卷十九

十二

其言謫棄之今勿復之散發之今勿斂之夏書曰靡不有初鮮克
有終陛下能終之又何憂蓋藏不贍於下人儲蓄有闕於公府鑄
鋒銷鏑卒乘之數可減於後時薄賦節用貨幣之資可益於前代
未失之漸莫甚於賢不任而政不修興盛之謨莫先於復開元而
履貞觀則三代之康泰可翹足而致彼五霸富強之術安足爲陛
下道哉制策曰且文武行孝以成身士農迭居以豐業故家給足
以戀本才周可以應時近古各循一端不相資用致令從事異心
難成考課去秩無守輕爲惰游指明共貫之方斯合二途之利者
臣以爲文武之道雖不同士農之業雖各異而要歸於修其職業
而濟於時也今之所謂文者何哉文采而已所謂武者何哉騎射
而已欲求兼學其可得乎經緯古今文之業也用之於文武之德
也禁暴戢兵武之業也用之於文文之輔也不修其本而事其末
欲求其備其可得乎今苟各視其才以授其任亦可以濟天下之
務矣是以仲尼有四科以廣其道漢高有三傑以成其功所以不

求備於人故能創業於前代垂教於無窮者也士農迭居以豐業
人所以輕為惰游者國家自幽薊兵興人無土著士者農者遷徙
不常募政化則來苦苛暴則去祿有厚薄在桑土不均則知去秩
者無守不為游惰者何所歸乎陛下端心克己於上任賢使能於
下則文武各得其任士農各安其業矣靈虛家有不給才有不周
之患乎制策曰永言化理期酌厥中施為或差得失斯遠將修睦
勸義則在下難知將任數馭情則人心益偽思聞旨要得合誠明
旌別比周之義數詳忠厚之道陛下以修睦勸義為念而以難知
益偽為慮豈耳目之臣未盡得賢乎何憂歎之深也自中代以降

登科記考

卷十九

七

道樸既滴賢不肖混淆莫能兩辨臣以為天下之事統而計之善
而不可以為不善者十一二焉惡不可與為善者十一二焉其間
六七之多率中人也法令修明則賢人多也懲勸不精則貪冒眾
也必在上有所施行而在下者有所承流者乎且陛下左右惟賢
所進惟賢則四目明四聰達不難知矣陛下左右非賢所進非賢
則偽行堅偽言辨心益偽矣今陛下必擇忠賢居之左右以為耳
目以為腹心矣任忠賢所進者復何疑乎誠若是則管夷吾鮑叔
牙友進之不為比所奚所午父進之不為私是在陛下有所任之
而已制策曰知人則哲從古攸慎九徵恐泥五事難精或望可服

入而才非周物或言皆諂理而行則乖方宜陳取舍之端用明真
偽之辨者陛下請問及此非念切求賢取士之道乎夫求賢取士
所以備官也設官所以分理眾務也夫得一尺之木將斲以用之
必使匠者有二塊之土將埏而器之必使陶者今陛下選人以仁
天下皆歸於仁矣選人以義天下皆歸於義矣夫理天下者必以
仁與義矣今朝廷用人不以仁而憫默低柔進人不以義而因循
持疑言有不符於行才有不足於用矣陛下雖欲精五事五事何
術而精雖欲法九徵九徵焉得而法若是求眾務之理者是以材
與陶以土與匠而求器用之得也不亦難乎今朝廷開取士之門

登科記考

卷一九

西

不為不廣其中選擇精詳望為俊彥者通於進士中外之重擢清
秩選於是者十八九誠有才有器亦盡萃其中然而所采者浮華
之名所習者雕蟲之技是以主教化者不道皇王之術官牧守者
不知疾病之源豈其有任事之才而無任事之智乎蓋藝非而職
異也臣聞古者有象龍之官夫龍神妙不測變化無窮而能節其
嗜欲察其動息擾而制之無所不得者蓋代襲其官述修其業也
楚人之操舟莫人之乘馬豈盡性哉必習而善矣今縱未能大更
其事苟明殿最考績之科驅天下之人於修效飭行之地假如某
任某官著某行立某事舉某善雪某冤必擢而遷之又能否某行

立某事舉某善雪某冤又擢而遷之蔑然無聞不待罪而黜之則下無蔽善黨惡之情矣下無蔽善黨惡之情則賢者不進於朝廷復何往也安有言行相乖才望不稱者乎制策曰至於朝廷之闕四方之弊詳延而至可得直書退有後言朕所不取者臣陳帝王之道於前矣陛下又垂問以朝廷之闕四方之弊豈不欲躋人於善道補政之闕邇哉臣又陳取士任賢之道矣陛下誠能任賢於上待人於下朝廷豈有闕而不修四方焉有弊而不去何必備繁細之事以干聰明者矣夫有天下者莫不欲使人富使人壽使人遷善使人無惡統四夷於荒外正百事於朝廷夫欲人之富莫若

登科記考

卷十九

五

厚耕植欲人之壽莫若和陰陽欲人遷善莫若明勸賞欲人無犯莫若慎刑罰服四夷莫若修文德正百事莫若任忠賢忠賢不在雖日親眾務百事其得而正文德不修雖日致干戈四夷其得而服刑罰不愼雖日殺千人奸盜其得而止勸賞未明雖日爵千人禮義其得而修冤濫未盡雪陰陽莫得而和浮屠未盡去耕殖莫得而厚此六者政之大端也伏惟陛下念之抑臣又聞非知之艱行之惟艱陛下懼化之未光懼德之未合懼一物之失所懼眾政之有乖訪遺闕於下臣張修目於清問凡前強對者莫不備陳所得則陛下知之不難矣在行之何如耳臣又以天下之事小大萬

端陛下深居九重廣有四海安得勞心神於思慮之外極神明於視聽之表臣願陛下為一事必師於古行一道必法於天明日月之光正星辰之位降雨露之澤振雷霆之威內有夔龍掌萬機之務外選方召視百事之成利於上者必慮於害人憚於志者必求諸非道則天下之望慰微臣之志塞矣謹對

文苑英華

沈亞之對策曰臣伏念目之包明其在昏夕之時則與盲者等及屬日蒙光乃能瞻元黃披萬類傑智之才其處濁俗之中則為愚者混非遭聖偶時安能調陰陽育萬物其理一也盲者雖蒙光莫能視愚者雖蒙聖莫能智其理一也故舜禹翔其光於上益稷之徒周其視於下其由懸白日而省離婁也三代以降君之光微臣之智狹見其手而迷其足觀其前而昧其後其由舉燭螢而臨庶目也今陛下神光動天鑿彼幽塞猶懼理有未至故親省羣言而臣瞽愚非能踰於智傑副陛下之清問而勉臣以相與貢臣以賢良應詔微臣所冒非任當伏竄棄之尤不足以塞罪乃輒伏進所言伏讀睿問周視聖旨見陛下思天災之病也臣愚以為皆由尚書六曹之本壞而致乎然也今請統而條指之睿問有念人俗之凋謫及於卒乘之數貨幣之資臣請以今戶部之壞舉之睿問有思才周於文武本固在於士農臣請以禮部工部之壞舉之睿問

登科記考

卷十九

六

得則陛下知之不難矣在行之何如耳臣又以天下之事小大萬

有欲以辨行之真偽臣請以吏部之濫舉之睿問有朝廷之闕臣請以刑部之失舉之睿問有四方之弊臣請以山東龍右之急奏之伏願陛下詳臣之言察臣之志無以臣微而輕其奏也臣聞周設六官以統百辟立國八百年由綱之不絕於所制也太宗龍興革魏晉之殘政修法度立中事設尙書六曹以敘班文武以條系天下號令既布而萬方從矣愛其人若愛己之德保其黎庶若保幼子恐有墜也明四目以先其視指其未見者也達四聰以先其聽喻其未聞者也尊賢之言而爲視聽視聽先張則黎庶不陷於災害而康泰矣後代雖有盜臣姦黨而終不患其亡由綱之不絕

登科記考

卷十九

七

於所制也夫尙書六曹之設猶人之有六腑也耳目口鼻之樞繫於元首手足之用關於肘膝其血氣根脈皆統於六腑符而命之然後能動用失其用者非邪則眩夫人莫不尊其首故足司其所履指司其所執百體之司各勤其用則首安其尊而不勞首之慮身猶君之居上也百辟以位則君安其尊而不勞明矣今尙書六曹外雖備其官而中實謬今人俗凋譌者其由戶部之綱不理也昔戶部其在開元最爲治平當時西有甘涼六府之饒東有兩河之賦仰給之卒不過四五卽其餘利殖所入盡與齊人四十年間富庶滂洋之若是及一日上恃昇平之功相肆威驕之狠直言得

死諛色獲進轉掌之閒清蹕巡於巴蜀矣今西涼爲虜兩河爲兵盡開元天下之兵不過當今數郡之卒勝衣之農而百徭出矣鞭役重繁不勝於籍權之不顧其害刑之不問其深危苦眾多欲無凋譌不可得也兵部之選武士亦謬矣夫試射百中爲重馳射次之馳戈亦次之此武夫賤者之宜業也而眞者百無一焉其餘盡買豪姦之革役者以俟冒入奮戈戲馬者亦得中名則估肆富人之子弟彼安能致武之所用願欲占籍自恃以追徭於鄉閭耳而欲卒乘貨幣之充強臣未見也今兩河之閒至於幽薊連屬西邊北邊而仰給之卒多於其土之齊人十九在兵部者所操曾不能

登科記考

卷十九

六

制一校尉而況紐其綱乎古者兵農之一體也三時務農一時習兵故春耕而夏植秋藏而冬講武誠願使兵部之綱紀根於古道之要兵部之令加於將帥之臣則本久益大矣何卒貨不充於古哉今禮部之得進士最爲清選而以綺言聲律之賦詩而擇之及乎爲仕也則責之不通天下之大經無王公之重器今取之至微而望甚大其猶擊陋缶而望曲齊於韶濩也今仕進之風益壞矣必以陰詐爲朴陽明爲狂願以武爲汙矣而況兼學乎陛下何不令禮部之臣督其所業雜考其所能則人可化矣夫惟博大之士爲能兼學耳夫持綱舉維非博大之士不能也夫求博大之士非

竭誠不能也故殷宗之竭誠於神神感於夢而得傳說周文之竭誠於氣氣感於兆而得太公陛下如能用殷周之誠而求之何庸周才之不至矣今工部之綱不舉其由百工之不條理焉且務於捷溢則能速壞惑於邪巧則多改作速壞相仍改作無已欲使財費之不窮工力之不竭臣未見也夫堯之功與天比覆居於土階之上蔭於茅茨之下土簋而具禹親勤理水而卑宮室是二君者非不能極巧侈之端故處陋而無厭蓋欲使天下之人自然而儉易從也而周官百工之職載於六職之書詳矣其後昏君亂主未有不極游觀之樂窮巧侈之娛恣羅紈之靡雖有生植之眾不足

登科記考

卷十九

三

充虞人之裁雖盡隴畝之農不足塞百工之役雖竭蠶婦之勞不足給綺絲之廣秦隋之末君不如此不足以隳宗社今仕家不著籍於鄉閭亦已久矣則農夫唯恐他業之不容於趨也安肯願隴畝而戀其本哉伏願陛下仰堯舜禹之聖敬畏秦隋之敗者念漢文之節儉凡在百工之用關於將作內作技同者必使統於工部以觀制作之度使勞費之怨不起於下人則堯聖禹明周規漢儉唯陛下擇耳何止士農之固業哉今吏部之補吏歲調官千餘其試以偶文僞語之書程以二百字為準考其能否以定取捨直使其人真能然尚何以補況十九皆僞人乎以此而求其實不可得

也且昆吾之利莫耶之才雖巧用不能離咫尺之木鷲鳥之羅雖善掩者不能拘蚊蚋如使恢宏博大之士裁心鑠舌以為此辭而其道安可見乎陛下何不命羣官立於朝者歲各貢其所知各以其所長試之各以其器任之不勝其任者罪罔上闕其貢者罪蔽賢而洽聞者爵逾次禮部吏部以時舉籍刑部督其不察如此則人人爭好賢人人務克己何患乎真僞不可辨哉今朝廷之闕眾多其最急者刑部刑部之綱不舉其由賞罰之不信勅命迭降而其旨相違故有行之於今日而廢之於明日罪之於此而赦之於彼是慢易欺詐之藪耳欲無枉撓不可得也誠願斥其煩苛去其

登科記考

卷十九

三

相逾則人人易守難犯然後命儒賢究掌之不明於此者不得為刑部之官無令猾賊之徒輕身重貨竊法以自弄如此則清矣賞信刑果則遠罪修己之風序今非止於闕蓋將病且痼矣夫病者其在皮膚則易也六腑已繆氣非所經而其體痼不亦危乎臣請以醫方之言諭國之病伏惟陛下察焉臣聞良醫之理痼也陳以奇方伐以猛餌外以鍼火導其血絡藥病相攻戰於其中及痼解病瘳六腑亦憊於是竭良藥以材調德膳以味從而補之然後六腑平百體正內強而外和矣夫代之愚醫則不然必使病勝而形羸不危其身者稀矣三公六曹國之六腑也果刑信賞國之筋絡

也九州百郡國之四支八蠻國之外膚也驕荒淫異國之痼病也嘉謀長算國之奇方也強將勁兵國之鍼火也禮樂法度國之德勝良藥也夫百骸居於外六腑列於內相假而成生相致而動息本爲一身也及一腑失理容而不攻其久日大攻而不除其久爲痼除而不補其久復發爲廢難矣臣以爲天寶貽痼始於一支而容之浸及百體幾危其形元宗肅宗除而不終痼及興元德宗之時又無良臣可進內強之術而攻不克先皇攻於除而不攻於補今乃復發於幽薊居國之左又有西戎之厲居於右掌之膚涉腕逾肘今已及肩何以知其自掌而及肩也以安西至於涇隴一萬

登科記考

卷十九

三

二千里其間嚴關疑作關重阻皆爲戎有由此知其及肩也則王畿界戎無五百里此肩之去喉能遠乎奈何容而不除也此皆發於中朝之闕而流其病也若四方之弊莫若山東隴右之急闕若武備之不至又請詳舉之夫聖人之母萬物必體天地之功故以陽爲文教極其光明也以陰爲武備盡其肅厲也夫陽盈則韜而陰藩之陰盈則復而陽濟之故能相理而不亂五月陽盈使一陰居其間明正陰之有位而盜陰不生也故聖人因之以武備至於十一月陰盈包將來之陽可大可久也故外作雪霜以厲之恐僭陽之道也內密煥而養之使其爲文爲光也故聖人因之求賢以爲

輔雲凍霜雪禁其焚蕪陰用也故聖人因之以正刑雷風爲前驅蕩其所不通溫光從而暘之暘德也故聖人因之以文宥是以聖人之德文雖先而武備不去前年淮夷擒齊魯滅常山死幽薊歸臣未見制法有方法也而議者且以爲兵可戢也遂用羸將守常山滯儒臨薊北不旋踵而賊氣復作矣伏願陛下慎動誠盈無傷陰之大候且行化在便人舉兵在立勢夫百斛之車百蹄之牛不能搖其轂如措之峻坂之上擡之力者不盡數牛及轟然而遷則牛足之運不給輪奔矣此立勢之樞也今幽薊之兵其由病者之再病也人虛而強履獨有立勢而誅之立勢之急在於聚威於深疑據實力於滄定然後以趙魏臨常山環兵而攻之則冀馬之縱疑蹤不望合於燕蹄矣以太原之師入薊邱則易水之東左臂不能傍運矣此拘燕固冀之方也如其擒縱之法出於一時者則在名將而用耳如其威不聚於急力不實於危雖有名將不能爲也陛下見西制戎北制虜壁壘之勢盤連交錯兵甲之多賞勞之厚以爲戎虜之畏此而不敢犯塞今以刑賞之不信也而戎臣以自入士卒虛名占籍者十五不啻日夜飛金壁走銀繒市言惟恐田園陂池之不廣也簪珥羽鈿之不侈也洞房綺闥之不邃也不如此不足以積怨勞卒及寇來則必固壁閉兵無敢出擊者如闕日戎

登科記考

卷十九

三

戈東刃陛下將安倚乎今北路猶夏猶已事嫁矣而西戎之虛盟
安足信之不可無虞也夫人性有勇怯地性有險易勇怯可以習
制制之以刑則亡怯樂之以利則亡怯惜之以勢則亡怯假如涉
險利強弩以持重者據之平陸利騎戈以捷手健蹄者兼之此得
勢而亡怯也今士卒之獲戎者得其馬羊牛雜畜及衣裝寶絡皆
與之無令有所奮奪此顧利而亡怯也蒙兵失律者皆誅此畏刑
而亡怯也如此而用勇倍百矣臣嘗仕於邊又嘗與戎降人言自
瀚海已東神烏燉煌張掖酒泉東至於金城會寧東南至於上邽
清水凡五十郡六鎮十五軍皆唐人子孫生為戎奴婢田牧種作
登科記考 卷十九 三

方之弊莫若山東隴右今策臣之目曰直言極諫則言無不直直
不懼於罪也若諫無不極者今百不盡臣之一二焉何者答問之
所及或未利於國臣雖欲漏之而不解則懼執事之臣不庸也嘗
問之所不及者當臣之所蓄或有利於國臣雖欲奏之臣懼罪言
於非宜也而況晦寒之晨奔光馳驅之下筆之條奏拘以文陳乎
臣所以憤懣之誠百不及一二焉豈無異日而顧問哉伏惟陛下
察焉謹對 文苑 英華
二年 壬寅
閏十月國子祭酒韋乾度奏當監四館學生每年有及第闕員其
登科記考 卷十九 三

或聚居城落之間或散處野澤之中及霜露既降以為歲時必東
望嗚呼其感故國之恩如此陛下能不念之臣意西戎今冬當踰
河拒北虜明年必大入靈武寇西城先擊鹽池有誠能因此時詔監
隴邠涇及南梁皆會兵計事獨得以老弱留謹城其他少壯及騎
士皆持裝佩鹽糗令邠涇原軍皆出平涼道彈箏邠軍北回
陜峽守蕭關涇原軍西遮木峽關鳳翔軍逾隴出上邽因臨洮取
鳳林關南梁軍道鳳逾黃花因狄道會隴西得其利則擊因其牛
羊足以供具各以輕騎入賀蘭撫諭其遺人飛聲流勢延 關二 西
則故地盡可得也如此則王畿之內安有警烽之 關二 臣固曰四

生則無房可給請起今以後學生有及第出監者仰館子先通狀

納房待有新補學生公試畢後便給令居住當監承前並無專知

館博士請起今以後每館眾定一人知館事如生徒無故喧競者

仰館子與業長通狀領過知館博士則準監司條流處分其中事

有過誤眾可容恕監司自議科決如有悖慢師長彊暴鬪打請牒

府縣錮身遞送鄉貫救旨宜依冊府元龜 唐會要

進士二十九人唐詩紀事周墀以木雞賦及第是木雞賦為此年

英華文苑英華又載琢玉詩當亦是此年試題是年平會以府

元落韋漸李餘以等第罷舉見據言唐詩紀事長慶二年平會

同賞蘭仙輩白敏中舊書白居易傳敏中字用晦居易從父

謂之舉場十惡弟祖麟父季康敏中長慶初登進士第

登科記考卷十九

白居易故深水縣令白季康墓誌銘公後夫人高陽敬氏生子曰

敬中進士出身又曰夫人訓子為賢母故敏中遵其教飭其身升

名甲科陳振孫香山年譜長慶元年公從弟敏中及第香山集

有喜敏中及第詩云自知羣從為儒少豈料詞場中第類桂折一

枝先許我楊穿三葉盡驚人轉於文墨須留意貴向賀拔慧

煙霄早致身莫學爾兄年五十蹉跎始得掌絲綸賀拔慧

王相起長慶中再主文柄志欲白敏中為狀元病其人與賀拔慧

為交友慧有文而落拓因密令親知申意俾敏中與慧絕前入復

約敏中為具以待之敏中欣然曰皆如所教既然慧果造門左右

給以敏中他出慧遲留不言而去俄頃敏中躍出連呼左右召慧

于足悉以實告乃曰一第何門不可致奈何輕負至交相與歡醉

負陽而寢前人觀之大怒而去懇告於起且云不可必矣起曰我

比只得白敏中今周輝舊書本傳輝字德升汝南人祖

當更取賀拔慧矣類父需輝長慶二年擢進士第

唐詩紀事陳標終侍

御史長慶二年進士苗愔韓文考異引登科記愔長慶

晦見文苑浩虛舟見文苑英華通志氏族略唐隰州刺史浩

英華浩虛舟

裴休舊書本傳休字公美河內濟源人祖宣父肅休長慶中從

言制首鄉賦登科盧肇宣州新興寺碑裴公休擢進士甲科登直

傳言長慶中故載于此

諸科十人

山人科見雲麓漫鈔

日試百篇科見雲麓漫鈔

田夷吾曹璠白居易有日試詩百首田

縣尉制云乃者魏亮二帥以田夷吾曹璠善屬文貢置闕下有司

奏報明試以詩五言百篇終日而畢藻思甚敏文理多通賢侯薦

延宜有升獎因其所貢郡縣各命以官而倚馬爰來衣錦歸去以

書藝文志載郁渾常應百篇舉壽州刺史李紳試

之李紳刺壽州在寶歷中蓋其時亦置此科也

知貢舉禮部侍郎王起舊書本紀長慶元年十月辛未以中書

舍人知貢舉王起為禮部侍郎王播

登科記考卷十九

傳播弟起穆宗即位拜中書舍人長慶元年遷禮部侍郎其年錢

徽掌貢士為朝臣請託人以為濫詔起與同職白居易覆落者多

徽為禮部侍郎

浩虛舟木雞賦曰惟昔有人心至術精得雜之性情可馴而無小

無大術既盡而不飛不鳴對勃敵以自持堅如挺植登廣場而莫

顧混若削成初其教以自然誘之不懼希漸染而能化將枯槁而

是喻質殊樸斲用明不競之山狀匪雕鏤蓋取無情之故然則飲

啄必異嬉游殊苙棲心而自若期顧敵而如無日就月將功盡

而稍同顛柢不震不悚性成而漸若朽株已而芥羽詎設雕籠莫

閉卓然之至全變兀若之姿已致首圓脛直輪櫛之狀俱呈嘴利

距銘枳枸之芒並利是以縱逸情絕端良氣全臆離披而踵附眸
眩曜而節穿驚被文而錦翼蔚矣迷塞木而花冠爛然虛驕者懷
不才之虞安能自恃賈勇有攻堅之懼莫敢爭先故能進異激
昂處同虛寂郢工誤起乎心匠邱氏徒驚乎目擊澹然無撓子綦
之質方儔確爾不回周勃之強未敵之物斯在其由可徵馴致已
忘乎力制積習潛通乎性能是則語南國者未足與議關東郊者
無德而稱士有特力自持端然不倚塊其形而與木無一灰其心
而顧難若是彼靜勝之深誠冀一鳴而在此

文苑
英華

丁居晦琢玉詩曰卞玉何時獻初疑尙在荆琢來聞制器價傷勝

登科記考

卷十九

壬

連城虹氣衝天白雲浮入信貞珮為廉節德杯作侈奢名露璞方

期辨雕文幸既成他山豈無石室及此時呈

文苑
英華

浩虛舟琢玉詩曰已沐識堅貞應憐器未成輝山方可重散璞乍

堪驚玷滅隳心正瑕銷奪眼明珠磨虹氣在拂拭水容生賞翫冰

光冷提攜月魄輕仁當親捧握瑚璉幸齊名

文苑
英華

三年

癸卯

正月禮部侍郎王起奏曰伏以禮部放榜已是成名中書重覆尙
未及第若重覆之中萬一不定則放榜之後遠近誤傳其於事理
實為非便臣伏請今年進士堪及第者本司攷試訖其詩賦先送

中書門下詳覆候敕卻下本司然後準舊例大字放榜從之

冊府元龜
唐會要

舊書
本紀

二月諫議大夫殷侑奏謹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
人倫之紀備矣故先師仲尼稱志在春秋歷代立學莫不崇尙其
教伏以左傳卷軸文字比禮記多較一倍公羊穀梁比尙書周易
多較五倍是以國朝舊制明經若大經中經能習一傳即放冬集
然明經為傳學者猶十不一二今明經一例冬集人之常情趨少
就易三傳無復學者伏恐周公之微旨仲尼之新意史官之舊章
將墜於地伏請置三傳科以勸學者左傳問大義五十條公羊穀
梁各問大義三十條策三道義通七以上策通二以上與及第其
白身應者請同五經例處分其先有出身及前資官應者請準學
究一經例處分又奏歷代史書皆記當時善惡繫以褒貶垂裕勸
戒其司馬遷史記班固范曄兩漢書旨意詳明懲惡勸善亞於六
經堪為代教伏惟國朝故事國子學有文史直者宏文館宏文生
並試以史記兩漢書三國志又有一史科近日以來史學都廢至
於有身處班列朝廷舊章昧而莫知者况乎前代之載焉能知之
伏請置前件史科每史問大義一百條策三道義通七策通二以
上為及第能通一史者白身請同五經三傳例處分其有出身及

登科記考

卷十九

壬

前資官應者請同學究一經例處分其有出身及前資官稍優與

處分其三史皆通者請錄奏聞特加獎擢仍請頒下兩都國子監

任生徒習讀教旨宜依仍付所司 舊書本紀 冊府元龜 唐會

二年誤 科置於

進士二十八人 其年試麗臚賦見書錄解題 鄭冠狀 袁不約

唐才子傳袁不約字遠模長慶二年鄭冠榜進士 羅 顧師豈

憲東安鎮新築羅城記汝南袁不約還模以文學進 新書本 李敬

方長慶二年鄭冠榜進士 韓湘也長慶二年禮部侍郎王起下

老成之子公兄奔之孫昌黎又有示爽詩考異引孫注湘字北渚

登科記考 卷十九 元

李餘 唐詩紀事餘登長慶二年進士第蜀人也張籍送餘歸蜀詩

來爭取舊衣裳山橋曉上蕙花暗水店晴看芋葉光鄉里親情相

見日一時攜酒上高堂賈島送餘及第歸蜀詩云知音伸久屈觀

寄書來否原居出甚稀 姚合有送李餘及第歸蜀詩云蜀山高

岩巖蜀客無平才日飲錦江水文章盈其懷十年作貢貴九年多

遠迴春來登高科升天得梯階手持冬集書還家獻庭闈人生此

為榮得如君者稀李白蜀道難為無成歸子今稱意行所歷安

覺危與子久相從今朝忽乖離風飄海中船會合難自期長安米

相遠勉子慎其道急若食與衣若熱道路亦行人念前馳一杯不

可輕遠別方自茲又朱慶餘有送餘及第歸蜀詩云從得高利名

轉盛亦言歸去滿城知發時誰不開筵送到處人爭與馬騎劍路

紅蕉明棧閣巴村綠樹陰神祠鄉中後輩游門 李訓 舊書本傳

館半是來求近日詩 按即上年等第罷舉者 李訓 舊書本傳

宰相揆之族孫始名仲言進士擢第 按舊 訓 舊書本傳

諸科十九人

道舉科 見雲麓漫鈔

日試萬言科 見雲麓漫鈔 張口白居易有報衢州張使君詩云萬言

張涉登萬言科在天寶時德宗朝已放歸田里不應 舊手才難敵注張會應萬言登科按

至長慶中年為衢州刺史蓋張使君於是年登科也

知貢舉 禮部侍郎王起 舊書王播傳起掌貢二年得士九精先

俊造十乘六七及元慎李紳在翰林深恐其事故有覆試之科及

起考貢士奏當司所選進士據所考雜文先送中書令宰臣閱視

可否然後下當司放榜從之議者以為起雖避是非失貢職也故

出為河南尹 張籍有喜王起侍郎放榜詩云東風節氣近清明

車馬爭來滿禁城二十八人初上牒百千萬里盡傳名誰家不借

花圍看 在處多將酒器行共賀春司能鑒識今年定合有公卿

四年甲辰

登科記考 卷十九 三

正月壬申穆宗崩 舊書本紀

丙子敬宗即位於太極東序 通鑑

三月壬子 上御丹鳳樓大赦天下制曰天下諸色人中有賢良方

正能直言極諫經術優深可為人師詳閑吏理達於教化軍謀宏

遠堪任邊將者委常參官并諸道節度觀察使諸州刺史各舉所

知限來年正月到上都 冊府元龜

進士三十三人 李羣 狀元 撫言合肥李郎中羣始與揚衡符

有名郎出牧九江郡者執辭之際屢以文柄迎合於公公曰誠如

所言廬山處士四人儻能計偕當以到京先後為函既公果主文

院門請引見公問其所止答云到京後時未遑就館合肥神
質壤秀主司為之動容因曰不為作狀頭便可延於吾廬矣
韓
唐才子傳琮字成封長慶四年李羣
章楚老唐才子傳章楚
琮榜進士及第唐詩紀事作琮字代封
書舍人李宗閔下進士金華子羣楚老少有詩名相
國李公宗閔之門生也自左拾遺辭官東歸寄居金陵
李甘書
本傳甘字和鼎長慶未進士擢第
庶言引登科記李甘長慶四
年及第因話錄長慶以來李封州甘為文至精甘出於李相國
武都公門下
韓昶目黎符城南讀書詩考異引樊注登科記公
時以為得人
韓昶之子昶登進士第在長慶四年
韓昶自為
墓誌銘云昌黎韓昶字有之生徐之符離小名曰符六七歲出言
成文張籍奇之年十一二樊宗師大奇之稍長受進士及第見進
士所為之文與樊不同遂
改體就之年二十五及第
唐冲
薛庠
袁都
唐語林李相宗
多清雅俊茂唐冲薛
庠袁都時謂之玉筍
諸科十五人

登科記考

卷十九

至

知貢舉 中書舍人李宗閔
舊書本傳宗閔入為中書舍人三年
冬權知禮部侍郎四年貢舉事畢權
知兵部侍郎按本紀十月以權知禮部侍郎李宗閔權知兵部侍郎
紀傳所謂
紀傳所謂
權知也

登科記考卷二十

大興徐松

唐敬宗睿武昭愍孝皇帝

寶曆元年乙

正月辛亥上祀南郊還御丹鳳樓大赦天下改元制曰澄清教化莫尚乎太學明治心術必本乎六經天下諸色人中有能精通一經堪為師法者委國子祭酒訪擇具以名聞天下州縣各委刺史縣令招延儒學明加訓誘名登科第即免征徭舊書本紀 冊府元龜 唐大詔令

三月辛酉詔常參及諸州府准去年三月三日制舉諸色目見到

登科記考

卷二十

總三百一十九人按舊書本紀作二百九十一人今月二十八日御宣政殿臨試

宜付所司準式冊府元龜

辛未帝御宣政殿試制舉人詔曰朕聞心術順道天下可一言而興聰明壅途堂上有千里之遠故唐虞而降則考試觀俗漢魏之際則詔策求賢朕纘紹丕圖撫臨方夏實懼誠有所偏信鑒有所未周乃前歲詔六官九卿方岳尹正有位之士逮于庶僚高懸四科博薦羣彥將訪眾政之闕酌至論之中子大夫庭列儼然可應其品是用宵與前殿永日渴求條列坦明咸本經意固于大夫之所講磨矣當竭誠慮無有蘊藏宜坐食食訖就試冊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以中書舍人鄭涵吏部郎中崔瑄兵部郎中李虞仲並充考制策舊書本紀

策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舉人問皇帝若曰朕恭守憲祖中興之運穆宗紹甯之業實畏兢翼亦免荒陞諸侯忠士而奉職卿士循法而恪官四夷內向兆人休息至於屬統垂文程示後代終有致人之意未有理人之術古人云希顏之徒亦顏之流也又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予竊不讓欲追蹤乎三代俯視乎二漢陶今俗於至道躋兆人于泰和子大夫皆蘊器應薦憤憤悻悻思所以奮者於日久矣當極其慮開予鬱滯夫禮樂刑政理之具也禮樂非

登科記考

卷二十

謂威儀升降鏗鏘拊擊也將務乎卑天時節地利和神人齊風俗也刑政非謂科條章令繁文申約也將務乎愧心格恥設防銷微也必有其論何方致之四人混處遷于異物歷代已降皆所共患士本於儒而有詭道之行農尚篤固而多捐本之心工繕用物而作雕磨之器商通有無而齎難得之貨思矯其弊必有其術漢高之基稱蕭曹孝宣之興稱丙魏朕觀其書燦焉盡在我國家之盛其紀年則曰貞觀開元其輔相則曰房杜姚宋朕觀其書則拔羣絕類者不能相遠然兩朝之盛四子之能不可誣也將與元化合德謨謀而無際歟為史官詞志不能入於其事歟口食至多而墾

關者情供億至眾而財官是空官無關員而家食者告困德澤仍
臻而錄一作弱者未贍必有其旨何以辨之無泛無略無游說無
隱情以副虛求朕將親覽文苑英華唐大詔令集

四月丁亥制曰朕深居法宮高處宸極嘗慮天下多務墜于上聞

朝廷大猷闕于中興至於伏陛叩顙造膝犯顏皆驟遷顯榮寵以

優錫猶思物不得茂遂道有所鬱堙是用虛衷訪賢側席前殿緘

密以獻聞自朕躬切彌于違無所回忌第于上下揚於正朝吾之

不宏亦可謂信于海內矣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舉人第三等

唐仲章端符舒元褒第四等蕭儼楊魯士楊儉來擇趙祝一作裴

登科記考 卷二十

惲一作第四次等章繇李昌實一作嚴楚封田邕崔瑣第五上等

李據一作蕭夷中馮球元晦詳閑吏理達於教化科第五上等章

正貫軍謀宏遠材任邊將科第三等裴儔第四次等侯雲章咸以

諫言正詞兵符教本應問如響不窮如泉著之於篇爛然盡在宜

膺中鵠之選用叶廉爵之經其第三等人委中書門下優與處分

第四等第四次等第五上等中書門下即與處分後不數日帝謂

宰相曰韋端符楊魯士皆涉物議宜與外官乃授端符同州白水

縣尉魯士興元府城固縣尉宰臣等請其罪名不得舊書本紀

唐大詔 令集

進士三十三人 是年李景方盧鎰 柳璟狀元見玉芝堂談薈

初登進士第 新書瑒字德輝 因話錄小柳舍人璟自祖父郎

中芳以來奕世以文學居清列舍人在名場淹屈及擢第首冠諸

生當年宏詞登高科十餘年便掌綸詔 卓異記載座主見門生

知舉有楊嗣復柳璟又云嗣復與璟又是禮部侍郎璟首及第

歐陽表 永樂大典引開中記歐陽表字希甫開縣人寶曆

之武 永樂大典引宜春志易之 楊洵美 唐詩紀事洵美登寶曆

史 李從晦 新書宗室傳從晦寶曆初及進士第 裴素 寶曆

裴素明日帖裴素制諸書寶曆元年楊嗣復相公下及第更不知

問是何薄情也明日為吾人請假一日具空綸祗候望捨卻他事

早見訪也無人惟有崔十學士此走狀不宣素再拜二十一官

郎中使君閣下三日按帖語當是素與其同年書存之俟考

杜勝 舊書杜黃裳傳弟勝登進士第新書勝字斌

諸科三十二人 登科記考 卷二十 四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唐仲 見冊府元 章端符 見冊府元

舒元褒 見冊府元 裴儔 見冊府元 蕭儼 見冊府元

府元龜 楊魯士 見冊府元 裴儔 見冊府元 蕭儼 見冊府元

會要 來擇 見冊府元 趙祝 見冊府元 裴儔 見冊府元

田邕 見冊府元 崔瑣 見冊府元 李滄 見冊府元 嚴楚封 見冊府元

李漢傳 又見韓 蕭夷中 見冊府元 馮球 見冊府元 元晦 見冊府元

愈李邦墓誌 蕭夷中 龜唐會要 馮球 龜唐會要 元晦 龜唐會要

詳閑吏理達於教化科 韋正貫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蕭鄭章

良極諫策登乙科授太子校書敬宗朝又以華原縣尉再登詳閑吏理利遷萬年主簿考京兆進士能第上下頗得一時之俊 崔

軍謀宏遠材任邊將科 裴儔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肅之 侯

雲章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博學宏詞科 柳璟 見上

知貢舉禮部侍郎楊嗣復 舊書本傳牛僧孺作相欲薦拔大用

命嗣復權知禮部寶曆元年二月選貢士六十八人後多達官

按是年及明年進士適符六十八人之數而傳言元年二月或專

登科記考

卷二十

五

嗣復與諸生坐兩序始於陵在考功擢浙東觀察使李

舒元褒對策曰臣久誅今之天道運行地力負載生生滋息皆與

堯舜禹湯之時不異及言其理亂安危則邈然數千里而遠臣因

靜索其源蓋由時君之所致也在禹以夏王桀以夏亡在湯以殷

主紂以殷亡是古今有異耶直人事而已矣臣嘗病之願抱血誠

而寫置於天子之前天路甚高無由聞達是以卒歲於悒如抱沈

痼天意似知臣有移時之術而能懇懇不已幸使臣不為霜露所

薄而無犬馬之疾謂遭遇陛下嗣位之日首以直言極諫徵夫賢

良方正之士而虛心以問之此乃五帝三王之所難行而一朝陛

下盡能行之所謂天地交泰之時也臣不敢懼避願就湯鑊之誅

願盡吐成敗利害之根願解天下元元創懸之急也亦不枝莫藻

飾以為言上緣聖問下切人情度陛下必能行之者而後言之伏

惟陛下察其忠而諒其直實天平等甚謹昧死上言制策曰古人

云希顏之徒亦顏之流又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子竊不讓欲追

蹤乎三代俯視乎漢陶谷俗于至道躋兆人於泰和子大夫皆

羸器應薦憤憤悻悻思所以奮者於日久矣當極其慮開子鬱滯

者陛下首問及此有以見聖人思理之深也臣聞楊雄有希顏之

言顏淵有慕聖之語皆謂生雖異代但行其道即其人也今陛下

登科記考

卷二十

六

蘊上聖之姿執大寶以御乎人夫寒暄發于咳唾生死繫于喜怒

其力與天地爭大其財與泉源不窮臣竊謂以此之力提五岳而

塞乎四海也今賜策曰子竊不讓欲追蹤乎三代俯視乎漢此

乃陛下謙光之至也微臣敢不拜舞稱賀條列而言乎臣聞三代

之理以義化天下其猶天地之無不覆載日月之無不照臨雖負

至聖之姿常若不足在求賢以輔張諫以規憂天下之憂樂天下

之樂未嘗枉一物而私其功也三代之後亦求其所理之門何者

足以立功而親人此道苟失在未嘗有思天下之苦既不知其苦

必輕用其人所謂輕用者非謂其日殺不辜蓋以天下之力已困

而上之用無節上之用無節則有轉死溝壑之患生于無節足以爲生人之刀鋸也又有甚於此者則爵祿徧於輿臺威福生于左右刑罰不中法令不行天下昏亂猶不知覺自以爲萬代之安以此求理何異緣木而求魚哉今陛下欲追蹤乎三代則莫若用三代之理何者伏望陛下以其德理天下則思求賢以廣其覆載以貞明並日月則思納諫以助其照臨察逆耳之言則知其爲端士而進用之間悅心之語則辨其爲邪諂而斥遠之御一膳思天下之饑披一裘思天下之凍覽國史思祖宗創業之艱難觀貢賦思黎甿耕織之勤苦居宮殿思採伐之勤勞視嬪媵思離曠之怨恨

登科記考

卷二十

七

登科記考

卷二十

八

聲色游晏悟伐性之言馳騁畋獵念垂堂之戒載六軍無令恃寵抑近習無縱威權無使有求恩之名無使有得幸之號無使內干外政無使中奪外權無垂飾喜之賞無行遷怒之罰無求悅目之華無好蕩心之巧此乃三代明王理天下之術也陛下誠能慕之則宜法而行之行之不已自然遠超于三代矣況俯視二漢乎此則陶今俗于至道躋兆人於泰和又豈勞聖慮哉制策曰夫禮樂刑政理之具也禮樂非謂威儀升降鏗鏘拊擊也將務乎阜天時節地利和神人齊風俗也刑政非謂科條章令繁文申約也將務乎愧心格恥設防銷微也必有其論何方致之者臣聞禮樂刑政理天下之本也三代之理未始不先於禮禮明則君臣父子長幼尊卑識其分而人倫之序正矣人倫之序正則和順孝慈之慶感于上所以阜天時也貴賤之位別於內則奢侈耗蠹之弊息於外此所以節地利也自然上下交泰而天下之心悅天下之心悅因可以達于樂樂達則神人自然和矣神人和則天下之心樂天下之心樂則風俗自然齊矣仲尼曰安上理人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其此之謂乎固非謂乎威儀升降鏗鏘拊擊也伏惟陛下舉三代禮樂而行之而不以形聲之爲貴則可以阜天時而節地利和神人而齊風俗刑政者國家之大典臣聞貞觀之理刑政甚明夫刑者期於無刑政者期于無政蓋以一人而齊天下能用之者則理不能用之者則亂刑設而不犯畫一之謂也政立而不易必行之理也然後能去奸宄懲暴亂而養育黎人也然其患在於任情好惡遠近雷同雖堯舜不可爲理也況今人人自爲強禦欲其愧心格恥設防銷微無由得也何以言之今軍伍之人陛下之人也府縣之人亦陛下之人也既皆陛下之人則刑政所宜共守今有惰游無賴之人不脩本業輸貨權酷苟求微利一入北軍張影附勢憑託附籍恣行凶頑執憲與尹京者持陛下刑政以繩其罪主者則云彼越局而挫我也遂夸其威權以固護之持刑政

者無由而禁徒有城狐社鼠之歎耳此陛下刑政不行于畿下況其遠者乎其外則守土之臣或多自開戶牖徭徭權稅不本制條刑罪重輕率于胸臆此陛下刑政不行於內地況其遠者乎伏惟陛下明于用刑則可以期於無刑矣豈止於愧心恥格乎率力為政則可以期于無政矣豈止于設防鎖微乎伏惟陛下徵貞觀刑政而行之則天下之人有恥且格矣制策曰四人混處遷于異物歷代已降皆所共患士本於儒而有詭道之行農尚篤固而多捐本之心工繕用物而作雕磨之器商通有無而齋難得之貨思矯其弊必有其術者臣聞明君在上制四人之業不使為異物所遷

登科記考

卷二十

九

今士之為儒非不強學而有詭道之行者其弊自陛下親巧諛而疏鯁直也農人之業非不篤固而多捐本之心者其弊自陛下嗜珍味而惡菲食也工人之藝非不專而作雕磨之器者其弊自陛下厭樸素而尚淫巧也倘人之利非不多而齋難得之貨者其弊自陛下貴珠玉而賤布帛也伏惟陛下斥巧諛則士無詭道之行矣絕珍味則農無棄本之心矣碎淫巧則工無雕磨之器矣賤珠玉則商無難得之貨矣矯弊之術其在此乎夫矯弊在先原其本然後責其末何者制士人之祿使稍優寬農夫之稅使加薄酬工人之庸使當直來商人之貨使其通如此自然各修其業矣復敢

有為異物所遷者則陛下之刑政存焉制策曰漢高之基稱蕭曹孝宣之興稱丙魏朕觀其書燦焉盡在我國家之盛其紀年則曰貞觀開元其輔相則曰房杜姚宋朕觀其書則拔羣絕類者不能相遠然兩朝之盛四子之能不可誣也將與元化合德諛謀而無際歟者臣聞元首以輔弼興理自古王者期建非常之業則必有非常之人以佐之漢之高祖資蕭曹孝宣憑丙魏一則以創業一則以中興其道可得而知也漢高起于布衣以有天下大敵未滅日月持久蕭曹匡輔謀計居多所以覺其功業盛也孝宣起于人間霍光歿後方親政事然霍光雖乘時之功不通經術非王者之

登科記考

卷二十

十

佐弊政尤多丙魏乘弊之餘以竭股肱之任卒致中興所以覺其輔佐之勞也我太宗元宗明聖之資海內從化而房杜姚宋當至理之代皆盡啓沃之力咸有匡輔之道主聖臣賢君臣道合是以貞觀開元與漢之功臣有異而兩朝功德事業光乎史冊陛下以拔羣絕類之不相遠者則臣嚮所謂主聖臣賢道合交泰正史氏無德而稱焉制策曰口食至多而墾闢者情供億至眾而財官是空官無關員而家食者告困德澤仍臻而寡弱者未贍必有其旨何以辨之毋泛毋略毋游說毋隱情以副虛求朕將親覽陛下終問及此有以見聖心憂勞之至也微臣敢有所隱而不盡言乎陛

下以口食至多而墾闢者情供億至眾而財官是空非上失勤儉之化而下棄其本不務乎夫欲墾闢多而財賦足者莫若勸人之務本務本在百姓樂其業而墾土以穀樹桑以絲此皆取之於厚地厚地之出如泉源焉豈有窮竭耶今捨此不務而欲墾闢之不惜不可得也今陛下宮室池臺之盛則人務採伐而輒趨斧斤之利此耕夫十去其二也後宮羅紈鉛紅者數千人日費數千金此耕夫十去其一也尚食之饌窮海陸之珍以充圓方一飯之資亦中人百家之產此耕夫十去其一也廐馬與鷹犬之多皆使廝養之其芻粟梁肉之供一物之命有甚於人此耕夫十去其一也車

登科記考

卷五十一

十一

輿服玩皆錯以兼金銀以美玉或文犀瑇瑁大貝明珠齒革羽毛窮奇極異採之者或航溟海梯崇山力盡不回繼之以死此耕夫十去其二也有假於浮屠削髮惑眾而建立寺宇刻雕像形度天下之多不下數十萬此耕夫十去其二也姦吏理人苟以應辦為先急徵其稅厚剝其賦以媚于左右此耕夫十去其一也上好珍奇則商通無用之貨上好伎巧則工作無用之器器與貨皆出于人力乃委于無用之地此耕夫十去其一也此數者乃困生人力而竭國用之甚者陛下誠能慕采椽茅茨之化繩浮屠惑眾之教抑姦吏賦斂之心閉工商無用之事則百姓皆歸本而墾闢矣

何慮乎口食至多哉陛下誠能節嬪嬙之侍斥犬馬之繁減海陸之溢省車輿服玩之珍則賦自然足何慮乎供億之眾哉故語有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使伊傅復生為陛下計者不能易此也陛下以官無闕員而家食者告困豈非擇才授任之不明歟遷轉課績之不嚴歟今自三事及羣有司皆有其官官有其祿考成在於歲滿則轉不知陛下何以選而致之哉臣聞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言內外各用其人為理而天下安甯也今多士盈朝而使陛下憂勞若此雖無闕員將何用哉甚矣文王以甯之謂也陛下何不各於其局而考其課績有其效者則升之無其效者則退之如此則尸素充員者鮮何憂乎家食而告困哉陛下以德澤屢降而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一

十一

蘇弱者未贍豈非方鎮之臣為壅遏其恩者耶竊見今主守之臣與聚斂之臣巧計萬端割剝生人膏血兩稅之外徵率雜科以為非時之進富貴原注陛下恩澤於是月進時進朝賀之進羨餘之進當進之時表章上言皆云臣自方圓不擾陛下百姓舉此一節則明其欺詐甚矣今長吏節度觀察刺史之家其奢者家僅數百人其儉者不下百人以其祿俸自給尚且不足必重斂于人以繼之則明知其所進非祿俸也既非祿俸而云不擾百姓將何得哉所以兩稅之外常有誅求鹽鐵權酷重疊籠稅託為進奏般次

相運水陸轉輸半入私家今天下之人流離棄業日益困矣而陛下無由知之雖仍降德澤澤不流則鰥寡從何而贍陛下聞之得不為少軫聖慮少動聖心臣竊料陛下將不忍聞也陛下倘察臣之言特回聖意一為思之敕有司備天下舊定之租賦禁奸臣非法之誅求減鹽鐵權酷之繁稅絕天下無端之進奉如此則德澤自降而天下之人自獲蘇息富而庶矣豈慮乎鰥弱之不贍哉然清問所及皆當今之切者微臣尚言亦已盡矣陛下察而行之在陛下留心庶政而法其兢兢業業者而已何者陛下春秋鼎盛上荷十二聖之重構自即位以來嘗日肝不視朝大臣憂懼百辟登科記考

卷二十

三

懍慄進諫者詞旨懇切陛下既嘉其忠亦允其請然宰相卿士未有專時之對則萬幾之重其闕幾時加之千門之深羽衛之隔則堂上之遠豈止於千里哉雖陛下雄傑聰明極慮而憂天下何由而得雖曰徵賢良為直諫又何益于理故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推是而言則天下理亂不由陛下而致其由誰乎臣所謂留心庶政而法其兢兢業業者蓋為此也況今大弊未去其可忽之耶所謂大弊者在法吏之侮文權臣之弄柄朋黨連結貨賄公行以中外重位出入迭居名器輕於糞土公侯備子頑鴛恣行威福苛傷暴殘諫官不敢論御史不敢糾雖陛下有

口天下之名而此輩乃害天下之實此弊不去生人未安陛下必欲去其弊者拔其根本斥諛佞進忠賢早朝而晏退引宰相公卿詢訪天下之利病至於羣有司皆使鯁直列侍而親決萬幾之務此乃聖帝明王理天下之術也伏維陛下留神獨聽無惑于左右則四海九州幸甚微臣敢愛一身之死而不直乎謹對

二年 丙午

十二月八日 敬宗紀 敬宗遇害 舊書 本紀

乙巳文宗即位 通鑑

進士三十五人 是年崔仲府元落章 裴休 狀元 舊書裴休傳 教等第罷舉見摭言 休弟休字冠識登進

登科記考 卷二十 古

士第李商隱為榮陽公桂州舉人自代狀裴休身先較 張知實 藝之場首出觀光之籍唐才子傳作球披言又作求 見唐關史 杜牧龍西李 朱慶餘 唐才子傳朱慶餘字可久以 府君墓誌銘有張知實 朱慶餘 字行闈中人實歷二年裴球 榜進士及第授秘書省校書 書錄解題未可久字慶餘以字行 受知于張籍實歷二年進士 唐詩紀事慶餘遇水部郎中張籍 知音索慶餘新書篇什留二十六章置之懷袖而推贊之時人以 籍重名皆籍錄諷詠遂登科慶餘作閑意一篇以獻曰桐房昨夜 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粧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籍 酬之曰越女新粧出鏡心自知明豔更沈吟齊紈未是人間貴 曲菱歌敵萬金由是朱之詩名流于海內矣 張籍有送朱慶餘 及第歸越詩東南歸路遠幾日到鄉中有寺山皆遍無家水不通 湖聲連葉雨野氣稻花風州縣知名久爭邀與客同姚合亦有送 朱慶餘及第後歸越詩勸君緩上車鄉里有吾廬未得同歸去空 令相見疏山晴樓鶴起天曉落 夏侯孜 舊書本傳孜字好學本 潮初此慶將誰比獻親冬集書 夏侯孜 舊書本傳孜字好學本 年登進士第 玉泉子夏侯孜在舉場有子生者有財名遇孜下 第偕遊京西鳳翔節度使館之從事有宴召焉酒酣從事以戲子

祝曰二秀才明年當得第當堂印王生自負怒曰吾誠茂將與
夏侯汝同年乎不悅而去汝後及第累官至宰相王生竟無所聞

劉黃 舊書文苑傳劉黃字去華昌平人父勉黃歷二 李方
元 杜牧故處州刺史李君墓誌銘君諱方元字景業刑部尚書贈

元 可空貞公長子少有文學年二十四一貢進士舉以上第升名

元 解禱以會昌五年卒年四 郭復禮 郭言揚 唐開元榮陽鄭氏

元 十三推之知上第在是年 尹諱復禮應進士舉十不中所司選因危且甚于佛寺有僧宏道

元 者人信畫則平居夕則視事于陰府十所叩者八九拒之復禮不

元 勝其寒實憤慨則擇日齋沐候焉頗容按之且曰某未嘗妄洩于

元 人今知茂才抱積薪之歎且久之不能隱忍耳勉旃進取終成美

元 名然其事類異不可名也鄭拜請其期宏道曰唯君無期須四事

元 相就然後遂志四缺其一則復負冤如是者骨月相繼三榜三榜

元 之前猶梯天之難三榜之後則反掌之易也鄭愕然不諭復再拜

元 請語四事之目宏遲疑良久則曰慎勿言于人君之成名其事有

元 四亦可以為異矣其一須是國家改元之第二年其二須是禮部

元 侍郎再知貢舉其三須是第三人姓張其四同年須有郭八郎四

元 登科記考 卷二十 五

者闕一則功虧一簣矣如是者賢弟姪三榜率須依此鄭雖大疑

元 其言然鬱鬱不樂以為無復望也敬謝而退長慶二年人有導其

元 姓名於主文者鄭以其非再知貢舉意疑之果不中第洩言來

元 元寶歷之二年新昌楊相國再司文柄乃私喜其事未敢洩言來

元 春遂登第第二人姓張名知實同年郭八郎名言揚鄭奇歎且入

元 因紀于小書之抄次至故尚書右丞諱憲應舉大和二年頗有籍

元 籍之舉以主文非再知舉試日果有期則之恤爾後應大和九年

元 九舉年敗于垂成直至改元開成之二年高籍再司文柄明年

元 果登上第第二人姓張名棠同年郭八郎名植又附書于小書之

元 抄次至故駙馬都尉諱顯舉時譽轉治至改元會昌二年禮部

元 柳侍郎景再司文柄都尉以狀頭及第第二人姓張名潛同年

元 郭八郎名京爾後榮陽之弟姓就試如破竹之勢迎刃自解矣

元 盧求 舊書盧求傳父求寶歷初登進士第宰相世系表求之父損

外孫後求子搗鄭亞子改杜審 崔球 舊書崔球傳球字叔

按此則是年 劉符 政會之後方平之子寶歷二年擢第至戶部

有司求矣 蔡州刺史秘書郎藻之子見宰相世系表及古今姓氏書辨證

邵氏以為方平子誤符八子皆登進士第即崇龜崇舜昆弟也

李從毅 李道裕 李景初 李助 李侁 黃駕 見上

諸科十二人 長念九經科 見雲麓

知貢舉 禮部侍郎楊嗣復 唐詩紀事寶歷中楊於陵僕射入觀

新昌里第僕射與所執坐正寢嗣復領諸生翼兩序元白俱在賦

詩席上楊汝士詩後成元白覽之失色詩曰隔坐應須賜御屏盡

將仙翰入高真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在雙庭再歲生徒陳

賀宴一時良吏盡傳馨當時疏廣雖云盛詎有茲筵醉絲醺其日

登科記考 卷二十 六

大醉歸謂其子弟曰 吾今日壓倒元白

唐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 大和元年 未

二月 冊府元龜 乙巳大赦改元制曰天下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

能直言極諫者及經學優深可為師法詳閑吏理達於教化軍謀

宏遠堪任將帥者常參官及方牧郡守各舉所知無人舉者亦聽

自舉並限來年正月到上都 舊書本紀 冊府元

敕自今已後天下勳臣節將子弟有能修詞尚學應進士明經及

通史學者委有司務加獎引 唐會

七月辛巳敕今年宜權於東都置舉其明經進士任便在東都赴集其上都國子監舉人合在上都試及節目未盡者委條流聞奏

舊書本紀 冊府元龜 唐會要

八月禮部貢院奏東都置舉條件其上都國子監宗正寺鴻臚寺舉人並請待東都考試畢卻迴就上都考試從之

冊府元龜

十月中書門下奏應禮部諸色貢舉人及吏部諸色科目選人等凡未有出身未有官如有文學只合于禮部應舉有出身有官方合於吏部赴科目選近年以來格文差誤多有白身及用散試官并稱鄉貢者並赴科目選及注擬之時即妄論資次曾無格例有

登科記考

卷二十

七

司不知所守其宏詞拔萃開元禮學究一經則有定制然亦請不任用在散試官限其三禮三傳一史三史明習律令等如白身並令國子監及州府同明經進士薦送如考試及第明習律令同明經一史三禮三傳同進士三史當年關送吏部便授第二任官如有出身及有正員官本是吏部常選人則任於吏部不限選數應科目選仍須檢勘出身及授官無踰濫否緣取學藝其餘文狀錯繆則不在駁放限如考試登科並依資注與好官惟三史則超一資授官如制舉人暨諸色人中皆得選試則無出身無官人並可亦請不用散試官伏以散試偶於諸道甄錄處得便第二第三任

官既用虛銜及授官則勝進士及諸色及第登科人授官實恐僥倖敕旨依奏 冊府元龜 唐會要

是月京兆府鄉貢明經孫延嗣等三百人進狀舉大曆六年七年例請同國子監生上都考試許之 冊府元龜 因詒錄大和初京理編飾為詞號為舉人露布九年冬就戮者多出自文儒

進士三十三人 李邵 狀元 蕭傲 舊書蕭傲傳從父弟傲大和元年登進士第 新書傲字思道 崔慎由 舊書本傳字敬止清河武城人高祖融曾祖翹祖異

以元和元年登第至開成已 陳會 北夢瑣言蜀之士子莫不醉入翰林元和即大和之誤 許歸 鄜以成名為期每歲籛糧紙筆衣服僕馬皆自成都齎至鄜

登科記考

卷二十

六

中業八韻唯螻蛄賦大和元年及第李相固言覽報狀處分廂界收下酒席聞其戶家人猶拒之遂巡賀登第乃聖善獎訓之力也後為白中令子壻西川 許政 唐詩紀事許政大和元年副使連典彭漢兩郡而終 崔鉉 唐詩紀事魏公鉉元略之子也為兒時隨父訪韓晉公混混里碧霄終一去不知誰是解條人混曰此兒可謂前程萬里有因萬歷三年登第久居廊廟三擁節旄宣宗嘗謂侍臣曰崔鉉真貴人裴休真拙大初李石鎮江陵辟為戎倅一旦告去既入京華傲昇翰苑造朝凡三歲石未離荆渚崔鉉秉鈞石馳駭賀之曰某早拜光塵叨承眷與深蒙異分屢接清言幸曾顧于厚恩俯見循于未契去載分麾南楚拜節西秦思賢方詠于嘉魚棲止實慚于威鳳賓筵初啟曾陪鐘俎之歡將幕未移已在陶鎔之下光生鄰部喜溢轅門豈唯九土獲安斯亦一方多慶乃掌記李騰之詞也 侯固 承樂大典引閩中記侯固字 陸賓虞 前定錄吳郡陸賓常有一僧曰惟煥者善聲色兼知術數賓虞與之往來每言小事無不驗至寶曆二年春賓虞欲罷舉歸吳告惟瑛以行計瑛止留

一宿明且謂賈虞曰君來歲成名不必歸矣但取京兆薦送必在
高第賈虞曰某曾三就京兆未始得事今歲之事尤覺甚難瑛曰
不然君之成名必以京兆薦送他處不可也至七月六日若食水
族則殊等與及第必矣賈虞乃書於晉昌里之牖開口省之數月
後因於靖恭北門候一即官適遇朝客送迴想于從孫聞禮之舍
既入問禮喜地曰向有人患雙鯉魚方欲候翁而烹之賈虞素嗜
魚便令作羹至者輒盡後日因視牖開所書字則七月六日也遽
命駕詣惟瑛且給之曰將游蒲關故來訪別瑛笑曰水族已食矣
游蒲關何為賈虞深信之因取薦京兆府果得殊等明年入省試
畢又訪惟瑛瑛曰君已登第名籍不甚高當在十五名之外狀元
姓李名合與脚時有廣文生朱休者時議當及第監司所送名未
登科賈虞因問其非姓朱乎瑛曰三十三人無姓朱者時正月二
十四日賈虞言于從弟符符與石賀書壁間後月餘狀頭李卻實
虞名在十六即三十三人也北夢瑣言吳郡陸龜蒙父賈虞進
上甲科按賈虞張仲方之 淳懿字端士大和初登第 房干
瑛見白居易張公墓誌銘 見舊唐書 韋保衡傳 房干
里字鶴舉大和初進士第見新書藝文志 雲溪友議載房千里
初上第遊嶺微詩序 按宰相世系表千里說之孫夷則之子

登科記考 卷二十

九

諸科十五人

知貢舉 禮部侍郎崔郾 舊書本紀實歷二年十月壬戌以中書舍人崔郾為禮部侍郎 冊府元龜大

和元年五月甲申召待制官禮部侍郎崔郾工部侍郎獨孤朗日
對一刻蓋是年七月始有東都置舉之詔故五月猶得召對也

二年 戊申

三月辛巳 唐大詔令集作三月二十九日按三月丁巳朔辛巳為二十五日履嚴傳作二月誤 上御宣政殿

親試制策舉人詔曰士志於道蓋道以致君為先代實生才蓋才

以濟理為務不索何以獲其實不言何以知其志故帝堯重詢眾

之訓殷宗首沃心之術其傳曰嘉言罔攸伏又曰俊人用彰漢魏

以還詔策時作暨于我唐遵為故事緣是善政惟又魁能開出朕

祇荷大寶勤恤兆人明不燭于幽昧惠未流於鯨寡御朽競慮求
思永圖是以命有司會羣材列稽疑延問闕政子大夫達學通識
儼然來思操觚濡翰條誨宿滯慰我虛位必宏嘉猷故臨軒命書
策以審訪繼燭俟奏其悉乃辭各宜坐食食畢就試左散騎常侍
馮宿太常少卿賈鍊庫部郎中龐嚴宜並充考制策官是日宰臣
等以監待制舉人及夜並宿于中書省 舊書本紀 冊府元龜 文苑英華

登科記考 卷二十

三

諸科十五人

平莫可及已三代令王質文造究百偽滋熾風流寢微自漢而降

足徵益寡朕願惟味道祇荷丕構奉若謨訓不敢怠荒任賢惕厲

宵衣旰食詎追三五之遐軌庶紹祖宗之鴻緒而心有所未寔行

有所未孚由中及外闕政斯廣是以人不率化氣或埋厄災旱竟

歲播植愆時國廩空蓄乏九年之儲吏道多端微三載之績京師

諸夏之本也將以觀理而豪猾時踰檢大學明教化之源也期于

變風而生徒多墮業列郡在乎頽條而干禁或未絕百工在乎按

度而淫巧或未衰俗怪風靡積訛成蠹其擇官濟理也聽人以言

則枝葉難辨御下以法則恥格不形其阜財發號也生之寡而食

之厭煩於令而解於理思所以究此繆盤致之治平茲心浩然若

涉泉水故前詔有司博延羣彥仁啓宿憤冀臻洽平子大夫識達

古今明於康濟造庭待問副朕虛懷必當箴主之闕辨政之疵明

綱條之致素稽富庶之所急何施斯革于前弊何澤斯惠乎下土

何脩而理古可近何道而和氣可充推之本源著于條對至于夷

吾輕重之權孰輔於理嚴尤底定之策孰叶于時元凱之考課何

先叔子之克平何務推此龜鑑擇乎中庸期在洽聞朕將親覽書

劉蕡傳 文苑英華 唐大詔令集

閏三月甲午按舊紀閏三月丙戌朔甲午為九日詔曰王者謹天戒酌人言叶時凝

登科記考

卷二十

三

命資賢贊理斯為令典也朕以菲德祇膺大統咸屬凶旱人思底

甯庶察弊以勤理因舉能而詢眾科別條問臨軒致試載搜尤魁

果副虛仁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舉人第三等裴休裴素第三

次等李郁第四等南卓李甘杜牧馬植鄭亞崔瓌第四次等崔謹

王式羅紹京崔渠崔慎繇苗惜章昶崔博第五上等崔渙韓寶詳

開吏理達於教化科舉人第四次等宋昆軍謀宏遠堪任將帥科

舉人第四次等鄭冠宋一作李栻等皆直躬遵道博古知微敷其遠

猷志在宏益實能攻朕闕紹政經究天人交際之理極皇王通變

之義指切精洽粲然可觀既效才於明試宜旌能於受祿其第三

等第三次等人委中書門下優與處分第四等第四次等第五上

等入中書門下即與處分時有劉蕡直言極諫科條對激切凡

數千言雖不中第其文本行於時冊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劉蕡傳時對策者百餘人所對止

循常務唯蕡切論黃門太橫將危宗社是歲左散騎常侍馮宿太

常少卿賈餗庫部郎中龐嚴為考策官三人者時之文士也觀蕡

條對歎服嗟悵以為漢之晁董無以過之言論激切士林感動時

登科者二十二人而中官當途考官不敢留蕡在籍中物論喧然

不平之守道正人傳讀其文至有相對垂泣者諫官御史扼腕憤

發而執政之臣從而弭之以避黃門之怨唯登科人李郁謂人曰

劉蕡不第我輩登科實厚顏矣請以所授官讓蕡事雖不行人士

多之玉泉子劉蕡復曰奈何以國家科第放此風中尉伏士良謂嗣復曰

李郁上疏曰陛下御正殿求直言使人得自奮臣才智懦劣不能

質今古是非使陛下聞未聞之言行未行之事忽忽內思愧羞神

明今劉蕡所對敢空臆盡言至皇上之成敗陛下所防閑時政之

安危不私所料又引春秋為據漢魏以來無與蕡比有司以言涉

許忤不敢聞自詔書下萬口籍籍歎其誠鯁至於垂泣謂蕡指切

左右畏近臣銜怒變與非常朝野惴息誠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絕

季漢之亂復興於今以陛下仁聖近臣故無害忠良之謀以宗廟

威嚴近臣故無速敗亡之禍指事取驗何懼直言且陛下以直言

召天下士蕡以直言副陛下所問雖許必容雖過當獎壽於史策

千古光明使萬有一蕡不幸死天下必曰陛下陰殺讜直結讎海

登科記考

卷二十

三

內忠義之士皆憚誅夷人心一搖無以自解況臣所對不及黃遠
甚內懷愧恥自謂賢良奈人言何乞回臣所授以旌賈直臣逃苟
且之慚朝有公正之路陛下免天下之疑顧不美哉容齋續筆賈
朝而李邵亦不顯蓋無敢用之也摭言大和二年裴休等二十
三人登制科時劉蕡對策萬餘字深究治亂之本又多引春秋大
義雖公孫宏董仲舒不能肩也自休以下靡不效狂然以指斥賈
侔不顧忌諱有司知而不取時登科人李邵請闕進疏請以己之
賈期月之間屈聲播于天下

十二月禮部貢院奏五經明經舉人試義請准元和十四年十一
月四日敕以墨義代口義許之册府元龜

進士三十七人試縱山月夜聞王子晉吹笙詩見因話錄 是年
韋鈺府元落元道韋術等第罷舉見摭言又云大

登科記考

卷二十

和二年崔郾侍郎東都放榜西都過堂杜牧有詩曰東都放榜未
花開三十三人走馬迴秦地少年多酒御將春色入關來按此
則是年為三十三人韋鈺 厲元 唐詩紀事元大和二
登科記作比誤也年進士終於侍御史 鍾
輅見文苑 杜牧 唐才子傳杜牧字牧之京兆人也大和二年韋
舊書杜佑傳牧進士擢第又制舉登乙科 撫言崔郾侍郎既拜
命于東都試舉人三署公卿皆祖於長樂傳舍冠蓋之盛罕有加
也時吳武陵任太學博士策蹇而至郾問其來微訝之乃離席與
言武陵曰侍郎以峻德偉望為明天子選才俊武陵敢不薄施塵
露向者偶見太學生十數輩揚眉抵掌讀一卷文書就而觀之乃
進士杜牧阿房宮賦若其人真王佐才也侍郎官重必恐未暇披
覽于是指笏朗宣一遍郾大奇之武陵曰請侍郎與狀頭郎曰第
有人武陵曰不然則第三郎曰亦有武陵曰不得已即第五
人郾未遑對武陵曰不爾欲請此賦應聲曰敬依所教既即席
白諸公曰適吳太學以第五人見惠或曰誰曰杜牧牧中有一
牧不拘細行聞之者郾曰已許吳君牧雖屠沽不能易也 杜牧
投知已書云大和二年小生應進士舉當其時先進之士以小生

行可與進業可與脩喧而譽之爭為知己者不啻二十人又隴西
李府君墓誌銘牧大和元年舉進士及第鄉貢上都府司試于東
都 崔黯 舊書崔南傳黯字直卿大和二年進士擢第 按黯為
誤 鄭溥 因誌錄鄭溥應舉時曾夢看及第榜榜上但見大書鳳
鳳字至東都試縱山月夜聞王子晉吹笙詩坐側諸
詩悉有鳳字明年果登第焉 按大中為大和之訛
明經科 雲麓漫鈔於是年載學 究周易科應入明經下

諸科三十六人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裴休 見册府元龜唐會要 舊書龐
人命嚴與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餗為試官以
裴休為甲等制科之首又裴休傳應賢良方正升甲科 裴素 見
府元龜唐會要 按杜牧有陝州醉 李邵 見册府元龜
贈裴四同年詩未知為休為素俟考 李邵 見唐會要 南卓 見

登科記考

卷二十

府元龜 李甘 見册府元龜唐會要 杜牧 見册府元龜唐會
唐會要 李甘 舊書本傳甘制策登科 杜牧 見册府元龜唐會
科詩云星漢離宮月出輪漢街含笑綺羅 馬植 見册府元龜唐
春花園每被青城問何事重來只一人 薛平 見册府元龜唐會
傳登制策科釋褐 鄭亞 見册府元龜唐會要 舊書本傳亞擢
壽州團練副使 鄭亞 進士第及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制科
吏部調選又以書判拔 崔璵 見册府元龜唐會要 崔謙
率數歲之內連中三科 崔璵 見册府元龜唐會要 崔謙
見册府元龜 王式 見册府元龜唐會要 新書王播傳式 羅紹
京 見册府元龜唐會要 按紹當作劬舊書李 崔渠 見册府元
友傳羅讓于劬京字子峻進士擢第又登科 崔渠 見册府元
崔慎由 見册府元龜唐會要 舊書本傳 苗信 見册府元
韋昶 見册府元龜 崔博 見册府元龜唐會要 李翱 見册府元
之 崔渙 見册府元龜一作 韓賓 見册府元龜唐會要 唐大
詔令集作王賓謀 劉禹錫

有聞韓賀第歸觀以詩美之兼賀韓十五曹長詩云零陵香草滿郊坳丹穴雛飛入翠屏孝若歸來成畫讀孟陽別後有山銘蘭

此賢星星 按詩注云時韓牧永州蓋韓十五即賀父也

詳開吏理達於教化科 宋昆 冊府元龜 唐會要

軍謀宏遠堪任將帥科 鄭冠 冊府元龜 唐會要 李枻 一作式 冊府元龜 唐會要

按舊書劉賁傳時登科者二十二人考 官不敢留賁在籍中蓋并三科數之也

處士科 見雲麓漫鈔

知貢舉 禮部侍郎崔郾 舊書本傳轉禮部侍郎東都試舉人凡兩歲掌貢士平心閱試賞拔藝能所擢者無非名士 劉禹錫崔陔神道碑惟太常及尚書暨令相國皆自中書舍人為禮部侍郎凡五貢賢能書得士百四十有八人按太常謂郊尚書謂郎相國為郎今數五知貢舉凡進士一百四十六人蓋登科記有誤字

登科記考 卷二十 美

厲元嶽山月夜聞王子晉吹笙詩曰嶽山明月夜岑寂隔塵氛紫

府參差曲清宵次第聞韻流多入洞聲度半和雲拂竹鸞驚侶經

松鶴舞羣蟾光聽處合仙路望中分坐惜千岳曙遺音過汝墳 文苑

鍾輅緜山月夜聞王子晉吹笙詩曰月滿緜山夜風傳子晉笙初

聞盈谷遠漸聽入雲清香異人閒曲遙分鶴上情孤鸞驚欲舞萬

籟寂無聲此夕留煙駕何時返玉京惟愁音響絕曉色出都城 文苑

英 華 三年 酉 已

三年 酉 已

三月御史臺據吏部分察姚中立 高錯傳作監察 御史姚中立 稱准策考試別

頭進士明經等官考功員外郎高錯考試禮部關送到進士鄭齊

之李景素 李一作李高 編傳作李景 兩人明經王淑等十八人並及第放榜之

後羣議沸騰職當分察不敢緘默及得高錯狀伏以進士明經並

先無格限其所送進士二人文藝並堪與及第明經比年所送不

過三五人今年禮部開送十一人及考試帖義十一人並堪與及

第敕鄭齊之李景素據所試比較嘗例得者不甚過差宜並與及

第明經王淑等五人覆試帖義通數高並與及第餘落之 冊府元龜

監察御史姚中立又奏停考功別頭試 新書 舉志

登科記考 卷二十 美

十一月甲午南郊禮畢御丹鳳樓大赦天下制曰量能受用允屬

於羣材舉善推賢是先乎公族經學可以宏教本高尚可以觀時

風宗子中有才行著明文學優異者委宗正寺具名聞薦比類加

獎諸色人中有精究經術洞該今古求志不期聞達委所在長吏

具以名聞 冊府元龜

進士二十五人 崔瑤 舊書崔瑤傳子瑤大 邢羣 杜牧故歙州 刺史邢君墓

誌銘邢渙思羣進士及第又銘曰十五知書二十有文三十登 進士五十終刺史按終于大中三年年五十歲及第當在是年

鄭齊之 見上 崔根按鄭齊之靈武副使 李景素 見上 舊 父景素大 和中進士

諸科二十六人 王叔^{見上}

知貢舉 禮部侍郎鄭澹 舊書鄭餘慶傳子澹大和二年遷禮部侍郎典貢舉二年選拔造秀時號得人

丁居晦重修承旨學士壁記云鄭澹大和元年四月二十三日自中書舍人充翰林侍講學士二十八日賜紫二年六月一日遷

禮部侍郎出院

南菁書院叢書

手

卷二十

登科記考

登科記考卷二十一

唐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

大和四年庚戌

正月德音天下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及經術... 可為師法詳明吏治達於教化等科委常參官及方牧郡守各... 所知草澤無人舉者亦聽自舉限來年正月至上都

唐會要

十月中書門下奏應開元禮學究一經二禮三史明習律令科人

等準大和元年十月二十三日敕散試官及白身人並於禮部考

試其有出身及有官人並吏部科目選者凡是科目本合在吏部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一

一

試自分兩處考試每處皆別與人數轉多事理非便臣等商量... 準前吏部收試其諸節目並準大和元年十月十三日敕處分從

之册府元龜

是年敕進士進士及第不得過二十五人

進士二十五人

宋祁

狀元見清熙三山志玉

林簡言

祁榜進士林簡言字欲訥

楊發

唐才子傳楊發大和四年禮部

瀛州人終州軍事判官

魏扶

舊書鄭餘慶傳令狐綯魏扶

書楊收傳楊遺直生四子發假收嚴發字至之大和四年

魏扶

舊書鄭餘慶傳令狐綯魏扶

登進士第又以書判拔萃釋褐校書郎湖南觀察推官

魏扶

舊書鄭餘慶傳令狐綯魏扶

絢舊書令狐楚傳子絢字子

魏扶

舊書鄭餘慶傳令狐綯魏扶

事扶登大和四年進士第大中初知禮闈入貢院題詩云梧桐葉

魏扶

舊書鄭餘慶傳令狐綯魏扶

落滿庭陰鎖閉未門試院深曾是當年辛苦地不將今日負前心

魏扶

舊書鄭餘慶傳令狐綯魏扶

榜出無名子削為 鄭滂 因話錄進士鄭滂在名場歲久流輩多... 五言詩以譏之 鄭滂 已崇達常有後時之歎一夕忽夢及第... 而與章周方同年當時章氏先期舉人無周方之名者益悶闕大... 和元年秋移舉洛中時章景方居守尚書族弟也赴舉過陝尚書... 時廉察陝郊詰景方曰我名宏景汝兄宏方汝名景方兄弟各分... 吾名一字名之殊無義也遂更名周方滂聞之極喜曰吾及第有... 望矣四年周方果同年焉 章周方見滂登朝至殿中侍御史

拔萃科

張正矩

太平廣記引續定命錄秘書監劉禹錫其子威... 允久在舉場無成禹錫憤惋宦途又愛威允甚... 切比歸闕以情訴于朝賢大和四年故吏部崔羣與禹錫深于素... 分見禹錫贈贈如此尤欲推輓威允其秋羣門生張正馨充京兆... 府試官羣特為禹錫召正馨面以威允託之觀首選焉及榜出威... 允名甚居下羣怒之戒門人曰張正馨來更不要通正馨兄正矩... 前河中參軍應書判拔萃其時羣總科目人考官胡名考訖羣讀... 正矩判心竊推許又謂是工部尚書正甫之弟斷意便與奏及敕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一

二

下正矩與科目人謝主司獨正矩敢敘前致詞某殺身無地以報... 相公深恩一門之內兄弟二人俱受科名拔擢粉骨燼肉無以上... 答方位下語未終羣忽悟是正馨之兄弟勃然曰公是張正馨之... 兄爾賢弟大無良把羣取名豈有如此事與賊何異公之登科命... 也非某本意 更謝何為

知貢舉

禮部侍郎鄭澣

見唐語林

五年辛亥

正月十七日詔以兵戈未息舉人權停

唐會要 按即舊年正月德音所舉者

十二月國子祭酒裴通奏當司所授丞簿及諸館博士助教直講... 等謹按六典云丞掌判監事凡六學生每歲月業成上于監名以... 其業與司業祭酒試之明經帖經

雜文策時務徵故事注云其試法皆依考功口試明經帖限通八
以上明法明算皆通九以上主簿掌印句檢凡學生有不率師教
者則舉而免之其頻三年下第九年在學無成者亦如之注云假
如違程限及作樂雜戲者同準彈琴習射不禁諸博士助教皆分
經教授學者每授一經必令終講所講未終不得改業諸博士助
教皆計當年講授多少以為考課等級應補當司諸學生等按學
令云諸生先讀經文通熟然後授文講義每旬放一日休假前一
日博士考試其試讀書每千言內試一帖帖三言講義者每二千
言內問大義一條總試三條通二為及第通一及不全通者酌量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一

三

決罰謹具當司官吏及學生令典條件如前伏望敕下有司允臣

所奏敕旨宜依 册府元龜 唐會要

進士二十五人 杜陟 狀元玉芝堂談齋 李遠 唐才子傳李遠

年杜陟榜進士及第蜀人也遠有及第後送家兄游蜀 殷羽 舊

詩陪新及第赴同年會詩 玉芝堂談齋遠夔州人 殷羽 舊

五年登進士第 徐商 李騰徐襄州碑公名商字秋卿始舉進

若傳父商字義聲大中十二年及第釋褐祕書省 李汝儒 唐詩

校書郎按大中十二年商已為襄州刺史本傳誤 李汝儒 唐詩

汶儒登大和五年進 苗暉 韓文考異引登科記暉大

士第官至翰林學士 苗暉 和五年進士第蕃之孫也

諸科六人 拔萃科 韓泉 太平廣記引續定命錄昌黎韓泉故晉公混之友

知貢舉 中書舍人賈餗 舊書本傳大和三年并中書舍人四年
禮部侍郎凡典禮闈三歲所選士七十五人得 九月權知禮部貢舉五年榜出後正拜
其名士多至公卿者七年五月轉兵部侍郎 其各士多至公卿者七年五月轉兵部侍郎

是年賈餗奏復別頭試 新書選 舉志

進士二十五人 文苑英華辨證引登科記大和六年試 李珪 狀

許渾 唐才子傳許渾字仲晦潤州丹陽人圍師之後也大和六

云世閒得意最春風散誕經過觸處通細搖柳臉牽長帶慢撒桃

林舞碎紅也從吹幌驚殘夢何處飄香別故叢猶以西都名下客

始相逢 畢誠 舊書本傳誠字存之郟州須昌人祖凌父勻誠

能歌詩端慤好古交游不雜大和中進士擢第又以書判拔萃 尤

東觀奏記畢誠本估官之子連昇甲乙科 永樂大典載蘇州府

志畢誠大和六年登第 撫言畢誠相公及第年與一二人同行

聽響卜夜艾人稀久無所聞俄遇人投骨于地羣犬爭趨又一人

儕流擢進士未遂其志嘗謁一受知朝士者希為改名以期亨達

之竟以此名登第致位臺輔前之朝士慚悔交集也 韋澳 舊書

州節度使不來自得後果除拜 按許渾有 杜顓 杜牧故淮南

酬康州章侍御同年詩而澳未為御史俟考 杜顓 杜牧故淮南

舉進士始握筆其闕下獻書與裴丞相度書指言時事書成各數

千字不半歲過傳天下進士崔岐有文學峭澀不許可人詣門贈

君詩曰賈馬死來生杜顓中問寥落一千年年二十五舉進士二

公不獲有傑強毀嘲者賈公曰我祇以杜某敵數百輩足矣大中
五年卒年四十五是上第在此年而牧上宰相求湖州弟 侯春
一啟云顓二十一舉進士及第蓋傳鈔誤 按顓牧之弟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一

四

時許渾有與侯春時
同年南池夜話詩
崔□許渾有送同
年崔先輩詩

諸科五人

知貢舉 禮部侍郎賈餗見

七年癸丑

八月甲申朔册皇太子德音漢代人皆絲儒術故能風俗深厚
教化興行近日苟尚浮華莫脩經藝先聖之道堙鬱不傳況進士
之科尤要釐革雖鄉舉里選不可復行然務實抑華必有良術既
當甚鑿思亦改張今寰宇又甯干戈已戢皇太子方從師傅傳授
六經一二年之後當令齒胃國庠以興隆典宜令國子監于諸道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一 五
搜訪名儒置五經博士各一人其公卿士族子弟明年已後不先
入國學習業不在應明經進士之限其進士學宜先試帖經並略
問大義取經義精通者次試議論各一首文理高者便與及第其
所試詩賦並停其試帖經官便以國子監學官充禮部不得別更
奏請舊書本紀 册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按開成元年文宗
試詩賦惟大和 甲寅一年耳
禮部奏進士舉人先試帖經并略問大義取經義精通者次試議
論各一首文理高者便與及第其所試詩賦並停者伏請帖大經
各十帖通五通六為及格所問大義便於習大經內準各明經例

問十條仍對眾試口義伏惟新制進士略問大義緣初釐革今日
以通三通四為格明年以後並依明經例其所試議論請各限五
百字以上為式敕旨依奏 册府元龜 唐會要

九日敕宏文崇文兩館生今後並依式試經畢日仍差都省郎官
兩人覆試須責保任不得輒許替代 唐會要

是月國子監起請準今月九日德音節文令監司於諸道搜訪名
儒置五經博士一人者伏以勸學專門復古之制博採儒術以備
國庠作事之初須有擬進伏請五經博士秩比國子博士今左氏
春秋禮記周易尚書毛詩為五經若論語爾雅孝經等編簡既多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一 六
不可特立學官便請依舊附入中經敕旨依奏 册府元龜 唐會要
十二月敕於國子監講論堂兩廊創立石壁九經并孝經論語爾
雅共一百五十九卷字樣四十卷 册府元龜 唐會要 按新舊

始其時又勅覆定九經字體見九經字樣蓋是年覆定乃於九年
上石也一百五十九卷當作一百六十卷 劉禹錫國學新脩五
經壁本記初大歷中名儒張參為國子司業始詳定五經書于論
堂東西廂之壁辨齊魯之音取其宜考古今之文取其正錄是諸
生之師心曲學偏聽異說咸束之而歸于大同揭揭高懸積六十
歲崩剝汗皴渙然不辭今天子尚文章尊典籍于苑囿不加尺椽
而成均以治國學上言遠賜千萬時祭酒陳實尸之博士公肅實
佐之國庠重嚴過者必式遂以羨贏再新壁書懲前土塗不克以
壽乃析堅木負墉而比之其制如版牘而高廣其平如粉澤而潔
滑皆施陰閣使眾如一附離之際無迹而尋堂皇觀深兩廡相照
申命國子能通法書者分章探日遜其業而繕寫馬筆削既成雙
校既精白黑彬斑瞭然飛動以蒙來求煥若星辰以敬來趨肅如

神明以疑來質決若著蔡由京師而風天下單及九譯咸知宗師
非止服達掖者鑽仰而已于是學官陳師正等暨生徒凡四百二
十有八人請金石刻且歌之曰我有學宇既傾而成之我有壁經
既味而明之孰規矩之孰發揮之祭酒維齊博士維章俾我學徒
歌凡督宗之事得以關決故書之以移史官宜附于藝文云
石經勒于大和九年故是時國學尚用木
版自大歷十一年至是歲為五十八年

進士二十五人 李餘 王芝堂 談會 大和八年狀元李餘成都人
按八年狀元為陳寬則李餘當在此年

李福 舊書李石傳石弟福字能 魏鑿 舊書本傳鑿字申之鉅
曾祖殿祖明父馮鑿大和七年登進士第 魏鑿 鹿人五代祖文貞公徵

任京兆府參軍主試不送魏相公鑿深銜之會昌中回為刑部侍郎
即鑿為御史中丞嘗與次對官三數人候對于閤門鑿曰某頃歲
府解蒙明公不送何幸今日同集于此回應聲答曰經如今也不
送鑿為之色變益懷憤恚後回請收建州鑿大拜回有散狀鑿悉
不納既而回怒一衙官決杖勒停建州衙官能底徭役求藉籍者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一 七

所費不下數十萬其人切恨停廢後因亡命至京師接時相詬冤
諸相皆不問會亭午愁于槐陰顏色憔悴旁人察其私詰之其人
具述本意于是誨之曰建陽相公素與中書相公有隙子盍詣之
言訖魏公導騎自中書而下其人常懷文狀即如所誨望塵而拜
導從問對曰建州百姓訴冤公問之倒持塵尾散擔子門令止及
力銀成大獄時李相已量移鄧州刺史行次九江 胡澥 宣室志
遇御史鞠卻建陽竟坐貶州司馬終于貶所 安定胡
澥家於東郡以文學知名大和七年春登進士第時賈餗為禮部
侍郎後二年文宗皇帝擢餗相國是歲冬十一月京師亂餗與宰
臣涯已下俱避去有詔捕甚急時中貴人仇士良護左禁軍命部
將執兵以窮其跡餗謂士良曰胡澥受賈餗恩今當匿在澥所
願得驍健士五百環其居以取之士良可其請于是部將擁兵至
澥門召澥出厲聲曰賈餗在汝家汝宜立出不然與餗同罪澥度
其勢不可以理辨抗辭拒之部將怒執澥詣士良戮于轅門之外
太平廣記引補錄記胡澥又云澥前嶺南節度使誕之子誤
明經科 制科也三傳當入明經下三史當入諸科下

諸科五人

知貢舉 禮部侍郎賈餗 見上

八年甲寅

正月禮部奏明經宏文崇文館生太廟郊神齋郎掌坐等共五百

五十二人今六色共請減一百三十八人從之 冊府元龜

是月敕明經及第不得過一百一十人 見下九年 冊府元龜

是月禮部侍郎李漢奏准大和七年八月敕貢舉人不要試詩賦

策且先帖大經小經共二十帖次對正義十道次試議論各一首

訖考覆放及第 冊府元龜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一 八

是月中書門下奏進士放榜舊例禮部侍郎皆將及第人名先呈

宰相然後放榜伏以委在有司固宜精慎宰臣先知取捨事匪至

公今年已後請便令放榜不用先呈人名其及第人所試雜文及

鄉貢二代名諱並當日送中書門下便合定例敕旨依奏 冊府元龜 唐

七月堂帖中書門下御史臺尚書省諸道節度觀察使置令各舉

解周易一人 冊府元龜

八月丙申詔罷諸色選舉以歲早故也 冊府元龜

九月敕吏部禮部兵部今年選舉並緣秋末蟲旱相因恐致災荒

權令停罷及歛藏之後物力且任命彼求名之人必懷缺望之念
甯違我令以慰其心宜依常例卻置應緣所納文狀及銓試等期
限仍準今年格文遞延一月冊府元龜

十月禮部奏進士舉人自國初以來試詩賦帖經時務策五道中
開或暫改更旋即仍舊蓋以成格可守所取得人故也去年八月

敕節文先試帖經口義論議等以臣商量取其折衷伏請先試帖
經通數伎新格處分時務策五道其中三道問經義兩道時務其

餘並請準大和六年以前格處分敕旨依奏冊府元龜

進士二十五人記纂淵海引秦中記唐大和八年放進士多貧士無名子作詩曰乞兒還有大通年六十三人籠仗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一 九

全薛庶進前騎瘦馬范鄴依舊蓋番瓊按是年進士諸科祇三
十六人言六十三人誤是年股格劉筠等第罷舉見據言
陳寬狀 雅陶進士及第姚合有送雅陶及第歸見詩云獻親
冬集書比橋復何如此去關山遠相思語疏路尋尹斷人近
白雲居幽石題名處憑君亦記余 賈島有送雅陶及第歸成
甯親詩云不唯詩著籍兼又賦知名議論于題稱春秋對問精半
道陰陽與全類有司平歸去峰巒別來松桂生張江流水品當
日昇科士誰同膝下策 雲溪友議雅陶上第後稍薄于親黨
裴坦新書本傳坦字知進隋州都督世節裔孫父父福建觀
李漢侍郎下及第自以舉業未精遠此叨忝未嘗曲謝座主解歸
鄒縣別墅三年肄業不入城歲時恩地唯啟狀而已至于同年鄰
於謝絕掩關苦文格乃變然始到京重獻恩門 鄭處誨舊書
文章詞采典麗舉朝稱之於後至大拜為時名相也
慶傳餘慶孫處誨字延美於昆仲開文章 苗恪文考異引登
拔秀早為士友所推大和八年登進士第

年進士第 趙璘璘作因話錄云余座主隴西公為憲丞奏今孔蕃之孫也尚書溫業丞相徐公商為監察及北為中丞龍西公淹恤在外多年除宗正少卿歸朝而孔徐二公數時為丞相每譏集人以為盛事亦可嘆息于宦途也按隴西公為李漢是璘十大和八年登第璘于大和六年 薛庶見 范鄴見 應京兆府試入等第亦見因話錄

諸科十一人

知貢舉 禮部侍郎李漢舊書本紀大和七年六月壬申以御史中丞李漢為禮部侍郎

九年乙卯 十二月中書門下奏今月九日閣內面奉進止令條流進士人數

及減下諸色入仕人等進士準大和四年格及第不得過二十五

人今請加至四十人明經準大和八年正月敕及第不得過一百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一 十

一十人今請再減下十八人伏以國家取士遠法前代進士之科得
人為盛然于入仕須更指搆必使練達固在經歷起來年進士及
第後三年任選委吏部依資盡補州府參軍緊縣簿尉官滿之後
來年許選二考後聽諸使府奏用便人協律郎四衛佐未滿三考
不在奏改限如任江淮官特與勉其綱使又聞每年貢士嘗僅千
人據格所取其數絕少強學待用嘗年不試孤貞介士老而無成
甚可惜之臣等商量望付所司精求行藝起來年添滿四十八人及
第仍委禮部于所試諸色貢舉人元格數內共減一十五人都守
每年放出身黃衣人數永為定制編入常格庶令才人速得自効

經於下位以致上達可之冊府元龜 容齋續筆引登科記中書門下奏進士元額二十五人請加至四十八人即此年奏也

中書門下又奏奉進止令減下諸色入仕人其宏文館學生見定

十六人今請減下一人敕旨依奏唐會要

進士二十五人 鄭確狀元 確玉芝 堂談舊作確 賈駝唐才子傳賈駝大和九年鄭確榜進士

何扶據言何扶大和九年及第明年捷三篇因以一絕寄舊同年曰金榜題名墨上新今年依舊去年春花開每被

狂敗問何事 牛蔚舊書牛僧孺傳僧孺子蔚字大章十重來只一人 五應兩經舉大和九年復登進士第 侯固

高熙三山志鄭堆榜進士侯固字子重 閩縣人累官鄆坊靈武易定節度使

諸科五人 王凝舊書王正雅傳王凝字致平十五兩經擢第再登進士甲科以乾符五年卒年五十八推之十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一 十一

是年 五歲在 知貢舉 工部侍郎崔鄆舊書本傳大和八年為工部侍郎集賢殿學士權知禮部是于九年知舉也

開成元年 丙辰

正月辛丑朔大赦天下改元制曰其有藏器待時隱身巖穴奇節

獨行可激風俗者委常參官及所在長吏各以名聞文武之道合

而兼濟勳臣子弟有能脩詞務學應進士明經及通諸科者委有

司先加獎引冊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二月癸未宰臣奏事于紫宸殿帝曰從來文格非佳昨試進士題

目是朕自出所見詩賦似勝去年宰臣李石曰陛下改詩賦格調

以正頽俗高銜亦能厲精取士仰副聖旨冊府元龜

五月庚申判國子祭酒宰臣鄭覃奏太學新置五經博士各一人

請依王府官例賜以祿粟從之舊書本紀

十月中書門下奏朝廷設文學之科以求髦俊臺閣清選莫不由

茲近緣覈實不在于鄉閭趨名頗雜于非類致有跋扈之地情計

交通將澄化源在舉明憲臣等商量今日以後舉人于禮部納家

狀後望依前五人自相保其衣冠則以親姻故舊人同游處者其

江湖之士則以封壤接近素所諳知者為保如有缺孝弟之行資

朋黨之勢跡由邪徑言涉多端者並不在就試之限如容情故自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一 十一

相隱蔽有人糾舉其同舉人並三年不得赴舉仍委禮部明為戒

屬編入舉格敕依奏唐會要

進士四十人冊府元龜自其年至二年三年並高銜知 陳上美

唐才子傳陳上美開成元年禮部侍郎高銜放榜第二人登科 鄭史永樂大典引宜春志鄭史

事鄭史終國子博士 蔡京唐語林邕州蔡大夫京者故令狐相

勸學乎師從之乃得陪相國子弟後以進士舉上第尋又學究登

科零陵鄭太守 陸瓌永樂大典引蘇州府志開成元年 李口鄭

史與京同年 故川守李侍郎教諭又詩云多感京

詩引云谷岬歲受同年文故川守李侍郎教諭又詩云多感京

河李丈人童蒙受教使書紳按谷為鄭史之子李侍郎蓋與史同

年其名 劉瑑舊書本傳瑑彭城人祖璠父瑒瑑開 裴德融

俟考 成初進士擢第 新書瑑字子全

廣記引盧氏雜說裴德融諱泉值高銜知舉德融入試銜曰伊諱
卑向某下就試與及第困一生事後除屯田員外郎與同除郎官
一人同參石丞盧簡求到宅石丞先屈前一人入從容多時前
啟云某與新除屯田裴員外同祇候右丞裴員外不在門外多時盧
遣使驅使官傳語曰員外是何人下及第偶有事不得奉見裴倉
適失措騎前人馬出門去按高銜知舉不知第幾榜附載于此
諸科九人

知貢舉

中書舍人高銜

舊書本傳大和七年遷中書舍人九年十月以本官權知禮部貢舉開成元年

春試畢進呈及第人名文宗謂侍臣曰從前文格非佳昨出進士
題目是朕出之所試似勝去年鄭章曰陛下改詩賦格調以正顏
俗然高銜亦能勵精選士仰副聖旨帝又曰近日諸侯章奏謂太
浮華有乖典實宜罰掌書記以誠其流李石曰古人因事為文今
人以文書事懲繁抑末實在
盛時乃以錯為禮部侍郎
二年巳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一

三

高銜司貢籍詔

按此詔在去年秋以係

二年貢舉事類載于此夫天子維城本枝百代

封爵所宜無令廢絕常年宗正寺解送人恐有浮薄以忝科名在

卿精練藝能勿妨賢路所試賦則準常規詩則依齊梁體格乃試

琴瑟合奏賦霓裳羽衣曲詩任用韻

雲溪友議 唐闕史開成初文宗皇帝耽玩經典好古博

雅嘗欲黜鄭衛之樂復正始之音有太常寺樂官尉遲璋者善習

古樂為法曲蕭韶琴瑟擊擊拊成得其妙遂成霓裳羽衣曲以

獻詔中書門下及諸司三品以上具常服班坐以聽金奏相顧

曰不知天上也瀛洲也因以曲名宣賜貢院充試進士賦題

高銜先進五人詩奏曰臣銜昨日奉宣進止令將進士所試詩賦

進來者伏以陛下聰明文思天縱聖德今年詩賦題目出自宸衷

體格雅麗意思遐遠諸生捧讀相賀自古未有倍用研精覃思磨

勵緝諸其今年試詩賦比于去年又勝數等臣日夜考較敢不推

公進士李肱霓裳羽衣曲詩一首最為迴出更無其比詞韻既好

人才俱美臣前後吟詠近三五十遍雖使何遜復生亦不能過兼

是宗枝臣與狀頭第一人以獎其能次張棠詩一首亦絕好亞次

李肱臣與第二人其次沈黃中琴瑟合奏賦又似文選中雪月賦

體格臣與第三人其次王收賦自立意緒言語不凡臣與第四人

其次柳棠詩賦思敏速日中便成臣與第五人凡此五卷詩賦

擇其中科實所不愧其餘三十五人或獎舊文別錄人材非止一

途四面搜擇臣並與及第李肱舊文亦好人物絕奇每視其闕他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一

四

日必為卿相宗枝之俊實為難得况屬籍之中讀書為文者甚少

伏望聖恩俯留宸覽李肱等五人詩賦若有不堪敢受欺天之罪

如或可採伺候聖心其李肱詩賦伏望陛下聖慈特加獎飭宣示

百僚以勸皇族飭脩之道臣繆忝主司不勝慙慙之誠其詩賦總

為一卷謹隨狀奉進以聞上披文曰近屬如肱者其不忝乎有劉

安之識可令著書執馬字之正可以為傳秦胤統天下子弟同匹

夫根本之不深固曹冏曷不非也

雲溪友議 唐詩紀事

覆定石經字體官朝議郎權知河王友翰林待詔上柱國賜緋魚

袋唐元度撰新加九經字樣序云臣聞秦焚詩書塞人視聽漢興

典籍以廣聰明伏以龜鳥之文去聖彌遠點畫訛變遂失本源今
陛下運契黃虞道崇經籍觀人文以成俗念鳥跡之乖方繇是遂
微臣之上請許以國學創立石經仍令小臣覆定字體謬當刊校
誓盡所知大厯中司業張參撰眾字之謬著為定體號曰五經文
字專典學者實有賴焉臣今參詳頗有條貫傳寫歲久或失舊規
今刪補完漏一以正之又于五經文字本部之中採其疑誤舊未
載者撰成新加九經字樣一卷凡七十六部四百廿一文其偏旁
上下本部所無者乃纂為雜辨部以統之若體畫全虧者則引文
以證解于雅言執禮誠魄大儒而辨體觀文式遵小學其聲韻謹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一 五

依開元文字避以反言但紐四聲定其音旨今條目已舉刊削有
成願竭愚衷以資後學當開成了已歲序謹上 拓木
八月十二日中書門下牒新加九經字樣一卷石國子監奏得覆
定石經字體官翰林待詔朝議郎權知沔王友上柱國賜緋魚袋
唐元度狀準大和七年十二月五日敕覆定九經字體者今所詳
覆多依司業張參五經文字為準其舊字樣歲月將久畫點參差
傳寫相承漸致乖誤今並依字書參詳比就正詒諸經之中別有
疑闕舊字樣未載者古今體異隸變不同如總據說文即古體驚
俗若依近代文字或傳寫乖訛今與校勘官同商較是非取其適

中纂錄為新加九經字樣壹卷或經典相承與字義不同者具引
文以注解今刊削有成請附于五經字樣之末用證純誤者其字
樣謹隨狀進上謹具如前中書門下牒國子監牒奉敕宜依牒至
準敕故工部侍郎平章事陳夷行中書侍郎平章事李石門下
侍郎平章事李固言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國子祭酒平章事單揆
校司徒平章事劉 使 司徒兼中書令 刻 拓本 石
十月癸卯宰臣判國子祭酒鄭覃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時上

好文鄭覃以經義啟導稍折文章之士遂奏置五經博士依後漢
蔡伯喈刊碑立於太學創立石壁九經 舊書本紀 鄭覃傳文宗
即位四年覃奏曰經籍訛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一 其

諺博士相谷難為改正請召宿儒與學校定六籍準後漢故事勒
石於太學永代作則以正其闕從之覃嫉進士浮華開成初奏禮
部貢院宜罷進士科初紫宸對上語及選士覃曰南北朝多用文
華所以不治上以材堪即用何必文詞帝曰進士及第人己曾為
州縣官者方領奏署即有之未必獨在進士此科多輕薄不必盡
用帝曰輕薄敦厚色色有之未必獨在進士此科多輕薄不必盡
不可遽改覃曰亦不可過有崇樹時太學勒石經覃奏起居郎周
燁水部員外郎崔球監察御史張次宗禮部員外郎孔溫業等校
定九經文字旋令上石 石經在今西安府學凡十二經又附以
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共二百二十八石都計六十五萬二千五百
二字其末題云開成二年丁巳歲月次於元日惟丁亥書石學生
前四門館明經臣艾居晦書石學生前四門館明經臣陳玠書石
學生前四門館明經臣王元書石學生前四門館明經臣陳玠書石
學生前四門館明經臣王元書石學生前四門館明經臣陳玠書石
知都勘定經書檢校刊勒上石朝議郎守國子毛詩博士上柱國
臣章師道朝散大夫守國子司業駱都尉賜緋魚袋臣楊敬之

檢校官銀青光祿大夫... 傳及劉禹錫... 石寶發端于此... 和九年畢工於開成元年九月至十月乃上進

狀元 雲溪友議李君文章精練行義昭詳策名于睿哲之朝得路于章蕭之宰然止于岳齊二牧未登犬任其有命焉

名場孤寒虛擲光景欲求辨粟之養以成子道焉有宴召馮散胡用屈私令榮見之蓋惜其舉子也柳棠之欲罷舉者為麗門有失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一 天平汴州從為巡官歲給資喪令隨計上都開成二年方登進上第高隱上崔華州書愚生二十五年矣五年讀經書七年弄筆

宗伯曰某濫司文柄以副懸旒以夜兢惶恐遭誚謗是以搜求俊狀如無任戴恩階涕之至按義山成名皆令狐楚所薦故上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一 天平汴州從為巡官歲給資喪令隨計上都開成二年方登進上第高隱上崔華州書愚生二十五年矣五年讀經書七年弄筆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一 天平汴州從為巡官歲給資喪令隨計上都開成二年方登進上第高隱上崔華州書愚生二十五年矣五年讀經書七年弄筆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一 天平汴州從為巡官歲給資喪令隨計上都開成二年方登進上第高隱上崔華州書愚生二十五年矣五年讀經書七年弄筆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一 天平汴州從為巡官歲給資喪令隨計上都開成二年方登進上第高隱上崔華州書愚生二十五年矣五年讀經書七年弄筆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一 天平汴州從為巡官歲給資喪令隨計上都開成二年方登進上第高隱上崔華州書愚生二十五年矣五年讀經書七年弄筆

枝行期未分歷春期江魚朔雁長相憶秦樹嵩雲自不知下苑經
過勞想像東門送錢又差池瀾陵柳色無離恨莫枉長條贈所思
韓瞻唐詩紀事韓偓父瞻李義山同年也義山有為韓同年
梓潼留別畏之員外同年詩留贈畏之
詩迎奇韓魯州同年詩寄憐韓同年詩
孤雲之 韋潘 李商隱有十字水期章 鄭憲 見實歷二年注李
武昌詩 郭植 見實歷 李定言 李商隱有與同年李
曹獨孤李四同年 郭植 見實歷 李定言 李商隱有與同年李
詩鄭或即鄭憲 郭植 見實歷 李定言 李商隱有與同年李

南府協律郎皆以文行 鄭茂 國諱改茂休開成二年登進士
登進士第不藉公勢 鄭茂 國諱改茂休開成二年登進士
第 曹確 舊書本傳確字剛中河南人父景伯確開成二年登
楊鴻 承樂大典引宜春志開 楊戴 一作戴 庶言楊敬之拜國
成二年楊鴻登進士第 楊戴 子司業次子戴進士及第長

子三史登科時號楊家三喜 新書楊凝傳文宗向儒術以宰相
鄭兼國子祭酒俄以敬之代末幾兼太常少卿是日二子戎戴
登科時號楊家三喜 唐關吏祭酒楊尚書敬之任江西觀察使
載江西應科時成均長年天性尤切時已秋暮忽夢新榜四十進
士應歷可數寫目及半鍾陵在焉其鄰則姓漢陽而名不可辨
第大喜訪於詞場則云有漢陽原者為文甚高且有聲譽時搜訪
草澤方急色目難在選中遂尋其居則曰閩人未至京國楊公誠
其子令聽之俟其到京與其往來以符斯夢一日楊公祖容滿上
客未至開休于逆旅舍有秣馬何僕如自遠來者試命詢之乃真
士偵所自曰閩問其姓曰漢陽番其名曰願楊公曰吁斯天啟也
安有既夢于彼復遇於此哉亟命相見僕陽遂巡不得讓執所業
以進始閱其人眉宇清秀次楊公曰不然盡驅所行置子庠序命
與問其所抵則曰今將就居楊公曰然盡驅所行置子庠序命
江西寅夕與之同處楊公朝廷舊德為文不凌轍韓柳意是後大
稱漢陽藝學于公卿聞人情翕然謂升第必矣試期有日因食翅
營辦歸骨閩中仍謂江西曰我夢無徵汝之一名亦不可保及第
甲乙則江西中選而同年無氏漢陽者固不可論之夏首將關送

於天官氏時相有言前輩重族望輕官職今則不然竹林七賢曰
陳留阮籍沛國劉伶河間向秀得以言高士矣是歲慈恩寺榜因
以望題題舉揚公開步塔下仰視之則曰宏農楊載漢陽吳當悅
然如夢中所親 按開成元年至三年皆進士四十人唐闕史言
新榜四十進上事在此三年也鄭憲自大和九年十月判國子祭
酒至開成四年五月始罷相敬之以何年拜祭酒事無可考據石
經未所開成四年姓名開成二年十月有國子司業楊敬之敬之於
大和九年七月貶為連州刺史其起為司業當在開成二年之春
從據言為是 又按新書楊凝傳敬之初客漢上見閩人漢陽願
閱其文大推挹徧語公卿問會恩死敬之為敏蕤唐闕史以為敬
之任江西觀察使時事 吳當 見
蓋卽連州刺史之誤也

知貢舉 禮部侍郎高鋈
李肱霓裳羽衣曲詩曰開元太平時萬國賀豐茂梨園獻舊曲玉
座流新製鳳管遞參差霞衣競搖曳醜罷水殿空葦餘春草細蓬
壺事已八仙樂功無替詎肯聽遺音聖明知善繼 文苑英華
三年 戊午 雲溪友議

二月兩軍使狀稱請準大和元年五月十七日以前敕文官階至
品便許用蔭與子孫補兩館生出身敕旨神策大將軍用蔭補兩
館生宜準左右金吾大將軍例處分 唐會要

五月丁巳朔敕禮部貢院進士舉人歲限放三千人及第 舊書本
冊府元龜時禮部 奏請故有是敕 按

十二月 南都新書 救諸道應薦萬言童子等朝廷設科取士四目
作癸卯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一

九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一

十

至多有官者合詣吏曹求仕者即歸禮部文詞學藝各盡其長此

外更或延引則為尤長起今以後不得更有聞薦俾由正路禁絕

碎門 冊府元龜 唐會要 案原注雖有

進士四十人 賦任用韻 盧氏雜說是年試太學創置石經詩

前詩題為賦題太學石經詩並解入貢院日面賜 唐詩紀事文

宗嘗謂左右曰若不甲夜視事乙夜觀書則何以為人君耶每試

進士多自出題日及所司進所試披覽吟詠終日忘倦 是年胡

漢樊京等第 裴思謙 狀元 披言高錯第一榜裴思謙以仇士

罷舉見披言 裴思謙 狀元 披言高錯第一榜裴思謙以仇士

曰明年打脊取狀頭第二年錯知舉誠門下不得受書題思謙自

攜士良一絨入貢院既而易紫衣趨至階下白曰軍容有狀薦裴

思謙秀才錯接之書中與求魏我錯曰狀元已有人此外可副軍

容意旨思謙曰卑吏奉軍容處分裴秀才非狀元請侍郎不放錯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一 主

俛首良久曰然則略要見裴學士思謙曰卑吏便是也錯不得已

遂從之思謙及第後宿平康里賦詩云銀釵斜背解明璫小語低

聲賀玉郎從此不知陶麝費夜來新惹桂枝香 趙璜 唐詩紀事

按此為高錯第三榜披言以為第二年誤 趙璜 唐詩紀事

三年 李滂 永樂大典引開中記李滂字注善開縣人開成 蕭

登第 永樂大典引開中記李滂字注善開縣人開成 蕭

膺 永樂大典引開中記李滂字注善開縣人開成 蕭

紇于封雁門公 按丁居晦重脩承旨學士壁記云

孫穀會昌三年自左拾遺充翰林學士疑穀當作穀 趙璜 按因

為璜所撰是于此年登科惟唐語林引作書 趙璜 按因

判考官則利日八人合宏詞拔萃言之也

知貢舉 禮部侍郎高錯 舊書本紀凡掌貢部三年每歲登第者

十人其數過多則非精選官途填委要室其源宜改每年限放三

十人如不登其數亦聽然錯選擇雖多頗得實才抑豪華擢孤進

至今稱之 按容齋續筆云錯徇凶璜之意以裴思謙為舉首史

謂頗得才實思未盡然 披言高錯之子也久舉不第或謂

之曰一百二十個蠅蝦推一個屎塊不上蓋高氏三榜每榜四十

人 舊書本紀五月癸未以吏部侍郎高錯為鄂岳觀察使吏部

即禮部

沈朗霓裳羽衣曲賦曰儒有悅聲教以自助觀至樂於實錄如元

宗之聖代制霓裳之麗曲豈惟象德以飾喜將以變風而易俗原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一 主

夫鼎湖道洽薰絃思深惡繁聲以惑志思雅樂以理心調乎琴瑟

之間無非故曲奏自雲韶之下盡是凡音乃制神仙之妙響是知

鄭衛之難侵與鈞天之潛契冀瑤池之可尋時也廷臣並觀樂器

斯設絃匏由是而居次簫管因之而在列假宮商之具舉成曲度

之妙絕變虛徐之歌態始訝過雲振飄飄之舞容忽驚迴雪既應

絃而合雅亦投袂而赴節已而樂自宸慮備于太常首瓊殿之法

471

播兮未已今皇帝奕葉繼代明德是資開元之聖運復啟羽衣之
餘響甯遺觀兩階之舞干既柔殊俗觀三清之仙樂復播明時下
臣就列以貢賦喜聞韶而在茲文苑英華

陳殿寬裳羽衣曲賦曰我元宗心崇至道化叶無為制神仙之妙
曲作歌舞之新規被以衣裳盡法上清之物序其行綴乃從中禁
而施原夫采金石之清音象蓬壺之勝槩俾樂工以交泰儼彩童
而相對滿漉合節初聞六律之和搖曳動容宛似羣仙之態爾其
絳節迴互霞袂飄颺或眇盼以不動或輕盈而欲翔八風韻肅清
音思長引洞雲於丹墀之下颯天風於紫殿之旁懿乎樂洽入和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一 辛

曲含仙意雜管絃之繁節澹君臣之元思清淒滿聽無非沖漠之
音颯香盈庭盡是雲霄之事吾君所以凝清慮慕元風無更舊曲
用慕成功既心將道合乃樂與仙同悅康平于有截延聖壽於無
窮美矣哉調則沖虛音惟雅正于以臻逍遙之境于以暢恬和之
性遂使俗以廉平人無分競見天地之訢合致朝廷之清淨小臣
拊而歌曰聖功成兮至樂脩大道叶兮皇風流願搆俾于竹帛贊
元化于鴻休文苑英華
四年己未
十月敕每年明經及第宜更與十人冊府元龜 唐會要

進士三十人是年溫岐等第罷舉見披言 按溫庭筠本名岐庭 筠開成五年病中書懷呈友人詩注于去秋試京兆 薦名居其副又見感 崔口 狀元 芝田錄唐崔蠡知制誥日丁 舊陳情五十韻詩注 崔口 狀元 芝田錄唐崔蠡知制誥日丁 商四方寄道茶藥而已不納金帛故朝家不與寒素雖名姬愛子 服無輕細崔公卜兆有期居一日宗門士人有謁請于蠡者關吏 拒之告曰公居喪未嘗見他客乃曰某崔家宗門子弟又知尊夫 人有卜遠之日願一見公公聞之延入與語直云知公居搢紳間 清且約太夫人喪事所須不能無費某以辱孫姪之行又且貴用 稍裕願以錢三百萬濟公大事蠡見其慷慨深奇之但嘉納其意 終御而不受此人調舉久不第亦頗有屈聲蠡未幾服闋拜尚書 右丞知禮部貢舉此人就試蠡第之為狀元厥頗驚異謂蠡之主 文以公道取士崔之獻藝由善價成名一第則可矣首冠未為得 致耳其以前事告之于 曹汾 舊書曹確傳弟汾亦進士登第 是中外始服名益重焉 曹汾 永樂大典引池州府志汾字子晉 銅陵人開成四年登進士第 古刻叢鈔曹汾開成四年崔蠡下 進士後為中書舍人戶部侍郎忠武軍節度使實丞相確之弟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一 辛
唐詩紀事汾字道 田章 唐詩紀事田章登 謙開成四年登第 田章 開成四年進士第 諸科二人

博學宏詞科 張不疑 博異記南陽張不疑開成 四年宏詞登科授秘書 知貢舉 中書舍人崔蠡 舊書崔甯傳崔蠡開成初以本官知制 四年拜禮部侍郎 李蔚隱為濮陽公陳許舉人自代狀 崔蠡既還綸閣復掌禮闈人驚吞鳳之才士切登龍之望 五年 庚申
正月四日辛巳文宗崩 舊書本紀 唐語林文宗皇帝試進士 多自出題目及所司試覽之終日忘倦
辛卯武宗即位 通鑑
進士三十人 唐詩紀事開成五年樂和侍郎下三十一人及第時 在諒閣率皆雅飲趙嘏以詩賀曰天上高高月桂叢

分明三十一枝風滿懷春色向人動遮路亂花迎馬紅鶴馭尚飄
 雲雨外蘭亭不在管絃中居然自是前賢事何必青樓倚翠空按
 此詩則是年進士當三十一人
 是年蘇俊等第罷舉見披言
 李從實狀元 喻亮 唐才子傳喻
 成五年李從實榜進士 唐詩紀事亮卒于烏程令 永樂大典
 引嚴州府新定志喻亮其先南方人開成中登進士第 僧無可
 送喻亮及第歸陽羨詩曰姓字載科名無過子最榮宗中初及第
 江上艱難兄月向波濤沒茶連洞壑生石橋高思在且為看東坑
 李蔚 舊書忠義傳李蔚讓開成四年入為禮部侍郎五年選貢
 士李蔚後至宰相楊知退為尚書 舊書李蔚傳字茂休
 隴西人祖上公父景素蔚開成 楊知退 上 沈樞 永樂大典引
 末進士擢第釋褐襄陽從事 楊知退 上 沈樞 永樂大典引
 成五年侍郎李蔚讓知舉沈樞楊假登第 元和姓纂沈既濟生
 傳師宏師傳師生樞詢樞進士諫議大夫商州防禦使詢進士浙
 東觀蔡澤 楊假 舊書楊收傳假字 薛航 卓異記載座主見門
 路節度 楊假 仁之進士擢第 薛航 卓異記載座主見門
 航則航為景讓門 生于此年登第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一 三

諸科十八人

知貢舉 禮部侍郎李景讓 南部新書李景讓典貢年有李復言
 事非經濟動涉虛妄其所納仰貢 者納省卷有蔡異一部十卷勝出日
 院驅使官卻還復言因此罷舉

南菁書院叢書

唐武宗至道昭肅孝皇帝

會昌元年辛酉

正月辛巳有事南郊大赦改元 新書本紀 是年赦文未見考傳

進士及第方免差役其餘只庇一身楊夔復宮 關後上執政書亦引之疑為此年赦書節文

進士三十人 崔峴 薛逢 唐才子傳薛逢蒲州人會昌元年

舊書文苑傳薛逢字陶臣河東人父倚逢會昌初進士逢文詞俊

拔論議激切自負經畫之略久之不達應進士時與彭城劉瑑尤

相善而瑑詞藝不迨逢逢每侮之至大中末瑑揚歷禁署逢忿不

得意自是相怨俄而瑑知政事或薦逢知制誥瑑奏曰先朝立制

兩省官給事中舍人除拜須先歷州縣逢未嘗治郡宜先朝立制

出為巴州刺史既而沈詢楊收王鐸由學士相繼為將相皆同年

登科記考 卷二十二 一

進士而逢文藝最優楊收作相後逢有詩云須知金印朝天客同

是沙隄避路人威鳳偶時皆瑞聖潛龍無水謾通神收聞大街之

又出為蓬州刺史收罷相入為太常少卿給事中王鐸作相逢又

有詩云昨日鴻毛萬鈞重今朝山岳一塵輕鐸又怨之按逢有上

崔相公啟云某自開成建號則執藝求知迹忝及門名叨中選或

緣情序美移時而獎導再三或體物達誠一席而稱揚數四遂使

聲華振耀道動輩流折高枝名登上第疑崔為鄉賦主也 據

令詠筆仍賦鑽字即日雖非囊中物何堅不可鑽一朝操政事定

使冠三端每良辰美景吳人造門觀神童請為詩什觀者摩敗其

藩收嘲曰爾幸無羸角何用觸吾藩若升堂者還應自得門收

以母奉佛幼不食肉母亦助之曰俟爾登進士第可肉食也收以

仲兄假未登第久之不從鄉賦開成未假擢第是冬收之長安明

年一舉登第年纔二十六 北夢瑣言唐相國楊收江州人祖為

本州都押衙父遺直為蘭溪縣主簿生四子發假收嚴皆登進士

第收即大拜發以下皆至丞郎發以春為義其房子以祝以乘為

名假以夏為義其房子以張為名收以秋為義其房子以祝以乘為

名假以嚴以冬為義其房子以注涉洞為名盡有文學登高第號

曰修行楊家與靖 王鐸 舊書王鐸字昭範會昌初進士第 李嶺 南楚

恭諸楊比於華盛 唐語林李嶺字添一畫成鳳字及寤曰或者嶺

李嶺司空初名虬將赴舉夢名上漆一畫成鳳字及寤曰或者嶺

也乃改名果登科 唐語林李嶺字添一畫成鳳字及寤曰或者嶺

錄又引李嶺 談錄 永樂大典引蘇州府志談錄會昌元年登

與沈詢同年 唐詩紀事錄吳人登會昌進士第

康口 孫樵集唐故倉部郎中康公墓誌銘序公姓康氏會稽人自

宣城來長安三舉進士登第是歲會昌元年也其年冬得

登科記考 卷二十二 二

博學宏詞授 謝防 永樂大典引宜春志會

秘書省正字 昌元年謝防登進士第

諸科十六人 康口 見上

博學宏詞科 康口 見上

知貢舉 禮部侍郎柳璟 見唐語林 永樂大典引蘇州府志同

開成二年七月十九日自庫部員外郎知制誥充翰林學士二年

四月十四日加庫部郎中知制誥二月九日遷中書舍人五年十

月改禮部 侍郎出院

二年 戊戌

四月戊寅受冊尊號大赦制曰涉歷吏事益崇理本自因近制御

啟倖門大和九年十二月十八日勅進士初合格並令授諸州府

參軍及緊縣簿尉未經兩考不許奏職蓋以科第之人必宏理化
黎元之弊欲使請詳非惟可塞侍門實亦用懲澆俗近者諸州長
吏漸不遵承雖注縣僚多廢使職苟從知己不顧蒸人流例寢成
侵費不少況去年選格更改新條許本郡奏官便富府充職一人
從事兩請料錢虛占吏曹正員不親本任公事其進士宜至合選
年諸道依資奏授州縣官即不在兼職之限冊府元龜

進士三十人是年韓宇等第 鄭顥狀元 鄭德祇子顯登進士第 唐

語林鄭顥宰相子 張潛第二人及第 鄭從謹舊書鄭餘慶

狀元及弟有聲名 寶曆二年注 鄭從謹舊書鄭餘慶

諱字正求會昌 鄭取舊書本傳 鄭取父亞 鄭取父亞

二年登進士第 鄭取父亞 鄭取父亞

推官取因授官自陳曰臣十八進上及第二十二書判登科又自

陳曰臣會昌二年進士及第大中首歲書判登科 鄭餘慶傳鄭

取與從漢宗人 鄭誠字中虞 鄭誠字中虞

同登進士 鄭誠字中虞 鄭誠字中虞

判史承樂大典引閣中記作誠按 郭京見寶曆

誠乃鄭谷從叔當以三山志為正 郭京見寶曆

又引袁州府志宋震齊邱之祖登會昌二年進士第 崔樞

唐語林崔樞應進士客居汴牛歲與海賈同止其人得疾既篤謂

崔曰荷君見顧不以外夷見忽今疾勢不起番人重土殯脫及君

能始終之否崔許之曰某有一珠價萬緡得之能蹈火赴水實至

寶也敢以奉君崔受之曰吾一進士巡州邑以自給奈何忽蓄異

寶何無人置於樞中樞於阡陌後一年崔游可亳州聞番人有自

南來尋故夫并劫珠所在陳於公府且言珠必崔秀才所有也乃

於毫來追捕崔曰儻奄多不為盜所發珠必無他遂剖棺得其珠

汴帥王彥謨奇其節欲命為幕崔不肯明年登第竟主文柄有清

名 按王彥謨當即王彥威之誤參考彥威傳及方鎮表彥威於

開成五年代李紳任河南節度使會昌中人為兵部侍郎則樞登

第當在會昌元二年今載此俟考 宰相世系表清河大房有祕書監崔樞疑即其人

諸科十三人 西陽雜俎柳璟知舉年有國子監明經失姓名畫夢

經語之其人笑曰君來春及第明經因訪鄰房鄉曲五六人或言

得者明經迷遊入長興里畢羅店常所過處店外有犬競驚曰差

矣夢覺遽呼鄰房數人語其夢忽見長興店子入門曰郎君與客

食畢羅計二斤何不計值而去也明經大駭解衣質之且隨驗所

夢相其櫛器皆如夢中乃謂店主曰我與客俱夢中至是客豈食

乎店主驚曰初怪客前畢羅悉完疑其嫌置蒜也來春明經與鄰

訪者悉上第 知貢舉 禮部侍郎柳璟 舊書柳登傳璟武宗朝轉禮部侍郎再

貢部坐其子招 蕭貶信州司馬 三年癸亥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一 四

正月勅禮部所放進士及第人數自今後但據才堪即與不要限

人數每年止于十八五人總得冊府元龜 唐會要作

是月宰臣李德裕等奏舊例進士未放榜前禮部侍郎遍到宰相

私第先呈及第人名謂之呈榜比間多有改換頗致流言宰相稍

有寄情有司固無畏忌取士之濫莫不絲斯將務責成在于不撓

既無取舍豈必預知臣等商量今年便任有司放榜更不得先呈

臣等仍向後便為定例如有固違御史糾舉奏者其時有勅重試

進士因栖靈塔災且止冊府元龜

十二月二十二日中書覆奏奉宣旨不欲令及第進士呼有司為

十二月二十二日中書覆奏奉宣旨不欲令及第進士呼有司為

十二月二十二日中書覆奏奉宣旨不欲令及第進士呼有司為

十二月二十二日中書覆奏奉宣旨不欲令及第進士呼有司為

十二月二十二日中書覆奏奉宣旨不欲令及第進士呼有司為

十二月二十二日中書覆奏奉宣旨不欲令及第進士呼有司為

十二月二十二日中書覆奏奉宣旨不欲令及第進士呼有司為

十二月二十二日中書覆奏奉宣旨不欲令及第進士呼有司為

座主趨附其門兼題名局席等條疏進來者伏以國家設文學之科求真正之士所宜行敦風俗義本君親然後升于朝廷必為國器豈可懷賞拔之私惠志教化之根源自謂門生遂成膠固所以時風寢薄臣節何施樹黨背公靡不由此臣等商量今日已後進士及第任一度參見有司向後不得聚集參謁及於有司宅置宴其曲江大會朝官及題名局席並望勒停緣初獲美名實皆少傳既遇春節難阻良游三五人自為宴樂並無所禁唯不得聚集同年進士廣為宴會仍委御史臺察訪問奏謹具如前奉勅宜依詩紀事 撫言進士題名自神龍之後過關宴後率皆期集于慈恩塔下會昌三年贊皇公為上相有此奏于是向之題名各盡削去

登科記考

卷二十二

五

蓋贊皇公不由科第設法以排之洎公失意復舊態 玉泉子李德裕以己非由科第恆嫉進士舉者及居相位貴要束手德裕嘗為藩府從事日同院李評事以詞科進適與德裕官同時有舉子投文軸誤與德裕舉子既誤復請之曰某文軸當與及第李評事非與公也由是德裕志在排斥 是年試風不鳴條詩見文苑英華 盧肇 狀元 進士二十二入 李暮韓肱等第罷舉見撫言 永樂大 典引瑞陽志盧肇字子發望蔡上鄉人會昌三年進士第一 盧肇 狀元 言盧吉州肇開成中就江西解試為試官未送肇有啟謝曰巨鼈 履巔首冠蓬山試官謂之曰昨某限以人數擠排雖獲中展深慚 名第奉晚馬得翻有首冠蓬山之謂肇曰必知明公垂問大凡頑 石處上巨鼈戴之豈非首冠耶一座問之大笑 又曰盧肇初舉 先達或問所來肇曰某袁民也或曰袁州出舉人耶肇曰袁州出 舉人亦猶沅江出龜甲九肋者蓋稀矣 又曰盧肇袁州宜春人 與同郡黃頗齊名頗富于產肇幼貧之與頗赴舉同日遊路郡牧 於離亭饒頗而已時樂作酒酣肇策蹇郵亭側而過出郭十餘里 駐程侯頗為侶明年肇狀元及第而歸刺史以下接之大慚志會

延肇看競渡於席上賦詩曰向道是龍君不信果然銜得錦標歸 北夢瑣言唐相國李太尉德裕抑退浮薄與拔孤寒於時朝貴 朋黨掌武破之由是結怨而絕于附會門 無賓客唯進士盧肇宜 春人有奇才每謁見許願形從容舊例禮節放榜先稟朝廷恐有 親屬今年榜中得一狀元也起未喻其旨復遣親吏于相門偵問 史曰相公于舉子中獨有盧肇久接從容起曰果在此也其年盧 肇為狀頭及第時論曰盧肇久接從容起曰果在此也其年盧 肇上王僕射書云伏以文物之勢業乎聖無妨主司之公道也 祖太宗經天緯地之勤基美于千萬世其術祇在乎人文之中人 文之中則不踰擇士之賢否也故度天下之德莫重于僕射計天 下之學莫深于僕射觀天下文章莫富于僕射兼是三美然後詢 于廟堂之上使咨于僕射俯而澁之其實不啻若移太山之重以 鎮之也夫如是則預于貢士者何敢造次而進哉某本孤淺生江 湖間自知書已來竊有微尚窺與索幽久而不疲垂二十年以窮 苦自勵伏念當太平之辰不預兵役農桑之務得盡其志則將欲 發其身大其家盡心于明時以竟其歲也乃志望士林之中及來 章下再試皆黜觀望於時而揆于事至于得之者未必盡賢失之

登科記考

卷二十二

六

者未必盡愚意謂隨天下貢士且進且退可以無咎今乃不意遇 聖君賢相以僕射為日月照臨多士莫不屏氣攝息人之自咎若 抱罪戾其在王門公族少讀文學尚為憂惕放僕射之德振于文 機其必得天下苦心之人而進之然後優游盛明為舉為伊以茂 生植者也然豈至于是逾二十載復匡之乎是知天啟德于僕 射在此時也某于此時若不得循牆以窺則是終身無竊望之分 也敢布愚拙伏惟特以文之光明而俯燭之幸甚幸甚并獻拙賦 一首塵目尊嚴無任悻悻之至 盧肇進海潮賦狀臣于會昌三 年應進士舉故山西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起擢臣為進 士狀頭 盧肇有別宜春赴舉詩曰秋天草木正蕭疏西望秦關 別舊居筵上芳樽今日酒篋中黃卷古人書辭鄉且伴街廬雁入 海終為戴角魚長短九霄飛直上不教毛羽落空虛又有成名後 作詩曰桂在蟾宮不可攀功成業熟也何 丁稜 撫言稜字子威 難今朝折得東歸去共與鄉閭年少看 宜陽舉投以文卷由此見知後隨計京師每謁見待以優禮舊例 禮部放榜先呈宰相會昌三年王起知舉問德裕所欲答曰安用 問所欲為如盧肇丁稜姚鶴豈不可與及第耶起于是依其次而

放 又曰盧肇丁稷之及第也先是放榜訖則須謁宰相其導啟
詞語一出榜元者俯仰疾徐尤宜精審時肇首冠有故不至次乃
稷也稷口吃又形體小陋迨引見即俯而致詞意本言稷等登科
而稷猶然發汗鞠躬移時乃曰稷等登科等登竟不能發其後語
而罷左右皆笑翌日有人笑之曰聞君善筆可得聞稷 黃頰唐
日無之友曰昨日問發等登科等登非筆聲也耶 黃頰唐
林盧肇黃頰同游李衛公門下王起再知貢舉訪二人之能或曰
盧有文學黃頰能詩起遂以盧為狀頭黃頰第二人 永樂大典引官
春志黃頰字無頰宜春人與盧肇相上下每見肇所為文輒
不取會昌三年擢進士科頗自升等第後十二年始中選 姚
鵠唐才子傳鵠字居雲會昌三年 高退之 擢言退之字遵聖和周
劣始不敢有叨竊之望策試之後遂歸盤屋山居不 孟球 擢言
期一且進士闈遣人齋榜扣關相報方知忝幸矣 崔軒 擢言軒
玉 劉耕 擢言耕 裴翻 擢言翻 樊驥 擢言驥

卷二十二
七
為判官 永樂大典引開中記作字厚象 按永樂大典又引池
州府志林滋字德潤登會昌三年進士第當別是一人亦非此年
進士 李宣古 擢言古 雲溪交議李宣古會昌三年盧肇
侯考 李宣古 榜進士又試中宏詞 邱上卿 擢言上卿 石貫 擢言
郎下上第 張道符 擢言道符 邱上卿 擢言上卿 石貫 擢言
總 李潛 擢言潛 孟 擢言孟 字處中 南部新書孟長慶
之年太和公主和戎至會昌三年起自左掖再知貢舉 唐思言
以龍鍾就試而成名是歲石雄入塞公主自西蕃還京 唐思言
擢言思言 尤半 擢言作左半 王甚夷 擢言甚夷 金厚載 擢
厚載字 化光

諸科十四人
知貢舉 吏部尚書王起 舊書王播傳王起會昌元年徵拜吏部
尚書判太常卿事三年權知禮部貢舉

明年正拜左僕射復知貢舉起前後四典貢部所選皆當代詞藝
之士有名於時人賞其精鑿術也其年秋出為文苑尹 源言
周鼎任華州刺史武宗會昌三年王起僕射再主文苑以詩奇
賀并序曰僕射十 叔以文學德行當代推高在長慶之間春閣
主貢采摭瓜進至今稱之近者朝廷以文柄重難將抑浮華開
典實錄是復為前務三領貢籍迄今二十二年于茲亦摯紳儒林
罕有如此之盛况新榜既至眾口稱公舉泰深恩喜陪諸君
成七言四韻詩一首輒敢寄獻用導下情兼呈新及第進士詩曰
文場三化魯儒生 二十餘年振重名 曾泰木雞誇羽翼 又陪金馬
入蓬瀛 雖欣月桂居先折 更羨春蘭最後榮 欲到龍門看風水 關
防不許暫離營 起答詩曰貢院離來二十霜 誰知更泰木雞揚
葉縱能穿舊的 桂枝何必愛新香 九重每憶同仙禁 六義初吟得
夜光 莫道相知不相見 蓮峯之下欲徵黃 時王起門生一榜二十
二人和周鼎詩盧肇詩曰嵩高降德為時生 洪筆三題造化名 鳳
詔佇歸專北極 驪珠搜得盡東瀛 衰衣已換金章貴 掖會隨王
樹榮明日定知同相印 青衿新列柳間營 丁稷詩曰公心獨立副
天心 三輔春闈冠古今 蘭署門生皆入室 蓮峯太守別知音 同升
翰苑時名重 遍歷朝端主意深 新有受恩江海客 坐聽朝夕繼為

登彩記考 卷二十二
八
霖黃頰詩曰二十二年文欽主三千上士滿皇州 獨陪宣父蓬瀛
處最榮美朱紫環尊幾獻酬 姚鵠詩曰三年竭力向春闈 塞斷浮
華眾路歧 盛選棟梁稱昔日 平均雨露及明時 登龍舊美無斜徑
折桂新榮盡直枝 莫道只陪金馬貴 相期更在鳳凰池 高退之詩
口昔年桃李已滋榮 今日蘭蓀又發生 對非采時將有道 權衡分
處且無情 叨陪鴛鴦朝 天容共作門關出 谷灣何事感恩偏 覺重
忽聞金榜叨 推麗則禁垣同得薦 嘉名桃谿早 茂誇新 菊圃初開
仙籍共知推 麗則禁垣同得薦 嘉名桃谿早 茂誇新 菊圃初開
鑄晚英 誰料羽毛方出谷 許教齊和九 泉鳴 劉勣詩曰孔門頻建
鑄顏功 紫綬青衿感 激同一 實勤勞 成太華 三年恩 德重 維嵩揚
隨前輩 穿皆中 桂許平人折 欲空 漸和 周郎 應見 顧 感 知 大 造 意
無窮 裴翻詩曰常將公道選 羣生猶被春闈屈 重名文柄久持殊
歲紀 恩細 三放 動 靈 靈 雲 香 幸 接 鸞 鸞 盛 變 化 欣 同 草 木 榮 乍 得
陽和 如 柳 參 差 自 今 開 道 路 至 公 依 舊 振 實 靈 雲 飛 太 華 清 詞
新書 甲乙 名 孤 進 自 今 開 道 路 至 公 依 舊 振 實 靈 雲 飛 太 華 清 詞
著花 發 長 安 白 屋 榮 泰 受 恩 光 同 上 客 唯 將 報 德 是 經 營 崔 軒 詩
曰滿朝朱紫半門生 新榜勞人又得名 國器舊知收片玉 朝宗轉

477

爲集登瀛同升翰苑三年美繼入花源九族榮其仰蓮奉聽雪唱
欲廢仙曲意惟營制希逸詩曰一振聲華入紫微三開秦鏡照春
關龍門舊列金章貴鶯谷新遷碧落飛恩感風雷皆變化詩我錦
繡借光輝誰知散質多榮泰鶯鶯清塵接布衣林滋詩曰龍門一
變荷生成況復三傳不朽名美譽早聞喧北闕頽波今見走東瀛
驚行既接參差影難辨仍同次第榮從此青衿與朱紫升堂侍宴
更何營李宜古詩曰恩光忽逐曉春生金榜前頭與朱紫升堂侍宴
公神造化重揚文德振寰瀛作霖雨增相賀半在雲霄覽更榮
何處新詩添照灼碧蓮峯下柳開營張道符詩曰三開文鏡繼芳
聲暗指雲香接去程曾歷洪波先得路早升清禁其垂名蓮峯對
處朱輪賚金榜傳時玉制成更許下才聽白雲一枝今過卻說榮
印上卿詩曰常將公道選諸生不是鶯鶯不得名天上宴迴聯步
武禁中麻出滿寰瀛籌祕盡過前賢貴門館仍叨後學榮看著風
池相繼入都堂那肯滯關營石貫詩曰重德由來爲國生五朝清
顯冠公卿風波久竹濟川帆羽翼三遷出谷鶯絳帳青衿同日貴
春蘭秋菊異時榮孔門弟子皆賢哲誰料窮儒泰一名李潛詩曰
支學宗師心稱平無私三用佐貞明恩波舊是仙丹客德宇新添
月桂名蘭馨崇資金印重蓮峯高唱玉音清羽毛方荷生成力難

登科記考 卷二十二

九

繼鸞皇上漢聲孟二詩曰科文又主守初時光顯門生際會期美
擅東堂登甲乙榮同內署待恩私羣鶯共喜新遷木雙鳳皆當即
人池別有倍深知威士會經兩度得芳枝唐思言詩曰儒雅皆傳
德教行幾敦浮俗贊文明龍門昔上波濤遠禁署同登渥澤榮虛
散謬當陪祀梓後先帝德最推賢自古儒生少比肩再啟龍門將
帝京尤半詩曰聖朝文德最推賢自古儒生少比肩再啟龍門將
二紀兩司鸞谷已三年蓬山皆羨齊榮貴金榜誰知泰後先正是
感恩流涕日但思旌旆碧峯前王甚夷詩曰春開帝念主生成長
慶公附兩歲名有詔赤心司雨露無私和氣浹寰瀛龍門乍出難
勝幸爲侶先行是最榮遙仰高峯看白雪多慚屬和意屏登金厚
載詩曰長慶會收開世英早居巖閣冠公卿天書再受恩波遠金
榜三開日月明已見差肩趨翰苑更期聯步掌台衡小儒謬跡雲
霄路心仰蓮
峯望太清

盧肇風不鳴條詩曰習習和風至過條不自鳴暗通青律起遠望
白蘋生拂樹花仍落經林鳥自驚幾牽蘿莫動潛惹柳絲輕入谷

迷松響開窗失竹聲薰絃方在御萬國仰皇情 文苑英華

黃頗風不鳴條詩曰五緯起祥飈無聲瑞聖朝稍開含露縹纒轉

惹烟條密葉應潛變低枝幾暗搖林間鶯欲嘯花下蝶微飄初滿

綠隄草因生逐水苗太平無一事天外奏虞韶 文苑英華

姚鵠風不鳴條詩曰吾君理化清上瑞報昇平曉吹何曾息柔條

自不鳴花香知暗度柳色覺潛生只見低垂勢那聞擊觸聲大王

初博暢少女正輕盈幸過無私力幽芳願發榮 文苑英華

尤牢風不鳴條詩曰旭日懸清景微風在綠條入松聲不發過柳

影空搖長養應潛變扶疏每暗飄有林時嫋嫋無樹漸蕭蕭誤逐

登科記考 卷二十二

九

青烟散輕和樹色饒豐年知有待歌詠美唐堯 文苑英華

王甚夷風不鳴條詩曰聖日祥風起韶暉助發生蒙蒙遙野色裏

裏細條輕佳苒看漸動怡和吹不鳴枝含餘露溼林霽曉烟平縹

緲春光媚悠揚景氣晴康哉帝壽代寰宇共澄清 文苑英華

金厚載風不鳴條詩曰寂寂曙風生遲遲散野輕露華搖有滴林

葉裊無聲暗翦蕪芳發空傳谷鳥鳴悠揚韶景靜淡蕩霽烟橫遠

水波瀾息荒郊草樹榮吾君垂至化萬類共澄清 文苑英華

四年甲子

二月中書門下奏伏以朝廷興復古制置五經博士以獎顯門之

學為訓胃之資必在得人不限官次今定為五品俸入四方有經術相當而秩卑身賤者不可以超授有官重而通詩達禮者不可以退資從今已後並請勅本色人中選擇據資除授令兼博士其見任博士且仍舊勅旨宜依

唐會要

八月平洛州德音其諸色人內如有文學節行比來藏避劉從諫隱跡山林者並令搜訪具以名聞

冊府元龜

十月中書門下奏朝廷設文學之科以求髦俊臺閣清選莫不繇茲近緣覈實不在于鄉閭趨名頗雜於非類致有跋扈之地情計交通將澄化源在舉明憲臣等商量今日以後舉人于禮部納家

登科記考 卷二十二 狀後望依前三人自相保其衣冠則以姻親故舊久同游處其有江湖之士則以封壤接近素所諳知者為保如有缺孝弟之行資朋黨之勢跡繇邪徑言涉多端者並不在就試之限如容情故自相隱蔽有人糾舉其同保人並三年不得赴舉仍委禮部明為戒

勵編入舉格從之

進士二十五人

東人會昌四年

趙娘

趙娘

阻遂不攜去會中元為鶴林之游浙帥窺見悅之遂為其人奄有明年報及第因以一絕藏之曰寂寞堂前日又曠陽臺去作不歸雲當時聞說沙叱利今日青娥馬使君浙帥不自安遣一介歸對于報報時方出關途次橫水驛見兜昇人馬甚盛偶訊其左右對曰浙西尚書差送浙及第趙先輩娘子入京姬在昇中亦認有成名下馬獨簾視之姬抱報報哭而卒遂葬于橫水之陽趙報報成陌塵曾失元珠求家罔不將雙耳負伶倫買嵩詞賦相如手楊乘歌篇李白身除卻今年仙侶外堂堂又見兩三春按報報有贈解頭賈高詩曰願我先鳴還自笑空沾一第是何人蓋嵩與報報同舉而未第楊乘時亦未第詩謂堂堂兩三

春殆期二人於兩三年中及第也 楊知溫 舊書楊虞卿傳子撫言楊汝士鎮東川其子知溫及第命妓張宴人與紅綾一疋詩曰郎君得意又青春蜀國將軍又不負一曲高歌紅一疋兩項娘子謝夫人按舊書楊虞卿傳楊汝士於開成元年十二月與東川四年九月入為吏部侍郎是年蓋知至落下知溫及第也

孫玉汝 第 容齋續筆云唐登科記會昌四年及第進士有孫玉

登科記考 卷二十二 汝李景讓為御史大夫劾罷侍御史孫玉汝會稽大慶寺碑咸通十一年所立云衢州刺史孫玉汝記榮王宗綽書目有南北史選練十八卷云孫玉 陳納 子會昌四年及第占籍開縣 清熙三

汝撰蓋其人也 顧陶 書錄解題顧陶 馬戴 唐才子傳按廣裕三山志作廣譽 顧陶 會昌四年進士 馬戴 唐才子傳華州人會昌四年左僕射王起下進士與項斯 張昉 楊子公表

河間人父君卿楊會昌四年進士擢第釋褐壽州防禦判官 北

夢瑣言張楊尚書恃才直道外仍有至性及第後歸東都一日

佛見其亡親謂曰去得也 李景述 是年景述以同州解頭 鄭

遂裝入京果登朝籍 李景述 是年景述以同州解頭 鄭

續放一人 楊嚴 據言會昌四年二月權知貢舉左僕射太常卿

部尚書楊汝士之子知至故相牛僧孺之甥源重河東節度使崔

元送所試雜文翰林重考覆續奉進止楊嚴一人宜與及第源

重四人落時楊知至因以長句呈同年曰由來梁鸞與冥鴻不

合翻翻向碧空寒谷謾勞鍾氏律長天獨遇宋都風此時泣玉情

雖異他日銜環事亦同三月春光正搖蕩無因得醉杏園中 鸞

書本紀時左僕射王起頻年知貢舉每貢院考試訖上榜後更呈

宰相取可否復人數不多宰相延英論言主司試藝不合取宰相

與奪比來貢舉難放人絕少恐非引誘之道帝曰貢院不會我

意不放子弟即太過無論子弟寒門但取實藝耳李德裕對曰鄭

肅封放有好子弟不敢應舉帝曰我比聞楊虞卿兄弟朋比貴勢

妨平人道路昨楊知至鄭樸之徒並令落抑其太甚耳德裕曰

臣無名第不合言進士之非然臣祖天寶末以仕進無地政勉強

隨計一舉登第自後不於私家置文選蓋惡其祖尚浮華不根藝

實然朝廷顯官須是公卿子弟何者自小便習舉業目熟朝廷開

事臺閣儀範班行準則不教而自成寒士縱有出人之才登第之

後始得一班一級固不能習熟也則子弟成名不可輕矣 又楊

收傳嚴字涼之會昌四年進士權第是歲僕射王起與貢部選上

三十人嚴與楊知至實誠源重鄭樸五人試文合格物議以

子弟非之起覆奏武宗勅曰楊嚴一人可及第餘四人落下

登科記考 卷二十二

五

請科七人

知貢舉 左僕射王起 據言會昌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勅諫議大

詞不稱旨十二月十七日宰臣遂奏依前命左僕射兼太常卿王

起主文又云王起於會昌中放第二榜內道場詩僧廣宣以詩寄

賀曰從辭鳳閣掌絲綸便向青雲領貢賓再闢文場無枉路兩開

金榜絕寬人眼看龍化門前水手放鸞飛谷口春明日定歸台席

在治只求金不耗用心空學杵無私龍門變化人皆望鸞谷飛鳴

自有時獨喜向公誰是證彌天上土與新詩到禹錫和王侍郎酬

宣上人詩云禮闈新榜動長安九陌人人走馬看一日聲名徧天

下滿城桃李屬春官自吟白雪銓辭賦指示青雲借羽翰借問至

徒自有權奇伯樂書世始知競走騰前希得雋高懸日下表無
私都中紙貴流傳後海外金填姓字時珍重劉繇因首薦為君送
雲詩

五年乙丑

正月受尊號辛亥有事於郊廟禮畢大赦制曰武功既暢經術是

修宜闡儒風以宏教化應公卿百寮子弟及京畿內士人寄客外

州府舉士人等修明經進士業者並隸名太學每一季一度據名

籍分番於國子監試帖三度帖經全通者即是經藝已熟向後更

不用帖試如三度全不通及三度託事故不就試者便落下名籍

至貢舉時不在送省之限其外寄居及士著人修進士明經業者

登科記考 卷二十二

五

並隸名所在官學仍委長吏於見任官及本土著學行人中選一

人充試官亦委每季一試餘並準前處分如無經藝雖有文章不

在送省之限宗子每因恩澤皆賜出身自幼授官多不求學未詳

典法頗有愆違委宗正寺收補明經每年許參三十人出身同兩

館例與補各搜圖籍精驗源流明為保舉不得容有踰濫仍一季

一度試帖經餘並同進士明經條例處分所送人數其國子監明

經舊格每年送三百五十人今請送二百人進士依舊格送三十

人其隸名明經亦請送二百人其宗正寺進士送二十人其東監

同華河中所送進士不得過三十人明經不得過五十人其鳳翔

山南西道東道荆南鄂岳湖南鄭滑浙西浙東鄆坊宣商涇邠江
 南江西淮南西川東川陝虢等道所送進士不得過一十五人明
 經不得過二十人其河東陳許汴徐泗易定齊德魏博澤潞幽孟
 按孟字 靈夏淄青鄆曹兗海鎮冀麟勝等道所送進士不得過一
 十人明經不得過十五人金汝鹽豐福建黔府桂府嶺南安南邕
 容等道所送進士不得過七人明經不得過十人其諸支郡所送
 人數請申觀察使為解都送不得諸州各自申解諸州府所試進
 士雜文據元格並合封送省準開成三年五月三日勅落下者今
 緣自不送所試以來舉人公然拔解今諸州府所試各須封送省

登科記考

卷二十二

五

司檢勘如病敗不近詞理州府妄給解者試官停見任用舊書本紀
 冊府元龜 據言 按宣商之宣疑衍文商當在金汝之下通
 鑑是年注云鎮州凡五十六州四十一道此詔所列當有脫佚
 二月諫議大夫權知禮部貢舉陳商選士三十七人中第物論以
 為請託令翰林學士白敏中覆試冊府元龜以覆試為三月事翰
 落張儋 據言張儋會昌五年陳商下狀元及第翰林覆落儋等八
 日踏雲軒春風賀喜無言語排比花枝滿杏園又貽讀詩曰莫向
 春風詠酒杯論仙真個是仙才猶堪與世為祥瑞會到蓬山頂上
 來 按讀 李珣薛忱張覲崔凜王諶劉伯弼等七人舊書本紀
 印讀之訛 冊府元龜敏
 中覆試落下
 議者以為公
 三月中書門下奏貢舉人並不許於兩府取解仰於兩都國子監

就試冊府元龜

進士三十七人覆試落下八人按本紀作三十七人當以登科記
 紀作 易重 永樂大典引瑞州府志易重字鼎臣上高人延慶
 元重居榜首有詩寄宜陽兄弟云六年雁序恨分難詔下今朝遇
 易重居榜首有詩寄宜陽兄弟云六年雁序恨分難詔下今朝遇
 已知上國皇風初喜日御階恩渥屬身時內庭再考稱文 孟暹
 異聖主宣名獎藝奇故里仙才若相問一春攀得兩重枝 孟暹
 唐才子傳孟暹字暹之平昌人會昌五年易重榜進士 盧嗣立
 與顧非熊甚相得且同年按讀書志作孟暹字叔之 盧嗣立
 永樂大典引池州府志孟暹字須仲青陽人盧嗣立字敏紹秋浦
 人杜牧守池州同舉於朝同登進士第又引秋浦新志云會昌五
 年高元裕以詩簡知舉陳商云中丞為國拔英才寒暄欣逢 魯
 藻鑑開九采蓮花秋浦隔兩校丹桂一時開為江東佳話 魯
 受永樂大典引宜春志魯 願非熊 北夢瑣言唐著作郎願况字
 受會昌五年登進士第 願非熊 通翁好輕倚朝士貶在江外

登科記考

卷二十二

六

多與僧道交游時居茅山暮年有一子即非熊前身也一旦暴亡
 祝追悼哀切所不忍言乃吟曰老人喪愛子日暮泣成血老人年
 七十不得多時別非熊在冥間聞之甚悲憶遂以情告冥官皆憫
 之遂商量卻令生於况家三歲能言冥問父苦吟卻求再生之
 事應感然長成應舉擢進士第 據言願非熊况之子骨格好辯
 變驟氣微子弟為眾多怒非熊既為所排非熊在舉場垂三十年屈聲
 聒人耳會昌中陳商放榜上怪無非熊名詔有司追榜放及第時
 天下其世皆知勸矣詩人劉得仁賀詩曰愚為童稚時已解念君
 詩及得高科晚須逢聖主知花前翻有淚鬢上卻無絲從此東歸
 去休為墜葉期又云願况全家隱居茅山竟莫知所止其子非熊
 及第歸慶既莫知况甯否亦隱于舊山或聞有所遇長生之秘術
 也 唐才子傳非熊及第授盱眙主簿 項斯送願非熊及第歸
 茅山詩曰吟詩三十載成此一名難自有恩門入全無帝里歡湖
 光愁裏碧巖景夢中寒到後松杉月何人其曉看鴈元送願非熊
 及第歸茅山詩曰故山登第去不似舊歸難帆卷江初夜梅生洞
 少寒採薇留客飲折竹掃仙壇名在儀曹籍何人肯挂冠願非熊
 酬陳標詩事喜及第與假何共貽詩曰至公平得意肯挂冠願非熊
 榜入金門去名從玉案來歡情聽鳥語笑眼對花開若擬華筵賀

富期許百林又非能關試後嘉會里聞蟬感懷呈主司詩曰昔聞
驚節換常抱異鄉愁今聽當名遂方歡上國游吟纔依樹午風已
報庭秋併覺聲
好懷恩忽淚流

諸科五人

知貢舉 左諫議大夫陳商 冊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會昌五年正月十五日 權知禮部侍郎陳商等

有皇帝為義安皇太后制服重輕事狀

六年 丙寅

三月二十三日 新書作甲子 宣遺詔以皇太叔光王即位是日上崩書

丁卯宣宗即位 通鑑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一

七

進士十六人 按十六人疑 狄慎思 狀元 玉芝堂談舊作思慎

林慎思 薛能 唐才子傳薛能字大拙汾州人會昌六年狄慎思榜登第大中末書判入等中選補蓋屋尉

致訛 永樂大典引蘇州府志 顏口 按顏義作顏上人集序云義

張黯 張黯會昌六年登第 顏口 同年丈人故許州節度使尚

諸科五人

拔萃科 鄭畋 舊書本傳畋大中首歲書判登科以年二十二計之當在此年蓋宣宗於三月即位四月吏部試

大中也

知貢舉 禮部侍郎陳商 永樂大典引蘇州府志於會昌五年稱

侍郎陳商知舉當是真拜也今從之 陳商華嶽題名云會昌元年七月二十五日商祗召赴闕商題後六年自禮部侍郎出鎮分

陝

唐宣宗元聖至明成武獻文睿智章仁神聰懿道大孝皇帝

大中元年 卯

正月甲寅赦天下改元 通鑑

是月 舊書本紀作三月丁酉朔按下文二十五日奉勅是三禮部

侍郎魏扶奏臣今年所放進士二十三人 舊書本紀作三十三人按登科記與唐會要同

人當從之 續奏堪放及第三人封彥卿崔瑒鄭延休等實有詞藝

為時所稱皆以父兄見居重位不敢令中選取其所以試詩賦封進

奏進止詔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知制誥韋琮等重考覆盡合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一

末

程度其月二十五 一作三 日勅曰彥卿等所試文字並合度程可放

及第有司考試祇在至公如涉請私自朝典從今已後但依常

例取舍不得別有奏聞 舊書本紀 冊府元龜 唐會要 舊書

間探聽輿論以觀選士之得失 唐語林宣宗愛羨進士每對朝

臣問登第否有以科名對者必有喜便問所賦詩賦題並主司姓

名或有人物優而不中第者必歎息 久之嘗於禁中題鄉貢進士李道龍

勅自今放進士榜後杏園任依舊宴集所司不得禁制先是武宗

好遊巡曲江亭禁人宴聚故也 冊府元龜 唐會要 舊

六月中書門下奏貢舉人取解宜準舊例於京兆府河南府集試

從之 冊府元龜 唐會要

進士二十三人 顧標 狀元 王芝堂談舊作會昌七年 陳鏞

永樂大典引開中記陳鏞字 楊乘 舊書楊收傳發子乘登進士

州府志楊乘大中元年及第 唐詩紀 劉瞻 舊書本傳瞻字父

事乘大中初登第官終殿中侍御史 義山弟也義山集有喜舍

景瞻大中初 李義叟 弟義叟及第上禮部魏公詩曰國以斯文

進士擢第 重公仍內署才風標森太華星象逼中台朝滿選驚侶門多吐鳳

來爾同魯司寇只鑄一顏回又有為弟作謝座主魏相公啟義叟

敗伏奉前月二十八日勅旨授河南府參軍依前充職者小宗伯之取士早辱

今月五日勅改授河南府參軍依前充職者小宗伯之取士早辱

齊載筆方殊王逸惟注楚辭有異郝隆但攻蠻語此皆相公事均

卵翼勢作風雲特于汨沒之中俯借扶搖之便孔龜效印未 崔

議於酬恩楊雀銜環徒聞于報惠感怍之至罔知所裁謹啟

泊 舊書崔瑛傳瑛子泊 大中初登進士第

登科記考 卷二十二 九

續放三人 封彥卿 舊書本傳 崔琢 琢字子文鄴之子 鄭延

林 按宰相世系表延休官山南西道 見宰相世系表

諸科二十人 雲麓漫鈔載大中元年前有童子明經童 王凝 圖王

公行狀公諱凝字成庶太原人年十五舉孝廉上第其為文根六

經必先勸誡著都邑六岡銘益振時譽魏相國扶主貢籍選中甲

知貢舉 禮部侍郎魏扶 唐詩紀事大中初扶知禮闈入貢院題

深會之 李義山集有獻侍郎魏扶詩云梧桐葉落滿庭陰鎖閉朱門試院

第進士 義叟處伏見侍郎所制春闈放榜後寄呈 在朝同年兼備新及第諸先輩五百四韻詩一首 二年 辰

正月書門下奏從貞元元年大和九年秋冬前皆是及第便從

諸侯府奏試官充從事兼史館集賢宏文諸司諸使奏官充職以

此取人常多得士由是長不乏材用大和會昌末中選後四選諸

道方得奏充州縣官職如未合選並不在申奏限臣等昨已奏論

面奉進止自今已後及第後第三年即任奏請勅旨依奏 唐會

進士二十三人 盧深 狀元 見王 崔萼 舊書崔甯傳崔萼字野

按萼為 楊宰 新書李甘傳始河南人楊宰字松年有至行甘

蠡之子 茂卿從田氏府趨軍反殺田氏茂卿死宰之兄蜀三往索父喪盧

死不果至宰自洛陽走常山二千里號伏叛鬻髮贏骨有可憐

狀警意感解以尸還之單縷冬月往來太行間凍膚皸瘃瘡痂哀雨

血行路稠人為牢泣歸責其子以牢勉之牢為兒踐操如此未聞

登科記考 卷二十二 辛

執事門暗而書顯之豈樹風扶教意耶牢後擢進士第 唐詩紀

事牢登大中二年進士第又云牢宏農人少孤年六歲母俾以雜

學誤入人家乃父友也方彈碁戲以局為題俾牢賦之應 李彥

聲曰魁形下方天須亞二十四寸窗中月年十八中第 李彥

昇 陳黯華心篇云大中年初年大梁連帥范陽公得大食國人李彥

不得擬 鄧傲 玉泉子鄧春司考其才二年以進士第名顯然常所

有女弟未出門子能婚乎當為君展力甯新一第乎時傲已婚李

卷多二女筆迹傲願已寒賤必不能致騰躡私利其言許之既登

第就牛氏親不日孛牛氏而歸將及家給牛氏曰吾久不到家請

先往俟卿可乎牛氏許之泊到家不敢泄其事明日牛氏之奴駝

其鞦索直入即出居常牛氏所玩用供帳帷帳雜物列於庭廡之

閒李氏驚曰此何為奴曰夫人將到令具陳之李氏曰吾即妻也

又何夫人為即撫膺大哭頃之牛氏至知其實已也請見李氏曰

吾父為宰相兄弟皆在郎省縱嫌不能富貴豈無一嫁處耶其不

幸豈唯夫人乎今願一切與夫人同之夫人縱憾于鄧郎甯忍不

為二女計耶時李氏將列于官二女力牽挽其袖而止後做以秘
書少監分司慳吝尤甚按脈贖言此事即琵琶記傳奇所由本
也牛丞相 韓藩 崔瑄 金華子韓藩端公大中二年封僕射
即僧孺 門生也與崔瑄大夫同年而相善瑄廉
問宛陵請 裴口 李商隱為興元裴從事賀封尚書加官啟
藩為副使 注云裴即封之門生蓋於是年及第也

諸科十七人
知貢舉 禮部侍郎封敖 舊書本傳宣宗即位遷禮部侍郎大中
二年典貢部多擢文士 唐語林封侍

郎知舉首訪能賦人盧駢詣羅與問之羅曰
主司安邑住邵輿居宣平彼處愛賦無由得知

三年已

進士三十人 試堯仁如天 于珪 大中三年狀元及第見廣卓異
賦見唐語林 于珪 大中三年狀元及第見廣卓異

二子見舊書 高瓌 舊書高元裕傳子瓌登進士第新書瓌字瑩
于休列傳 張祐孟才人歎序云武宗皇帝疾篤選

登科記考 卷二十二

便殿孟才人以歌笙獲寵者密侍其右目之曰吾當不諱爾何
為哉指笙囊泣曰請以此就絃上憫然復曰妾嘗藝歌願口上歌
一曲以泄其憤上許之乃歌一聲何滿子氣亟立隕上令醫候之
曰脈尚溫而腸已絕矣及上崩將徙其柩舉之愈重議者曰非侯
才人乎爰命其櫬槨至乃舉嗟夫才人以誠死上以誠明雖古之
義激無以過也進士高瓌登第年夏傳於禁伶明年秋貢士文多
以為之目大中三年遇高於由拳話於余聊為與歎按此瓌似於
元年登第考孫樵故倉部郎中康公墓誌銘序會昌五年調再授
秘書省校書郎大中二年復調授京兆府參軍其年冬為進士試
官故中書侍郎高公瓌尚書倉部郎中崔亞前左拾遺陳晝洎樵
十輩皆出其等列瓌益於大中二年入等三年 崔安潛 舊書崔
登第也 蕭勣高元裕禰子曰瓌進士擢第 慎由傳
慎由弟安潛字進之大中三年登進士第 唐詩紀事何澤韶陽
曲江人也父鼎容管經略有文稱澤乾甯中隨計至三峯行在永
樂崔公安潛即澤之同年丈人也聞澤來乃以一絕報之曰四十
九年前及第同年唯有老夫存今日殷勤訪吾子 穩將鬻鬻上龍
門按此安潛蓋與澤之父鼎同年自大中三年至 何鼎見 趙
乾甯四年為四十九年澤於梁太祖時及第也

隱 舊書本傳隱字大隱京兆奉天人 大中三年 崔彥昭 舊書本
應進士登第 按新書作會昌中擢第誤

字思文清河人 大中三年進士擢第釋褐諸侯府宰相世系表彥
昭父玘 中朝故事咸通中輔相崔彥昭兵部侍郎王凝乃外表
兄弟也 凝大中元年進士及第來年彥昭猶下第因訪凝疑叙衣
見之崔甚悲疑又戲之曰君卻好應明經舉也彥昭忿怒而出三
年乃登第 凝皇朝多自夏官侍郎判鹽鐵中丞兼鈞軸一旦凝拜是
官決意入相彥昭朝之後數月之閒鹽鐵中有壞壞疑凝職朝廷
以彥昭為之半載而入相彥昭母乃命多製鞋履謂侍婢曰王氏
妹必與王侍郎同竄逐吾要伴小妹同行也彥昭聞之泣拜其母
謝曰必無此事王疑竟免其責也 按 王傳 唐詩紀事傳登大
彥昭傳言趙隱高瓌與彥昭同年進士 按 王傳 中三年進士第初
貧喪於中條山萬 固寺入院讀書

諸科十人

知貢舉 禮部侍郎李褒 唐語林大中三年李褒侍郎知舉試堯
仁如天賦宿州弟使君弟褒不識題訊

登科記考 卷二十二

同鋪或曰止於堯之如天耳 讀不悟乃為句曰雲攢八彩之眉電
閃重瞳之目 賦成將寫以字數不足憂甚同輩給之曰但一聯下
添一者也 當足 矣 褒覽之大笑
四年庚午

進士三十人 張温琪 狀 曹勣 唐才子傳曹勣字業之桂林人
時為舍人韋壑所知力薦於禮部侍郎裴休大中四年張温琪榜
中第 按業之新書藝文志作勣之 唐詩紀事曹勣杏園即席
上同年云政路不在天十年行不至一旦公道開青雲在平地枕
上數聲鼓衡門已如市白日採得珠不待驪龍睡念念出九衢僮
僕顏色異故衣未及換尚有去年淚晴陽照花影落絮浮野翠對
酒時忽驚猶疑夢中事自憐孤飛鳥得接鸞鳳翅承懷共濟心莫
起胡越意 桂林風土記遷鸞坊本名阜財因曹勣中丞進士及
第前政令狐大夫改為遷鸞坊 曹勣有成名後獻恩門詩曰為
物稍有香心遭蠹蟲噬平人登太行萬萬車輪折一辭桂嶺後九
泣東門月年年孟春時看花不如雪僻居城南隅顏子須泣血沈

何鼎見 趙

埋若九泉誰肯開口說辛勤學機杼坐對秋燈滅織錦花不常見
 之盡云拙自憐孤生竹出土便有節每聽浮說言喉中似無舌忽
 然風雷至驚起池中物披上青雲巔輕如一毫髮瓏瓏金鎖甲稍
 稍城鳥絕名字如鳥飛數日便到越幽蘭生雖晚幽香亦難歇何
 以保此身終 **林簡言** 永樂大典引閩中記林簡言字 **馮涓** 唐
 身事無缺 **林簡言** 欲誦福唐人大中四年及第 **馮涓** 唐
 林大中四年進士馮涓登第榜中文譽最高是歲新羅國起樓厚
 寶金帛奏請撰記時人榮之 **太平廣記** 引 **王氏** 間見錄馮涓舊
 唐名士雄才奧學登進士第 **十國春秋** 馮涓 **盧鄴** 唐詩紀事
 字信之先世 **婺州東陽人** 唐吏部尚書宿之孫 **鄴** 大中年
 年登第為浙 **劉蛻** 北夢瑣言 **荆州衣冠** 數澤每歲解送舉人多
 東觀察使 **蛻** 不成名號曰 **天荒** 蛻舍人以荆府解及第時崔魏
 號為 **破天荒** 蛻言大中年劉蛻舍人以荆府解及第時崔魏
 公作鎮以 **破天荒** 蛻言大中年劉蛻舍人以荆府解及第時崔魏
 廢一千里外豈曰 **天荒** 蛻上禮部裴侍郎書曰五十年來自是人
 有待而先自請者閣下以為難乎贊功論美近乎諂飾詞言已近
 乎私低陋摧伏近乎屈窮廣博張引近乎不敬鉤探簡尚則畏不
 能動乎人借儂相比又畏取笑乎後情志激切謂之 **噪詞** 語連綿

謂之 **駢夫** 臨其事而自言者其難如此也然不有聽者之明言者
 無病則固當背惶踏踉俟乎知者而自知也用者而自用也安得
 持一言於已難之時者哉然或不得已而言之者亦將自言而已
 矣又豈敢因其時而遽言大體哉蛻少時不知小入通生有自可
 之事樹之為梔西種之為穀粟賈於市釣於江亦以老也無何羅
 絡舊簡附會時律懷筆放於指紳家十二三年矣謂非而習之
 而成基壯而歷級乘時無難梗與苦之疲今者欲三十歲矣所望
 不過抱關輸力求粟養親而已何者家在九曲之南去長安近四
 千里膝下無怡怡之助四海無強大之親日行六十里用半歲為
 在來程歲須三月侍親左右又留二月為乞假衣食於道路是一
 歲之中獨留一月在長安王侯聽尊媒妁聲深況有疾病寒暑風
 雨之不可期者雜處一歲之中哉是風雨生白髮田園變荒蕪求
 抱關養親亦不可期也及今年冬見 **西詔書** 用閣下以古道正
 時文以平律校羣士懷才負藝者踴躍至公蛻也不啻已入春明
 門請與八百之列負階待試嗚呼蛻也材不負命甚奇時來而功
 不進事修而名不副將三十年矣今而後閣下進之蛻亦得以至
 公進閣下退之蛻亦得以至公退進退者由閣下也未可知也干
 瀆尊嚴敢忘修辱情或須露章曰 **圖私** 不然則蛻也豈敢蛻再拜

登科記考

卷二十二

重

釋齊已送劉蛻秀才赴舉詩曰百發百中鐵五年丹枝如計分
 一箭的無偏文物兵銷國關河雪霽天都人看春勝韓宇在誰前
崔涓 舊書 **崔瑛** 傳子涓大
 諸科十三人
 博學宏詞科 **劉瞻** 舊書本傳瞻大中年
 知貢舉 **禮部侍郎裴休** 見上 **按唐闕史** 云丞相河東公得古
 徒有以益贊為請者裴公設食會門生器出乎庭獨劉舍人蛻以
 為非是裴休以禮部侍郎知舉矣 **曹鄴** 登岳陽樓有懷寄座注
 相公即謂休也又有翠孤
 至諸宮寄座注相公詩
 五年 **辛**
 進士二十七人又三人 **李邵** 狀 **鄭颺** 唐才子傳 **鄭颺** 字寶光
 登科記考 **卷二十二** **語**
 柳珪 舊書柳公綽傳仲子珪字鎮方大中年登進士第
 燈燭下木 按珪及第後應白敏中之辟樊南集為河東公謝相
 國京兆公啟云某第二子前鄉貢進士珪充攝劍南西川安撫巡
 官又有為柳珪
 謝京兆公啟
 諸科二十二二人 **林勛** 永樂大典引閩中記林勛字公懋閩縣人
 林勛終吉 **大** 中五年開元禮登科 **按清熙三山志**
 州刺史
 制科 **莫宣卿** 白鴻儒莫孝肅公詩集序唐宣宗大中年龍集
 公宣卿為第一公字仲節廣南封州人也 **柳珪** 有送莫仲節狀
 元歸省詩曰青驄聚送謫仙人南國榮親不及君椰子味從今日
 近鷓鴣聲向舊山聞孤猿夜叫三湘月匹馬時侵五嶺雲想到故
 鄉應臘過藥欄猶有異花蒸 **按是年設科無考制科第一據此**
 亦得稱
 狀元

知貢舉 禮部侍郎韋慈 舊書韋保衡傳父慈大中四年拜禮部

郭岳節度使制云職司誥命參貳春 官業彌振於訓詞道愈光於得士

六年壬申

進士二十八人 劉駕 唐才子傳劉駕字司南大中六年禮部侍

既擢第不忍先歸待長安中駕成名乃同歸 許道敏 唐闕史貢

范蠡故山 曹鄴有旌川寄進士劉鷓鴣詩 許道敏 唐闕史貢

隨鄉薦之初獲知於時相是冬主文者將撤事於真院謁於相門

丞相大稱其文學精琰宜在公選主文加簡指額而去許道敏

旨則磨礪以須屈指試期大掛人口俄有張希復具外結婚於丞

相奇章公之門親迎之夕辟道敏為贊道敏乘其喜氣縱酒飛

章搖佩高譚極歡而罷居無何時相敷奏不稱旨移秩他郡人情

恐駭主文不敢第於甲乙爾後晦昧坎壈不復聞達繼丁家故垂

二十載至大中六年崔與知舉年方擢於上科時有同年張侍郎

讀一舉成事年才十九乃道敏敢於垂成之冬僑導外郎鵠橋之

登科記考 卷二十二 妻

夕牛夫人所出也 按許道敏 苗台符 拙言苗台符六歲能

佐之子登進士第 見舊書儒學傳 屬文聰悟無比十餘

歲博覽羣籍著皇心三十卷年十六及第張讀亦幼擅詞賦年十

八及第同年進士同佐鄭薰少師宣州幕二人常列題于西明寺

之東廡或竊注之曰一雙前進士兩箇阿孩兒台符十七不祿張

七年癸酉 進士三十人 于瑱 廣卓異記引登科記于瑛大中三年

王京子崔殷夢瑛宗人瑛門生也表門節度使從之子同年首

冠于瑛瑛白瑛曰夫一名男子飭身世以為美也不可以等瑛也

近歲關試內多以假為名求適他處甚無謂也今乞侍郎不可

其舊轍瑛大以為然一日瑛等率集同年詣瑛起居既坐瑛笑謂

瑛等曰昨得大梁相公書且欲先輩一到駿馬健僕往復當不至

積滯幸諸先輩留意瑛以座主之命無如之何 披言作殷夢名

李詹 玉京子唐李詹大中七年崔瑤下擢進士第平生廣求

烹之髓方醉已熟矣復取調以諸辛味復飲之驢未絕而為火所遇

水湯其腸胃然後取酒調以諸辛味復飲之驢未絕而為火所遇

燦外已熟矣詹一日方中首失力仆地而卒頃之詹磨夫亦卒一

夕磨夫復蘇曰某見詹為地下責其過害物命詹對以某所為某

即無何慎思復卒慎思亦登進士第時為小諫 按慎思會昌六

登科記考 卷二十二 妻

元狀 韋蟾 唐詩紀事蟾字隱桂下杜人大中七年進士登第初

學傳 為徐商掌書記終尚書左丞 按蟾表徵之子見舊

諸科十一人

知貢舉 中書舍人崔瑤 舊書崔翊傳子瑤出佐藩方入升朝

禮部侍郎 唐語林崔瑤知貢舉以貴 要自恃不畏外議勝出率皆權豪子弟

八年甲戌 九月七日御札墨制除賈島遂州長江主簿勅曰比者禮部奏卿

侯殊科可守劍南道遂州長江縣主簿仍便齎勅乘驛赴官所管

藩侯放上聞奏鑿戒錄買島初赴名場日常輕於先輩以八百與

號為十惡議者以浪仙自認病蟬是無博風之分詩曰病蟬飛不

得向我掌中行折翼猶能薄酸吟尚極清露華疑在腹塵點任侵

晴黃雀并鳥鳥俱懷善兩情島後為僧改名無本入京投蜀僧悟

達國師知元院中或去法乾寺返初了潛於鐘鼓安下日與師覺

輝無可上人姚殿中合衷私唱和虛卿相所聞專俟宣宗微行欲

見帝希特恩非時及第及宣宗微行值元不在上貽鐘樓上有秀

才吟詠之聲遂登樓於島案上取吟次詩欲看島不識帝讓臂眼

帝遽於帝手奪之曰耶君何會耶帝慚報下樓元公尋亦歸院島

撫膺追悔欲投鐘樓帝惜其才急詔釋罪謂島曰方知卿薄命矣

遂下墨制島因授此官永離貢籍 據言買島不善程試

每試白蠶一幅巡鋪告人曰原夫之輩乞一聯乞一聯

是年韋澳為京兆尹榜日朝廷將裨教化廣設科場當開元天寶

登科記考 卷二十二 毛

之間始專重明經進士及貞元元和之際又益以薦送相高當時

唯務切磋不分黨甲絕僥倖請託之路有推賢讓能之風等列標

名僅同科第既為盛事固可公行近日已來前規頓改互爭強弱

多務奔馳定高卑於下第之初決可否于差官之日曾非考覈盡

繫經營與學雄文例舍於貞方寒素增年矯貌盡取于朋比羣強

雖中選者曾不足云而爭名者益熾其事澳叨司畿甸合貢英髦

定不在更分等第之限 東觀奏記先是京兆府進士明經解送設

喪止于奔競至解送之日威勢撓敗如市道焉至是澳勝云云

為京兆尹 據言載於七年考舊本紀八年五月以中書舍人翰林學士韋澳

今從之

上書拜官一人 李羣玉 唐才子傳李羣玉字文山澧州人清才

依觀察湖南厚禮延致之郡中大中八年以草澤臣來京詣闕上

表自進詩三百篇休適入相復論薦上悅之勅授宏文館校書郎

李羣玉有始 李頻 李頻有省試振振驚 顏標 狀元 據言鄭侍郎薰

詩延英宣賜 言懷紀事呈同館諸公二十四韻

進士三十人 李頻 李頻有省試振振驚 顏標 狀元 據言鄭侍郎薰

後時徐寇作 亂薰志在激勸忠烈即以為標為狀元謝恩日從容問

及廟院標曰 標寒進也未嘗有廟院薰始大悟塞嘿而已尋為無

冬洪錯認顏 標作魯公 李頻 唐才子傳頻字德新睦州壽昌

妻之大中八年 顏標榜擢進士調校書郎為南陵主簿試判入等

遷武功令 據言李頻師方干頻及第詩僧清越贈千詩云弟子

已得桂先生 猶灌園 鄭谷有故少師從翁隱嚴別業詩云理論

知清越生徒 得李頻 鄭薰號所居為隱巖 李頻 梨岳集有及第

後歸詩曰 家臨浙水傍岸對買臣鄉 縱櫛隨鳥乘潮向夕陽苦

吟身得雪甘 意餐成霜况此年 猶少酬知足自強又有及第後還

家過峴 劉滄 唐才子傳滄字繼魯魯國人大中八年禮部侍郎

第不足取 故人別來三十載 不相知 聞誰謂今日白頭紛紛矣與

里春杏花開過各離秦是
同進士及第其名侯考
許口李頻有春日南游寄浙
李口

按李頻有賀同年翰林從叔舍
人知制誥詩未知其名侯考
諸科十五人

知貢舉 禮部侍郎鄭薰
鄭處誨授鄭薰禮部侍郎制曰勅儀曹
之異同必求上才以允僉屬中散大夫尚書工部侍郎鄭薰高陽
茂族通德盛門秉莊氏之遺風蘊名卿之品業文諧騷雅鼓吹前
言譽洽指紳領袖時輩操守必修其謙柄進退常踐于德藩壘中
詞科亟升清貫持素列金華之侍揮毫擅紫闥之工貳職冬官克
揚休問是用俾司貢籍以振儒風朕以化天下者莫尚於人文序
多士者以備乎時選育材之本惟善是從舉拔既向于幽貞錄勸
勿遺於曹緒無求冠玉無採雕虛當思取實之方必有酌中之道
爾其盡慮以率至公可守禮部侍郎 舊書本傳薰端勁再知禮
部舉引寒俊士類多之 按薰惟此年知舉舊書謂再知禮部誤
太平廣記引盧氏雜說鄭薰知舉放榜日唯舍人畢誠到宅謝

登錄記考 卷二十二 无
恩蓋誠以子紹顏登第而謝也劉滄有罷華原尉上座
主尚書詩蓋即董也 李頻亦有奉和鄭薰相公詩

李頻振振鷺詩曰有鳥生江浦霜華作羽翰君臣相比潔朝野用
為歡月影林梢下冰光水際殘飛翻時共樂飲咏道皆安迴翥宜

高詠羣棲入靜看由來鷺鷥侶濟濟列千官 文苑英華 按振振
鷺梨岳集作振鷺

九年乙亥

正月十九日制曰朝議郎守尚書刑部郎中柱國陽緋魚袋唐扶
將仕郎守尚書職方員外郎裴紳早以科名薦由臺閣聲猷素履

亦有可嘉昨者吏部以爾秉心精專請委考覈而臨事或乖于公
當物議遂至於沸騰豈可向列彌綸是宜竝分符竹善綬凋瘵以

補悔尤扶可虔州刺史散官勳封如故裴可申州刺史散官如故
時試宏詞舉人漏泄題目為 吏部侍郎兼判尚書銓事裴論左授
御史臺所劾扶為考試官也

國子祭酒吏部郎中周敬復罰一月俸監察御史馮顯左授祕書
省著作佐郎 舊書本紀作馮 考院所送博學宏辭科趙矩等十人
並宜覆落不在施行之限初裴論兼上銓主試宏拔兩科其年爭
名者眾應宏詞選前進士苗白符楊嚴薛訢李詢古敬翊已下一
十五人就試論寬豫仁厚有賦題不密之說前進士柳翰京兆尹
柳憲之子也故事宏詞科只三人翰在選中不中者言翰于論處
先得賦託詞人温庭筠為之翰既中選其聲聒不止事徹宸聽杜

登錄記考 卷二十二 辛
德公 按杜審權 時為中書舍人言于執政曰某兩為考官未試宏
詞先鑠考官然後考文書若自先得賦題者必佳糊名考文書得
佳者考官乃公當罪止 按下疑 論為考官不合坐宏詞趙矩丞相
令狐綯故人子也同列將以此事嫁患于令狐丞相丞相逐之盡
覆去 東觀奏記 唐會要載此事於二月舊書本紀載于三月
按裴紳即庭裕之父記其家事較為有據故從東觀奏記

御史臺據正月八日禮部貢院捉到明經黃續之趙宏成全質等
三人偽造堂印堂帖兼黃續之偽著緋衫將偽帖入貢院令與舉
人虞蒸胡簡党贊等三人及第許得錢一千六百貫文據勘黃續
之等罪欸具招造偽所許錢未曾入手便事敗奉勅並準法處死

之等罪欸具招造偽所許錢未曾入手便事敗奉勅並準法處死

王司以自獲姦人並放舊書本紀按本紀載于三月試宏詞之後今有正月八日之文當與試宏詞同為

正月事

進士三十人 孫樵讀書志孫樵字隱之大中九年進士新書藝文志作樵字可之孫可之文集自序云幼而工文得之真訣提筆入貢士列於時以文學見稱大中九年叨

登第按樵祭梓潼帝君文大中十八年鄉貢進士孫樵再拜

獻詞考大中無十八年蓋十字衍文

樵於九年登第故八年猶稱鄉貢 盧攜舊書本傳攜字子升

大中九年進士擢第授集賢校理 北夢瑣言唐大和中初盧攜舉

進士風貌不揚語亦不正呼攜為慧蓋短舌也韋氏昆弟皆輕侮

之獨草岫尚書加敬謂其昆弟曰盧攜人物甚陋觀其文章有首

尾斯人也以是下之他日必為大用乎爾後盧果策名竟登廊廟

卒不展分所謂以貌失人者其韋諸季乎 柳璧舊書柳公綽傳

新書壁字寶玉 楊授舊書楊嗣復傳嗣復子授字

陸廐唐詩紀事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一

肱大中九年登進士第咸通六年自前振武從事試平判入等牧

肱以春 李彬王泉子大中九年沈詢侍郎以中書舍人知舉其

賦得名 李彬登第門生李彬父叢為萬年令同年有起居之會

倉部李郎中蟻時在坐因戲諸進士曰今日極盛與賢座主同

年時右司李郎中從晦又在座戲蟻曰殊未耳小生與賢座主同

年如何謂柳州柳侍郎也眾皆以為異是日數公皆詣賓客馮尚

書審則又柳公座主楊相國之同年舉座異之 按楊相國謂嗣

復 沈儵漢友議潞州沈尚書宣宗九載主春闈將欲放榜其

無一家之誇汝所此家門之幸也於諸葉中擬放誰耶詢曰莫

先沈光也太夫人曰沈光早有聲價沈擢次之二子科名不必在

汝自有他人與之吾以沈儵孤單鮮有知者汝其不感孰能見哀

諸科六人

博學宏詞科 趙鉅等皆落下見上

知貢舉 中書舍人沈詢南部新書大中九年日官李景亮奏云

馬至是三科盡覆試宏詞趙鉅等皆

落下 按三科謂進士明經宏詞

十年丙

三月中書門下奏據禮部貢院見置科目內開元禮三禮三傳三

史學究道舉明算明法童子等九科近年取人頗濫會無實藝可

採徒添入仕之門須議條流俾精專業臣等已於延英面論伏奉

聖旨將文字來者其前件九科臣等商量望起大中十年權停三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一

年滿後至時赴試者令有司據所舉人先進名令中書舍人重覆

問過如有本業精通堪備朝廷顧問即作等第進名候勅處分如

事業荒蕪不合送名數者考官當議朝責其童子近日諸道所薦

送者多年齒已過偽稱童子考其所業又是常流起今已後望令

天下州府薦送童子並須實年十一十二以下仍須精熟一經問

皆全通兼自能書寫者如違制條本道長吏亦議懲罰從之舊書

冊府元龜唐會要

皆作五月今從本紀

四月禮部侍郎鄭顥進諸家科日記十三卷表曰自武德以後便

有進士諸科出鶯谷而飛鳴聲華雖茂經鳳池而閱視史策不書

所傳前代姓名皆是私家記錄虞承聖旨敢不討論臣尋委當行

副部員外郎趙璘採訪諸家科目記撰成十三卷自武德元年至

於聖朝謹專上進方俟無疆勅宜付翰林自今放榜後仰寫及第

人姓名及所試詩賦題目進入內仍仰所司逐年編次冊府元龜唐會要

唐語林東觀奏記上雅尚文學聽政之暇常賦詩

尤重科名大中十年鄭顥知貢後宣索科名記顥表上

進士三十人 崔鏞狀元舊書崔元略傳元受 伍愿永樂大

汀志伍愿大中十年進士及第愿又 徐渙永樂大典引宜春志

改名正已字公謹甯化人調臨川尉 徐渙永樂大典引宜春志

第 李郢唐才子傳李郢有詩名鄭尚書顥門生也初赴舉聞鄰女

有容求娶之遇有爭娶者女家無以為詞乃曰備錢百萬先至者

許之兩家具錢同日皆至女家無以為詞復曰請各賦一詩以為

登科記考 卷二十二 優劣郢乃得之登第回江南駐蘇州遇故人守湖州邀同行鄧

以決意春歸為妻作生日故人不放與之胡琴焦桐方物等令且

寄歸代意郢為寄內詩曰謝家生日好風烟柳暖花春二月天金

鳳對翹雙翡翠蜀琴新上七絃絃鴛鴦交頸期于歲琴瑟偕和欲

百年應恨容程歸未 崔瑾舊書崔郢傳郢子瑾

得絲窗紅淚冷消涓 崔瑾舊書崔郢傳郢子瑾

諸科五人 知貢舉 黃門侍郎鄭顥 撫言大中都尉鄭尚書放榜上以紅

顯 又曰鄭顥都尉第一榜託崔雅員外為榜雅甚然諾顥從之

雍第推延至榜除日顥待榜不至隕獲且至會雅遺小僮詩兒者

傳云來早陳質穎問有何文字壽兒曰無然日勢既暮詩兒且寄

院中止宿顥亦懷疑因命搜壽兒懷袖一無所得顥不得已遂躬

自操觚夜艾壽兒以一蠟彈丸進顥即榜也顥得之大喜狼忙札

之一無更易 又曰大中都尉鄭顥都尉放榜請假往東洛觀省

生徒餞於長樂驛俄有記于屋壁曰三十驛驢一烘塵

來時不鎖杏園春楊花滿地如飛雪應有偷游曲水人

十一年 丁 進士三十人 歸仁翰永樂大典引蘇州府志杜

昭文京兆杜陵人會祖澤從祖察父自立徽大中十一年進

上擢第釋褐秘書省校書郎 又曰徽登第時年踰四十 盧

處權南部新書杜審權大中十一年知舉放盧處權

諸科三人 知貢舉 中書舍人杜審權舊書木紀大中十年九月以中書舍

正拜中書舍人大中十年權知禮部貢舉十一

年選士三十人後多至達官正拜禮部侍郎

十二年 庚 三月 中書舍人李藩知舉博學宏詞放陳琬雲溪友議作玩大等

登科記考 卷二十二 二人及進詩賦論等召謂藩曰所賦詩中重用字何如藩曰錢起

湘靈鼓瑟詩有重用字乃是庶幾上曰此詩以不及起乃落下

元龜 唐會要 雲溪友議宣宗十二年前進士陳玩等五人應

博學宏詞選所司考定名第及詩賦論進說上于延英殿詔中書

舍人李藩等對上曰凡考試之中重用字如何藩對曰賦忌偏枯

叢雜論失稟貶是非詩則緣題落韻只如白雲起封中詩云封中

白雲起是也其閒重用文字乃是庶幾亦非有常例也又曰孰詩

重用字對曰錢起湘靈鼓瑟詩有二不字上曰錢起雖重用字他

詩似不及起其宏詞詩便付史選

登科更明年考校起詩便付史選

勅鄉貢進士溫庭筠早隨計吏夙著雄名徒負不羈之才罕有適

時之用放騷人於湘浦移賈誼于長沙尙有前席之期未夾抽毫

之思可隨州隋縣尉東觀奏記撫言開成中溫庭筠才名籍甚

然罕拘細行以文為貨識者鄙之無何執政

進士三十人 孔緯 伏元 舊書本傳緯字化文魯曲阜人宣尼

進士擢第釋褐祕書省校書郎 廣卓異記 李侯 舊書李侯傳

引登科記作孔緯大中二年狀元當從本傳 鄒子柱 鄒子

後字景望博學多通文章秀絕 豆盧瑑 舊書本傳瑑河東人祖

大中十三年一舉登進士第 崔澹 舊書崔澹傳澹大和十三年

登進士科 新 崔澹 舊書崔澹傳澹大和十三年

書家字希真 唐才子傳儲嗣宗大中 劉汾 汾大赦庵記云汾自

朝 儲嗣宗 唐才子傳儲嗣宗大中 劉汾 汾大赦庵記云汾自

官至兵部員外郎咸 張台 宋張禮游城南記引唐登科記進士

通三年遷本部侍郎 嘉話錄所載慈 恩題名之張莒

諸科三人 知貢舉 黃門侍郎鄭顥 孫榮北里誌序自大中皇帝好儒術特

登科記考 卷二十二 往往微服長安中逢舉子則狎而與之語時以所聞質於內庭學

士及都尉皆然莫知所自故進士自此尤盛曠古無儔然率多

膏粱子弟平進歲不及三數人由是僕馬豪華宴游崇侈以同年

俊少者為兩街探花使鼓扇輕浮仍歲滋盛自歲初等第於甲乙

春闈開送天官氏設春闈宴然後離居矣近來延至仲夏京中飲

妓籍屬教坊凡朝士莫不須假諸曹署行牒然後能致于他處惟

新進士設筵願吏故便可行際追其所贈之資則倍於賞數諸妓

皆居平康里舉子新及第進士三司幕府但未通朝籍未直館殿

者咸可就詣如不悛所 費則下車水陸備矣

十四年 十二月丁未大赦改元咸通 舊書本紀 新

進士三十人 劉蒙 狀元見玉 翁彥樞 永樂大典引蘇州府志

入手持貫珠閉目以誦佛經非寢食未嘗輟也坦主文柄入貢院

子勛質日勝勝于私室僧多處其間二子不之虞也其擬議名氏

追與奪進退僧悉熱之矣歸寺而彥樞訪焉僧問彥樞將來得失

之耗彥樞具對以無有成遂狀僧曰公成名須第幾人彥樞謂僧

戲已答曰第八人足矣即復往裴氏之家二子所議如初僧忽張

曰謂之曰侍郎知舉耶即君知舉耶夫科第國家重事朝廷委之

侍郎意者欲侍郎知舉耶即君知舉耶夫科第國家重事朝廷委之

爾偶人耶且即君所與者不過權豪子弟未賞以一平人其士議

之即君可乎即屈其指自首至末不差一人其豪族私讎曲折聖

中二子所諱助等大懼即問僧所欲且以金帛啗之僧曰貧僧老

矣何用金帛為有鄉人翁彥樞者徒要及第耳助等曰即列在丙

科僧曰非第八人不可也助不得已許之僧曰與貧僧一文書來

彥樞如其言 劉虛白 撫言劉虛白與裴坦早同視席坦主文虛

二十年此夜中一般燈燭一般風不知歲月能多少猶著麻衣

待至公 北夢瑣言竟陵人劉虛白擢進士第嗜酒有詩云知道

醉鄉無戶稅任 令狐湑 舊書令狐楚傳楚子綯綯子湑少舉進

他荒卻下丹田 中上言曰臣男湑爰自孩提便從師訓至于詞藝頗及流輩會昌

二年臣任戶部員外郎時已令應舉至大中二年猶未成名臣自

湖州刺史蒙先帝擢授考功郎中知制誥尋充學士繼明渥澤遂

忝樞衡事體有功因令罷舉自當廢絕一十九年每選退藏更令

勤勵臣以祿位逾分齒髮已衰男湑年過長成未嘗一第犬馬私

愛實切憫傷臣二三年來頻乞罷免每年取得文解意待纒難中

解名干撓主司每弄文法若宰相子弟總合應舉即不合繼絕數
 年如宰相子弟不合應舉即何預有文解公然輕易隱蔽聖聰將
 陛下朝廷為絢瀉家事伏恐奸欺得路孤直杜門非唯取笑士流
 抑亦大傷風教伏請下御史臺子細推勘納卷及取解月日聞奏
 臣職當諫署分合上聞疏留中不出 北夢瑣言時張雲劉蛻崔
 道燾上疏宣宗優容 冊府元龜大中十三年十二月何中節度
 使令狐綯以其子瀉求應進士舉勅曰令狐瀉多時舉人極有文
 學流輩所許合得科名此以父綯職在樞衡避嫌不赴今因出鎮
 卻就舉場况請通規合試至藝宣令主司準大中六年勅考試只
 在至公如涉徇情自有刑典從今已後但依常例放榜本司舉士
 貴在得人去留之閒惟理所在按此為十四年貢舉故類入此年
 北夢瑣言綯上表訴子之冤其略云一從先帝久次中書得臣
 恩者謂臣好不得臣恩者謂臣弱臣非美酒美肉安能啖眾人之
 口時以執己之短取諸于人按先帝謂宣宗表蓋上懿宗也十
 國春秋令狐瀉登進士羅隱賀以短章瀉 鄭羲 裴宏餘 唐語
 父綯曰吾不喜兒得第喜得羅公一篇耳 裴宏餘 林裴
 坦為職方郎中知制誥裴相休以坦非才不稱力拒之不能得命
 既行坦至政事堂謁謝丞相故事謝舉便于本院上事宰臣送之

登科記考

卷二十二

堯

施一榻歷角而坐坦巡謁執政至休聽多輪感激休曰此乃首台
 謬選非休力也立命肩輿便出不與之坐兩閣老吏云自有中書
 未有人稱欲益彌彰 按宏餘宰相世系表作宏字裕志 魏營皆
 時人稱欲益彌彰 按宏餘宰相世系表作宏字裕志 魏營皆
 令狐 崔瀆 舊書崔瑛傳球子瀆 陳河 冊府元龜時舉子尤盛
 皆衣冠之子惟陳河一人孤貧負藝第于榜末 按新
 書藝文志陳汀字用濟大中進士第疑汀即河之誤

諸科三人

博學宏詞科 冊府元龜大中十四年考試官庫部
 員外郎崔芻言放宏詞登科一人

知貢舉 中書舍人裴坦 舊書本紀大中十三年十月以
 中書舍人裴坦權知禮部貢舉

南菁書院叢書

登科記考卷二十三

大興徐松

唐懿宗昭聖恭惠孝皇帝

咸通二年

進士三十人 裴延魯 狀元 于濱 唐才子傳于濱字子漪咸通二年

州判官 牛徵 唐詩紀事徵登咸通二年 李藹 太平廣記引盧氏

勒破妙絕倫人謂之束 孔絢 孔綸 闕里文獻考咸通二年進

諸科十二人 舊書本紀八月以兵部員外郎楊知遠

博學宏詞科 司勳員外郎穆仁裕試吏部宏詞選人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三

知貢舉 中書舍人薛航 舊書本紀咸通元年十一月

三年 王 誠倒載于戈賦以聖功克彰兵器斯 薛邁 狀元見

進士三十人 蕭煥 舊書蕭煥傳倣子原咸通三年 王榮 黃璞王郎中傳王

也咸通三年鄭侍郎從謙下進士及第試倒載于戈賦天驥呈材

詩成名歸觀廉使杜公宣猷請署團練巡官景慕意深將有瑤席

之選公辭以舊與同年陳郎中單有要約就陳氏婚好時益以誠

信奇之初就府薦焉為試 三箭定天山賦當意為涯所知欲

顯滯遺明設科第以宋 三箭定天山賦當意為涯所知欲

怒滯不取旨搆命收第名第甲省其年等第雖破公道益彰

凡會受品題數年之間從第始盡前今與論莫不美捷至不去身

其材榮公之復任其選從第始盡前今與論莫不美捷至不去身

賦春水綠波詩古公去邪論李公騰時擅盛名自內翰林出為江

西觀察使辟為團練判官自使下監察赴調復平判人等授大理

司直未幾除太常博士入省為水部郎中公初上第鄉人李顏累

舉進士鬱有聲芳昭公賦詩云蓬瀛上客顏如玉手探月窟如夜

燭笑顧姬城玉兔言謂折一枝情未足時謂顏狀得其美若有前

知公十九年內三捷其於盛美蓋七闕未之有也又云福清啟福

院界北止王郎中墓後山有薛承裕者生長此地王郎中榮同年

進士及第先德口官入闈承裕生長此地遂寓桑梓馬時以詞賦

著稱成名後又平判入等尋授雲陽尉後除國子四門博士病終

大略相同益七闕之地自歐陽詹王榮為之倡首相繼登上新試

盛於時云 陳黯送王榮序贈去歲自袁中還輦下輔文出新試

相示其間有江南春賦為末云今日併為天下春無江南今江北

某郎實其登選於時矣何者以輔文家於江南其詞意有是非前

朕即今春果擢上第夏六月告歸省於閩命序送行某辭以未第

言不為時重輔文曰吾所知者惟道與義豈以己第未第為重輕

哉愚繇是不得讓麟舉之舉也必聖其龍羽族之多也必瑞其鳳

鳳非四翼龍非二首所以異于麟羽者惟其稀有耳嚮使日百科

千盈川溢陸則地地鳩雀無非龍鳳矣其誰曰聖且瑞哉進士科

出漢迄唐為擢賢之首也衰瀛之大億兆之眾歲貢其籍者數纒

于千有可升其名者復止于三十其不為貴而且稀乎輔文早歲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三

業儒而深于詞賦其體物調與相如揚雄之流異代而同工也

故角于文陣而聲光振起今之中選是榮其歸想盡慶之晨為鄉

里改觀孰不謂人之龍鳳乎 薛承裕 見上 永樂大典引閩中

薛承裕

見上

永樂大典

引閩中

薛承裕

見上

永樂大典

引閩中

薛承裕

見上

永樂大典

引閩中

薛承裕

見上

永樂大典

引閩中

薛承裕

見上

永樂大典

引閩中

薛承裕

見上

以欣同千里還師迴刃于戎車之上一朝偃伯垂仁於王道之中
皇上以心宅八紘威加四極有罪必伐無征不克旌旗西嚮競納
欵於中原鞞鼓東臨威獻俘於上國然後軫宸慮惻皇情萬姓苟
宜于子視三邊可俟其塵清由是罷師旅休甲兵干櫓勢傾壓雙
輪而委積戈鋌色寢滿十乘以縱橫蓋以戰乃危事兵惟凶器欲
令永脫于禍機必使先離于死地所以前縛俄視迴轅繼至虞舜
舞而會用比此窳同魯陽揮以員來于斯則異既不收其豹略乃
長苞于虎皮諒彘弓而若此詎反旆以如斯徵彼禮經折軸曾聞
于山立考諸易象盈車徒見其離爲豈慮自焚誠同載戢五兵從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三

三

此以皆弭七德于焉而復立遂使頑兇之子無日可尋更憐忠烈
之臣徒云能執故得殺氣潛息嘉猷孔彰以此懷柔而何人不至
以此亭育而何俗不康罷刃銷金道無慚于齊帝放牛歸馬德靈
愧於周王大矣哉因爾仁天用減兵柄得東征西怨之體見師出
凱旋之盛小臣伏視乎囊韃敢不歌揚於明聖

麟角集

王榮天驥呈才詩曰馬知因聖出才本自天生駟駁何煩隱權奇

願盡呈電從雙眼落雲向四蹄輕過去王頁喜嘶來伯樂驚絕塵

漸逸步曳練讓能名雅待金鞭下春風紫陌情

麟角集

徐仁嗣天驥呈才詩曰至德符天道龍媒應聖明迥風奇質異噴

玉彩毫輕蹀躞形難狀連蜷勢乍呈効才愁絕影表殊名岐

路遠僻遠關山豈憚行鹽車雖不羈今日亦長鳴

文苑英華

盧征天驥呈才詩曰異產應堯年龍媒順制牽權奇初得地蹀躞

欲行天詎假調金埒窳須動玉鞭嘶風深有戀逐日定無前周滿

誇常馭燕昭恨不傳應知流赭汗來自海西偏

文苑英華

鄭賈天驥呈才詩曰毛骨合天經權奇步驟輕曾邀于闐駕新出

貳師營噴勒金鈴響追風汗血生酒亭留去跡吳坂認嘶聲力可

通橋試材堪聖代呈王頁如願盼垂耳欲長鳴

文苑英華

四年癸未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三

四

二月進士皮日休上疏曰臣聞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
過乎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子不遺乎道者孟子也捨是而子者
必戾乎經史爲聖人之賊也夫孟子之文榮若經傳天惜其道不
燼於秦自漢氏得其書常置博士以專其學故其文繼乎六藝光
乎百氏真聖人之微旨也若然者何其道奕奕于前而其書沒沒
於後得非道拘乎正文極乎奧有好邪者憚正而不舉嗜淺者鄙
奧而無稱耶蓋仲尼愛文王嗜昌歎以取味後之人將愛仲尼者
其嗜在孟子矣夫古之士以湯武爲取逆者其不讀孟子乎以楊
墨爲達智者其不讀孟子乎由是觀之孟子之功利於人亦不輕

矣今有司除茂才明經外其次有業莊周列子書者亦登于科其

誘善也雖深而懸科也未正夫莊列之文荒唐之文也讀之可以

為方外之士習之可以為鴻荒之民安有能汲汲以救時補教為

志哉伏請命有司去莊列之書以孟子為主有能精通其義者其

科選視明經苟若是也不謝漢之博士矣疏奏不答冊府元龜 唐會要 皮

子文

進士三十五人五百家韓注引任注咸通四年右常侍蕭倣知舉

十五三十五孫龍光 狀元見玉 柳告 是年柳告第八人及第告字

未知孰是韓文考異 韓文考異 韓文考異 韓文考異

用益子厚之子韓文考異 韓文考異 韓文考異 韓文考異

之之孫見五百家韓文考異 韓文考異 韓文考異 韓文考異

登科記考卷二十三

紀事確登咸通進士第有感事詩云花開蝶滿枝花謝蝶還稀惟

有舊巢燕主人貧亦歸初投卷于知舉蕭倣見是詩賞其有存

故之志遂李昌符唐才子傳李昌符字若夢咸通四年禮部侍

放及第李昌符唐才子傳李昌符字若夢咸通四年禮部侍

士李昌符有詩名久不登第常歲卷軸忘于裝修因出一奇乃作

婢僕詩五十首於公卿間行之有詩云春娘愛上酒家樓不拍歸

運總不留推道那家娘子臥且留教住待梳頭又云不論秋菊與

春花園箇能唯空肚茶無事莫教頻入庫一名閉物要些些請篇

皆中婢僕之諱淡句京城傳其詩篇為嫗嫗怪罵騰沸盡

要獨其面是年登第與夫桃杖虎蹴事雖不同用奇即無異也

6 1000

知貢舉 左散騎常侍蕭倣舊書本紀咸通三年十二月以吏部

言皆作常侍蕭倣考蕭倣傳云倣咸通初遷左散騎常侍四年本

官權知貢舉則本紀誤也據言咸通四年蕭倣知貢舉唐書林披

有故放榜後發覺二月十三日既斬州刺史中書舍人柳誥宇

文瑣制救朕體至公以御極推至理以臨人舉必任才黜皆由過

柱國賜紫金魚袋蕭倣以藝文薦升華顯清貞不磷介潔無徒

居多正直之容動有休嘉之稱近者擢司貢籍期盡精研既無官

常願興物論經詢大義去留或致其紛拏榜挂先場進退備聞其

差五且昧泉魚之察徒懷冰炭之憂豈可尚列貂蟬復延驕首俾

分郡牧用示朝章勿謂非恩深宜自勵可守勳州刺史散官勳賜

如故仍馳驛赴任倣至州上兼知貢舉敗賊表臣某言臣謬

掌貢闈果茲敗失上負聖獎下乖人情實自己以兢慚每自咎而

塵灼猶賴陛下猥矜拙直特貸刑書不奪金章仍付符竹荷恩宥

而感戀奉嚴謹以奔馳不駐羸驂繼持舟楫臣二月十三日當日

于宣政門外謝訖便辭進發今日到任上訖臣誠惶誠懼頓

首頓首臣性秉樸愚材味機變皆為叨據果竊顯榮一心唯知效

登科記考卷二十三

忠萬慮未嘗念失是以頃升諫列已因論事去官後忝瑣闈亦緣

舉職統攝身流嶺外望絕中朝甘於此生不到上國伏遇陛下臨

御大寶恭行孝思詢以舊臣偏霽厚澤臣遠從海嶠首還闕廷才

拜丹墀俄捧紫詔任掄才于九品位超冠于六曹家與國而同歸

官與職而俱盛常思惕厲屬免悔尤已庶銓衡復忝貢務昨雖先

9 26

馳魂抗筆流血拜章形神雖處於遐陬夢寐尚馳於班列臣無任
感思惶悚涕泣望闕屏營之至謹差軍事押衙某奉表陳謝以聞
傲又與浙東鄭裔綽大夫雪門生薛扶狀某昨者出官之由伏
計盡得于披陳其事略言首尾冀當克副虛襟鑒雪幽抱伏以近
最深輒欲披陳其事略言首尾冀當克副虛襟鑒雪幽抱伏以近
年貢務皆自閣下權知某叨列清榮不掌綸誥去冬遠因銓衡切
主文柄珥貂載筆忝幸實多遂將匪石之心冀伸藻鏡之用聖過
未俗蕩滌詭風刈楚于庭得人之舉而騰口易唱長舌莫辨吹毛
豈借其一言指頰何啻于十手既速官謗皆由批直皆以長年主
司親屬盡得就試某救下後榜示南院外內親族具有約勒並請
不下文書敘怨之語日已盈庭復禮部舊吏云常年例得明經一
人某面責其事即嚴釐革然皆陰蓄狡恨求肆蠹言致雜文之差
互悉羣吏之構成失于考議敢不引過又常年榜帖並他人主張
凡主司舊制於一時遺恨遂流于他口今春此輩亦有數人皆朝
夕相門月旦自任共相犄角直索文書某堅守不聽唯運獨見見
與子弟門生關為輕小之徒望風傳說日筆削重事閨門得專某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三

七

但不知欺知之誠豈畏如黃之巧頃年赴廣州日外生薛廷望薦
一李仲將外生薛扶秀才云負文業窮寄嶺嶠到鎮日相見之後
果有辭藻久與宴處端厚日新成名後人傳是善夷外親嶺南巨
富表身財賂委質科名扶即薛謂近從兄弟班行內外親族絕多
孔振是宣父胃緒韓箱即文公令孫蘇蕩故奉常之後廡序雙高
而風埃久處柳告是柳州之子鳳毛殊有而名字陸沈其餘四面
搜羅皆有久居藝行之士繁于簡牘不敢具載某裁斷自己實無
愧懷敦朝廷厚風去士林時態此志惶惶豈憚悔尤今則公道
銷奸邪計勝眾情猶有惋歎深分卻無憫嗟何直道而遠不相容
豈正德而亦同浮議久猜疑問莫喻尊崇幸無大故之嫌勿信小
人之論讒陳木末希存舊知臨紙寫誠含毫增歎特垂鑒宥無輕
棄遺幸甚 撫言又云房珣河南人太尉之孫咸通四年垂成而
敗先是名第定矣無何寫錄之際仰泥士落擊翻瓦汗試紙印
以中表重地祇薦珣一人主司不獲已須應之翊既臨曙更請印
副試主司不諾遂罷按此亦蕭傲不聽囑諭之一端也附此備考
五年甲申

進士二十五人 韋保衡 舊書本傳字蘊用京兆人祖元貞父愨
素所不悅者必加排斥王鐸貢舉之師 蕭遘 舊書本傳遘蘭陵
蕭遘同門生以素薄其為人皆擯斥之 蕭遘 人開元宰相高之
五代孫祖港父真遘咸通五年登進士第釋褐祕書省校書郎遘
與韋保衡同年登進士第保衡以幸進無藝同年門生曰薄之
形神秀偉志操不羣自比李德裕司馬又云咸通中王鐸掌貢籍
及保衡作相倚遘之失貶為播州司馬又云咸通中王鐸掌貢籍
遘與保衡俱以進士中選而保衡暴貴與韋同在中書及傳宗在
遘旁又與鐸並居相位帝嘗召宰臣鐸年高昇階足跌陪句陳中
王鐸子喜卿善事長矣遘對曰臣和子之幸也謂遘曰適見卿扶
為士司以臣中選門生也上笑曰王鐸選 盧隱 李峭 唐語林
進士朕選宰相于卿無負矣遘謝之而退 盧隱 李峭 唐語林
峭皆王 裴偃 通鑑蘇州刺史裴偃王 盧隱 李峭 唐語林
鐸門生 裴偃 通鑑蘇州刺史裴偃王 盧隱 李峭 唐語林

諸科九人
知貢舉 中書舍人王鐸 舊書本紀咸通四年十一月以中書舍
書舍人王鐸為禮部侍郎又王播傳王鐸咸通初拜中書舍人五
年轉禮部侍郎典貢士兩歲時稱得人 按鐸惟此年知舉云典
貢士兩 歲誤
六年 酉
進士二十五人 劉崇龜 舊書劉崇望傳劉崇龜咸通六
承樂大典引直春志袁皓字退山宜春人咸通六年擢進士第
唐詩紀事皓成通進士龍紀集賢殿圖書使自稱碧池處士初登
第過岳陽悅妓葉珠以詩寄嚴使君日得意東歸過岳陽桂枝香
蕊葉珠香也知暮雨生巫峽爭奈朝雲屬楚王萬恨只憑期剋手
寸心雅繫別離腸南亭宴罷笙歌散回首煙波路渺茫嚴君以妓
贈之皓及第後作云金榜高懸姓字真分明折得一枝春蓬瀛乍
接神仙侶江海迴思排釣人九萬擗扶排羽翼十年 常修 南楚
辛苦涉風塵昇平時節逢公道不覺龍門是嶮津 新開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三

八

進士二十五人 劉崇龜 舊書劉崇望傳劉崇龜咸通六
承樂大典引直春志袁皓字退山宜春人咸通六年擢進士第
唐詩紀事皓成通進士龍紀集賢殿圖書使自稱碧池處士初登
第過岳陽悅妓葉珠以詩寄嚴使君日得意東歸過岳陽桂枝香
蕊葉珠香也知暮雨生巫峽爭奈朝雲屬楚王萬恨只憑期剋手
寸心雅繫別離腸南亭宴罷笙歌散回首煙波路渺茫嚴君以妓
贈之皓及第後作云金榜高懸姓字真分明折得一枝春蓬瀛乍
接神仙侶江海迴思排釣人九萬擗扶排羽翼十年 常修 南楚
辛苦涉風塵昇平時節逢公道不覺龍門是嶮津 新開

圖有一妹甚聰惠文學書札罔不動人圖常語同僚曰某家有
一進士所恨不櫛耳後寓居江陵有嵯賈常某者蓄千金三峽
人也亦家于江陵深結託圖亦以長者待之數載常公有一
子狀貌頗有儒雅之風紀而略曉文墨圖竟以其妹妻之則常修
也圖氏乃與修讀書習二十餘年才學優博越絕流輩咸通六年
登科座主司空李公蔚也初江東羅隱下第東歸有詩別修云六
載辛勤九陌中卻尋岐路五湖東名榭桂苑一枝綠繪憶松江滿
荷帆百尺風又廣陵秋夜讀修所賦三篇復吟寄修云入蜀還吳
三首詩藏於篋筒重于師劍閣夜讀相如聽瓜步吟吟嗚帝悲物
景也知輪健筆時情誰不計高枝明年二月東風裏江島聞人慰
所思修名望若此圖氏亦有功焉後修卒圖氏自為文祭之時人
競相傳寫 翁綬 唐才子傳翁綬咸通六年
傳寫 中書舍人李蔚下進士

諸科十八人

博學宏詞科 舊書本紀二月以吏部尚書崔慎微吏部侍郎鄭從
謙吏部侍郎王鐸兵部員外郎崔瑾張彥遠等考宏
詞選 卷二十三 九

拔萃科 舊書本紀二月金部員外郎張又
思大理少卿董廣試拔萃選人

知貢舉 中書舍人李蔚 舊書本紀咸通五年十月丙辰以中書
舍人李蔚權知禮部貢舉又李蔚傳正
拜中書舍人咸通五年權知
禮部貢舉六年拜禮部侍郎

七年 戊 丙
進士二十五人 是年試被袞以象天賦見撫言 岳珂寶真齋法
書贊有林逋借唐登科記檢咸通中試被袞象天

賦 韓 狀元 韓文考異袞登咸通七年進士第初之次子
撫言韓袞咸通七年趙騰下狀元及第性好嗜酒謝恩
之際趙公與之首宴公屢賞歐陽琳文學袞睨之曰明公何勞再
三稱一復姓漢公聘然為之徹席自是從容不過三爵及杏園開
宴時河中蔣相以故相守兵部尚書其年子泳及第相國欣然來
突眾皆榮之袞腐登賢即在座兩頭著子女相公來此得否相

公錯愕而去及泳歸公庭賈之曰席內有顛酒同年不報我豈人
子耶自是同年莫敢與之歡醉矣 困學紀聞韓文公子頌雖有
金根車之議而和子結袞皆擢 蔣泳 撫言咸通中進士及第過
第袞為狀元君子則重加罰金蔣泳以故相之子少年擢第時家
之極稍不中式則重加罰金蔣泳以故相之子少年擢第時家
任太常卿語泳曰爾門緒孤微不宜從世祿所為可先納罰錢
勿以驟從也 按泳字越 歐陽琳 字瑞卿袞之子咸通七年及
第又中宏詞科弟亦登進士 唐語林歐陽琳與弟珙同在場
屋苦其貧置每詣先達刺轅同幅時人稱之 清熙三山志歐陽
琳再中宏詞科授祕書 杜裔休 唐語林杜珙公在岐下歐陽琳以
進士矣 雲溪友議故荊州杜司空琮自忠武軍節度使出禮陽
宏詞李宜古者數陪游諫每戲謔於其座或以鉛粉傅其面或以
輕綈為其衣侮慢既深杜公不能容忍使臥宣古于泥中欲辱之
檣楚也長林公主聞之不待穿履奔出而救之曰尚書不念諸子
學文擬陪李秀才視席豈在飲筵而舉人細過待士如此異時那
得平陽之譽乎遂遣人扶起李秀才于東院以香水沐浴更以新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三 十
衣後二子裔休儒休皆以進士登 沈光 唐才子傳沈光吳興人
騰下進士 撫言沈光始貢于有司嘗夢一海船自夢後咸通
垂成際登第年亦如是皆謂失之之夢而特第不測無何謝恩之
際升階忽爾迴風吹一海圖拂光之面正當一巨船即夢中所觀
之物 北夢瑣言前進士沈光有洞庭樂賦章入座帥謂朝賢曰
此賦乃一片宮商也後辟為閩從事 羅隱送沈光及弟後東歸
兼赴嘉禮詩曰青月桂欄人香白夢彩輕稱沈郎好繼馬卿歸
故里況聞山簡在襄陽盃傾別岸應須醉花傍征 汪遵唐才子
車漸欲芳擬把金錢贈嘉禮不堪酒困名場 汪遵汪遵
宣州涇縣人幼為小吏書夜讀書苦人皆不覺咸通七年韓袞
榜進士初與鄉人許棠友善棠應二十餘年舉進士在晉徒工
為絕句詩而深自晦密以家貧難得書必借于人徹夜強記棠竟
不知一旦辭役就真棠時先在京師偶送客至灞涇問忽遇棠于
途行李索然棠訊之曰注都何事來遵曰此來就真棠怒曰小吏
不付而欲與棠同筆現乎甚侮慢之後遵成名五年棠始及第

崔璐 唐詩紀事璐登咸通七年進士第 永樂大典引蘇州府
志作崔瑒 崔璐有覽皮先輩盛製因作十韻以奇用仲

欽仰詩陸龜蒙有和皮襲美
酬前進士崔璐盛製見奇詩
孔昺 闕里文獻考咸通七年進士
有孔昺未知所據附此俟考

諸科十七人 幸軒 軒咸通七年中三史科知舉趙騰

拔萃科 舊書本紀十一月以禮部郎中李景

知貢舉 禮部侍郎趙騰 舊書本紀咸通六年九月以中書舍人

以進士登第咸通初正拜中書舍人六年權知貢舉七年選士多

得名流拜禮部侍郎 據言趙騰試被袞以象天賦更放韓袞

狀元或為中貴語之曰侍郎既試王者被袞以象天賦更放韓袞

舉放趙騰及第至咸通七年騰自翰林學士出拜禮部侍郎知舉

與觀禮部尚書騰放榜後攜門生詣相國里謁與集於崇化坊龍

興觀前進士韓袞已下題云集此從座主侍郎起居大座主尚書

按丁居晦承旨學士壁記云趙騰咸通三年二月二十日自右

拾遺遷起居舍人四年八月七日改兵部員外郎五年七月八日

加駕部郎中九月十七日加朝散大夫戶部侍郎其月三十日改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三 十一

禮部侍郎是騰以禮部侍郎知

舉紀傳以為中書舍人誤也

八年 亥

進士三十人 鄭洪業 狀元 唐詩紀事洪業咸通 牛徽 舊書

儒傳僧孺子尉尉子徽 韋昭度 舊書本傳昭度字正紀京兆人

咸通八年登進士第 韋昭度 祖緡父逢昭度咸通八年進士

擢 韋承貽 唐詩紀事承貽字貽之咸通八年登第 撫言韋承

博帶滿座瑛獨上都堂納試迴蓬巷幾時聞于吉堂西南隅曰衰衣

來三條燭盡鐘初動九轉丸成鼎未開殘月漸低人擾擾不知誰

是謫仙才又白蓮千朵照廊明一片升平雅頌聲纔唱第三 崔

條燭盡南宮風景畫難成 皮日休有奇同年草校書詩 崔

昭符 見 皮日休 讀書志皮日休字襲美一字逸少襄陽人咸通

部侍郎鄭愚以其貌不揚戲之曰子之才學甚富如一日何皮對

曰侍郎不可以一日廢二日謂不以人廢言也 皮子文敷序云

咸通丙戌中日休射策不上第退歸州來別墅丙戌為七年 玉

泉子皮日休南海鄭愚門生春闈內嘗宴於曲江醉寢于別榻衣

囊書笥羅列秀側率皆新飾同年崔昭符錄之子固蔑視之亦醉

更衣見日休謂其素所熟狎者即固問且欲戲之日休童僕劇前

呼之昭符知日休也日勿呼之渠方宗會 宋口 皮日休有江南

矣以其囊笥皆皮時人傳之以為口實 宋口 書情二十韻寄

祕閣章校書賂之商洛宋先輩垂文二同年詩又有登第後

寒食杏園有宴因寄錄事宋垂文同年詩垂文一作垂丈

諸科二十八

博學宏詞科 舊書本紀十月以禮部侍郎盧匡吏部侍郎李蔚兵

人 孫緯 唐詩紀事緯咸通 司勳員外郎崔殷夢考吏部宏詞選

知貢舉 禮部侍郎鄭愚 見

九年 戌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三 十二

進士三十人 是年試天下為 趙峻 狀元見涪 羊昭業 永樂大

州府志侍郎劉允章知舉 連總 永樂大典引閩中記連總字會

羊昭業登第昭業字振文 孔紆 鄭仁表左拾遺孔府君墓誌銘仁表與拾遺

熙三山志連 孔紆 同歲為東府鄉薦第不中等再罷去明年

總終嶧陽尉 借宴于東堂宴之日博陵崔公薨出紫微直觀風甘棠下表為支

使校芸閣書拾遺始及第乞假拜慶新進士得意歸去多不伏拘

束假限在在關試不悉集貢曹久未畢公事故地遠迨二千里之

多言必時僕明太常節制天平軍以是勤不得請拾遺曰人之

持一杯酒人以為難關試日都堂中揖別同年徑出青門公諱紆

字持卿魯司 鄭仁表 唐語林鄭仁表劉允章門生仁表與李都

冠四十代孫 鄭仁表 善初允章知舉即訪都而謂之曰儀之某

為朝廷委任何以見禪少塞責乎都欲薦其所知者允章迎謂之

曰請不言牛乳安得歲歲須人先是牛孔數家悲勢力每歲主司

為其所制故允章亦云適中都所欲言都曰舊中錯也欲其開以

與都雅熟允章納焉即孔紆也復示允章以文一軸發之日大半

曰此可以與否允章佳實比及卷首乃仁表也允章鄙其輕薄而
辭之都曰公是遺權者奈何復聽讒言乎于是皆許之按仁表
中掌書記入為起居郎仁表文章尤稱俊拔然恃才傲物人士薄
之自謂門地人物文章具美嘗曰顏口顏蓋送羊振文歸觀桂
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

諸科十一人

博學宏詞科 舊書本記正月以兵部員外郎焦
濱司勳員外郎李嶽考宏詞選人

知貢舉 禮部侍郎劉允章 舊書本紀咸通八年十月以中書舍
允章登進士第舉官至翰林學士承旨禮部侍郎咸通九年知貢
舉 據言劉允章侍郎王文年榜南院日進士納卷不得過三軸
劉子振聞之故納四十軸又曰劉允章試天下為家賦為拾遺杜
裔休駿奏允章辭窮乃謂與裔休對時允章出江夏裔休詩亦改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三
官南都新書咸通九年劉允章放榜後奏新進士春關前擇日
謝先師皆服青襟介幘有洙泗之風焉唐語林劉允章祖伯
舅父竟夫皆有重名允章少孤自立以賦否為己任及掌貢舉尤
惡朋黨初進士有十哲之號皆通連中官郭羅羅此皆其徒也每
歲有司無不為其干撓根帶牢固堅不可破郭羅羅于瑑方以恩澤
主鹽鐵為難極力允章不應薰竟不就試比考帖帖居其間允章
諷其詩有簾外挑花曬熟紅不知熟紅何用此已具在去留中對
日詩云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侍郎得不思之
頃之唱落莫不失色及出榜惑于浮說于尊不能塞時望允章
自鄂濟分司東都其制中書舍人孔晦之詞晦弟紆為諫官乃允
章門生率同年送于坡下紆猶欲前行允章正色曰請違公不去
故事門生無答拜者允章于是答拜同行皆愕然按撫言載十
折有沈雲翔林縉鄭玘劉業唐珣吳商叟秦翰玉郭薰八人語林
又有羅此一入按丁居晦承旨學士壁記劉允章咸通五年十
一月二十七日自倉部員外郎再入翰林六年正月九日加戶部
郎中知制誥八年十一月四日遷工部侍郎其年十一月十六日
改禮部侍郎出院是允章以禮部侍郎知舉並未為中書舍人也本紀誤

十年 己丑
進士三十人 歸仁紹 狀元 永樂大典引蘇州府志咸通十年
登傳作 司空圖 舊書文苑傳司空圖咸通十年登進士第主司
表聖河中也父輿大中時為商州刺史圖咸通十年歸仁紹榜
訪親知閣吏遼中司空秀才出郭矣或入郭訪親知即不造郭齋
耶耶知之謂其專敬愈重之及知舉日司空一捷列第四人登科
同年誣其姓名甚暗成事太速有浮薄者號之為司徒空耶耶知
有此說因召一榜門生開筵宣言于眾曰某叨忝文柄今年榜帖
全為司空先輩一人而已由是聲采益振唐詩紀事圖河中虞
鄉人少行文采未為鄉里所稱會王疑自向書郎出為絳州刺史
圖以文謁之大為疑知入知制誥遷中書舍人知貢舉擢圖上第
頃之疑出為宣州觀察使辟圖為從事既渡江御史府奏圖監察
下詔追之圖感疑知己之恩不忍輕離幕府滿百日不起闕為蓋
司所劾遂以本官分司久之召拜禮部員外郎俄知制誥故集中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三
有文曰慈恩稽命黜繫洛師于今十年方忝綸閣司 歐陽玘
空圖有記恩門王凝故事云愚嘗襲跡門下受知特異 歐陽玘
道熙三山志玘之子字口 林慎思 子家傳云仲蒙子姓林氏
諱慎思字虔中福州長樂人少儻有大志力學好修與昆弟五
人築室讀書稠巖山中咸通五年首薦禮部不第退居槐里咸通
十年王凝侍郎歸仁紹榜中進士第 按 虞鼎 楊鉅唐御史裏
滴熙三山志林慎思終水部郎中萬年令 虞鼎 楊鉅唐御史裏
公虞性諱鼎字少微會 劉鄴 自長春宮判官召入內廷特救旨
稽人登咸通十年進士 鄴 鄴自長春宮判官召入內廷特救旨
及第中外賀極羣唯鄴州李尚書種一章最著乃福建章尚書
岫之辭也于是章佐鄴幕略日用敕代榜由官入名仰溫樹之煙
何人折桂泝甘泉之水獨我登龍禁門而便是龍門聖主而永為
聖主又曰三十浮名每年皆有九重知已曠代所無相國深所嫌
鬱蓋指斥太中的也 按新舊書本傳咸通初劉瞻高彥居要職
以故人子薦為左拾遺召充翰林學士賜進士第宰相表十年六
月劉瞻同平章
事故附于此

諸科十人

博學宏詞科 舊書本紀十一月以吏部侍郎楊知溫吏部侍郎于德孫李元考官司封員外郎盧蕘刑部侍郎楊戴考

試宏詞 林慎思 詞登第按林永作家傳云咸通十一年高實侍郎下再試中宏詞拔萃魁敷考高實疑高湜之訛

高湜于十二年知舉無試宏詞事當從長樂縣志

拔萃科 舊書本紀十一月以吏部郎中宋震前昭應主簿胡德融考科目舉人按科目舉人疑即拔萃科

知貢舉 禮部侍郎王凝 舊書王正雅傳王凝暮年移疾華州踰拔其寒俊而權豪請託不行為其所怒出為商州刺史司空圖

王凝行狀中外之議謂公不可文柄為朝廷闕政竟拜禮部侍郎

章澄邁在內廷懸入相之勢其弟保殷干進自謂殊等不疑黨附者又方據權亦多請託攘臂傲視人為寒心公顯言拒絕及榜出

沸騰以為近朝難事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三

五

十一年 庚寅

正月甲寅朔羣臣上尊號赦天下 通鑑 按舊書在十二年正月

唐語林咸通十年停貢舉前一年日者言已丑年無文柄值至仁

必當重振明年上加尊號內有至仁兩字韓衮為補闕上疏請復

之夏侯致謂楊元翼云李九丈行不得事我行之九丈即衛公也

四月戊子敕去年屬以用軍之際權停貢舉一年今既偃戈御宜

仍舊來年宜別許三十人及第進士十人明經二十人已後不得

援例 舊書本紀 冊府 元龜 唐會要

停舉 太平廣記引年號記咸通十一年以龐勛盜據徐州久屯戎卒連年飛輓物力方虛因詔權停貢舉一年是歲進士盧尙卿自遠至闕聞詔而迴乃賦東歸詩曰九重丹詔下塵埃深堞文閣罷選才桂樹放教遮月長杏園終待隔年開自從玉帳論兵後

不許金門諫獵來今日瀟陵橋上過關人應笑臘前回 羅隱諷書重序云隱次諷書之明年以所試不如人有司用公道落去其

夏調膳于江東不隨歲貢又一年朝廷以彭門就辟刀机猶溼詔

吾輩不宜求試按諷書作于丁亥其明年為咸通九年又一年為

十年己丑詔吾輩不宜求試謂停舉之詔下于十年也隱又作陳

歸集後序云黯宇希孺曩者與于聲跡相接於京師各獲舉于進

取咸通庚寅歲膠其道於蒲津

秋試之場亦謂是年停舉也

博學宏詞科 舊書本紀正月以吏部尚書蕭鄴吏部尚書于德孫

郎崔澹等考試 應宏詞選人

十二年 辛卯

進士四十人 李筠 狀元 裴樞 舊書裴樞傳樞慶于向子貞

士第 按與大歷 許棠 唐才子傳許棠字文化宣州涇人也咸

元年登第者同名 通十二年李筠榜進士及第時及知命

嘗曰自得一第稍覺筋骨輕健愈於少年則知一名乃孤進之選

第尉蓋屋肱下第唐語林許棠初試進士與薛能陸肱齊名薛擢

鎮徐州陸亦出守南康招棠為倅初高侍郎湜知舉棠納卷覽其

詩云退鷁已經三十載登龍僅見一千人乃曰世復有屈於許棠

者乎永寧劉相以其子希同年留為淮南館驛官 庶言許棠久

困名場咸通末馬戴佐大同軍幕棠往謁之一見如舊相識留連

數月但詩酒而已未嘗問所欲一旦大會賓客命使者以棠家書

初極名到三山花正間更有平
人居塾屋還應為作一聲雷
舊書文苑傳李拯字昌瞻隴
西人咸通十二年登進士第
新舊書高鉞傳作壽仙 據言公乘億魏人也以詞賦著名咸通
十二年垂三十舉矣嘗大病鄉人誤傳已死其妻自河北來迎喪
會億送客至城下遇其妻始夫妻關別積十餘歲億時在馬上見
一婦羸縷跨驢依稀與妻頗因視之不已妻亦如是乃令人詰之
果億內子與之相持而泣路 聶夷中 唐才子傳聶夷中字坦之
人歎異之後旬日億登第矣 河南人也咸通十二年禮部侍郎高
部侍郎高澄下進士 北夢瑣言咸通十二年禮部侍郎高澄知
舉榜內孤平者公乘億有賦三百首人多譽於壁許棠有洞庭詩
尤工時人謂之許洞庭最奇者有蘇頌中河南中都人少貧苦精
於古體有公于家詩云種花滿西園花發青樓道花下一禾生去
之為惡草又詠田家詩云披原上田子刷山下荒六月禾未秀
官家已修倉又云樹田當日汗滴禾下土誰念盤中餐粒粒皆
辛苦又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我
願君王心化為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只照逃亡屋所謂言近意遠

劉希 希字至顏鄴之子
見宰相世系表 李拯
唐才子傳公乘億字壽山
咸通十二年進士按壽山
公乘億 咸通十二年進士按壽山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三 七
合三百篇之旨也咸得 曾孫 永樂大典引宜春志咸通
三人見混之公道也 會孫 十二年曾孫登進士第 韋保
又舊書韋保衡傳弟保久進士登第 據言韋保久咸通中以兄
在相位應舉不得特敕賜及第擢人內庭 按韋保衡於咸通
十一年四月同平章事十三
年十一月拜司空應附此年

諸科九人
博學宏詞科 舊書本紀三月以吏部尚書蕭鄴吏部侍郎歸仁晦
李當考官司封郎中鄭紹業兵部員外郎陸勳等試
選人

知貢舉 中書舍人高湜 舊書本紀咸通十一年十月以中書舍
人高湜權知禮部貢舉 按高鉞傳子
湜咸通十二年為禮部侍郎或知舉後正拜也 新書時士多出
權要干請湜不能裁既而抵帽于地曰吾決以至公取之得譴固
吾分乃取公乘億許業誦夷中等 玉泉子高湜雅與路巖相善
湜既知舉問巖所欲言時巖以去年停舉已潛奏恐有遺滯請加

進士三十人 鄭昌圖 狀元玉芝堂談嘗作鄭昌符 玉芝堂開話
前嘗自任以廣度宏襟不拘小節出入游處悉恣情焉泊至輿論
喧然且欲罷舉其時同里有親表家僕自宋毫莊上至告其主人
云昨過洛京於穀水店邊逢見二黃衣使相揖於店後而謂某曰君家郎君
應進士舉無僕日我郎主官已高詣郎君見修學次又問曰莫親
戚家兒耶應無日有使人曰吾二人乃是今年送榜之使也自泰
山來到金天處印署其榜子幸相遇僕遂請稿覽其榜使者曰不
可汝但記之遂畫其地曰此年狀頭姓偏傍有下名兩字下一字
在口中榜尾之人姓偏傍亦有此下名兩字下一字亦在口中記
之記之迷去鄭公親表頗異其事遂訪岐副具話之且勉以就試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三 六
昌圖其年狀頭及第榜尾鄒希回也姓名畫點皆同 據言咸通
未執政病舉子車服僭差不許乘馬時場中不減千人雖勞可熱
手亦皆騎驢或嘲之曰今年救下盡騎驢短轡長鞞滿九衢清瘦
兒郎尤白可就中愁殺鄭昌圖昌圖魁偉甚故有此句按執政盧
氏錄說作得元翼 又曰鄭光業中表問有同人試者于時舉子
率皆以白紙糊案于面昌圖潛紀之曰新糊案了其白如銀入試
出試干春萬春光業弟兄共有一巨皮箱凡同人投賦辭有可嘆
者即投其中號曰苦海昆季或從容用資諸戲即命二僕昇苦海
于前人閱一編庶不極歡而罷光業常言及第之策策試夜有一
同人突入人試鋪為吳語謂光業曰必先必光業欣然與之烹煎居二日光業狀
元及第其地其人復曰必先必光業欣然與之烹煎居二日光業狀
再日使干託煎一椀茶得否光業欣然與之烹煎居二日光業狀
當時之不識貴人凡夫肉眼今日之俄為後進窮相骨頭 周
憲唐才子傳周繹江州人咸通十三年鄭昌圖榜進士繹字為
繹尉 承樂大典引池州府志周繹字允元 唐詩紀事繹字為
憲池州人及咸通進士第以明皇夢鍾履賦知名調池之建德令
李昭象以詩送曰投文得士而今少佩印還家古所榮後以御史

十人矣即託湜以五人混喜其數寡形于顏色不累日十八制下
湜未之知也傲執詔笑謂湜曰前者五人侍郎所惠也今之十八
某自致也湜竟
依其數放焉
十三年 辰

依其數放焉
十三年 辰

依其數放焉
十三年 辰

依其數放焉
十三年 辰

依其數放焉
十三年 辰

依其數放焉
十三年 辰

依其數放焉
十三年 辰

依其數放焉
十三年 辰

依其數放焉
十三年 辰

依其數放焉
十三年 辰

依其數放焉
十三年 辰

依其數放焉
十三年 辰

依其數放焉
十三年 辰

依其數放焉
十三年 辰

依其數放焉
十三年 辰

依其數放焉
十三年 辰

依其數放焉
十三年 辰

中丞與段成式章蟾温庭
時同游襄陽徐商幕府
韋庠 見廣卓
裴贄 舊善裴坦傳族
進士 鄭延昌 新書鄭延昌字光遠 趙崇 廣卓異記咸通十三年
下三十人及第其後鄭昌圖趙崇 鄒希回 據言咸通十三年
裴贄鄭延昌等四人相次拜相 鄒希回 月新進士集于月燈
閣為整鞠之會擊拂既罷痛飲于佛閣之上四而看棚櫺比悉皆
去惟箔而縱觀焉先是飲席未合同年相與循檻肆覽鄒希回
年七十餘榜末及第時同年將欲即席希回堅
請更一巡歷眾皆笑或謔之曰彼亦何敢望回

諸科十一人
博學宏詞科 冊府元龜三月以禮部尚書蕭鄴吏部侍郎獨孤雲
人試日蕭勸替差右丞孔温裕權判 按文苑英華
載公乘德春風扇微和詩注云咸通宏詞疑在是年
知貢舉 中書舍人崔瑾 舊書崔鄴傳子瑾選拔頗為得人尋拜
通十三年知貢舉選拔頗為得人尋拜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三

禮部侍郎 廣卓異記引登科記元和二年崔邠連放二榜大和
二年邠之弟邠連放二榜大和九年邠之弟邠放一榜大中七年
邠之子瑤又放一榜崔氏六榜皆刻石于長樂街泰寧寺時人謂
之日榜院瑤後為陝州長史其詞曰唯爾諸父自元和代泚一於
爾躬五十年間四主文柄上下六載輝燿一時充于庭臣皆汝門
生天下以為盛咸通十三年邠之子瑾又放一榜乃命門生韋庠
飾七榜

十四年 癸巳

七月十八日 懿宗崩 舊書本紀

僖宗即位 通鑑

進士三十人 唐語林大中咸通之後每歲試禮部者千餘人其間
有名聲如何植李攻皇甫松李鳳屏梁望毛滂具麻
來鵠賈隨以文章稱温庭筠鄭澗何涓周鈴宋松沈鷺周縈以詞
翰顯賈島平會李洵淘劉得仁愉坦之張喬尉燕許琳陳豐以律

詩傳張維皇甫川郭鄂劉廷 孔纁 廣卓異記引登科記孔纁大
輝以古風著雖然皆不中科 唐彥謙 唐才子傳彥謙字茂業并州人咸
通十四年狀元及第 唐彥謙 通舉進士及第 唐詩紀事彥謙
乾符三年狀元及第 唐彥謙 通舉進士及第 唐詩紀事彥謙
唐儉裔孫愿慈絳州刺史自號鹿門先生陶穀之祖也穀
避晉祖諱改姓陶後遂不為識者非之又曰彥謙學義山為詩
杜讓能 舊書杜審權傳子讓能咸通十四年登進士第釋褐成陽
杜讓能 尉 新書讓能字羣懿 唐語林杜讓能丞相審權之子
以不中第及第第審權憤其沈厄以一子出身奏監察御史 李
韋昭範 舊書李蔚傳子蔚咸通末 曹希幹 唐詩紀事希幹汾之子咸
通進士及第第蔚太原從事 曹希幹 通十四年登第汾以尚書
士胡錡有枚賀略日桂枝折處著萊子之綠衣楊葉穿時用魯連
之舊箭又日一千里外觀上國之 韋昭範 據言宣慈寺門子不
風光十萬軍前展長安之春色 韋昭範 記姓名酌其人義俠
之徒也咸通十四年韋昭範先輩登第昭範乃度支侍郎楊嚴
親宴席間齋幕器皿之類皆假於計司楊公後遣以使庫供借其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三
年三月中宴于曲江亭供帳之盛罕有倫擬時飲現方酣俄視一
少年跨驢而至驕悍之狀旁若無人於是俯視諸君子駭愕之際忽
肩復以巨筆振築佐酒譁浪之詞所不忍聆諸君子駭愕之際忽
有于眾中批其頰者隨手而墜於是連加毆擊復奪所執筆籊之
百餘眾皆致怒大礮亂下殆將斃矣當此之際紫雲閣門軋開有
紫衣從人數輩馳之曰莫打莫打呼之聲相續又一中貴驅殿
甚盛馳馬來救門子乃操筆迎擊中者無不面仆于地救使亦為
所箠既而奔馬而返左右從而俱入門亦隨閉而已座內甚欣愧
然不測其來仍慮事連宮禁禍不旋踵乃以緡錢束素召行殿者
訊之日爾使人與諸郎君誰素而能相為如此對曰某是宣慈寺
門子亦與諸郎君無素第不其下人無禮耳眾皆嘉歎悉以錢
帛遺之復相謂曰此人必須亡去不則當為擒矣後旬朔座中賓
客多有假途宣慈寺門者門子皆能
識之靡不加敬竟不聞有追問之者

諸科十人
知貢舉 按唐語林咸通十三年盧莊為開長都尉韋保衡欲以知
禮部莊七月卒是年知舉未知何人考唐才子傳載高蟾

事有於馬侍郎下第明年李昭知貢雖其言不無舛誤而李昭知舉自必實有是事北夢瑣言載樂朋龜舉進士亦云李昭侍郎似為可據唐中葉數十年中知舉姓名按年可考惟此年不詳疑其為李昭也馬侍郎疑為高侍郎之誤謂前年高湜知舉

咸通十五年甲午

十一月庚寅大赦改元為乾符

進士三十人 歸仁澤 永樂大典引蘇州府志侍 劉崇望 舊書本傳

崇望字希徒符之子崇望咸通十五年登進士科金華子光德侍郎崇望舉進士因朔望起居鄭太師從譙閩者已呈刺適遇裴敢升進座隔拜于副階上鄭公降而揖焉亟乃趨出鄭公立階前目送之候其掩映門屏方回步謂贊曰夏侯澤舊書夏侯大奸及第舉人贊唯唯唯明年列于門生矣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三

登進士第 北里志故陝州夏侯表中澤相國少子及第中甲科皆流品知聞者宴集尤盛而表中性疏猛不拘言語為牙娘批頰傷其面頗甚翌日期集于師門同年多竊視之表因厲聲曰昨日子女牙娘抓破澤額同年皆駭然裴公俛首而相注云裴公瑣其年 崔致遠 東國通鑑崔致遠少梁部人十八登第致遠柱主司 死筆耕序云右臣自年十二離家西泛當乘桴之際 勤或無乃力臣佩服嚴訓不敢弭忘懸刺無違冀諸養志實得入百之已干之觀光六年金榜尾後調授宣州溧水縣尉致遠又狀奏云前湖南觀察巡官裴瑩是某座主侍郎再從弟某去乾符三年冬到湖南起居座主侍郎 願雲 永樂大典引池州府志之時見於諸院弟兄中偏所記念 願雲 願雲字垂象一字士龍貴池人咸通十五年進士第 唐詩紀事雲初下第鄭谷有詩勉之云鳳策聯華是國華春來偶未上仙槎鄉連南渡思流米淚滴東風避杏花吟歸鷺歸廟院睡銷遲日寄僧家一般情緒應相信門靜莎深樹影斜 唐語林願雲受知于相國令狐公雖商子而風韻詳整願賦為時所稱切于成名嘗有啟事 蔣曙新書陳于所知只望丙科盡處竟列名于尾科之前也

傳父子係係子曙字耀之咸通末由進士第署鄂岳團練判官

諸科十一人

知貢舉 禮部侍郎裴瓚 舊書本紀七月以禮部侍郎裴瓚為潭州刺史

二年 乙未

正月辛卯有事于南郊大赦制曰詞科出身士林所重本貴踐歷漸至顯榮近者惟扇澆風皆務躁進麻衣纔脫結綬王畿是能十年宦途今來半歲遷授頗為譎弊須舉重明自今以後進士及第並許滿二周年後諸道藩鎮及戶部度支鹽鐵及在京諸司方得奏請如未及奏官限內有攝職處一任隨牒攝其宏文館集賢院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三

奏請直館校理並依此月限如出身後諸道奏已請初銜未得兩考者輒便奏議內尉充在職兩考方得依資除官改轉其授使下官先自有月限資序一一須守舊規不得超越比擬 新書本紀文苑英華 是月敕進士策名向來所重由此從官第一出身誠宜行止端莊宴游儉約事務率釀動合兢修保他日之令名成在此之慎靜豈宜縱逸唯切追歡近年以來澆風大扇一春所費萬餘貫錢況在麻衣從何而出力足者樂于書冊家貧者苦於成名將軍革弊訛實在中道宜令禮部切加戒約每年有名宴會一春罰錢及鋪地等相許每人不得過一百千其勾當分手不得過五十人其開試開

寔並須在四月內稍有違赴必舉朝章仍委御史臺當加糾察

大 唐 詔命 集

進士三十人 鄭合敬 狀元見玉芝堂談薈 唐詩紀事合敬乾

年之訛 按宰相世系表合敬當為延休之兄 據言鄭合敬先

輩及第後宿平康里詩曰春來無處不閑行 楚潤相看別有情好

是五更殘酒醒時 張文蔚 舊書張文蔚傳子文蔚乾符

頭聲楚娘字潤娘妓之尤者 崔允 舊書崔允傳子允字昌遐乾

史張文蔚傳唐乾符初登進士第時丞相裴坦兼判鹽鐵解褐署

巡官按新書宰相裴坦以乾符元年二月同平章事其年五月

卒文蔚登第在二年不得 崔允 舊書崔允傳子允字昌遐乾

符之誤 舊書張文蔚傳崔允擅 崔允 舊書崔允傳子允字昌遐乾

朝政與文蔚同年進士尤相善 崔允 舊書崔允傳子允字昌遐乾

知談者稱座主 楊涉 永樂大典引蘇州府志侍郎崔允知舉楊

門生沉瀿一氣 楊涉 永樂大典引蘇州府志侍郎崔允知舉楊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三

二年登 林嵩 唐才子傳林嵩字降臣長樂人也乾符二年禮部

進士第 林嵩 唐才子傳林嵩字降臣長樂人也乾符二年禮部

金州 孟榮 唐才子傳孟榮字長于小魏公放榜日榮出行曲謝沉泣

刺史 孟榮 唐才子傳孟榮字長于小魏公放榜日榮出行曲謝沉泣

鄭隱 唐才子傳鄭隱者其先閩人徙居循陽因而耕焉少為律賦

稀可與言者隱贊謂之沉一見甚慰意自是日與之游隱年少懶

于事因傲循官復延之犯眾怒故責其連租繫之非所沉問大怒

以錢代隱輸官復延之犯眾怒故責其連租繫之非所沉問大怒

性趨超沉之門吏家僕靡不惡之往往呼為乞索兒沉待之如一

行次江陵隱狎遊多不館宿左右爭告沉沉召隱微辨隱以實對

沈又資以財帛左右尤不測也行至商顏詔沈知貢舉時在京骨

月聞沈攜隱皆以書止之沈不能捨遂令沈策然頓氣而言曰鄭

邑居歲餘又不為宰君所禮會積欲貢士以幕內無名人迎隱尸

之其宰君謂隱恨且久仇之必矣遂于僕送筵置鴛鴦大醉吐血

而卒 清熙三山志 陳謙 清熙三山志鄭合敬榜進士陳

鄭隱字伯超福清人 陳謙 清熙三山志鄭合敬榜進士陳

諸科九人 陳謙 清熙三山志鄭合敬榜進士陳

博學宏詞科 韋昭範 據言引咸通十四年韋昭範登第事太平

由一事 韋昭範 據言引咸通十四年韋昭範登第事太平

兩載也 韋昭範 據言引咸通十四年韋昭範登第事太平

知貢舉 中書舍人崔沆 按舊書本紀乾符元年十月以中書舍

書舍人崔沆為禮部侍郎蓋沆于放榜後正拜侍郎元年之中書

侍郎係權知貢舉之誤也 唐語林自興元元年癸亥德宗幸梁

洋二年中子鮑防侍郎知舉至乾符二年乙未崔沆侍郎知舉計

九十二年而二年停舉九十年中登進士第者一百一十六人諸

科在外惟范陽 盧氏不出座主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三

三年 丙 申 試王者之道如龍首賦以龍之視聽有符君德為韻

進士三十人 一一吹竽詩又試漲曲江池詩以春字為韻見黃御

史集 按黃御史集作乾符二年文苑英華於張曲江池詩下注

云乾符丙申歲春是黃御史集之二年為三年之誤也今改正

是年章劄沈駕羅隱周 孔絨 狀元 高蟾 唐才子傳高蟾河朔間

繁第累舉不上題省牆間曰冰柱數條搭白日天門幾扇鎖明時

陽春發處無根蒂憑仗東風次第吹怨而切是年人論不公又下

第上馬侍郎云天上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杏倚雲栽芙蓉生在秋

江上莫向春風怨未開意指亦直馬憐之又有顏色如花命如花

之句自況時運蹇室馬因力薦明年李 鄭谷 唐才子傳鄭谷字

光啟三年進士承樂大典引宜春志亦云鄭谷史之子光啟三年

登進士第按文苑英華載鄭谷張曲江池詩注云乾符丙申歲春

則鄭谷當于乾符三年及第光啟為乾符之訛今改正 薛廷珪

授鄭谷右拾遺制谷二雅馳聲甲科得雋 谷擢第後入蜀題海

棠詩云手中已有新春
桂多謝煙香更入衣
延蓋廷 李嶼 鄭谷有荆渚八月十五
夜值雨寄同年李嶼詩
趙員外省直詩
苗延 延乾符三年登進士第見韓文考
異引登科記按世系表惲生延父
趙口 鄭谷有寄同年禮
部趙郎中詩又有

諸科十一人

博學宏詞科 舊書本紀三月以吏部尚書歸仁晦吏部侍郎孔晦
吏部侍郎崔巽試宏詞選人考功郎中崔庚考功員

外郎周仁
舉為考官

知貢舉

禮部侍郎崔沆

據才子傳是年當李昭知舉按舊書崔沆傳乾符初拜舍人尋遷禮部侍郎典

貢舉選名士十數人多至卿相是為禮部侍郎時仍知舉矣本紀三年九月禮部侍郎崔沆為尚書右丞則此年沆知舉也黃御史集有代陳鐫謝崔侍郎啟云某詞學疏蕪進取乖拙一切貢士累黜名場足問之別處縱橫額上之點痕重疊今春伏遇侍郎精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三

壹

求俊彥歷選滯遺某又名礙龍頭跡乖豹變都由薄命翻負至公以此怔松莫虛惶惑無已在良時而自失於異日以何歸謂一生而便可甘心歎二紀而徒勞苦節豈料侍郎堅垂記錄確賜憫傷令後人而副取前心指陋質而說為遺恨將使紫經之骨終繫仙家士燮之魂卻還人世蓋施陰德豈止陽功喜極翻驚感深惟泣明年春色致身雖出于他門今日恩光碎首須歸于舊地

鄭谷漲曲江池詩曰王澤尚通津恩波此日新深宜一夜雨遠似

五湖春泛盪翹振鷺澄清躍紫鱗翠低孤嶼柳香失半汀蘋鳳葦

尋佳境龍舟命近臣桂華如入手願作從游人

文苑英華

四年丁酉

進士三十人 撫言乾符四年新進士曲江春醴甲于常年有温定之至其日蒙衣肩輿金翠之飾實出于眾侍婢皆稱是徘徊于柳陰之下俄頃諸公自露棚移樂登鶴首既而謂是豪貴其中殊麗

必矣因遣促舟而進莫不注視于此或肆調謔不已羣與方酣定乃于簾前垂足定膝脛極偉而長羣眾忽視之皆掩袂亟命迴舟避之或曰此 劉草 撫言唐時新進士尤重櫻桃宴乾符四年劉必温定也 劉草 鄭第三子草及第時郭以故相鎮淮南故邸吏日以銀一錠資草 藤罰而草所費往往數倍即吏以問郭命取足而已會時及薦新狀元已下方議陳率厚潛遣人厚以金帛預購數十石矣於是獨置是宴大會公卿時京國櫻桃初出雖貴達未及適口而草山積鋪席復和以糖酪者人享蟹棹一小盞亦不啻數升以至參御草靡不霑足 又云乾符四年諸先輩月燈閣打毬之會時同年悉集無何為兩軍打毬軍將數輩私較于是新入排比既盛勉強遲留用抑其銳劉草謂同年曰僕能為羣公小挫彼驕必令解去如何狀元已下應聲請之草因跨馬執杖躍而揖之曰新進士劉草擬陪奉可乎諸輩皆喜草馳驟擊拂風驅雷逝彼皆睨眦俄策得毬子向空擊之莫知所在數輩漸沮而歸去時閣下數千人因之大呼笑久而方止 北里志劉草登第年十六七亦靈相國鄭之愛子自廣陵入舉輜重數十車名馬數十驛時同年鄭 鄭寶 北里志鄭寶本吳人或薦裴瓚為東牀因與寶先輩扇之 鄭寶 名士相接素無操守粗有詞學乾符四年表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三

貳

公致其捷與郭草同年因詣事草以求維揚幕不愼廉閣張囊財利又薄其中饋竟為時輩所棄斥 新書藝文志寶字貢華乾符進士 邵安石 撫言邵安石連州人也高湘侍郎南遷歸闕途次第 邵安石 連江安石以所業投獻遇知遂挈至葦下湘主文安石擢第詩人章碣賦東都望幸詩刺之日慎修珠翠上高臺眉日連娟恨不開縱使東巡也無益君王自領美人來 曹松送邵安石及第歸連州觀省詩日及第兼歸親宜忘涉驛勞青雲重慶少白日一飛高轉楚聞號猶臨湘見疊濤海陽沈飲罷何地佐旌

諸科十人

博學宏詞科

舊書本紀正月以吏部尚書鄭從讓吏部侍郎孔晦吏部侍郎崔巽考宏詞選人

知貢舉

中書舍人高湘

舊書本紀三年九月中書舍人高湘權知禮部侍郎 又高錯傳錯子湘乾符初為中書舍人三年遷

禮部侍郎選士得人

五年戊

進士三十人 試以至仁伐至 孫倓 狀元 新書倓字龍光父景

備崔殷夢下狀元及第前一年嘗夢積木數百龍光潛履往復既

而請李處士圖之處士曰賀郎君來年必是狀元何者已居眾材

之上也 北里志鄭舉舉者善令章孫係為狀元頗惑之與同年

侯潛杜彥殊崔昭愿趙光逢盧擇李茂勳數人多在其次舍他人不

得預盧嗣業與同年非舊知聞多稱力窮不遵職罰致詩狀元曰

未識都知面頻輸復分錢苦心親筆視得志助花細徒步求秋賦

持盃給暮饒力微多謝病非不奉 牛嶠 唐才子傳牛嶠字延峯

同年 按清熙三山志作孫倓 唐詩紀事嶠字松卿一字延峯

乾符五年孫倓榜第四人進士 王建鎮蜀辟判官及僭位為給事

乾符五年進士愿遠 補尚書郎 王 字靈臣見北里志 按杜審權之

中 侯潛 北里志 杜彥殊 字彥林於乾符中登第疑林之

訛 崔昭愿 字助美見 盧擇 字文舉見 李茂勳 按茂勳為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三 三

盧嗣業 按嗣業簡 康軒 新書藝文志軒字駕言永樂大典引

陳蜀 永樂大典引閩中記陳蜀字文都閩縣人乾符五年及第

趙光逢 舊書趙隱傳于光逢乾符五年登進士第釋褐鳳翔推官

玉界尺 傳宗朝登進士第踰月許度支巡官 光逢字延吉見北

里志 蘇軾趙抃碑唐德宗世植為嶺南節度使植生隱隱生光

諸科八人

博學宏詞科 舊書本紀三月以吏部尚書鄭從 謙吏部侍郎崔沆考宏詞選人

知貢舉 中書舍人崔澹 舊書本紀四年八月以中書舍人崔澹

不仁賦時黃巢方熾因為無名子嘲曰主司何事賦吾皇解把黃

記弟仁澤殷夢唯唯而已無何仁晦復詣託之至于三四殷夢敘

世系表殷夢父名龜從又按歸仁 澤已于乾符元年及第釋字恐誤

六年已亥

進士三十人 杜宏徽 舊書杜審權傳三子讓能彥林宏徽彥林

杜彥殊當即彥林則 宏徽登第在此年

諸科九人

博學宏詞科 舊書本紀三月以吏部侍郎崔沆沆澹澹試宏詞 康

軒 永樂大典引池州府志康軒 中乾符六年博學宏詞科

知貢舉 中書舍人張讀 舊書本紀五年十二月以中書舍人張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三 三

累官至中書舍人禮部 侍郎典貢舉時稱得士

廣明元年 庚子

正月己卯朔改元 通鑑

十一月丁卯 舊書作 黃巢陷東都 通鑑

十二月甲申上與諸王妃后數百騎自子城由含光門金光門出

幸山南是日晡晚賊入京城 舊書本紀

進士三十人 鄭藹 狀元 劉崇魯 舊書劉崇魯傳崇魯廣明元年

按崇魯為 何迎 永樂大典引宜春志何 李深之 北里志劉

劉符第四子 迎廣明元年登進士第 錢珣 唐才子傳錢珣吳興

及第年惑于鄭舉舉 同年李深之為酒糾 錢珣 唐才子傳錢珣吳興

有疾不來遂令同年 李深之為酒糾 錢珣 唐才子傳錢珣吳興

錢珣 唐才子傳錢珣吳興 有疾不來遂令同年 李深之為酒糾 錢珣 唐才子傳錢珣吳興

年鄭勳榜及第按 楊鉅 永樂大典引蘇州府志廣明元年錢珣
乾德為乾符之訛 楊鉅登第 新書藝文志鉅字文頌

按鉅楊收次子
見舊書收傳

諸科四人

知貢舉 禮部侍郎崔厚 舊書本紀乾符六年十月以禮部侍郎
張讀權知左丞事永樂大典引蘇州府

志廣明元年侍郎崔厚
知舉蓋厚代張讀也

二年 辛丑

正月庚戌朔車駕在興元丁卯次成都 舊書新
書本紀

七月丁巳改廣明二年為中和元年 舊書
本紀

進士十二人 唐語林廣明元年盧渥中丞知舉帖經後黃巢
犯闕天子幸蜀韋昭度侍郎於蜀代放十二人 于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三

元

稅 據言于稅舊名輶玉長與相國兄子貴主視之如己于莫不委
之家政往往與於關節由是眾議喧然廣明初崔厚侍郎榜貴
主方取鼎甲榜除之夕為設庭燎仍為宴具以候同年展敬選內
人美少者十餘輩執燭跨乘列于長與西門既而將入辨色有朱
衣吏馳報曰胡子郎君未及第糊汙稅諸炬應聲擲之於地巢寇
難後于川中及第依棲田令孜矣或曰稅及第非令孜力後依其
門 黃郁 據言黃郁三衢人早游田令孜門擢進士第歷正郎金
耳 紫李端曲江人亦受知於令孜擢進士第又為令孜賓
佐 李端 上見

續賜第一人 王彥昌 據言王彥昌太原人家世簪冕推于鼎甲
廣明歲薦幸西蜀恩賜及第後為嗣薛王

知柔判官昭宗幸石門時宰臣學士不及隨駕知柔以京尹判
權中書事屬近輔表章繼至切于批答知柔以彥昌名聞遂命權
知學士居半載出拜京尹又左常 杜昇 據言杜昇父宣猷終宛
侍大理寺卿為寺胥所累南遷 杜昇 據言杜昇有詞藻廣明歲蘇
導給事刺劍州昇為軍停駕幸西蜀例得召見特敕賜緋導尋入
內庭章中令自翰長拜主文昇時已拜小諫抗表乞就試從之登

第數日有赦復前官並服色議者榮之 唐語林杜昇
自拾遺賜緋後應舉及第又拜拾遺時號著緋進士

知貢舉 戶部侍郎韋昭度 舊書本傳從僖宗幸蜀拜戶部侍郎
中和元年權知禮部貢舉 司空圖

故太子太師盧渥神道碑初公報政當陟且懸文柄之命權倖所
沮事未克行及此傳聞中外推敬故宰執得伸其所志冬十月拜
禮部侍郎羣輩之躁聚勢門欲以浮論籠駕主司者迎自咎其牙
角迫入貢署繞引明經則美稱已譁于外議遇大駕南巡乃中輟
人至今惜之 北夢瑣言盧氏衣冠第一歷代未嘗知舉乾符中
盧構在中書歎宗人無掌文柄乃擢羣從陝號觀察使盧渥知禮
聞是歲十二月黃巢犯闕僖皇播遷舉子星散迨收復京都裴贊
連知三舉渥有羨色趙崇大夫戲之曰閣下所謂出腹不生養主
也 司

中和二年 壬寅

進士二十八人 按唐才子傳引
作二十四人 楊注 永樂大典引蘇州府志侍
郎歸仁紹知舉楊注登第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三

三

舊書楊收傳注中和二年進 裴廷裕 新書藝文志裴廷裕字
士登第按注為楊嚴第二子 膺餘 據言小歸尚書
榜裴起部與邪之李博先輩書友博以詩賀廷裕曰銅梁千里曙
雲開仙籍新從紫府來天上已張新羽翼世間無復舊塵埃嘉禎
果中君平卜賀喜須斟卓氏盃應笑戎藩刀筆吏至今泥滓曝魚
鮑既而復以二十八字謔之曰曾隨風水化凡鱗安上門前一字
新聞道蜀江風景好不知何似杏園春裴有六韻答曰何勞問我
成都事亦報君知便納降蜀柳籠隄煙霧裏海棠當戶燕雙雙富
春不並窮師子濯錦全勝早曲江高卷絳紗楊氏宅半垂紅袖薛
嵩窗浣花泛鷁詩千首靜眾尋梅酒百缸若說絃歌與風景主人
兼是碧 盧尚卿 唐詩紀事尚卿傳宗 程賀 唐詩紀事賀有君
油幢 盧尚卿 唐詩紀事尚卿傳宗 程賀 唐詩紀事賀有君
詩云會游方外見麻姑說道君山自古無云是崑崙山頂石海風
飄落洞庭湖崔亞典眉州賀為聽僕崔見其風味不常問曰爾讀
書乎曰薄涉藝文崔指一物令詠之雅有意旨因令歸選獎稱于
諸侯間凡二十五舉及第時中和二年也入京則館博陵之第亞
奉賀服 秦韜玉 唐才子傳秦韜玉諂事田令孜巧宦未期年官
級三年 主丞郎判鹽鐵保大軍節度判官傳宗幸蜀從

駕中和二年禮部侍郎歸仁紹放榜特赦賜進士及第令於二十四人內安插編入春榜唐詩紀事韜玉字仲明京兆人父為左軍軍將韜出入田令孜之門又與劉韜李崑士姜珀蔡挺之徒交游中貴各將兩軍書尺使求魏科時謂對軍解頭信宗幸蜀韜玉以工部侍郎為合孜神策判官小歸公上韜玉準救及第仍編入榜中韜玉以書謝新人呼同年曰三條獨下雖阻門闌數仍請遂幸同恩地唐語林秦韜玉應進士舉出于單素屢為有司所斥京兆尹楊損奏復等列時在選中明日將出榜其夕忽聞試院門大聲曰大尹有帖試官沈光發之曰聞解榜內有人曾與路嚴作文書者仰落下光以韜玉為問損判曰正是此

諸科二人 知貢舉 禮部侍郎歸仁澤 黃休復益州名書錄傳宗幸蜀回鑾隨駕文武臣寮真內有尙書禮部侍郎知貢舉 歸仁澤則是年為仁澤知舉諸書言仁紹者誤

三年癸卯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三 註

西月甲辰 新書作 李克用收復京城 舊書 本紀

進士三十人 崔昭緯 狀元 撫言張昭緯 昭緯中和初西川同宰相表崔昭緯以大順二年正月同平章事自此年內寇大拜按為七年玉芝堂談營以為乾符三年誤 舊書本傳昭緯清河人 祖庇父瑋昭緯進士及第 劉崇謨 舊書劉崇謨傳劉崇謨 第 新書昭緯字縉 中和二年進士及第

諸科二人 知貢舉 禮部侍郎夏侯潭 舊書夏侯潭子潭累官至禮部 侍郎中和三年進士多至卿相

四年甲辰 停舉 撫言唐朝自廣明庚子之亂甲辰天下大荒車駕再幸岐梁道墟相望都國率不以貢士為意江西節帥鍾傳令公起於義聚奄有疆土充庭述職為諸侯表式而乃孜孜以為賢為急務雖州里白丁片文隻字來貢于有司者莫不盡禮接之至于考試

之辰設會供帳于治平行鄉飲之禮常率賓佐臨視拳拳然有喜色復大會以饒之篋篋之外率皆資以桂玉解元三十萬解副二十萬海送皆不減十萬垂三十載此志未嘗稍怠時舉子有以公卿關節不遠千里而求首薦者歲嘗不下數輩 五年乙巳

三月丁卯車駕至京師已巳御宣政殿大赦改元光啟 舊書 本紀

五月 冊府元龜 詔曰朕每念艱難之本思拯濟之圖理少亂多古猶今也蓋搜揚之未至非爵賞之不行况自鄉里沽名物情買怨

朝市有爭先之黨山林多獨往之人彼豈自窮驅而莫返其有文苞經緯道冠儒元貞遜自肥浮名不染豈無加等之爵以待非常之流今委使臣遠近徵訪必行備禮以聳羣芳且幾貴研深用惟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三 註

體要運當無事固垂拱而可持時屬多虞非拔奇而不振或有才優將略業洞兵鋒辨勝負於風雲計長短於主客妙得神傳之決恥成兒戲之名不俟臨機方期制變或銷聲于屠釣或屈志于風塵勿媿白媒當期致用至乃旁規國病動適事宜深探貨殖之源備得富強之術排於浮議鬱彼良圖又有志擅縱橫久潛緇褐材

推起異見辱僭流苟全一藝之工不必萬夫之敵亦有推研歷象校步星辰言必效于機先術豈疑于億中是資奇器孰曰異端亦

在勸來仁加殊賞噫功名可慕少壯幾何在君親則忠孝相資念國家則安危同切勿甘流俗猶徇宴安並委使臣榜示訪求長吏

津置發遣同心體國無使淹延懸賞俟能必

亦謂憂勤高祖太宗之在天固當垂祐社稷生靈之有主夫豈乏

賢達我敷求咨爾將命勿孤翹矚苟自因循其間備學優游軍謀

宏遠密陳時務願應制科者已從別敷處分所弛遺才沈淪末位

不礙文武並須升聞布告天下咸使知悉

十二月乙亥沙陀逼京師丙子田令孜奉僖宗出幸鳳翔

進士三十五人 許祐孫 狀元見玉 倪曙 永樂大典引闕中記

中利五年及第 按倪曙於乾符四年試火中寒暑退賦殘月如

新月詩入等第見推言 道熙三山志倪曙仕劉隱為工部侍郎

平章 崔彥撫 東國通鑑後晉出帝開運元年高句麗惠宗義恭

事 王元年冬十二月翰林院令平章事崔彥撫卒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三

擢新羅人稟性寬厚自少能文年十八入唐登科四十二還國拜

執事侍郎瑞書院學士及新羅歸附太祖命為太子師委以文翰

之任宮院額號皆所撰定一時貴游皆師事之

及卒年七十七諡文英以年推之及第在是年

諸科二人

知貢舉 黃滔上翰林薛舍人啟云某伏以十一日鏡除主文旋應

九思沈吟腹管而以途窮日暮恐懼風波亦猶抱沈疴者悉將度

告於神醫懷至痛者無不上呼于穹碧伏以學士舍人軒銅照膽

匠以新成未有良時而自致不然者則安得權懸至鑿代有遺人

中興教化一身免沒於風塵下國兒孫百世敢忘於廟隸下情無

任攀投懇悃之至 按黃滔以咸通十三年鄉薦言五隨計吏三

年疑為薛舍人知舉其名俟考

光啟二年 丙午

正月車駕在鳳翔 舊書本紀

田令孜迫乘輿請幸興元三月丙申車駕至興元 舊書本紀

進士九人 陸辰 狀元 舊書本傳辰字祥文本名允迪吳郡人

幸梁洋隨駕至行在與中書舍人鄭損同至逆旅辰為宰相章昭

度所知欲身事之速了屢告昭度昭度曰奈已深夏復使何人為

主司辰以鄭損對昭度從之因令辰致意榜帖皆辰自定其年六

月狀頭及第後在翰林署時苦熱同列戲之曰今日好造榜天矣

然辰名冠一時兄弟三人時謂三陸希聲及威也 唐詩紀事辰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三

詩有今秋已約天台月之句或云辰昭宗未舉進士及第六月榜

出盛暑同舍戲之曰造榜天也觀辰此詩豈幸倉猝苟科第者

顧在鎔 永樂大典引蘇州府志光啟 陳疇 黃御史集司直陳

字冠封齋說好學弱冠能文與高陽許龜圖江夏黃彥修居蒲之

北殿精舍五年而二子西去復居北平山兩地穴管窺之榻十年

索隨氏之珠然後應詔諸侯求試宗伯而以咸通乾符之際龍門

有萬仞之險鶻谷無孤飛之羽才名則溫岐韓休羅隱皆退黜不

已故公自丁丑之內中高價馳而逸步躡既而大盜移國德公文

行之深者安州鄭郎中誠孫拾遺泰歎而勉之久而乃持輩下之屈

名適蜀中之貢府致鄉士倒屣場席開路清風既爾綱為權官沾

諸將求識而薦之公時已出經試比言之者口策紙而已是舉光

啟二年收開三年榮登故相榮陽鄭公禮部上第又有喜陳先輩

喻及第詩云不是駕前偏落羽錦城爭得杏園花又祭陳嶠文注

云林端公貞元七年首闈越之科第以珠還合浦賦擅名十七年

蕭邑許員外榮登自此文學之士繼踵而悉不偶時曠八十七年

始鍾于廷封其文以申秦續為擅名後六七十年徐正字及第兼某

塵忝林端公同廷封榜皆第十二人 撫言陳疇謁安陸鄭郎中

誠三年方一見誠從容謂囑曰識閔廷言否囑曰
偶未知聞誠曰不妨與之往還其人又似西漢

諸科二人 劉日新 陳致雍唐故金華大師正和先生劉日新碑
授京兆府文學以保大十一年年七十六推之是年七歲

知貢舉 中書舍人鄭延昌 永樂大典載蘇州府志是年中書舍
人鄭損權知貢舉按宰相世系表鄭

損為隋尉未為中書舍人考陳嶠墓志及唐詩紀事溫憲條下載
鄭延昌知舉蓋蘇州府志鄭損為鄭延昌之訛也新書鄭延昌傳

言為翰林學士進兵部侍郎不言以中書舍人知舉蓋
傳失之 唐語林鄭延昌相公為京兆尹兼知貢舉

三年 未丁
三月壬辰車駕至鳳翔 通鑑

進士二十五人 趙光裔 舊書趙隱傳子光裔光啟三年擢第舊
五代史趙光逢傳光逢與弟光裔皆以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三 美

文學德 黃匪躬 十國春秋黃匪躬連州 趙昌翰 趙光庭 廣
行知名 人登唐光啟三年進士

與記引趙氏科名錄云趙氏十三榜十四人登科內光啟
三年故柳大夫榜再從弟兩人同年及第即昌翰光庭也

諸科一人

知貢舉 尚書右丞柳玘 見唐才子傳

四年 戊申

二月壬午車駕自鳳翔至京師 舊書本紀

戊子大赦改元文德 舊書本紀

三月癸卯上崩於靈符殿昭宗即位 通鑑

進士二十八人 鄭貽矩 狀元 崔塗 唐才子傳崔塗字禮山光啟
四年鄭貽矩榜進士及第

崔塗入蜀赴舉秋夜與先生話別詩曰欲識峨眉別中宵腹不能
聽殘池上雨吟盡枕邊燈失計方期隱脩心未到僧雲門一萬里
應笑又擔簦 按禮山
荆公百家詩選作禮仙

諸科一人

知貢舉 尚書右丞柳玘 按唐會要僖宗諡議右丞權知禮部侍
郎柳玘撰僖宗葬于文德元年十二月

其時柳玘猶權知禮部侍郎是此年知舉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三 美

南菁書院叢書

美

美

美

美

美

美

美

美

美

美

美

美

美

美

美

美

美

美

美

登科記考卷二十四

大輿徐松

唐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

龍紀元年

正月癸巳朔大赦改元

進士二十五人

李瀚

温憲

唐才子傳温憲庭筠之子也龍

詩紀事温憲員外庭筠子也信昭之問就試于有司值鄭相延昌
掌邦貢也以其父文多刺時復傲毀朝士抑而不錄既不第遂題
一絕於崇慶寺壁後榮陽公登大用因國忌行香見之慨然動容
暮歸宅已除趙崇知舉即召之謂曰某頃主文衡以温憲庭筠之
子深怒嫉之今日見一絕令人惻然幸勿遺也于是成名詩曰十
口溝陘待一身半年千里絕音塵鬢毛如雪心如死猶作長安下
第人 按憲於咸通四年作程修己墓誌銘已題曰鄉貢進士是
亦久困文場之證 據言温憲光啓中及第尋為山南從事辭人

登科記考

卷二十四

一

李巨川草薦表盛述憲先人之屈略曰蛾眉先妬 吳融 新書本
明妃為去國之人猿臂自傷李廣乃不侯之將 唐才子傳吳融
祖嘉融龍紀初及進士第章昭度討對表掌書記 唐才子傳吳融
字子華山陰人龍紀元年李瀚榜及進士第 唐詩紀事韓偓與
吳子華侍郎同年王堂伴直懷昔敘怨因成長句兼呈同年云往
年鶯谷接清塵今日麓山作侍臣二紀許諸勞筆硯一朝宣入掌
絲綸聲名烜赫文章士金紫雍容富貴身終帳恩深無路報語餘
相聚卻酸辛又注云子與子華俱久困名場 北夢瑣言吳融侍
郎乃趙崇 韓偓 唐才子傳韓偓字致堯京兆人龍紀元年禮部
大夫門生 韓偓 侍郎趙崇下擢第 唐詩紀事偓父瞻李義山
同年偓小字冬郎義山云嘗即席為詩相送一座盡驚句有老成
之風因有詩云十歲裁詩走馬成冷灰殘燭動離情桐花萬里丹
山路雛鳳清于老鳳聲偓字致堯今日致光誤矣自號玉山樵人
又云偓天復初入翰林其年冬駕幸鳳翔偓有扈從之功返正初
上面許偓為相奏云陛下運契中興當復用重德鎮風俗臣座主
右僕射趙崇可充是選乞迴臣之命授崇天下幸甚上嘉歎翌日
制用崇暨兵部侍郎王贊為相時梁太祖在京素問崇之輕佻贊
復有憂馳入請見于上前且言二公長短上曰趙崇是偓薦時偓

在側梁王叱之偓奏曰臣不敢與大臣爭上曰韓偓出尋謫官入
韓偓及第過堂日作詩曰早隨真侶集蓬瀛閭闔門開尚見
星龍尾樓臺迎曉日懿頭宮殿入青冥暗驚凡骨升仙籍 唐偓
忽訝麻衣調相庭百辟斂容開路看片時輝赫勝圖形 唐偓
唐才子傳唐偓 崔遠 舊書崔遠傳弟璵璵子璿 李口 韓偓
龍紀元年進士 崔遠 舊書崔遠傳弟璵璵子璿 李口 韓偓
同年虞部李郎中詩又春陰獨酌寄同年虞部李郎中詩又同年
前虞部李郎中自長沙赴行在以紫石硯贈之詩按李郎中未知
其名偓和孫舍人荆南重圍中寄諸
謝士詩有李郎中再疑即其人也

諸科七人

知貢舉 禮部侍郎趙崇

北夢瑣言唐趙大夫崇清介門無雜賓
文章號曰無字碑每遇轉官舊例各舉一人自代亞台未嘗舉人
云朝中無代已也世亦以此少之又曰梁相張策嘗為僧返俗應
舉亞台部之日劉蔡輩雖作僧未為人知翻然貢藝有何不可張
策衣冠子弟無故出家不能參禪訪道抗跡塵外乃於御簾前進

登科記考

卷二十四

二

詩希望恩澤如此行止豈掩人口某十度知舉十度斥之清河公
乃東依梁主而求際會蓋為天水拒棄竟為梁相也 據言張策
子之亂趙少師崇主文策為時事更變求就貢籍崇庭請之策不
得已復舉博學宏詞崇職受天官復黜之仍顯揚其過策後為梁
太祖從事天祐中在翰林太祖頗奇之為謀府策極力謀策崇竟
擢院酷 吳融有和寄座主尚書詩和座主尚書登布善寺樓詩
泣水席上獻座主侍郎詩和座主尚書春日郊居詩蓋皆謂崇也

大順元年

正月戊子朔大赦改元大順

二月丁巳宰臣兼國子祭酒孔緯以孔子廟經兵火有司釋奠無
所請內外文臣自觀察使下及令佐於本官料錢上緡抽十文助

脩國學從之

舊書本紀

進士二十一人 楊贊禹 狀元 黃御史集有寄揚贊圖學士詩

薛廷珪授揚贊禹左拾 王鶴唐才子傳王駕字大用

大順元年楊贊禹榜登第授校書郎 唐詩紀事傳宗幸蜀駕下

第還蒲中鄭谷以詩送云孤單取仕休言命早晚逢人苦愛詩後

苦常同業孤單共感思駕任至禮部員外郎與司空鄭谷為詩

友 戴思顏唐才子傳戴思顏大順元年楊贊禹 王虬新書藝

希龍泉州南安人 張瑩 溫熙三山志瑩字昭文連江人楊 林

大順初舉進士第 贊禹榜進士終禮部尚書知延州 林

袁閩縣人終秘書校書郎 諸科一人

知貢舉 御史中丞裴贄 按裴贄凡三榜二榜見後是年當為第

一榜 裴言裴公第一榜拾遺盧參預之

登科記考 卷二十四 三

進士二十七人 崔昭矩 據言崔昭矩大順中裴贄下狀元及第

大順二年正月庚申同平章事是昭矩為此年狀元 北夢瑣言

唐進士崔昭矩為狀元有進士團所由動靜舉罰一日所由疏失

狀元符之逸巡所由勸杖于階前對諸進士曰崔十五郎 陳鼎

不合于同年前面願決所由請罰若千博陵無言以對 黃璞 新書藝

秋黃晟辟前進士陳鼎羊紹素為賓客當即其人 黃璞 新書藝

字紹山大順中進士第 按徐寅贈黃校書先輩璞開居詩曰取

得驪龍第四珠退依僧舍卜貧居是璞以第四人及第 消熙三

山志黃璞字德溫侯官人後遷莆田官至崇文館校書郎自號霖

居子有集二十卷 按璞於是年及第故景福二年撰陳巖墓誌

結銜稱前鄉 杜荀鶴 唐才子傳杜荀鶴字彥之嘗謂梁王朱全

賈進士也 忠與之坐忽無雲而雨王以為天泣不詳

命作詩乃賦曰同是乾坤事不同兩絲飛灑日輪中若教陰口都

相似爭表梁王造化功王悅之荀鶴寒進連敗文場甚苦至是送

春官大順二年裴贄侍郎放第八人登科正月十日放榜正荀鶴

生朝也王希羽賦詩曰金榜曉懸生世日玉書潛記上昇時九華

山色高千尺未必高于第入枝荀鶴居九華號九華山人 九華

瑣言唐右補闕張曙吏部侍郎娶之干禪之姪文章秀麗精神敏

俊甚有時稱所生母常戴玉天尊黃巢亂離莫知存沒或有於枯

骸中頭上見有玉天尊以曙未訪遺骸不合進取以此阻之後于

裴贄侍郎下擢進士第官至右補闕曾戲同年杜荀鶴曰杜十四

仁賢大榮幸得與張五十郎同年荀鶴答曰張五十郎耶彼此大哈

與荀鶴同年天下只聞杜荀鶴名字豈知張五十郎耶彼此大哈

按杜十四據言作杜十五 唐新纂荀鶴答曰張五十郎耶彼此大哈

門獻梁太祖詩句云四海九州空第一不同諸鎮府封王 唐詩

紀事荀鶴或曰牧之微子也牧之會昌末自齊安移守秋浦時年

四十四所謂使君四十四兩佩左銅者也時妾有姪出嫁長林鄉

正杜筠而生荀鶴擢第年四十六矣李昭象喜杜荀鶴及第詩云

深巖貧復病榜到見君名貧病渾如失山川頓覺清一春新酒興

四海舊詩聲日使能吟者西涼步步輕又殷文圭寄賀杜荀鶴及

登科記考 卷二十四 四

史光允光逢之弟也俱以詞藝知名亦登進士第

張曙 總言張曙崔昭緯中和初西川

才名籍甚人皆目為將來狀元崔亦分居其下無何日者問命曙自恃

第日崔曰將來萬全高第曙有温色日者曰郎君亦及第然須

待崔家郎君拜相君當于此時過堂既而曙果以慘恤不終場

其年首冠曙以篇什刺之曰千里江山陪驥尾五更風水失龍

麟昨夜浣花溪上雨綠楊芳草屬何人崔甚不平會夜飲崔以巨

觥飲張推辭再三崔曰但契御待我作宰相與郎君取狀頭張

拂衣而去因之大不叶後七年崔自內廷大拜張後於三榜裴贊

下及第果于崔下過堂 唐詩紀事張曙杜荀鶴同年生也荀鶴

酬曙詩云天上書名天下傳引來齊到玉皇前大仙錄後頭無雪

至藥成來電絕煙笑躡紫雲金作關夢拋塵世鐵為船九華山叟

驚凡骨同到 吳仁璧 永樂大典引蘇州府志侍郎裴贊知貢舉

書藝文志 蔣肱 撫言大順二年孔魯公在相位特置吳仁璧於

作字廷實 蔣肱 撫言大順二年孔魯公在相位特置吳仁璧於

咸通乾符以來率以廣文生為末第魯公特矯其弊如此示

樂大典引宜春志蔣肱登大順三年進士第三益二之說

登科記考 卷二十四 五

永樂大典引臨卽續志羅袞臨卽人應進士舉文學優贍操向

袞甚高唐大順中策名不歸故鄉時屬喪亂朝廷多故契關兵難

備歷饑寒蜀先主致書于翰林令孤學士吳侍郎選書記一員欲

以桂陽應聘外郎謂知已曰舊擁馬通衢服弊布衣以俟外朝無

諸科六人

度寧書記 王翊 新書藝文志翊字

雄飛大順進士第

知貢舉

御史中丞裴贊 黃滔上裴侍郎啟云某伏念薦孟明則

是懸懸為宜上瀆清隆敢希容聽伏惟侍郎中丞頃持文柄大闡

至公誼為聖代之準繩應作貢闈之日月某為後無私之兩榜遂

乖必字於十年伏蒙侍郎中丞曲賜矜傷直加賞錄連歲薦論瑣

質傾極重言而以弱植難培公茲易斷且驚負累空費生成既而

不罪龍鍾愈隆恩遇昨者面容跪履親俾窺天仍如琢玉之品題

更啓如金之然諾便于此口上壽重霄今則已除主文只祈陰德

延頸于溝隍之底瞻恩於邱岳之隆雖龜龍不瑞于匹夫而犬馬

合田于本主沾巾中墮懸懸披肝不在他門誓于死節下情無任

懇託依投懇悃之至按啟言無私之兩榜是裴公第二榜舊書本

紀乾甯四年有前御史中丞裴贊此啟亦言侍郎中丞是以御史

中丞知舉矣 杜荀鶴有辭座主侍郎詩 唐詩紀事裴贊第二

榜策夜李洞簾前獻詩曰公道此詩知不得昭陵慟哭一時休尋

人謂屈洞所啟

景福元年 壬子

正月丙寅大赦改元景福 舊書本紀

進士三十人 十國春秋徐寅試止戈為武賦徐正字 歸黯 廣卓

引登科記歸仁澤乾符元年狀元及第榜下板巡脫白期月無疾而

卒 披言歸黯親迎拜席日狀元及第榜下板巡脫白期月無疾而

卒 徐寅 唐才子禮徐寅大順三年蔣涿下進士及第按永樂大

典引蒲陽志作乾符元年誤 十國春秋徐寅字昭夢

登科記考 卷二十四 六

莆田人登唐乾甯進士第試止戈為武賦一燭裁盡已有破山加

節擬成無人之句禮部侍郎李擇覽而奇之按此年蔣涿知舉李

擇未詳所出 徐寅放榜日詩日喧喧車馬欲朝天人探東堂榜

已懸萬里便隨金鷲鸞三台仍借玉連錢花浮酒影形霞爛日照

今始見西袍新須知紅杏園中客終作金鑿殿裏臣逸少家風
惟筆札元成事業是陶鈞他時黃閣調元處莫忘同年射策人
諸科六人

知貢舉 蔣泳 兄唐才子傳 未知何官

徐寅東風解凍詩曰暖氣飄瀟末凍痕銷水中扇冰初覺泮吹海

旋成空入律三春照朝宗萬里通岸分天影閣色照日光融波起

輕搖綠鱗遊乍躍紅殷動排羽羽飛翥趁如風 徐正 字集

二年 癸丑

進士二十八人 崔膠 元 易標 永樂大典引宜春志景 張鼎

唐才子傳張鼎字台業 歸請 永樂大典引蘇州府志景福二年 舊五

景福二年崔膠榜進士 登科記考 卷二十四 七

代史歸謫字文彥吳郡人也登進士第 盧元暉 據言盧大郎補 關元暉升平鄭
按薦生于大中十一年是年三十七歲 廣明庚子歲遇大寇犯嗣胤身南服時外兄鄭續鎮南海輝向與
續同庠序續仕州縣官暉自號白衣卿相然二表俱為懸鍾愛爾
來未十稔續為節行將暉乃窮儒復脫身虎口擊一囊而至續待
之甚厚時大駕幸蜀天下沸騰續勉之出處且曰人生幾何苟富
貴可圖何須一第耳暉不答復請賓佐誘教者數四復虛右席以
待暉暉因曰大朝設文學之科以待英俊如暉者能焉敢期于
之約苟白衣沒世亦其命也若見勉改圖有死不可續聞之加敬
自是龍鍾場屋復十許歲大順中方為宏農古所擢卒於右表
按言大 張道古 唐詩紀事昭宗時方為宏農古所擢卒於右表
順中誤 張道古 唐詩紀事昭宗時方為宏農古所擢卒於右表
事悉歸二亂之源因吟一章上蜀王詩曰封章才遠冕旒前黜詔
故離玉座端二亂豈由明主用五危終被佞臣彈西巡鳳府非為
固東播髮與卒未安諫疏至今如在誰能更與讀來看道古臨
潘人景福中進士釋褐為著作郎遷右拾遺 新書藝文志道古

字子美景 杜晏 杜甫子宗文生東山翁東山翁生禮禮生詳詳
福進士第 杜晏 生晏景福中第進士官至侍御史見宋杏齋撰
杜幸老 曹恩 涪州三山志恩字古直 長溪人景福二年及第

行狀 曹恩 長溪人景福二年及第

明經科 賈潭 徐鉉賈宣公墓誌銘公諱潭字孟澤洛陽人六代 祖黃門侍郎晉國公至五代祖孫種曾祖昶祖琛

考胡潭景祐二年以 學究一經射策高第

諸科十二人 知貢舉 禮部侍郎楊涉 見上 黃滔有上楊侍郎啟云伏以義

曠古誰稱厥理非遙斯言可喻伏以侍郎榮司文柄宏開至公
酌平先後所以如某者曾干衡鏡經定否臧若不蒙指向前人說
為遠恨則幸輔之為薦舉帝王之作知音而主且不言人誰肯信
錄是須出侍郎金口須自侍郎瑤函今則論啟無私恩加項質錫
生成于此日迴分付于將來早從握內以擠排便是眼前之科第

登科記考 卷二十四 八

乾甯元年 然後念以漸臨風水莫如蓬島之音塵俾拜雲水親吐蘭言而誨
論留心即是自古所希莫不拳踟循涯爾干抹泣質向神鬼誓于
子孫焉谷乘春雖託他門而振羽塵軀異日須歸舊地以論
恩源肝膽以無窮寓賤毫而莫載下情無任感恩懇悃之至

正月乙丑大赦改元乾甯 舊書 本紀

進士二十八人 蘇檢 狀元 按太平廣記引聞奇錄 韋莊 唐

子傳韋莊字端已京兆杜陵人也乾甯元年蘇檢榜進士釋褐校
書郎 唐詩紀事韋莊見素之後 北夢瑣言蜀相韋莊應舉時
遇黃冠犯關者秦婦吟一篇內一聯云內庫燒為錦繡灰天街踏
盡白頭骨爾後公卿亦多垂訝莊乃諱之時人號秦婦吟秀才他
日撰家戒內不許垂秦婦吟障子以此止謗亦無及也 韋莊放
榜日作云一聲天鼓關金扉三十仙才上翠微萬水霧中龍乍變
橫山煙外鶴初飛 鄒陽暖豔催花發太皞春光 陳乘 永樂大典
簇馬歸回首便辭塵土世彩雲新換六銖衣 引首陽志

乾甯元年徐寅陳乘登進士第按乘爲陳崇之族唐廩承業子見徐錯陳氏書堂記十國春秋陳乘仙游人唐廩大典引宜春志乾甯元孔昌庶昌庶迴之子見宋史孔承恭傳嗣里年唐廩登進士第文獻考昌庶爲乾甯元年進士未知所據附此俟考

明經科 張佶九國志張佶京兆長安人乾甯初以明經中第

諸科三人

知貢舉 禮部侍郎李擇十國春秋以爲貢爲是年進士知舉者而存擇名於李擇今從才子傳移徐寅於大順三年此以俟考

二年乙卯

二月乙未敕高宗夢傳說周文遇子牙列位則三公禱譜則四輔

登科記考

卷二十四

九

朕纂承鴻緒克紹寶圖思致理平未臻至化今大朝方興文物須擇賢良冀於僉選之間以觀廊廟之器今年新及第進士張貽憲等二十五人竝指揮取今月九日於武德殿祇候委中書門下準此處分仍付所司按黃滔放榜日詩注云其年當日奏試蓋即于乙未日放榜也

內中試新及第進士張貽憲等於武德殿東廊內一人盧廣稱疾不至宣令昇入又云華陰省親其父偃進狀乞落下分二十五鋪

分不許往來內出四題曲直不相入賦取曲直二字爲韻良弓獻問賦以太宗問工人木心不正服理皆邪若何道理取五聲字輪

次各雙用爲韻按容齊四筆引作皆取五聲依輪次以雙周隔句爲韻限三百二十字成詢于芻蕘詩

回紋正以芻字倒以蕘字爲韻品物咸熙七言八韻成令至九日午後一刻進納

丁酉宣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知制誥陸辰秘書監馮渥於雲詔殿考所試詩賦各賜衣一襲襪被等

己亥敕朕自君臨寰海八載於茲夢寐英賢物色巖野思名實相符之士藝文具美之人用立于朝庶裨于理且令每歲鄉里貢士

考覈求才必在學貫典墳詞窮收化然後升于賢良之籍登諸俊造之科如聞近年已來茲道浸壞鸚多披于卑翼羊或服于虎皮

未聞一卷之師已在遷喬之列永言其弊得不以懲昨者崔凝所登科記考

卷二十四

十

考定進士張貽憲等二十五人觀其所進文書雖合程度必慮或容請託莫致精研朕是以召至前軒觀其實藝爰于經史自擇篇題今則比南郭之竽音果分一一慕西漢之辭彩無媿彬彬既鑿

妍媸須有升黜其趙觀文程晏崔賞桂仁寶等四人才藻優贍義理昭宣深窮體物之能曲盡緣情之妙所試詩賦辭藝精通皆合

本意其盧騰章說封涓韋希震張蟻黃滔盧鼎王貞白沈崧陳曉李龜顧等十一人所試詩賦義理精通用振儒風且躡異級其趙

觀文等四人并盧贈等十一人竝與及第其張貽憲孫溥李光序李樞李途等五人所試詩賦不副題目兼句稍次且令落下許後

再舉其崔礪蘇楷杜承昭鄭稼等四人詩賦最下不及格式蕪類頗甚曾無學業敢稱科名悅我至公難從濫進宜令所可落下不令再舉其崔凝翁秩已崇委寄殊重司吾取士之柄且乖慎選之圖舉朕明恩自貽伊咎委中書門下行敕處分奏來其進士張貽憲等二十四人名準此處分賜陸辰馮渥銀器分物其落下舉人並賜絹三匹

中書門下覆奏伏以文學設科風化是繫得其人則儒雅道長非其才則趨競者多實在研精仍資澄汰昨者宣昭貢士明試殿庭題自盡取于典墳賦詠用觀其工拙果周睿鑒盡叶至公升黜而

登科記考

卷二十四

七

憲勅並行取捨而憲章斯在其趙觀文等二十四人望準宣處分崔凝商量別狀奏聞

丁未敕國家文學之科以革隋弊歲登俊造委之春官欲華實相存為第一用近寢說謬虛聲相高朕所以思得真正之儒以掌其事而聞刑部尚書知貢舉崔凝百行有常中年無黨學窺典奧文騰菁英洎遍踐清華多歷年數累更顯重積為休聲遂賴其憲綱任之文柄宜求精當稍異平常朕昨者以聽政之餘偶思觀閱臨軒比試冀盡其才及覽成文頗多蕪類豈宜假我公器成彼私榮既觀一二之吹盡乏彬彬之美且乖朕志宜示朝章尚遵舍垢

之恩俾就專城之任勉加自省勿謂無恩可貶合州刺史以上并見黃御

史集引昭宗實錄 撫言昭宗皇帝頗為寒進開路崔凝覆試但皇子弟無問文章高下率多退落其開屈人頗多孤寒中唯程晏黃道擢場之外其餘以程試考之濫得亦不少矣然如王貞白張續律詩題觀文古風之作皆臻前輩之闕闕者也 容齋四筆唐昭宗乾符二年進士二十五人覆試但於十五人自狀頭張貽憲以下重落其六人許再入舉場四人所試最下不許再入蘇楷其一也故挾此恨至于駁昭宗聖文之論是時國祚如贅流憚鎮強藩請隨問鼎之不暇顧倦倦若此貽憲等六人訖唐末不復綴榜蓋是時不糊名一黜之後主司不敢再收拾也有黃滔者是年及第問人也九世孫沃為吉州禾豐宰刊其遺文初試覆試凡三賦皆在考曲直不相入賦以題中曲直二字為韻釋云邪正殊途各有好惡終篇只押兩韻長弓獻問賦取五聲字次第用各隨聲為賦格於是第一韻尾句云資國祚之崇崇上平聲也第二韻乘寶祚之綿綿下平聲也第三韻會非唯唯上聲也第四韻露其言而衆衆去聲也而闕入聲一韻賦韻如是前所未有國將亡必多制亦云可笑矣信州永豐人王貞白時再試中選郡守為政所居坊

登科記考

卷二十四

三

名曰進賢且減戶稅亦後來所無

七月辛酉上趣南山宿莎城鎮甲子上徙幸石門鎮通鑑

八月辛亥車駕還宮舊唐書本紀

進士二十五人 試人文化天下賦以觀彼人文以化天下為韻內落見據言按章錄疑重放一十五人 王貞白御試後進詩云三時即四年及第之章象重放一十五人 賜食天廚近再宿偷吟禁漏謂二十五家齊拔宅人間已寫上昇名注云 趙觀文 趙觀文乾是年初放二十五人後覆試止放十五人也 趙觀文 趙觀文乾簡二年崔凝下第八人登第是年命陸展重試而觀文為榜首 陸林風士記進賢坊因趙觀文狀頭及第前陳太保政坊名 黃御史集和同年趙先輩觀文詩云玉免輪中方是樹金龜頂上別無山雖然迴首見煙火事主酬恩難便開 趙載賀趙觀文重試及第詩云一枝仙桂雨迴春始覺文章可致身已把色絲要上第又將彩筆冠羣倫龍泉再泮方知利火院重燒轉更新今日街頭

看御榜大能榮耀苦心人 孔平仲 程晏 讀書志程晏字晏
疇新論趙觀文桂州人狀元及第 然乾甯二年進士
崔賞 崔仁寶 黃御史集奇同年崔學士仁寶詩云半因同醉杏
桂愛青山雖知珠樹懸天上終賴銀河接 盧瞻 按宰相世系表
世閒畢使海涯能拔宅三秦二十四歲 盧瞻 有盧瞻無盧瞻
木知孰是黃御史集有奇同年盧員外詩云聽盡鸚鵡出雅州秦
吳煙月十經秋龍門在地從人上郎省連天須鶴游休戀一臺惟
妙絕已經三字入精求當年甲乙皆 韋說 封渭 黃御史集二
準顯應念槐宮今雪頭疑即其人 月二日宴中
五更聽榜後蓬山二月看花開華名入甲成龍去列姓如丁作鶴
來同戴大恩何處報不言交遊契陳雷又有寄同年封舍人渭詩
云唐城接軫赴秦川宴合歡離驛十年龍額猶珠同涿海風孟輝
翰別昇天八行眞跡難收拾四高扇奈 韋希震 張蟻 唐才
爾懸能使邱門終始雪莫教華髮獨蕭然 張蟻 子傳
張蟻字象文清河人也乾甯二年趙觀文榜進士及第釋褐爲校
書郎黃御史集有胎張蟻同年詩云夢思非一日攜手御樓涼詩

卷二十四

三

見江南電游經塞北霜馳車先五漏把勒後重陽制恨天邊桂誰
教威威香 唐詩紀事續登第尉樓陽避亂入蜀王蜀時爲金堂
令 黃滔 文榜進士光化中除四門博士尋遷監察御史裏行充
又越二十三年乃登第 黃御史集有放榜日詩云吾唐取士最
堪誇仙榜標名出曙霞白馬嘶風三十響朱門秉燭一千家卻說
聯臂昇天路宣政飛章奏日華歲歲人來不得曲江烟水杏園
花有成名後呈同年詩云業詩交賦薦鄉書二紀如鴻歷九術待
得至公搜草澤如從平陸到蓬壺雖漸錦鯉成穿鶴黍獲龍不
寐珠蒙楚數疑休下泣師劉大唱已爲盧人開灰管供紅杏天上
烟花應白榆一字連鏤巡甲族千般唱罰賞皇都名推顏柳題金
塔飲自燕秦索玉妹退鏤單寒終預此敢將恩獄作斯須有萬乘
詩云已表隋珠各自攜更從瓊殿立丹梯九華燈架三條獨萬乘
君懸四首題靈鳳取期魏雪羽洞簫應或風金閣明朝羨惜揚揚
醉青桂新香有紫泥六曹三省列醫裾丹詔宣來試士初不是玉
皇疑羽容要教金榜帶天書詞臣假寐題黃絹宮女敲銅奏子虛
御目四篇酬九百敢從燈下略躊躇有出京別同年詩云一枝仙

桂已攀接歸去烟蔭浦口村雖恨 盧鼎 宰相世係表鼎字調臣
別離還有意視花黃日出青門 起居舍人與起居耶蘇
楷羅衣請改昭宗諡曰襄黃御史集有寄少常盧同年詩云官拜
少常休青綈換鹿裘狂歌離樂府醉夢到瀛洲古器嚴排得神方
容誰留清溪莫沈釣王 王真白 唐才子傳王真白字有道信州
者或政游疑即其人 王真白 永豐人也乾甯二年登第時榜
下物議紛紛詔翰林學士陸展於內殿覆試中選授校書郎唐
詩紀事天祐年中內試真白札翰狼籍帝覽拂下玉案有黃門奏
此舉人有詩名御批曰粗通放案此即是年覆試之事天祐字誤
信貫休送真白重試及第東歸詩云辛苦酬心了東歸謝所知
可憐經試者如折兩三枝兩毒逢花少 沈崧 吳越備史沈崧字
山多愛馬遲此行三可羨正值倒戈時 沈崧 吉甫闕人也祖略
大理評事賜緋父超福州長溪縣令崧初生時有大蛇墜狀前引
首視之久而方去既七日將浴忽大風雨震壇浴盆乾甯二年崔
凝主禮闈二十五人登進士第渝濫尤眾昭宗命覆試凡落十人
是日崧再以章奏捷 按閣書及玉芝堂談薈以崧爲乾甯三年
狀元 陳曉 李龜頑 黃御史集有寄同年李侍郎龜頑詩云石
誤 門南面候浪浪自此東西失帝鄉崑璞要

卷二十四

五

疑方卓絕大鵬須息始開張已歸天上翹雙關忽喜
人開奔入行莫道秋霜不滋物菊花還借後時黃
落下十人 張貽憲 張之子見舊 孫溥 李光序 李樞 舊五
李專美傳專美父樞唐昭宗時嘗 李途 崔礪 蘇楷 舊書哀
應進士舉爲覆試所落不許再舉 李途 崔礪 蘇楷 帝紀蘇
楷尚書之子凡劣無藝乾甯二年應進士登第後物論以爲濫
昭宗命翰林學士陸辰祕書監馮渥覆試黜落永不許人舉場楷
目不知書手僅能執筆 舊五代史蘇循子楷乾甯二年登進士
第中使有奏御者云今年進士二十餘人僥倖者半物論以爲不
可昭宗重試于雲韶殿詔云蘇楷盧廣等四人詩句最卑蘇果頗
甚付所司落下不得再付舉場 唐會要天祐二年蘇楷議改昭
羅蓋起居舍人盧鼎連署議 杜承昭 鄭稼 盧廣先已落下
也

諸科三人

拔萃科 黃誥 清熙三山志誥字仁澤乾甯二年登拔萃科璞之子終左宣義郎節度巡察判官始遷長溪白林有

二子長蔡華次慕風

知貢舉 刑部尚書崔凝 據言乾甯二年崔凝榜放貶合州刺史先是李滾附於中貴既憤退黜百計推之上亦深器滾文學因之種怒密旨令內

人於門搜索懷挾至於巾履靡有不至

黃滔人文化天下賦曰明彼今古聞諸聖賢易垂言而著在八卦

人有文而形於普天用以成章既驗斯風之肅穆矚之於物乃知

厥德之昭宣吾君乘此格言恢乎至理以為文在天而苟可證文

在人而誠足視在天則時變從之在人則化成有以故體此以御

宇取茲而教人且文也肇自河龜見洛書陳道德故仁義新出無

登科記考

卷二十四

五

為而入有象齊父子而一君臣既而上古遐中古邇苟流播之如

此乃弛張而若彼始則六十四位演自周王旋則三百五篇刪于

孔氏故得有國之君準繩斯文詩書禮樂以表裏于成俎豆以區

分莫不經天緯地髮髯氤氳布彼寰瀛風行而草偃被於億兆玉

潔而蘭薰然後鏗作咸韶散為風雅調暢動植周通夷夏車書得

以合矣貴賤與而同也遂使九州四海皆瞻黼黻于朝端墨客詞

人交露鋒芒於筆下大哉人文之義也煥矣赫矣可名可觀唯聖

朝之所擅豈悖德之能干推其時而時或異論其道而道斯完故

將垂百王而作範豈唯充萬國以咸懽者也夫如是則肩比三王

威銷五霸宏彰馭馬之成政克俾雕龍之擅價彬彬乎哉郁郁乎

哉有以見我唐之至化 黃御史集

黃滔曲直不相入賦曰曲也者厥理惟何直也者其詞可屬一則

見回邪之所自一則非平正而不欲故聖人立此格言為乎諗踴

俾有家而有國不與混同令自高而自卑靡相參觸至如木也或

表從繩之直或壘來巢之曲雖則含煙帶雨共呈蒼翠于巖間而

聳本盤根各稟規模于山足勿言同地而錯磔固乃殊途而瞻矚

所以方能中規俟良匠之所知勁不為輪信奇才而可錄莫不分

彼邪正鎮于時俗且木之理今猶不差忒人之道今切在忠直直

登科記考

卷二十四

五

也不可以曲從曲也不可以直飾行於己而己有異施於人而人

是測繇是屈原在楚備其糴而不為比干相殷剖其心而可得願

惟忠讜之受性豈與邪諛而同域其不相入也理苟如是俗奚以

惑小人曲媚或乘造次以得時君子直誠可仗英明而輔國今我

后恢睿哲以御乾澄聖心而立極惡似鉤而在物樂如弦而比德

惟曲是斥彭萬乘之準繩惟直是求示百王之楷式微臣之獲詠

歌敢不佩之于取則 黃御史集

黃滔良弓獻問賦曰文皇帝以精求要義下訪良弓以木心之邪

正既別將理道之比方乃同木若有邪奚副準繩之一一理如無

苟必資國祚之崇崇斯蓋體元立制啟聖乘乾與禹湯而接軫將
堯舜以差肩觀於物也必有誠焉言念為弓尙窮元於脉理豈於
有國不注意於英賢否則何以宏丕圖於赫赫垂寶祚於縣縣者
哉則知黃帝造舟車之旨其難為比周武倒干戈之文殊不稱美
觀草木而尙此燭幽統寘區而足彰致理遂使度木掄材之子每
自依依獻可替否之臣曾非唯唯今吾皇播聲教以鏘洋濬恩波
而浩汗乾坤與之而合德夷夏有之一貫斯弓不制洞其理以
明明斯問克興露其言而粲粲儒有生在江嶺來趨輦轂波濤人
慕於化鯤兮下賦黃 御史集

登科記考

卷二十四

七

黃滔內出白鹿宣示百官詩曰上瑞何曾乏毛羣表色難推于五
靈少宣示百寮觀形奪場駒潔光交月兔寒已馴瑤草別孤立雪
花團戴牙慙端士抽毫躍史官貴臣歌詠日皆作白麟看黃御 史集
黃貞白官池產瑞蓮詩曰雨露及萬物嘉祥有瑞蓮香飄雞樹近
榮占鳳池先聖日臨雙麗恩波照並妍願同指俊草生向帝堯前
文苑英華 按原
注云帖經日試
三年丙辰
七年李茂貞進逼京師壬辰上出自渭北丙申至華州通鑑
進士十二人 崔諤狀元 永樂大典引蒲陽志昭宗御內殿試 崔諤以下十二人是崔諤狀元也玉芝堂談

舊云是年狀元 楊鏞收之子登進士第見舊書楊收傳 永樂
崔諤又云沈崧 大典引蘇州府志侍郎獨孤損知舉楊鏞

登 翁承贊 唐才子傳翁承贊字文美乾甯三年禮部侍郎獨孤
損下第四人進士又中宏詞較頭 唐詩紀事承贊

閩人唐末為諫議大夫唐語曰槐花黃舉子忙承贊有詩曰雨中
收點望中黃勾引蟬聲送夕陽憶得當年隨計吏馬蹄終日為君

忙 翁承贊擢進士詩曰霓旌引上大羅天別領新銜意自憐
蝶流鶯莫先去滿城春色屬羣仙又擢探花使三首詩曰洪崖差

遣探花來檢點芳叢飲數杯深紫濃香三百朵明朝為我一時開
九重烟暖折槐芽自是升平好物華今日始知春氣味長安虛過

四年花探花時節日偏長恬淡春風稱意忙每到黃昏醉歸去
衣惹得牡丹香 黃滔寄翁文美拾遺詩云龍頭鳳尾前年夢今

日須憐應若神注云滔即年冬在宛陵夢文美作狀頭及第又申
年四月十二夜在清源夢到殿前東道自西厲聲唱翁某拜右省

拾遺 按詩言應若神則承贊為狀頭矣才子傳作第四人未詳
書錄解題作乾符二年進士誤 宋王邁臆軒集謝陳侍郎立

縣學續登科記並書啓云翁承贊為第四人時日以探花之使
按宋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翁承贊字文饒 涪熙三山志翁

登科記考

卷二十四

六

承贊福清
人居荇嶺

諸科四人

知貢舉 禮部侍郎獨孤損見上

四年丁巳

進士二十人 試未明求衣賦 楊贊圖 狀元 廣卓異記引登科
及第弟贊圖乾甯四年狀元及第 唐詩紀事薛昭緯以侍郎掌

頭贊 贊圖為榜首 殷文圭有趙侍郎看紅白牡丹因寄楊狀
頭贊 韋彖 侍郎薛昭緯下進士二十人 韋彖舉選彖字象先貴

池人 據言羊紹素夏課有畫狗馬難為功賦其實取畫狗馬難
于畫鬼神之意也投表兄吳子華子華覽之謂紹素曰吾子此賦

未嘉賦題無鬼神而賦中言鬼神子盡為畫狗馬難于畫鬼神賦
即善矣紹素未及改易子華一夕成於腹簡有進士彖彖池州九

華人始以賦卷謁子華子華聞之甚喜豈居數日貢一篇于子華其破題云有丹青二人一則矜能於狗馬一則誇妙于鬼神子華

大奇之遂焚所著而紹素竟不能卓雲 清熙三山志卓雲 孫

以已下之其年子華為義取府解 卓雲 清熙三山志卓雲 孫

邵讀書志孫邵字希韓四明人乾甯四年進士 唐詩紀事 劉

邵與方干友善好荀楊孟予之書學退之為文為校書郎 劉

纂撫言劉纂為等第後二十一年方及第按

諸科三人 王棲霞 徐鉉貞素先生王君碑君諱棲霞字元隱七

七歲在 歲神童及第以保大王子卒年六十二推之

此年 博學宏詞科 翁承贊 清熙三山志乾甯四年

知貢舉 禮部侍郎薛昭緯 舊書本紀乾甯三年十月戊申朔以

禮部侍郎 舊書薛存誠傳保遜子昭緯乾甯中為禮部侍郎貢

舉得人文章秀麗 唐詩紀事薛保遜大中朝尤肆輕佻侮諸

登科記考 卷二十四 尤

叔自起居舍人貶洗馬而卒昭緯其子也頗有父風嘗任祠部外

郎時李系任小儀王堯任小賓正旦立仗班退昭緯吟曰左金烏

而右玉兔天子旌旄競遠請下句昭緯應聲曰上李系而下王堯

小人行綴天復中自臺丞累貶涪州司馬中書舍人顏薨當制略

曰陵轅諸父代嗣其凶薛存誠之子廷老廷老之子保遜保遜之

子昭緯為乾甯禮部侍郎性輕率坐事貶涪州刺史 撫言華州

八月壬戌車駕自華還京師甲子大赦改元光化舊書 本紀

進士二十人 試春草碧色詩見文苑英華 鄭谷有光化戊午

羊紹素 狀 殷文圭 唐才子傳殷文圭字表儒池州青陽人乾甯

湯文圭 池州人居九華小字桂郎苦學所用墨池底為之穴舉進

士中途遇一叟曰眉綠拳文入口神仙狀也如學道當沖虛為儒

當大有名于天下唐末詞場請託公行文圭與游恭獨步場屋乾

甯中帝幸三峯文圭攜梁王表薦及第仍列榜中尋為裴樞宣諭

判官至大梁朱全忠表薦之既而由汴宋馳歸全忠大怒遣吏捕

之不及矣自是屢言措大率皆負心每以文圭為證白馬之禍蓋

自此也文圭事楊行密終左千牛衛將軍子崇義自江南歸朝改

姓湯名悅 撫言文圭家池州之青陽辭親閉道至行在無何隨

榜為吏部侍郎裴樞宣諭判官至大梁以事叩梁王王乃上表

薦之文圭復投啟事於公卿問略曰於菟獵食非求尺璧之珍鷄

為多言者所發梁王大怒急遣追捕已不及矣 劉鹹 殷文圭賀

登科記考 卷二十四 辛

人劉先輩賦命詩曰甲門才子鼎科人拂地藍衫榜下新脫俗

文章笑鵝鸛凌雲頭角壓麒麟金壺藉草溪亭晚玉勒穿花野寺

春多醜受恩同闕里 王鞬 唐才子傳王鞬字虛中宜春人自號

不嫌前辟與顏貧 王鞬 臨沂子乾甯五年羊紹素榜進士

釋貫休送王鞬及第後歸江西詩曰太宗羅後彥桂玉比光輝難

得終須得言歸始是歸風帆天際吼金鷄月中飛五府知交辟魚

書莫 禱 載 唐才子傳禱字厚之家貧客梁宋開因甚以詩投

便稀 禱 載 唐才子傳禱字厚之家貧客梁宋開因甚以詩投

事萬般無地可耕歸不得有恩未報死應難流年怕老看將老百

計求安未得安一卷新詩滿懷淚頻來門館訴饑寒君牙憐之贈

君十疋薦於鄭滑節度使不行乾甯五年禮部侍郎裴贊知貢舉

犯其家諱威因嬰然載尋以賤致謝曰曹興之圖 孔逸 冊府元

畫雖精終慙誤筆殷浩之矜持太過翻達空函 孔逸 冊府元

乾甯五年登進士第 舊五代史孔 陳炯 何幼孫 永樂大典

魏文宣王四十一代孫登進士第 陳炯 何幼孫 永樂大典

陳炯何幼孫登乾 賈泳 撫言賈泳父脩有義聲泳落拓不拘細

甯五年進士第 賈泳 碎賞佐武臣倅晉州時昭宗幸對三榜

五年 戊

午

酉

戌

亥

子

裴相贊時為前主客員外客游至郡詠接之傲睨裴嘗贊勿造派
承戎裝一揖曰主公尚書邀放鶴子勿怪如此怪傲而退裴贊頗
銜之後裴三主文柄兩舉為裴所黜既而謂門 盧肅 肅言盧
人曰贊派潦倒可哀吾當報之以德遂放及第 肅 肅言盧
孫真簡有祖風光化初華州行在及第自大寇犯關二十年捐軀
靡不編之肅始登第俄有李鴻者造之願備力鴻以錐刀暇日往
往反資于肅此外未嘗以所需為意肅有舊業在南陽常令鴻徵
租皆如期而至往來千里而未嘗侵費一金既及第鴻奔走如初
及一春事畢 路德延 北夢瑣言河中判官路德延相國巖之姪
鴻即辭去 獄之于擢進士第 太平廣記德延光化
初擢第大 有詩價

諸科一人

知貢舉 禮部尚書裴贊 舊書本紀乾甯四年十月以大中大夫
前御史中丞裴贊為禮部尚書知貢舉

按此年為裴贊第三榜據言云第二第三榜通榜者為諫議柳
遜起居舍人于競紫微錢翊 殷文圭有省試夜投獻座主詩

登科記考

卷二十四

三

殷文圭春草碧色詩曰細草含愁碧芊綿南浦濱萋萋如恨別苒
苒共傷春疏雨煙華潤斜陽細彩勻花黏繁鬪錦人藉輒勝茵淺

映宮池水輕遮輦路塵杜回如可結誓作報恩身 文苑 英華

王徽春草碧色詩曰習習東風扇萋萋草色新淺深千里碧高下

一時春嫩葉舒煙際微香動水濱金塘明夕照輦路惹芳塵迤坐

功何廣陽和力自均今當發生日瀝懇祝良辰 文苑 英華

光化二年 未

進士二十七人 盧文煥 據言盧文煥光化二年狀元及第頗以
宴醜為急務常俯關宴同年皆患貧無

以致之一旦給以遊齊國公亭子既至皆解帶從容文煥命團司
牽驢時柳璨告文煥以驢從非已有文煥曰藥不眠眩厥疾弗瘳

璨甚銜之居四年璨登庸文煥憂戚日 柳璨 據言光化二年趙
加璨每遇之日藥不眠眩厥疾弗瘳 光逢放柳璨及第
光逢後三年不遷時璨自內庭大拜光逢始以左丞徵入未幾璨
坐罪誅死光逢膺大用居重地十餘歲上表乞骸守司空致仕居
二年復徵拜上相 舊書本傳柳璨河東人曾祖子華祖公器父
遵璨少孤貧好學僻居林泉晝則採樵夜則然木葉以照書性譽
直無絲飾宗人壁北貴仕于朝鄙璨樸鈍不以諸宗齒之 宋柳
開上主司李學士書曰開之大王父唐光化中趙公司貢士也實
來應舉趙將以榜未處之據有移書于趙公毀我先君者趙公始
得一書乃遷名而進一等以至於前得趙書二十六通趙公每
得一書而必一進名是歲也趙下二十七人故我先君名止於第
二苟是時書未止於二十六人之毀也即必冠乎首矣按此則璨
以第二 人及第

諸科一人

知貢舉 禮部侍郎趙光逢 舊書趙隱傳乾甯三年光逢從駕幸
華州拜御史中丞改禮部侍郎舊五

代史趙光逢傳改禮部侍郎知貢舉又
云門人柳璨登庸除禮部侍郎太常卿

登科記考

卷二十四

三

三年庚 十一月庚寅 新書作 左右軍中尉劉季述王仲先廢昭宗幽於東

內問安宮 舊書 本紀

十二月左補闕韋莊奏詞人才子時有遺賢不霑一命於聖明沒

作千年之恨骨據臣所知則有李賀皇甫松李羣玉陸龜蒙趙光

遠溫庭皓劉得仁陸遠傳錫平曾賈島劉稚珪羅鄴方干俱無顯

過皆有奇才麗句清詞偏在詞人之口銜冤抱恨竟為冥路之塵

但恐憤氣未銷上冲穹昊伏乞宣賜中書門下追贈進士及第各

但恐憤氣未銷上冲穹昊伏乞宣賜中書門下追贈進士及第各

但恐憤氣未銷上冲穹昊伏乞宣賜中書門下追贈進士及第各

贈補闕拾遺見存明代唯羅隱一人亦乞特賜科名錄升三署便

以特敕顯示優恩俾使已升宛人皆謂聖澤後來學者更勵文風

敕中書門下詳酌處分 據言 容齋三筆 據言所引尚有孟郊

及第韋莊云未及第誤 暨誠錄云唐末宰相張文蔚中書

舍人封舜卿等奏前有名儒屈者十有五人請賜孤魂及第

進士三十六人 按避暑錄光化中放進士榜得裴格等二十八人

賜之此作三十 裴格狀 盧延讓 唐才子傳盧延讓字子善范

六人未知孰是 裴格元 陽人也有卓絕之才光化三

年裴格榜進士 明陵雷滿薦辟之滿職歸蜀授水部員外郎累

遷給事中卒官刑部侍郎延讓師許下薛尚書為詩詞意入僻不

競纖巧且多健語下士大笑之初吳融為侍御史出官映中時延

讓布衣薄游荆渚貧無卷軸未遑贊謁會融弟得延讓詩百餘篇

融覽其善聯如宿東林云兩三條電欲為雨七八個星猶在天旅

舍言懷云名紙毛生五門下家僅骨立六街中贈元上人云高僧

登科記考 卷二十四

解語牙無水老鶴能飛骨有風對道云雲開闢鐸馱去雪裏殘

傲虎披來又云樹上詠詠批類鳥窗開通駁扣頭轟等大驚曰此

上人遠絕自無蹈襲非尋常耳此子後必垂名余昔在翰林召對

上曾舉其臂鷹健卒橫遭剛騎馬佳人卷畫衫一聯雖淺近自成

一體名家今則信然矣遂厚禮贈給甚多融雪中奇詩云永口

應無食終宵必有詩後舊科第多融之力也 據言盧延讓光化

與光化三年擢進士第以天福五年卒年八十五推之 王定保

是年四十五歲 新五代史本傳 按定保作據言云子次匡廬

書錄解題王定保光化三年進士 長丈餘特以詩灰落衣襟

其夕遙視九天使者俄夢朱衣道人長丈餘特以詩灰落衣襟

罪然常白謂魚透龍門凡二經復透矣私心常慮舉事申輟既三

舉欲罷不能於是四舉有司遂俸忝矣 十國春秋王定保南昌

人 按定保為琅琊王氏宰相世系表 崔籍若 據言序云同年

載太原王氏有定保字翊聖別是一人 鄭珪 舊五代史本傳珪光化

贊嗣非此年及第感是別利同年 鄭珪 中登進士第初珪應進

士十九年方登第名姓為第十九自登第凡十九年為宰相又昆

弟之次第九時亦異之通鑑考異云珪光化三年及第新五代

史云珪舉進士數不中第張全義以珪屬有司乃得及第 按昇

仙廟興功記碑末云前進士鄭珪書又注云光化三年添前字益

碑作于乾符四年正月 吳靄 全唐詩吳靄字廷俊連州人光化

是年及第後添前字也 孔昌明 闕里文獻考昌明為光化三

識者知其為清雲器 孔昌明 闕里文獻考昌明為光化三

登科記考 卷二十四

明經科 楊知萬 冊府元龜後唐長興元年七月前與唐府冠氏

第 諸科二人 禮部侍郎李渥 舊書李蔚傳子渥拜中書舍人禮部侍郎

知貢舉 禮部侍郎李渥 舊書李蔚傳子渥拜中書舍人禮部侍郎

序有恩門石 李常侍渥 按王定保據言

平誠在得人以匡不逮應天下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

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軍謀宏遠政術詳明者文武常參官及諸

道節度觀察等使具姓名聞薦至十一月到京朕當親論策試擇

其可否施行舊書本紀 唐大詔令集

敕中書門下選擇新及第進士中有久在名場才德科級年齒已

高者不拘常例各授一官禮部侍郎杜德祥奏揀到新及第進士

陳光問年六十九曹松年五十四王希羽年七十三劉象年七十

柯崇年六十四鄭希顏年五十九制曰念爾登科之際當于反正

之年宜降異恩各膺寵命光問松希羽可祕書省正字象崇希顏

登科記考

卷二十四

五

可太子校書時謂此舉為五老榜摭言 容齋三筆 摭言又云

甚詔選中有孤貧屈人宜令以名時上新平內難聞放新進士喜

聞特敕授官故德祥以松等塞詔

鳳翔舊書本紀

進士二十六人試天得一以清賦武德殿退朝望九衢春 歸僧

狀元 王芝堂談 陳光問 容齋三筆引登科 曹松 永樂大典

曹松第八人 讀書志曹松特授校書郎而卒 摭言松學貫

司倉為詩此外無他時號松啓事為送羊脚狀 唐詩紀事松

也無因門前送敕朱衣吏席上銜孟碧落人半夜笙歌教泥 王

月平明柳杏放燒春南山雖有歸溪路爭那酬恩未殺身

希羽摭言希羽蘇州人詞藝優博 容 歐陽持 陽志載登科記

云歐陽持字化基高安人 劉象 摭言象京兆人 唐詩紀事沈

天復元年歸僧榜進士 好神仙之事少孤西游以三舉為約常夢著錦衣貼月而飛識者

言雖有虛名不入月矣洪州解至長安初舉納省卷夢仙語云玉

殿大開從客入金桃爛熟沒人偷鳳驚寶扇頻翻翅龍說金鞭忽

轉頭第二舉憶仙語云白榆風颭九天秋王母朝迴宴玉樓口月

漸長雙鳳睡桑田欲變六龍愁雲翻簫管相隨去星欄旌幢各自

流詩酒近來狂不得騎龍御憶上清游第三舉納省卷贈劉象為

首云曾應大中天子舉四朝風月餐蕭疏不隨世祖重攜劍卻為

文皇再讀書十載戰塵銷舊業滿城風雨壞貧居一枝何事於君

惜仙杜年年幸有餘劉象孤寒三十舉 柯崇 鄭希顏 摭言崇

無成主司覽彬詩其年特放象及第 初舉進士第授校書郎 讀書志

科記象崇希顏居末級 裴口 顏口 李口 曹松有鍾陵寒食日與同年

傳師之後 裴口 顏口 李口 曹松有鍾陵寒食日與同年

遊詩校書 裴口 顏口 李口 曹松有鍾陵寒食日與同年

裴即希顏 裴口 顏口 李口 曹松有鍾陵寒食日與同年

諸科三人 裴口 顏口 李口 曹松有鍾陵寒食日與同年

博學宏詞科 李琪 舊五代史本傳琪舉進士第天復初

知貢舉 禮部侍郎杜德祥 唐語林杜牧之二子曰晦辭終淮南

侍郎知貢舉 節度判官其弟德祥昭宗時為禮部

亦有名聲 天復二年 辛酉 停舉 三年 亥癸

正月甲子車駕出鳳翔幸朱全忠軍已入京師 舊書本紀

停舉

四年

正月丁巳

閏月丁酉

乙巳

難實資材

倘有懷才

察訪奏薦

登科記考

八月壬寅

密使蔣元暉

進士二十六人

李旭

許晝

盧程

劉岳

東判官

皇帝河

遂亡命

竊知開道

落皆籍其

符之孫珪之子 王 宋尹洙集陝郡開元寺建初院有進士登
承楊涉下進士二十六人實唐昭宗遷洛改元天祐歲駐蹕于陝
其一題云成公大年翰林學士楊曠下進士五十一人第
九人劉公劉公大年翰林學士楊曠下進士五十一人第
十人劉公劉公大年翰林學士楊曠下進士五十一人第
十一人劉公劉公大年翰林學士楊曠下進士五十一人第
十二人劉公劉公大年翰林學士楊曠下進士五十一人第
十三人劉公劉公大年翰林學士楊曠下進士五十一人第
十四人劉公劉公大年翰林學士楊曠下進士五十一人第
十五人劉公劉公大年翰林學士楊曠下進士五十一人第
十六人劉公劉公大年翰林學士楊曠下進士五十一人第
十七人劉公劉公大年翰林學士楊曠下進士五十一人第
十八人劉公劉公大年翰林學士楊曠下進士五十一人第
十九人劉公劉公大年翰林學士楊曠下進士五十一人第
二十人劉公劉公大年翰林學士楊曠下進士五十一人第

新書作 車駕發京師癸亥次陝州 舊書
戊午 本紀

閏月丁酉車駕發陝州甲辰車駕由徽安門入 舊書
本紀

乙巳御光正門大赦天下改天復四年為天祐元年制曰思拯艱
難實資材餘尚慮非常之士猶懷自進之嫌苟或失人焉能致理

倘有懷才抱德隱遁山林武藝絕倫潭沈卑賤者仰所在處長吏

察訪奏薦如得才實當待以不次之位 舊書本紀
冊府元龜

登科記考 卷二十四

八月壬寅夜朱全忠令左龍武軍朱友恭右龍武統軍氏叔琮樞

密使蔣元暉弒昭宗於椒殿丙午昭宣帝即位 舊書本紀
通鑑

進士二十六人 李旭 永樂大典引宜春志李旭登天復四年進
士第 唐詩紀事旭及第後呈朝中知已

李旭 永樂大典引宜春志李旭登天復四年進士第 唐詩紀事旭及第後呈朝中知已

許晝 大駕東幸駐蹕甘棠書于此際及第梁太祖長
生心 許晝 大駕東幸駐蹕甘棠書于此際及第梁太祖長

盧程 舊五代史盧程天復未登進士第
北夢瑣言盧程擢進士第為莊

劉岳 新五代史本傳岳字昭輔洛陽人唐民部尚書政
會之八代孫宗龜宗望其諸父也敏於文詞舉進

皇帝河 遂亡命河北莫知其止 盧程 舊五代史盧程天復未登進士第
北夢瑣言盧程擢進士第為莊

竊知開道先遣使至晝 竊知開道先遣使至晝 竊知開道先遣使至晝
竊知開道先遣使至晝 竊知開道先遣使至晝 竊知開道先遣使至晝

落皆籍其數申公秀才奈何恣意摯折書護罵久之主吏銜之
潛遣一介馳報梁祖聞之頗睚眦命械晝而獻于時大卿

子號大卿即君者常與晝屬和晝以卿為與主隨駕至洛下攜同
年數人醉于梁祖私第因折丹十許朵主吏前白云凡此花開

云凌晨曉鼓奏嘉音雷擁龍吟出陸沈金榜高懸當玉闕錦衣即
著到家林頂珠每被塵泥陷病鶴多遭螻蟻侵今日始知天有意

士 按岳為劉 王 宋尹洙集陝郡開元寺建初院有進士登
符之孫珪之子 科題名二記在焉其一題云天復四年左
承楊涉下進士二十六人實唐昭宗遷洛改元天祐歲駐蹕于陝
其一題云成公大年翰林學士楊曠下進士五十一人第
九人劉公劉公大年翰林學士楊曠下進士五十一人第
十人劉公劉公大年翰林學士楊曠下進士五十一人第
十一人劉公劉公大年翰林學士楊曠下進士五十一人第
十二人劉公劉公大年翰林學士楊曠下進士五十一人第
十三人劉公劉公大年翰林學士楊曠下進士五十一人第
十四人劉公劉公大年翰林學士楊曠下進士五十一人第
十五人劉公劉公大年翰林學士楊曠下進士五十一人第
十六人劉公劉公大年翰林學士楊曠下進士五十一人第
十七人劉公劉公大年翰林學士楊曠下進士五十一人第
十八人劉公劉公大年翰林學士楊曠下進士五十一人第
十九人劉公劉公大年翰林學士楊曠下進士五十一人第
二十人劉公劉公大年翰林學士楊曠下進士五十一人第

新五代史本傳頡字百真京兆長安人司空圖以詩賀之 姚顛
路側請為童僕頡辭不納乃曰鬼神享于德君子于信余則鬼
也將以託賢者之德通化工之信幸無辭焉昔余掌事陰府承命
攝人之魂氣名氏同而其非且富有壽算復而歸之則筋骸已
敗由是獲遣使不得為陽生公中夏之相輔也今為渴中天之嗣
若以某姓名求之神必許諾頡為虔禱而還白衣迎于山下曰余
免其苦矣拜謝而退次年擢進士第 按舊唐書本紀天祐元年

登科記考 卷二十四

六月前進士姚顛為校書郎前進士趙 趙頎 劉明濟 寶專
頎劉明濟寶專並祕書省校書郎正字 按諸人皆當
是此年進士

諸科一人

知貢舉 尚書左丞楊涉 撫言天祐元年楊涉行
在陝州放榜後大拜

唐昭宣光烈孝皇帝

天祐二年 丑

六月癸巳救衛尉少卿敬治是裴贄之甥常累于鼻或以明經擿
文柄或以私事竊化權贄已左遷爾又何道可貶徐州蕭縣尉 舊

本紀

文柄或以私事竊化權贄已左遷爾又何道可貶徐州蕭縣尉 舊

本紀

文柄或以私事竊化權贄已左遷爾又何道可貶徐州蕭縣尉 舊

本紀

文柄或以私事竊化權贄已左遷爾又何道可貶徐州蕭縣尉 舊

本紀

文柄或以私事竊化權贄已左遷爾又何道可貶徐州蕭縣尉 舊

本紀

文柄或以私事竊化權贄已左遷爾又何道可貶徐州蕭縣尉 舊

八月乙未敕偽稱官階人泉州晉江縣應鄉貢明經陳文巨招狀

罪款付河南府決殺舊書本紀

壬寅敕前大中大夫兵部侍郎賜紫金魚袋司空圖俊造登科朱

紫升籍既養高以做代類移山而釣名志樂激流心輕食祿匪夷

匪惠難舉公正之朝職省載思當徇幽棲之志宜放還中條山舊書

本紀

進士二十三人 歸係狀元 玉芝堂談薈 楊凝式永樂大典

志詩郎張文蔚知舉歸係第一人及第楊凝式第三人及第 游宦紀聞載

五代史楊凝式傳唐昭宗朝進士第按言昭宗誤 游宦紀聞載

楊凝式年譜生于咸通十 劉贊舊五代史本傳贊魏州人年三

四年癸巳是年三十三 十餘登進士第與學士賈夢徵

登科記考 卷二十四 完

同年登第鄰居友善夢徵卒贊與同年楊凝式總麻為位而哭按

贊卒于清泰二年年六十餘是生于咸通末乾符初至天祐二年

正三十餘歲 北夢瑣言唐劉瞻相公有清德大名與弟阿初皆

得道已入仙傳先婚李氏生一子即劉贊也相國薨後贊且孤幼

甚憐鈍教其讀書終不記憶其舅即李殷衡侍郎也以劉氏之門

不可無後常加楚筆終不長進李夫人慈念不忍苦之歎其宿分

也一日不告他適無以訪尋聖善憶念淚如縷際莫審其存亡數

年方歸子母團聚且日困入嵩山遇一白衣叟謂曰與汝開心將

來必保聰明自是日誦一卷兼有文藻擢進 賈夢徵舊五代史

士第梁時登朝充崇政院學士預時俊之流 賈夢徵本傳夢徵

三年丙寅

正月辛巳國子監奏得監生郭應圖等六十八狀稱伏觀今年六

月五日敕文應國學每年與諸道等明經一例解送兩人者應圖

等早辭耕稼夙慕詩書自拋鄉邑之中便忝國庠之內棲遲守學

輒軻於時未諧昇進之期卻抱減退之患苟或諸道解送監府同

條實謂首尾難分本支無異伏請聞奏俾遂渥恩者又河南府奏

當府取解明經舉人周定言等二十七人各據取解差司錄參軍

崔蘊考試並及格伏緣明經舉人先準敕諸州府解送不得過

二人者今當府除去留外見在二十七人考試並及格若只送

登科記考 卷二十四 三

二人必恐互有爭論難以指揮者敕曰取士之科明經極重每年

人數已有舊規去夏雖舉條流蓋慮所司踰濫今者國子監既有

聞奏河南府亦具陳論不念遠人何以誘進只在乎升降之際切

務公平又何必解送之時便為沙汰將免遺才之歎須問汲善之

門特改舊條俾循往例國子監河南府所試明經並依準常年例

解送禮部所放人數亦許酌量施行但不得苟徇囑求遂致僥倖

兼下諸道準此舊書本紀

二月癸卯禮部奏伏以朝廷累年多事道途艱辛在遠舉人併阻

隨計逐年所司放榜人數不常量其多少臨事增減今者干戈稍

諸科二人

知貢舉 禮部侍郎張文蔚撫言天祐二年張文蔚東洛放榜後

吏部侍郎張文蔚為中書侍郎同中書 崔書本紀天祐二年三月以

門下平章事新書作禮部侍郎今從之

弭水陸漸通舉人等皆負笈擔簞裂裳裹足來求試藝競切觀光

雖人數不廣于近年而貢籍頗甚其屈譽王於俊造亦有其人臣

今欲於去年數外更放三數人任開勸誘之門以贊文明之運已

選本月二十一日放榜伏候進止者敕曰朝廷取士之科每歲擇

才之重必資藝實以副勤求或來自遠途或久稽鄉薦今年就試

多有屈人所司奏論是宜俞允苟叶無私之道俾開振滯之門切

在精詳於觀公當其禮部所放進士於舊年人數外宜令更添兩

人舊書本紀 冊府元龜 唐會要

王戌按王戌上下字當有一說朱全忠奏河中判官劉崇子匡圖今年進士登

登科記考 卷二一四 三

第遠列高科恐涉羣議請禮部落下舊書本紀

進士二十五人 裴說唐才子傳裴說天祐三年禮部侍郎薛廷

所業于公卿之門謂之行卷說只行五言十九首至來年秋賦復

行舊卷人有讓之者說曰只此十九首苦吟尚未有人見知何假

別行卷哉識者以為知言說天復六年登甲科其年以苦吟難得

為工且拘格律舊有詩曰苦吟僧入定得句將成功又贈僧貫休

云總無方是法難得始為詩又云是事精皆易唯詩會卻難遭亂

故宦不達多游江湖間有石首縣詩云因攜一家住贏得半年吟

深閨乍冷鏡開篋玉筋微濕紅顏一暎霜風殺柳條濃烟半夜

成黃葉垂垂白練明如雪獨下閒階轉凄切祇知抱杵搗秋砧不

覺高門已無月時聞寒雁聲相喚紗窗只有燈相伴幾度口口口

明永樂大典引甫陽志天祐三 李思新五代史本傳思守子晦
昭宗於東內恩以書說韓建建不能用乃去之洛陽舉進士 舊
五代史本傳思初以銀貧求為假官洛州盧彥威署安武府丁憂
服闋隨計之長安屬關輔亂離頻年罷 客于蒲華 弟復初
為洛陽衛公德裕孫道古在平泉善擊毬往依焉子弟親採樵負
薪以拾朝夕未嘗干人故少師薛廷珪
掌貢籍之族登進士第又登宏詞科
諸科四人
知貢舉 吏部侍郎薛廷珪 舊書文苑傳薛廷珪光化中復為中
書舍人遷刑部吏部二侍郎權知禮
部貢
四年丁卯
三月甲辰唐昭宣帝降御札禪位於梁 通鑑
登科記考 卷二一四 三
進士二十人 崔詹 狀元見玉
芝堂談薈 陳淑 永樂大典引甫陽志天
祐四年陳淑登進士第
楊元同 玉堂閒話唐天祐年河中進士楊元同老于名場是歲頗
亦彷彿未涯兆朕宜祈吉夢以下前途是夕夢龍飛天乃
六足反見榜乃名第六按及
第不知天祐幾年附此俟考
諸科二人
南菁書院叢書

登科記考卷二十五

大興徐松

後梁太祖神武元聖孝皇帝

開平元年

四月甲子皇帝即位戊辰大赦改元新五代史本紀 舊五代史本紀云帝初受禪求理尤切

委宰臣搜訪賢良或有在下位抱負器業久不得伸者特加擢用有明政理得失之道規救時病者可陳章疏當親懇擇利害施行

然後賞以爵秩有晦跡邱園不求聞達者令彼長吏備禮邀致莫無遺逸之恨

七月冊府元龜敕近年舉人當秋薦之時不親試者號為拔解今冊府元龜

後宜止絕舊五代史選舉志 五代會要

進士按梁以四月受禪進士二月放榜此年進士已見唐天祐四年

登科記考

卷二十五

二年戊辰正月癸酉諸道貢舉一百五十七人見於崇元門舊五代史梁紀

四月敕賜劉斥同進士及第仍編入今年榜內第八人五代會要

五月敕禮部所放進士薛鈞是左司徒薛廷珪男方持省轄固

合避嫌其薛鈞宜令所司落下五代會要 冊府元龜載

七月癸巳以禪代已來思求賢哲乃下令搜訪半籠之期以好爵

待以優榮各隨其材咸使登用宜令所在長吏切加搜訪每得其

人則疏姓名以聞如在低位不能自振者有司薦導之如任使後

顯立功勞別加遷陟舊五代史梁紀

進士十八人 崔邈狀元見玉芝堂談薈 陳沆 鄭希閔永樂大典引南陽志開平二年

陳沆鄭希閔 鄭邈一作鄭致雅似因陳致雅而誤 玉堂開話

同第進士 鄭邈鄭邈學士未第時求婚于白州崔相公遠纔

允許而博陵有事女則隨例填宮至朱梁開平之前崔氏在內託

疾救令出宮還其本家鄭則復託媒氏致意選日親迎士族婚禮

隨其豐儉亦無所闕尋有莊益之感又杖經期周莫不合禮士林

以此多之美稱籍甚場中翹足望之一舉甲科封尚書勝下脫自

授秘書 廖澄十國春秋廖澄順昌人少負 劉斥見 章洵美

兼內翰 廖澄忠義舉梁開平二年進士 劉斥見 章洵美

侍兒小名錄引燈下開笑韋洵美先輩開平歲及第受鄴都從事

病開平元年又 無榜故載於此

諸科五人

知貢舉 中書舍人封舜卿舊五代史封舜卿傳舜卿仕梁為禮部侍郎知貢舉開平三年奉使幽州

登科記考 卷二十五

以門生鄭致雅從行復命之日又與致雅同受命入翰林為學士

致雅有俊才舜卿雖有文詞才思拙澀及試五題不勝困弊因託

中書舍人封舜卿又言工部侍郎張策轉禮部侍郎二年四月

策始為刑部侍郎則舜卿知舉時為 中書舍人未為禮部侍郎也本傳誤

十一月己酉搜訪賢良新書五代史梁紀 按冊府元龜載三年

皆委諸道搜訪賢良尚慮所在長吏未切薦揚其有卓犖不羈沈

潛用胸負王霸之業蘊經濟之謀究古今刑政之源達禮樂質文

之與機轉可以制變經術可以辨疑一事軼羣一才拔俗兼令括

聘旋具奏聞然後試其所長待以不次所貴半籠俊傑採庶英翹

當即是 是年敕條流禮部貢院每年放明經及第不得過二十人冊府元龜

進士十九人

諸科四人

博學宏詞科二人

余渥

見冊府元龜

李愚

見冊府元龜

四年庚午

九月甲午詔曰朕聞歷代帝王首推堯舜為人父母孰比禹湯睿謀高出於古先聖德普聞于天下尚或卑躬待士屈已求賢俯仰星雲慮一民之遺逸網羅巖穴恐片善之韜藏延爵祿以徵求設丹青而訪召使其為政樂在進賢蓋蘇國有萬機朝稱百揆非才不治得士則昌自朕光宅中區迄今三載宵分輟寐日旰忘餐思

登科記考

卷二十五

三

其力於廟謀庶永清于王道而乃朝廷之內或未盡於昌言軍旅之間亦罕聞于奇策眷言方岳下及山林豈無英奇副我延佇諸道都督觀察防禦使等或勳高翊世或才號知人必於塗巷之賢備察芻蕘之士詔到可精搜郡邑博訪賢良喻之以千載一時約之以高官美秩諒無求備唯在得人如有卓犖不羈沈潛自負通霸王之上略達文武之大綱究古今刑政之源識禮樂質文之變朕則待之不次委以非常用佐經綸豈勞階級如或一言拔俗一事出羣亦當舍短從長隨才授任大小方圓之器甯限九流溫良恭儉之人難誣十室勉思薦舉勿至因循俟爾發揚慰予翹渴仍

從別敕處分

舊五代史梁紀 按新書五代史梁紀四年九月辛亥搜訪賢良疑即此詔而日互異

十二月兵部尚書知貢舉姚洎奏曰近代設詞科選賢子蓋所以

綱維名教崇樹邦本者也曩時進士不下千人嶺徼海隅偃風嚮

化近歲觀光之士人數不多加以在位臣僚罕有子弟就其寡少

復避嫌疑實恐因循漸為廢墜今在朝公卿親屬將相子孫有文

行可取者請許所在州府薦送以廣毓才之義從之

冊府元龜 五代會要

舊五代史選舉志載于開平元年四月按二年知舉為封舜卿非姚洎故不從薛史

進士十五人

諸科一人

登科記考

卷二十五

四

乾化元年

辛未

五月甲申朔大赦改元

新五代史梁紀

進士二十人

諸科十人

知貢舉 兵部尚書姚洎

見上

二年

壬甲

六月太祖遇弒友珪自立

新五代史梁紀

進士十一人

諸科一人

知貢舉 尚書左僕射楊涉 冊府元龜乾化元年十二月以尚書左僕射楊涉知禮部貢舉非常例也

後梁均王

乾化三年 西 癸

正月甲子鄧王友珪大赦改元鳳曆 通鑑

二月均王友珪友珪即位復稱乾化三年 通鑑

進士十五人 聶嶼 舊五代史本傳嶼中 趙都 冊府元龜乾化中翰林學士鄭珪連知貢舉鄒中人聶嶼與鄉人趙都俱隨鄉薦都納賄于珪人報翌日登第嶼聞不捷訴來人以赫之珪懼亦傳成名

王易簡 宋史本傳易簡字國寶京兆萬年人曾祖肅祖遠父貫易簡少好學工詩梁乾化中鄧王友珪鎮陝易簡舉進士詣府拔解友珪贈錢二十萬明年遂擢第 唐詩紀事易簡唐末進士梁乾化中及第名居榜尾不看榜初歸華山尋就山釋褐授華

登科記考 卷二十五 五

州幕職後召入拜左拾遺又辭官歸隱留詩一絕曰汨沒朝班愧不才誰能低折向塵埃青山得去且歸去官職有來還自來按四年停舉故 皮光業 吳越備史光業字文通世為襄陽人父日休附此年 皮光業 為蘇州軍事判官太常博士光業生於姑蘇十歲能屬文及長以其所業謁武肅累署浙西節度推官賜緡命入貢京師梁後主特賜進士及第 按賜及第蓋非登第也事在貞明前當附是年 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云皮

日休蘇州刺史生光業光業生元帥府判官文燦

知貢舉 禮部侍郎鄭珪 舊五代史鄭珪傳珪入梁為補闕起居

鑑貞明二年十月丁酉以禮部侍郎鄭珪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當時語云及第不必 讀書作官何須事業

四年 甲 戊

停舉

貞明元年 乙 亥

十一月乙丑改元 新書五代史梁紀

進士十三人

諸科二人

二年 丙 子

進士十二人 何澤 通鑑注引薛史曰何澤廣州人梁貞明中清何澤韶陽曲江人也父鼎容管經略有文稱澤乾甯中隨計至三峯行在永樂崔公即澤之同年丈人也聞澤來舉乃以一絕贈之曰四十九年前及第同年唯有老夫存今日殷勤訪我子穩將鬻標泊關外梁太祖受禪澤假 廣南幕職人貢敕賜及第

登科記考 卷二十五 六

諸科一人

三年 丑 丁

進士十五人 唐詩紀事貞明三年薛廷 和疑 舊五代史本傳疑人曾祖敞祖濡父矩疑幼而聰明姿狀秀拔神采射人少好學書一覽者咸達其大義年十七舉明經至京師忽夢人以五色筆一束與之謂曰子有如此才何不舉進士自是才思敏贍十九歲進士第以周熾德二年卒年五十八推之貞明二年為十九歲然是年進士十二人疑不得云十三人及第蓋登三年之榜也 按東都事略邵氏聞見錄西裕叢語魏水燕談皆言和疑第十三人及第舊五代史本傳崔祝 舊五代史本傳祝字子文博陵安平人曾傳作第五人誤 崔祝 舊五代史本傳祝字子文博陵安平人曾史父深刑部郎中祝少好學梁貞明三 張鑄 宋史本傳鑄字司年舉進士甲科為開封尹王瓚從事 張鑄 宋史本傳鑄字司明三年舉進士補福昌尉

明三年舉進士補福昌尉

諸科二人

知貢舉 禮部尚書薛廷珪 贈太尉葛從周神道碑題云銀青光祿大夫禮部尚書權知貢舉上柱國

薛廷珪奉敕撰按碑立於貞明二年十一月是廷珪知三年舉矣

四年 庚

進士十二人 陳述 玉芝堂談薈載貞明年狀元陳述未知其年附此俟考 太平廣記引稽神錄泉州文

生一莢有半其年州人陳述進士及第黃仁穎學究及第仁穎恥之復登進士舉至同光中舊生半莢之所復生全莢其年仁穎及第

明經科 黃仁穎 上見

諸科二人

登科記考

卷二十五

七

五年 己卯

進士十三人

諸科一人 尹拙 宋史儒林傳尹拙潁州汝陰人梁貞明五年舉三史調補下邑主簿

六年 庚辰

五月詔曰有進士策名累年未釋褐者與初任一官已釋褐者依

前資敘用 舊五代史梁紀

進士十二人 許鼎 唐詩紀事鼎唐末詩人至梁貞明六年始登第 李京 唐詩紀事京唐末詩人至

年登第

諸科三人

龍德元年 辛巳

正月丙戌朔改元 通鑑

停舉

二年 壬午

進士十四人 黃損 十國春秋黃損字益之連州人登龍德二年進士第 趙瑩 舊五代史本傳瑩字

元輝華陰人曾祖博預孺父居陶瑩風儀美秀性復純謹梁龍德中始解褐為康延孝從事 兗州曲阜人自言充國公四十五世 孫梁龍德中擢第解褐授北海主簿

諸科二人

後唐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

登科記考

卷二十五

八

同光元年 癸未

四月晉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制曰內外文武官及諸色人任封

事兼有賢良方正抱器懷能或利害可陳無所隱諱直言極諫將

一行之亦委諸道長吏具姓名申奏其貢舉之道誘導為先切

要便行貴申獎士委中書門下速商量聞奏或所在有藝行頗高

為鄉閭所推者竝仰准例舉選所司量才任使 冊府元龜

十月己卯滅梁 新五代史唐紀

十一月己丑大赦詔曰側席求賢將臻至理懸旌進善式贊鴻猷

應名德有稱才藝可取或隱朝市遁跡林泉竝委逐處長吏遍加

搜揚津致赴關朕當量才任使兼偽庭僭逆已來凡有冤抑沈滯
之人竝宜特與申雪仍加遷陟冊府元龜

停舉

二年甲申

二月己巳朔有事於南郊大赦制曰事主之道以立節為先致理
之方以賞善為本應懷才抱器不事偽朝眾所聞知顯有節行仰
所在官吏將所著事狀其姓名聞奏當加甄獎兼授官秩堯鼓明
懸貴聞進諫舜旌旁建比為來賢是當廣納語言庶箴闕政泊偽
梁人滋饒薄朝掩忠良蔑聞投水之規莫識從繩之路此後應內

登科記考

卷二十五

九

省文武常參官并前資草澤之士有謀分利害事合機宜並許上

表敷陳朕當選長旌錄新五代史唐紀冊府元龜

三月敕選舉二門仕進根本當掄擇於多士全委仗于有司苟請

託是從則踰濫斯極況方行公事已集羣材須行戒勵之文俾絕

倖求之路宜令吏部禮部翰林考藝必盡於精詳滅私徇公無從

於請託仍委三銓貢院榜示省門曉告中外冊府元龜

五月中書奏凡有進狀乞官及諸州府初奏請判官薦舉前資自

請中書求官等竊聞所稱頭銜多有踰越中書既無舊案除授何

以為憑起今後凡有諸色前資若命官者除近曾任朝官及有科

第外清資官為眾所知竝須追到前任告敕中書點檢後方可進
擬責絕虛授以杜僥求從之冊府元龜

十月中書門下奏獻可效忠前經之令典因時建議有國之明規
道既務于化成事亦敷於競勸政裨宸聽輒罄芻言伏惟陛下業
茂經綸功成理定五材七德威冠于伐謀百氏三墳義彰於知教
爰自中興啟運下武膺期照臨而日月光華鼓舞而乾坤交泰英
明取士睿哲崇儒誠宜便廣于搜羅豈可尚令於淹抑但以今春
貢士就試不多即日選人磨勘未畢宗伯莫臻於俊又天官難辨
於妍媸况已過秋期將行公事側聞道路悉是家貧比及到京多

登科記考

卷二十五

十

踰程限文闕選部皆礙條流伏請權停貢選一年俟遷駟者更勵

進脩希干祿者益加循省然後精求良幹博採異能免有遺賢庶

同樂聖教舉選二門國朝重事但要精確難議權停宜准常例處

分府五代史選舉志冊府元龜

進士十四人釋齊已同光歲送人及第東歸曰西笑道何光新朝

鳳一行還家幾多興春官如白傅內試似文皇變化龍三十升騰

及第者三十人矣而同光中無進士三十人俟考崔光表韓

魏公安陽集故尚書工部侍郎致仕昭工部尚書崔立行狀曾祖

光表清河大房休之後十二世孫也後唐同光初舉進士第一終

右補闕直史館按進士第一當是狀元同光元年停舉則光

表為二年狀元矣舊五代史崔周度父光表舉進士甲科

張礪舊五代史本傳礪字夢臣磁州滏陽人也祖慶父寶世為農

會郭崇韜伐蜀奏請備軍書按伐蜀在同
光三年九月時礪已為拾遺當于此年登第

諸科二人 郭忠恕同光二年童子登科見冊府元龜五代史補
郭忠恕七歲童子及第 王尚偁五哀詩故

國子博士郭公忠恕詩云在昔舉神童廣場推傑出尚書誦在口
何論落日筆總角取科名弱冠紉纓絳注云公應舉時口念尚書
手寫
論語

知貢舉 戶部侍郎趙頴舊五代史唐紀三月戶部侍郎知貢舉
趙頴卒以中書舍人裴暉權知貢舉九

月戊申以中書舍人權知貢舉裴暉為禮
部侍郎 按頴卒于三月是在放榜後也

三年乙酉

三月舊五代史唐紀 敕今年新及第進士符蒙等宜令翰林學士
承旨盧質就本院覆試仍令學士使楊彥瑤監試冊府元龜五代

登科記考 卷二十五

新及第進士符蒙等尚
干淨議故命盧質覆試

其月敕禮部貢院今年新及第進士符蒙成僚王澈桑維翰四人
國家歲命春官首司貢籍高懸科級明列等差廣進善之門為取
士之本所重者藝行兼著鄉里有稱定才實之淺深振聲名于夷
夏必當得雋允副旁求爰自近年淺成澆俗多聞濫進全爽舊章
朕自興復不圖削平偽紀方作事以謀始盡革故以鼎新蓋欲窒
弊正訛去華務實誠為要道無切於斯今據禮部奏所放進士符
蒙等四人既嫌輿情頗干淨論須令覆試俾塞羣言又遣考詳貴
從精覈及再覽符蒙成僚等程試詩賦果有瑕疵今若便有去留

慮乖激勸儻無昇降即昧甄明況王澈體物可嘉屬辭甚妙細披
製作最異儕流但應試以效成或求對而不切桑維翰差無純繆

稍有功夫止當屬對之間累失求妍之美須推事藝各定否臧貴
叶允平庶諾公共其王澈改為第一桑維翰第二符蒙第三成僚

第四禮部侍郎裴暉在掄材之際雖匪阿私當定名之時頗虧優
劣但緣符蒙等既無細落裴暉特議寬容勿負憂疑已從釋放自

今後應禮部常年所試舉人雜文策等候過堂口委中書門下准
本朝故事細加詳覆方可奏聞不得輒徇人情有槩事實冊府元

府元龜又云時命盧質覆試於翰林院試君從諫則聖賦以堯舜
禹湯傾心求過為諸臣事君以忠詩是歲試進士科者數十人裴

登科記考 卷二十五

驟精選其文惟得王澈輩或譖毀於宣徽使李紹宏曰今年新進
士不繇才進各有阿私物議以為不可紹宏訴于郭崇韜因奏令

盧質覆試質為賦韻五平聲三側聲且踰常式覆試之日中外騰
口議者非之 舊五代史盧質傳政兵部尚書知制誥翰林學士
承旨符蒙試進士舊例賦韻四平四側質所出韻乃五平三側由
是大為識者所訾 按彭叔夏文苑英華辨證載唐時賦韻之制
八韻者以四平四側為定格然亦有三平五側者有五平三側
者有二平六側者有六平二側者冊府元龜薛史似未詳考

五月禮部貢院奏當司准流內銓牒應請定冬集舉人內有前鄉
貢童子者三銓已前團奏冬集皆署前鄉貢童子伏維格文只有

童子科此無鄉貢字銓司先為請定冬集舉人九經張仲宣等內
有前鄉貢明經童子成光誨遂檢尋六典及蘇冕會要又無本朝

書子細檢討惟有十三年閏十二月敕諸道應薦萬言及童子起

今後不得更有聞薦據此童子兩字皆由諸道表薦固無鄉貢之名又無口義帖經亦不合有明經之字進則止于暗誦便號神童此外格文別無童子其成光誨銓司准格只收署前童子團奏去二月十五日具狀申留司宰臣取裁奏例准申者伏緣三銓見團奏冬集右內有鄉貢及明經字已依成光誨例准格只署童子團奏次諸左伏以院司常年考試皆憑諸道表薦降敕下到當司准格考試及格者便放及第其同光二年童子郭忠恕等九人皆是表薦童子敕內并納到家狀並有鄉貢兩字院司檢勘同便榜示引試及第後先具白關牒報吏部南曹續便團奏吞關奏狀下到

登科記考

卷二十五

志

中書省追當司元下納家狀檢點同覆奏放救經過諸處敕下後方始到當司備錄黃關牒報御史臺尙書省并吏部南曹今准流內銓牒伏緣院司承前皆憑敕命施行童子敕內並有鄉貢兩字若使落下恐涉專擅者奉敕起今後宜准開成三年敕文凡有官者並詣吏曹未仕者皆歸禮部其童子則委本州府依諸色舉人例考試結解送省任稱鄉貢童子長吏不得表薦若無本處解送本司不在考試之限冊府元龜八月敕條例諸道州府不得表薦童子冊府元龜九月庚子魏王繼岌郭崇韜伐蜀新五代史唐紀

十一月己酉蜀王行降新五代史唐紀

進士四人 王徽宋史王旦之祖亦見且傳玉芝堂談

桑維翰舊五代史本傳維翰字國僑洛陽人也父琪維翰性明慧善詞賦唐同光中登進士第春渚紀聞桑維翰試進士有因嫌其姓黜之或勸勿試維翰持鐵硯示人曰鐵硯乃改業者日出扶桑賦以見志洛陽紳士舊聞記桑魏公父琪為河南府客時桑魏公將應舉父乘問告齊王張全義曰某男粗有文性今被同人相牽欲取解俟王旨齊王曰有男應舉好可令秀才將卷軸來魏公之父趨下再拜既歸令了侵早投書啟獻文字數軸王請見魏公之父趨下再拜曰不可既應舉便是貢士可歸客司謂魏公之父曰他道路不同莫管他終以客禮見王一見奇之禮遇頗厚是年王力言于當時儒臣由是擢上第 舊五代史陳保極傳初桑維翰登第之歲保極時在秦王幕下因戲謂同輩曰近知今歲有三箇半人及第蓋其年收四人保極以維翰 符蒙 書錄解題符蒙同光三年進士同短陋故謂之半人也 符蒙 年四人蒙初為狀頭覆試為第四

登科記考

卷二十五

志

按諸書或作符蒙正字衍文 成僚 皆見

知貢舉 禮部侍郎裴晳

四年 丙戌

正月五科舉人許維岳等一百人進狀言伏見新定格文三禮三傳每科祇放兩人方今三傳一科五十餘人三禮三十餘人三史學究一十人若每年祇放兩人及一人逐年又添初舉縱謀修進皆恐滯留臣伏見長慶咸通年放舉人元無定式又同光元年春榜亦是一十三人請依此例以勸進修敕依同光元年例永為常式冊府元龜 五代會要 按同光元年停舉此言春榜十三人者蓋指元年春所放之榜而言其實為龍德二年榜也

二月癸丑中書門下奏偽蜀官員先有赦旨黜降近者員數極多相次到闕竝是未承前敕慮抱憂疑宜令御史臺具所到官員出身歷任三代家狀約偽官品秩准前勅次第當擬同正官奏復如是偽蜀將相家屬稍多即于山東州府安置如位卑家屬少者或是本朝舊人有骨肉見在班行即任便居止或是三川居人願還本土亦俟三兩日放歸本處或有本朝曾登科第歷任班行材器為眾所知可以甄錄即續具人才酌量奏擬從之是時偽蜀宰相王鎔庚傅表張格皆本朝衣冠之後也豆盧革韋說素知之既聞歸欵意欲處之善地故有是條奏以俟其來

登科記考

卷二十五

五

四月丁亥莊宗崩丙午皇帝即位於柩前新五代史唐紀

甲寅改同光四年為天成元年制曰力學登第承蔭出身或欠文書侵成踰濫先遭沒毀幾至調選無人州縣多是攝官為弊滋甚宜令銓選別為起請止除偽濫餘復舊規冊府元龜

八月敕應三京諸道今年貢舉人可依常年例取解仍令隨處量

事津送赴闕舊五代史選舉志冊府元龜五代會要

進士八人 王歸樸狀元簡州人見 韓熙載十國春秋韓熙載同光中擢進士第

徐鉉韓熙載墓誌熙載字叔言其先南陽人曾祖均太僕卿祖殷侍御史考光嗣祕書少監蒲青觀察支使故又為齊人公始弱冠游於洛陽聲名譎然一舉擢第熙載奔吳上行止狀云熙載本貫齊州隱居嵩岳雖叨科第且晦姓名其末題云順義六年七月

月進士韓熙載狀按順義六年即同光四年熙載不稱前進士者或其時因國難未過關試也熙載生於唐景福元年是時已三十餘墓誌言獨冠誤考 張緯十國春秋閩人張緯入中朝應舉光嗣通鑑作叔嗣誤 語人或謂之曰子得功名吹噓之力也乃寅緣景進而及第焉

諸科二人

知貢舉 禮部侍郎裴皞

後唐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

天成二年丁亥

正月二十七日尚書禮部貢院奏五經考試官先在吏部日長定

格合請兩員數年係屬貢院准新定格文祇令奏請一員兼充考

登科記考

卷二十五

六

試伏緣今年科目人數轉多卻欲依舊請考試官各一員如蒙允

許續具所請官名銜申奏奉敕宜依冊府元龜

三月太常丞段容奏請國學五經博士各講本經以申橫經齒胃

之義從之冊府元龜

四月二日按下言今月六日則二日當有誤 中書門下奏尚書禮部貢院申當司

奉今月六日敕吏部流內銓狀申據白院狀申當司先准禮部貢

院牒稱據成德軍解送到前進士王蟾狀請罷攝深州司功參軍

應宏詞舉前件人准格例應重科合在吏部其王蟾并牒解送吏

部請准例指縱按疑者當司遂具狀申堂奉判送吏部分析近

年事例如何者伏緣近年別無事例今檢登科錄內於偽梁開平三年應宏詞登科二人前進士余渥承旨舍人李愚考官二人司勳郎中崔景兵部員外郎張貽憲者再具狀申堂奉判送吏部准例指揮其前進士王蟾應宏詞考官試官合在流內銓申請者前進士王蟾請應宏詞伏自近年以來無人請應今詳格例合差考官二人又緣祗有王蟾一人獨應銓司未敢懸便奏請差官者奉中書門下牒奉敕宜令禮部貢院就五科舉人考試者伏以舉選公事皆有格條准新定格節文宏詞拔萃准長慶二年格吏部差考試官二人與知銓尚書侍郎同考試聞奏又准格節文內准大登科記考

卷二十五

七

和元年十月二十三日敕應禮部諸色貢舉人及吏部諸色科目選人凡無出身及未有官祗合于禮部應舉有出身有官方合于吏部赴科目選其應請宏詞舉前進士王蟾當司當年放及第後尋已關過吏部訖若應宏拔例待南曹判成即是科選選人事理台歸吏部況緣五科考試官祗考學業難于同考宏詞者奉敕王蟾宜令吏部准往例差官考試

登科記考

六

前陳述 王蟾見 盧士衡 書錄解題後唐盧士 馬允孫 廣卓 條下 裴暉放馬允孫及第後未踰九年允孫自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 舉放進士十三人 按清泰三年進士十三人允孫以清泰二年 知三年舉自清泰二年進士至天 李濤 宋史本傳濤字信臣京 成二年為九年故曰未踰九年也 王瑋十一世孫祖鎮父元朱梁革命元以宗室懼禍挈濤依馬股 濤從父兄郁上言濤父子旅湖湘詔殷遣歸京師後唐天成初舉 進士甲科 王禹偁懷賢詩李兵 部濤云兵部事晉朝文學中甲科 諸科九人 知貢舉 禮部侍郎裴暉 舊五代史唐紀天成二年四月禮部侍 其所取進士也後允孫知貢舉稱得士宰相馬允孫桑維翰皆 最重是文衡天追恩夫受盛名三主禮隔年八十門生門下見門 生當時榮之 按廣卓異記云同光二年三年四年禮部侍郎裴 三年 戊子 二年十日禮部貢院奏當司據鄉貢九經劉英甫經中書陳狀請 對經義九十道以代舊格帖經奉堂判令詳狀處分者當司伏准 格文九經祗帖九經書各一十帖并對春秋禮記口義各一十道 今准往例並不曾有應排科講義九經若便據送到引試排科講 義即恐有格例者奉敕劉英甫請以講義便代帖經既能鼓篋而 來必有撞鐘之應宜令禮部貢院考試

代史唐紀 冊府元龜 四 十萬五代會要作四百貫 十二月敕新及第進士有聞喜宴關宴今後逐年賜錢四十萬 進士二十三人 黃仁穎 狀元見玉芝堂談薈 按仁穎于梁貞 明中學究及第至是年復登進士第見

五代 會要 七月四日工部侍郎任贊上言曰伏以聖代設科貢闈取士必自

鄉薦來觀國光將叶公平惟求藝存蓋廣搜羅之理且非喧競之
場伏見常年舉人等省門開後春榜燿時所習既未精研有司甯
免黜落或嫉其先達或恣以厚誣多集怨于通衢皆取駭于羣聽
頗虧教本初成亂階宜立新規以革前弊自今後伏請宣下諸州
府所有諸色舉人不是家在遠方水陸隔越者望令各于本貫選
藝學精通實僚一人一例分明比試如非通曉不許妄薦備考覈
必當即試官請厚於甄酬若薦送稍私并童子盡歸于竄逐冀彰
睿化免紊儒風庶絕濫進之人共守推公之道敷宜令今後諸色
舉人委逐道觀察使慎擇有詞藝及通經官員各舉所業考試及

登科記考

元

格者即與給解仍具所試詩賦帖經通粗數一一申省未及格者
不得徇私發解兼承前諸道舉人多於京兆府寄應例以洪固鄉
自貫里為戶一時不實久遠難明自此各于本道請解具言本州
縣某鄉某里某為戶如或寄應須具本貫屬入狀不得效洪固冑
貴之例文解到省後據所稱世屬州府戶籍內如是無名本人并
給解處官吏必加罪責京百司給解就試准前指揮兼下貢院其
本朝舊格諸色舉人每年各放幾人及第到日續更詳酌處分冊
元龜 五
代會要
是月救應將來三傳三禮三史開元禮學究等考試本業畢後引

試對策時宜令主司須于時務中採取要當策題精詳考校不必
拘于對屬須有文章但能詞理周通文字典切即放及第如不及
此格雖本業粗通亦須黜落應九經五經明經帖書及格後引試
對義時宜令主司於大經汎出問義五道於簾下書于試紙令隔
簾逐段解說但要不失疏注義理通二通三然後便令念疏如是
熟卷並須全通仍無失錯始得入策亦須于時務中選策題精加
考校如粗于筆硯留意者則任以四六對仍須理有指歸言關體
要如不曾于筆硯致功即許直書其事申明利害不得錯使文字
其問義念疏對策逐件須有去留冊府元龜五代會要冊府元龜云天成三年春趙鳳知貢

登科記考

辛

舉場中利病備達天聽因救進士帖經通三即可五科試本業後
對策全精即可諸經學帖經及格後于大經汎問五義書于試紙
令直解其理通三即可對策並須理有指歸
言關體要 按此救當即趙鳳條奏之事
是月救近年諸道解送童子皆越常規或年齒漸高或精神非俊
或道字頗多訛外或念書不合格文主司若不去留貢部積成乖
弊自此後應諸道州府如公然濫發文解略不考選藝能其逐處
判官及試官並加責罰仍下貢院將來諸道應解送到童子委主
司精專考較須是年顏不高念書合格道字分明兼無蹙失即放
及第仍依天成三年例主司未出院問便引就試與諸科舉人同
日放榜不得前卻冊府元龜

十月三日敕訪聞每年及第舉人牒送吏部關試判題雖有判語

全無祇見各書未詳仍或正身不至如斯乖繆須議去除此後應

關送舉人委南曹官更准格考試如是進士非經學及第人曾親

筆視其判語即須緝搆文章辨明治道如是無文章許直書其事

不得祇書未詳如關試時正身不到又無請假字即牒貢院申奏

停落五代會要

十二月戊午禮部貢院以諸色及第人失墜出身請同年一人充

保次年及第二人充保即重給春關冊府元龜

己未以近令進士帖經通三即放慮非所知致今年令不及通三

登科記考

卷二十五

五

亦放來年秋賦詞人並令對義冊府元龜

進士十五人 郭峻狀元見玉芝堂談薈 玉堂閒話郭俊應舉

甚惡之占者曰老僧上座也者服于臥榻上蹴踡而行既

也君既魏拔矣及見榜乃狀元也按俊當即峻之誤 陳保極酒

三山志保極字天錫閩縣人郭峻榜進士終禮部倉部員外郎賜

余紫 舊五代史本傳保極好學善屬文後唐天成中擢進士第

秦王從榮聞其名辟為從事三山志又云唐自神龍

迄後唐天成三百有三年福州擢進士者三十六人

諸科四人

知貢舉 兵部侍郎趙鳳舊五代史趙鳳傳朱守殷以汴州叛馳

部侍郎

四年已

二月貢院雖鎖未試舉人敕先往雒京赴本省就試冊府元龜

於二年十月如大梁四

中書舍人知貢舉盧詹進納春關狀內漏失五經四人姓名罰一

月俸冊府元龜 按此條不載月

七月戊子禮部貢院奏今年諸色及第人中育曾攝州縣官及有

御署攝牒兼或有正授官及曾在貢幕赴舉者諸條格中書奏及

第人先曾授職官者宜令所司于守攝文書內署重應舉及第年

登科記考

卷二十五

五

月日或改名不改名分明印押懼其轉賜于人假資冒進也其中

曾授正官御署并佐幕者仍約前任資序與除一任官如自中興

以來諸科及第人曾授職官者並令所司追納文書到日准今年

及第人例處分已授官者不在此限兼勅貢院將來舉人納家狀

內各分析曾為官及不曾為官改名不改名其曾為職官者先納

歷任文書及第後准例指揮從之舊五代史 冊府元龜

是月敕應今年新及第人給春關並于敷政門外宣賜慮所司邀

頡故也冊府元龜

十月一日中書門下條流貢舉人事件如後一應諸道州府解送

諸色舉人須准元敕差有才藝公正官考試及格然後給解仍具所試詩賦義目帖繇送省如逐州府解內不署書前件指揮事節所司不在引試之限禮部貢院考試諸色帖經舉人今後據所業經書對義之時逐經須將生卷與熟卷中半考試不得依往例祇將熟卷試問一今後主司不得受內外官寮書題薦託舉人及安排考試官如或實講一作按講如二字有才學精博者任具奏聞若受書題屬託致有屈人其主司與發書人並加黜責其所舉人別行朝典三銓南曹亦不得受諸色官員書題薦託選人如違並准前指揮一應諸色落第人此後所司具所落事繇別張懸文登科記考

卷二十五

五

榜分明曉示除諸州府解送舉人外餘有於河南府寄應及宗正寺國子監生等亦須准上指揮其中有依託朝臣者於解內具言在某官某姓名門備考試及第後並據姓名覆試一諸色舉人至入試之時前五日內據所納到試紙本司印署訖即送中書門下取中書省印印過卻付所司給散逐人就試貢院合請考官試官今後選學業精通廉慎有守者充若在朝臣門館人不得奏請奉敕宜依冊府元龜五代會要是月兵部尚書盧質奏請逐年諸色貢舉人州府取解之時選強明官考試具詩賦義目送省從之冊府元龜

十二月戊戌詔應授官及封贈官誥舉人冬集等所費用物一切官破舊五代史唐紀

是月國子監奏伏以國家開設庠序比要教授生徒所以日就月將知討論之不廢下禘視學明考較之有程先生既以親臨學士豈宜他適蓋以頃者監名雖補各以私便無嘗且居罔離羣則學能敬業終成孤陋誰為琢磨但希託迹為梯媒只以多年為次第罔思蟻術惟俟鶯遷忍淹違養之時徒積觀光之歲今國家化被流沙漸海政敷有截無疆大扇素風恢張至道是以重興數仞分設諸官教且有嘗業成無忒而況時物甚賤館舍尤多諒無懸罄登科記考

卷二十五

五

之虞足得撞鐘之問但自學徒所好可以教亦隨機既欲成名必須精業如有好春秋者教之以屬辭比事三體五情尊王室而討不庭昭沮勦而起新舊其所異同者則引之以二傳也如有好禮者則教之以恭儉莊敬長幼尊卑言揖讓而知獻酬明冠昏而重喪祭其所沿革者則證之以二禮也如有好詩者則教之以溫柔敦厚辨之以草木蟲魚美盛德而刺淫昏歌風雅而察正變如有好書者則教之以疏通知遠釋之以訓詁典謨思帝德而敬王言稽古道而統皇極如有好易者則教之以潔淨精微戒之以躁動競進體十翼而分交爻應凶吉而先擬議也至於歷代子史備述

變通既屬異端誠非教本但以適當凝凍將近試期欲講小經以消短景今已請尙書博士田敏請勸論語孝經行莫大于事親道莫逾于務本如有京中諸官子弟及外道舉人沈四門博士趙著見講春秋若有聽人從其所欲願俟放榜別啟諸經既温故而知新惜寸陰而輕尺璧顯經者若能口誦碩學者又得指歸自然磨好爵以當仁策科名而得俊幸不孤于選士冀有益於化風從之

冊府元龜

進士十三人

諸科二人 趙匡贊 舊五代史唐紀四年正月幽州節度使趙德鈞奏臣孫贊年五歲默念論語孝經舉童子

登科記考

卷二十五

證

汴州取解就試詔曰都尉之子太尉之孫能念備書備彰家訓不勞就試特與成名宜賜別敕及第附今年春榜 宋史趙贊傳贊字元輔本名美後改焉幽州人祖德鈞父延壽贊七歲誦書二十七卷應神童舉明宗詔賜童子及第仍附長興三年禮部春榜 按宋史與薛史異今從薛史 按贊本名匡贊後避宋太祖偏諱改則登第時當作匡贊

知貢舉 中書舍人盧詹 舊五代史本傳詹遷中書舍人天成中禮部侍郎是放榜後為禮部侍郎也 按舊五代史唐紀天成四年八月以中書舍人盧詹為禮部侍郎

五年 庚寅

正月二十三日禮部貢院奏當司准天成三年十二月十八日敕文內准近敕自此進士試雜文後據所習本經一一考試須帖得通三已上即放及第者奉敕進士帖經本朝舊制蓋欲明先王之

行趣閱多士之文章近代以來此道稍墜今且上從元輔下及庶僚雖負藝者極多能明經者甚少恐此一節或滯羣才既求備以斯難庶觀光而是廣今年凡應進士舉所試文策及格帖經或不及通三與放及第來年秋賦詞人所習一大經許令對義義目多少次第仍委所司條件開奏其今年逐處所解送到進士當司引試雜文帖經後欲令別于所習一大經內對義目五道考試通二

通三准帖經例放入策其將來秋賦諸寺監及諸道州府所解送進士等亦准去年十月一日敕條流考試其詩賦義目帖由等並解送赴省如或不依此解送當司准近敕並不引試奉敕宜依冊

冊府元龜 登科記考 卷二十五 美

元龜 五

二月九日 按二月乙未朔九日為癸卯 敕近來文士輕視格條就試時疎于帖

經登第後恥于赴選宜絕躁求之路別開獎勵之門其進士科已

及第者計選數年滿日許令就中書陳狀于都堂前各試本業詩

賦判文等其中才藝灼然可取者便與除官如或事業不甚精者

自許准添選 舊五代史選舉志 冊府元龜

乙卯 按乙卯為二十一日 大赦改元長興 通鑑

是月敕傳科不精公穀虛有其名禮科未達周儀如何登第兼知春官不曾教誨舉子舉子是國家貢士非宗伯門徒况又斥先聖

之名失為儒之體今後及第人放榜時並須據才藝高低從上依次第安排不得以倚科取鼎岳斗之名為貴冀從敦實以息浮澆兼不得呼春官為恩門師門不得自稱門生除賜宴外不得輒有率斂別謀歡會曾赴舉落第人無故不得改名將來舉人並依選人例據地里遠近於十月三旬下納文解如違不在收受之限

敕旨從之舊五代史唐紀一冊 府元龜 五代會要

七月比部員外郎知制誥崔稅奏臣伏見開元五年敕每年貢舉人見訖宜令引就國子監謁先聖先師學官為之開講質疑所司設食其監內得舉人亦准此例其日清資官五品以上并朝集使登科記考

卷二十五

毛

並往觀禮永為常式自經多故其禮浸停請舉舊典從之冊府元龜八月敕其童子准往例委諸道表薦不得解送兼所司每年所放不得過十人仍所念書並須是部帙正經不得以諸雜零碎文書虛成卷數兼及第後十一選集第一任未得授親人官冊府元龜是月三日尚書吏部奏據禮部貢院牒送府試請應書判拔萃前號州盧氏縣主簿張岫親書紙內對六節判四通二粗准例及第五等上其所試判今錄奏聞奉敕宜付所司今後吏部所應宏詞拔萃宜並權停其貢院據見應進士九經並五科童子外諸色科前後空閒定制去留皆在終場博通者混雜以進身庸淺者倖求

而望事須頒明敕俾叶公途自此後貢院應試三傳三禮宜令准進士九經五經明經例逐場皆須去留不得候終場方定仍具所通否粗一一旋于榜內告示其學究不在念書可特試墨義三十道亦准上指揮如此則人知激勸事有區分主司免致於繁忙舉子不與於僭濫冊府元龜 按此條下原注云學究不念書新例也國朝所設五科唯學究文書最少乃令念其經而通其義故曰學究今祇許對即學者皆專于此科時論非之

五月敕宏詞拔萃明算道舉百篇等科並宜停廢冊府元龜六月壬子中書門下奏敕新及第進士所試新文委中書門下細覽詳覆方具奏聞不得輒徇人情有曠事體中書于今年四月二登科記考

卷二十五

天

十九日帖貢院准元敕指揮中書量重具詳覆者李飛賦內三處犯韻李穀一處犯韻兼詩內錯書青字為清字並以詞翰可嘉望特恕此誤今後舉人詞賦屬對並須要切或有犯韻及諸雜違格不得放及第仍望付翰林別撰律詩賦各一首具體式一一曉示將來舉人合作者即與及第其李飛禁吉夏侯琪吳涓王德柔李穀等六人望放及第盧價賦內薄伐字合使平聲字今使側聲字犯格孫澄賦內御字韻使字字已落韻又使習字是上聲有字韻中押售字是去聲又有朽字犯韻詩內田字犯韻李象賦內一句六石慶兮並合使此奚字道之以禮合使此導字及錯下事嘗字

韻內使方字計中言十十字處合使平聲字偏字犯韻楊文龜賦內均字韻內使民字以君上為駮駢之士失奉上之體兼善字是上聲合押偏字是去聲如字內使輿字詩中偏字犯韻師均賦內仁字犯韻晏如書宴又如河清海晏不合韻又無理晏字即落韻楊仁遠賦內賞罰字書法字術勒字書鍼字詩內蓮蒲字合著平聲字兼黍梁不律王谷賦內御字韻押處字上聲則落韻去聲則失理善字韻內使顯字犯韻如字韻押殊字落韻其盧價等七人望許令將來就試仍放再取文解高策賦內于口字韻內使依字疑其海外音訛文意稍可望特恕此其鄭朴賦內言肱股詩

登科記考

卷二十五

元

中十千字犯韻又言玉珠其貧賈鄭朴許令將來就試亦放取解仍自此貧賈每年祇放一人仍須事藝精奇張文寶試士不得精當望罰一季俸今後知舉官如敢因循當行嚴典伏以國設高科人貪上第所望不小其業須精實以喪亂年多苦辛人少半失宜尼之道倍勞宗伯之心不望超羣且須合格今逢聖運大闢皇猷設官共革于時詆選士實期于歲勝又朝廷校藝為擇賢才或臣下收恩豈成公道時論以貢舉官為邱門恩門及以登第為門生門生者門弟子也顏閔游夏等並受仲尼之訓即是師門大朝所命名亦宜停罷

冊府元龜

十月吏部南曹闕試今年及第舉人進士李飛等六十九人內三禮劉瑩李斐李銑李道全明算宋延美等五人所試判語皆同尋勸狀皆稱晚過試偶拾得判草寫淨實不知判語不合一般者敕旨貢院擢科考詳所業南曹試判激勸為官劉瑩等既不攻文合直書其事豈得相傳彙草侮賓公場載究情繇實為忝冒及至定期覆試果聞自懼私歸宜令所司落下其所給春關仍各追納兼放罪許再赴舉兼自此南曹凡有及第人試判之時切在精專點簡如更有效此者准例處分

冊府元龜 五代會要

登科記考

卷二十五

辛

場素有其規程凡務策名合遵常式況聖君御宇與學盈朝倘令明示其規模或慮眾貽其感否歷代作者垂範相傳將期絕彼微瑕未若舉其舊制伏乞下所司依詩格賦樞考試進士庶令分職互展恪勤

冊府元龜

進士十五人

李飛 見冊府元龜

樊吉 見冊府元龜

夏侯琪 見冊府元龜

吳泐 見冊府元龜

王德柔 見冊府元龜

李穀 見冊府元龜

宋史李穀傳穀字惟珍潁州汝陰人

年二十七舉進士連辟華秦二州從事

重試落下九人

盧價 見冊府元龜

孫澄 見冊府元龜

李象 見冊府元龜

楊文龜 見冊府元龜

師均 見冊府元龜

楊仁遠 見冊府元龜

王谷 見冊府元龜

高策 見冊府元龜 鄭朴 見冊府元龜

明經科 劉肇 見冊府元龜 李斐 見冊府元龜 李銑 見冊府元龜 李道全

皆三禮科 見冊府元龜

諸科一人 宋廷美 明算科 見冊府元龜

知貢舉 左散騎常侍張文寶 舊五代史唐紀天成四年十一月張文寶為右散騎常侍長與二年

閏五月改兵部侍郎 按本傳作左散騎常侍知貢舉今從之

舊五代史李擇傳時常侍張文寶知貢舉中書奏落進士數人仍

請詔翰林學士院作一詩一賦下禮部為舉人格樣學士竇夢徵

張彥輩撰格詩格賦各一道中書宰相未以為允夢徵等請擇為

之擇笑而答曰李擇識字有數頃歲因人偶得及第敢與後生髦

俊為之標格假令今御稱進士就春官求試落第必矣格賦格詩

不敗應詔君子 多其識大體

登科記考 卷二十五

長興二年 卯 辛

二月癸巳禮部貢院奏當司奉堂帖夜試進士有何條格者敕旨

秋來赴舉備有常程夜後為文曾無舊制王道以明規是設公事

須白晝顯行冀盛觀光尤敦勸善每取翰林學士往例皆試五題

其觀筆下搗詞不俟燭前構思其進士並令排門齊入就試至門

開時試畢內有先了者上懸畫時旋令先出其入策亦須書試應

諸科對策並依此例餘准前後敕格處分 舊五代史唐紀選舉志 五代會要

四月敕舉選人眾例是艱辛曾因兵火之餘多無敕甲不有特開

之路皆為禾棄之人其失墜春關冬集者宜令所司取木人狀當

及第之時何人知舉同年及第人數幾何如實即更勤本貫得同

舉否授官者亦先取狀當授官之時何人判銓與何人同官上任

罷任何人交代仍勘歷任處州縣如實則別取有官三天保明施

行冊府元龜

五月庚戌獻時務人前澤州錄事參軍韓滔所司面試策問一件

無詞以對救旨以納言路廣進策人多別出試題蓋防假手韓滔

獨際眾例輒出已懷敢以問詞有違明敕而又情惟自衍事匪合

宜朝堂干祿之時尚猶強州縣親人之處可任作為便合舉違

救之科加不恭之罪緣當誕月刑法務寬宜殿一選 冊府元龜

登科記考 卷二十五

是月敕國賴賢良雖務搜揚之道官錄請託實開僥倖之門蓋任

不當材則民將受弊稍乖掄擇大紊紀綱近聞百執事等或親居

內職或貴列廷臣或因宣達君恩或因句當公事經錄列鎮干擾

諸侯指射職員安排親昵或潛申意旨或顯發書題苟徇私情罔

循公道爭能峻阻須至強行遂使受命者負勢以臨人得替者銜

冤而去職既虧慎舉漸益躁求務要肅清當行釐革自今已後應

內外臣僚不計在朝出使並不得輒發書題及行所屬于諸處亂

安排人宜令三司兼諸道節度防禦團練刺史等或更有人不畏

新敕猶躡舊蹤者并仰密具姓名聞奏發薦人貶所在官求薦人

配流邊遠州縣管知所在如逐處長吏自徇人情顯違救命只仰

被替本人詣闕上訴勘問不虛長吏罰兩月俸發薦人比前條更

加一等被替人不准是何職掌卻令依舊句當仍從再句當後三

年內除別顯有罪名外不得妄有替移其餘長與二年五月一日

已前所犯不在上訴之限兼收到後但是州府並于管驛處粉壁

具錄救命曉示每令修護永使聞知況國家懸爵待人惟賢是舉

稍聞俊父必令獎昇其有端士正人雄文大學官可以經綸王道

行可以規矩人倫者但當顯陳表章明具論薦名如得正工不棄

財所務絕彼佻人豈可滯諸賢者冊府元龜

登科記考

卷二十五

重

六月丁巳朔口疑據冊府元龜注知其人名疑疑是和疑奏貢院明法試律令十條

以識達義理問無疑滯者為通所貴懸科待士自勤講學之功為

官擇人終免曠遺之咎況當明代宜舉此科敕旨宜升明法一科

同開元禮選數赴舉之時委貢院別奏請會刑法試官依格例考

試舊五代史唐紀載于長興二年六月丁巳朔五代會要作二月

甲寅朔則六月當為丁巳朔會要作七月冊府元龜原注云

先是天成三年十一月權判大理寺蕭希甫上言曰臣聞禁暴亂

者莫先于刑律勤義禮者無切于詩書必自官刑律之科則世皆

義行則時自然無事今詩書之教則業必有官刑律之科則世皆

莫曉近者大理正宋昇請置律學生徒雖上聞未蒙申舉伏乞特

頒詔旨下付庠序令再設此科許其歲貢仍委諸州各薦送一兩

人就京習學候至業成便放出身兼許以卑官卻還本處則率土

按疑復奏請
向有奪文

七月敕朝臣相次敷陳請搜沈滯簪纓之內甚有美賢山澤之中

非無俊彥若令終老乃是遺才鄭雲叟頃自亂離久從隱逸近頒

特赦除授拾遺不來赴京自緣抱病非朝廷之不錄在遐邇以皆

知宜令諸道藩侯專切搜訪如有隱逸之士藝行可稱者當具奏

聞必宜量才任使冊府元龜新五代史鄭遨傳遨字雲叟滑州白馬人唐明宗祖廟諱遨故世行其字

前安州應城縣主簿王鼎前隨州唐縣主簿陳延毓同獻時務七

件敕旨投匭上章條流不阻合表進策理例無聞而況七件之中

有長有短兩人之內孰否孰臧方當選以公才未可混其言路王

登科記考

卷二十五

重

鼎陳延毓宜各試以策問兩道定其優劣兼白此應諸色人進策

每五道別試策問兩道十道已下試三道十道已上約此指揮比

較元進策條詞理可否當與等第處分仍令兩院分明榜示此後

止絕不得有同表進策所貴人知區別事無汎行庶堅激勸之誠

免誤疑偷之道冊府元龜

進士四人是年試鑄鼎象物賦見玉壺清話艾穎玉壺清話艾侍郎穎少年赴

關顧謂艾曰君此行登第必矣艾曰賤子家于鄉無師友加之汶

上少典籍今學疎寡聊觀場屋爾安敢俯拾耶儒者曰吾有書一

卷以授君宜少俟於此詰日奉納翌日果持至乃左傳第十卷也

謂艾曰此卷書不獨取富貴後四十年亦有人因此書登科甲然

歸祿俱不及君記之艾頗為異時亦諷誦果會李愚知舉試鑄鼎

象物賦事在卷中一揮而就愚愛之擢甲科後四十年當祥符五

年御前放進士亦試此題徐爽為狀元 按長 師均宋史師頌
興二年至祥符五年凡八十二年言四十年誤 師均傳父均後
唐長興二年進士 按 何仲舉 十國春秋本傳何仲舉營道人
師均即前年落下者 天咸中入洛會秦王從榮為河
南尹傾身下士仲舉與張抗江文蔚同游其門逾年遂登進士第
時公舉數百人獨以仲舉為擅場仲舉因獻奏王詩曰碧雲章句
裁離手紫府神仙盡點頭秦王大悅稱賞不已故一舉上第 按
從榮之拜河南尹薛史在天咸四年歐史在長興元年江文蔚等
同舉獨仲舉擅場蓋仲舉於二年
登第江文蔚等皆次年登第也

知貢舉 太常卿李愚 舊五代史本傳任團為宰相雅相欽重屢
引崔協以塞其請俄以本職權知貢舉改兵部侍郎充翰林承旨
合新舊五代史唐紀及新史李愚傳考之天咸二年四月愚自翰
林承旨守中書舍人為禮部侍郎天咸四年八月自禮部侍郎轉
兵部侍郎長興元年二月南郊後罷為太常卿長興二年三月自
太常卿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同光天成知舉之人皆可考疑張
文賢知舉後以愚代之其時為太常卿放榜後入相也舊史本傳

登科記考 卷二十五

誥

三年 壬辰

正月戊申詔曰貢舉之人辛勤頗甚每年隨計終日食貧須寬獎
勸之門俾釋鞵口之歎今後落第舉人所司已納家狀者次年便
付貢院就試並免再取文解兼下納文解之時不在拘以三旬但

十月內到者並與收受 舊五代史唐紀 冊
府元龜 五代會要

二月中書奏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敕旨教導之本經籍為
宗兵革已來庠序多廢縱能傳授罕克精研絲是豕亥有差魯魚
為弊苟一言致誤則大義全乖倘不討詳漸當紕繆宜令國學集

博士儒徒將西京石經本各以所業本經句度鈔寫注出子細勘
讀然後召僱能雕字匠人各隨部帙刻印板廣頒天下如諸色人
要寫經書並須依所印敕本不得更使雜本交錯所貴經書廣布
儒教大行 冊府
元龜

四月敕近以遍注石經雕刻印板委國學每經差專知業博士儒
徒五六人勘讀并注今更於朝官內別差五人充詳勘官太子賓
客馬縞太常丞陳觀祠部員外郎兼太常博士段容太常博士路
航屯田員外郎田敏等朕以正經事大不同諸書雖已委國學差
官勘注蓋緣文字極多尙恐偶有差誤馬縞已下皆是碩儒各專

登科記考 卷二十五

誥

經業更令詳勘貴必精研兼宜委國子監於諸色選人中召能書
人謹楷寫出續付匠人雕刻每五百紙與減一選所減等第優與
選轉官資 冊府元龜 按王明清揮塵餘話言其家有後唐印本
五經為太學博士李鈔所書後題長興二年或二年已
刊五經此年
更刊九經也

九月敕朕大啟四門無遺片善冀有智能之士來陳利害之言是
命濯量貴得酬獎須論條件以定等差應進策人等若是選人所
進策內一件可行與減兩選兩件減四選三件已上便依資與官
如無選可減及所欠選數則少可行事件則多據等級更優與處
分如是諸色舉人貢院自考試本業格式不在進策之限如有智

謀宏遠文藝優長或一言可以興邦一事可以濟國是為奇傑難

預品量待有獻投旋令擬議冊府元龜

十二月二十日禮部貢院奏准會要長壽二年七月十日左拾遺

劉承慶上疏曰伏見比年以來天下諸州所貢方物至元日皆陳

在御前惟貢人獨于朝堂列拜伏請貢人至元日列在方物之前

以備充廷之禮制曰可近年直至臨鑾院前赴應天門外朝見今

後請令舉人復赴正仗仍緣今歲已晚貢士未齊欲且據見到人

點引牒送四方館至元日請令通事舍人一員引押朝賀列在貢

物之前或以人數不少即請祇取諸科解頭一人就列其餘續到

登科記考 卷二十五

者侯齊日別令朝見如蒙允許當司即于都省點引習儀奉敕宜

准元敕處分餘宜依冊府元龜五代會要

進士八人 盧華狀元 江文蔚十國春秋江文蔚字君章建安人

驛巡官 偶傳江文蔚長興三年盧華榜下進士八人與張沆吳

承範殷鵬范禹偁為學士 按徐鉉江文蔚墓誌云文蔚之先濟

陽考城人誌言文蔚卒於保大十年年 張沆十國春秋何仲舉

五十二以是推之得第時年三十二 張沆十國春秋何仲舉

五代史之張沆也 舊五代史張沆字太元徐州人父 吳承範

嚴沆少力學攻詞賦登進士第秦王署為河南府巡官 吳承範

舊五代史本傳承範字表微魏州人少好學善屬文唐閔帝之鎮

鄴都也問其才名著為賓職承範懇求隨計閔帝許之長興三年

春擢進士 殷鵬舊五代史本傳鵬字大舉大名入弱冠擢進士

屈首受書他日必大貴由是從師苦學天成中登第始復本姓名
上州刺史啟曰昔年上第謀標張祿之名今日故園復作范睢之
齋 按此則登第時應作張諤

諸科八十一人 程宋歐陽修撰程元白墓誌後唐長興三年

按即宋程琳之祖父 公之皇考以神童舉官至太子贊善大夫

四年 癸巳

二月十六日知貢舉和凝奏今後舉人就試日請令皇城司公幹

人於省門前聽察叫呼稱屈及知貢舉有倖門者引付皇城司勘

問如是的實虛妄請嚴加科斷兼舉人挾帶文書入院請殿將來

舉數自一舉至三舉放榜後及第人看榜訖便綴行于五鳳樓前

登科記考 卷二十五

列行舞蹈謝恩訖赴國學謝先師然後於知貢舉官相識期集祇

候敕命兼過堂及過樞密院又舊例侵晨張榜訖知貢舉官及考

試官已下便出院蓋恐人榜下喧訴今年請放榜後知貢舉官並

考試官至晚出奉敕五鳳樓前非舉子謝恩之所宜令敕下後於

朝堂謝訖即赴國學其試舉人日宜令御史臺差入院司聽察放

榜日知貢舉官至晚出院此後亦為定制及第舉人過樞密院宜

不施行冊府元龜五代會要

是日禮部貢院奏新立條件一九經五經明經呈帖由之時試官

書通不後有不及格者唱落後請置筆硯將所納由分明御令自

看或是試官錯書通不當與改正如懷疑者便許請本經書面前
檢對如實是錯誤即更於帖由上書名而退一五科常年殿榜出
多稱屈塞今年並明書所對經書墨義云第幾道不第幾道粗第
幾道通任將本經書疏照證如考試官錯書不粗請別將狀陳訴
當再加考校如實錯誤妄陳文狀當行嚴斷一今年舉人有抱屈
落第者許將狀披訴于貢院當與重試如貢院不理即詣御史臺
論訴請自試舉人日令御史臺差人受舉人屈訴文狀并引本身
勘問所論事件或知貢舉官及考試官已下取受貨賂昇擢親情
屈塞藝能應副囑託及不依格去留一事有違請行朝典一懷挾

登科記考

卷二十五

寃

書策舊例禁止請自今年後入省門搜得文書者不計多少准例
扶出殿將來一舉上鋪後搜得文書者准例扶出殿將來兩舉一
遙口授人迴授試處及鈔義題帖書時諸般相救准例扶出請殿
將來三舉一自是藝業未精准格落下出外及見殿榜後羞見同
人妄扇屈聲擬為將來基址及別人帖對過場數多者便生誣玷
墜陷或羅織殿馬者並當收禁牒送御史臺請賜勘窮如知貢舉
官及考試官事涉徇私屈塞藝士請行朝典若虛妄者請痛行科
斷牒送本道重處色役仍不得入舉場同保人亦請連坐各殿
三舉奉敕宜依冊府元龜
五代會要

三月童子閭惟一等三十九人進狀伏見貢院榜童子祇放十人
乞念苦辛更加人數救旨都收二十人須是實苦辛者仍此後不
得援冊府
元龜

八月戊申冊尊號制曰山林草澤之人雖頻命搜羅而尙慮沈滯

委所在長吏切加採訪的有才氣藝行者具以名聞必議量才任
使冊府
元龜

十一月戊戌帝殂通鑑

十二月癸卯朔始發明宗喪宋王即皇帝位通鑑

進士二十四人 范質

宋史范質字文素大名宗城人父遇質長
四年舉進士 容齋四筆和凝以唐長

登科記考

卷二十五

早

與四年知貢舉取范質為第十三人蓋疑在梁貞明中及此疑故
以處質云 渾水燕談范質初舉進士時和凝知貢舉凝常以幸
輔自期登第之名第十三人及覽質文尤加賞歎即以第十三
名處之場屋間謂之傳衣鉢若禪宗之相付授也後質果繼凝登
相位 玉堂閒話引范質云質于癸巳年應舉考試果場自以孤
平初舉不敢決望成名然憂悶如醉晝夜于逆旅忽有所夢寐未
訖間有九經府之才相訪即驚起而坐具告以夢寐被人以朱筆
于頭上亂點已牽一胡孫如驢許大勝即以夢占之曰君將來必
捷乘是第三人矣因問其說即曰亂點頭者再三得也先者事分
明也胡孫大者為猿算法圖三徑一故知三數也及放榜即第十
三人 李瀚 玉堂閒話李瀚及第于和凝相榜下後與座主同任
也 開和相舊聞悉取圖書器玩留一詩于榻攜之盡去云座主登庸
歸鳳閣門生批史本傳文炳第附載此年 劉熙古 宋史本傳
申文炳 舊五代史中進士擢文炳第附載此年 劉熙古 宋史本傳
道宋州甯陵人唐左僕射仁軌十一世孫祖實進熙古避祖諱不
舉進士後唐長興中以三傳舉時翰林學士和凝掌貢舉熙古獻

春秋極論二篇演論三篇擬
甚加賞召與進士試擢第

諸科一人

知貢舉 主客郎中和凝 舊五代史本傳召入翰林充學士轉主客郎中充職兼權知貢舉貢院舊例放榜之日設棘于門及閉院門以防下第不逞者凝令撤棘放門是日寂無喧者所收多才名之士時議以為得人

後唐潞王

清泰元年 甲午

正月戊寅閔帝大赦改元應順 通鑑

四月癸酉太后下令廢少帝為鄂王甲戌太后令潞王即皇帝位

乙酉改元 通鑑

登科記考

卷二十五

望

九月壬子中書門下帖太常以長興三年敕諸科舉人常無薦送先令行鄉飲酒之禮凡預舉人例從鄉賦遂奏鹿鳴之什俾騰龍化之津雅音既動于笙簧厚禮復陳於筐筥行茲盛事克振儒風宜令復行鄉飲酒之禮太常草定儀注頒下諸州預前肄習解送舉人之時便此行禮其儀速具聞奏時李憚為太常文士淺放禮學唯博士段容據禮記賓主次第申初長興中宰臣李愚好古奏行此禮累年不暇至是愚復舉奏及觀禮官所定無緒禮直官孫知訓以為古禮無次序不可施行博士或言于愚曰梁朝時青州曾行一度遂令青州放舊簿書以聞 舊五代史唐紀冊府元龜

進士十七人

諸科一人

知貢舉 中書舍人盧導 舊五代史本傳導長興末為中書舍人赴闕唐閔帝奔于衛州權知貢舉明年春潞王自鳳翔擁大軍是此年為導知舉也

二年 乙未

七月御史中丞盧損言天成二年二月敕每年進士合有聞喜宴春闈宴并有司所出春闈牒用綾紙並官給臣等以舉人既成名第宴席所費屬私況國用未充枉有勞費請依舊制不賜詔曰春闈冬集綾紙聞喜闈宴所賜錢並仍舊官給餘從之 冊府元龜

登科記考

卷二十五

望

九月己酉禮部貢院奏奉長興二年二月敕進士引試早入晚出今請依舊例進士試雜文并點門入省經宿就試往例童子表薦不解送每年所放不過十人長興四年三月詔許放二十人應順元年正月詔許放十五人今請如最後敕人數長興元年詔進士九經五經明經五科童子外諸色科目並停緣舊有明算道舉今欲施行又奏長興二年正月敕每年落第舉人免取文解今後欲依元格諸科並再取解以十月十五日到省畢違限不收又奏天成四年敕諸色舉人入試前五日納試紙用中書省印訖付貢院院司緣五科所試場數極多旋印紙鑲宿內中書往來不便請祇

用當司印從之舊五代史唐紀 冊

其月舉人張洞而下以去年落第人各于鄉里取解以試期近來

往不及乞今年且徇舊例從之來年即勒本州取解冊府元龜

進士十四人 熊曠書錄解題 熊曠後唐清泰二年進士其 薛

居正宋史本傳 居正字子平開封浚儀人父仁謙居正清泰初舉

量踰年登第 曾鞏隆平集 劉載 宋史本傳 載字德與涿州范

薛居正清泰中登進士第 劉載 陽人唐盧龍節度濟之六世

孫父昭 宋太宗實錄 劉載後唐清泰

中舉進士及第解褐 祕書省校書郎

諸科一人 知貢舉 禮部尚書王權舊五代史本傳 權為尚書左丞禮部尚

登科記考 卷二十五 按舊史唐紀長興三年十二月以尚書左丞王權為禮部尚書清

泰二年五月以禮部尚書王權為戶部尚書是放榜後遷官也

三

登科記考卷二十六

大興徐松

後晉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

天福元年

丙中

五月明經崔昺等經中書訴宋州節度掌書記上封事貢舉人須依舊格取本州里文解者見附國子監諸生赴舉皆不取文解條

例異同詔曰凡布化條惟務均一苟公平之無爽即中外以適從

國子監每舉舉人皆自四方來集不詢解送何辨是非其附監舉

人並依去年八月一日敕須取本處文解如不及第者次年便許

監司解送若初投名未嘗令本處取解者初舉落第後監司勿更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六

一

收補其淮南江南黔蜀遠人即不拘此例監生禮部補令式在焉

冊府元龜

十一月丁酉契丹主命石敬瑭為大晉皇帝是日即皇帝位

通鑑

己亥改長興七年為天福元年制曰弓旌聘士巖穴徵賢式光振

鷲之班將起維駒之詠應山林草澤賢良方正隱逸之士委逐處

長吏切加採訪咸以名聞當議量才敘任

冊府元龜

閏十一月壬午敕曰應有懷才抱器隱遁山林方切務于旁求宜

遍行于搜訪委所在長吏備達朝旨具以名聞

冊府元龜

進士十三人 高頌 宋史文苑傳高頌字子奇開封雍邱人後唐

清泰中舉進士同輩給之曰何不從裴僕射

求知乎時裴瞻以左僕射致仕後進無至其門者頌性純樸信其
言以文贊于明年禮部侍郎馬允孫知貢舉乃瞻門下生也瞻
遂擢乙科 趙宏 十國春秋趙宏朔州漁陽人父王常客滄州依
之充子琦年十四玉負之以逃當是時燕趙義士以玉能存呂氏
之孤翕然稱之明宗時琦官職方員外郎知雜清泰中琦為給事
中端明殿學士玉已卒矣宏入洛舉 衛融 十國春秋衛融字明
進士琦薦于主司馬允孫擢甲科 調南樂主簿

知貢舉 禮部侍郎馬允孫

新五代史唐紀清泰三年三月丙午翰林學士禮部侍郎馬允孫為中書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知舉時為禮部侍郎矣

舊五代史本傳允孫初為河中從事赴闕宿于選店其地有上遷神祠夜夢

神見召待以優禮手授二筆其筆一大一小覺而異焉及為翰林

學士允孫以為為契鴻筆之兆旋知貢舉私自謂曰此二筆之應也

泊入中書上事堂吏奉二筆熟視大小如昔時夢中所授者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六

二

二年

酉

十月壬午詔選人試判兩道

舊五代史晉紀

進士十九人 崔頌

舊五代史王延傳清泰末為中書舍人權知與吏部尚書盧文紀不睦及延將入資院文紀謂延曰舍人以謹

重問于時所以去年老夫在相位時與諸相首以長者問奏用掌

文衡然貢閣取士頗多而目說者云越人善測生子方降乳母浮

之水上或駭然止之乳母曰其父善測子必無溺今若以名下取

士即此類也舍人當求實才以副公望延退而謂人曰盧公之言

蓋為崔頌也繼與其父不悅致意何至此耶來春以頌登甲科

上書拜官一人 張休

冊府元龜天福二年六月敕進策官前攝

推第義府遊心既堅拾芥之勤果契然新之志而能救斯時病來

貞封章覽其所陳甚為濟要旌諸憂國示以寵章王畿式解於禍

衣賦簿仍超於常品可將仕

郎守河南府伊陽縣主簿

知貢舉 中書舍人王延舊五代史本傳延字世美莫州長豐人
戊寅以中書舍人權知貢舉王延為御史中丞舊史晉紀五月

三年 戊戌

正月敕舉選之流辛苦備歷或則就書歲久或則守事年深小有
違礙格條例是不知式樣今則方求公器宜被皇恩所有選人等
宜各令所司除元駁放及落下事由外無違礙並與施行仍令所
司偏下諸道起今後文解差錯過在發解州府官吏冊府元龜

三月翰林學士戶部侍郎權知貢舉崔悅奏臣謬蒙眷渥叨掌文
衡實憂庸懦之材不副搜羅之旨敢不揣摩頑鈍絕杜阿私上則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六

三

顯陛下求賢次則使平人得路但以今年就舉比常歲倍多科目
之中兇豪甚眾每駁榜出後則時有喧張不自省循但言屈塞互
相朋扇各出言詞或云主司不公或云試官受賂實慮上達聖聽
微臣無以自明晝宵夜思臨深履薄今臣欲請令舉人落第之後
或不甘心任自投狀披陳卻請所試與疏義對證兼令其日一甲
同其校量若獨委試官恐未息詞理儻是實負抑屈則所司固難
追憲章如其妄有陳論則舉人乞痛加懲斷冀此際免虛遭謗議
亦將來可久遠施行儻蒙聖造允俞伏乞降敕處分從之舊五代史選舉

志 冊 府元龜

八月丙申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竇貞固奏臣伏觀先降御札令文
武百官各進封事臣聞舉善為公知人則哲聖君在位敷澤莫有

於隱倫昭代用才政理自無于紊亂求賢若渴從諫如流鄭所以
舉子皮魯所以譏文仲為國之要進賢是先庶遵理治之風宜舉
仁人之器宋史作陛下臣欲請降敕命指揮文武百僚每一
司之內共集議商權其一士奏薦述其人有某能改為某官某職

便請朝廷據奏薦任用若能符薦果謂當才即請量加獎賞宋史
奏之官望 或有乖共舉兼涉徇私亦請量加殿罰宋史作所奏之

所貴官繇德序位以才升三人同行尚聞擇善十目所視必不濫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六

四

知臣職在論思位參近侍每謝匪躬之節嘗慚濡翼之譏將贖貪
叨聊陳狂狷敢曰進賢受賞備有前文得士則昌斯為急務實貞
固名參國籍職在禁庭貢章疏以傾心請班行而薦士於可否之
際分賞罰之科無媿當仁無或曠職今後宜許文武百僚於摺紳
之內草澤之中知灼然有才器者列名以奏納其章疏記彼姓名
否臧盡達於予懷用舍免私于公議仍付所司冊府元龜 宋史
深嘉之命所 司著為令典

進士二十人 孔英冊府元龜晉高祖天福三年崔悅權知貢舉

素知其為人深惡之及稅將鑾院禮辭于維翰維翰性語簡止謂
稅曰孔英來也蓋慮稅誤放英故言其姓名以扼之也稅性純直

不復稟覆因默記之時英又自稱是宣尼之後每凌轢於方場悅
不得已遂放英登第榜出人皆喧笑維翰聞之舉手自揮其口者
數四蓋賈玘宋史賈黃中傳父玘字寶儀宋史本傳儀字可
悔言也仲實晉天福三年進士寶儀宋史本傳儀字可
祖遜祖思恭父馬鈞儀十五能屬文晉天福中舉進士按傳言
儀與弟儼俱儼相繼登科儼以天福六年及第四年五年停舉
則儀之登科當在是年俟考樂善錄寶再鈞年三十未獲嗣夜
夢祖父謂曰汝年過無子又壽不永當早脩陰德馬鈞唯諾家僕
盜用數百千錢懼事發遂遁道寫券繫女臂曰賣此女以償欠公
而嫁之僕感泣歸訴前罪公置不問由是圖公像日焚香以祝公
年又常入佛寺得遺銀二百兩金三十兩黎明復入院以伺失者
果一人涕泣而至公問其故曰為父犯大辟遍告諸親貸得此物
用贖父罪昨暮失去不復贖矣公驗實還之更有所贈又內外姻
姪有喪不能舉有女不能嫁者公一切周旋歲之所入除伏臘供
給外皆以周急家尚儉建書院四十間藏書萬卷延文行師儒有
志於學者聽其自至是以由公門而貴者前後接武公歷官至左
諫議大夫致仕義風家法實一時標準生五子並登第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六 五

知貢舉 戶部侍郎崔悅 舊五代史本傳天福初以戶部侍郎為
學士承旨命權知二年貢舉 舊史晉
絕天福三年五月戊寅以翰林學士
戶部侍郎知制誥崔悅為兵部侍郎

四年 亥 己
停舉 舊五代史晉紀天福三年六月詔貢舉宜權停
一年以員闕少而選人多常調有淹滯故也

五年 庚 子
三月戊寅詔及第舉人與主司選勝筵宴及中書舍人級鞋接見

舉人兼兵部禮部引人過堂之日幕次酒食會各悉宜廢之 舊五
代史

晉紀 冊
府元龜

四月禮部侍郎張允奏曰明君側席雖切旁求貢士觀光豈宜濫

進竊窺前代未設諸科始以明經俾昇高第自有九經五經之後
及三傳三禮已來孝廉之科遂因循而不廢搢紳之士亦緘默而
無言以至相承未能改作每歲明經一科少至五百已上多及一
千有餘舉人如是繁多試官豈能精當況此等多不究義惟攻帖
書文理既不甚通名第豈可妄與且常年登科者不少相次赴選
者甚多州縣之閒必無遺闕輦轂之下須有稽留怨嗟自此而興
謗讟因茲而起但今廣場大放諸科並存明經者悉包於九經五
經之中無出于三傳三禮之內若無釐革恐未便宜其明經一科
伏請停廢又奏國家懸科待士貴務搜揚實求才須除訛濫童
子每當就試止在念書背經則雖似精詳對卷則不能讀誦及名
成貢院身返故鄉但刻日以取官更無心而習業濫竊徭役虛占
官名其童子一科亦請停廢敕明經童子宏詞拔萃明算道舉百
篇等科並停 舊五代史選舉
冊府元龜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六 六

停舉 冊府元龜天福四年六月辛卯敕尚書禮部歷代懸科為時
取士任使貴期于稱職搜羅每慮于遺才其如銓司注官員
闕有限貢闈考策人數不常雖大朝務廣于選求而常調頗闕于
淹滯每候一闕或經累年遂令羈旅之人多起怨咨之論將令通
濟須識從權庶幾進取之流更勵專
勤之業其貢舉公事宜權停一年

六年 辛 丑
五月十五日敕明法一科今後宜令五選集合格注官日仍優與

五月十五日敕明法一科今後宜令五選集合格注官日仍優與

處分 冊府元龜
五代會要

八月壬辰如鄴都王寅大赦詔曰擢文武之才今之急務旌孝義

之行古有明文贊治道以克隆致人倫之式敘山林草澤內有文

才武藝為眾所推者委長吏切加搜訪具以名聞當議量才敘用

新五代史晉紀
冊府元龜

進士十一人 邊珣 宋太宗實錄珣字待價華州下邳人曾祖頡

省校 寶儼 宋史寶儼傳弟儼字望之幼能

諸科四十五人

知貢舉 禮部侍郎張允 舊五代史本傳允天福五年遷禮部侍郎

登科記考

允以天福五年三月由右散騎常侍為禮部侍郎至天福八年五月改御史中丞是六年七年八年皆係允知貢舉矣

七年 寅

五月敕應諸色進策人等皆抱材能方來投獻宜加明試俾盡感

謀起今後應進策條中書奏覆敕下其進策人委門下省試策三

道仍定上中下三等如是元進策內有施行者其所試策或上或

中者委門下省給與減選或出身優牒合格參選日其試策上者

委銓司超一資注擬其試策中者委銓司依資注擬如是所試策

或上或中元進策條並不施行所試策下元進策條內有施行者

其本官並仰量與恩賜發遣若或所試策下所進策條並不施行

便仰曉示發遣不得再有投進餘並准前後敕文處分 冊府元龜

六月乙丑帝殂是日齊王即皇帝位 通鑑

七月庚子大赦制曰山林逸士草澤遺賢將裨教化之風宜廣搜

羅之道應有懷才抱器隱遁邱園者委隨處長吏切加搜訪具以

名聞 冊府元龜

進士七人

知貢舉 禮部侍郎張允

後晉齊王

天福八年 癸卯

登科記考

國子監祭酒兼戶部侍郎田敏進印本五經書 舊五代史晉紀

進士七人 程羽 宋太宗實錄程羽字冲遠深州陸澤人少好學

穀縣 主簿

知貢舉 禮部侍郎張允

開運元年 甲辰

七月辛未朔大赦改元 通鑑

八月乙未詔曰明經童子之科前代所設蓋期取士良謂通規爰

自近年暫從停廢損益之機未見牢籠之義全虧將闡斯文宜依

舊貫庶臻至理用廣旁求其明經童子二科今後復置 舊五代史 晉紀 冊

府元

閏十二月工部尚書權知貢舉竇貞固奏進士考試雜文及與諸科舉人人策歷代已來皆以三條燭盡為限長興三年改令書試伏以懸科取士有國常規沿革之道雖殊公共之情難失若使就

試兩廊之下揮毫短景之中視矧刻而惟畏稽遲演詞藻而難求妍麗未見觀光之美但同欵答之由既非師古之規恐失取人之道今欲考試之時准舊例以三條燭為限其進士并諸色舉貢人

等有懷藏書冊入院者舊例扶出不令就試近年以來雖見懷藏多是容縱今欲振舉弛素明辨臧否冀在必行庶為定式勅禮部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六

九

貢院自前考試進士皆以三條燭為限并諸色舉人等有懷藏書冊不令就試宜並准舊施行冊府元龜 按冊府元龜載竇貞固奏於十一月載敕于十二月今從舊

五代史

進士十三人

孟賓于

唐才子傳孟賓于字國儀連州人晉天福九年禮部侍郎符蒙知貢於簾下投詩云

那堪雨後更聞蟬溪隔重湖路七千憶得故園楊柳岸全家送上渡頭船蒙得詩以為相見之晚遂擢第時已收六舉矣與詩人李昉同年 郡閣雅談賓于上攻華山神有如一一年乞一玦凡六擲得大吉後六舉及第 王禹偁孟水部詩集序水部諱賓于生於連州其先太原人故其詩云吾祖并州隔萬山吾家多難詢柳連幼擅詩名吟詠忘倦後唐長興末渡江赴舉岐帥李泰王贇館下門下晉相和魯公凝禮部王尚書易簡翰林承旨李學士慎儀刑部李侍郎詳咸推薦之由是詩名藉甚游舉場十年故有十載戀明主之什凡八章五上登第故詩云兩京遊寺曾題榜五舉逢知始看花晉天福甲辰歲禮部符侍郎蒙門人也 按證以五舉逢

知句則言六舉者誤賓于子唐入 李昉 記纂淵海引江南野史宋為黃州司馬亦見王禹偁序 孟賓于與李昉同擢第後昉寄賓于詩曰初攜劍別湘潭金榜標名第十三昔日聲名喧洛下只今詩句滿江南 按才子傳言詩人李昉疑與漢乾祐元年登第者是二人十國春秋以為即宋翰林學士李昉恐誤

諸科五十六人

知貢舉 禮部侍郎符蒙

按舊五代史本紀天福八年五月以中書舍人吳承範為禮部侍郎六月禮部侍郎吳承範卒吳承範傳云少帝嗣位遷禮部侍郎知貢舉尋遭疾而卒是先以吳承範知舉承範卒故以符蒙代之

二年 巳

進士十五人

寇湘

狀元見玉芝堂談薈 孫休寇準碑父湘博古嗜學有文章名晉開運中登甲科冠多士

後應辟為魏王記室終焉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六

十

諸科八十八人

知貢舉 工部尚書賈貞固

三年 午

十二月契丹滅晉

新五代史晉紀

進士二十人

諸科九十二人

賈黃中

宋太宗實錄賈黃中字媯民滄州南皮人唐相魏國公耽之四代孫父玘嚴毅善教子每士大夫家有子弟好學必持刺脩詞孜孜誨誘之黃中幼聰悟日誦書千言漢乾祐初舉童子登科年始六歲 宋史本傳黃中方五歲玘每旦令正立展書卷比之謂之等身書課其誦讀六歲舉童子科 玉壺清話黃中舉童子狀頭及第李文正昉以詩贈之曰七歲神童古所難買家門戶有衣冠七人科第排頭上五部經書誦舌端見勝不知名字貴登筵未識管絃歡從茲穩

善教子每士大夫家有子弟好學必持刺脩詞孜孜誨誘之黃中幼聰悟日誦書千言漢乾祐初舉童子登科年始六歲 宋史本傳黃中方五歲玘每旦令正立展書卷比之謂之等身書課其誦讀六歲舉童子科 玉壺清話黃中舉童子狀頭及第李文正昉以詩贈之曰七歲神童古所難買家門戶有衣冠七人科第排頭上五部經書誦舌端見勝不知名字貴登筵未識管絃歡從茲穩

上青背去萬里誰能測羽翰 按書錄解題邵氏聞見前錄玉壺清話俱作七歲今從實錄本傳黃中以宋至道二年卒年五十六是年六歲

知貢舉 工部尚書王松 舊五代史晉紀天福二年八月以工部尚書王松權知貢舉

後漢高祖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

天福十二年 未丁

二月辛未劉知遠即皇帝位自言未忍改晉又惡開運之名乃更

稱天福十二年 通鑑

六月戊辰改國號曰漢 通鑑

進士二十五人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六

十一

諸科一百五十五人

知貢舉 尚書左丞張昭 冊府元龜張昭初仕晉為左丞少帝開運三年命知貢舉來歲屬契丹犯闕而

諸侯受賂請託甚峻昭未嘗搖動但務公平時皆服其鎮靜得鉅儒之體

乾祐元年 戊申

正月乙卯大赦改元制曰朕昔在藩邸頗熟臣寮文武之才嘗備

觀其梗概方圓之用宜更察于精微俾取質于眾多庶無遺于俊

造應文武常參官仰准唐建中年故事上任後三日表舉一人自

代徵聘邱園免遺邦彥恢張名教俾厚人倫應有蘊蓄器能精通

理道文理該博武略縱橫而退道於家高尚其事者委所在訪尋

當俟徵用 通鑑 冊府元龜

丁丑帝殂於萬歲殿 通鑑

二月辛巳朔周王即皇帝位 通鑑

癸巳大赦制曰任賢勿二得士者昌仰稽聖謨敷求時彥訪諸賢

道庶無遺才天下有賢良方正文才武略不求進達處于沈滯者

仰所在搜訪以聞名實相符當加擢任 冊府元龜

四月 舊五代史漢紀 國子監上言在監雕印板九經內只周禮儀

禮公羊穀梁四經未有印板今欲集學官校勘四經文字雕造印

板從之 冊府元龜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六

十一

進士二十三人

王溥 狀元 宋史王溥字齊物并州祁人父祚

代史乾祐元年戶部侍郎王仁裕放王溥狀元及第溥不數年拜相仁裕時為太子少保以詩賀曰一戰文場拔趙旗便調金鼎佐

無為白麻驟降恩何極黃髮初聞喜可知致救案前人到少築沙

隄上馬歸遲押班長得遙相見親狎爭如未貴時溥依韻和曰擢

毫文陣偶奉旌待詔金華亦強為白社幸當宗伯選赤心旋遇聖

人知九霄得路榮雖極三接承恩出每遲職在台司多少暇親師

不及舞雩時 石林詩話王仁裕取王溥為狀元溥時年二十六

後六年拜相 容齋三筆載王溥自問詩序云子年二十有五舉

進士 李昉 宋史本傳昉字明遠深州饒陽人漢乾祐舉進士為

甲科 李昉 宋史本傳昉字明遠深州饒陽人漢乾祐舉進士為

十三皆一時名公卿李昉王溥為冠 按三十三人是二十三人

之說 曾鞏隆平集李昉父起仕至集賢學士昉以門蔭補齋郎

美亦有答同年李昉見贈次韻詩曰詞場幾度讓長鞭又向清朝
買九遷品秩雖然殊此日歲寒終不改當年馳名早已超三院侍
直仍折步八磚今日相逢 李暉 十國春秋李暉字孟深汴州陽
翻自愧開吟對酒倍潯然 武人乾祐初第進士與王溥李
昉同 寶侃 宋史寶侃儀傳弟侃 許仲宣 宋史本傳仲宣字希繁
年 第時年十八以高化元年六十一推之及第在上
士第時年十八以高化元年六十一推之及第在上
年丁未然傳明言乾祐故載此年則時年為十九矣

諸科一百七十九人 按進士與諸科共二百二人王仁裕詩
知貢舉 戶部侍郎王仁裕 新五代史王仁裕傳仁裕字德範大
文章知名又嘗知貢舉仁裕門生王溥疑門生范質皆至宰相時
稱其得人 王仁裕與諸門生春日會飲繁臺賦詩曰柳陰如霧
絮成堆又引門生飲古臺景即隨風而去芳樽宜命管絃開謾
誇列鼎鳴鐘貴甯免朝烏夜兔催爛醉也須詩一首不能空放馬
頭回又示諸門生詩曰二百一十四門生春風初長羽毛成擲金
換得天邊桂鑿壁偷將榜上名何幸不才逢聖世偶將陳網罩羣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六 三

英衰翁漸老兒孫小 異日知誰略有情
後漢隱皇帝 乾祐二年 己酉

刑部侍郎邊歸讓上言臣竊見每年貢舉人數甚眾動應五舉六
舉多至二千三千既事業不精即人文何取請敕三京鄴都就道
州府長官合發諸色貢舉人文解者並須精加考校事業精研即
得解送不得濫有舉送冀塞濫進之門開與能之路救從之其間
條奏未盡處下貢院錄天福五年四月二十七日敕文告諭天下
依元敕條件施行如有故違其隨處考試官員當准敕條處分册

進士十九人 寶侃 宋史寶侃儀傳弟侃字日 鞠恂 王禹偁鞠
諱與今上御名同字可久祖直登州黃縣令父慶孫申州團練判
官公即申州次子幼聰悟善屬文漢乾祐中一上登進士第年二
十一榜中推為探花先輩解稱祿書省校書郎宋史文苑傳正鞠
常以避諱改也祖直傳作祖貞傳云常密州高密人漢乾祐二年
擢進士第裁二十一常應舉時著四時成歲萬餘言又為春蘭賦
頗存寄託 按墓誌言返開寶七年卒年四十七以是推之則得
第時年 趙逢 宋史本傳逢字常夫媯州懷戎人父崇逢舉進士
二十一 授祕書郎 劉蟠 宋史本傳蟠字士龍濱州渤海人漢
諸科八十人 乾祐二年舉進士解褐益都主簿

知貢舉 禮部侍郎司徒詡 舊五代史本傳詡字德普清河人
不第漢初除禮部侍郎凡三主貢舉按本紀乾祐元年二月詡自
工部侍郎為禮部侍郎周廣順元年改刑部侍郎是乾祐二年三
年及廣順元年皆詡 知舉 按詡一作翊

兵部侍郎盧賈上言臣讀唐史見群登上疏云古之取士實異于
今先觀名行之原考其鄉曲之譽崇禮讓以厲己取名節以標言
以敦樸為尤最以雕文為後科故人從禮讓之風士去輕浮之行
希進者必脩貞確不拔之操行難進易退之規臣因覽前書視茲
舊事望于聖代復用此言則有才者皆務造脩無行者不宜推擇
從之册府 元龜

三年庚戌

十一月郭威反乙酉帝為亂兵所弑初五代史漢紀通鑑

進士十七人 王朴狀元見王芝堂談薈 舊五代史本傳朴字文伯東平人父序朴幼警慧好學善屬文漢

乾祐中擢進士第解褐授校書郎依樞密使楊邠館于邠第是時漢室凌亂大臣交惡朴度其必危因乞告東都未幾李業等作亂按史宏肇與蘇逢吉不協及李業作亂皆此年事是朴于此年及第王禹偁懷賢詩王樞密朴云文學中甲科風雲參霸府明經科 侯陟宋史本傳陟淄州長山人漢末舉明經

諸科八十四人

知貢舉 禮部侍郎司徒詡冊府元龜漢司徒詡為禮部侍郎乾祐三年上言開獻書之路

後周太祖聖神恭肅文孝皇帝

廣順元年 亥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六

正月丁卯皇帝即位大赦改元制曰山林草澤之間懷才抱器之士切在搜訪免致遺賢新五代史周紀冊府元龜

六月差翰林學士魚崇諒就樞密院引試進策人考定昇降聞奏

冊府元龜

進士十三人 寶僖宋史寶僖傳弟德周廣順初及第隆平集以寶僖為周廣順初登第宋史蓋以

傳與僖 互說

諸科八十七人

知貢舉 禮部侍郎司徒詡

三年 王

子

二月禮部侍郎趙上交奏貢院諸科今欲不試泛義口義共十五道改試墨義共十一道五代會要從之冊府元龜 五代會要作十道 宋史趙上交傳會將試貢士上交申明條制頗為精密始復糊名考校

十一月丙子詔曰古者立封樹之制定喪葬之期著在典經是為名教泊乎世俗衰薄風化陵遲親歿而多闕送終身終而便為無

主或羈束于仕宦或拘忌于陰陽旅櫬不歸遺骸何託但以先王垂訓孝子因心非以厚葬為賢只有稱家為禮掃地而祭尙可以告虔負土成墳所貴乎盡力宜頒條令用警因循庶使九原絕抱

恨之魂千古無不歸之骨應內外文武官僚幕職州縣官舉選人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六 十六

等今後有父母祖父母亡歿未經遷葬其主家之長不得輒求仕

進所由司亦不得申舉解送如是卑幼在下者不在此限其台赴舉選者或是葬事禮畢或是卑幼在下勒于所納家狀內具言不

得罔冒宜令御史臺及逐處長吏本司長官所由司覺察申舉其

中有兵戈阻滯或是朝廷特恩除拜起復追徵及內外管軍職員皆以金革從事並不拘此例舊五代史周紀冊府元龜

進士十三人 冠載新五代史本傳載字仲熙北燕人也廣順初舉進士高第 舊五代史本傳少好學善屬文賦頌碑贊尤其所長廣順初隨計于禮部文價為一時之最是歲高等 按宋史言載甲科疑為此年狀元 梁周翰宋史文苑傳梁周翰字元褒鄭州管城人父 董滔宋史趙上交彥溫周翰周廣順二年舉進士授虞城主簿 董滔傳擢扈載甲

科及取梁周翰輩
清之流時稱得士
鞠愉王禹偁恒墓誌恒同母弟愉門廣順
口以女妻之生于日孟容季昌宋
史文苑傳陶常弟愉與常齊名
諸科六十六人

知貢舉 禮部侍郎趙上交
宋史本傳廣順初拜禮部侍郎蓋是年以戶部侍郎知舉轉戶部侍郎明年以戶部侍郎知舉也

三年 癸丑

正月丁卯戶部侍郎權知貢舉趙上交奏九經舉人元帖經一百二十帖墨義三十道臣今欲罷帖經於諸經對墨義一百五十道五經元帖經八十帖墨義二十道今欲罷帖經令對墨義一百道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六

七

明經元帖書五十帖今欲罷帖書令對義五十道明法元帖律令各十帖一作各十五帖義二十道今欲罷帖律令對義六十道學究元帖書二十道對義二十道今欲罷元帖書對義五十道三禮元對墨義九十道三傳元對墨義一百一十道今欲三禮于周禮儀禮各添義二十道三傳於公羊穀梁傳各添義二十道開元禮三史元對墨義二百道今欲各添義五十道進士元試詩賦各一首帖書二十帖對義五道今欲罷帖經義別試雜文二首試策一道童子元念書二十四道今欲添念書通前五十道念及三十道者放及第從之冊府元龜 五代命要 舊五代史周紀作趙上交奏諸科舉人欲等第各加半義場數進士除詩賦外別試雜文一場

從之蓋即樂括此文也

是月契丹降人偽授儒州晉山簿李著鄭縣簿王裔泰州司法劉裴等著賜比明經出身裔裴比學究出身冊府元龜

五月敕進策獻書人宜令翰林學士申文炳如樞密院引試定優劣聞奏冊府元龜

六月尚書左丞兼判國子監事田敏獻印板書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各二部一百三十策奏曰臣等自長興二年校勘雕印九經書籍經注繁多年代殊貌傳寫紕繆漸失根源臣守官膠庠職司校定旁求援據上備雕鐫幸遇聖朝克終盛事播文德於有截傳世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六

八

教以無窮謹具陳進先是後唐宰相馮道李愚重經學因言漢時崇儒有二字石經按三字石經誤當作一字石經唐朝亦于國學刊刻今朝廷日不暇給無能別有刊立嘗見吳蜀之人鬻印板文字色類絕多終不及經典如經典校定雕摹流行深益於文教矣乃奏聞敕下儒官田敏等考校經注敏於經注長于詩傳孜孜刊正援引證據為篇卷先經奏定而後雕刻乃分政事堂厨錢及諸司公用錢又納及第舉人禮錢以給工人冊府元龜 按通鑑是年六月云初唐明宗之世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刊國子監印板校正九經刻板印賣朝廷從之丁巳版成獻之胡三省注曰雕印九經始二百七十七卷明宗長興三年至是而成凡涉二十八年松按舊五代史本紀謂晉少帝天福八年田敏進印本五經又于乾祐元年雕造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四經是九經

雕印已有成書此年所進但五經文字九經字樣蓋以石經有此
二書故亦雕板通鑑以為九經成于此年似考之不審胡氏注亦
誤

九月舊五代史周紀五翰林學士承旨刑部侍郎知制誥權知貢
舉徐台符奏貢舉之司條貫之道有沿革或否或臧蓋趣向之

不同致施行之有異今欲酌其近例按彼舊規參而用之從其可
者謹條如右九經元格帖經一百二十帖對墨義汎義口義其六

十道策五道去年知舉趙上交起請罷帖書汎義口義都對墨義
一百五十道臣今請去汎義口義都對墨義六十道其帖書對策

依元格五經元格帖書八十帖對墨義二十道臣今請對墨義十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六

元

五道其帖書對策依元格按此處脫明法元格帖律令一十帖一作

律令各十五帖對律令墨義二十道策試十條去年罷帖對墨義六十道

策試如舊臣今請並依元格學究元格念書對墨義各二十道策

五道去年罷念書都對墨義五十道今請依去年起請三禮元格

對墨義九十道去年添四十道臣今請並依元格二傳元格對墨

義一百一十道去年添四十道臣今請並依元格開元禮三史元

格各對墨義三百道策五道去年加對五十道臣今請並依元格

進士試雜文詩賦帖經二十帖對墨義五道去年罷帖經對義別

言雜文一首臣今請依起請別試雜文其帖書對義請依元格重

子元格念書二十四道起請添念書都五十道及三十通者放臣

請依起請敕國家開仕進之路設儒學之科校業掄才登賢舉俊

其或藝能素淺履行無聞來造科場要求僥倖及當試落便起怨

嗟謗議沸騰是非蜂起至有偽造制敕之語扇惑僭流巧為誣毀

之言隱藏名姓以茲取士得非薄徒宜立憲章以示澄汰其禮部

貢院條奏宜依仍於引試之時精詳考校逐場去留無藝者雖應

年深不得僥僭場數若有藝者雖當黜落並許訴陳祇不得于街

市省門故為喧競及投無名文字訕毀主司如有故違必行嚴斷

本司鑰宿後御史臺開封府所差守當人專切覺察其有不自苦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六

辛

辛祇憑勢援潛求薦託俯拾科名致使孤寒滯于進取起今後主

司不得受薦託書題如有書題密具姓名聞奏其舉人不得就試

今後舉人須取本鄉貫文解若鄉貫阻隔祇許兩京給解冊府元龜

十一月乙卯命翰林學士竇儼試進策官曹巨源鄧杲李曉等於

禁中策曰王者以禮御人倫以樂和天地以兵柔萬國以刑齊兆

民四者何先殊塗同治或因或革各適所宜故五帝殊時不相襲

禮三王異世不相沿樂兵有務戰不戰之異刑有輕次重大之差

歷朝張弛繁不具引自唐祖混一函夏太宗嗣成聖功言其禮則

三正有常言其樂則七宗有秩兵息而臣道成順刑措而民按下文治

猶作理則民心不渝五帝三王不足尚也越自天寶之後國經混

然禮樂湮墜而眾不知兵刑煩擾而下不畏朱梁晉漢皆用因仍

洎我朝開創以來力務興振然薰歛燼滅歷年滋多焦思勞神觀

效未善予欲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仁臣忠夫義婦聽聲明文物

無其缺祝嘏辭說必有序萬儀咸秩百神受職家肥國肥知禮之

尊也當用何理副茲虛懷予欲六律六品七政九變金石絲竹之

器羽旄干戚之容歌其政舞其德與夫文音武坐比崇昔時天和

地平知樂之崇也子當深辨其理為時陳之子欲混同天下親征

未服手振金鼓跋履山川如商高宗之伐鬼方若魏武帝之登柳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六 三

塞則六師所至供億無窮眾與民勞自古皆慎若但任偏將屯于

邊鄙縱兵時入茹食居人交戶塞路暴骨盈野終歲如是得無憫

然何以令佳兵不具彼魁革面王塗無所比隔方貢自來駿奔更

思爾謀以達明略予欲斧鉞不用刀鋸不興桎梏朽蠹無所設施

無城春鬼薪之役無三居五宅之流畫衣冠而人不犯虛囹圄而

人不入無刑之理何以致諸子大夫博議洽聞窮微視奧提筆既

于于奇過撞鐘必應於嘉音抱屈將伸直言勿隱既而以所對之

詞上進乃授巨源及臬簿掾賜嶢進士出身册府元龜

進士十人 雷德驥宋史本傳德驥字善行同州郃陽人周廣順三年舉進士解褐磁州軍事判官

內落下二人 李觀見册府元龜 侯璨見册府元龜

諸科八十三人

賜出身一人 李嶢見册府元龜 按李嶢與嶢言所載章甫增李嶢及第者別是一人

知貢舉 戶部侍郎趙上交舊五代史周紀廣順三年二月癸酉

詹事是歲新進士中有李觀者不當策名物議譴然中書門下以

觀所試詩賦失韻勾落姓名故上交移官 又王峻傳廣順三年

戶部侍郎趙上交權知貢舉上交嘗語峻言及一童子上交不

達其旨榜出之日童子不第峻銜之及貢院申中書門下取日過

堂峻知印判定過日及上交引新及第人至中書峻在政事堂厲

聲曰今歲選士不公當須覆試諸相曰但緣已行指揮行過臨事

不欲改移況未救下覆試非晚峻愈怒責上交聲聞于外少頃

令引過及罷上交詣本廳謝峻峻又延之飲酌從容翌日峻奏上

交知舉不公請致之于法太祖領之而已 宋史趙上交傳轉戶

部侍郎再知舉謗議紛然時樞密使王峻用事常薦童子上交拒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六 三

之峻怒奏上交選士失實賤商州司馬朝讓以為太重峻駁乃

止但坐所取士李觀侯璨賦落韻改太子詹事顯德初 賓客二

年拜吏部侍郎多請告不朝時出游別墅世宗因問陶穀曰上交

豈衰老乎穀對曰上交昔掌貢舉放鬻市家子李觀及第受所獻

名園多植花卉優游 自適世宗怒免其官

顯德元年 寅 正月丙子朔大赦改元制曰山林隱逸草澤才能所屬長吏搜訪

具以名聞册府元龜 通鑑 壬辰帝殂於滋德殿丙申晉王即皇帝位通鑑 三月辛巳大赦制曰應有懷才抱器出眾超羣或養素于衡門或

屈迹于末位孤寒難進志業何伸咸用搜羅待以爵秩諸隱道不

仕及卑官下仕中有文武幹略灼見可稱者所在具名以聞新五代史

周紀 冊

十一月敕國子監所解送廣順三年已前監生人數宜令禮部貢

院收納文解其今手內新收補監生祇仰落下今後須是監中受

業方得准令式收補解送冊府元龜按原注云先是國學收補

甸州府不得解者即投監請補送省率以為常是歲主文者知其

弊因取監司所送學生七十四人狀事詳之例不合于令式悉不

收試由是移刺紛紜更相援引監司舉奏束脩之條以塞其議

貢院告于執政因達于上聽故降是命議者非成均而是禮閣

進士二十八人 李穆宋史本傳穆字孟雍開封府陽武人父咸秩

李穆幼沈謹溫厚好學開酸東王昭素先生善易往師之昭素喜

其開敏謂人曰觀李生才能氣度他日必為卿相昭素先時著易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六

論三十三篇祕不傳人至是盡以授穆穆山是知名舉進士翰林

學士徐台符知貢舉擢之上第宋太宗即位屢遷至中書舍人宰

相盧多遜得罪穆坐與之同年 盧多遜宋史本傳多遜懷州河

登進士第降授同封員外郎 趙亨宋史趙安仁傳父亨字大信周

集賢校理 趙亨顯德初舉進士調補開封尉 韓洵宋史文

溥京兆長安人唐相休之裔孫少 朱遵式王禹偁臨祭御史朱

後破善屬文周顯德初舉進士 朱遵式遵式慕誌遵式字成

則祁州無極人曾祖儼祖公政皆隱德不仕考思瓊贈大理司直

公即同直第二子幼而聰悟始能言即好誦書將舉神童內艱而

罷服闋業文不捨晝夜二十四應進士凡四上為權勢所抑周顯

德初翰林承旨兵部侍郎徐公典貢舉衰技寒俊精嚴藝實公始

成名按墓誌言遵式卒于太平興國

三年年五十五則得第時三十一歲

明經科 喬維岳宋史本傳維岳字伯周陳州南頓人

諸科一百二十一入

知貢舉 刑部侍郎徐台符冊府元龜五代史選舉志作兵部侍郎今從

傳為禮部侍郎時禮部侍郎于貢部或掌或否光範拜官將及秋

試乃言于執政曰單門偶進何言名第若他曹公事光範不敢解

若處文衡校閱名賢品藻優劣非下走所能執政曰公言未為翰

林樞密直學士勿過事也及期光範辭疾不出乃以翰林學士承

旨徐台符掌之

後周世宗睿武孝文皇帝

顯德二年乙卯

二月中書奏國子監祭酒尹... 佳敕校勘經典釋文三十卷

雕造印板伏以陸氏釋文唐初撰集綿歷歲月傳寫失真非多聞

博識之人通幽洞微之士重其商榷必致乖訛况今朝廷富有鴻

碩如兵部尚書張昭太常卿田敏皆文儒之領袖也或家藏萬卷

或手校六經實後學之宗師為當今之雄尚伏乞口察以事繼垂

教情非屬私時賜敷敷俾同離校救日經典之來訓釋為重須資

鴻博其正疑訛庶使文字精研免至傳習眩惑其經典釋文已經

本監官員校勘外宜差兵部尚書張昭太常卿田敏詳校冊府

三月壬辰敕尚書禮部貢院奏今年新及第進士李覃殿說何曠

武允成王汾閻邱舜卿楊微之任惟吉趙鄰幾周度張慎微王翥

馬文劉選程浩然李震等一十六人所試詩賦文論策文等國家

設貢舉之司求英俊之士務詢文行方中科名比聞近年以來多

有濫進或以年勞而得第或因媒勢以出身今歲所放舉人試令
看詳果見紕繆須至去留其李賈何曦楊徽之趙鄰幾等四人宜
放令及第其嚴說武允成王汾閻邱舜卿任惟吉周度張慎微王
翥馬文劉選程浩然李震等一十二人藝學未精並宜勾落且令
苦學以俟再來禮部侍郎劉温叟失于選士頗屬因循據其過尤
合行譴謫尙示寬恕特與矜容劉温叟放罪其將來貢舉公事仍
令所司別具條理聞奏

舊五代史周紀一冊
府元龜五代會要

五月丙申翰林學士尙書禮部侍郎知貢舉竇儀上言伏以朝廷
設科比來取藝州府貢士祇合薦能爰因近年頗隨舊制其舉子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六

差

之弊也多是緩謀習業便切干名周儀未詳赴三禮之舉公穀不
究應三傳之科經學則偏試帖由進士則鮮通經義取解之處講
張妄說于辛勤到京之時奔競惟求于薦託其舉送之弊也多是
明知荒淺其委兇竊新差考試之官利其情禮之物雖所取無幾
實啟倖非輕凡對問題任從同議謾鑿通而鑿否了無去以無留
惟徇人情僅同兒戲致令至時就試不下三千每歲登科罕踰一
百假使無添而漸放約須畢世而方周乃知難其舉則至公而有
益於人易其來則小惠而無實于事有益者知濫進不得必致精
勤無實者欲多放無能虛令來往且明經所業包在諸科近聞應

者漸多其研精者益少又今之童子比號神童既幼稚之年稟神
異之性語言辨慧精采英奇出于自然有則可舉竊聞近日實異
於斯抑嬉戲之心教念誦之語斷其日月委以師資限隔而游思
不容扑扶而痛楚多及孩童之意本未有知父母之情恐或不忍
而復省試之際歲數難知或念誦分明則年貌稍過或年貌適中
則念誦未精及有司之去留多家人之訴訟伏况晉朝之日罷此
三科年代非遙救又見在今宜釐革別傳進僧臣謬以非才獲承
此任本重難而為最復遺闕以相仍虔奉敕文重令條奏或從長
而仍舊亦因弊以改為上副聖情廣遵公道除依舊格敷施行外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六

差

其明經童子請卻依晉天福五年敕停罷任改就別科赴舉其進
士請今後省卷限納五卷宋史作五軸已上於中須有詩賦論各一卷
餘外雜文詞篇並許同納祇不得有神道碑誌文之類其帖經對
義並須實考通三已上為合格將來御復盡試候考試終場其不
及第人以文藝優劣定為五等取文字乖舛詞理紕繆最甚者為
第五等殿五舉其次者為第四等殿三舉以次稍優者為第二第
二第一等並許次年赴舉三禮請今後解試省試第一場禮記第
二場周禮第三場儀禮三傳第一場左氏第二場公羊第三場穀
梁並終而復始學究請今後周易尙書併為一科每經對墨義三

十道仍問經考試毛詩依舊為一科對墨義六十道及第後請並減為上選宋史作七選集諸科舉人所對策問或不應問目詞理乖錯

者並當駁落其諸科舉人請第一場十否者殿五舉第二場三場十否者殿三舉其三場內有九否者並殿一舉其進士及諸科所

殿舉數並于所試卷子朱書封送中書門下請行指揮及罪發解試官監官等其諸科舉人若合解不解不合解而解者監試官

為首罪勒停見任舉送長官聞奏取裁監官試官如受取解人情禮財物請今後並准枉法贓論又進士以德行為基文章為業苟

客欺詐何稱科名近年場中多有詐偽託他人之述作竊自己之登和記考

聲光用此面欺將為身計宜加條約以誠輕浮今後如有倩人述作文字應舉者許人告言送本處色役永不得仕進又竊覽唐書

見穆宗朝禮部侍郎王起奏所試貢舉人試訖申送中書候覆訖下當司然後大字放榜是時從之臣欲請將來考試及第進士先

其姓名雜文申送中書覆訖下當司與諸科一齊放榜詔並從之唯進士并諸科舉人放榜一依舊施行舊五代史周紀 冊府

二年權知貢舉盧多遜言請準周顯德二年收諸州解發進士差本判官考試如本判官不曉文章即于諸從事內選差所試並得

合格式可解送諸科差錄事參軍考試如錄事參軍不通經義即於州縣官內掄選本判官監試如有違口相授傳本與入者即時遣出不在試限紙先令長官印書至時給付凡帖經對義並須監官對面同定通逐逐場去留合格者即得解送仍解狀內開說當

州府元若千人請解若千人不及格落第訖若千人合格見解其合中送所試文字並須逐件朱書通否下試官監官仍親書名若合解不解不合解而解者監試官試官為首罪並停現任舉送長官聞奏取裁諸科舉人第一場十否者殿五舉第二場三場十否者殿三舉其三場內有九否者殿一舉其所殿舉數于試卷上朱書封送中書門下云云蓋即因實儀之奏下此救薛史及冊府元錄于此

進士十六人 李章 見冊府元 何曠 見冊府元 楊徽之 見冊府元 本傳徵之祖部父登 宋楊億集楊徽之行狀建州浦城縣乾封 鄉長樂里楊徽之字仲猷時李氏建國奄有淮肥費幣不通邊關 甚急公不居一國有志四方思樹勳于中原恥懷安于故土杖策 徑去潛伏開行事來上都忽于逆旅適及秋賦假籍河南首冠 書時譽愈出時翰林學士賈公儀樞密直學士王公朴皆負公望 為一代龍門公徧投以文寶公伺履相迎王公置書為謝待以奇 士名動一時明年禮部侍郎劉公溫叟實掌文衡擢于殊等同時 登第者凡十有六人周世宗命近官再加考覆唯公及李章何

登和記考 卷二十六 曠趙鄉幾得預其選 真德秀楊文莊公書堂記按公名徽之字 仲猷前冠通經尤刻意于詩得騷人之趣時李氏王江表公恥 官偽廷杖策走中原以顯德三年 趙鄉幾 見冊府元 宋史文 州進士高第入文館升諫垣 州須城人周顯德二年舉 進士解褐祕書省校書郎

重試落十二人 據例補人 嚴說 見冊府元 武允成 見冊府元 王汾 見冊府元 按 閔邱舜卿 見冊府元 任惟吉 見冊府元 周度 見冊府元 張慎微 見冊府元 王翥 見冊府元 馬文 見冊府元 劉選 見冊府元 程浩然 見冊府元 李震 見冊府元

諸科一百十六人 上書拜官一人 趙守微 冊府元 顯德二年草澤趙守微投匭

冊府元 顯德二年草澤趙守微投匭 上書指陳治道帝覽之宣召顧問初令

樞密直學士邊歸謙試策論詩賦復令中書程試以其文義小有可觀翌日乃授右拾遺賜衣服銀帶繒帛鞍馬等物降詔獎飾仍賦宣示百官

知貢舉 禮部侍郎劉溫叟 宋史本傳溫叟知貢舉得進士十六人

太子詹事溫叟實無私後數年其被黜者相繼登第 國老談苑劉溫叟方正守道累居顯要清貧尤甚未嘗受人饋知貢舉時適有經學門生居畿內者獻粟草一車溫叟卻之其人曰此物出於躬耕願以致勤溫叟不得已而受之即令家人製衣一襲以為答計其直即倍於粟草矣自是無敢獻遺者

三年丙辰

十二月辛巳故襄邑令劉居方男士衡賜學究出身獎廉史也 舊唐書

代史

周紀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六

无

進士六人 賈黃中 宋太宗實錄黃中能屬文每觸類必賦詠多傳誦人口其父常令蔬食曰俟業成即得食

肉十六舉進士中第解褐校書郎集賢校理 書錄解題黃中十六歲進士及第第三人 按本傳邵氏問見前錄俱作十五歲今從實錄書錄解題

諸科二十九人

知貢舉 禮部侍郎竇儀 見上 宋史竇儀傳劉溫叟知貢舉所取士有覆落者加儀禮部侍郎權知貢

舉

四年丁巳

八月乙卯朔兵部尚書張昭上疏望準唐朝故事置制舉以擢英才帝覽而善之因命昭具制舉合行事件條奏以聞 舊五代史周

紀 宋史張

昭傳云昭嘗奏請與制舉設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為師法詳開吏治達于教化三科職官士流黃衣草澤並許應詔諸州依貢舉體式量試策論三道共以三千字以上為准考其文理俱優解送尚書吏部其登朝之官亦聽自舉從之 按宋史繫此奏于廣順時今從祥史

十月戊午詔曰制策懸科前朝盛事莫不訪賢良于側陋求謹正于箴規殿廷之閒帝王親試其或大裨于國政有益于時機則必待以優恩糜之好爵拔奇取異無尚于茲得人者昌于是乎在爰從近代久廢此科懷才抱器者鬱而不伸隱耀韜光者晦而莫出遂使翹翹之楚多致于棄捐皎皎之駒莫就於康繁遺才滯用闕孰甚焉應天下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登科記考 卷二十六 辛

為師法詳開吏理達于教化者不限前資見任職官黃衣草澤並許應詔其遂處州府依每年貢舉人試例差官別考試解送尚書

吏部仍量試策論三道共三千字已上當日內成取文理具優人物爽秀者方得解送取來年十月集上都其登朝官亦許上表自舉 舊五代史周紀

進士十人 李度 宋史文苑傳李度河南洛陽人周顯德中舉進士工于詩有醉輕浮世事老重故鄉人之句時翰林學士申文炳知貢舉樞密使王朴移書錄其句以薦之文炳即擢度為第三人釋褐永甯縣主簿 按玉壺清話作李慶誤

諸科三十五人

上書拜官一人 段宏 冊府元龜顯德四年屯田員外郎知制誥扈蒙試進策人鄉貢進士段宏等內段宏

賜同三傳出身先是詣醜言事者甚眾命蒙以時務策試之蒙選中者四人帝覽之命樞密副使王朴覆試唯留宏一人而已蒙由是坐奪俸一月

知貢舉 中書舍人申文炳 舊五代史本傳廣順中為學士遷中書舍人知貢舉 按王朴于顯德三年九月充樞密副使薦李度五年知舉為劉濤六年朴與文炳皆卒則是年文炳知舉無疑舊五代史周紀顯德六年正月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申文炳為左散騎常侍是知舉時正為中書舍人也

五年 戊午 三月庚子詔曰比者以近年貢舉頗是因循頻詔有司精加試練所冀去留無濫優劣昭然昨據貢院奏今年新及第進士等所試文字或有否臧爰命詞臣再令考覈庶涇渭之不雜免玉石之相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六 三

參其劉坦 一作垣 戰一作戴 一作單皆誤 貽慶李頌徐緯張觀等詩賦稍優宜放及第王汾據其文詞亦未精當但念以頃曾剝落特與成名能若谷陳保衡皆是道人深可嗟念亦放及第郭峻趙保雍楊丹安元度張昉董咸則杜思 一作是 道等未甚辛苦並從退落更宜脩進

以待將來知貢舉右諫議大夫劉濤選士不當有失用心可責授右贊善大夫俾令省過以戒當官先是濤于東京放榜後奉新及第進士劉坦已下一十五人來赴行在具以其所試詩賦進呈帝覽之其詞多紕繆命翰林學士李昉覆試故有是命 舊五代史周紀 册府元

代會要 五

進士十五人 劉坦 見周紀册府元龜會要 戰貽慶 見周紀册府元龜會要 通志氏族略五 代有戰貽慶 李頌 見周紀册府元龜會要 徐緯 見周紀册府元龜會要 張觀 見周紀册府元龜會要 紀册府元 王汾 見周紀册府元龜會要 熊若谷 見周紀册府元龜會要 夏竦朱昂行狀家世 儒業與進士能若 陳保衡 見周紀册府元龜會要 鄧海美方學 郭峻 見周紀册府元龜會要 趙保雍 見周紀册府元龜會要 楊丹 見周紀册府元龜會要 內落下七人 安元度 見周紀册府元龜會要 張昉 見周紀册府元龜會要 董咸 見周紀册府元龜會要 元龜會要 杜思道 見周紀册府元龜會要 諸科七十二人

知貢舉 右諫議大夫劉濤 宋史本傳四年知貢舉樞密使王朴嘗屬童子劉諱於濤濤不納朴銜之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六 三

時世宗南征在迎鑾濤引新及第人赴行在朴時留守上都飛草言濤取士不精世宗命翰林學士李昉覆試出者七人濤生責授太子右贊善大夫 六年 己未

正月壬子對諸道貢舉人石熙載等三百餘人于萬春殿舊例每歲舉人皆見于閣門外上以優待儒者故允其人見 册府元龜

甲戌詔曰起今後每年新及第進士及諸科舉人聞喜宴宜令宣徽院指揮排比先是禮部每年及第人聞喜宴皆自相釀飲以備焉帝以優待賢雋故有是命 舊五代史周紀 册府元龜 李燾通鑑長編云唐時禮部放榜之後釀飲于曲江號曰聞喜宴五代多於

佛舍名園周顯德中官為主之

乙亥詔曰禮部貢院起今後應合及第舉人委知舉官依逐科等

第定人數姓名并所試文字聞察候敕下後放榜舊五代史周紀冊府元龜

二月辛卯以新及第進士高冕為右補闕仍賜衣一襲烏金帶一

銀器一百兩衣著二百疋銀鞍勒馬一匹是時帝銳意於平燕及

冕登第因其謝恩入對命宰臣以平燕論試之既而冕著論盛言

燕可擊甚愜帝旨故有是超拜復厚加賜資焉冊府元龜

六月癸巳世宗崩甲午梁王宗訓即皇帝位新五代史本紀通鑑胡氏通鑑注曰

當此之時主少國疑宿衛將士多歸心于太祖皇帝明年正月遂因出師異戴而天下為宋

進士十人 高冕見冊府元龜 石熙載宋史本傳熙載字凝績河南洛陽人周顯德中進士登第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六 三

諸科五十八

知貢舉 中書舍人竇儼宋史竇儼傳儼拜中書舍人顯德元年加集賢殿學士父憂去職服闋復舊官

世宗南征還詔儼考正雅樂俄推知貢舉按薛史世宗於顯德五年三月克淮南十一月作通禮正樂則儼于五年知六年舉也

登科記考卷二十七

大興徐松

附考

進士科

馬伯達 李宗閔馬公家廟碑士儒生伯

來濟 舊書本傳揚州江都人隋左翊衛大

李元義 魏知古 皆進士見

魏元同 舊書本傳定州鼓城人舉進士

王勉 舊書王質傳文中子通生福祚福祚生

高智 太平廣記引御史臺記胡

許圜師 紹少子圜師

郭正一 舊書文苑傳正一定州

郝處俊 傳書本

王遐觀 陳子昂中

崔漪 張說崔

孔禎 舊書文苑傳孔紹安

魏之暹 元魏

權無待 權若訥 權同光

權德輿 梓州刺史權公文集序公諱若訥天水略陽人弱冠與伯

氏無待叔氏同光同遊太學進上第永徽開耀之後以人文求

縣尉長安縣丞與伯兄益州成都縣尉無待仲兄欽桂梓三州刺

卷二十七

一

史若訥同以大名舉進士擢第又答嘉慶感懷詩注曾王父成都

于知微 姚崇于知微碑永徵元年補宏文生爰以佩騰之年且

章思謙 舊書本傳鄭州陽武人本名仁約字思謙以音類則天

趙武孟 舊書趙彥昭傳父武孟初以

蘇味道 舊書本傳趙州欒城

李嶠 舊書本傳趙州贊皇人

韋承慶 舊書承慶

宗楚客 舊書宗

張廷珪 舊書本傳

劉知柔 舊書劉子元傳知幾兄弟六人進士及

裴守真 舉進士見舊

杜易簡 舊書文苑傳

劉允濟 舊書

王勳 王勃之兄舊書文苑

祖雍 及進士第

李適 新書

韋元旦 舊書文苑傳元旦京兆萬年人

趙謙光 咸亨進士第

張柬之 舊書

史擢第父昭明經擢第

卷二十七

二

登科記考

進士 劉知柔 第按知柔為知幾之兄當即六人之一

裴守真 舉進士見舊

杜易簡 舊書文苑傳

劉允濟 舊書

王勳 王勃之兄舊書文苑

祖雍 及進士第

李適 新書

韋元旦 舊書文苑傳元旦京兆萬年人

趙謙光 咸亨進士第

張柬之 舊書

史擢第父昭明經擢第

宇孟將襄州襄陽人少補太學生涉獵經史尤好三禮進士擢第
按丁鳳撰東之孫珍墓誌云祖東之秀才擢第益以進士為秀
才 馬頊 李宗閔馬公家廟碑 韓思復 舊書本傳京兆長安人
也 平貞 張說平君神道碑公諱貞字密一字開從 元懷景

張說元府君墓誌公諱懷 薛稷 舊書薛收傳 岑義 新書義字
厚冠以國子進士高第 鄭惟忠 舊書本傳儀鳳中 裴元質
士舊書作岑長倚子新書 陸餘慶 太平廣記引御史臺記陸餘
作文本孫拔當是文木子 慶吳郡人進士擢第累授長

河東裴元質舉進士得第 陳希烈 太平廣記引定命錄左相陳希烈
見太平廣記引朝野僉載 陸餘慶 太平廣記引御史臺記陸餘
城尉拜員外監察久 陳希烈 太平廣記引定命錄左相陳希烈
則天時破家因搜家資見其文以為與反者通 元希聲 崔暹元

所由便以柳枝送于府陳色無懼自辨其事 元希聲 崔暹元
論希聲河南洛陽人舉 邵景 太平廣記引御史臺記邵 李日
進士授相州內黃主簿 景安陽人擢第授汾陰尉 李日

知舊書孝友傳李日知 周允元 舊書豆盧欽望傳允元 盧賊
鄭州榮陽人舉進士 周允元 豫州人弱冠舉進士 盧賊
用舊書本傳字子潛度支尚書承慶之姪孫也父職官至魏州司
馬藏用少以詞學著稱初舉進士選不調乃著芳草賦以見志

趙彥昭 舊書本傳字州張掖人少 盧懷慎 舊書本傳滑州靈
舉進 源乾曜 舊書本傳相州臨漳人隋比部侍郎師之孫也
士 源乾曜 父直心高宗時為司刑太常伯乾曜舉進士

嚴挺之 舊書本傳華州華陰人少好學 韋構 舊書本傳河南偃
為衛尉少卿 張漪 漪姪子恩撰故朝散大夫著作郎張府君墓
構少舉進士 張漪 誌云君諱漪字若水范陽方城人侍進中書

合漢陽王諱東之府君之家子天縱明達家傳孝友質而能史文
而不華周舉成均進士 擢第 按丁鳳撰漪子彰墓誌云父漪秀
才擢第亦以 王志愔 舊書本傳博州聊城 韋維 舊書韋績傳

進士為秀才 王志愔 舊書本傳博州聊城 韋維 舊書韋績傳
擢進士 元行沖 舊書本傳河南人後魏常 倪若水 新書倪
擢進士 山王素連之後也舉進士 倪若水 若水擢

擢進士 元行沖 山王素連之後也舉進士 倪若水 若水擢
擢進士 元行沖 山王素連之後也舉進士 倪若水 若水擢

卷二十七

三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七

四

進士第舊書若 和逢堯 新書和逢堯武后時貢鼎詣闕下 將
木州刺史城人 吉頊 舊書酷吏傳吉頊 路敬滄 舊書儒
文選 敬滄進士 盧榮 舊書儒學傳盧榮 州范陽人後魏侍

進士 劉延祐 舊書文苑傳劉允之徐州彭城人弟 王祚 劉
文選 敬滄進士 盧榮 舊書儒學傳盧榮 州范陽人後魏侍
進士 劉延祐 舊書文苑傳劉允之徐州彭城人弟 王祚 劉

武功人舉進士長安中累轉 吳少微 舊書文苑傳少微舉進士
於行司由前進士補延州交縣主簿 富嘉謨 舊書文苑傳
晉陽尉與新安吳少微友善 吳少微 舊書文苑傳少微舉進士

羅頤新志吳少微友善 吳少微 舊書文苑傳少微舉進士
中累官至晉陽尉與武功富嘉謨同官友善 王易從 蘇頌王
碑 初游太學二十升甲科 鄒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云王罷

家杜陵生明遠明遠生壽壽生河西合誌詰生蒲州長史慶元五
子易從敬從擇從明從言從易從擇從朋從言從四人俱擢進士

第至鳳閣者三人故號鳳閣王 席豫 舊書文苑傳 梁知微 嗣
家自是說大中登第者十八人 席豫 豫進士及第 梁知微 聖
進士第見 李口 陳子昂水衡丞李府君墓誌召諱某進國人也

唐詩紀事 李口 少尚名節躬行仁義始人太厚以精理見知未
幾登進 陽珣 李華陽驛曹集序父珣永 辛怡諫 石門成均進
士高第 陽珣 平令得進士舉邦族高之 辛怡諫 云前成均進

士 陽珣 平令得進士舉邦族高之 辛怡諫 云前成均進
士 陽珣 平令得進士舉邦族高之 辛怡諫 云前成均進

進士 陽珣 平令得進士舉邦族高之 辛怡諫 云前成均進
進士 陽珣 平令得進士舉邦族高之 辛怡諫 云前成均進

也 許景先 舊書文苑傳景先常州義陽人後 馬光粹 李宗閔
元和姓纂監察御史文逸生朝隱仙舟則競幾仙舟皆朝隱之弟
也 許景先 舊書文苑傳景先常州義陽人後 馬光粹 李宗閔

廟碑 顧生先粹舉 宋務光 舊書本傳舉 李惟恕 賀刻義編引
進士為祭陽令 宋務光 進士及第 李惟恕 集古錄曰云
唐匡城令鄭府君碑前 褚瑒 新書褚遂良傳遂良曾 蔣捷 舊

良吏傳蔣翰子捷舉 范履水 據言郭代公崔混范履水皆由太

進士新書捷作挺 趙實符 趙不器 趙夏日 趙和璧 趙居貞

范仲淹墓誌 趙實符 趙不器 趙夏日 趙和璧 趙居貞

趙頤貞 趙彙貞 趙鄧 廣卓異記引登科記云趙不器子夏

子八人皆進士及第內冬曦安貞神龍二年兄弟二人及第時人

謂之科第趙家元和姓纂趙實符生不器不器生夏日和璧冬曦

安貞居貞彙貞顯貞兄弟七人舉進士自實符至冬曦孫鄧又五

代進士 按顯貞疑即登科記顯貞之訛 舊書韋述傳作趙冬

曦兄冬日弟和璧居貞安貞顯貞等六人並詞學登科冬日 權

當即夏日之訛 華嶽題名大曆六年有前國子進士趙鄧 權

徹獨孤及權公神道碑公諱徹字幼明隴西天水人童子時舅氏

崔崔提奇其文嘗有何無忌之似其鄉舉也考功郎中蘇頲拔諸

羣萃 魏恬 新書魏元同傳子恬字安 王愜 劉仲丘 崔藏

之中 見新書馬懷素傳皆懷 張孝嵩 舊書郭虔瓘傳張孝嵩身

之素撰錄四部書目者 張孝嵩 長七尺偉姿儀進士舉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七 五

宇文審 新書宇文融傳融 苗晉卿 舊書本傳祖爽父殆庶晉卿

王維苗晉卿德政碑 楊播 舊書楊炎傳父播登 嚴郛 舊書本

年若干秀才擢第 于休烈 舊書本傳河南人也高祖志當貞觀

放華州華陰人父 于休烈 舊書本傳河南人也高祖志當貞觀

正尉鄧及進士第 于休烈 舊書本傳河南人也高祖志當貞觀

幼好學善屬文與會稽賀朝萬齊融延 張巡 舊書忠義傳張巡

陵包融為文詞之友齊名一時舉進士 張巡 舊書忠義傳張巡

拔萃入等 袁高 舊書本傳字公頤恕己之孫 段平仲 舊書

字秉庸武成人隋人部尙 郝純 舊書郝士美傳父純字高卿為

書段遠六代孫登進士第 郝純 舊書郝士美傳父純字高卿為

見推與顏真卿蕭穎士 胡玫 舊書胡証傳証伯 蔣冽 蔣渙

李華皆相友善舉進士 胡玫 舊書胡証傳証伯 蔣冽 蔣渙

舊書長吏傳捷子列漢並 李翰 舊書文苑李華傳宗人翰亦以

德鄰河 李文素 梁肅越州長史李鋒墓誌文素 顏康成進

南人 進士二人為顏含十 顏朝隱 進士拔萃 顏清修進

顏希莊 進士 顏方僑 進士以上魯 顏韶 進士魯公姪

顏孝悌 進士 顏勝 進士 顏方僑 進士以上魯 顏韶 進士魯公姪

真卿顏 崔液 唐詩紀事 程行謀 蘇頲程行謀神道碑公名

合碑 談戴 曲阿人進士 申堂構 丹徒人進士 蔡希

初補路城尉 談戴 曲阿人進士 申堂構 丹徒人進士 蔡希

寂 曲阿人進士 張暈 曲阿人進士第校書郎 劉口 儲光羲有

居詩注云先生及第 胡瑜 胡玖 胡瑱 胡玘 元和姓纂開

後為道士居太清宮 胡瑜 胡玖 胡瑱 胡玘 元和姓纂開

瑛玘並舉進士 按韓愈胡明允墓銘五百 張軫 呂巖說故河

家注引集注明允之父瑛伯父玖皆登第 張軫 呂巖說故河

陽張府君墓誌君諱軫字季心其先范陽方城人九世祖貞仕朱

南徙五世祖策隨梁北歸寓居襄陽因為此土舊族年九歲以母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七 六

氏宿願因請為沙門自削髮縮流持衣紺宇內求三藏之寶外緣

六經之微蹈其元編得其深趣益以為攝慧乘者良已以宏物知

理道者徒義以適權況乎祖之謀孫初聞道旨兄之誠弟再有思

告者哉所以曳長裾遊太學不諳不贖為寵為光尋以進士甲科

拜河南府參軍事丁鳳亦撰軫墓誌云傅母龍鳳池歸來岐疑

有成詩書便隨往昔中宗復辟邪黨構端大父被奪鳳池歸來岐疑

郡見君性不食肉幼及成童奏為梵苑沙門配居龍興情舍載雖

及紀材必為時習謂釋門之道也祈沒後之因儒門之教也救當

今之弊俯惠狹於善已濟世博於蒼生反初服於中誓捨縮流而

冠帶屬天波昭源祖廟立宗支子從班大才誰繼喟然曰吾當擅

鴻筆取青紫即自太學擢秀才無何拜河南參軍其銘曰翻飛

國岸耀秀明啟 薛維翰 開元進士第 萬楚 開元進士第

王岳靈 開元進士第 薛維翰 開元進士第 萬楚 開元進士第

楊顏 開元進士第 劉裴 開元進士第 萬楚 開元進士第

氏族略唐開元 趙惟棟 直齋書錄解題奏書三卷唐待詔 韋

登科有參開 趙惟棟撰稱前進士除州全椒尉 韋

奔照開元中舉進士第 滕雲翼 元和姓纂 田休光 法藏

塔銘題云京兆府前鄉 陳舜爽 乾歷子陳義郎父舜爽與周茂

貢進士田休光撰文 苑咸 進士第見 韋迪 韋道 韋

業齊來擢第歸天寶中 苑咸 進士第見 韋迪 韋道 韋

爽調集授遂州儀隴令 苑咸 進士第見 韋迪 韋道 韋

迴 韋起 韋巡 廣卓異記引登科記云韋述並弟迴 迴

混 太平廣記引廣異記趙郡李混以開元中謁華岳廟過三夫人

如其 盧象 籍始以章句振起於開元中與王維崔顥比肩由

前進士補秘 鄭口 白居易故滁州刺史刑部尚書鄭公墓誌

書省校書郎 鄭口 公諱某好學攻詞賦進士中第 按即雲達

父 王昭度 張景河南縣尉歷壁記太原王昭 李叔恆 舊書文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七 七

商隱曾祖叔恆年十九登進士第位終安陽令李商隱請盧尚書

撰曾祖妣誌文狀安陽君諱某字叔恆年十九舉中進士第與

彭城劉長卿劉有虛 鮮于向 顏真卿鮮于氏離堆記君諱向字

清河張楚金齊名 蘇源明 新書本傳源明京兆武功人初名

少陵八哀詩有蘇源明詩云射君東堂策天寶開及進士第 杜

制可題未乾乙科已大闢按杜所言似又登制科也 崔倫 新

敘居及進士第 楊綰 舊書本傳 陳少遊 舊書本傳州博平

父慶右武衛兵曹參軍少遊為崇文館學生甚為 劉迥 新書本

大學士陳希烈所歎賞又以同宗遇之甚厚擢第 辛

伊闕人舊書本傳字承夫高祖武德初拜侍中郎中書 辛

侍郎林甫從祖兄子也父如璠朔山丞迥天寶中舉進士 辛

平天寶進士見 邵說 舊書本傳相州安陽人舉進士為史思明

元和姓纂 王定 舊書本傳相州安陽人舉進士為史思明

至天寶年中 王定 舊書本傳相州安陽人舉進士為史思明

忝詞場擢第 王定 舊書本傳相州安陽人舉進士為史思明

見舊書 王密 進士登第定之兄 劉可大 太平廣記引廣異記

王密 進士登第定之兄 劉可大 太平廣記引廣異記

進士入京遇華山神可大求檢已簿吏云劉君明年當進士及第

歷官七政可大苦求當年吏云當年只得一政縣尉可大固求之

至京及第數年拜 呂詔 元和年兵部郎中諫議大夫出崇粹

祭陽縣尉而終 呂詔 元和年兵部郎中諫議大夫出崇粹

周頌 太平廣記引廣異記周 劉迥 新書劉子元傳迥以剛直

公墓誌公諱迴彭城 孫昌允 登天寶進士第 褚朝陽 天寶進

人天寶中進士及第 嚴詵 薛彥偉 滕元 皆見岑 劉翹之

紀事 魏叔虹 一作 嚴詵 薛彥偉 滕元 皆見岑 劉翹之

前定錄劉迴之天寶中調授岐州陳倉尉後樓某下登科拜 盧

汝州臨汝縣令 按樓疑楊之誤天寶中知舉無樓姓者 盧

冀與賈選比歲舉進士登科 王晃 府君以文學自奮年十有五

貴然從秋賦明年春升名 李叔齊 李仲雲 廣異記監察御史

于司徒 按晃即涯之父 李叔齊 李仲雲 廣異記監察御史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七 八

雲俱進士擢第大愿初 孫革 極元集有韓翃送孫革及弟東歸

叔齊卒數年仲雲亦卒 孫頴 詩云過淮芳草歇千里又東歸野

水吳山出家性越鳥飛荷香隨去棹梅 孫頴 郎上元送孫頴詩

兩點行衣無 滄州客如君達者稀 孫頴 郎上元送孫頴詩

崔成甫 崔成甫 舊書崔祐甫傳字貽孫舉進士校書郎祐甫以

進士尚第舉登省李華崔 胡宰臣 韓昌黎胡貢公神道碑父

西集序長子成甫進士擢第 胡宰臣 幸臣用進士卒官平陽冀

氏 張從師 獨孤及張公墓表有唐逸士 張茂 梁肅送張三十

衛大陵之開士厚風高世生偉人其大名大節之後著于天下惟

張氏為盛數子得其叔季曰芑曰苞開八九年相遇于江淮間則

叔也秀才登科 李佐 太平廣記引獨與志李佐山東名族少時

已知名于代 李佐 太平廣記引獨與志李佐山東名族少時

薛少殷 前定錄河東薛少 沈既濟 元和姓纂婺州武義主

翰林 蘇弁 舊書儒學傳蘇弁字元容京兆武功 班宏 舊書本

學士 蘇弁 舊書儒學傳蘇弁字元容京兆武功 班宏 舊書本

汲人祖恩簡春官員外郎父

及頓邱李公墓誌有才子二

父彌之京兆府少尹從一

少舉進士大恩中宏詞

舊書趙涓涓傳子

博宣登進士第

洞賓呂崇即呂渭

之後見蒙齋筆談

學京師第進士

濟之始以門子廣

商唐才子傳劉商

外之親

舉進士

任迪簡

京兆萬年人舉進士

陽城

新書本傳舊書隱

逸傳陽城字

元宗北平人

諱介進

士及第

守大恩進士見

元姓

唐詩

紀事

葬于貞元六年

登第當在大恩

冠舉進士

鄭邠

亞之祖登進士第

劉從一

舊書本傳中書侍郎林甫

盧虔

少孤好學舉進士

劉濟

舊書劉怱怱傳濟怱

周徹

見權德輿

武元衡

劉商

趙宗儒

舊書本傳

韓弁

李翺

韓氏府君

侯季文

前鄉貢進士

劉復

大恩進士

房式

舊書房瑀

顏采

建中進士

房式

舊書房瑀

劉伯芻

芝登進

鄭楚相

陳京同州澄城縣令

盧常師

太平廣記引逸史秘書少

崔邠

舊書本傳字處仁清河武城人

崔邠

舊書本傳字處仁清河武城人

崔邠

舊書本傳字處仁清河武城人

崔邠

舊書本傳字處仁清河武城人

崔邠

舊書本傳字處仁清河武城人

崔邠

舊書本傳字處仁清河武城人

崔邠

舊書本傳字處仁清河武城人

崔邠

舊書本傳字處仁清河武城人

崔邠

舊書本傳字處仁清河武城人

崔邠

舊書本傳字處仁清河武城人

崔邠

舊書本傳字處仁清河武城人

崔邠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七

十

紀事 葉季良 貞元進士第 高休 舊書忠義傳沐勃每人父 李

宣遠 貞元進士第 熊孺登 進士第 見 獨孤良弼 獨孤良史

唐詩紀事 獨孤良弼 貞元開進士為左司郎中又有良史者登進

士第 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疑 獨孤信所掄配為士伍賜姓獨孤氏

武職於沙苑敗為杜國獨孤信所掄配為士伍賜姓獨孤氏

生卿雲卿雲生元節生珍生穎生良生良器良器

皆進士復姓李氏 詳存誠 貞元進士第 見唐詩紀事 薛中丞文

明河 中寶鼎人貞元中登第 王公亮 貞元進士第 馮寬 元和

按馮宿馬定馮審皆于貞元登第言太和 王魯卿 魯人第

名見新書 許元佐 元佐康佐之弟登進 柳口 柳宗元故叔父

何蕃 傳 自進士登高第調河南府文學又墓表 崔涿 穆員陸

君登儀曹 韓文 韓注云謂試于禮部中進士 崔涿 穆員陸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七 士

君墓誌 崔君名泳字君易 元宗簡 序云居敬姓元名宗簡河南

清河東武城人進士擢第 范傳式 范傳規 送范明

人自舉進士 應御史府尚書郎 范鳴鶴 柳宗元前進士 虞鳴鶴

兆亞尹二十年長慶三年遺疾 范鳴鶴 柳宗元前進士 虞鳴鶴

府詩序 韓杜時又有范傳式 虞鳴鶴 柳宗元前進士 虞鳴鶴

傳現皆中第 按皆傳正昆弟 虞鳴鶴 柳宗元前進士 虞鳴鶴

郡之選 叢于京師生之始至則奮其儀名卿是擊先進咸推方出

道乘艱若夷又曰復從鄉賦煥發其華克不再舉 孔戡 舊書

公李銘 墓誌子曰 李昌 權文公李條 墓誌其 李諒之 李翺 祭

元規 進士及第 李昌 孤曰昌舉進士甲科 李諒之 從祖弟

祕書少監 文曰祕書少監 弟諒之 靈惟 錢口 李翺 祭錢巡

君文行 修潔 夙負嘉名 累升科第 士友歡接 錢口 官文某維潔

行而文 上第有 趙樞 唐語林 進士趙樞 河東人 昆 韋表 徵舉

司藉 藉京泰 弟五人 進士及第 皆歷臺省 韋表 徵舉

士登第 見舊 韋力仁 撫言 韋力仁 為等第 十三年 方及第 按

第力仁 當貞元 韋齊休 太平 廣記 引河東 記韋齊休 擢進

元和 開登第 韋齊休 太平 廣記 引河東 記韋齊休 擢進

範 簡之弟 與簡 並舉 進士 陸簡禮 舊書 陸贊 傳子 張希復 張

傳希復 登 劉寬 夫 舊書 劉迥 伯 芻子 寬 夫 登進士 第 按寬

進士 第 薛廷老 新書 薛存誠 傳 廷老 熊望 第 舊書 本傳 登進士

師也 崔登 舊書 崔羣 傳 羣 弟 子 登 舒元褒 舒元肱 舒元迴

皆元與之弟 第 宇文籍 舊書 本傳 字 夏 龜 馮煜 賈州 刺史 合

進士 見 新書 宇文籍 父 酒 籍 登進士 第 馮煜 賈州 刺史 合

之兄 進士 見 崔元受 弟 元 受 登進士 第 崔宏禮 舊書 本傳

元和 姓 崔元受 弟 元 受 登進士 第 崔宏禮 舊書 本傳

陵人 北齊 懷遠 之 七代 孫 盧簡能 字 子 冊 登進士 第 狄兼謨

祖 有 父 字 宏 禮 舉 進士 盧簡能 字 子 冊 登進士 第 狄兼謨

舊書 狄 仁 傑 傳 兼 謨 登 進士 第 祖 郊 父 適 新 書 兼 謨 字 汝 諧 按

和 未 似 張 肅 遠 全 唐 詩 話 肅 遠 元 和 進 士 李 播 元 和 進 士

皆進士擢第見 韋元貞 保衡之祖進士登第 路羣 路序

舊書陳夷行傳 韋元貞 見舊書韋保衡傳 路羣 路序

舊書杜審權傳 佐生二子元穎元絳絳生二子 杜審權 杜蔚

舊書杜審權傳 佐生二子元穎元絳絳生二子 豆盧愨 珠之祖進士

舊書豆盧愨傳 張君卿 舊書張初傳父君卿元 徐陶 商之父登進士

舊書盧宏宣傳 子章元和中擢進士第 李景讓 李景莊 李景

溫傳 舊書忠義傳李宏仕生三子景讓景莊景溫自元和後相繼以

溫傳 舊書忠義傳李宏仕生三子景讓景莊景溫自元和後相繼以

司景讓終不用曰朝廷取士自有公論豈敢效人求關節乎上

知是景讓弟非冒取名者白 庚敬休 舊書忠義傳庚敬休字順

當放及第是成景莊登科 馬約 舊書儒學傳馬約字

詞登科授秘書省校書郎 馬約 舊書儒學傳馬約字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七 三

擢進士第見新書列女傳 按 元佑 元稹授元佑洋州刺史制

與章貫之傳之章雍別是一人 元佑 元稹授元佑洋州刺史制

名譽 李孝本 舊書本傳李孝本宗室之子 宋中錫 舊書本傳

京羅讓子進士擢第見舊書李友傳 按 羅劭 羅權 羅讓 羅讓

京羅讓子進士擢第見舊書李友傳 按 羅劭 羅權 羅讓 羅讓

進士擢第 蘇景鳳 唐書林蘇少常景鳳堂弟尚書滌皆以

世以 呂價 實劍車編引集古錄日唐總博節 裴貞 舊書裴貞

子向 呂價 實劍車編引集古錄日唐總博節 裴貞 舊書裴貞

登進士第 李方元 元字景業第進士 李訥 新書李逵傳

止及進 郭行餘 舊書進士第見 郭潛 舊書郭潛傳弟潛

汝納 武陵兒之子進士擢 令狐緯 柳城驛塔題名殘拓本有

名同題者有令狐緒令狐綯後又言後 裴儔 休之子登進士

六年與綯同登制科登進 錢可復 錢可及 舊書錢徵傳子可復

士第當在長慶時矣 錢可復 錢可及 舊書錢徵傳子可復

袁德文 孫德文舉進士 蔣仲 舊書蔣仲字大直 按仲為係之

弟又 劉允章 舊書劉允章字蘊中 柳韜 舊書柳韜字

之子 劉允章 舊書劉允章字蘊中 柳韜 舊書柳韜字

韋滌 舊書韋滌為貫之次子 劉濛 新書劉濛字仁澤舉進士

敬海 新書敬海字日 敬昕 敬睥 敬煦 敬煦 新書敬煦傳

明 敬海 新書敬海字日 敬昕 敬睥 敬煦 敬煦 新書敬煦傳

進士第 崔確 字岳卿綸之弟三子進 崔顏 字希卿綸之弟

見舊書 劉承雍 舊書劉承雍字承雍 張毅夫 張元夫

登進士第亦有才藻 張毅夫 張元夫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七 四

張傑夫 張徵夫 舊書張正甫傳子毅夫登進士第初正甫兄式

徵夫又相次登科大和 王眾仲 舊書王正雅傳正雅從弟 蕭

中文章之盛世其稱之 王眾仲 舊書王正雅傳正雅從弟 蕭

鄭之及進士第 封望卿 放之 封特卿 放之 從子皆進士及

章琮 舊書章琮字禮 王軒 大和進士第 劉三復 此夢瑣言

李德裕 德裕 浙西有劉三復者少貧苦學有才思時人資錫書至以

三復又請曰漁歌樵唱皆公述作願以文章表能立就或歸以制之

之三復乃體而為表德裕嘉之遣詣闕求試果登第歷任宰閣其

子鄭勣 勣 而為表德裕嘉之遣詣闕求試果登第歷任宰閣其

第登進士第 蘭承 通志氏族略唐大 許瑄 許瑄 許瑄 許瑄

科見唐詩紀事 柴夔 大和進士第 章安之 太平廣記引

之河陽人赴舉擢第 馮陶 馮韜 馮陶 馮陶 馮陶 馮陶

授杭州於潛縣尉 馮陶 馮韜 馮陶 馮陶 馮陶 馮陶

進士及第連年登宏詞科一時之盛代無比焉當大和初馮氏進士及第者海內十人而公家兄弟叔姪八人新書馮衍傳圖守昌之連中進王初王哲初王哲俱中科名其父仲舒顯于時韓愈王仲舒墓誌子苗儂唐語林苗給事祭子續應舉次而男七人初進士及第第苗儂給事以中風語瀕而心中至切臨試又疾亟續乃為狀請許入試否給事猶能把握筆薛裘李商隱淡墨為書曰入其父子之情切如此其年儂及第薛裘李商隱無私祭薛郎中表文澤宮狸首棘場楊業呂口李商隱祭呂商箭去早懶弓懸月怯兩書上第五時名公州文既步京國亦薦鄉里與田蘇游有太叔美鄴都才運洛陽年齒何晏夏鴻神仙張良女子禮閣之壇譽也如彼冊府之傳名兮若此周成進士第薛蒙字中明開成中進士孫綺見李商陳嘏見唐詩紀事薛蒙第見新書藝文志周傑宋史周成進士第薛蒙第見新書藝文志周傑宋史歐陽和進士第見新書歐陽傳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七 左
韓北清沈亞之沈惟北沈惟江西北清昌黎公之馬文則李馬君墓誌子曰文則戎昱登進士第見崔嗣唐詩紀事侯溫玉泉子白敏中為相嘗欲張爽詳張仁劉景唐語林相先人諱景本連州人少為漢南鄭司徒掌戡削因題商山驛側泉石司徒奇之勉以進修後解薦擢進士第景凡再舉成名見芝田錄湖南通志桂陽人元和間及第宰蕭真韓又崔相世系表彭城劉氏瞻父字同光鄰坊從事蕭真韓又崔得進士第又有薦韓又楊知進楊壇楊堪進士第見新書啟云韓及第後歸越中楊知進楊壇楊堪進士第見新書書楊虞卿傳第見舊書楊虞卿傳孫紆孫微第見舊書文苑孫遜傳劉汝士之子皆登進士孫紆孫微第見舊書文苑孫遜傳第見舊書楊虞卿傳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七 左
項舊書劉珠傳弟豆盧籍珠之父進士擢第李承慶杜牧李鳳翔節度副使馮軒除義成軍推官等制曰李成慶等以文學升名于有司以才能入仕于官次又曰爾等皆吾卿大夫之令子弟也清風素範克肖家聲屬詞夏侯暄杜牧夏侯暄除忠武軍節度副使取科第馮軒見下夏侯暄杜牧夏侯暄除忠武軍節度副使取科第陳季卿者家于江南舉進士後成名杜庭堅諸侯常璫令聞薛保遜見舊書薛存誠傳孔遵孺孔庭堅舊書杜黃裳傳勝子薛保遜見舊書薛存誠傳孔遵孺孔庭堅庭堅亦進士擢第鄭薰舊書本傳字子章博舊書本溫裕見舊書孔巢父傳李渤傳子祝啖麟元和姓纂會昌中業京兆萬年李祝舊書李渤傳子祝啖麟元和姓纂會昌中人取進士第李祝舊書李渤傳子祝啖麟元和姓纂會昌中諱改澹按姓纂作於孫朴宋蘇頌撰孫朴行狀并七世祖元和中此條疑後人所增孫朴宋蘇頌撰孫朴行狀并七世祖大中五年從辟劍南西川節度使府為掌劉刺夫城劉刺夫會書記按朴蓋會昌中進士大中初宏詞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七 左
昌中進崔明金華子崔序崔福崔雍唐語林崔起居第士上第崔明作期崔序崔福崔雍唐語林崔起居第與兄明序福兄弟八人皆進士列甲乙科當時號為點頭崔家樊南集為東川崔從事福謝府啟早屬梯媒獲沾科第周口杜牧故東川節度檢校右僕射兼御史大夫苗紳見溫庭厲夫贈司徒周公蔡誌公少孤舉進士第苗紳見溫庭厲圖南見李吳康仁頌詩王績白居易有前進士王績苗紳王泉子苗就以前進士張復魯杜牧韋溫墓誌女四人長嫁南陽及第終江州刺史張復魯復魯得進士第有名于時盧甚來觀奏記京兆府參軍子球于球舊書于休烈傳登進士第按進士第第十三年琮登第第十三年楊仁瞻楊仁瞻女弟嫁前進士于璋字重禮縉之子登進士章貞之傳縉子庚登進士崔鈞崔銖舊書崔元略傳元受子第序雍郊皆登進士第崔鈞崔銖舊書崔元略傳元受子

按崔劍已見大中十年 沈先 沈先上第見 應咸 南部新書崔元翰晚年
 頭制部狀頭宏詞 盧知猷 字子真簡能之子登進士第見舊
 頭制科三等救頭 盧知猷 字子真簡能之子登進士第見舊
 省正字宰臣蕭鄴鎮江陵成都辟為兩府記室 薛廷珪授盧知
 猷兵部侍郎制前尚書右丞盧知猷在和武光孝皇帝朝以文
 學詞賦擢進士第登宏詞科 據言乾甯未駕幸三峯太子太師
 盧知猷於西溪亭子赴進士關宴因謂前達曰老大似這關宴至
 今相繼赴三十箇矣 按和 盧元禧 勳爵無子以元禧 盧虔
 武光孝大中二年所上尊號 盧元禧 勳爵無子以元禧 盧虔
 淮宏正子有俊 盧嗣業 盧汝弼 皆簡求子登進士第見舊書
 盧氏自興元元年甲子至乾符二年乙未凡九 盧告 舊書良吏
 十二年登進士者一百十六人而字皆連於子 盧告 舊書良吏
 子告字子有 黃金生 向曹故實有黃金生者擢進士第問與頗
 及進士第 黃金生 向曹故實有黃金生者擢進士第問與頗
 此 楊技 嗣復之子 楊拭 皆嗣復子並 楊擢 楊拯
 對 楊技 進士擢第 楊拭 進士擢第 楊擢 楊拯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七

七

楊據 楊揆 皆紹 楊拙 楊振 皆師復子舊書楊於陵傳大
 十八楊授已見大 王超 收之子進士登第 金可記 太平廣記
 中九年故不載 王超 收之子進士登第 金可記 太平廣記
 金可記 羅人也 實貢進士 獨孤庠 舊書獨孤庠傳 高湜
 博學無記 屬文清麗 俄擢第 獨孤庠 舊書獨孤庠傳 高湜
 子 高湜 錯字皆登進士第見舊書高 馮衮 馮頤 馮軒
 馮巖 四人定之子皆登進士 馮衮 寬之子進士擢第 李貺 舊
 馮巖 四人定之子皆登進士 馮衮 寬之子進士擢第 李貺 舊
 李漢傳 馮子 令狐煥 令狐胤 絢之子俱 令狐澄 絢之子進
 馮登進士第 李現 李瓚 舊書李宗閔傳子現瓚 李恬 王羽
 見舊書令 李瓚 舊書李宗閔傳子現瓚 李恬 王羽
 孤楚傳 李瓚 舊書李宗閔傳子現瓚 李恬 王羽
 見方 沈仁 衛 詢之子進士 薛調 唐語林薛調李瓚同年進士
 干詩 沈仁 衛 詢之子進士 薛調 唐語林薛調李瓚同年進士
 俊爽人號為劍 按 魏潛 魏穆子登進士第 豆盧瓚 豆盧
 李瓚或作李瓚似誤 魏潛 魏穆子登進士第 豆盧瓚 豆盧

璨 舊書豆盧瓚傳弟 路嶽 路巖 舊書路巖傳路羣二子嶽
 畢知顏 誠之子紹顏之弟登進 陳 東觀奏記大中十二年白
 閣 崔芻言 崔罕言 白居易 崔元亮 崔志子日 崔言 崔言
 進士 李渥 進士登第見 崔珪 大中進士第見唐詩紀事 李
 節 大中進士第 張賁 大中進士第 李郢 全唐詩話郢字楚望
 兄唐詩紀事 見唐詩紀事 李郢 全唐詩話郢字楚望
 韋 韻 劇談錄大中歲韋韻舉進士詞學曠而貧囊甚有韋光
 成事者絡繹而至 韻略無登第之耗光延之於堂際小閣備設酒
 解慰安頰夜分歸所止擁爐愁嘆而坐候光成名將進修賀禮顯
 坐遍于壞廡以橫竹掛席蔽之 詹際忽有鳴桌頃之集於竹上顯
 神魂驚駭持策出戶逐之 飛起復還久而方去乃謂諸候者曰我
 失意無所恨妖禽作怪如此 兼恐橫罹禍患俄而禁鼓忽鳴榜放
 顯已登第光服用車馬悉將遺焉 按此事亦見俗本朝野僉載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七

六

當以劇談 濮陽 實刻叢編引集古錄目云唐開運新社記攝
 錄為正 濮陽 實刻叢編引集古錄目云唐開運新社記攝
 記 按濮陽守為大恩進士此 陸翽 金華子陸翽字楚臣進士
 記立於大中十年知其非誤 陸翽 金華子陸翽字楚臣進士
 麗及第累年無人召游東諸侯 王搏 新書王方慶傳搏字
 僅百萬而已長子希聲昭宗朝登庸 王搏 新書王方慶傳搏字
 王鐸滑州節度府李孫授王搏兵部員外郎兼侍制 裴益 都墓
 史知雜事等制某官王搏等並以科籍早登朝列 裴益 都墓
 誌娶河東裴氏先府 謝衰 楊夔 易思 潘圖 趙鼎 梁
 君諱懿登進士第 謝衰 楊夔 易思 潘圖 趙鼎 梁
 燭 武灌 劉温其 黎球 戴遲 殷琪 戴光義 晏瓌
 晏瓌 歐陽侑晏殊碑自其高祖諱燭唐威運 徐瓊 歐陽薰
 中舉進士卒官江西始著籍於高安 徐瓊 歐陽薰
 伍唐珪 李甲 張為 謝倅 陳解 吳罕 黃諷 劉望
 李滄 彭遵 袁希古 劉廓 宋鵬舉 周確 梁珪 張咸

許洞 蔣勳 趙防 崔絳 劉仁祥 李餘慶 易廷楨

彭惟岳 以上承樂大 鄭愚 北夢瑣言鄭愚尚書 李夷遇 三水

咸通丁亥歲隴西李夷遇為邠州從事 李毅 府參軍充集賢校

理制爾被儒學賢相 李庾 唐語林李相石從子庾 盧渾 司空

之後以進士擢第 李庾 少擢進士第石之力也 盧渾 司空

源神道碑公未就鄉學舉會府方重首薦公為主試者所強舉子

不效其業于主司則踵門投贖者已數百輩時宣宗銳意文治白

衣箱出流類亦往往上門故公中選甲科 唐詩紀事渾在舉場

甚有時稱曾于澹水逆旅遇宣宗微行意其貴人斂身避之帝呼

與相見乃自稱進士盧渥帝請詩卷袖之而去他日對宰臣語及

盧渥令主司擢第宰相問渥與主上有何階緣渥俱陳其由時亦

不以為忤 唐語林盧渥 崔凝 沈文偉 劉崇望授崔凝沈文

士制皆以府元為第五人 崔凝 沈文偉 劉崇望授崔凝沈文

詞芬策名試第 李彙征 進士第見 王錄 咸通進士第見唐詩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七 九

打情集王鎮富有才情數舉未捷門生盧肇等公 杜孺休 雲溪

薦于春官果擢上第 按錄王鐸之從父兄弟也 陸鷲 新書

杜棕之子裔休孺休進士登 王季文 咸通進士第 陸鷲 新書

志字離祥咸 周慎辭 新書藝文志字若 沈栖遠 新書藝文志

通進士第 蔣凝 新書藝文志字仲 駱用錫 見鄭 吳延保 見鄭

薛適 古刻叢鈔載咸通四年九月三日 劉崇彝 字子 劉珪 字

人 劉瓌 劉玕 古今姓氏書辨證劉符八子皆登進士第崇龜

李鉅 玉泉子章保衡符同人家 李書 舊書李程傳廓

夏侯潭 汝之子登進士第 鄭繁 舊書本傳以進士登 蔣兆 舊

蔣父傳蔣氏世以儒史稱不以文藻為事惟仲及係子兆 金夷

有文才登進士第 按兆與曙皆係之子曙見咸通末

吾張喬送寶貢金夷吾奉使歸本國 潘緯 唐詩紀事湘南何涓

下傳之或曰潘緯十年吟古鏡何 司馬都 玉堂開話前進士

張仁龜 北夢瑣言張揚尚書典晉州外貽所愛營妓處士為其內

告以非處士之子爾父在朝為官因竊其父與處士絨割不告而

皆愕然其嫡母蘇夫人塵外泣而謂請子曰誠有此子吾知之矣

我少年無端致其父子死生永隔我罪多矣家眷聚泣取入宅齒

諸兄弟之列名仁龜有文行好學修詞應進士舉及第應侍御史

皇甫穎 穎以垂堂之誠絕意祿位隱於鹿門別墅尋以疾終

崔道紀 太平廣記引錄異記唐前進 張仁穎 古刻叢鈔唐君

諱中立其先范陽人高祖紹宗生懷瓌懷瓌生涉涉以文學登制

策科姓生爽進士及第登朝為殿中侍御史爽生中立中立以乾

符六年卒年五十五季弟 崔敬本 北里志崔垂休名敬本字似

仁穎登進士第有時名 章碣 乾符進士第見唐詩紀事 按唐

也 陳琰 登乾符中第 章碣 才子傳云章碣錢塘人孝標之子

累上不第未考 徐延休 十國春秋徐延休字德文會稽人唐

即此人否侯考 丁茂珪 北夢瑣言大中後進士尤盛封定卿丁茂珪場

封定卿 孔迥 宋史孔承恭傳五世祖戡唐書有傳戡孫

成名 孔迥 宋史孔承恭傳五世祖戡唐書有傳戡孫

第 楊暉 授之子字公隱進士及 蒲頊 舊書蒲倂傳廩 楊鑿

舊書楊收傳收子鑿鑿皆登進士第 按 孔崇弼 舊書孔緯

鉅於廣明元年登第鑄於乾甯三年登第 盧光啟 舊書本傳字

士第 王溥 舊書本傳字德潤第進士 葉蒙 見貫 梁震 進

翁承檢 見翁承 孫鄂 見曹 邵錫 見無 葉蒙 見貫 梁震 進

唐未登第見通鑑 璧誠錄梁震蜀川人比名雷德宗在蜀方修
 舉業時劉象隨駕在蜀震以所業贊于劉劉曰據郎君少年才思
 清秀儻隨鄉試成器非遙若不改名無由顯達何以緣蕭字雨下
 從謁雨下雨變化燒尾之事 孫揆 舊書忠義傳孫揆字聖圭荆
 不亦宜乎震後果得上第 薛廷珪 薛逢子中和中登進 厲自南 中和進士第見唐詩
 略以自南 李曉 止因遺貨油幕以張之曉先人舊廬昇平里凡
 光啟登科 李曉 止因遺貨油幕以張之曉先人舊廬昇平里凡
 用錢七百緡自所居連互通衢迨及一里餘參御輩不啻千餘人
 驕馬車與鬪咽門巷往來無有滯淫者而金碧照耀別有嘉致曉
 時為丞相章保衡所委于預政事為李八郎其 宇文翊 北夢瑣
 妻又南海章南女而常資之金帛不可勝紀 宇文翊 北夢瑣
 士宇文翊雖士族子無文藻酷愛上科有女及笄真國色也朝之
 令子弟求之不得時寶璠年逾耳順方謀繼室其兄諫議巨有氣
 焰能為人致登第璠嫁女與 韋甄 撫言韋甄及年事勢固萬全
 璠璠為言之元昆果有所獲 韋甄 撫言韋甄及年事勢固萬全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七

甲未免撓懷俄聽於光德里南街忽覩一人叩一板門盛急良
 久軋然門開呼曰十三官尊體萬福既而甄果是第十三人矣
 李昭 太平廣記引奇聞錄李昭舉進士不第登科年已有主
 題乃昭之卷令送于架上復寢暗視有一大鼠取其卷銜其軸
 復送枕前如此再三昭暇來春及第主司問其故乃三世不養貓
 鼠報 表筠 撫言表筠婚蕭楚公女言定未幾便擢進上羅隱以
 一絕刺之略曰細看月輪還有意信知青桂近嫦娥
 余知古 關 北夢瑣言余知古關即常修荆州之居人也幸
 有高文連登上科關即常修荆州之居人也幸
 妻即常修妹 趙琮 玉京子趙琮妻父為鍾陵大將琮以久隨計
 才思婦也 趙琮 玉京子趙琮妻父為鍾陵大將琮以久隨計
 然也一日軍中高會州郡請之春設者大將相率列棚以觀不
 其妻雖貧不能無往然所服故傲以帷帳絕之設方酣廉使忽
 馳吏呼將將驚且懼既至廉使臨軒手持一書笑曰趙琮得非君
 子婿乎曰然乃告之適報至已及第矣即授所書乃勝也將君
 以勝奔歸呼曰趙郎及第矣妻之族即撤 華京 撫言華京建州
 去帷障相與同席競以警服而慶遺焉 華京 撫言華京建州

向游大梁常預公宴因與監軍使面熟及至京師已遂登科與同
 年連鑣而行逢其人于通衢馬上相揖因之謗議喧然後頗至沈
 棄終于太學博士 王周 周有下榻塘寄時 林寬 寬有獻同年
 按通鑑作葉京 王周 周有下榻塘寄時 林寬 寬有獻同年
 已登 李勤 北夢瑣言薛能尚書鎮鄂州見舉進士者必加異禮
 第 李勤 北夢瑣言薛能尚書鎮鄂州見舉進士者必加異禮
 亦負文藻潛慕進脩因舍歸田里未踰歲麻衣執所業於元戎
 左右具自見其行止不請引見元戎曰此子慕善才與不才安可拒
 之某今自見其人質請秀復覽其文卷深器重之乃出郵巡職牒
 一通與入座先德俾罷職司閑居恐妨令子修進爾後果策名第
 一 州節度使也 盧藩 北夢瑣言唐盧尚書藩以文學登 鍾輻
 鄆州節度使也 盧藩 北夢瑣言唐盧尚書藩以文學登 鍾輻
 撫言鍾輻度州南康人也始建山齋為習業之所因手植一松于
 庭際俄夢朱衣吏白云松圍三尺子當及第輻惡之爾來三十餘
 年輻方策名使人驗 鄭光業 撫言鄭光業新及第年宴次有子
 之松圍果三尺矣 鄭光業 撫言鄭光業新及第年宴次有子
 業撤筵中器物悉授其 元察 元充 因話錄刑部郎中元節之
 母別徵酒器盡歡而散 元察 元充 因話錄刑部郎中元節之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七

文既寡居奉道受錄于吳筠長子固早有名次子察進士及
 第長子憐好道不仕次子充進士及第 按此文疑有脫誤 蘇
 新書藝文志進士第 董禹 薛廷珪授董禹左諫議大夫 王翊
 按舊書列傳之王翊別是一人 張林 北夢瑣言唐張林本士
 御為詩小巧多采景於園林亭沼間至如菱葉乍翻人 索元禮
 採後行花初沒舸行時他皆此類受存于崔相昭緯 索元禮
 通志氏族略序 元潮 通志氏族略序 元潮 通志氏族略序
 有素元禮登科 元潮 通志氏族略序 元潮 通志氏族略序
 原亂離客 王滌 唐詩紀事滌字川 崔育 太平廣記唐前
 于邊土 王滌 唐詩紀事滌字川 崔育 太平廣記唐前
 瑣言唐榮陽鄭準以文筆依荆州成中令常欲比肩陳阮自集其
 所作為三卷號劉表軍書雖有胸襟而辭體不雅賀襄州趙令嗣
 贊其書云不沐浴佩玉而有祁兆不登山取符而無恤封是于慶
 賀中顯言其庶賤也鄰道之敬其若乎應舉日詩卷題水牛曰
 尾跳朝士以為大笑 張茂樞 新書張延賢傳次宗子茂樞字休
 尾跳朝士以為大笑 張茂樞 新書張延賢傳次宗子茂樞字休

張濟美 舊書張錫傳濟美贈 陳峴 陳渤 徐錯陳氏書堂 記得陽廬山之

陽有陳氏書樓子弟之秀者弱冠以上皆就學焉 錢若愚 北夢 自龍紀以降崇之子說從子渤族子乘登進士第 瑣言

唐乾前中道士楊雲外常以酒 蕭希甫 北夢瑣言希甫進士及 自前前進士錢若愚甚敬之 新五代史瑣聞人也 李珣 新五代

姓名為皇南校書郎 何瓚 唐末舉進士及第 李珣 新五代 傳瑣聞希甫知制誥 廣記五代史瑣聞字台秀舉進士第 太平

舉進士及第 李琪 廣記五代史瑣聞字台秀舉進士第 太平 盧遜 永樂大典引宜春志盧遜唐末奇 敖頴 鄧名世古今姓氏

進上第第 孫展 撫言孫泰山陽人少師黃甫穎操守頗有古賢 日其長損一目汝可娶其女弟姨卒泰娶其姊或詰之泰曰其人

有廢疾非泰不可適原皆服泰之義嘗于都市鐵燈臺市之而命 刷洗即銀也泰亟往還之中和中將家於義興置一別墅用緡錢

二百千既半授之矣泰游吳興郡約回日當詣所止居兩月泰過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七

停舟途步復以餽資授之俾其人他徙於時觀一老嫗長勤數聲 泰驚悸召語之嫗曰老婦常違事翁姑于此子孫不肖為他人所

有故悲耳泰無然久之因給曰吾適得京書已別除官固不可駐 此也所居且命爾子掌之吾說解維而逝不復返矣子展進士及

第入梁 游恭 十國春秋游恭建安人 毛文錫 十國春秋毛文 為首郎 游恭 登唐進士第其後仕吳 楊義 十國春秋李戴唐平章事

十四登進士第後仕蜀 李戴 十國春秋李戴唐平章事 方十國春秋楊義方眉山人 欣彪 通志氏族略五代貞明 少舉進士第其後仕蜀 盧億 宋史盧多遜傳父億字子元

承贊 通志氏族略五代貞明 盧億 宋史盧多遜傳父億字子元 復試進士校書 馬玠 太平廣記引廣異 寶貞固 宋史本傳貞 郎集賢校理 記馮玠應舉及第 固字體仁同

州白水人父專貞固同光 蕭孔冲 十國春秋蕭孔冲建安 中舉進士補萬全主簿 蕭孔冲 十國春秋蕭孔冲建安 天咸中舉進士第釋褐鳳翔掌書記 楊昭儉 宋史本傳昭

長安人曾祖嗣復祖景梁昭儉後唐 龐式 玉堂閒話唐 士龐式肄業於嵩陽觀之 龐式 宋史本傳象字日用幽州安次 側後登第除樂鄉縣令 龐式 宋史本傳象字日用幽州安次

進上 宋琪 鄉室防齊名晉天福中戎虜昌熾每歲開貢籍琪舉 中舉 宋琪 鄉室防齊名晉天福中戎虜昌熾每歲開貢籍琪舉 進上 宋温 楊德宋混神道碑考温 王著 宋史本傳著字成

乾祐中舉進士 按摹溫化帖之王著字知微於蜀明經及第亦 有傳見宋史蓋摹帖者為翰林侍書王著此所載者為翰林學士 王 高錫 宋史本傳錫字天福河中 李瑩 宋史隱逸李濟傳濟

廣順進士蒲帥 劉袞 舊五代史本傳袞彭城人蘇進士第任左 張鐸 蔚為記室 劉袞 拾遺 按袞與眉載齊名當亦廣順間進 士 鄭起 宋史文苑傳鄭起字孟隆舉進士周廣順初調補尉氏

云揚袂入澤宮 郭昱 宋史文苑傳郭起傳時有郭 楊口 送弟 鶴心一箭中 郭昱 昱者周顯德中登進士第 楊口 送弟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七

歸鄉詩注故侍讀尚書 王慎微 王汀 王汀應舉時至滑州旅 十五翁周顯德中登第 王慎微 王汀 店夢射王慎微一箭而

中及將放榜或告曰君名第甚卑汀答曰苟成名當為第六人及 見榜果如所言或者問之則告以夢王慎微則前年第六人及第

今射而中之故 馬極 青箱雜記鄉人上官極舉不第年及五 知亦此科第也 馬極 青箱雜記鄉人上官極舉不第年及五 已隱晦歸視其表乃五代時門狀一幅日救賜進 高聳 高聳應

士及第馬極右極伏蒙禮部放榜救賜及第謹請 高聳 高聳應 電時冥有一小龍子在龍吐出一石子輩得之占者曰雷電晦冥

變化之象一十科也將來科第其十數矣及將放榜有一吏持 主文帖子至問小吏姓名則曰姓 龍詢其名第高卑則曰第十人 明經科

張文瓏 舊書本傳貝州武城人大業末徙 裴行儉 舊書本傳行 周驃騎大將軍汾州刺史瑯琊郡公祖定高馬翊郡守父仁基隋

左光祿大夫行儉初以門蔭補宏文生貞觀中舉明經 張說表

578

公神道碑公諱行儉字守約河東聞喜人 牛口太平廣記引紀
 明經補左屯衛倉曹詔舉博雅州司上 閻唐牛騰字思
 遠其子未弱冠明經擢第 任敬臣 舊書孝友傳任敬臣字希占
 王勃等四人皆出其門下 棧州人刻志從學十六刺史
 崔樞欲舉秀才自以學未廣 崔汲 明經擢第兄 孟曜 明經擢
 遷去又三年卒業舉孝廉 進士崔滄下 孟曜 明經擢
 上孟 馮元常 舊書良吏傳元常相 王義方 舊書忠義傳王義
 誦下 州祐陽人舉明經 蘇頌 舊書唐瑋神道碑瑋
 明 唐休璟 新書本傳名瑋以字行舊書本傳京兆始平人曾祖
 字休璟晉昌酒 張宏雅 明經及第見 元讓 舊書孝友傳元讓
 泉人射策高第 宰相世系表 雍州武功人弱冠
 明經 裴炎 舊書本傳絳州聞喜人少補宏文生在館垂 姚瑋
 擢第 十載尤曉春秋左氏傳及漢書推明經第 姚瑋
 舊書本傳瑋字令璋散騎常侍 張元弼 府功曹參軍事張君墓
 思廉之孫承徽中明經擢第 張元弼 府功曹參軍事張君墓
 詔府君諱元弼字神匡范陽方城人五歲而孤志學伏膺于大儒
 谷那律為諫議大夫絀書秘府府君以明經擢第隨律典校墳籍

七德職為益州府功曹參軍事 按元弼即東之之父其後丁鳳
 撰元弼曾孫軫墓誌言元弼秀才擢第拜長安尉益府功曹以明
 經為秀 姚班 舊書姚瑋傳班 乙速孤行儼 尚神客乙速孤神
 才諫 姚班 少好學舉明經 乙速孤行儼 尚神客乙速孤神
 高第朝請大夫行綿州司馬行儼劉憲乙速 格輔元 舊書岑文
 孤行儼碑公諱行儼承徽中司生成生擢第 格輔元 舊書岑文
 弱冠舉明經 按輔元 劉口 蘇頌 司農卿劉公神道碑公諱某
 見乾封元年素科 孫義普 字智周樂安人以明經擢第以
 景龍三年卒年七十七推 孫義普 字智周樂安人以明經擢第以
 之弱冠在承徽二三年 釋褐魏州昌樂縣令見孫君
 墓 李昭德 舊書本傳京兆長安人父乾祐 李嗣真 舊書方伎
 滑州巨城人父彥崇 王峻 舊書本傳滄州景城人徙家于洛陽
 嗣真弱冠明經舉 祖有方峴州刺史峻弱冠明經擢第
 張知元 張知晦 張知審 張知泰 張知默 舊書良吏傳
 河東人徙家於岐兄弟 宋慶禮 舊書良吏傳宋慶禮洛州
 五人皆以明經擢第 承平人舉明經授衛縣尉 羅

卷二十七

道琮 舊書儒學傳道琮蒲州 高子貢 舊書儒學傳子貢和州歷
 經以明 王元威 州鄆城人少舉明經 韋叔夏 舊書儒學傳叔
 安石兄也 韋安石 舊書本傳京兆萬年人周大司空鄆國公孝
 舉明經 高叡 舊書忠義傳高叡雍州萬年 祝欽明 舊書
 州刺史安石 高叡 人少以明經舉除桂州都督 祝欽明 舊書
 應明經舉 雍州始平人少通五經 張路斯 唐張公廟碑南陽張公
 兼涉眾史百家之說舉明經 十六中明經第景龍中為宣城令宋蘇軾有昭靈侯廟碑末節作
 辨名志云張名路者當是句讀以斯字屬下句揮靡後錄辨其誤
 按張公即蘇 狄仁傑 舊書本傳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 韋
 抗 舊書韋安石傳從父兄于抗弱冠舉明經蘇頌 蕭文裕 楊炯
 縣主簿蕭文裕贊文 楊去盈 楊炯從弟去盈墓誌國子進士楊
 裕就列明經擢第 楊去盈 楊炯從弟去盈墓誌國子進士楊

志言德成麟角道尊于壁水之前翼若鴻毛俯拾于金 格遵新
 門之下銘又言明經大學策射鴻都是明經及第也 格遵新
 岑文本傳格輔元 馬口 張說故洛陽尉贈朝散大夫馬府君碑
 子遵亦舉明經第 馬口 君諱某扶風人入太學舉明經補巴西
 尉 陸孝斌 張說贈齊州司馬陸公神道碑孝斌字順河南 陸
 元方 張說文昌左丞陸公墓誌元方字希仲蘇州吳縣人始
 以司成明經業優擢第舊書陸元方傳元方舉明經 許
 伯會 舊書孝友傳伯會越 鄭孝本 孫述鄭孝本墓誌孝本第
 州蕭山人舉孝廉 鄭孝本 孫述鄭孝本墓誌孝本第
 光楚客 盧藏用景星寺碑都督光府君名楚客 李元福 李華李
 趙郡李氏白後魏義豐誌 封口 陳子昂臨邛縣令封君遺 康
 公瓌七代至明經君元福 愛碑公名其以明經擢第 康
 安國 顏魯公康希銑神道碑父安國明經高第又云君之先君至
 希銑之父安國至希銑之姪瓌及瓌之子南華為四代 新
 書藝文志康安國以明經高第直國子監教授三館進士 崔

卷二十七

神慶 舊書崔襄元傳神慶明經 章綱 韋虛心 韋虛舟 皆舉

見新書 盧從愿 舊書本傳 冠明經舉 按 楊靈蔚 常表

匡城縣令楊君墓誌 郭口 常表 咸陽縣丞郭君墓誌 郭君墓誌

殷元覺 馮宿股公家廟碑 衛尉府君諱 張擇 白居易和州刺史

好學能屬文 寶口 張九齡河南少尹寶府君墓誌 章口

鄉試登明經第 某京兆杜陵人始以崇文生明經上第 孔若思 舊書文苑傳孔

麻察 河東人明經 田歸道 田仁會子弱冠明經 章景駿

舉 韋岳子明經舉 姜師度 舊書長吏傳 徐有功 新書本傳

見舊書 長吏傳 度魏人明經舉 杜景儉 舊書本傳 冀州武

有功 國子博士文遠孫也舉明經 杜景儉 邑人少舉明經新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七 書作景任初名元方垂拱中改太平 楊再思 舊書本傳 鄭州原

敬暉 舊書本傳 絳州太 杜暹 則天初為監察御史通事繼母

以孝聞 王賈 太平廣記引紀聞 王賈年十七詣京 崔日知 新

舉明經 蘇珣 舊書本傳 雍州 裴寬 裴珣 舊書裴淮傳 寬兄

第 按傳有弟珣為河內郡 積无量 舊書本傳 字宏度 杭州鹽

經 陳元敬 盧藏用 陳子昂 別傳 父元敬 以明經擢第 授文林郎

二鄉貢明 盧同 梁肅舒州望江縣丞 盧公墓誌 岑植 張景毓

君德政碑 君名植 字德茂 南陽棘陽人 弱 李口 常表 贊善大夫

冠以簪纓 貴胄 調補 修文生 明經擢第 李口 李君墓誌 君諱

某以五經高 章綱 獨孤及故朝議大夫申王府司馬上柱國贈

第冠名太學 張九齡 裴公神光庭字連城 河 陳巖 宣室志 頌

登賢 裴光庭 東閣喜人神龍初明經擢第 王進思 王進思碑 進思字令口 本太原

叶夢武 陽人景龍末舉 王進思 今為洛陽人年十八宿衛

附學明經擢第 授 崔長佐 新書 崔元翰傳 父長佐與齊國

皇 舊書 白居易傳 鍾生季庚自銓至 潘好禮 舊書 長吏傳 潘好

明經 永樂大典 引廣宗縣團經志 好禮 宗城人 事唐第明 李愷

經 元和姓纂 唐侍御史岐王府司馬潘好禮 潘尼之後 李愷

舊書 李愷 大原文水人 尹思貞 新書 儒學傳 尹愷 父思貞 陸

早年 聰敏 以明經舉 裴子餘 舊書 孝友傳 裴守貞 子子

璪 字仲宋 舉明經 元方之 常敬忠 唐 語林 開元初 潞州 常敬忠 十

朱守瓊 國子監明經 見 常敬忠 五明經 擢第 數年 徧通 五經 上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七 書自舉云 一徧誦 千言 教赴 中書 考試 張燕公 問曰 學士 能一徧

誦 千言 十徧 誦 萬言 乎 對曰 未嘗 自試 燕公 遂出 書 謂之 曰 可 十

徧 誦 之 教 志 危 坐 而 讀 每 徧 書 地 為 記 讀 七 徧 起 曰 此 已 誦 得 燕

公 執 本 觀 覽 不 暇 而 敬 忠 誦 畢 不 差 一 字 即 日 開 奏 拜 東 宮 衛 佐

仍 直 集 賢 院 鄭欽說 新書 儒學傳 欽說 開元 初 由 新 裴稹 裴

侍講 毛詩 鄭欽說 津丞 請試 五經 擢第 授 登 縣 尉 裴稹 裴

故朝 議郎 行 尚書 祠部 員外 郎 裴君 墓誌 積 李季卿 新書 李適

字 道安 河 東 聞 喜 人 開 元 初 舉 孝 廉 高 第 李季卿 傳 適 子 季

卿 舉 明經 張志和 新書 本傳 張志和 字子同 婺州 金華人 始 名

志 和 碑 元 眞 子 姓 張 氏 木 名 龜 盧巖 明經 直 太常 王璠 王

大典引豫章志鄧承緒豫章南昌人 章仇元素 幸述章仇元素 開元中九經擢第對策三登科甲 顏同寅 顏含十二代 顏激之 顏潛之

即章仇兼瓊之父 顏和中 顏至誠 顏敬仲 顏大智 顏含十四代 顏搢 顏援 顏挺 顏據 顏揆 顏撰 顏含

孫並明經以上皆 顏溫 顏泳 顏陵 並明經見顏魯 顏傳經 孝廉見張參 顏

見顏魯公晉顏含碑 顏真卿 顏真卿 顏真卿 顏真卿 顏真卿 顏真卿

顏溫 顏泳 顏陵 公顏惟貞碑 顏傳經 五經文字序 顏真卿 顏真卿

春卿 新書春卿十六舉明經拔萃高第 顏真卿 顏真卿 顏真卿 顏真卿

耿介舉 顏頰 顏頰 顏頰 顏頰 顏頰 顏頰 顏頰 顏頰 顏頰 顏頰

經 崔器 舊書本傳深州安平人曾祖恭禮尚神 李彭 李彭 李彭 李彭

新書 趙隨 五經登科見 蔣清 蔣清 蔣清 蔣清 蔣清 蔣清 蔣清 蔣清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七 裴胄 舊書本傳字 裴胄 裴胄 裴胄 裴胄

承 舊書本傳趙郡高邑人吏部侍郎至遠之 裴胄 裴胄 裴胄 裴胄

第 裴誥 舊書本傳字士明河南洛陽人父諱誥舉明經 裴誥 裴誥 裴誥 裴誥

王 善 舊書本傳揚州倉曹參軍王以明經進 裴誥 裴誥 裴誥 裴誥

段秀實 舊書本傳舉明經其友易之秀實 鄭回 鄭回 鄭回 鄭回

本相州人天寶中舉明 歸崇敬 舊書本傳字正禮蘇州吳縣人 歸崇敬 歸崇敬

經授衡州西瀘縣令 歸崇敬 舊書本傳字正禮蘇州吳縣人 歸崇敬 歸崇敬

業擢第 穆甯 舊書本傳懷州河內人父元休甯少以明經 穆甯 穆甯 穆甯 穆甯

鎮 柳宗元 先侍御史府君神道 白季庚 白季庚 白季庚 白季庚

明經出身 按 盧嶽 嶽宇周翰天寶末擢明經 崔衍 崔衍 崔衍 崔衍

傳衍天寶 元正 元季方 明經高第正弟季方舉明經 裴演 裴演 裴演 裴演

末擢明經 元正 元季方 明經高第正弟季方舉明經 裴演 裴演 裴演 裴演

裴江 叔卿子皆明經 張九皋 蕭昕張九皋神道 鄭叔則 鄭叔則

福建觀察使鄭公墓誌叔則 皇甫 梁肅鄭州新鄭縣尉皇甫 皇甫 皇甫

榮陽人未冠以明經擢第 衛密 顏真卿惟真碑崇 董晉 董晉

經登 呂 梁肅外王父贈祕書少監呂公 李楚金 李楚金 李楚金 李楚金

楚金明經出身 按舊書 衛密 顏真卿惟真碑崇 董晉 董晉

本傳明經及第 韓愈董晉行狀晉字混 盧士瓊 盧士瓊 盧士瓊 盧士瓊

成河中虞鄉萬歲里人少以明經上第 盧士瓊 盧士瓊 盧士瓊 盧士瓊

德卿 范陽人明經及第 盧士瓊 盧士瓊 盧士瓊 盧士瓊

人 祠部郎中融之長子明經及第 盧士瓊 盧士瓊 盧士瓊 盧士瓊

穆員 京兆少尹李公墓誌 趙 趙 趙 趙 趙 趙 趙 趙 趙 趙 趙

任字公輔弱冠擢明經 趙 趙 趙 趙 趙 趙 趙 趙 趙 趙 趙

科 盧邁 舊書本傳兩經及第 盧邁 盧邁 盧邁 盧邁 盧邁 盧邁 盧邁 盧邁

王 王彝倫 海王府君諱某府君舉明經授任氏尉夫人從于北 王彝倫 王彝倫

二子長曰彝倫舉五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經早天少曰叔文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明經見宰 鄭約 移員河南府洛陽縣主簿 草丹 草丹 草丹 草丹

相世系表 鄭約 移員河南府洛陽縣主簿 草丹 草丹 草丹 草丹

京兆萬年人早孤從外祖顏真卿學擢明經調安遠令以讓 李 李 李 李

庶兄復舉五經高第 應咸陽尉又見杜牧遺愛碑韓愈墓誌 李 李 李 李

異 補華州參軍拔萃登科又見權德輿李公墓誌 權少成 權少成 權少成 權少成

更 權少成 墓誌君甫成道通左史古文 房武 房武 房武 房武

令狐丞簡 劉禹錫令狐楚家廟神惟太保府君志為 錢仁

羅隱司儀錢公傳公諱仁 君子儒以明經居上第 按即楚之父 韋真

韓愈章丹墓誌有子曰真年 李少安 權德輿李少安墓誌少安

十五明經及第嗣其家業 馬晞 馬煜 龍執易武陵郡王馬公神道

授冀州阜城縣尉 姜荆寶 雲溪友議荆寶明經及第再選請

軍並擢宏文館明經 楊南 庚卿之父擢 畢垌 新書畢構傳構子垌為

宗之初也 楊南 明經見新書 廣平太守拒安祿山城

陷抗生垌始四歲以細 程昇 舊書本傳京兆長 賈耽 舊書本

弱得不殺後舉明經 孔戢 弟也舉明經登第判入高等 許孟容

以兩經登第 杜行方 杜府君墓誌云公臨行方字友直京兆口

舊書本傳究 王氏易登科 卷二十七

國庠以口明擢第釋褐任 張質 太平廣記引贊元怪錄張質者

石司禦率府口曹參軍 裴均 新書裴 裴均 行儉傳

尉 韋辭 舊書本傳字踐之祖召鄉洛陽丞父均 裴均 行儉傳

裴光庭子積積子情情子均 辛祕 舊書本傳虜西人少嗜學貞

字君齊以明經為諸暨尉 柳宗元 裴崇豐 二陵集禮後序注辛祕貞

元中擢明經第 西陽雜俎辛祕五經擢第 趙業 酉陽雜俎元

中選授巴 章綬 伯兄綬擢明經 張存 鄉貢明經清河張存

州清化令 崔戎 舊書本傳字可大高伯祖元暉神龍初封博陵郡王 杜義

符 呂溫 杜公夫人李氏墓誌 李位 使李公墓誌公諱某始以通

經入宏文館登有司 李瀚 柳宗元 李侍御墓誌監察御史瀚

第韓注李公諱位 趙矜 趙宏智曾孫璋明經見新書 柳宗元 故襄 許口 歐陽詹

許少府之任序今年孝廉郎高陽許君授常熟尉 鄭伯義 歐陽

君十三舉明經十六登第後三舉進士皆屈于命 唐允 韓愈唐

州韓城縣西尉 唐允 韓愈唐 唐允 韓愈唐

經登科又三舉進士屈于命 又有與鄭伯義以明 唐允 韓愈唐

氏墓誌唐 石洪 新書烏重允傳石洪字溶川有至行舉明經

元明經 王彥威 舊書本傳彥威太原人新書舉明經甲

前曾任冀州判 權頊 頊以經明為鳳州兩當令 崔蕃 公諱蕃字

子美始以五 師陳魏郡博陵人 大王父元隱王父誦父濬公

名第第八 殷侗 舊書本傳侗陳郡人貞元末以五經登第

路隨 舊書本傳字南式高祖節高宗朝為越王府東閣祭酒曾祖

卒於戎鹿隨以通 程脩己 程脩己墓誌公諱脩己字景立曾祖

經調授潤州參軍 廉來京師 朱景元 唐朝名畫 蔡少霞 太平廣記引集異記蔡

錄程脩己冀州人應明經擢第 蔡少霞 太平廣記引集異記蔡

經得第選新州參軍 集異記蔡少霞陳留人早歲明經得第再

按兗州泗水丞元和初物故 蘇詩注引薛用弱集異說太平廣

記引集 馮漸 宣至志河東馮漸名 周口 宣至志故南周氏子

明經上第調 顧謙 宗城縣令顧府君墓誌謙字自倚其先吳郡

選得尉崑山 孫樵 故倉部郎中康公墓誌公十二男長日

言貫穿精義 康言 齊鄉貢進士次日顏鄉貢進士次日言明經

及 李掖 權德輿李伯康墓 皮行修 皮日休皮子世錄從翁諱

李或 權德輿李雍墓誌有子元之仕至 權少清 權德輿叔

有男子五人次日 章璆 杜牧章溫墓誌生四 張聿之 宗城縣

少清以明經甲科 姚安之 宗城縣令顧府君墓誌次女許嫁

舒守謙 杜陽雜編舒守謙即元與之族處元與舍未嘗一日有
 守謙辭往江南行 李德元 唐李君故夫人杜氏墓誌夫人生二
 及昭應元與及禍 高重 新書高士廉傳士廉五世孫重字文明
 經登科 八少以五 張智周 張仲方之子明經見 孔遵孺 孔遵憲
 孔溫裕 韓愈孔幾墓誌子遵孺遵憲溫裕皆明經 潘元
 簡 吏部常選潘府君墓誌父元簡積學成業溫 王凝 舊書王正
 致 少孤宰相鄭肅之甥 牛蔚 僧孺子十五應兩經 王晟 宰相
 依 勇氏年十五兩經擢第 牛蔚 僧孺子十五應兩經 王晟 宰相
 世 系表成 張紹儒 宰相世系表紹 張忠 忠明經及第見宰相
 明 經及第 艾居晦 前四門 陳玠 前四門館明經皆石經 劉映 李商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七
 贈送前劉五經 朱冲和 金華子朱冲和五經及第梓其 柳玘
 映三十四韻詩 強敏好干許人號為官途惡少
 舊書柳公綽傳仲 王台老 宰相世系表台 張克勤 太平廣記
 郭子玘應兩經舉 劉算辭 金華子記鈞駱駝事 李同 彬之子前明
 應明經舉後 崔翰 太平廣記引集異記崔 杜禮 按禮即景福中
 文氏墓誌 崔翰 太平廣記引集異記崔 杜禮 按禮即景福中
 咸通時人 文範年 十國春秋文谷傳漢文翁之裔
 明經為德宗諫官見宋 文範年 十國春秋文谷傳漢文翁之裔
 查籍撰杜華老行狀 文範年 十國春秋文谷傳漢文翁之裔
 任彰 敬稔 宋文彥博撰其父文範墓誌云府君諱鏡字挺之家
 明令 敬稔 宋文彥博撰其父文範墓誌云府君諱鏡字挺之家
 也至聖朝以避翼祖廟諱遂不復舊高祖昭大和中由鴻臚丞辟
 北都留守判官曾王父稔時以明經中第守汾州參軍 按改姓
 在後晉時則在 劉度 永樂大典引龍江志劉度京兆萬年人唐
 唐時馬光十 楊廷式 十國春秋楊廷式泉 周延禧 徐鉉周廷
 見司馬光十 楊廷式 十國春秋楊廷式泉 周延禧 徐鉉周廷
 國紀年序 楊廷式 十國春秋楊廷式泉 周延禧 徐鉉周廷

延禧明經擢第有吳之 夏侯浦 宋史夏侯嶠傳父浦梁開平
 霸受辟為淮南巡官 景範 扈載撰景範神道碑
 田敏 少通春秋之學梁貞明中登科 景範 扈載撰景範神道碑
 古升廟廟之才必以經濟顯而公以明經擢第於春官氏 聶崇
 按範卒于周顯德二年五十二登第當在晉漢時
 義 宋史儒林傳聶崇義河南洛陽人少舉 孫蘭 通鑑長編宋太
 三禮漢乾祐中累官至國子禮記博士 孫蘭 祖建隆元年二
 月前鄉貢三傳孫蘭治左氏春秋聚徒教授其門人有被黜退
 者蘭乘醉突入貢部喧譁不已按稱前鄉貢則當五代末登第
 制科
 張行成 舊書本傳行成定州義豐人大業末察孝廉為謁者臺散
 從員外郎王世充借流以為度支尚書世充平以隋資補
 宋州穀熟尉又應制舉乙 盧莊道 太平廣記引御史臺記盧莊
 科授雍州富平縣主簿 道年十二造高士廉士廉具
 以問太宗召見策試擢第年十六 任敬臣 舉制科擢許王文
 授河池尉滿二歲制舉擢甲科 任敬臣 學見舊書孝友傳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七
 孔昌 廣成貞觀中對策高第 王勉 舊書王贊傳勉制策登
 作試賢 冉實 張說河州刺史冉實神道碑應入科舉策問高第
 上第 冉實 授蘇州司戶參軍轉揚州大都督倉曹參軍又舉
 四科敷言簡帝除 馬頰 舉進士又舉入科上 李懷遠 舊書
 益州專江縣令 李嶠 舉制策甲科遷長安 徐彥伯 舊書本
 邢州人舉 李嶠 舉制策甲科遷長安 徐彥伯 舊書本
 四科東擢第 李嶠 舉制策甲科遷長安 徐彥伯 舊書本
 暇 邱人少以文章稱名河北道安 張廷珪 舊書本傳弱 魏奉
 無大 使薛元超表薦之對策擢第 張廷珪 舊書本傳弱 魏奉
 古 大 唐 擢第 張元弼 張元弼 張元弼 張元弼 張元弼 張元弼
 甲 科 擢 第 張元弼 張元弼 張元弼 張元弼 張元弼 張元弼
 擢 第 張元弼 張元弼 張元弼 張元弼 張元弼 張元弼
 慶 四 年 宋 瓌 蘇頌 授姚元之等兼太子庶子制姚元之宋瓌等並
 元 之 已 見 下 陸元方 舊書本傳元方 權若訥 權德輿故通議
 筆 成 章 科 陸元方 舊書本傳元方 權若訥 權德輿故通議

583

專梓川刺史上柱國權公文集序公諱若訥

永崇開耀之後以人文求士應詔累踐甲科 閣朝隱 舊書文苑

廉讓科補 鄭惟忠 舊書本傳天授中應舉召見則天臨軒問諸

武陽尉 舉人何者為忠諸人對不稱旨惟忠對曰臣

問忠者外揚君之美內匡君之惡則天曰善授左司禦 王珣

率府內曹參軍 按惟忠儀鳳中進士則此為制舉 王珣

進士應制科 王珣 舊書本傳弱冠應 徐安貞 舊書文苑傳

藍田尉見新書 王珣 制舉奉禮郎 徐安貞 舊書文苑傳

龍邱人嘗應制舉一歲三擢甲科 唐詩紀事安貞 張口

始名楚璧三登制舉甲科新書褚无量傳作徐楚璧 張口

李君莫高窟佛龕碑造于聖曆 章見素 舊書本傳字會徵京兆

元年題張大忠書弟應制舉 萬年人父湊見素學科

科第 按學 杜文範 太平廣記引御史臺記杜文範襄陽

科第有誤字 杜文範 人自長安尉應舉擢第拜監察御史 王

詔徵賢良策在甲科 陸象先 舊書陸元方傳元方字象先

陸餘慶 舊書陸元方傳元方從叔餘慶陳右軍 盧藏用 新書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七 陸象先 舊書陸元方傳元方字象先

應縣令 楊悟虛 舊書楊收傳高祖悟虛應賢 楊茂謙 舊書良

舉甲科 楊悟虛 舊書楊收傳高祖悟虛應賢 楊茂謙 舊書良

茂謙清河人起家 王昇 白居易揚州倉曹參軍王府君墓誌府

策登科 按文苑英華作王昇沈謀秘略策亦載文 林游楚和

苑英華昇即王播之祖舊書王播傳祖昇成陽令 林游楚和

正方 程 李邕桂府長史程府君神道碑公諱某字某 楊鷗符

犀浦縣令楊府君墓誌府君諱鷗字叔儀年甫弱冠推丹鄉

里舉秀士未果銓試遭司馬捐館崩迫歸絳營卅三年服除承順

遺命再射羽發以制科登 鄧承緒 對策三登甲科 邵瓊之

第解褐授隴州州判 鄧承緒 對策三登甲科 邵瓊之

讓吏部侍郎表臣父殿中侍御史瓊之遇元宗撥 李季卿 舊書

亂與邦歎應數國累登甲乙之第再踐準繩之任 李季卿 舊書

之傳李卿願工文詞應 敬括 舊書本傳括 王冕 劉禹錫 元宗

制舉登博學宏詞科 敬括 舊書本傳括 王冕 劉禹錫 元宗

御層樓發德音懸文詞政術科以置 王緝 唐詩紀事緝登文詞

髦士府君策最高 按見即泚之父 王緝 唐詩紀事緝登文詞

籍之判策屢登甲科 按舊書本傳緝應草澤 李粲 新書元德

制科選南華令 按粲字伯高趙人擢制科應官 李粲 新書元德

州刺史見顏真卿登峴山觀李左相石尊聯句詩注 于休烈 舊

本傳應制 郝純 舊書郝士美傳父純舉進士 元德秀 獨異志

策登科 郝純 舊書郝士美傳父純舉進士 元德秀 獨異志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七 秀明經制策入仕其一一篇自述云延英對引綴衣郎紅硯宣毫各

別床天子下簾親自問宮人手裏過茶湯是時貴族競應制科用

為男子榮進莫若茲矣乃出自河南之詠也 房梁 梁肅房正字

按德秀開元二十一年進士此誤以為明經 房梁 梁肅房正字

584

中書考試涉令善書者二十人各執筆操紙就席環庭而坐俱占
 題目身自巡歷依題口授言訖即過周而復始至午後詩成七千
 餘言仍請滿尚宰相云七千可謂多矣何必須萬具以狀開拜太
 公廟丞直廣文館時號張萬言張中立墓誌云涉以文學登制策
 科 蔣鎮 舊書本傳常州義興人尚書 王俊 劉禹錫字真長
 始以崇文生應深謀祕策 奚敬元 敬元以詞藝登文制策
 考入上第拜監察御史 張因 柳宗元先君石表陰先友記張因舉詔
 按陟登文詞清麗 張因 策為長安尉又東明張先生墓誌云東
 明先生張氏曰因嘗以文薦于天 張署 見進 韓昆 南部新書韓
 子天子策試甚高以為長安尉 張署 見進 韓昆 南部新書韓
 制科第三等敕頭代皇異之詔下日坐以采輿 李虞仲 舊書本
 翠龍命近臣持采仗鞭厚錫箱帛以示殊澤 馮葑 葑登制策見
 策登 陳元錫 舊書陳夷行傳弟 馮葑 葑登制策見 張登 乾
 子南陽張登制舉登 虞咸 制科三等敕 表次元 南部新書表
 科表樞與為師友 虞咸 頭詳進上下 表次元 次元制策宏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七 毛

諸科
 賈言忠 大唐新語賈言忠數歲記諷 王邱 舊書本傳光祿卿同
 左庶子邱年十一童子舉擢第時類以 李朝隱 舊書本傳京兆
 誦經為課邱獨以屬文見擢由是知名 裴濟 景子明法見
 法舉拜 裴潤 裴淨 叔子皆明法 裴濟 景子明法見 盧
 臨汾尉 裴潤 裴淨 叔子皆明法 裴濟 景子明法見 盧
 李華 興表弟盧復書與弟別來十餘 李口 梁肅處州刺史李
 復 年比間在代湖之地明時道舉出身 王沼 劉禹錫王涯先廟碑太尉府君
 西成紀人字曰公受生而 王沼 劉禹錫王涯先廟碑太尉府君
 聰適以黃老學一舉登第 生三子長曰沼以神童仕至檢
 即禮部郎中 吳通元 神童舉見舊 程昇 舊書本傳明經及第
 登開元禮科授 嚴灌夫 雲溪友議三史嚴灌夫娶毗陵 裴口
 華州鄭縣尉 慎氏按三史蓋以三史登科也 裴口

元稹贈左散騎常侍裴公墓誌 薛敖 前鄉貢明法見世系 寶
 公諱某通開元禮書中甲科 道舉出身見 李栖桐 道舉擢第 朱朴 新書本傳朱朴襄州
 宰相世系表 昭宗朝以鄉薦擢第時年六歲 鄭小誦 宰相世系表
 身 杜輦 唐李光撰杜輦墓誌銘杜氏故京兆人五世祖輦 楊
 彥伯 精神錄楊彥伯廬陵新淦人童 羅修古 十國春秋羅隱父
 子科及第天福辛酉歲赴選 郭峴 禮其未云廣順三年癸丑五月
 王恕 後唐時童子及第 郭峴 禮其未云廣順三年癸丑五月
 雕造九經書畢前 鄉貢三禮郭峴書

登科記考 卷二十七 南菁書院藏書

別錄上

唐制取仕之科多因隋舊然其大要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

縣者曰鄉貢皆升於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經有

俊士有進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

道舉有童子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

三禮有二傳有史料按有史料三字疑衍當即一史三史也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大

子自詔者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焉凡學六皆隸於國子監國

子學生三百人以文武三品以上子孫若從二品以上曾孫及勳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官二品縣公京官四品帶三品勳封之子為之太學生五百人以

五品以上子孫職事官五品替親若三品曾孫及勳官三品以上

有封之子為之四門學生千三百人其五百人以勳官三品以上

無封四品有封及文武七品以上子為之八百人以庶人之俊異

者為之律學生五十人書學生三十人算學生三十人以八品以

下子及庶人之通其學者為之京都學生八十人大都督中都督

府上州各六十人下都督府中州各五十人下州四十人京縣五

十人上縣四十人中縣中下縣各三十五人下縣二十人國子監

生尙書省補祭酒統焉州縣學生州縣長官補長史主簿凡館二

門下省有宏文館生三十人東宮有崇文館生二十人以皇總麻

以上親皇太后皇后大功以上親宰相及散官一品功臣身食

封者京官職事從三品中書黃門侍郎之子為之凡博士助教分

經授諸生未終經者無易業凡生限年十四以上十九以下律學

十八以上二十五以下凡禮記春秋左氏傳為大經詩周禮儀禮

為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傳穀梁傳為小經通二經者大經小經

各一若中經一通三經者大經中經小經各一通五經者大經皆

通餘經各一孝經論語皆兼通之凡治孝經論語共限一歲尙書

公羊傳穀梁傳各一歲半易詩周禮儀禮各二歲禮記左氏傳各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三歲學書日紙一幅間習時務策讀國語說文字林三蒼爾雅凡

書學石經三體限三歲說文二歲字林一歲凡算學孫子五曹共

限一歲九章海島共三歲張邱建夏侯陽各一歲周髀五經算共

一歲綴術四歲緝古三歲記遺三等數皆兼習之旬給假一日前

假博士考試讀者千言試一帖帖三言講者一千言問大義一條

總三條通二為第不及者有罰歲終通一年之業口問大義十條

通八為上六為中五為下併三下與在學九歲律生六歲不堪貢

者罷歸諸學生通二經俊士通三經已及第而願留者四門學生

補太學太學生補國子學每歲五月有田假九月有授衣假二百

里外給程其不帥教及歲中違程滿三十日事故百日緣親病二
 百日皆罷歸既罷條其狀下之屬所五品以上子孫送兵部準蔭
 配色每歲仲冬州縣館監舉其成者送之尚書省而舉選不辭館
 學者謂之鄉貢皆懷牒自列於州縣試已長吏以鄉飲酒禮會屬
 僚設賓主陳俎豆備管絃往用少半歌鹿鳴之詩因與耆艾敘長
 少焉既至省皆疏名列到結款通保及所居始由戶部集閱而關
 於考功員外郎試之凡秀才試方略策五道以文理通粗為上上
 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為及第凡明經先帖文然後口試經問大
 義十條答時務策三道亦為四等凡開元禮通大義百條策三道

登科記者

卷二十八

三

者超資與官義通七十策通二者及第散試官能通者依正員凡
 三傳科左氏傳問大義五十條公羊穀梁傳三十條策皆三道義
 通七以上策通二以上為第白身視五經有出身及前資官視學
 究一經凡史料每史問大義百條策三道義通七策通二以上為
 第能通一史者白身視五經三傳有出身及前資官視學究一經
 三史皆通者獎擢之凡童子科十歲以下能通一經及孝經論語
 卷誦文按玉海引無卷字十通者予官通七子出身凡進士試時務策五
 道帖一大經經策全通為甲第策通四帖過四以上為乙第凡明
 法試律七條令三條全通為甲第通八為乙第凡書學先口試通

乃墨試說文字林二十條通十八為第凡算學錄大義本條為問
 答明數造術詳明術理然後為通試九章三條海島孫子五曹張
 邱建夏侯陽周髀五經算各一條十通六記遺三等數帖讀十得
 九為第試綴術緝古錄大義為問答者明數造術詳明術理無注
 者合數造術不失義理然後為通綴術七條緝古三條十通六記
 遺三等數帖讀十得九為第落經者雖通六不第凡宏文崇文生
 試一大經一小經或二中經或史記前後漢書三國志各一或時
 務策五道經史皆試策十道經通六史及時務策三皆帖孝經
 論語共十條通六為第凡貢舉非其人者廢舉者校試不以實者

登科記者

卷二十八

四

皆有罰其教人取士著於令者大略如此而士之進取之方與上
 之好惡所以育才養士招來獎進之意有可選士之法因時增損
 不同自高祖初入長安開大丞相府下令置生員自京師至於州
 縣皆有數既即位又詔秘書外省別立小學以教宗室子孫及功
 臣子弟其後又詔諸州明經秀才俊士進士明於理體為鄉里稱
 者縣考試州長重覆歲隨方物入貢吏民子弟學藝者皆送於京
 學為設考課之法州縣鄉皆置學焉及太宗即位益崇儒術乃於
 門下別置宏文館又增置書律學進士加讀經史一部十三年東
 宮置崇文館按唐會要顯慶元年始於崇賢館置學士至上元二年改崇文館此云貞觀十三年誤自天下

初定增築學舍至千二百區雖七營飛騎亦置生遺博士為授經
四夷若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相繼遣弟子入學遂至八千餘
人高宗永徽二年始停秀才科龍朔二年東都置國子監明年以
書學隸蘭臺算學隸秘書閣律學隸詳刑上元二年加試貢士考子
策明經二條進士三條國子監置大成二十人取已及第而聰明
者為之試書日誦于言并日試策所業十通七然後補其祿俸同
直官通四經業成上於尚書吏部試之登第者加一階放選其不
第則習業如初三歲而又試三試而不中第從常調永隆二年考
功員外郎劉思立建言明經多抄義條進士唯誦舊策皆亡實才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五

又敕州縣學生年二十五以下八品子若庶人二十一以下通一
經及未通經而聰悟有文辭史學者入四門學為俊士即諸州貢
舉省試不第願入學者亦聽二十四年考功員外郎李昂為舉人
詆訶帝以員外郎望輕遂移貢舉於禮部以侍郎主之禮部選士
自此始二十九年始置崇元學習老子莊子文子列子亦曰道舉
其生京都各百人諸州無常員官秩蔭第同國子舉送課試如明
經天寶九載置廣文館於國學以領生徒為進士者舉人舊重兩
監後世祿者以京兆同華為榮而不入學十二載乃敕天下罷鄉
貢舉人不由國子及郡縣學者勿舉送是歲道舉停老子加周易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六

中雖置兩監生而館無定員於是始定生員西京國子館生八十人太學七十人四門三百人廣文六十人律館二十人書算館各十人東都國子館十人太學十五人四門五十人廣文十人律館十人書館三人算館二人而已明經停口義復試墨義十條五經取通五明經通六其嘗坐法及為州縣小吏雖藝文可采勿舉十二年權知禮部侍郎庾承宣奏復考功別頭試初開元中禮部考試畢送中書門下詳覆其後中廢是歲侍郎錢徽所舉送覆試多不中選由是貶官而舉人雜文復送中書門下長慶三年侍郎王起言故事禮部已放榜而中書門下始詳覆今請先詳覆而後放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七

榜議者以起雖避嫌然失貢職矣諫議大夫殷侗言三史為書勸善懲惡亞於六經比來史學都廢至有身處班列而朝廷舊章莫能知者於是立史料及三傳科大和三年高銜為考功員外郎取士有不當監察御史姚中立又奏停考功別頭試六年侍郎賈餗又奏復之八年宰相王涯以為禮部取士乃先以榜示中書非至公之道自今一委行司以所試雜文鄉貢三代名諱送中書門下大抵眾科之目進士尤為貴其得人亦最為盛焉方其取以辭章類若浮文而少實及其臨事設施奮其事業隱然為國名臣者不可勝數遂使時君篤意以謂莫此之尚及其後世俗愈媮薄上下

交疑因以謂按其聲病可以為有司之責捨是則汗漫而無所守遂不復能易嗚呼乃知三代鄉里德行之舉非至治之隆莫能行也太宗時冀州進士張昌齡王公謹昌齡傳作公治有名於當時考功員外郎王師旦不署以第太宗問其故對曰二人者皆文采浮華擢之將誘後生而蔽風俗其後二人者卒不能立按此條誤賢應辨已見前二年禮部侍郎楊綰上疏言進士科起於隋大業中是時猶試策高宗朝劉思立加進士雜文明經填帖故為進士者皆誦當代之文而不通經史明經者但記帖括又投牒自舉非古先哲王側席待賢之道請依古察孝廉其鄉閭孝友信義廉恥而通經者縣薦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八

之州州試其所通之學送於省自縣至省皆勿自投牒其到狀保辨識牒皆停而所習經取大義聽通諸經之學每問經十條對策三道皆通為上第吏部官之經義通入策通二為中第與出身下第罷歸論諸孝經孟子兼為一經其明經進士及道舉並停詔給事中李栖筠李廌尚書左丞賈至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嚴武議樞鈞等議曰夏之政忠商之政敬周之政文然則文與忠敬皆統人行且謚號進行莫美於文文興則忠敬存焉故前代以文取士本文行也由辭觀行則及辭焉宜父稱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謂之好學今試學者以帖字為精通不窮旨義豈能知遷怒貳過之道乎

考文者以聲病為是非豈能知移風易俗化天下乎是以上失其源下襲其流先王之道莫能行也夫先王之道消則小人之道長亂臣賊子由是生焉今取士試之小道而不以遠大是猶以蝸蚓之餌垂海而望吞舟之魚不亦難乎所以食垂餌者皆小魚就科目者皆小藝且夏有天下四百載禹之道喪而商始興商有天下六百載湯之法棄而周始興周有天下八百年文武之政廢而秦始并焉三代之選士任賢皆考實行是以風俗淳一運祚長遠漢興監其然尊儒術尚名節雖近戚竊位強臣擅權弱主外立母后專政而亦能終彼四百豈非學行之效耶魏晉以來專尚浮侈德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九

義不修故子孫速顛享國不永也今箱所請實為正論然自晉室之亂南北分裂人多僑處必欲復古鄉舉里選竊恐未盡請兼廣學校以明訓誘雖京師州縣皆有小學兵革之後生徒流離儒臣師氏祿廩無向請增博士員厚其廩稍選通儒碩生間居其職十道大郡置太學館遣博士出外兼領郡官以教生徒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朝而行之夕見其利而大人以為舉人循習難於更變請自來歲始帝以問翰林學士對曰舉進士久矣廢之恐失其業乃詔明經進士與孝廉兼行先是進士試詩賦及時務策五道明經策三道建中二年中書舍人趙贊權知貢舉

乃以箴論表贊代詩賦而皆試策三道大和八年禮部復罷進士議論而試詩賦按建中之罷詩賦不數年即復舊至大和七年又欲罷詩賦然開成元年帝謂李石曰昨試進士題目是朕自出所見詩賦似勝去年是未會罷志文有脫誤文宗從內出題以試進士謂侍臣曰吾患文格浮薄昨自出題所試差勝乃詔禮部咸取登第者三十人苟無其人不必充其數是時文宗好學嗜古鄭覃以經術位宰相深嫉進士浮薄屢請罷之文宗曰敦厚浮薄色色有之進士科取人二百年矣不可遽廢因得不罷武宗即位宰相李德裕尤惡進士初舉人既及第綴行通名詣主司第謝其制序立西階下北上東向主人席東階下西向諸生拜主司答拜乃敘齒謝恩遂升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十

階與公卿觀者皆坐酒數行乃起期集又有曲江會題名席至是德裕奏國家設科取士而附黨背公自為門生自今一見有司而止其期集參謁曲江題名皆罷德裕嘗論公卿子弟艱於科舉武宗日向聞楊虞卿兄弟朋比貴勢妨平進之路昨黜楊知至鄭朴等抑其太甚耳有司不識朕意不放手弟即過矣但取實藝可也德裕曰鄭肅封敖子弟皆有才不敢應舉臣無名第不當非進士然臣祖天寶末以仕進無他期勉強隨計一舉登第自後家不置文選益惡其不根實藝然朝廷選官須公卿子弟為之何者少習其業自熟朝廷事臺閣之儀不教而自成寒士縱有出人之才固

不能閑習也則子弟未易可輕德裕之論偏異蓋如此然進士科當唐之晚節尤為浮薄世所共患也所謂制舉者其來遠矣自漢以來天子常稱制詔道其所欲問而親策之唐興世崇儒學雖其時君賢愚好惡不同而樂善求賢之意未始少怠故自京師外至州縣有司常選之士以時而舉而天子又自詔四方德行才能文學之士或高蹈幽隱與其不能自達者下至軍謀將略翹關拔山絕藝奇技莫不兼收其為名目隨其人主臨時所欲而列為定科者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率詳明政術可以理人之類其名最著而天子巡狩行幸封禪太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七

山梁父往往會見行在其所以待之之禮甚優而宏材偉論非常之人亦時出於其間不為無得也其外又有武舉蓋其起於武后之時長安二年始置武舉其制有長槩馬射步射平射筒射又有馬槍翹關負重身材之選翹關長丈七尺徑三寸半凡十舉後手持關距出處無過一尺負重者負米五斛行二十步皆為中第亦以鄉飲酒禮送兵部其選用之法不足道故不復書新書選舉志有唐已來出身入仕者著令有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書算天寶三載又置崇元學習道德等經同明經例其秀才有唐已來無其人秀才出身上上第正八品上上中第正八品下上下第從九品上

明經出身上上第從八品下上中第從九品上進士明經出身甲第從九品上乙第從九品下若通二經已外每一經加一等舊書職官志

唐初以明經進士二科取士初不甚相遠皆帖經文而試時務策但明經帖文通而後口問大義進士所主在策道數加於明經以帖經副之爾永隆後進士始先試雜文二篇初無定名唐書自不記詩賦所起意其自永隆始也避書錄話按進士試雜文先用賦後增以詩皆在元宗時始承

大唐貢士之法多循隋制上郡歲三人中郡二人下郡一人有才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三

能者無常數凡舉司課試之法帖經者以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開惟一行裁紙為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為通後舉人積多故其法益難務欲落之至有帖孤章絕句疑似參互者以惑之甚者或上抵其注下餘一二字使詩之難知謂之例枝既甚難矣而舉人則有驅懸孤絕索幽隱為詩賦而誦習之不通十數篇則難者悉詳矣其於平文大義或多增天寶十一載禮部侍郎楊浚始開為三行不得帖斷絕面局疑似之言也按令文科第秀才與明經同為四等進士與明法同為一等然秀才之科久廢而明經雖有甲乙丙丁四科進士有甲乙二科自武德以來明經唯有丁第按冊府元龜進士唯乙科而已先試之期命舉人謁於先師有司卜日宿張於國學宰輔以下皆會而觀焉博

集羣議講論而退禮部

按冊府元龜作開

試之日皆嚴設兵衛薦棘圍

之搜索衣服譏訶出入以防假濫焉其進士大抵千人得第者一

二明經倍之得第者十一二其制詔舉人不得有常科皆標其目而

搜揚之試之日或在殿廷天子親臨觀之試已糊其名於中考之

文策高者特授以美官其次與出身開元以後四海宴清士無賢

不肖恥不以文章達其應詔而舉者多則二千人少猶不減千人

所取百纔有一

通典

諸貢舉非其人及應貢舉而不貢舉者一人徒一年二人加一等

罪止徒三年非其人謂德行乖僻不如舉狀者若試不及第減二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三

歲別貢人若別敕令舉及國子諸館年常送省者為舉人皆取方

正清循名行相副若德行無聞安相推薦或才堪利用蔽而不舉

者一人徒一年二人加一等罪止徒三年注云非其人謂德行乖

僻不如舉狀者若使名實乖違即是不如舉狀縱使試得及第亦

退而獲罪如其德行無虧唯只策不及第減乖僻者罪二等率五

分得三分及第者不坐謂試五得三試十得六之類所貢官人皆

得免罪若貢五得二科三人之罪貢十得七人之罪但有一

人德行乖僻不如舉狀即以乖僻科之縱有得第者多並不合共

折若考校課試而不以實及選官乖於舉狀以故不稱職者減

一等負殿應附而不附及不應附而附致考有升降者罪亦同

疏議曰考校謂內外文武官停年終應考校功過者其課試

謂貢舉之人其業技能依令課試有數若其官司考試不以實及

選官乖於所舉本狀以故不稱職者謂不習典憲任以法官明練

恩前獄成仍附景迹除此等罪並不合附而故附致使考校有升

降者得罪亦同謂與考校課試不實罪同亦減貢舉非其人罪一

等失者各減三等餘條失者準此承言不覺又減一等知而聽行與同罪

疏議曰失者各減三等謂意在堪實心不涉私不審德行有虧得

減故罪三等自試不及第以下應附不附以上失者又各減三等

餘條失者準此謂一部律內公事錯失本條無失減之文者並準

此減三等承言不覺亦從貢舉以下承校試人言不覺差失從失

減三等上更減一等故云又減一等知而聽行亦從貢舉以下知

非其人或試不及第考校課試知其不實或選官乖狀各與同罪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古

周禮鄉大夫具鄉飲酒之教考其德行察其道藝三年舉賢者貢

于王庭非夫鄉舉里選之義源於中古乎夫子聖人始以四科齒

門弟子後王因而範之漢韋孟亂講求典禮亦解循塗方轍以須

賢俊考德行則升孝廉而激浮俗掄道藝則第雋造而廣人文故

郡國貢士無虛歲矣縣是天下上計集於大司徒府所以顯五教

于萬民者也唐沿隋法漢致及矻矻以事草澤琴瑟不改而清濁

殊塗丹塗不施而豐儉異致推

永徵已前俊秀二科猶與進士並列咸亨之後凡由文學舉于有

司者競集於進士矣繇是起修等皆刪去俊秀故目之曰進士登

科記古者問行序鄉有庠以時教行禮而視化焉其有秀異者則

升於諸侯之學諸侯歲貢其尤著者移之於天子升於太學故命

曰造士然後命焉周禮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

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主而定其論
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若列之於科目則
俊秀盛於漢魏而進士附大業中所置也如侯君素孫伏伽皆隋
之進士也明矣然彰于武德而甲於貞觀蓋文皇帝修文偃武天
贊神授嘗私幸端門見新進士綴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
中矣若乃光宅四夷垂祚三百何莫由斯之道者也據

進士為時所尚久矣是故俊父實在其中由此而出者終身為文
人故爭名常為時所重其都會謂之舉場通稱謂之秀才投刺謂
之鄉貢得第謂之前進士胡三省通鑑注曰進士及第互相推敬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五

謂之先輩演繁露曰唐世呼舉人已第者為先輩其自曰則曰前
一歲試通一經者補弟子不通一經罷遣弟子滿二歲試通二經
者補文學掌故不通經者聽須後試故後世稱先試而得第者為
先輩由此也前進士云者亦放此也猶曰早第進士而其輩行在
先也按此說非也先輩者不過彼此互相推敬之稱如柳珪是
輩亦有寬滿必先卷詩尚顏有送劉必先詩其解前進士亦未確
謂前此為進上猶今會俱捷謂之同年近年及第未過關試皆稱
任某官謂之前任儀嘗有知開近過關試儀以一篇紀之曰短行納了付三銓休把
新銜機必先今日便稱前進士好留春色與明年按謂父之同
年日同有司謂之座主按座主亦曰恩地曰恩門京兆府考而升
者謂之等第外府不試而貢者謂之拔解然拔解亦須預託人將
試各相保謂之合保羣居而賦謂之私試造請權要謂之關節激

揚聲價謂之還往既捷列名於慈恩寺塔謂之題名大醜於曲江
亭子謂之曲江會曲江大會在關試後亦謂之關宴後同年各有所之亦謂之為離會藉而入選
謂之春闈不捷而醉飽謂之打靶燥匿名造謗謂之無名子退而
肄業謂之過夏執業以出謂之夏課亦謂之秋卷挾藏入試謂之書策

此其大略也其風俗繫於先達其制置存於有司雖然賢者得其
大者故位極人臣常十有三登顯列十有六七而元魯山張睢
陽有焉劉闢元儵有焉李肇國史補據言

長安舉子七月後投獻新課并於諸州府拔解人為語曰槐花黃
舉子忙南部新書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六
進士科始於隋大業中盛於貞觀永徽之際搢紳雖位極人臣不
由進士者終不為美以至歲貢常不減八九百人其推重謂之白
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艱難謂之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其
負侷儻之才變通之術蘇張之辨說荆薛之膽氣仲山之武男子
房之籌畫宏羊之書計方朔之詼諧咸以是而晦之修身慎行雖
處子之不若其有老死於文場者亦無所恨故有詩云太宗皇帝
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據言

進士科與俊秀同源異派所試皆答策而已兩漢之制有射策對
策二義者何射者謂列策於几案貢人以矢投之隨所中而對之

也對則明以策問授其人而觀其臧否也如公孫宏董仲舒皆出此而進者也有唐自高祖至高宗靡不率由舊章垂拱元年吳師道等二十七人及第後敕批云略觀其策並未盡善若依令式及第者唯祇一人意欲廣收其材通三者並許及第後至調露二年考功員外劉思元奏請加試帖經與雜文之高者放入策尋以則天革命事復因循至神龍元年方行三場試故常列詩賦題目於榜中矣

唐書

隋置明經進士科唐承隋置秀才明法明字明算并前六科主司則以考功郎中後以考功員外郎士人所趨明經進士二科而已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七

及大足元年置拔萃始于崔翹開元十九年置宏詞始於鄭昕按當作蕭開元二十四年置平判入等始於顏真卿是年考功員外郎李昂擢進士李權章句疵之榜於通衢權摘昂詩句之失由是世難其事乃命禮部侍郎主之後有左補闕薛邕中書舍人達奚珣李韋李麟姚子彥張蒙高郢權德輿衛次公張宏靖于尹躬韋貫之李逢吉李程庾承宣賈餗沈珣杜審權李璠裴恆王鐸李蔚趙陽鄭愚太常少卿李建尚書蕭昕僕射王起常侍蕭儻黃門侍郎許孟容鄭頰刑部侍郎崔樞戶部侍郎韋昭度雜主之而宏靖不以進士顯

唐書

進士者可進受爵祿者也王制曰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

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造士者成士也能習禮而成其士也樂正者掌國子之教今之祭酒司業也司馬者夏卿主正官也黃帝時常光為大司馬掌建邦之九法尚書云司馬統六師平邦國大樂正以造士之秀者移居於司馬司馬以進士之賢者然後使官爵之故王制又云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論言各置其所長也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夫秀才茂才孝廉之科其來尚矣漢之秀才對策故武帝有策秀才文孝廉者孝廉讓也學行俱至始得舉孝廉漢朝顯重此科後漢尚書令左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八

雄欲限年四十已上方可舉察胡廣駁之茂才異行者不拘年限又東漢法雄舉胡廣孝廉京師試章奏為天下第一按後漢之舉傳者凡數十人蘇氏推舉胡廣殊為不備自吳魏晉皆以郡舉孝廉察秀才故州郡長史別駕皆赴舉察漢朝又懸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脩經中博士三曰明達法令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遺事不惑明足以決才任三輔令近代以諸科取士者甚多武德四年復置秀才進士兩科秀才試策進士試詩賦其後秀才合為進士一科蘇氏演義按有秀才科時進士尚未試詩賦所言誤高宗時劉祥道言歲入流千五百經學時務比雜色人三分不及

一元宗時楊揚言流外及諸色仕者歲二千過明經進士十倍是唐科目取人不及雜色入流之眾也然唐取士之途又有二焉由學館曰生徒由州縣曰鄉貢而楊揚言明經進士百人一監生千百數當選者十之二而得第者無幾是言生徒不及鄉貢也進士科不過三十人故杜佑言進士得第者百一二明經者十一二是進士又不及明經多也生徒不及鄉貢進士不及明經明經進士又皆不及雜色入流此其選數之大凡也唐初貢舉屬之考功至開元移之禮部所謂主司皆有常人則既預知之矣不惟預知也亦可預謁之不惟預謁也亦可預託之貴者以勢託富者以財託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九

親故者以情託此豈復有真貢舉哉故有因權勢以相傾奪如牛李之黨由於錢徽典舉之日至於互相磨軋者四十餘年於是文有畏嫌自私而矯時以爲公者則有嫌於貴而不得舉者矣如韓退之之序齊暉是也有嫌於富而不得舉者矣如柳子厚與王參元書是也幸而不出於私則又不幸而入於矯夫其矯者必有所懲也故觀其矯而思其所懲之由則通榜取士弊且如此此唐名臣多由此出彼果何以致之邪豈其有徇私之弊而猶不失其收時望之利邪若夫崔羣之第緣梁肅杜牧之第緣吳武陵李商隱之第緣令狐綯盧肇之第緣李德裕每每類此亦何惡於請託哉

考索

唐制謂眾科之目進士尤貴其得人亦盛然嘗論之以唐貢舉之員數較之他流則狹矣以唐貢舉之條式較之今日則疎矣然而足以得人何哉曰儒科之重自唐始其狹且疎何尤焉而其流品之別公望之屬抑有自來故雖狹且疎而猶足以得人是儒科之所以重也章質之嘗言禮部侍郎重於宰相憲宗問其故對曰爲陛下揀宰相者得無重乎權德輿爲禮部侍郎擢進士第者七十二而登宰相者十人其他征鎮岳牧文昌掖垣之選不可悉數則知其時待之之異選之之重有在於是而其奮然於事業爲國名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三

臣者多出於其間前世所無也杜牧言國朝自房梁已降有大功立大節者率多科第人也因歷數其人謂郝處俊來濟上官儀李元義婁師德張柬之郭元振魏知古姚元崇宋璟劉幽求蘇頌父子張說張九齡張巡裴度凡十九人皆文武全才傑然不世出者然牧所言及其時而止間有遺者以此見唐史得人之盛非虛語也

考索

今人但以貢生爲明經非也唐制有六科一曰秀才二曰明經三曰進士四曰明法五曰書六曰算大唐新語隋煬帝置明經進士二科國家因隋制增置秀才明法明字明算當時以詩賦取者謂之進士以經義取者謂之明經并前爲六科

今罷詩賦而用經義則今之進士乃唐之明經也 唐時入仕之

數明經最多考試之法令其全寫法疏謂之帖括議者病其不能

通經權文公謂法疏猶可以質驗不者儻有司率情上下其手既

失其末又不得其本則蕩然矣今之學者并注疏而不觀殆于本

末俱喪然則今之進士又不如唐之明經也乎 日知錄

舊唐書杜正倫傳正倫隋仁壽中與兄正元正藏俱以秀才擢第

唐代舉秀才止十餘人正倫一家有三秀才甚為當時稱美唐登

科記武德至永徽每年進士或至二十餘人而秀才止一人二人

舊唐書職官志則云秀才 杜氏通典云初秀才科第最高試方略策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五條有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貞觀中有舉而不第者坐其

州長由是廢絕 新唐書高宗永徽二年始停秀才科 士人所趨向惟明經進士二科

而已顯慶初黃門侍郎劉祥道奏言國家富有四海于今已四十

年百姓官僚未有秀才之舉未有今人之不如昔將薦賢之道未

至豈使方稱多士遂缺斯人請六品以下爰及山谷特降綸言更

審搜訪唐人之於秀才其重如此 秀才字出史記賈生傳年十八

則曰有秀才與等輒以名聞此秀才之名所起 元宗御撰六典

言凡貢舉人有博識高才強學待問無失俊選者為秀才通二經

已上者為明經明閑時務精熟一經者為進士張昌齡傳本州欲

以秀才舉之昌齡以時廢此科已久固辭乃充進士貢舉及第是

則秀才之名乃舉進士者之所不敢當也 冊府元龜開元二十四

時以進士漸難而秀才本科無帖經及雜文之限反易于進士主

可以其科廢久不欲拔獎應者多落之三十年來無登第者至天

寶初禮部侍郎韋嗣立始奏請有此舉者乃令長官特考其常年

舉送者並停則府元龜又言代宗朝楊綰為禮部侍郎請制五經

秀才科事廢不行而舊唐書儒學傳馮伉大 又文苑英華判目有

云鄉舉進士至省求試秀才考功不聽求訴不已趙匡判曰文藝

小善進士之能訪對不休秀才之目 文選任昉為蕭揚州府屬是

又進士求試秀才而不可得也今以生員而冒呼此名何也 容齋

謂秀才之名自宋魏以後實為貢舉科目 之最而今世俗以為相輕之稱 日知錄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舉人者舉到之人北齊書鮮于世榮傳以本官判尚書省右僕射

事與吏部尚書袁修聿在尚書省簡試舉人舊唐書高宗紀顯慶

四年二月乙亥上親策試舉人凡九百人調露元年十二月甲寅

臨軒試應岳牧舉人是也登科則除官不復謂之舉人而不第則

須再舉不若今人以舉人為一定之名也進士乃諸科目中之一

科而傳中有言舉進士者有言舉進士不第者 孟浩然應進士不

進士不第唐衢應進士久而不第溫庭筠大中初應進士累年不

第吳筠舉進士不第皇甫鎮舉進士二十三上不中第 五代史

亦然敬翔乾符中舉進士不中鄭珪舉進士數不中司空頌唐僖

宗時舉進士不中馮王少舉進士不中李 但云舉進士則第不第

未可知之辭不若今人已登科而後謂之進士也自木人言之謂

之舉進士自朝廷言之謂之舉人唐文宗開成三年五月丁巳勅禮部貢院進士舉人歲限放

三十人及第進士舉人進士及是舉人不若今人以鄉試榜謂之

者謂舉進士之人也錄舉人會試榜謂之進士也日知錄

唐制取士之科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有俊士有明法有明字有

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而明經之別有五

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此歲舉之

常選也其天子自詔曰制舉唐書選如姚崇下筆成章張九齡道

侔伊呂之類見於史者凡五十餘科困學紀聞唐制舉之名多至八十有六故謂之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誥

科目今代止進士一科則有科而無目矣猶沿其名謂之科目非

也日知錄杜氏通典按令文科第秀才與明經同為四等進士與明法同為

二等然秀才之科久廢而明經雖有甲乙丙丁四科進士有甲乙

二科自武德以來明經惟有丙丁第進士惟乙科而已舊唐書元

宗紀開元九年四月甲戌上親策試應制舉人于含元殿敕曰近

無甲科朕將存其上第楊綰傳天寶十三載元宗御勤政樓試舉

人登甲科者三人綰為之首超授右拾遺其登乙科者三十餘人

冊府元龜杜甫哀蘇源明詩曰制可題未乾乙科已大闢然則今之進

士而概稱甲科非也日知錄

唐自貞觀訖開元文章最盛較藝者歲千餘人而所收無幾咸亨

上元中嘗增其數然亦不及百人續資治通鑑長編致和二年十月王珪奏

自隋大業中始設進士科至唐以來尤盛當時每歲不過三十人

咸亨上元中增舊額為七十人尋亦復故開成中連數歲放四十

人旋復舊制進士外以經術登科者亦不及百人宋會要

進士之科起于隋大業中始試以策唐初因之高宗時雜以箴銘

賦詩至文宗始專用賦金史移刺履傳按專用賦詩當在元宗

時非高宗也文宗嘗欲罷賦而未果所言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誥

明皇時士子殷盛每歲進士到省者常不減千餘人在館諸生更

相造詣互結朋黨以相傾奪號之為棚推聲望者為棚頭權門貴

盛無不走也以此獎惑主司視聽其不第者率多喧訟考功不能

禦開元二十四年冬遂移貢舉屬於禮部侍郎姚奕頗振綱紀焉

舊例試雜文者一詩一賦或兼試頌論而題目多為隱僻策問五

道舊例三道為時務策一道為方略一道為徵事近者方略之中

或有異同大抵非精究博瞻之才難以應乎茲選矣故當代以進

士登科為登龍門解褐多拜清繁十數年間擬跡廟堂輕薄為之

語曰及第進士俯視中黃邱落落第進士揖蒲華長馬又云進士初

擢第頭上七尺餘尤好事者紀其姓名自神龍以來迄于茲日名
曰進士登科記亦足以昭示前良發起後進也

封氏聞見錄

國朝以來州縣皆有博士縣則州補州則吏曹授焉然博士無吏
職惟主教授多以醜備處之衣冠俊乂恥居此任元宗時兩京國
學有明經進士州縣之學絕無舉人於是敕停鄉貢一切令補學
生然後得舉無何中原有事乃復為鄉貢州縣博士學生惟二仲
釋奠行禮而已今上登極思宏教本吏部尚書顏真卿奏請改諸
州博士為文學品秩在參軍之上其中下州學一事已上並同上
州每令與司功參軍同試貢舉並四季同巡縣點檢學生課其事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登

業博士之為文學自此始也

封氏聞見錄 按新舊書顏真卿傳
元載伏誅拜刑部尚書進吏部則今

上謂代宗也

自貞元後唐文甚振以文學科第為一時之榮及其弊也士子豪
氣馬吻遊諸侯門諸侯望而畏之如劉魯風姚崇保柳棠平曾之
徒其文皆不足取余故載之者以見當時諸侯爭取譽於文士此
蓋外重內輕之牙彘如李益者一時文宗猶曰感恩知有地不上
望京樓其後如李山甫輩以一名第之失至挾方鎮劫率輔則又
有甚焉者矣一篇一韻初若虛文而拍亂之萌係焉余以是知其
不可忽也

唐詩紀事

西監隋制東監龍朔元年所置開元已前進士不由兩監者深以
為恥李華員外寄趙七侍御詩略曰昔日蕭邵友四人纓成童又

郭代公崔湜范履冰輩皆由太學登第李肇舍人撰國史補亦云

天寶中袁咸用劉長卿分為朋頭

按朋頭即棚頭

是時常重兩監爾後物

態澆漓稔於世祿以京兆為榮美同華為利市莫不去實務華乘

本逐末故天寶十二載敕天下舉人不得言鄉貢皆須補國子及

郡學生廣德二年制京兆府進士並令補國子生斯乃救壓覆者

耳奈何人心既去雖拘之以法猶不能勝矧或執大政者不常其

人所立既非自我則所守亦不堅矣縣是貞元十年已來殆絕於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登

兩監矣

據言

國子祭酒司業之職掌邦國儒學訓導之政令有六學焉一日國

子二曰太學三曰四門四曰律學五曰書學六曰算學

按新書并廣文館為

七 丞掌判監事凡六學生每歲有業成上於監者以其業與司

業祭酒試之

舊書職官志凡教授之經以周易尚書周禮儀禮禮記毛詩春秋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各為一經孝經

論語並明經帖經口試策經義進士帖一中經試雜文策時務徵

事其明法明書算亦各試所習業登第者白祭酒上于尚書禮部

其試法皆依考功又加以口試明經帖

主簿掌印勾檢監事凡

限通八以上明法明書皆通九已上
六學生有不奉師教者則舉而免之其頻三年下第九年在學及

律生六年無成者亦如之假違程限及作樂雜戲亦同雅興琴習射不祭 國子博士掌

教文武官三品以上及國公子孫從二品已上曾孫之為生者五

分其經以為之業習周禮儀禮禮記毛詩春秋左氏傳每經各六

十人餘經亦兼習之習孝經論語限一年業成尚書春秋公羊穀

梁各一年半周易毛詩周禮儀禮各二年禮記左氏春秋各三年

其生初入置東帛一筐酒一壺修一案號為束修之禮其習經有

暇者命習隸書并國語說文字林三蒼爾雅每旬前一日則試其

所習業試讀者每千言內試一帖試講者每一言內問義一條總試三條通一及全不通者量量決罰 每歲其生

有能通兩經已上求出仕者則上於監堪秀才進士者亦如之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七

太學博士掌教文武官五品已上及郡縣公子孫從三品曾孫之

為生者五分其經以為之業每經各百人其束修之禮督課試舉

如國子博士之法 四門博士掌教文武官七品已上及侯伯子

男子之為生者若庶人子為俊士生者禮記王制曰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

選士之秀者升之學曰俊士隋書志曰舊國子學處士以貴賤梁

武帝徵招來後進五館生皆取寒門俊才不拘員數即今之俊士

也分經同太學其束修之禮督課試舉同國子博士之法 律學

博士掌教文武官八品已下及庶人子之為生者以律令為專業

格式法例亦兼習之其束修之禮督課試舉如三館博士之法

書學博士掌教文武官八品已下及庶人子之為生者以石經說

文字林為專業餘字書亦兼習之石經三體書限三年業成說文

二年字林一年其束修之禮督課試舉如三館博士之法 算學

博士掌教文武官八品已下及庶人子之為生者二分其經以為

之業習九章海島孫子五曹張邱建夏侯陽周髀十有五人習綴

術緝古十有五人其記遺三等數亦兼習之孫子五曹共限一年

業成九章海島共三年張邱建夏侯陽各一年其束修之禮督課

試舉如三館博士之法唐六典

天寶九年七月詔於國子監別置廣文館以舉常修進士業者斯

亦救生徒之離散也始其春官氏擢廣文生者名第無高下貞元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六

八年歐陽詹居第三人李觀第五人邇來此類不乏暨大中之末

咸通乾符以來率以為末第或曰鄉貢實也學生主也主宜下於

實故列於後也大順二年孔魯公在相位思矯其弊故特置吳仁

璧於將肱之上明年公得罪去職及第者復循常而已悲夫撫言

鄉貢里選盛於中古乎今之所稱蓋本同而未異也今之解送則

古之上計也漢武帝置五經博士太常選民年十八已上好學者

補弟子郡國有好文學敬順于鄉黨者令與計偕受業太常如弟

子一歲輒課通經藝補文學掌故上第為郎其秀異等太常以名

聞其下材不事學者罷之若等雖舉於鄉亦由於學兩漢之制益

本平周禮者也有唐貞元已前兩監之外亦頗重郡府學生然其時亦由鄉里所升直補監生而已爾後膏粱之族率以學校為鄙事若鄉貢蓋假名就貢而已景雲之前鄉貢咸三三千人蓋用古之鄉貢也咸亨五年七世伯祖鸞臺鳳閣龍石白水按龍石白水當作石泉見咸亨五年公時任考功員外郎下覆試十一人內張守貞一人鄉貢開耀二年劉思立下五十一人內雍思泰一人永清二年劉廷奇下五十五人內元求仁一人光宅元年閏五月二十四日劉廷奇重試一十六人內康庭芝一人長安四年崔湜下四十一人李

溫玉稱蘇州鄉貢景龍元年李欽讓稱定州鄉貢附學爾來鄉貢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元

漸廣率多奇應者故不甄別於榜中信本同而末異也明矣大厯中楊綰疏請復舊章貴全乎實尋亦寢於公族垂空言而已言唐之舉人先藉當世顯人以姓名達之主司然後以所業投獻踰數日又投謂之温卷如幽怪錄傳奇等皆是也蓋此等文備眾體可以見史才詩筆議論至進士則多以詩為藝今有唐詩數百種行於世者是也雲麓漫抄

江陵項氏曰風俗之弊至唐極矣王公大人巍然於上以先達自居不復求士天下之士什什伍伍戴破帽騎蹇驢未到門百步輒下馬奉幣刺再拜以謁於典客者投其所為之文名之曰求知已

如是不問則再如前所為者名之曰温卷如是不問則有執贊於馬前自贊曰某人上謁者嗟乎風俗之弊至此極矣此不獨為士者可鄙其時之治亂蓋可知矣文獻通考

唐人舉進士必行卷者為緘軸錄其所著文以獻主司也其式見李義山集新書序卷七曰治紙工率一幅以墨為邊準今俗呼解行也用十六行式言一幅解為墨邊十六行也率一行不過十一字演繁露

京兆府解送自開元天寶之際率以在上十人謂之等第必求名實相副以滋教化之源小宗伯倚而選之或悉中第不然十得其七八苟異於是則往往牒貢院請放落之由暨咸通乾符則為形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平

勢吞俯臨制近同及第得之者首相誇詫車服多侈靡不以為僭仍期集人事真實之士不復爾矣所以廢置不定職此之由言

同華解最推利市與京兆無異若首送無不捷者元和令狐文公鎮三峰時及秋賦勝云特加遣五場蓋詩請文賦帖經為五場常年以清要書題求薦者率不減十數人其年莫有至者雖不遠

千里而來聞是皆寢去唯盧宏正尚書獨詣華請試公命供帳酒饌修靡於往時華之寄客畢縱觀於側宏正自謂獨步文場公命日試一場務精不務敏也宏正已試兩場而馬植下解植將家子弟從事輩皆竊笑公曰此未可知既而賦登山采珠賦略曰文豹

且異於驪龍探斯疏矣白石又殊於老蛙剖莫得之公大伏其精

當遂奪去正解元

言

荆州解送舉人多不成名號天荒解

北夢瑣言

舉人投牒自應之制蓋助於唐謹按周禮鄉大夫之職各教其所

治三年一大比考其德行道藝乃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

登于天府天府者太廟之寶藏也蓋言王者舉賢能所以安宗社

故拜受其名藏於廟中其所以貴重之者如此至漢猶有勸駕尊

願之意賢良如公孫宏亦必待國人固推而後出未聞有投牒自

應之舉然則士之趨亦甚矣

為洪涉史隨筆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誦

禮部駁榜十二月出粗駁謂有狀無解無狀細駁謂書其行止之

過

南都新書

每歲十一月天下貢舉人於含元殿前見四方館舍人當直者宣

曰卿等學富詞雄遠隨鄉薦跋涉山川當甚勞止有司至公必無

遺逸仰各取有司處分再拜舞蹈訖退

南都新書

古之製字卷紙題名姓號曰名紙大中年薛保遜為舉場頭角人

皆體倣方作門狀泊後仍以所懷列於啟事隨啟諸公相門號為

門狀門啟雖繁于名紙各便於時也書云謹祇候起居郎某官即

是起居在前某官在後至今顛倒無人改更矣有朝廷改之亦美

事也

北夢瑣言

禮部貢院試進士日設香案於階前主司與舉人對拜此唐故事

也

沈括夢溪筆談

唐制禮部試舉人夜以三鼓為限本朝率用白晝不復繼燭

國朝事

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燈燭一般風之句及三條燭盡之說按舊五

代史選舉志云長興二年禮部貢院奏當司奉堂帖夜試進士有

何條格者敕旨秋來赴舉備有常程夜後為文曾無舊制王道以

明規是設公事須白晝願行其進士並令排門齊入就試至閉門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誦

時試畢內有先了者上懸畫時旋令先出其入策亦須畫試應諸

科對策並依此例則畫試進士非前例也清泰二年貢院又請進

士試雜文並點門入省經宿就試至晉開運元年又因禮部尚書

知貢舉賈貞固奏自前考試進士皆以三條燭為限並諸色舉人

有懷藏書冊不令就試未知于何時復有更革白樂天集中奏狀

云進士許用書冊兼得通宵但不明言入試朝暮也

容齋三筆

杜陽編記舒元興進士既試脂炬人皆自將以子考之唐制如此

耳故廣記云唐制舉人試日既暮許燒燭三條草承貽試日先舉

作詩云夜衣博帶滿塵埃獨上都堂納卷回蓬卷幾時聞吉說棘

離何日却重來三條燭盡鐘初動九轉丹成鼎未開殘月漸低人
擾擾不知誰是謫仙才又云白蓮千朵照廊明一片昇平雅頌聲
才唱第三條燭盡南宮風月畫難成而舊說亦言舉人試日已晚
主文權德輿簾下戲云三條燭盡幾舉子之心而舉子遂答云
八韻賦成驚破侍郎之膽故國史實貞固傳舊制夜試以二燭為
限晉長興二年改令晝試貞固以短晝難成奏復夜試周廣順中
寶儀奏復用晝乃知本朝循周制不許見燭能改齋漫錄

唐以賦取士而韻數多真平側次敘元無定格故有三韻者花萼
樓賦以題為韻是也有四韻者冀茨賦以呈瑞聖朝舞馬賦以奏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誥

之天庭丹旆賦以國有豐年泰階六符賦以元亨利貞為韻是也
有五韻者金莖賦以日華川上動為韻是也有六韻者止水懸甌
人鏡三統指歸信及豚魚洪鐘待撞君子聽音東郊朝日瞻日祈
天宗樂德訓胄子諸篇是也有七韻者日再中射已之鵠觀紫極
舞五聲聽政諸篇是也八韻有二平六側者六瑞賦以儉固能廣
被褐懷玉日五色賦以日離九華聖符土德徑寸珠賦以澤侵四
荒非寶遠物為韻是也有三平五側者宣耀門觀試舉人以君聖
臣肅謹擇多士懸法象賦以正月之吉懸法象魏元酒以薦天明
德有古遺味五色土以王子舉封依以建社通天臺以洪臺獨出

浮景在下幽蘭以遠芳襲人悠久不絕日月合璧以兩曜相合候
之不差金柅以直而能一斯可制動為韻是也有五平三側者金
用礪以商高宗命傳說之官為韻是也有六平二側者旗賦以風
日雲舒軍容清肅為韻是也自大和以後始以八韻為常唐莊宗
時嘗覆試進士翰林學士承旨盧質以后從諫則聖為賦題以堯
舜禹湯傾心求過為韻舊例賦韻四平四側質所出韻乃五平三
側大為識者所謂豈非是時已有定格乎容齋續筆

唐以詩取士錢起之鼓瑟李肱之霓裳是也故詩人多韓文公薦
劉述古謂舉於禮部者其詩無與為比困學紀聞

唐及國初策題甚簡蓋舉子寫題於試卷故也慶歷後不復寫題
困學紀聞 按閣若璩據宋史蔣之奇傳
謂慶歷後猶寫題則唐時寫題於卷明矣
隋設進士之科唐代特隆其選歲登榜帖不過三十賢俊之器將
相之□具在其中諒不虛語然主司慎選弊於回撓豪右角逐之
術是非鋒起之場進孤寒則道直而有悔私權貴則道枉而無咎
貢舉之閒因循滋弊夏竦議貢舉奏
以科舉取士入唐最盛然唐進士良不易科場或開或不開每不
過數十甚或不滿十貢士投卷望公卿一言為知已遇合論薦以
至伏光範不憚其閒名諱轉觸展轉拘忌不可勝道非如後來糊

名較警三歲兩科動千計士俛起草野倘有其命弱冠徒步無不
驟致青雲之上卽不幸潦倒第名薦書猶得賜袍笏故其弊濫吹
假手僥倖冒竊混混不足稱數復在此雖欲不廢亦不復繼也後
有作者宜一反於此矣其必以三代鄉舉里選爲經以唐法贊薦
試考爲維庶幾文字之外以耳目得人物元劉將孫送吳文彬序

凡進士入試遇題目有家諱謂之文字不便卽託疾下將息狀來
出云牒某忽患心痛請出試院將息謹牒如的暴疾亦如是南都新書

予嘗疑宋時舉子秋試皆得詣考官而問題意若程史所載沛然
兩字頭者是也何其不禁之如是後知唐制禮部試詩賦題不皆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七修

有出處也或以己意立之故舉子皆許進問謂之上請至宋亦循
故事景祐中始詔出題必在經史禁其上請耳類稿

太平王崇實賢二家率以科目爲資足以升沈後進故科目舉人

相謂曰未見王實徒勞漫走言

進士舉人各樹名甲元和中語曰欲入舉場先問蘇張蘇張猶可

三楊殺我按據言大和中蘇景允張元夫爲翰林主人楊汝士與弟虞卿及漢公先爲文林表式故後進相謂云云又見

新書楊後有東西二甲按牛羊日應云楊虞卿兄弟上擢宰政下壯運能結客交遊識時知變傾心而北事三五要人可以不下牀使名譽若搏丸走坂又何必如老書生輩矻矻於筆硯問暗記六經思弱詩賦髮白齒落曾不沾于祿而餓窮不暇如此豈在讀書業文乎由是輕薄奔走以關節繁慢爲甲乙而三史六經曾不一

面風俗類靡波及舉子分競競路東呼西爲茫茫隊言其無藝也
爭趨要告故有東甲西甲之說

開成會昌中又曰魯紹環蒙識卽命通又曰鄭楊段薛炙手可熱
新唐書崔元略傳崔鉉所善鄭魯楊紹復段瑒薛蒙獻參又有薄
議論時語曰鄭楊段薛炙手可熱欲得命通魯紹環蒙

徒多輕侮人故裴侍御泌應舉作美人賦以譏之後有瓊值華羅
甲又曰瓊值都雍識卽命通按北夢瑣言李都崔雍孫理鄭嶠四君子蒙其斯昧者皆因進昇故曰欲

得命通瓊嶠都雍又金華子云崔雍與鄭頴同爲流品所重舉
子入事得遊歷其門鑑者則登第必然時人相語爲崔鄭世界又
有大小二甲又有注已甲又有四字甲言深輝映庭也一作深輝

有四凶甲按據言四凶記三人陳番叟劉子振李沼又芳林十哲按據言記十哲得八人沈雲翔林繕鄭紀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江

蔡鋌秦韜王之徒鋌與嚴士各將兩軍書題求華州解元時謂對
軍解頭大和中又有杜顛一作顛寶紉蕭囁極有時稱爲後來領袖

唐語

進士榜頭豎粘黃紙四張以瓊筆淡墨衰轉書曰禮部貢院四字

或曰文皇頃以飛帛書之或象陰注陽受之狀言

李紆侍郎嘗放舉人命筆吏勒書紙榜未及名首貢院字吏得疾

暴卒禮部令史王利者亦善書李侍郎召令終其事適值相被酒

已醉昏夜之中半酣揮染筆不加墨迨明懸榜方始覺悟修改不

及粲然一榜之中字有兩體濃淡相間反致其妍自後書榜因模

法之遂為故事今因用種筆淡書亦奇麗耳

南部新書

唐大中以來禮部放榜咸取二三人姓氏稀僻者謂之色目人亦

曰榜花

南部分新書

試官石在九耀街武安王廟前橫臥街側色黑而瑩長四五尺高

二三尺世傳唐時舉人就試以釘釘之卜其中否今觀石上有釘

數十餘釘頭皆露亦有半入而上曲者

長安志

進士舊例於都省考試南院放榜

南院乃禮部主事受領文書於此凡版樣及諸色條流多於此

之張榜牆乃南院東牆也別築起一堵高丈餘外有墻垣未辨色

即自北院將榜就南院張掛之元和六年為監生郭東里決破棘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毛

院正門外亦有之折裂文榜因之後來多以虛榜自省門而出

正榜張亦稍晚

據言

承天門街之東第五橫街之北從西第一左領軍衛

衛北有兵部選院

東左威衛

衛北有刑部格式院

次東吏部選院

以在尚書省之南亦曰吏部南院選人看榜名之所也

次東禮部南院

四方貢舉人郡會所也

院東安上門橫街抵此而絕

李好文長安志

放榜後狀元已下到主司宅門下馬綴行立斂名紙通呈入門

並斂立于階下北上東向主司列席釋東西向主事揖狀元已

下與主司對拜拜訖狀元出行致詞又退著行各拜主司答拜拜

訖主司云請諸郎君敘中外狀元已下各各齒敘便謝恩餘人如

狀元禮禮訖主事云請狀元曲謝名第第幾人謝衣鉢

衣鉢謂得主司名第

其或與主司先人同名第即謝

大或與主司先人同名第即謝

時公卿來看皆南行敘座飲酒數巡便起赴期集院

或云此禮亦不常即有于

導之處俾其各謝擊維之力苟特達而取亦要言之矣

據言按昌黎送牛

堪登第序云吾未嘗聞有登第於有司而進謝

新進士放榜後翌日排光範門候過宰相或云排建福門集于四

方館昔有詩云華陽觀裏鐘聲集建福門前鼓動期即其日也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毛

謝恩後方詣期集院大凡未敕下已前每日期集兩度詣主司之

門然三日後主司堅請已即止同年初到集所團司所由輦參狀

元後便參眾郎君拜訖俄有一吏當中庭唱曰諸郎君就坐雙東

雙西其亂者罰不少又出抽名紙錢每人十貫文其斂各紙見狀

元俄於眾中籌抽三五箇便出此錢鋪底錢

又作

人三十貫文

自狀元已下每

敕下後新及第進士過堂其日團司先於光範門裏東廊供帳備

酒食同年於此候宰相上堂後參見于時主司亦命召知閫三兩

酒食同年於此候宰相上堂後參見于時主司亦命召知閫三兩

人會于他處此筵罰錢不少宰相既集堂吏來請名紙生徒隨座
主過中書宰相橫行在都堂門裏敘立堂吏通云禮部某姓侍郎
領新及第進士見相公俄有一吏抗聲屈主司乃登階長揖而退
立於門側東西然後狀元已下敘立於階上狀元出行致詞云今
月日禮部放榜某等幸忝成名獲在相公陶鑄之下不任感懼左
右下即云慶懼言訖退揖乃自狀元已下一一自稱姓名訖堂吏云無客
主司復長揖領生徒退詣舍入院主司禱簡舍人公服靴鞋延接
主司然舍人禮貌謹敬有加隨事敘杯酒列於階前鋪席褥請舍
人登席諸生皆拜舍人答拜狀元出行致詞又拜答拜如初便出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說

於廊下候主司出一揖而已當時詣宅謝恩便致飲席據

春官氏每歲選升進士三十人以備將相之任是日自狀元已下
同皆座主之宅座主立于庭一一而進曰某外氏某家或曰甥或
曰弟又曰某大外氏某家又曰外大外氏某家或曰重表弟或曰
表甥孫又有同宗座主宜為姪而反為叔言敘既畢拜禮得申于
輒議曰春官氏選士得其人止供職業耳而後造之士以經術待
聘獲採拔于有司則朝廷與春官氏皆何恩於舉子今使謝之則
與選士之旨豈不異乎至有海東之子嶺嶠之人皆與華族敘中
表從使拜首而已論諸事體又何有哉李倍刊謀

新進士才及第以泥金書帖子附家書中用報登科之喜至文宗
朝遂寢削此儀開元天寶遺事

新進士每及第以泥金書帖子附于家書中至鄉曲親戚例以聲
樂相慶謂之喜信同上

宋初王臨登科帖云金花帖高五寸許持此者騎一人腰鈴而走
者二人元劉將孫梅花研碑

國初循唐制進士登第者主文以黃花牋長五寸許闊半之書其
姓名花押其下護以大帖又書姓名於帖面謂之榜帖當時稱為

金花帖子後臨軒唱名茲制遂廢雲麓漫鈔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早

神龍已來杏園宴後皆於慈恩塔下題名同年中推一善書者已
時他有將相則朱書之及第後知聞或遇未及第時題名處則為
添前字故昔人有詩云會題名處添前字按題名添前字之可考者鄭珏於乾寧四年書
昇仙廟與功記題曰進士鄭珏書至光化三年珏及第于碑石進士上添前字是也按漢
云張籍送李餘及第云歸去推將新語牒後來爭取舊衣裳繁露
知新進士衣物人取之以為吉兆唐俗亦既有之據言
鴈塔者以雙鴈飛翔忽殞一而下人遂瘞鴈建塔于上在唐慈恩
寺中杜老有登慈恩塔詩至于題名之說一云韋肇及第偶爾題
名寺塔遂為故事一云張莒本寺中閑遊戲題同年之名於塔然
人雖不同其義其時則一也戴埴鼠璞謂得唐鴈塔題名石刻細

閱之凡留題姓名僧道士庶前後不一非止于新進士也七修類稿按

廣川書跋載李翔府送後慈恩題名是舉子亦題名也

長安慈恩寺塔有唐新進士題名雖妍媸不同然皆高古有法度

後人不能及也宣和初本路漕司柳城集而刻之石亦為奇玩真

子按柳伯和慈恩鳳塔唐賢題名十卷摹於宣和庚子十月伯

和有跋及樊仲恕序載實刻叢編書已不傳有殘拓本見復初齋

詩集至唐賢題名之可見者宋元祐戊辰所摹懷素聖母帖後有

左拾遺裴休試大理評事柳乘鄉貢進士柳榮大和四年十月十

二年同登二十九字凡三行柳城鳳塔題名殘拓本有大和

九年四月一日前進士蔡京前進士李商隱蔡京於開成元年及

第李商隱於開成二年及第不應於大和時稱前進士按題名下

有後十六年中大和四年忽見前題雖然懷愴云云疑大和九年題

名至大中時重題添前字也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聖

士人初登第必展歡宴謂之燒尾說者云虎化為人惟尾不化須

得燒去乃化又說新羊入羣羊抵觸須燒其尾乃定又說魚躍龍

門化為龍時必雷為燒其尾乃得化記纂淵海引聞見錄

曲江亭子安史未亂前諸司皆列於呀許幸蜀之後皆燼於兵火

矣所存者唯尚書省亭子而已進士開講常寄其間既撤饌則移

樂泛舟都為恆例宴前數日行市駢闐於江頭其日公卿家傾城

縱觀於此有若中東楊之選者十八九鉅車珠幕櫛比而至蘇言

曲江大會此為下第舉人其筵席簡率器皿皆隔山拋之屬比之

席地幕天殆不相遠邇來漸加侈靡皆為上列所據向之下第舉

人不復預矣所以長安游手之民自相鳩集目之為進士團初則

至寡洎大和咸通已來人數頗眾其有何士參者為之酋帥尤善

主張筵宴凡今年纔過關宴士參已備來年遊宴之費歸是四海

之內水陸之珍靡不畢備時號長安三絕南院主事鄭容中書門官張良佐并士參為三

絕南院新書士參卒團司所由百餘輩各有所主大凡謝後便

其子漢儒繼其父業團司先于主司宅側稅院內供帳宴饌甲於輩其日

往期集院一大第與新人期集元為錄事其餘主宴主

狀元與同年相見後便請一人為錄事舊例率以狀元為錄事

酒主樂探花主茶之類咸以其日辟之主樂兩人一人主飲收放

榜後大科頭兩人第一部小科頭一人第二部常詰且至期集院常宴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聖

則小科頭主張大宴則大科頭縱無宴席科頭亦逐日請給茶錢

平時不以數後第一部樂官科地每日一千第二部五百見燭皆

每人日五百文倍科頭皆重分通曲江大會則先牒教坊請奏上御紫雲樓垂簾

觀焉時或擬作樂則為之移日故曹松詩云追遊若遇三清樂行

從應妨一日春救下後人置被袋例以圖障酒器錢絹實其中違

花即飲故張籍詩云無人不惜花園宿到處皆攜酒器行其被袋

狀元錄事同點檢闕一則罰金曲江之宴行市羅列長安幾於半

空公卿家率以其日揀選東牀車馬闐塞莫可殫述洎巢寇之亂

不復舊態矣蘇言

世目狀元第二八為榜眼第三八為探花郎秦中歲時記云期集謝恩了從此便著被袋篋子驥從等仍於曲江點檢從物無得有闕闕即罰錢便於亭子小宴召小科頭司一作國樂至暮而散次則杏園初會謂之探花宴便差定先輩二人少俊者為兩街探花使若他人折得花卉先開牡丹芍藥來者即各有罰雲麓漫鈔

先公自燕歸得龍圖閣書一策曰貽子錄有御書兩印存不言撰人姓名而序云愚叟受知南平王政寬事簡意必高從誨擅荆渚時賓僚如孫光憲輩者所編皆訓做童蒙其修進一章云咸通中盧子期著初舉子一卷細大無遺就試三場避國諱宰相諱主文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望

諱士人家小子弟忌用破斗時把帛慮有拽白之嫌燭下寫試無誤筆即題其後云並無措改塗乙注如有即言字數其下小書名同年小錄是雙隻先輩各一人分寫宴上長少分雙隻相向而坐元以東為上觀以西為首給舍員外遺補多來突宴東先輩不遷而西先輩避位及吏部給春關牒便稱前鄉貢進士大略有與今制同者獨避宰相主文諱不復講雙隻先輩之名他無所見容齋續筆進士張縉漢陽王東之曾孫也時初落第兩手奉登科記頂戴之曰此千佛名經也其企羨如此封氏聞見錄 張縉言作張倬神龍元年已來累為主司者房光庭再太極元年開元元年裴耀

卿再開元五年六年李納四按開元九年十年非李納辨見前開元七年八年九

年十年屢捷之三開元十四年十五年十六年裴敦復再開元十

九年二十年孫逖再開元二十一年二十三年已前並考功員外

郎姚奕再開元二十四年二十五年姚奕再當作二十五年二十六年始命春官

小宗伯主之崔翹三開元二十七年二十八年二十九年達奚珣

四天寶二年三年四年五年李巖三天寶六年七載八載李麟再

天寶十載十一載陽渙再賜渙當作楊浚浚凡四榜自十一載至十五載見據言語林誤天寶十

二載十五載裴士淹再至德二年三年姚子彥再乾元三年上元

二年肅昕再再當作三寶應二年下應增廣德二年寶應二年貞元三年薛邕四大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望

歷二年三年四年五年張渭三渭當作謂謂凡四榜當增太歷九年言三誤大歷六年

七年八年蔣渙再大歷九年十年常袞三大歷十年十一年十二

年潘炎再大歷十三年十四年鮑防三興元二年按興元無二年再當作元年

元元年二年劉太真再貞元四年五年顧少連再再當作三應於十年上增九年

貞元十年十四年呂渭三貞元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按此下應補高郢二

六年十七年貞元十五年十權德輿三貞元十八年十九年二十年停舉承貞

元年崔邈再元和元年二年章貫之再元和八年九年庾承宣再

元和十年十一年按當作元和十三年十四年王起四長慶二年三年會昌三

年四年楊嗣復再寶曆元年二年崔郾再太和元年二年鄭裕再

太和三年四年賈鍊再再當作三應大和五年六年高錯再再當作三

應增開成三年開成元年二年柳璟再開成五年會昌元年按柳璟再當

陳商再會昌五年六年鄭顥再大中十年十三年按此下當補

二年三年柳玘再光啟三年四年裴贛三大順元年二崔沆再乾符

年乾寧五年楊涉再景福二年天祐元年唐語林

考功員外郎掌天下貢舉之職開元二十四年敕以爲權輕專令

禮部侍郎一人知貢舉然以舊職禮部侍郎一人知貢舉然以舊職

於此云凡諸州每歲貢人其類有六一曰秀才二曰明經三曰進

士四曰明法五曰書六曰算其宏文崇文生各依所習業隨明經

進士例其秀才試方略策五條文理俱高者爲上上文理平理

高文平者爲上中文理俱平爲上下文理相通爲中上上文理滯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巽

爲不第此條取人稍峻其明經各試所習業文注精熟辨明義理

然後爲通正經有九禮記左傳爲大經毛詩周禮儀禮爲中經周

易尚書公羊穀梁爲小經通二經者一大一小若兩中經通三經

者大小中各一通五經者大小並通其孝經論語並須兼習諸明

兩經進士一經每經十帖孝經二帖論語八帖每帖三言通六已

上然後試策周禮左氏禮記各四條餘經各三條孝經論語共三

條皆錄經文及注意爲問其答者須辨明義理然後爲通通十爲

上上通八爲上中通七爲上下通六爲中上其通三經者全通爲

爲中 通七及二經通五爲不第 其進士帖一小經及老子經

帖兼 試雜文兩首策時務五條文須洞識文律策須義理愜當者

爲通 若事義有滯詞句不倫者爲下其經策全通 其明法試律令

各一部識達義理問無疑滯者爲通粗知綱例未究指歸者爲不

試十條律七條令三條全通者爲通所試律令每部試十帖策

甲通八已上爲乙已下爲不通 其明書則說文六帖字林四帖

諸試書學生帖試通說先口試不限條數疑則問之並通然後試策 其明算則九章三帖海島孫子

五曹張邱建夏侯陽周髀五經等七部各一帖其綴術六帖緝古

四帖錄大義本條爲問答者明數造術辨明術理然後通記遺三

等數讀令精熟試十得九爲第其試綴術緝古者綴術七條

緝古三條諸及第人並錄奏仍關送吏部書算於從九品下敘非 宏崇生雖同明經進士以其資

送吏部書算於從九品下敘非宏崇生雖同明經進士以其資

陰全高試亦不拘常例宏崇生習一大經一小經者兩中經者習

須讀文精熟音典正策試十道取粗解注義經通六史通三其

試時務策者須識文體不失問目義試五得三皆兼帖孝經論語

共十 應簡齋即準貢舉例帖試大常解申禮部勘貢十月內送考

功帖論語及一大經及第者奏聞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巽

國子監大成二十員取貢舉及第人聰明灼然者試日誦千言并

口試仍策所習業十條通七然後補充各授官依色令於學內習

業以通四經爲限其祿俸賜會準非伎術直例給業成者於吏部

試灼然明練精熟爲通口試十通九策試十通七爲第所加經

者禮記左傳毛詩周禮各加兩階餘經各加一階及第者放選優

選例業未成年未滿者不得別選及充餘使若經事故應敘日還

令覆上其先及第人欲加經及官人請試經者亦准此 六典

禮部尚書侍郎之職掌天下禮儀祠祭燕饗貢舉之政令凡舉試

之制每歲仲冬率與計偕其科有六一曰秀才試方略策五條此

已後 二曰明經三曰進士四曰明法五曰書六曰算凡正經有九

遂絕 科取人稍峻貞觀

禮記左氏春秋為大經毛詩周禮儀禮為中經周易尚書公羊春

秋穀梁春秋為小經二經者一大一小若兩中經通三經者大小

中各一週五經者大小並通其孝經論語老子並須兼習凡明經

先帖經然後口試並答策取粗有文性者為通舊制諸明經試每

論語八帖老子兼注五帖每帖三言通六已上然後試策十條通

七即為高第開元二十五年敕諸明經先帖經通五已上然後試

試每經通問大義十條通凡進士先帖經然後試雜文及策文取

六已上並答時務策三道舊例帖一小經并注通六已上

華實兼舉策須義理愜當者為通帖老子兼注通三已上然後試

雜文兩道時務策五條至開元二十五凡明法試律令取識達義

年依明經帖一大經通四已上餘如舊凡明書試說文字

理問無疑滯者為通策試十條律七條令三條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肆

林取通訓詁兼會雜體者為通說文六帖字林四帖 凡明算試九

章海島孫于五曹張邱建夏侯陽周髀五經綴術緝古取明數造

術辨明術理者為通九章三帖五經等七部各一帖綴術 凡此六

條求人之本必取精究理實而升為第其有博綜兼學須加甄獎

不得限以常科開元二十五年敕明經進士中除所試外明經有

條疏義精通通五已上進士有兼通一史試策及口問各十條通

六已上須加甄獎所司錄名奏聞其進士唱及第乾其所試雜文

及策送中書門下詳覆其明經口問仍須對其宏文崇文館學生

文體不失問目義試五得三皆兼帖孝經論語止十條耳 太廟齋郎亦試兩經文義相通然後

補授考滿簡試其郊社齋郎簡試亦如太廟齋郎其國子監大成

二十員取明經及第人聰明灼然者試日誦千言並口試仍策所

習業十條通七然後補充各授散官依色色舊唐書職官志作舊 令於學內

習業以通四經為限其祿俸賜會准非伎術直例給業成者於史

間日一試灼然明練精熟為通口試十通九策試十通七為第所

加經者禮記左傳毛詩周禮各加兩階餘經各加一階及第者放

選優與處分不第者三年一簡九年業不成者解退依常選例業

未成年未滿者不得別選及充餘使若經事故應敘日還令覆上

其先及第人欲加經及官人請試經者皆准此六典 舊唐書職官志全錄此文故不重載

父子知舉者三家高錯于相于邵子允躬崔郾子瑤唯崔氏相去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肆

只二十年南都新書

常袞為禮部判雜文榜後云他日登庸心無不銳通宵絕筆恨即

有餘所放雜文過者常不過百人鮑祭酒防為禮部帖經落人亦

甚時謂之常雜鮑帖傳載故實

唐世科舉之柄頗付之主司仍不糊名又有交朋之厚者為之助

謂之通榜故其取人也畏於譏議多公而審亦有脅於權勢或撓

於親故或累於子弟皆常情所不能免者若賢者臨之則不然未

引試之前其去取高下固已定於胸中矣韓文公與祠部陸員外

書云執事與司貢士者相知識彼之所望於執事者至而無間彼

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職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矣愈之知者有侯喜侯雲長劉述古韋羣玉據言作紆此四子者可以當首薦而極論期於成而後止可也沈杞張乾登科記又作弘尉遲汾李

紳張後餘李翊皆出羣之才與之足以收人望而得才實主司廣求焉則以告之可也往者陸相公司貢士愈時幸在得中所與及

第者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梁舉

八人無有失者其餘則王皆與謀焉陸相於王與梁如此不疑也至今以為美談此書在集中不注歲月按摭言云貞元十八年權

德與主文陸修員外通榜韓文公薦十人於修權公凡三榜共放登科記者

六人餘不出五年內皆提以登科記者貞元十八年德與以中書舍人知舉放進士二十三人尉遲汾侯雲長韋紆沈杞李翊登

第十九年以禮部侍郎放二十人侯喜登第永貞元年放二十九人劉述古登第通三榜共七十二人而韓所薦者預其七元和元

年崔那下放李紳二年又放張後餘張弘皆與摭言合陸修在貞元間時名最著韓公敬重之其行難一篇為修作也曰陸先生之

賢聞於天下是是非非自越州召拜祠部京師之人造焉先生曰今之用人也不詳位於朝者吾取某與某而已在下者多於朝

凡吾與者若干人又送其刺歙州序曰君出刺歙州朝廷者舊之

卷二十八

完

賢都邑游居之良齋咨涕洟咸以為不當去則修之以人物為已任久矣其刺歙以十八年二月權公放榜時既以去國而用其言

不替其不負公議而采人望蓋與陸宣公同韓公與書時方為四門博士居百寮底殊不以其薦為犯分故公作權公碑云典貢士

薦士於公者其言可信不以人布衣不用即不可信雖大官勢人交言一不以綴意又云前後考第進士及庭所策試士踊相躡為

宰相達官其餘布處臺閣外府凡百餘人梁肅及修皆為後進領袖一時龍門惜其位不通顯也豈非汲引善士為當國者所忌乎

韓公又有譽劉正夫書云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登科記者

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耶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進名以是觀之韓之留意人士

可見也容齋四筆吏部員外於南省試判兩節試後授春關謂之關試諸生謝恩其

日稱門生謂之一日門生自此方屬吏部矣摭言唐世士人初登科或未仕者多以從諸藩府辟置為重觀韓文公

送石洪溫遠一處士赴河陽幕序可見禮節然其職甚勞苦故亦或不屑為之杜子美從劍南節度嚴武辟為參謀作詩二十韻呈

嚴公云胡為來幕下只合在舟中束縛酬知已蹉跎效小忠周防

卷二十八

平

期稍稍太簡遂忽忽曉入米屨放昏歸畫角終不成尋別業未敢
 息微躬會希全物色時放倚梧桐而其題曰遺闕意可知矣韓文
 公從徐州張建封辟為推官有書上張公云受矜之明日使院小
 吏持故事節目十餘事來其中不可者自九月至二月皆晨入夜
 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若寬假之使
 不失其性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為常亦不廢
 事苟如此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杜韓之旨大略相似云容齋
續筆
 唐制常舉人之外又有制科搜揚拔擢名目甚眾則天廣收才彥
 起家拜中書舍人員外郎次拾遺補闕明皇尤加精選下無滯才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聖

然制舉出身名望雖美猶居進士之下仕宦自進士而歷清貫有
 八僑者一曰進士出身制策不入二曰校書正字不入三曰畿尉
 不入四曰監察御史殿中丞不入五曰拾遺補闕不入六曰員外
 郎郎中不入七曰中書舍人給事中不入八曰中書侍郎中書令
 不入言此八者尤加僑捷直登宰相不要歷紹餘官也朋僚邊拜
 或以此更相議弄舉人應及第者闕檢無籍者不得與第陳章甫
 制策登科吏部放榜章甫上書昨見榜云戶部報無籍者昔傳說
 無姓商后置於鹽梅之地屠羊隱名楚王延以三旌之位未聞微
 籍也范睢改姓易名為張祿先生秦用之霸張良為韓報讐變姓

名而遊下邳漢高用之為相則知籍者所以計賦耳本防羣小不
 約賢路若人有大才不可以籍棄之苟無良德雖籍何為所司不
 能奪特詔執政收之常舉外復有通五經明一史及獻文章并著
 述之輩或附中書考試亦同制舉唐語
林
 漢舉賢良自董仲舒以來皆對策三道文帝二年對策者百人晁
 錯為高第武帝元光五年對策者亦百人公孫宏為第一當時未
 有黜落法對策者皆被選但有高下爾至唐始對策一道而有中
 否然取人比今多建中間姜公輔等二十五人太和間裴休等二
 十三人按當作二
十二人其下如貞元中韋執誼崔元翰裴均等皆十八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聖

人按崔元翰榜
祿十七人元和中牛僧孺等長慶中龐嚴等至少猶皆十四
 人按龐嚴榜
十六人蓋自後周加試策論三道於禮部每道以三千字為
 率本朝加試六論或試於秘閣揀選既精士無濫進石林
燕語
 京兆尹有生殺之柄然而清要之官多輕薄之目為所由之司京
 國士子進士成名後便列清途屈指以期大用故事若登廊廟須
 曾揚歷於字人遂假途於長安萬年之邑或駕在東洛亦為河南
 洛陽之宰數月之後必遷居閣下京尹不可倖也兩縣令初欲莅
 事須謁謝京尹皆異常待庭前鋪置茵褥府史引一人投刺於尹
 前云某邑令某姓名讚兩拜而已大尹降西廊迎之從容便就飯

會府中縫為體例中朝故事

李唐設科舉以網羅天下英雄傑傑三百年間號為得人者莫盛

守進士當是時謂南宮文為座主謂登第進士為門生上之人

榮得士則謂下之人懷藻鑑之德揚揄品目至于終身敦尚恩紀

子孫不替方其盛時為官掄才志在公議不遺分契趨于篤厚得

君子之高誼成風俗之佳事斯可尚矣厥後事變弊沿法生扇奔

競之風開請託之路善謀者冒恥以苟得恬淡者抱屈而陸沈公

道既淪私分亦薄徒習故事漫成佻浮故有受命公朝拜恩私室

之論有識之士以為不然而病之宋華鎮上門下許侍郎書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藝

唐文宗議貢舉曰子弟寒門但取實藝宰相李德裕對曰臣無名

第不合言進士之非其祖尚浮華不根實藝朝廷顯官須公卿子

弟自小便習舉業日熟朝廷問事臺閣儀範不教而自成寒士固

不能習也夫治平之器曰政布政之具曰文守文之基曰道行道

之夫曰士士之於政由左右手焉故有國之典先夫取士雖沿革

異軌而同歸求聘之塗古者諸侯薦賢有三適之制射宮選士觀

五善之節姬周受命文物明備郡吏獻賢能之書登於天府樂正

論進士之秀升於司馬進士之名立矣禮賢之道廣矣暨六國行

玉帛之聘兩漢立四科之選魏晉或表薦而登仕齊梁或版辟而

起家故孝廉明經之科秀才茂才之舉限口限年之制射策待詔

之選損益無常而察德觀言之規不妄設也李唐御統艱厥制度

立進士之科正名也行辭賦之選從時也而天下之士誦詩書秉

刀筆乘仁義之道而進朝廷闢場屋詔宗伯以方圓曲直而取名

材大儒比比而有然詩賦之制非古也古者國風雅謂之詩不歌

而頌謂之賦暨三季移統七雄蹟武大道既隱正音去矣故少卿

五字以敘別鄒孟四言以述祖陸謝勵鋒於晉宋任范冶榮於齊

梁詩之體失矣頌刺之義微焉若孫卿暢幽惻之意屈宋起迂談

之說相如閎衍以前導楊雄淫麗而後殿賦之體曠矣規諷之音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藝

衰焉唐興文流愈甚前失執彫飾為規矩正儷偶為繩墨詩則協

聲而合律賦則限韻而拘字燦然清才而不復質矣譬諸柏梁永

明體猶若秦漢之於唐虞也故德裕許其浮華則可矣至於言朝

廷顯官須公卿子弟斯言之玷無乃甚歟夫諸侯襲封口功繼絕

須子弟奉祭祀而爵及世也若其靡恃門閥之貴屈身士大夫之

間講習仁義延揖時譽有緇衣之美成作述之志雖寒士之賢弗

可知也若其口尚輕浮之飾馳逐豪俠之伍以奢僭自大意氣相

燦不知衣食之出而忘弓裘之業雖將相之世不可任也哀哉堂

構之業多墜嗣興之賢甚寡若子弟不教而成則堯之丹朱舜之

商均皆可君天下也况父母之聖非教不行也國之治非目不熟也臣之良非師保之無功也何教之而不成目熟而不知保傳而無補哉蓋上智下愚之不移也故楊□說於史高母薦乳母子弟玉吉疾其驕驕請除任子之令則知子弟之才非專任之器也詩曰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書曰世祿之家鮮克有禮况朝廷崇爵豐祿設案分職治亂之道不在它而在賢愚也子弟寒士賢治愚亂其揆一也然則子弟以嗣蔭而受祿士以歷試而頒爵歷試之下黜陟章明故士之不肖者鮮矣至如傳說胥靡而興商呂望屠釣而王周管仲商販而霸齊由余戎狄而強秦斯皆歷試諸難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五

道不其偉哉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於嚴宰制天下代天工也當改正朔易服色制禮樂發號令革變因損頤指而行何不合言之有苟以選舉之制離失中道則以德進以事舉以言揚擇善而行斯可也苟謂辭賦非古則策以時務問以康濟非五經不得以對非常道不得以言則經緯之術宏達之材見矣而德裕以吉甫餘烈陟位國相知簡賢附勢之旨無幸制補袞之德而場屋之下英傑間出勳名相望欲購材術專國政不可得矣故將隳真舉以杜賢路進子弟以崇私黨俾朝廷之人無能傑出已右故宣宗制曰委國史於愛婿之手寵祕文於弱子之身洎參信書亦引親暱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五

集李德裕非進士論

斯乃扼其咽喉而中其膏肓矣厥有朱崖之貶以謝天下宜哉

夏竦

有詩書院叢書

別錄中

昔三代建侯與今事異理道損益請自漢言之漢朝用人自詔舉之外其府寺郡國屬吏皆令自署故天下之士修身於家而辟書交至以此士務名節風俗用修魏氏立九品之制中正司之於是族大者第高而寒門之秀屈矣國朝舉選用隋氏之制歲月既久其法益訛夫才智因習而就固然之理進士者時其貴之主司褒貶實在詩賦務求巧麗以此為賢不唯無益於用實亦妨其正習不唯撓其淳和實又長其佻薄自非識度超然時或孤秀其餘溺

登科記考

卷二十九

一

於所習悉昧本源欲以啟導性靈獎成後進斯亦難矣故士林鮮體國之論其弊一也又人之心智益有涯分而九流七略書籍無窮主司徵問一作目不立程限故修習之時但務鈔略比及就試偶中是期業無所成固由於此故當代寡人師之學其弊二也疏以釋經蓋筌蹄耳明經讀書勤苦以甚既口問義又誦疏文徒竭其精華習不急之業而當代禮法無不面牆及臨人決事取辨胥吏之口而已所謂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習者也故當官少稱職之吏其弊三也舉人大率二十人中方收一人故沒世而不登第者甚眾其事難其路隘也如此而雜色之流廣通其路也此一彼十

此百彼千揆其秩序無所差降故受官多底下之人修業拙後時之嘆待不才者何厚處有能者何薄崇本抑末啟昏窒明故士子舍學業而趨末伎其弊四也收人既少則爭第急切交馳公卿以求汲引毀譽同類用以爭先故業因儒雅行成險薄非受性如此勢使然也浸以成俗虧損國風其弊五也大抵舉選人以秋初就路春末方歸休息未定緊糧未辦即又及秋正業不得修習益令藝能淺薄其弊六也羈旅往來糜費實甚非唯妨闕正業蓋亦累其舊產未及數舉索然已空其弊七也貧窶之士在遠方欲力赴京師而所冀無際以至揆度遂至沒身使茲人有抱屈之恨國家

登科記考

卷二十九

二

有遺才之闕其弊八也官司運江淮之儲計五費其四乃達京邑芻薪之貴又十倍四方而舉選之人每年攢會計其人畜蓋將數萬無成而歸十乃七八徒令關中煩耗其弊九也為官擇人唯才是待今選司並格之以年數合格者判雖下劣一切皆收如未合格而應科目者纔有小瑕莫不見弃故無能之士祿以例臻才俊之流坐成白首此非古人求賢審官之義亦已明矣其弊十也選人不約本州所試悉令聚於京師人既浩穢文簿繁雜因此偷濫其事百端故俗閒相傳云入試非正身十有三四赴官非正身十有三三此又弊之尤者今若未能頓除舉選以從古制且稍變易

以息樊源則官多佳吏風俗可變其條例如後謹議趙匡舉

一立身入仕莫先於禮尙書明王道論語首百行孝經德之本學

者所宜先習其明經通此謂之兩經舉論語孝經爲之翼助諸試

帖一切請停唯令策試義及口問其策試自改問時務以來經業

之人鮮能屬綴以此少能通者所司知其若此亦不於此取人故

時人云明經問策禮試而已所謂變實爲虛無益於政今請令其

精習試策問經義及時務各五節並以通四以上爲第但令直書

事義解釋分明不用空寫疏文及務華飾其十節總於一道之內

問之餘科准此其口問諸書每卷問一節取其心中了悟解釋分

登科記考

卷二十九

三

明往來問答無所滯礙不用要令誦疏亦以十分通八以上爲第

諸科亦准此外更通周易毛詩各四經舉加左氏春秋爲五經舉

不習左氏者任以公羊穀梁代之其但習禮記及論語孝經各一

經舉既立差等隨等授官則能否區分人知勸勉一明法舉亦

請不帖但策問義并口問准經業科一學春秋者能斷大事其

有兼習三傳參其異同商榷比擬得其長者謂之春秋舉策問經

義并口問並准前一進士習業亦請令習禮記尙書論語孝經

并一史其雜文請試兩首共五百字以上六百字以下試筭表論

議銘頌箴檄等有資於用者不試詩賦其理通其詞雅爲上理通

詞平爲次餘爲否其所試策於所習經史內徵問經問聖人旨趣

史問成敗得失并時務其十節貴觀理識不用徵求隱僻詰以名

數爲無益之能言詞不至陋鄙卽爲第 一其有通禮記尙書論

語孝經之外更通道德諸經通元經孟子荀卿子呂氏春秋管子

墨子韓子謂之茂才舉達觀之士既知經學兼有諸子之學取其

所長捨其偏滯則於理道無不該矣試策問諸書義理并時務其

二十節仍與之言論觀其通塞 一其有學兼經史達於政體策

略深致其詞典雅者謂之秀才舉經通四經或二禮或三家春秋

兼通三史以上卽當其目其試策經問聖人旨趣史問成敗得失

登科記考

卷二十九

四

并時務其二十節仍與之談論以究其能 一學倍秀才而詞策

同之談論貫通究識成敗謂之宏才舉以前三科其策當詞高理

備不可同於進士其所徵問每十節通八以上爲第 一其史書

史記爲一史漢書爲一史後漢書并劉昭所注志爲一史三國志

爲一史晉書爲一史李延壽南史爲一史北史爲一史習南史者

兼通宋齊志習北史者通後魏隋書志自宋以後史書煩碎冗長

請但問政理成敗所因及其人物損益關於當代者其餘一切不

問國朝自高祖下及睿宗實錄并貞觀政要共爲一史 一天文

律歷自有所司專習且非學者卒能尋究並請不問唯五經所論

蓋舉其大體不可不知 一每年天下舉人來秋入貢者今年九月州府依前科目先起試其文策通者注等第訖試官本司官錄事參軍及長吏連押其後其口問者題策後云口問通若干即相連印縫並依寫解為先後不得參差封題訖十月中旬送觀察使觀察使差人送都省司隨遠近比類須合程限省司重考定訖其入第者二月內符下諸道諸州追之退九月內盡到到即重試之其文策皆勘會書跡詞理與州試同即收之偽者送法司推問其國子監舉人亦准前例 一諸色身名都不涉學昧於廉恥何以居官其簡試之時雖云試經及判其事苟且與不試同諸皆令習

登科記考

卷二十九

五

孝經論語其孝經口問五道論語口問十道須問答精熟知其義理並須通八以上如先習諸經書者任隨所習試之不須更試孝經論語其判問以時事取其理通必在責其重保以絕替代其合外州中解者依舉選例處分 一一經及第人選日請授中縣尉之類判入第三等及蔭高授上縣尉之類兩經出身授上縣尉之類判入第三等及蔭高授緊縣尉之類用蔭止於此其以上當以才進四經出身授緊縣尉之類判入第三等授望縣尉之類五經授望縣尉之類判入第三等授畿縣尉之類明法出身與兩經同資進士及三禮舉春秋舉與四經同者其茂才秀才請授畿尉之

類其宏才請送詞策上中書門下請授諫官史官等禮經舉人若更通諸家禮論及漢以來禮儀沿革者請便授太常博士茂才等三科為學既優並准五經舉人便授官其雜色出身入量書判授中縣尉之類判入第三等及蔭高者加一等凡蔭除解禍官外不在用限 一其今舉人所習既從簡易士子趨學必當數倍往時每年諸色舉人主司簡擇常以五百人為大限此外任收雜色舉選人條例 選人條例不錄 選

有司或詰於議者曰吏曹所銓者四謂身言書判今外州送判則身言闕失如何對曰夫身言者豈非洪範貌言乎貌謂舉措可觀

登科記考

卷二十九

六

言謂詞說合理此皆才幹之士方能及此今所試之判不求浮華但令直書是非以觀理識於此既蔽則無貌言斷可知矣書者非理人之具但字體不至乖越即為知書判者斷決百事真為吏所切故觀其判才可知矣彼身言及書豈可同為銓序哉有司復詰曰王者之盛莫逾堯舜書稱敷納以言為求才之通軌今以言為後亦有說乎對曰夫敷納以言者謂引用賢良升於達位方將詢以庶政非言無以知之其唐虞官百咨俞無幾下及小吏官長自求各行敷納事至簡易今吏曹所習輒數千人三銓藻鑑心目難薄酬喧競之不暇又何敷納之有乎其茂才以上學業既優可以

言政教接以談論近於敷納矣有司復曰士有言行不差而闕於文學或頗有文學而言行未修但以諸科取之無乃未備對曰吏曹所銓必求言行得之既審然後授官則外州遙試未為通矣今銓衡之下姦濫所萃紛爭劇於獄訟偽濫深於市井法固致此無如之何豈若外州先試兼察其行苟居宅所在則鄰伍知之官司耳目易為采聽古之鄉舉里選方斯近矣且今之新法以學舉者一經畢收以判選者直書可否可謂易矣修言行者心當敦固不能為此餘何足觀若有志性過人足存激勸及躬為惡行不當舉用者則典章已備但舉而行之耳有司復曰其有劾官公清且有

登科記考

卷二十九

七

能政以其短於詞判不見擢升無乃闕於事實乎對曰苟能如此最為公器使司善狀國有常規病在不行耳但令諸道觀察使每年終必有褒貶不得僭濫則善不蔽矣問曰試帖經者求其精熟今廢之有何理乎對曰夫人之為學帖易於誦誦易於講今口問之令其講釋若不精熟如何應對此舉其難者何用帖為且務於帖則於義不專非演智之術固已明矣夫帖者童穉之事今方授之以職而待以童穉於理非宜有司復曰舊法口問並取通六令通八無乃非就易之義乎對曰所習者少當務其精止於通六夫在鹵莽是以然耳復曰舉人試策例皆五通今併為一有何理

乎對曰夫事尚實則有功徇虛則益寡試策五通多書問目數立頭尾徇虛多矣豈如一策之內併問之乎

趙匡舉選後論

王者官人必視國之要杜諸戶一其門安平則尊經術之士有難則貴介冑之臣夏殷周選士必於庠序非其道者莫得仕進是以誘人也無二其應之者亦一及周之末諸侯異政取人多方故商鞅患之說秦孝公曰利出一孔者王利出一孔者強利出三孔者弱於是下令非戰非農不得爵位秦卒以是能并吞六國漢室干戈以定禍亂貴尚滄質高后舉孝悌力田文景守而不變故下有常業而朝稱多士及孝武察孝廉置五經博士弟子雖門閥二三

登科記考

卷二十九

八

而未失道德也逮至晚歲務立功名銳意四夷故權譎之謀設荆楚之士進軍旅相繼官用不足是以聚斂計料之政生設險興利之臣起番系嚴熊羆等經管作渠以通漕運東郭偃孔僅建鹽鐵諸利策富者冒爵射官免刑除罪公用彌多而請官者徇私上下並求百姓不堪刑弊故巧法慘急之臣進而見知廢格之法作杜周滅宣之屬以峻文決理貴而王溫舒之徒以鷹擊敢殺彰而法先王之術習俎豆之容者無所任用由是精通秀穎之士不游於學游於學者率章句之儒也是以昭帝之時霍光問人疾苦不本之於太常諸生徵天下賢良文學以訪之是常道不足以取人也

至於東漢光武好學不能施之於政乃躬自講經肅宗以後時或
祖效尊重儒術不達其意而酌其文三公尚書雖用經術之士而
不行經術之道是以元成以降迄於東漢慷慨通方之士寡廉隅
立節之徒眾無何漢氏失馭曹魏僭竊中正取士權歸著姓雖可
以鎮伏眩庶非尚賢之術蓋尊尊之道於時聖人不出賢哲無位
詩道大作怨曠之端也泊乎晉宋齊梁遞相祖習其風彌盛舍學
問尚文章小仁義大放誕談莊周老聃之說誦楚詞文選之言六
經九流時習閱目百家三史罕聞於耳撮羣鈔以爲學總眾詩以
爲資謂善賦者廊廟之人雕蟲者台鼎之器下以此自負上以此
登科記考 卷二十九 九

者又十於士故士無官後魏羽林士今官之祿吏攝人古者王畿
萬騎軍功是也千里千里之外封建諸侯之吏自卿以降各自舉任當乎漢室除
保傅將相餘盡專之州縣佐史則皆牧守選辟夫公卿者主相之
所任也向外之官吏者又諸侯牧守之事也然則主司之所選者
獨甸內之吏公卿府之屬耳豈不寡哉所選既寡則焉得不精近
則有封建而無國邑五服之內政決王朝一命免拜必歸吏部按
名授職猶不能遣何暇採訪賢良搜覈行能卽時皆其噙其失而
不知失之所以故備詳之又曰夫官有大小材有短長者任之
以大官短者任之以小職職與人相宜而功與事並理是以孟公
登科記考 卷二十九 十

選材上下相蒙持此爲業雖名重於當時而不達於從政故曰取
人之道可以敦化周書曰以言取人入竭其言以行取人入竭其
行取人之道不可不慎也原夫詩賦之意所以達下情所以諷君
上上下下情通而天下亂者未之有也近之作者先文後理詞治不
雅既不關於諷刺又不足以見情益失其本又何爲乎隋氏罷中
正舉選不本鄉曲故閭里無豪族并邑無衣冠人不土著萃處京
畿士不飾行人弱而愚夫古者以勳賞功以才蒞職以才蒞職是
以職與人宜近則以職賞功是以官與人乖古者計人而貢士計
吏而用人故士無不官官無乏吏近則官倍於古士十於官求官

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近之任官其選之也略其
使之也備一人之身職無不蒞若委游夏以政事責冉季以文學
也何其謬歟故人失其長官失其理是以三代之制家有代業國
有代官孔子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史墨曰古之爲官代守其業
朝夕思之一朝失業死則及焉是知業不代習則其事不精此周
之所以得人也昔羲氏和氏掌天地劉氏代擾龍籍氏代司吏庾
氏庫氏代司出納制氏代司鑄鐘卽其事也後代以代卿執柄益
私門卑公室齊奪於田氏魯弱於三家革代卿之失而不復代業
之制醫工筮數其道浸微蓋爲此也故老子曰聖人常善救人故

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不善用人者譬若使驢捕鼠令鷹守
肉贖之捕鼠終不可獲而千里之功廢矣鷹之守肉死有餘罪而
攫撮之效沒矣夫裁徑尺之帛刻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
者裁帛刻木非左右之所能故也徑尺之帛方寸之木薄物也非
良工不能裁之況帝王之佐經國之任可不審擇其人故構大屋
者先擇木然後擇材理國家者先擇佐然後守人大匠構屋必以
大材為棟梁小材為榱桷苟有所中尺寸之木無棄此善理木者
也劉秋選
舉論

夫王三京北都居一其風俗遠蓋陶唐氏之人歟襟四塞之要衝

登科記考

卷二十九

士

控五原之都邑雄藩劇鎮非賢莫居則陽曲丞王公神仙之得也
爾其學鏡千古知周萬殊又若少府賈公以述作之雄也鼃弄筆
海虎攫辭場又若石艾尹少公廊廟之器口折黃馬手揮青萍咸
道貫於人倫名飛於日下實難沈屈永懷青霄劍有隱而氣衝七
星珠雖潛而光照萬壑今年春皇帝有事千畝湛恩八埏大搜羣
才以緝邦政而王公以令宰見舉賈公以王霸昇聞海激佇乎三
千天飛期於六月必有以也豈徒然哉有從兄太原主簿舒才華
動時規謀匠物乃黜翠葍筵虹梁瓊羞霞開羽觴電舉然後抗目
遠覽憑軒高吟汾河鏡開漲藍都之氣色晉山屏列橫朔塞之郊

原屏俗事於爛襟結浮歎於落景俄而皓月生海來窺醉容黃雲
出關半起秋色數君乃輟酌慷慨搖心促裝望丹闕而非遠揮玉
鞭而且去白也不敏先鳴翰林幸叨玳瑁之筵敢竭麒麟之筆請
各探韻賦詩寵行李白秋曰於太原南柵饒陽曲王贊公
賈少公石艾尹少公應舉赴上都序

孟子以鄉舉秀才射策甲科二十年矣同時中楊葉者今或蔚為
六官亞卿或形禭虎符秩二千石而孟子猶羸馬青袍客江潭閒
遇與不遇何其寥質也然君子不患貧患業不修不患位下患道
不行孟子言忠信行篤敬好學工文令名藹然今茲入關有司之
喜也諸公展相遇之禮其肯不以推之挽之為己任見三月四月

登科記考

卷二十九

士

之交禮灑之閒三雖飛鳴草木暢茂是吾子彈冠之時也二三子
不可以不賦獨孤及送孟許
事赴上都序
彼馳鶩乎士林者鮮不爭九流之勝負徇三川之聲利而張侯獨
以善閉關乃知純白內充天機外朗則塵垢糠粃所不能入矣已
歲六月始以出處之道問仕於余子灑然曰今四表文明八紘展
頓此志士所當登秀造而取青紫不奮不躍如休明何由是罷琴
高臺投竿舊浦單車匹馬是日西上君子以為知幾吾見垂天之
雲不復顧北溟矣盍使居者歌吾子乎獨孤及送張詠
赴舉入關序
計近代以來爵祿失之者久矣其失非他在四太而已何者入仕

之門太多代肖之家太優祿利之資太厚督責之令太薄請徵古制以明之管子曰夫利出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誦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人之養隘其利途使人無游事而一其業也而近代以來祿利所出數十百孔故人多歧心疏瀉漏失而不可轉也夫入仕者多則農工益少農工少則物不足物不足則國貧是以言入仕之門太多禮曰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則雖儲貳之尊與士伍同故漢王良以大司徒位免歸蘭陵後光武巡幸始復其子孫邑中徭役丞相之子不得鑿戶課而近代以來九品之家皆不征其

登科記考

卷二十九

三

高蔭子弟重承恩獎皆踰居役物坐食百姓其何以堪之是以言代肖之家太優先王制士所以理物也置祿所以代耕也農工商有經營作役之勞而士有勤人致理之憂雖風歛道義士伍爲貴其苦樂利害與農工商等不甚相遠也後代之士乃撞鐘鼓樹臺榭以極其歡而農工鞭背役筋力以奉其養得仕者如昇仙不仕者如沈泉歎娛憂苦若天地之相遠也夫上之奉養也厚則下之徵斂也重養厚則上覲其欲斂重則下無其聊故非類之人或沒死以趣上構姦以入官非唯求利亦以避害也是以言祿利之資太厚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昔李膺周舉爲刺史守令畏憚

觀風投印綬者四十餘城夫豈不懷祿而安榮哉顧漢之法不可偷也自隋變選法則雖甚愚之人蠕蠕然第能乘一勞結一課獲入選敘則循資授職族行之官隨列拜揖藏俸積祿四周而罷因緣侵漁抑復有焉其罷之日必妻孥華楚僕馬肥腩而偃仰乎士林之閒及限又選終而復始非爲巨害至死不黜故里語謂人之爲官若死然未有了而倒還者爲官如此易享祿如此厚上法如此寬下斂如此重則人孰不違其害以就其利者乎是以言督責之令太薄既濟以爲當輕其祿利重其督責使不才之人雖虛座設位置印綬於旁揖而進授之不敢受寬其征徭安其田里使

登科記考

卷二十九

四

農商百工各樂其業雖以官誘之而莫肯易如此則規求之志不禁而息多士之門不扃而閉若上不急其令下不寬其徭而欲以法術遮列禁人奸冒此猶坏土以壅橫流也勢必不止夫古今選用之法九流常敘有三科而已曰德也才也勞也而今選曹皆不及焉何以言之且吏部之本存乎甲令雖曰度德居官量才授職計勞升秩其文具矣然考校之法皆在判書簿歷言詞俯仰之閒侍郎非通神不可得而知之則安行徐言非德也麗藻芳翰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苟執此不失猶乖得人况眾流茫茫耳目有不足者乎益非鑒之不明非擇之不精法使然也先朝數人以下

言之詳矣是以文皇帝病其失而將革焉夫物盈則虧法久終弊雖文武之道亦與時張弛五帝三王之所以不相沿也是以王者觀變以制法察時而立政按前代選用皆州府察舉及年代久遠訛失滋深至於齊隋不勝其弊凡所置者多由請託故當時議者以為與其率私不若自舉與其外濫不若內收是以罷州府之權而歸於吏部此矯時懲弊之權法非經國不刊之常典今吏部之法蹙矣復宜掃而更之無容循默坐守刑弊伏以為當今選舉人未土著不必本於鄉閭鑒不獨明不可專於吏部謹詳度古制折量今宜謂五品以上及羣司長官俾宰臣進敘吏部得參議焉其

登科記考

卷二十九

五

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許州府辟用則銓擇之任悉委於四方結奏之成咸歸於一部必先擇牧守然後授其權高者先署而後聞卑者聽版而不命其牧守將帥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得察而舉之聖王明目達聰巡聽遐視罪其私冒不慎舉者小加譴黜大正刑典責成授任誰敢不勉夫如是則接名偽命之徒非才薄行之人貪叨賄貨懦弱姦宄下詔之日隨聲而前迎計大數十除八九則人少而員寬事詳而官審賢者不獎而自進不肖者不抑而自退除隋權道復古美制則眾才咸得而天下幸甚或曰當開元天寶中不易吏部之法而天下砥平何必外辟方臻於理既濟以

為不然夫選舉者經邦之一端雖制之有美惡而行之由於法令是以州郡察舉在兩漢則理在魏齊則亂吏部選舉在神龍則紊在開元天寶則理當其時久承升平御以法術慶賞不軼威刑必齊由是而理匪用吏部而臻此也向以此時用辟召之法則其理不益久乎夫議事以制不以權當徵其本末計其遐邇豈時得時失之可言耶或曰帝王之都必浩穰輻輳士物繁合然後稱其大若權散郡國遠人不至則京邑索矣如之何又甚不然自古至隋數百千年選舉之任皆分郡國當漢文景武帝之時京師庶富百廛九市人不得顧車不得旋侈溢之盛亦云極矣豈待選舉之士

登科記考

卷二十九

六

為其助哉又夫人有定土土無贖人浮尤者多則地著者少自隋罷外選招天下之人聚於京師春還秋往鳥聚雲合窮關中地方之產奉四方游食之資是以筋力盡於漕運薪粒方於桂玉是由斯人索我京邑而謂誰索乎且權分州郡所在辟舉則四方之人無有遐心端居尊業而祿自及祿苟未及業常不廢若仕進外絕要攢乎京惜時懷祿孰肯安堵必貨鬻田產竭家贏糧糜費道路交馳往復是驅地著而安為浮尤者也夫京師之尤孰與四方之實一都之繁孰與萬國之殷況王者當繁其天下豈屢闢之中校其眾寡哉或曰仕門久開入者已眾若革其法則舊名常調不足

以致身使中才之人進無所容退無所習其將安歸乎既濟以為人賢愚業隨崇替管庫之賢既可以入仕則士之不肖甯愧乎出流從古以然非一代也故傳云三后之姓於今為庶今士流既廣不可強廢但鍵其舊門不使新入峻其宦途不使濫登千數年開新者不來而舊者耗矣待其人少然後省官夫人之才分各有餘裕自為情欲所汨而未嘗盡焉引之則長繫之則短在勉而已故凡士族皆稟父兄之訓根聰明之性蓋以依倚官緒無渾淪墊溺之虞故循常不修名義罕立此教使然也若惟善是舉不才決棄前見爵祿後臨塗泥人懷憤激孰不騰進則中品之人悉為長

登科記考

卷二十九

七

材雖曰慎選捨之何適沈既濟選舉議

初國家自顯慶以來高宗聖躬多不康而武太后任事參決大政與天子並太后頗涉文史好雕蟲之藝永隆中始以文章選士及永清之後太后君天下二十餘年當時公卿百辟無不以文章因循遐久浸以成風以至開元天寶之中上承高祖太宗之遺烈下繼四聖理平之化賢人在朝良將在邊家給戶足人無苦窳四夷來同海內宴然雖有宏猷上略無所措奇謀雄武無所奮百餘年閒生育長養不知金鼓之聲烽燧之光以至於老故大平君子唯門調戶選徵文射策以取祿位此行己立身之美者也父教其子

兄教其弟無所易業大者登臺閣小者任郡縣資身奉家各得其

足五尺童子恥不言文墨焉是以進士為士林華選四方觀聽希

其風采每歲得第之人不浹辰而周聞天下故忠賢備彥韜才毓

行者咸出於是而桀奸無良者或有焉故是非相陵毀稱相騰或

扇結鉤黨私為盟歆以取科第而聲名動天下或鉤摭隱慝嘲為

篇詠以列於道路迭相談訾無所不至焉沈既濟詞科論

一或曰按國家甲令凡貢舉人本求才德不選文詞故律曰諸貢

舉非其人者徒注云謂德行乖僻者也居州郡則廉使昇聞在朝

延則以時黜陟用茲懲勸足為致理有司因循不修厥職復以訛

登科記考

卷二十九

六

謬使其陵頽今但修舊令舉舊政則人服矣焉用改作答曰州郡以德行貢士禮闈以文詞揀才試官以帖問求學銓曹以書判擇吏俱存甲令何宜修且惟德無形惟才不器博之弗得聆之弗聞非在所知焉能辨用今禮部吏部一以文詞貫之則人斯遠矣使臣廉舉但得其善惡之尤者耳每道累歲罕獲一人至如循常諄諄蚩駘愚鄙者或身甚廉謹政為人蔽者或善為姦濫秘不彰聞者一州數十人曷嘗聞焉若銓不委外任不責成不潔其源以道其流而以文字選士循資授職雖口誦律令手操斧鉞以臨其人無益也改之不可一或曰昔後漢貢士諸生試經學文史騰

奏則舉人試文乃前王典故而子獨非於今何也答曰漢代所貢乃王官耳凡漢郡國每歲貢士皆拜為郎分居三署儲才待詔無有常職故初至必試其藝業而觀其能否至於郡國僚吏皆府主所署板檄召用至而授職何嘗實貢亦不試練其退州陘邑一掾一尉或津官戍吏皆登銓上省受試而去者自隋而然非舊典也

沈既濟選舉雜議按錄十條之一

文章之道取士其來舊矣或材不兼行然其得之者亦已大半故筮仕之目以東堂甲科為美談穎川陳侯以色養力行之餘輒工詩賦長波清瀾浩浩不窮初未觀止也屯田柳郎中為予言之且登科記考

卷二十九

九

誦其佳句曰地偏雲自起月暮山更深及獲其卷又有過於是者踈驢驢憤干將恬然褻衣以否為泰久矣今年秋驅車江濱獻賦京師叩于柴門惠然見別予以鄙略亦嘗志於文頃年迫知己之羞辱重官命故每客有為卿大夫所薦舉計偕者其於饒軟或諭之以言今於陳侯猶前志也權德輿送陳秀才應舉序取士以孝秀二科古道也家有兼著時論多之君之羣從皆以文藻射策或致位郎署今孝廉又以溫清之餘力行居業業茂行修西遊太學吾知夫上第之後衣春服吟舞雩東還南徐拜慶堂下象案門子經術發身古人有俯拾地芥之說斯濫觴矣權德輿送獨孤孝廉

應舉序

古者採詩以辯志升歌以發德繫於時風播為樂章有不類者君子羞之今兒能泝其末流泳於深源志之所之不遷於物以為泚泗弟子起予者商而又嘉回之屢空鄙賜之屢中故帶經食力耕於汝山之下環堵蓬茨若蔭華棖逸韻麗藻鏘然在聽去歲臨汝守首賢能之書貢於儀曹瞻言正鶴審固則獲前此亦嘗失之矣退實無愠羸而不羸蓋能反諸己而已且用廉賈之道故也今將抵洛郊歷平陽與賢諸侯交歡假道然後自洛之汝燕居中林磅礪古昔務諸遠大驚出幽谷鵬擊南溟將與羣從叔季復修異日

登科記考

卷二十九

十

之質豈止於今耶南宮郎有雅知兄者且與德輿為僚徵詩賦別以附其志謹序權德輿送從兄南仲登科後歸汝州舊居序清旭燕居有秀才鈕氏以儒者衣冠訪我於衡門之下用文一軸與刺偕至訪其行色則曰將抵賢二千石陸士饒然後自江而西射策上國且上饒以偉詞邁氣待東南之士士至必循分加禮絲是衰衣之徒恥不登其門故殿中韓侍御元直工為直詞嘗賦若以序故臨海守李君子從父戶部皆以文藝風騷為師友又賦若以詩矧夫植文行於內親仁賢於外強學不倦潔己以進今茲行也以桂林一枝為己仕豈虛也哉辱徵不腆是用詞達權德輿送鈕秀才

信州陸員外
便赴舉序

益都有司馬揚王遺風生賞薄游西南覽其江山頗奮文辭嘆蜀
解嘲四子講德之式及夫秀士升貢有司處之以上第時輩歸之
以高名飄飄然有排大風摩青天之勢今歲後四月謝諸朋游輕
騎東出且以五綵之服拜慶於庭闈榮哉孝乎是往也予將與生
為五湖之游矣今則繫在柱下不能奮飛送歸如何為媿為羨大
雅云敬慎威儀以近有德益雖有雜佩不如此詩輟而為好以志
少別

梁肅送章十六進
士及第後東歸序

自三閭大夫作九歌於是有激楚之詞流於後世其音清越其氣
登科記考 卷二十九 五

淩厲吾友君貺者實能誦遺編吟逸韻所作詩歌楚風在焉初元
之明年予與君既兄洪俱參淮南軍事屬河外塵起羽書狎至每
沈迷簿領之際一見夫人清揚則煩襟洗如也又常愛其人也澹
然其靜也曠然其適也泛然其無不與也且從賓薦之禮以赴揚
名之期又見其志也秋氣云暮蕪城草衰亭皋一望烽戍滿目邊
馬數聲心驚不已感離別於茲辰限鄉關於遠道孰曰有情而不
歎息傷時臨歧者得無詩乎

梁肅送元
錫赴舉序

以明經舉者誦數十萬言又約通大義徵辭引類旁出入他經者
又誦數十萬言其為業也勤矣登第於有司者去民畝而就吏祿

由是進而累為卿相者常常有之其為獲也亦大矣然吾未嘗聞
有登第於有司而進謝於其門者豈有司之待之也抑以公不以
情舉者之望於有司也亦將然乎其進而謝於其門也則為私乎
抑無乃人事之未思或者不能舉其禮乎若牛堪者思慮足以及
之材質足以行之而又不聞其往者其將有以哉違眾而求識立
奇而取名非堪心之所存也由是而觀之若堪之用心其至于大
官也不為幸矣堪太學生也余博士也博士師屬也於其登第而
歸將榮於其鄉也能無說乎

韓愈送
牛堪序

伯樂之廐多良馬下和之匱多美玉卓犖瓌怪之士宜乎游於大
登科記考 卷二十九 五

人君子之門也相國隴西公既平汴州天子命御史大夫吳縣男
為軍司馬門下之士權生實從之來權生之貌固若常人耳其文
辭引物連類窮情盡變官商相宣金石諧和寂寥乎短章春容乎
大篇如是者閱之累日而無窮焉常觀於皇都每年貢士至于千
餘人或與之游或得其文若權生者百無一二焉如是而將進於
明有司重之以吳縣之知其果有成哉於是咸賦詩以贈之

韓愈
送權

今年秋見孟氏子瑋於邠年甚少禮甚度手其文一編甚鉅退披
其編以讀之盡其書無有不能吾固心存而目識之矣其十月吾

道於衡潭以之荆累見孟氏子焉其所與偕盡善人長者吾益以奇之今將去是而隨舉於京師雖不有請猶將疆而授之以就其志況其請之煩耶京師之進士以千數其人靡所不有吾常折肱焉其要在詳擇而固交之善雖不吾與吾將疆而附不善雖不吾惡吾將疆而拒苟如是其於高爵猶階而升堂又況其細者耶

韓愈送孟秀才序

讀書以為學續言以為文非以誇多而鬪靡也蓋學所以為道文所以為理耳苟行事得其宜出言適其要雖不吾面吾將信其富於文學也穎川陳彤始吾見之楊湖南門下頎然其長薰然其和

登科記考

卷二十九

三

吾目其貌耳其言因以得其為人及其久也果若不可及夫湖南之於人不輕以事接爭名者之於藝不可以虛屈吾見湖南之禮有加而同進之士交譽也又以信吾信之不失也如是而又問焉以質其學策焉以考其文則何信之有故吾不徵於陳亦不出於我此豈非古人所謂可為智者道難與俗人言者類耶凡吾從事於斯也久未見舉進士有如陳生而不如志者於其行姑以是贈之

韓愈送陳秀才序

居方足下承今冬以前明經赴調罷舉進士何顛且不沛遊而能復歟國家設尊官厚祿為人民也為社稷也在求其人非與人求

在得其人非與人得唯道德膺厥求唯賢能膺厥得能事事而後見道德誠誠而後信苟須事事苟須誠誠則必委以務命以職

從而覈之四海之大億兆之眾不可逢而委命之是用啟稍異之謂姑致其我樂而自耀者讀往載究前言則曰明經屬以辭賦以事則曰進士中夫程度者取政事最輕小者命以始又令公侯子孫卿大夫子弟能力役供給者曰千牛進馬三衛齋郎限以年月終亦試之其有成則陟陟不已乃尊乃厚其有敗則黜黜不已乃戮乃亡取之於諸科暫殊用之於諸科則一良未即以進士賢而明經不賢也況目觀進士出身十年二十年而終于一命者有之

登科記考

卷二十九

五

明經諸色入仕須與而踐卿相者有之忠與孝相生君與父相隨於家美即於國良為闔門重則為朝廷倚此古昔聖賢絕慮萬不失一之得也僕忝居方交遊自貞元之初於今十有三祀熟得居方之為人年纔弱冠行跡如此豈徒生哉得之以道為妻為傅不得以道為回為憲時之令人豈不善歟

歐陽詹與鄭伯義書

諸侯歲貢俊才於天子故陳侯今年有觀光之舉白露蕭物青天始高雲迴鴻盤言遵承途吾觀夫雄心銳志將領能事則夷山壘谷不盡其力何東堂一枝南荆一片足塵其慮邪勉哉陳侯有其才奏其試知其成矣

歐陽詹送陳八秀才赴舉序

三折肱爲良醫子五升詞場四遭倚據是以竊知平文則洪氏子
舉秀才前後勝負予得而度夫子補馭之性加好勤苦之節紡績
墳典組織篇什觀經緯機杼則重錦繡段日日常成今年秋貢士
果居首薦歌鹿鳴以飲餞想鵬搏而飭駕金欲求鍛玉將就磨光
筵穎耀朝夕以翼迴雁賓海秋風落山雖難別離向慶無恨中鶴
餘矢猶思再發升冬元月期會於闕下

歐陽詹送洪儒
卿赴鄉舉序

貢士有宴我牧席公新禮也貞元西歲邑有秀士八人公將首
薦於闕下古者相覲相祖有享有宴享以昭恭儉宴以示慈惠二
典爲用鮮或克兼諸侯升俊造於天子遣之日唯行鄉飲酒之禮

登科記考

卷二十九

誥

則享禮也載肉元酒莫飲莫食公念肉不使食則仁不下泆酒不
使飲則歡不上交方欲激邦俗於流醕致王人乎德行而賢者仁
未伊泆才者歡未我交其若蚩蚩何秋七月與八人者鄉飲之禮
既修乃加之以宴餼移已膳禮出家醢求絲桐匏竹以將之選華
軒勝境以光之後一日遂有東湖亭之會公削桑梓之禮執賓主
之儀揖讓升堂雍容就筵樂過作而情性不流爵無算而儀形有
肅鏘鏘焉濟濟焉於是老幼來窺盡室盈歧非其親懿則其閭里
皆內訟而誓遷善焉於戲行其教不必耳提而口授移其風不必
門扇而戶吹公斯宴則風移教行其闕矣真盡心竭誠奉主化民

之宰也煙景未暮酒德俱飽有逡巡避位而言曰夫詩者有以美
盛德之形容君侯因片善附小能迴一邑之心成一邑之行而昭
吾人恭儉於嘉享示吾人慈惠於清宴迴人心成人行周孔之才
也昭恭儉示慈惠管晏之賢也不有歌詠其如六義何是日人有
甘棠頌官之什客有天水姜闕河東裴參和穎川陳詡邑人濟陽
蔡沼佐贊盛事亦獻雅章小子公之毗幸鼓微聲先八人者鳴捧
豆伺徹時在公之側觀眾君子之作遂從卜商之後書其旨爲首
序

歐陽詹泉州刺史席公晏邑
中赴舉秀才於東湖亭序

登科記考

卷二十九

美

祿猶眾禽密敬持滿溯風蜚繳者數矣有措栝之妙而無雙鶴之
獲報弓收視歸究其術絲是跡愈屈而名愈聞君子益多之彼不
由其術一幸而中者雖懸猶在庭君子未嘗多也歲彈矣告予以
西余爲賦澤宮一章庶見子之弓弗再張也已

劉禹錫澤
宮詩引

來書所謂浮豔聲病之文恥不爲也雖誠可恥但慮足下方今不
爾且不能自信其言也何者足下舉進士舉進士者有司高張科
格每歲聚者試之其所取迺足下所不爲者也工欲善其事必先
利其器足下方伐柯而捨其斧可乎恥之不當求也求而恥之惑
也今吾子求之矣是徒涉而恥濡足也甯能自信其言哉來書所

謂汲汲於立法甯人者適在位者之事聖人得勢所施為也非詩賦之任也功既成澤既流詠歌紀述光揚之作作焉聖人不得勢方以文詞行於後今吾子始學未仕而急其事亦太早計矣

皇甫
混答

生以一詩一賦為非文章抑不知一之少便非文章即直詩賦不是文章即如詩賦非文章三百篇可燒矣如少非文章湯之盤銘是何物也孔子曰先行其言既為甲賦矣不得稱不作聲病文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生既不以一第為事不當以進士冠姓名也夫煥乎郁郁乎之文謂制度非止文詞也前者捧卷軸而來又以

登科記考

卷二十九

七

浮豔聲病為說似商量文詞當與制度之文異日言也近風教偷薄進士尤甚迺至有一謙三十年之說爭為虛張以相高自謾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為老兵矣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為罪人矣書字未識偏傍高談稷契讀書未知句度下視服鄭此時之大病所當嫉者生美才勿似之也

皇甫混答李
生第二書

始混於江陵望見王膠而異之知其為膠又說其膠名之不凡然未之諭不問諸膠乃稱曰膠之為言猶牢固也膠痛今之人其始之心以利回其始之交以利遷將固吾初心與吾交勿以利遷將固吾心與吾交猶懼醉睡病昏之時忽然而忘故以膠自名

欲吾造次顛沛起居意問記吾心守與交也膠以進士舉進士尤輕其流懼混然與之化懼書神銘坐之怠疏故以膠自名其始望見膠而異之又悅其名而為之交又悅其言誠其意耳又悅其與吾業同遂大悅之徵其文學乃出累百篇其歌詩高處用古人其錄述詞壯而有奇然後吾與膠見其才之全其為人之誠也今侍郎韓公余之舊知將薦膠而未具於西行敘以先之

皇甫混送
王膠序

廬山自陶謝洎十八賢已還儒風綿綿相續不絕貞元初有符載楊衡輩隱焉亦出為文人今其讀書屬文結草廬於巖谷閒者猶一二十人即其中秀出者有彭城人劉軻軻開卷慕孟子為人軻

登科記考

卷二十九

天

秉筆慕揚雄司馬遷為文故著異孟三卷象龍子十卷雜文百餘篇而聖人之旨作者之風雖未臻極往往而符子佐潯陽郡三年軻每著文輒來示余子知軻志不息異日必能跨符揚而攀陶謝軻一旦盡賣所著書及所為文訪子告行欲舉進士子方淪落江海不足以發軻事業又羸病無心力不能徧致書於臺省故人援紙引筆寫胸中事授軻且曰子到長安持此才為子講集賢館三十二補闕翰林杜十四拾遺金部元八員外八員外二侍御秘書蕭正字監田楊主簿兄弟彼七八君子皆子文友以子愚直嘗信其言苟於今不我欺則子之道庶幾光明矣又欲使平生故人

知我形體已悴志氣已憊獨好善喜才之心未死去矣持此代書

三月三日樂天白白居易代書

古之取士得明經為清選近世即為進士亞之叔父獨謂古道可

恃乃曰我儒世家也當勤經策義取高第耳業之三貢果得中遂

理彙言歸亟思以賀為高堂之壽嗟乎斯古孝廉之職叔父盡之

無媿耳及東出都命諸子亞之讓序詩以贊行云沈亞之送叔父歸親序

前陸稼來得韶卿書知韶卿欲屈道以從人求京兆解送知韶卿

道在與否固不在首解於京兆也愚嘗謂與遊者道韶卿庸未雞

髮未鶴然其心甚老脫一旦齋肩低眉與諸子爭甲乙於懸官豈

登科記考 卷二十九

完

愚所謂甚老者邪韶卿曾不是思也愚所謂首出者謂四科首顏

閔三十世家首太伯七十列傳首伯夷其為首出豈不多邪韶卿

不首於是而欲首於何哉僕又聞京兆等試試官知與否脫有知

韶卿人聞烏有不心躬嘿禮靈冠統以待之邪夫然亦何害小仲

於知已耳不然則東國純臣西山餓夫微仲尼何傷為展季伯夷

矣韶卿獨不見既得者邪豈盡為顏子太伯伯夷然幸韶卿熟思

之無以予不食太牢為不知味者也前月中兩寄狀計必有一違

者過重陽當決策東去計韶卿無以予身遠而不予思也勉矣自

愛策名春官後當會我於真山劉軻重與陸賓虞書

自去歲前五年執事者上言云科第之選宜與寒士凡為子弟議

不可進熟於上耳固於上心上持下執堅如金石為子弟者魚潛

鼠遁無入仕路某竊惑之科第之設聖祖神宗所以選賢才也豈

計子弟與寒士也古之急於士者取盜取贖取於夷狄豈計其所

由來況國家設取士之科而使子弟不得由之若以科第之徒浮

華輕薄不可任以為治則國朝自房梁公已降有大功立大節率

多科第人也若以子弟生於膏粱不知理道不可與美名不令得

美仕則自堯已降聖人賢人率多子弟凡此數者進退取捨無所

依據某所以憤懣而不曉也堯天子子也禹公子也文王諸侯孫

登科記考 卷二十九

手

與子也武王文王子也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夫子夫子裔

孫宋公六代大夫子也春秋時列國有其社稷各數百年其良臣

多出於公族及卿大夫子孫也魯之季友季文子叔孫穆子叔孫

昭子孟獻子皆出於三桓也臧文仲武仲出於公子彊柳下惠出

於公子無駭宋之良臣多出於戴桓武莊之族也舉其尤者華元

子罕向戌是也衛之良臣亦公族及卿大夫之裔也舉其尤者公

子荆公叔發公子朝皆公族也子解公子也史狗史魚甯武子卿

大夫之裔也齊之晏嬰晏桓子子也曹之子臧公子也吳之季札

王子也鄭之良臣皆公孫公族也舉其尤者子封子良子罕子展

子皮子產子張子太叔是也楚之良臣子囊子西子期皆王子也子庚王孫也其卿大夫之裔鬬氏生令尹子文後有鬬辛鬬巢鬬懷為氏生為鬬孫叔敖楚啟疆遠子憑遠掩薳罷屈屈氏生屈蕩屈到屈建六國時有昭奚恤公族也屈原諸屈後也皆其祖先於武王文王時基楚國為霸者用其子孫其社稷垂九百餘年至於晉國最為強其賢臣尤多有趙氏魏氏韓氏狐氏中行氏范氏荀氏羊舌氏欒氏卻氏祁氏其先皆武公獻公文公勤勞臣也用其子弟召諸侯而盟之者僅三百年在六國齊之孟嘗趙之平原魏之信陵皆王子王孫也齊復有司馬穰苴亦王族也其在漢魏已下

登科記考

卷二十九

三

至於國朝公族之子弟卿大夫之胄裔書於史氏為偉人者不可勝數不知論聖賢才能于子弟中復何如也言科第浮華輕薄不可任用則國朝房梁公元齡進士也相太宗凡二十一年為唐宗臣比之伊呂周召者郝公處俊亦進士也為宰相時高宗欲遜位與武后處俊曰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有但可傳之子孫不可私以與后高宗因止來濟上官儀李元義皆進士也後為宰相濟助長孫太尉褚河南共推武后者後突厥入塞免冑戰死儀革廢武后召元義助處俊言不可以位與武后襲待中師德亦進士也吐蕃強盛為監察御史以紅抹額應猛士詔躬衣皮袴

率土屯田積穀八百萬石二十四年西征兵不食薦狄公為相取中宗於房陵立為太子漢陽王張公東之亦進士也年八十為相致政四王手提社稷上還中宗郭代公元振亦進士也鎮涼州僅十五年北卻突厥西走吐蕃制地一萬里握兵三十萬武氏惕息不敢移唐社稷魏公知古亦進士也為宰相廢太平公主謀以佐元宗及卒也宋開府哭之曰叔向古之遺直子產古之遺愛兼而有者其魏公乎姚梁公元崇登第下筆成章舉首佐元宗起中興業凡三十年天下幾無一人之獄宋開府璟亦進士也與姚暉和致開元太平者劉幽求登制策科與元宗徒步誅韋氏立睿宗

登科記考

卷二十九

三

者蘇氏父子皆進士也大許公為相於武后朝酷吏中不失其正於中宗朝誅反賊鄭普思於韋后黨中小許公佐元宗朝號為蘇宋張燕公說登制策科排張易之兄弟贊睿宗請元宗監國竟誅太平公主招置文學士開內學館元宗好書尚古封中太山祀后土因燕公也張曲江九齡亦進士也排李林甫牛仙客罵張守珪不斬安祿山誦老南服年未七十張巡亦進士也凡三人判等以兵九千守睢陽城凡周歲拒賊十三萬兵使賊不能東進尺寸以全江淮元和宰相河東司空公中書令裴公皆進士也裴公仍再得宏辭制策科當貞元時河北叛齊蔡亦叛階此蜀亦叛吳亦

叛其他未叛者皆高下其目孰視朝廷希嚮強弱而施其所為司
空公始相憲宗廢權棒之機身令不得張收斂百職歸於有司命
節度使出朝廷不由兵士拔取沈滯各還其官然後西取蜀東取
吳天下仰首始見白日裴公撫安魏博使田氏盡歸六州元和中
韓蔡劇賊於洛師齊下招來常山實其子以累其心取十三城
使不得與齊交手為寇因誅師道河南盡平當是時天下幾至於
太平凡此十九公皆國家與之存亡安危治亂也不知科第之
選復何如也至于智效一官忠立一節德行文學不可悉數董生
云春秋之義變古則識之傅說命高宗曰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

登科記考

卷二十九

三

帝為中興但能奉行漢家故事姚崇公佐元宗亦以務舉貞觀之
法制耳自古及今未有背本棄古而能致治者昨獲覽三郎秀才
新文凡十篇數日在手讀之不倦其旨意所尚皆本仁義而歸忠
信加以辭彩道茂皎無塵土况有誠明長厚之譽於千人中儻使
前五六年得進士第今可以出入諫官御史助明天子為治矣古
人云三月不仕則相弔安有凡五六年來選取進士施設網罟如
防盜賊言子弟者噫啞抑鬱思一解布衣與下士齒厥路無由於
古未前聞也某因覽三郎文章不覺發憤略言大槩干觸尊重無

任惶懼杜牧上宣州
高大夫書

治心治身治友三者治矣有求名而名不隨者未之聞也治心莫
若和平治身莫若謹治友莫若誠信友治矣非身治而不能得
之身治矣非心治而不能致之三者治矣推而廣之可以治天下
惡有求成進士名者而不得也况有千人皆以聖人為師眠而食
一無其他唯議論是司三人有私十人公私半百人無有不公者
况千人哉古之聖賢業大事鉅道行則不肯懼道不行則不肯喜
故有不公今進士者業微事細如成其名不肯未所喜懼衛不公
耶故取之甚易耳盧生客居於饒年十七八即主一家骨肉之饑

登科記考

卷二十九

三

寒常與一僕東泛滄海北至單于府可得百錢尺帛囊而聚之使
其僕負以歸饒之士皆憐之能辭明敏而知所去就年未三十嘗
三舉進士以業丐資家近中輟之去歲九月余自池改睦凡同舟
三千里復為余留睦七十日今之去余知其成名而不丐矣杜牧
送盧

秀才赴
舉序

夫物不得以時而發其發必熾風行溪谷颺習習即不得遂作
必颺忽源泉混混然隄防陂畜波扶壅缺亦不可遏其於人也亦
然穎川陳君學積乎勤藝高乎專喪家途歎志用不通鬱然而居
者有年矣累為運帥資履賈之天子齋咨暗鳴輒以窮盡今年稍

始克偕計吏黽勉上道久憤溷鬱一旦決發若風波之得宜洩吁
可當邪名光耀乎天庭聲飛馳乎海浦其在此行矣然君子學道
以循祿端己以售道不肯枉尺以蕪尋直況突梯滑稽以苟得與
君其勉之樵弱弓蓬矢難以妄發徒善君之引滿強勁指期命中
於行不能無述

孫樵送陳生
舉進士序

禹書州列具輕重舉賢用才咸在其中故周官司馬得俊造之
名乃進於天子謂之進士又天子於射宮以擇諸侯所貢之士若
善者乃受上賞不善者黜爵其次削地得預於射宮以射諸侯之
義而為諸侯所舉者重所用者大漢法每州若干戶歲貢若干人

登科記考

卷二十九

誥

更以籍上聞計州里之大小材之多少謂之計籍人主親試所通
經業策問理優深者乃中高第有行著鄉里辟選自古而然漢世
得人於斯為盛國家武德初令天下冬季集貢士於京師天子制
策考其功業辭藝謂之進士已廢於行實矣其後以郎官權輕移
之於禮部大率以三場為試初以詞賦謂之雜文復對所通經義
終以時務為策日雖行此擢第又不由於文藝矣唯王公子弟器
貌奇偉無才無藝者亦冠於多士之首然相士之道備嘗聞之有
門閥清貴者有狀骨卿相者有容質秀麗者有才藻可尚者有權
勢抑取者有朋友力盛者機權沈澁詞辨雄壯臧否由己昇沈在

心羣眾必集其門若見公相來交請友識面為難動必有應遊必

有從密處隱會深誠重約朱門甲第之間鬼神不能知者盡知之

雖名臣碩德高位重權可以開闔之可以搖動之可以傾覆之有

司畏之不敢不與之者言泉疾於波浪舌端利若鋒鋸所排歿九

泉所引昇霄漢默默無言眾心謂之長者發中心病時皆目之宛

人秋風八月鞍馬九衢神氣揚揚行者避路視富貴若咳唾視州

縣如奴僕亦不獨高於貴冑亦不賤彼孤介得其術者捨耒耜而

取公卿乖其道者抱文章而成癩疾朝廷取士之門於斯為最衰

世以來多非其人明廷無策問之科有司亡至公之道登第之人

登科記考

卷二十九

吳

其辭賦皆取能者之作以玉易石羊質虎皮闕抱憤之人汨沒塵

土天九重高不可以叫加以浮薄之子遞相唱和名第之中以雙

數為上賤其雙數以甲乙為貴輕彼兩科題目之閒增其異名至

於傅粉熏香服飾鞍馬之費多致匪人成於牧宰取資貨以利輕

肥朋黨比周交遊酒食亂其國政於斯為盛竊願明君賢臣悉力

同心大革其弊復以經明行修為急所謂斥彼浮華敦其茂實備

風免墜不失取士之道

牛希濟
貢士論

君子所以章灼當時焜耀來裔者必曰進士擢第畿尉釋褐斯道

也中朝令法雖百王不移者也自聖歷中興百度漸貞能與此美

者今始見張郭一生矣則知九仞之勢千里之行凝雲逐日未可
量也鉉也不佞生於先賢之後進在二子之前此美不兼可以嘆
息然有事同而時異請試論之噫詞場團圞五十年矣故老之言
議殆絕後生之視聽嚮然今百辟有司達於郡國吏徒見趨走公
府中一尉耳焉知其餘哉而二君子調高才逸年少氣盛將以俊
造之業自重責人以既廢之禮又將以堯舜之道爲川議政於俗
吏之間如是將與時大乖矣嗚呼彼眾我寡或者難以勝乎君子
之道無施不可舒之彌四海卷之在掌握日磾見奇於牧馬陽元
知名於水磴彼二人卽公輔大器也豈以恥辱爲累哉愚願二君
登神記考

卷二十九

姜

子反已正身開懷戢耀無望人以不知無強人以不能如斯而已
矣今天子重文好古諸生懷才待用所以蒼生未蒙福者上下之
勢殊中有閒耳大易之義物不終否否極必泰泰之時在上者其
道下降在下者其道上行君臣相合然後事業遠矣吾以爲斯道
之復不遠吾子其勉之句曲仙鄉廣陵勝地多難將弭春物將華
琴棋詩酒足以爲適贈言之旨盡於斯焉

徐鉉送張佖郭
賈二先輩序

登科記考卷三十

大典徐松

別錄下

鴻鵠振羽翩翩飛入帝鄉朝鳴集銀樹暝宿下金塘日月天門近

風煙夜路長自憐窮浦雁歲歲不隨陽劉希夷餞李秀才赴舉

太清問海鶴遊子引鄉時聲隨羽儀遠勢與歸雲便青桂春再榮

白雲暮來變遷飛在禮儀豈復淚如霰王昌齡送劉沔虛歸取宏詞解

自從歸楚客不復掃荆扉劍共丹誠在書隨白髮歸舊游經亂靜

後進識君稀空把相如賦何人薦禮闈劉長卿送馬秀才移家京洛便赴舉

故人西奉使胡騎正紛紛舊國無來信春江獨送君五言凌白雪

登科記考

卷三十一

六翎向青雲誰念滄洲吏忘機鷗鳥羣劉長卿送路少府使東京便應制舉

適賀一枝新旋驚萬里分禮闈稱獨步太學許能文征馬望春草

行人看暮雲遙知倚門處江樹正氛氳劉長卿送孫瑩京監擢第歸蜀觀省

吾觀鷓鴣賦君負王佐才惜無金張援十上空歸來棄置鄉園老

翻飛羽翼摧故人今在位歧路莫遲回孟浩然送丁鳳進士赴舉呈張九齡

十五絲衣年承歡慈母前孝廉因歲憤憤橋向秦川四座推文舉

中郎許仲宣泛舟江上別誰不仰神仙孟浩然送張參明經舉兼向涇州觀省

獻策金門去承歡綵服違以吾一日長念爾聚星稀昏定須温席

寒多未授衣桂枝如已擢早逐雁南飛孟浩然送洗然弟進士舉

魯客向西笑君門若夢中霜凋逐臣髮日憶明光宮復羨二龍去

才華冠世雄平衢騁高足逸翰凌長風舞袖拂秋月歌筵聞蚤鴻

送君日千里良會何由同李白魯中送二從弟赴舉之西京

秀才何翩翩王許回也賢暫別廬江守將遊京兆天秋山宜落日

秀水出寒煙欲折一枝桂還來雁沼前李白同吳王送杜秀芝赴舉入京

明經有清秩當在石渠中獨往宣城郡高齋謁謝公寒原正蕪漫

夕鳥自西東秋日不堪別淒淒多朔風韋應物送五經趙隨登科授廣德尉

建業控京口金陵欵滄溟君家臨秦淮傍對石頭城十年自勤學

一鼓遊上京青春登甲科動地聞香名解榻皆五侯結交盡羣英

登科記考

卷三十二

按羣英一六月槐花飛忽思專茶羹跨馬出國門丹陽返柴荆楚

雲引歸帆淮水浮客程到家拜親時入門有光榮鄉人盡來賀置

酒相邀迎閑眺北顧樓醉眠湖上亭月從海門出照見茅山青昔

為帝王州今幸天地平五朝變人世千載空江聲元元告靈符丹

洞獲其銘皇帝受玉冊羣臣羅天庭喜氣薄太陽祥光徹百身奔

走朝萬國崩騰集百靈王兄尚謫宦屢見秋雲生孤城帶後湖心

與湖水清一縣無諍辭有時閒道經黃鶴垂兩翅徘徊但悲鳴但悲鳴一作

井上桐葉赤瀟亭卷秋風故人適戰勝走馬歸山東問君今年按君

今年一作三十幾能使香名滿人耳君不見三峰直上五千仞見君如今

君文章亦如此如君兄弟天下稀雄辭健筆皆若飛將軍金印鞞

紫綬御史鐵冠重繡衣喬生作尉別來久因君為問平安否魏侯

校理復何如前日人來不得書陸渾山下按山下一佳可賞蓬閣

閒時日應往自料青雲未有期誰知白髮偏能長壚頭青絲白玉

瓶別時相顧酒如傾一作酒初醒搖鞭舉袂忽不見干樹萬樹空蟬鳴

岑參送魏叔虹擢第歸東都因懷魏校書陸渾喬潭

槐葉蒼蒼柳葉黃秋高八月天欲霜青門百壺送韓侯白雲千里

連高邱北堂倚門望君憶東歸扇枕後秋色洛陽才子能幾人明

登科記考 卷三十 三

年桂枝是君得岑參送韓巽入都觀省便赴舉

當年最稱意數子不如君戰勝時偏許名高人共聞半天城北雨

斜日灞西雲科斗皆成字無令錯古文岑參送王伯倫應制授正字歸

巴江秋月新閣道發征輪戰勝真才子名高動世人人工文能似舅

擢第去榮親十月天官侍應須早赴秦岑參送嚴說擢第歸蜀

時輩似君稀青春戰勝歸名登第說第身著老萊衣稱意人皆羨

還家馬若飛一枝誰不折棣萼獨相輝岑參送薛彥偉擢第東歸

去馬疾如飛看君戰勝歸新登第更著老萊衣漢水行人少

巴山客舍稀向南風候暖臘月見春輝岑參送蒲秀才擢第歸蜀

送爾姑蘇客滄波秋正涼橋懷三箇去桂折一枝將湖上山當舍

天邊水是鄉江村人事少時作捕魚郎岑參送滕元擢第歸蘇州拜親

嚙官就實薦時輩詎爭先盛業推儒行高科獨少年迎秋見衰葉

餘照逐鳴蟬舊里三峰下開門古縣前李嘉祐送嚴說擢第東歸

清秀過終童攜書訪老翁以吾為世舊憐爾繼家風淮岸經霜柳

關城帶月鳴春蹄定得意花送到東中李嘉祐送張惟儉秀才入舉

當年貴得意文字各爭名齊唱鳴春曲唯君金玉聲懸黎寶中出

高價世難掩鴻羽不低飛龍津徒自險直矜鸚鵡賦不貴芳桂枝

少俊蔡邕許長鳴唐舉知梁城下熊軾朱戟何曄耀才子欲歸甯

登科記考 卷三十 四

棠花已含笑高門知慶大子孝覺親榮獨攬還珠美甯惟問絹情

離筵不盡醉摻袂一何早馬蹄西別輕樹色東看好行塵忽不見

惆悵青門道錢起送李四擢第歸親省

湖山不可厭東望有餘情片玉登科後孤舟任興行月中嚴子瀨

花際楚王城歲暮雲皋鶴聞天更一鳴錢起送虞說擢第東遊

南風起別袂心到衡湘問歸客楚山遠孤舟雲水閑愛君採蓮處

花鳥連家山得意且甯省人生難此還錢起送虞說擢第南歸親省

林表吳山色詩人思不忘向家流水便懷橘綵衣香滿酌留歸騎

前程未夕陽愴茲江海去誰惜杜蘅芳錢起送褚漢擢第歸吳親省

行人臨水去新詠復新悲萬里高秋月孤山遠別時掛帆嚴子灘

酬酒敬亭祠歲晏無芳杜如何寄所思錢起送楊暉擢第歸江南

多才白華子初擅桂枝名嘉慶送歸客新秋帶雨行離人背水去

喜鶴近家迎別贈難為此衰年畏後生錢起送鄭巨及第後歸觀

幾年深道要一舉過賢關名與元珠出鄉宜畫錦還蓮舟同宿浦

柳岸向家山欲見甯親孝儒衣稚子斑錢起送李棟桐道舉擢第還鄉省侍

大學三年間琢玉東堂一舉早成名借問還家何處好玉人含笑

下機迎錢起送張參及第還家

西去意如何知隨貢士科吟詩向月路驅馬出煙蘿晚色寒蕪遠

登科記考 卷三十

秋聲候雁多自憐歸未得相送一勞歌皇甫曾送鄭秀才貢舉

儒衣羞此別去抵漢公卿賈貢年猶少篇章藝已成臨流惜暮景

話別起鄉情離酌不辭醉西江春草生皇甫曾送裴秀才貢舉

鄰家不識鬪雞翁閉戶能齊隱者風顧步曾為小山客成名因事

大江公一身千里寒蕪上單馬重裘臘月中寂寂故園行見在暮

天殘雪洛城東韓翃送王府張參軍附學及第東歸

充賦名今遂安親事不違甲科文比玉歸路錦為衣海運同鳴化

風帆若鳥飛知君到三逕松菊有光輝獨孤及送虞秀才擢第歸長沙

入貢列諸生詩書業早成家承孔聖後身有魯儒名楚水通滌浦

春山擁漢京愛君方弱冠為賦少年行皇甫冉送孔黨赴舉

公車待詔赴長安客裏新正阻舊歡遲日未能銷野雪晴花偏自

犯江寒東溟道路通秦塞北關威儀識漢官共許郊詵工射策恩

榮請向一枝看皇甫冉送錢唐路少府赴制舉

寂寞柴門掩經過柱史榮老夫甯有力半子自成名柳映三橋發

花連上道明檝書到別墅郢曲果先成嚴維酬謝侍御喜王字及第見賀不遇之作

鄱陽中酒地楚老獨醒年芳桂君應折沈灰我不然洛橋浮逆水

關樹接非煙唯有殘生夢猶能到日邊顧況送章秀才赴舉

鄉賦鹿鳴篇君為貢士先新經夢筆夜纔比棄繻年海雨沾隋柳

登科記考 卷三十

江潮赴楚船相看南去雁離恨倍潸然耿漳送郭秀才赴舉

洛水橋邊雁影疏陸機兄弟駐行車欲陳漢帝登封草猶待蕭郎

寄內書李益中橋北送穆質兄弟應制歲贈蕭策

年少通經學登科尚佩觴張馮本名士蔡廓是佳兒鞍馬臨歧路

龍鍾對別離寄書胡太守清與故人知司空曙送王使君小

見誦甘泉賦心期折桂歸鳳雛皆五色鴻漸又雙飛別思看衰柳

秋風動客衣明朝問禮處覓覺雁行稀劉商送李元規昆季赴舉

秋色生邊思送君西入關草衰空大野葉落露青山故國煙霞外

新安道路問碧霄知己在香桂月中攀冷朝陽送唐六赴舉

隋堤望楚國江上一歸人綠氣千櫛暮青風萬里春試才初得桂

江清肯傷頻拜手終悽愴恭承中外親李端送楊舉作舉擢第歸江東

聖朝殊漢令才子少登科每見先鳴早常驚後進多獨居方寂寞

相對覺蹉跎不是通家舊頻勞文舉過李端贈趙神童

長長南山松短短北欄楊俱承日月照幸免斤斧傷去年與子別

誠言暫還鄉如何棄我去天路忽騰驤誰謂有雙目識貌不識腸

豈知心內乖著我薛蘿裳尋君向前事不歎今異翔往往空室中

痛麻說珪璋十年居此溪松桂口蒼蒼自從無佳人山中不輝光

盡棄所留藥亦焚舊草堂還君誓已書歸我學仙方既為參與辰

登科記考

卷三十

七

各願不相望始終名利途慎勿權咎殃王建山中寄及第故人

四海重貢獻珠寶稱至珍聖朝開禮闈所貴集嘉賓若生在世間

此路出常倫一士登甲科九族光彩新憧憧車馬徒爭路長安塵

萬目視高天昇者得苦辛況子當少年丈人在咸秦出門見宮闈

獻賦侍朱輪有賢大國豐無子一家貧男兒富邦家豈為榮其身

煌煌文明代俱幸生此辰白願非國風難以合聖人子去東堂上

我歸南澗濱願君勤作書與我山中鄰王建送薛曼應舉

杏花壇上授書時不廢中庭趁蝶飛暗寫五經收部帙初年七歲

著衫衣秋堂白髮先生別古卷青襟舊伴歸獨向鳳城持薦表萬

人叢裏有光輝王建送司空神童

各路商山外離筵小暑前高文常獨步折桂及韶年關國運秦限

波濤隔漢川叨同會府選分手倍依然武元衡送魏正則擢第歸江陵

商山路接玉山深古木蒼然盡合陰會府登筵君最少江城秋至

首驚心武元衡送魏正則擢第歸江陵

馬蹄聲特特去入天子國借問去是誰秀才皇甫湜吞吐一腹文

八音兼五色主文有崔李郁郁為朝德青銅鏡必明朱絲繩必直

稱意太平年願子長相憶馬異送皇甫湜赴舉

貢主去翩翩如君最少年綵衣行不廢儒服代相傳曉月經淮路

登科記考

卷三十

八

繁陰過楚天清談遇知己應訪孝廉船權德輿送韓孝廉侍從赴舉

儒衣風貌清去抵漢公卿寶貢年猶少篇章藝已成臨流惜暮景

話別起鄉情離酌不辭醉西江春草生權德輿送裴秀才貢舉

衛多君子魯多儒七歲聞天笑舞雩光彩春風初轉蕙性靈秋水

不藏珠兩經在口知名小百拜垂髫稟氣殊况復元侯旌爾善桂

林枝上得鴻雛楊巨源送司徒童子

春色華暢國秦人此別離驛樓橫水影鄉路入花枝日暖鶯飛好

山晴馬去遲劍門當石隘棧閣入雲危獨鶴心千里貧交酒一卮

桂條攀僊蹇蘭葉藉參差旅夢驚蝴蝶殘芳怨子規聖胥今夜月

惆悵上峨眉陳羽西蜀送許中庸歸秦赴舉

五陵春色泛花枝心醉花前遠別離落羽王荆公百家詩選作落第恥為關

右客成名空羨里中兒都門雨歇愁分處山店燈殘夢到時家住

洞庭多釣伴因來相賀話相思陳羽送友人及弟歸江東

月沒天欲明秋河尚疑白皚皚積光素耿耿橫虛碧南斗接北辰

連空濛鴻洞浮高天蕩蕩漫漫皆晶然質類平蕪流大川星為潭

底珠雲是波中煙雞唱漏盡東方作曲渚蒼蒼曉霜落雁叫疑從

清淺驚鳥聲似在沿河泊并州細侯直下孫才應秋賦懷金門念

排雲漢將飛翻仰之踴躍當華軒夜來陪饒歐陽子偶坐通宵見

登科記考

卷三十

九

深旨心知慷慨日昭然前程心在青雲裏歐陽詹賦得秋河曙耿耿送郭秀才應舉

驚禽一辭巢棲息無少安秋扇一離手流塵蔽霜紉故侶不可追

涼風日已寒遠逢杜陵士別盡平生歡逐客無印綬楚江多芷蘭

因居暇時遊長鋏不復彈閱書南軒齋恒惡清夜關萬境身外寂

一杯腹中寬伊昔元宗朝冬卿冠鸞鸞肅穆升內殿從容領儒冠

游夏無措詞陽秋垂不刊至今羣玉府學者空縱觀世人希德門

獨若攀峰緝之子尙明訓鏘如振琅玕一旦西上書斑衣拂征鞍

荆臺宿暮雨漢水浮春潮君門起天中多士如星攢煙霞覆雙闕

抹舞羅干官清漏滴銅壺仙厨下雕梁熒煌仰金榜錯落瀟飛翰

古來才傑士所嗟遭時難一鳴從此始相望青雲端劉禹錫送韋秀才道沖赴舉

爾生始懸弧我作座上賓引箸舉湯餅祝詞天麒麟今成一丈夫

坎珂愁風塵長裾來謁我自號廬山人道舊與撫孤惘然傷我神

依依見眉睫嚶嚶含悲辛永懷同年友追想出谷晨三十二君子

齊飛凌煙旻曲江一會時後會已凋淪況今三十載閱世難重陳

盛時一已遇來者日日新不知搖落樹重有明年春火後見琮璜

霜餘識松筠肅風乃獨秀武部亦絕倫爾今持我詩西見二重臣

成賢必念舊保貴在安貧清時為丞郎氣力俸陶鈞乞取斗升水

登科記考

卷三十

十

因之雲漢津劉禹錫送張盥赴舉

表生久在風塵裏氣勁言高少知已注書曾學鄭司農歷國多於

孔夫子往年訪我到連州無窮絕境終日遊登山雨中試蠟屐入

洞夏裏披貂裘白帝城邊又相遇斂翼三年不飛去忽然結束如

秋蓬自稱對策明光宮人言策中說何事掉頭不答看飛鴻彤庭

翠松迎曉日鳳銜金榜雲間出中貴腰鞭立傾酒宰臣委佩觀搖

筆古稱射策如鸞孤一發偶中何時無由來草澤無忌諱弩力滿

挽當亨衢憶得當年識君處嘉禾驛後聯牆住垂鈞釣得王餘魚

踏芳共登蘇小墓此事今同夢想間相看一笑且開顏老大希逢

舊鄰里為君扶病到方山劉禹錫送裴處士昌禹應制舉

誰憐相門子不語望秋山生長綺執內辛勤筆硯間榮親在名字

好學棄官班佇俟明年桂高堂開笑顏劉禹錫送李友路秀才赴舉

朝服歸來畫錦榮登科記上更無兄壽觴每使曾孫獻勝境長攜

眾妓行矍鑠據鞍時騁健殷勤把酒尚多情凌寒卻向山陰去衣

繡郎君雪裏行劉禹錫贈致仕滕庶子先輩朝服人

宋日營陽內史孫因家占得九疑村童心便有愛書癖手指今餘

把筆痕自握蛇珠辭白屋欲憑雞卜謁金門若逢廣座問羊酪從

此知名在一言劉禹錫送周營儒赴舉

登科記考

卷三十

士

又被時人寫姓名春風引路入京城知君憶得前身事分付鶯花

與後生劉禹錫答張侍御賈喜再登科後自洛赴上都贈別

湘中才子是劉郎望在長沙住桂陽昨日鴻都新上第五陵年少

讓清光劉禹錫贈劉景擢第

澹澹滄海氣結成黃香才幼齡思奮飛弱冠遊靈臺一鶚顧喬木

眾禽不敢猜一驥騁長衢眾獸不敢陪遂得會風雨感通如雲雷

至矣小宗伯確乎心不回能令幽靜人聲實喧九垓卻憶江南道

祖筵花裏開春風不能別別罷空徘徊孟郊送黃構擢第後歸江南

一意兩片雲暫台還卻分南雲乘廣歸北雲與誰羣寄聲千里風

相喚聞不聞孟郊舟中喜遇從叔簡別後寄上時從叔初擢第歸江南郊不從行

長安車馬道高槐結浮陰下有名利人一人千萬心黃鶴多遠勢

滄溟無近溥怡怡靜退姿冷冷思歸吟菱唱忽生聽芸書迴望深

清風散言笑餘花綴衣襟獨恨魚鳥別一飛將一沈孟郊感別送從叔校書簡

再登科

鳳駕送舉人東方猶未明自謂出太早已有車馬行騎火高低影

街鼓參差聲可憐早朝者相看意氣生日出塵埃飛羣動互營營

營營各何求無非利與名而我常晏起虛任長安城春深官又滿

日有歸山情白居易早送舉人人賦

登科記考

卷三十

士

莫羨蓬萊鶴侶道成羽翼自生身君看名在丹臺者盡是人間

修道人白居易酬趙秀才贈新登科諸先輩

子有雄文藻思繁離年射策向金門前隨鸞鶴登霄漢卻望風沙

走塞垣獨憶忘機陪出處自憐何力繼飛翻那堪兩地生離緒蓬

戶長局行旅喧李逢吉送令狐秀才赴舉

顏子將才應四科料量時輩更誰過居然一片荆山玉可怕無人

是下和李涉送顏覺赴舉

自說軒皇息戰威萬方無復事戎衣卻教孫子藏兵法空把文章

向禮闈李涉送孫堯夫赴舉

青門瑯闕客淮水香風流名在鄉書貢心期月殿遊平沙大河急

細雨一陵秋感此添離恨年光不少留鮑溶送王損之秀才赴舉

羅刹樓頭醉送君西入京秦吳無限地山水半分程海上煙霞濕

關中日月明登科舊鄉里當為改嘉名姚合送李秀才赴舉

重重吳越浙江潮刺史何門始得消五字州人唯有此四鄰風景

合相饒橘村離落香潛度竹寺虛空翠自飄君去九衢須說我病

成疏嬾嬾趨朝姚合送盛秀才赴舉

篇章動玉京蓬萊滿前程舊國與僧別秋江龍釣行馬過隋代寺

檣出楚山城應近嵩陽宿濟聞瀑布聲鄭巢送人赴舉

登科記考 卷三十 些

去住跡雖異愛惜情不同因君向帝里使我厭山中故友多朝客

新文盡國風藝精心更苦何患不成功章孝標山中送進士劉蟾赴舉

登唐科第語唐音望日初生憶故林絞室夜眠燈火冷蠶樓朝泊

曉霞深風高一葉飛魚背湖淨三山出海心想把文章台夷樂蟠

桃花裏醉人參章孝標送金可紀歸新羅

世路闕久嗟君進取身十年雖苦志萬里託何人處困非乖道

求名本為親惟應闕意先與化龍麟朱慶餘送友人赴舉

野店正紛泊繭蠶初引絲行人碧溪渡繫馬綠楊枝再再跡始去

悠悠心所期秋山念君別惆悵桂花時杜牧句後夏曰送盧儒秀才歸王屋山將欲赴舉

故人別來面如雪一榻拂雲秋影中玉白花紅三百首五陵誰唱

與春風杜牧送李擊玉赴舉

省事卻因多事力無心翻似有心來秋風那關殘花在別後何人

更一杯杜牧送趙十二赴舉

長樂遙聽上苑鐘綠衣稱慶桂香濃陸機始擬誇文賦不覺雲間

有士龍李商隱贈孫綺新及第

此去幾般榮登科鼎足名無慙入南巷高價聳東京窗對嵩山碧

庭來洛水聲門前桃李樹一徑已陰成劉得仁送高湘及第後東歸歎叔

句曲舊宅真自產日月英既滿嶽瀆氣安無神仙名松桂邇邇色

登科記考 卷三十 南

與君相送情高遂赴舉

金榜前頭無是非平人分得一枝歸正憐日暖雲飄路何處冥迴

風滿衣門掩長淮心更遠渡連芳草馬如飛茂陵自笑猶多病空

有書齋在翠微薛逢李先輩擢第東歸有贈送

千峰歸去舊林塘溪縣門前即故鄉曾把桂誇春里甚重憐身稱

錦衣裳洲迷翠羽雲遮檻露濕紅蕉月滿廊就養舉朝人共羨清

資讓卻校書郎趙嘏送陳嘏登第作尉歸觀

見君先得意希我命還通不道才堪竝多緣寤其同鶴鳴荒苑內

魚躍夜潮中若問家山路知連震澤東顧非熊送友人及第歸蘇州

春月三改兔花枝成綠陰年光東流水浩歎傷鶉心酌桂煙岷晚

鳩鳴江草深良圖一超忽萬恨空相尋上國刈翹楚才微甘陸沈

無燈假貧女有淚沾牛衾衡岳三麒麟各振黃鍾音卿雲被文彩

芳價播詞林夫子芸閣英養鱗湘水潯晴沙踏蘭菊隱几當青岑

明月洞庭上悠揚掛離襟停腸一搖筆聊寄生芻吟李羣玉將離
澧浦置酒野

嶼奉懷沈正字昆
第三人聯登高第

幾年辛苦與君同得喪悲歡盡是空猶喜故人先折桂自憐鶉客

尚飄蓬三春月照千山道十日花開一夜風知有杏園無路入馬

前惆悵滿枝紅溫庭筠春日將欲東歸
寄蕭及第苗神先聲

登科記考

卷三十

七

同家楚天南相識秦雲西古來懸弧義豈顧于與妻攜平踐名場

正遇公道開君榮我雖黜感恩同所懷有馬不復羸有奴不復飢

灞岸秋草綠御是還家時青門一瓢空分手去遲遲期君轍未平

我車繼東歸劉駕送友人
擢第東歸

學古既到古反求鑒者難見詩未識君疑生建安前海畔豈無家

終難成故山得失雖由命世途多險艱我皇追古風文柄付大賢

此時如為君果在甲科間晚進多早貴舉世成爲然一夕顏卻少

雖病心且安所居似清明冷櫃起新煙高情懶行樂花盛僕馬前

歸程不淹留指期到田園香膠四鄰熟霜橘千株繁肯憶長安夜

諭詩風雪寒劉駕送人
登第東歸

和憂過已切相賀似身榮心違無前後神交共死生承家吾子事

登第世人情未有通儒術明時道不行李頌喜友人
厲圖南及第

因為太學選志業徹春闈首領諸生出先登上第歸一榮猶未已

具慶且應稀縱馬行青草臨歧脫白衣家遙楚國寄帆對漢山飛

知已盈華省看君再發機李頌送太學吳
康仁及第南歸

粉閣深鎖唱同人正是終南雪鬢春閑繫長安千匹馬今朝似滅

六街塵司空圖
省試詩

豈易及歸榮辛勤致此名登車思往事迴首勉諸生路繞山光曉

登科記考

卷三十

七

帆通海氣清秋期卻閑坐林下聽江聲張喬送友人
及第歸江南

都堂公試口詞翰獨超羣品秩台庭與篇章聖主聞鄉連三楚樹

縣對九華雲多少青門客臨歧共羨君張喬送麗百篇
之任青陽縣尉

東風日邊起草木一時春自笑中華路年年送遠人張喬送人及
第歸海東

按張喬又有送寶貢金夷君奉使歸
本國詩則此及第者當即金夷君也

得水蛟龍失水魚此心相對兩何如敢辭今日須行卷猶喜他年

待薦書松桂也應情未改萍蓬爭奈跡還疏春風不見尋花伴遙

向青雲泥子虛李山甫賀
友人及第

腰劍囊書出戶遲壯心奇命兩相疑麻衣盡舉一雙手桂樹只生

三兩枝黃祖不憐鸚鵡客誌公偏賞麒麟兒叔身憂我應相痛回

首天涯寄所思

李山甫赴舉別所知

鼓擊聲裏尋詩禮戈戟林間入錦京好事盡從難處得少年無可

易中輕也知貴賤皆前定未見疏慵遂有成吾道近求稀後進善

開金口答公卿

李咸用送譚孝廉赴舉

秋風昨夜滿瀟湘衰柳殘蟬思客腸早是亂來無勝事更堪江上

揖離觴澄潭躍鯉搖輕浪落日飛鳧趁遠橋漁父不須探去意一

枝春裏月中央

李咸用送黃質于赴舉

成名年少日就業聖人書擢桂誰相比觥金已不如東城送歸客

登科記考

卷三十一

七

秋日待征車若到清潭畔儒風變里閭

方干送李恬及第後還貝州

南行無俗侶秋雁與寒雲野趣自多愜鄉名人共聞吳山中路斷

潮水半江分此地登臨慣據情一送君

方干送王羽登科後歸江東

天遣相門延積慶今同太廟薦嘉賓柳條此日同誰折桂樹明年

爲爾春倚棹寒吟漁浦月垂鞭醉入鳳城塵由來不要文章得要

且文章出眾人

方干送弟子伍秀才赴舉

君辭舊里一年期藝至心身亦自知尊盡離人看北斗月寒驚鵲

繞南枝書過冊市砧應絕棹出村潭菊未衰與爾相逢終不遠昨

聞祕監在台墀

方干送葉秀才赴舉兼呈呂少監

自古主司看薦士明年應是不參差須憑吉夢爲先兆必恐長才

偶盛時北闕上書衝雪早西陵中酒趁潮遲却說可要真消息只

向春前便得知

方干送王霖赴舉

川心精至自無疑千萬人中似汝稀上國纔將五字去全家便待

一枝歸西陵柳路搖鞭盡北固潮程掛席飛想見明年榜前事當

時分散著來衣

方干送吳彥融赴舉

御題百首思縱橫半日功夫舉世名羽翼便從吟後出珠璣續向

筆頭生莫嫌黃綬官資小必料青雲道路平才子風流復年少無

愁高臥不公卿

方干贈孫百篇

登科記考

卷三十一

六

聖世科名酬志業仙州秀色助神機梅真入仕提雄筆阮瑀從軍

著綠衣晝寢不知山雪積春遊應趁夜潮歸相思莫訝音書晚鳥

去猶須疊日飛

方干寄台州孫從事百篇

求仙不在鍊金丹輕舉由來別有門日晷未移三十刻風騷已及

四千言宏才尙道居卑位公道何曾雪至冤斂板塵中無恨色應

緣利祿副晨昏

方干贈上虞胡少府百篇

相看不忍盡離觴五兩牽風速去橋遠驛新砧應弄月初程殘角

未吹霜越山直下分吳苑淮水橫流入楚鄉珍重鄰家好兄弟明

年祿位在何方

方干送籍陵王少府赴舉

幸鹿歌中別酒催粉闌星彩動昭回久經離亂心應破乍親昇平

眼漸開願我昔年悲玉石憐君今日蘊風雷龍門盛事無因見費

盡黃金老院臺羅隱送章
碣赴舉

平楚干戈後田園失耦耕艱難登一第離亂省諸兄樹沒春江漲

人繁野渡晴閑來思學館猶夢雪窗明鄭谷送太學顏
明經及第東歸

苦辛垂二紀擢第卻霑裳春榜

關九
字

名登塔喜

驟宴為花忙好事東歸日高槐蕊半黃鄭谷賀進士
駱用錫登第

習讀在前生僧談足可明還家雖解喜登第未知榮時果曾落賜

春闈不挂情燈前猶惡睡席語讀書聲鄭谷贈劉
神童及第

登科記考

卷四十一

九

得意卻思尋舊跡新街未切向蘭臺吟着秋草出關去逢見故人

隨計來勝地昔年詩板在清歌幾處郡筵開江湖易有淹留興莫

待春風落庾梅鄭谷送進士吳延
保及第後南遊

丹霞照上三清路瑞錦裁成五色毫波浪不能隨世態鳳鸞應得

入吾曹秋山晚水吟情遠雪竹風松醉格高預想明年騰躍處龍

津春碧浸山桃鄭谷送進士
韋序赴舉

孤吟望至公已老半生中不有同人違兼疑此道窮只應才自薄

豈是命難通尚激博溟勢期君借北風崔塗喜友
人及第

歸捷中華第登船鬢未絲直應天上桂別有海東枝國界波窮處

鄉心日出時西風送君去莫慮到家遲杜荀鶴送賓貢
登第後歸海東

家林滄海東未曉日先紅作貢諸蕃別登科幾國同遠聲魚叩浪

層氣蚤迎風鄉俗稀攀桂爭來問月宮張蠟送友人
及第歸新羅

十問九通離義牀今時登第信非常亦從南院看新榜旋東春關

歸故鄉水到吳門方見海樹侵閩嶺漸無霜知君已塞平生願日

與交親醉幾場黃滔送人明
經及第東歸

兩篇佳句敵瓊瑰憐我三清道路開荆璞獻多還得售桂堂恩在

敢輕回花繁不怕尋香客榜到應傾賀喜杯知爾苦心功業就早

攜長策出山來翁承贊喜弟
承檢登科

登科記考

卷三十一

九

門外報春榜喜君天子知舊愁渾似雪見日總消時塔下牡丹氣

江頭楊柳絲風光若有分無處不相宜曹松覽春榜
喜孫鄂成名

桂枝博得鳳棲枝歡觀家僮舞翠微僧向瀑泉聲裡賀鳥穿仙掌

指間形休停硯筆吟荒廟示別燈籠赴鎖闌驕雅近來頽喪甚送

君傍覺有光輝李洞送鄭先
輩歸觀華陰

獻策赴招攜行宮積翠西擊囊秋卷重轉棧晚峰齊踏月趨金闕

拂雲看御題飛鳴豈回顧獨鶴困江泥李洞龍州
送人赴舉

未老鬢毛焦心歸向石橋指霞辭二紀吟雪遇三朝連席頻登相

分廊尚祝堯迥昨舊行侶免使負高樵李洞山山
觀春榜

成名郊外掩柴扉樹影蟬聲共息機積雨晴封青繚徑好風輕透

白練衣嘉魚始賦人爭誦荆玉頻收國自肥獨坐公廳正煩暑喜

吟新詠見元微徐鉉和印先輩及第後獻座主朱舍人郊居之作

春闈烏罷啼歸慶浙煙西郡守招延重鄉人慕仰齊橋青逃暑寺

茶長隔湖溪乘暇知高眺微應辨會稽無可送邵錫及第歸湖州

漢家招秀士峴上送君行萬里見秋色兩河傷遠情王師出西鎬

虜寇避東平天府登名後迴看楚水清皎然峴山送裴秀才赴舉

春風洞庭路搖蕩暮天多衰疾見芳草別離傷遠波詩名推首薦

賦甲擬前科數日聞天府山衣製菱荷皎然太湖館送殷秀才赴舉

登科記考 卷三十 三

名在諸生石家經見素風春田休學稼秋賦出儒宮別路殘雲溼

離情晚桂叢明年石渠署應繼叔孫通皎然送張孝廉赴舉

諸侯懼削地選士皆不羈休隱脫荷菱將鳴矜羽儀甲科爭玉片

詩句擬花枝君實三楚秀承家有清規皎然送陳秀才赴舉

豈謂江南別心如塞上行苦雲搖陣色亂木攬秋聲周谷雨未散

漢河流尚橫春司遲爾策方用靜妖兵皎然送李少賓赴舉

回也曾言志明君則事之中興今若此須去更何疑志列秋霜好

忠言劇諫奇陸機遊洛日文舉薦衡時虎跡商山雪雲痕岳廟碑

夫君將潦倒一說向深知賈休送高九經赴舉

冬暮雨霏隼行人喜可稀一階闕夜雪亞聖在春闈馬疾頭童遠

山荒凍葉飛闕師無一事應見麗龜歸賈休送黃賓于赴舉

年年屈復屈惆悵曲江湄自古身榮者多非年少時空囊投刺遠

大雪入關遲來歲還公道平人不用疑賈休送葉家赴舉

憶昨送君詩平人不用疑吾徒若不得天道即應私塵土茫茫曉

麟龍草草騎相思不可見又是落花時賈休闕葉家及第

主聖臣賢日求名莫等閑直須詩似玉不用力如山草白兵初息

年豐駕已還憑將安養意一說向曾顏賈休送陳秀才赴舉兼寄韓舍人

得桂為邊辟翩翩頗合宜嫖姚留不住書錦已歸遲扇側花藏虎

登科記考 卷三十 三

湖心浪撼碁終朝華頂下其禮祿身師賈休送友人及第後歸台州

幾載阻兵荒一名終不忘還衝猛風雪如畫冷朝陽句好慵將出

張空卻不忙明年公道日去去必穿楊賈休送盧秀才應舉

見心知命好一別隔煙波世亂無全土君方撥大科早隨鑾輅轉

莫戀蜀山多必貢安時策忠言奈爾何賈休聞友人駕前及第

兩河兵火後西笑見吾曹海靜三山出天空一鵝高賃居槐抄屋

行卷雪埋袍他日如相覓栽桃近海濤賈休送鄭準赴舉

詩業務經綸新皆意外新因知登第榜不著不平人句得孤舟月

心飛九陌塵明年相賀日應到曲江濱賈休送李劍赴舉

捧桂香如紫禁煙遠鄉程徹巨鼉邊莫言挂席飛連夜見說無風
卽數年衣上日光真是火島傍魚骨大於船到鄉必過來王使與

作唐書寄一篇賈休送新羅人及第歸

九重方側席四海仰文明好把孤吟去便隨公道行梁園浮雪氣

汴水漲春聲此日登仙眾君應最後生齊已送孫鳳秀才赴舉

分有爭忘得時來須出山白雪終許在清世莫空還驛樹秋聲健

行衣兩點斑明年從月裏滿齊已送人赴舉度春關

槐花館驛暮塵昏此去分明吏部孫才器合居科第首風流幸是

籍紳門春和洛水清無浪雪洗高峰碧斷根堪想都人齊指點列

登科記考 卷三十

仙相次上崑崙齊已送韓龜秀才赴舉

煙霄已遂明經第江漢重來問苦吟託興偶憑風月遠忘機終在

寂寥深千篇未聽常徒口一字須防作者心此日與君聊話別老

身難約更相尋齊已送吳先謙赴京

兩上東堂不見春文明重去有誰親曾逢少海尊前客舊是神仙

會裏人已遂風雲催化羽卻將雷電助燒麟明年自此登龍後獨

首荆門一路塵齊已送相里秀才赴舉

雲峰滿目放春晴歷歷銀鈎指下生自恨羅衣掩詩句舉頭空羨

榜中名魚元機遊崇真觀南樓觀新及第題名處

登科記考

卷三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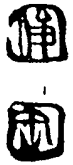
詩

南菁書院叢書

政 府 議 二 卷 率

據元本重雕

吳昌碩篆





治體

答手詔條陳十事

再進前所陳十事

奏乞下審官院等處應官負陳訴定奪進呈

奏乞定奪在京百官差遣等第

奏乞差官看詳投進利見文字

奏乞救濟陝西飢民

奏乞罷陝西近裏州軍營田

奏乞擇臣僚令舉差知州通判

奏乞將先減省諸州公用錢却令依舊

奏乞差官陝西祈雨等事

奏為災異後合行疎決刑獄等六事

答手詔五事

奏乞重定三班審官院流內銓條貫

奏議尹洙轉官

續奏乞於職官令錄中舉充京官知縣

奏為赦後乞除放祖宗朝欠負

奏乞指揮國子監保奏武學生及令經略部署司講說

兵書

奏為置官專管每年上供并軍須雜物

奏乞兩府兼判

再奏乞兩府兼判

奏乞令兩府詳議百官起請條貫如何經久即令施行

治

治

治

治

治

治

治

治

治

等事

奏議葬荆王

奏議許懷德等差遣

奏重定臣僚奏薦子弟親戚恩澤

奏重定職田頃畝

奏重定臣僚轉官及差遣體例

奏乞於陝西河東沿邊行贖法

奏災異後合行四事

奏贖法等三事

卷下

邊事

奏陝西河北攻守等策一和策二陝西守策

奏陝西河北畫一利害陝西入事河北五事

奏元昊求和所爭疆界乞更不問

奏為陝西四路入中糧草及支移二稅

奏論陝西兵馬利害

奏乞陝西主帥帶押蕃落使

奏乞宣諭大臣定河東捍禦策

奏乞拒契丹請元昊和約

奏為契丹請絕元昊進貢利害

奏乞將邊任官負三年滿日乞特轉一資

奏乞重定戰功賞格

奏乞編錄沿邊部署司條貫宣勅

奏乞差新轉京官人充公邊知縣

奏乞免關中支移二稅却乞於次邊入中斛斛

奏乞許陝西四路經略司回易錢帛

奏策試方略等人各與公邊差遣

奏乞減武臣元提刑及令樞密院三班選人進呈

奏乞揀選往邊上屯駐兵士

奏乞揀選邊年高病患軍負

奏乞於散直等處揀有武勇心力人

薦舉

奏為薦胡環李觀充學官

奏邊上得力材武將佐弟等姓名

再奏乞蔣偕轉官知原州

奏乞舉雷蘭夫充邊上通判

奏舉姚嗣宗充學官

奏馬懷德乞轉閣門祗候青澗城都監

奏乞酬獎張信

奏乞差宣撫副使

再奏乞名試前所舉館職王益柔章岷蘇舜欽

奏殿直王貴等

奏杜曾張河

奏乞張去惑許元

奏杜杞等充館職

奏乞將所舉許元張去惑下三司相度任使

雪滕宗涼張元

再奏雪張元

奏辨陳留移橋

奏為劉滄董士廉修水洛城乞委魚周詢等勘鞫

奏葛宗古

雜奏

奏乞罷參知政事知邊郡

奏乞互換巡邊

奏乞免參知政事錫賚

再奏乞免錫賚

奏避蔡稟嫌

奏乞選差河北州縣官負

奏乞在京并諸道置醫學

奏乞召募兵士捉煞張海等賊人

奏乞指揮管設捉煞賊兵士

奏乞發兵往荆南捉賊

奏乞差人部送吳遵路家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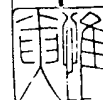
范文正公政府奏議目錄終

元統甲戌
憲賢世家
歲闋堂刊

范文正公政府奏議上

治體

吞手詔條陳十事



伏奉手詔今未用韓琦范仲淹富弼皆是中外人望不次
拔擢韓琦暫往陝西范仲淹富弼皆在兩地兩宜盡心為
國家諸事建明不得顧避兼章得象等同心憂國足得商
量如有當世急務可以施行者並須條列聞奏副朕拔擢
之意者臣智不運人術不通古豈足以奉大對然臣蒙陛
下不次之擢預聞政事又詔意丁宜臣戰汗惶怖曾不獲
讓臣聞歷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禍亂必生何哉細
紀寢陳制度日削恩賞不節賦歛無度人情慘怨天禍暴
起惟堯舜能通其變使民不倦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

久此言天下之理有所窮塞則思變通之道既能變通則
成長久之業我國家草五代之亂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細
紀制度日削月侵官雖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驕威寇盜橫
熾不可不更張以救之然則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清其
源必澄其源臣敢約前代帝王之道求今朝祖宗之烈采
其可行者條奏願陛下順天下之心力行此事庶幾法制
有立細紀再振則宗社靈長天下蒙福一曰黜陟臣觀
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然則堯舜之朝建官至少
尚乃九載一遷必求成績而天下大化百世之後仰為帝
範我祖宗朝文武百官皆無磨勘之例惟政能可旌者擢
以不次無兩稱者至老不遷故人人自勵以求績效今文
資三年一遷武職五年一遷謂之磨勘不限內外不問勞

逸賢不肖並進此豈堯舜黜陟幽明之意耶假如庶僚中
有一賢於眾者理一郡縣領一務局思與利去害而有為
也眾皆指為生事必嫉之沮之非之笑之稍有差失隨而
擠陷故不肖者素餐尸祿安然而莫有為也雖愚暗鄙猥
人莫齒之而三年一遷坐至卿監丞郎者歷歷皆是誰肯
為陛下興公家之利救生民之病去政事之弊葺紀細之
壞哉利而不興則國虛病而不救則民怨弊而不去則小
人得志壞而不葺則王者失賢不肖混淆請託僥倖遷易
不已中外苟且百事廢墮生民久苦羣盜漸起勞陛下盱
眈之憂者豈非官失其正而致其危耶至若在京百司金
穀浩翰權勢子弟長為占據有虛食廩祿待闕一二年者
豈臨事局挾以勢力豈肯恪恭其職使祖宗根本之地細

紀日隳故在京官司有一負關則爭奪者數人其外任京
朝官則有私居待闕動踰歲時往往到職之初便該磨勘
一無勤效例蒙遷改以此則人人因循不復奮勵之由也臣
請特降詔書今後兩地臣僚有大切大善則特加爵命無
大切大善更不非時進秩其理狀尋常而出者祇守本官
不得更帶美職應京朝官在臺省館閣職任及在審刑大
理寺開封府兩赤縣國子監諸王府并因保舉及選差監
在京重難庫務者並須在任三周年即與磨勘若因陳乞
并於中書省官院願在京差遣者與保舉選差不同並須
向當通計及五周年方得磨勘如此則權勢子弟肯就外
任各知艱難亦有俊明之人因此對立可以進用如今日
已前受在京差遣已向當者且依舊日年限磨勘其未嘗

交割旬當却求外任者並聽其外任在京朝官到職旬當
及三年者與磨勘內前任旬當年月日及公程日限并非
因陳乞而移任在道月日及陞朝官在京朝請月日並令
通計其速官近地勞逸不同并在假待闕及公程外住滯
或因公事時移替在道月日委有司別行定奪聞奏如
任內有私罪并公罪徒以上者至該磨勘日具情理輕重
別取進止其庶寮中有高才異行多所為論或異略嘉謀
為上信納者自有特恩改遷非磨勘之可滯也又外任善
政著聞有補風化或累訟之獄能辨冤沈或五次推勘人
無翻訟或勸課農桑大獲義利或京城庫務能革大弊惜
費鉅萬者仰本轄保明聞奏下尚書省集議為眾所許則
列狀上聞並與改官不隔磨勘或有異同各以所執取旨
出於聖斷仍請詔下審官院流內銓尚書考功應京朝官
選人逐任得替明具較定考績結罪聞奏內有事狀猥濫
并老疾愚昧之人不堪理民者別取進止已上磨勘考績
條件該說不盡者有司比類上聞如此則因循者拘考績
之限特達者加不次之賞然後天下公家之利必興生民
之病必救政事之弊必去經紀之壞必葺人人自勸天下
興治則前王之業祖宗之權復振於陛下之手矣其武臣
磨勘年限委樞密院以附文資定奪聞奏二曰抑僥倖臣
聞先王賞延于世諸侯有世子嚴國公卿以德而任有嚴
爵者春秋譏之及漢之公卿有封爵而歿立一子為後者
未聞餘子皆有爵命其次寵待大臣賜一子官者有之未
聞每歲有自薦其子弟者祖宗之朝亦不過此自真宗皇

帝以太平之樂與臣下共慶恩意漸廣大兩省至知雜御
史以上每遇南郊并聖節各奏子充京官少卿監奏一子
充試銜其正郎帶職負外郎并諸路提點刑獄以上差遣
者每遇南郊奏一子充齋郎其大兩省等官既奏得子充
京官明異於庶僚大示區別復更每歲奏薦積成冗官假
有任學士以上官經二十年者則一家兄弟子孫出京官
二十人仍接次陞朝此濫進之極也今百姓貧困冗官至
多授任既輕政事不舉俸祿既廣剝不暇審官院常患
充塞無關可補臣請特降詔書今後兩府并兩省官等遇
大禮許奏一子充京官如奏弟姪骨肉即與試銜外每年
聖節更不得陳乞如別有勲勞著聞于外非時賜一子官
者繫自聖恩其轉運使及邊任文臣初除授後合奏得子
弟身事者並俟到任二年無遺闕方許陳乞如二年内非
次移改者即許通計三年陳乞三司副使知雜御史少卿
監以上並同兩省遇大禮各奏薦子孫其正郎帶館職負
外郎并省府推判官外任提點刑獄以上遇大禮合該奏
薦子孫者須是在任及二周年方得陳乞已上有該說不
盡者委有司比類聞奏如此則內外朝臣各務久於其職
不為苟且之政兼抑躁動之心亦免子弟充塞鈐曹與孤
寒爭路輕忽郡縣使生民受弊其武臣入邊上差遣并大
禮合奏薦子弟者乞下樞密院詳定比類聞奏又國家開
文館延天下英才使之直秘庭覽羣書以待碩問以養器
業為大用之備今乃登進士高等者一任纒罷不以能否
例得名試而補之兩府兩省子弟親戚不以賢不肖輒自

陳乞館閣職事者亦得進補太宗皇帝建崇文院祕閣自書碑文重天下賢才也陛下當思祖宗之意不宜甚輕之臣請特降詔書今後進士三人內及等者一任回日許進于教化經術文字十軸下兩制看詳作五等品第中第一第二等者即賜名試試又優等即補館閣職事兩府兩省子弟並不得陳乞館閣職事及讀書之類御史臺畫時彈劾并諫院論奏如館閣關人即委兩地舉文有古道才堪大用之士進名同舉并兩制列署表章仍上殿稱薦以充其職如此則館閣職事更不輕授足以起朝廷之風采紹祖宗之本意副陛下慎選矣三曰精貢舉臣謹按周禮卿大夫之職各教其所治三年一大比考其德行道藝乃獻賢能之書于王賢為有德行能為有道藝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天府太廟

去留貴文卷少而考校精臣謂盡令逐場去留則恐舊人扞格不能創習策論亦不能旋通經旨皆憂棄遺別無進路臣請進士舊人三舉以上者先策論而後詩賦許將三場文卷通考互取其長兩舉初舉者皆是少年足以進學請逐場去留諸科中有通經旨者至終場別問經旨十道如不能命辭而對則於知舉官負前講說七通者為合格不會經旨者三舉已上即逐場兩對墨義依自來通粗施行兩舉初舉者至於終場日須八通者為合格又外郡解發進士諸科人本鄉舉里選之式必先考其履行然後取以藝業今乃不求履行惟以詞藻墨義取之加用封彌不見姓字實非鄉里舉選之本意也又南省考試舉人一場試詩賦一場試策人皆精意盡其所能復考校日久實少舛謬及御試之日詩賦文論共為一場既聲病兩拘意思不遠或音韻中一字有差雖生平苦辛即時擯逐如音韻不失雖未學淺近俯拾科級既鄉舉之處不考履行又御試之日更拘聲病以此士之進退多言命運而不言行業明君在上固當使人以行業而進而乃言命運者是善惡不辨而歸諸天也豈國家之義事哉臣請重定外郡發解條約須是履行無惡藝業及等者方得解薦更不封彌試卷其南省考試之人已經本鄉詢考履行却須封彌試卷精考藝業定奪等第進入御前選官覆考重定等第訖然後開看南省所定等第內合同姓名偶有高下者更不移改若等第不同者人數必少却加封彌更宣兩地參校然後御前放榜此為至當內三人已上即於高等人中選擇

聖意宣放其考校進士以策論高詞賦次者為優等策論
平詞賦優者為次等諸科經自通者為優等墨義通者為
次等已上進士諸科並以優等及等者放選注官次等及
第者守本科選限自唐以來及第人皆守選限國家以收
復諸國郡邑之官其新及第人權與放選注官今來選人
壅塞宜有改革又足以勸學使其知聖人治身之道則國
家得人百姓受賜四曰擇官長臣聞先王建侯以共理天
下今之刺史縣令即古之諸侯一方舒慘百姓休戚實繫
其人故歷代咸明之時必重此任今乃不問賢愚不較能
否累以資考陞為方面懦弱者不能檢吏得以靈民強幹
者惟是近名率多害物邦國之本由此凋殘朝廷雖至憂
勤天下何以蘇息其轉運使并提點刑獄按察列城當得
賢於眾者臣請特降詔書委中書樞密院且各選轉運使
提點刑獄共十人大藩知州十人委兩制共舉知州十人
三司副使判官同舉知州五人御史臺中丞知雜三院共
舉知州五人開封知府推官共舉知州五人逐路轉運使
提點刑獄各同舉知州五人知縣縣令共十人逐州知州
通判同舉知縣縣令共二人得前件所舉之人舉主多者
先次差補仍指揮審官院流內銓今日以後所差知州知
縣縣令並具合入人歷任功過舉主人數聞奏委中書看
詳委得允當然後引對如此舉擇則諸道官吏庶幾得人
為陛下愛惜百姓均其徭後寬於賦歛各獲安寧不召禍
亂天下幸甚五曰均公田臣聞易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
賢以及萬民此言聖人養民之時必先養賢養賢之方必

先厚祿厚祿然後可以責廉隅安職業也皇朝之初承五
代亂離之後民庶凋弊時物至賤豎諸國收復天下郡縣
之官少人除補至有經五七年不替罷者或纔罷去便入
見闕當物價至賤之時俸祿不贍士人之家無不自足咸
平已後民庶漸蘇時物遂貴入仕門多得官者眾至有得
替守選一二年又授官代闕一二年者在天下物貴之後
而俸祿不繼士人家鮮不窮窘男不得婚女不得嫁喪不
得葬者比比有之復於守選待闕之日衣食不足貸債以
苟朝夕到官之後必求見逼至有冒法受贓賂舉度日或
不恥賈販與民爭利既非負罪之人不守名節吏有姦賊
而不敢殺民有豪猾而不敢制姦吏豪民得以侵暴於是
貧弱百姓理不得直冤不得訴徭役不均刑罰不正比屋
受弊無可奈何由丁制祿之方有所未至真宗皇帝思深
慮遠復前代職田之制使中常之士自可守節婚嫁以時
喪葬以禮皆國恩也能守節者始可制姦賊之吏鎮豪猾
之人法乃不私民則無枉近日屢有巨僚乞罷職田以其
有不均之謗有侵民之害臣謂職田本欲養賢錄而侵民
者有美比之衣食不足壞其名節不能奉法以直為枉以
枉為直眾怨思亂而天下受弊豈止職田之害耶又自古
常患百官重內而輕外外官月俸尤更豐足簿尉俸錢
尚二十貫今窘於財用未暇增復臣請兩地同議外官職
田有不均者均之有未給者給之使其衣食得足婚嫁喪
葬之禮不廢然後可以責其廉節替其善政有不法者可
廢可誅且使英俊之流樂於為郡為邑之任則百姓受賜

又將來陞擢多得曾經郡縣之人深悉民隱亦致化之本也惟聖慈深察天下幸甚六曰厚農桑臣觀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此言聖人之德惟在善政善政之要惟在養民養民之政必先務農農政既修則衣食足衣食足則愛膚體愛膚體則畏刑畏刑則寇盜自息禍亂不興是聖人之德故於善政天下之化起於農故詩有七月之篇陳王業也今國家不務農桑粟帛常貴江浙諸路歲糶米二百萬石其所糶之價與輦運之費每歲共用錢三百餘萬貫文又貧弱之民困于賦歛歲伐桑棗鬻而為薪勸課之方有名無實故粟帛常貴府庫日虛此而不謀將何以濟臣於天下農利之中粗舉二三以言之且如五代羣雄爭霸之時本國歲飢則乞糶於隣國故各興農利自至

五十六 義上

豐豆江南應有圩田每一圩方數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門閘旱則開閘引江水之利潦則閉閘拒江水之害旱澇不及為農美利又浙西地卑常苦水沴雖有溝河可以通海惟時開導則潮泥不得而堙之雖有堤塘可以禦患惟時修固則無摧壞臣知蘇州日點檢簿書一州之田係出稅者三萬四千頃中稔之利每畝得米二石至三石計出米七百餘萬石東南每歲上供之數六百萬石乃一州所出臣詢訪高年則云曩時兩浙未歸朝廷蘇州有營田軍四都共七八千人專為田事導河築堤以減水患于時民間錢五十文糶白米一石自皇朝一統江南不稔則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則取之淮南故傷於農政不復修舉江南圩田浙西河塘大半隳廢失東南之大利今江浙之

米石不下六七百文足至一貫文省比於當時其貴十倍而民不得不困國不得不虛矣又京東西路有旱濕積潦之地早年國家特令開決之後水患大減今罷役數年漸已湮塞復將為患臣請每歲之秋降勅下諸路轉運司令轄下州軍吏民各言農桑之閒可興之利可去之害或合開河渠或築堤堰陂塘之類並委本州軍選官計定工料每歲於二月間興役半月而罷仍具功績聞奏如此不絕數年之閒農利大興下少飢歲上無貴糶則東南歲糶輦運之費大可減省其勸課之法宜選官討論古制取其簡約易從之術頒賜諸路轉運使及面賜一本付新授知州知縣縣令等以此養民之政富國之本也七日備武備臣聞古者天子六軍以寧邦國唐初京師置十六將軍官屬亦

五十七 義上

六軍之義也諸道則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每歲三時耕稼一時習武自貞觀至于開元百三十年戎臣兵伍無一逆亂至開元末聰匪人之言遂罷府兵唐衰兵伍皆市井之徒無禮義之教無忠信之心驕蹇凶逆至于喪亡我祖宗以來罷諸侯權聚兵京師衣糧賞賜豐足經八十年矣雖已困生靈虛府庫而難於改作者所以重京師也今西北強梗邊備未足京師衛兵多遠戍或有倉卒輦輟無備此大可憂也遠戍者防邊陲之患或緩急抽還則外禦不嚴戎狄進奔便可直趨關輔新招者聚市井之輩而輕囂易動或財力一屈請給不充則必散為羣盜今生民已困無可誅求或連年凶飢將何以濟贍軍之策可不預圖若因循過時臣恐急難之際宗社可憂臣請

一郊天子齋戒袞冕謁見宗廟乃祀上帝大禮既成還御
端門肆赦天下曰赦書日行五百里敢以赦前事言者以
其罪罪之欲其王澤及物之速也如此今大赦每降天下
歡呼一兩月閒錢穀司存替責如舊桎梏老幼籍沒家產
至于寬賦歛減徭役存恤孤負振舉滯淹之事未嘗施行
使天子及民之意盡成空言有負聖心損傷和氣臣請特
降詔書今後赦書內宣布恩澤有所施行而三司轉運司
州縣不切遵稟者並從違制徒二年斷情重者當行刺配
應天禧年以前天下欠負不問有無侵欺盜用並與除放
違者仰御史臺提點刑獄司常切覺察糾劾無令墮過臣
又聞易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故有巡狩之禮察諸侯
善惡觀風俗厚薄此聖人順動之意今巡狩之禮不可復
行民隱無窮天聽甚遠臣請降詔中書今後每遇南郊赦
後精選臣僚往諸路安撫察官吏能否求百姓疾苦使赦
書中及民之事一一施行天下百姓莫不幸甚十日重命
令臣聞書曰慎乃出令出惟行律文諸被制書有兩
施行而違者徒二年失錯者杖一百又監臨主司受財而
枉法者十五疋絞蓋先王重其法令無敢動搖將以行
天下之政也今觀國家每降宣敕條貫煩而無信輕而弗
稟上失其威下受其弊蓋由朝廷采百官起請率爾領行
既昧經常即時更改此煩而無信之驗矣又海行條貫雖
是故違皆從失坐全乖律意致壞大法此輕而弗稟之甚
矣臣請特降詔書今後百官起請條貫令中書樞密院看
詳會議必可經久方得施行如事干刑名者更於審刑大

密委兩地以京畿見在軍馬同議有無闕數如六軍未整
須議置兵則請約唐之法先於畿內并近輔州府召募強
壯之人充京畿衛士得五萬人以助正兵兵為強使三
時務農大省給贍之費一時教戰自可防虞外患其召募
之法并將校次第並先密切定奪聞奏此實強兵節財之
要也俟京畿近輔召募衛兵已成次第然後諸道效此漸
可施行聖慈留意八日減徭役臣聞漢光武建武六年六
月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為人也今戶口耗少而縣官吏
職所置尚餘令司隸州牧各實兩部二府於是條奏并省
四百餘縣天下至治臣又觀西京圖經唐會昌中河南府
有戶一十九萬四千七百餘戶置二十縣今河南府生客
戶七萬五千九百餘戶仍置一十九縣注戶五萬七千二百
鞏縣七百戶偃師一千一百戶遂縣三等而堪役者不過
百家而兩供役人不下二百數新舊循環非解寬孤獨不
能無役西洛之民家為窮困臣請依後漢故事遣使先往
西京併省諸邑為十縣其兩廢之邑並改為鎮令本路舉
文資一員董權酷關征之利兼人烟公事兩廢公人除歸
農外有願居公門者送所存之邑其所存邑中役人却可
減省歸農則兩不失所供西京併省稍成倫序則行於大
名府然後遣使諸道依此施行仍先指揮諸道防團州已
下有使州兩院者皆為一院公人願去者各放歸農職官
廳可給本城兵士七人至十人替人力歸農其鄉村者保
地里近者亦令併合能併一保者管亦減役十餘戶但少
徭役人自耕作可期富庶九日覃恩信臣竊觀國家三年

理寺句明會法律官負參詳起請之詞刪去餘冗裁為制
敕然後頒行天下必期遵守其衝改條貫並令繳納免致
錯亂誤有施行仍望別降勅命今後逐處當職官吏親被
制書及到職後所受條貫敢故違者不以海行並從違制
徒二年未到職已前所降條貫失於檢用情非故違者並
從本條失錯科斷杖一百餘人犯海行條貫不拍定違制
刑名者並從失坐若條貫差失於事有害逐處長吏別見
機會須至便宜而行者並須具緣由聞奏委中書樞密院
詳察如合理道即與放罪仍便相度別從更改

再進前兩陳十事

臣前兩次所上共十事曾奉聖旨更進一本今寫錄進納
一曰明黜陟為重定文武百官磨勘將以約濫進責實效

義上

十三

使天下政事無不舉也二曰抑僥倖為重定文武百官奏
蔭及不得陳乞館閣職事將以革濫賞省冗官也三曰精
貢舉為天下舉人先取履行次取藝業將以正教化之本
育鄉士之材也四曰擇官長為舉轉運使提點刑獄并州
縣長吏將以正綱紀去疾苦救生民也五曰均公田為天
下官吏不廉則曲法曲法則害民請更賜均給公田既使
豐足然後可以責士大夫之廉節庶天下政平百姓受賜
也六曰厚農桑為責諸道溝河并修江南野田及諸路陂
塘仍行勸課之法將以救水旱豐稼穡強國力也七曰修
武備為四方無事京師少備因循過曰天下可憂請密定
規制相時而行以衛宗社以寧邦國也八曰減徭役為天
下徭役至繁請依漢光武故事併合縣邑以省徭役庶寬

民力也九曰覃恩信為赦書內宣布恩澤未嘗施行并請
放先朝欠負以感天下之心也十曰重命令為制書忽而
行違者請重其法以行天子之命也臣之所陳蓋欲周悉
故言辭之間有涉細碎而於國體甚大乞聖慈再加詳覽
一行之則天下之幸非臣之幸也

奏乞下審官院等處應官負陳訴定奪進呈

臣竊見京朝官使臣選人等進狀或理會勞績或訴說過
犯或陳乞差遣其事理分明可行可罷者則朝廷便有指
揮內中書樞密院未見根原文字及恐審官三班院流內
銓別有條例難便與奪者多批送逐司其逐司為見批送
文字別無與奪便不施行号为送然以此官負使臣三五
度進狀不能結絕轉成住滯臣欲乞特降聖旨今後京朝

義上

十四

官使臣選人等進狀理會勞績訴雪過犯陳乞差遣朝廷
未有與奪指揮只批送審官三班院流內銓者仰逐司主
判子細看詳如內有合施行者即與勘會具條例情理定
奪進呈送中書樞密院再行相度別取進止如不可施行
亦仰逐司告諭本人知委所貴逐司主判各揚其職事無
漏落亦免官負使臣選人等重疊進狀紊煩聖聰

奏乞定奪在京百司差遣等第

臣竊見內諸司并百司顯有緊擗高下事體不同今來臣
僚不拘官職大小各取便乞向當紊亂紀深屬未便欲
乞特降指揮令入內侍省定奪內中諸司高下等第令
三司定奪在京百司高下等第各合係何等官職及合入
何差遣人勾當既史高下等第則陳乞之人不敢踰越所

貴百司有倫不至輕授

奏乞差官看詳投進利見文字

臣竊見天下官負使臣諸色人日有投進并奏到利見文字中書樞密院以公事文字至多不暇子細看詳其中須有民間利濟及干邊機可行之事恐有漏落雖自來曾差兩制臣僚各有主判去處不得精專動經歲時不能與奪臣欲乞特降聖旨權於館閣選差官二員就近置局看詳官負使臣諸色人所投進及奏到利見文字內有合行事件兩府臣僚更加詳酌逐旋取旨施行兩貴下情盡達庶政有補其看詳官每季或半年一替兩看文字須旋旋了當不得交割後人所有機密文字即兩府依舊自行更不送看詳官處

義上

十五

奏乞救濟陝西飢民

臣等竊見陝西永興軍同耀華州陝府等處今夏災旱得兩家晚民間秋稼甚無所望官中倉廩亦無積貯若不作孽畫即百姓大段流移殍亡者眾兼軍食闕絕臨時轉漕不及臣等欲乞朝廷速降指揮委本路都轉運使孫沔速相度上件州軍向去救濟飢民及辦給軍食有何次第如難為孽畫即便於黃河內搬輦自京以來斛斗往彼應副仍速行相度公路如何計綱即不至艱阻事狀聞奏俟到乞朝廷平賜施行慶曆三年七月四日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乞罷陝西近裏州軍營田

臣等竊見陝西昨來興置營田本欲助邊以寬民力除公邊有空閑膏腴地土處可以開墾外其近裏州縣官吏不

能體朝廷之意將遠年瘠薄無人請佃逃田抑勒近鄰人戶分種或令送納租課又自來人戶租佃官莊地土每畝出課不過一二斗今亦勒令分種每畝須收數斗致貧戶

輸納不前州縣追擾無時暫暇緣人戶自用兵以來科率勞弊至於已業尚多荒廢實無餘力更及營田其所出租課多是抱虛送納切親編勅指揮不得將逃戶田土抑勒親隣佃詩益恐害民况今歲災旱尤甚理當優卹不可非理煩擾使之重困臣等欲乞特降指揮應陝西近裏州軍營田一切廢罷如元係租佃即令依舊領出課如元係遠年瘠薄逃田舊稅額重無人請佃者即與減定稅額名人請佃所貴疲民受賜歸感睿仁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乞擇臣僚令舉差知州通判

義上

十六

臣等竊以天下郡邑牧宰為重得其人則教化失其人則名亂推擇之際不可不慎國家承平以來不無輕授應知州通判縣令因舉薦擢任者少以資考序進者多才與不才一塗並進故能政者十無二三謬政者十有七八國家詔令程式天下一體何則能政之虞民必蒙福謬政之下民常受弊非國家法令之殊蓋牧宰賢愚之異也今四方多事民日以困窮將思為盜復使不才之吏臨之賦役不均刑罰不當科率無度疲乏不卹上下相怨亂所由生若不急於求人早革其弊誠國家之深憂也然自來雖曾詔臣僚各舉所知或舉主非賢則多謬薦臣等欲乞聖慈特降詔書委中書樞密院臣僚各於朝臣中薦堪充舉主者三人俟奏到姓名即逐人各賜勅一道令於通判內舉成

資已上一負充知州知縣內舉成資已上一負充通判簿尉中舉有出身三考已上無出身四考一負充職官知縣或於職官令錄中舉五考已上之人充京官知縣仍於勅明言所薦之人若將來顯有善政其舉主當議旌賞若賤行不理苛刻害民並與同罪所貴生民受賜冠盜自息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乞將先減省諸州公用錢却令依舊

臣竊見朝旨下陝西省罷同解乾耀等九州軍公使錢共一千八百貫文切以國家逐處置公使錢者蓋為士大夫出入及使命往還行役之勞故令郡國饋以酒食或加宴勞蓋養賢之禮不可廢也謹按周禮地官有遺人掌邦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此則三王之世已有厨傳之禮何獨聖朝顧小利而亡大體且今瞻民兵一名歲不下百貫今減省得公用錢一千八百貫只養得兵士一十八人以一十八人之資廢十餘郡之禮是朝廷未思之甚也況今來逐州使命之外各有軍營每年春後邊兵歇泊動經半年軍中人負並無宴犒之具雖條貫有旬設之名逐州每月一次舉行軍負各給得錢壹伯文已來官務薄酒二升既無公用更不赴筵亦不張樂豈朝廷宴饗將校之意州郡削弱道路咨嗟當全盛之朝豈宜如此或謂有公使錢處收買食物搔擾戶民殊不知郡守得人自能約束如非其人更出已俸

買物虧民愈甚是見其小而不思其大也伏望聖慈速降指揮下陝西河北河東路轉運司昨來經減度公用錢處並令依舊庶協典禮稍息物論況朝廷用武之際於此一事尤宜照管臣等久在邊任深知此事近貳樞庭豈當緘默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乞差官陝西祈雨

臣今月五日至華州華陰縣入西嶽廟燒香切見本廟有老醫官一負監當其廟廷闊遠舍屋甚多只有剩負一十四人盡是老年病患供應洒掃不前在國家崇奉五嶽之意似非嚴謹今來關中大旱永興同華陝虢以來無二三分秋苗粟米每斗一百五十文足兼鄉村無可收糴人心嗷嗷賊盜不少欲乞聖慈選精謹使命至西嶽廟專行祭告并於陝西靈湫等處祈雨澤以救生民仍乞要轉運使一負赴西嶽廟點檢廟貌祭器法物并添差兵士洒掃防護所貴崇奉之禮不至廢墜

奏為災異後合行疎決刑獄等六事

臣今早親聞德音謂復有災異當修德以及民并詔臣等謹省刑法其實見聖人憂畏之心合於天意臣今條奏數事皆陛下增修明德之要一齋誠發誠特降詔命明言災變屢見敢不罪已祇畏以告中外羣臣同心修省二遣使四方疎決刑獄非害人者悉從減降三詔天下州縣長吏訪問民間孤獨不能存活者特行賑卹四詔逐處籍出陣亡之家察其寡弱別加存養五邊陲之民被戎狄驅虜者量支官物贖還本家六詔諸處欠負已該赦恩除放者官

司更不得催理違者官吏科違制之罪遇赦不原仍差近
臣置司與奪陛下力行此數事下悅民心上吞天戒昔商
中宗棄穀共生於朝懼而修德撫綏百姓三年而歸者十
六國号为中興陛下今日因灾修德則福及兆人道光千
載天下幸甚

答手詔五事

臣等伏奉六月一日手詔云云臣等各家獎用待罪二府
不能變理彌縫致化天下過煩聖慮特降德音上以宗廟
為憂下以生靈為念臣等不任慚恐戰汗死罪詔旨謂合
用何人鎮彼西方臣等思之今元昊遣人到關名體稍順
其如戎人難信止可權宜如翻覆未定則當擇節制之帥
若和好且合亦須籍鎮撫之才經度邊陲以防來患見選

四九

義上

十九

人具名聞奏次詔謂民之困弊財賦未強臣等議之國
家草五代諸侯之暴奪其威權以度支財用自贍天下之
兵歲月既深賦歛日重邊事一聳調率百端民力愈窮農
功愈削水旱無備稅歛不登減放之數動踰百萬今方選
舉良吏務本安民修水旱之防收天地之利而更嚴著勉
農之令使天下官吏專於勸課百姓勤於稼穡數年之間
大利可見又山海之貨本無窮竭但國家輕變其法深取
於人商賈不通財用自困今須朝廷集議從長改革使天
下之財通濟無滯又減省冗兵量入以出則富強之期庶
有望矣詔旨謂軍馬尚多何得精當近韓琦范仲淹兩上
備邊文字內有河北五六事陝西七事精擇兵馬及攻守
之策已在其中臣等見商量施行次詔旨謂將臣不和如

何制樞密院先因許懷德張元不協曾指揮戒勵然將佐
之中性情不類愛惡相攻全在主帥別白撫過隨才任用
使各得其兩則怨惡不生故長帥之才不敢輕易選用詔
旨謂躁進之徒宜塞奔競臣等謂躁進懷貪之人何代無
之由朝廷辨明而進退之如責人實効旌人靜節貪冒者
廢之趨附者抑之如此則多士知勸各生廉讓之心

奏乞重定三班審官院流內銓條貫

臣竊見審官三班院并銓曹自祖宗以來條貫極多逐旋
衝改久不刪定主判臣僚卒難詳悉官負使臣莫知涯涘
故司屬高下頗害至公欲乞聖慈特降指揮選差臣僚就
審官三班院并銓曹取索前後條例與主判官負同共看
詳重行刪定畫一聞奏付中書樞密參酌進呈別降勅命
各令編成例策施行

四九

義上

二十

奏議尹洙轉官

臣竊見尹洙才業操行摛紳兩推由臺閣進用便可直入
兩制若邊城驟遷則有未便緣去年春是太常丞在路今
都監許遷張肇之下去年秋轉司諫管句經略司今事遷
在鈐轄安後之上才方半年若就除待制又遷在部署狄
青之上既不因功勞又不改路今偏受寵擢眾情非便於
體未安如須合進擢即今將入夏邊上無事且乞召尹洙
赴關令條奏邊事觀其陳述可采即與改職却令馳往邊
上亦未為晚既因啓沃面受殊恩邊臣聞之不為越次

續奏乞於職官令錄中舉充京官知縣

臣近與韓琦上言乞擇舉主令逐人於通判中舉知州一

負於知縣中舉通判一負於簿尉中舉職官知縣一負官
豪降勅至密院入遞次臣看詳勅頭名署臣等上言於理
未便欲乞只作朝廷憂勞之意特選臣僚舉官其體甚重
仍乞於簿尉中舉職官知縣一負下添入或於職官令錄
中舉五考以上之人充京官知縣計添一十九字庶無遺
才

奏為赦後乞除放祖宗朝欠負

臣伏觀國家每一降赦萬人歡呼一兩月間錢穀司存將
欠負之人依舊督責桎梏老幼籍沒家產既失大信且虧
至仁蒙聖恩已免楊日嚴王質與三司詳定不係侵欺盜
用該赦欠負次臣舊曾在三司定放欠負見滑州酒務有
少欠雜物係專副四十餘界計八十來年登戴少數又不
顯侵欺其勾當人亡歿年深只追貧弱子孫理納並不知
祖父如何少欠似此刻削傷民豈陛下愛育生靈之德臣
欲特出聖意應祖宗朝天下欠負更不問侵欺盜用並與
除放如省司更不舉行許三司知次第人陳告干繫人吏
並坐違制決停告事人與轉一資諸處承受施行官吏並
科違制之罪

奏乞指揮國子監保明武學生令經略部署司

講說兵書

臣竊聞國家興置武學以來若未有人習藝或恐英豪隱
晦恥就學生之列儻久設此學無人可教則慮外人窺覘
謂無英材於體未便欲乞指揮國子監不須明立武學之
名如學生中有好習兵書者令本監官負保明委是忠良

之人即密令聽讀臣切見邊上甚有馬精強諳知邊事
之人則未曾習學兵書不知為將之體所以未堪拔擢欲
乞指揮陝西路河東逐路經略司於將佐及使臣軍負中
揀選識文字的有機智武勇久遠可以為將者取三五人
令經略部署司參謀官負等密與講說兵馬討論勝策兩
貴邊上武勇已著之人更知將略或因而立功則將來有
人可任即不得聲張多教人數

奏為置官專管每年上供并軍須雜物

臣竊見兵興以來天下科率如牛皮筋角弓弩材料箭幹
鎗幹膠鏢翎毛漆蠟一切之物皆出於民謂之和買多非
土產之處素已難得既稱軍期動加刑憲物價十倍吏辱
百端輸納未前如負重罪一年之中或至數四官中雖給

價直豈能補其瘡痍蓋是國家不為素備禍及生民伏望
聖慈委三司選差官并有行止心力司屬三五人別置一
司專管天下科率應副每年合要上供并軍須雜物先勘
會諸處見在數目置簿拘管如朝廷取索并外處奏乞之
時即先點檢見在物色支撥應副外將少數下諸處和買
亦大段減得令數仍於土產處許將二稅以納錢并場務
課利依市價取人戶情願折納不得抑勒據納到數目如
尚少闕六只就土產處置場收買如此百物有簡更無非
時科率其非土產之處自無煩撓國家大計須為經久豈
可逐度須索技行誅求蘇息萬民無切於此如九臣所奏
即乞特降勅命指揮

奏乞兩府兼判

臣謹按三代之制皆立三公建六卿太公周公召公周之三公也以論道經邦為師傅又天官冢宰掌邦治地官司徒掌邦教春官司空掌邦禮夏官司馬掌邦政秋官司寇掌邦禁冬官司空掌邦土此周之六卿也各帥其屬以佐王理邦國大事後其長小事則專達亦以三公兼六卿之職取其重也周用此制而王道大興世祚綿久至八百年我國家有周之天下未能行周之制亦當約而申之以治天下則可卜長世之業矣今中書乃天官冢宰之任樞密院乃古夏官司馬之任其地官春官秋官冬官之職各散於羣有司皆無六卿之正又無三公兼領之重而兩府閒惟進擬差除多循資級評論賞罰各遵條例之外上不專三公論道之職下不專六卿佐王之業雖庶政不修天下

義上

廿三

不理咎將安歸臣請朝廷於百職中選其務之重者命輔臣兼領其細要體周之三公下兼其六卿法周之六卿各帥其屬以佐理邦國唐貞元中詔宰相齊映判兵部李勉判刑部劉滋判吏部崔造判戶部工部又嘗命宰相兼諸道鹽鐵轉運使是宰相下無其職以重其事也其不修舉者朝廷得以責之輔臣任責則庶政之弊可救天下之治可期惟陛下裁擇

一審官是京朝官所集之府固當區別善惡黜陟幽明使賢者知勸歲終書其一歲黜陟之數以何等功而進者幾人以何等罪而退者幾人各分其類具目進呈

一吏部派內銓條詔程式頗聞煩碎權勢之與孤寒優

便之與遠惡在乎均平惻隱方協至公况羣材所聚倚在銓品亦天官冢宰之任也臣請命輔臣兼判每至歲終書其一歲之黜陟以何等功而進者幾人以何等罪而退者幾人各分其類具目進呈一國子監又諸道郡學聚天下之士講議詩書服習禮樂長養賢俊為國器用此地官司徒之職也臣請命輔臣兼判以檢天下郡學每遇科場開日或有德行文學之士鄉里所推重者不以應舉不應舉許郡學士眾舉履行善狀詣所屬薦舉逐處官負更體量名實相副者保舉聞奏當議別行敦遣以勸天下之士

義上

廿四

一三司天下金穀之府今窘於財用經費以艱刻剝既深生靈重困宜疏通利源以救天下之弊此地官司徒之政也臣請命輔臣兼判此當今之急務每至歲終書其減省冗費之數增息財利之數蠲放困窮之數具目進呈

一司農寺管天下常平倉本欲凶歲用濟生民今逐處弛慢不為急務倉廩漸虛災傷無備赤子之命委于溝壑又勸農之政新須詔令其天下官負勸課勞績並合委本寺考校以聞此亦地官司徒之政也臣請命輔臣兼判每歲終以諸道常平倉增損之數并親民官勸課功狀之優者具目進呈一太常禮院用歷代之禮或不謹於典法隨時絲絃紀宴壞制度日隳太常寺用歷代之樂或八音失

序暢於大祀則神祇不享禍罰可召此春官宗伯之職朝廷之所重也臣請命輔臣兼判至歲終具禮樂有所損益或廢墜有所修舉畫一進呈

一三班院使臣數千人其品流至雜難於區別磨勘差違日有榮悴臣請命輔臣兼判常選可用於邊陲或可委以錢穀或可付以親民或可任以珍冠至歲終以所選人數具目進呈

一殿前馬步軍司控轄諸軍其體軍大更戍邊鄙要在均平揀擢材勇責其精當至於戰陣之法號令之要皆須服習此夏官司馬之政也臣請命輔臣兼判至每歲終以將校選擢之數軍旅服習之效具目進呈

一審刑大理寺評天下之法生死榮辱繫於筆下補及非辜怨動天地故二帝三王盡心此道即秋官司寇之政也臣請命輔臣兼判每至歲終具天下斷案中大辟流罪以特恩減放并法寺辨明出入數進呈

一刑部一司詳覆天下已斷文案凡天下訴冤之奏盡委刑部辯之此亦秋官司寇之政也今官屬寡弱與審刑大理寺勢不相敵豈敢盡行駁正故沈寃之人十無一雪臣請命輔臣兼判至每歲終具天下斷案詳覆到差失公事并辯雪過負冤人數進呈

右伏望聖慈各委輔臣兼判前件職司其創置新規更改

前弊官吏黜陟刑法輕重事有利害者並令兼判輔臣與奪其大體者別具奏呈令中書樞密院更從會議然後奏取勅裁其逐司常務即主判官負依舊兼行

再奏乞兩府兼判

臣昨上愚見乞詔兩地輔臣兼領要務蓋欲朝廷紀並舉以救因循之弊伏以三代命官以三公論道六卿分職按於書傳則三公兼卿事又漢以三公分部九卿唐以六尚書分部二十四司亦常命宰相兼領事任著於方冊我國家承五代破散之弊未能復三代漢唐之制事多權宜令中書是冢宰之任而四人或五人共司一職樞密院是大司馬之任六人或五人共司一職上不專三公論道之事下不兼六卿分治之業其六尚書九卿之位皆無正

官並是權假如三司審刑大理寺審官院流內銓司農寺之類是朝廷六官九卿之職而皆用人權知權判無一正官莫安其職臣到關數月間見審刑院梁適宗祁丁度三人權判其審官院經富弼王拱辰孫抃三人權判本曹盡非正官數易無定大臣又不任責豈是水圖今二虜至強四方多事兵戈未息財利已乏生民久困苛政未寬設有飢饉相仍盜寇競起將何以定天下可憂國家當令大臣各竭其力以持危墜之勢如欲復三公九卿六尚書之位則體大難舉卒不可定願陛下從臣前議且詔兩地輔臣兼領要務庶幾可濟陛下既能責兩地之職業大臣必能振百司之經紀紀備用則政令既行行政令既行則天下自理使吏安其職民樂其業雖有夷狄而中國明威彼不

敢輕雖有水旱而百姓富庶自不為亂然後社稷可久生靈無補臣非才多難今甘遠棄蒙陛下擢居輔列夙夜思報臣願為百司中領一取重難處如朝廷不以職業責於輔臣而向其私有過咎然後廢黜臣恐人人自全但求免過無補國家之政不為社稷之福臣無任再三冒昧懇切之至

進呈周朝三公六卿漢朝宰臣兼判事

周官

三公

太師天子所師法

太傅天子相

太保天子保安

茲惟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三公之官

不必備其惟其人者德之履之

六卿

天官卿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今中書之任也

地官卿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圻民

春官卿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夏官卿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今樞密院之任也

秋官卿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冬官卿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六卿各職各率其屬屬謂大夫也每屬六十官以倡九牧阜

成兆民以倡導九州教化歲終天子齋戒受諫諫謂

戒受質受平然後休老勞農饗食成歲事斷計制

國用

周禮大司徒職云二卿則公一人鄭注云三公者內與王詢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卿之教

周禮正義云三公下兼六卿

尚書孔安國注曰冢宰第一名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為之宗伯第三彤伯為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此

周時三公各兼一卿之職

漢制三公各兼一卿

太尉兩部太常衛尉光祿三卿

司徒兩部太僕鴻臚廷尉三卿

司空兩部宗正少府司農三卿

唐太宗朝宰臣兼職事

蕭瑀內外考績委之司會唐之高書省今之三司

高士廉攝太子少師特令掌選

杜如晦知選事

馬周為中書令兼右庶子

戴胄專掌選事

中宗朝宰臣崔湜與鄭愔同知選事

代宗朝宰臣元載領度支轉運使劉晏充度支鹽鐵諸道鑄錢等事使

德宗朝宰臣喬琳兼京畿觀察使竇參兼轉運使齊映兼判兵部李勉判刑部劉滋判吏部崔造判戶部

工部

文宗朝宰臣楊嗣復李珣同領諸道鹽鐵轉運使李珣

依舊判戶部鄭覃兼判國子祭酒

武宗朝宰臣杜琮判度支監鐵轉運使曹確充延資庫使

皇朝開寶中宰臣薛居正領淮南嶺南湖南等路都提

舉三司水陸發運司同列沈義倫兼荆南劔南等道都提舉三司水陸發運使

開拓輔臣兼領職任條目

三司司農寺

今戎事未息三司主天下大計而財力已困又司農寺管天下常平倉以備水旱賑救生民亦可替天下勸農之政今委輔臣一負兼掌重為經制取天下歲入之利并歲給之數較之有所不足則須專置農官以廣天地之利大變商法以行山海之

義上

二十九

貨每至歲終具天下減省冗費之目增息財用之法蠲放困窮之數并常平倉增收賑發之數及取天下官吏勸農課績之優者畫一進呈

羣牧司

今諸路騎兵絕未精強諸軍闕馬人多相與咨怨今委輔臣一負兼領專修馬政較之漢唐增葺苑監庶於多中選擇可得精強每至歲終具括買并滋息之數及揀選格盡筋骨必可帶甲衝突者方得均與諸軍

三班院

今三班使臣數千人品流至多難於區別今委輔臣一負兼領常切選擇可任邊陲或可擒寇盜或

可幹錢穀或可委親民每季具所選到人數進呈則人品自今用無不當

太常寺國子監

太常寺掌歷代禮樂上以奉天地宗廟次則正朝廷序人倫也國子監并天下學校是國家育材之府今委輔臣一負兼領以重其事每至歲終具禮樂損益之事并天下教育之數進呈

審官院流內銓

審官院流內銓是天下掄材之府今委輔臣一負兼領每至歲終具旌擢過京朝官若干黜陟過選人若干進呈

審刑大理寺刑部

經曰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天下之人生死榮辱繫於業下禍及非辜怨動天地刑部覆較天下已斷文案并天下訴冤之奏盡得辯正今委輔臣一負兼領以重其事每至歲終具天下斷過大辟徒流若干人并特恩寬減及法寺辯雪人數并刑部覆校過公案若干道辯正冤訟若干件進呈

奏乞令兩府詳議百官起請條貫如可經久即

令施行等事

令一月前而陳十事內重命令一月前而陳十事內重命

臣聞書曰慎乃出令出惟行律文諸被制書有兩施行而違者徒二年失錯者杖一百又監臨主司受財而枉法者十五疋絞蓋先王重其法令使無敢動搖將以行天

下之政也。今觀國家每降宣勅條貫煩而無信，輕而弗上失其威，下受其弊。蓋由朝廷近來百官起請率爾頒行，既昧經常，即時更改，此煩而無信之驗矣。又海行條貫雖是，故違皆從失坐，全乖律意，致壞大法，此輕而弗稟之甚矣。臣請特降詔書，令後百官起請條貫，令中書樞密院看詳會議，必可經久，方得施行。如事干刑名者，更於審刑大理寺勾明會法律官，負責參詳其起請內有能合律意，可以久行者，委中書將起請之詞刪去餘冗，裁為制勅。然後頒行天下，必期遵守。其衝改條貫，並令繳納，免致錯亂。誤有施行，仍望別降勅命。今後逐處當職官吏，親被制書及到職後，所受條貫敢違者，不以海行並從違制，徒二年。未到職以前，所降條貫失於檢用，情非故違者，並從本條失

義上

三十一

奏議葬荆王

昨日奉聖旨，令中書熟議荆王葬事。臣謂此議有三其一日：年歲不利。此陰陽之說也。其二：財用方困。此有司之憂也。其三：京西寇盜之後，不可更有搔擾。此憂民之故也。臣又別有四議：乞陛下擇之。其一：曰諸侯五月而葬，是自古不易之典。今年歲不利之說，非聖人之法言也。其二：曰天下財利雖困，豈不能葬一皇妹耶？陛下常以荆王是太宗愛子，真宗愛弟，雖諫忤多端，陛下仁聖力能保全

使得令終，豈忍送葬之際，却惜財利而廢典禮，使不得及時而葬，恐未副太宗真宗之意。臣為陛下惜之，豈不防天下之切議哉？更乞檢會先朝諸王之薨，究有無權厝之者。其三：曰自來敕葬多，是投生事端，呼索無算。臣請特傳聖旨，令宋祁、王守忠、與三司使副，并禮官聚議，合要物色務從簡儉。畫一聞奏，與降敕命，依所定事件，應副更不得於敕外投生事，節枉費官物，仍出聖意，特賜內藏庫錢帛若干，備葬事。使三司易為應副，如此則陛下孝德無虧，光于史冊。其四：曰自來勅葬枉費太多，半道路供應，民不聊生。臣請特降嚴旨，荆王二子并左右五七人送葬外，其餘婦人合存合放，便與處分，更不令前去。自然道路易為供頓，大減冗費，既減得費耗，又存得典禮。此國家之正體也。乞聖慈從長處分。臣待罪政府，不敢不盡

義上

三十二

奏議許懷德老遣

臣竊見許懷德在延州為不進兵擊賊，及軍民虛驚拋棄，隨軍糧草遂送，永興勘劾該赦，釋放秦州部署。近又西賊侵邊，破蕩却熟戶一千帳，不能保護，即令重行朝典，以其在邊無效，降充永興部署。郭承佑降，知相州為轉運使，糾奏充此。京都部署此二人，一面責降，一面遷轉天下，聞之是朝廷賞罰顛倒，取笑四方。何以激勸勳臣，何以鑒戒惰將？如王信狄青實有武勇，堪任管軍，亦恐未有大功，遷轉太速。祖宗朝任用邊將，賞賜至厚，使用度充足，委信至重，使生殺在己，惟惜官職不令滿志，恐有懈惰，不思立功。實前王馭將之術也。又朝廷曾降詔，兩關都虞候等更不

循轉候有邊功除授今却不回功勞衝改此詔而今後國家之命全無信矣惟用兵命將之令尤要取信繫之安危與其它猶令不同如須合轉起亦惟過郊禮使作詠思方可進爵願陛下再三思之仍乞丁寧指揮兩府今後議論賞罰不可輕易須是有所激勸不招旁議方可施行臣謂國家承五代之弊賴祖宗威德陛下仁聖保守四海久無禍難今四夷已動百姓已困倉庫已虛兵旅已驕國家安免實未可保惟賞罰之柄駕馭天下如賞罰頻失將何以保太平之業臣切懇之願陛下裁擇

奏重定巨僚奏薦子弟親戚恩澤事

宰相使相舊制子除將作監丞弟兄孫姪並授太祝奉禮

今後親弟兄孫姪并其親尊屬依舊制其餘親屬並

等弟與試銜

樞密使參知政事樞密副使舊制子除太祝奉禮弟兄姪并弟守祕校

今後子孫并其親尊屬並依舊制其餘親屬並與試銜

僕射尚書舊制子除守祕校弟兄孫姪並授京主簿

今後子孫并其親尊屬依舊制其餘親屬並與試銜

三司使翰林學士侍讀侍講學士龍圖閣樞密直學士丞

郎舊制子除正字弟兄孫姪並授京主簿

今後子依舊制其親尊屬授主簿其餘親屬並等弟與試銜并齋郎

給諫舍人龍圖閣直學士知制誥大卿監龍圖天章閣待

制三司副使知雜舊制子與京主簿弟兄孫姪並授試銜

今後長子除京主簿其餘親屬並與試銜并齋郎

正郎至帶館職負外郎遇南郊大禮合奏薦親屬者若降

在監當不得陳乞曾犯正入贓罪至追官該恩叙用後來

累官正郎者只得奏蔭子孫一名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

遇南郊大禮內有正郎帶館職負外郎自合奏薦外餘並

須於郊禮日前到任一年者方得奏薦親屬

一已上臣僚奏薦子孫親屬內長子長孫皆不拘年甲

雖本非長子長孫見在居長者亦是諸子諸孫須年十五以上弟姪等

並須二十以上方得奏薦所奏親屬並須在五服內

者如虛增年甲并妄冒服紀並以上書詎不實論其

合奏異姓之時即不問服紀應曾奏得子孫恩澤後

其子孫亡歿本官別無孫食祿者並許再奏子孫親

屬一名更不拘年甲

一應奏蔭選人年二十五以上遇南郊大禮限半年內

許令赴銓投狀差兩制以上官三負於尚書省鎖院

置封弥謄錄司考試內習辭業試一場或論一首或

詩賦各一首詞理可采不犯不考式者為及格與於

選注官習經業者春秋禮記毛詩周易尚書逐人各

專一經並兼習律文試一場墨義十道只問正文不

問註疏五通者為及格與放選注官剥落者且守選

限經三度試不中者選限滿日與司士參軍內有京

朝官三人同罪保舉有行止堪守官者注遠地判官

業紕繆對義不及格更不理選限

一奏蔭京官俸年及二十五每年春一度赴國子監投狀考兩制已上官三負於太學鎖院依選人考試內及格者方與差遣准兩任無私罪有本路轉運提刑知州通判三人同罪保舉即入親民經三度試不及格者如有三人朝臣同罪保舉有行止可以差任者與小處監當候兩任無私罪本路轉運提刑知州通判五人同罪保舉方得親民其不赴程試又無上件官舉并雖曾三度就試詞業紕繆對義不及格者未得差使如却願班行者與等第安排

奏重定職田頃畝

州職田

長吏

義上

三十五

大藩府二十頃

節鎮十五頃

防團以下州軍十頃

小軍監七頃

通判

大藩府八頃

節鎮七頃

防團以下州軍六頃

幕職官

大藩府判官五頃

節鎮判官四頃餘並

防團以下州軍監判官三頃五

縣職田

令

萬戶以上六頃

五千戶以上各五頃

不滿五千戶並四頃

簿尉

萬戶以上三頃

五千戶以上各一頃

不滿五千戶並兩頃

發運轉運使比節鎮長吏

武官職田

部署頃畝比節鎮長吏

鈐轄比防團州長吏

路分都監比節鎮通判

都監比大藩府判官

監押比節鎮判官

州軍監當官負使且職田不得過本處職官之數在縣鎮

監當不得過簿尉之數

義上

三十六

錄事參軍比本州判官判司比倚郭縣簿尉

一無職田處及有職田而頃畝少處并元標得山石積

潦之地不可耕植者限三年內檢括官荒田并戶絕

地土及五年以上逃田支撥添換其係官莊田見有

人戶出納租課者不得一例支撥如逐縣職田比今

來所定頃畝數目不足即據見在重與上下眾官等

第均分如地內有桑棗蔬果之利者即以兩收宜利

約度比附逐處地利折充職田頃畝其田許逐廳自

差公人勾當并招置客戶每頃占客不得過三戶即

不得令州縣差人勾當及招客戶或遇灾傷並令檢

灾傷官負依例檢覆的實令數減放子例如逐處官

貪為忌減下職田子利却一例不肯收接人戶灾傷
詞狀者並從違制定斷其本官職田上見收子利盡
底納官如將地土影庇令免却合入差徭及抑配虛
作租佃令出課利入己者並以受所監臨財物贓罪
論所差勾當人亦行嚴斷仍令提點刑獄司專切覺
察轄下官負職田欺弊犯者盡時勘鞠施行內情理
頗重失於覺察者本司官負當議勘劾各降差遣或
有談說不盡事理仰逐處起請聞奏

奏重定臣僚轉官及差遣體例

一今後兩地臣僚非有勲德善狀即不得非時進秩或非
次罷免者仍不以轉官帶職為例

一兩省以上自來四年勘會轉官今後並具履歷取旨

義二

三十七

一舊制京朝官三周年磨勘私罪并曾降差遣者四周年
賊罪者五周年今後內外差遣京朝官無賊私罪者
依舊三周年磨勘磨勘年限內犯私罪并公罪曾降
差遣者四周年有入已賊罪者五周年每遇磨勘仰
審官院先具元犯情理入已不入已因依輕重并今
度磨勘年限內有無勞績及舉主人數進呈取旨如
經兩度取旨磨勘各有勞績及有同罪舉主三人以
上又無私過者即依常例三周年磨勘更不先取自
其到闕守候差遣人於指射路今內未有闕以前并
受差遣以後待闕及得替赴任公程月日水路計綱並
許通計磨勘如守候差遣人於元指射合入路今內
有闕不就則將守候差遣半年後月日并假限外及

得替赴任公程外住滯日數並不得理入磨勘之限
一今後京朝官上章陳乞并於中書審官院求就在京差
遣者此後各並五周年磨勘所有前後資考即許通
計如因省府等處保舉及准條貫差入在京勾當者
依舊三周年磨勘即不得保舉及選差見任兩地并
大兩省以上及省府臺諫官有服紀親屬入在京差
遣

一已上差遣京朝官并陳乞在京勾當京朝官自降勅以
前轉官及一周年者將來且依舊制年限磨勘一次
其已得在京差遣未曾勾當却求外任者並聽

一今後文武臣僚善政異績可為眾範或勸課農耕厚獲
美利或差鞠獄累雪冤枉或在京監當庫務能革大

四十一

義上

三十八

弊因省得錢物萬數多者委兩屬保明聞奏量事跡
大小特與改官不隔磨勘或陞陟差遣其幕職州縣
官未該磨勘而有上項勞效者亦與比類升擢如保
明不實以上書詐不實論

一朝官轉至負外郎須自任陞朝官後有安撫轉運使提
點刑獄或清望官共五人同罪保舉并三周年內無
私罪者方得磨勘負外郎轉至正郎須自任負外郎
後有上項官五人同罪保舉并三周年內無私罪方
得磨勘已上如舉主不足五周年無公私過犯者亦
與磨勘郎中轉少卿監亦依此施行少卿監轉大卿
監并轉諫議大夫並取聖選指揮

一今後京朝官幕職州縣官到審官院流內銓差注日仰

銓院體量如有事狀猥濫老疾愚昧之人不稱事任
並別取自本司不舉仰御史臺彈劾

奏乞於陝西河東沿邊行贖法

臣竊見陝西河東邊計不足遂鑄鐵錢以助軍費而民多
盜鑄日犯極典為法之弊久將不堪臣觀舜典曰金作贖
刑又呂刑曰五刑不簡正于五罰注謂不應五刑當是虞
舜周公皆用贖法孔子刪書垂于後世明其可行之法也
歷代嘗行今久不用人或疑之臣欲乞且於陝西河東沿
邊次邊州軍行之候戎事稍息官不闕用則別從朝旨今
具條如後

舜典曰金作贖刑金黃金誤而入刑由金以贖罪

呂刑曰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不簡核謂不應五刑當正五罰出金贖罪五罰

不服正于五過不服不應罰也正於五過從赦免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劓辟疑赦其罰惟倍剕辟疑赦其

罰倍差官辟疑赦其罰六百鍰大辟疑赦其罰千

鍰

漢惠帝民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今民出買爵之錢一級直錢二十凡

為六

文帝輸粟縣官得以除罪

武帝令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

梁高祖詔依周漢舊典有罪入贖外詳為條格以時奏

聞

齊武時以尚書令王亮侍中王瑩僕射沈約等參定利

書其制刑為十五等之差棄市以上為死罪梟其

首其次棄形二歲已上為耐罪言各隨伎能而任
使之也有髡鉗五歲刑笞三百收贖絹男子六百

疋又有四歲刑男子四疋又有三歲刑男子

三十六疋又有二歲刑男子二十四疋罰金一兩

已上為贖罪贖死者金二斤男子十六疋贖髡鉗

五歲刑笞二百者金一斤十二兩男子十四疋贖

四歲刑者金一斤八兩男子十二疋贖三歲刑者

金一斤四兩男子十疋贖二歲刑者金一斤男子

八疋罰金十二兩者男子六疋罰金八兩者男子

四疋罰金四兩者男子二疋罰金二兩者男子一

疋罰金一兩者男子二丈女子各半之五刑不簡

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以贖論故為此十

五等之差

一徒以上罪不贖

一杖以下罪依下項

一侵損於人者皆不贖侵謂侵財物損謂傷折於人

一兵士公人不贖內公人不因公事私自失誤者亦聽贖

一為盜并造詐偽及誣告論不干已事者皆不贖

一捕捉賊盜公人違限等罪不贖

一興販私茶監醞賣私酒并賭博人並不贖

一兩犯罪新條該贖至第三犯者不贖

一眾人共犯一事合贖富貴不均者不贖內有物力願

與眾人納罰錢者即皆聽贖造意人不以貧富不

贖

一軍人百姓同犯一事者不贖

一應有蔭并老小疾患之類但舊條合贖者並依舊法

每斤納錢一百二十文足

一舊條不該贖而今得贖者並取情願之人其銅每斤

納錢一貫二百文足亦許以粟帛依時價折納其

錢無物贖納者自依常法區分

一逐縣典押保舉有行止會筆札曹司一名赴本州法

司習學法律委本州長吏以下聚廳試驗稍通刑

名義理即放歸本縣充法司候三周年檢斷無失

者與轉一資有失誤無贖私者五年與轉一資

一兩斷贖刑失錯者官吏各準其罪不以失減官典受

贓者並以枉法贓論

義上

四十一

奏災異後合行四事

臣近日屢聞德音以災異數見畏天罪已此實聖帝明王

至仁之體也天下幸甚幸甚昨日宰臣等再奉聖旨不須

謝過但自行事此又濟時責實之要也臣等敢不惶恐思

竭誠志以副宵旰之意臣觀自古國家皆有災異但感德

善政及於天下人不敢怨叛則雖有災異而無禍變也如

其德衰政暴兆民怨叛故災異之出多成禍變也陛下今

既畏天之戒上憂宗社下憂生靈固已得堯湯之心矣如

更行堯湯之事使天下受賜其有災異適足增陛下之威

德臣待罪輔臣經年無狀四方多事未敢引退思負君親

擢用之意臣竊觀自祥符年後以至今日火不炎上之災

已十數度又累有地震之異今夏蝗秋潦人多妖言雖陛

下修德罪已自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而念及生民若不遑

處臣請行此數事少助陛下救生民之萬一惟聖心裁擇

一委天下按察使省視官吏老耄者罷之貪濁者劾之

昏懦者逐之是能去謬吏而糾慢政也至於激勸

善政之術即未著明其官吏中有畏上位之威希

意望進或矯修廉節而爭為猛政求集事之名者

務為暴斂求盡公之稱者專用深文政尚虛聲人

受實弊資產竭於科率舉動觸於刑憲生民困苦

善人嗟痛此天下怨叛之本也秦以天下怨叛而

亡漢以救秦之弊而興臣請詔諸路按察官除常

程糾察舉薦外於轄下知州知縣縣令中別選潔

已愛民顯有善政得百姓心如倚父母者各具有

義上

四十二

的實事狀舉三兩人特與改官再任或陞陟委用

如此則天下官吏知陛下憂赤子之心各務愛民

求理不為苛政足以息生民之怨叛也如所舉不

實仰御史臺彈奏當議重行貶黜今別進呈唐時

選刺史縣令條目便乞附施行

一天下官吏明賢者絕少愚暗者至多民訟不能辨吏

姦不能防聽斷十事差失者五六轉運使提點刑

獄但采其虛聲豈能徧閱其實故刑罰不中曰有

枉濫其奏按于朝廷者千百事一二事耳其奏

到按牘下審刑大理寺又只據案文不察情實惟

務盡法豈恤非辜或無正條則引謬例一斷之後

雖冤莫伸或能理雪百無一二其間死生榮辱傷

人之情實損和氣者多矣古者一刑不當而三年大旱著於史策以戒來代非虛言也況天下枉濫之法寧不台穴沴之應耶臣請詔天下按察官專切體量州縣長吏及刑獄法官有用法枉曲侵害良善者具事狀奏聞俟到朝廷詳其情理別行降黜其審刑大理寺乞選輔臣一員兼領以慎重天下之法令檢尋自來斷案及舊例削其謬誤可存留者著為例冊

一今諸道常平倉司農寺管轄官小權輕主張不逮逐處提點刑獄多不舉職盡被州府借出常平倉錢本使用致不能及時聚糴每有灾沴及其遣使安撫雖民委溝壑而倉廩空虛無所振發徒有安撫之名且無救恤之實又國家養民之政本尚務農

因民之利而利之則朝廷不勞心而民自養之矣臣請選輔臣一員兼領司農寺力主天下常平倉使時聚糴以防灾沴并詔諸路提點刑獄今後得替上殿並先進呈本路常平倉斛斛數目方得別奏公事移任者亦須依此發奏後方得起離仰司農寺常切糾舉及委輔臣等速定勸農賞罰條約頒行天下

一天下茶鹽出於山海是天地之利以養萬民也近古以來官禁其源人多犯法今又絕商旅之路官自行販困于運置其民庶私販者徒流兵稍盜取者絞配歲有千萬人罹此刑禍是有司與民爭利作

為此制皆非先王之法也及以官販之利較其商旅則增息非多而固護之弊未能革者俟陛下之睿斷爾臣請詔天下茶鹽之法盡使行商以去苛刻之刑以息運置之勞以取長久之利此亦助陛下修德省刑之萬一也

奏贖法等三事

臣數日前面奏三代帝王子孫懸遠蓋由積德之深臣請陛下日修至仁之德下及民庶以感動天地此聖嗣無疆之本也今有劄子三道進呈內一道為議贖法事即乞降出

臣近親詔旨令御史臺審刑院大理寺修編勅所同議贖刑此陛下至德深仁被于億姓天下幸甚今諫官孫甫上言乞令大臣定奪施行臣欲乞特降聖旨令中書樞密院同與見議官負疾速定奪聞奏仍乞且贖杖罪已下情理輕者所貴易行取進止

臣聞唐武德九年八月十八日詔曰觀省宮掖其數寔多閹茲深閉久離親族一時減省各從娶娉自是宮中前後所出三千餘人又正觀二年十月二日太宗謂侍臣曰婦人幽閉深宮情實可憫隋氏末年求採無已此皆竭人財力朕所不取掃灑之餘更何所用於是命尚書右丞戴胄給事中杜正倫於掖庭西門揀出之臣不知今來宮中人數幾多或供使有餘宜降詔旨特令減放以遂物性又省冗費亦人君盛德之事可以感動天意

卷上

范文正公政府奏議下

邊事

奏陝西河北攻守等策

臣蒙聖恩非次獎擢待罪兩府日夜憂迫恐負陛下委用之意臣等誠無所長但塞下初還粗知邊事不敢有隱臣等聞三代以還皆有戎狄之患以至侵陵中國被于渭洛齊晉逐之於前秦漢驅之於後中原始清人倫乃叙逮于西晉之弱羣胡獨夏天寶之末石晉之際中國不幸皆罹其害自周世宗北征之後雖疆土未復夷夏稍分我祖宗奕世修備大庇生民今西北二方復相交構夾困中國元昊率先叛命兵犯延安次犯鎮戎殺傷軍民曾無虛歲中國之兵討伐未利而此虜舉十萬眾謂元昊是舅甥之邦責中國不當稱兵此交構之跡更何疑哉國家以生民之故增物帛以續盟好彼既獲利方肯旋師今乘西夏通順之議又欲主盟邀功自尊大元昊屢戰勝且倚此戎事勢雖求通順實欲息肩亦如此戎大獲厚利俟其物力稍豐可以舉眾則必長驅深入有吞并關輔之志何以知之昨定川之戰我師不利彼作偽詔誘脅邊人欲定關中其謀不細蓋漢多叛人陷於窮漠衣食嗜好皆不如意必以符堅劉元海元魏故事日夜游說元昊使其非獨元昊志在侵漢實漢之叛人日夜為賊之謀也朝廷若從其通順則此戎邀功自為主盟下視中國要求無厭多方困我而終於用兵矣若拒絕其意則元昊今秋必復大舉此虜亦必遣使問我拒絕元昊之故或便稱兵塞外張勢脅我國家

至時寧不疑懼必於陝西選將抽兵移于河北未戰而西陲已虛元昊乘虛而來必得志於關輔此二虜交構之勢何以禦之臣等思度是和與不和俱為大患然則為今之謀者莫若擇師練兵處置邊事日夜計略為用武之策以和好為權宜以戰守為實事彼知我有謀有備不敢輕舉則盟約可久矣如不我知輕負盟約我則乘彼之驕可因可擊未必能為中國患也臣等請畫一言之

一和策

臣觀西戎蓄禍積有歲年德明在時已聞僭擬元昊方壯遂肆凶驕外倚此戎內凌中國屢戰屢勝未嘗挫衄而乃輒求通順實圖休息所獲者大利所屈者虛稱然猶干請多端姦謀未測國家以生靈為念不可不納如唐高祖太宗應天順人百戰百勝猶屈於突厥當戎王始亡為之舉哀廢朝三日遣百寮詣館弔其來使其屈禮之甚也太宗騎六騎於渭上見頡利與語復親與之盟頡利既退左右勸擊之太宗謂我擊彼敗懼而修德後患必深乃周旋俯就使之驕急一旦遣李靖擒之威振四極此威王之謀也陛下如唐高祖太宗隆禮敦信以盟好為權宜選將練兵以攻守為實事彼不肯盟我則撫納無倦彼將負德我則攻守皆宜如此則結好之策未有失也

二陝西守策

元昊自來通順之時歲受恩賜朝廷撫納甚厚未嘗有失尚猶時擾邊境殺戮將吏暨叛命以來累次大舉曾無沮敗乃求通順實蓄陰謀非屈伏之志也朝廷若以權宜許

之更當嚴

西久屯大兵供費殫竭減兵則守

備不足不減則物力已困臣等請緣邊城寨愈加繕完使戎虜之心無所窺伺又久守之計須用土兵各諳山川多習戰鬪比之東兵戰守功倍然緣邊次邊土兵數少分守不足更當於要便城寨招置土兵若近裏土兵願改隸邊寨者即遷其家而團集之況昨來慶州創起大順城欲置振武保捷兵兩指揮仍於永興華耀土兵中名其願守塞者而應募甚眾何則關內諸州土兵多在邊上或得代歸營而數月之間復出遠戍豈徒星霜之苦極傷骨肉之恩征夫不保其家離婦頗多犯法人情不免久則怨起如得併遷其家於緣邊住營更免出軍父母妻子樂於完聚戰則相救守則相安或謂若土兵携家居于塞下則全令請

給其實尤多不然土兵月給差少又素號精強使之戍邊於東兵數復可減然於逐路漸為增益二年已來方能整習固非一朝可驟改也又陝西新刺保捷土兵其中尪弱不堪戰陳者宜沙汰之使歸于田畝既省軍費復增農力然後東兵三令中一分屯邊以助土兵之勢一分移入次邊或屯關輔以息饋餉之困一分歸京師以嚴禁衛之防彼如納款未變則東兵三令中更可減退又緣邊無稅之地所招弓箭手必使聚居險要每一兩指揮共修一堡以完其家與城寨相應彼戎小至則使屬戶蓄兵暨弓箭手與諸寨土兵共力禦捍彼戎大舉則二旬之前必聞舉集我之次邊軍馬盡可勾呼駐於堅城以待敵之進退緣邊山峻重複被之重兵必循大川而行先求疾速俟其得勝

使我師沮而不出方敢散兵虜掠過越險阻更無顧慮我若持重不戰則彼之重兵行川路中糧草無所給牛羊無所獲不數日人馬困弊彼之重兵更不敢越險又未能決勝必不得已而散兵虜掠我於山谷村落中伏精銳以待之彼散掠之兵輕而窻弱可擊可逐使散無所掠聚不得戰欲長驅深入我則使諸將出奇以躡其後欲全師以歸我則使諸城出兵以乘其弊彼將進而有禍不三兩舉勢必敗亡此守策之要也

三陝西攻策

元昊巢穴實在河外河外之兵懦而罕戰惟橫山一帶蕃部東至麟府西至原渭二千餘里人馬精勁慣習戰鬪與漢界相附每大舉入寇必為前鋒故西戎以山界蕃部為強兵漢家以山界屬戶及弓箭為善戰以此觀之各以邊人為強理固明矣所以秦漢驅逐西戎必先得山界彼則遠遁然後以河為限寇不深入儻元昊歸款則請假和策以待之如未通順或順而翻覆則有可攻之策非窮兵黷武角勝於絕漠之外也臣等嘗計陝西四路之兵揔數幾三十萬非不多也然各守城寨故每歲戰兵大率不過二萬餘人坐食芻糧不敢舉動歲設備常如寇至不知賊人之謀果犯何路賊界則不然種落散居衣食自給忽爾點集併攻一路故犬羊之衆動號十餘萬人以我今散之兵拒彼專一之勢眾寡不敵遂及放散且彼為客當勞而返逸我為主當逸而返勞我若復用此計彼勞我逸則取勝必矣臣等請於鄜延環慶涇原路各選將佐三五人

使臣一二十人步兵二萬騎兵三千以為三軍以新定陣法訓練歲餘俟其精勇然後觀賊之隙使三軍掠于橫山更進兵降者納質厚賞各令安土拒者併兵急擊必破其族假若鄙延一軍先出賊必大舉來應我則退守邊寨或據險要不與大戰不越旬日彼自困彼勢將潰歸則我環慶之軍復出焉彼若再圖集來拒王師則又有涇原之師乘閒而入使賊奔命不暇部落携怨則我兵勢自振如宥州綏州金湯白豹折薑等寨皆可就而城之其山界蕃部去元昊且遠求援不及又我以堅城據之以精兵臨之彼既樂其土復逼以威必須歸附以圖安全三五年間山界可以盡取此春秋時吳用三師破楚之策也元昊若失橫山之勢可謂斷其右臂矣矧漢唐之舊疆豈今日之生事也

四河北備策

臣等於陝西緣邊頗究利害而陳三策必可施用而國家禦戎之計在北為大臣等敢不經心且北戎久強在後唐日以兵四十萬送石高祖至洛陽立為天子而還遂與石晉為父子之邦邀求無厭晉不能支一旦釁起長驅南牧直抵京師虜石少主及當時公卿盡室而去幽燕遂陷為中原千古之恥尚未能雪國家以生靈之故與之結和將休兵養民有所待也及天下無事人人懷安不復有征戰之議前年北虜驟變詭謀稱兵燕薊有背盟之變割地之請國家倉卒無備難於用兵遂增重賂以續前好彼既獲利方肯投師今乘元昊通順之議又欲邀主盟之切其勢

愈重苟不大為之備禍未可量臣等固請朝廷力行七事以防大患一密為經略二再議兵屯三專於選將四急於教戰五訓練義勇六修京師外城七密定討伐之謀一密為經略者自河朔罷兵以來幾四十年州郡因循武事廢弛凡謀與葺則罪其引惹昨朝廷選差轉運使蓋欲草去舊弊預為之防然既有本職則日為冗事所嬰未暇周慮請選有材識近臣假以都轉運使之名暫往經畫使親視邊壘精究利害凡邊計未備者皆條上而更置之不出半年歸奏關下更令中書樞密院子細詢訪熟議經久之計若虜情驟變則我有以待之矣二再議兵屯者自來真定府定州高陽關今為三路其所轄兵馬未甚整齊乃有一州兵馬却屬兩路之處又未曉本路將來於何處控扼合

用重兵若干又甚處只宜固守合屯兵若干及三路互相應援次第須差近臣往彼密為經略方可預定法制臨時不至差失或事宜未動亦當相度兵馬合那減於何處駐泊使就芻糧以省邊費庶免先自匱乏至用兵之日重困生民三專於選將者委樞密院於閣門祇候使臣已上選人三班院使臣中選人殿前馬步軍司於軍旅中選人或有智略或有材武堪邊上試用者逐旋進呈據選到人數以籍記之俟本路有闕則從而差授如此則三二年間得人多矣四急於教戰者於陝西四路抽取曾押戰隊使臣十數人更授以新議八陣之法遣往河北閱習諸軍使各知奇正循環之術應敵無窮五訓練義勇者今河北所籍義勇雖約唐之府兵法制三時農務一時教戰然未建府

衛之官而法制不行號令不一須別選知州知縣縣令可治兵者并增置將校使人人各知軍中之法應敵可用斯則強兵制勝之本矣六修京師外城者後唐無備契丹一舉直陷洛陽石晉無備契丹一舉直陷京師故契丹之心于今驕慢必謂邊城堅而難攻京師坦而無備一朝稱兵必謀深入我以京師無備必促河朔重兵與之力戰戰或不勝則胡馬益驕更無顧慮直叩澶淵張犯關之勢至時遣使邀我欲以大河為界我既無備將何以禦從之不可拒之必難又振逼京師何以為計若京城堅完則戎河朔重兵不與之戰彼不能戰則無乘勢之氣欲謀深入則前有堅城後有重兵必將沮而自退退而不整則邀之可也是則修京城者非徒禦寇誠以伐深入之謀也漢惠帝時起六里內男女城長安二年而畢唐明皇時城長安九十年畢考法於古擇利于今京城之修蓋無疑矣然須二年成之則民不勞苦人不驚駭矣七密定討伐之謀者彼幽燕數州人本漢俗思漢之意子孫不忘太宗皇帝既克河東乘勝北討數州吏民望風請命惟幽州未破我軍虛驚班師以來歲月餘遠如天限其北無復輕議一昨盟好已搖安保其往當訓兵養馬密為方略以待其變未變則我不先舉變則我有後圖指彼數州決其收復使彼思漢之俗復漢吾民成太宗皇帝赫怒之志雪石晉千古之恥則陛下之切如天如日著于無窮矣

奏陝西河北畫一利害事

陝西八事

- 一相度緣邊城寨未堅牢處更加修完
- 二陝西諸州土兵內招額守寨者移為邊兵
- 三新刺保捷土兵內有羸弱不堪戰陣者減放歸農
- 四移減東兵入次邊州軍駐泊以就糧草有事宜則勾赴邊上
- 五緣邊弓箭手逐一兩指揮各築堡子居住
- 六逐路差人密切先相度下山川要害可控扼處并可伏兵之處
- 七逐路各選將佐三五人使臣一二十人步兵二萬騎兵三千以備攻戰
- 八相度下橫山一帶要害之地如進兵攻討則據險修寨以奪其地就降其眾

河北五事

- 一遣才臣權領河北轉運使密令經度邊事
- 二再議河北三路合屯兵去處
- 三委樞密院於閤門祇候以上選人三班院於使臣中選人逐十日或一月具選人數進呈
- 四於陝西抽揀戰隊使臣十數人授以新議八陣之法教習諸軍
- 五河北州縣專選知州知縣縣令可以治兵者教習義勇并增置將校

奏元昊求和兩爭疆界乞更不問

臣竊觀史籍見前代帝王與戎狄結和通好禮意甚重非志不高而力不足也蓋懼邊事不息困耗生民用兵久之

必生他變而為社稷之憂如漢高帝唐太宗身經百戰大服天下不敢驕武而屈事戎狄者正為此也及其國力強盛將帥得人則長驅破虜以雪天下之耻今此虜西戎合謀并力夾困中原西兵數年未能平定近方遣使往復以議通順而延州塞門并河東豐州之地舊有屬戶居之則為我利自元昊驅掠西去遂為隙地中國利害不繫於此今眾議須欲復得塞門以全疆土借如祖宗朝此陷易州西失靈夏及其和好皆略而不言耻以前失之醜而求無用之地也今西戎怯不足與爭但名體已順餘可假借以成和好然後重議邊事退移兵馬減省糧草須我生民勤我稼穡選將練士使國富民強以待四夷之變此帝王有道之術社稷無窮之富也如欲與戎狄理曲直決勝負以

義下

九

奏為陝西西路入中糧草及支移二稅

臣竊見陝西四路各屯重兵所入中糧草又無定數並支却京師錢帛久而行之府庫須竭又支移關輔二稅往邊上送納道路險阻百姓勞費亦已凋弊至於轉運司經畫財利應副邊上每年亦無定額縱使元昊納款未能頓解邊兵悠久何以支濟自來朝廷已差逐路經略兼計置糧草即未責事任伏望聖慈指揮更選差朝臣四人充陝西四路經略計置判官專管本路稅賦課利及圖回營田等事仍令三司將逐路軍馬并見在糧草數目約度今後每

年各計入中若干石於京師支給見錢比舊日十分中減下三令各陝西轉運司約度逐路稅賦課利數目外每年各令支助錢帛若干既糧草錢帛皆是定額自然各務省節須揀精銳養贍及將蕃部弓箭手相兼使用不更占冗兵既必邊入中有數必自那移軍馬入次邊及近裏州軍駐劄其四路經略計置判官便當知州差遣與本路經略使及知州軍等如能依此減省入中萬數及圖回財用不至虧誤即加獎擢此軍國之大計乞聖慈留意

奏論陝西兵馬利害

臣竊知陝西禁軍廂軍不下二十萬眾防秋在近必須養育訓練以期成功在乎豐以衣食使壯其力積以金帛示有厚賞牛酒以悅之律罰以威之如此則兵有鬪志將以

十

義下

十

增氣雖二十萬眾合為一心有守必堅有戰必強平寇之期臣可卜也若飢不足其食寒不足其衣出無壯力入無厚賞軍有退志將必喪氣雖二十萬眾或有二心守則不堅戰則不强平寇之期未可卜也於弓箭手民兵肯戰守之時事須賞勸兩用金帛誠須大備今陝西百姓已虛三軍未振或聞三說之法可以備邊以臣所見今推貨務商客纔有一百來名縱許於陝西河東路以三說入中即緣商客未多且可少助糧草而已若金銀錢帛則歲時之內必難充足臣所以請放行向南監客使客旅入納糧草并金銀錢帛數更有逐處富實之家不為商旅者必須以利勸之臣請逐處勸誘入納上件物色一件納及得萬數除給與向南未監交鈔外更與恩澤一萬貫者與上佐官三

萬貫者京官致仕如曾應舉到省與本科出身除家便官
頭班行安排或不就差遣者亦聽所貴防秋之期頗有邊
備乞朝廷速為大計使百姓樂輸三軍樂戰則夷狄不利
中外無憂山海之利何足以吝國家安危之計在聖心英
斷天下幸甚

奏陝西主帥帶押蕃落使

臣竊見環慶路熟戶蕃部約及二萬人內只蕃官一千餘
人各有請受每人惟有料錢亦無月糧衣賜所費少於養
贍長行兵士皆能辛苦熟於戰鬪如撫馭之閒恩威得所
大可防托邊界減得兵馬今來環州种世衡原州蔣偕撫
馭蕃部宥有畏愛緩急可以呼集使喚欲乞朝廷先授此
二人兼管轄蕃部使所貴激勸邊臣於熟戶用心專加統
領緩急使喚漸可減得成兵萬數其四路主帥亦令依舊
時節度並帶蕃部使

奏乞宣諭大臣定河東捍禦策

臣竊見契丹遣使來朝廷言欲西征今邊上探報皆稱契
丹大發兵馬討伐呆家族并夾山部落及稱亦與元昊兵
馬相殺又報元昊亦已點集左廂軍馬既是二國舉動大
兵必有大事以臣料之夾山等蕃部小族豈二國盡舉大
兵攻討此可疑一也又元昊自來惟倚契丹侵凌中原今
無大故何敢便與契丹相絕而舉兵相持此可疑二也自
古聖賢議論皆稱夷狄無信今朝廷便欲倚憑此可疑三
也前米契丹邀中國進納物帛欲屈伏朝廷元昊借號擾
邊屢擒將帥如盟信可保何至此今日之舉又可疑四也

河東地震數年占書亦主城陷今二國之兵萃於彼方此
又大可疑五也又邊上探得契丹遣使二道至南山靈化
軍岢嵐軍後面覲步谷口道路此又大疑六也設或二國
不守盟信卒然奔衝以數十萬眾乘不備而來河東軍馬
不多名將極少眾寡不敵誰敢決戰此大可憂一也契丹
素善攻城今探得點集床子弩并砲手皆攻城之具與昔
時不同況元昊界無城可攻如却入漢界併攻三兩城破
而屠之則其餘城乘風可下此大可憂二也萬一此度却
未奔衝以取中國之信使安於契丹可以保信必不入寇亦
三也今乞聖慈顧問大臣如契丹可以保信必不入寇亦
不與元昊連衝則乞今日同署一奏納於御前使中外安
靜不更憂疑也日或誤大事責有所歸如大臣不敢保信
則乞指揮大臣今日更不歸廳便畫捍禦之策抽何路軍
馬用何人將帥添若干錢帛據何處要害如此定策猶恐
後時不能當二虜之勢或更因循度日直俟大寇入境然
後為謀則河東一傾危逼宗社臣待罪兩府義當極論不
敢有隱繫聖斷處之

奏乞拒契丹所請絕元昊和約

臣竊見契丹來書謀事在邀功勢將構難還答之際尤宜
慎重

一書中言元昊於中國名體未順特為朝廷行征討其
邀功之意又大於前若許他此舉將來何以禮報
此一難也

一書中次言請朝廷絕元昊竊觀元昊所上書削號稱

臣名體頗順雖未為誠信苟遣人來納誓書朝廷何辭拒之元昊昨來納款尚不肯言契丹指蹤朝廷豈可言契丹之意以拒其和如無名而拒則我自失信而後契丹之請此二難也

一元昊於契丹從來未聞有不臣之狀或實於他邊界曾有相傷況是三二百戶彼亦自可問罪何故便要朝廷絕元昊進貢若朝廷因而後之苟元昊不日却謝過於契丹又納其請則與元昊依舊相連我與元昊怨隙轉大朝廷一失其守長四夷輕中國之心此三難也

一契丹今來逼朝廷絕元昊之款我若不敢違拒而遽從之將來契丹却稱元昊已謝過設盟更不討伐

却逼朝廷與元昊通和是朝廷已失所守豈能更抗契丹之辭此四難也

一朝廷若以契丹之故阻絕元昊大信一失將來却以何辭與他和約縱巧能設辭元昊豈肯以前來所許屈伏於朝廷必乘我之失大有呼索此五難也

一元昊或納誓書既不可阻今契丹所請或即阻之誠朝廷之所重也然契丹元昊本來連謀今日之情未可滿信臣請朝廷建禦捍之謀以待二虜不必求二虜真偽之情邊事如此恐誤大計不敢不言

奏為契丹請絕元昊進貢利害

臣竊見契丹來書稱朝廷曾請契丹止過元昊今聞名體未順遂舉兵討伐又請朝廷絕元昊進貢契丹安肯為朝

廷特舉大兵以討元昊此不可信一也若自與元昊有隙必行討伐其人使即合堅請阻絕元昊何却只問楊守素往來次第是無必討之意此不可信二也余靖等今有見虜主親信須指揮夏州令楊守素入南朝勾當必是動有關報今來虜使却言此朝並不知子細此不可信三也萬一契丹必有深隙須行討伐必堅要阻絕元昊豈暇問於南朝名體順不順顯是契丹虛稱為朝廷西征駐重兵於雲朔如元昊以誓書未立入寇河東亦是相為聲援得至則享厚利如元昊更不入寇納誓書于朝廷則契丹自為因行討伐使元昊入貢以此為功而駐兵雲朔以邀重報是契丹進退有利而俱為我害也臣謂朝廷今日答書則易將報必難而專於致略欲滿虜志則契丹大兵豈肯虛舉而善退願朝廷熟慮此是先且大議備邊之策然後遣使往來使虜知我有備無必勝之理則亦可以遏其邀功求報之心縱背盟好亦有以待之少減生靈之禍

奏乞將邊任官負三年滿日乞特轉一資

臣等竊見陝西河東沿邊州軍城寨主兵武臣并都監巡檢寨主監押等自來與諸虜武臣班行一例五年磨勘既勞逸不均又遷轉無別是致各圖優穩不就邊任以此將佐而下常患乏人況戰守之地責其死節若循常規將何以勸臣等欲乞朝廷別立條制應陝西河東沿邊州軍滿三周年者並與特轉一資不隔磨勘所貴邊上例各得人為經久之備

奏乞重定戰功賞格

臣等竊見用兵以來戰陣行賞逐處起請所見各異或謂須要首級或謂當錄陣前得力之人至於使臣軍負並不許手下人所獲今數亦與士卒一般校功是以人無適從軍害邊事臣等欲乞朝廷將元定賞格并諸處起請條貫重行定奪領下諸路所貴軍中知信第賞無差臣范仲淹

奏乞編錄緣邊部署司條貫宣勅事

臣等竊聞朝廷已議差官刪定天聖編勅所有諸路邊部署司前後承受宣勅條貫不少當用兵之際再合參詳兼慮諸處多有漏落臣等欲乞朝廷指揮諸路邊部署司令具錄前後宣勅條貫俟到亦令相度編錄如一司一務編勅之例須下逐處各令遵守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乞差新轉京官人充邊知縣事

臣等竊見陝西河東河北邊次邊州軍當用兵備寇之際逐縣令長尤要得人自來除合差京朝官外其餘並從銓司擬注別無選擇之法臣等欲乞特降指揮今後陝西河東河北邊次邊州軍三千戶已上縣令負關並差奏舉磨勘新轉京官人充填與當西川差遣所貴邊遠之地人受其賜亦使才俊之流諳練邊事他日選用不乏人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乞免關中支移二稅却乞於次邊入中斛

臣竊見陝西數年以來科率百端民力大困州縣督責不能存濟兵間軍為民患者是支移稅賦轉般斛赴延州保安軍山坡險惡一路食物草料常時踴貴人戶往彼輸

納比別路所貴三倍比本處州縣送納所費五倍害民若此實非久計臣等欲乞朝廷指揮都轉運司體量關輔今來災旱民力困乏如邊儲有備其二稅與免支移并邊上入中斛斛大段價高出却京師見錢銀絹萬數浩瀚亦令相度權於次邊州軍入中兩貴減得官中貴價既以邊有備則每遇事宜稍愒可以退那軍馬於次邊就食糧草既稍蘇民瘼又不誤軍期如此守邊庶為得策

奏乞許陝西四路經略司回易錢帛

臣等竊以西陲用兵以來邊所費錢帛萬數浩瀚官司屈乏未能充用其鄜延等四路帥臣雖有管本路糧草之名然轉運司終是本職故不敢專行計置若不委之經度即邊計常是不足臣等欲乞特降指揮下鄜延環慶涇原秦鳳路經略使司應本路州軍所管錢帛並許選差除廉幹使臣公人等任便回易其收到利錢明入省帳收附所有向當人等如能大段回易得利息委本司具數保明聞奏特與相度酬賞所貴有助軍費少紓民力

奏策試方略等人各與緣邊差遣事

臣等竊見河北陝西河東自來策試方略并南省特奏名受恩澤人或未該放選及不理選限者雖程試之下偶不及等或晚習邊事經歷艱苦或鄉曲有譽年未衰退若只假以虛名實恐多有遺滯況邊次邊小處判司簿尉并鎮寨中務場常是關官或於近裏差官往彼勾當到本處却關官負甚有廢事臣等欲乞特降指揮下河北陝西河東轉運司應本路策試方略并南省特奏名人得雜出身

試銜齋郎等未該放選及長司馬士文學助教等並不理
選限者如願入邊遠即相度年未衰老有心力行止向當
得事之人具保明申奏與注陝西沿邊次邊小處判司簿
尉內監權新置酒稅等場務者只與驛券更不支本官料
錢臣范仲淹韓琦

奏乞減武臣免提刑及令樞密院三班選人進

呈

今西北二方交困中原驍威如此國家禦得實在三邊不
惟戰將乏人其知州知軍并駐泊都監大寨寨主常要有
心力人向當方可主兵馬安緝蕃部嚴治城寨體探事機
今來諸路提點刑獄多占却心力使臣或邊上倉卒要人
終是怯懼不堪任使欲乞特降聖旨諸路提點刑獄除川

義下

十七

廣福建路依舊差文臣武職相兼外其餘路今只令文資
勾當却留武職揀選少壯有精神者並與三路邊上差遣
今慣習邊事或年甲雖高素有心力未至衰老者亦可充
邊上知州軍駐泊都監勾當頗濟事務如無精神心力則
是不材之人豈堪為按察之官澄清部下因此便可退入
閑慢差使庶免取笑四方仍乞委樞密院除選揀上項提
點刑獄使臣外更常切於武臣中選人及令三班院亦常
選人逐月一度具選到姓名聞奏引見與沿邊次邊差
遣兩貴邊上多得有精神心力之人既久於其事則漸增
膽勇緩急可用此乃養育將材禦備寇之要也至於川
廣荆湖近蠻之虞亦乞重選知州軍都巡檢等以鎮撫邊
界存活生民

奏乞揀選往邊上屯駐兵士

臣竊見去年以來自京差撥禁軍往陝西邊上屯戍內有
諸處鄉軍雇到經敗之人并向南諸處廂軍揀上添填逐
指揮內有弱小怯懦之人道路指笑及到邊上不堪披帶
教閱虛破禁軍諸般請受支賜今來又差發兵士五千人
往秦州添屯并續有諸軍發往邊上替換欲乞指揮下殿
前馬步軍司應在京及畿內諸軍今來并向去合起發往
邊上兵士並須逐指揮依次勾來本司子細揀選下小弱
不堪披帶之人更不令發往邊上其揀下小弱人數內充
係在京諸司庫務并外路廂軍如却願歸本處舊指揮者
並令送還內有身材比舊等樣小三兩指却少壯得力者
即不得送下所有年老病患之人即等第與剩員安排其

義下

十六

逐指揮人負年老疾患不得力者亦便揀選別與安排却
於本指揮向下人負十將內揀選得功并武藝高強人升
一兩資權管勾當俟轉負日依本資施行如本指揮人負
十將內無可選揀即於以次指揮內選揀今權管補填勾
當兩貴在路便有幹了軍負部轄各得齊整不至依前作
過其兩差兵士本營在外州軍府者即委逐處長吏都監
監押依此揀選起發仍乞指揮諸路部署司將去年秋後
差到屯駐駐泊并今後差到兵士並依此揀選施行訖逐
旋開坐聞奏兩定武藝高強須以弓弩
別定斗力及射親格式

奏乞揀選邊年高病患軍負

臣等竊見用兵之虞諸軍內若有指揮使負窳得力則不
唯訓練齊整兼臨陣之時各能將領其下士卒方肯用命

若人負不甚得力則向下兵士例各驕惰不受指蹤多致
退敗顯是軍氣強弱繫於將校今來邊上諸軍人負甚有
年老病患全不得力之人兼更有見闕人數不少若不早
行選擇則恐將來依前悞事臣等欲乞朝廷於都知押班
及近上內臣內選差諳歷邊事者三員內二員往陝西路
一員往河東路計會逐處經略部署司勾集管下屯駐駐
泊就糧諸軍人負司共揀選如內有年高脚手沉重并疾
患羸弱不堪披帶及愚慙全無精神不能部轄者並開坐
申奏內屯駐泊人負一面發遣赴闕別與安排所有就
糧指揮人負即更於逐人名下各令指射願管廂軍去處
聞奏仍勒在本營聽候朝旨候揀選畢即據指揮見闕人
數便於諸軍十將以上揀選曾有功勞者并武藝高強得

力之人升一兩資給帖權管候將來轉負却依本資叙還
所貴將校得人士卒增氣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乞於散直等處揀有武勇心力人

臣竊知散直并下班殿侍內甚有經歷與得辛苦之人可
以邊上使喚乞特降指揮下殿前司於散直下班殿侍內
揀選或有心力並具姓名聞奏當議再行揀選內曾有過
犯人如武勇出倫亦別具姓名聞奏本班人員不得抑遏
漏落當行勘斷其揀到人數別令等第內上等人及識文
字者差在闕人負處權管勾當三周年無過犯得力者令
逐處保明奏取旨使與轉三班差遣權管與依轉負例遞
遷安排有功勞者特行升擢大段勝於年老轉負之人有
誤戰敵緣西此事大常須先選人在軍中使喚以備邊事

薦舉

奏為薦胡瑗李觀充學官

臣聞臣之至忠莫先於舉士君之威德莫大於求賢泰通
之朝豈敢隱默且竊見前密州觀察推官胡瑗志窮墳典
力行禮義見在湖州郡學教授聚徒百餘人不惟講論經
旨著撰詞業而常教以孝弟習以禮法人人嚮善聞里歎
伏此實助陛下之聲教為一代美事伏望聖慈特加恩獎
升之太學可為師法又建昌軍應茂才異等李觀上園之
秀實負文學著平土書明堂圖鴻儒碩學見之欽愛講貫
六經莫不贍通求於多士頗出倫輩搜賢之日可遺於草
澤無補風化伏望聖慈特令敦遣近於庠序仍索所著文
字進呈則見非常儒之學取進止

奏邊上得力材武將佐等第姓名事

臣等在邊上體量得材武可用將佐人數如後

第一等涇原路部署伏青有度量勇果能識機變

鄜延部署王信忠勇敢戰身先士卒

環慶路權鈐轄知環州种世衡足機略善撫馭得蕃
漢人情

環慶路鈐轄范全武力過人臨戰有勇

第二等鄜延路都監周美諳練邊情及有武勇其人累
有功勞

知保州安軍劉拯有機智膽勇性亦沈審

秦鳳路都監謝雲行勇力有機今之驍將

延州西路巡檢使葛宗古弓馬精強復有膽勇其人
近聞

本路有賊私事發斷
連日乞別取聖旨

廊延路都監譚嘉震勇而有知戰守可用

涇原路都監黃士寧剛而有勇可當一隊

廊延路鈐轄任守信能訓練有機智

涇原路都監許選訓練嚴整能得衆情

秦鳳路鈐轄安俊勇而有辯倉卒可使

環慶路都監張建侯知書戢下可當軍陣

廊延路都監張宗武精於訓練可備偏裨

數內劉拯張建侯張宗武雖曾改轉一資比諸將未至優異臣等今同罪舉保比三人乞各轉兩資及移易差遣

再奏乞蔣偕轉官知原州

臣等竊見涇原路西北有鎮戎軍并山外城寨及東北有

原州寂逼賊界又原州管下有明珠滅敵康奴等蕃部常

與西賊相連作過家為強惡若原州一面鎮靜則本路只

禦捍西北一路易為兵力所以原州須要用心官實在彼

昨來臣某為親朝廷降勅差此作坊副使蔣偕知涇州遂

乞與本人轉一正使改知原州照管上項一面蕃部尋奉

勅就差知原州即不蒙改轉官資緣本人自秘書丞制置

青白監使相次該磨勘又差遣合入提點刑獄兼是准詔

勅舉換右職即與近下差遣秘書丞自乞換右職人不同

况涇州是近裏節鎮原州是極邊小郡比為藉其才幹非

有過犯虛降却本人差遣兼本官到任已過半年州界蕃

族別無騷動伏望聖慈特與轉一正使依舊本路駐泊都

監知原州臣范仲淹臣韓琦

得著部一萬八千餘人

奏舉雷簡夫充邊上通判

臣等竊見秘書省按書郎僉書泰州觀察判官廳公事雷

簡夫昨蒙朝廷敦遣起於草澤佐幕以來備見通敏求之

多士得為異才欲乞聖慈特加獎擢與轉一官就差充邊

郡通判庶觀能效可進榮階若不如所舉臣等甘當同罪

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舉姚嗣宗免學官

臣等竊見環州軍事判官監慶州糧料院姚嗣宗策試方

略考在優等效官邊郡不避險阻文筆奇峭有古人風格

兼通經術宜置國庠欲乞聖慈特受一學官俟通前任教

四考日與轉京官若不如舉狀臣等甘當同罪臣范仲淹

韓琦

奏馬懷德乞轉閤門祗候青澗城都監

臣等竊見延州青澗城兵馬監押侍禁馬懷德曾為透漏

蕃賊降差監當本路體量得前人有武勇心力却奏留在

邊上使喚自後掩殺蕃賊破蕩族帳累度得功只是轉一

資酬獎其人實堪充將佐部領軍馬禦捍邊方兼种世衡

曾乞納兩轉官資却與本人升擢伏乞聖慈特與轉閤門

祗候充延州青澗城都監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乞酬獎張信

臣等竊見環慶教押軍陣奉職張信自殿侍在邊上累次

與西賊鬪敵前在延州趙瑜等手下作前隊殺退蕃賊得

趙瑜等銀盃衣服後來趙瑜等並轉三資張信即未曾酬

獎其人氣豪膽勇武力過人為一時之猛士在指使中少

見其吐欲乞朝廷特與改轉一侍禁送種世衡手下管押
軍隊今孽與禁軍一兩拍揮專切教習獨作一隊為奇兵
使喚必能身先士卒以立勝功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乞差宣撫副使

臣奉勅差免陝西路宣撫使續奉朝旨體量於次邊入中
糧草事臣既蒙朝廷重寄須體量逐處將帥勇弱官吏能
否那移軍馬并相度錢穀利害求訪民間疾苦照管緣邊
蕃部料度寇情經畫勝勢以分朝廷萬一之憂非臣之愚
可能獨幹衆務臣昨日入對乞聖慈更選臣寮一員與臣
同往每事議而後行庶少差失伏乞早降指揮兼臣已奏
乞免罷御筵錫賚雖添差一員不至勞費

再奏乞名試前所舉館職王益柔章岷蘇舜欽

等

臣昨在樞密院日舉文行有名之士十人堪充館閣職事
乞取聲稱著聞者先次名試自臣過中書後商量謂所舉
人多不可一齊名試欲俟其中更有清明管舉者即先次
施行今所舉人內殿中丞王益柔已有杜衍先曾舉奏太
常丞張岷又有王堯臣蔣堂舉奏大理評事蘇舜欽亦有
王拱辰舉奏此三人並有清望官舉薦又見已到京及待
關未赴任欲乞降聖旨便與一試仍乞指揮學士院各試
文論二首足以觀其才識不令更試詩賦恐詞藝小巧無
補大猷况朝廷擢才之際宣使滯淹不同尋常陳乞之人
更延資考

奏殿直王貴等

臣有隨行指使右班殿直王貴殿前指揮使出職在邊上
三年有餘右班殿直徐正殿前指揮使出職在邊上二年
半各好人材弓馬累度隨軍出入勾當兵馬須得幹辦三
班奉職郭慶宗曾經戰鬪得功及有心計緩急使喚得力
上件三人並堪邊上任使欲乞朝廷各轉一資免以邊寨
主監押如未有負關即日令隨行指使俟到邊上遇有開
處即具奏差取進止

奏杜曾張沔

臣竊聞朝廷欲差杜曾判大理寺張沔河北路轉運使杜
曾詳明法令必能稱職張沔廉謹精勤搢紳所許錢穀重
難實所諳練兼本官自可三司副使發運使之任緣河朔
屯師右武之地當選人經營一面為用兵之備伏望聖慈

委大臣再加銓擇庶免頻有改更杜曾自梓州遠回又河
北轉運使自有今來留
任判寺是在京重難職任乞與別議恩澤
張沔自到政府累有人舉奏乞別與差遣

奏舉張去惑許元

臣竊觀國家用兵以來急於財利雖百姓大困更難剝
三軍不足又須經營真若求通敏之才者枉費之用庶幾
下不生怨上不乏須臣竊見殿中丞監在京權貨務許元
才力精幹達於時務伏望聖慈指揮取索權貨務勾當過
有勞績特與超轉一官免江准制置發運判官必能減
省冗費疏通利源不害生民胥助軍國又臣切見宣州通
判著作佐郎張去惑素有時材不避艱苦昨慶州修大順
城建事之初日有寇至人情畏懼却求中輟遂差張去惑
往彼勸諭將佐晝夜與功衆乃同心方能集事兼於宣州

專管修城或創修山城切料浩斡並以了畢防城戰具皆精辦臣昨同罪舉本人乞改一官充陝西轉運判官已奉朝旨依奏俟有闕即差今來陝西省罷轉運判官其張去惑自合別與差遣伏望聖慈差監在京權貨務替許元勾當臣所舉此二人若不能辦濟臣甘失舉之罪

奏杜杞等充館職

臣聞書曰先王坐以待旦旁求俊又蓋天下治亂繫之於人得人則治失人則亂故先王盡心焉臣伏觀朝廷兩府任人多擢於兩制詞臣必由於館殿是館殿為育材之要府豈宜賢俊不充至于衰索唐太宗置文館延天下賢良文學之士令更宿直聽朝之暇引入內殿講論政事至夜久方罷今館閣臣寮率多清貧僑居桂玉之地皆求省府

義下

二十五

諸司職任或聞在館供職者惟三兩人甚未稱陛下長養羣材之意臣切見虞部員外郎杜杞太常丞章岷秘書丞尹源秘書丞張揆殿中丞王益柔殿中丞呂士昌大理寺丞蘇舜欽大理寺丞楚建中環州軍事判官姚嗣宗國子監直講孫復或文詞雅遠可潤皇猷或經術精通能發聖蘊伏望聖慈委中書相度其間聲實已著者乞不限資任先次名試各補館職或有未協公議者乞加詢采更俟悉其才行即賜施行今後館閣臣寮供職經二年不就諸司職任者乞特與恩例差遣庶令英俊之遊日玩典籍不親米鹽之務專修經緯之業長育人材無尚於此臣竊聞太宗皇帝慕唐文皇之英風特建祕閣與三館並崇聽朝之餘時或遊幸此祖宗盛事不為不重今館閣供職負數至

少臣方敢上言兩舉雖多皆搢紳有聞之士更在朝廷取擇臣謂天下至大聖人其難之綱紀或隳雖治必亂後拓兩聚雖危必安今邊鄙尚虞旰食未暇正宜廣搜時彥大修王度以固其本之時也惟聖慈留意

奏乞將兩舉許元張去惑下三司相度任使

臣近與宰臣上殿因議財用不足蒙賜德音謂宜選諸路轉運使臣尋面對云轉運司得平和之人則可得剝削之人則百姓受弊尋奉聖旨民惟邦本不可侵擾臣退而思之以江淮制置發運司為財賦之要地家宜得人使二負互換上京兩轄諸州不暇巡歷臣切見監在京權貨務內殿中丞許元智識通敏可幹財賦復能愛民不為侵剝遂舉充江淮制置發運判官又著作佐郎通判寧州張去惑

義下

二十六

昨在邊陲實經煩使遂舉監在京權貨務替許元此二人臣曾舉充陝西轉運判官已奉聖旨依奏俟有闕日與差既是轉運判官資地今來舉充上件職任未至過越切見朝臣宋絨陳執禮為因王欽若妻并宋綬妻陳乞在京監當有臺臣上言不當已奉聖旨改差臣在樞密院日所舉許元張去惑勾當錢穀雖與前人陳乞事體不同亦慮三司別有長才可舉伏望聖慈指揮三司副使相度此二人之才如不堪上件任使即別舉朝臣庶協公議

奏雪滕宗諒張元

臣昨日面奏滕宗諒事當天威震怒之際臣言不能盡又章得象等不知彼中事理虛實皆不敢向前惟臣知從初子細又只獨自陳說顯涉黨庇宗諒雖已行勘鞫必能辯

明虛實然有未達之情須至上煩聖聽今具畫一如後

一梁堅奏滕宗諒於涇州賤買人戶牛驢犒設軍士
臣切見去年葛懷敏軍敗之後向西州軍官負驚
憂計無所出涇州無兵賊馬已到渭州只是一百
二十里滕宗諒起遣人戶強壯數千人入城防守
其時兵威已沮又木冰寒苦約十日軍情愁慘得
滕宗諒管設環慶路節次策應軍馬四頭項一萬
五千餘人酒食柴薪並足衆心大喜當倉卒之時
有此才力雖未有大功顯是急難可用之人所以
舉知慶州緣其時賊馬逼近收買牛驢犒軍從有
虧價情亦可恕

一梁堅奏滕宗諒在邠州聲樂數日樂人弟子得銀楮

子三二十片者臣與韓琦到邠州筵會一日其時
衆官射弓各將射中楛子散與過弓箭軍人及妓
樂即非宗諒所散與人而罪歸於滕宗諒又云士
卒怨嗟況邊上筵會是常當直軍人更番祇候因
何得其日便有怨嗟

一梁堅奏稱滕宗諒到任後使錢十六萬貫其間有數
萬貫不明今來中使體量却稱只是使過三千貫
入公用已有十五萬貫是加誣錢數料是諸軍請
受在十六萬貫之內豈可諸軍請受亦作宗諒使
過臣在慶州日亦借隨軍庫錢回易得利息二萬
餘貫充隨軍公用支使外却納足官本今來宗諒
所用錢數物料必亦是借官本回易所得將充公

用

一環慶一路四州二十六寨將佐數十人兵馬五萬自
宗諒勾當已及八九箇月並無曠闕邊將軍民亦
無詞訟處置蕃部軍馬公事又無不了若不才之
人豈能當此一路

一邊上主帥若不仗朝廷威勢何以彈壓將佐軍民使
人出死力禦捍強敵宗諒是都部署經略使一旦
逐之如一小吏後來主帥豈敢便宜行事亦無以
立威人皆知其自不可保且將帥討威者是國家
爪牙之威也須假借勢力方能集事

一防秋是時主帥未有顯過而奪其事任將令下獄若
遇賊兵寇境未知令人卒然處置此路又差王

元權之況王元在河東沮怯已曾責降今且在邊
上備食豈可便當一路委寄恐更誤事

一宗諒舊日疎散及好榮進所以招人誦議易為取信
一臺諫官風聞未實朝廷即便施行臣目擊非虛而未
蒙朝廷聽納臣若是誑妄之人不當用在兩府既
有目覩之事豈可危人自安誤陛下賞罰兼西壯
未寧見搜求稍可邊上任用之人即加獎擢豈宜
逐按破壞使邊臣憂惕不敢作事雖國家威令不
可不行須俟見得實情方可黜辱臣欲乞朝廷指
揮宗諒且在任勾當委范宗傑在邠州一面勘鞫
干連人并將已取到慶州錢帛文帳磨勘如宗諒
顯有欺隱入已及乖違大過即勾宗諒勘鞫如無

乖違大過又無欺隱入已即差人取問分析緣由
入急迫聞奏別取進止所有張亢亦奉聖旨令便
勘鞠臣體量得張亢不能重慎為事率易昨在渭
州亦無大段過犯乞委范宗傑一就勘鞠于連人
依勘滕宗諒事行遣聞奏仍乞以臣此奏宣示臺
諫官俟勘得滕宗諒張亢却有大段乖違過犯及
欺隱入已仰臺諫官便是彈劾臣甘與二人同行
貶黜臣所以極言者蓋陛下委寄邊臣使一向外
禦而無外憂之禍則邊上諸路人人用心不至解
體有誤大事

再奏辯滕宗諒張亢

臣聞議論太切必取犯顏之誅保任不明豈逃累已之坐
彝典斯在具寮式瞻臣自邊陲誤膺獎擢授任不次過事
必陳切見故監察御史梁堅彈奏滕宗諒於慶州用過官
錢十六萬貫有數萬貫不明必是侵欺入已及邠州宴會
并涇州犒設諸軍乖越不公至聖慈赫怒便欲罷去臣緣
在文目擊雖似過當別無切害不曾有一兵一民詞訟至
於處置邊事亦無疎虞臣遂進諫乞聖慈差官勘逐具與
辯明未銷挫辱恐誤朝廷賞罰又有上言張亢驕僭不公
臣亦乞根勘辯明或無深過如有大段乖越侵欺入已臣
甘同受貶黜臣所以激切而言者非滕宗諒張亢勢力能
使臣如此竭力也蓋為國家邊上將帥中未有曾立大功
可以威眾者且遣儒臣以經略部署之名重之又借以生
殺之權使彈壓諸軍禦捍大寇不使其乏人也若一旦

以小過動搖則諸軍皆知帥臣非朝廷腹心之人不足可
畏則是國家失此機事自去爪牙之威矣唐末藩鎮多殺
害逐去節度使於軍中自立帥臣而當時不能治者由帥
臣望輕易於搖動之故也今燕度勘到滕宗諒慶州一界
所用錢數分明並無侵欺其毀却涇州前任公用曆勘到
千連人只稱有送官負等錢物亦不顯入已又是元彈奏
狀外事件所有張亢借公用錢買物事未發前已還納訖
又因移任借却公用銀却留錢物准還皆無欺隱之情其
餘罪狀多未據實其干連人黨感寒之月久在禁繫皆是
非辜若令燕度勘問二人既事非確實必難伏辯或逼令
認罪又是陛下近臣不可辱於獄吏或至錄問有辭即須
差官再勘其合干人黨轉不聊生無邊上臣寮見此深文
謂朝廷待將帥少恩於文過公用錢內搜求罪戾欲陷邊
臣且塞下州郡風沙甚惡觸目愁人非公用豐濃何以度
日豈同它處臣寮優游安穩坐享榮祿陛下深居九重當
須察此物情知其艱苦豈可使獄吏為功而勞臣抱怨臣
欲乞聖慈據燕度奏到事節特降朝旨差使臣二人賈去
取問滕宗諒張亢如實是已犯便仰承認當議量情親斷
如別有緣由亦具今析聞奏俟到見得別無枉抑便可取
旨斷遣如有異同即乞朝廷別選官勘鞠免致冤滯其干
連人且乞指揮放出知在臣則已有不合保此二人罪狀
乞聖慈先以貶黜免令臣包羞於朝受人指笑 聖慈念
臣不避艱辛尚留驅使即於河東河北陝西乞 一郡臣
得經畫邊事一一奏論或補二輔近州臣得為朝廷建置

府兵作諸郡之式以輔安京師臣之此請出於至誠願陛下不奪不親況臣久為外官不知輔弼之體本是麤材祇堪犬馬之用若令臣待罪兩府必辱君命且畏人言臣無任祈天望聖請命激切屏營之至

再奏雪張元

臣昨日見樞密院進呈張元所奏曾將公用錢回易到利息買馬及交鈔乞與呈索之人自甘伏罪乞不追究遊索之人取旨下燕度結案聞奏臣伏觀編勅指揮若將公使錢回易到別物公用但不入己更不坐罪其張元所奏二事若未有發露乃是自首縱已發露亦不入己合該上項編勅指揮臣昨與韓琦在涇州同使公用錢曾為慶州簽判秘書丞馬倩身亡本人家貧親老與錢一百貫文又涇州保定知縣大理寺丞劉嚴禮丁父憂家貧起發不得與錢一百貫文又號州推官監環州入中陳焯度丁父憂家貧無依與錢五十貫文又進士黃通來涇州相看與錢五十貫文並是一面將公使庫錢回易到利息相兼使用即不曾親使著係省官錢自來邊上有公使錢處為有前項條貫及有回易利息但不入己各是從便使用今來若依編勅施行則張元自首與遊索人錢不曾入己又是燕度元勘外事節朝廷自可指揮不須却送入案兼恐追尋元遊索之人或在遠方何時結絕若不用上件編勅指揮則臣與韓琦亦有上件與人錢物罪狀須至自劾昔人有言曰法者聖人為天下畫一不以貴賤親疎而輕重也伏望聖旨送樞密院依詳編勅及將臣與韓琦用錢事狀并張

元所奏二事一處定斷以正典刑

奏辯陳留移橋

臣前日與章得象以下親奉德音謂近知左右臣寮恐上不能至張不敢盡心言事今後不得更事形迹避涉朋黨須是論列必無所親臣等千載遭逢得陛下聖言及此不勝慶幸不勝慶幸臣日夜發憤願盡其心以副陛下待輔弼之意雖犯雷霆豈敢回避今切見審刑大理寺奏斷王亮臣已下公案內有情理不圓刑名未審之處如便降勅恐外議紛紜傳播天下臣忝參預大政豈當緘默負陛下前日之訓為天下罪人今略指陳事節奏陳如後

一陳留橋是真宗皇帝親詔為損舟船遂遣使經度而遷之前來姚仲孫在三司日杜衍乞移此橋仲孫

義下

義下

義下

不行王拱辰知開封府日又乞移之拱辰亦是不行昨又令催綱使臣乞移此橋本府前來官負只差一主簿相度便具申奏朝廷不知先朝有詔失於檢詳遂許移之三司為去年新曾添修今又破材料遂奏乞差官相度乃是舉職今却以不應奏而奏坐罪惟聖慈深察方可見情

一據案中照勘得三司手今已先檢尋移橋文字於初

九日納在王亮臣處要行遣申奏次日方見王溥為本人自陳留替回亮臣遂先發言問當移橋利害溥方對答即非因王溥請託而後行也望聖慈察此一節

一經曰貴貴為其近於君也貴老為其近於親也又堂

高則陞高蓋言重公卿者所以尊天子也今三司使主天下大計在天子股肱之列有大罪則陛下自行貶廢不可使法吏以小過而辱之投鼠忌器正在此矣陛下縱有輕近臣之意不可外示於人何哉近臣輕則減天子之重矣今法寺坐充臣杖七十公罪其過至小伏望聖慈特遣中使傳宣安撫釋放贖法便令入謝以存國體羣臣幸甚幸甚

一王溥得替債盧家宅子稱每月饒減得房錢一貫文其人已移辰州通判只是暫時守官即非久住宅子之時又未曾言請託橋事量人情只是為王溥曾在本縣守官遂欲借宅子與住其王溥尚不肯須用錢債居只饒減得錢一貫文今因王礪奏王

溥受盧家請託入獄之後須至虛有招認豈可一兩貫錢便使得一負外郎請託此事兼案內照勘得因充臣問及遂說利害又無不移橋之言豈是請託之情今獨退官勒停眾議未允望聖慈深察可見其情或與罰銅監當亦減得外邊怨謗又免本人頻來理雪奈煩朝廷

一陳榮古定奪橋事據崇帳上開說所損舟船五十五隻內五十隻因風并相磕撞致損只有五隻因橋致損又根究得元乞移橋狀內所說損却人命及陷沒財物並是虛誑所以榮古定奪更不移橋今來雖依王礪所奏移歸舊處一則違先朝詔命二則未及月餘已聞新橋不利損却舟船撞折橋柱

及水勢稍惡重船過往不易若再差人體量必是先朝不錯移改以此知陳榮古所定未必不當雖三度取狀不全招認罪名蓋有此情理須至今殊本因公事別無私曲今法寺坐為私罪伏望聖慈特與改作公罪免令過後頻來理雪

一慎鉞是三司判官本案管移橋公事既聞差王礪重行定奪遂令人探問移與不移今來勘得別無情弊伏望聖慈特與改作公罪庶免非辜

一王礪與充臣祖同姓名素不相喜因此定奪遂誣奏乞勘三司情弊又奏慎鉞是充臣所舉必有奸謀今來勘劾別無情弊亦無奸謀王礪親自定奪此是當以實言且非風聞之失也

右前件王充臣罪名乞特出聖意差中使傳宣放罪令依舊起居并乞特降聖旨王溥免退官罰銅與監當陳榮古慎鉞並與改作公罪如此施行則眾情稍安羣議自息王礪初奏王充臣必有情弊及有奸謀滿朝公卿憂充臣禍有不測賴陛下仁聖特與辯明不陷深文羣臣又近奉德音令不避嫌疑而况陛下越次擢用敢不盡心助陛下之明德臣至誠激切絲髮不隱望天鑒照臨

奏為劉滄董士廉修永洛城乞委魚周詢等勘

徑原路走馬承受趙正奏內殿崇班劉滄著作佐郎董士廉被狄青枷送司理院次竊緣此二人元稟四路都部署節制往修永洛城即非是二人擅興及四路罷後本路都

署司抽下軍馬其人即合依稟罷修不合堅執拒抗臣料其情蓋本人在彼相殺得功降下周回蕃部又已下手修築城寨懼見中輟之後本路責其經畫不當故以死拒抗一面興修意望成功亦求免罪始末可見非有他意況劉滄是以邊有名將佐家有戰功國家且須愛惜不可輕棄恐狄青因怒輒行軍法則邊上將佐必皆銜怨謂國家負此有勞之臣人人解體誰肯竭力邊事其董士廉是朝廷京官即非將佐亦一例加勘蓋狄青庸人未知朝廷事理萬一二人被戮逐家骨肉必來訴之闕下亦更多有臣寮上言紊煩聖聽雖知將帥行得軍法即非用兵進退之際有違節制自是因爭利害致犯帥威昔陳湯矯詔命以破虜王濬違節制以下吳皆釋罪封侯以勸將列伏望聖

奏葛宗古

臣竊知邈州西路都巡檢使葛宗古為侵用公使錢入已奏案已上朝廷臣昨奏陳邊上得力將佐葛宗古實在其數今恐審刑大理寺斷入極典縱蒙朝廷寬貸亦須降充近下班行必然挫屈更無勇戰之氣臣伏觀刑統節文諸監臨主守以官物私自貸人及貸之者無文記以盜論有文記准盜論立判案減二等即充公廨及用公廨物若出

付市易而私用者各減一等坐之議曰即充公廨謂以官物迴充公廨今朝廷支賜臣寮公使錢既已支付遂處更不係省帳拘管不收出刺亦無磨勘其公使錢顯是迴充公廨之物私用者自有上項正條兼元無條貫今將私用公使錢入已為監主自盜之法只是法寺近例斷遣不敢從輕遂至入罪切慮今後有公使錢處官貪因循之間為人拮拾多陷除名死罪之坐誠為法之一弊公朝固當正之伏望聖慈宣喚新判大理寺杜曾令上殿指陳侵用公使錢正條付中書參酌免有枉濫其葛宗古弓馬精強復有膽勇在廊廡路中敢為驍果今來朝廷選將之際此人實恐難得乞從正條定罪然後議其未減

雜奏

奏乞罷參知政事知邊郡

臣近與韓琦上言陝西邊畫略陳八事須朝廷遣使便宜處置方可辦集又近觀手詔下問合用何人鎮彼西方兩府已奏見選人進呈次今西人議和變詐難信成與不成大須防將來之患臣久居邊塞下誠無寸功如言鎮彼西方保於無事則臣不敢當但稍知邊情願在驅策雖無奇効可平大患惟期夙夜經畫措置兵馬財賦及指蹤諸將同心協力以禦深入之虞今防秋事近恐失於後時願聖慈早賜指揮罷臣參知政事知邊上一郡帶安撫之名臣以照管邊事乞更不帶招討部署職任

奏乞互換巡邊

臣等奉聖旨商量互換往陝西邊上照管臣等今商量欲

乞今秋差臣韓琦先往邊上勾當候將來春初即臣仲淹却往替換所有逐人舊例御筵并錫賚等並乞免取進止

奏乞免參知政事錫賚

臣蒙恩擢授參知政事今日入朝竊知例有錫賚緣臣昨拜樞密副使已蒙恩賜虛簿之才消勞未立不可再有貪冒貽譏搢紳伏望聖慈特賜寢罷庶寬憂懼實賴照臨

奏乞免錫賚

臣今月二十三日蒙聖恩差到中使賜臣銀絹者伏念臣偶以非才誤膺東掖備位樞府僅方踰月改參大政不可復賚今早已具奏陳乞賜罷回聖澤庶安愚悃謹具奏聞

奏避蔡稟嫌

臣一女子嫁得監察御史蔡稟之弟今來稟為糾彈之官

臣在政府恐有妨礙須合上言乞聖慈特降指揮取進止

奏乞在京并諸道醫學教授生徒

臣觀周禮有醫師掌醫之政令歲終考其醫事以制其祿是先王以醫事為大著于典冊我祖宗朝置天下醫學博士亦其意也即未曾教授生徒今京師生人百萬醫者千數率多道聽不經師授其誤傷人命者日有之臣欲乞出自聖意特降勅命委宣徽院選能講說醫書三五人為醫師於武成王廟講說素問難經等文字台京城習醫生徒聽學并教脈候及修合藥餌其針灸亦別立科教授經三年後方可選試高第者入翰林院免學生祇應仍指揮今後不由師學不得入翰林院如在外面私習得醫道精通有近上朝臣三人奏舉者亦送武成王廟比試更委宣

徽院覆試取醫道精深高等者方得入翰林院祇應如內中及諸宮院使不經官學百姓醫人有功効者只與支賜如祇應十年以上累有効者即與助教或殿侍三司軍大將安排即不得入翰林院所有諸道州府已有醫學博士六令逐處習生徒并各選官專管仍指揮轉運使提點刑獄轉運判官所到點檢其學醫生徒俟念得兩部醫書精熟即與免戶下諸般差配如祇應州府累有功效者即保明聞奏與助教安排所貴天下醫道各有原流不致枉人性命所濟甚廣為聖人美利之一也

奏乞選河北州縣官負

臣謹按唐初內開十六衛以聚武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屯兵伍使三時農務一時習武無事則武臣居內以奉宿衛有事則武臣居外以統軍旅自武德至開元百三十年天下府兵無逆亂者及開元末倚安忘老仍廢府兵天下遂亂其後兵伍皆市井徒驕蹇怨叛終喪唐室國家今於河北點得義勇鄉兵二十萬亦如唐之有府兵也然所置官屬及揀點法制即與唐未類且逐處官非其人不能以恩撫綏以威制服臣恐一旦倉卒不為國家之用既教以了矢馭之失道則寇亂之資已先成矣今河北州縣部內各管義勇其長吏中才可馭眾或智可防亂或威攝眾望者有幾人哉臣料按察使奏黜者不過老味貪猥之人存留者不過勤謹畏懼之士其馭眾防亂恩威得所者必未多也由此觀之是陛下河北二十萬之眾未有統領而無所倚賴也今此或方威河朔千里無陝西關

山之險又官軍數少難當大敵或更增置官軍即財力已困無以供億如此則陛下將何為必安之計不可不思也豈易百十負官吏為難而不以統二十萬兵伍為重然國家恐此戎之疑必未欲多置兵伍臣請且選逐處州縣長吏須命一二才臣專往河北與轉運使安撫使令行按察逐處知州知縣縣令內有才智不長非可統理兵衆者雖無過犯並等第列名聞奏內近成資者差人承替未近成資者與移諸路州縣却將諸處舉到知州知縣縣令內揀選有材幹者先差往河北填替仍授以訓兵之要其知州並別授宣命專管勾義勇兵甲公事知縣並帶都監監押其縣令中有願換班行充知縣兼監押者並聽亦乞於武臣中選堪知縣者前去如此則得人稍多必能統領教習使行軍陣之序金鼓之節賞罰之約緩急遣就統領可戰可守不誤大事又良吏撫馭恩威得所雖有飢饉不為寇亂其河東路即乞續次依此施行此國家大計非臣之敢輕言也

奏乞召募兵士投殺張海等賊人事

臣竊見鄧州奏賊人張海等一行已及六十餘人各騎鞍馬有弓弩器械驚劫縣鎮恣取金帛強掠士女不懼朝廷凶害如此百姓被害不堪其憂臣恐逐處窮民見其豪威各生健羨聚成徒黨脅取州縣事勢漸次張大不早殄滅必生它患漢唐之末皆因羣盜而天下大亂朝廷豈得安然伏乞聖慈來日便差中使計會殿前馬步軍司於七百料錢已下軍令內召募情願投殺強賊人負兵士三百五

人須是勇壯喫得辛苦或曾經使喚之人限一兩日內引見面賜盤纏錢并冬寒綿衣及大與逐月添支選差有心路使巨部押與謝雲行同去今布掩殺不以遠近粘貼直候投殺淨盡即等第優與酬獎

奏乞指揮管設投賊兵士

近奉聖旨召募到兵士三百人又於三班院取到使巨部領前去金商州投殺賊徒雖蒙支賜綿絹及傳宣戒訖切緣彼中賊徒方盛劫取財物虜掠士女烹宰牛羊恣行意氣致諸處軍民中強惡之人往往生心其差去兵士支賜不多又是七百已下料錢每日計得錢二十餘文在路只供得大隊柴薪監醋斂掠或遇天寒路遠不免飢凍豈有勇氣向前力戰更恐差去使巨無別心計不能撫恤為宣

五十六

義下

中

命緊切連夜拖拽更致怨憤逃走入賊中其患愈大欲乞特降聖旨更選差近上有心力使臣一負星夜前去同共部押逐程宿處官破柴薪監醋不令斂掠仍密切別降指揮下投賊兵馬到有賊地今州軍只作長吏意度逐人辦肉一斤麪一斤酒一升管設所有使巨軍負別破酒食如遇大段雨雪兵士單寒向前不得即更令製造紬綿被襖支散兩貴各得飽暖則有勇氣可以擒賊亦上感聖恩不致怨叛仍令差去使巨常切體量兵士內有結構逃走或出怨言扇搖軍衆者明立照證處斬訖奏臣在邊上體當軍情須是如此恩威兩立纔能使喚方保無事今來兵士不多易為豐足大都防於未萌若待叛怨之後旋行招恤則深損國威亦不懷感賊大之後所費無窮其餘處投賊

兵士到有賊地分州軍亦令依此體量施行俟賊平日各歸地今自然不更管設乞垂聖斷

奏乞發兵往荆南捉賊

荆門軍奏賊人張海等已到彼中人數漸多荆湖少兵大可憂慮似此一路殺人放火驚劫郡縣朝廷若只行遣文書將何以濟空發使命前去別無兵馬彼中賊無所畏取便屯結一路州郡無兵之援何以守禦伏望特出聖意於在京發兵三千人作三節起發如賊已銷滅即以上件兵士於荆南府潭州分屯以鎮遠方如高猖獗聞京師兵來則一路州郡望風增氣賊勢自然窮蹙易為翦除不成大患

奏乞差人部送吳遵路家屬

知永興軍兼經略安撫使龍圖閣直學士吳遵路身亡緣本家只有一子全未歷事家眷幼碎兼陝府界賊盜頗多伏望聖慈指揮下陝西轉運司多差公人兵士津置仍選官一員部送至京及指揮逐州多差人防送免致踈虞取進止

范文正公政府奏議卷下

烏程張鈞衡景元本重開

先文正公奏議十七卷

韓魏公為序在昔板行

于世雖不復存其政府

奏議二帙卷中不載茲

得舊本惜多漫滅將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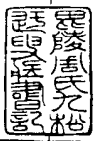
寫銀梓而鄉士錢翼之

見焉樂為之書於是命

工刊成置于家塾期在

傳之元統二年甲戌九

月八日孫文英謹識



黃慈博輯本

余襄公奏議

葉恭綽



重輯余襄公奏議序

今歲余督校輯宋曲江余襄公靖武溪集讀卷首歐陽文忠撰神道碑知集外尚有奏議五卷南宋李焘續資治通鑑長編屢引其文或稱奏議或稱疏草或稱諫草當卽一書蓋經別出刊行不附專集者也尤表遂初堂書目章奏類則稱余襄公諫草不著卷數宋史藝文志作諫草二卷蓋宋時是書卷數名目已互異矣清康熙間廖燕重刻武溪集序今本無此序蓋二卷襄公奏議五卷不傳厥後四庫書目武溪集提要及道光廣東通志藝文略亦云已佚蓋明成化間邱文莊公在內閣中僅抄出武溪集三十卷付韶守重刊亦未嘗注意及此殆不見於世久矣暇因刺取羣籍逐年編次輯爲二卷似已得其厓略吾粵唐

余襄公奏議序

宋名臣奏議之單行本有張文獻表草崔清獻奏議今皆失傳省志藝文祇存其目此編謹由搜輯成之從歐碑最初之名仍題奏議惜夫書闕有間於原書體例未知若何然窺豹一斑或足備徵文考獻者之采摘爾庚午臘月鐵城黃佛頤慈博謹序

重輯余襄公奏議目次

卷上

- 乞納后之禮稍緩其期 景祐元年九月
- 上校正後漢書 景祐元年九月
- 上校正漢書 景祐二年
- 論范仲淹不當以言獲罪 景祐三年五月
- 議李照所定樂 景祐四年
- 論常平倉 慶歷二年
- 論文彥博知秦州狀 慶歷二年 文佚存目
- 論皇子服罷開宴用樂 慶歷三年正月
- 論元昊請和當令權在我 慶歷三年二月
- 請定獻官冕服 慶歷三年

余襄公奏議目次

- 請毋許夏竦入見 慶歷三年四月
- 請罷王球 慶歷三年五月 文佚存目
- 乞寬租賦防盜賊 慶歷三年五月己丑
- 論河北權鹽 慶歷三年
- 乞嚴定捕賊賞罰奏 慶歷三年六月甲子
- 請考正祀典 慶歷三年七月
- 請罷王舉正 慶歷三年 文佚存目
- 請裁損待遇西使 慶歷三年七月庚寅
- 論西賊侮玩朝廷 慶歷三年七月癸巳
- 請審裁邊事 慶歷三年八月癸亥
- 論太白犯歲星 慶歷三年九月甲申
- 論贖刑 慶歷三年九月癸巳

論禦盜之策莫先安民 慶歷三年十月
乞韓琦兼領大帥鎮秦州 慶歷三年十一月
乞侍從與聞邊事 慶歷三年
論兩稅折納見錢 慶歷三年
論詔限職田 慶歷四年
論張堯佐不當與府界提點 慶歷四年三月己巳
論荆湖盜一 慶歷四年三月甲戌
論荆湖盜二
論荆湖盜三
論荆湖盜四
論當今可行急務 慶歷四年三月未
卷下
余襄公奏議 目次 一一
論狄青與劉滬爭水洛城事 慶歷四年四月丙申
乞平時蓄養賢俊 慶歷四年四月丁酉
再論狄青劉滬爭修水洛城事 慶歷四年四月丙辰
乞罷修京城 慶歷四年五月壬戌
乞宣敕並送封駁司審省 慶歷四年
論馬政脩之由人不在於地 慶歷四年
論營事一 慶歷四年五月乙酉
論營事二
論元昊求和一 慶歷四年六月戊戌
論元昊求和二
論狄青不可獨當一路一 慶歷四年六月癸卯
論狄青不可獨當一路二

論狄青不可獨當一路三
論狄青不可獨當一路四
乞罷迎開寶寺塔舍利 慶歷四年六月丁未
論災異實由人事一 慶歷四年六月
論災異實由人事二
論災異實由人事三
論吳王宮誤封次孫事 慶歷四年八月辛卯
論敵人求索不宜輕許 慶歷四年八月
論契丹請絕元昊進貢事 慶歷四年八月
論元昊所上誓書 慶歷四年九月甲申
乞罷天下學生員聽讀日限 慶歷四年十一月戊午朔
議赦書條目 慶歷四年十一月辛未
余襄公奏議 目次 一二
乞移楊畋近邊差遣一 慶歷四年十一月
乞移楊畋近邊差遣二
乞移楊畋近邊差遣三
論王翼賜五品服 慶歷四年十二月癸丑
論元昊獻契丹俘事 慶歷五年正月丙子
乞特令臣僚奏薦親屬不拘年甲 慶歷五年二月辛卯
奉使契丹時上言 慶歷五年二月己亥
論有司禁鎖從讜 慶歷五年四月戊子
薦李觀狀 慶歷五年

余襄公奏議卷上

宋工部尚書充集賢院學士贈尚書左僕射累贈少師諡襄公余 靖撰

後學香山黃佛照慈博輯校

乞納后之禮稍緩其期 景祐元年九月

臣伏觀景祐元年八月十五日詔敕頃以中間有虧善道降處次妃之位仍從別館之居郭氏宜令於外宅居止更不入內美人尚氏令於洞真宮披戴亦不入內美人楊氏於別宅安置者此蓋皇帝陛下廣示憂勤擯去聲色割情斷愛以從典禮雖堯舜無以加之天下幸甚詔旨又云長秋之重陰教是宜願厥位以難虛必惟賢而是擇將行聘納式助烝按原抄本嘗臣謹按春秋君舉必書以示後嗣固當謹重用存規法切以莊獻明肅皇太后預聞朝政詔在母儀保佑聖躬安固宗社欽奉慈旨備盡孝誠先太后登遐方險祥練陛下雖行易月之制而心喪未除古者三年之喪自

余襄公奏議 卷上

天子達於庶人其禮一也所有納后之禮乞候先太后服紀闋日然後審選世閱登進賢淑興理內教統領六宮必允衆望始議册立不宜頻有改易以駭四方乃陛下孝治天下之本也昔者魯文公居喪納幣以娶夫人春秋非之公羊傳曰娶在三年之外此何譏爾曰三年之內不圖婚也是皆孔子書之以爲世法伏望陛下謹茲舉措以示後代稍緩其期則臣縫繡之願也宋趙鼎與宋名臣奏議以下稱名臣奏議九十三下注云景祐元年九月上時爲時書系

上校正後漢書景祐元年九月

國子監所印兩漢書文字舛謬恐誤後學臣謹參括衆本旁據他書列而辯之望行刊正詔送翰林學士張觀等詳定聞奏又命國子監直講王洙與靖偕赴崇文院對讀按後漢明帝詔班固陳宗尹敏孟冀作世祖本紀及建武時功臣列傳後有劉珍李充雜作建武以後至永初間紀傳又命伏無忌黃景作諸王子子恩澤侯表并單于西羌地理志又邊韶崔寔

朱穆曹壽作皇后外戚傳百官表及順帝功臣傳成一百一十四篇號曰漢記熹平中馬日磾蔡邕楊賜盧植續爲東觀漢記吳武陵太守謝承作漢書一百三十卷晉散騎常侍薛瑩作後漢記一百卷泰始中祕書監司馬彪始取衆說首光武至孝獻作後漢書散騎常侍華嶠刪定東觀記爲後漢書九十七篇祠部郎中謝沈作後漢書一百二十二卷祕書監袁崧作一百卷至宋豐誠太守范曄益集諸家作十紀十志八十列傳凡百篇十志未成曄被誅至梁世有刻令劉昭者補成之唐章懷太子賢招集當時學者右庶子張太安洗馬劉訥言洛州司戶參軍革希玄學士許叔牙成立一史藏諸周寶寧等同註范曄後漢書儀鳳初上之詔付祕書省傳之至今靖泐悉取館閣諸本參校二年九月校畢凡增五百一十二字損一百四十三字改正四百一十一字明刻本後漢書卷其

按此文語氣斷續是否奏疏原文難以臆斷以無他本可校姑仍之輯

余襄公奏議 卷上

者附註

上校正漢書景祐二年

案顏師古敘例云班固漢書舊無注解唯服虔應劭等各注音義自名其家至西晉晉灼集爲一部凡十四卷又頗以意增益時辨二家當否號曰漢書集注永嘉之亂此書不至江左有臣瓚者莫知氏族考其時代亦在晉初又總集諸家音義稍以己見續刪其末掩據前說多引汲冢竹書凡二十四卷分爲兩帙凡稱集解音義卽其書也蔡謨全取此書散入衆篇自是以來始有注本至唐太宗時皇太子承乾命顏師古更加以刊正刪繁補略裁以己說儒者服其詳博遂成一家總先儒注解名姓可見者三十五人而爵里年代史闕載者殆半考其附著及舊說所承注釋源流名爵年次謹條件以聞望行刊于本書之末庶令學者啓卷具知明刻本漢書卷其

論范仲淹不當以言獲罪 景祐三年五月

臣聞位疎而言深者按原者下罪也。知淺而言深者妄也。臣故抵罪安。輒有開陳者。懷忠事君。不敢自愛。萬一益國。死無所恨。伏聞今月十九日。以吏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范仲淹落職守。官知饒州。臣竊謂仲淹秉朴忠之心。懷直諫之節。不識忌諱。有可矜憫。觀其臨事不苟。言必忤上。竭忠奉國。夫豈私其身哉。去歲起自貶所。召居顧問之職。爾時正人端士。酌酬賀喜。蓋喜陛下納善思治。招來忠黨。按真聖帝哲王聰明之政也。今茲遽聞以言獲佐。按降辭遠事。出不意驚駭耳目。何去之太暴。而逐之太速乎。然則按仲淹若以官政闕失。自取罪戾。國有常典。誰敢議之。今以刺譏大臣。指訐時政。而不示矜恕。重加譴謫。臣深為陛下不取也。堯舜之帝。周商按之王。嘗云。謂諷以昌。不聞誹謗為罪。況仲淹前所言事。在陛下母子夫婦之間。犯顏逆耳。最其大者。以其言合典禮。尙加優獎。按以其言合典禮。正人端士。所以相賀者。以陛下勵精恂道。超越前古。若是者。

余襄公奏議 卷二

三

也。今因進對之際。言大臣長短。縱令謀論疎淺。褒貶過當。未必盡合聖慮。則斷在陛下聽與不聽。安可與讒邪同罪乎。至如汲黯在廷。毀平津之多。詐張昭論將。以魯肅按與王勳按。二今據宋。為魯疎。漢皇吳主。熟聞警毀。按此據今本傳及吳綱。兩用無猜。豈損令德。臣今職而言者。按職字上。遂恐非不知百官內外。各有職分。但以諫官御史。畏按而未言。按職字上。遂恐庶人之議。不得上達。故敢區區。不避誅殛。放臣按言。按亦非營救仲淹。何者。仲淹自大理寺丞。四五年間。至按員外郎。按員字上。比於常流。此乃踰涯之寵。今雖落職。按有所損。按入字上。但所論者。國家大體耳。古者斥去直臣。皆按垢忍怒。以示容納。彼非不能快意行事。按陛下自親。按政以來。三逐言事者矣。若習以為常。按行錄九。蘇公文。行狀。不甚重惜。則恐書以史册。虧玷太平之政。鉗天下之口。按陛下之聰。在此舉矣。不可不謹。

故臣披瀝肝膽。冀陛下察之。伏望陛下以舜察邇言為念。以漢招直諫為謀。常壅塞而是憂。不以誹謗而加罪。追改前命。按無量過舉。按則天下幸甚。按按抄本宋名臣奏議。此疏多說。而宋史公本傳。李照議。全文姑錄。按改。其未引者。仍闕之。

議李照所定樂 景祐四年

臣聞道路傳言。已降指揮。今月十六日。皇帝御後殿。令中書樞密院及修書臣僚司。上前詳議。李照胡瑗所定樂。是非事。臣竊謂樂者。因聲以布。其和聲者。因器以宣其用。故假金石以爲器。然後聲得其和。分宮商以爲音。然後樂可以審。今李照之說。形器可辨。胡瑗之議。音律未傳。以此而定優劣。不亦難乎。又況言有辨訥。意有巧拙。又安能頃刻之間。定之乎。臣又以爲古之作樂者。知聲有清濁。故吹律以制其中。恐久而失傳。故累黍以存其法。後世增損。不能識其本聲。若以古法求之。尙或得其髣髴。疑古而不用。未知憑何可從。況胡瑗所定。頗有經據。何不試令造鐘磬一。與李照之樂更。可迭奏。取其絲竹之聲。諧和而不相奪。定以優。而後行用。彼時集議。亦未爲晚。臣頃聞談者云。並言李照學無師法。自傳損益。又挾閭文。應以爲內助。故得紛然。恣其偏見。而律度疎長。鐘磬振作。不守古。不可垂法。察於衆言。照未全是。若以樂爲政之大者。當謹重改作。則立謹於李照未改之前。今既改而未定。又宜詳考律呂。審酌制度。以防其失。臣故謂當令胡瑗作爲鐘磬。而與照樂兩辨其聲。然後是非灼然。如在衡鑑。不辨而可知也。臣不任區區。誓言待罪之至。按景祐四年。上時任。閣校。

余襄公奏議 卷二

四

論常平倉 宋名臣奏議 作論借支常平本錢 慶歷二年

臣聞天下無常安之勢。無常勝之兵。無常足之民。無常豐之歲。由是古先聖王守之有道。制之有術。備有緩急。不可無備。伏覩真宗皇帝。景德中。詔

天下以逐州戶口多少量留上供錢起置常平倉付司農寺係帳三司不問出入每年夏秋兩熟准市價加錢收糶其出息本利錢只委司農寺專掌三司轉運司不得支撥自後每遇災傷賑貸使國有儲蓄民無流散者用此術也前三司使姚仲孫今春已來於京東等處借支司農常平錢以給利買雖然借支官錢以充官用循常視之似無妨礙若於經遠之謀深所未便臣竊惟真宗皇帝聖慮深遠臣敢梗槩言之當今天下金穀之數諸路州軍年支之外悉充上供及別路經費見在倉庫更無餘羨所留常平本錢及斛斛等若以賑贖飢荒此固常慮所及矣萬一不幸方隅小有緩急常給資糧應^名卒可備豈非先皇暗以數百萬之資蓄於四方者乎今若先為三司所支則天下儲蓄盡矣伏乞特降指揮三司先借支常平本錢去處並仰疾速撥還今後不得更有支撥並依景德先降敕命施行又聞昨來遭旱州軍司農寺至今未曾指揮出糶斛斛伏乞指揮司

余襄公奏議 卷上

五

農寺遍牒諸路州軍應合出糶斛斛去處並仰疾速開倉減價出糶無使人民失所此實惠民之急經國之要者也宋文鑑以下帶文鑑卷四十七正原二年前上時右

論文彥博知秦州狀

按長編一百三十六慶歷二年五月甲寅詔三館臣僚上封事及聽請對注云余靖論文彥博知秦州狀以為五月七日敕按甲寅乃十二日今從實錄據此則公當日有此狀也今存其目

論皇子服罷開宴用樂慶歷三年正月

臣伏見陰陽剋擇官狀申皇子故鄂王大殮破服並取今月十四日又伏見每年正月五日紫宸殿開宴管領契丹賀正人使切恐有司循故事申舉以戎使為言依例作樂開宴臣身為禮官故敢先事言之切以故鄂王雖有^在被標是為無服之殯其如已賜爵命當同成人之例父子天性

豈能無戚今日服之而明日宴樂情何以安且臣寮之家遭此喪尙當給假況萬乘之主因戎狄之使不得申其私恩深可痛也臣以為若不得已宜召與禮食而撤去聲樂親遣大臣告諭戎使以皇帝有嗣續之痛故罷去聲樂非有輕重於此^{作北}朝也戎狄雖同禽獸不敢以此為恨昔周景王以子喪既葬而與宴春秋譏之以為失禮古者卿佐之喪雖然祭祀尚猶廢樂況其親父子乎臣不勝區區之至名臣奏議九十三下注云慶歷三年正月

論元昊請和當令權在我慶歷三年二月

臣竊聞吳賊差私署官入境相次到關欲與朝廷通和事伏以息兵減費番人順命國家大臣至於邊將咸欲息肩以休士卒臣愚料之以謂挫北朝之氣折西羌之銳不如不相最為得策假如元昊貪我財貨其心臣伏此之為禍大於今日臣請別白言之伏自國家用兵以來五年之間三經

余襄公奏議 卷上

六

大戰軍覆將死財用空虛天下嗷嗷困於供給今乃因胡人入一介之使馳其號令遂使二國通好君臣如初吾數年之辱而契丹一言解之若胡人又遣一介有求於我以為之謝其將何詞以拒之若使國家又有所惜必將與師責我謂之背約則北鄙生患二境受敵矣矧西戎自僭名號未嘗挫折何肯悔禍輕屈於人今若因其官屬初來未有定約但少許之物無滿其意堅守名分以抑其僭雖賜以甘言彼必不屈則吾雖西鄙受敵而北胡未敢動也何以知之昨梁適使胡之時國主面對行人遣使西邁意氣自若自言指呼之間便令元昊依舊稱臣今來賊昊不肯稱臣則是北朝之威不能使西羌屈伏彼自喪氣豈能來責故臣謂今之不和則吾雖西鄙受敵而北朝未敢動也若使與西戎結盟則我之和好權在番人中國之威於是盡矣契丹責我則二鄙受敵其憂深矣伏願陛下與執政大臣密謀而深思之無令陷敵計中則天下社稷幸甚必不得已而與貨

財須作料錢公使名目便將靈鹽銀夏作兩鏡則賜與倍於往時而君臣名分不改矣或欲速成和好而屈名分則天下共恥之雖強兵在境有血戰而已矣若他年賊自有費來求和者權在於我則不必拒之也惟陛下裁之

請定獻官冕服慶歷三年 太常博士

周禮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所祀鬼神大小以為制度今大中祠所遺獻服用上公九旒九章冕服為初獻餘公卿皆七旒冕制無差降小祠則公服行事乖戾舊典謂宜詳周禮因所祭鬼神以等獻官冕服之制

請毋許夏竦入見慶歷三年四月

竦累表引疾及聞召用即兼驛而馳若不早決竦必堅求面對彼恩感泣

余襄公奏議 卷上

復有左右為之解釋則聖聽惑矣

請罷王球慶歷三年五月

按長編一百四十一載是年五月壬申罷戶部判官工部郎中王球知懷州諫官余靖言球被疾不任事也是當時必有奏疏史不載其文茲存其目

乞寬租賦防盜賊 慶歷三年五月己丑

臣伏觀春夏以來早勢至廣陛下憂勤勞恤躬行禱祈雖獲澍應而夏田先已損矣臣以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九年耕必有三年之蓄國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故雖堯水湯旱民無菜色者有備災之術也方今官多冗費民無私蓄一歲不登逃亡滿道蓋上下皆無儲積故也臣竊謂當今備災之術最急者寬租賦防盜賊而已誠知國家邊甲未解經費日廣不宜更減民賦自審財用其如農收有限富

量民力而取之雖或差減尚有數分之入今若全取一旦不堪其求必致流亡之患則永失常賦矣今天府之民九重不遠其訴早者尙或半得申明半遭抑退況遠方之人其無告必矣陝關已西尤須撫之伏望朝廷特降詔命應遣早州軍委清強官體量實早損夏苗去處特與量減夏稅分數不得容有僥倖此乃惠民之實效也若待有逃亡然後振救將無及矣

論河北權鹽慶歷三年

余襄公奏議 卷上

臣切聞臣寮上言禁權河北鹽貨以收遺利者臣切以前歲事宜以來河北之民揀點義勇強壯及諸色科率數年之間未得休息臣嘗痛燕薊之地陷於胡虜數百年而民忘南顧之心者戎狄之法大率簡易鹽麩俱賤科役不煩故也昔者太祖皇帝特推恩意以惠河朔故許通鹽商止令收稅今若一旦權絕價必騰踊民苟懷怨悔將何及伏緣河朔土多鹽鹵小民稅地不生五穀唯刮鹹煎之以納二稅今若禁止便須逃亡鹽價若高犯法必衆邊民怨望非國之福伏乞且令仍舊通商無輒添長鹽價以鼓民怨

乞嚴定捕賊賞罰奏慶歷三年六月甲子 右正言

朝廷所以威制天下者執賞罰之柄也。今天下至大而官吏弛事細民聚而為盜賊。原注謂從事盜賊四十五引或不能禁止者蓋賞罰不行也。若非大設隄防以矯前弊則臣憂國家之患不在夷狄而起於封域之內矣。南京者天下之別都也。賊入城斬關而出解州池州之賊不過十人公然入城虜掠人戶鄆州之賊不滿二十人而數年不能獲。又清平軍賊入城作變主者注告而軍使返閉門不肯出。所聞如此而官吏皆未嘗重有責罰。欲望賊盜衰息何由而得。今京東賊大者五七十人小者三二十人桂陽鹽賊僅一百人建昌軍賊四百餘人處處蜂起而巡檢縣尉未知處以何罪當職大臣尙規規守常不立法禁深可為國家憂。且以常情言之若與賊鬪動有死亡之憂避不擊賊止於罰銅及罰俸誰惜數斤之銅數月之俸以冒死傷之患哉。乞朝廷嚴為督責捕賊賞罰及立被賊劫質亡失器甲除名追官之法。原注一百四十

余襄公奏議 卷上

九

請考正祀典 慶歷三年七月 太常禮院

祀昊天上帝當用蒼璧感生帝用四珪有邸近制乃同用四珪又祠高禘比不設弓編皆不應祀典請考正之。原注一百四十二下云與可又小注云本志乃余增與補與議亦有疑

請罷王舉正

按長編一百四十二云慶歷三年七月丙子給事中參知政事王舉正為禮部侍郎知許州初御史臺舉屯田員外郎李徽之為御史舉正與徽之友婿格不行徽之因訟舉正妻悍不能制何以謀國事而諫官歐陽修余靖蔡襄咸言舉正懦默不任職樞密副使范仲淹有宰相才不宜局在兵府願罷舉正以仲淹代之舉正亦自求罷上從其請是當時公必有疏今不存錄目俟考。

請裁損待遇西使慶歷三年七月庚寅

風聞西驛公當使臣與如定等下行鋪收買物色太多此非國家之意臣

竊以朝廷含有西戎恩過天地元昊累世翻覆性同禽獸蓋緣從前養過厚以致今日跋扈難制非恩意不足也。昨者賀從勛來朝廷賚賜逾禮在賊常分固宜感恩今者如定之來乃形割地之詞又知賊意輕侮中國甚於前時朝廷待之尤當減於從勛始合事體。今若恣令買物過於契丹之使儻此回謀議未合使人復來不知復以何禮待之惟朝廷每事裁損庶存大體則國家之幸也。原注一百四十二

論西賊侮玩朝廷 慶歷三年七月癸巳

元昊所遣如定等已於紫宸殿朝見竊聞元昊所上書中有吾祖之稱今遽令來人朝見臣初慮朝廷之意厭苦用兵恐其乘秋侵擾邊鄙所以僂俛曲從但云遠方不足與爭得其稱臣則不惜呼為吾祖臣朝夕思之此乃西賊侮玩朝廷之甚古外域稱單于可汗之類皆中外共知若從其俗固無嫌今昊賊無端謾此名目且彼稱陛下為父卻令陛下呼之為祖此

余襄公奏議 卷二

十

非侮玩而何賊又言九州十三縣是其故土況靈鹽綏宥皆朝廷舊地若辨封域猶當歸之國家許蠻方者不一而足惟陛下留神磨以歲月則天下幸甚。原注一百四十二

請審裁邊事慶歷三年八月癸亥

朝廷哈契丹以金綸與之再盟所以惠寬生靈也今日報山外事乃西戎借勢欲就過求之謀北敵恃衆必生非意之變方此之時處置論議動關利害一失不中為患非輕且今之鄉兵最近古制而楊偕奏請罷去此議者之不臧也河北之將惟劉貽孫王果數人而已近聞貽孫乃為李昭述所奏欲加之罪此按察之非當也又聞王果為鄭戡辟移永興都監果諳河北人情今乃徒之關中關中急河北豈不急耶而徒為此紛紛也又劉渙知滄州刺一逃軍轉運使以為恣暴而降之郭承祐罷鎮定部署而固欲得鎮州其偃蹇如此而朝廷略不加罪欲望威行而事舉其可得乎願

陛下不以邊事爲略而審裁之四十二

論太白犯歲星慶歷三年九月甲申

伏觀太白犯歲星於太微端門之右執法之前民庶共見風聞司天之奏乃以商洛羣盜便當其占此乃星官忌諱不敢正言臣歷觀漢晉隋書志凡五星之變金火謂之罰星太白與歲相犯皆主兵喪及饑惟此三者國之大患其變乃出端門之右執法之前前志所占將有伏尸流血之變豈山澤小寇所能當之臣聞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又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則知古之聖王恭勤寅畏以順承天天表之應各以其類且夫木爲德金爲刑惟金沓木五行所忌今二星同舍掩食逾時殆爲刑德之頗乎國家自近歲以來西戎不賓契丹恃強人心動搖戰守不足而軍需百物皆出於民殘忍之吏朝索暮辦鐘鐺之聲徧於天下此金氣太盛而刑之失乎民之壯者藉之於軍而居者又困其財貪進之人自爲私計股

余襄公奏議卷上

十二

削其下以希恩榮未聞朝廷講求寬民之術此木氣遂微而德不振乎況今州郡空虛無守禦之備官吏狼狽無撫御之術一夫大呼莫敢當者伏望陛下責躬修德以謝天變中外之政安民爲本凡州郡之兵不足守者急備其闕守宰之官不足任者速擇其代器甲之材出於農者頗緩其期米鹽之運傷於財者稍寬其力皮鐵之工拘於官者裁減其役民足於財則安其居而懷其生雖驅之爲盜必不肯去安而就危也暴賦橫斂不加於民則怨怒不生而陰陽以和兵饑之患庶可消矣百官絃進必責其實使明陳所職以考功能外官必求息民之績在朝必視勤官之效則庶事盡理天下安矣至於省聲色之娛杜奢淫之好絕畋遊之樂節臺榭之觀順四時而安玉體親萬物而畜辰斷陛下日虞外難固當力行自致不待臣縷陳而蔓言之矣伏惟陛下內宣慈愛以教九族外選才良以安百姓與廊廟大臣協忠慮善無怠於政則天下幸甚四十三

論贖刑慶歷三年九月癸巳

臣不知誰爲陛下畫此謀者徒知高談而不知適時之變也今三邊有百萬待哺之卒計天下二稅上供之外能足其食乎故茶鹽酒稅山澤雜產之利盡歸於官尚猶日算歲計恐其不足民貪其利而犯禁者雖死不避也今乃一爲贖刑以寬其禁三軍之食於何取之臣伏見二年以來陝西淮南江浙新添取鹽酒價錢而民犯愈多今若更爲輕刑得以贖論則民輕其犯而莫之禁矣朝廷之尊惟先制度今一去令式任其僭侈上下無紀莫甚於斯伏乞追改前詔特令寢罷其陝西淮南江浙二年以來所添鹽酒價錢並放仍舊則冀乎民稍蘇息不犯於禁矣四十三

論禦盜之策莫先安民慶歷三年十月

臣竊見陝西京西京東淮南荆湖等路各有羣賊大者數百人小者三五十人剽劫州縣恣行殺戮官吏罷軟望風畏懼如張海等輩日肆猖狂

余襄公奏議卷上

十三

處州軍爲備唯能乞師以自防此蓋軍政久弛又少良吏故小有寇盜則上朝廷伏見近日選擇才臣爲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等將令上下相維謹於伺去貪殘之吏撫疲瘵之民此誠治之本也然臣愚慮思之有年已來寇賊爲害幸一起於軍伍烏合成羣百姓尙懷其生應和茲乃國家自祖宗以來輕徭薄賦以結人心至於此也臣聞孟子曰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此古今之通論也國家西陲用兵而來費漸廣故言利之臣日進其術不以安民爲意者多矣惟陛下察之大抵民有蓄積能自充足則鄰里親戚共相守衛不忍棄其安逸以就死若朝廷略加存撫則不失其所凡今之所以害於農者謬官狡吏兼井之家游手之人乘國家賦斂猝暴而取其利以耗其蓄聚也今又加以賊盜驚擾廢其耕桑若皆失業困窮而共爲盜賊黃巾赤眉之患可憂矣故朝廷尤宜急撫之也夫州郡之兵多則食不充少則不足自衛教當今

之所宜。唯兼濟而可。若朝廷選擇長吏。長吏擇捕盜之官。巡檢得自募
勇力之士。嚴捕賊之令。重捕賊之賞。賊無不破矣。安民之術。則但不奪其
時。不傷其財。能禁其為非。而去其為害者。則皆安矣。故盜賊之勢。不可
使其滋蔓。惟先求安民之術而已矣。欲民之安者。在乎謹改作。勿爭其利
而已矣。國家不謹改作。而與民爭尋常之利。前者別具條奏。名臣奏議下
百四十四條

時注云。慶歷三年十月。上
時注云。正。百。游。院。供。賜。

乞韓琦兼領大帥鎮秦州 慶歷三年十一月

臣准五月七日詔。敕節文。令後三節。臣僚如有邊防要切機宜。及朝廷大
事。並令具實封奏。臣竊聞已降敕命。差韓琦等。充涇原等四路都部署。韓
琦。范仲淹。並於涇州駐劄。仍差文彥博。知秦州者。臣聞兵之勇怯。在乎將。
勝敗在於氣。竊見賊吳。侵軼邊鄙。以來。大戰者三矣。延安之役。人猶勇鬪。
好水之師。陷伏中。定川之敗。不戰而走。此皆賊乘屢勝之氣。而吾將勇

余襄公奏議 卷上

十三

怯之分也。臣觀賊吳。雖曰小羌。其實黠。其所舉動。咸有次序。必先翦我
枝附。壞我藩籬。先攻易取之處。以成常勝之勢。明之族。最近賊庭。故先
取之。豐州之地。援兵難集。故次取之。涇原將帥軟懦。故又取之。此乃賊知
先後之計也。臣竊料沿邊諸郡。最富最實者。秦州耳。賊所以未敢攻秦州
者。三焉。邈川尚強。雜羌未附。而韓琦為守也。此賊吳之所畏。朝廷之所恃
也。今可憂者。邈川。嗚族。為賊所侵。漸已挫折。一恃去矣。其餘雜羌。附漢者
未必全。歸賊者未必誅。向我堅者。往往族滅。而不能救。今雖受我封賜。賊
兵若至。其肯死力而援我乎。此二恃去矣。若使韓琦且守秦州。招懷部落。
撫以恩信。訓勵士卒。饗以忠果。猶須擇材勇。以為副將。庶幾全賴三恃。使
賊有所畏。可也。今乃專委文彥博。許懷德。守此一路。臣深為朝廷憂之。臣
亦非敢橫議沮事。但以三軍所恃者將耳。韓琦數年在邊。雖未成功。羌賊
知名。士卒信服。今一旦使文彥博代之。恩信未洽。緩急有難。兵將肯用其

命乎。且彥博新進。懷德無聞。羌賊固將輕之矣。今雖以韓琦。范仲淹。在涇
原。遙節制諸路。以為聲援。但益秦州之憂耳。賊若出其上策。以一軍守瓦
亭。則涇渭之師。不得南矣。以一軍趨隴坻。則岐隴之兵。不復西矣。以一軍
直擣秦州。而援兵不至。族羌外附。則秦州非我之有也。賊若出其下策。前
驅雜羌。所在掠奪。則吾之救兵。雖可至。勝負未可知也。若謂賊輕去巢穴。
以為不然。此所以出我不意也。臣以為當今之計。不若急遣韓琦。兼領大
帥。歸鎮秦州。增兵故關。以扼衝要。諸路有急。不妨應援。此最安危之機也。
益涇州之戍。以當兵衝。以成輔車之勢。一大將居之足矣。更宜擇材勇。以
代懷德。亦最急也。賊自倔強以來。未嘗挫折。若得勇將。以摧其鋒。則庶可
屈伏矣。朝廷措置大事。臣妄言其間。甘俟鼎鑊。名臣奏議下
百四十五條

乞侍從與聞邊事 慶歷三年

余襄公奏議 卷二

十四

臣竊見朝廷每遇契丹遣使到闕。元昊差人來朝。大臣商量。惟欲秘密。兩
制兩省御史中丞已下。雖名侍從。供奉之官。當時並不聞知。及處置既了。
縱或不便。無由論列。臣伏思國家建置侍從之官。以備顧問。諫諍之官。以
救闕失。蓋欲舉無過事。謀無遺策。且書不云乎。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
卜筮。是事有大疑。謀之欲其眾也。漢武帝征伐西戎。開置邊郡。侍從之臣。
嚴助。朱買臣之徒。常與大臣論議。大臣數屈。漢史稱之。以為美談。今柄臣
密議。外不得聞。一慮或失。救之不及。勢之可憂者也。伏乞宣諭大臣。凡此
北狄西戎之事。繫國安危者。侍從諫諍之官。悉令聞之。使陳利害。不為漏
洩。傳云。謀之欲多。斷之欲獨。此御國之要也。惟陛下裁擇。長編一百四十四
條。其月。日。○名臣奏議。卷四十九。云。慶
歷五年。上。時。知。諫。院。○按。五。當。作。三。

論兩稅折納見錢 慶歷三年

臣切聞三司計度。於淮南江。淮。浙。荆。湖。等路。今年夏秋稅內。折納見錢

四百貫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臣聞治國之要。安民爲本。地有常產。不外其求。民有定賦。不盡其力。男耕於野。女蠶於家。各輸所有。以待國用。自堯禹以來。守爲蘇制。先期而輸。古無此法。況累年之間。科率頻併。當今天下錢貨至少。江淮之地。名爲錢荒。謂宜改制泉刀。以救其弊。而乃令百姓盡委田野。蠶絲之利。一之於錢。必將倍棄其物。以就所售。百貨既輕。兆人斂斂。力屈財盡。散爲盜賊。雖有嗷嗷之悔。將無及矣。臣又聞竭澤而漁。明年無魚。百姓不足。君於何取。伏乞聖慈。特賜矜允。裁減其半。令納本色。其第四第五等貧下人戶。願納本色。並聽仍各依每年夏秋期限送納。於國家賦稅。亦無所損。而江淮之民。不至流散。則朝廷之大惠也。名臣奏議一百四十四卷。上時爲右正。言該院供職。

論詔限職田 慶歷四年

伏觀去冬十一月。敕頒定天下職田頃畝數目。令三司指揮無職田處。及有職田而頃畝少處。并元標得山石積潦之地。不可耕植者。限三年內檢括官荒田并戶絕地土。及五年以上逃田支撥添換。以慶歷四年爲始。斯蓋陛下所以勸羣臣養廉吏之大惠也。然朝廷舉事。當以民爲本。民患未去。官吏何安。而尙紛紛擾之。伏見淮南江浙。經春少雨。麥田半損。蝗蝻復生。京西東荆湖南北。廣南處處盜賊。未盡撲滅。陝西河東。輦運困苦。且庶民惶惶。失其農業。而長吏以下。各營其私。憂民之心。有所未至。加之檢括甯不騷擾。況今來所定頃畝。比於舊數。三倍其多。貪吏因緣。其害甚大。伏乞朝廷特降指揮。舊有職田處。更候三二年。別取朝旨標撥。具綱一百四十四卷。上時爲右正。言該院供職。

余襄公奏議 卷上

十五

論張堯佐不當與府界提點 慶歷四年三月己巳

外議皆云堯佐識見淺近。依託後宮嬪嬙之勢。已得內降指揮。改賜章服。又從內批與省府差遣。大臣依違。不能堅執。遂與府界提點。伏維陛下近

歲以來。每事思治。損節淫貨。放減後宮。絕斜封之官。無私謁之寵。此皆日來親行至美之事。安得更使外議籍籍如此。臣深爲陛下惜之。大凡嬪御親嬪。但多與財帛。足表恩意。如堯佐進士出身。自當隨其才望。與之差遣。何必躡等以騰物議。府界提點。比省府判官。固是降等。然呂公弼前亦辭三司判官。就此差遣。未及半年。早已遷陟。議者不論其才。但云故相之子。所以進用太速。將來堯佐若循此例升進。外議亦必謂斜封私謁之類。竊恐上累聖德。若陛下必欲愛之。不若與有職田一近郡。足以表陛下屈己從公之德。於堯佐資敘。亦無所損也。具綱一百四十七卷。○按長編引此奏。下云。堯又言堯佐修媛之世父。進用不宜太遽。頃者郭后之禍。起於楊尙。不可不監。上曰。朕豈以女謁進人。蓋因臣僚論薦。而後用爾。如物議不允。當更授一郡耳。據此。則公再上之疏。必更切直。以不得其全。附錄備證。

余襄公奏議 卷二

十六

論荆湖盜一 慶歷四年三月甲戌

訪聞荆湖南路州軍。以羣盜之故。去山二十里。禁民不得耕種。即不知出自何人指揮。此乃驅民爲盜耳。竊以中民以下。素無蓄積。朝夕之費。盡出耕桑。一歲不耕。饑寒並至。今賊既焚燒其廬舍。劫掠其資穀。官又禁其耕種。蕩然無所歸矣。欲不爲盜。不可得也。且衡郴道永。相去僅千里。皆山也。賊之初起。往來山中。百人耳。自官吏舉兵驅逐。而近山之民。皆殺之。其不殺而幸存者。又禁其耕。千里之民。皆失其業。若不歸賊。將何所歸。故半年之中。聚至三四千。是知欲擒賊。而遂驅民爲賊者也。伏乞特降指揮。切責湖南監司帥臣。並諸州長吏。疾速出榜告諭人戶。並令依舊任便耕種。其先曾窩盤賊人。及驅率在賊中者。亦令招輯。倍加安撫。其先降宣命招收賊徒。自依前來指揮。具綱一百四十七卷。

論荆湖盜二

訪聞湖南初以錢絹購斬蠻賊首級軍人利於厚賞道上達人即以爲賊而殺之至有頭插標識以免官軍之害者由是標識者賊人殺之無標識者則官軍殺之其中等以上民猶能攜家屬入城郭以避害中民以下入城則食盡故亡入賊中今又頓兵九疑以盡殺爲期則一方之民永陷塗炭矣伏乞朝廷特推恩意抽回九疑之軍其蠻人首領許以官封平民各令歸業以示陛下含忍之德四十七

論荆湖盜三

臣所奏湖南捉賊兵士等貪得厚賞枉殺平民尋聞楊畋殺賊有功已推賞典恐謂臣言迂闊未卽施行又恐以楊畋到後必無此事伏緣賊自可殺民自可生賞功罰罪兩不可廢臣之所聞皆出南來仕人之口自楊畋到湖南後來支斬賊賞錢所以軍人冒利貪殺不分玉石感傷和氣伏乞特降宣敕指揮凡民不持兵器非與官軍鬪者皆不得殺輒敢持民首以

余襄公奏議

卷上

十七

冒賞者以故殺罪罪之知而不告從所部犯法不告之條仍坐主將以肅軍令四十七

論荆湖盜四

風聞湖南蠻賊攻燒城郭爲害不止者竊以賊本山獠居在巖險嘯聚亡命出行鈔掠數年以來未甚爲害去冬今春氣焰漸盛其故何也蓋緣官軍枉殺良民以貪厚賞近山百姓皆入賊中楊畋等攻賊巢穴意在蕩除由是賊出攻城以爭死命雖聞朝廷屢令招撫而楊畋鷙勇但欲淨盡賊徒臣愚以爲憑朝廷之力取數千之賊勝之未足爲武不勝適足爲羞今來民皆逃亡賊無蓄積必須急戰乃見勝負若能盡賊但恐百姓亦盡臣竊料賊勢已窮欲降久矣但緣楊畋固執前議賊亦恨之畋不罷去賊必疑貳臣謂宜因楊畋待罪之際別與差遣假此爲說招諭蠻人但言畋不曉朝廷素來招納之意多行殺戮今專委良將惠懷吾民百姓因此可以

復歸山獠因此可以殺撫事定之後用畋不遲臣累奏官軍枉殺平民朝廷未信今來廣南東路亦奏連州土丁因備湖賊事枉殺鹽商四十餘人惟此可知湖南之害伏乞朝廷詳酌大計不可重惜楊畋而輕荆南一路百姓四十七

論當今可行急務

慶曆四年三月末
伏見陛下屢降手詔令兩府大臣條舉當今可行急務此蓋陛下久厭因循之言思樂興起之治所以頻迴清問用佇嘉謀固欲極意更張大去頽弊大臣雖時進謀畫未副陛下之虛懷或煩爲條目徒取衆人之忿怒甯且顧慮而不敢作事者其故何哉臣竊思自古帝王必因大災變大患難然後明君側身賢輔協力增修治道以拯時危既有非常之才亦因可爲之勢此皆慮始最難之事也以今之天下事勢今之大臣所蘊今之衆賢所議臣料必不能副陛下之望何者自寶元之初元昊僭擬契丹驕然當

余襄公奏議

卷上

十八

此之時洶洶惟憂隕越而不能得非常之才因可爲之勢以修國度以興治道人皆歸過於張士遜呂夷簡責其惟能私徇不識權變自夷簡病去陛下取章得象晏殊而任之又不能因此時修舉法度以副天下具瞻今既逾年人心無所冀矣若元昊既和之後猶有可因之勢寬民役完國用最其先也臣以爲國家之務京城擇諸司之長邊鄙擇將帥之材牧民選循良之官理財委明察之吏則兵農刑政庶職皆修矣去冗兵惜冗費謹山海之禁則國用足矣省配率恤有無去侵漁之吏則民力完矣常謹此事民可致於小康皆當因事行之不必日陳細碎之務以取譏誚也夫人主之所以服天下者威令耳威無不攝令無不行臂指相制罔有遺者今之士人名路相軋不顧憲章各懷偏強如此風俗之弊不宜崇長古者賢智之士爲王者羽儀材武之臣爲王者爪牙漢之九卿登爲三公唐之十六衛出領旄節此皆儲其才於待用之地也今之臨事無間皆儲其才領

京師職任緩急有大謀議遣大將帥欲誰使者臣愚以謂當今為陛下計者但能自攬威權大臣公行賞罰內擇百官外擇將帥沮蠻夷之氣塞賊盜之原寬民力足國用則天下久安之勢也

續通編一百四十七下性云余得取人軍而以三年罷相故附此疏於四年三月末補讀畢

余襄公奏議

卷上

十九

余襄公奏議卷下

宋工部尚書充集賢院學士贈尚書左僕射景贈少師諡襄公余 靖撰

後學香山黃佛願慈博輯校

論狄青與劉滙爭水洛城事 慶歷四年四月丙申

凡不受大將節度者謂師行之際當進而退可行而止動臨機會必有勝負如此之類或違之者著於軍法以一其衆今劉滙因修城堡自有利害與夫臨陣逗留不可同論況水洛城據隴山之利可以通秦渭之援昔曹瑋在秦州固已經營及李紘韓琦相繼亦欲開拓而生戶羌人或降或否故不克就今劉滙一戰而服數百千戶因其勢而城之雖留援兵不足爲罪狄青所執但以築孤壘於生羌之中恐賊吳來攻有難守之勢故與滙等異同因其忿而執之爾朝廷若欲伸大將之令而罪滙等則滙以威信招納戎人戎方來歸而謀者獲罪今後立功者息而又失信於戎必不可

余襄公奏議 卷下

也若以狄青倚公法律私忿而責之則恐今後偏裨輕於違犯此又非朝廷之意也二者之間均是害焉臣愚以爲生羌利我交易因滙招撫故獻其地非滙不可守也滙若失職戎將生心古者燿制及違節度者因其立功則可贖罪今爲朝廷計當切責滙罪而推恩恕之使其城守責以後效仍詔青等共體此意滙等所築之城業已就將軍既困之矣恕之令其自守此邊鄙安危之計非私於滙備有緩急通其策應勿以謀之異同幸其有急而不救也仍乞不候奏到滙等公案特與疏放無使羌戎因此疑貳

具奏一百四十八下注云此論余靖請事附見實錄無有也

乞平時蓄養賢俊 慶歷四年四月丁酉

臣竊聞京西轉運使杜杞准中書劄子奉朝旨抽赴闕欲令計置收提宜州蠻賊者臣以爲三十五字從各臣奏議增朝廷蓄養賢俊當如民家收積財貨平時先有營度至急乃得其用伏自去年以來陝西舉知州始用杜杞三司擇

判官則又用杞京西多盜賊則又用杞今茲蠻人作叛則又用杞皆席未遑暖而即移之是使杜杞有奔命之勞朝廷有乏賢之歎如斯事體良亦可惜臣親見杜杞言京西之政始有端緒乃未盡施設今遽捨去不成績效此屢易官之患也伏惟廟堂之上當思天下有多少賢才可與共了天下事者廣爲詢訪預作處置某人可了某職某人可當某路一旦緩急用之如指諸掌此乃廟堂之策富有素定者也今二年之內講求賢俊只知有一杜杞何觀聽之不廣示天下以狹也設使別路更有盜賊則將又移杜杞無乃取笑四方乎每見大臣謀事當平居無事時優遊暇逸如不足憂者及一隅有警則倉皇移易如素不經心者且去年冬兩府大臣共選諸路轉運使田瑜爲廣西轉運使梁載爲判官必謂才能出人今蠻徼纒動未見瑜等如何處置有甚利害早已疑之此擇人之術不自信矣始若不知不如勿用只如近差王絲往湖南安撫待其奏報不中事節乃知其

余襄公奏議 卷下

人不可委任知人不明爲害不細伏望陛下敕諭兩府大臣廣思博探天下賢才以應萬務無使臨事倉卒有乏才之歎則社稷之福古人有言曰霸王之主終不採將於往賢求相於後哲自是識拔不明求之不至不可厚誣四海謂之乏賢也惟陛下圖之具奏一百四十八〇各臣奏議十三下注云慶歷四年四月上月右正言

再論狄青劉滙爭修水洛城事 慶歷四年四月丙辰

臣竊聞狄青劉滙爭修水洛城事朝廷尙候魚周詢勸到滙等方行斷遣者竊以將帥協心乃成績效朝廷處法要在公平專聽偏詞恐未爲允協凡大將節度不從者誅謂可從而違則置於法今二臣所爭之事各有奏陳臣愚以爲若強賊在近須兵救援召滙不到罪則當誅今滙言築城有利無害事已復奏乞聽朝旨青等知滙所執自有本末但以所議不同輒肆私忿一召不至卽舉兵擒之既囚其身又圍守其妻子脫有他變豈不

上貽國憂若滬及士廉犯大將之怒而朝廷不能保全則今後邊臣誰肯立效況生番數千帳因滬來附若使滬守必與此城同其存亡他人繼之恐不能及伏乞早指揮周詢如所築新城的實利便即應留滬等令其專守此城招撫蕃部仍以此意誠款狄青尹洙今後行事不可如此倉卒朝廷若以滬與青等既有私隙不欲令在一路則甯移青等不可移滬以失新附之心見國一四十八下注云此實

乞罷修京城 慶歷四年五月壬戌

臣竊聞大臣建議內有修京城置府兵二事者伏以廟堂建論天下具瞻帝王言動萬世爲法安危所繫舉措非輕事之幾微不可不謹難與慮始人之常情臣願陛下深思遠慮以安民爲本臣請陳二事望陛下擇其可否臣聞西賊僭號之初宋祁請修函谷關此時關中動搖謂朝廷棄關西而自守今無故而修京城乃是捨天下之大而爲嬰城自守之計四方

乞罷公奏議 卷下

聞之豈不動搖強弱之勢正在此矣無戎而城春秋所譏守在四夷義不如此又前歲以邊鄙之警而河北諸路揀點鄉兵天下百萬農夫皆失其業北敵慢書亦隨而至乃是鄉兵之利未集而先致其害也況今北胡之路既厚西戎之好既講雖知信誓不可卒保噉噉蒼生咸望帖泰而都畿之下先自擾之根本不甯四方何所望哉昔魏侯恃險吳起以爲失詞宣王料民山甫言其害政惟是二者皆古今之所戒而安危之所起願陛下捨此二策別議遠圖之術見國一四十九下注云二策竟不果行又注云慶歷四年五月二十六下注云

乞宣敕並送封駁司審省 慶歷四年

臣聞國家之興必先於綱紀號令所出必正其源流古者以四海之廣萬務至衆專已臨斷慮其闕失故羣司設官以相維制示至公於天下也唐制凡有制敕命令則中書宣行進內畫可以付門下門下審省申覆以付

外施行若有不便並令封駁改正今之官詔編書三省官位各結題年月則皆古之制也國朝淳化中始自樞密院分出銀臺通進二司兼領門下封駁事今兩制已上主判凡制敕所有不便者准故事封駁張詠向敏以咸領此職此時宣敕無不經歷門下近年中來舊制坐廢唯選人黃甲猶准故事其餘宣敕百無一二到彼則是官有封駁之名曾無改正之實臣今欲乞凡有宣敕除處分邊事機宜依舊實封入遞祭祀行事敕仍舊差人送付本官外其遷免官資升降差遣及斷遣刑名改更敕令應是告身宜頭敕牒並令中書樞密院准故事進內發付門下封駁司審省申覆故有授官非稱斷刑失中但未便於事者則令封駁改正如此則官司之守各有綱條詔令所頒克正根本紀律可振無有過舉矣其門下封駁司乞差剛正公平大臣主判庶其舉職無可畏避名臣奏議五十六下注云

論馬政脩之由人不在於地 慶歷四年

四

臣伏觀國家自來於河東陝西沿邊等處估買蕃馬思自西賊不庭已來買馬數少未足國用此蓋中國久隳馬政不能蕃息至於專仰戎狄之馬以成此弊臣竊按詩書已來中國養馬蕃息故事乃知不獨出於戎狄也秦之先曰非子居犬邨好馬及畜善養息之周孝王召使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犬邨今之始平汧渭今之秦隴州界也周官校人之職春執駒以養血氣夏攻特以防蹄鬻衛文公居河之渭以建其國而詩人歌之曰騶牝三千不言牡而言牝則牝爲蕃息之本也衛則今之衛州也詩人又頌魯僖公能遵伯禽之業亦云駟駒牡馬魯今屬兗州左氏云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即今鎮定并代皆其地也月令季春之月乃合累牛騰馬遊牝於牧仲夏之月遊牝別羣則繫騰駒亦秦人之馬政也漢之大原有家馬殿一萬正又樓煩胡北皆出名馬即今之并嵐石隰界也武帝出攻匈奴官私馬十四萬正於漢之馬最爲多矣唐以沙苑監最爲宜馬即今之

向州也。又案唐自正觀至麟德中國馬政四十萬正開元中置七坊四十
 八監半在秦隴銀則知古來牧馬之政修之由人不在於地臣切見之今
 之同州及太原已東相衛邢治按舊唐書皆有馬監其餘州軍牧地七百餘所
 伏乞特降敕旨於羣牧使副都監判官等內差一員往監牧舊地相度水
 草豐茂去處揀擇孳生堪牧養馬專差人員牧於四遠牧放一依周官月
 令之法務令蕃息賞罰以明勸沮庶幾數年之後馬蓄蕃盛名區共二十五下

論蠻事一 慶歷四年五月乙酉

自古盜賊為患未嘗不赦其脅從而誅其首惡與其勝之不若安之今湖
 南之賊首惡者不過百人餘皆脅從之民官軍殺平民以邀賞故居民不
 入城郭則入賊中乃得不死野無耕民則賊無所掠而卻城郭矣幸而城
 郭未破破一城則其惡已甚雖欲赦之不可得矣宜遣謀智循良之吏單

余襄公奏議 卷下

王

車獨往諭以禍福逆順之理宜以恩信而招撫之示之生路則衆可潰散
 賊焰宜熄矣若必欲勝之則湖南之民盡入於賊民盡則賊盡矣招撫之
 術惟陛下速行之具綱一百四十九下注云余靖始變取之仍隨八年見
 其第五年三月得書作通及陳執方數黃說鬼二事實錄皆無之又得書以
 慶歷二年十一月賜州印四年五月又賜黃說鬼二事實錄皆無之又得書以

論蠻事二

臣伏見廣南湖南梓州等路蠻賊騷動上煩聖慮臣竊謂皆由朝廷中外
 措置乖錯以起斯患惟陛下熟思臣竊聞戎瀘二郡舊管羈縻四十餘州
 皆以土豪累世承襲為其刺史今之聽朝命者十不存一昨者瀘州蠻首
 得蓋我州蠻首韋彥富皆乞郡印仍乞署官以為寵榮朝廷賜以郡印而
 不與其官由是怨望今者得蓋作過為朝廷憂其韋彥富所乞恩澤尚有
 斬吝待有憂而後憂豈若先是而憂之也又聞宜州賊首區正詞曾入蠻
 洞殺賊詣闕自陳其勞將帥貪功不錄其績朝廷吝賞不與其恩因此怨

恨歸而作賊今賊首未獲而實封巡官隨行人力並坐族誅何益於事又
 聞湖南蠻黃捉鬼等詣衡州請降知州陳執方既已納之尋差獄官就驛
 勸問賊驚而走因捕殺之至今餘黨雖欲歸降懷疑不信此皆中外措置
 錯乖所致也伏乞朝廷以賞罰為念以威懷為意凡溪洞羈縻州縣及有
 生熟蕃戶等處每有奏報倍加體問無令頻失事機以生兵禍所有戎州
 韋彥富乞官事當與檢尋行遣并桂州勸到實封巡官隨行人力石用應
 等家族亦乞特行寬貸其湖南蠻賊亦當追罪執方乃能招撫四編九十一

按長編卷一百三十八云仁宗慶歷二年十一月甲午以瀘州烏蠻王

子得蓋所居為姚州仍令有司鑄印給之初本州言管下溪洞羣州定
 州高州奉州涪州宋州納州晏州浙州長甯州十州皆自唐以來及本
 朝所賜州額今烏蠻所居族盛旁有舊姚州廢已久烏蠻累使人詣州
 願得州名以長夷落故許之其後得蓋又請降黃勅亦許焉小註云乞

余襄公奏議 卷下

六

降黃勅乃四年五月事今并書余靖奏議云朝廷與得蓋州印而不與
 官得蓋遂作過此事當考又卷一百四十三云慶歷三年九月乙丑朔
 湖南轉運使言桂陽監蠻搖內寇蠻搖者居山谷間其山自衡州常甯
 縣屬於貴陽郴連賀韶四州環紆千餘里蠻居其中不事賦役謂之搖
 人初有吉州巫黃捉鬼與其兄弟數人皆習蠻法往來常甯出入溪洞
 誘蠻衆數百人盜販鹽殺官軍逃匿峒中既招出而殺之又徙山下民
 他處至是其黨遂合五千人出桂陽臨山縣華陰峒害巡檢李廷祚潭
 州都監張克明詔發兵捕擊之小注云按歐陽修明年三月疏余靖明
 方也

論元昊求和

元昊遣人求和皆出契丹之意我之言議動息彼必皆知伏緣景德中契
 丹舉國與師深入先帝與之對壘河上矢及乘輿天下安危在於刻漏止

以三十萬物與之通和。今元昊戰雖屢勝，皆由將帥輕敵易動，故為邊鄙之憂。數年還將練兵，始知守戰之備，而銳意解仇，與物遂至二十六萬。彼若不允，豈可更添？且夫戎事有機，國力有限，失之於始，雖悔何追？竊以景德之患，繫安危於頃刻，而物數如彼，今日之患，遠在邊鄙之外，而物數如此，臣雖愚賤，深所恥之。且元昊之書，其名雖順，其詞甚悖，自言通和之事，非其本心。今雖與物更多，邊亭豈敢撤備？又況契丹之力，能制元昊，聞其得物之數，能不生心，無厭之求，終難應副。若移西而備北，為禍更深。伏乞朝廷極慮商量，必令輕重得所，事有形比，須索提防。元昊凡所過求，不宜盡許。一啓其源，塞之實難，惟察利害而審計之。但思和與不和，皆有後患，則不必曲意從之，以貽國羞。是編一百五十一○按宋史公本傳載此與大中文字稍有異同恐為史臣修改故不復取校

論元昊求和二

風聞楊守素等進狀，乞早回本國，未聞朝廷指揮者。臣竊以和好之謀，可

余襄公奏議

卷一

七

否之報。在於元昊不在行人，守素等雖有商量之名，必然未肯與奪。今若不早發遣，切恐別起怨詞。計元昊外則貌從契丹，內則貪我金帛，然其凶狠，必非實誠。蓋緣出師以來，未曾挫衄，勢猶大盛，心亦無厭。此去和與未和，必是大舉兵甲，戎狄之性，翻覆勝則驕慢，敗遂來歸。此皆常情所知也。臣以為今之計者，莫若許其歲物定數，及和市之限，謂言國家各守境界，兩不相侵。君臣如初，無復疑貳，已勅邊守專待使來，如此處置，不必守素等肯與不肯也。臣又恐二國之好，因守素而成，契丹邀功，勢不可抑。況梁適失詞，敵人俟望已久，事成而謝之，亦有害。事成而不報，亦有害。謝之之害小，而不報之害大。此又將來之患也。若幸而元昊未滿其意，則我或小勝，彼當自來，備還遣行人，待其詞伏，雖得要約，未可信也。其尹洙與楊守素等，伏乞早賜發遣。是編一百五十一○按宋史公本傳載此與大中文字稍有異同恐為史臣修改故不復取校

論狄青不可獨當一路
慶歷四年六月癸卯

臣竊以朝廷所以威天下者，刑賞二柄而已。聖人不安賞人，亦不安罰人。若夫同罪異罰者，明主之所不取也。今狄青尹洙皆坐不合枷勒劉滬爭修水洛城事，而洙罷路分，青領州任，非唯賞罰不明，兼亦措置失所。臣請別白言之。始者朝廷以狄青尹洙雖傷於猝暴，不合枷勒滬等，又緣是朝廷不令修城，兼恐抑挫帥臣之威，遂移尹洙別路，狄青當路。此蓋朝廷愛惜帥臣之本意。今來只因孫洙稱病，遂忘卻舊來商量，同罪異罰之外，狄青更蒙升用，其不可者六焉。臣以為當今天下之官，最難其才者，唯是陝西四路之中，當賊衝，而民戶殘破，軍中氣索，涇原最甚。當擇天下才智第一，授以涇原軍民之政。今付狄青剛悍之夫，不可者一也。朝廷自來以軍人驍暴，恐其臨事不至精詳，故令文臣鎮撫，專其進止。今用狄青不思舊來制御之意，不可者二也。初緣狄青出自行間，名為拳勇，從未達大敵，未立奇功，朝廷獎用太過，羣心未服。今專使統一路兵馬，必無兼才厭服其

余襄公奏議

卷下

八

下。且以尹洙之才，與相佐，尚猶如此，若獨任剛狷之人，衆所未服，必至敗事。不可者三也。本來選用狄青，謂其剛果堪為副將。今兼知渭州，且夫知將以城守為能，副將得野戰為勇，各有以撫軍民。今來狄青出戰，則須別將守城，守城則當求知將，此豈一夫所能兼之？其不可者四也。昨日狄青尹洙同枷勒劉滬，朝廷嫌其率暴，故移尹洙慶州，今洙當降罷，而青得進用，乃是朝廷專罪尹洙，且狄青驍率武人，豈得全無血氣，枷送滬等未必盡由尹洙，歸罪於洙，事未明白，不可者五也。凡暴貴之人，不能無驕，狄青拔自行伍，位至將帥，驍豪之氣，固已顯露。只如昨來朝廷所差醫官，身帶京職，青以一怒之忿，便行鞭扑，如此恣意，豈是尹洙所使，朝廷歸罪於人，亦須察訪其實，不可者六也。且慶州極邊帥府，非是養病之地，伏乞朝廷別選才智之人，以守渭州，兼進止一路兵馬，專委狄青副將之事。其孫洙儻或不病，則當發遣赴任渭州。如實有病，即召歸京師診理，所以示朝廷

憂邊謹罰之意百五十一

論狄青不可獨當一路二

臣近奏狄青知渭州尹洙知晉州不協物議未蒙朝旨者臣切謂若非大臣全無憂邊之心即是微臣當坐罔上之罪二者之間必有一焉臣伏思陝西四路惟涇原山川寬平易為衝突若戎馬之勢不過則為關中之憂關中震驚則天下之憂也故國家自有西事以來長以涇原為統帥之府前歲葛懷敏喪師之後朝廷欲差范仲淹往彼綏輯尙先遣中使諭之以意其時仲淹不敢獨當此任乞差韓琦同往朝廷遣韓琦范仲淹同共經略又差張元知渭州狄青同為一路部署琦等雖名四路招討其實只是營度涇原元領州寄青為副將即是朝廷憂涇原如此之深也及至去年召琦仲淹赴闕又使中使問仲淹何人可以為代於是差鄭戩替韓琦仲淹充四路招討尹洙代張元知渭州至秋又差韓琦田況往彼宣撫則固

余襄公奏議

卷下

九

知朝廷未嘗忘涇原也今年已罷鄭戩歸永興又移尹洙知晉州遂令狄青一身兼領三人職事且范仲淹號為最曉邊事不敢獨當孫洙亦是朝廷精選而託疾不行是涇原有可憂之勢豈青匹夫獨能當之仲淹豈忘之乎大臣必謂韓琦仲淹二年涇原成規可守故專任狄青足以了事臣竊實以為不然伏自懷敏覆沒之後兵氣沮喪未有小勝百姓遭劫掠之餘雖或歸復而生業未備幸賊未至而謂完實議和未定而早懈息抽減將帥軍民之心尙何所望而敢自安乎且向來於生戶界中脩一城寨尙有規奪殺傷不能相保賊馬若至誰復安心是大臣全無憂邊之心明矣初緣昨者狄青尹洙倉卒行事上煩朝廷臣竊料朝廷之意謂此二人尙偏見之情以相倡和故換孫洙在青之上欲令庶事有所商量今來只因孫洙稱病遂將涇原一路兵馬專令狄青進止豈天下之廣更無一奇才可以知渭州與青共事者是大臣不思之甚也況始因行事猝暴朝廷不

欲問罪遂得專兵柄不知是何賞罰且緣青驟自行間未著大功蒙恩超擢又其為性率暴鄙吝偏裨不服所以劉滬敢罵尹洙乳臭狄青一介耳

論狄青不可獨當一路三

今來以青獨當一路豈不憂偏裨不服而敗國家之事乎雖傳聞仲淹請行若朝廷從之不過涇州駐劄以制大節須別得渭州知州與青緩急商量戰守之勢又况龐籍守延猶與王信等同事今來反不及青獨當最難一路無乃籍等差與為伍以懷怨望乎朝廷乏賢一至於此伏乞陛下詢問大臣如或將來賊馬衝突涇原狄青果能保必勝之勢不貽朝廷之憂則臣甘先就誅竄以當罔上之罪注五十一百五十一〇名臣奏議六十五下

余襄公奏議

卷下

十

臣累具奏陳為狄青兼知渭州不當未蒙朝旨聽從者此蓋兩府大臣不顧社稷利害唯要遂非行事伏緣西賊僭叛以來涇原屢遭侵擾任福敗於好水葛懷敏敗於定川關中震驚君臣吁食臣謂朝廷當極選文武才傑共守邊疆為謀未周聞諫不聽豈非不顧社稷利害乎涇原利害屈指可計且范仲淹前歲被差之日必得韓琦然後同行今日預政之謀未為憂國同此議者亦當審細臣料大臣強為其說其詞有二其一謂當今文臣無可差其二謂自來武臣在邊多被文臣掣肘不若專委武臣責其成功此皆護短之說本非通論當今天下之大峨冠委佩出入朝廷列侍從者駕肩疊迹及求一邊郡知州則不能得之此執政者進賢之失也求一士而分其任縱無奇才比於專委一夫不猶愈乎况好水之敗韓琦等為招討使定川之敗王沿為都部署皆號本朝精選尙猶不免喪師豈可狄青獨能了乎又武臣在邊文臣掣肘之議本為不近人情且琦仲淹等領兵之日自謂安邊之謀臣及其歸朝遂生掣肘之謬論若如此說則龐籍文彥博孫洙盡可罷去矣竊觀狄青所為若其決鬪官擒劉滬皆驕滿之

至豈能獨統其衆乎。且水洛垂成而急捕劉滬致劫掠傷殺之患取笑夷狄將帥之才於此見矣。況朝廷特差魚周詢等前去體量得有過又蒙進用朝廷之令於何取信勿謂楊守素等來此講議便言邊鄙不足憂者。今春張延壽去後兵臨秦州平州熟戶一千餘帳掃地皆盡城中震恐邊臣不以實聞此則目前之禍不必引古爲證伏乞早賜選差忠勤才略之臣以知渭州如臣言無可采則乞還舊官臣之分也若謂已行之命難爲改易則朝廷今後一切特行何用諫諍百五十一

論狄青不可獨當一路四

臣等各三上劄子論列狄青等差遣不當事今聞大臣堅執不肯更改臣等近共論岑守素狄青二事守素是陛下左右之人只是纔罷皇城司未當再任陛下要命令必行立改差命其狄青本應有過當行責降朝廷惜邊將事體只令依舊任使大臣不能選擇能臣就委狄青州任明是差失

余襄公奏議

卷下

十一

臣等累有奏陳利害甚顯大臣一向遂非不肯更改初議緣今日天下之勢最可憂者在戎狄戎狄之患在陝西陝西之患安危最急者在涇原自西事以來賊人不過一兩次犯延州等路唯涇原自高繼嵩王規累度禦捍得退外又有好水定川之敗則賊之意豈須臾忘此一路也蓋涇原山川廣寬道路平易邊臣制禦不住可以直圖關中如此形勢安得輕授與人假如賊人圍守鎮戎狄青既是部署豈得不出救援青出之後何人守城賊若以一二萬人與青相拒卻從間道領衆直趨渭州又使何人守備臣竊聞大臣之議但欲精選通判前日尹洙以館職知州關中之人以洙氣勢尙輕預憂緩急有事不能制伏士卒況可只委一通判小官安能了事以此言之是渭州須別得能臣與狄青分職勾當方免朝廷深憂也陛下欲命令必行雖左右之人已授差遣立有更改大臣觀邊上事勢如此不甚憂念一向遂非強有論執是天子之意易回大臣之偏見難改也伏

乞陛下以安危之意直論大臣令選才望素著之人委以涇原帥府若不如此處置恐後悔難追小注一百五十二下云帝有詔使青攝并代都督等之罪也

按長編一百五十小注曰靖論青武人使獨守渭州恐敗邊事本傳有之六章據靖諫草本傳實錄俱無有二章別論水洛四章乃專論青領渭州云今據長編所錄前三章殆公單銜論列後一章乃合同列聯名奏上者也

乞罷迎開寶寺塔舍利慶曆四年六月丁未

臣伏見開寶寺塔爲天火所燒五行之占本是災變朝廷所宜戒懼以答天意尋聞遣人於塔基掘到舊瘞舍利內廷看畢送還本寺許令士庶燒香瞻禮者道路傳言舍利在內廷之時頗有光怪臣恐巧佞之人因此推爲靈異惑亂視聽先自內廷外及四方鈔斂錢物再圖營造臣忝備諫職

余襄公奏議

卷下

十二

見此事體不可不言臣聞帝王行事但能勤儉修德感動人心則雖有急難後必安濟臣觀今天下自西垂用兵以來國帑虛竭民閒十室九空陛下若勤勞罪己憂人之憂則四方之民安居咸蒙其福矣如其不恤民病廣事浮費奉佛求福非所望於當今且佛者方外之教理天下者所不取也割黎民之不足奉庸僧之有餘且以侈麗崇飾甚非帝王之事或有戒臣者曰若有營造必不出於府庫但用內廷無用之物準其直而與之亦不誅求於民任自僧徒化其願施者積歲累月而成之庸何傷哉臣應之曰天下之民皆厭賦役之煩不聊其生至有父子夫婦攜手赴井而死者其窮至矣陛下若恤民之病取後宮無用之物內帑有餘之幣出助邊費勿收中民一年田租明降指揮布告中外此則陛下結天下之心感召和氣雖造百塔無以及此若爲無用浮侈之事民益怨矣又二年以來減省後宮請給皆言內有煎迫不似往前今一日捨施則財物無紀何以取信

四方哉。切棘市井之人。有知者少。既見內廷崇奉。則遽相扇動。傾箱竭囊。爲害滋深。若以經火不壞。便爲神異。卽本在土底。火所不及。若言舍利能出光怪。必有神靈所憑。此妄言也。且一塔不能自衛。爲火所毀。又何福可庇於民哉。今朽木腐草。皆有光。水精及珠之圓者。夜亦有光。況舍利本胡中怪異之物。有光亦非今日之瑞。昔梁武帝造長干塔時。舍利亦常有光。及臺城之敗。何能致福。視此可以監之矣。其開寶寺舍利塔。伏乞指揮。更不營造。上以見陛下不惑之明。下以昭國家愛民之意。仍乞更不迎入內中供養。且胡人軍校。皆呼舍利。舍利入宮。不祥之語。尤宜戒之。其然頂爛臂之人。亦乞禁絕。其編一百五十一。名臣奏議八十四。下注三。慶曆四年六月。上時爲右正實。

論災異實由人事一 慶曆四年六月

臣等伏觀陛下以災變屢見。飛蝗爲孽。責躬引過。祈於天地宗廟社稷。不令殃及萬方。臣等伏念災異之來。實由人事。政治闕失。感動天地。故古之

余襄公奏議 卷下

十三

人君。或遇災異。則避正殿。撤常膳。深自刻責。思所以致之及政治之理。以至册免三公者有之。詔求直言者有之。此皆消災異召和氣之道也。方今天下之勢至危矣。西北二敵。陵脅中國。盜賊縱橫。驚劫州縣。養兵至冗。擇將不精。科配頻繁。公私匱竭。內外之官。務爲辦事。而少矜恤之人。天下之民。急其供億。而有流離之苦。治道至此。未聞救之之術。臣等伏見數年以來。天戒屢告。朝廷雖有驚懼之意。然因循舊弊。未甚改更。所以今日災變頻數。蓋天意必欲朝廷太修人事。以救其患。乃可變危爲安也。救患之方。莫若原其致災之本。致災之本。由君臣上下之闕失也。闕失之事。臣等敢次第言之。陛下不專聽斷。不攬威權。使號令不信於人。恩澤不及於下。此陛下之失也。持天下之柄。司生民之命。無嘉謀異議。以救時弊。不盡忠竭節。以副任用。此大臣之過也。朝有闕失。而不能救。民有疾苦。而不能達。陛下寬容少斷。而不能規。大臣循默避事。而不能斥。百官邪正並進。而不能

辨。四夷交納。內侵而不能謀。有顧避之心。無力諍之節。此臣等之罪也。今陛下既有引過之言。達於天地神祇矣。望陛下必踐其言。必行其實。踐言行實之要。莫若專聽斷。攬威權。號令信於人。恩澤及於下。則災異消而和氣應矣。其大臣不舉職之過。伏望陛下以致變之由。赫然督責之。又無近效。則用災異册免三公故事而去之。別求能賢。以救大患。如臣等蒙陛下非次選擇。不能解職。尙致陛下有如此之失。大臣有如此之過。臣等負罪至深。伏乞朝廷遠加寬宥。逐別求方正材識之人。俾居諫職。必能裨贊朝綱。下副聖選。其編一百五十一。

論災異實由人事二

臣等待罪於今七日。曾不得報。憂媿殊深。不知所措。竊以今天下之勢。外有羌戎結連。侵脅之憂。內有邊垂守禦。戰爭之苦。兵冗財竭。賦斂暴興。生民膏血。培取無極。譬如投石入井。到底乃止。不幸有旱澇饑荒之變。盜賊

余襄公奏議 卷下

十四

乘時而起。將何以禦。今日視前一二年。國用兵力。固不如矣。復且因循。無有更改舊弊之術。後一二年。還視今日。又可知矣。非獨不如今日。其患至大。縱有知者。不能爲謀。臣等以諫名官。見天下之勢至危如此。既不能開廣陛下恩信。以固民心。又不能糾正大臣闕失。以救時弊。是致災異頻數。中外恐懼。臣等上負陛下選擇之恩。下負生靈困苦之望。憂慮終日。譏責滿身。尙何顏面出入朝中。臣等罪戾實深。伏乞朝廷必加寬宥。逐以謝天下。其編一百五十一。

論災異實由人事三

臣等竊慮朝廷以災異所因。上下引過。不欲專罪臣等。然臣等自念。昨蒙陛下於衆人之中。非次選擇。當時物議。謂臣等必有建明。臣等協心自期。必有報効。觀今天下之勢。日可憂懼。天人災變。相仍而至。豈非臣等不能補助之致也。或朝廷尙賜矜容。不加深罪。伏乞各與臣等外任。合入差遣。

庶盡心力以展實効朝廷別得賢才使居諫職必有謀畫以助治功一百

十五

論吳王宮誤封次孫事 慶歷四年八月辛卯

近者封建宗室藩屏皇家舉前王之令猷補當朝之闕典本支百世之盛美也風聞諸王宮皆封長孫惟吳王宮誤封次孫已有爭訴者臣愚以為宗室至親封建大事固宜詳審猶如此差錯則知天下疏遠之務誤者多矣宗室紛爭不可傳聞四方臣曾為禮官頗知屬籍間事吳王德昭五子第二子惟吉追封襄王今聞襄王之子守異最是諸孫之長有司便以襄王別為一院即推從藹為本宮之長而授封爵今若奪從藹之爵以與守異則事同兒戲書之史冊傳之方外謬誤之議取笑於後臣之愚計欲乞朝廷勸會詣實若從藹於今實吳王宮長孫則因而推恩不形過舉別以公爵授襄王之子守異庶幾聖德無所虧損其編一百五十一下注云從藹之守異惟吉第三子自書於

余襄公奏議 卷下

十五

五十四

論敵人求索不宜輕許 慶歷四年八月

伏聞契丹耶律元衡來聘道路傳言專報西征之事臣雖愚陋竊用憂之且敵人當無事之時尚可窮巧極詐乘我之怯以恣無厭之求況今用兵之際豈得默而無請臣竊料敵人之意不出數策一曰借兵於我同力剪除二曰見乏資糧欲假邊粟三曰軍興費廣先借數年之資四曰元昊與賊連謀不宜更通和好其他狡計不可詳知此皆目前所宜預備者也敵人背約妄起事端不當但務偷安每事輕許我守盟誓拒之有詞若只有借兵之言最可理奪伏緣景德之誓共約休兵只如元昊負恩擾我邊鄙本朝調發卒乘數年於茲未嘗假北敵之兵議誅討今若夾山部落亡入我境則當竭力同共驅除境外之師無名可出此則借兵之謀不可許也若以資糧為詞亦當堅拒伏緣國家封疆至廣軍馬至多內有朝廷百官

之奉外有賓客四方之事賦入有常度但緣愛惜生靈不忍爭戰故割自奉之金帛以資兄弟之國一國之財而供二國之用固無餘羨以副非意之求此又借糧之議不可許也若云先借歲聘之數尤當阻之伏緣契丹

每言此來再結盟好不同向前固宜謹守誠信以敦萬世之約況近歲新添金帛割剝已深山澤之利歲計猶有不足桑蠶所產民力固亦無餘比要兩國安甯是用不惜所有今伐一小族便此過求若更有大事如何應副侵凌之勢無時暫已國家之物有限強敵之求無厭欲望不危必不可得此又預借歲物不可許也若云元昊懷貳與賊通謀同盟之國所宜共嫉惟此一事最難處置從之則權在敵人不從則強兵在境酌今之勢不能不從伏緣北敵本參和議彼此有隙勢難兩交若謂元昊已有好意不可拒絕臣恐納元昊而疏耶律則敵人移兵於我矣臣愚以謂元昊之論未定猶可緩之以順北敵之請其餘不可從也臣伏讀唐史竊見回鶻於

余襄公奏議 卷下

十六

五十五

論契丹請絕元昊進貢事 慶歷四年八月

臣伏見契丹人使耶律元衡今月十四日朝見訖中外臣僚但聞報西征事又知河東邊奏警急無不憂懼雖北邊事宜云征夾山部落且夾山小族而契丹舉國征之事勢甚大恐似別有謀者臣竊思之朝廷於西北大事前後處置失宜所以戎狄乘聲肆其憑陵今者使來必此之故切緣元昊累世稱藩一日僭叛招攜出討當自圖之而乃屈中國之威假契丹之援借人之勢權在他人此謀始之失也臣去年在敵中敵主親與臣言梁適去時云河西事了遣人來謝及以元昊表示臣俾知元昊畏服之意又

與臣言候乾元節信使迴日請仔細報來及臣歸朝首言此事只緣夷簡
病退梁適差出便乃忍諱云無此言暨乾元節使信蕭孝忠來屢問館伴
張錫錫終不與言元昊商量次第朝廷當元昊叛時則遣使告之及其和
約欲就則問而不對必疑朝廷有異議矣此始末不同之失也臣今月十
六日具奏陳擬其所謀四事一曰借邊兵二曰借邊粟三曰假數年之物
四曰絕元昊之利遂度敵情在此而已必曰假借財物拒之有詞惟與元
昊絕和最難處置臣竊計之遜詞以謝北敵緩詞以款西戎苟紓歲月之
禍誠當今可施之策也然臣愚慮兵禍自此起不宜處置更有失錯今若
徇北敵而絕西戎亦有兵禍納西戎而違北敵亦有兵禍二敵連謀共為
矛楯之勢北人才去西人必來拒納之間動皆有礙擇禍就輕守之以信
使曲不在我即得其要矣必若棄元昊以為外虞堅絕其約使北人不能
反覆而邀功此最久安之策恐謀者不能終之且元昊所以抗中國者僭

徐襄公奏議 卷一

十七

尊號改年名不稱臣不奉表此其偏強之勢也今皆捨去而歸我矣三年
謀之而一朝絕之及其既去北敵使至將又招之犬羊之性豈不懷忿此
起兵之禍也契丹所以取重於中國者亦欲成和好之事專與奪之權也
今西戎偃蹇而不從朝廷沈吟而不報及其使我絕之而據即成之名臣
即成之桀驁之氣豈不懷怒此亦起兵之禍也然而彼欲舉兵而使臣絕
約皆胡人之狡謀耳臣竊料北敵因弋獵之勢為舉兵之名欲邀成功以
德於我若報之曰天下之民一也本朝之兵尚不忍令其戰鬪以越死傷
之禍況隣國之兵冒白刃而不憂其傷非所以為心也名臣奏議作非南
失一小蕃不可煩兄弟之國蕭使迴日曾達此誠且未嘗乞師無煩大舉
若元昊自有微隙違忤北朝今之出師非復預議又元昊使來每稱北朝
之意早緣名體未順難以從之近者稱本朝正朔去羌人僭偽之號而稱
臣矣只以事要久遠故須往復商量今若事體準前固當拒絕但業已許

其每事恭順則受其來歸若來歸而拒之則似失信且中國以信自守故
能與四海會同儻失信於西人誰復信其盟約若北朝怒其叛而伐之南
朝因其服而捨之共成德美亦春秋之義也敵雖禽獸固當聞此而後心
矣惟重幣輕使以結之使其有邀功之心則必緩圖我之患矣臣又聞前
歲胡人解甲後幽州亦遭劫掠財物迫奪婦女發掘墳墓燕人苦之今河
東近邊恐有衝突須作隄備以戒不虞臣常觀北朝氣陵中國拮拾事緒
以起聲端歸於強弩相射利劍相擊而後已不可不早備也惟陛下圖之
一編一百五十一下注云朝廷以靖書為然於是遣使回國○名臣奏議
為然即謂靖書回國則契丹使其略曰若以元昊於北朝失事大之禮則與
宜問罪或謂靖書回國則契丹使其略曰若以元昊於北朝失事大之禮則與
道可阻運若盡運承則亦不依約約

論元昊所上誓書慶歷四年九月甲申

徐襄公奏議 卷一

十六

臣竊聞契丹國書到闕議者紛紜以不請深入為敵中微詞不敢與元昊
誓書緩行封冊之禮以觀敵變此皆游談之過慮也臣昨在敵中預聞書
意虜主親與臣言如行封冊之請遣使深入軍前恐契丹軍馬到彼誤有
殺傷即別無微意臣又詳觀二敵形勢唯有速行封冊使元昊得以專力
東向與契丹爭鋒二敵兵連不解此最中國之利設若二敵交兵雖有勝
負契丹不能止我之利謀已先定故也假如契丹戰勝元昊伏罪則我與
元昊通和契丹自以為功又如契丹戰敗則我與元昊通和在前固非觀
望加以契丹意在讎養元昊豈復妄怨於我此皆理之必然者也儻或朝
廷懷猶豫之心謀不早定則事久變生非我之利竊以元昊天生凶狡非
獨今日知之且以契丹強盛尚敢侮慢況於中國數戰屢勝徒誘於利乃
肯和爾豈是心服若知我逗遛以待其變則翻然屈服於契丹而專力肆
忿為患於我未必輕於契丹也臣之愚慮以謂封冊元昊在二敵勝負未
分以前則元昊有以為恩契丹無以為詞今若謀慮未定二敵交兵萬一

契丹戰敗而遣使堅來止我之利元昊亦遣使堅來求和元昊已納誓書不可違契丹兵敗不可違未知朝廷此時何以處置臣愚以為及楊守素未出邊境先降敕命差定夏國封册使俾共知之以堅西賊之心專圖北敵此則圖一敵之策也唯早圖之是編一百五十二下注云詔從嶺首仍三十五下小注云慶曆四年九月上時朝廷遣使封元昊而契丹使來即遣使與元昊未遣使見契丹主於九十九泉運上此與詔從嶺首仍令送州先移文

乞罷天下學生員聽讀日限慶曆四年十一月戊午朔判國子監上書

臣伏思先降敕命并貢舉條例國子監生徒聽學滿五百日方許取應每十人之中與解三人其諸路州府軍監並各立學及置縣學本貢人並以入學聽習三百日舊得解人百人以上方許取應後來雖有敕命曾到省舉人與免聽讀內新人顯有事故給假並與勘會除破其如今非畫一難以久行竊以國家與學校所以獎育俊秀而訓導之由是廣學宮頒學日

余襄公奏議 卷下

二九

使其專心道義以思入官之術伏緣朝廷所賜莊園房錢等贍之有限而來者無窮若偏加廩給則支費不充若自營口腹則貧窶者衆日有定數不敢不來非其本心同於驅役古之勸學初不如此以為廣費舍所以待有志之士去日限所以寬貧貧之人國家存厲賢之風寒士得帶經之便欲乞應國子監太學生徒如有情愿聽讀滿五百日即依先降敕命將來如解十人之中與解三人其不滿五百日者並依舊額取解應舉所有開封府及天下州軍建立州學處立取情愿聽讀更不限以日數所賞寒士營生務學不失其所是編一百五十三下注云乃詔

議敕書條目慶曆四年十一月辛未

臣伏觀南郊肆赦在近曠蕩之澤與民更始四方延頸相望恩渥臣訪聞荆湖南路本因蠻賊出就民家居停其提點刑獄邵飾等盡令近山人戶不得耕種及燒折屋宇起遣入城居住遂致近山人戶失業亡入賊中及

楊畋將不曾作蠻賊人戶盡底驅逐散入廣南東西路失其巢穴又京西去歲被賊人張海等虜掠驚擾臣欲乞於南郊赦書中特示存撫應荆湖南北路人戶先因脇從及投入賊中者限赦書到後一百日內經官司首身並令州縣勘會支與舊來田業其山搖人戶亦令安撫轉運提點刑獄等司多方招誘如能效順並與放罪務令各歸舊住山林常加存恤應京西及荆湖北路去年經賊人驚擾縣分人戶轉運司體量勘會與免一年科配其上項事節乞指揮中書樞密院商量施行是編一百五十三下注云請敕書條目不知何時放

乞移楊畋近邊差遣一慶曆四年十一月

臣竊聞湖南賊人首領黃四鄧和尚等各已歸降又聞郴州奏蠻賊千餘人打劫宜章縣放火殺掠者臣初以湖南州軍山險之處即是蠻獠譬如蜂蟻各有屯聚若得就巢穴安其棲息不生驚擾必不肆毒於人其間蠻

余襄公奏議 卷下

三

人亦有不曾作過一例遭官軍就居處殺戮必然懷恨未肯歸降伏緣自古招撫山賊必先恩信如治亂繩緩乃可解今楊畋銳於殺伐蠻人必不相信臣累會奏陳乞拙迴楊畋乃能令蠻賊盡類歸附未蒙朝廷指揮必是大臣曾與保任所以不肯移畋雖畋曾經邊任身耐勞苦與招撫蠻賊事體了不相同但移楊畋卻與近邊差遣別以恩招撫蠻賊使其降附不可恐畋之怨而不憂賊之疑而不降也是編一百五十三

乞移楊畋近邊差遣二

臣風聞廣南東路轉運司奏蠻賊於連韶州界打劫乞差使臣抽押江南兵級前去捉殺臣以為轉運使倉卒張皇無足憂者竊料此賊只因楊畋打殺九疑山外蠻人巢穴奪其理生之具本非作過之人既失所居遂懷怨恨并散為盜故先劫掠郴州宜章縣次入連韶州界初緣郴連等州山險闊遠秋多瘴癘朝廷益發甲兵徒生勞擾死亡之患賊人深入險阻不

能得見不可更令廣東之民受此疲弊臣之愚計且以天下之大豈必與
一小蠻獠較其勝負只乞朝廷抽迴楊敞并九疑山下兵甲卻令前來歸
降賊人入洞招諭蠻人以朝廷不恃殺伐降者更得恩賞使蠻之餘黨安
其窟穴自然不出為盜矣五編一百一十三

乞移楊敞近邊差遣三

臣初見去年以來荆湖南路蠻人及戎瀘州蠻相繼作過惟戎瀘州蠻朝
廷遣官招撫即時安定而湖南路官軍殺伐稍多蠻人失其巢穴所以至
今驚擾鄉縣延及別路況今湖南賦稅已不上供不可更令廣南又困兵
禍臣愚以為因南郊肆赦之後朝廷宜差親信臣僚乘驛往彼宣導恩信
招攜降附兵馬可罷之處即令罷之昭示朝廷仁恩不尚殺伐之意使蠻
人向信安其棲息不復為鄉縣之害五編一百一十三下小注略云據余靖奏議

論王翼賜五品服慶歷四年十二月癸丑

余襄公奏議

卷下

十一

治獄而賜服外人不知必以謂翼深文重法能希陛下意以取此寵所損
非細事也嘗有工部郎中呂寬按宋史公本傳作呂寬下應同以治獄賜對所易章綬陛
下諭之曰朕不欲因鞫囚與人恩澤寬退以告臣臣嘗書之起居注陛下
前日諭寬是則今日賜翼非與奪之間貴乎一體小人望風希進無所不
至幸陛下每於事端抑其奔競請自今臣僚入封有輒求恩澤者令有司
劾罪五編一百一十五下云從之

論元昊獻契丹俘事慶歷五年春正月丙子 知制誥

朝廷受表卻俘此誠欲敦示大體兩存其好也竊緣臣昨到契丹敵中君
臣將元昊表狀皆示與臣其間亦有毀謗本朝之語但敵主伴置元昊小
人翻覆交關兩朝如此而已臣愚以為今亦宜使館伴宗睦者將元昊獻
俘表示與宗睦兼言本朝不受所獻復令送還北朝之意使敵人知本朝
聞其敗衄不敢分外邀求也五編一百一十四

乞特令臣僚奏薦親屬不拘年甲慶歷五年二月辛卯

臣伏親近降中書劄子今後臣僚奏薦子孫親屬內長子長孫皆不拘年
甲諸子諸孫須年十五以上弟姪等並須年二十以上方得奏薦所薦親
屬並須在五服內者竊以朝廷推恩延賞皆要嗣續門戶其有老登郎署
晚得職司親的子孫尚多限以年幼不得陳乞而乃旁蔭疏遠房從年長
之人則是舍親而用疏遠近而取遠殆非國家善善及子孫之意伏乞自
來奏蔭幼年子弟并須二十五歲以上方許出官雖授京官亦不破官中
請受於國家別無妨礙兼臣今來奏臣親弟年已及格不礙新條但緣年
老臣僚不得奏其親的而旁奏親屬於理不便伏乞特降指揮應合奏蔭
親屬臣僚所奏子孫弟姪特令不拘年甲以廣賞延之典五編一百一十五下注云據成
歷五年二月四日中書劄子乃慶

奉使契丹時上言慶歷五年二月己亥

余襄公奏議

卷下

十二

昨聞西人與契丹約和尋復侵掠必恐契丹兵忿不解前又遣使來以告
西伐則將命者不絕盡耗財用無有盡時臣今奉使契丹欲先諭以元昊
反覆小臣按華夷辨論西人謂契丹人其去就不足為兩朝重輕設或搆叛亦是常
事彼此只邊上關報更不專遣使臣五編一百一十五下云從之

論有司禁鎖從讜慶歷五年四月戊子

書稱堯之盛德則曰睦九族史稱漢之懿事則曰繼絕世所以厚仁義之
本茂宗枝之祥陛下紹堯之明德漢之美敦紱宗族意愛博厚有司不能
奉承睿旨深可惜焉竊聞從讜頃因忿毆傷監門使臣有司奏為風狂禁
鎖空宅臣竊為朝廷本意以惟正無子遂取惟忠之子為其後凡言為後
者蓋使主其閨門奉其祭祀爾今因躁忿小過遽此幽閉俾其閨門無託
祭祀乏人甚非陛下敦紱之意也外議往往言從讜好學尚氣不能恬退
輕忿致過恐非狂疾就令實有狂疾當使國醫攻理以表渙恩若或只因

輕肆則謂宜天慈含怒放還本宅俾其上奉朝廷睦九族繼絕世之仁下
遂皇宗主闈門奉祭祀之事又所以承陛下篤親審罰之德也五十一頁
三不種從縣縣自到死上諱之共道
復故官仍附漢州防禦使漢南侯

薦李觀狀 慶歷五年

具銜臣余靖伏觀先降勅節文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并高蹈邱園等科
按元作
科今改並許少卿監已上及本路轉運使副逐處長吏奏舉者

右謹具如前臣竊見建昌軍草澤李觀博學通識包括古今潛心著書研

極治亂江南儒士共所師法曾於慶歷元年應茂材異等科按元作
科今改祕閣

召試下第退居鄉里四方生徒從之講習有此寒賤淹在草萊於臣鄰封

不敢緘蔽臣又伏見草澤邵亢與觀同時就試後來亢以臣寮奏舉已授

職官今觀退居獨未蒙用伏乞朝廷特與召試以廣得賢之路謹具狀奏

聞伏候勅旨宋李觀直學文
集外集卷一

余襄公奏議 卷下

廿三

按直講文集卷首直講先生年譜云慶歷五年公薦先生於朝狀蓋是
年上也

宋趙忠定

奏議

宣統庚戌六月

葉氏觀古堂刊

宋趙忠定奏議序

宋趙忠定以理學名臣遭韓侂胄黨禁之害竄於衡州當時之民為之廟祀至今春秋祈禱易姓勿衰余既掇拾舊聞求其軼事輯為別錄八卷因讀明黃淮楊士奇等所編歷代名臣奏議見其中採公奏疏尤多輒為抄出以意排比分為四卷復借江陰繆筱珊太夫子藏本補其斷篇缺文公一生忠言諫論約具於此矣考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載有公奏議十五卷元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同明文淵閣書目載一部十冊完全自後官私簿錄罕見其目則當亡於明末國初時公制置四川暇與賓寮編有皇朝諸臣奏議一百五十卷黃淮等沿而廣之宋以前增

趙奏序

入周秦漢魏六朝唐人以後增入南宋元代故公奏議賴以存留十之二三不可謂非幸事也公編奏議時朱子謂宜逐人編自始終有意公以十二門分類四庫全書提要以公體例為善不然朱子之說然此為總集之體式若一人之文則不可引為比况古書如晏子春秋魏鄭公諫錄李絳論事集皆以歷官言事為次第故其言行功業千載而下讀者如見其生平則固當以朱子之說為政者也今於各篇末附按語鈎考其時地得其建言之先後大抵公自乾道二年進士及第宋陳騭中興館閣續錄七初仕簽書甯國車節度判官五年五月除祕書正字六年六月為校書郎七年五月為著作郎官于內者四年中興館閣錄七八年五月知

信州同上清熙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以左奉議郎自信州改

知番陽十月二日除江西路轉運判官宋陳耆卿嘉定赤城志九秩官本

傳無知四年十二月戊寅父善應卒明年葬縣東北華林

岡朱子文集九十一篇官於外者三年七年六月以吏部

員外郎兼侍講宋中興百官題名二東官官題名本傳

講按本傳不載其丁外艱竟九月除祕書少監仍兼侍講

似以運判內用殊為疏陋中興百官題名二兼權給事中八年三月除權吏部侍

郎升兼右庶子九年五月除集英殿修撰帥福州中興百官題名

二東官官于內者三年十二年十二月甲子制置四川孝宗

紀十五年以疾求去召赴行在宋李心傳建炎以來光宗

受禪趣召未至稽命除知潭州辭改知太平州進敷文閣

趙奏序

學士知福州紹熙二年二月甲子以福建安撫使盜發降秩一等九月召為吏部尚書光宗本紀官於外者十年自吏部尚書歷樞密院參知政事右丞相至慶元二年二月罷相宋本紀官於內者六年及竄薨衡州本傳上距庚申生年宋張耳集上按庚申為高宗紹興十年為五十七歲綜官內外除居喪二十七

五月後學葉德輝序

趙忠定奏議卷一

宋趙汝愚撰

論恢復奏原題首云祕書省正字

後學葉德輝編輯

臣竊惟陛下仰承太上付託之重于此九年矣凡祖宗之疆土未復兩世之讐耻未報實惟陛下之責未已宜陛下朝不遑食夜不遑寐日積月累勤求所以為天下之道如拯溺救焚而不敢緩也雖然急趨無善迹促柱無和聲又烏可不量事勢苟為一切之計惟速之是務哉臣嘗竊聞或者之言謂陛下銳於圖事惟患兵籍之不多養兵既多始憂財用之不給內外虛耗軍士怨嗟於是苟有道可以豐財則利害未暇究也苟得人出以任事則能否未暇

趙奏一

擇也兩淮城壘土脉膏潤而不暇待也沿江保甲徒擾無用而不暇恤也凡此數者亦由陛下不忘祖宗創業之勤而求之太速耳行之不已臣恐陛下求之愈速而其效愈遲也經曰必有忍其乃有濟又曰小不忍則亂大謀今夫陛下之所為謀者豈細事哉臣愚伏望陛下廣恢廓之度建宏遠之規不以小利動其心不以速成敗厥事求賢為上立政次之事之可為者屢省而後為弊之可去者以漸而後去人事修而天事至區區戎虜有不足殄滅者矣明黃

淮楊士奇等編歷代名臣奏議九十四經國類

按本傳公擢進士第一簽書甯國軍節度判官召試館職除祕書省正字宋陳騭中興館閣錄八乾道五年五

月除正字六年六月為校書郎七年五月為著作郎此奏云陛下仰承太上付託之重於此九年矣則在乾道七年為著作郎之前為校書郎之後非除正字時也

乞撫安歸正人疏

臣伏思天下之弊多矣然其大且逼者莫若歸正人彼皆祖宗涵養之餘不勝胡虜之暴一旦來歸如脫寇盜而得慈母其所望者深矣朝廷既不能盡滿其意而民間時時訛言咸謂虜人來有所索轉相驚動懷不自安夫以羈旅不自存之人而懷反側不自安之意豈得不深為之慮也為今日計要先求術以安之人情既安雖有姦宄不能動搖矣臣請試言所以安之之術其一換授官資之人並注

趙奏一

添差差遣至易得也書鋪以其不知吏部格法百計邀阻所須貨賂數倍常人至有數月不得調者伏望聖慈令吏部措置明立勝約諸歸正人並以到鋪之日為始後兩月不授差遣許至吏部陳訴犯者重置典憲仍詔州縣其合得俸給並須按月支破有積壓不支至一季以上者令監司劾奏其二北方豪傑之士捐親戚棄墳墓間關而來有闔門受戮而不顧者其志豈存升斗之利哉而所在例以槍荒待之無以自達鬱鬱叛去者亦多矣欲望明詔諸軍管軍統制及緣邊監司守臣依隆興元年薦舉武臣格式有謀畧沈雄可任大計寬猛適宜可使御眾臨陣驍勇可鼓志氣威信有聞可守邊郡者不以有無文武官資各薦

一二人人以半歲為限陛下親賜試問擇可用者隨才用之雖拔十得五未足以盡其人而雍齒且侯其黨亦粗慰矣其三散在諸軍為兵者人給錢絹不多飢寒切體進退無路情實可矜或者將校非人一切指為北虜勞逸異任種種不同遂令忠義之心積成愁怨之氣國家財賦少積縱未能均有所濟猶且遴選將帥能與士卒同甘苦者俾勤而撫之尚庶幾其可也凡此三者臣日夜念之方時無虞隱伏未見小有風颳之警懼非法令之所能制也惟陛下留神幸甚同上九十四經國類

按原編連上奏

論謀國者必有腹心之臣上疏原題首云孝宗時正字

趙奏一

三

臣聞古之欲謀人之國者必有所謂腹心之臣齊威公之管仲越句踐之范蠡漢高祖之良平唐太宗之房杜是數君臣者其相與謀也皆竭誠盡意無復嫌疑如父子兄弟之謀其家自為一定之計故其施也有序其動也有期非僥倖萬一者之所為也陛下英明神武將大有為於天下至於腹心之任臣獨疑之陛下臨蒞以來其所顯用者多矣其間深謀密畫外廷不可得知然而遠者不過二三年近纔數月而罷去來紛紛邈無定論蓋亦有可議者矣豈非相與之誠或有所未至乎非惟人懷自疑之心專事形迹以求苟免而吏下知其無權亦從而慢之雖欲自力不可得也將何以責其謀國之效哉臣愚伏願陛下眷求賢

哲察而後信之夫輕信於前者必重疑於後為其因失而致戒也惟察之深然後能信之篤陛下誠能察人於未試之先而信賢於既用之後使大小之臣咸得以才自盡則陛下何功不立何事不成臣謂今日清源正本之要實在於是惟陛下擇焉同上九十四用人類

按陳騫中興館錄忠定除祕正字在乾道五年五月

請令監司郡守任滿合舉五人并舉京官一人奏原題知信州上

奏明張溥本上關標目如此今從之

臣聞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天子賜之車服弓矢以彰異數國家之制監司郡守以郡縣多寡咸得各舉所部吏古之制也其法縣令

趙奏一

四

若職官須三人以上同舉舉京官者又加二人所以絕阿私示公路也然大音不合於眾耳至味難調於眾口必待一時監司郡守皆知其賢其間又不為權勢所奪每患其不齊矣於是守道自信不求聞達之士陸沈於下僚露才揚已汲汲於仕進者干託請謁無所不至風俗大弊莫可救藥臣愚欲望聖慈謫許監司郡守謹擇所部奇才異行之人聽以任滿合舉五人之數併舉京官一人不滿五人者任滿亦聽舉一人舉縣令職官亦如之苟無其人則從舊法如此則所謂守道自信不求聞達之士或為知已用而舉不以實之罪可行也庶幾崇尚廉隅俗日歸厚天下幸甚同上九十六類

按本傳遷著作郎知信州中興館閣錄七乾道七年七月除著作佐郎八年五月知信州

請以侍從兩省臺諫所舉人姓名付中書籍記奏原題連上奏云

又上奏茲從張本標目

臣聞取才貴廣用人貴精譬取牛山之木以共匠石之求則方圓曲直不勝其用乃若執東門之式用以求馬則雖空冀北之野益無馬矣臣伏觀國家內外須才而每有不足之歎者豈非蓄養之無素而選用之際容有未精耶然其致弊之由要非一旦之積為今之計則莫若稍嚴職事官之選蓋數年之後外而郡守監司內而卿監侍從率皆取諸此也至於廣招徠之路絕朋比之嫌則莫若用故事

趙奏一

五

令侍從兩省臺諫各舉所知若干人須才行兼備而未經擢用者陛下以其姓名悉付中書籍記候職事官有闕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其有不如所舉則坐以謬舉之罪庶幾寒峻並用官得其人若夫作成之道勸獎之方則惟陛下留神幸甚同上一百六十九選舉類

按原編知信州時

請仿司馬光十科之制各以所長論薦奏原題連上奏云

本標

臣伏觀近降指揮應薦舉官並須指陳事實不得徒飾虛詞如或違戾令吏部不得放行此誠陛下責實之先務不可不致嚴者也然而號令之初體式未具上下疑慮不知

所承或謂察以所居之官或謂考其平生之行人之性情靜躁不同至於職業繁簡亦異所患士無常守咸事作為務悅見聞遞相夸尚譎詐矯激無所不至矣臣愚欲望明詔有司詳定格式頒示於四方或止依倣司馬光十科之制各以所長論薦朝廷隨才任使自無虛詞溢美之弊如蒙聖慈俯賜俞允仍乞自今年下半年為始同上一百六十九選舉類

按原編知信州

乞置社倉濟鄉民疏原題首云

臣伏見州縣之間每遇水旱合行賑濟賑糶去處往往施惠止及城郭不及鄉村鄉村之人為生最苦有終日役役而不能致一錢者使幸而得錢則又一鄉之中富室無幾

趙奏一

六

近者數里遠者一二十里奔走告糶則已居後於是老稚愁歎始有避荒就熟輕去鄉井之意其間疆有力者又不肯坐受其弊剗攘標竊無所不至以陷於非辜城郭之人率不致此故臣嘗謂城郭之患輕而易見鄉村之害重而難知然而求所以施行之策則亦不過勸諭上戶廣行出糶轉移常平義倉之米以賑之而已夫勸諭上戶殆成虛文轉移米斛復多欺弊臣愚欲望聖慈遠采隋唐社倉之制而去其損耗之弊明詔有司將逐州每年合納義倉米斛除五分依見行條法隨正稅就州縣送納外將五分於逐鄉置厰每歲輪差上戶兩名充社司掌管受納委本縣丞檢察其欺弊不如法者正治之使幸得連歲豐稔

所在稍有儲蓄則鄉里晏然若有所恃雖遇歉歲姦軌之心無自生矣如以臣言可採即乞指揮行下本司及本路常平司同共措置先次施行同上二百四十七荒政類

又陳荒政五事疏

臣伏觀今歲夏秋以來雨澤不繼傳聞近自淮浙遠及江湖皆有旱傷去處陛下夙宵軫念當此懷憂惻怛之情屢形於溫詔焦勞之意備見於玉容始則齋戒潔誠祈禱備至繼又緩刑舍禁寬縱爲多至於務穡薄征勸分發廩凡所以敬天保民弭災救患之術無不盡舉臣智識短拙何補涓埃獨念蒙被聖恩備員列位義當殫竭思慮少報聖聰是以不揆狂愚取陳管見五事其一欲盡取見諸路豐

趙奏一

七

歉次第其二審知所在人材其三條具諸路事宜其四酌量事體輕重其五申嚴義倉之法其間雖有朝廷已行而未盡者臣亦不避煩瀆輒申述奏陳惟陛下裁擇幸甚同上二十四十七荒政類

其一欲盡取見諸路豐歉次第者臣伏見已降指揮令

浙西諸州軍守臣各將所管諸縣疾速委官檢踏目

今旱傷并得熟分數逐鄉從實開具申尚書省甚大

惠也然猶未及浙東江東西湖南北及兩淮州郡者

蓋緣所在監司守臣人人各懷意見未必能盡實申

奏致誤朝廷行遣陛下觀此意趣豈能克已爲人誠

恐檢踏之官又皆觀望鹵莽兼慮遷延日月致失朝

至事宜欲望特降指揮委逐路監司各具諸州大約豐歉分數諸州守城各具諸縣大約豐歉分數並限三日申尚書省朝廷便可互相參攷冀得其真若身爲監司而不知諸州爲守臣而不知諸縣致所申或有大段不同去處亦可委官體訪別議責罰庶幾人

人務實緩急不致誤事

其二審知所在人材者大抵講行荒政全在得人苟任得其人則必能仰體朝廷之意每事隨宜措畫表裏相應不致乖疏苟任非其人則朝廷雖有良法美意勤勤而督訓之然或心志不同或才力有限亦鮮有不敗事者矣臣伏觀近制已委諸路監司體察守令

趙奏一

八

之不堪倚仗者至於監司一路之責所係尤重今賑發常平義倉正隸提舉司計度財賦正隸轉運司盜賊刑獄事皆屬帥憲二司在於今日尤須謹擇若早傷有分數稍重路分欲乞朝廷選委帥臣監司中有才望者專一措置施行

其三條具諸路事宜者蓋緣所在山川風土各自不同

若是州縣瀕水去處便可招接商旅措置舟船隨遠

近羅羅猶易爲力至有州縣鎮寨僻在一隅舟船不

通商旅不至即須令本州措置及今未納秋苗之際

先次約度合用賑濟賑糶米數從便兌撥苗米就本

處委官送納準備將來賑濟賑糶卻以本州常平米

數撥還方爲利便其次諸州或可用會子或可用金銀或可用度牒或可用鹽引如此等類其事多端在於朝廷實難踰度乞令監司守貳各具逐州事宜朝廷斟酌重輕即可次第酬報非惟畢竭羣慮周盡事情亦可詢事考言觀其能否

其四酌量事體輕重者蓋謂朝廷德意誠厚特不可以泛而行之謂如檢會乾道七年立定賞格富室上戶如有賑濟饑民之人許給降付身補授名目緣所在豐歉各異米價貴賤不同若使泛然補官卻恐益至冗濫欲候取到諸州豐歉分數須早傷及五分以上方許依格補官其次者欲斟量重輕廣與支降會子

趙奏一

九

令本州縣作糴本賑濟如格目內獻米四千石補承信郎米每石以會子二貫準之計價錢八千貫若支降會子八十萬貫可省承信郎百員夫製造會子在朝廷初無甚難若吏員猥多於國家重有害又所在椿積米斛有久年陳腐者若常歲豐登人無所用值茲歉歲猶可充饑並當裁損舊資及時變糶此皆化無用爲有用以虛券易冗員在於聖明必能洞曉其五申明義倉之法者蓋義倉之法本起民間止緣人心不齊送納艱阻遂致歷代權制悉令收斂在官其實取之於民特爲聚之倉廩耳此不可與常賦等也故本朝常平免役令諸義倉計夏秋正稅每一斗則

納五合應豐熟計一縣九分以上即納一升今州縣之間不問豐歉每正稅一斗並納一升又令即本戶放稅二分以上及孤貧不濟者免納謂如本戶正稅額管十石若放稅及二石以上即其餘八石並合免納今州縣之間雖有減放猶計餘數催取實非立法本意方此百姓饑儉猶欲仰食縣官豈可違法征催置之虛廩欲望申明法禁咸使聞知庶能感召至和允答天意臣所言疏淺心實勤拳仰祈聖聰俯垂采納臣無任惶懼隕越之至

按原編連上疏

請申嚴創造寺觀之禁奏

原題孝宗時陳便民事宜茲從張本標目

趙奏一

十

臣嘗論奏國家渡江以來費用浸廣民間兩稅之外科斂不一民力可謂困矣而人不以爲怨者知朝廷養兵之費蓋不得已故也然有得已而不得已者寺觀修造是已近時僧道自知道業無聞於世而專務營造以侈相高用誇已能至有一樓一閣而工費鉅萬者其銷鎔金寶又不可數計竭民膏血委於無用誠爲可惜臣竊見司馬光奏議謂國家明著法令有創造寺觀一間以上者聽人陳告科違制之罪仍即時毀撤臣愚伏望聖慈申嚴前項去禁今後寺觀除舊管屋宇或有損壞處許隨宜修葺外並不得別有創造或遇水火不測合行再造者並委州縣長吏量度費用務從簡省須出給公憑開具間架方得修造如有違

犯官吏僧道並與同罪同上三百十
六營繕類

又乞謹天戒順人情圖久安之計疏

臣仰惟國家稽古建法比隆三代累聖相繼取於民者有制故能上下熙洽風俗歸厚不幸中更變亂有司困於調度始有一時權宜之制然亦不謂因循積習逮至於今遂與常賦無二而有司並緣苛取之數乃復加多於前日也故陛下之赤子日朘月削垂五十年至是蓋不勝其弊矣加之近歲以來郡縣之間用度彌廣吏之取於民者益以無度遂致賦繁役重人去本業亡聊之民剽掠盈道甚者十百羣聚盜弄兵於潢池尙賴陛下威靈遠加所向綏定然臣區區之愚竊謂民力困弊至此恐未可便謂既往之事皆微孽細類爲不足慮而上下恬然遂亡後日之戒也

趙奏一

十一

臣比復傳聞江浙數郡已有水旱去處又乾象示異未循軌轍天其或者仁愛陛下將使陛下益謹天戒俯順人情思與執政大臣深圖所以久安之計若謂國家駐蹕東南規模畧定須俟平定之後復行寬大之澤者臣聞兵以民爲本其本末先後之理固自有序若夫不量彼己之勢而務以勝人者蓋亦兵家之所甚忌也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夫功之成與否繫乎天而不可知至於創業垂統要使百世子孫爲有可繼之道惟陛下留神幸甚同上五十
二治道類

按疏云陛下之赤子日朘月削垂五十年此并高宗中

興以來計之當在消熙初年

又乞凡事責成於有司疏

臣聞天之所以爲天也其勢高高在上不言而四時行焉無爲而百物生焉彼天者初亦何心於其間哉是故生以春夏而生者不以春夏爲恩殺以秋冬而殺者不以秋冬爲怨蓋其一氣之運上下充滿自然之理其順如此仰惟陛下天錫仁智慨然思欲上齊堯舜卑視百王故法天御極而不自以爲高稽古立制而不自以爲功猶孽孽然日與天下之士共圖治安之業建宏遠之規利無久而不興害無小而不除宗社幸甚生靈幸甚然臣聞之以道御權者君之體以勞任事者臣之分故君常尊於上而臣服勤

趙奏一

十二

於下此天下之大義也近者道路所聞一二有司裁節之事或言亦取決於九重惟思有所不及則怨亦將至矣此微臣之所甚懼也臣愚伏望陛下覽荀卿好要之說鑒虞書叢脞之戒凡事之所當爲者皆責成於羣有司而又備耳目之官重封駁之任俾謹修其職而告於上陛下於是公聽並觀操賞罰之大柄以臨之顧何求而不得哉然則所守甚要所濟甚博惟陛下裁擇同上五十
二治道類

按原編連上疏

請以節用愛人爲本奏原編孝宗時知福州奏便民事
宜云又上奏茲從張本標目

臣伏讀六月己丑勸農詔書仰惟陛下聰明仁聖保惠元元訓誥懇惻爲民而下者殆無虛月謹擇監司郡守延見

訪問考察能否而進退之所以求諸己者可謂勤矣然而十數年來未有治效卓卓如古循吏者豈非地狹國貧取於民者過制故慈惠之帥溺於職而不舉強敏辦給之吏始多為術以病民而莫知恤也臣嘗讀漢書循吏傳班固以為孝惠以來民務稼穡至於文景遂移風易俗故蜀守文翁之屬皆謹身帥先不至於嚴而民從化孝武外攘四夷內改法度民用彫敝姦軌不禁時少能以化治稱者由是觀之在此不在彼明矣臣愚伏願陛下清心省事一以節用愛人為本依倣元祐以來故事選委官吏講求今日內外財用之出某事可均某事可節某事可罷斟酌次第而行之歲必有所儲也又取中興以來財賦名色自創置

趙奏一

十三

以及後來增損之數究竟本末擇其間可省者漸賜以予民庶幾民俗富厚而政化可行然後久任而責其成雖使郡為龔黃縣為卓魯可也區區狂瞽惟陛下幸赦其愚同上

一百九十一節儉類

按疏云十數年來自隆興受禪下推當在清熙初年

請蠲減江西月椿錢物疏原題云為江西轉運判官上疏茲從張本標目

臣昨陛辭日親奉處分令臣到江西日講究裕民事件候到任半年後奏來兼看民力比之紹興三十二年以前如何臣恭聞聖訓不勝震懼深維綿薄願無以仰承慈意夙夜惟念畢竭愚慮竊謂自昔堯舜三代歷秦漢魏晉隋唐以迄於今其間所遇之主昏明恩聖雖各不同要之未有

得民心而弗永厥世不得民心而能享國長久者我國家列聖相承所以固結人心者至深至厚故上天眷命篤生聖主日孳孳然咨訪民瘼惟恐不至願如臣輩一介微陋猶丁甯訓戒俾得自竭况道意名位踰臣數等者乎臣深自慶幸以為我宋億萬年之基業實積於陛下宸衷方寸之地是為宗社之福天下生靈之幸也况臣賤職有守其或效涓塵之助者臣敢不昧死以聞臣伏自到任以來不住詢訪民間利害及今來巡歷所至有可以寬裕民力者本司隨事斟酌輕重大第罷行獨有諸縣措置月椿錢物其間名色類多違法最為一方細民之害臣試舉其大者則有曰麴引錢曰納醋錢賣紙錢戶長甲帖錢保正牌

趙奏一

十四

限錢折納牛皮筋角錢兩訟不勝則有罰錢既勝則令納歡喜錢殊名異目在處非一臣嘗詢究蓋已累經朝廷指揮及前後監司約束往罷矣大抵類能力制於一時而不能保無於後日其弊正如鼠穴左固則右逸也至詰其所從出入則首以月椿無科名循例措置為辭甚者奸賊之吏又並緣措刻以濟其私預於簿書之間陰為抵調之計有司熟視不可稽考其間設有能自植立整齊紀綱者則往往寤於調度拘攣牽制困不得逞其豪宗大姓因得持是數者挾持官吏以漁獵細民流弊萬端不可殫述其原則始於月椿太重而已臣不勝忿懣因盡考諸縣月椿出納之數及其初科降之目與夫先後因革之制觀之其始

蓋緣江淮用兵供億數萬朝廷深恐一時乏事遂令本路計月椿大軍錢物而月椿之名始立然其時降到旁通式內猶許先取無額經制錢不足方取上供錢又不足則取諸司封椿錢其後又增置贍軍七分酒息錢其餘不以有無拘礙錢物皆許移用甚至急闕則朝廷以時支降茶引度牒之類以濟之是時兵火之初所在皆有餘積公私未告病也今諸司封椿固不得用而無額經制錢州縣皆有定額不盡分隸月椿此外所存名目惟上供錢及七分酒息錢二種而已其餘蓋盡以取足於州縣也况夫比年以來州縣用度日廣財賦日蹙所以予之者歲益加少謂如科撥二稅與諸縣贍用之類而取之歲益加多謂如增收頭子錢勒合錢閏月坊場錢之類

趙奏一

十五

非法法以取諸民則何以哉臣嘗畧計本路月椿之數每歲為緡錢七十萬而格外所入者半之雖其間亦有傳致文法者大抵法外之斂什常三四也今朝廷縱未能大有蠲除以盡掃宿弊臣謂宜令有司擇其間最重者稍振恤之且袁與筠接壤也其地望同其賦入同而月椿輕重不齊至於五倍筠一州三縣歲額之數曾不及袁之一邑之多也故袁之麴引錢歲取於民者為緡三萬而沿納旁取之數不與焉今夫天子明聖憂民如此而民之困於征斂如彼故臣以謂陛下不聞則已誠使陛下聞之蓋如赤子匍匐將入井之時其必惻然動於中矣臣伏覩陛下卽位以來焦勞勤儉雖乘輿服御未嘗有毫髮妄費至於減租

蠲賦之令為民而一者蓋前後相望也卽位之六年減福建鹽課為緡錢數十萬七年減折帛之半為緡錢三百餘萬十四年減四川酒課重額為緡錢四十七萬以至減饒之天申金徽之上供絹臣所不知者又不知其幾千萬也願江西十一郡之民生齒數百萬獨以月椿之故重困如此是豈陛下愛民之本意哉臣愚伏望聖慈特賜詳酌行下本路取見諸州軍縣月椿最重去處隨其事力輕重量與蠲減然後重禁官吏之妄取橫斂者將一二人重置於法以厲其餘孰敢不退聽也是誠拔本塞源之計惟陛下斷自宸衷指揮施行幸甚幸甚同上

趙奏一

十六

定赤城志秩官二清熙二年三月公以左奉議郎知台州改知番陽十二月除江西轉運判官

又論治術遲速疏

臣伏見陛下踐祚之初登用賢俊容受直言講求治道惟恐不及天下之人皆以為英主不世出莫不延頸企踵以望太平當是時陛下聖謨經遠豈不謂內修政事外復境土不數年間可以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蓋不待如是之久也今陛下宵衣旰食苦心勞思十有五年而治不加進豈天下之事終不可為歟將所由者未得其道歟何為力甚勤而收功甚遠也臣愚欲望陛下萬機餘暇夷考古先帝王所以致理之術而深求其故有不合者益解而更張之

庶幾乎不遠復之義不然時難得而易失臣誠深為明主

惜也惟陛下留神幸甚同上五十二治道類

按疏云陛下宵衣旰食苦心勞思十有五年自隆興元

年下推當在淳熙三年

又乞與大臣建久安之策疏

臣一介寒遠陛下不以其愚不肖俾承乏於州縣服勤賤職首尾五年竭其駑馬之智最於民間利病耳聞目覩頗得其實輒試陳其大要惟明主擇焉仰惟陛下恭儉本於天性仁厚發於至誠即位以來無非以節用愛人為事是宜下奉上施家給人足仰承陛下憂勤之志而比歲州縣事力單弱財竭於上民困於下法令廢格巧偽實繁盜賊

趙奏一

十七

滋多刑辟者眾良由賦役繁重風俗苟媮官大冗而職務不修兵雖多而法制不立士無定志民有苦心委靡陵夷可為深慮臣請當此之際正宜君臣同體內外一心兼天下之謀合天下之智汲汲然皇皇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逮而上下循默處之恬然積習成風寢不自覺尚賴聖德昭格年穀屢豐屈己和戎境外無事誠恐一旦疆場有變不幸水旱繼興如人病羸豈任寒暑臣每觀士大夫羣居竊議孰非憂國愛君亦恐獻替之間不無蔽欺之說指陳強富疑誤聖明誠不可不早辨也伏望陛下念祖宗耨業之艱難顧子孫持守之不易日與二三大臣思所以建久安之策成億萬年不拔之基宗社幸甚生靈幸甚同上治道類

按公以乾道八年五月知信州疏云承乏州縣服勤賤

職首尾五年推之當在淳熙三年

乞罷陳源添差總管奏原題首云宋孝宗祕書少監

臣先準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承樞密院關十一月十八日奉聖旨恭奉太上皇帝聖旨提舉德壽宮陳源為應奉有勞可特與遙郡上轉行兩官臣伏覩陛下天性仁孝欽承太上慈訓兢兢業業惟恐不至故臣仰遵聖意即已書讀了當然當時實不知陳源別有兼職今再準錄到告詞其後擬稱陳源可特授永州防禦使依前右武大夫特添差兩路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臨安府駐劄提舉德壽宮臣竊惟陳源係內侍而得參預一路軍政臣不知其

趙奏一

十八

始自何年除授然其事體重害漸不可長要非太上建炎詔書之意臣請為陛下誦之臣嘗讀建炎三年詔書自崇甯以來內侍用事循習至今理宜痛革自今內侍不許與主管兵官交通假貸餽遺借役禁兵當是時內侍與兵官交通借役禁兵且猶不可今乃假以一路總戎之任臣恐非太上所以防微杜漸之意也臣伏思神宗皇帝時始令王中正李憲稍預邊事是時朝廷法度峻整若無甚害而卒之夤緣攀援竟成童貫開邊之禍靖康之變至今言之使人心折陛下安可視今日若無甚害而遂忘前日之戒耶臣愚欲望聖慈特降指揮除遵除太上皇帝聖旨與轉行兩官外所有添差兩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職事特與

解罷以為萬世子孫無窮之法以成太上建炎詔書之意

宗社幸甚同上二百九十三近習類

按本傳除江西轉運判官入為吏部郎兼太子侍講宋

中興百官題名二東宮官題名清熙七年公以吏部員

外郎兼侍講九月除祕書少監仍兼

論天下事當經由門下省奏原題首云孝宗時又上奏茲從張本標目

臣一介疏愚昨者誤蒙聖恩令權給事中職事臣伏觀祖

宗之制凡天下事無巨細未有不經由門下省者其間事

體重大而或者施行未當有司自宜隨事論奏然亦有事

體不至重大朝廷視之雖若甚小而於一州一縣乃至一

家利害休戚為甚重者有司往往視為細微不敢頻瀆天

趙奏一

十九

聽故雖心知其不可然亦罷勉書讀行下日積月累所損

多矣臣嘗讀國朝會要伏見元豐五年更定官制之初詔

門下省凡中書省樞密院文字應駁奏者若事體稍大入

狀論列事小即於繳狀內改正行下若事不至大雖不足

論列其間曲折難於繳狀內改正者即具進呈以應改正

事送中書樞密院取旨今三省合而為一門下省不除侍

中侍郎惟給事中掌行封駁其權視前日為輕凡中書省

樞密院文字既不得具奏進呈又不得從而改正願失神

祖建官之意臣愚伏望聖慈依倣元豐詔書特降睿旨今

後中書省樞密院文字應駁奏者若事體稍大依舊入狀

論列外事小許具事因申中書省樞密院取旨改正庶幾

大綱小紀無不具舉亦不至頻瀆天聽又臣伏見至道元

年詔書樞密院自今除該機密外凡行宣命並付封駁司

看詳發遣其後累聖二百餘年遵守斯制未嘗改易始因

乾道九年張說在樞庭日凡所施行政令及擬進差遣多

用私意不能遵守條制深懼有司舉正其失故敢肆陳臆

說以便其私初畫降指揮除宣命不送門下省點勘外餘

依大觀樞密院條令施行其機要文字更不關錄繼又畫

降指揮今後除轉官差遣合給降告敕及事干財賦並依

舊關錄外其餘係邊機及軍政可依舊制更不關錄緣此

樞密院文字關送門下省者自無一二蓋甚失祖宗所以

建官立法本意臣兩嘗具奏乞遵依累朝之法特降指揮

趙奏一

二十一

今後樞密院文字除事干機密不關送中書門下省外其

餘並遵依大觀樞密條令施行經今累月未蒙頒降臣竊

惟國家法制上下相維非惟取便於一時正欲貽謀於萬

世今陛下聖明在上洞見微隱固若無甚害者然當念祖

宗憂勤立法之意與夫後世子孫循守之計安得不為之

深思長慮也臣被蒙大恩義當圖報既知此事最關利害

不敢輒避繁瀆復有奏陳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蚤賜指

揮施行天下幸甚同上六十九法祖類

按本傳遷祕書少監兼權給事中

又繳韓彥質除知臨安府奏

臣竊惟臨安雖號為駐蹕之地其實事體所關蓋與神州

無異凡爲守臣者宜謂精選公忠端亮深知治體者爲之所補蓋非他郡比也而近歲以來頗乖選任所用如吳淵輩例皆培克貨財交結權倖以自封殖至於一郡政刑紀綱法度無不大壞所欠行戶錢物家家以千萬計吳淵方有宮觀之命臣聞閭閻之間無不歡聲鼓舞人人舉手加額以爲陛下聖明至有逐行逐戶率斂錢物市酒相慶者此其情蓋可見也數日以來未曾除代上自士大夫下至闔境百姓皆謂朝廷不輕謀帥必得公忠端亮深知治體之人庶幾稍革前日之弊而命下之日卒用彥質臣恐都人愈失望矣臣與彥質猶未相識臣亦不能深知其才行但以一事觀之臣固知其不可緣今夏都城遺火吳淵自

趙奏一

三

知無所逃罪遂嫁禍於民居建爲拆屋之說是時一城大擾百姓怨嗟然猶有可諉者謂可暫勞而永逸也今聞彥質效尤復欲自都門之外至鎮江府沿路民居屋宇並要除拆數尺於是數郡之民又大驚擾怨嗟盈道所不忍聞而彥質又不能周密頗漏其意至於道路相傳皆謂翠華不日臨幸人言藉藉遂不可掩誠恐鄰國聞之所繫顧不重哉加之彥質此行實與北使俱往萬一北使所至或有得於觀聽之間亦豈能無疑也臣以是知彥質以謀國則甚疎以臨民則甚擾以事上則不忠其意不過欲託爲夸大可喜之說以迎合陛下之意而竊取美官爾其實非能爲國家深計也陛下英明天縱如揭日月彥質情狀豈不

洞見今乃付以京尹之任寵以祕殿之名望其能體國愛民臣知其不能矣臣愚伏望聖慈收還新令精選良吏更定規模庶幾漸復祖宗之制亦使要功生事爲國歛怨之人自今稍知懲創天下幸甚

同上 一百八十三選舉類

按宋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四十八秩官表吳淵淳熙五年十一月初八日以承議郎權戶部侍郎除權工部侍郎兼知六年四月初四日淵試侍郎依舊兼知七年四月十二日除權尚書兼知十月初三日淵除敷文閣直學士在外宮觀王佐十一月十一日以朝議大夫顯謨閣待制知平江府除試工部尚書兼知九年三月一日除權尚書依舊兼知十年六月二十五日佐除權戶部

趙奏一

三

尚書韓彥質是日以奉直大夫太府少卿淮西總領除太府卿兼知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彥質除權戶部侍郎張杓是日以承議郎直徽猷閣兩浙運副知十二年七月杓除直龍圖閣十二月二十日除權兵部侍郎兼知十三年八月十八日杓改知鎮江府韓彥質是月二十日以朝議大夫試戶部侍郎除試兵部侍郎再兼知十四年八月初五日彥質除工部尚書依舊兼知十五年九月十五日彥質除徽猷閣直學士在外宮觀據此則彥質前知臨安已在忠定九年五月除集英殿修撰帥福州後再知又值忠定制置四川均無以外臣論奏府尹之體制以疏中吳淵方有宮觀之命一語證之此

奏當上於清熙七年十月秘書少監仍兼侍講之時當時彥質知府尹之命初下為忠定繳奏而止故以王佐代之後因忠定乞免除折居民屋宇疏稱彥質移知平江所至人情感悅始再以彥質代佐未可知也凡本官前後除代同在本日問亦不過二三日惟吳淵在外宮觀為十月初三日王佐代知在十一月十一日中空三十八日彥質拜命當在此空日內范成大吳郡志微宗三年升吳郡為平江府此從舊稱十一牧守門韓彥質朝議大夫祕閣修撰清熙七年十二月到是時彥質本帶殿閣故疏云付以京尹之任寵以祕殿之名蓋必始拜知臨安命時帶有此職後移知平江仍兼之若九年十二年兩次兼

趙奏一

知時則與此疏所論及彥質官職均不合矣彥質世忠

子名見世忠傳

又薦陳葵趙幼聞王聞詩奏

臣昨權吏部侍郎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臣薦舉才行兼備未經擢用者二三人臣後因賜對嘗奏知緣薦舉文字是臣始初奏請在臣不無妨嫌乞免薦舉是時恭奉聖訓令臣候將來人才日奏來臣自蒙恩補郡不敢妄有奏陳今臣已到任一年有餘自惟疎庸別無補報所見一路州縣小官中實有才行兼備未經擢用之人可以仰答明詔者臣若復畏忌知而不言臣則有罪臣伏見從政郎南外睦宗院宗學教授陳葵天資粹溫充以問學其言約

而義當其履卑而行尊自登第二十餘年棲遲選調安貧守道未嘗干舉臣觀其人經明行修表裏純茂如良金美玉可為清廟之器從政郎福州侯官縣丞趙幼聞器資端亮識度寬宏恬淡優游不急仕進凡勢利之際眾人所共趨者幼聞獨退然引避若無意於世者至公家有利病則未嘗不首出為臣言之臣觀其人忠信篤實可臨大節承務郎前福建連江縣丞王聞詩故太子詹事十朋之子內行修飭頗有父風出而臨民不苟於事故事公卿之子凡到堂者類得優異差遣況十朋為陛下舊學清名直節當世貴重而其子能敦尚志節兩任祇就吏部注授差遣建令任既滿且復經年蕭然里居衣食不繼乃有不復榮任

趙奏一

之意臣觀其人廉靖修飭可勵風俗如蒙朝廷擢用之後

將來不如所舉臣甘坐謬舉之罪同上一百四十四用人類

按本傳權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中興館閣續錄七

清熙八年三月權吏部侍郎

又乞免除折居民屋宇疏

臣去歲蒙恩賜對嘗論君人之道惟務廣恩人臣之義以勞任事是時頗蒙陛下開納其後都城內外相繼有折屋事人情擾擾然在當時百姓皆知祇是吳淵韓彥質所為及韓彥質移知平江所至人情感悅意謂朝廷灼知其害不復更議除折今五閱月矣若因臨安府陳乞展限朝廷明降指揮更與展兩月限雖自陛下寬恩然自此行下本

府便須徧行曉諭道路相傳數郡之民不無擾動恐於朝廷事體深為未便臣愚伏望聖慈特與收還成命當此青黃未接之際惟以慰安人情此實國家中興之本若夫除道路治橋梁蓋是有司之職異時因事為之固未為晚臣一介孤遠仰蒙陛下深知惟思補報苟懷所見不敢不盡惟陛下裁察幸甚幸甚

同上
仁民類

按宋范成大吳郡志十一牧守門韓彥質朝請大夫祕閣修撰清熙七年十二月到九年七月除太府少卿淮西總領而臨安志載知府尹在十年六月是知平江在先知臨安在後與疏文不合故余以為清熙七年十月初三日至十一月十一日潛志表中所空三十八日為

趙奏一

三五

彥質拜知臨安命之時今以范志七年十二月彥質到任計之相接年月正合蓋臨安去吳郡不過三數日程朝廷因忠定論奏遂易平江則此疏當奏於清熙八年後權吏部侍郎時矣

又論客星出傳舍疏

臣聞之知星者曰自今夏六月有客星出傳舍守之既三月矣臣謹按晉書天文志傳舍九星在華蓋之上近河賓客之館主胡人入中國客星守之備姦使亦曰胡兵起臣竊惟華蓋之上有傳舍又曰賓客之館若以人事參之即今掖門之外閣門客星是其處也臣聞閣門中有用事者陛下委之招接北來人事蹤跡甚祕其間真偽相接固不

可盡知然竊聞之道路之言或謂亦有姦細之人反用之為問而其人莫之寤者臣始疑之不以為信後徐以事考之然亦有可信者蓋西北豪傑之士其資性與南方不同彼忠純者極其忠純其狡詐者亦極其狡詐恐非常識淺慮所能窺測故雖墮其計中而未必寤也臣又聞陛下委以將帥之權付之帷幄之任奇謀祕畫世莫得聞然而不見形當視其影使陛下用之其人能為陛下選擇將帥訓齊士卒俾中國隱然有不拔之勢願雖未能勒銘燕然掃清塞北有識之士固自知其可任今數年以來將帥屢易視所居官有同客寄經營掎斂惟恐或後故軍職遷補類不以公選真才實能之士皆屈沉於下無以自見士卒嗟

趙奏一

三五

怨盈於道路此非陛下撫之不勤蓋為之主帥者無以素服其心故爾然則緩急之際豈不深悞陛下委令之寄哉今者不幸災異屢見人情動搖誠恐一旦狂狡外興姦宄內應蕭牆之事可為深憂臣又伏思上天垂象端不虛發今昭然示戒獨出於傳舍客館之間若明告陛下於其處者蓋是天心仁愛陛下誠欲陛下聖心覺悟庶幾改為猶銷鑠於未然也不然則楚莊王何以無災而致懼耶臣世受國恩義同休戚惟望朝廷所行皆善政所用皆忠臣蓋決不敢肆為讒毀以陷害忠良亦非敢賣直要名爭權取寵實以事關廟社理切安危故敢採諸輿議瀝陳愚款惟陛下鑒察

同上三百
七災祥類

按宋史天文志在涓熙八年夏六月

繳論張時中獄事狀

原題首云宋孝宗時

臣竊謂朝廷之法畫而不變者也法當輕則從輕法當重則從重有司惟知奉法而已法之外非所敢議也至於情法不能相當故有情重法輕情輕法重有司不敢專決者則具事因以請於上亦惟上之所命如何耳臣伏視臨安府所勘將仕郎張時中為不合因弟居中在禁用錢行賂於獄吏徐适等法司法合徒二年私罪追將仕郎綾紙當徒一年餘徒一年贖銅二十斤其法不為不重矣誠使時中之罪猶不止此本府惟當開具情法申取朝廷指揮不應輒用已意既乞條斷罪又乞某人特配五百里某人特

趙奏一

三七

配鄰州某人特送三百里外州軍編管如此則輕重予奪之權皆在有司而朝廷之法不幾於廢矣夫京師諸夏之本也使有司任情廢法一至於此四方何觀臣愚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行下本府將張時中止依條定斷外仍令今後不得妄於法外擅自擬法庶幾君臣之分嚴朝廷之體

尊奏議二百十四法令類

按此當在權吏部侍郎時故得預臨安府事

趙忠定奏議卷二

宋趙汝愚撰

後學葉德輝編輯

乞蠲放旱傷州郡夏稅身丁錢疏

臣昨蒙聖恩令臣相度欲蠲減月椿錢或折帛錢如何得實惠及民事臣不量淺陋已具述管見當日實封進呈訖竊聞聖意深以折帛錢祇及上戶月椿錢亦未必盡及細民以故遲遲多日未賜處分臣仰惟陛下至仁如天地蒸默如禹湯非食卑宮薄於自奉而寬租減賦之令為民而下者殆無虛歲凡前後蠲減之數臣竊計之蓋不知其幾千萬矣方此連歲旱傷所在流徙未定誠不可不厚有施惠以慰人情若聖意終以月椿折帛為疑則莫若將今歲

趙奏一

上

旱傷州郡人戶來年身丁錢捐并第四等第五等稅戶來年諸色夏稅錢物盡數蠲放彼亡聊之民蒙被德澤預知嗣歲青黃未接之際免有征催自來人情稍安天意昭格臣區區愚慮如蒙聖明采納乞斷自宸衷指揮施行同上

四十七
荒政類

按孝宗本紀清熙八年十二月蠲諸路旱傷州軍明年

身丁錢物與疏文合當是從公所請

論金國人使生事奏狀

臣蚤來在幕次侍班承閣門傳旨令改別日朝見臣詢問得金來使人頗失恭順奉書不度觸犯天威罪當萬死陛下盛德全度曲示含容天地人神孰不慶幸然臣竊謂禮

者體也義者宜也得體合宜雖強必服萬一調護之際稍

失事宜竊恐點虜益驕更貽後患故臣謂莫若且令館伴

臣寮委曲開諭授之以久例曉之以至理我直彼曲夫復

何辭然後令就館中封進國書徐降指揮朝見蓋陛下威

尊固不宜再屈兼恐臨期復有變態則於朝廷事體將來

益難區處若彼堅執愚暗偏徇不從則當致饋有司稍加

常禮移文對境告以事因但當曲折其詞亦不至遽生邊

釁說諭使人此意料彼安敢不從然須示以優游待之閑

暇稍遲旦暮彼自憂疑若欲姑務曲從別加厚賜非惟有

傷國體亦恐別啟戎心或謂國家連歲旱傷未宜輕舉敵

情難測將起爭端臣則謂不然使虜誠有深謀決非卑詞

趙奏二

上

可已若祇是使人生事正可伐之以謀臣伏抱愚誠輒陳

管見惟聖明裁擇幸甚同上

按孝宗本紀清熙八年十二月戊辰金遣魏貞吉來賀

明年正旦且以爭執進書儀帝還內遣王抃往諭旨已已

貞吉奉書入見與疏文合當是從公所請

乞編類隆興以後聘使儀禮疏

臣等竊惟行人之官責任甚重欲求稱職必在擇人人固

須才事當有據嘗攷周禮行人之職掌賓客之禮儀名位

尊卑皆有禮籍禮俗政事自為一書神宗皇帝嘗以遼國

和好盟誓聘使禮幣儀式皆無攷據始命蘇頌修成一書

名曰華夷舊儀錄今兩國通好姑務息民凡所遣之使人

皆是臨時選擇事非素習初匪世官或有疑慮責成吏手
安危所繫事體非輕欲望聖慈特命儒臣自隆興以後聘
使往來之禮吉凶慶弔之儀編類成篇以爲准式使已用
之文繁然可觀後來之事酌之而行可以息爭端可以定
疑慮今後遇遣國信使副及接送館伴使各授一編使之
檢用誠非小補同上一百二

按此疏當因金使魏貞吉爭執進書儀而作

請選公正敢言之士奏原題孝宗時上奏
茲從張本標目

臣伏讀甲戌詔書仰見陛下聖心焦勞思古哲王之治憫
士大夫習俗媮弊是故以訓以戒爲之丁寧懇切也臣竊
惟陛下卽位以來講求治要靡用不至而國家之勢未復

趙奏二

三

平安疆者誠以一時之人誕謾苟且其弊猶在有如明詔
所言也夫天下之事不能自行使任事者則公肆誕謾自
爲遠售之術不事事者則因循苟且指歲月以待遷然則
陛下何賴焉爲今之術者必曰深刑重賞可以起媮惰而
禁誕謾也夫賞罰者人主之至權執此以御天下願亦何
施不可臣所不知者陛下深居九重之中而羣臣功罪之
實必欲人人論得其當亦豈陛下下一智一力之所能盡哉
越五日戊寅臣伏讀陛下求言之詔許給舍臺諫於封駁
章疏之外雖事之至微亦毋致忽大哉言乎臣愚仰見陛
下無偏無黨如天地之無不覆載雖太宗之導人使諫不
足進於此矣臣愚伏願陛下益選公正敢言之士悉舉而

用之於朝使才與行相參可與否相濟陛下不忘終始之
戒每虛懷而受之自然四方之利病毋壅於上聞懷姦之
徒無所肆其巧然後是非明而賞罰行賞罰行而百工勸
矣同上一百八

按原編孝宗時

又乞罷諸軍承受奏

臣仰惟陛下神聖聰明比隆堯舜渙發大號斥遠巨姦朝
野聞之莫不鼓舞以服陛下之斷以頌陛下之明幸甚臣
聞安危有本成敗有機撫機而失後必有悔陛下赫然奮
發明斷臣謂陛下此舉威行萬里中外將士孰不人人聳
懼朝廷之所爲若朝廷乘此事機一新天下之觀聽革除

趙奏二

四

盡弊委任忠良四方聞風易於感格此其勢甚順也臣所
願者惟在陛下加之意而已矣臣竊觀今日之弊其最大
者無如諸軍置承受其始祇緣諸軍有奏報文字或有滯
留之弊故各置承受務要速達然而因循既久姦弊實多
外以壅隔諸軍之情內以潛窺陛下之意傳聞諸軍凡有
奏請文字皆先取決於承受承受視以爲可則進呈承受
以爲不可則退去或進或退有司皆無由稽察非若奏章
通進二司皆有文據可點檢也故軍中雖有著實利害皆
無由自達而陛下聖意微有喜怒必彼先事知之於是將
帥禍福輕重之權陰受制於承受而貨賂之風培克之政
行矣雖陛下聖明在上每事體察而軍情戎務固不容

盡和者也臣伏觀祖宗時雖有走馬承受之名然實非今日之制蓋祖宗時三路沿邊走馬承受皆在本路置司遇有機速公事方許馳傳入奏朝見訖亦不得在京遷延久住其使臣皆是三班院選差雖間有差內侍去處其見本路帥臣之禮祇許依屬官例其視今日事體輕重豈不萬萬甚相遠耶臣伏見行在百司凡有奏發急速文字皆經由通進司畫時進入陛下勤勞不倦無不朝奏暮報何獨至於諸軍奏請而反有滯留之弊哉此其情蓋可見也陛下誠能明立章程嚴爲賞罰斷而行之顧何不可臣愚伏望申嚴訓戒今後諸軍除常程文字並依舊赴章奏房投進外凡有機速文字並許實封畫時赴通進司投進通進

趙奏二

五

即時別項進入或有合降付三省密院商量文字亦乞明詔大臣先次將上取旨施行其諸軍承受並乞住罷庶絕上下壅隔之弊然後收還將帥之權俾爲輔相之責蓋將帥者三軍之司命國家安危之所繫也其賞罰進退之權雖歸之人主而蒐選考察之事當責在大臣昔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聰明英武過於羣臣何啻百倍至於任使諸將收采人物亦皆訪於蕭何鄧禹房杜數公若大臣平居恬然不以人才爲意臣恐一旦邊陲有警不幸諸將或乖人意不審陛下此時誰與謀者此臣所以不得不深憂而過計也至於承旨一司比來權任甚重解絃易轍實在此時選任之間尤宜詳審歷考累朝故事蓋許文武並用

臣採之輿論得之公言咸謂前侍從中亦有老成忠實曾在督府識曉軍政徧歷宰掾深識事宜惟陛下博詢眾志斷自宸衷極一時授受之公示四方好惡之意自然本朝增重士氣激昂化貪爲廉易懦爲勇富強可待克復有期乃若姑蹈故常憚於改作非惟玩歲愒日無益於事亦恐此機一失後益難爲力也昔齊威王卽位既九年諸侯並侵齊國不治一日發憤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之者於是羣臣聳懼莫敢飾詐務盡其誠齊國大治強於天下此非其嚴有足稱者蓋其乘勢便利遂能一意行之有若順風行舟故用力少而見功多也使威王今日烹一阿大夫明日復用一阿大夫臣恐徒爲是紛紛終無益於齊之治亂

趙奏二

六

矣今之事勢實類於此臣伏思累日不能默默偶值經旬假故未敢請對而愚衷迫切恐失事機謹遵用八月壬子詔書實封入奏惟陛下裁擇幸甚同上一百四十四用人類
按孝宗本紀淳熙九年正月罷諸軍承受復密院文書關錄兩省舊法以文臣爲都承旨與疏文合當是從公所請
論左右潛窺聖意密預政機疏
臣仰惟陛下天縱生知聖德隆備以奉天則致敬以事親則致孝以接下則有禮以撫民則有恩雖至尊至貴而內不爲聲色之奉宮館之華外不爲馳騁之娛遊觀之樂以至賞諫臣以開忠讜之路戒近臣以盡獻納之規發積藏

以賑饑窮捐內帑以代租賦凡古之賢君所謂高世之行者在陛下固已兼備而並舉安行而優踐之矣猗歟盛哉夫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譬猶春種則秋穫未有久行而不至者也然而陛下行之積二十年何乃星緯失行於上水旱游興於下官吏媮薄民用困窮將帥非材士以愁怨忠臣志士朝夕懷憂夫豈陛下所以修諸身者爲有未至耶特以所任非其所繇非其道深負陛下有爲之志此微臣孤憤所激所以不避眾怨而思得一鳴於陛下之前也臣竊惟陛下方養德潛藩之時蓋目覩秦檜專權之事陛下博通今古不無懲艾之心逮至卽位之初首下求言之詔收召故老布在朝廷亦惟復古之期謂可旦暮而致卒之因循歲月弗克有成陛下又慮世有遺才陸沈未用故或取諸任子或選自武臣擺脫拘攣推誠委任然亦未聞報德祇有孤恩陛下求材之道既周而圖任之功莫遂臣伏思陛下聖心於此蓋不知其所託矣於是將以兼聽爲美而或來膚受之言以分任爲功而適啟多門之弊遂至左右潛窺聖意密預政機假陛下之威靈爲大臣之輕重故弱者依違而聽命事有不可而莫敢與之爭黠者締合以養交口雖不言而實行其意陛下雖能不假之權而權實歸之矣此天下之事所以流弊至此雖聖明在上亦不得而盡知之也夫人主深居九重蓋與羣下相遠雖云執權在己猶須取信於人彼信之者是爲腹心聽之者

趙奏二

七

便爲耳目初不在乎位之高下人之能否凡聖意之所嚮皆是權之所歸彼大臣持祿養交不顧國家利害固已不容誅責若夫能使陛下之大臣甘心俯首一至於此者安得不深懲而力救之也臣愚伏願陛下上謹天戒下順人情務改絃而更張先清源而正本庶幾真材獲用宿弊頓除感召至和導迎景貺寶宗社生靈之幸同上五十二治道類

按疏云陛下行之積二十年當作清熙九年

論國家安危所繫四事奏原題首云集英殿修撰

臣聞自古天下之患常生於所忽則必有出於人意之所不料者故雖有謀臣勇士將無所用其力矣孰若思患而預防之事未至而爲之謀事既至而爲之應較其利害得

趙奏二

八

失豈不甚相遠耶臣伏念將去闕庭自此雖有犬馬之誠恐無路自達臣熟思累日謹取國家安危所繫者四事敢致其拳拳之忠陛下幸錄其意每先事而審思之庶幾獲效涓塵之益幸甚其一金國使人朝見百官諸衛皆在殿門之外雖館伴臣寮亦不得進預其間故一旦使人稍失常度已無有任其責者萬有一如昔荆軻舞陽之變不知是時孰可禦之此不可不過爲之備也其二臣聞北界官司輒敢於沿邊去處明出榜約招誘本界軍人百姓有官者依舊換給官資無官者各有給散錢物緣此渡淮而去者至今未絕臣伏思邊境人情向背於國家大計固已非便萬一有沿江諸軍間有受其招誘者將致軍情轉相扇

動此豈可不深爲之計也其三鎮江一軍最號雄勇而種姓多雜難於撫御故御得其道則易以成功御非其道則足以致亂其將帥之任尤宜遴選其四吳氏守蜀今已四世雖吳挺士心不附可無他志然而去朝廷絕遠權任太重一方之入皆熟習其姓氏吳氏子孫亦自視關外諸軍若其家舊物異時更代之時恐必煩朝廷經理臣謂宜及今無事時稍裁制之使常知警畏庶可無後患此四者皆事之未必然而臣私憂過計者也雖然昔申屠剛有曰未至豫言固常爲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是以忠言至諫希爲得用惟陛下用剛之言哀臣之心幸甚幸甚

趙奏二

九

按本傳以集英殿修撰帥福建宋中興百官題名二瀆熙九年五月除集英殿修撰帥福建此當在初奉命時論福州便民事疏原題首云孝宗集英殿修撰帥福建準洎熙重修令諸守臣到任及半年以上具的實民間利病或邊防事件須至奏聞者同上一百八十七民類

一契勘本州元有西湖在城西三里迤邐並城南流接大壕通南湖瀦蓄水澤灌溉民田事載閩中記甚詳父老相傳舊時湖周回十數里天時早暵則發其所聚高田無乾涸之憂時雨泛漲則泄而歸浦卑田無滄浸之患民不知旱澇而長享豐年之利後來人戶黃緣請射歲納些小課利謂之池戶官中但見其絲

毫之入而不知其民戶永遠之害歲月浸久填淤殆盡各立封畛以爲己物或塞爲魚塘或築成園圃甚至於違法立券相售如祖業然西湖南湖不復相通而古人積水利民之地盡爲豪民猾戶所有雖有潮水不住往來而上下阻隔無由通濟臣照得本州地狹人貧全仰歲事豐登田疇廣殖小有荒歉難以支吾況此並湖彌望盡是負郭良田自從水源障塞之後稍遇旱乾則西北一帶高田凡數萬畝皆無從得水至春夏之交積雨霖淫則東南一帶低田潑泄遲滯皆成巨浸致使一方人戶白納稅租而所謂池戶者公然坐享重利第以主撮償官其爲利害大不相侔矣今來若不申明朝廷誠恐向後轉見湮廢難以興復並湖之民永被其害欲乞聖慈特降指揮行下本州告示有田之家許於農事之隙稍循舊跡開浚令附城爲壕上下流注雖未能盡復古來丈尺庶幾西湖與南湖通接負郭之田盡沾水利而長享有年之效兼照得本州舊無放生池如蒙朝廷許從今所請仍乞將上件西湖至南湖一帶盡充本州放生池禁止採捕仰祝兩宮無疆之壽其每歲不過捐本州公使庫所入池戶花利錢數百緡而爲一方人戶無窮之利且與戶部諸司錢物全不相妨無損於公有濟於私誠非小補

趙奏二

十

濟於私誠非小補

一竊見比年瀕海去處間多盜賊臣嘗推究其原皆緣州縣官吏相承越辦財賦不復究心寬卹細民致被衣食不充冒法輕生無所不至臣照得本州管下場務稅額重處福清縣有海口鎮務長溪縣有黃崎鎮務二鎮皆僻在海隅數十年前人煙繁盛舟船湊集故二鎮稅額不勞而辦自海口鎮爲海賊劉臣興焚蕪之後居人星散市井蕭條而黃崎鎮尤號迂僻民物皆非其舊然而二鎮稅額尙存無緣登足臣因考究簿書見二鎮比年收趁本州及諸司錢數類皆不及元額然其督責追呼無時無之夫以昔時商賈之盛則凡所稅者皆當稅之物民力尙可堪耐今以蕭

趙奏一

上

條焚蕪之餘而欲辦往時之稅彼若不肆意一切誅取何以追一時之貢臣歷詢海濱之地皆前臨大壑背負高崖土多斥鹵難於種藝惟藉魚鹽採捕以爲生業今二鎮官吏以上司督責之切故誅取例在此曹凡日用瑣碎譏察殆盡此曹平時冤憤無告一旦偶有桀黠者出而號召之則強力者皆盜賊其弱而無能者皆耳目也且如今春海賊吳耶嘯聚成黨凡沿海捕盜官司莫或遺處贏糧發帑惟恐乏與今若不窒其源他時意外生事課其所費與稅額所得孰多孰寡臣今欲乞將海口黃崎二鎮稅自清熙五年至九年凡五年所收到課利酌中立爲定額免致過

有追呼責辦然後從本州嚴行約束開具曉示不令搔擾庶幾海濱細民稍獲安業儻不蠲減舊額而虛行檢束之令亦恐徒爲文具無以取信於民如蒙聖慈矜允卽乞行下本州與諸司通議不惟細民仰沾聖德而區區徙薪曲突之策庶有取焉

按公以清熙九年五日除集英殿修撰帥福建疏云到任半年以上當在十年春間

又上自治之策

臣疏賤無取誤蒙陛下恩私選自諸生擢登禁路非惟身荷寵祿且將澤及子孫致命捐軀誓難圖報又念國家靖康之難同姓一時俱北行者蓋數千人然則家國之事臣

趙奏一

上

實義同休戚今身雖在遠苟可以效涓塵之益者誠不當畏避蓄縮以疏遠自疑也惟陛下留神幸甚臣伏白去歲夏中傳聞北虜還歸本土緣臣僻居海角無從詢問虜中事體臣仰惟陛下英明獨運威略如神多士盈庭算無遺策使臣空竭肺腑何補毫芒但以世受國恩不無私憂過計竊謂虜情難測未可輕言迹其盜據幽燕比年似亦安靜今乃無故妄動其間必有深謀或者謂其嫡庶不分兄弟爭立虜酋牽制不斷將分國而王之昔趙武靈王既立少子而復愛長子欲南王之猶豫未決而身及於難漢五單于爭立而其國遂衰設如或者之言在彼誠爲失策然臣竊聞虜酋既老而常有敬慕太上皇帝之心故築宮以

仁壽爲名久欲爲傳授之事使其復愛長子欲裂土而封之亦惟下一紙之令則其事即日可定矣何至揆其已成之業而犯眾情之所難棄中原之奧區而退伏於絕漠苦寒之地彼又豈不知陛下臥薪嘗膽志在規恢胡爲遠自遁藏深形屈兵法有進無退義豈其然臣謂朝廷正當深察其情而思所以待之之策未可直謂其施爲悖謬而遂有輕視強敵之心也臣輒不量淺陋伏而思之而得三說其一臣昨在吏部時聞虜人之長子號許王者強暴不仁專好武事志在傾奪將爲亂階臣始聞之常私竊喜其間亦有謂不然者今臣之所治雖在南方而官吏之中多北來人士其間亦有久在淮南而熟知淮北事體者皆言

趙奏二

車

其人強忍堅志素蓄姦謀接納雄豪收採時譽常至沿淮措置邊事皆乘驛騎奔馳去倏來人不知其爲虜酋之子也且謂其人不死必能大爲邊患使虜人善自爲計委之南據汴都授以偏師用爲藩屏則國家將倍勞戍守邊境未易得安而虜酋在燕以重勢臨之彼亦安能篡奪今若陰使其父歸伏舊巢察其姦心用志頗小其人蓋將挾君父之勢間兄弟之情乘北方士馬之強爲併吞其國之舉發遲禍大可爲深憂其二虜人自得國以來蓋常以北方爲根本如漢高祖與項籍轉戰滎陽京索間而以關中爲根本安祿山雖盜據洛陽而以范陽爲根本之類是也竊料虜人三世篡奪不能不過爲隄備今將立其少子而

恐或者議其後也故以其身退居根本之他而壓之以重勢俟其少定徐議後圖然則一時之計雖若煩勞恐其因事制宜亦未爲深失也臣又聞方逆亮時剪滅宗室完顏氏多死者獨今虜酋佯爲有疾退居遠郡若無能爲一旦乘逆亮之動取其國如探囊逮其僭據許時亦絕不生邊事臣觀其人似亦非輕舉妄動者蓋恐其間必自有說也其三或者疑其曩時篡弒皆在已年今茲北遷將爲厭勝然自虜酋得國今已二十餘年蓋嘗歷癸巳之歲矣未聞有厭勝之事何也大抵人之常情安土重遷吉凶悔吝皆生乎動誠使虜人無故妄動別無他謀而違逆眾情勞役百姓中原父老固已不堪其擾矣又聞其隨行奴婢甚有

趙奏二

西

逋逃去歲苦寒人畜多死如是不已孰不怨嗟竊恐其間將有豪傑之士如晉石勒劉聰之徒乘間俟隙崛起自奮弱則請服強則自固亦將重煩朝廷經理也臣竊料虜情爲是三說詳觀事勢朕兆已萌遠不踰三年近或止期歲事機一發利害萬端不審陛下萬機之餘亦嘗深念及此否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臣觀自古敵國相對常苦難得閒暇之時惟其預備於無事之先故能患至而無恐臣謂朝廷及今閒暇當亟圖所以自治之策不宜視同常務使有後時之悔也臣觀自古國之治亂兵之強弱全在得人然則搜選人材最爲當今急務練兵理財益又次之陛下聖意憂勤盍思一旦用兵

之計自東徂西凡備敵者幾處為總帥者當用幾人將佐中素有威望可以獨當一面者幾人幕府實贊能知兵家事體緩急可以濟務者幾人兵法曰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曰費千金陛下恭儉焦勞內帑所儲者可支幾歲自古兵連禍結亦豈可以歲月計哉惟昔辛巳之役上天垂祐逆亮伏誅甲申之役虜人實有厭兵之意故兵纔及境不數月而遂解要不可以是為準也臣觀自古用兵不計勝負惟能持久者終成帝業陛下復料今日之兵將財力事勢能以持久而不困乎若曰祖宗德澤感人甚深中原故老常有謳吟思漢之意一旦北方有變必有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朝廷乘破竹之勢中原遂可

趙奏一

五

傳檄而定矣初不待歲月持久也臣仰惟陛下自即尊位於今二十餘年盛德美意日新一日是宜上符天道下順人情克復之期不俟再舉然臣猶謂取諸已者可信而責於人者難期正須朝廷國勢安彊然後豪傑可收為用若昔晉宋之際蓋無日不望中原豪傑之助也然計其功效終成畫餅故臣惟願陛下勤於自治而已兵法又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又曰三軍之事莫親於問賞莫厚於問事莫密於問又曰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將也今酋虜北徙國人既知之矣然其所以北徙之意朝廷猶未能深得其情是則諸將用問不密之過臣聞昔楊存中在紹興諸將中最為不及然其設心措意猶

是向公如李顯忠輩方得罪秦檜棄置閑廢之中存中為之傾貲結納故能卒收其用臣聞存中每遣間諜輒委之數萬緡恣其所往皆數年而後歸故能深得虜人之情狀今之諸將孰可任此臣愚伏望陛下內則親詔大臣選羣材以備政事外則密諭將帥厚遣間以覘敵情至於近邊移戍修城凡動人耳目之事皆可少緩而弗為虜人所欲歲幣亦宜如數遣發不必與之深較嚴戒邊吏毋得輕輒生事俾其安意肆志不復以我為疑然後養威蓄銳而徐觀其變則庶幾其可圖矣臣僭越狂妄冒瀆天威不任皇懼待罪之至

同九上十
四經國類

趙奏二

六

而疏云陛下自即尊位二十餘年又云身雖在遠則非官正字時事當在淳熙十一二年帥福建時乞告戒監司郡守求裕民之術疏臣仰惟陛下臨御以來甚重刺史縣令之選凡所以加惠元元為國家深長之計非獨使之趣辦於一時也比歲州縣之間調度滋廣為吏者不能仰體陛下選任之意日汲汲焉惟以巧取橫斂為事年增歲益名數非一至於民之休戚利病則一切視為不急之務雖一旦之訟有積十數歲而不決者問其故則曰方治財賦奚暇他事為監司郡守者亦曰彼郡彼邑財賦既辦尚何求哉上下相師恬不為怪然則陛下何賴焉生民何望焉孟子曰善政得民財

善教得民心又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信斯言也其爲本末先後之序蓋必有道矣臣愚欲望陛下特降詔書丁寧告我諸道監司郡守俾各勤求所以裕民之術具奏來上陛下擇其可者次第行之申飭刺史縣令有不以詔書從事者必罰無赦庶幾疲俗可甦和氣可召天下幸甚同上

八仁
按原編帥福建論便民事疏後

請篤信力行奏原題孝宗時上奏
茲從張本標目

臣伏觀唐世人主莫不其始甚勤其終則怠其進甚銳其退亦速若德宗文宗始皆慨然有削平僭亂之志特以用法非人故功不果遂二君不能於此自反圖任忠賢以收

趙奏二

七

後效雖元勳舊德見於已試若陸贄裴度皆不獲見用而甘心委靡廢放不復自振此固無足稱者若夫元宗憲宗皆剛明果斷卓然爲一代英君自始卽位克己用人不數年間功成治定何其易也及其驕縱之心一生則忠言易疏甘言易入於是罷張九齡相李林甫用皇甫鎛棄裴度而盛德大業俱不克終矣其間惟一太宗能用納諫始終不倦故貞觀之治獨盛於唐而魏證諄諄然猶陳十漸之戒書曰謹厥終惟其始又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嗚呼艱哉臣仰惟陛下臨蒞以來二十餘載仁孝之行愈久而愈彰勤儉之誠彌積而彌勵至於詢求闕失獎勸忠良比歲孽孽日恐不逮凡聖德之所成就者視初卽位益益高

明光大矣雖成湯之日新又新文王之純一不已不足進於是也臣嘗究此道其實千古同符順而行之則以治以安逆而用之則有危有亂陛下聖學高遠洞照古今灼知聖帝明王未有不由斯道而能致隆平者也臣愚伏願陛下篤信而勿疑力行而弗倦尊有德以正朝廷之本容直諫以來天下之言自然土氣作成庶職修舉王功帝業爲無不成矣惟陛下留神幸甚同上
十勤政類

按疏云陛下臨御以來二十餘載當在淳熙十一二年

又乞厲聖志選羣才疏

臣仰惟陛下臨御以來二十餘載憂勤恭儉常如一日凡天下事之利病人之情僞陛下蓋已飽聞而熟見之矣是

趙奏二

六

宜有所不爲爲無不成有所不謀謀無不獲仰稱陛下規恢之意然而算計見效邈未可期論人才則偷惰而苟安論風俗則委靡而不振論兵將則懦怯而無勇論民力則困弊而弗支臣謂及今閒暇之時君臣之間朝思夕計圖回講畫猶恐弗及而朝廷之上乃循循然務要於無事陛下視今日天下豈真無事者耶臣觀諸葛亮之治蜀也開誠心布公道明賞罰信號令有功當錄者雖疏必用有罪宜誅者雖親必戮遂能以區區之蜀制服疆魏每一出師則中原爲之震恐况我今日能兼有吳蜀之地而其勢反困弱不能奮振如臣前所云者其故何耶臣又觀亮出師表曰宮中府中均爲一體終篇所載尤諄諄於君子小人

之際誠以古今出治之道其原皆本諸此陛下聰明仁聖蓋所宜深留意也臣竊聞諸道路之言或謂陛下頗懲前日羣臣誕謾之說比年不輕於舉動所謀既多不遂稍有怠於初志夫不輕於舉動善則善矣若稍怠於初志則何異於因噎而廢食也陛下方恢復大安可使此聲有聞於中外乎臣愚伏願陛下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太上中興之不易內則益厲聖志存臥薪嘗膽之心外則精選羣材盡委任責成之道自然不勞而功無爲而治矣同上五十二治道類

時集英殿修撰張本標建

趙奏二

九

臣契勘本路八州今歲早稻多旱惟泉州爲甚汀漳興化次之福州南劍又次之建甯邵武不至甚損臣所治福州自六月十六日蒙恩降香祈禱之後相繼得雨至二十七日大雨達旦連接至七月初四日方止其時雨勢闊遠詢之傍郡亦皆得雨霑足晚稻尚可望七分豐熟祇緣本路地狹人稠雖上熟之年猶仰客舟興販二廣及浙西米前來出糶今歲適值二廣更旱米價比常年增及一倍以上州縣閉糶客舟至彼者皆空載而還緣此雖是秋成之際本州米價全不甚減泉州興化其價尤貴臣方欲措置差人於二浙豐熟去處博糶又聞得浙西日來米價亦自頗長見今疑惑未敢發遣竊恐將來本路必至大段闕食臨

時倉卒無由措辦臣愚欲望聖慈特賜指揮於沿海平江鎮江等處朝廷封樁米內支撥和糶米十萬石付泉福興化三州賑糶內泉福州各四萬石興化軍二萬石令逐州自備舟船前去搬取依元和糶本錢價認還朝廷臣詢訪得今歲江東西大熟米價甚賤卻有傷農之憂朝廷若降指揮就彼和糶必不致虧損元數委實利便同上二百四十七荒政類

又乞選江北監司守臣接納流民耕種疏臣伏覩往諫見古之人善能因事爲功多致轉災爲福其理非有他術亦惟所以處之之道何如耳臣比聞江浙州縣自夏秋以來水旱相繼細民逐食漸多移徙往往去向江北諸郡蓋緣其處地廣人稀尚多曠土若有土著人戶

趙奏二

辛

因而接納使之耕種猶不至大段失所或者日後流徙者眾而富室之力不能盡給其勢必有狼狽道路之憂陛下深軫皇慈每令所在賑給若乘此際就選本路監司守臣中有忠實堪倚信者委令踏逐係官閑屋及寺觀屋宇權令安住外別踏逐荒閑田土及人戶請佃限滿未墾之田選擇利便去處措置興蓋屋宇候至來春給賜牛具種食計口援田使之耕種其人父母妻子皆是乍離南畝之人既感戴朝廷撫養之恩又深思一家溫飽之計必能盡力耕鑿俾無遺利其視向來屯田之兵老於行伍者其爲勤惰蓋不侔矣待其三數年後家業漸成人有固志徐於農隙之際教之戰陳之法此卽古井田唐府衛之遺制臣所

患者惟患朝廷責其速效而所附之人不能久安於彼耳誠御之以長策誘之以重賞毋憚少勞毋悵小費則事無不濟矣昔張全義爲河南尹時經黃巢秦宗權之亂荆棘彌望居民不滿百戶全義麾下纔百餘人四野俱無耕者全義乃於麾下選十八人材器可任者人給一旗一榜謂之屯將使十八縣墟落中植旗張榜招懷流落勸之種藝惟殺人者死餘但笞杖而已無嚴刑無租稅民歸之者如市又選壯者教之戰陣以禦寇盜數年之後戶口歸復桑麻蔚然無曠土其勝兵者大縣至七千人小縣不減二千

趙泰二

三

當唐室大亂之餘集一時流散之眾猶能有所植立今以朝廷之力官吏之眾當國家無事之際而用畎畝習勞之人誠付之得其人處之盡其道而事有不濟者臣未之信也

同上二百四十七荒政類

按原編連上奏

論軍制疏

臣伏讀國史職官志殿前司侍衛馬軍司侍衛步軍司各置都指揮使一人以節度使充副都指揮使虞候無定員以刺史以上充備則通治關則互攝非惟平居無事可以儲蓄人材至於臨敵制變則亦名位素定力足相濟惟我祖宗聖謨神算防慮深遠故承平百餘年海內晏然歷數秦漢以來國家安靜無事未有如本朝之盛者也逮至中

興庶事草創一時諸將乘時崛起故內外諸軍例不除副佐雖近歲稍復置之亦十纔一二耳恐非所以盡謀慮之功而防安危之變者也臣愚欲望聖慈詳酌舊制明詔諸軍各置副帥仍漸復軍馬一司以補三衙之闕庶幾軍制全復可圖久安天下幸甚

同上二百四十一任將類

按孝宗本紀淳熙十二年春三月命侍從臺諫兩省總領管軍官各舉堪都副統制者一二人與疏文合當是從公所請

乞諸軍各置參謀官狀奏

臣伏觀自古所命將帥皆用王之卿士極詩書禮樂之選近至唐世凡雄邊重鎮無不選任名臣其功名顯著者往往入爲宰相其後如裴度李德裕亦皆所至茂著勳績惟我國家累世承平將帥之任不逮前古此非天之降材於今獨異亦由選任之際文武太分以至是耳故雖有慷慨功名之士皆無由習知軍旅之事而專於武勇者則例以儒生迂濶視爲無用此緩急之際朝廷所以有乏才之歎也

趙泰二

三

臣伏見唐之諸鎮皆許辟召儒生學士並參戎幕若裴度在淮西用韓愈爲行軍司馬此固不論若烏重嗣奮白行伍亦能以禮羅致石洪溫造二人皆一時名士賓主之間能兩無疑阻者良由當世之法文武並用士大夫聞見習熟故久自安之耳今沿江諸軍舊例有許置主管機宜文字及幹辦公事去處其職本在階級之外頗得唐之遺

制然皆奪於權要或徂於私情選任太輕士亦羞鄙望其
高識遠慮遂能參理戎務協贊軍謀難矣臣愚欲望聖明
參稽古制思爲國家長久之計於三衙及鎮江建康鄂渚
興州屯軍多處每軍特置參謀官一員如江池之類元未
置主管機宜文字處與增置機宜文字一員使之與聞軍
事然非稍優其禮則士不屑爲非精選其人則無益於事
如蒙睿慈特賜採納其合理責任人從請給之屬並乞下
有司詳議施行庶幾他日異材問出爲國家用誠非小補
同上一百四
十四用人類

按原編帥福建各奏疏後

又申乞甄敘商榮付按撫司自效附奏原題首云集英殿修撰帥福建

趙奏二

契勘本路阻山瀕海常有盜賊不時出沒正在平居收蓄
人材以備緩急一旦之用某伏見保義郎商榮昨自僞境
仗義來歸忠勇絕人累著勞效先任楚州磨盤巡檢日嘗
過百界收復州縣朝廷以其生事責送建甯府拘管據商
榮供具到腳色蓋是當時主將有實使之然者榮惟懷忠
義而不知朝廷事體遂致輕銳觸犯憲章原其本情實爲
可憫今來拘管已十有三年累經赦宥若不稍加甄敘竊
恐無以激昂士氣欲望敷奏將榮權付本司自效隨宜支
破請給候將來立功效日別與陳乞差遣同上一百四十四用人類
又薦部內知縣黃謙林棟李信甫趙彥繩疏
臣等伏以一邑之宰最爲近民而親使其能以體國愛民

趙奏一

爲心者是誠可嘉臣等任一道之責自惟無以補報朝廷
果有廉能循良之吏爲陛下撫字百里治狀有聲輒隱然
不以上聞臣等豈容無罪竊見知建甯府建陽縣黃謙持
身有道爲政有方自視事以來留心撫字前後士民列狀
條其政績者非一據其所陳自有建陽莫之與比臣等初
未之信及體訪覈實但見其政平訟理民無愁歎百姓愛
之如愛父母況建陽劇邑財賦素窘最號難治黃謙本儒
者每旦未明即起治事夙夜盡公未嘗少懈終始二年殆
如一日以此人心悅服租賦樂輸而官用充衍餘財與前
政補欠數萬緡而餘力與諸生講論經學亦可謂之通材
矣知泉州晉江縣林棟廉靖介潔獨立有守曩曾知平江
府崑山縣方赴任間前官任內有積逋累萬計州郡欲使
之認納林棟不忍以貽民害毅然不奪甯甘心棄官而去
其重義輕祿有如此者臣等考其今之邑政以律身奉公
爲先以厚風俗爲本吏職民宜不擾而辦境內豐殖安其
里田公事一切任理不爲權勢所移人推其公竟亦不敢
干之以私往來者交口稱之誠可謂端方之士矣知福州
懷安縣李信甫學有源流風敦愷悌心如準衡無所偏黨
故其見於踐履施於政事惟務安靖不爲表暴以民隱爲
急以公調爲緩身任逋責斂不及民慈祥之政洽於一邑
比以微恙在告浹旬士民羣集縣庭爲之禱祈卻之不去
其得民情如此知建甯府崇安縣趙彥繩天性明達優於

治縣首務革出宿弊以寬民力如除科鹽之害杜督通之患又務觀農以敦本置學糧以養士公私不勞辦集士民爲之稱快聽訟必使兩造案前委曲難問有如父子以故事無冤枉今之縣令難乎其此四人者爲福建八郡諸邑之冠欲望聖慈特加顯擢以爲良吏之勸以慰四邑百姓之心

同上 一百四十四用人類 按 林棟之棟原缺避明成祖諱

按原編帥福建時各疏後地理志泉福建甯屬福建路

論福建科場事疏原題云由集英殿修撰帥福建又上疏論福建科場事

臣竊對今日員多闕少一官至數人共之如海口鎮係京官窠闕見任人汪楫今過滿一年餘尙無人願受以此可見歲額難辦事理灼然伏乞睿照同上 一百六十九選舉類

趙奏二

奏

一照對本州今次科場所納家保狀計一萬六千餘人他州軍未有其比而解額只六十二人係二百七十方解一人場屋之內甯免遺才緣此士人遇大比年分流溢散漫或聚都城或趣他路陳乞附式干覓漕牒甚者久棄親養抵冒鄉貫偽濫之事種種有之朝廷前後約束非不諳切而習俗相誑未能自反臣詢究士風大抵地狹人眾戶多業儒進身之途旣難奔競之心愈切雖誠可罪亦在可憐臣竊見本州自崇甯三舍法行歲貢士二十七人卽係三年共貢八十一人及罷舍法行科舉本州始定解名六十人至紹興二十六年因罷流寓試續添二名共成六十二名然罷舍法之初當時就試

人數大率不過三四千人今六十年間累舉增加人數已逾五倍而解名尙仍舊貫竊今來又不放行附試卽臨時奔還本貫就試人數轉多欲乞朝廷特賜矜念一方士子之眾與依崇甯貢額定取八十一人雖近日官尤之患正務擢節然約所增解額將來省試只添得一名設使其中收羅得一二究心學業之人上可不負朝廷設科之意下可以慰邦人父老之心其平日困於馳騫者因今增添解名之後或能安分鄉閭以待至公之舉風俗漸可歸厚所補多矣

一契勘本州科舉之盛實爲天下之冠然緣人數太多考校不精亦甚爲害臣嘗以前舉終場人數計之一萬

趙奏二

奏

五千餘人通三場共爲四萬五千餘卷試官十員正使窮日之力豈容銖錙比較臣詢之父老數十年前就試者人數未多當時場屋甚爲整肅考官得以盡心士苟負才學馳月旦之評者無不預薦名故人知力學自重比年以來人數不啻數倍而所取之人反不如舊蓋緣玉石相眩長才實學往往爲庸流所混且有程文不曾經考官之目而例被沈淪者誠爲可惜竊惟國家設三歲大比之科將以網羅賢才爲異日選用之儲也今迺以人數之多致去取之際復不能盡厭士論豈足以仰副明詔丁甯郡國之本意哉兼本州舊有試院今緣士子眾多屢行改闢猶自陝隘以至通併轉運行司展移

曹職官解舍每遇科舉年分動是數月上下勞擾至入
場之際韋布紛然競欲爭先深有奔突蹂踐之患每引
試三日官吏惴惴然常恐別有疎虞如所差謄錄人率
用七八百人併在舊屋數間之中夜以繼日不容休息
每舉有疾病以至死者其間利害不容彈舉臣伏見朝
廷前此患太學補試之冗嘗創諸州待補之法行之兩
舉天下甚以爲便臣今來欲乞於本州每舉科場年分
預於二月中通定一日從本州互差官下逐縣如武舉
法先行比試一次率兩人取一名赴秋舉謂如一縣千
人比試令先取五百人則冗雜之流旣以沙汰而英雋
之士不敢漏遺將來秋試易爲考校其所取待補人卽

趙奏二

三

乞照累舉體例通以赴比試終場人數爲額更不裁減
如蒙朝廷施行一則可以收拾人才而真僞不至於混
淆二則可以革去宿弊而場屋不至於喧雜三則可以
省減有司之費爲一方永久之利

趙忠定奏疏卷三

宋趙汝愚撰

後學葉德輝編輯

以地震乞降詔求言疏

原題首云時集英殿修撰帥福建

臣不量鄙陋輒有區區螻蟻之誠冒瀆天聽臣所治福州五月初九日丑時地震臣自夢中驚覺悸懼不知所以但覺所臥床榻動蕩如船在波浪中窗戶棟椽互相摩戛皆雜然有聲如是良久方定臣詢問此方父老皆言前此所未嘗有臣實憂懼因詢問得往來士大夫竊聞江浙閩廣數路皆然而本路漳州獨甚時動止經涉五日方定居民居舍頗多摧陷一時居民亦有被壓而致死者臣已行下本州委自知通多方賑救外臣竊惟坤厚載物本以安靜

趙奏三

一

為義今耳目所接綿亘數千里同時俱震此其為變異非小臣不敢遠引諸儒之說繁紊宸嚴姑以目前庶事論之今疆敵在外民力困窮盜賊滋多士卒貧悴有志之士無不深憂雖陛下盛德在躬動天以實然於政事之間委任之際亦豈無可議者臣嘗讀國朝會要伏見景祐熙甯及太上皇帝紹興中皆嘗以地震下詔許羣臣言事豈非徇獨見之明者不如盡眾人之智方此弭災消變尤宜引咎責躬屈己從諫也若聖意勿欲張皇顯言其故則乞遵用祖宗故事祇以手詔詢問闕失或開天章閣命輔臣條畫或御迎陽門侍從臺諫條對或令中書門下頒告在廷之臣許直言過失或密札賜舊德名臣詢問機事所冀誠意

昭達羣議畢陳惟捨短而用長斯轉禍而為福同上三百七災祥類

按孝宗本紀淳熙十二年五月辛卯福州地震詔帥臣

趙汝愚察守令擇兵官防盜賊與疏文合

申請舉子倉事疏

原題云孝宗時集英殿修撰帥福建申請舉子倉上疏

臣等伏見本路上四州軍風俗多不舉子大為一方之害者其弊有三一者違逆天倫天絕人命傷朝廷仁壽之化奸天地陰陽之和二者建邵之間男多女少姦淫劫略之事無日無之遂致殺傷倍多觸犯刑辟三者建邵等州既不舉子貴家富室雖得奴婢卻以高價買於他州緣此姦詐之徒誘略泉福等州無知男女前去貨賣遂致父子生離夫婦中絕雖遵用赦律徒流配而利之所在終不能

趙奏三

二

禁凡此三者朝廷法令非不嚴備又累降指揮許支義倉錢米接濟貧乏不能舉子之家德意非不隆厚祇緣本路多是山田義倉等米歲人不多州縣不能均給無以取信百姓風俗無由不變臣等竊見前安撫史浩任內嘗有奏請乞於諸縣各置官莊收積租課添助贍養當時雖未準回降指揮數內建陽一縣已有置到官莊歲收米三百石十九石逐年係安撫司收管未曾給散臣等今措置先於建陽一縣就將上件官莊米選委士人驗實給散行之數月已成倫序復用建陽縣令於建甯府崇安建安甌甯南劍州劍浦尤溪五縣次第推行問臣等照得元降指揮舉子事係專委常平司管幹緣諸縣有安撫司官

莊米所以不免兩司同共措置候將來事定日仍將所置官莊撥歸常平司管幹許兩司公共點檢庶幾縣道不致作弊然而舉子數目頗多官莊米數有限臣等照得淳熙三年六月二十四日準行在尚書戶部符准都省批下吏部尚書韓元吉劄子自乾道五年以福建路有不舉子之風貧乏之家生子皆賜以常平錢一千米一斛又因守臣之請除其所納隨身丁錢臣比為郡閩中詢之父老數年之間小民利於官給錢米不敢溺子全活甚眾然猶恐積日累月州縣怠於驗實又謂常平所破錢米已多吝於支與為不可繼者今常平錢物雖有定額獨所謂戶絕田產州縣不常有而止許出賣福建八州內四州溺子為甚民

趙奏三

三

貧土薄所絕田產至為微細間有寺觀絕業取八州所得積而用之亦可助上件支遣也欲望聖慈更賜睿旨應福建民戶等觀絕產自今並不許出賣專一拘檢令常平司置籍歲收其租通融以充一路養子之費其不足處月支常平錢米提舉官逐歲稽考按治州縣須依元降指揮常切驗實當官散給務要實惠及民本部檢準乾道五年四月十五日敕節文臣僚劄子奏福建路有貧乏之家生子者許所屬自陳委自長官驗實於常平錢當官量行支給每生一子若給米一石錢一貫亦不為多如或可採其餘路州軍有似此亦乞依此施行三省同奉聖旨依奏並準淳熙三年二月初日敕臣僚劄子奏乞行下諸路將出賣

未盡田山等並與住賣依舊召人承佃輸納官租奉聖旨權住賣令見佃令依舊且行承佃其已承買約錢未盡與展限一季本部今勘當欲依本官所陳事理施行符常平司一依今來都省批狀指揮施行今來常平司見盡數究實根括上件田產欲乞聖慈特降睿旨許令於民戶寺觀絕產田並與住賣召人承佃將所收租利與安撫司所置官莊及常平義倉錢米通融以充一路養子之費庶幾實惠及民風俗一變以廣朝廷好生之德不勝幸甚同上一百十七

論汀贛盜賊利害奏

原題云宋孝宗時集英殿修撰帥福建論奏

臣伏見比歲州縣盜賊滋多其間類多汀贛之人者非惟

趙奏三

四

兩州山川氣習固然亦由居官者擾之特甚故百姓弗安其居疆者四出為盜而兩州事勢常使人惴惴然有可甚畏者臣不敢不以實聞也臣昨任江西路運判時所見江西十一州內贛州地最險俗最悍而官吏科擾為最甚臣今任本路八州內汀州與贛州為鄰亦地最險俗最悍而官吏科擾為最甚臣自到任以來不住詢訪得汀州一郡係在福建一路最高處四面皆崇山峻嶺其民皆十百為羣依山阻險而居散居田野者絕少其道路間行旅稀闊亦難得邸店其人不能蠶桑除耕田織布之外皆別無生業其俗喜兵而好鬪爭奪殺傷之事蓋無時無之至官司遣人追捕則相率數百為羣抗拒不出居官豈能深思遠

計惟幸其任內一時無事往往不分曲直姑將巡尉下人
行遣以爲生事遂致長養成俗無復紀綱法度矣所可爲
深憂者今諸寨土軍與百姓積怨既深皆相視如仇動相
讎殺自臣到任數月之間已目擊兩事如去秋本州行下
清流縣追捕編管人蕭漢臣不獲執其母與妻在明溪寨
蕭漢臣者輒率數百人圍守明溪而不去復近有寨兵以
捕私鹽爲名殺死百姓葉陶之子其黨屯聚捉去寨兵三
人非理苦楚至今爭競紛紛不已其互相陵暴大率類此
此臣所以朝夕端惴不能自安者也臣因詢問其致弊之
由其大者有二而官聲侵漁苛刻之害不與焉其一曰賦
役不均之弊其二曰措置官鹽之弊初紹興中行經界法

趙奏二

五

是時惟本州盜賊方定不曾推行經界至今有稅者未必
有田而有田者未必有稅比歲諸縣逃亡者眾有司窘於
調度不肯爲之從實依閣遂將逃亡稅賦均及見存鄰保
鄰保又去則展轉及之貧弱之民橫被追擾其間卻有豪
猾之家不納租賦一彊者爲之倡首則羣弱者從而附之
至有一鄉一村悍然不肯納常賦者縣道無如之何遂將
上項最難催理去處徑撥與諸寨以爲寨兵衣糧令自催
納其寨兵催官物者至皆被甲持刃徧下鄉村此既飢寒
切身彼方固拒不納互相仇怨職此之由又本州地勢最
高去海絕遠祖宗舊法係以運鹽了辦歲計近歲諸縣闕
少本錢官吏苟簡所運鹽綱盡不及租額其運鹽船戶復

大爲姦弊多以土灰雜之其鹽已甚惡矣卻有姦民就近
私販廣鹽入界比之官鹽不致雜惡其價復賤常增數倍
致官鹽發泄不行遂有配抑之患上下減刻其弊尤多故
強悍者皆拒而不受其貧弱易制者則抑配無時又每鹽
綱內例有轉運司增鹽通判廳經制鹽諸縣已難敷賣而
本州復有自運歲額鹽又分令諸縣變賣故有轉運司鹽
有本州鹽有通判廳鹽有本縣鹽或以委令丞或以委巡
尉文書旁午雜然並出其民誠不勝其擾矣聞每有欠戶
入縣則諸廳吏卒擒捕紛然致百姓有終身不敢望縣門
者故甯以死抗拒官司而官司亦無如之何也臣伏思之
其始皆緣諸縣歲計不足故一切之政行加以爲守令者

趙奏三

六

措畫無方威信不立平時既無以信服其下而遣數吏卒
復侵擾之使百姓懷蓄不平日盼盼然視官吏如怨敵若
非朝廷早爲區處使之上下各安其分誠恐異時激爲大
盜必重煩朝廷憂顧也臣又聞建炎紹興間所在盜賊蜂
起然皆不數年間隨卽剋絕惟汀贛兩州之盜羣聚山谷
間甚費朝廷經理後十餘年不得已本司遣官招撫方得
平定今安撫司尙有使臣數員皆當時所招汀贛之盜也
臣愚欲望聖慈深詔有司遴選守臣爲上銓擇知縣次之
減節浮冗又次之如鄉來早傷四十餘州軍吏部添差窠
闕並權與住差而養老歸正等人亦不至久待闕次伏望
特降指揮除本州宗室忠順官添差員闕係是見居住人

依舊存留使闕外其餘堂除吏部添差岳廟等員闕並免
差注仍於本路選委監司一員將州縣官吏依條格不該
支破請給並與減罷通計一州六縣比歲財賦出納之數
而均節之凡官吏軍兵冗食無用去處及其他利害有可
罷行者亦許隨宜條具聞奏然後蠲除逃閭招集流亡嚴
減刻之科絕配折之弊使吏與民各安職業一方幸甚上
三百十九
彈盜類

論汀州致盜有三弊奏原題連上奏云又上
奏茲從張本標目

臣伏見閩中諸郡惟汀州數多盜賊十年之間已三弄兵
矣惟其山川風土與他郡不同然以人事攷之要亦深有
未盡其一曰獄訟不明其二曰科鹽不已其三曰賦役不

趙奏三

七

均臣竊惟國家自有家法使州縣官吏能盡心獄事殺人
者必死傷人者必刑罪不可逃人孰不畏汀州之弊訟
獄不明殺人者不敢告官告官者不敢就逮就逮者未必
追證得實追證得實者亦不圓結解州囚圍之內多殺無
辜豪強之民卒以倖免故強陵弱眾暴寡小不忍則互相
屠戮不復申訴於州縣積習薰染成此惡俗此其弊一也
科鹽之弊抑配百端臣屢以奏聞不敢重述惟鄉民不堪
吏卒之擾是以聚集徒眾依阻山林初欲抗拒官司終至
養成姦惡故強梁者一人倡之則貧弱者千百和之非惟
科鹽不行併與常賦不納官吏畏懦亦無如之何觀此事
情即是官吏驅之使為盜賊此其弊二也汀州六縣未曾

經界稅賦不均貧者產去稅存富者有田無稅人被追擾
多致逃亡逃亡之田亦復歸富室逃亡之稅則害及里閭
失業之民既多往往散而為盜此其弊三也臣愚伏望聖
慈特加軫恤深詔有司遴選本州守臣仍稍重其權任俾
之深察民隱審究獄情但得官司清明自然盜賊稀少仍
乞檢會帥漕兩司近條具到減鹽運等利害早賜指揮施
行所有經界一節乞候鹽運既減民情漸安徐而圖之益
亦未晚同上三百十
九彈盜類

按原編連上奏

又按汀守趙汝劾奏

趙奏三

八

御輒敢數百為羣依山阻險抗拒守司為守臣者宜得寬
猛相濟撫柔其民者留意惠養庶幾上下相安幸於無事
今訪聞得守臣趙汝劾自到任以來貪淫暴縱日事遊宴
不恤其民催督諸縣積年欠負急於星火去秋雖蒙朝廷
罷免軍器物料本州不敢催理卻以舊欠為名抑令諸縣
認納如未罷免之數諸縣既無軍器料名往往復苛取暴
斂以塞其意至有知縣不堪其苦欲自縊而死者本州兩
獄禁繫欠負之人饑餓而死者前後益以百數卻將所收
錢物恣為妄費今歲上元買琉璃鐙數千盞所費萬餘緡
所愛官奴號蔡素嬪者及隨行私僕皆交通關節賂公
行一郡之政惟素嬪之言是聽委任進納人司理張珙及

清流縣丞曾註使權職官皆招權納賂妄作威福凡暴虐刻薄之政二人者實助之然也本州久闕推官又司理已過滿半年以上代者恐違年遣人呼索迺吏汝劫輒追其人叱而去之其私於二人如此臣等恐其更有不公不法事件除已差官前去體究外今一郡之人如在湯火之中朝夕不能自保竊恐別滋生事欲望聖慈特降指揮將汝劫張琪曾註先賜罷斥一方幸甚同上一百八去邪類

按疏云本路則在帥福建時

論薦劾西蜀諸守令奏原題云制置四川兼知成都府又上奏茲從張本標目

臣伏蒙聖恩不以臣愚不肖付以全蜀軍民之寄臣自入境所過夔梓兩路已備見閭閻窮苦之狀比至成都日與

趙奏三

九

士大夫相接及受接人戶詞狀又見得利州一路物輕錢重民間愈覺艱難至於沿邊數州之民又苦差使繁重惟成都一路素號繁華緣自軍興以來困於支移折變日朘月削浸不可支全賴爲守爲令者各以體國愛民爲念服勤職守加意撫摩如臣所見所聞蓋有尙可議者臣伏見陛下自卽位以來勤恤民隱東南諸路凡守令有政績者皆許諸司薦舉省郎臺察多出此途惟西蜀去朝廷最遠雖名卿才士揚歷清要固不乏人蓋未聞顯然有以治績蒙薦進者是以蜀士大夫類以文藝相高而於法令最爲疎略雖風俗尙容有不同亦由朝廷所以勸獎作成之道或有所未至也臣愚伏望聖慈下臣此章戒諭州縣各

使盡心職業貪奉詔條如能學道愛人興隆政化或奉公潔己省節財用或興利除害可爲後法並許監司論薦具以實聞若乃阿黨徇私所奏不實者仍許臣覺察或有贓汙不法爲害一方而監司守臣互相容庇不行舉按者亦許臣具事狀聞奏庶幾上下相維小大咸勸萬里遠民俱受大賜同上一百六十九選舉類

按孝宗本紀淳熙十二年十二月甲子以公爲四川制

置使職官志七制置使不常置經畫邊鄙軍旅之事政和中仍兼經略使靖康初罷中興以後置使掌本路諸州軍馬屯防捍禦多以安撫大使兼之隆興以後或置或省開禧間江淮四川並置大使休兵後獨成都守臣

趙奏三

十

帶四川安撫使制置使掌節制御前軍馬官員升改放散類省試舉人銓量郡守舉避邊州守貳其權略視宣撫司惟財計茶馬不預又地理志五成都府淳熙二年復制置司罷宣撫

論宋汝爲忠節凜著客死蜀道請與其子南強一蜀郡差使使其葬父奏原題云孝宗時上奏茲從張本標目

臣伏見通直郎宋南強之父汝爲初建炎開淪陷僞境忠節凜凜著於北方後開闢來歸朝廷授以處州通州未及顯用會故相秦檜欲復遣過虜中矣汝爲義不肯屈遂棄妻子逃去變姓名爲趙復其區區之志雖竄伏狼狽猶冀國家克復境土以雪前日之恥也其後流落蜀道饑餓困

苦十有餘年竟死於蜀藁葬於永康軍青城山時人未有知者至乾道改元朝廷嘉其忠義詔與一子恩澤南強遂得補官見任知南劍州沙縣頗著政績清熙十三年正月九日已降指揮候任滿日赴都堂審察臣昨蒙恩自閩移蜀經由南劍之境屢得南強書備言其父汝為平生忠義之節遁逃危苦之狀又自言其方幼弱時與其父別音問隔絕竟不相聞以至於死雖蒙補官稍經祿仕緣官卑俸薄無力入蜀謀葬其父讀之令人慨然念非朝廷特加矜恤則忠臣孝子志願莫伸伏望聖慈特賜指揮除南強一蜀郡差遣俾得盡其子道非惟上廣聖朝孝治之美亦足感厲天下忠義之氣其於風化實非小補同上二百八十四褒贈類

趙奏三

按疏云自閩移蜀經由南劍之境當在清熙十三年初

到蜀時

論羌賊降後乞修德任賢狀奏原題首云光宗朝制置四川兼知成都府

臣昨據黎州申報羌賊奴兒結之弟三開以疾自斃賴苗率其餘黨悉降伏蒙聖恩除臣龍圖閣直學士臣自惟守邊亡狀何敢論功嘗慝惻誠乞賜恩免茲奉溫詔尚闕俞音臣義當固辭豈容虛受實緣臣近方辭免召命陳乞祠祿不敢再三煩瀆天聽已於今月十九日望闕祇拜新命訖伏念臣蒙陛下之知最深荷陛下之恩最厚敢因前事少效愚忠臣伏見黎州自太祖皇帝玉斧畫河之後二百餘年三陲晏然一塵不動蠢茲小醜敢為亂階殺略吏民

擾我西鄙覆亡將士犯我王略積十餘稔罪惡貫盈狡計益深乍服乍叛犁庭掃穴理無可赦陛下神武不殺惟務羈縻聖度有容屢行恩宥夫力行者遠無不至真積者隱無不彰終之帝德升聞天鑒昭格渠魁送死授首窮荒餘黨悉平歸心大化是知人眾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非虛語也書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臣愚伏願陛下觀天道為甚邇信聖言為易行推其所既為增其所未至內以修德為本外以用賢為助自然天意悅於上人情協於下雖以之掃清中原克復境土宜無難者區區小羌顧何足為陛下道哉臣學術淺陋無所知識嘗究觀羌賊本末而竊有感焉故因茲摧謝而輒獻其誠

趙奏三

惟陛下留神幸甚同上三百四十九夷狄類

上議諸軍司馬兵曹參軍甲冑參軍記室參軍資任等事原題孝宗時上奏

臣竊聞近降指揮令檢止檢詳都司官同議諸軍司馬兵曹參軍冑曹參軍記室參軍資任等事臣輒有區區管見

恐或可備採擇之萬一謹條畫如後同上二百六十二建官類

一臣伏聞所置官屬各有分領職任議者蓋謂古者建官分職皆不徒設今既並建眾寮因欲使之分理庶務幸甚幸甚然臣思之天下之事亦當為之有漸使國家蒙實利而令上下不驚不疑故能持久不壞彼諸軍自和好以來四十餘年不復置參佐軍中庶務

惟決於主帥固難以盡拘繩墨今一日錢穀器械之類朝廷盡責成於參佐伍主帥束手無復少肆揆之人情固自不堪加之所置官屬人人既有職務則自當盡心守職以仰稱使令然於職事之間必至互有爭占賓主乖異易至紛紜將使一夫受疑羣職盡廢究觀事理恐或至此臣愚欲望聖慈且令所置官屬逐日祇赴本軍供職通僉書本軍文字如諸州幕官體例若遇軍中有大政令及更革事件亦許與主帥公同商量但使賓主協和其間自多裨益故臣謂今日朝廷設官大意本謂長養人材宜且令優游在軍中使習知諸軍事體未須驟然責以職事候一二年

趙奏三

三

問人情上下漸漸相安至時朝廷別有委任事件卻乞徐議指揮未晚

一松江諸帥驟聞朝廷建置官屬而初未知朝廷之意將謂別有國防竊恐妄相傳播人情不安臣愚欲望聖慈特降詔書訓諭諸將使知朝廷本意蓋祇欲文武並用如比年武臣既為監司守臣選任非一文臣卻欲使之習知軍中事務庶幾緩急必能協濟諸將亦當深體朝廷之意務在協和相與同心共濟國事一臣昨嘗面奏諸軍官屬全在選擇得人若用一種剛正有守之人則恐意氣不能相下若用一種和柔易制之人又恐依隨不能自立須是得持己公廉接物

寬厚知事體有識慮之人方能稱職然則朝廷一時選任誠未易多得也臣愚竊謂今來所議官屬資格宜令稍寬庶幾人材合格者多易於選擇

一自三衙至蜀漢軍屯十餘處合置官屬四十餘人固不易得又緣東南士大夫憚於遠涉未必肯入蜀而蜀士之能否朝廷又未必深知萬一選用非才地遠尤為非便臣愚竊謂今來所降指揮固當遠近一體至於除用之際且乞就近差置候三兩處措畫稍成次第又逐旋搜選得人然後迤邐自近及遠非惟人物選擇得精亦使遠方知所視做不至一時生疎所在紛擾如臣言可採即乞出自聖意指揮施行同上

趙奏三

六十二
建官類

按疏首條云自和好以來四十餘年自高宗紹興十一年和議成始下推至清熙十二三年正四十餘年當在公為四川制置使時

又論諸州廂禁軍之弊奏

臣伏見比年州縣之財取之盡而用之竭矣誠使所養皆所用雖竭民之力以求濟所用可也若所養非所用而竭民之力如是不已烏得不稍為之變通哉諸州禁軍揀不中人近降指揮並要分番教閱臣在兩郡累曾按試多是日前招刺之人或人材短小不及等格或年齒稍高筋力退陷終是武藝生疏不堪倚仗若一併揀充廂軍則其重

行招刺則州郡員額頓增愈難支遣謂宜分委逐路監司候秋涼日徧詣諸郡通選在城廂軍之強壯以易禁軍之老弱今後廂軍有闕並權住招補每季終專委守臣蒐閱禁軍之老弱者以充其數禁軍有闕則刺新軍新軍復不如格則守臣專坐如此則數歲之間老弱漸去強壯日增於是嚴私役之禁申閱習之令異時朝廷有所征發則州郡不失為有備也其次所在廂軍尤為尤濫大率失於員額太寬故為郡將者初不甚惜往往替移之際容受請託於是有招刺違法之弊詭名冒請之弊尤占窠局之弊差借猥多之弊蠹耗廩粟無補公家臣謂宜密會諸州尺籍視其郡之閑劇為稍損其數異時略做武雄等格而為招

趙奏三

十五

刺之法不及格者闕之方此財用匱竭蓋亦擗節浮濫之一端也惟陛下留神幸甚

同上二百一十三兵制類

按疏云臣在兩郡當在制置四川兼知成都時

乞按提刑吳宗旦運判張伯垓疏

臣聞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未有其身不修而能齊其家其家不齊而能治其國者也謹按知嘉州張伯垓到任以來為政苛急督責財賦人多致死縱容子弟親隨干預政事交通貨賂出入倡館醜聲四聞初緣提點刑獄吳宗旦與之結姻遂相褻狎每用妓樂燕飲常至達旦馴至兩家子弟有所私眾皆指名不敢塵瀆今歲上元諸郡皆不敢燕集唯聞嘉州與提刑司張鐙以多相勝連夕

遊宴肆為歡樂場務官司俱被科擾其後宗旦不避親嫌謬以伯垓為臧最遂誤朝廷除授就陞本路運判呼索從物並要如法近聞兩屬官管押衙兵方到客次伯垓親隨數人遽執衙兵司係縛箠打取索錢至數千百兩屬官見之遂慚而退運司遠接舟船人從自有條例更於嘉州諸縣需索船錢寺院科取夫腳各有定數不知復作何用初政如此人將何堪今一路官吏百姓聞其先聲無不震恐臣謬將使指理難坐視伏望聖慈將吳宗旦張伯垓特賜罷黜使監司郡守咸知修身齊家之道以惠遠民幸甚

一百八十
三去邪類

按在帥蜀時地理志嘉州屬成都府路

趙奏三

十六

又奏按知金州秦嵩狀

臣嘗讀前史伏觀秦漢以來謀臣良士凡言制御夷狄之術者莫不以謹擇邊吏為首其選重矣究其為術雖若不同而大概有五其一曰以廉律己化服異類二曰智勇絕人威震敵國三曰謹固封疆不起邊釁四曰撫摩邊民厚固根本五曰愛養士卒盡其死力能此五者則雖有彊敵亦可以坐制矣今有人焉受朝廷邊陲重寄而罪惡盈積略無善狀臣不敢以被詔命朝夕去此顧惜人情遂置而不問惟聖明裁擇臣伏見知金州秦嵩所在貪汗賊狀狼藉眾共指議不可具陳昨知黎州常遣諸寨土丁入番界採臘脂木以為什器一日又遣土丁二十七人過大渡河

採斫板木遂爲青羌所執者五人死者二人幾至生事今任金州不住遣人於黎州販賣近販金珠過大安軍而爲稅官所覺收稅至數百緡則其貨物之多從可知矣望其以廉律已化服異類可乎嵩始壯時猶可幸其一割之用今聞久病不能良行每出見賓客輒用兩人扶掖比丁家艱哀悴可知而尙爾經營志在苟得望其能智勇絕人威震敵國可乎嵩在黎州既緣採板木生事土丁五人爲青羌拘執不還嵩一時計無所出遂厚賂奴兒結俾往青羌調護其事已而盡得所執土丁及所斫板木以歸嵩既苟逃譴責而奴兒結亦自爲功欲徙居於安靜舊寨深入漢地數十里據沈黎之門戶而嵩遂許之不能拒也是時

趙奏三

七

羌中豪猾隨而至者三十餘人白水三村附從者亦數十人雄視一方深據要害於是蜀人上下憂懼欲逐之不可欲遠之不能遂爲沈黎腹心之害非賴留正以計殺之則大爲邊患其勢未已今仰憑陛下茂靈邊事甯息然數年之間勞師動眾費耗百出推原亂階則嵩實爲之也今任金州亦未嘗以邊事爲意歸正人逃亡盜賊出沒皆縱而不問望其能謹固封疆不起邊釁臣知其不能矣上津一縣本隸商州去金州絕遠通邑人戶纔二千家而歸人正實居其半政賴守令加意存撫猶恐不及而嵩專事掎克略無顧恤之意每歲令副尉奚文欽將茶隨門賒俵至秋熟時每茶一斤折納粟麥三斗或四斗有償納不足者則

來歲從而算息息復增息每歲轉加臣聞上津一縣二千餘家而總欠金州茶錢三萬餘貫稍稍豐熟則督責盈門纔過飢荒則逃移北界本司案牘前後具存望其能撫摩邊民厚固根本臣知其不能矣嵩在黎州日投軍役數十百人入山採打竹木爲柴薪竹爲火炬轉賣公庫收錢入己瑣碎如此其他可知轉運司支降諸軍糴米本錢每石五道嵩但以布帛雜物準錢一道配與諸寨土丁科糴粟米支散軍糧取其餘利諸軍怨之至今切齒如此而望其愛養士卒盡其死力臣又知其必不能矣臣竊惟金州北鄰大敵而居四蜀之衝其地望不爲不重又安撫一司錢物甚富朝廷本以待邊防之計諸司未嘗檢覈不幸相

趙奏三

六

繼累政多不得人變化出沒無從稽考竭民膏血盡以爲賊吏封殖貨賂之資可爲傷痛又金州民事多與戎司相關聞嵩有親戚在軍中濫充將佐故凡事皆俯首聽命略不能爲百姓主持人情怨差無所赴告伏望聖慈將秦嵩特賜黜責稍紓兩郡軍民之憤遴選有資望文臣與圖共理一方幸甚同上一百四十四用人類

按在帥蜀時地理志金州屬利州路

論邊防奏原題云宋孝宗時上奏

臣仰惟陛下以英睿不世出之資慨然有恢復中原之志朝謀夕計留意邊防宗社幸甚然臣竊觀今日規模大概蓋是循用渡江一時權宜之利而實非祖宗累聖固守之

法惟守備既非素定則勝負決於臨時臣實憂之而願獻其狂愚之說臣伏觀自古用兵正如弈者之弈其法不過以多算勝少算而已祖宗西北邊面凡所用之人所守之地所養之兵累聖講畫成法具備自近及遠節節皆有次第如極邊要害去處則有堡寨其次有城守堡寨則有巡檢有寨主城守則有守將三路有大帥如韓琦范仲淹輩皆極天下之選其所辟寮佐如田況孫沔尹洙張方平輩亦無非一時名士故士大夫習知邊鄙間事其後往往盡爲時用其兵健則有本城禁軍廂軍有堡寨士兵有番漢部落有義勇弓箭手自足以爲鎮守之備甚不得已則時出禁旅以助之蓋未嘗以舉國之師而決於一戰也故百

趙奏三

九

餘年內外無事中間如李元昊父子傑黠兇狡其志非不欲窺伺中國雖屢戰屢勝而卒不能得吾尺寸之地者邊備素嚴故也今自西徂東邊防數千里所在空虛朝廷所置帥守所養兵士祇與內郡無異姑先以兩淮論之緩急之際所恃以爲禦敵之計者不過以建康之師守淮西鎮江之師守淮東而已此正臣前所謂渡江權宜之計而非祖宗固守之法也方太上渡江時長淮赤地千里蓋無藩籬之衛當時所恃以禦敵者張韓劉岳數大將而已故一時權宜之計不容不出於此今國家中興六十年南北之勢既分沿淮之地皆爲極塞虜人猶且墾闢田土暗增戍卒以爲我備然則朝廷安可不講明舊制而爲固守之計

耶且建康鎮江之師家屬皆在江南若不深察其情而驅之於並邊之地前有疆敵後無繼援勝負之命如爭一擲臣恐矢未及發而已有保固妻子之心矣辛巳之役王權以數萬眾在合淝不戰而渡江甲中之役劉寶亦以數萬眾在楚州不戰而退保此蓋前日之明驗也陛下視今日諸將孰能用眾如王權劉寶者乎不以此時預爲規畫誠恐長淮千里非復國家所有而唇亡齒寒將不可以爲國矣此臣所以日夜私憂過計不能自己者也伏願陛下講明祖宗累聖之法於邊防要地崇建帥府增置士兵漸葺諸城遴選守將假以歲月使之優游暇裕積穀訓師陰爲備禦之計而勿使敵人知之一旦有事則使守將與士兵

趙奏三

十

當其前而主帥與大軍繼其後俾敵人望吾之境愈進而愈難則陛下以守則固以戰則克進可以復祖宗之境土退可以保太上之基業矣同上三百三十六御案邊類

按疏云今國家中興六十年自高宗建炎元年丁未至孝宗淳熙十四年丁未正六十年

乞嚴戒沿邊官吏禁戢邊民生事疏

臣近據金州都統司及金州上津縣申自正月初四以後有京西路鄖鄉縣及利州路上津縣沿邊人戶將帶老小驚移不知其意續據探報有州界人馬深入鄖鄉縣界約十餘里驅掠稅戶解成張四龐博張博等家口前去未知的實或傳是京西路邊民爭理地界或傳是均房州有人

入州界行劫所致州界遣人搜捕臣各據逐去申到事狀
備錄申樞密院訖臣契勘得所爭地界係屬京西路不隸
州界惟是盜賊一事深繫利害輒有管見合具奏陳臣伏
見從前州界如理素歸正人等州縣自合只循舊例迺還
回報外至於本界無賴之人擅入州界爲盜作過生事即
與前項歸正人等事體不同或遇州界移文其間若有賊
證明白者州縣自合酌量事體輕重物色追究依法行遣
庶幾邊頭無賴之人各知畏懼不敢越界生事州界之人
若聞得本朝曾爲如此行遣亦自心服臣訪聞得沿邊官
吏多務蔽藏雖明知有累經作過之人亦不敢舉覺窮治
或者吏人受賂肆爲囊橐無所忌憚又有不識事體之人

趙奏三

三

互爭勝負務相報復以強取勝卻致州界之人或以巡緝
爲名或以搜捕爲說擅入本界掠驅人口而州縣官吏隱
諱不言上司既不聞知其人無由理索竊恐馴致事隙事
關邊境不可不防本司昨累承州界移文根究盜賊事或
將作過徒伴押回本界臣卽時的量輕重密諭本處官吏
盡情追究依法行遣如或以探樵誤入州界或被北界之
人自因讎隙驅虜前去本非爲盜者候見得實情節卽
已備牒州界官司照會去訖如蒙聖明見得本司前項行
遣別無違礙伏乞特降指揮嚴戒沿邊官吏禁戢邊民不
得越界生事如有違犯約束之人仰州縣官常行體察如
法根治重作行遣臣聞鶯鳥將擊必匿其形況夫邊境之

間尤宜務存大體臣近據邊報北界僞主已殂其孫嗣立
從此事體恐有更張臣愚伏願陛下遠法文王遵養時晦
近同句踐管膺會稽厚禮卑辭不憚屈己使彼君臣偃然
肆志不復以我爲懼然後徐觀其變起而圖之是陛下能
屈於一時而獲伸於萬世也惟陛下留神幸甚同上三百六十六樂

按在帥蜀時

又乞置總首流轄金洋州歸正人疏

臣近據通判遂甯府張亨劄子稱金州上津縣管下鄉村
有忠義歸正人戶散漫居住昨來朝廷以其忠義來歸給
撥官田佃種各令養贍其家若夏秋豐穩可以養生卽自

趙奏三

三

安業稍有饑饉便致流亡蓋緣無人爲之統總或有饑貧
失所各去州縣遙遠何由伸訴乞從本司行下本縣敦請
內有信義眾所推服之人數名爲之總首當官勸諭因今
來賑濟之際各將諸村人戶姓名住止去處以地理遠近
合係某人爲總首如各處人戶遇有荒歉貧乏不給之家
并有合伸訴事件卽仰就本總首陳訴卽自本總首具申
州縣優加存恤不令失所候將來取見合充忠義總首人
數乞從本司先次支給稿設一次併令本州按月量與支
破食錢庶幾人肯盡心統轄所有洋州眞符縣亦乞準此
勸諭如或可行乞行下兩州施行臣詢訪得金州上津縣
洋州眞符縣多有歸正人在兩縣管下近邊去處散漫居

止緣所居處乃古商於之地其地險遠其土荒瘠設遇雨
暘時順所收已自不多小有水旱之災其人便覺狼狽又
緣邊頭去州縣絕遠百姓殆與官吏相忘下情無以上通
上恩不得下達或有飢饉便自流移去就之間事關利害
臣今據張亨前項劄子所陳利害頗合事宜兼臣照得張
亨亦是北來歸正之人久在金州居住熟知彼中人情事
體又其人忠信懇實臨事審詳臣見委本官前去兩州點
檢賑濟事臣因就委本官同兩州守臣相度措置候到別
具奏聞外伏望聖慈特賜處分如其言可採伏乞指揮
行下本司以憑施行同上

按在帥蜀時地理志金洋州屬利州路

趙奏三

又奏綿竹什邡二縣飢民賑濟疏

臣契勘去歲成都潼川利州三路緣秋雨過多間有損傷
去處然亦不至甚害臣不住行下逐路監司隨宜措置賑
糶已於正月十六日附遞奏聞去訖臣近詢訪得成都潼
川兩路諸州日來米價不至踴貴但與常年相似積蓄之
家尚患有米無處發泄亦非是無米出糶只緣是數年以
來民力窮困米價雖賤亦無錢可糶故所在細民皆有飢
窘之色若官司一例普行賑濟非惟州縣力有不及兼蜀
中風俗易動難安一聞某處賑濟便至千百為羣輕棄家
業將口就食或官奉行無法往往所利不償所害若欲只
令減價賑糶又恐如前所云米價雖賤細民無錢可以得

食故臣不敢立為定說只令逐州逐縣各看事體如何隨
宜措置近聞得漢州綿竹縣自正月末間先行賑濟本縣
初不曾鈔劄戶數出給牌歷但就一僧寺中同眾鄉官造
飯給散緣此四遠之人扶老攜幼皆來就食旬日之間至
萬餘人本縣卻憂無米可繼遂乞於附近州縣同行賑濟
貴得稍分其眾旬日之間什邡一縣所聚又二萬人臣恐
其聚集不已別致生事已選委成都通判馮興祖漢州通
判郭德祖逐急權借本府常平錢一萬貫分詣兩縣措置
各逐鄉分差官置場務要分散其眾勿令羣聚生事并再
行下諸州委自知州通判多方措置賑濟賑糶去訖臣伏
念四蜀細民貧困已甚去秋禾稼微有傷損便至羣起紛

趙奏三

紛如此萬一有方數百里水旱其事勢復當如何臣聞戊
子年數郡飢民同日俱起不約而同蓋其困窮非一日也

臣愚私心不勝憂懼謂不可不使朝廷知之謹具奏聞上
二百四十七荒政類

按在帥蜀時地理志綿竹什邡屬成都府漢州

又論治體及蜀風俗疏

臣今月初四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臣將的實被火
人戶數目及已賑濟支過錢米開具聞奏至十三日準尚
書劄子備坐臣僚劄子奏竊聞蜀帥欲撤百年之堰以從
一己之規模民情易搖當以靜治好作為者可得而恃哉
當以厚化也善惡大明則無所措矣奉聖旨令臣審度經

久利害及其改作因依費用錢物聞奏臣已遵依聖訓逐一開具奏聞訖伏念臣資稟素輕識見尤陋既無以鎮服浮議又無以取信士友招致物論萃於臣身臣惶懼震懾罪當萬死仰蒙陛下盛德全度未忍即賜誅責令臣供具本末臣感戴聖恩尤極競戰臣自惟孤子一身今邈在萬里之外不知議者爲誰用意安在臣豈敢復辨論曲直謹已別具劄子陳乞宮觀差遣外唯自今來臣寮所奏事理其間有實關朝廷治體者臣世蒙恩厚苟懷所見須至冒昧奏陳臣伏觀自漢以來固有以清淨簡易情厚寬博雍容而致理者然皆在兵革初定之後蓋緣人厭久亂欲相安於無事故明君賢相亦因時而致化如漢曹參之輔惠

趙奏三

五

帝本朝真宗皇帝之用王且是也是時民俗醇厚中外泰和公卿大夫至口不言人過還淳反樸誠有邃古之風可謂盛矣然人情習於寬縱久則弛玩至寶元慶厯間夏人首亂遼人乘之相視而起朝廷一時憂懼倉猝不知所爲於是簡拔忠良更張庶政開天章給筆札以訪問天下之事人主憂勤於上羣賢奔走於下經營數年卒以重幣結好二虜而後始定乃若西晉之時王衍之徒不貴慤勤風俗相師以清談廢務則亂不旋踵矣今國家自渡江以來用吳蜀之力養兵數十萬日賸月削六十餘年如木將凋根本先病如人既老血氣已衰有志之士懷憂竊歎凡有爲國家深謀遠計者咸謂爲今之策要當如管仲之治齊

勾踐之治吳諸葛亮之治蜀君臣合謀大小畢力選賢任能興滯補弊使兵疆國富截然成不拔之勢然後進可以復祖宗之境土退猶不失太空中興之業也今聖主焦勞恭儉常恐不及而士大夫風俗日益媮敝以循默爲靜厚以容悅爲靖其比年以來此風尤甚今論者因事而言又曰靜治曰厚化凡爲此議論者亦已多矣其心蓋欲日漸月漬陰移陛下剛健有爲之志而成此苟且媮安之俗是皆羣臣目前之利而非國家長久之福陛下於聽言之際誠不可以不深察也昔崔實作政論仲長統稱之以爲凡爲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其言曰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爲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干戚之

趙奏三

五

舞足以解平城之圍以今觀之事適相類臣竊謂國家治道之隆替風俗之美惡所係在此臣添綴近臣同國休戚亦不得不因此而瀝陳悃悞也況夫蜀之風俗皆慕文華而棄法令喜議論而樂因循稍違其情易致讒謗自來監司帥守以去朝廷甚遠恐有譏議不能自明往往日夕憂虞務爲容忍姦賊不敢按治法令不敢舉行然猶謗讟橫生斥逐相望臣乃不自量力輒欲奉行朝廷法令稍裁制其末流區區之誠本無他意但欲官吏稍知奉法循理則遠民得以安業而已今臣到任一年凡所按吏不過數人而或者謂臣善惡太明則無所措此尤非臣之所喻也昔周康王命畢公保釐東郊作冊命曰旌別淑慝表厥宅里

彰善癉惡立之風聲齊威公問野人郭氏者曷為墟野人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以為墟也臣觀六經之訓諸史所載古今治亂之理莫不以賞善罰惡為先務未聞以為戒也矧朝廷歲下藏否之令付臣以刺舉之權臣安得而不奉行哉今蜀士大夫既不便於臣而臣資稟懇直前此又數以職事得罪權要內外合勢公肆中傷微臣孤蹤未知死所夫孝莫孝於曾參知莫知於其母然未免於三至之疑況臣之愚身在絕遠而謗者不知其幾至也伏望聖慈憐臣獨立無助仇怨已多察臣自此號令難行無以安跡除臣一在外宮觀或江淮一小郡差遣使後之治蜀者不至以臣為戒則猶蜀民之幸也臣勢遠情迫不

趙奏三

老

得不以情實控告於君父之前乞免以臣此章付外實荷

天地父母生全之賜臣昧死同上五十一治道類

按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九瀆熙丁未夏五

月成都大火公為帥盡出公錢貸民而預其貧者丁未

十四年也

趙忠定奏議卷四

宋趙汝愚撰

後學葉德輝編輯

乞於關外招制義勇軍疏

臣契勘全蜀四路三面並邊內黎雅文敘四州近歲頻有警擾全賴勁兵逐處鎮守且如黎州一郡西有五部落南有邛部川西南有青羌彌羌邊面二三百里所當防守非特數處然本州見管兵健有西兵有禁兵有義勇有諸州戍兵臣請一一為陛下言之舊例每歲有屯戍西兵五百人遇增秋則增戍三百人其數非不多其人非不勇祇緣是客軍遠戍逐歲更易而不習彼中地利又州郡以其是御前諸軍恐萬一小有挫折則虧損朝廷威重自來祇令

趙奏四

在城中防守故方無事時假其威名以之彈壓則有餘至於緩急之際其實不敢輕用此外有禁軍額管五百人本司累行下本州措置招置而無人願就見管三百五十餘人有新招義勇三百人諸州戍兵三百五十人共九百人數內諸州戍兵自來脆弱又緣數戰不利至今其氣未振所可恃者惟本州禁軍及新招義勇而已然除本州存留人數外其分屯諸寨人數絕少稍有動靜委是闕人使喚臣到任之初適值嘉州董蠻作過臣不免於諸州調兵防守要是烏合之眾不敢十分倚仗臣竊伏思念陛下方規恢洪業志復中原若一旦有事北方則西兵豈容遠戍或者蕃蠻乘間伺隙侵犯邊疆則朝廷不能無後顧之憂此

不可不預為規畫臣欲措置於關外沿邊去處招制強壯五百人名為義勇軍就成都府團結訓練每歲輪差二百五十人於黎州屯戍與黎州義勇同教且使之漸習地利留二百五十人住營準備嘉敘諸州調發庶幾稍壯軍勢可以左支右吾伏望聖慈俯從臣請特降睿旨將所招義勇軍許依黎州已得指揮施行所有每月合支錢引臣契勘臣本司見支義勇餘剩錢內可以支破於戶部諸司錢物別無妨闕委是經久利便同上二百一十三兵制類

按朝野雜記甲集十八成都義勇軍淳熙末公帥蜀時創當在十五年前又乙集三十五年蜀帥趙子直以疾求去上諭大臣曰汝愚召赴行在京鐘可除

趙奏四

待制四川制置

薦蜀中三縣令狀

臣頃歲蒙恩備員制帥竊見西蜀四路多士如林其間學行優長俱被朝廷選用惟諸邑知縣未聞以治績蒙擢用者竊恐無以深慰遠俗臣伏見承議郎劉甲乃元祐名摯之曾孫幼孤能自奮立昨之夔州雲安縣其邑素號難理惟甲寬而有制明而不苛為政優游人自悅服既去而人思之宣教郎程驥人物秀整嘗宰峩眉青城兩大縣而青城尤多巨族租賦皆不以時輸送惟驥到官不用刑罰雖經累月而杖未嘗啟封人亦無犯從事郎謝辛為人磊落有志事功上津極邊僻遠久無人願就惟辛一間辟命略

不辭難時有朝旨修鵠嶺關工役甚大而窮山極谷民戶凋零勢必甚擾賴辛躬行險阻委曲措辦事濟而人安之在任三年綏撫善良鋤治強狡四境安靜及辛既滿經今累年復無一人肯就辟者右三人非惟所居政績尤異而文學行誼亦皆可觀伏望聖慈特賜旌擢以為四蜀官吏之歡一方幸甚同上一百四十七用人類

按在帥蜀時

又薦進士劉伯熊常培上奏

臣等恭觀淳熙十五年九月八日明堂赦文內應士人有節行才識學術素為鄉里推重不求聞達者委帥臣監司同加搜訪連銜結罪保明聞奏臣等仰惟皇帝聖德格天

趙奏四

禮禮告備必形睿旨廣搜遺逸孜孜訪問常如弗及臣等仰奉明詔精意考擇今有其人敢不論薦臣等伏見簡州鄉貢進士劉伯熊學術淹通制行適古屢該免解不復就舉屏居著論不求聞達澹然味道之腴無書不覽其所為文言約理盡露可後學蜀士大夫多出其門且其孝友信義不但聞於一鄉至論當世之務靡不通貫成都府鄉貢進士常培蚤歲穎悟嘗與薦名之列後亦該免不復就試隱居山林已三十餘年草衣蔬食不改其度足跡未嘗至城市著書立言有補風教一邦之人皆敬而愛之欲乞遵用赦書優加褒擢庶幾山林博習之士不至湮汨無聞非惟表盛世搜揚之禮亦以為異時風俗之勸其於聖教實

非小補同上一百四十四用人類

按原編帥福建時今疏云淳熙十五年則在帥蜀時地理志簡州屬成都府路

論山陵三事奏原題首云孝宗時

臣恭聞大行太上皇帝奄棄天下之養凡在臣子孰不痛心況臣累世蒙恩尤極哀慕恨以身在邈遠無繇得效奔走之賤服犬馬之勞輒有管見三事少伸誠懇之萬一惟聖明裁幸其一祖宗陵寢皆在洛陽累朝制度具有典禮唯紹興中徽宗皇帝梓宮既還未能歸葬故一時殯奉權在會稽雖寢衛之制已嚴而山陵之士未復規制淺薄可為深憂竊聞當時議者之言欲俟恢復疆土之後奉迎靈

趙奏四

駕歸附承昌迹其本謀初若甚善然荏苒歲月易致因循正使克復西都豈宜再議遷改今大行太上皇帝山陵命使遠日有期陛下篤於送終動遵禮訓臣謂與其慕虛名而受實害孰若如禮及時深藏固護永為無窮之計也昔舜都蒲坂而葬於蒼梧禹都平陽而葬於會稽皆因巡狩不返遂即其地而葬帝王之事豈不可法伏願遠遵虞夏近法漢文因山為陵務極深厚金銀之飾悉用屏除使千萬世永絕後害然則陛下之所以事其親者自始及終皆可以無憾矣若乃牽於權宜之說失此時而不為臣恐陛下他日雖有追悔之心亦終難於改作誠不可以不深思而熟計也昔漢成帝營延陵秦奢劉向上疏極諫至謂死

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其言深切無所諱避陛下幸取其書一復讀之則可以鑒矣其二古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天下之通禮也至漢文帝變古立制以日易月後世承用不能有改惟晉武帝雖既葬除服而深衣素冠降席撤膳終三年而後復吉臣仰惟陛下天性純至篤於孝養二十六年兩宮之內父父子子人無間言雖若文武堯舜之懿殆無以過矣區區晉武顧何足進哉今日遭罹變故陛下不無晨昏之思羹牆之念而兩宮相望將何

趙奏四

五

樂則又未免數蹕煩民臣謂宜因既葬之後迎太上虞主歸別殿以奉几筵請皇太后還南內以便侍養法開先鴻慶之制卽德壽宮爲神御殿以奉香火如此則陛下一舉而三事俱得百費盡省矣其二臣側聞顯仁皇后之喪太上皇帝嘗降手詔禁天下不得以助殯宮修奉貢獻煩費擾民天語丁寧德至厚也然而事大體重有司猶不免過意奉承使命奔馳冠蓋旁午所至州縣勞弊萬端今浙東早傷百姓飢乏張頤待哺方仰給於縣官而工役繁興科調方急事變至此其將奈何臣伏讀太上皇帝遺誥有曰山陵制度務從儉約臣以是推原前日紹興之詔則知太上皇帝念念愛民之意始終不忘非特爲是空言姑循故

事而已也臣願陛下明詔有司討論舊典凡土木勞造之役官吏卒乘之數給賜犒賞之費繁文末節無益於實用者皆條舉而備陳之曰某事可節某事可省其不可得而節省者則優給雇直以募浙東之飢民使之服役則飢者可以得食役者可以無怨庶幾仰稱太上皇帝遺誥之意臣方此憂虞忽聞禍變心志荒亂言語狂僭罪當萬死伏望聖慈曲賜原宥特詔大臣參照典故詳酌施行

五山陵類

按孝宗本紀淳熙十四年冬十月乙亥太上皇崩於德

壽殿公時帥蜀喪詔當於是年十一月到

又論山陵之遵七月之制疏

趙奏四

六

臣不避死罪復有愚悃仰冒天聰臣去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恭奉太上皇帝遺誥一時號慟哀疚切心伏思紹興殯宮規制淺薄國家不可以虛名而受實害輒陳管見妄致瞽言乞遵虞夏巡狩之禮法漢文薄葬之制及時如禮因山爲陵深藏固護永爲無窮之計至十二月初一日臣修寫既成緘封附遞行未旬浹而伏聞有司循用近例不待七月已下白奉殯矣臣仰惟太上皇帝仁聖之德冠絕百王陛下大孝始終遠追三代方將以衰絰行三年之制思極所以追慕之情而大葬之禮尤用權宜歲月推遷臣所甚懼臣聞之禮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又曰葬也者藏也今太上皇帝梓宮雖已奉殯要非久計況兩京在遠道

路阻修正使克復有期豈宜更議遷改孰若考據古誼及時而葬以圖萬世之安也又禮曰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本朝故事喪禮亦皆用七月伏望睿慈檢照臣昨來所奏斷自聖意深詔有司遵用累朝典禮議行七月之制其山陵制度務存深厚而不必過爲開廣以藏無用之物此去三數月間尚可營辦如此則太上皇帝在天之靈可以永安而陛下事親送終之禮深長之思皆可以無憾矣臣遠守藩符山陵重事豈宜輕議而情切意迫不容但已謹昧死奏聞伏深隕越之至

同上 一百二十五山陵類

按原編連上疏亦正在淳熙十四年

奏便民事宜

原題首云知福州

趙奏四

七

臣檢國朝會要諸州軍歲賜公用錢皆有定數且如諸州國初歲賜錢僅五百貫熙寧五年始增定爲二千貫至紹興九年本州守臣有請以升改帥府增置官屬歲用不足有旨每歲更給錢一千貫通計每歲不過三千貫而已臣略計本州近年支費每歲率用錢七萬餘貫過於歲額二十餘倍多是於係省錢內取撥全無限制詢之諸郡事體略同惟視守臣之賢否用度之豐約以爲多寡之數而祖宗法制皆蕩然無復存矣臣仰惟國家開創之初懲五代藩鎮之亂諸路置轉運使總制一路財賦務收諸鎮之權故公用錢至爲薄少累世承平文物繁富居官者頗以爲病故熙寧中神宗皇帝爲取會諸州軍例冊及三年出納

之數付司農寺詳定而稍增其數今會要所錄是也然當時法度森嚴官吏畏竦不敢有分毫踰越制度臣觀蘇軾在徐州日嘗論京東盜賊其奏略曰欲責捕盜賊法外求一錢以使人且不可得又曰臣願以青鄆以降如徐沂齊曹之類皆遴選守臣聽法外處置強盜頗賜緡錢使得以布設耳目蓄養爪牙然緡錢多賜則難常少又不足於用臣以爲每郡可歲別給一二百千使以釀酒凡使人緝捕盜賊得以酒予之敢以爲他用者坐贓論臣竊惟京東素多盜賊號重法地分當時官臣不敢法外求一錢以捕賊至無酒以使人孰有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如今日者哉臣伏思祖宗之時重熙累洽民間兩稅之外絕無科歛

趙奏四

八

而州郡又儉約守法度如此百姓安得不富今自渡江以後養兵既多費用浸廣民間兩稅之外科歛不一如經制錢總制錢折帛錢大軍月椿錢羅本錢添收頭子錢增收勘合錢若此之類未易殫舉而州縣又有隨時科折之數民力可謂困矣而州郡費用之廣至二十倍過於往時然則百姓安得不貧臣嘗念此至熟而不敢輕易以爲言者蓋以官吏供給錢一項紹興之初已著爲令所在添員甚眾所費益多較之歲額已自過數又軍兵犒賜之類亦有久年成例不可頓革者是以官吏並緣無復法守臣愚伏望聖慈特降指揮依倣熙寧已行體例逐路選委監司一員取會諸州租來例冊及比年出納之數除供給錢一項

別作施行外其餘公用之數參酌舊制增定其數有違法禁過數支用者許有司彈奏依法施行如此則居官者自然愛惜錢物不敢妄費又憑藉法守亦可以杜絕干請而苞苴貨賂亦不禁而自絕矣同上

按本傳光宗受禪趣召未至殿中侍庶史論其稽命除知潭州辭改太平州進敷文閣學士知福州紹熙二年召為吏部尚書

請罷黜舉沙世堅郇元盛雄飛才堪將帥疏原題連論軍制疏云又上奏茲從張本標曰

臣伏觀紹熙二年三月十五日指揮今後侍從官到任半年以後必舉材堪將帥者三人臣竊見武功大夫恩州刺

趙奏四

史添差權發遣廣南西路馬步軍副總管權知宜州沙世堅屢平劇寇而小心畏謹不伐己能嘗歷邊任而留意撫綏舉無闕事武節郎充殿前司護聖軍統領郇元刻意功名常有運甓自厲之志其持己廉儉眾情自服秉義郎兩浙東路兵馬鈐轄盛雄飛武勇過人亦有智略雖嘗有負累而其才實高如蒙聖慈特賜擢用而後不如所舉臣甘坐謬舉之罪同上

按疏云年月在福建安撫時甯宗本紀二年春二月為庚辰朔甲申福建安撫使趙汝愚等以盜發所部興守臣監司各降秩一等縣會追停甲申為二月初五日九月始召為吏部尚書也

又按永福知縣高棗羅源縣尉龔史良奏

臣等竊惟國家之治專以仁厚寬恕為本張官置吏凡以為民其間有奉職失當致百姓有無辜而死者臣等職在按察不敢隱默伏見本州去歲豐熟今歲米價不至甚貴永福縣在市白米每斗不過二百二十文足自不須賑糶官米知縣事宣教郎高棗擅作常平米出糶其減價太低又措置無術六月二十日有男子婦人小兒約五千餘人擁併入縣互相蹂踐至林全等死者七人傷者一人又羅源縣先有行者光潤因帶銀貨入城中途為盜所殺本縣尉迪功郎龔史良疑是鄰近景跡人項德為盜遂併捕其子受僧就本廳逐日訊勘經涉二十餘日終無賊證又不

趙奏四

依條申解本縣致項德被害身死本州除已追合于人送獄根勘依條施行及將高棗先次對移懷安縣丞外其高棗龔史良雖是緣公致罪情在可矜然事干人命不容袒庇伏望聖慈特賜黜責以謝無辜之民同上

按宋史地理志永福羅源兩縣屬福建路福州疏又云本州當在知福州時

請發憤有為奏原題云光宗時上奏茲從張本標曰

臣嘗歷觀天下之事物益未有久而不壞者也然流水不腐戶樞不蠹者何哉運動故也惟我國家自祖宗開闢以來益歷二百一十有餘年如大厦然歲月深矣中更變亂庶事非復舊制今又六十餘年矣臣竊觀事勢固有偏而

不起之處與滯補弊正有賴於今日臣仰惟陛下以神禹之資而受重華付託之重是宜憂勤夙夜興起治功使功光祖宗業垂後裔而羣臣進言有勸陛下以中外無事優游安靜者是皆人臣苟安之利而非國家長久之福也臣誠愚戇不達治體然更歷數郡首尾十年自蜀至閩身行萬里所見閭閻之內民實困窮郡縣之間吏多貪濁風俗玩弊上下苟媮邊備空虛事力單弱將帥培克而不卹其下士卒愁怨而不聽其上病弊百出不可盡言誠恐一旦有邊鄙之虞水旱之變軍旅數起盜賊繁興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此正賈誼所謂厝火積薪之下火未及然而因謂之安者也臣愚伏願陛下思王業之艱難念民生之不易慨然發憤志於有爲凡前數者之弊勤而思之如饑者之望食病者之望藥朝夕砥礪以圖安強之效雖陛下有一日之勞而子孫享萬年之福宗社幸甚不然臣恐玩歲愒日棟撓梁折曾風雨之不庇矣臣不任惓惓愛君憂國之誠遂忘其狂瞽陛下留神甚幸

趙奏四

十一

同上九
按疏云自祖宗開闢以來歷二百二十有餘年又云中更變亂今六十餘年當在紹熙初年

乞表孫松壽上奏

臣仰惟聖上道隆德備恭默一心懋明孝治光老之澤敷錫滂漉無有遠邇蒙被聖化民彝歸厚以行相高令其卓然者臣敢不推廣德意以所見聞之實表上姓名仰備採

擇臣竊見成都府郫縣朝議大夫致仕孫松壽資稟純正內行素飭方其蚤歲奉事繼母雖處空窮必致隆盡稱其歡心人服其難自爲小官至作郡守率以忠信慈惠爲主不爲赫赫之譽治行皆可稱述自嘉州除利路運判當朝廷擢用之初松壽齒殊未衰挂冠勇退雖親戚朋舊力挽不回識者高之家居幾二十年常慮先塋歲時薦享追慕哀切年垂八十尙以其母之亡屬方童幼乃議追服斟酌情義疏布慘戚於今三年見者無不敬而慕之臣考其始終一節不渝咸有可觀欲望聖明特賜褒表以厲風俗使知純德至行爲世所重多所感化庶幾仰稱九重崇德廣孝之意

趙奏四

十二

按朝野雜記乙集九公表孫松壽在紹熙二年二月庚寅是時尙在福州而松壽爲成都人當是去蜀後補薦請明舉主賞罰奏

原題首云吏部尙書茲從張本標日

臣等竊惟今之吏部古之天官也成周之時掌聽百官府之事而詔王廢置晉宋以來其選猶重故山濤爲尙書甄拔人物多所啟擬景平間以蔡廓爲尙書時自黃散以下悉以委蔡而廓猶不拜至唐盛時率以宰相領選事其選注之法惟視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遷或老於下位不爲定制逮開元中裴光庭始奏用循資格無問能否選滿則注限年躡級毋得逾越非負譴責者皆有升無降其庸愚沈滯者皆喜謂之聖書而才俊之士無不怨歎遂有賢愚

同滯之譏而吏部之權廢矣惟我國家銓法甚備而循資
歷考尚由唐舊苟法之所當得則雖行如桀跖為長貳者
心知其不可而一拘於法不敢不與苟於法微有拘礙則
雖有淵鶩之行龔黃之才為長貳者亦不得稍致力於其
間倒持太阿更執其柄是則朝野所共知縉紳所共歎也
況今員多闕少士流壅滯安可不因時救弊稍議甄別臣
等伏思惟今銓量之法猶有古意而有退無進不可偏舉
欲望聖慈特降睿旨今後四選官吏如衰病昏謬及曾有
負犯者許令長貳照見行條法依公銓量外或有真才實
能陸沈未用或恬靜守道不求聞達或名節素高偶有微
累並許長貳各具功狀申尚書省取旨陞擢若所舉非才

趙奏四

三

徇情阿黨或私利報怨任意自肆者並許臺諫彈劾庶幾
銓部得人仰稱陛下選賢圖治之意同上一百七

按光宗本紀紹興二年九月召為吏部尚書

請施行諸州教養課試升貢之法原題連上奏云又上奏茲從張本標目

某等竊惟太學待補之法其弊已多因仍歲時弊將益甚
今欲易之混試固足取快一時然士多沓來以數萬計非
惟有司重有勞費日力有限較閱難精亦恐道路奔衝不
無寒暑之患場屋湫隘更多蹂踐之虞彼此相形得失居
半盍有根本之論稍師古始而言夫三代鄉舉里選之法
雖世遠事異不可遽復然其教育作成之意本諸天地而
合乎人情者則雖百世不能改也惟我國家內自京師外

而郡縣皆置學校慶歷以後文物彬彬幾與三代同風矣
逮至崇觀創行舍法所在養士誠得黨庠遂序之遺意故
一時學者粗知防檢非冠帶不敢行道路遇鄉曲之長上
及學校之職事則斂容而避之其風俗亦誠美矣然其失
也在於專習新義崇尚老莊廢黜春秋絕滅史學又罷去
科舉使寒賤之士捨此無以為進身之路事理俱礙旋以
廢革此非舍法之罪其時弊則然也中興以來投戈講藝
行都重建太學諸郡復行貢舉士生斯時可謂幸矣然浮
偽之風勝忠信之俗微有司頗以為病者亦由州縣之間
士之榮辱進退皆不由乎學校至論德行道藝則惟取決
於糊名苟為雕篆之文無復進修之志其視庠序有同傳

趙奏四

古

舍視師儒幾若路人月書季攷盡為文具殊失朝廷教養
之意某等擬欲遠稽古制近酌時宜不煩朝廷建官不勞
有司增費惟重教官之選假守貳之權做舍法以育才因
大比而貢士攷終場之數定所貢之員期以次年試於大
學庶幾士修實行不事虛文漸復淳風仰裨大化有三舍
之利無三舍之害其法頗為近古如蒙朝廷采錄所有諸
州教養課試升貢之法乞下有司詳議施行然科舉事嚴
試期甫邇其今歲待補試欲乞且與依舊放行一次同上
七十選舉類又五十七治道類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四十二學校類

按文獻通考云光宗紹熙三年禮部侍郎倪思請混補
以徠多士詔兩省臺諫可否於是吏部尚書趙汝愚合

奏

奏薦張漢卿元汝楫狀原題首云吏部尚書

臣等備數銓曹慚無補報所得滯淹之士兩人職守所在不敢隱默竊見從事郎張漢卿初任監興國軍在城酒稅到官未久偶太守不相知督責太過漢卿不堪其辱遂和淵明歸去來詞一篇大書於印歷而歸今杜門讀書恬澹自守已十有六年又承節郎元汝楫嘗監復州酒稅課亦登辦時郡中公使庫有養醞酸腐太守責令酒務變賣汝楫辭曰在城拍戶困於省額不聊生矣豈能任無用之酒陪無名之錢乎堅拒不受太守怒押汝楫下簽廳供責吏稍侵之汝楫曰我直彼曲何供之有遂取印歷一抹而歸

趙泰四

五

今躬耕畝益三十餘年矣臣等竊惟漢卿等皆一介小官能不為勢利所屈忍貧絕祿不辱其身若朝廷稍旌異之使各充其所志則異時臨事必有可觀伏望聖慈特將漢卿汝楫並與堂除差遣一次仍令吏部取索印紙重別換給庶幾廉恥道興縉紳知勸誠非小補同上 一百四十七用人類又應詔薦李信甫徐誼鄭湜王聞禮范藻楊翼之狀臣伏見朝請郎主管建昌軍仙都觀李信甫質實無華剛毅有守入居臺院頗著直聲出守近藩亦多美政朝奉郎兩浙西路提舉常平公事徐誼育德粹温受才膚敏方居學校時已慨然有憂世之志今把麾持節所臨有聲朝奉郎知建甯府鄭湜文為國華積有時望建甯災寇之後人

情未安自湜下車寬猛並用旬月之間吏民悅服右三人

各曾任監司太守可備郎官卿監之選宣毅郎荆湖北路安撫司幹辦公事王聞禮故太子詹事十朋之子重厚質直有其父風臨事毅然義形於色宣毅郎邛州蒲江知縣范藻資稟粹然清約自守臣見其臨營利害羣議紛紜藻獨退避不爭人服其量從政郎前汀州武平縣丞楊翼之風力敏彊有志當世莅官則政事可紀居鄉則信義可稱右三人資歷未深可備職事官之選若蒙朝廷擢用之後其間有不如此所舉者臣甘坐謬舉之罰同上 一百四十七用人類

按原編吏部尚書時

論儉以約己勤以為人奏原題吏部尚書上奏茲從張本標目

趙泰四

六

臣嘗讀書觀舜禹之辭曰克勤於邦克儉於家不自滿假惟汝賢臣竊惟禹之神聖其功德豈易量哉然舜受授之際獨以勤儉為稱者何哉蓋儉以約己勤以為人為聖為賢實本諸此故舜之命禹必以勤儉為首也天祐我宋三世揖遜如堯授舜如舜授禹克勤克儉陛下已親傳而密受之矣臣請論其目則朝廷之政事不可以不厲精幾微不可以不深慮人才不可以不博訪邊備不可以不預修夜之所思日之所行不忘乎是則勤之至矣陛下之飲食嗜好不可以不節歲時用度不可以不省民力不可以不惜賜予不可以不吝夜之所思日之所行不異乎是則儉之至矣上以副重華付托之重下以為子孫萬世之法

豈不休哉惟陛下留神幸甚同上五十七治道類 又一百九十五戒伏欲類

按戒佚欲類題云光宗紹熙中右丞相汝愚上奏今以疏文三世揖讓以下數語證之當在吏部尚書時

被旨薦將帥奏

臣伏見國家休兵以來垂三十年舊勳將零落幾盡今尺籍之內豈無奇才異能堪備器使者又往往陸沈於下無以自見臣區區之愚竊謂朝廷將帥有闕與其不次擢用資望未著之人莫若簡拔四方稍著勳勞之士非惟具孚羣聽亦以獎勵有功臣伏覩武經郎閤門祇候權發遣復州軍州事王去惡勇鷲有謀久著忠節去歲黎州變起倉卒去惡遂能一時撫定今朝廷付以專城之寄寵任不

趙奏四

七

為不厚然恐未足究其所長又秉義郎添差靜江府兵馬鈐轄沙世堅驍勇敢鬪且識機權屢平劇寇備著勞績今猶在遠外抱負才略無絲展盡欲望聖慈特加錄用如將來不如所舉臣甘坐謬舉之罪同上二百四 十任將類

按自孝宗乾道元年和議休兵疏云垂三十年則未滿

三十年之詞當在紹熙三四年

請謹問安視膳之禮五日一朝之儀原題吏部尚書上奏茲從張本標目

臣竊惟人君以一身而居兆庶之上其能使四方萬里環拱內向奔走服從而不敢少慢者夫豈一人之力能勝四海之眾哉必有至德要道能以素服其心爾夫父子之道天性也非獨賢者有之愚者亦有之非獨貴者知之賤者

亦知之也故一人孝敬於上則千萬人感悅於下所敬者寡所悅者眾蓋以天性之所同也人君於此一或有闕則上自搢紳士夫下及庸夫販婦遠至四夷蠻貊皆得以議已非若其他一言之失一政事之差其利害所能比擬故經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至論天下之治亦莫尚於孝人君能以孝治天下則能得萬國之驩心以事其親而效至於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苟異於此則將失萬國之驩心矣萬國之驩心既失則將譴告出於天而災害生於上怨讟興於下而禍亂作於下如是而能享國長久者臣未之見也臣愚伏望陛下熟復先聖之言深惟治亂之本日遣信臣謹問安視膳之禮時乘法駕修五日一

趙奏四

太

朝之儀凡羣臣有贊陛下早過重華使兩宮慈孝者是皆為陛下忘謀而有補於聖德臣願陛下信之聽之而勿疑凡有為離間之詞使兩宮疑阻者是皆姦人私自為計以誤陛下聖聽臣願陛下察之遠之而勿惑自今父子驩然中外悅懌四夷聞之必自敬畏姦宄聞之必自退伏宗社幸甚生靈幸甚同上二百六聽言類

請過宮以成信孝仁三善奏原題連上奏云又上奏茲從張本標目

臣等伏見陛下自三月過宮之後至今半年有餘不到重華慈福兩宮此月十二日故事進香最為盛禮前數日陛下既許臣等過宮甚確臣等亦謂陛下尊為萬乘體貌大臣浚發玉音蓋無不信之理縉紳傳聞朝夕願望方以為

慶至期又以免到宮為辭車駕不出羣情愈大失望今會慶節近在兩日人心憂疑羣情鼎沸臣等雖聞已有指揮二十二日車駕詣重華宮上壽然人情尚恐臨期或至反汗未免疑懼竊惟陛下父子天性豈待臣等多言第恐有離間之人誤陛下過為疑畏陛下胡不以已行之事驗之乎去年會慶節及冬至日皆是有司夙戒法駕在庭陛下雖一時中輟不行然壽皇慈愛不介意方是時陛下固不無疑畏之心矣逮十一月二十二日車駕一到重華則父子驩然終日燕樂直至迨暮秉燭而歸陛下前疑無不頓釋臣等竊觀比日事體與去年初無小異陛下果何憚而不行乎今壽皇春秋益高人子之心所當喜懼正是陛下

趙奏四

元

愛日之時定省之禮豈宜久廢萬一壽皇有微爽四時之和陛下將何以避此名乎會慶聖節湛恩錫宴上自朝廷下及郡縣官吏自一命以上無不鳴鐘擊鼓飲食醉飽盡終日之歡設若陛下是日復以他事為辭臣等竊料北內淒涼殊無聊賴惟壽皇一人而已陛下誠思及此亦豈能忽然不動於心乎臣等竊觀季秋以來近則太白犯心熒惑入太微黑祲並起地如雷震遠則水旱交作延及數路郡縣空乏無以救恤天意人情咸大可畏臣等選情誠有旦夕之憂陛下聖學高明能晏然不以為慮乎伏望壽慈深鑒古者有治有亂有安有危斷自宸心翻然悔悟以天命為可畏以人心為難保以事親為至德以謏言為商鑒

恪守昨日已降指揮勿復更易以成陛下之信躬率羣臣奉觴稱壽退即宮中慈孝兩盡用家人之禮以成陛下之仁陛下下二舉而三善從之自然輿情感悅景貺繁臻宗社延長生靈慶幸日瀆威尊臣等不任惶懼阻越之至

類

按光宗本紀紹熙三年十一月丙戌日南至丞相率百官詣重華宮拜表稱賀兵部尚書羅點給事中尤袤中書舍人黃裳皆上疏請帝朝重華宮吏部尚書趙汝愚亦因而對請帝開納

請會慶節先到重華後開講筵奏

原題連上奏六次上奏茲從張本標目

臣伏見今月二十二日會慶聖節百執班庭有司夙戒都

趙奏四

人夾道俟望清光而俟立久之忽傳重華恩旨令免到宮一時羣臣相顧駭愕初不知其所以兩三日來道路之間妄興訛謗傳播多端然臣等備數週聯初亦疑是陛下是日晨輿微有感冒故未能出益甚不得已也今早臣據講筵行闕報來日開講臣甚喜聞聖躬即日無他以得瞻天顏為幸然妄意竊謂會慶盛禮千載一時今法駕猶未至重華而先視朝開講非惟事體未順亦恐無以解都人之疑伏望聖慈特降旨權住來日開講幸今節日未遠尚可先到重華略舉玉卮為壽之禮實為家國大慶或聖體畏寒猶未能出雖少遲三數日視朝益亦未晚臣久荷恩私謹同補報惟欲增益聖德不敢苟為身謀輒直言死

有餘罪惟陛下幸赦其愚同上十一

論聽言疏

臣仰惟陛下天縱聖明寬仁盡下凡臺諫之論奏給舍之封駁微及一介疏遠之士雖寸長片善陛下未嘗不聽而受之無有難色臣每與羣臣竊窺陛下盛德全度恢乎有容如天之高如日之升光明廣大不可尚已若守之以誠行之以久使義理習熟是非著明不為邪說所轉移則三王不足多五帝不足進矣然臣嘗觀自古納諫之君未有如唐之太宗者當時魏徵號為善諫帝嘗曰人言魏徵舉止疏慢我視之更覺嫵媚至徵陳十漸則尤加獎歎為列諸屏障朝夕瞻仰君臣之際相得深矣及其怒也則曰會

趙奏四

三

須殺此田舍翁及徵之亡乃復有停旨仆碑之事夫以太宗之明魏徵之賢而終不能免此何耶又帝嘗止於木下愛之宇文士及從而譽之不已帝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我不知佞人為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而帝亦不加罪大抵人之情喜順而惡逆方其始初清明也聞善言則喜聞惡言則懼凡君子忠盡之言雖甚拂其意然未必不蒙信用小人阿順之語雖初若可喜亦未必不加察也及其久也君子今日論某人明日論某事積其違忤之意則終將厭之矣若小人則善伺人主之意阿諛順旨終無所違逆故人主雖知其佞而卒以難去從古以來人主皆欲治而惡亂皆欲進君子而退小人然卒之君

子遠而疏小人近而親危亂之日常多治安之日常少者

惟在乎違道而任情喜順而惡逆爾書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斯言也誠萬世人

主聽言之法惟陛下留神幸甚同上二百

按光宗紹熙五年帝以疾不朝重華宮臺諫交章劾內

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離間兩宮請罷逐之此疏當上

在是時

請過宮成服奏原題連請慶會節先到重華後開

臣等仰惟大行至尊壽皇帝奄棄天下天崩地裂海內摧

痛而陛下聞喪累日猶未奔訃六軍萬姓尤切痛心伏觀

古者有喪必有主若無後者猶以朋友州里舍人為之今

趙奏四

三

陛下親為壽皇之子承付託之重而有喪無主何忍至斯臣等屢乞宣封面陳悃悞又繼入文字陳說利害而天聽尚邈殆如不聞今有司卜用十三日大歛成服陛下若失此時不出則是永無可出之時矣遺詔皇帝成服三日聽政今陛下既未成服不知何時遂可聽政耶禮法蕩然綱紀盡壞開闢以來所未嘗有臣等適備員輔近痛心疾首無地自容兩日以來市井之間輿訛興謗無所不有千怪萬狀不可聽聞臣等一身不敢愛死所可恨者太祖太宗創業艱難高宗中興十年力戰今勢如累卵誠可痛爾伏望聖明早賜開悟速降指揮來日過重華宮大歛成服庶幾可以收拾人心少延國祚若更失此機會則陛下之事

去矣臣等蒙國厚恩不避誅戮披瀝血誠冒瀆威聽不任
哀號隕越之至同上禮樂類

按光宗本紀紹熙五年六月戊戌壽皇帝崩時公參知
政事

奏請車駕過宮執喪成禮疏原題首云光宗時知閣門

臣等謹瀝血披誠仰告陛下邦國不幸大行壽皇帝奄棄
羣臣臣等不任哀痛昨早後殿奏事陛下面許臣等只候
審問關禮等子細即便過宮玉音甚確臣等退就祥曦殿
門外等候久之未有處分臣等哀情迫切相繼屢有文字
控請及繳進慈福壽聖皇太后御札令臣等遂請車駕過
宮雖蒙奏知畫降御寶付外亦未聞變駕之出至日景過

趙奏四

謹

午又緣大暑大行梓宮不可遲緩臣等不得已先詣重華
哭臨宣布遺誥了當雖賴陛下威靈一夕內外幸而無事
然自古及今未有聞父喪而不奔赴者今陛下聖德愈虧
人情愈怨縱禍亂未作臣等竊爲陛下危之臣等伏惟大
行皇帝已擇用此月十一日小歛十三日大歛成服陛下
若不及此時速往執喪成禮少申人子之情不知何時而
遂可往耶陛下既失此時而不往則陛下將終不成服乎
陛下既有父之喪而終不成服不審將服何服而視朝以
見羣臣乎故事成服聽政御殿皆有節次今禮節盡廢不
審陛下將用何日復視朝乎縱陛下一切不問不審北使
將來弔祭陛下亦可堅辭固拒而不出乎陛下若預思北

使之來不可不往受弔祭則今日之奔赴亦何可緩也臣
等受恩深重義當圖報深見今日利害如在目前不避死
亡仰瀆天聽伏望聖明特賜詳覽速降指揮來日絕早過
宮以成小歛之禮猶可以少慰人情少紓禍亂臣不任哀
切懇請之至同上禮樂類

按光宗本紀壽皇崩丞相留正率百官聽遺誥于重華
宮丞相以下上疏請詣重華成禮

請過梓宮前行禮後請聽政奏原題連上奏云又上奏茲從張本標目

臣等累日不獲瞻望清光兼有合奏稟事件昨日乞詣後
幄引對承御藥院傳旨別日引對緣其間有一事尤爲急
切不敢不奏知臣等昨月初議緣十三日已奉太皇太后

趙奏四

謹

聖旨皇帝以疾聽就宮中成服依故事合請聽政臣等已
奏知及具表文將詣後殿門外拜發而禮部太常及侍從
臺諫下至學官皆有文字以爲陛下嘗有指揮俟疾稍愈
日過宮燒香行禮百官有司以此延頸顙望車駕先一過
宮於大行梓宮前哀服哭臨行祭奠之禮臣等亦得於素
幄之前面致慰禮退而三上表請聽政及將來釋服御殿
皆可次第舉行則於事體無有不順伏望速降指揮俯從
典禮臣等量度事勢變輿暨出萬無他虞其於聖德實非
小補臣等無任瀝血竭誠哀懼祈請之至同上禮樂類

按在樞密院時

請早謁重華行大祥之禮奏原題連上奏云上奏茲從張本標目

臣等伏見今月初三日大行壽皇聖帝大祥初五日遂終易月之制羣臣例當釋服而百官有司紛起論議咸謂陛下自宮中成服之後至今未曾一詣几筵哭臨成禮羣臣亦未曾於素幄面慰綱常盡廢何以爲國眾議爭執未肯釋服臣等朝夕慚懼無以鎮壓伏乞陛下勉爲宗廟社稷之計俯徇羣臣輸忠之請特降指揮於初三日早詣重華行大祥之禮猶足以少慰人心稍存典禮古所謂失之東隅而收之桑榆者也臣等不任哀痛激切祈天俟命之至

同上一十二
孝親類

論山陵之下禮官詳議疏 原題首云光宗時樞密使

趙奏四

臣伏見哲宗皇帝以元符三年既葬於永泰陵至紹興元年昭慈聖獻皇后上僊是時高宗皇帝方駐蹕會稽江淮之間日事征戰昭慈之喪未能歸耐始爲殯厝蓋用權宜將以憤激三軍之心不絕中原之望也其後秦檜主和好而南北之勢既分永祐永思因仍不改聞見習熟視以爲常遂致諸陵尙存淺土其制卑薄可爲深憂復獻殿之中蔽以厦屋不達天地之氣不覩日月之光年歲滋深大葬無日攷之典禮固已非宜驗之葬書亦所甚忌臣每思及此良切痛心今大行至尊壽皇帝將卜因山宜稽舊典稍倣祖宗山陵之法亦從南北風土之宜但使皇堂尺度不可大廣蓋石博厚不可不增修建陵臺酌爲中制仍爲獻

殿勿復幽局庶幾葬者永安後嗣蒙福若已殯而未舉俟因事而別圖如蒙聖明特賜俞允伏乞行下禮官詳議施行 同上 一百二 十五山陵類

按在右丞相時

又論山陵利害乞付有司集議疏
臣聞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然則大行壽皇聖帝山陵之奉陛下安得不致其謹也臣仰惟祖宗陵寢皆在洛陽制度崇深具在簡冊皇堂下深五十七尺高三十九尺陵臺三層正方每面長九十尺既高且廣守衛至嚴後代子孫所宜觀法始緣南渡暫卜稽山號曰殯宮蓋非永制實居淺土蔽以上宮本朝克復神京奉遷

趙奏四

靈駕雖其志甚美而其事實難在苒歲時今已六十餘載矣東南諸郡所至皆山凡擇地者必以山爲限地勢局促不類中原蓋自昭慈之西已用五穴山勢漸遠其地愈卑往歲思陵之葬其深不盈九尺復土之後僅能掩棺聞者寒心幾於慢藏惟江南土地卑薄難擬故都然近畿王氣所鍾豈無佳兆其如拘以陰陽之術限以日月之期刑責太嚴事體至重人懷苟且各爲身謀至於國家深長之思君父危辱之禍皆不暇顧嗚呼痛哉傳曰死者無終極國家有廢興歷攷古今無非商鑒今昌熙在遠恢復未期豈宜徒徇虛名以基實禍臣比見按行使副還自會稽皆言陰陽家流須用丙山壬向全類按圖索馬不復他營若

以昭穆安排苦無餘地僅存一穴又下思陵伏思穆恭二宮他日如何合耐其後利害臣未敢言失今不圖後悔何及伏望陛下孝思罔極惟懷永圖勿拘遠近之分毋惑陰陽之說擇平原高燥之地爲大行深固之藏崇建陵臺悉遵舊制陛下盡送終之禮壽皇享萬世之安臣子不勝幸甚議者若謂累聖下殯神靈安妥壽皇篤孝諒匪素心此蓋婦人之仁殆非天子之孝昔吳延陵季子適齊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以爲合禮況壽皇英靈在天何所限隔爲臣子者當圖實利難徇空言臣學術荒疎而區區管見如此不敢緘默聞已降指揮委侍從臺諫禮官

趙奏四

集議安穆安恭皇后合耐典禮伏乞聖慈下臣此章併付

有司集議施行同上一百二十五禮樂類

按在右丞相時

竹

林

逸

酒

集

一

卷

于辛巳復廬
巳卯冬月
拜

竹林愚隱集目錄

嘉定壬午六月五日輪對第一劄

第二劄

嘉定甲申正月二十二日輪對第一劄

貼黃

甲申擬對第二劄

寶慶乙酉八月二十二日應詔上封事

上丞相史彌遠書

象州祭弟利用行十八文

附 補宋史胡夢昱傳

竹林愚隱集目錄

一 原章叢書

宋 吉水胡夢昱 撰

嘉定壬午六月五日輪對第一劄

臣一介謬庸備數李寺循次陛對自幸遭逢越職獻言輒忘狂僭幸陛下容納焉臣仰惟陛下以純誠事天嚴恭寅畏是也以實德格天寬仁勤儉是也以陛下之操守踐履無一毫人偽介乎其間明白洞達真可對越在天故臨御以來變故之更應者不知其幾試以大者言之外而強藩之跋扈人皆曰此唐之淮蔡也雷厲風飛不旋踵而誅之內而權臣之根據皆

竹林愚隱集

豫章叢書

曰此漢之梁氏也天開日明一反掌而去之斯二者非人力所能與也天也昔之轉禍為福轉危為安者無一非天邇者鎮寶之彰彰來歸輿地之浸寢自復者又何往而非天抑臣聞之承天眷之已至者易逆天眷于方來者難鎮寶之歸天也然講東都之會而使夷夏之玉帛交歸者此其兆也輿地之復天也然雪南渡之恥而使祖宗之境土盡復者此其占也與復之祥天方界之興復之運天方啟之臣願陛下愛惜日力而以歉然不自足之心應之上下戒于驕盈內外懲于玩愒以事機易失為深慮以事力未奮為

深恥以事變叵測為深憂滌蕩振刷之意日新于一日經營圖治之功日加于一日則天之啟迪陛下者豈特如今日可觀而已江甯獲寶晉惟咿然自足也卒無以大規恢之業河湟歸土唐惟咿然自足也卒無以收振起之功往事亦可鑒也書曰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惟陛下兢兢而亟圖之傳曰責難于君謂之恭臣不勝惓惓

第二劄

竹林愚隱集

二

臣聞謀國者不可有所玩天下之患常伏于所玩秦以慕容垂為不足慮而玩之秦之患卒生于垂梁以侯景為不足疑而玩之梁之患卒生于景方今天下所通患者垂亡之勢也此患之顯于有形者也臣竊以大勢而逆料之其亡之遲速未可知而終于必亡為可知蓋其兵力銷于戰傷民力疲于轉餉才力饋於應辦外示強大之形內感危亡之證釜魚幕燕視蔭幾何國家之患終不在心腹臣之所患者則山東歸附之眾是也此則患之隱于無形者也當其歸附之初國論諱然或有養鷹鷹去之疑或有養虎遺患之懼陛下斷斷然推赤心以待之果能竭知勇以報我傾忠誠以附我緩急惟命是聽平居惟紀律自

安昔焉以爲可疑者今固不足疑矣然玩之而不復爲之防可乎昔焉以爲可懼者今固不足懼矣然玩之而不復爲之慮可乎陛下廟謨明照固足以消其奸宄之謀大臣邊籌深密必有以杜其奸宄之謀秦梁之變萬萬無之抑臣之私憂過計則深以爲不可玩焉蓋我之阻隘彼盡知之我之虛實彼盡熟之生聚日繁溫飽難適希覲日重怨怒易生首領縱無他志偏裨甯肯協心苟不先時而爲之隄防隨時而爲之操縱卒然有變何以制之夫此輩平昔之所自負者特以其勇于戰鬪而王師莫能及之臣竊聞淮甸

竹本愚隱集

三

之所藉以禦者民兵之力居多而官兵之怯特甚今莫若汰官兵之老弱覆官兵之虛籍就移其廩給以資民兵焉合其強壯者而教閱之擇其英傑者而統率之畧復其租賦常寬其徭役以優假之將見官兵之在籍者日精民兵之附籍者日衆有大牙相制之形無尾大不掉之患彼自有所顧忌而不敢妄生邪念矣臣所謂先時而隄防者此也夫此輩平昔之所不滿者其志每在于攻取朝廷則不欲其生事而禁約之臣竊謂仇敵未有滅亡之日邊戍未有撤還之期以守爲守不若以戰爲守官兵民兵養威持重

以待而時遣歸附之兵乘間以其撓焉聚則散散復聚或持其急或搆其虛知罄所以困楚王朴所以取淮其策蓋出于此滅則有分地可以處之未滅則此輩之狠心勇氣有所發泄終不至于蓄而生變焉臣所謂隨時而爲之操縱者此也隄防操縱而盡其道非特可以消患于未形而患之顯于有形者亦不足慮矣臣之愚慮近乎迂臣之過計近乎拙惟陛下採曲突徙薪之說持履霜堅冰之戒與大臣兢兢亟圖之宗社幸甚

嘉定甲申正月二十二日輪對第一劄

竹本愚隱集

四

臣李寺之賤有司也惟刑職是評其于當時之大務詎敢出位而妄言然忠誠所激有勃勃而不容遏者輒昧死爲陛下陳之臣聞漢臣董仲舒之策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有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尙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陛下之嚴恭寅畏天實鑒之陛下之寬仁勤儉天實知之矧簡異之方隆宜休祥之洽至然災異之來未有如故歲之數者遠郡之旱近郡之水京畿之火譴告亦既請諒矣繼以日蝕之變又繼以冬雷之變迺若星隕于西北有光

如電有聲如雷則尤異之大者仰窺天意俯察人事
讒告未已而警懼繼之者其故果安在也臣竊思之
殘賊未殄報復必深禍所伏也新令方張窺窺難免
禍所伏也歸附之眾情態叵測禍所伏也驕蹇之卒
輒肆扇搖阻饑之民間行剽劫禍所伏也禍機伏于
隱微之中而未發焉蓋賈誼所謂痛哭者也奈何習
俗惟玩愒自耽人情惟苟且自溺久安長治之策尙
缺于建明防微杜漸之計或疎于植立竊意天心仁
愛陛下之深惟恐禍機之發而傷敗至焉此警懼所
以不厭其數也以故歲天災流行若此繼自今以往

竹林愚隱集

五

陛下無徒區區爲荒政之講火禁之修而已盍亦逆
計事變而思膏澤有當霑者歟橫流有當遏者歟曲
突徙薪之謀有當謹者歟以故歲之變屢形若此繼
自今以往陛下無徒屑屑然齋心膳素露立默禱而
已盍亦推測端倪而思離明之或蔽歟煥號之或愆
歟星拱之邦或有陰懷不靖者歟書曰王省惟歲陛
下臨御之歲今又新矣政當以故歲之災異而深省
之易日履霜堅冰至言慮患貴乎早也詩曰迨天之
未隄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言防患貴乎預也今日
轉禍爲福轉危爲安于以消弭災異于以迎迓休祥

願陛下之施行如何耳昔范純仁進言于神宗皇帝
朝以爲郡邑之弊守令知之一路之弊職司知之茶
鹽利病民兵刑法差役之弊提其局及受其害者知
之軍政之弊主帥與將領知之邊之弊守邊知之伏
望特下明詔申勅中外各使條陳本職限一月聞奏
然後審擇而行之此蓋救時之切論也臣敢據之以
爲陛下獻願陛下謹天之戒畏天之威鑒已往愆方
來與二三大臣競競亟圖之若夫三白已見一稔可
期固自可以占陛下獻歲之祥臣猶噴噴然以故歲
之災異言之可爲不識忌諱之甚者惟陛下矜其養

竹林愚隱集

六

不恤緯之憂而救之

貼黃

臣生長莊農竊知所在賦額虧陷而作邑者有湯火
煎熬之歎役訴紛紜而充役者有破產代輸之苦其
蠹弊之源蓋有在焉諸縣之書手是也臣耳目所接
如江東西諸縣所謂書手者官無一錢一粟請給及
之然聖節數員之糜費取辦焉監司過往之供應取
辦焉佐官白直之傭雇取辦焉甚至縣官宴集之需
送迎之具亦取辦焉其他百色誅求猶有不容縷數
者夫既空役其身以服勞于官而又虛取白撰以應

辦于官所以自愛其蹊壑者不與焉苟非肆欺籍帳
 隱漏稅苗詭甲名為乙戶指土著為逃移藉有產之
 家以為囊橐焉其費從何而出其間縣計從容去處
 能免此弊者無幾以江東西諸縣推之他處未必皆
 然今日之經界藉使無弊而書手之害未去焉不數
 年間其弊又將如故矣臣竊以為諸縣書手人雖甚
 微而蠹弊之關繫則甚大繼自今當給以重祿縣計
 之窘促者計之申明于州州申明于上司畧豁其經
 賦以佐其經費之不及若是而猶敢取辦于書手則
 以枉法賦坐之庶乎書手免重費之累畏重祿之法

竹林愚隱集

七

而有所顧藉矣不特經界之已行者不至于弊經界
 之未行者亦可許之首正而革其弊矣如臣言可採
 望陛下併付有司訂議修立成法而頒行之天下幸
 甚

甲申擬對第二劄

臣竊惟邊戍未撤帥閩之關係甚重以今日三邊計
 之山陽之帥閩關係尤重蓋歸附之眾日萃于山陽
 任總戎之責者苟無以鎮服之則彼將有所玩而生
 變無以駕馭之則彼將有所激而生變授鉞之或當
 或否國之安危判焉臣謂為山陽之帥閩關係尤重

者此也臣請以古事證之河南新附在祖逖固能以
 恩結之抑亦平昔之雅望素孚焉一旦統之以戴淵
 則烏塢相繼叛去矣此無他無以鎮服其心故也姚
 襄單騎來歸纔見謝尚而歡若平生一旦制之以商
 浩則反噬之禍不旋踵此無他駕馭之失其道故也
 山陽帥閩之虛久矣廟謨宏深本難窺測外議揣度
 未免紛紜或謂向來之策勳邊頭者陛下實注意焉
 臣竊以為歸附之首領平時頗以為戰功自負且以
 忠赤自許萬一陛下之謀帥果如外間揣度之論彼
 將日子功出吾下而位居吾上何也竊恐不能無忿

竹林愚隱集

八

心又曰豈無他人而使是子臨我是防我也竊恐不
 能無疑心疑忿既生釁隙易起蕭牆之變將必隨之
 今日文武之士布滿中外宸衷所契翹館所儲與夫
 公論所推人望所屬豈無鴻儒碩德胸中自有甲兵
 可以授鉞而分閩者願陛下與二三大臣蚤為之所
 選擇而遣之使如李光弼之始至而壁壘旌旗精彩
 皆變可也又使如韓琦范仲淹之經畧西夏而邊土
 有一韓一范之謠可也庶乎羣疑亡而眾論塞矣歸
 附之情不特帖然相安亦抑可以得其死力而終為
 吾用矣春秋時師慧之過朝曰必無人焉則輕之繞

朝之贈策也日子無謂秦無人則晉懼焉以山陽帥
聞之久虛而陛下弄印遲疑幾半載而未有所屬焉
覘國者其謂之何此臣所以日夜痛心疾首而不能
已于言也惟陛下與二三大臣亟圖之

寶慶乙酉八月二十二日應詔上封事

臣仰惟太祖皇帝艱難肇造以有天下顧命之日不
傳之子而傳之弟友愛之義超越前古嘗聞周之太
伯以一國而遜之弟矣未聞以天下遜之弟者也周
人有道之長冠冕三代則太伯王季友愛之義實根
本之我宋立國亦惟賴祖宗友愛之義以爲之根本

竹林愚隱集

九

也蓋友愛一念乃天理之真人倫之至也所恃以培
植立國之根本者莫先于此周人不幸而有管蔡之
變我宋不幸而有秦邸之變又不幸而有近日濟邸
之變其事不同而所以處兄弟之難者則同當管蔡
挾祿父以爲亂流言騰播王室幾危周公始不得已
而誅放之然南陔暫廢常棣繼作悠然感傷之意見
于歌詠之間封胡示寵蔡祀績焉是周公所以待管
蔡者終歸于厚也友愛之義未嘗終絕于管蔡之身
後也當秦邸陰謀竊發事迹敗露初則罷尹開封繼
已賜第西洛或有以怨望告者太宗皇帝始不得已

而貶責之迫凶計上聞感泣悲痛追封之典恤孤之
典相繼舉行是太宗皇帝所以待秦邸者終歸于厚
也友愛之義未嘗終絕于秦邸之身後也始焉之誅
放貶責雖天地鬼神亦知吾有不得已之心終焉之
勤渠繾綣乃所以全吾友愛之本心天理依然人倫
如故一代立國之根本初無傷焉於皇我宋所以扶
持立國之根本者又與周人同一意矣迺若濟邸之
變特出于一時之不幸非可以管蔡秦邸之事而例
論也陛下篤孔懷之恩崇追贈之典此真周公與大
宗皇帝之用心也議者遂從而駁之臣竊以爲君臣
之分不可暫借則駁之者乃臣下之職守也兄弟之
情不可終絕則排羣議而無反汗焉乃陛下之恩意
也秦邸之變議者或至斥以大逆或欲處以殊死大
宗皇帝非悞諫者卒於不俞其請者何也彼則明君
臣之分吾自全兄弟之情故也今臣下既聲濟邸之
過陛下則從而宥其過臣下欲奪濟邸之恩陛下則
從而厚其恩君臣之責庶兩盡矣奈何駁議一聞恩
命竟寢則是陛下之待濟邸友愛之義終于絕矣朕
天理斃人倫我宋立國之根本傷損多矣五霸莫盛
于齊威身死未寒五公子爭立迄于簡公齊無甯歲

竹林愚隱集

十

是何其禍之慘也蓋胚胎於子糾之變也子糾死矣曾無一語追悔營葬命繼等事並無聞焉是齊威友愛之義終于絕也唐之三宗莫盛于太宗不一再傳而數世本支殲於則天之手者幾無遺類是何其禍之深也蓋胚胎于建成元吉之變也建成元吉死矣并與其諸子而芟夷之是太宗友愛之義終于絕也使陛下之待濟邸友愛之義果終絕焉厥鑒不遠臣竊懼之臣又聞聖明在上天下無冤民乃若至親骨肉之間冤抑且不能以自伸未有不召變稔禍者晉之恭世子本無置毒之事也驪姬則以置毒誣之懼

竹林隱集

十一

而出奔甘于自縊晉獻公卒不之察亦無有為之辯明者父子之天終不回焉異時出而為崇狐突親見而與語焉所謂請於帝以聲冤託于秦以伐罪者若怪也晉之禍卒如其言者何也冤抑之氣鬱而不散故也漢之戾太子本無巫蠱之事也江充則以巫蠱誣之盜兵自救懼禍自經其與恭世子之事相去無幾矣自田千秋急變訟太子冤武帝為之幡然感悟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父子之天一旦復回有晉人之變而卒無晉人數世之禍者何也有以散其冤抑之氣故也夫父子兄弟均之為天理

之真人倫之至也以父子兄弟之至親而冤抑且不能以自伸焉他可知矣天理幾于斁而人倫幾於泯矣如之何不召變稔禍耶臣嘗閱京府所勘沈伯括等案所言濟邸隱匿有無虛實臣不得而知之就使有之其事乃在陛下臨御之前其罪合在赦宥之域今不必論矣又嘗閱詔獄所勘謝周卿等案竊見逆賊深夜突發濟王脫身竄匿既而尋獲迫以僭偽濟王發聲痛哭首以不得干犯陛下與皇太后為戒則其本心可見矣議者乃謂其與賊同情商議入據郡治又謂其欲遁往平江據城為固幸府僚有留其行

竹林隱集

十二

者是殆風聞之過也否則為府僚者駕其說以為免罪計也不能正其僭而能留其行此必無之事也將誰欺欺天乎濟王不幸而罹此橫逆陛下正當軫鶴原急難之情矜之念之詎忍罪之陛下果以議者之言而罪之則濟王冤矣邇來間有訟其冤者然羣言雖進淵聽未回則是陛下友愛之義終于絕矣九原不可作曲直是非濟王豈能與議者辯又豈能與陛下較縱使追贈褒崇其實與濟王無加益設欲削奪追貶其實于濟王無所損然陛下友愛一念或厚或薄天理之或缺或全人倫之或睽或合乃國家安危

治亂之所由判焉陛下未可以爲末節細故而忽之
詩曰昊天其子之天子者代天作子之義也子之子
尤天之所屬愛者也濟王與陛下均爲先帝子陛下
兄日姊月而所以待濟王者如此彼蒼者天其謂陛
下何書曰惟孝友于兄弟則友愛乃孝之大者也濟
王承先帝溫清有年矣亦先帝所屬愛者也先帝仙
逝日月幾何陛下奉先思孝而所以待濟王者如此
則先帝在天之靈其謂陛下何記禮者曰孝者善繼
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則繼述乃孝之大者也太祖皇
帝處兄弟之常如彼太宗皇帝處兄弟之變又如彼

竹林隱集

十三

陛下鑒于成憲而所以待濟王者如此則祖宗在天
之靈其謂陛下何記禮者又曰孝弟發諸朝廷行乎
道路則朝廷者乃孝弟之道所從出也濟王在邸初
無恩德及人天下未免矜憐而追念之何也意者祖
宗友愛之義素孚于人心則斗粟尺布之謠未免責
陛下以備也陛下教天下以弟而所以待濟王者如
此則天下之人其謂陛下何陛下無謂變故之潛消
陰弭而天心爲已順無謂雨澤之隨禱輒應而天心
爲已格人心即天心也亦先帝與祖宗之心也自濟
邸之計既傳聞者莫不悲之往往謂狂狡妄圖守貳

不武苟能夤夜勦除豈至詰朝僭偽濟王果何罪而
至此極耶人心之憤惋勃勃如也自封駁之說既行
聞者莫不恨之往往謂是特故彰濟邸之惡以戢訛
言耳以止謗議耳欲加之罪其無辭乎人心之憤惋
則猶故也以人心察之則天心可知矣迺者乾文疊
疊示變固已畧寓其譴告之意矣以天心推之則先
帝與祖宗之心又可知矣陛下若不早爲友愛之天
政恐奸雄得以竊議夷狄得以竊窺乘間抵巇特未
可測况乎宛抑不散乖戾浸生他日國家之禍變何
有終窮巨竊懼之夫子之作春秋凡二百四十二年

竹林隱集

十四

所以垂萬世戒也而鄭伯克段之事獨首書
之其意深矣此陛下所當默會也孟軻論周公誅管
蔡之過以爲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見
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臣之所以望陛下者亦猶孟
軻之論周公也陛下誠能思祖宗立國之根本不外
乎孝友之一念以周公之厚於管蔡太宗皇帝之厚
于秦耶者爲法以齊威之薄於子糾唐太宗之薄于
建成元吉者爲戒回友愛之本心復哀矜之初意亟
圖今是旋悔昨非當臨朝之際感泣涕洟論大臣若
曰人皆有兄弟朕獨亡濟王僭僞事迫于凶黨非其

本謀幸平心定氣為朕處之甯以恩而屈朕法毋執法以奪朕恩亟取先朝秦邸故事為朕參酌而行無忽凡追贈褒崇之典甯過乎厚焉降存亡繼絕之詔徐擇人而立之加以歲時遣使致其祭祀撫其家屬厚其賚予使死者可以無憾生者不致無聊如此則濟王之冤抑如戾太子之得以自伸不至如恭世子之鬱而不散矣陛下友愛之一念油然而復生恩榮浹于九泉怡愉洽于四海天理缺而復全人倫睽而復合為天下國家九經庶可次第而推廣之仰焉可以慰天心俯焉可以慰人心幽焉可以慰先帝與祖宗

竹林愚隱集

十五

之心作宋明主垂宋休光所以扶持立國之根本者不問于周則所以綿延享國之歷數者必踰于周何愛乎奸雄何畏乎夷狄何虞乎禍變臣之所懼者不足懼矣陛下降詔求言四越月矣臣締觀默察朝思夕想惟時事紛紜可為痛哭流涕者多矣獨于陛下待濟邸一節尤有發不恤緯之憂陛下庶幾改之臣日望之所以隱忍而未敢言陛下過而不改是謂過矣臣是以不顧首領披露肺肝昧萬死為陛下言之萬一陛下少留穆清反覆展玩幡然而聽之非臣之幸亦非濟邸之幸乃宗社之大幸否則狂僭之罪臣

無所逃斧鉞鑊惟陛下所當命席藁私室以俟焉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上丞相史彌遠書

夢昱竊惟伊尹商之阿衡也而所以告戒其君者必先之以立愛惟親立敬惟長而已夫立愛必自親始而親莫親于父母立敬必自長始而長莫長于兄伊尹引其君以當道豈無他說必先于斯二者何也蓋立愛立敬乃人道之大端而君道之本原所從出也大丞相擁立聖明以定宗社大計正當開導聖明以為宗社久計可也夢昱竊聞主上恭儉寬仁不改父

竹林愚隱集

十六

道祇畏承順克慰母心則立愛之道大丞相既有以開導之矣迺者雷川之變實出于濟王之不幸聞其死莫不悲之主上存恤之意始于厚終于薄追贈之典始于渙汗終于反汗立敬之道未免缺然則大丞相開導之功無乃猶有憾歟今有人焉適值凶黨迫其兄為首以劫掠其財物者其兄又不幸而死于鄉鄰救捕者之手自忠厚者處之必將悲其兄無辜而橫死且察其兄本無心于劫掠軫其孤孀理其喪葬凡事之所當任責惟恐有一之不加厚焉若或忿忿然真以劫掠之罪罪其兄聞有疏其兄之宿過者反

從而聽之信之哀弔不至撫問不加邱嫂之痛哭無聊者不之恤烝嘗之似續無人者不之顧視同氣如仇敵棄手足如贅疣則宗族鄉黨必將交口譏議共指爲殘忍刻薄人矣鄉曲之稍有識見者必將望望然去之而恥與之處矣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今主上之待濟王或者其類此歟天下未有不長吾之長而能使億兆之衆懽然戴之以爲君長者無怪乎人心之憤惋不平而閭諺巷議紛紜未已也主上固不免負天下之謗大丞相不容不分其謗也公論之在天

竹林隱集

十七

下未有久而不明者大丞相能逆料此事他日必無反覆否歟冤抑之在天下未有久而不伸者大丞相能逆計此事它日決不爲國家之厲階否歟大丞相爲宗社久安計未可以此事爲不足芥蒂而忽之夢昱又竊聞迺者海陵郡使君傾逝大丞相悲痛感泣哽咽廢食所以撫存其諸孤經紀其身後事者靡不備至友愛之義人皆仰之雖然天下至大一家之推也穎考叔之孝于母能施及鄭莊大丞相之友于兄乃不能施及主上夢昱所以深爲大丞相不滿也大丞相試深思而熟計之逝者已矣今日之迫奪貶削其實于濟王有何加損然于主上君德所損甚大於

大丞相計安宗社之功所損亦大今日之迫贈褒崇其實于濟王有何加益然于主上君德所益甚多于大丞相計安宗社之功所益尤多主上出求言之粹今旣數月矣以直言進者固有之獨于待濟王一節議論紛紛相爲矛盾會未有剖其事情稽其禍福平心定氣爲國家懇切言之者夢昱田野書生荷大丞相擢巾棘棧與濟王素無雅故亦未嘗覩面濟王僭僞委非本心夢昱因斷周卿等案頗知底蘊若更緘默不敢舌吐一言非惟上負君相抑亦下負所學是用

竹林隱集

十八

歷考古事參稽先朝家法披露肝胆輒上封章昧萬死以言之謹用副本申徹鈞聽敢望大丞相不棄鄙蕘留神展玩以至親兄弟手足之情體至尊兄弟手足之情當從容論道之際明以處濟邸一事開導上心務在補過而戒于文過務在格非而戒于遂非凡追贈褒崇等事蓋目今所當亟行者乃若存亡繼絕一節欲且先降旨以慰人心而徐圖之如此則主上立愛立敬之道兩無所愧大丞相開導之功於是乎大全矣一時可以無恨他日可以無愧萬世可以無譏矣書曰罔俾何衡專美有商夢昱于大丞相深有望焉若或以狂僭罪之則斧鉞鼎鑊惟所裁耳夢昱

甘之如飴無悔焉

象州祭弟利用行十八文

維寶慶三年歲次丙戌五月乙卯朔越二十有三日
丁丑兄夢昱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十八弟之
靈曰嗚呼歲在丙午先人棄人間世姊九歲伯兄六
歲子兩歲越明年丁未弟始生鞠育顧復先妣之劬
勞極矣然猶有先祖在又六年壬子先祖亦棄人間
世兄弟孳孳艱苦萬狀先妣忍飢寒躬織衽以供束
修散遣從師每以無忝汝父為訓兄弟既長少自植
立挾册授人負米為養先妣頗自慰每以振大家聲

竹林愚錄集

十九

勉幸而伯兄舉于鄉子亦竊第大常弟之不偶于場
屋者特命耳不幸祿未及養先妣已棄人間世兄弟
心盟不謀而合欲使闔內無間言橐中無私蓄怡愉
相權共振門戶以守先妣家法以踐先妣緒言家事
無巨細弟每直前任之辛已冬子蒙誤恩擢巾棘接
弟借予以行既而骨肉聚處俸入不給弟協力支吾
甘于寂淡時寄蕭寺閉戶繙書其用力亦勤矣抗志
亦遠矣去年秋予不量狂僭欲引吭一鳴弟毅然贊
之既而坐罪削籍投竄象郡弟慨然從之水陸繚繞
不知其幾千百里凡所以經紀行計調護行色者皆

弟之力也子之泛應曲酬言語飲食小有過忒弟之

箴警必隨之若弟者固余之手足也亦子之法家拂
士也既抵象郡方期收召魂魄共為講學計嗚呼豈
料惡辰參會弟乃為庸醫所殺耶弟苦痔疾特徵恙
耳初謂邂逅妙手因可絕一病根豈嘗聞以療痔而
得死耶始予與弟同室而寢同案而食未嘗頃刻相
離也正月四日招陳維清者來弟以塗痔不便始異
腹癢又以坐起不便始異食然無日不相聚話也十
有六日遣周成等歸弟猶起而送之其晚予訪舊從
外來弟與予曰我痔根突出幸可一併去之自此不

竹林愚錄集

二十

復下牀復招陳維清則曰此療痔者之常也弟不以
為疑予亦何自而疑也况無日不隔室而語耶豈料
弟之死也馴至晝夜呻吟寢食俱廢手足難屈伸有
背難轉仄弟始疑之子亦疑之二十有三日招良醫
陳安叟來診視予始見弟面肉消瘦精神憔悴四體
骨立陳安叟便疑脈氣不穩然猶幸可以救藥末以
為死證也用藥一日稍效自後一切不效予意謂弟
出血過多元氣傷損太甚非可一二日取效也豈逮
料其為死證耶二十七夜四更後弟出血如注遂喚
二僕以舊衣溲灑于皇皇無以為計二十八日黎明

往禱于甘廟弟語子曰可至誠以往子禱而歸陳安
叟亦來診視見弟顏色紅潤語言爽凱余甚以爲喜
陳安叟便言六脉俱虛將理半載未能平復亦不料
燈欲滅而復明乃死證也既而又令陳維清者以藥
止血幸而稍止二僕扶掖進藥食弟手足震而氣微
喘急喚子曰病勢變了急煎藥來救我子猶以好語
溫存急捧藥以進弟力疾吸之又曰再煎藥來併請
醫者來子倉皇煎藥未熟請得陳安叟來弟顏色陡
變一語不及發而溘然長往矣嗚呼子實不料弟之
死也使子果料弟之死豈不能以一語問弟身後事

竹林愚隱集

二十一

耶弟而不以一語及身後事抑亦不自料其至于死
耶子之心弟素知之身後事雖無事于囑可也然兄
弟至親萬古永訣豈有不及發一語耶是可恨也子
與弟爲兄弟四十年同艱苦共患難所以相期者爲
何而弟乃止于此耶是可恨也弟之筆力道勁交遊
服之餘膏膾馥往往沾溉于人一鄉舉不能得而乃
止于此耶是可恨也弟之襟懷磊落交遊敬之尙友
名勝傾蓋如平生歡孰不以遠大期之今乃止于此
耶是可恨也弟之議論明正縉紳器之命苟遇焉必
非蠅營狗苟徒爲利祿計而已今乃止于此耶是可

恨也身爲羈囚子則有罪弟果何罪而死于此耶若
子者眞爲弟之 累也是可恨也弟之病也妻與女
不及侍死也妻與女不及歛衣棺之類取具臨時雖
欲勿之有悔可得歟是可恨也是可恨也子素多病
弟則康強弟偕子來骨肉恃以無恐豈料多病者尙
生而康強者則死耶康強者且不可恃多病者豈可
恃耶嗚呼已矣子雖強顏世間亦鬱鬱無聊賴矣而
今而後子之心事訂于誰歟家事囑于誰歟開卷而
得焉將誰告歟有疑焉將誰質歟正色之規逆耳之
論非特子姪輩不可得而聞子亦不得而聞矣嗚呼

竹林愚隱集

二十二

已矣子之手足偏斷矣子之法家拂士云亡矣嗚呼
豈庸醫果能殺吾弟耶抑亦弟之冥數止于此而分
當死于庸醫之手耶不然則何爲而適與之相邂逅
耶善類以書相開釋者謂聞之前輩有愧而生不若
無愧而死弟之此行于意得矣弟聞此言泉下固可
以無恨也子此恨不知何時而可釋耶雖然柏舟之
節弟婦必能守之弟惟一女當如己出撫之弟未有
男當謹擇而命繼焉子與骨肉背萬一再有聚會絲
甘苦休戚誓必同之斷斷乎不相離也嗚呼此願其
可遂耶其終不可遂耶一付之天而已矣子罪重罰

輕再汚白簡恐乎後命之至則弟之旅櫬未免孤
寄今幸于二姪同周才等來遂使扶護舟行道廣東
以歸流行坎止于是泰然任命而無所芥蒂于中矣
寃窆事則伯兄自能任其責嗚呼幾何而可以見墓
之宿草耶其終不可得而見耶亦付之天而已矣弟
不能舍我死而有知其肯舍我耶歸者自歸留者自
留晝雖形不相依依夜或夢可相接予之心不能一日
而忘弟弟其可舍我耶詰朝惟良丹旌將往嗚呼已
矣雖欲朝夕撫棺而慟不可得矣是用披瀉肺肝灑

竹林愚隱集

三三

涕奠饋與弟爲萬萬古之訣焉弟而有知尙或饗之

補宋史胡夢昱傳

胡夢昱字季昭江西吉水縣人生二歲而孤家無立
錐母羅氏教之成立平居未嘗失色失言於人聞人
有善好之如自己出夙慕汲長孺氣節因改字季汲
別號竹林愚隱嘉定丁丑登進士第授南安軍南安
縣主簿丁母憂歸服闋授南康軍都昌縣主簿中大
法科授峽州司法除大理評事凡兩輪對皆隨事獻
言不毛舉細故以塞責時寶璽來歸施恩廷臣夢昱
獨不受曰此豈臣工稱功德邀爵賞時因援江甯獲
寶河漕歸土等事極言事勢叵測李全初附恃寵而

竹本愚隱集傳

豫章叢書

驕寢不可制夢昱復以爲言終不省尋有人獻議請
行經界夢昱曰苟非其人法不虛行弊未可革而害
先及矣山陽虛閻廷議將遣許國夢昱聞之歎曰山
東之禍始此矣後皆如其所料理宗卽位之初封皇
兄竑于濟賜第霽川會湖州民潘壬僞稱李全兵夜
擁王至州治強以黃袍加身事敗史彌遠矯詔殺王
執政因窮治其事轉相誣引多所連逮且議奪王爵
而廢其祀夢昱憤不平遂應詔上書歷引管蔡子糾
公叔段申生戾太子建成元吉事反覆于餘言爲濟
王辨寃又移書責彌遠彌遠得書大怒風御史李知

竹本愚隱集傳

豫章叢書

孝幼夢昱祖附叛逆並及考坊郎中洪咨夔遂罷咨
夔議謫夢昱鍾陵起居郎魏了翁聞其將去率諸賢
賦詩餞送彌遠大惡之議遂中變京府促速聽赦勢
洶洶或疑將興大獄夢昱曰吾早辦一死決不爲諸
賢累尋削籍編管象州初至貶所廣西帥臣錢宏祖
欲殺之賴運判陳汝營救得免而奸黨猶傾陷不已
因摘楊長孺詩中便是吾鄉小澹菴句指爲黨附並
言夢昱罪重罰輕有詔再徙欽州未行而病卒後七
年理宗親政改元更始收召正人凡得罪諸臣以次
登用始申公論贈夢昱員外郎與一子官告詞云朕
訪落伊始首下詔求讜直蓋與諫鼓謗木同意以直
言求之而以求言罪之豈朕心哉爾風裁峭潔志概
激壯由廷尉上書公車言人之所難言方嘉貫日之
忠已墮偃月之詩問塗胥口訪事龍頭無幾微見於
顏面何氣節之烈也仁祖能全介於遠謫之餘孝祖
能拔銓于投荒之後撫今懷往魂不可招潦霧墮鷲
悲悔何及陟官員外仍官厥子用旌折檻之直且諶
投杼之過爾雖死不朽矣讀者無不感歎蓋其時咨
夔已起用爲中書舍人告詞卽其筆也夢昱爲文長
于諷諭死後其子知柔搜輯遺稿及同時諸賢送行

哭死詩文彙爲一書名曰象臺始末咸淳三年追謚剛簡

四庫提要收象臺始末于傳記而詆其編次無體例子游金陵取丁氏所藏許周生舊鈔本觀之其言誠信書凡五卷原係剛簡子知柔寶祐時編定既雜入元明人之作必非原編可知四庫因剛簡宋史無傳慕其人因存其書藉補史缺其實可存者只剛簡自著文數首其餘省劄諡議及諸家贈送哀祭題跋之類閱之殊無意味因別鈔剛簡劄子四首封事一首書一首祭

竹本愚隱集傳

三

文一首爲竹林愚隱集並補輯一傳附於卷末雖簡帙無多置之晏元獻王梅邊之間無愧色矣原書剛簡自著文七首外尙有近體詩四首其步王盧溪韻云元來憂國不怕死非爲捐身要出奇其詠榕陰圖云排奸斥佞風霜手耐冷禁寒鐵石腸辭俗而夸疑亦後人竄入必非出自剛簡今並削去不錄乙卯六月新昌胡思敬